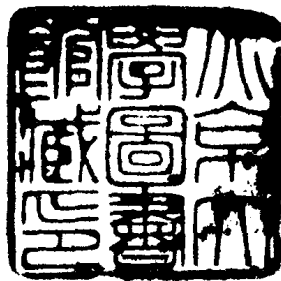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281/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

(大陸版 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三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昭代典則二十八卷(二)

〔明〕黃光昇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周日校萬卷樓刻本

..... 一

秘閣元龜政要十六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 二〇二

昭代典則二十八卷(二)

〔明〕黃光昇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周日校萬

卷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昭代典則

二十八卷》提要

昭代典則卷二十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書林周日校刊行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春正月改副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軍務兼理馬政

一清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咀
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
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犯我
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倘兵
臨代典則 卷二十四 乙

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
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
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
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牆壕塹又得
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
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牆旣日薄溝又日
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牆而入戕破內郡虜
人得志始戕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
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牆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
史琳又乞於花馬池肅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
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

空邊塹一道七百餘里。自謂可無虞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塹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廂宸慮。勅臣經理。臣聞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荒旱。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輒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塹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塹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肅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達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

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醜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及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臣竊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糧糧。明斥埃。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避。今首以築塹挑塹爲言。宜必增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一清經理。○正德元年。都御史楊一清題准靈州大塩池增課一萬五千引。小池三萬引。新舊共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臥引銀一錢。共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買馬之用。及於鳳漢二府。相兼河東塩課。貨賂日臣切惟陝西地方。皆防胡重鎮。軍務所急。莫先於馬政。看

得靈州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止是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互相取多寡不均故有間年關領之例又因中馬勢囑賄通濫收不堪馬匹不得實用故有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爲馬而設後因放鹽弊多奏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真簡實兼督理鹽法近年以來鹽馬之制遂廢以此總制尚書秦紘苑馬寺卿車寔先後論奏皆欲增廣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查勘委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十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大池增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每引止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外有多餘依律掣掣追問運至固原慶陽二鹽廠所卸每引仍照舊收臥引銀一錢通共每引該得銀三錢五分每年該得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寔所奏就池招人納銀與給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鹽課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二府通行與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礙阻所收鹽引銀兩俱送固原慶陽官庫寄放聽慶陽兵備兼理鹽法副使及固原兵備副使提督稽察每季監理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款造冊開報臣查考如遇各邊缺馬聽臣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如此則與茶馬大

有裨矣○兵部武選司郎中何孟春奏增靈州鹽課疏曰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自祖宗以來與茶法並爲各邊馬匹支用近該總制邊務馬政都御史楊一清於額外奏討鹽引召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寔多其轉移區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鹽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暖水凝而皚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訪得鞏昌府漳西縣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曾要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鹽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清卽其已效廣爲求圖前項鹽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卽行計量近數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雨暘早潦之間制多寡贏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千萬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商人不問客人土著納銀二十五兩得引百通課引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攬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矣

起終養南京吏部郎中蔡清爲江西提學副使

清終養守制閱報巡按山東御史陸偁以弘治甲子鄉試馳使聘主試事清以王朝之臣非王命不可行辭不赴至是卽其家擢江西提學副使既履任修白鹿洞崇師儒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勸之江西相沿賀寧王壽皆具朝服清至以爲不宜全用觀君之服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寧王怒之又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朝寧王而於初二十六謁孔子清力語三司勿徇舊例俱以初一十五行禮乃先謁孔子而寧王益怒寧王先憾都御史林俊其左右因言清與俊厚於是寧王怒不可解而力求清之短且遣其親信者傳訪京師寧王一昭代典則卷二十四

六

日宴於三司間故設機械直譏清不工詩文清以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據理對之大拂其意乃同事者復有挾術相傾清終不屑輕自屈以取容任其多方捭捩尤以一身上下關繫不欲竟墜其害也遂引疾求致仕寧王亦素聞清賢遣儀賓諭留且欲以女妻其子異清附已清力辭卒去

右都御史史琳卒○天鳴地震○二月命大學士劉健等修孝宗敬皇帝實錄○以儲璫爲左僉都御史總制南京糧儲○三月隕星如月○夏四月召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爲南京刑部尚書以兵部侍郎熊繡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昇

致仕以焦芳爲吏部尚書

時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討書象儒士七人吏部已奉旨考選矣有旨令連考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馬文升言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上不聽給事中安奎上疏乞聽馬文升言不可墮奸計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也瑞慙誣奏文升拒命人臣科道皆力爲辯事始白又兩廣缺都御史總督軍務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不樂外憾文升謀諸李東陽將去文升用劉大夏皆湖廣人也乃諷同鄉御史何文衢屢論文升文升遂力求致仕先後二十一疏許之時吏部侍郎焦芳與司禮掌印太監李榮皆河南人相厚昭代典則卷二十四

七

而芳亦與劉瑾善爲之內援故以芳代文升

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兼機務

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佑啟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政治之根本是年請老疏云臣在南京親見諸尚書翟璜董越謝綬王繼陳道乞休不允三年間相繼物故亦不允至是蒙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學優才膽剛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兼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陛下親承付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貽謀

斥遠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行先帝割私任公戒餘邊備常若先帝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先帝不忘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做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于天下矣其次集羣議以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宗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剴切無忌諱

五月以王瓊爲副都御史總督鹽法○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以先師裔孫孔彥繩爲世翰林五經博士○內閣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慰留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八

上初卽位東宮舊侍內臣劉瑾等導上游戲內閣劉健等上疏曰皇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游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并輟日講不知陛下官中何以消日奢侈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于宮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于禁褻夫使朝講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于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救宗社所係生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驚正殿鴟吻太廟春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燒

燬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望陛下惕然修省悔悟平旦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機之暇省閑往日所進講章直解及諸衙門條上利弊采納施行庶可上回天意下慰民心報聞復上疏曰近兩月以來日高數丈尚未視朝待衛離披兵仗委棄萬衆共見有傷國體文武百官久伺闕廷不惟精神困倦抑且妨誤政事况茲天變民窮正宜恐懼修省意荒若此禍患將至又報聞健等復上疏自劾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扶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叠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九

獫狁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困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樂謗謫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編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陛下卽位之初詔書一降天下延頸相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廢府做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次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例則謂之紛更改政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或

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肯從中出畧不預聞或衆所擬議徑行改易累有論列多不允此爲戶兵等部議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荅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仍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靡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們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千衷事非獲已若委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

選賢能代茲重任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厲精新政之義兩盡無遺矣奉聖旨卿等切切爲治的心朕已知之言事待斟酌行着用心照舊輔導

秋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八月立皇后夏氏○大角大火搖動○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致仕陞許進爲兵部尚書○陝巴奴子拜牙即嗣忠順王○冬十月靈霧四塞○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提督團營丘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劉瑾矯殺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罷少師燕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

上初卽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上徇馬鷹兔舞唱

角抵廢棄萬幾時號八虎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正屬吏李夢陽說文曰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必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將鬚眉肩毅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矣必不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文密叩閣老問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皆應諾文退今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曰臣等伏念人主以辯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羣小之姦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廷日非號令欠當自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羸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播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優裸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押雕媒藥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

占候咸非吉祥切緣此等細人惟知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整粉菹醢何補于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游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未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未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

聯珠集

卷二十四

十二

亂之階求保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懼初閣議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三至從等益持議不肯下八人中有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素剛直頗惡其儕所爲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韓文者曰公疏言何文故不應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俱莫敢出一語惟韓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

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上始踐祚輒棄萬幾游宴無度狎昵羣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已之耳是日瑾等業自永去南京安置而閣議猶持不從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外朝多官劾奏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旦發旨捕劉瑾等下獄劉瑾素敬李東陽有詩文名而焦芳亦與瑾厚遂以內閣堅持之議泄於瑾瑾左右亦以王岳密奏告之瑾等夜趨上前繞跪伏哭以頭觸地訴王岳等內外交通欲害奴等上色動瑾又曰若待明日瑾等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拿岳等三人送獄方可上不得已領之瑾又進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今左班官

聯珠集

卷二十四

十三

敢譴無忌者司禮監無入也有則惟上所欲爲誰敢言者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又收王岳等下獄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瑾黨長隨王成等追至臨清少沙灘縊殺之內閣復上疏曰此數人者蠱惑引誘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臣等不能及早匡救罪難辭今事既至此又豈敢阿從以重傷聖德伏望聖明剛斷俯察羣言拏送法司從重究治以絕禍根則聖德光輝聖躬安泰上以慰先帝在天之靈下以副天下臣民之望上令司禮監傳諭直貸瑾等

內閣又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龍顏清減。心切憂惶。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扈衛。皆左右引誘。以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天變。昨者府部科道等。合詞累奏。所謂事情。又有臣等不及知者。皆謂太監劉瑾等。狎昵淫巧。罪大惡極。欲乞明示典刑。臣等讀未終篇。涕泣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三至內閣。傳示聖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侍。不忍據行斥逐。夫人君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知而不去。人心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爲。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今數人者。情罪畢露。乞卽早賜斥逐。且邪正之勢。必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四

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懷疑。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不協。禍亂之機。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上不允健等各上疏。求去。先是瑾等嘗奏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劇戲。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致仕。李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故得不去。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允。劉健謝遷瀕行。東陽祖餞。歔歔而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默無以應。其

後劉瑾于朝陽門外。造玄真觀。東陽爲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其泄捕瑾之事爲真也。

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翰林院學士。並直文淵閣。

芳性陰懷。始附尹旻。父于旻敗。芳以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除瑾黨。芳潛通於瑾。由是劉健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姦。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害軍民。皆芳導之。暨充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悉加醜詆。授意檢討。貶吳以快私忿。王鏊入閣。東陽引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五

改許進爲吏部尚書。○十一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上疏。杖闕下。

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攝。天璇天機。天權星。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開除內侍寵倖。游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禮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

罷戶部尚書韓文。及其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劉瑾恨韓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

有假偽驗出以文不能防姦竊旨令罷職歸復陰遣還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驢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言文忠憤所激不應勒停昂坐除名為民於是文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

降李慶陽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以韓文疏變陽作也○逮尚寶司卿崔濬按察副使姚祥郎中張偉柳號謫戌

邏卒伺韓文無所得適有郎中張偉公差回乘轎尚寶卿崔濬冊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轎按察副使姚祥赴任亦馳驛用人夫俱奏之捕下獄崔與姚柳號西長安門外張偉柳于通州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奏乞寬宥始釋柳充邊衛軍自是內外庶官皆重足而立欲謝政去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六

而不可得矣

罷左都御史張敷華

敷華風采凝重義利介然不為詭隨劉瑾惡之矯旨令致仕去尋卒敷華初為庶吉士內閣李賢彭時欲留為翰林敷華與大夏力辭不就二公皆以政事為名臣云以顧佐為戶部尚書劉宇為兵部尚書○起致仕吏部尚書屠濬為左都御史○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雋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先是劉健在內閣河南信陽人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為首相同鄉必遜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

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黨比故舊僅見健一人東陽以神童舉與程敏政齊名然皆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寢成黨比之風而不能迪知忱恂舉用真才實學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為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詩文之徒以誤蒼生尚名矯激世變將起

命劉瑾剖斷天下章奏

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送內閣票旨但秉筆者自為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為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候官至門下問之然後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七

下筆故瑾益恣肆後自於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謄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者填滿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為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要票旨東陽必極其稱美有曰爾公明正直為公除弊等語務為容悅議者謂其伴食中書坐保富貴視劉謝二內閣有愧矣

下戶科給事中劉滂刑科給事中呂柟于詔獄

戶科給事中劉滂上疏極陳時政其畧曰近日權姦預政事勢異常聰明漸墮弊端日滋各處地方大監及各省鎮守內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固不若用舊人養

饑虎固不如養飽虎。蓋舊人猶或知事。飽虎猶或易厭也。又云。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兩。理財無良謀。賈及廣東之庫藏。浙江既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又奏歲入不穀。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范疏數千言。言皆剴切。遂下詔獄。刑科給事中呂狷。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亦下獄。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二十人下錦衣衛獄。

戴銑等上疏乞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以安宗社。劉瑾大怒。捏旨差官校。俱逮繫錦衣獄。瑾仍捏旨。劉范呂狷。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八

及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各廷杖三十。除名爲民。

兵部主事王守仁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

南科道官戴銑等被逮。王守仁上疏云。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解解來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觸忌諱。上干雷霆之怒。但以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逮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自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在廷之臣。莫不

以此舉爲非宜。然莫敢爲陛下言者。豈其無愛國愛君之心哉。惟陛下復以罪銑等罪之。則非惟無補于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越。苟念及此。寧不寒心。况今天時東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羣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究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心。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近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痠痺。必將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九

側然而有所不忍矣。疏入。劉瑾大怒。廷杖五十。因謫龍場驛丞。守仁回至錢塘。尋慮瑾知枉道。不免於禍。乃乘夜伴爲投江。而浮冠履於水上。浙省二司。及杭守楊孟瑛。皆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遂匿形輕裝。入閩武夷山中。復慮終露。又遁投江右寧王外戚婁姓家中。駕言投江不歿有神助也。欲以聳動寧王爲窟。或謂之曰。畢竟爲累。乃赴龍場。

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南京副都御史陳壽除名。

戴銑等被逮。壽連疏論救。瑾怒。矯旨械繫赴京。罰米三百石。發居庸監追。罷其官。

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請官勒致仕

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往送贖以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瀚為黨矯詔降浙江左叅政致仕

丁卯二年春正月令兩京都察院御史章奏必先呈堂稟詳○三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詹事楊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正德二年春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書外添出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等皆舊東官官奏曰此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陞二人南

歷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

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再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密以蜀錦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後瑾遂厚廷和而疎忠其賣友如此時劉宇為兵部尚書托保國公家人朱濂者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部說話楊廷和弟廷儀為兵部郎中每伺濂出必招入司署留坐款語四司官不附宇者濂言于瑾必傳旨令外補廷儀獨語諛宇極妾婦之態宇大悅廷儀能文奏章皆令廷儀草之

詔巡茶御史兼理馬政

正德二年都御史楊一清疏請查照先年事例仍命御

史巡茶兼理馬政兵部擬議題奉欽依陝西一應馬政

都着巡茶御史兼管務要着實舉行不許如常怠玩疏曰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二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既久之事更新興舉事勢頗難凡所規畫處置皆遵行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於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比者復蒙皇上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及悞墮前功以貽後責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先年兩寺馬政巡

歷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一

撫兼管而茶馬巡察御史主之巡撫政事繁多馬政實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駑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攝虛名無實亦勢使然頃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管數事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不無仍蹈舊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為便如蒙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請勅兼理馬政茶法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員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不必干預庶幾事有定規可大可久為益實多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謝病歸○劉瑾矯詔指劉健韓文等為奸黨榜諸朝堂

正德二年。逆瑾矯勅諭百官。勒罷公卿臺諫數十人。又指內外忠賢為奸黨。矯旨榜朝堂。畧曰。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榮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寔徐昂陶諧劉范艾洪呂紳任惠李光戴鉉徐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璘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昆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徵潘鏗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鉉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三

楊瑾熊倬朱廷聲劉王通相交。通彼此穿鑿。彼各反側不安。自陳休致。其勅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勅各處鎮守太監得預刑名政事。

時新更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于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害憲臣。不能禁矣。有太監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至是請勅自山東沿海。達於蘇州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言者。○故事。六部奏准。差官請勅。該部備事由。送內閣請勅書。未有不。由六部。而內閣自出勅者也。畢真等勅。并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內閣。創為之。當初內閣若能執奏。凡差官不由

六部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可嘆哉。

夏四月。逮巡撫江南右都御史艾璞下獄。編管南海。先是有勲戚家。與無錫民人訟田。璞承勘。悉以還民。勲戚賂劉瑾。復訟。使者覆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勲戚。且劾璞前勘非是。瑾矯旨逮璞。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筆之幾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南海瓊州為民。

罷禮部尚書李傑。起前任禮部尚書張昇代之。亦尋罷。

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樵賂劉瑾。求封為郡王。傑持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尋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三

忤瑾亦罷。

五月。陞楊廷和南京戶部尚書。劉忠南京禮部尚書。

時楊廷儀因朱瀛通情于瑾。瑾傳旨罷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以廷和代之。以忠與廷和同打發過南。故亦陞

忠禮部。

起雍泰為左副都御史提督操江。

時給事中潘鐸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遂詔起用。固辭弗允。

秋八月。世宗皇帝生於興邸。○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致仕。○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於闕下。尋卒。

源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

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預防。瑾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遂矯旨。逮送錦衣衛。痛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

加焦芳少傳。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傳。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加吏部尚書。許進兵部尚書。劉宇。並太子太保。○九月。陞雍泰爲南京戶部尚書。尋致仕。時逆瑾用事。以泰爲同鄉人。欲親用。泰泰不之應。遂斥泰去。而諸所嘗薦泰者。皆獲罪。泰歸復居常曲。日焚香讀書。其鄉人論積事。不與上官相見。

冬十月。以楊廷和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四

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皆見任。楊廷儀復謀于劉宇。托朱瀛求劉瑾取入閣。許重謝瑾。瑾許之。下手勅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廷儀以白金三千兩。并金銀器皿。托朱瀛陳于玄真觀。瑾大悅納之。

賜皇親沈溥吳讓靜海莊田

凡三千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稱。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於退灘土田。乞賜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並無靜海縣河於退灘田地。四至及差官勘得。雖稱無徵荒地。但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上不從。卒賜二家爲莊田永業。

靜海縣原額一十九里。編戶二千三百。年來赴移絕減。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人戶九百而已。皆因本縣田土。盡爲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耕種也。

十一月。革各省巡撫都御史及兵備憲臣。

劉瑾用事。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又知天順間。亦曾革罷。乃將各處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

十二月。改劉忠爲南京吏部尚書。○復寧王護衛。是時宸濠通逆。瑾賂金錢無算。故得復議給。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繡回掌南院。命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始差給事中御史查盤各邊糧草。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五

瑾以邊方糧草多弊。令兵部奏差給事中御史查盤。回奏內有糧粗糲草。汜爛者。瑾矯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糧郎中下獄。既至鎖紐。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勒令加倍陪償。凡各商人納過糧草。未給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日乏。

戊辰三年春正月。劉瑾令朝覲官每布政司納銀二萬兩。各布政司皆揭借於京師富家。及回任括取民財。加倍償之。

李夢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未快於心也。復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

有才名瑾慕海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下今歿生之際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左曰不謂李于而為匹夫之諒也夢陽乃以片紙書數字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為能拯我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避咎也遂詣瑾瑾焚香迎之延置上坐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即請為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海固萬不及一者也公不為之援奈何欲為白脫靴哉瑾曰即當幹旋之海遂與之痛飲達曙夢陽得釋而海因與瑾密遂罹清議矣

卷二十四

二十六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除名

進不阿劉瑾時考察外官諸貪殘吏厚賂瑾皆欲留之進不聽其朱瀛者為劉宇謀欲得吏部乃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伴為恭謹而外示佞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公舉用之却又揚言于外曰公與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也瑾方怒泰不置及聞此言大怒遂矯旨除進籍

以劉宇為吏部尚書曹元為兵部尚書○屠瀟仍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

都察院一日上審錄重囚本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

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瀟急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于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久乃起去

以王瓊為吏部右侍郎○二月南京國子祭酒章懋致仕○三月賜進士呂柟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為各部屬官

時焦芳子焦黃中會試中式芳意欲得大魁既而眾論取呂柟為第一而黃中居二甲首芳謂顧清等諸執事官抑之遂入言于劉瑾改清等為部官而授黃中以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十人俱為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

卷二十四

二十七

下長蘆巡鹽御史徐禎于獄謫戍肅州

禎初知江陰縣吏部嘗奏禎治行為天下第一徵為御史差長蘆巡鹽劉瑾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及禎復命俟於朝門適遇瑾出又怪不行跪禮即矯旨拏送錦衣衛獄二次各杖三十發肅州衛求逮充軍以杖傷重歿于獄瑾仍令查拘禎男徐朴發衛補伍及至瑾敗始釋寧家

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

時賴李東陽力救得釋兵部疏言一清修邊纔有端緒而去凡糴餉費銀十餘萬兩起戶役銀十六萬兩及諸犒勞藥餌轉運木石皆一清精神運用計慮周悉今付

之新任撫臣意有異同事無統紀恐徒費財靡益邊務乞勅大臣專理議上兵部右侍郎文貴右副都御史張傳乞簡用瑾意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銘大錮解京事竟止

致仕吏部尚書王恕卒○夏四月南京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五月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都御史劉孟荷校東西長安及吏部門外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用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示衆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因盤糧數不明枷于東西長安門外時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孟到任延遲枷示于吏部門外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八

執京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尋釋之

一日早朝有遺空名文書于丹墀者上見之命拾以進乃是言劉瑾等亂政事瑾遂下殿入文班詰問無肯承瑾疑羣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當有什地曳出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釋

建前任戶部尚書韓文下錦衣衛獄罰米放歸

瑾憾韓文不已仍矯詔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計欲殺文適有投匿名書于朝者乃不果殺坐贖米先

後二千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乃放歸

秋八月進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尚書潘蕃下錦衣衛獄謫戍

劉大夏爲兵部時孝宗召見嘗言劉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孝宗密遣錦衣百戶邵珙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禮太監李榮爲解得免宇恨大夏言於劉瑾曰籍劉尚書家可得幾萬金會岑猛怨潘蕃奏降圖還田州納賂劉瑾瑾檢潘蕃原奏岑猛獄詞大夏在兵部議覆遂矯詔以岑猛爲田州同知逮大夏潘蕃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外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集大臣議都御史屠滂亦曰大夏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九

無成罪瑾勃怒惡語罵滂乃與劉宇謀署大夏輕議表人遷徙與潘尚書俱發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芳曰是送二人歸也乃發肅州衛永達充軍大夏即買驛僱車以行出都門日觀者如堵所在父老涕泣士女攜筐餼進果食亦有焚香密禱願公生還者

陞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爲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

泰素清貧以南院都御史奉表入賀聖壽以土葛遺瑾瑾衛之會吏部以南戶部尚書員缺推泰補之瑾遂矯旨令陞職致仕

調翰林學士張芮爲鎮江府同知修撰何塘爲開封府同知

芮朴實直遂見瑾長揖不拜。璿亦伉直不屈。瑾皆托事調爲同知。

下陝西舉人郝序于獄發戍。

劉瑾崇重內臣馬永成等八黨皆封父爲都督。母爲夫人。欽賜造墳祭葬祭文皆內閣李東陽等所撰。該部不敢執。臺諫不敢言。戶部侍郎郝志義病故其子舉人郝序援例陳乞祭葬而無賂餽劉瑾遂謂洪武禮制無此條例下序錦衣衛獄問發充軍。

罷送各邊年例銀兩

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以爲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以天順

職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

前無前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巡撫邊方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至是缺甚蓋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增置城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備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弘治間戶部尚書葉琪與內閣徐溥同年最厚琪淮安人益商皆其親識因與琪言商人赴邊納稅價少而有違涉之虞在運司納糧價多而得易辦之便琪遂奏准兩淮運司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自此各邊始有年

例銀兩以補商人各邊上納之數也自洪武未樂以來

天下抽課俱開中各備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獲利

預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防粟豆無甚貴之

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近年米豆無人買運價遂

騰涌正德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儲遂令百姓每

名徵銀二兩五錢准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

弊如此使顧尚書當劉瑾查問之時答曰昔抽課在各

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抽課銀解京故不得不

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抽法琪必受其禍矣

冬十月四川盜起召致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

贊理軍務督兵討之○十一月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謝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一

鐸致仕○十二月起致仕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爲國子祭

酒尋卒復起致仕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爲國子祭酒

已巳四年春正月以邵寶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

江北尋致仕

時劉瑾擅權寶無所通瑾啣之每撼以危言不動瑾惡

平江伯平江伯漕帥也事與寶相關瑾怒禍且不測李

東陽力解寶乃得致仕去

追奪纂修會典陞職者

弘治間李東陽等奏准纂修大明會典自東陽而下翰林

林春坊官皆陞職瑾以爲壞祖宗制書妄雜以新例

六事悉追奪之吏部尚書無學士梁儲降爲侍郎左庶

子毛澄左諭德傳珪等皆降職焉惟李東陽不動
夏四月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鏊
致仕

鏊見焦芳專事姘阿劉瑾驕倖日甚無可奈何居常戚
戚至是力求去劉瑾猶欲中傷之鏊端備至家瑾敗得
免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
白首於道茫然無聞者乎爵厠公孤志懷翰忠幾昧納
約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制不能姘阿一有
違言超然不屑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
知規避歸臥空山晏然寤寐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
才則庸無裨于世自絮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
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為應變之
崇者乎

降南畿提學御史陳琳為揭陽縣丞

琳以劉瑾陰排大臣顯挫臺諫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
直不可不有言甚切至疏入忤旨遂謫廣東揭陽縣丞
五月孝宗敬皇帝實錄成

王鏊曰班固云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
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
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退
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
分曹書之以宰臣為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三

人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
于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
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燭其情偽或奪于衆不得
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
諛勦業汨沒不傳而姦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
戒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操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矣

進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復梁
儲吏部尚書兼學士

梁儲尋改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已也

調翰林坊局官為部屬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三

劉瑾惡諸翰林官及修孝廟實錄成例皆進秩瑾恣不
與或嫉之曰文士不習世故乃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
汪俊等凡瑾所銜者十餘人皆為南部員外主事等官
謂俾擴充政務

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

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置乏
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為國初屯田修舉故軍食
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
田分遣胡汝礪楊武周東顏順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
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又命
散銀于近邊州縣百姓買米陪脚耗運送邊倉交納奉

行苛刻。人不聊生。各邊偽增屯田。每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為名。瑾禍自此起矣。

六月。陞南翰林侍讀學士石瑄為南國子祭酒。○進吏部尚書劉宇少傳。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陞吏部左侍郎張綬為吏部尚書。

綬陝西人。以文選郎中養病歸。劉瑾專政。查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為民。未久者。令赴京聽除。綬在文選時。焦芳為侍郎。甚相得。芳乃薦于瑾。曰。張綬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瑾復以為文選。歷陞巡撫。副都御史。尋陞吏部侍郎。

明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五

即劉宇入閣。遂以綬代之。綬一意故事。劉瑾

秋八月。遣榮莊王之常德。

榮王祐樞。弘治四年封常德。正德初。留京邸。劉瑾惡之。與吏部尚書張綬謀。遂逐王就國。是時劉瑾方有逆謀。故不欲天潢血屬之在肘腋也。

九月。遣御史甯杲。殷毅。薛鳳鳴。捕畿內盜。

劉瑾用事。益專恣驕橫。霸州文安諸處。響馬強盜生發。瑾不勝忿。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鳳鳴于淮陽。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今差杲等。令攜家眷。責以滅賊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為樂。瑾還。卒奏

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殺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日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為大盜。寓主杲親往捕獲。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輩。因是聚眾為亂。瑾以捕盜功。陞杲與毅皆為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閏九月。奪平江伯陳熊爵。

正德三年。命平江伯陳熊總督漕運。劉瑾橫索金錢。熊不應。瑾使邏卒日伺其事。竟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海南衛。奪其誥券。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

明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五

弘治末。朝廷清明。內外大臣。協心體國。為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會孝宗崩。劉瑾專政。楊一清得罪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即有建白。輒云修邊。或曰進幾里。杆虜。或又曰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套虜日進。是月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

庚午五年春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討四川流賊。

時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眾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鄧本恕。廖惠等。亦稱順天王。刮地王。掃地王。眾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於是復命洪鍾總制軍務。督陝西四川湖三省兵征之。

二月進楊廷和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楊一清以才望劉宇曹元皆阿附權奸得之

以劉忠爲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出太監張永于南京不果行

劉瑾專政欲謀不軌慮永軋已一日伺間言于上調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永入永覺之直趨至上前訴已無罪爲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牽拳毆之谷大用等勸解上令諸近臣置酒和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六

夏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鐸反殺總兵官江漢巡撫都御史安惟學

寘鐸者慶靖王曾孫也是時劉瑾擅權毒亂天下寘鐸遂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我有帝王骨相現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鐸呼老天子寘鐸益冀望非分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畝索厚租徵馬屯租甚急景文謂寘鐸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鐸遂爲酒名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謀反以誅奄宦爲名是年四月五日寘鐸爲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少卿周東鎮守太監趙弼弼及漢至巡撫少卿辭不至錦等矯言虜入塞急呼壯士申

居敬捕虜執兵械跨馬呼噪儀賓韓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及弼遂走行臺殺惟學都指揮楊忠又殺周少卿縛侯泰議放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名逆黨平虜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僞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爲僞檄言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歛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脇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爲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七

都護宋震等十一人總管

逮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謫戍鳳門

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都御史屠瀟名見廷舉甚溫廷舉請所事瀟曰順德有大鑄某者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廷舉謝曰今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廷舉即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知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大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者會廷舉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修學官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計斤兩廷舉四服措手日詰訟所士夫羣泣訴其亡私盜狀御史大慙釋之瀟歷陞

左都御史入爲吏部尚書時廷舉爲令十年矣瀟猶啣之僅遷成都同知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計平十二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陞廣東右叅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適道瑞尊權廷舉發鎮守內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不日進貢內也則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許廷舉瑾遂矯旨生廷舉枉道荷校不灰戍鴈門再月赦罪還鄉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

四川巡撫副都御史林俊破賊於通江縣

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都御史林俊發官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主八

兵及調羅回石柱等處土兵攻敗之殺溺者六千餘人生擒廖惠其藍廷瑞奔紅口與鄆本恕合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五月焦芳致仕○以涇陽伯神英爲平胡將軍起右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帥師討真緡朝廷聞真緡反遂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致仕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各路軍務涇陽伯神英充平胡將軍總兵官統各路兵討之一清與張永同行一日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

書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廟上一目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問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鑄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頻首請歎願死上前卽退瑾殺奴猥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卽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主九

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真緡檻送京師

仇鉞以指揮使充游擊將軍是時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矣又興武營守備保助故與賊聯姻亦遂疑助爲外應朝議用助爲參將鉞爲副總兵着率兵討賊於是勛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以謝朝廷鉞亦稱病卧陰納游兵壯士候保助等諸兵至從中發爲內應賊而蒼頭書童沒河潛入城言保助楊英韓斌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掃捲河舟盡奪泊東岸矣鉞喜尚稱病卧族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過東岸兵勿使渡河何錦果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覘渡

口留昂守城昂問鉞病鉞猶堅卧呻吟伏諸蒼頭候昂入殺昂鉞卽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壯士楊真等聞之卽趨安化府殺朱霞等十一人擒真鑄及其子台滑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遂殺魏鎮等十人錦廣走追擒之賀蘭山外

六月京師旱癘○秋七月四川威茂地震有聲如雷漳川樂至州縣皆震○八月真鑄伏誅楊一清仍總制陝西軍務

張永楊一清至陝西而賊已就擒遂械真鑄錦廣等至京頒繫真鑄於諸王館錦廣等下錦衣衛獄廷鞠伏誅第真鑄坐竈廢庶人將軍鼎才俘至京既論歿正德中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十一

山僧大千和尚者富財凌同類同類毆和尚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眾異其言聞于朝逮至京下刑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鼎才也眾不能辨安化官人左實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實瓶叱曰此鼎才殿下得免歟送高牆竟不能知當時代鼎才歟者誰也

劉瑾坐謀反吏部尚書張綏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等坐同謀皆伏誅內閣劉宇曹元前內閣焦芳並削籍

張永獻俘至京遂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共訴于上前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永因出懷中疏奏瑾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曰少遲我等皆爲齏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允其奏

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牌子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起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尋有旨降劉瑾南京奉御諸大璫曰如此彼若復用肆毒當益甚奈何張永曰有我在無慮已而瑾上白帖言奴縛時封奴帑奴赤身無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體上見瑾帖憐之令與瑾故衣有百件永始惧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指文武大臣阿附劉瑾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況爾兩班官乎今罪止瑾一人可領此疏去易疏急進勿搖動人於是科道官列瑾罪惡三十餘條疏入遂下瑾鎮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十一

撫司獄坐奸黨律永輩又不欲止罪內臣一人乃逮文臣張綏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獄辭既具綏上疏稱冤盡發李東陽阿附劉瑾之事東陽大怒又與永謀不重法誅鋤此輩後受其亂乃改謀反律瑾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千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湯盞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八爪金龍四盃甲三千玉琴一玉瑤印一顆以上金共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

六百兩。楊玉等六人皆伏誅。張綵歿獄中。乃暴其屍家。屬流嶺南。○綵在吏部。惟知敬瑾共謀事。諸大璫以瑾之疎同類。皆綵教之。又楊廷儀爲字腹心。字過吏部。調廷儀爲吏部郎中。親信之。及字入閣。綵代字。廷儀不爲。綵所親有所私。綵不聽。廷儀兄弟深憾之。又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綵以爲事在于瑾。內閣不得與。每忽之。東陽等以爲遽廢內閣。權共衛之。及瑾被繫。亦捕綵下獄。議以交結近侍。符同奏啟。斬罪。遇赦免。廷和等令改標。同劉瑾同反罪。綵病歿獄中。仍令暴其屍。然非真謀反也。故流其母妻子。弟子嶺南不誅。○大學士劉宇。曹元皆有罪。免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十一

黃中並除名爲民。先是黃中爲檢討。數月。卽陞編修。踰年復陞侍讀。性尤狂恣。無耻。時土官岑潯沒入家口。有姝姝色。芳間求於瑾。得之。納以爲妾。後芳卧病。黃中丞焉聚麀之鄙。天下嗤之。瑾誅。言官交章暴其罪。並褫職。劉大夏韓文許進並復官致仕。○奪神英涇陽伯爵復陳熊平江伯

成化弘治間。神英充總兵官。守寧夏。延綏宣府大同歷四鎮累官。署都督。正德五年。給事中歐陽劾英。年老不任。金革致仕。是年賂瑾金寶萬計。矯旨英居官五十餘年。有戰功。欲封英爵。下兵部議。尚書曹元阿瑾。卽稱英功傳會畫錄上英。前後首功中律瑾。又欲籍衆口下廷

臣再議。莫敢異同。是年四月。封英涇陽伯。食祿八百石。與世券數月。瑾敗。言官交章劾英。奪爵。繳諸券爲右都督。○陳熊總督漕運。劉瑾索金錢不得。憾之。遂以濕潤米等項。銀爲贓。必欲寘之。以地李東陽力爭之。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罷。陳瑄不曾廝殺。有功當代。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廝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益足食然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十二

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餽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功。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竟坐侵奪民利。奪諸券。謫戍海南。至是復爵。詔焚諸與瑾往返書劄文字。

是時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李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草。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

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禮意雖於法律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有可原。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爲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書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燬。以滅其跡。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上以爲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論平寘鐻及誅劉瑾功

寘鐻之亂。實由仇鉞反正。而劉瑾之誅。則楊一清之謀。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十四

也。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而永亦自擢爲已有。一時黨惡如谷大用。馬永成。陸闇。魏彬。皆冒以運籌。仇鉞封成寧伯。永兄張富封泰安伯。弟容封安定伯。大用弟大寬。高平伯。大亮。永清伯。永成弟馬山。平涼伯。闇弟陸永。鎮平伯。彬弟魏英。鎮安伯。並食祿一千石。給誥券。世襲。李東陽。楊廷和。各陰子一人。爲尚寶司丞。楊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陰子一人。爲中書舍人。南京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瑾擅權亂政時。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贊。及他人奏誅瑾。則攘功受賞。不顧名節。東陽引疾辭。不允。命魏彬掌司禮監事。

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決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瑾所行亂政。雖奉明詔。令各衙門查革改正。而其流毒尚在。彬永成等繼之。濁亂朝綱。賞罰乖宜。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蜂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時張永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索詩。李東陽。楊廷和等。各作長篇以獻。東陽爲窮字詩。析點畫爲句。極工巧。永大悅。命工刊印傳之。未幾流賊殘毒中原。人以爲窮苦之應。

革寧府護衛。罷工部尚書畢亨。起曾鑑復爲工部尚書。畢亨請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墳。且云內官修墳。不係舊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十五

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官修墳。例耶。遂矯旨。劉瑾祖墳。不必拆毀。畢亨着致仕。九月召南京吏部尚書梁儲爲吏部尚書。以吏部尚書掌詹事府劉忠。並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進楊廷和。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劉忠。少傅。兼太子太傅。梁儲。少保。兼太子太保。並武英殿大學士。以陶琰爲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霸州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尋人。號爲響馬賊。正德間。內侍得寵用事者。劉瑾。陝西興平。

縣人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觀上游幸之所及爲甯果所逼遂聚衆拒捕瑾誅果亦得罪係獄當時若遣驍將五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聽其便宜襲捕惟以平賊爲功不論首級多寡不過旬月而平矣時兵部尚書王敞不通政務止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獄劉七等十餘人劫去旬日之間聚至數百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敞束手無策

冬十月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卒○十一月致仕南京國子祭酒章懋爲南京太常寺卿辭○陞傅珪爲吏部右侍郎○致仕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謝鐸卒○二月尊太皇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十六

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皇太后張氏爲慈壽皇太后○致仕參議賀欽卒學者稱爲醫閭先生

辛未六年春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台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以喬宇爲南京禮部尚書○巡撫四川副都御史林俊平江津賊

四川江津賊曹甫作亂偕稱順天秦王攻圍縣治殺分巡按察使吳景都御史林俊調兵討誅曹甫賊平

二月起致仕副都御史邵寶爲戶部右侍郎○三月賜進士楊慎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以省墓還尋致仕

忠性峻少通行方寡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強起主會

試事事竣卽省墓已得請陞辭去上一日摘會試錄所刻文字差誤處以示李東陽蓋中官有譖之者矣忠抵家聞之遂疏乞休

夏四月江西盜起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討之

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碼碯寨華林賊破瑞州旣而撫州東鄉饒州桃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合征之

章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辭致仕○五月致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十七

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終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東山陽記曰子嘗見士大夫家子弟受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于心安焉大夏嘗曰居官

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卒贈太保。謚忠宣。

命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師討畿輔賊。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賊勢日熾。有趙風子名燧者。霸州文安縣生員。有勇力。奸任俠。先是劉六劉七劉三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等。攻掠文安。燧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汙之。燧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於是燧與劉三楊虎邢老虎爲一夥。分掠河南。劉六七齊彥名爲一夥。分掠山東。遂破泰安。燒東關。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八

攻萊蕪。秋七月己酉朔。千餘騎破齊河城。燒官解倉庫。殺虜莫計。庚午。千騎破高唐。放囚殺虜。又三百騎破禹城。燒官舍。及安仁新寨二店。劫囚掠民。辛亥。七百餘騎破東光。燒殺虜掠。壬子。破吳橋。燒官民居殺虜。又千餘騎圍夏津。燒民舍千餘間。分劫鄉村。次日復攻。公途殺掠莫計。甲寅。三千騎攻南宮城。燒官宇庫獄。劫囚乙卯。千騎破新河。知縣董昌戰傷。丙辰。攻冀州。劫倉庫。放囚。燒官民居。擄掠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議。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乃舉巡撫大同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簡閱。中錫書生。欲効龔遂。化渤海。

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統轄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事馬老爺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

以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致仕。○起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調南京刑部主事王守仁爲吏部驗封主事。○名編修何塘復任。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九

何塘以長揖忤劉瑾。調外任。乞致仕。至是調復翰林編修。

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藍章副都御史。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每不得進。計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食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督陝西兵。及檄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剿。鍾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縣。尉斗。賊見官兵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鍾給榜示。并檄名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怨俱不出。但使。

人來言欲得管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壩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聞賊勢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已女與領兵士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驪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於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赴宴伏兵盡擒之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剿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驛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陞秩賞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

賚有差

日本遣寧波叛民宋素卿來貢○巡撫四川右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

江津賊曹甫餘黨方四任翦子擁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數月之間復猖獗方四僞稱總兵任翦子僞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僞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捕州兵敗之于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欲至江津復仇八月賊攻南川馬頸雀子崗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諸處獵獮獮兵禦之賊遂越關入綦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溫州叙州以攻成都遠近震駭林俊駐江津檄副使何珊

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兵由江津進夾攻之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砭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昇攻具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西陽播州石砭等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乃拒高下石兵不敢近二十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爲六哨由大堽小堽月堽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面皆令破其中堅斬賊首任翦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崖墜崖壑填塞荀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驢騾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一

馬四千五百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勝追剿又殺二百餘人方四并餘賊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境內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宦官用事各邊征勦必以其弟姪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倖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論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已平內批卽允之臺諫疏留不報蜀人號哭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僊駱松祥范藻等相繼倡亂內江崇慶之境騷然踰年不能定矣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書
時流賊日熾言官論敞不職遂改敞以鑑代之

逮張偉馬中錫下錦衣衛獄

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帛由是訪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偉下獄論罪斬後中錫獄中張偉革爵閑住

冬十月賊破秦強縣知縣段勇死之

丁巳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諸亮并集以二千騎屠秦強劫倉庫獄殺燒慘毒官吏商民者莫計知縣段勇死之

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以伏羌伯毛銳為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師討賊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一

先是馬中錫等討賊無功中官遂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以太監谷大用為總督侍郎陸完為提督伏羌伯毛銳為總兵兵部尚書何鑑又奏令陸完帶領主事田蘭等招募民兵大授地方又奏調宣府游擊將軍許泰卻求大同總兵張俊游擊江彬入征內地俱聽谷大用陸完節制令谷大用陸完居中於臨清住劄當時所統兵萬餘亦未簡閱完本庸劣銳已衰老谷大用擁眾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且失將軍印適許泰領兵至抹援毛銳僅以身免

逮山東巡撫都御史邊憲真定巡撫都御史蕭卿下獄除

名

憲等撫馭無方遇賊失機故兵部奏逮二人下獄除名為民且著為令凡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

陞山東樂陵知縣許達為武定兵備僉事

時流賊劉六劉七等狂猷方熾達預築城浚隍踰月而成募死士千人持大挺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焚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整飭武定兵備

賊攻徐宿等州靈璧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小黃河賊揚虎以舟覆水

時游擊將軍許泰敗賊景州卻求敗賊阜城燧等奔蒙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二

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神器盔甲及蟒衣虎燧衣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祥被執縱還遂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璧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燧止得釋攻破永城夏邑虞城盡焚居民執虞城知縣釋之攻破歸德州守備萬都司率眾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穎兵營河上虎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

灰燼等共推劉三爲主

鹿邑人陳翰賊僞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燧爲副元帥翰爲軍師長史

太和官民潰散副總兵白王兵至劉三率五千餘人與戰殺官軍千五百人奪我神器七十攻破霍丘殺萬人執都指揮潘神釋之殺都指揮王保至鹿邑鹿邑潰散執守城千戶有陳翰者自稱兵部主事乞爲劉三兒至新蔡致仕張知府率衆遣劉三金帛萬計得不攻當是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諸將利虜掠戰不力賊勢日盛燧劉三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密謀兵無主必亂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稱副元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四

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爲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供軍逆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

十二月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咸寧伯仇鉞爲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延綏榆林諸路軍馬討賊○賊破上蔡縣知縣霍恩久之遂破西平縣知縣王佐久之復破裕州同知郁采久之

賊至上蔡知縣霍恩指揮李某拒守賊破其城殺霍知

縣殘其尸至商水知縣降至西平知縣王佐拒敵被執罵不絕口賊支解之至舞陽破其城劫庫釋囚因有僧

德靜僞稱唐府官人子因留之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俄爲諸細賊所殺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攻破寶縣僉事孫磐齋黃榜撫賊燧復書曰羣姦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羣奸營中見撫榜逃者百餘人賊有掠縣令妻子者燧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人劫庫釋囚唐王遣人謂燧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縣不能破愧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五

以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加楊一清少保兼太子太保○陞吏部左侍郎傅珪爲禮部尚書時吏部尚書楊一清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援外號秉直陰實樹黨通餽遺珪數爭其不公一清不堪越次陞禮部書實達之也時東陽與一清各相結托而東陽妬爲儀制郎中前尚書遇郎中厚恣其爲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按其廢法數笞責其吏胥郎中求遷他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討田百畝爲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尊號並例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減賢者有寵頗能軒輊榮辱人縉紳或趨附之因請

改牙牌製如印文爲方者。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爲此。爾禍無既矣。優乃戢而聽命。

陞孫需爲南京工部尚書。○以蔣冕爲吏部右侍郎。

壬申七年春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江。浦清五日。○召毛銳還。

毛銳敗績於真定。罷其總兵。召回京。以與谷大用同事。遂不問其失律喪師之罪。但令其歸第而已。

陞提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爲右都御史。

先是楊一清建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擄掠。脇從之徒。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辛未

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脇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脇從首級。屢報捷音。降勅獎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獎勵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游擊汪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師芻糧。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爲之虛耗。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是年文升卒。年八十五。贈太保。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

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敢決。文升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修髯偉貌。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勵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遣太監陸閏監鎗督諸軍討賊。○罷禮部尚書傅珪。

時閏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軍士心。賊勢方熾。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不償責諸公。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閏監鎗傳旨令珪致仕。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辛未

江西南昌知府李承勛擊破華林賊。遂擊馬磯東鄉等寨。賊皆平之。

時陳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擗石下。兵敗。憲被執。歿之。子幹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歿。賊勢大猖獗。事聞。朝廷贈憲官謚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事中黎輿往勸功罪。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勸招有降賊黃奇。實麾下。有智畧。任用之人。謂勸宜防不測。勸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歿報。勸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衆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期。承勛令土酋岑猛

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勛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踰枚登山。歷重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羣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求甲仗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礪。礪寨東鄉賊皆平之。

二月賊掠襄陽。遂破泌陽。官軍及賊戰于西平。大敗之。

邢老虎病歿。趙燧等併其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襄陽隨州新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八

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劔士誅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堂聲言欲屠城。趙燧以馬文升家在圍中。引衆去之。至西平。與官軍戰。大敗。賊衆二千餘人奔鄆陵。焚掠而過。至新鄭。鄭州攻城不能入。遂至滎陽。圯水。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夾河而陣。燧率衆過河。我軍潰散。殺毛葫蘆百餘人。

延綏榆林官軍及賊戰于河南。大敗之。追至六安。定遠。賊復敗。

賊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官軍追至河。劉三奮勇。殺都指揮及其下四十餘人。至汝寧。遇湖廣土

軍。又殺土軍數十人。駐朱臯鎮。官軍追過河。與劉三戰。我軍敗。賊至六安州。官軍追殺五百人。至定遠。賊又敗。復至六安。劉三率衆萬餘人走商城。

賊寇邳州。知州周尚化等拒却之。

是年春正月丁未朔。劉六劉七齊彥名自文安而下。所過殺官兵。劫倉庫。獄囚。掠婦女。備極慘酷。二月甲申。至宿遷。屯小河口。欲劫船而渡。指揮周正禦之。不能前。退往桃源。屯于城子河。辛卯。劉六劉七齊彥名及毛老人等一萬七千徒掠邳州之加口。集遂由韓榆過郟城。辛丑。復掠衆寇邳州。去城二里許。駐營。賊皆白衣。彌滿郊野。以八百餘騎三面薄城。官軍退。其隘施弩礮。賊退。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九

周城及外土城水口。通賊路處。知州周尚化等提兵拒守。賊拔營踰距山。去彥名黨劉宗禮來降。至城下。解甲自陳。云本霸州人。充騰驤右衛勇士。與兄宗義被掠。皆不肯爲賊。用常被撻。又言近有河南楊虎餘黨遺書欲來合羣。共犯南京等因。

夏四月。官軍與賊戰于嵩淺坡古縣集。大破之。賊馳至河西務。復越臨清而南。

三月壬寅。彥名等二萬餘徒屯於扶溝之南關。以二百餘騎掠本縣之五口。癸卯。六七等過呂梁。燒工部分司。巡檢司。房村驛。民房。艦皆作煨燼。殺稅課局大使崔綸。餘殺者無算。甲辰。官軍破賊於滕之呂孟社。斬首九

百賊敗趙徐官軍追襲三月巳酉師集于邳之郭家莊探賊屯馬古城營夜半師行庚戌旦遇賊衆五千官軍奮擊賊相却且戰且走至魚頭集破之斬首百五十有奇奪回虜衆數百癸丑賊自劉馬莊東奔登州海套雖屢衄隨所在脅聚寡而復衆四月初河南賊來寇定遠六安哨騎東躡巢穴驚偏陵寢丁丑官軍與六七彥名等大羣遇於嵩淺坡古縣集等處諸軍奮擊鏖戰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及傷歿者三千有奇俘百有奇而逃散又千餘諸酋渠魁盡六七彥名獨挾三百餘騎皆極驍猛潰圍而逸間道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師發兵皆出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南庚子至邳之新安巡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六十一

馬家淺雙溝頻欲渡不得癸卯復由靈壁西南而去

夏五月武昌軍趙成擒趙燧檻送京師伏誅

燧欲還六安適管事張通率二千來歸至潁州楊虎下迪郎二千餘人又來歸至鳳陽投書叢蘭都御史約降不果屢與官軍戰敗陳翰遂降于仇總兵劉三被射燧燧知事不成至應山奪度牒削髮詐爲僧且投江西賊覓渡舟遇武昌軍趙成擒之解京伏誅

閏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

五月丁未賊劉六等渡叢林庚戌夜渡邳纔三百人遂奔河南從光山碓山奔上湖廣乘馬登舟沿江掠聚其黨復盛至七百人乙丑賊至陽邏團風丙寅湖廣巡撫

都御史馬炳然攜家赴官賊遇之於爛泥鋪脅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虜其家人既而劉六爲風折檣擊歿於水其幼雛數人亦歿唯劉七彥名泝流劫掠賊沿江東下犯鎮江通泰等處退棲狼山復遡江西九江安慶等處仍東下掠常州江陰等處再泊狼山

閏月巳丑劉七彥名等與衆東下突來瓜州殺掠過甯泊於通州之狼山常熟之福山港遂凌駕江面縱橫山下通泰如臯京口濱江之區咸被創殘六月朔日以後劉七彥名在江不安舟居日上通州游掠與其黨韓三等謀得馬竄亂淮北海州辛亥乃募海門而上甲寅復越瓜州過南丙辰過采石泊蕪湖之月子河庚申在海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六十二

門之東七里港謀入海由張網海口深入裏河不果又泊隸上乙丑在斷腰遂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逆運斬黃登光州固始還泛九江安慶七月巳卯至石灰河江口遂往銅陵時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都御史張縉王鎮叢蘭俞諫及副總兵時源各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東下越瓜州蹂躪家橋歷孟瀆下港掠常州殺常州守李嵩遂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丁亥仍泊狼山下八月颶風大作賊劉七溺水歿齊彥名爲游兵所誅遂旋

劉七等仍泊狼山下其黨以失地利相尤或潰逃去劉七與其妾丁氏阮氏競二婢乘劉醉逸入通州守兵執

之丁丑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婢不與遂率眾二百餘來攻我軍擊之敗退入船是夕大風發舟數掀播晝夜不息風烈甚數十年所無賊船皆解散飄墮僅存八船其眾顛踣不支賊在船不能坐臥自相擊撞嘔泄臭穢狼藉互相怨詬已有自戕之謀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藥及火於礮矢中發之又為具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乃米舸不曾傷賊退將復為之賊檢察知之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益駭絕乃登山團聚或下崖散遁輒為通州諸處守兵所感通州最與賊切密而守吏亦特嚴整壬辰夜三更副總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本年

劉暉帥遼東兵千總官任璽帥大同兵游擊卻末帥宣府兵與諸從校並進癸巳與守兵齊集未刻與賊戰我軍聲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躡山顛古垣馮高控險鎗矢瓦石雨下鏖戰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既偏偏僧居人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勇四前日加申劉副總引其部將張椿蕭澤高雲李春美饒徵等誓死決戰分軍為三劉在江北卻在江南皆戴盾跽行而上手施鎗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蟬將士有被數箭斃數人者不退遂奪其垣賊墜崖者無數其餘先已具舡艦山下以備竄逃至是覓嬰谷下山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進退無地劉副總兵列崖下百矢齊

發官艦中驟矢并集劉七勢急遂赴水而歿彥名為宣府游兵十旗張鑑取首劉副總兵擒斬餘賊賊截沉水賊級有逸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已夜息兵甲午旋

師

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第谷大寬為高平伯陸閭弟陸永為鎮江伯咸寧伯仇鉞進封為侯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院掌事內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座一子為錦衣衛正千戶

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都指揮千百戶者凡千餘人大抵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本年

法盡壞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次獲功其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齎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冬十月進楊廷和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費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名邊將江彬等入京師

江彬蔚州衛指揮使驍勇狡險狠忍不可測時從宣府

總兵官張俊征流賊于山東善戰頗有功班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上彬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留侍左右時出奸謀蠱惑陞左都督冒國姓為義兒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構引入大內操練號外四家又罔上振耀國威創西官廳為都督○上欲調邊兵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行李東陽等力辨以為不可府部科道交章諫沮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旨乃上疏曰臣聞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六十四

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視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達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粮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于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

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五府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為不便臣等居輔導之地若阿諛曲從則獨當誤國之罪萬歎不能塞責矣翼日竟以內降傳旨行之

十一月罷四川總制洪鍾以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

時麻六兒等賊久不能平巡按四川御史王綸劾鍾縱寇殃民故以不職罷

十二月內閣李東陽致仕○致仕都御史艾璞卒○癸酉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六十五

八年春二月以儲璫為南京吏部侍郎卒○真帖木兒還吐刺魯番

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仙滿刺哈三送真帖木兒西還春二月三都督至哈密奄克孛刺不肯去寫亦虎仙滿刺哈三送至土魯番

江西桃源崗賊執泰政吳廷舉尋討擒賊酋以出

時桃源賊作亂數年費以萬計而賊益熾廷舉自雲南副使陞江西泰政發憤欲設謀平賊乃往撫諭解散反為賊所留劫以威不為動久之伺得賊中要領誘其左右有謀勇者使執賊酋以出遂率官軍進討

夏六月陞王瓊為戶部尚書○江西桃源賊平總制陳金

奏立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

桃源賊聞官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衝掠徽州等處皆爲官軍所擒地方以平

秋八月拜牙即叛降土魯番滿速兒遣人摸哈密

拜牙即淫暴欲與奄克字刺叛中國往土魯番奄克字刺不從自哈密奔肅州拜牙即棄城走入土魯番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入哈密取金印火者他只丁又令哈密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酋譯書言拜牙即棄國從番乞即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六

差人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義令火者他只丁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守城勤勞差撫夷官送土魯番諸酋金幣二百撫夷官纔至哈密滿速兒率衆亦至分據刺木等城真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饑窘人歿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于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奶翁寫亦虎仙滿刺哈三日夜聚謀侵甘肅番文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否即插旗甘州門牙木蘭者本我曲先人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外挾強番內要厚賞自京師至甘肅徧置奸細巧爲交結肆行反間然亦專與哈密爲讎未敢窺嘉峪關也

冬十月虜入宣府塞○以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寧本內臣家人姓錢有寵於上賜以國姓

復立皇莊五處

一在昌平州樓子村一在靜海縣衛河兩岸一在清縣孫兒莊一在安州驢馬廟一在清苑縣間莊社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七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武宗毅皇帝

甲戌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勅曰朕恭承

天命嗣守

祖宗成業夙夜孜孜圖勉治理乃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朕心驚惶莫知攸措殆以敬

天事神之禮有未能盡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五

祖宗列聖之法有未能守用舍或有未當刑賞或有未公征歛太重有傷民財工役繁興有勞民力譏諛並進而直言不聞賄賂公行而政體乖謬奸貪弄法而職業多未能修撫勦失宜而盜賊尚未見息有一於此皆足以傷和致災靜言思之悔悟方切爾文武群臣受朕委任義均休戚各洗心改過痛加脩省事關朕躬及時政闕失軍民利病宜直言無隱庶俾朕有所脩以答上天仁愛譴告之意故諭○越日復下寬恤之詔曰朕恭承天命統治萬民夙夜孜孜恪遵祖訓惟以敬天勤民爲首務期于民物康阜天休滋至顧以晏安易溺舉措垂方未合天心致生災變五行愆度千里蜚蝗隕霜雨雹

之非時地震天鳴之迭見水旱相繼飢饉荐臻人民困

窮盜賊充斥兵馬之調發騷動遠近芻粟之轉輸役及婦人疲靡餓殍填委溝壑戰鬪死亡身膏草野勤勞或未盡甄賞義烈或未盡表揚邑井蕭條室廬焚蕩流者無所寄命歸者無所安居加之姦吏舞文貪官黷貨優恤之旨每下而廢格不行蠲免之令屢頒而催科如故朕處深宮之中念慮有所未周見聞有所不及以致民隱不能上達恩澤不能下流官民乖隔道路怨咨禍變可虞上天示警乃于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復有乾清宮之災累朝經營一旦煨燼望之感額言之痛心九廟震驚兩宮憂切凡我臣民罔不疑懼咎徵所自實在朕躬虔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踴躍敬畏圖惟自新復諭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五

令群臣同加脩省極陳時政以異消彌禍端仰答天譴尤念天之視聽皆自我民民心獲安天意乃順特稽舊典用布新恩以惠下民固我邦本將以延宗社萬年無疆之休○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時不能行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群盜平之○二月帝始微行○以典詰勅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月賜進士唐臯黃初蔡昂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復寧府護衛屯田。○夏四月內閣費宏致仕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獨為寧王所器重嘗曰陸先生他日必為公卿完亦以心附寧王南昌護衛屯田天順間以事革罷後賂劉瑾得復瑾誅復革至是完為兵部尚書王醉酒于地曰全卿為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自完入內與王歲時問遺不絕王問完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伶人臧賢者有寵于上左右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楊廷和梁儲靳貴陸完輩皆陰結之以求固寵臧之媚司鉞犯罪充南昌衛軍寧王令鉞教習江西伶人歌樂因鉞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為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護衛寧載金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三

器銀寶藏於臧賢家分餽諸權要費宏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室巨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密謀于錢寧楊廷和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護衛疏有曰王以典章為言事體重大合會官議十五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只請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必勞動廷和趙出票旨云既王素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費宏不得知十六日旨出宏言納重賄者何人也廷和與完懼宏知其奸狀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遂共謀去宏諸宏於上曰宏私鄉里取黃初及第

且曰乾清宮災下詔皆宏視草歸咎朝廷傳旨以宏被御史余珊劾私其弟費采遂入翰林久不認罪者宏致仕

六月以孫需為南京吏部尚書喬宇為南京禮部尚書○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加彭澤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督甘肅軍務經畧哈密

哈密速壇拜牙即走入土魯番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求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四

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彭澤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貴丹徒人兵部尚書陸完長洲人同鄉數人皆無濟時才而澤尤鹵莽譎詐乃共為黨比因澤在四川事完回京無缺薦澤總督甘肅軍務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與差官經畧不可行請命彭澤徵調延寧人馬外迫番夷內逐達賊請勅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勅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御史張麒上言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貫陝西不宜差本貫公幹楊廷和怒撰旨斥責尋外補麒麟陽知府後竟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上言治

病者樂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不宜並用二人總統戎務亦外補鳳翔知府澤自四川來甘州集延寧諸路兵萬餘借戶部銀解銀買馬盜取為賂侍郎馬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鹵莽任情以為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違勅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通事火信馬馴齎幣二千銀酒器一付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往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彭澤之至甘州也曾無奇謀深策惟思以利啗夷贖取城印然則一分守官足任之矣安用更差大臣經畧哉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五

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通謀寧王誣奏右布政鄭岳除名寧王既復護衛益肆驕橫擅殺都指揮戴宣戮辜魏二姓幾千人盡奪諸附王府民廬鄭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素為寧王所恨及陞右布政而李夢陽亦復起為提學副使寧王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懽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遂通謀寧王輒執岳跟隨門子拷掠逼誣岳罪除名

冬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時給事中王昂論劾一清選法不公詔下謫昂一清持

之上章自劾乞留王昂朝廷不聽竟謫昂為休寧縣丞赴任期月尋轉應天推官昂能不避權貴一清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之食都御史王雲鳳貽一清書曰留王昂一疏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文潞公有此否然介貶數月即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即不獲還之青瑣推薦超陞亦在執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灰憾岳正坎圻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友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身之榮顯可畧而天下指視之嚴可畏一時之快意可畧而史氏紀載之公可畏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六

趨富貴利達者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乞憐希進之語未有以直亮之言達于聰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敢布其愚焉一清得書為之悚然

十二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命副都御史陶琰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葉尚書既變中鹽為輸銀馮侍郎又改糧芻為折色遂致倉場空虛一遇有警輒請發內帑然米珠草桂糧費數倍饑民無救而邊坐困矣大臣誤國之罪烏乎追哉乙亥十年春三月楊廷和憂去○夏閏四月以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改兵部尚書陸完為吏部尚

書戶部尚書王瓊爲兵部尚書○慶陽伯夏儒卒

楊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褒紀詩美申伯繇漢而降日寢廣博願使之預政干紀恃恩而驕顛敗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治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列于五等賜第命服可謂盛矣然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子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間然若慶陽者不失爲賢矣

戶科給事中黃重請久任天下司府州縣官不報

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住不

昭代典則 卷五

七

常夫久於其職賢者可以責其成功不肖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何由積事程功況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民緣絕簿書弊生姦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由於此不報

以楊廉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南京吏部右侍郎○以石瑤爲禮部右侍郎○王鴻儒爲吏部右侍郎○命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掌院事

時哈密衛都督四人奄克李刺失拜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刺阿三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馴等納幣

土魯番以寫亦虎仙者馬里本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同往喻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子兒甚麼希罕我奏朝廷蟒衣膝關織金段紗羅寶器珍珠都發與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未到澤即奏河西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俾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燕澄者真定人也澤爲真定知府時相善澤因托澄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動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澤又陰賄錢寧斬貴陸完等因燕澄之奏

昭代典則 卷五

八

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官掌印薦澤掌之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甘肅監察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駱駝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后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觀靳貴令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守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在途未到土魯番見速壇滿速兒也陸完改吏部王瓊代完乃以馮時雍奏覆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回京靳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憾瓊始此澤於閏四月取回京寫亦虎仙等八月內方到土魯番差頭目虎

都六寫亦火者撤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嘉峪關

朵顏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六月命兵部侍郎陳玉提督桂勇為副總兵帥師討朵顏

成化以來兀良哈雖時通北虜犯邊然亦未敢大為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邊蠻遂起正德初部落既蕃陽順陰逆累肆侵盜朵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迨北以恐中國革蘭台者花當孫也兀良哈朵顏為大部朵顏花當為貴種花當長子革列字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朝命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九

侍郎陳玉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又謾言射林字羅幹兒踞阿刺忽且旦夕糾諸部大舉入寇今小失台呼扯禿等去我師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

秋七月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致仕時朱寧倚寵驕貨無厭以鈔二萬擅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二萬兩方良永上言曰今四方群盜甫息瘡痍未濯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雪為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搖動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臣惟朱寧藉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為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領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為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一人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止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黃輦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姦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十

八月以毛紀為禮部尚書○虜深入固原平涼殺掠吏民○冬十月陞河南右布政使孫燧為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下錦衣衛獄謫戍瀋陽時江西桃源賊亂久寧庶人有逆謀世寧上平賊二策惟勦與撫今素無定見恩威倒施事多轉展賊益無忌憚惟舊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于微持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戢戰興農救傷卹困治安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後患未涯殷憂方甚又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

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鈴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搔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為大盜。臣下恐有隱禍。多懷貳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聖明廣集群臣。及江西鄉土有識士夫。會議推舉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濁揚清。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其新舊盜賊。應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五

十一

全奏聞區處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嫌疑。仰遵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郡縣。應有政務。專事朝廷。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廢法該府更加嚴戢。官奄恪守禁例。施舍負責。惠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再有稔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勅鎮撫以下官。欽奉文皇聖旨事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上。宸濠大懼。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玠。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之。世寧

主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兇徒。挾上旨捕世寧。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世寧家人。索世寧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世寧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顛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啟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世寧得出獄。謫戍潘陽。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以廣東右布政使吳廷舉兼兵備副使。撫治廣肇諸府。○命右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丙子十一年春正月陞南京鴻臚卿王守仁為僉都御史。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五

十二

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二月虜入榆林塞。又入宣府。復入宛平清水社殺掠人畜。○夏四月安南陳暲弒其主。○正德初黎誼被篡。國人以黎灝庶子。嗣嗣懦弱。無為。境內盜起。群下專權。虐政暴征。人不堪命。至是陳暲及其子昇作亂。殺暲。奸酋莫登庸及其子方瀛結黎義昭等。共推暲弟黎讓。不請封。輒改元。光紹。暲父子亦據諒山等府。稱王。改元天應。莫登庸妻灝之妻。遂與陳氏分據交地。

五月風霾大旱。○秋七月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

初劉瑾欲害楊一清。李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東陽。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等。就邸第問之。

東陽以謚爲憂。一清等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卽於床上起，頓首曰：荷諸公矣。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內閣楊一清致仕。○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沒。

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靳貴亦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于鑑。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昆爲人尤庸劣，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輕狂寡謀，印來以襍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

賜代典則

卷五

十三

滿刺朵思遺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順王還哈密，質留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爲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于天地間？昆不能遣，亦思馬因等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刺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來肅州遺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爲和好，徒監責打如箭射而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奸細捶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蘭來，斥州候斬巴思不還，遂直犯肅州，總兵

官吏鑄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是肅州急，九疇令遊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紫堡，殺掠人民甚慘。

冬十月，兵科給事中毛憲疏留內閣楊一清不報。

先是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事，言不盡用，嘗因災異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弊政日滋，疏入。朱寯等銜之一清，乃謝病乞致仕，歸兵科給事中。毛憲上疏留之，謂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交侵，正宜上下一德，共謀治理，在一清當審人臣大義，不宜托疾而去。在朝廷當惜老成，難得不宜因請而遽

賜代典則

卷五

十四

允詔吏部知之，是月毛憲差往湖廣冊封，及還京復上疏曰：臣奉命往湖廣遼府冊封，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僵卧呻吟，死者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催徵部使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望垂憫，勅下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徵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

賞資以惠困窮，不報。十一月，以黃珂爲工部尚書。○是年東昌同知何璿致仕，璿以經筵進講忤旨，調開州同知，陞東昌府同致仕。

丁丑十二年春正月，帝獵於南海子。○三月，賜進士舒芬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王瓊少保。○夏四月內閣靳貴致仕。

辛未春貴主會試。言者詆其家人鬻題。是春貴在告。尋稱疾愈。出典試。益致疑。言官醜詆致仕。

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六月己巳朔日有食之。○陞毛澄為禮部尚書。王鴻儒為吏部左侍郎。廖紀為吏部右侍郎。顏壽為副都御史。○召大學士楊廷和仍入閣辦事。○左都御史彭澤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並除名。

土魯番之侵肅州也。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惶懼。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眾擾亂。都督失拜烟答者進貢自京。回九疇疑其為變。

鄭代典則

卷十五

十五

捶撻獄繫。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捶死。斬巴思等皆以為奸細。捶死。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亦以為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沮。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勾惹邊患。與失拜烟答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大懼。密謀于內閣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言于吏兵二部曰。須彭濟物一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充暨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

國之威。兵部請劾。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奏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前事。大學士毛紀山東人。李昆之姻家。黃臣亦山東人。春出毛紀門下。黃緣徇私。黃臣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與趙春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問。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為門隸。知府段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業。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為。勿頸交。

鄭代典則

卷十五

十六

至是會議。鴻儒托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閣風旨。以為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眾多是兵部。而無一人為李昆庇者。奏上。澤罷免為民。李昆陳九疇等。提付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淹滯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多官于午門前。覆審彭澤。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足。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啟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時楊廷和丁憂。方解職。蔣冕毛紀票旨。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為民。黃臣趙春調

外任

秦王請益封壤不許

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宦者張忠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若遂畀地。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上意。怒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上震怒。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昭代典則。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十七

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惜。但得地宜益護。毋收歛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秋七月。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許達為江西按察司副使。○巡撫南贛汀漳僉都御史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是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輒與賊通。曲護賊。又江西南昌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以工詩善書。素與宸濠交懽。宸濠因以其子為儀賓。及安福舉人劉養正偽談道學。矯情不仕。頗曉天文兵法。

識緯宸濠賓致深信之。王守仁初見宸濠舉宴時。士實

在坐。宸濠言上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臣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復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於是守仁微知宸濠有逆意矣。乃上疏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宜行事。亦防濠也。兵部尚書王瓚為地方慮。覆奏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守仁隨機撫勦。以故濠反。守仁倉卒得以督率諸兵討賊。

八月。帝幸昌平。至居庸關。監察御史張欽閉關。三上疏諫。帝即回鑾。○陞廣東左布政使吳廷舉為副都御史。賑饑。

卷五十五

十八

湖廣○貴州清平苗阿傍阿革等反。命湖貴巡撫都御史秦金鄒文盛合兵討平之。○九月。帝幸大同。微陽和雨。電星隕。

江彬許泰等皆有寵於上。與上在豹房同臥起遊戲。而彬寵尤盛。先是。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出關外。九月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起大同。又明日。達賊遂以眾圍和陽。轉掠應州而去。○南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乞急除姦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險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遊衍驅馳。或聲

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海內。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當時使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陷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疏上不省。江西橫水賊謝志山等。桶崗賊藍天鳳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檄知府邢珣。伍文定等。率兵分道進討。平之。湖廣柳桂賊龔福金。劉福興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秦金。檄副使陳璧。叅議黃質等。率兵分道進討。平之。王守仁進討贛州。湖頭賊池仲容等。平之。陞副都御史。○十二月封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九

江彬平虜伯。許泰安邊伯。虜功也。○改江南巡撫都御史王纘撫治鄖陽。時聞上欲幸武宣諸郡。預備供億。以萬計。有求活虎豹。欲以獻者。纘悉令罷之。戊寅十三年春正月丙午。帝還京。○二月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王氏崩。○帝復出居庸關遊幸。三月還京。○夏四月。帝至昌平。謁六陵。遂獵于密雲。

四月朔。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因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帝還京。○六月江西大水。○秋七月。帝出居庸關。歷宣府至大同。○虜寇寧夏塞。入花馬池。大掠秦隴。

正德間。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噶。太師

亦不刺。弒阿爾倫。逃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刺始也。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歿。衆立下赤。稱亦克罕。亦克罕大營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五萬人。卜赤居中。屯牧五營。環衛之。又東有崗留罕。哈爾噶三部。岡留部營三。其酋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酋可郎爾。填部營一。其酋可都留。三部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朵顏爲隣。西有應紹。不阿爾。禿斯。滿官。噶三部。應紹不部。營十。曰呵速。曰哈刺。噶。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刺兒罕。曰失保。噶。曰叭兒。厥。曰荒花旦。曰奴母。噶。曰蒼不乃麻。故屬亦不刺。亦不刺遁西海去。遂分散。無幾。惟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十

哈喇一管。僅全。阿爾禿斯部。管七。故亦屬亦不刺。今從吉囊合爲四營。曰哱合。斯。曰偶甚。曰叭合。思。納。曰打郎。衆可七萬。滿官。噶部。管八。故屬火篩。今從俺答合爲六營。曰多羅。曰土悶。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刺。三部衆可四萬。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寇延寧。宣大。南有哈刺。噶。連二部。哈刺。噶。部。管一酋。把答罕。奈。衆可三萬。哈連部。管一酋。失刺。台吉。衆可二萬。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爲瓦刺。可五萬人。並與土魯番爲雠。諸虜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許論曰。北虜自永樂

犁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師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御之不過依險割管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卽爲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自未有與之交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乘其間隙益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幸彼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晒肉掠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償失卽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旣連得利心益款豔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三

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近敵之鎮不免外憂僕餽之擾或生內變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八月帝在大同○九月帝在大同○冬十一月帝自偏頭關渡河西幸榆林○十一月帝在榆林○十二月帝在榆林

時上日出巡幸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欲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重賂方謀入寧並子司香太廟而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鎖矣邪謀豈可聽徇王瓊亦正色助言之議遂寢

命僉都御史張潤巡撫順天○命右都御史楊旦總督兩

廣軍務兼巡撫

已卯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榆林○二月帝還京○乙酉司禮監太監蕭敬傳旨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幸南北直隸泰安神州○丙戌傳旨南巡時上自稱威武大將軍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行命內閣草勅楊廷和等上言大學士毛紀爲疏曰此詔一頒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陛下假設之詞姑以爲戲焉耳曰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爲哉邇者皇上時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三

出巡遊久不視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言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亾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起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於是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諸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劒立曰不草勅商

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
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悟擲劍而起
不復促草勅上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
揚抵南京下蘇杭復自浙江浮漢登武當時宸濠久蓄
逆謀江彬朱寧等與宸濠交通或乘釁而發人情洶懼
將相大臣多從諛不敢謀武選郎中黃輦曰上巡遊本
起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斥言彬者吾不可舍
彬爲支語恐上不悟乃獨疏六事其畧曰陛下臨御以
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
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
知有陛下皆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三

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
爲至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
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
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
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
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
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
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
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
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

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
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
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
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
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
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
望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喜如此則忠言日進聰
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
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
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四

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以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
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
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
下而以公事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
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
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
天子亦有號爲獨夫欲與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
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
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
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
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

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眾。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感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殍亡也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

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具檢出。宣示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看大議。卽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旣入。自分必成。爲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置之死。是月己酉。翰林修撰舒芬上疏諫曰。臣等切見大祀後。屢有南巡之旨。今逾月矣。以爲公卿臺諫必能勸止。乃者科道等官猶以爲言。而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

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陛下駕巡西北。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是以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還竄。而有司方以迎奉為名。竭其財力。以供萬一群聚。嘯呼為禍。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方。據勛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所容矣。由此觀之。則陛下巡狩。非古聖帝明王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博浪柏谷之禍。不可監哉。事幾著明。非特臣等數人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也。然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順也。蓋以陛下

聖代典則

卷十五

三

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為矣。又以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為苦言。以救而聽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除革年間事為故事也。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棄而漫遊哉。夫以陛下雄才大畧。前古無比。誅鋤兇邪。私受莫牽。苟有輔弼。為陛下責難陳善。以擴充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為者。矧於安宗社計治亂者哉。昔唐鄭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惜殺身殉國。況臣等俱

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遇者哉。伏願憐督臣等愚衷。降悔過之詔。絕遊幸之念。日親經筵。修明治政。建立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則陛下真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汙漫之遊哉。於是各部及行人司皆懷疏集闕下。吏部尚書陸完沮之曰。無歸惡於上。眾退。是日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員外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陸倬等。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俱連疏入。又有醫士徐鰲。獨疏以醫諫。上遂大怒。乃壬子不果出。癸丑。黃輦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鰲。下錦衣獄。舒芬。張衍慶。陸倬。姜龍。孫鳳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甲寅。輦等六人。亦跪午門外。

聖代典則

卷十五

三

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略等三人。大理寺周叙等十人。行人司余廷璿等七人。各連疏入。明日俱下獄。亦械繫。跪五日。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擲瓦礫。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至請命禮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忝劾屬吏妄言者。上怒。遂不可解。戊午。水溢南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根。齊折。如斬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驗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挾兩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廷。洒土掩血耳。殞命獄中。是日繫舒芬等一百七人。捷午門前各三十。疏首調外任。餘奪俸半。

年四月己卯繫黃輩等六人於午門前各撻五十。徐整邊戍輩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略周叙余廷瓚俱撻五十。降三級調外任。餘十七人俱撻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於撻者員外陸震主事何遵劉枝林公輔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刑部照磨劉珏凡十二人也。後至嘉靖初禮部主事佺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群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校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房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

明代典則

卷十五

三十九

楊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馭極。褒卹忠諍。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寢。

以王鴻儒爲南京戶部尚書。○福建福州軍亂。

時左右中三衛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二十餘人。因月餉久缺。吶喊擁入左布政伍符衙內。要將符殺。時符已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繼道。用繩背綁。驅逼軍前行。走擇日殺。次祭旗。進貴等偕稱大總兵等名號。餘各分爲隊伍。鎖閉城門。斷絕來往。鄉官居民之富者。盡行打劫。逼要鎮守尚太監銀二萬兩。三司等官請致仕尚書林瀚都御史林廷玉等前去賊營撫諭。不聽。復糾集林銘等盟誓。刻期攻打。延平等

處進貴等以鎮守府前窄隘。移兵開元寺屯駐。有軍人姚壽鍾通等。率衆起義。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惶懼進貴。繼以葉元保躲入九仙觀藏匿。被軍人張齡等。用鎗搜。截廟屋頂板。跌下。就同姚壽鍾縛餘黨星散。

五月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戒飭寧王宸濠。

先是宸濠見武宗巡遊東宮久虛。今典寶萬銳益賂諸奸佞。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燒香爲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既而寧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宜劉良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今承奉劉吉持金錢徧道諸權奸佞。幾殺順等。於是逆

明代典則

卷十五

三十九

謀益急。妃妻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群盜。凌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奄畢真鎮守浙江。紆起事爲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洞蠻。是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劉吉萬銳日夜與宸濠謀。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晏駕。大位未定。乘變卽起。萬一事成矣。乃遣奸黠入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來旬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宸濠旦夕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備。托禦他寇爲名。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建安義鄉者盜賊淵藪。割近地開新縣饒撫二府罷兵備燧曰。緩急易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

相倚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橫峯青山諸寨。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燧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於外府。宸濠亦知燧意。遲回不敢發。燧見逆謀急。又結中朝諸權倖。恐變起內外。不可測。屢疏密言宸濠必反。盡為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即達上。又為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壁謝燧不得已乞休。又不允。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出沒鄱陽湖。行劫燧與按察使許逵議先召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燧欲捕此三賊。剪羽翼出不意。自江外掩捕三

之謀復護衛也。太監張銳亦受其賄。楊廷和為乘間票旨。今知寧王有反謀。且知上入張忠言。銳乃與楊廷和言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上知濠差人留京師。今太監蕭霖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今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上言。近奉勅旨王人無事不許延留京師。臣有親陛下微意矣。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謀不軌。官校交通。積有年矣。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勅錦衣衛凡濠黨與。逮繫至京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太監畢真等。首保濠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削。布政鄭岳副使胡並寧。皆守正蒙害。宜急起用。庶人知順逆。禍變可弭矣。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勅切責鎮巡。不宜保舉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復交章。廷和恐禍及。將密計差官勸諭寧王。上護衛自贖。時兵部尚書王瓊在部未散。駙馬崔元。今家人王秀趨問曰。適間錦衣衛宣召駙馬。明早赴闕何事也。瓊曰。不知。及散衛過廷和宅。入問曰。適間宣召崔駙馬何事。廷和佯驚曰。果何事乎。瓊笑曰。先生欺我耶。廷和恠恠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駙馬往諭事得息。今遣崔公亦此意。此且草其護衛。幸勿泄。瓊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旦瓊至左順門。崔元入內見勅。若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

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還護衛等語。瓊曰：「此大事，宜宣諭文武群臣而後遣，況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深恨，不能違，乃留崔元等不行。翌日，宣文武百官諭遣官意，然後行。

加王瓊少保兼太子太師。六月丙子，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次之。

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爲必擒治寧王。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即飛報王。崔駙馬等差時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華者已到南昌，見王值王生日宴，鎮巡三司報曰：「崔駙馬等官兼程來矣。」不知何事。王大驚，昔日擒荆王時，差太監蕭敬駙馬蔡震都

聊代典則

卷十五

圭

御史戴珊過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此來爲擒我也。既罷宴，密召劉養正夜議所處。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伏府中，待旦。即夜遣人急召士實入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各官入謝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燧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亡二日，民亡二王，宸濠遂縛燧，許副使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副使曰：「汝何言？」

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罵，賊搥折燧左臂，併許達殺惠民門外。時烈日中，忽陰晦，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遂執鎮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叅政陳果、劉棻、叅議許效廉、黃宏、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並械鎖于獄，爲置官屬以劉吉、徐欽、萬銳等爲太監，李士實爲太師，劉養正爲國師，王春爲尚書，凌十一等爲都指揮，急走人令畢真反。杭州爲應已而主事馬思聰、叅議黃宏皆憤，悒不食而死。叅政王綸、季敦、僉事潘鵬、師夔、布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俱聽役使其所親婁伯等，則四出收兵。

聊代典則

卷十五

圭

宸濠兵攻陷南康、九江，知府陳霖、汪穎及兵備副使曹雷俱棄城走。

宸濠令賊閔廿四、吳十三等帥黨五萬餘人奪官民船萬餘艘，順流攻南康、南康知府陳霖遁走，城遂破。進攻九江，九江知府汪穎及兵備副使曹雷亦遁走。九江人開城門納賊兵，宸濠令師夔守之。

睿聖獻皇帝崩。秋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却之。

初，宸濠在南昌，未出議，偕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謂武宗以苕、滅、鄧、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

內襍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為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官於宣府稱為家裡贖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既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為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為也乃留宜春王拱櫛典寶萬銳等守南昌偽勅劉吉提督軍務參政王綸參贊軍機分諸賊為五哨一百四十隊宸濠自以妃媵世子登舟欲直取南京經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

聖代典則

卷五

三

駐師安慶戊戌攻城不克庚子復攻不克甲辰以天梯攻之又不克安慶守益堅以潘鵬安慶人令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楊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張文錦即誅鵬家賊勢遂怯

逮太監蕭敬吏部尚書陸完錦衣衛都指揮朱寧下錦衣衛獄尋釋敬

言官合詞論蕭敬奏用盧明陸完錢寧臧賢與宸濠交通皆逮下獄惟蕭敬罰銀貳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

提督南贛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賊及宸濠戰于鄱陽湖擒之

初王守仁欲賀寧王生日自南贛舟行道經豐城豐城

知縣顧泌以宸濠反狀奔告守仁守仁倉卒避過遂棄所乘座船以小舸欲還南贛觀變行至吉安時知府伍文定募兵討賊已集又遣人走約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各率兵來會未至有致仕都御史王懋中迎沮守仁母回南贛即留吉安倡義舉事守仁遂率知府伍文定徐璉戴德孺邢珣通判談儲胡堯元童琦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大會于樟樹鎮及奏留復命御史謝源伍希儒紀驗軍功宸濠攻安慶不克士實等勸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蕪黃趨京師宸濠猶豫未決時進賢知縣劉源清已斬

聖代典則

卷五

三

賊黨數百餘于知縣馬津亦方率兵擒賊江西人心原非附宸濠者守仁惟宜分兵截賊歸路而以大眾徑趨安慶迎敵以牽制其北上勢必成擒緣諸兵皆利南昌城中財物欲攻南昌守仁亦以攻南昌易即可邀功克復遂進兵南昌南昌人競擒賊黨開門迎候諸兵佯為攻城破之守仁入城擄宜春王拱櫛典寶萬銳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諸兵乘亂大肆屠戮焚燬搜劫民間金帛殆盡宸濠府庫珍玩宝物爭取無餘伍文定聞城中兵亂遂促哨兵先赴追濠邢珣從之守仁亦統入城諸兵急出鄱陽湖宸濠聞南昌報即欲歸援乃移沅子港分兵二萬先趨南昌與我兵遇

于黃家渡伍文定邢珣等夾擊之賊大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鬚為炮火所燎乃鼓諸兵殊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文定諸軍乘風火入寧軍賊大敗知縣王冕率兵直前逐執宸濠而婁妃遽投水死宸濠世子大哥及李士實劉養正劉吉王綸等皆就擒以解守仁初宸濠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坐檻車哭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恨何及○方宸濠反息至京諸大臣驚懼以為濠事十成八九兵部尚書王瓊先為王守仁奏請提督軍務務茲欲見功遂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

八月帝討宸濠輔臣梁儲蔣冕邊將江彬許泰扈行

上初聞宸濠反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太監張忠等亦欲因此邀功上喜親征南遊遂下詔曰宸濠天性兇淫自作不靖誣陷郡王淫亂宗女打劫無罪平

人不下千數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賜陷良善毒害忠貞包藏禍心妄竊大位聚集群盜招納亡命私造戰船擅置軍器造謀作孽積有歲年流言日聞朕未遽信前年本府內臣逃京告變近日在京科道交章舉發朕猶念在親誼曲為保全特遣親臣齎書戒諭宸濠自知罪在不赦使者未及半途先已肆行反逆殺害巡撫囚禁守臣分遣賊徒四散流劫占據官府縱放獄囚攻圍城池燒毀郡縣搜劫印信搶奪運船南京各處守臣連日飛章奏報具有實跡反狀甚明爰下大廷會官集議會謂宸濠悖逆天道得罪祖宗古今大惡朕不敢赦祇告天地宗廟草其封爵削其屬籍親統六師正名討罪詔未下我兵已擒宸濠上已出師駐蹕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

九月帝至南京命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帥師江西勦捕宸濠餘黨

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脇從今為窮迫所激好黨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

為群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太濂付之張忠朱泰朱暉等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在南昌剿捕宸濂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北軍曉夜呼守仁名謾罵或衝導殺戮守仁一不為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冬至將近務哭奠如禮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勿令受守仁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觀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

昭代典則

卷五

五

犯之會又至又新經濂亂家家上墳哭亡酹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忠泰自居所長較射教場中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忠泰乃強守仁守仁不得已勉應之忠泰含笑守仁連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同聲喝彩遠近嘖嘖忠泰大不樂而罷且曰我軍皆附于彼奈何遂班師泰即許泰暉即劉暉皆係邊將賜姓朱命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陞吉安知府伍文定為江西按察使贛州知府邢珣為右叅政○冬十月帝在南京○禁民養豕及宰殺時以俗呼豕為猪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故禁約人民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逮

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居民所養猪口盡行減價賤售小猪埋棄一時駭異

十一月帝在南京○十二月帝在南京○以鄧璋為南京戶部尚書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為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

昭代典則

卷五

四

督府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回奏彬計遂不行

彗星見○二月命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取張治等三百五十八人上南巡未廷試○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帝在南京

楊廷和毛紀疏請回鑾謂大祀之禮行於正旦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祈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為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

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

夏四月帝在南京。○五月帝在南京。江西大水。○六月帝在南京。○秋七月帝在南京。○八月帝在南京。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諸等乃起。

鄭代典剛

卷五

四

閏八月帝至鎮江。幸楊一清宅。○又幸靳貴宅。

九月群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冬十月帝班師還。○調兵部尚書王瓊為吏部尚書。○禮部主事鄭善夫。上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奏為歲差事。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

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士。鮮克能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一十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歲年。至元授時曆。以為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

鄭代典剛

卷五

四

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為朧朧。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

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肺腑。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筭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為筭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筭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筭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

聖代典則

卷十五

聖

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十二月帝至通州。宸濠及其逆黨拱樛等並伏誅。○起胡世寧為湖廣按察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辛巳十六年春正月。帝還京。○起賈宏以少保。戶部尚書仍置文淵閣。○以石琚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羅欽順為吏部左侍郎。○二月浚白茅河。○三月上

不豫。

上寢疾豹房。行人張岳上疏曰。臣謹按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君臣一體。義理當然。亦所以鎮定危疑。預備非常。其所關

係甚為不小也。近日聖躬偶感風疾。暫見朝參數日。陛下聖氣完厚。宣節得宜。偶爾感冒。豈足過慮。如臣所言。則以為自古臣子愛君體國之誠。及國家防微杜漸之道。自當如此耳。今自免朝之後。群臣不聞遲候。玉色嘗奉宗膳。止於闕門備禮一疏。恭問起居。揆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愚深所未安也。伏望陛下仰思宗社重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大臣一員。府部院寺大臣各一員。經筵科道官各一員。朝夕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至聖躬平復視朝。仍以逐日開過揭帖。具本奏聞。陛下起

聖代典則

卷十五

聖

居之詳。既得漸聞于外。人情自無疑慮。且由中及外。關節脉絡。通透明白。了無瑕疵。亦可以備意外不測之變。臣深思人情禮法。參酌古今事勢。必如此然後可安。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與大臣相接。獨與內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迂和平之福者哉。伏惟陛下不以臣言為妄。特賜施行。則宗社幸甚。

○寅帝崩於豹房

上無嗣。慈壽皇太后定議迎取今上。入繼大統。為武宗皇帝遺詔曰。朕以菲薄。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矣。圖治惟勤。化理未洽。深惟有孤。先帝付托。今忽遭疾。彌留殆弗能興。夫人生常理。古今所不免。惟在繼統得人。宗

社生民有賴吾雖棄世亦復奚憾焉。皇孝宗敬皇帝
親弟興獻王長子厚。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年甫立
已遵奉祖訓。兄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
后與內外文武群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
皇帝位。內外文武群臣其心輔理。凡一應事務。率依
祖宗舊制。用副予志。

丁卯遣司禮監太監曹霖。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
詔諭金符。趨安陸迎世宗皇帝。○江彬伏誅。

武宗崩。皇太后秘未發喪。既定議。嗣統遂以武宗命召
江彬入。彬偶不在。武宗左右不知。武宗崩。并其子入。併
執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

昭代典則

卷五

四

歸鎮下彬錦衣獄論罪。磔于市。詔籍沒彬及錢寧家產。
彬黃金七十兩。銀一百五十兩。銀二千二百兩。銀
二百兩。金銀首飾五百一十兩。金銀湯鍋四百餘
餘物不可勝計。錢寧金七十兩。銀一千五百兩。銀
四百九十兩。共銀四千九百兩。碎金銀并首飾五千
二百兩。三箱珠二箱金。銀臺蓋四百二十兩。銀木七
扛。胡椒三千五百斤。石灰三千六百扛。餘物不可勝計。
陸完素用並發成。

時錢寧盧明臧賢並入獄中。陸完素用本與寧王交通。
以內閣楊廷和曲庇得充軍。又御史王鈞劾太監魏彬
與江彬姻親。近居肘腋。宜早捕治。廷和力庇之。謬以王
導大義。減親庇彬罪。仍令在司禮監管事如故。
夏四月癸未。世宗皇帝車駕發安陸。○癸卯。車駕至京城。
外行殿是日即位。

內閣楊廷和主議。欲以世宗為孝宗嗣。繼孝宗統。今儀
制郎中余才具儀。請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次日百
官于文華殿朝畢。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命即從行殿
受箋。由大明門入。是日中登極。遂詔天下以明年為
嘉靖元年。

詔褒錄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遠及論江
西討宸濠功。

燧等夙節。且於好倖。久未褒贈。至是。燧贈禮部尚書。諡
忠烈。叙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遠贈副都御史。加
贈禮部尚書。諡忠節。叙其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燧
遠俱立祠江西祀之。○時楊廷和自以擁立有功。竊柄

昭代典則

卷五

四

作威素與吏部尚書王瓊不相合。而王守仁復以提督
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者。皆王瓊為兵部之功也。廷和
大不悅。故守仁久不議賞。至是。上錄其功。封守仁新建
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守仁
連章辭免。以謂該部有調度之功。未蒙褒錄。臣不言。是
掩人之美矣。廷和竟寢不行。且以賜宴勞費為詞。嗾言
官論沮。守仁因不得至京。雖封爵賜號。而不與鐵券歲
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蔭一
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儒陸布政使德儒。歿于水。珣璉
卒。被斥紀功御史伍希儒謝源皆考察去。守仁不自安。
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終格不行。

逮回夷寫亦虎仙送法司問。○下吏部尚書王瓊于獄請
成起彭澤為兵部尚書。李昆為兵部侍郎。陳九疇為副都
御史巡撫甘肅。

陳九疇原論寫亦虎仙謀反坐死時寫亦虎仙與失拜
烟答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突入長安左門稱冤下
錦衣衛會同三法司訊脫寫亦虎仙次適武宗幸會同
館寫亦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得見上賜國姓隨上
南征至是詔錦衣衛拏送法司查照原擬開奏定奪廷
和又令科道官劾瓊遂票旨以瓊勾引奸夷欲令法司
因此中傷之法司以科道劾本原無勾引奸夷事且事
干夷情關係重大不敢從廷和怒法司乃以米兒馬黑
麻代舉劾

卷五十五

四七

麻火者馬黑木皆與寫亦虎仙罪同論死竟與瓊無干。
御史楊秉中與彭澤同鄉素厚見瓊係獄兼承廷和風
旨上言瓊害澤致罷免乞罪瓊起用澤廷和票旨取澤
赴京為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
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瓊謫戍邊寫亦虎仙次獄
中。

改石琚為吏部尚書尋兼學士仍掌詹事府事以喬宇為
吏部尚書。

時給事中史道劾楊廷和為漏網元惡彭澤附廷和奏
乞治史道罪吏部尚書喬宇以道巧詆廷和乞下吏治
遂下道錦衣衛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桂御史曹

嘉相繼論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扶同奏放南北科道

亦交章論劾彭澤阻塞言路時廷和迴避蔣冕毛紀票
旨調曹嘉外任知縣令喬宇外補于桂淮安知府有太
常卿楊一瑛者阿奉廷和時望所屬而史道首開誣詆
之源于桂導其流曹嘉揚其波懇留廷和以慰中外之
望蔣冕票旨令廷和速出視事廷和問給事中閻閱與
曹嘉史道相合仍令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篳劾史道
曹嘉閻閱危疑忠良變亂國是廷和票旨再謫史道陝
西金縣縣丞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閻閱已陞食事遠竄
雲南蒙自縣丞給事中孟奇御史吳鎰等十九人相繼
論劾史道等廷和皆票旨責之時稱史道閻閱曹嘉為
卑代舉劾

卷五十五

四八

館中三傑楊廷和蔣冕毛紀為閣中三黨云
上大行皇帝謚號

尊謚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廟號武宗

內閣梁儲致仕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袁宗臯為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尋卒○丙午遣司禮
監太監秦文等捧箋奉迎母興獻王妃于藩邸○戊申命
禮部會議興獻王主祀稱號

禮部尚書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取文獻通考檢漢定
陶王宋漢王事授之曰是足為據時會試中式舉人張
璉即詣禮部侍郎王瓊具論皇上實入繼大統非為人

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瓚然之廷和遂令言官指摘瓚失調南禮部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五月癸丑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立楚孝王孫爲定陶王奉其王祀共王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皇上入繼大統宜別立興獻王後以主祀事。宣令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襲封奉祀又稱號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繼仁宗時知諫院司馬光議曰秦漢以來有自剪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爲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以爲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頤論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

聖代典則

卷五

聖九

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今皇上既入嗣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告興獻王上箋興獻王妃俱自稱姪皇帝名崇仁王爲興獻王後宜改稱興獻王爲考興獻王妃爲母益王稱叔父益王妃叔母議上上曰父母可移之乎此事體重大其再議丙寅禮部尚書毛澄等又議興獻王繼嗣以崇仁王襲封皇上稱興獻王曰皇叔父大王自名尊崇至矣因錄宋程頤議以上上復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丙子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上言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

生父瞽瞍也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六月甲申毛澄等仍上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皇上恩德無比傳所謂有父道焉者特以兄弟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孝廟而上福相曾高以次加稱興獻王雖於皇上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諸孝廟者稱之因錄魏明帝詔以上留中不出

賜進士楊惟聰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既賜進士第楊廷和主選庶吉士遂以濮議試題希旨者多入選忤者斥爲奸邪自是無敢異議者

召前戶部尚書韓文以老疾辭遣行人齎璽書存問之○詔陞章懋爲南京禮部尚書仍致仕令有司以時存問○

聖代典則

卷五

五十

起何瑋爲山西提學副使以居憂不起任○詔追贈取用正德十四年諫官

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遊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謫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陞用之

詔革冒濫軍功官職

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齎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

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難以枚舉於是中官弟姪如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先封伯爵與加陞都督都指揮者數十人俱查出追奪誥券削爲編民其餘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凡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盡行革退積年宿舊爲之一清

七月庚戌觀政進士張聰上大禮疏

疏曰孝子之王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皇上順天應人躬登大宝乃卽勅議追尊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空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與興獻王妃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五十五

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漢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今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爲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于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爲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願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爲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東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于宮中是明爲人後者也故

師丹司馬光之論施于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

孝宗十有七年比于崩殂而廷臣尊祖訓奉遺詔迎取

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

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孝宗

興獻王兄也興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興獻王長子也

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高皇帝

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

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其公

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

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

後兄之義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五十五

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况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皇上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歿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爲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爲

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樂論乎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夫人必各本于父母而無二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虛已宏大疇咨衆言倘以朝議爲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爲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初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卷三

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于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于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于不忠又豈敢昧于自獻以誤君于不孝惟聖明體察疏奏上覽之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論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何得虧朕楊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遂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甲子召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至文華殿賜手勅勅曰卿等所言皆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康壽皇太后廷和退

而上言皇上聖孝本於天性臣等雖愚夫豈不知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於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王濬等又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復奏興獻王尊號未蒙聖裁小大之臣皆疑陛下垂首張璁之說耳陛下以興獻王長子不得已入承大統難拘長子不得爲人後之說璁乃謂統嗣不同豈得謂會通之宜乎又欲別廟興獻王于京師此大不可昔魯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非正也如廟興獻王于京師在今日則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魯僖隣閔之失乞將張璁黜罰奏入俱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卷四

命禮部議八月丙午尚書毛澄等仍議給事中朱鳴陽御史王濬等皆欲皇上早從原議蓋有見于人情天理之公斷不容以私意有所改移而爲初政累也又議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璁建議之偏若與仇者豈得已哉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群疑宜將張璁戒諭不聽

八月癸酉聖母至通州

上以聖母將至命禮部具儀初議由東安門入再議由大明門左門入上斷由大明中門入謁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璁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

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上又命備
為儀奉迎聖母禮部奏請用王妃鳳轎儀仗上命錦衣
衛治母后駕儀奉迎於西聖母至通州聞朝議以上為
慈壽皇太后子曰安得以我子為人之子乎及從駕內
諸臣迎見聖母曰爾輩今已極寵榮何與獻王尊號猶
未定也時聖母將入謁見奉先等殿先是上欲命所司
製皇太后服奉迎既而思之曰朕聖母未正尊號恐未
可遽服見祖宗也又熟思之曰朕既奉天命即天子位
朕母何不得具皇太后之服乎遂製造如禮往奉迎焉
丙子復命內閣詳議大禮稱號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五十五

上諭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曰朕受祖宗鴻業為天下
君長父與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微稱
朕於固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為朕
申其孝情廷和等上言聖諭令臣等委曲折中以申孝
情切念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四方觀聽議之不可不詳
處之不可不審必上順天理下合人心祖宗列聖之心
安則皇上之心始安矣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議皇上念
興獻王嗣緒無人微稱未定特勅內閣元臣委曲折中
臣等一得之愚盡于前議揆量事體使宜于今而不戾
乎古協乎情而無悖于義容勿之地有謀猷焉腹心之
臣有忠愛焉非臣等有司敢專也時上以聖母不入涕
泣啟慈壽皇太后避位躬奉聖母歸藩群臣惶怖尚無

敢言朝議之非張璁復著大禮或問於十月己卯齋至
左順門楊廷和知之令修撰楊惟聰偕庶吉士十餘人
沮之曰是必欲與內閣爭耶臣璁曰內閣誰為爭者焉
有為禮使君上母子不得相接者乎遂上疏曰臣叨逢
聖明議當代典禮為萬世法程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
宋濮王故事以致皇上恩紀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夫
帝王中天地而立為三綱五常之主而廢大倫豈小故
哉臣不得已乃據禮書別異同明是非上塵聖覽然非
臣一人之見凡有識者所共知也間有一二臺諫不能
開陳又從附會交章擊臣目為諂諛詆為希進由是有
識之士雖有章奏已具皆鉗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
世公議阻于上聞祇見臣說孤立似一人之私也夫禮
以非禮為非而非禮亦以禮為非此臣所以不能自己
於言也唐陸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臣愚雖未
之學也其不敢負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實臨之也伏惟
皇上聰明仁孝理無不燭必將從眾議乎則眾未見其
可將違眾議乎而謙抑之心未必肯遽違者也臣切謂
非天子不議禮願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
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決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
定矣誠又慮夫皇上大孝之心鬱鬱不明於天下後世
臣之罪也謹錄與或人問答之詞以聞或問今之典禮
議者必以我皇上宜考孝宗而以興獻王為叔父謂之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五十六

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爲言者何也。臣答曰。此聰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也。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此聰甚不得已者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共王之子。爲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爲嗣。則哀帝英宗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爲人後者也。故當時師丹司馬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近矣。今孝宗皇帝既嘗以祖宗大業授之武宗。但知武宗爲之子也。武宗嗣位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武宗無嗣。孝宗未嘗無嗣也。且孝宗賓天之日。我皇上猶未之誕生也。是孝宗固未嘗以後托也。武宗賓天之日。我皇上在潛邸也。是武宗未嘗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五七

托爲誰後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者矣。今者必欲我皇上爲孝宗之嗣。承孝宗之統。則就爲武宗之嗣。孰承武宗之統乎。竊原孝宗既以大業授之武宗矣。其心豈肯舍已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統乎。武宗既以大業受之孝宗矣。其心豈肯舍已之父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議也。二宗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者也。知孝宗與武宗之心。則知興獻王與我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我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武宗之後。以承祖宗者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也。又嘗三復勸進之

箋矣。曰。以憲宗皇帝之孫。繼孝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由前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武宗也。是武帝雖無嗣而有統矣。由後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孝宗也。是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也。夫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謂之統。則倫序可以時定。謂之嗣。則天恩不可以強爲矣。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義。而必以爲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父子相承。厥有常序。曾有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此統所以與嗣有不同也。問者曰。議者謂武宗以大業授我皇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五八

上有父道焉。故皇上執喪盡禮。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又謂我皇上既兄武宗。自宜父孝宗。茲言何謂也。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爲也。方武宗賓天。群臣定議以迎我皇上。也遵祖訓也。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孝宗兄也。興獻王弟也。獻王在。則獻王天子矣。有獻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果若人言。則皇上於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於孝宗伯姪也。亦謂之父子也。於興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而可乎。問者曰。我皇上嗣興獻王。藩王也。今嗣大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下外物也。父子

大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況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孝宗於我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我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為父子，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孝宗不果於無後乎？臣答曰：孝宗有武宗為之子，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者不念無嗣之武宗，而重念有嗣之孝宗者，何歟？茲果孝宗之無後乎？抑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我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孝宗之統傳之武宗，武宗之統傳之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也哉？問者又曰：子必以我皇上不當考孝宗，豈以與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益王子崇仁王考與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為也。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宗而又以崇仁王考與獻王是，強為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與獻王不得子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為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為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可乎？問者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五十九

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為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為兄弟，為伯叔姪者。也。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與獻王也，則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則我皇上將不可入繼大統矣。臣答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是謂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繼大統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固嘗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皇上為與獻王長子，遵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為繼統，非為繼嗣也。設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統，有不得為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令眾者也。子獨以為不足徵者何也？臣答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為此詔以防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為太子，厥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聰曰：有為之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六十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六十一

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爲興獻王別立廟于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乎臣答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以離其父者也今夫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廢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於正統者也問者又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以魯桓僖公之災且謂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群臣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爲興獻王立廟所以稱禍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興獻王主于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乎不其誤哉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臣答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祭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者也立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堯陵禹受舜禪而不尊舜然則興獻王追尊之禮立如之何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堯陵不知以堯爲父乎堯不尊舜不知以舜爲父乎以舜爲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六十二

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皇上之心而已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也今尊崇之禮未定單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與未授者固已有先後得失之心矣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誠也何獨至於我皇上而疑之而使君之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是愛君不如愛已也問者曰或以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臣答曰此膠崇仁王爲後之說者也以崇仁王嗣興獻王則不可奉迎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天子之母也爲天子之母襲王妃之號則朝廷之相臨宮闈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爲天子母爲臣妾竊恐我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矣問者曰以漢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以爲可法者何也臣答曰此不知正踵其非者也璽嘗按其故昭帝亡矣又立昌邑王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昭帝后而已固未嘗知其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不可乎當時有司奏固執爲人後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稱之曰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爲父而以史皇孫爲兄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嗣元帝末元帝有成帝爲之子有哀帝平帝爲之孫凡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篡立漢祚旣滅

而光武中興乃祖嗣元帝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亦固執爲八後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別爲南頓君立廟稱主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爲父而以南頓君爲叔也六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既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辯故其弊必至於此耳然則使二帝寡恩而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以俗儒之說悞之也是尚可爲法也哉問者又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荅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案判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荅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子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斬衰三年雖所坐所後皆稱父母然未嘗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漢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夫常人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日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母爲伯叔不復有愛敬之心如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況我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其說又焉

可用哉問者曰或以子之說嫌於迎合當聞於人而不當聞於上也如之何臣荅曰璵於人未嘗不聞也聞之以說爲邪故不必聞也昔司馬光嘗謂朝廷闕政但於人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閑談以爲無益也故聞上也苟嫌於迎合也則必匡救其惡然後爲忠而將順其美者皆不得爲忠矣問者曰子之言備矣人以爲邪說也奈何臣荅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也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也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吾夫子大聖人猶所不免璵小子何能敢避此不韙之名也邪問者曰子以至寡之力而欲抗在朝之議恐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如之何臣荅曰臣子之事君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盡其心而已使璵之言是雖不用猶是也使璵之言非雖用之猶非也夫事固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也今士大夫之達於禮義者固已渙然而釋其疑有不待於後世者矣問者曰犯衆議也子於利害也不計也夫臣荅曰璵不敢爲終身謀也夫禮小失則入于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璵懼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爲終身謀也上覽之留中

十月辛巳勅禮部奉慈壽懿旨以本生父母稱帝后○壬午聖母入見奉先殿奉慈殿○乙酉兵部主事霍福上大禮疏

疏曰謹按禮言會議大禮謂我皇上宜以孝宗爲父武

宗爲兄興獻爲叔別擇崇仁王爲興獻王後臣謂此議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謹按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爲所後者又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益無稱爲父母之說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若爲人後者宜謂所後者爲父母則經文宜直書曰所後父母豈不徑明易曉也乃惟曰所後者云爾已矣者之云何外之辭也於爲人後宜謂本生父母曰伯叔父母則經文宜直書曰爲人後者謂其父母曰伯叔父母其服報豈不徑明易曉也乃必曰其父母云爾已矣其之云何內之辭也漢儒不明其義謬爲邪說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以誤後世果如其言則漢宣帝嘗爲昭帝後矣然昭帝叔祖也宣帝姪孫也則孫將謂祖爲父可乎庶宣宗嘗爲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則叔反謂姪爲父可乎吳之諸樊餘祭四兄弟以國相授蓋迭相爲後矣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甚矣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背理也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者此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所得私也宋儒之告英宗乃曰仁宗於宗室衆多之間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其意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則英宗宜舍本生父母以仁宗爲父也臣以聖賢之

道觀焉昔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惟其以天下相授受爲恩德之厚遂舍已之父母謂他人爲父母是父母輕天下重也聖賢之心固如是乎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者此也孝宗賓天武宗嗣曆越十有六年于今矣孝宗在天之靈知有武宗之爲子也孝宗之心未嘗自謂無嗣也今之議者強欲皇上重爲孝宗之嗣何爲者哉議者謂皇上繼武宗之統以兄弟昭穆之同不得爲武宗之嗣猶宜爲孝宗之子也臣則曰陛下爲孝宗之子矣誰爲武宗之子乎孝宗且有兩嗣子矣武策無嗣子可乎孝宗有嗣神有於享矣武宗無嗣遂無所於享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視孝宗之無嗣獨忍視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矣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併越孝宗直繼憲祖乎皇上於孝宗也伯叔也猶子也於興獻也父子也天性也武宗無嗣無可奈何矣孝宗非無嗣者也今之議者乃欲皇上不考興獻而考孝宗是孝宗本有嗣矣復強繼其嗣武宗固已無嗣復絕其統興獻亦無嗣矣是於舉也於孝宗興獻王不亦大有所損乎昔者皇上之在藩邸固以興獻爲父矣今之蒞登大宝也復以孝宗爲父是一身兩父也天之生物也一本曾謂一人可以兩父也乎興獻賓

天知有皇上之爲子也。寧知今日皇上不得爲之子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者此也。臣下之爲此議也。豈其爲謀不臧。不忠於所職乎。非也。其爲此議也。其故有三。一曰前代故事之拘也。二曰不忘孝宗之德也。三曰避迎合之嫌也。夫爲後者爲之子之說。雖背理之甚。然由漢迄今。千有餘年。惑人深矣。哀帝誤此。不得父定。陶王英宗誤此。不得父濮。王曹魏倡此。以誤天下。程頤司馬光呂誨諸賢守此。以誤後世。今日臣子敢謂已之賢智。有過程頤者乎。有過司馬光諸賢者乎。與其獨出意見。以招物議也。孰與謹守故事之無罪乎。故曰前代之拘者此也。孝宗御極十有九年。深仁厚澤。在民深矣。窮

昭代典則

卷五

孝

谷小民言及孝宗。猶惻然興思。不能已也。況今大臣皆孝宗之所簡任。小臣亦荷孝宗之所甄陶。感今思昔。其忍忘乎。孝宗之嗣。武宗一人而止矣。武宗無嗣。孝宗一脉而止矣。慈壽皇后中宮皇后。乳形子影。將何以堪。若舉朝臣子皆曰。皇上宜以孝宗爲伯。與獻爲父。遂行尊封之典。國母之來中宮皇后。何禮相見。慈壽皇后接見國母。何禮相處。萬一少有過差。宮闈遂成嫌隙。將置兩宮於何地。當國大臣異日何顏見於九天之上。故爲大臣者。寧拂陛下之孝心。不敢背孝宗之遺德。寧誤陛下以非禮。不敢失兩宮之歡心。其設心若是而已矣。其忠於孝宗者如此。其忍不忠於陛下乎。故曰不敢背孝宗之遺德。

者此也。韓琦相業。宋世罕儔。歐陽文章。一代宗主。議及濮王典禮。舉世非之。甚至目爲迎合。指爲奸邪。加之鉞。韓歐之在當時。苟見不定。雖刃未及身。宜亦毛寒骨悚矣。今日臣子。誰敢倡父與獻王之說。以取獻諂迎合之罪。自置其身於不韙之地乎。夫避嫌之事。賢者不爲。奈何今之士。夫皆執守謙冲也。故曰避迎合之嫌者此也。然臣伏見陛下嘗考孝宗矣。又伏見慈壽懿旨。尊與獻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竊謂斯禮也。天地之大。經生人之大倫。不可以毫髮差忒者也。如或未嘗斟酌更之。乃所以爲善也。昔大舜已未善。無所係吝。舍已從人。人有善。不待勉強而取諸已。舜之爲相。固如此也。其

昭代典則

卷五

孝

爲天子亦如此也。陛下天縱聖德。固不吝改過矣。在朝大臣。尤不吝改過者也。然則如之何。乃得其當乎。臣竊謂孝宗之視皇上。姪也。皇上強稱之曰考。竊恐在天之靈。所不安也。與獻之視皇上。子也。皇上改稱之曰叔。竊恐在天之靈。亦所不安也。孝宗之嗣。未嘗絕也。強繼其嗣。竊恐在天之靈。尤所不安也。古者帝王之相繼也。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之稱也。夫惟繼其統也。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絕。武宗之統亦不絕矣。若惟繼其嗣也。則孝宗無乃有兩嗣。武宗遂終無嗣。亦遂無統乎。甚不可也。然則如之何。乃得其當乎。臣竊謂皇上於與獻得正父子之名。不絕天性之恩。於國母之迎得正

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慈壽皇后中宮皇后處之有其道
事之盡其誠無少間隙貽譏後世則於尊崇典禮錯綜
斟酌直運諸掌而已矣緣太禮所在臣未敢擅議惟陛
下博訪天下儒學之士俾各以所見各具疏進其言雖
非不罪言之雖是不賞杜迎合獻諂之嫌則臣子自不
相拘忌各盡其說陛下采納之廣自有大中之道矣
十一月起用大學士費宏至閣○給事中熊浹上大禮疏
疏曰皇上續承揆之倫序乃以弟繼兄非以子繼父也
比之宋英宗爲仁宗子者不侔矣夫禮者因人情者也
皇上貴爲天子聖父聖母乃以諸王禮處之於情安乎
且藩邸舊臣昔爲長史審理者今進爲大學士少卿矣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孝九

昔爲承奉儀衛司官者今進爲太監錦衣衛官矣顧聖
父聖母乃獨不得尊崇乎臣愚以爲必當稱帝后而與
獻別廟則大統之義所生之恩兼盡矣時費宏初至閣
以熊浹鄉人懼廷和疑已乃自誓附議廷和悅

十二月除進士張璠南京刑部主事○起致仕都御史林
俊爲刑部尚書

時廷和心不自安乃寓書於致仕都御史林俊與決之
俊遂上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情衷過厚大禮未
協過於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亦有不能已之情子
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若爲人後則服移所後
之父母所生降期焉不二斬也至于所得封贈盡隆所

後而不及所生竟忽然忘情哉制於禮也其所生之情
無過候問供億之勤與伯叔父母異爾故司馬光謂秦
漢而下自芻豢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后
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之主何忍襲爲之臣
等亦何忍陛下襲爲之愛子莫如父母聖母亦何忍致
陛下襲爲之間必有不知禮之臣逢迎其間曾不知廷
臣皆謂不可正禮也一二臣之謂可私情也人廷和
大喜

庚寅御批加興獻帝后尊號皇字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皇上御批於興獻帝興獻
后尊號上各加皇字仰惟聖孝固不能自己者然於此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七十

有禮焉雖君上有不得自專臣下敢輕變乎漢宣帝繼
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
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追尊
今日興獻帝后之加較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
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義臣
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正統
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混而
無別揆之天理則不合驗之人心則不安非所以重宗
廟正名分也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今皇帝婚禮
已命行其興獻帝宜加與皇號毋興獻皇太后朕不敢
辭已亥楊廷和蔣冕毛紀各上言興獻帝后稱號尊崇

至矣。今必欲加皇字，則本生之私恩既重，所後之大義莫伸。俱求罷上曰：卿等先朝舊臣，翊戴朕躬，所言典禮朕自裁處。禮部尚書毛澄侍郎賈詠汪俊郎中余才等奏曰：本生之親既尊為帝后，而又欲於帝后之上有加，則於正統之親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而布之天下也。內閣大臣盡忠竭誠直言規諫，乞降俞旨。上曰：還遵懿旨。諭及稱興獻皇帝興獻皇太后。

南京大理寺評事林希元應詔上言新政八要。

上登極詔天下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林希元因上奏曰：臣聞冬寒之極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大治。天下事壞於權奸之手，至正德十

昭代典則

卷五

七

五年極矣。陛下以親藩入承大統，一舉而更之，使十七年天翻地覆之世道一旦轉而為乾清坤寧之治。此湯武以後所未見，而年方出幼德已夙成，則湯武之所未有也。今中外臣民萬口一詞，謂陛下天生聖人，此非面諛。又謂陛下血氣方升，形神未固，不宜過勞，恐有所損。又謂聖躬宜加慎重，飲食起居皆不可苟，恐姦人有所不利，蓋其愛之也深，故其慮之也至。爾臣甫登仕路，幸際明時，愛君徒有心，致君愧無術。茲因進香來京，觀清光，讀明詔，不容自默。然陛下以言責諸人，固將取其有益身心天下也。臣有所見而不言，或言有所畏避，而不敢盡，非臣所以忠於陛下也。臣之言類多觸犯忌諱，然

臣但知忠於陛下，得與失非所計也。陛下亮臣之心而稍加採擇，臣雖退處衡茅亦無所恨。臣觀自古人君莫不下詔以求言，人臣亦莫不進言以忠君。然求言者每不能用，進言者多不見售。良由君以求諫為美名而不務其實，臣多過深以求君而不量其勢。如漢文帝天資近道，至於禮樂則謙讓未遑，漢武帝嘉唐虞樂而罔不免多欲之累，皆好名無實者賈誼董仲舒不量其勢而深求之，其不售也固宜。臣之才不及賈董，陛下之聖遠過二帝，臣所以敢越分而深求者，誠量陛下務實而非好名，必能用臣之言不若漢二帝之於賈董二生也。所有敷陳為君道急務者六曰：務正學以隆治道。曰：親正

昭代典則

卷五

七

人以資輔導。曰：用舊臣以輔新政。曰：清言路以定國是。曰：急交修以圖實效。曰：持久大以終盛美。為朝廷大政者二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曰：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條列于左。總名新政八要。所謂務正學以隆治道者，蓋天下之治本於道，道本於學。二帝三王之治本於學，故其治不可及。漢唐宋之治不本於學，故其治不古若。漢武帝表章六經，唐太宗游心翰墨，宋太祖手不釋卷，不可謂不學，但不可謂帝王之學精一執中之傳建中建極之旨。此二帝三王之學所以致時雍風動之本也。彼有是乎陛下萬幾之暇不離經籍中外皆知陛下留心於學，但未知所學者。二何韓三王之學何嘗遠於人哉。

只在日用所常行者爾求之六經子史以寓目於公私邪正得失興亡之鑑求之儒臣講論士民獻納以究極夫是非得失之歸求之平旦之氣以驗好惡與人相近之實求之一日二日之萬機以審度撫世酬物之宜求之中夜以思以計一日之間云爲得失之多寡所求不同其要歸於精之一之以求此中此極而已陛下又當優游以體之毋用神太勞懼其疲敝而難久也麗落以開之毋拘束太嚴懼其困苦而難堪也敬慎以奉之毋用意太易懼其粗疎而難入也擇之必有要選之必以序積之欲其久養之欲其深必使靜與天俱動與天游則帝王之道在我而吾之治可接武堯舜並駕商周同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七十三

視漢唐宋之粗治小康俱不足言矣然臣親後世人主莫不知學爲美事人臣亦莫不以學勸其君而自學有緝熙于光明以後未有學問見稱如成王者何哉一則天資不美一則立志不堅故心雖知好之而力不足以副之也陛下有冠古絕倫之資雖成王有所不及但未知聖志之堅否何如爾有陛下之天資而又堅其志由是勉勉循循而致堯舜禹湯也不難苟其志不堅臣恐優游歲月皓首無成徒負千古難得之英資真可惜也所謂親正人以資輔導者昔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

施令罔有不臧終之曰爾惟慎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蓋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善小人養之以惡則惡臣願陛下細觀冏命之篇凡在外大小之臣咸擇其忠良者置之左右在內侍御僕從之臣非循謹者更之素稱循謹者亦深察而預防之果有如臣所慮即便斥去必皆端謹循良之士朝夕與居則内外交脩薰陶涵養共致聖心於堯舜不難也所謂用舊臣以輔新政者臣惟有堯舜之君必得皇陶稷契之臣以輔之有其君而無其臣固不足以致盛治有其臣而不得所以用之亦不足以致盛治今大茲雖云其根未除宿弊雖革新絃未張陛下當此之際空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七十四

不遑寢食以求賢人遣使星馳四出聘諸元老仍令有司催促卽時上道務使衆賢畢集于朝共執天下之大機然後可以撥亂世而反之正顧陛下之於諸臣但遇缺則補豈不以此間有人彼來無處乎不知今日用人如醫用藥只求對病不拘常用苟有對病之藥則必去常用之藥而決意用之不決意用對病之藥而牽拘於常用其病終不可已昔我孝宗皇帝初年三聘尚書王恕于家虛吏部之缺以待之真可謂能用人也惟陛下下取法孝宗決意以用對病之藥隆之以異禮處之以重任使臯陶稷契之臣悉布有位則吾君子之勢屹然如山之重天下之大機在吾操持把握之中於以撥亂

而反之正。特易易爾。所謂清言路以定國是者。臣惟陛下卽位首開言路。謂給事中御史言路之官。朝廷闕失。軍民利病使之直言。文武官員貪暴奸邪使之彈劾。陛下又言無不聽。一朝諫臣發憤感激以効忠赤。此萬世一時也。而臣獨不能無議者。則以今之言官。既不能盡職。於前必不能盡職。於後欲陛下通行沙汰。使言路一清。庶可以裨今日維新之治。何者。今之給事中御史。卽前日之諫官也。今所彈劾錢寧江彬張銳張忠輩。卽前日之權姦也。方其播弄威福。勢不爲不橫。前後幾二十年。時不爲不久。天下幾爲敗壞。禍不爲不深。未見有揚一聲者。今始歷數其罪。搜猛虎於負嵎之秋。衆皆奇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五

七十五

搏縛虎於園圍之內。三尺童子皆知笑其無勇。今日之言。既不爲功。前日之不言。豈得無罪。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居位之人。不能言舉朝之人。不居其位。憤激而言之至。其得禍坐視而不救。亦何顏稱厥官居厥位哉。且王守仁親夷大難。厥功不細。張永張忠平寇掩而取之。又妄獲平民以邀功。于時紀功科道埋身藏古。不見其影。今甄別功過。以明公論。不遇今日。臣知功過終不甄別。公論終不明也。當言者不言。不當言者則言。鳴鶴不搏而搏鳳凰豺狼不問而問。犬豕毀譽任情。是非失真。無兄者至有盜嫂之誦。未娶者或被揭婦翁之惡。使清議化爲濁。

議言路轉爲寬門。抑又可恨。今者陛下廣開言路。臣謂此輩先宜自劾。前日之不職待旨。意慰諭再三。然後退與同官。議論斟酌。首發群姦。未盡之惡。次列利害。所當興革者。連名條具。以進。少答聖天子求言之美意。遂決求退。以其位讓能者。而不敢久妨賢路。以自責罰。如此猶可見其有是非羞惡之心。庶可解天下後世之議不務出此反欲乘時要譽。取功詔書一出。曉曉爭先。不顧前後。不量緩急。不問已行未行。各逞已見。紛紛重復。由前不言不爲忠。由後之言不爲勇。不明進退之義。不爲智。自陛下卽位以來。臣見諸人論列類多無關大體。又且自相矛盾。臧否人物。往往不得其實。洗垢索癰者有。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五

七十六

之以愛憎爲毀譽者。不無議論愈多。愈覺煩贅。他人見之。已厭觀。使人主將何折衷而取信乎。如以其所薦遺棄諸臣爲賢。則諸臣德業聞望。舉天下能言之不待彼也。臣思彼時言路之官。特立者以忠告去位。有識者知不可爲。亦先引去。今所存者皆苟且富貴之人也。陛下堯舜之君。將興至治。言路之官。宜得如虞廷納言者充之。今雖不追罪其前日不言。顧諸人才具誠不足以當陛下之用。今外議紛紛。咸謂聖天子御極。內自禁近外徹京堂。俱從一新。惟是言官未見清理。但未有爲陛下言者。今考察在邇。臣願陛下勅吏部都察院。將見在給事中御史。通行查考。凡在先朝不能盡職者。俱照內外。

官才力不及事例隨其輕重分爲等第量爲去留更求能者以充其位仍將臣黜以謝言官則言路清國是定可以弼聖聰而享治道矣所謂急交修以圖實効者臣惟天下之治常壞于名勝而實不足蓋天下無治之名則以天下爲未治汲汲於自修尚有望治之日惟名勝而實不足則玩愒歲月坐失事機天下卒無望治之日矣臣觀今日之事有似于名勝而實不足何者聖上中興一新化理嘗進君子矣而名望才德之士未盡布有位當退小人矣而奸雄欺負之徒未盡空其黨曰去宿弊而積年之弊未盡消曰行新政而維新之政未盡舉曰出內帑以充國儲而國計未盡充曰寬租稅以蘇民困而民力猶未裕此特其大者今將以爲亂也則不亂以爲治耶則未治然則今日亦徒有治之名而未有其實耳今中外臣民動色相賀咸謂太平之業在是而臣獨有憂者蓋恐曰治不治而亂或生其間也何者正邪相勝之機間不容髮天下之治不進則退而已故今日之事在上下交相儆戒以修職業交修之實在于勇往直前急緩者害之也在于果斷剛決狐疑者誤之也臣觀今日有似于急緩而欠勇往狐疑而欠果決故舉事遷延正猶割藤不斷天下有轉亂爲治之機而未見轉亂爲治之效此臣所以日夜憂危恐不足以致治而反生亂也惟陛下督率臣下交修職業凡所以進退人才

與詔旨所更革群臣建議舉行者猛勇果決期在必行毋入于讒言毋惑于浮論毋優游而不斷毋怠惰而因循務求目前可計之功而不徒爲紙上之空言則正邪治亂之機判天下之亂一轉而爲治矣所謂持久大以終盛美者昔唐太宗身致太平美矣貞觀之治漸不克終此立心之弗久也漢文帝始終恭儉賢矣然溺于黃老而不進于堯舜三代之道此立心之弗大也今陛下有更化善治之美或立心之弗久則前功盡棄人將惜之如唐太宗或立心之弗大則小康自足人將惜之如漢文帝聖心弗久臣雖未覩未免爲陛下憂之聖心弗大臣頗窺見一二請敢爲陛下勸之自古有志之君必以堯舜三代自期待決不作漢唐事業必以祖宗爲法決不行後世因循之政我太祖高皇帝酌百王而立法真可謂齊德堯舜匹休三王者也後世不無漸失其舊全賴中興之君整頓修復之今臣見明詔所更革者只是正德以後之事以前初未之及至于言者請革東廠諸事陛下又委之舊規謂之更化之初事須有漸可也若止于是則我太祖之法終無可復之日殆非陛下所以自期于遠大也且我太宗皇帝亦創業垂統之君豈有開亂政之端于後世臣恐左右懼失權者假此以欺陛下若果是舊規則祖宗之法固有萬世所當遵者亦有不可盡循者今于所當遵者有既失遂不肯復至于

不可盡循者乃欲守之而不變是豈善守祖宗之法者哉且當其設此之時未必知後世之爲害至是後世知其爲害則當速改之今一切委之舊規明知其爲害而不改是豈祖宗意哉大抵近時舊規之說多是誤人使人主不法三代者未必不緣此亦猶紹聖小人以紹述而誤哲宗不可盡聽也臣願陛下乾乾不息恒久此心勿以承平自肆勿以晚節或移又推而大之必爲堯舜必法祖宗勿盡泥舊規以妨大事凡自宣德正統以來隨時更置間有不利於國不便於民者俱照更革正德年間事例盡與除去以復我太祖之舊則陛下之治將與堯舜匹休與三代比隆今日之盛德美業爲能有以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七九

終之不至使人惜之如漢文帝唐太宗矣所謂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者臣惟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日親萬機自決章奏至我太宗文皇帝爲萬世慮始命儒臣入閣參預機務今司禮監得預機務非我祖宗之制也昔晉侯以趙衰守原謀之寺人勃鞞唐柳宗元深議其非漢元帝以弘恭石顯主中書其臣蕭望之亦論其失今以機務之重委之奄寺之官後世以爲何如臣聞其端乃起于學士楊士奇以憂去位謀欲奪情恐權歸同列以所掌絲綸簿寄司禮監一去遂不可復反自後人主不自決章奏則事由本監內閣僉書承命而已人主自決章奏雖與大臣謀議本監亦得預聞以絲綸簿在

其手故也夫內臣一預機務則天下事皆其掌握專權僭竊靡所不至由是王振曹吉祥劉瑾因之相繼謀逆縉紳被禍生靈荼毒京城流血宗社幾覆寧不可恨可怒可畏而可戒哉故宦者之禍起于典機務宦者典機務起于變亂舊章欲息其禍在息其機務欲息其機務在復祖宗之舊而已臣觀自古宦官禍人國者其始皆由人主輕變祖宗成法假之以權其後乃至自欲收之而不可得世亦未嘗不知之往往相尋于覆轍臣不知何說也漢亡於宦官唐可鑑矣而乃蹈其轍漢唐亡於宦官我朝可鑑矣至三履其危夫漢唐亡於宦官一失遂不可復悔我朝建於宦官則屢免屢犯而不悔是猶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八

人食鳥喙幸其毒鮮謂不殺人而玩食之也臣恐有時爲之悞耳今陛下誅斥宦官空其黨類我朝一百五十年宦官之氣始一沮一百五十年神人之憤始一伸但未知陛下曾有志息其機務否也若不息其機務則禍根猶存陛下雖能制之于今必不能制之于後譬猶穢草惡木雖剪其枝葉然深根在地當其時至能禦其發生乎惟陛下真知燭見猛勇果決拔去其根反絲綸于內閣息其機務以收其權則宦官之禍無自而發矣昔我孝宗皇帝晚年深悟累朝假借宦者之失嘗與大臣劉健等謀議欲盡革之厥志未諧遂有後日之禍天下至今惜之有今日之事機而不乘此以拔禍根臣恐後

日之禍復將如前又使後人追惜於今也所謂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者臣惟我朝疆理天下分土于郡縣衛所而統之以三司歲有巡按以臨之重地又兼設大臣以鎮之小大相維亦足以爲治矣後來始有內臣鎮守之事夫寺人之職官庭是司疆場守禦非其所務以疆場之重委之官庭執役之官豈我太祖太宗之法哉昔漢季以宦者封侯唐季以宦者監軍皆因事間見初非常設且爲後世所譏我朝以宦者鎮守則與文武官並置因襲爲常又漢唐所無者不知後世以爲何如且內臣出鎮豈真欲藩衛保障以忠于社稷哉不過欲魚肉吾民耳臣聞一人求鎮必重賂于朝廷之權幸然後得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五

八十一

東塗西抹至以萬計隨地豐約以爲多寡如廣東必須十五萬銀浙江則十萬臣福建亦不下八九萬此臣所知也就鎮之後金幣宝玩之類隨地產以供歲例者復無紀極至所以自飽其溪壑者又不知凡幾此何從得之皆剋剥諸民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縱鷹犬魚肉吾民伐邦本以自傷臣知陛下不忍爲也今雖使有司爲之約束彼未必便歛手以受約束雖禁其不得奏帶多人其禁終有時而弛與其慮爲害而禁之而卒不可禁孰若去之使不得爲害而不用吾慮哉臣伏讀詔書見自正德以來額外添設各處守備非我列聖之舊者悉皆取回臣敢因此以廣聖意請自宣德以來法外所

設各處鎮守非我祖宗之舊者皆可取回信如是則生民之患十去八九陛下邦本永固于磐石矣此亦我孝宗皇帝末年之志而未遂者陛下行之是亦繼志述事之大也臣於陛下不勝願望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五

八十二

昭代典則卷二十六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書林周曰校刊行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小房災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迫清寧宮後殿豈非興獻帝后加稱祖宗列聖神靈容有未安者於此可見矣給事中鄧繼曾主事高尚賢鄭佐亦言火之爲災陰極之變也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於名曰紊於禮曰逆廢禮甚矣陰極變災廢禮之應也 上乃姑從廷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乙

和等議稱孝宗皇考慈壽聖母本生父興獻帝母興獻后而皇字不復有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曰邇者廷議大禮臣聞大畧有二其一謂武宗崩 皇上以興獻王長子爲武宗弟繼體孝宗例漢安懿王事稱興獻王爲皇叔別爲興獻王立嗣此禮官議也舉朝是之臣愚未敢以爲是焉其一謂孝宗傳位於武宗皇上入繼武宗之統不當繼孝宗嗣與濮王事不同此張璁霍鼐議也舉朝非之臣愚未敢以爲非焉禮者天下之公共謹獻議曰昔堯以天下傳於舜舜繼堯統未聞不以瞽瞍爲父舜以天下傳於禹禹繼舜統未聞不以伯鯀爲父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祖宗之天下也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一

孝宗不能私也議者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袞衣臨御之日 皇上入繼當官車宴駕之後比之宋事似或未安故 皇上嗣續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統也非繼武宗之統繼祖宗之統也以 皇上承繼武宗仍爲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鼐之議未爲迂也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以帝稱此萬世大公案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治不法於堯舜非治也禮不法於堯舜豈禮乎夫天無二日尊無二帝 皇上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 皇上既承統孝武爲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興獻王此萬世不刊之義禮臣三四執奏未爲失也然禮本人情 皇上尊爲天子慈聖將臨設無尊稱於心不樂於情難已故追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臣知 皇上之心蓋有不能已也此於武王追王太王王季雖續承之緒未符而追尊之心實未遠也今踰年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頒無乃擬議之未定乎爲今日議慈壽之命已下宜定號曰皇考興獻帝別立廟于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是或一道也何者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悖其庶幾乎至于慈聖慈稱曰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字加之設曰如此則孝宗竟無後矣臣曰武宗神主已祔太廟 皇上承桃續祀萬萬斯秋安得謂無後乎此

臣管窺之愚竊爲今日獻也。○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草疏曰伏見近議陛下繼嗣孝宗尊稱與獻帝之禮一謂守禮經之言一謂循宋儒之說臣按禮經曰爲人後者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爲是議者臣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者也臣又按宋儒程頤輩曰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臣則謂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矣是實爲父子也今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也孝宗嘗有武宗矣仁宗未嘗有子也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矣今與獻帝別無子也爲是議者臣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者也蓋父子天性也不可改移名實相湏也豈容假借說者不過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以陛下爲子今夫推孝宗之心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矣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故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與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舉斯心而推

之治天下可運之掌矣二臣之疏俱中沮不果上然其稿已傳播矣

三月丁巳上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及皇太后邵氏冊寶詔天下

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仰惟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皇帝訓育皇兄武宗皇帝肅有顯聞皇嫂皇后表正宮闈母儀有年重念聖祖母貴妃事我憲祖澤隆佑啟本生父興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獻王妃莊敬儉勤誕育眇躬丕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

生父母曰興獻帝興國太后大禮旣舉洪恩誕敷壬申楊廷和蔣冕毛紀請封定策功臣伯爵蔭子錦衣指揮世襲

給事中張九叙等奏曰陛下入繼大統實屬倫序楊廷和蔣冕毛紀特以職事草遺詔實遵祖訓非敢擬之而後定也以爲元功進封伯爵恐非廷和等所敢當也費宏起廢贊佐朝政遇亦奇矣若蔭子錦衣銜指揮亦非宏所敢當也漢有定立順之功參建桓之策紀綱大壞唐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禍不可言臣等恐主威漸以不振也御史汪淵等奏曰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信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爲也楊廷和等何

與定策功邪。夫侯伯非開國之勳，不可遽封錦衣衛官。非汗馬之勞，不可輕授。今官爵可及於爛羊，祿爵反輕於敝袴乎？臣謹奏曰：律文官不許封公侯，祖宗時學士典文章，倘顧問而已，無有封伯與武廕者。徐有貞封武功伯，隨禡之乃明鑒也。陛下可令史臣書曰：學士封伯，自今日始乎。

日本諸道爭貢

時日本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道，僧瑞佐級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貽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

宴。又冷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讎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成宗設瑞佐皆釋還。○其後兵部侍郎掌都察院事張璁嘗論勘處倭寇罪狀曰：臣竊惟明王所以馭天在嚴夷夏之限，朝廷所以厲世必昭刑賞之公。若遠方小夷，敢決大防，稱兵中土，讎殺族類，爲守臣者輯和無策，禦變乖方，馴致將卒虧軀，疆場侵駭，乃蒙寬條，僅抵罰金，甚非所以昭示遠人，警勵臣下也。先任浙江按察司副使，今陞右布政使張芹，職專海道，兼理分巡地方之責，匪輕綿薄之才，莫克當二夷入港之時，已有交讎構難之語，既不能譯審以辨

其真偽，又不能輯柔以解其蒙端，無早見豫待之智。○臨機應變之圖，遂成厲階，莫遏亂畧，抄畧我民，庶燔毀我公署，戕殺夷伴瑞佐等，而莫之能抹，賊害將官劉錦等，而莫之能禦，雖調兵督捕，假稱平討之功，而喪師辱國，終莫追失機之罪。今廢祖宗之法，乃僅行薄罰，通銓曹之私，旋得遷崇秩，宴然爲一方之伯，將何以謝兩浙之民，布政司右叅政朱鳴陽承委盤驗夷貨，倉卒聞亂，調度莫支，既乏外攘之才，坐受中域之變，罪雖有聞，罰亦太輕。先任大學士費宏，叨執國柄，懷卵翼之私，遂出成夫二天之庇，先任戶科左給事中今陞太常寺少卿劉穆，叨任勸官，懷顧望，推避之嫌，竟莫伸夫三尺之法。

貽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

俱合有罪，伏望聖明俯賜乾斷，將張芹即行罷黜，以謝地方。朱鳴陽量加降調，劉穆量行罰治，以符公論。庶國典不至於蔑視邊警，可至于潛消矣。○安南黎譚走升華府，莫登庸矯立黎應尋弒應自立，聽立七年爲莫登庸所逼，出走海濱，居升華府爲國，莫登庸立譚幼弟應，而相之尋，又弒應自立，國分爲三。給事中夏言請罷市舶。○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宗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渡，尋以近京

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

五月禮部請以崇仁王襲封獻王主祀不報○秋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冬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楊廷和定爲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

十二月甲戌上壽安皇太后尊諡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七

癸未二年春三月賜進士姚涑等四百一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遣司禮監官諭內閣與獻帝后尊號加皇字

楊廷和蔣冕毛紀贊宏上言皇上謂所生父母必極尊稱恐未足爲孝而反爲聖德累矣前以慈壽皇太后懿旨稱帝后于正禮已過公論未安今復極尊崇與孝宗慈壽並非所以奉承正統也六月己酉復遣司禮監官至內閣諭帝后尊號上加皇字楊廷和蔣冕毛紀贊宏上言前蒙傳諭已具奏爲不正之禮恐爲聖德累今必欲行之是徇情也昔魏明帝勅戒公卿曰敢有邪佞導諛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臣等不能推

明正論導陛下爲堯舜之君是明帝罪人也丁巳上御平臺召楊廷和蔣冕毛紀贊宏授以手勅面諭欲加稱與獻帝爲興獻皇帝興國太后爲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臣等親承天語諄復無少疾遽之色曷勝感戴第奉迎皇上之初凡正統本生講諭已定聖心固已洞察豈復得不顧禮義徇情行之哉

十一月壬辰南京主事桂萼上大禮疏

萼上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皇上與爲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貳武宗之統奪興獻帝之宗識者莫不曰孝宗有武宗爲子矣可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八

復爲立後乎武宗完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霍輿上議論者指爲干進故達禮者不敢遽論其誤遂因循至今日爾然是失也綱常所關誠非細故切念皇上在興國太后之側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爲是豈一體之義乎臣願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于大內與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爲父子君臣者定至于朝議之議有不足辯者何也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

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 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受孝宗詔而爲之子乎果曾親許爲孝宗子乎則 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矣然則考典獻帝母與國太后者皆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爲 皇上必爲之惕然更改有無待于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 皇上偶未詳覽邪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其說并錄二臣之疏以聞疏奏 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便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尊稱合行典禮

內閣楊廷和致仕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九

甲申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樂護上疏曰臣等積筭今年正月五星以次聚營室但太陽臨近當隱伏不見今候其象果然夫數不爽而象暗聚則其暗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大禍惟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有德靡不受福無德靡不受禍聚房周祚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植覆傾然在德惟天寶聚于尾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

衰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簡易寡慾修德之大儉用自財養民之實伏乞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已約躬又能而實行之使人心悅而天意孚真所謂有德受慶矣臣職司占候竊惟禍福之祥莫大於此至於修德應天之實非臣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延訪文武羣臣博求修德安民之道而實行之以及內外左右莫不修省協贊承此大慶不使天眷別有所顧則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凡所以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似亦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 皇上亟與大臣圖之疏下禮部部言堯舜授受曰曆數在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皇上起自潛邸入承大統正德年間權姦用事冗濫靡費蠹耗無餘天下之財盡歸權室公私亦立國非其國 皇上起而救之生理未復重以水旱非常之灾流移轉徙餓殍相望朝廷累議賑恤而在官無可發之廩在民無可貸之儲相顧錯愕計無所出所謂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遺大投艱付託甚重亨屯拯溺求望甚切伏望仰稽乾象俯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遠羣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心自足以爲祈天永命之本其他齟齬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啟倖門傷治体至於足國裕民則今日之務莫急於此必先儉約必端好尚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稍在

得已卽賜停止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則生理庶可復而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待罪禮官星家之說素所未習不敢旁引曲証以責天聽至於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常常於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則歷聖言之若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伏乞垂情經典堯舜爲師執一中以臨照百官資四海以永綏天祿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欲修攘以銷盜賊夷狄之謀者候命移咨兵部上議仍乞勅令百官同加寅畏勉修職業凡事有開國體民生至計者並許直言以共成嘉靖之治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時又有華湘亦以光祿少卿管欽天監事上言自昔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一

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爲先乾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代謝爲歲虧盈互易爲月晝夜還轉爲日經緯錯列爲星辰步算周密爲曆數天子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則無以該洽生靈而世亂矣夫曆之來由黃帝訖秦末凡六改由漢高祖訖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訖隋末凡十三改由宋太祖訖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而訖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廣集衆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永久不變然歷代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

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於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卯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纏於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纏於析木之實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達數盈漸差天度距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一

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年逾遠而數逾盈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修改以求合于天哉夫不隨時修改求合于天則曆必差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算不合山東道御史朱節謬薦臣知曆學改官於茲恭惟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調元正曆以來未立之差法固有待于今日臣切念班固作漢志以明治曆不可不擇者三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臣於三者無一焉蚤夜憂遑罔知所措然於

治曆之法聞其繁矣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曰漢大初曆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曆以著策起。三曰元授時曆以晷影測就日體測之。毫忽微渺不可得而遁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顧豈誣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爲皆空言臆見也伏望令臣暫住朝叅督率曾奏改曆中官正周濂及於疇人子弟中掄選諸曉本業善於書算者及今於冬至之前親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侯計都之類視元辛巳所求委有所差備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三

錄上覽乞勅禮部延訪四方有能知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邵雍沉潜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令其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懿制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此也此其有恒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類皆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蜺之類其怪也夫日大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夜明陰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乎日食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也日輪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既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卽人間日用五

府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於世其流如泉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水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亦名填讀如鎮以鎮靜爲體讀如田以填塞爲用也木星八十二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四

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氏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鈞鈴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于主所箕承帚掃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相照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天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

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外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昂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昂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皆行軍之藏府。并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畫。楚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祠祀事。柳主草木。又為天廚。主饗燕事。星為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綉。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五

閏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循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字也。故謂之月字。李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字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為十一也。

禮部上尊稱典禮議詔衆論再議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則皇上為親弟。武宗為親兄。自宜考孝宗。毋昭聖。前後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二三人與桂萼。議同。其兩京尚書。詹宇。楊應等。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

餘人。皆如本部疏。夫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儒程頤之議。而桂萼之徒。肆言無稽。情罪可惡。議上上曰。還衆論。再議。二月丙申。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議。皇上入繼大統。考孝宗。毋昭聖。蓋純得乎天理之正。深即乎人心之安者也。今興獻帝后。已極尊稱。而聖孝無窮。復令臣等再參衆論。請於興獻帝。帝字上。與國太后。太字上。更加一字。以全尊稱。議上留中。

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上大禮疏

綰上疏曰。陛下有仁孝之心。而臣下不能因之。擴充有親賢之德。而臣下不能因之。將順何也。切惟陛下遵祖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六

訓。入踐帝位。宜繼武宗。考興獻帝。別立廟大內。庶大統正。而私恩盡也。議者乃牽合宋濮王不同之事。強陛下考孝宗。而滅武宗。兄弟相傳之統。絕興獻帝父子罔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其道。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斁乎。

名席書桂萼張璁霍韜來京

桂萼復疏曰。帝王傳統體天地之心。盡君師之道。以開萬世太平。非若一家一人之私者也。故統為重。嗣為輕。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不聞以陶唐氏失天子之祀。享為已憂也。舜以不得禹單陶為已憂。不聞以有虞氏失天子之祀。享為已憂也。夏后氏傳之太康。則立弟仲康。至不降。則立弟扁。扁之子復立。不降之子孔甲。商七傳。三

立弟至立太戊而殷道興太戊以下立弟河亶甲而殷道又興再傳至祖辛數世五立弟至盤庚而殷道又興盤庚以下再立弟至小乙生武丁而殷道又復大興周七傳乃無嗣立王叔父辟方以繼統而周德復興夷王以下衰矣又十數世匡王無嗣立弟喻而周復不墜夫唐虞三代豈皆無子行可以爲繼後哉重繼統之得人而不重已之得嗣爲天下謀而不以一人之私干之此仲尼之徒所以深鄙夫與爲人後者也後世爲人君者不計天下之安危爲人臣者不知事君之大節女后姦臣利於立昏故秦舍長子而立二世西漢舍長兄弟而立孺子東漢舍長兄弟而立質帝凡若此類其間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七

豈無賢而長者可立哉以繼祀私情爲重而不知國無長君將宗社淪喪其何利之有我太祖高皇帝深懲其失獨取法於二帝三王以兄終弟及之文定爲祖訓故皇上以興獻帝長子繼祖宗之統事法三代義合唐虞無容議矣昔先王立極以祭祀敬敬皇上卽位以來天地則祀之於郊矣祖宗則享之於廟矣獨能遺其父乎故夫考興獻帝繼統武宗此天理人心推之爲堯舜人倫之至者執政乃以爲不可行也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大臣之謂也今之與議諸臣夫不可知乎願賜裁斷庶建中立極以答天下仰望之心矣張聰復疏曰皇上遵祖訓入繼大統固非執政之所能援

亦非執政之所能舍者也夫何禮官不考而強比與爲人後之例以皇上爲孝宗之嗣絕興獻帝父子一體之恩繼孝宗之統失武宗兄弟相傳之序遂致皇上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凡有識之士靡不痛恨者也臣初叨進士嘗再上議及著爲問答論辨其非但言者不顧禮義黨同伐異寧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見當時聖諭有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待徵稱朕於同極之恩何由得安於是執政窺測皇上之心有見於推尊之重似未見於父子之切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皇上之心日亦以不帝不皇爲歎與之爭焉既而帝興獻帝以爲皇上之心必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八

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覩皇上將來未盡之心耳遂敢以皇上稱孝宗爲皇考稱興獻帝爲本生父不顧皇上爲繼統之大而堅遂與爲人後之非父子之名既更推尊之義安在遽爾詔告天下自以而今而後決然不可改者乘皇上之不察而誤皇上以不孝亦既甚矣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今夫匹夫匹婦有不獲自盡者尚求以自伸皇上尊爲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乎又可容人之奪之乎臣嘗抱恨一人之見不足以明皇上之心竊謂天下知禮義者必議之也今桂萼及之言者遂指爲黨臣謂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者也人不能強臣臣不能強人者也

執政不能強 皇上皇上不能強於執政者也茲伏承聖諭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臣知 皇上以萬世之禮付之天下之公矣然久而未決容有心明而面阿理屈而詞執所謂辜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如此者非臣子也臣聞有言者曰 皇上已受昭聖皇太后懿旨爲之子矣今焉可背之 皇上已考孝宗詔天下矣今焉可改之但可於興獻帝之稱加一皇字耳此正臣所謂留此一字以滿皇上未盡之心者也切謂 皇上初奉武宗遺詔爲繼大統非奉皇太后懿旨爲之子也况 高皇帝垂訓固亦皇太后所宜必知者也何背之有皇上自藩邸爲興獻帝子服父服矣迎立之詔嗣皇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九

帝位繼武宗統矣此復其初何不可改之有故今興獻帝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推尊者人子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易也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 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臣竊恐天下知禮義者必將議之不已皇上聰明日開孝德日新必亦不能自己者也臣謂百皇帝之稱終不足以當父子之名百執事之口終不能以泯皇上之心者也易曰敦復吉迷復凶如其道萬世不可改也如其非道不終日而改可也况今日以君改臣以禮改非禮又何所忌憚而不決耶伏乞再詔中外必稱孝宗爲皇伯考興獻帝爲皇考武宗爲皇兄則

皇上父子伯姪兄弟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此天下之望萬世之望也疏奏上曰此言有關典禮俱命會議

三月丙寅諭禮部加上本生父母尊號及立室奉先殿側禮部尚書汪俊致仕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請曰臣等伏承建室之命益增惶惑嘗恨桂萼之徒扇其邪說欲改孝廟稱號陛下乃於聖母皇太后復加尊稱蓋已知其非矣又欲別廟興獻帝陛下但欲議擬建室亦復知其非矣願罷議上曰還會官明白議擬汪俊等復上議曰 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

爲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爲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襲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上曰朕奉太廟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朕情吏部尚書喬宇等復奏曰 皇上聖睿於宗法大小必洞然無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於奉先殿側以避大內之名也推此則專於大宗必降於小宗安陸祭祀無庸改議矣上曰朕祗奉宗祀罔敢違禮卿等還協公論議擬又湛若水等石瑤等給事中張紳等御史任洛等太常卿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俊求罷去上切責之曰你職司邦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遂罷之

丙子詔止席書張璠桂夢來京

張璠桂夢復同上疏曰禮官以皇上稱孝宗為皇考昭聖為聖母謂之所後父母稱與獻帝與國太后謂之本生父母按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則於本生父母降服為期同伯叔父母不得以帝后尊稱今既稱與獻帝與國太后是伸人子推尊至情實父母矣豈可妄加本生二字且本生字為別服制而言可加之尊稱上乎夫與獻帝與國太后既不可為本生父母則孝宗皇帝昭聖皇太后不得為所後父母明矣禮官明知禮非深懼罪及乃固掄皇上入繼大統之實而忍比與為人後之例觀其擬請與獻帝於帝字上與國太后於太字上更加昭代與則

卷二十六

三十一

一字益皇字耳臣等竊謂禮官初率廷臣爭一皇字何至今日可加豈非專留此字以滿皇上未盡之心者耶臣等逆知其然發其欺矣蒙召來京蓋欲令與禮官面質是非宜昭大義此真皇上公天下萬世之心也臣等聞命奔走至鳳陽伏觀勅諭已加稱與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與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是又不過巧飾孝宗之初謬耳其設心以為皇上但見有皇考皇帝母皇太后之稱必自喜慰殊不知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皇上豈能遽察其欺乎遂使皇上於此宗祀致詞既稱皇考獻皇帝又稱皇考孝宗皇帝是兩皇考矣曾有一人

兩考之禮乎孝宗皇帝有靈而信乎獻皇帝有靈而慰乎皇上兩考之而安乎臣等知仍加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必出禮官之陰術其欺皇上以不察也極矣

誤皇上以非禮也甚矣及奉聖諭朕本生父母尊號已有勅諭還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孝之情夫別立稱廟如奉慈殿之例不干正統所以明天下之分不廢尊親所以教天下之孝於禮合矣但云朕本生父母豈皇上亦自不察以本生二字為親之之辭斯不失為獻皇帝子邪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為外之之辭明

皇上為孝宗之子云耳皇上不亟去本生二字則獻皇帝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不知禮義者將妄引漢宣

昭代與則

卷二十六

三十一

帝光武非禮故事以為不當為獻皇帝立廟京師必此二字有以敬之也夫此二字實禮官欺皇上之陰術故不徒能使人附之而不改又能使皇上由之而不覺其欺矣又奉聖諭今大禮既定桂夢等不必取來臣等聞命中止切以大禮如此為定正臣等所謂徒爭一皇字禮官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者也益禮官與臣等來京面質其非故先為此術求遂其私而天下後世公議終不可泯臣等切惟皇上聰明日廣孝德日新本生所後之欺蔽必自察之在禮官今日固自以為得計臣等知其將無所逃罪者也謹按三代以上立君者以賢嫡長繼統為重並

無立嗣之說末世諸侯之大夫以下始有與爲人後者故仲尼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者曰僨軍之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此可見與爲人後者仲尼之徒所深鄙也今禮官不成皇上爲入繼大統之君而忍比皇上與爲人後之例蓋不過強附漢定陶王宋濮王不同之故事耳宋儒朱意有曰古禮之壞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中山王以爲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之及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夫仲尼大聖人也朱意大儒也禮官皆不考其說必求遂欺蔽之私此何心哉故今日典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三

禮必當改稱皇伯考孝宗敬皇帝皇伯母昭聖慈壽皇太后直稱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亟去本生二字如此勅諭禮部詔告天下則繼統之義始明爲人後之說不得亂乎其間而人心信從矣使不亟去本生二字則雖有皇考獻皇帝母皇太后之稱天下後世終以皇上爲孝宗之子爲人後之主實墮禮官欺蔽中矣願皇上面進禮官將臣等所言反覆指示則理窮而語必塞自無所用其欺逞其術矣疏奏留中
丁丑定安陸松林山陵名顯陵○戊子復召張璪桂萼來京以席書爲禮部尚書○辛卯內閣蔣冕請罷弗許
冕言皇上既受命於武宗則卽嗣武宗後以奉祀宗廟

當如春秋臣子一例之說而以父道事武宗以子道自處也今欲爲本生父立廟奉先殿則高調與獻帝生前未帝豈可沒而廟祀大內乎誠然則將置孝宗武宗於何地乎汪俊乞休遽允其去夢璵有言亟召其來其日天氣陡變陰晦風霾尤甚天心仁愛尤極倦倦益改稱皇伯考之說逆天悖理皇上可不思所以回天意哉愿罷免上白卿朕方倚任共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之

禮部侍郎吳一鵬等請停建室之議不允

吳一鵬等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乃儀禮經傳本文孔子述經所定太祖高皇帝著于孝慈錄大明律臣等正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四

欲遵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以悟聖心宜停建室之非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祀俟他日皇子衆多襲封興王世世奉享議上上曰朕承天命祗奉宗祀孝養聖母豈敢違逆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但本生聖考荒寢陵園遠在安陸設於卿等父子亦安乎今扶同朋執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欺朕冲歲甚失綱常擇奉先殿西室亟修飾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

下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于獄謫官○已酉上兩宮尊號

癸丑詔天下
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祗奉宗祀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聖

母昭聖慈壽聖太后擁扇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與
獻帝與國太后育之恩。因彈報稱尊號未極恒用獻
然恭奉冊寶加上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興獻帝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與國太后曰本
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尊隆於正統禮無盡夫至情
○壬申奉先殿西室成名觀德殿奉安恭穆獻皇帝神主
○張璵桂萼至京師

璵萼同上疏曰。臣等聞蘇軾曰。有一言而興邦者。不以
爲少。有三言而不輟者。不以爲多。竊謂今日此禮名
實秩然。宜無容一言者。然與朝議抗之三四載。辯之六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五

七疏。又不止三言而不輟者也。人之言曰。在朝之議
多。非真多也。附和之而多也。臣等之議。非真多也。不
敢言而寡也。皇上聖明。豈不察之。然詔令雖云再下。而
典禮益甚。重遊謹復條七事。其大畧不出前言。而提綱
或便聖覽。一曰。高皇帝獨取兄終弟及爲訓。蓋父子
相傳爲常。有不必訓。兄弟相傳不常。故爲之訓也。夫
獻皇帝實孝宗親弟。雖未嘗有天下。以傳皇上。而皇上
之有天下。實以獻皇帝之子也。高皇帝雖未嘗以天
下授皇上。皇上之有天下。實以高皇帝之訓也。擅擁
立功者。欺天甚矣。二曰。宋英宗初名宗實。爲濮王允讓
第十三子。時方四歲。仁宗取入中官。命曹后撫鞠之二

十八年。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爲皇子。蓋濮王親嘗命之
爲仁宗子也。仁宗親嘗命之爲之子也。今獻皇帝未嘗
命皇上爲孝宗子也。孝宗又未嘗命皇上爲之子也。况
獻皇帝止生皇上一人。爲嫡長子。又非若英宗之多兄
弟。可比而同之乎。三曰。宋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
祖廟號。太祖稱伯。張齊賢等上議云。天子絕期喪。安得
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仍議稱太
祖室曰皇伯考。此又云。唐玄宗朝。締結云布昭穆之坐
于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列于南廂。北向同列
穆位。又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爲高伯祖。冬。唐玄
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六

稱復何不可。秦可。今孝宗稱皇伯考。名斯正矣。四曰。本
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名曰重
於本生父母。服降爲期同於叔伯父母。名曰輕。今皇上
尊稱獻皇帝爲皇考。章聖皇太后爲聖母。是明爲父母
所當重矣。若仍係本生二字。則又同於叔父叔母所當
輕矣。五曰。孟軻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稱兩皇考。是
二本也。曾有兩考之禮乎。夫三尺之童。強以兩考之稱
必艱。然宋不從。敢加之萬乘之尊乎。今試坐孝宗皇帝於
此。又坐獻皇帝於此。皇上趨於其前。其何以稱諸。以是
諸諸宗祝。竊恐二帝在天之靈不享也。六曰。禮慈母如
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

命子曰。女以爲母。貴父之命也。由是推之。母子之稱。夫豈可苟乎。今昭聖有武宗爲之子。復以皇上爲子。章聖正生。皇上而不得爲之子。爲茲議者。果爲全兩宮之好乎。啟兩宮之嫌乎。誠母爲母。伯母爲伯母。以母事母。事伯母猶母。大孝無間言矣。七日。喪小記云。王者禘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陸氏謂若漢光武有天下。既立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臣推漢有司有議之者。正緣謬以光武當考元帝而不當考南頓君故耳。今之議者亦緣謬以皇上當考孝宗而不當考獻皇帝。故謂不應爲獻皇帝立廟。夫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七

匿非不亦異乎。疏奏留中。○時六科給事中張紳等。十三道御史鄭本公等。各奏等行取來京。黃綰張喙。劾黃宗明攘臂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席書陰爲間謀。而南京給事中彭汝寔等。御史田麟等。復各論劾。皆不聽。

六月丙午。以桂萼張璁爲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

吏部尚書喬宇奏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言官論劾。殆無虛日。顧乃俱承翰苑之命。愿亟罷黜。上曰。任用材賢。自古帝王之治。萼等執經論禮意。非干進。乃切責其忤違。宇求罷去。楊廷和子楊慎亦率同官張衍慶等。奏

言君子小人不並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也。萼等所言。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議論亦異。可復強顏詭隨。和光自媚乎。上罷其俸。御史段續陳相。各復論奏。上責其排陷忠賢。俱下獄外貶。戊午遣司禮監官傳諭。獻帝冊去本生二字。

內閣毛紀費宏石瑤上言。尊號九字。斷自聖心。非臣三人所敢輕議。蓋二字上干宗廟。內干宮闈。事體重大。伏望皇上審處。慎毋輕改。上御平臺。召毛紀等切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不能以忠事君。如何可以禮待。爾又曰。爾輩爲無君之臣。如何使朕爲無父之子。紀等惶怖而退。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八

七月大同五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

大同古雲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隄塞。是年七月。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議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爲大同藩籬。諸鎮平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卽成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爲令趣之。又所遣董役。來將賈鑑望風峻法。曰。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賢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七月二十二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虜連。招撫之入城。卽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賢諸卒焚大同麻門劫獄。

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遂發府庫兵仗皆甲而馳欲殺鎮守太監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遂脇鎮巡爲奏乞赦宥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爲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爲巡撫先是撫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劫掠天祐至乃令武忠桂勇集亂卒宣諭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亂卒劫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擒獲捶殺五十餘人乃答郭鑑柳忠諸首亂者釋之以安衆而人心悔悔訛言日至相傳有洗城之說無

汝輩勿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扇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庖子糾胡雄黃臣徐瓊兒等復倡亂殺復過脇諸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衆數人磔屍於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至葉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害衆詣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奈何若今能擒首惡吾爲若轉達兵猶庶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瓊兒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馮首詣瓊郭庖子暨諸首惡皆赴匿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瓊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瓊諸首惡既誅餘黨釜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瓊旋師瓊還御史蕭一中給事鄭一鵬等劾瓊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勅天祐等擒捕餘黨仍有脇從弗治復遣使諭慰代王還國天祐等省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劫軍器令首官衆稍寧郭庖子胡雄既潛入城度終不目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意且詰亂故衆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門戶索之得首惡郭庖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天祐厚賚多聞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

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

乙亥以更定與國太后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勅多官禮部侍郎朱希周。郎中余才等奏曰。皇上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加稱與獻帝為本生恭穆獻皇帝。與國太后為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尊崇之典。載籍所無。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則明詔為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後世祭告為煩。瀆不能感乎於天地。宗社朝更。久改彼重。此輕。甚非祗奉宗廟之禮也。況本生二字。初無貶詞。今若去之。則於昭聖皇太后之稱。混而無別矣。昭聖之心。萬一不安。皇上之心安乎。章聖皇太后之心安乎。於是

昭聖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一

何孟春同尚書奏金等侍郎賈詠與學士豐熙等。卿汪舉潘希曾等。祭酒趙永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余翺等。吏部郎中余寬等。戶部郎中黃待顯等。兵部郎中陶滋等。刑部郎中相世芳等。工部郎中趙儒等。大理寺正母德純等。行人司正高節等。皆言若去本生二字。則重所生而忘所繼。徒知私親為孝。而不知紹正統為大孝也。奏入俱留中。

戊寅何孟春等倡率百官赴左順門跪哭。

上朝罷。齋居于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於眾曰。昨諸疏留中。必稱孝宗為皇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赴文華門

跪哭。爭論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焉。此國朝故事。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必義。正在今日。王元正

張翀劉濟安。張漢卿張原王時柯。遂邀留諸朝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秦金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王王時中張潤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吳珙張璜陳霑張縉蘇民余璿張仲賢葛楷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賈詠豐熙張璧舒芬楊繼聰姚涑張衍慶許成名劉棟張朝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勛陸欽王相應良金皐林時王思凡二十人。謝黃毛王曹懷張嵩王瑄張振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

昭聖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二

裴紹宗韓楷黃臣胡訥凡十有六人。余翺葉奇鄭本公楊樞劉穎初杲杜民表楊瑞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續劉翀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瀛何鰲張曰韶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二十有九人。余寬党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勳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鵬洪伊凡十有二人。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馬朝卿申良鄭漳顧可久婁志德徐嵩張庠高圭安璽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鵬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九繆宗周丘其仁祖琚張希尹金中夫丁律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汪必東張聰張懷翁磐李文中

張彥張鐘豐坊件瑜丁汝襲滅應金凡十有二人陶滋
賀緒姚汝臯劉淑相萬潮劉漳楊儀王德明汪湊黃加
賓李春芳盧襄華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楨陳賞李
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張峨詹潮胡璉范祁陳
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戴欽張儉劉士奇祁勅趙
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
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趙儒葉寬張子
衷汪登劉璣江珊金廷瑞范總龐厚伍餘福張鳳來張
羽車純蔣珙鄭錙凡十有五人毋德純蔣同仁王瞞劉
道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
有一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者呼孝宗皇
帝者聲徹于內上命司禮監官諭之曰此禮朝廷自有
審處羣臣咸曰必得諭旨乃退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
爭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等曰羣臣伏闕公輩可坐
視乎紀與石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言宗廟之禮至大
且重而本生二字為要陛下奉承天命以臨九有所持
者人心耳若不令已從人何以為治上復遣司禮監官
諭之曰恭穆獻皇帝神主將至冊文祝文俱已撰矣爾
輩姑退羣臣仍伏不起及午上命司禮監官錄諸姓名
收繫諸為首者豐熙張紳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
德純凡八人于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
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繫馬理等凡一百三十

有四人于獄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
人姑令待罪○庚辰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初逮繫時
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并待罪者凡二百二十人上
責之曰何孟春輩擅入朝禁聚朋哭喊假以忠愛為由
實為私黨欺朕冲年任意妄為乃命拷訊豐熙等八人
編伍其餘四品以上姑於午門前宜諭罷休五品以下
各杖之○辛卯上命錦衣衛復繫楊慎王元正劉濟安
盤張漢卿張原王時柯七人責之曰楊慎輩倡率叫哭
欺慢君上震驚闕廷大肆惡逆乃命加杖之編伍削職
有差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上責之曰爾因辭奏
諫歸咎朕躬豈大臣忠愛之道

統言帝統必以長祖訓繼絕必以弟必以長一統序也
必以弟坊立後也陛下為弟而長以倫序則考孝宗是
故必降於所生斯為之後若與所後同猶弗後也當承
桃主聖之重則父子差輕也斯禮之至情百王之所同
也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已可繼
則今日之忠邪辨矣上罷之

八月土魯番蒲連見大舉入寇至甘肅巡撫都御史耿九
疇禦却之

土魯番因竊亦虎仙等皆叛遂聚兵三萬餘深入甘
州寇掠以殺降為詞攻破堡塔屠戮人民甚慘九疇率

兵力戰解甘州圖。又夜間道無行。抵肅州。內外夾擊。賊
皆兵殺火者。他丁。虜退去。關中守臣亦奏。河西危急。
乃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兵西討。獻民遲延
不進。及至蘭州。諸番已敗出。加峪關。獻民只用九哨。議
請遷發。夷使閉關絕貢。遂還。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賈誼為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九月壬戌。禮部尚書席
書等議上。孝宗皇帝尊稱。

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等上議。太祖傳統三孝宗。孝
宗為憲宗長子。傳武宗。無嗣。獻皇帝憲宗次子。孝宗親
弟也。今上以獻皇帝長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訓。受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五

武宗遺詔。入繼大統。禮官失考。議稱號。准宋濮安懿王
事。主祀准漢定陶王事。臣等竊惟三代之法。父死子繼。
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為嗣。初未嘗立皇上為嗣。與
漢宋事大不相同。古天子無大宗小宗。無所生所後。禮
經所載。為人後之說。乃大夫士之禮。非天子之禮。我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其萬世大法也。夫人無二本。孝宗
伯也。宜稱曰皇伯考。孝宗敬皇帝。昭聖伯母也。宜稱曰
皇伯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皇帝父也。宜稱曰皇
考恭穆獻皇帝。章聖母也。宜稱曰聖母。章聖皇太后。武
宗兄也。仍稱曰皇兄。武宗毅皇帝。如此。允合天理之正。
深即人心之安。大統大倫。兩有歸矣。奉獻皇帝主別為

稱室。不入太廟。專尊親。親兩不悖矣。議上。上曰。大禮屢
經會議。未有定論。今議合于天理。至情宜。從正稱。孝宗
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
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還遣官祭告天
地。宗廟社稷。詔諭天下。○丁卯。石琚上言。孝宗昭聖皆
陛下至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離間。臣實傷之。且幽
明一理事。亡如存。即今孟冬。時享。陛下登對如親見之。
寧不少動于中乎。宜如鄭岳徐文華議。上曰。大禮會議
已明。石琚職居輔導。輒引朋辭。議及宗廟。豈大臣體國
事君之道。乃罷鄭岳徐文華俸。○丙子。詔曰。人君為治。
必本於孝道。聖人論政。必先於正名。孝在於篤親。而名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六

貴循其實。自古及今。未有外是而能化成天下者也。朕
本憲宗純皇帝之孫。孝宗敬皇帝之姪。恭穆獻皇帝之
子。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遵聖祖兄終弟及之
訓。屬以倫序。當立遺詔。命朕嗣皇帝位。昭聖康惠慈壽
皇太后懿旨。遣官迎朕入繼。受天明命。位于臣民之上。
者。于茲三年矣。尊親大禮。屢命廷臣集議。輒引漢定陶
共王宋濮安懿王事。據至再至三。而其論未定。朕心靡
寧。蓋伯姪父子。天經地義。豈人所能為乎。況漢宋二帝。
嘗為立子。而朕則入奉宗祧。實與為人後者不同。今以
為繼嗣。實非我聖祖垂訓之意。豈徒禮官之失。而亦朕
冲年未能決擇之咎也。朕祗奉九廟。尊養二宮。正統大

義未嘗有間。惕然此心。夙夜不忘。惟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勞之恩。昊天罔極。雖已隆而名稱未正。因心之孝。每用歎然。已告于天地祖宗社稷。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揆之天序。人倫情既允稱。而禮亦無悖焉。猶慮天下臣民未能知悉。特茲詔諭。以申朕奉孝親之誠。

壬午工部尚書趙璫等請罷改遷顯陵之議。

璫等言。邇者百戶隨全等。各奏改遷顯陵。臣等竊謂顯陵爲先皇體魄所安焉。不可輕犯。一也。山川靈秀萃焉。不可輕泄。二也。國家根本在焉。不可輕動。三也。太祖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七

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爲法。不敢輕議。上命禮部會多官議。○癸未。禮部尚書席書等上議。山陵乃先帝體魄所藏。事体至重。我祖宗陵寢未嘗遷動。是以國家百六十年來。皇圖鞏固。帝德重光也。臣等伏聞顯陵勢如伏鳳。氣結盤龍。此實山川之形勝。帝王之幽宅也。今隨全等乃肆妄議。乞治其罪。上曰。山陵遠在安陸。朕瞻望哀切。命再議。○十月丙申。禮部尚書席書等再議。臣等感陛下哀切之言。仰聖人孝思之至。但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泄。人心如此。陛下不可不信從也。一時或誤。千載難追。臣等敢不盡言。上命罷議。

乙酉四年春三月。命修恭穆獻皇帝實錄。○土魯番牙木

蘭復據哈密。肅州又入沙州。○虜侵掠陝西諸寨。殺吏民。○起故少傳大學士楊一清爲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夏四月己亥。命禮部議立恭穆獻皇帝廟。上以觀德殿規制未備。孝心未懋。光祿寺署丞何淵遂奏曰。孝莫大於享親。禮莫大於宗廟。恭穆獻皇帝乃入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於太廟內立世室。以爲禰廟。崇祀獻皇帝。與祖宗同享太廟。則禰廟得所。而有光於正統矣。遂命議禮部尚書席書等奏曰。向之奉迎獻皇帝神主入祀大內者。以獻皇帝止生陛下。一人廟祭不可缺也。不敢以祔太廟者。以獻皇帝未爲天子。天統不可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八

于也。大禮既定。聖心甫寧。何淵議立世室。崇祀獻皇帝於太廟。臣等竊以爲非禮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以文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始建四廟。德祖居北。懿熙仁三祖。各以昭穆爲序。後改同堂異室。議桃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稱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祀於太廟。不知何說也。古王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我朝推所自出之帝止於德祖。何淵乃以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不知何說也。初議以孝廟爲禰。今祀獻皇帝于觀德殿。卽爲禰廟。何淵乃

曰禩廟得所而後正統有光又不知何說也上仍命會議張璠桂萼亦各上疏言何淵所奏非是上復曰待會議審處五月辛酉張璠桂萼復同上疏曰此禮初議咸以興獻帝宜稱皇叔父與獻大王大臣等輒敢曰非禮也既而尊稱興獻帝矣臣等猶曰不成禮也既復加稱獻皇帝本生皇考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請去本生二字別廟京師更詔天下矣於是凡有人心達禮義者始相慶曰此禮之大成也夫禮也者理也天下之中正也不及不可過亦不可也皇一作之君作之師建中以爲民極者也假使獻皇帝於禮當入太廟臣等當先言之何待何淵今日言之也今有未聞皇上審處之言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九

而但有再議之命宸衷淵微誠不可測豈臣等前日之言是今日之言非也前日之心忠今日之心不忠邪夫上下之情貴乎流通古今之禮貴乎參酌情通而後議當議當而後禮制行矣臣等愚昧徒知皇上孝心無窮猶未知皇上審處者復何在也若曰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援古之禮經據今之制度均爲有礙臣等萬歎不敢以此誤皇上也竊念典禮方成不可遽壞公論方定不可復搖此臣等所以義不容默也記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臣等豈敢悖理曲從誤皇上哉故前日之所以惓惓者惟恐皇上大孝之心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今日之所以惓惓者亦惟恐皇上大孝之心

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禮部尚書席書等復上議大禮已定人心甫安臣等非不知皇上孝心無窮奈何禮制有限上仍命將夏商周典禮博考會議於是大學士費宏等尚書廖紀等給事中楊言等御史葉忠等南京給事中黃仁山等御史王世爵等及黃綰黃宗明皆言何淵所奏非是張璠桂萼告席書曰觀德殿實規制未備宜聖心未憚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之道也丁丑禮部尚書席書等議曰立廟之議羣臣屢執以爲不可及奉聖訓仰知我皇上達孝之至也考之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饗小記曰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十

以天子諸侯今獻皇帝以天子之父追稱帝號宜別廟擬名觀德殿在禁內太常不得行禮百官不得陪祀果於禮制有乖今宜碑城之東皇世之內擇地以立禩廟所別者出入不與太廟同門位次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使敬心不分於所尊廟欲稍逕使樂聲不聞於列祖尊尊親親可兩全矣至於親盡之期則與孝廟一同議上上曰既別廟奉祀皇考凡歲時朕率百官孝享便會官詣太廟左右相地營立擬名七月甲申定恭穆獻皇帝廟名世廟十一月定世廟神路由廟街門入○以提督陝西軍務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楊一清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

丙戌五年春三月賜進士龔用卿等三百一人及弟出身有差○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邊務

憲盡出平涼羈留夷使往諭土魯番令悔過服罪歸我哈密

秋七月甲午命改建觀德殿於奉先殿東○九月己亥上奉章聖皇太后謁世廟

乙亥六年春正月勅修大禮全書○二月改觀德殿為崇先殿○大學士石琚致仕○禮部尚書席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

以禮部右侍郎翟鸞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十一

辦事○六月定世廟樂舞兼用文武○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鏌請討田州

岑猛既賂劉瑾得還田州為同知兵威復振每凌轢隣郡與泗城州互相仇殺及殘落龍州地方擾亂都御史

盛應期奏猛反請討之未報姚鏌代應期再請得旨遂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張佑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

進討歸順知府岑璋女嫁猛失愛素憾之乃與希儀通伴以姻故遣兵千人助猛長子邦彥守隘實為內應希

儀因得擊斬邦彥猛欲出奔璋使人招走歸順可達安南再圖興復猛卒無所之亦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

伴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帳地遂僻左右無一田州

人璋詭猛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諸將見希儀已破猛欲

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擒歸順璋遂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

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日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為變幸緩五月當搜至諸將許

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為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所願也乃為疏令猛出印印之璋

得知猛真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鴆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為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

奸計也遂飲鴆歿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問道馳詣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十二

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為邦彥敗歿次邦佐出後其族為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出亡邦彥側室子

曰芝方襁褓匿民間諸惡目常好陸綬馮爵岑約俱被擒斬惟盧蘇王綬未授首捷音上聞論功行賞無何蘇

綬復叛藩臬諸司素與鏌沮者因倡言猛未歿為歸順所欺又言猛糾安南入寇而靖江諸宗室復流言洶

洶焉

七月丁丑更定大禮全書為明倫大典○命王守仁總制兩廣軍務勘處田州賊情

提督都御史姚鏌等續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又御史石金奏前項地方盧蘇王綬結為歿

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先後撫臣舉錯失當。姚鎮等懷夷無策。輕信竊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覆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隣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乃命王守仁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督同姚鎮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及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而行。

八月內閣賈誼致仕。進楊一清華蓋殿大學士。以張璁掌都察院事。詔訊李福達獄。

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十五

時公卿臺諫郎署多得罪。謫戍削籍。福達竟脫死。

虜入寧夏塞。提督尚書王憲總兵杭雄禦却之。○九月巡撫兩廣都御史姚鎮致仕。命王守仁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十月以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張璁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仍兼掌都察院事。○名謝遷為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張璁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

凡革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張璁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請皇親莊田。

戊子七年春正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王

憲總督陝西軍務。○詔張璁等推問御史馬錄獄。

時桂萼以禮部侍郎掌刑部事。方獻夫以少詹事掌大理寺事。會問張寅事情。璁言臣等伏承皇上以御史馬錄所起冤獄付之推問。切念臣等法掌三司。無敢輕重。皇上明見萬里。自難伏逃。一應在係人犯俱蒙依擬發落。惟馬錄尚欲從重議擬者。蓋以誅之不可勝誅。故罪坐所由。是欲戮一人。使千萬人懼也。夫馬錄故欲陷張寅一家之歟。臣等復何敢救焉。馬錄一人之生。特以未決之張寅猶可以有當歟之馬錄。若擬以奸黨之條。則太重。擬以故入人死罪未決之條。則太輕。故在馬錄相應處以烟瘴地方永遠充軍。遇赦不行。是得刑之當也。

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十四

古者刑人屏之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臣等愚昧。以為必就馬錄歟地。罪止一身而已。永遠充軍。則其禍及子孫矣。如此則馬錄雖生無生。不歟猶歟。皇上用法惟刑之中。臣等奉法惟刑之當。則天下咸服矣。伏乞聖慈矜察。

夏四月內閣謝遷致仕。加張璁太子太保。辭遂加少保。解都察院事。○王守仁至南寧。約盧蘇王受來降。

六年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弁聽命。而守仁顧益驕。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

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乞命蘇受大誨志言督府誑我且倉猝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寐使人言蘇受毋信謾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祗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州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誦言思田構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戰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絕耗如破環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且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况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峪獠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為流難為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獨註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歿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為州治官其子邦相為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以盧蘇等為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派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衣使林富宜為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為總兵上皆嘉納之○蘇受倡亂抗敗王師雖八議不宥守仁受命專征總

制四省撲殺此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訖事何哉且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歿蘇受大愆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

進張璠少傳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張璠請宣諭內閣曰竊聞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功任用非人天下治亂興亡所關也伊傳周召後世無聞焉然豈無其人亦以所遇非其主耳唐楊綰清儉簡素代宗相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咸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駭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宋秦檜陰險深阻誣陷善類結納內侍伺上動靜高宗相之祖

父孫三世皆領史職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必猶及門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為之用卒致夷狄內橫禍延國祚二宗任相得失明驗如此臣嘗因修省已為皇上陳之矣夫賊檜之奸汚穢青史而楊綰之介人到于今稱之是尚不知所戒勉乎我太祖高皇帝懲丞相專權不復設立至太宗皇帝始設內閣初止以翰林講讀編修等官處之備顧問而已至宣宗廟用大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三人而專任之故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憂也夫內閣有聲者稱三楊而已後楊榮孫楊因坐事抄沒家資巨萬此非招權納賄何以至此况其他乎自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

貪污無耻習以為常甚至以兩房中書等官在內交通賄賂故每為請求恩澤以償其私是大可鄙也至於內閣例以日期為先後以官職為崇卑凡閣中一應事務不問國家利害不行虛心公議但以首者一人所主除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輒陰擠而斥之矣故皆終日伴食旅進旅退而已以此亦習為常甚至明知其心偏私誤國又從而稱道之以結歡心是又大可鄙也如近年楊廷和之妄議典禮一人主之蔣冕毛紀二人皆甘心附之雖挾制君父破壞綱常猶弗之顧況事之小於此者乎以兩閣我和同彼此行私無所諱忌如吏部行取某官必其主張某人然後行取且得即選科道引為私人又每主張某人陞某官吏部莫敢不從甚至陞官文憑亦為取討或分與私徒各處求索或就家轉賣為國求賢之心絕無也如戶部鹽引縱容賣買為某主張某客商戶部莫不從甚至令家人子弟合夥為之為國足邊之心絕無也如兵部將官某鎮某營主張用某人兵部莫敢不從甚者敗績債事者多行舉用負債剝下者遍來鑽求為國擇將之心絕無也如此情狀不一而足夫我身既真有百孔千瘡無怪人之千言萬語放復辨明也哉若一辨明則肺肝畢見而身不能一日立矣故近年以來內閣奸人鄙夫一有被人奏許者但得寬恩天容委為曖昧不究脫身而去幸矣由是以衣冠

盜賊之蓄為禽獸營養之資士論鄙之鄉評賤之皆所弗顧也然復有閒廢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畧不懲創前非來而復去猶且陰為後計於是內閣之地雖重而居內閣之人品甚輕夫所畏於人者恃以代言之官能播弄朝廷之威福耳非真有公平正大之心足以歷服天下之人也如是之人求其同心輔政以共成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孟軻氏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今聖明在上內閣政本之地可容奸人鄙夫為小人立赤幟以來天下之讒邪乎欲與共成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伏乞聖明嚴加宣諭繼今以後各宜洗心滌慮改行從善毋懷奸以欺君毋設險以害正毋詭隨以濟惡毋便已以縱讒凡閣中一應事務各以公平正大之心處之論公者然後擬旨間有執私壞法公論不同者不許阿從必請自上裁閣中所進揭帖論同者連名有不同者不許捏名妄奏至於兩房官不許勾引外官交通賄賂敗壞法度朱熹曰君臣之分權不可畧重纒重則無君楊廷和蔣冕毛紀三人覆轍為可鑒也若仍怙終不悛堯舜之世所不容也請即加誅斥如此庶政本之地清而讒邪自息矣然後能上輔君德下副民望不然臣誠不敢竊祿苟容以負我皇上之知遇也臣不勝勤拳惶悚之至

成瑨請平潞州

臣昨承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着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撫勦。即見聖謨之所在矣。如掣回兵馬。或待其自定。非愚慮所能及者。臣昨因同官臣一清具疏所見。既同已附名回奏矣。及退思省。益加悚懼。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民者也。孟子稱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我皇上上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朝廷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漸。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之有由。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九

求救於逆黨王承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已。而王師無功。乃遣中丞裴度請行營宣慰度還言。淮西必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一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李師道遣賊徒擊殺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安賊黨。憲宗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憲宗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已。而高霞寓戰敗。中外駭愕。宰相入見。爭勸罷兵。憲宗曰。勝負兵家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

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亦稍息矣。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馱耕者。憲宗亦病矣。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感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憲宗悅。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爲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爲。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俱請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十

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之有陳卿也。裴度爲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潞城爲西淮近地。不可容亂賊所據也。其謂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淮西爲高下。猶今日各處強橫之徒。或視潞城爲高下也。其謂朝廷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日朝廷出兵討賊。已有成命。不可中止也。彼謂師老財竭。欲請罷兵。猶今日之有欲爲罷兵之言。而今日廷臣則未聞爲此言者。栢耆以策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日用李克已之說也。唐則元惡就擒。栢耆藉天威以收餘黨。今日乃不仗兵力而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大憝。其不知事勢也甚矣。臣嘗謂李克已之策。縱使有濟。

亦非帝王萬全之道。蓋堂堂天朝，不興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爲鬼蜮，以制亂賊，豈爲謀之善哉？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未世。」匪徒攸聞，臣愚不知古也。第朝廷綱紀，不可不惜。國威不可不振。往者大同之變，朝廷姑息，竟莫之懲。至今強獷不逞者，動以藉口。今潞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撫，則小人之不逞者，又以藉口。國典不明，盜風滋長，臣實憂之。切惟今之潞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之全力，其破敗亦有可立而待者。倘蒙聖斷，駐兵征勦，平此一方，則威行於緣邊，風聞於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命於憲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何也？夫興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變而通之也。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惡已殲，其下人可以撫納。潞城中國之寇，魁首尚在，殺軍官三四十員，屠戮生靈無算，誠不可不誅。此其所以異也。夫裴度以獨見而成平淮西之謀，憲宗以獨斷而成平淮西之功。臣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區愚衷，所以爲國盡謀者，竊願効焉。伏惟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唐憲宗可比。夫豈斷有不足哉？必不然矣。韓愈爲淮西碑，詩曰：「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臣敬爲皇上頌焉。惟聖明俯賜裁察。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辛一

是年鄉試，命禮部會舉京官各省主考。先是，張璠題爲慎科目，以風勵人材事，奉欽依。開科前，數片各布政司呈禮部會舉京官，每處二員，具奏馳驛前去主考。監臨官不許干預內簾職事。六月，命都察院刊布議大禮勅于天下。朕以宗支眇末，恭膺天命，克紹丕圖，實惟我祖宗列聖積功累仁，延慶垂祉于我後之人。亦惟我皇考聖母之鞠育誨道，以底于成立。即位六日，輒下羣臣議尊崇之禮，不意內閣大學士楊廷和謬主宋之濮議，指示禮官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却乃唯唯順從，欲附朕於與爲人後之倫，謂宜考孝宗母昭聖而改稱朕本生父母。爲叔父母。朕思皇兄遺詔，乃尊我太祖兄終弟及之訓，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大義甚明。朕乃繼統，非繼嗣。承武宗之後，非承孝宗之後。若依前議，則悖我太祖遺訓，奪我父子大倫。民彝物則，泯滅盡矣。朕心不安。屢命羣臣集議，而廷和等力主定陶濮王不倫之典，妄稽曹魏偏安私已之言，鼓集朋類，一倡百和，期於必勝。旣而執禮之臣先後論列，本之聖經，稽之儀禮，闡明正道，辯別是非。於是父子尊尊，親親各得其當。凡有人心者，就不感悟而廷和等乃猶執迷不返。蔣冕、毛紀同爲輔臣，茫無救正，轉相附和，欲遂其非。都御史林俊自遼方起，用而來著論迎合。尚書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辛二

喬宇爲六卿之首不能持正抗議乃與九卿等官交章
妄執其後汪俊繼爲禮部尚書仍主邪議公言于朝吏
部郎中夏良勝恃銓曹之權協持庶官堅其邪志何孟
春以侍郎掌吏部事鼓舞朝臣伏闕喧嚷猖狂放肆縱
無忌憚欺朕冲年朕初見道未明雖有非彼之意然而
執持不定屢以罔極至情開諭輔臣使相體悉而廷和
等畧不加念逆天違詔怙終不悛朕年稍長及賴諸臣
正論於義理見之已真凡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綱常
倫理燦然大明于天下矣比者命官纂修明倫大典書
成進覽其間備述諸臣建議本末邪正具載奉天行罰
以垂戒後之人乃朕今日事也然猶不欲爲已甚之舉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十三

姑從輕以差定罪楊廷和爲罪之魁懷貪天之功制脇
君父定策國老以自居門生天子而視朕法當戮市特
大寬宥革了職着爲民次則毛澄病故削其生前官職
次則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革了職冠帶開
住林俊也革去生前職銜何孟春官雖佐貳而情犯特
重夏良勝雖係官屬而釀禍獨深都發原籍爲民其餘
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附名連倉入奏然有被
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有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者事
干人衆情類脇從間有四五黨助之者亦原於勢利所
奪俱從寬不究其間實有出輔臣之門受其指使號召
衆人以濟其惡者當時已正法典或編戍充軍或削職

爲民茲不再究嗚呼叙典秩禮聖賢之大道賞善罰惡
天子之大權若驟置而不問無以彰上天討罪之公必
如是而或可都察院便刊布天下使凡爲臣工者皆知
倫理之不可干名義之不可犯共襄人文之化以成熙
皞之治于無窮焉爾禮部仍大書一道揭於承天門之
外俾在位者咸自警省再照斯禮所議之失原咎皆在
朕弗聰弗明所致內自省究亦不敢自恕其凡被脇從
者旣已寬宥勿得自懷憂疑當思勉爾之職共圖治理
則所污者猶未及焉顧不美哉故諭

七月土魯番滿速兒乞通貢

是年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否且率帖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十四

木奇土巴攻肅州牙木蘭不肯滿速兒欲殺牙木蘭牙
木蘭俱棄殺麥數萬率老稚萬人帳房二千奔肅州乞
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之肅州是時王瓊代憲
至河西盡反彭澤所行事是秋天方暨撒馬兒罕及哈
密頭目各朝貢滿速兒亦乞通貢瓊爲奏上乞還羈使
及朝貢夷未報土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瓦剌侵肅州
游擊將軍彭濟兵備副總載禦之退去
忝上祖妣皇考聖母尊號寬恤天下

詔曰朕聞聖人之孝以尊親爲大人君爲治以孝敬爲
先匪昵情率意之所敢私實古聖帝明王之要道者也
朕以藩服仰荷天命奉我皇兄遺詔尊我聖祖兄終弟

及之文令朕入奉祖宗大統自卽位之始首命禮官
廷臣集議稱號等項奈何左右大臣謬主非禮之議
曹卿佐妄考不經之言謂父子可絕其親統後世爲人
後之說是以統嗣無分紀綱隳失人倫幾至不明考議
幾於聚訟當是其時朕徒存追報之誠見聞罔有所得
上賴皇天鑒佑齊我賢良大名大倫已各正其天序尊稱
尊號尚未合乎彝章是非奸黨所能爲實由朕冲昧無
知之所致也今追惟我皇祖妣孝惠皇太后夙事皇祖
勤儉齋莊其尊稱未盡我皇考恭穆獻皇帝玄德昭彰
寬仁純粹聖母章聖皇太后靜善淑淑哲克禪內治誕育
朕躬深恩罔極慕鞠勞訓誨之無可酬肆洪仁峻德亦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

曷以頌追報之忱既莫能伸揄揚之誠又未少罄茲復
參稽典制爰據輿情遣官祇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於今
年七月初十日恭奉冊寶追上皇祖妣尊號爲孝惠康
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太皇太后加上皇考尊諡爲恭
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十二日恭奉冊寶加上聖母
徽號爲章聖慈仁皇太后大禮告成應頒恩賚

總制兩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征八寨斷藤峽奏捷

時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徭賊上連八寨諸蠻下
通古陶白竹羅鳳仙臺花相風門拂子等峒各賊累年
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擄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近
竄灰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一百里內

皆已變爲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請兵誅剿
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
愈肆猖獗今思田二州招撫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
之際守仁因令求順保靖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
兵人等分道進剿及約盧蘇王受等兵相爲犄角凡生
擒斬獲三千五百名顆捷奏入京又處置八寨斷藤事宜
一改南丹衛城於八寨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一增築守
鳳化縣治於三里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一增築守
鎮城堡於五屯令戶兵二部議覆
冬十一月虜大掠寧夏塞○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乞回
籍就醫養病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

新建伯病謂翁萬達曰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
者新建伯初起用皆募之力募議禮致位卿輔欲立奇
功會安南有亂與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寓書授新建
伯若專爲思田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新建伯不答直
於奏尾稍及之募遂恚憾會新建伯卒竟中傷革世爵
及卹典云

己丑八年春土魯番乞歸哈密通貢

王瓊奏言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荅子米兒馬
黑木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官放歸羈留各番貢
使男婦凡千人安插沙州上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
人于白城山哈密都督紀吉字刺部夷在肅州東關亦

斤都督掌上達兒子鎖南東。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在甘州南山下。兵部議當是時。胡世寧爲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憊中國。霍韜上議曰。竊見近日兵部覆題。因番通貢事。尚有遺慮。臣謹陳其略。請自聖裁。謹按永樂年間。封哈密爲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察其順逆。而撫馭之。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略。未見底定。前次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曰。欲制西番。使獻還城池。須閉關絕貢。蓋謂西番仰命中國。惟通貢貿易也。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茶不得。發腫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七

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蠱爲毒。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喉咽。而制其死命也。惟彼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貢之議。奉有明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獻還哈密城池。獻還人口。卽許通貢。是我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譚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裔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彼未悔罪。遽許通貢。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也。可慮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或者

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道也。圖我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而邊患遂博矣。可慮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番。則曰不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二千。遠來款塞。彼乃不知也。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擁衆坐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慮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少矣。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八

衆叩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也。彼則詭曰。降也。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恐爲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爲變於內。卽甘肅危矣。可慮者四也。此臣所以爲西邊患也。或曰。今陝西饑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爲隣。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聖明在上。將蒞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祖宗。乃勸皇上輕棄祖宗疆場。可乎。或曰。然則漢棄珠

厓宜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失險則虜得險矣賊虜據險則中國大患遂無窮已宋人西失寧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殺天下也可不戒乎交趾自秦漢迄唐入中國爲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棄之乃陋儒當權上下宴安貨賂公行紀綱不振舉版圖十郡之地棄置不守蓋若考作室乃不肯堂者也楊士奇者太宗皇帝罪人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一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十九

年收復正德六年復失之而襲封忠順王者且降于土魯番矣今雖取還城池無人與守矣勞中國以事外夷恐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戎北狄並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番首併吞諸戎勢力日大我之邊患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不得已也昔者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人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乃立焉亦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金印和戢諸戎備我貢職力能自立即可因立之矣固不必求胡元之孽可也或曰弘治十年土魯

番酋要我封爵矣求主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之乃必求胡元遺孽而啟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爲一國則將遂霸西戎且連北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析爲兩國而控制之亦其可也今遣謀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場將與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心共力破滅土魯番即封爾爲忠順王授爾金印以王西戎又因牙木蘭之來降也諭之曰爾舊則土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翊也爾力能立於哈密乎即以封爾三年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十

之後爾能和戢哈密即授金印爲忠順王長爲中國衛則主哈密者雖非胡元之裔亦不失我中國封爵之體矣權以通變變以從時是古邊將之任也聞外之責也朝廷勿與知焉而假之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哈密豈得已也甘肅去年銀一錢易粟四升今銀一錢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凜凜何有於哈密臣則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累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

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公
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
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致八引之
獲也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
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復二
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徹業而歸墩臺
逐日頽壞堡伍逐日崩析游民逐日離散邊地逐日荒
蕪戎虜逐日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逐凋落邊方日遂
因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蕪虛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
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足邊糧其復 太宗鹽法乎或
曰輸粟支鹽則邊地日墾邊民日繁邊粟日多而鹽價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十一

日平輸銀支鹽則邊地日荒邊民日耗邊粟日少而鹽
價亦貴若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 太宗皇帝
之鹽法矣戶部何爲而不行乎臣曰輸粟於邊則利歸
邊民若輸銀於戶部則利歸戶部今戶部之徵鹽銀也
計銀一萬加耗千兩下自吏胥皂卒上而郎署卿佐俱
盤食餌利焉若行輸粟之例則戶部失耗銀之利矣是
故謹守弊法而不肯復 太宗之令典也此皆臣愚博
采衆謀復相辯詰過不自揣其爲狂瞽者如此伏惟
陛下勅問兵部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
哈密城池作何興復牙木蘭來降其誠其僞作何料理
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勅戶部甘肅邊糧累

年久乏若何而爲目下振救之策若何爲經久饒贍之
策詳盡上聞取裁聖斷臣愚且見中國莫安萬世永賴
區區裔夷之向背付之邊臣一叱咤而定矣不煩 聖
明轉側西顧之勤也下兵部議胡世寧言昔 太祖建
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 文皇昇之兀良哈 文
皇郡縣交趾而 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
况其初封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
三年卽故立其兄子未幾卽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
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所虜乃叛我卽戎及勞中國
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安寧
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亦不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十二

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耗我金幣疲我士馬窘我
財力內閣不聽竟從瓊言牙木蘭以世寧言本歸正人
非叛虜者唐悉怛謀事可鑒遂留不遣是時瓊言滿刺
兒歸我哈密奉約束朝貢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安
插諸衛夷落皆爲土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西塞
上北虜盤窟西海瓦剌結巢北山河西三面皆有寇盜
矣

三月賜進士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秋七月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桂萼
爲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八月張璁桂萼竝致仕
霍韜上國是疏曰張璁桂萼臣昔以議禮同進今官璁

萼既去臣豈宜獨留臣若貪戀隱忍不求罷黜則內餒氣索不能分別善惡以上報陛下臣既知善惡是非所在又復顧忌禍福不肯明論列則邪說橫行善類蒙辱又臣大不忠以上負陛下也仰惟陛下任用璉萼真如腹心惟一萼不善保全自作禍孽自取黜斥夫復何言陛下始以璉萼為忠則任之及其罪敗則黜之明照如日月剛斷如雷霆至公無私如天地君德君道萬世罕儔臣亦不容強為半辭以仰贊曲諂惟今日公是公非關係百世者則不敢不為陛下詳陳之蓋公議所在係國家元氣係天下治亂是故臣不得不別白言之使世之善類不為邪說所污染也嘉靖六年張

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三

璉入閣桂萼入吏部適有地震之異臣貽書規之曰自古地震或為勞民或為小人謀君子或為夷狄侵中國或為大臣專權皆不可不防也璉萼雖以臣言為是後亦事多專主臣復戒之曰勿多專權作福作威古今所戒爾雖自念赤心報國知無不為然權之所在眾之所嫉也積眾所嫉禍發必驟璉萼曰我惟知有朝廷不能顧身家矣惟爾怕禍不敢受官他日爾自保全可也臣答曰爾今任職知者則曰擔艱履危萬無保全之勢也不知者則曰遷機際會遂登貴顯之塗也奸險傍觀者則曰釀禍不得不密蓄毒不得不深靜坐以俟見其災敗之自及也置輶暫在散地有禍則甘與同敗輶之力

復能自爾心迹於萬世璉萼曰聖上如此信任我雖粉身甘心矣何暇顧禍福臣曰各行其志可也此璉萼與臣趨向不同者一也璉萼每攻訐楊一清過失臣復戒之曰爾二人雖忠然為眾所嫉楊一清雖有過然為眾所信留一清在上以係眾望可也璉萼曰楊一清哄璉薦張永璉初以永真可用遂聯名薦焉既薦矣永饋璉金千兩銀二千兩璉叱出之既而聞楊一清等皆受納矣張永死伊姪張容等皆授錦衣璉在試場不與聞也楊一清納賄為之力也此其奸賊所可惡也太監蕭敬死饋楊一清等銀二百兩紵絲二十表裏假曰求作墓志也實則先啖以利而後大有所求也所饋銀幣獨

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四

璉斥山不受未幾蕭敬家人求充校尉三十名璉盡削之一清乃語內臣曰張少傳不肯予無能為也嫁怨納賄尤所可惡也臣曰楊一清納內臣之賂猶可恕也惟受文官之賂禍及百姓猶可惡也去年薦其門生馮清出鎮宣大交通中鹽買窩賣窩軍士激變科道論劾奉旨行勘一清嗾御史成英奏止之以掩賊跡自是邊軍愈橫邊防愈壞矣此其納賄之罪小壞紀綱之罪大也知縣劉一中考察去官以書投一清曰昔年饋老先生銀二千兩求行取也今去官矣蓋求一清起用之也一清叩其使者曰爾員外知此書乎使者曰不知也一清喜曰勿語汝家員外我乃為爾乃作私弊俾一中賣鹽

取利償之員外者劉一正也前任吏部員外者也此亦納賄之罪小壞紀綱之罪大也中允廖道南進洪範疏聖上感其言有旨命翰林官輪日入直以備顧問楊一清恐翰林官在內語及政事或分其權或發其奸也改議翰林官三八日輪兩員講大學衍義仍以大學士一員領之一以箝講官之口二以壅蔽皇上聰明也昔宦者趙高謀專權寵告秦二世曰人主所以貴者惟使人聞其聲不見其面也二世遂居中禁不接羣臣趙高乃得專權于外楊一清之謀即趙高之術也此其專權之罪小誤主之罪大也一二年間災變屢降其在京師或黃霾蔽天則大臣蔽主之應也地震則大臣專權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

之應也其在四方或蝗飛蔽天則賊吏之應也或久旱不用則有司失職上澤不下究下情不上通之應也人妖物異星變山裂各以事應皆於分野占之楊一清者如有忠謀自宜條陳曰某州奏某災為某事之應某分野有某災為某地方所屬某事之應在京師則大臣宜自引罪在四方則行撫按嚴考有司行何虐政以召災變有罪則誅之有弊則革之有冤則雪之是則消弭災變以召太和之氣也乃隱默不言暗移過失歸之主上俾聖主日夕焦勞莫知為謀一清又復幸有災變暗嗾內臣以中傷同列此其不職之罪小誤國之罪大也楊一清奸賊罪狀難盡稱述惟臣素不忍攻訐之者蓋以

一清素有名譽足以牢籠海內又善與內官結納故內官與文官相安不生疑變亦一清之力也若璉等用事則誠弊不容攻擊太過致人人自危此皆璉等之短也是故璉等每詆詰楊一清臣每勸阻之此璉等與臣趨向不同者二也前月臣聞楊一清與張璉桂萼離隙已深臣乃登門和解又為書勸之謀將消其怨恨同心共贊聖明也不意一清璉等怨積已久黨植已分構謀已密勸不可解矣是致一清鼓噪言官攻擊璉等且濫及善類矣臣今未及備述情節惟略述璉等之過幸陛下下垂察焉璉等初議大禮天下之人無不攻之且欲殺之大臣宿望惟楊一清及故大學士王鏊與之同耳臣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十六

嘗謂楊一清素有時名得之在位足為臣等分怨若王鏊則宜表章其所著論以風天下璉等言不能用復力攻詰一清以自取敗其過一也璉等遇人素無禮其遇內臣又徑情直行無所款曲內臣有所干托不惟不能應其所求復峻色拒之故人人不堪楊一清因與構隙遂使腹心人哄內臣曰張璉桂萼與霍韜備大明會典查內臣原額他日額數既定則將盡革額外冗員也以致內臣人人自危曰必得楊師傳在位我輩乃得安也璉等若即奏聞陛下明示內臣曰今日奸賊之弊文官為甚欲安天下者須自懲治文官始豈有不先懲文官乃遽及內臣乎脩會典所以必查內臣員額者將以

見祖宗家法之善足法萬代。又使內臣各知職守勿惹外事以招物議。又使文官勿過攻內臣以激禍變耳。豈有裁革內臣之理也。若此言早聞于內臣則內臣必不危忌而有今日也。璵等始以無禮致怨復以疎謀取禍此其過二也。臣嘗語璵等曰人材可惜。凡先年廢黜之材固宜為朝廷收用之。今日未遇之材亦宜為朝廷收用之。璵等不從遂致賢材尚多淹棄如給事中陸釵行人司傅岳倫本美材也不早收用致楊一清以禍劫之以利誘之遂能使之變易曰黑以搥國是臣始未盡究釵倫之說惟就其害義之大者一二節言之。釵倫之言曰文選郎中周時望主事楊麒皆江西人也桂萼親黨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十七

也胡森王激浙江人也張璵親黨也然陸釵非南直隸人耶。非楊一清親黨耶。又陸釵與侍郎徐縉皆蘇州人也陸釵徐縉又皆王鏊門生也。今哀榮錄可考也。徐縉為南京考官陸釵中式第四律以鄉黨隣近則徐縉宜陸同門汲引之嫌律以師門筆硯之情則陸釵不宜入試昔陸釵自進其身則不以嫌疑迴避律人任官則以鄉里為諱何也。豈明於攻人暗於省己歟。去年議禮凡攻擊璵等者皆已得罪今附順璵等者又復得罪如是則百官安所適從也。將使朝臣皆操戈以向大臣然後為不附黨耶。又將使州郡有司皆抗違詔令內外上下互相抵牾然後為非承望風旨耶。甚矣釵倫之言足以

釀禍亂也要之皆非釵倫本心也特為楊一清劫誘遂顛倒至是耳。此璵等不能為國取材致之流落失守其過三也。楊一清使其心腹編脩金潞沿門恐喝科道曰聖上眷注楊老先生千年無伍爾輩有不附楊公攻張桂者決有後悔科道見陸釵王準先進本且得提問計出無奈亦不得不攻擊善類以自脫禍則今日善類蒙禍皆璵等得罪楊一清所致其過四也。臣所歷述璵等罪狀如此若楊一清不能存老臣體面因一怒之憤鼓搆朋奸以亂國是過亦不免惟臣先日不能箴諫璵等以弭禍變則臣罪亦重。臣謹謄錄臣向日與楊一清及璵等書稿二相上。責璵等則璵等激怒楊一清之故可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十八

見大略而臣不能先事調停致大臣攻擊誣及善類之罪亦不能辭矣。伏乞 聖恩將臣先黜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再勅吏部法司將各官被劾罪狀逐節研審有何實跡如真干碍典法即置之市曹為奸黨之戒若眾人被劾俱無實跡由言官被人哄誤所致亦明於辨理庶為善類之勸。此今日國是之大最宜先定者臣是故昧死陳之惟 聖明察焉。

九月張璵桂萼召還。大學士楊一清致仕。冬十月廣吉囊俺答掠榆林寧夏塞王瓊出兵禦之虜得利去十二月虜入大同塞掠井坪應朔。兵部尚書胡世寧致仕以李承勛為兵部尚書。

二十六卷終

昭代典則卷二十七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世宗肅皇帝

庚寅九年春正月詔議分祀天地典禮

時給事中夏言建言請分祀天地 上納之下廷議詹事霍韜議曰臣伏奉明詔命臣等議南郊典禮臣等愚昧豈能仰贊萬一謹考證古禮以塞明詔而已矣臣竊觀之凡諸臣工有勸 陛下法祖宗成憲者則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陛下亦既知之矣臣下無容贅一辭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矣凡糾劾姦臣者則據律而定其罪曰紊亂朝政又曰變亂成法 陛下亦既知之矣臣下無容贅一詞矣況斯禮也有輔臣贊謀有禮官職掌有言官創議如曰論罪自有任其責者百官亦惟將順德意而已矣無容贅一詞矣臣從百官之後豈敢異同於其間哉竊聞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慈孫見父祖遺物愴惻之心生焉是故有見遺衣而涕泣者矣有入故宮而徬徨追慕者矣有見父祖舊臣而惻然感以悲者矣是皆仁人孝子天秉稟彝不能自己之良心也百官祖考皆高皇帝之臣也百六十年長子育孫皆 太祖皇帝至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德也其敢忘乎故凡仰 太祖聖制戴之如天地欽之如神明亦其天衷秉彝不能自己也正德年間姦臣逆黨充斥宇宙懲以 太祖之法則肅然震悚然懼而縮首就刑何也 太祖皇帝天所命以開億萬載太平者也造萬邦之命于億萬斯年者也是故我 太祖皇帝心即天意也口即天言也臣民得罪于 太祖之法即得罪于天也敢勿懼乎今日臣工不敢輕議 太祖之法其亦天衷秉彝不能自己者也南北郊分祀之禮 太祖行之十年然後創合祀之制是時也 太祖已五十矣蓋在知命之年矣其仰體天道內察天心蓋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矣臣今不敢輕為片詞以議其得失非曰淺識不敢以窺聖謨實戴 太祖之德所以戴天也畏 太祖之法所以畏天也實臣愚陋懇悃不能自己之情也臣謹錄為考訂分欵彙進上塵聖覽伏惟 陛下憫臣愚誠赦臣罪戾將考過典禮發下禮官參酌施行臣不勝幸甚○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薦燎祀司中司命輿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臣謹按大宗伯之職首祀昊天上帝即祀日月星辰以及社稷山林川澤不祀地示何也或曰祀社即社地也或曰祀昊天上帝配以地示是故周頌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說未知孰是要之周禮出自

劉歆胡宏曰周禮王莽劉歆偽撰以誑後世故不足準也○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色臣謹按玉作六器禮天禮地不禮社稷何也或曰周人祀地於社是故祀社稷則不言祀地禮地則不言禮社稷互見○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臣謹按祀昊天上帝矣祀五帝矣享先王先公矣祀四望山川矣祭社稷五祀矣不享地示何也或曰祀昊天上帝配以地示是故周

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臣謹按此乃漢儒所據以倡南北郊之張本也今考之胡宏曰王莽爲之也蓋有徵也臣按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四言者萬世樂律本源也詩樂章也所以宣志也歌之咏嘆抑揚所以永言也言之永也清濁高下五聲備矣故曰聲依永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永所生也是故永言焉而五聲備矣非外永言求五聲也十二律節五聲者也其節之也諧諸陰陽者也今於十二律獨用圓鍾爲官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是十二律缺八律也五聲缺商聲也律呂不備何以言樂五聲不備何以諧諸如是而曰格天神非所知也黃鍾爲官下生林鍾爲徵陽生陰也林鍾上生太簇爲商陰生陽也太簇下生南呂爲羽陽生陰也南呂上生姑洗爲角陰生陽也陰陽旋相生也樂之成也今也圓鍾生太簇如是而曰格地示非所知也又曰樂八變則天神皆降樂八變則地示皆出乃王莽誑太后之說也昔者王莽之將篡也曰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是地示見靈之說也又作銅櫃署曰天帝行璽金櫃是天神下降之說也皆淫巫瞽史之妖技聖世所無者也謂爲周公之書臣不敢知也○乃奏夷

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臣謹按大濩殷人之樂也大武周之樂也舞大武以享先祖可也舞大濩以享先妣抑何義也聞考妣合祀矣未聞妣先考享也蓋至是祖考祖妣亦分祀矣豈直天地分祀而已也鄭氏曰先妣姜嫄也周人別廟祀之魯人謂之閼宮臣按周人無別廟姜嫄之禮周頌有郊祀后稷之樂無廟祀姜嫄之樂其有徵也魯頌閼宮美僖公脩宗廟非以姜嫄也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是故姜嫄帝嘗元妃也如姜嫄可廟祀並祀帝嘗可也如祀姜嫄不祀帝嘗是知有母不知有父也禽獸之道也聖世所無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周禮非周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

公書也王莽劉歆偽爲之也蓋媚太后之術也昔王莽爲安漢公詔事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曰太后曷爲後當以禮配食云是故太后喜曰他年廟食百世不遷也後莽篡位欲改太后舊號恐不見聽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大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是故太后喜曰不得爲漢家皇太后猶得爲新室文母也亦猶周室姜嫄也享先妣之祀百世不遷也此王莽蠱惑太后之術也非聖世之有也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臣謹按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劉歆爲之也臣因其言而考之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三曰禮典以和邦國四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六

曰政典以平邦國五曰刑典以詰邦國六曰事典以富邦國此天子之權也六卿之職也乃今冢宰實兼之又曰祭祀以馭其神法則以馭其官賦貢以馭其用禮俗以馭其民刑賞以馭其威田役以馭其衆亦天子之權也六卿之職也乃今冢宰實專之又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卿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皆經國大政天子之權也冢宰實握之是冢宰之權偏重也古今所無也考之虞廷禹平水土稷教稼穡伯夷典禮皋陶明刑后夔典樂各司其職而統于天子未聞冢宰專六卿之職奪天子之權也載考之周官三公論道經邦三孤

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九嬪掌婦學之法。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女祀掌王后之內祭祀。女史掌王后之禮職。皆天子之官人也。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頒其衣裘。掌其誅賞。皆天子宿衛之臣也。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膳夫掌王之食飲膳饌。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饌。甸人掌和之事。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

臣乎。世有大臣如周公可也。不幸如王莽。如曹操。將誰制之乎。故曰。冢宰專內外之權。古今所無也。或曰。是以衰世論也。周制乃隆古之典也。臣曰。以隆古待其臣。獨不以隆古盛德待其君乎。何待大臣厚而待君薄也。或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非與。臣曰。慎選侍御僕從王者之政也。屬之冢宰。以樹外黨。危道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王莽僭竊之術也。非周公之書也。○臣按杜祐通典云。成周之官。六萬三千六百有奇。今冬官已缺。六官之員。額不可稽矣。惟自地官司徒稽焉。若曰。上士猶夫今之郎中也。若曰。中士猶夫今之員外郎也。若曰。下士猶夫今之主事也。今輿圖萬里。戶部郎中十三人而已矣。周官司徒。上士蓋九百四十八人焉。戶部員外郎十三人而已矣。周官司徒。中士蓋二千八百九十八人焉。戶部主事二十六人而止矣。周官司徒。下士蓋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六人焉。積六官稽之。蓋不知其紀矣。周制王畿千里而已矣。設官如是其冗。何也。抑又有卿大夫焉。猶有府史胥徒焉。祿食何從給足也。再考司徒之屬。比長五家。下士一人。然則五家之夫。不耕田一井。何從出公田之粟。爲下士之祿也。况於閭閻二十五家。中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祿食何從給足也。此猶司徒一職耳。舉六官卿大夫上中下士而祿之。蓋將一夫之耕。給一官之祿矣。不知民何以堪也。府史胥徒何從仰

給也。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誣天下之術也。自王莽創行周制爵五等、地四等、卿大夫士以次受祿，故凡世之愚儒喜曰：莽行周禮，士無不受祿者矣。由是頌莽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人。莽遂由宰衡而篡帝位。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誣天下之術也。或曰：然則周禮無一足法與？臣曰：蓋有之矣。然而可法者小，流禍者大也。或曰：然則莽以前無稱周禮者與？臣曰：蓋有之矣。皆周制之土宜也。惟莽集其大成，是故後儒之宗師莽矣。若天子爲人後之禮，亦王莽爲之。宋儒宗焉，稱曰：聖制是也。嗚呼！莽之流禍天下後世烈矣！烈矣！○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臣按

昭代典劇

卷二十七

九

孔子有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故天子之禮莫大於郊禘。魯人郊禘僭之極也。卜郊不從，可以已矣。猶三望，議其可以已而不已也。於是時也，周有北郊，則魯亦北郊矣。春秋宜書曰：某月卜南郊，某月卜北郊矣。惟聞書曰：四卜郊不從，不聞書曰：卜北郊。夫然後知古之郊也一而已矣。無南北郊也。○漢成帝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義也。臣謹按周禮云：冬至于地之圜丘，夏至于澤中之方丘。猶未有南北郊之云也。天地分祀，分南北。匡衡張譚爲之先也。古禮所無也。然則匡衡者，假經飾說以誤後世，名教罪人也。○右將軍王

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奏曰：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臣謹按禮祭法有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亦未有南北郊之云也。天地分南北郊，王商師丹翟方進附和丞相匡衡之說也。古禮未之有也。臣再按師丹者，附王莽倡天子爲人後之說者也。乃今復附匡衡倡南北郊之說，以誤天下後世名教罪人也。○大司馬王莽奏言：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臣謹按周之后稷蓋配天矣，未聞以妣配地也。王莽創撰焉者也。莽之爲此禮也，媚王太后也。○王莽又云：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祀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祀北郊，高后配而望

昭代典劇

卷二十七

十

羣陰。臣謹按王莽既王合祭之說矣，又爲分祭之禮焉。是分合二禮，王莽兼行之也。以后配地，自莽創始，自是陰與陽敵矣。天南地北，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矣。○漢世祖建武二年，制郊兆於洛陽城南，郊凡千五百一十四神。宋大中祥符四年，冬至祀圜丘，天神六百九十位。臣謹按祀天而王日配以月，此禮之正也。祭法曰：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祀典之正也。從祭天地焉可也。漢人從祀千五百神，宋人從祀天神六百九十位，可謂濫矣。朱熹曰：祭天時，豈可將許多神祇排作一堆，蓋不取漢宋之實而云也。○朱熹曰：

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臣謹按朱熹此言蓋不滿於合祭之禮者也宗廟則古有其數無其制漢儒附會禮記之言不足準也○朱熹曰禮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明驗也本朝初分南北郊後復合爲一周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言無北郊臣謹按朱熹既云天地同祭不可矣至是又云無北郊是知朱熹之言多出於門人所記自相同異門人自爲臆說不足準也臣既歷考古今異同之禮矣伏竊原太祖皇帝之心而著論曰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渾合而神萬化樞紐焉闔闔迭運陰陽著矣清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一

濁異質天地位矣懸象于上爲日月爲星辰奠形于下爲山岳爲河海一氣而已矣一則神二則物是故二氣妙合謂之神陰陽主宰謂之帝是故合祀天地完陰陽之氣渾闔闔之神者也非皇祖聖知兼通幽明之故其孰能與於此右論一○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清而上覆天由生焉凝而下奠地由生焉一翕一闔氣化流行焉時其翕也秋冬生焉時其闔也春夏生焉譬者、焉吹氣而寒唇所翕也呵氣而煖唇所闔也一氣而已矣謂陰陽有二氣亦謂吹呵有兩人也可乎陽生祀天陰生祀地則陰陽判矣陰陽判而氣化滯矣氣化滯而鬼神之神之機息矣是故合祀天地所以流行陰陽參贊造化

者也非皇祖聖知知天之至達性之原其孰能與於此右論二○合祀天地神陰陽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並祀祖宗崇達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王日配月及于星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岳鎮海瀆象從地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是故天地合德神化出矣祖宗合祀孝德崇矣日月星辰麗于上河海山岳位于下倫類別矣是故渾涵宇宙順序陰陽幽贊神化明與類象合祀之典禮具有焉非皇祖聖知明於天地之性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於此右論三

夕月禮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二

上曰分祀禮也遂作圓丘於天地壇稍北爲皇穹宇作方丘於北郊稍南爲皇祇室圓丘昊天上帝南向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方丘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山翔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孟春祈穀祀上帝於大祀殿二祖並配○朝日壇在東郊西向春分之日祭大明之神神西向用太牢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甲丙戌庚壬年皇帝親祀祭服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文大臣攝

祭夕月壇在西郊東向秋分之日祭夜明之神神東向
樂六奏牲玉獻舞如朝日從祀二十八宿木火土金水
五星周天星辰南向用太牢丑辰未戌年皇帝皮弁服
親祀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武大臣攝祭國初有朝日
夕月之祭洪武二十一年罷嘉靖九年復

始立先蠶氏之祭

先蠶氏之祭自嘉靖九年始歲春擇日皇后祭用少牢
禮三獻樂六奏去舞公主內外命婦皆先期內尚儀
奏祭祀皇后內執事皆致齋蠶宮令陳祭物女官陳
樂器至日皇后乘肩輿出宮至西華門升重翟車女官
奉鈎筐前行出郊至壇皇后易禮服拜跪瘞奠飲福受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三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三

昨如禮畢皇后易常服詣采桑臺采桑三公命婦五采
列侯九卿命婦九采蠶成內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遂
布於織婦獻織於蠶宮令

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命立帝王廟于京師
洪武中郊祀祔祭諸帝王而省其春祭仲秋則遣官祭
於廟嘉靖九年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禮官請加南京
廟春祭上不從令建廟于京師以歲仲春秋行祭而
罷南京廟祭

始立文華殿聖師之祭

文華殿聖師之祭始於世宗皇帝奉皇師伏羲氏神
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

周文王武王九聖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
向凡歲春秋開講先期一日皇帝皮弁服拜跪行釋奠
禮用美酒果脯帛

改正孔子祀典

張璁上疏曰臣切惟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
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
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通行集議
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願望
之至○一謚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
成宣尼公唐玄宗追謚為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
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諱之子貢以為非禮至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四

十四

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以收譽遂其奸
謀也國初太學士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
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為王言之夫
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似矣然王
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
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
稱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
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
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
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

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爲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自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君師治，教之職不分。君卽師也，師卽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五

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而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第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旣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出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

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於王不王。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玄宗開元，旣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謚孔子有不得而缺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師，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爲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受之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言，謚法之美首，不過聖善周聞而已。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六

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筆夷之辯毫髮不肯假借。正恐後世夷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七

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莫極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之。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受之也。○一章服臣謹按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冕用十二旒。衮服九章。金世宗太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碑主。不用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八

非聖朝之制。丘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敎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敎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平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天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來。敎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書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搏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天下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

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如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敎。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聖祖有大功於世。教不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功烈。亦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一邊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九官。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邊豆十。纂全。豆十。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爲八佾。加邊豆爲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制。舊有十邊豆。故增爲十二。邊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邊豆。今增二焉。止爲十邊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邊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曰。邊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臣當時論奏。以爲十二邊豆。八佾。惟太學可行。此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惟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嘗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邊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嘗用天子之

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惟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邊豆。又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至玄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面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第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不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官。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措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視有尊而敎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

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一

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啓聖公。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吏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于闕其

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臣謹按。孝宗皇帝實錄。載程敏政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祀事。鐸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廷議不合而止。○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二

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于桀

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二十三

廢之議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

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其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與從祀則漢唐以來當祀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祔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二十四

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蠹螾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宗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在諸弟子之列秦冉顏

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張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張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尊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况之祀宜也然臣

耶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二十五

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竝列

從祀而通不與疑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

耶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二十六

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官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

而不耻仇虜。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平生學問。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 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二十七

新書固已濯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者。沉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汝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沉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 孝宗聖旨。着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爲沮格不行。及按 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爲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耶。瀚

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發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宜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惟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爲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胷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脩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旣已從祀。歐陽脩豈可缺哉。上從璵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枏二人。存枏去黨。祭冉何。况聖向達融休肅弼預澄十三人。罷祀放瑗玄衆植虔。罷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二十八

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旣已從祀。歐陽脩豈可缺哉。上從璵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枏二人。存枏去黨。祭冉何。况聖向達融休肅弼預澄十三人。罷祀放瑗玄衆植虔。罷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

通胡瑗歐陽脩從祀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
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

立啓聖公祠

璉又引敏政說請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
氏以無繇點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珣松蔡元定從祀稱
先儒撤無繇點鯉廟庭從祀從之

五月虜入漁陽塞又入遼西塞又大入寧夏塞六月入宣
府塞○土魯番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
物

是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又索
牙木蘭謀言諸番要約俟虎力奶翁歸復侵肅州會虎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二十九

力奶翁歸道病死瓦剌又攻土魯番我亦有備稍得休
息而來降人哈六刺言番酋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
馬黑木母管轄其部因請許其通貢着令三年或五年
爲期夷使雖多十二入京餘留塞上是後哈密竟爲土
魯番所據河西守臣防禦羌胡不暇及西鄙事要之哈
密守與否固不足爲中國利害也秦中老人曰土魯番
哈密屢勤經略我義未直兵則何畏彼求方棘予則何
恩況染指貢獻不足以示信侵漁宴賜不足以示廉而
一時士習又皆重聲譽而略綜核騰口說而賤實事不
知中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
窮兵惟順則撫改賞斯恩惟逆則拒故威斯畏况西域

賈胡倚土石以射利藉黃麝以厚生苟禦之有備又何
患焉

冬十一月南郊禮成詔寬恤天下○十二月大學士桂萼
致仕○更張璉名張孚敬

辛卯十年春三月虜入大同塞

大同巡撫王大用請貽書召小王子李承勛以爲不可
力阻之

定以丙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太廟

初禮官請行大禘禮下廷議皆請禘德祖上不從或
曰禘顯項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至名乃

以三月朔勅諭禮官曰朕仰惟太祖肇創洪圖奠清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

一宇宙掃除腥穢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上
世之積美乃出中夏之元聖顧造報之典未舉而昧幼
之懷罔遂朕恭承祖鑒恭行大禘禮今孟夏之吉祀始
自出之祖于太廟奉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舉著爲
成範欽哉親撰祝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凡祭先
一日令中書官書神牌于太廟曰皇初祖帝神南向
太祖配位西向祭畢燎神牌

夏六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方獻夫
爲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閏六月雷震午門西樓○
張孚敬致仕○九月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李時爲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虜寇陝西

遼東○冬十月虜入大同塞分路殺掠吏民遣將出京營兵禦之虜得利去兵遂不出○始定七廟之制

上諭禮官夏言曰太祖以恩隆德祖今日當以義

尊太祖裕祭宜奉四祖同太祖皆南向庶見太

廟為特尊太祖也夏言遂言禮合羣廟之主而祭於

太祖之廟是為大祫亦以尊太祖也太廟太祖

之廟不當與昭穆同序太祖太廟之主不可與子孫

並列自今大祫宜奉四祖太祖皆南向德祖居

中懿祖熙祖仁祖太祖東西並叙列聖左

右序列東西相向如故不惟我太祖別於羣廟之主

足以伸皇上尊太祖之心而懿熙仁三祖得全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二

其尊尤足以體太祖之心上曰善是年上坐文

華殿東室召見輔臣李時翟鑾禮官夏言議復古七廟

之制太廟及寢殿祧廟宜存弗撤惟量地分建羣廟議

未決諸大臣退會中允廖道南疏請建九廟上得疏

喜下廷議夏言上議古者天子廟制唐虞五廟夏后因

之殷周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

同宋儒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為都宮內

叙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諸廟異地不合都宮不叙

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為廟遂有同堂異室之

制嗣後歷魏晉隋唐宋皆然我太祖初別立四親

廟廟皆南向似近古禮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

皇上憲天稽古大釐祀典獨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

札宣諸召問謀諸臣獨者履矣但今太廟南近宮牆東

通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上諭太廟三殿勿撤聖

太廟垣外左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昭穆六廟

在太廟前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牆

不遠即使盡闢其地分為左昭右穆尤恐勢不能容若

欲稍減規模不必別門異寢又恐禮未必協況古七廟

九廟制度皆同今太廟巍然弘壯而羣廟隳然湫隘亦

恐於義未安議者欲就太廟兩廡即分羣廟不惟去尊

即卑不足以稱聖孝而遷就一時裁損廟貌尤非細故

且有廟無寢神將安棲諸王功臣置之何所議者又欲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二

藏主夾室夫夾室者側室也以藏祧主可也以藏親廟

未毀之主情理舛矣至謂周人廟制約儉宜倣為之夫

周廟門大扇七箇闔門容小扇三箇則大門實容二丈

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過於今廟烏在其為儉約也

今損於太廟羣廟可又損於世廟乎且太宗功業比

隆太祖憲宗獻皇父也又可減於世廟乎今之廟

主太宗之下凡有七聖將如古制為三昭三穆而止

立六廟乎抑如商周以太宗為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

七廟乎即使廟宇既成皇上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

紆曲之途徧歷羣廟而行興俯拜起奠獻之禮非獨筋

力不逮而日力亦不給矣議者乃曰周禮宗伯代后獻

羣廟可遺攝也。夫古者廟祭君后祭獻后不與祭宗伯代獻謂一廟之中代亞獻之禮未聞人臣可以主廟祭也。且古者助祭諸侯類多同姓罔非天胤今陪禮者可擬古諸侯乎。皇上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後成廟門垣廡寢是也儀文必備而後成禮主助禮樂之類是也。今分爲各廟廟祭之時不得不降從簡易是欲尊之而反卑親之而反疎祇見其貶損而未見其隆重矣大學士丘濬謂宜一日間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七廟此蓋無虞而強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迂也馬端臨曰後世失禮豈獨廟制漢儒以來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三

復古者以昭穆難定故也必如古制父子相世則可兄弟相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朱子廟圖宣王之子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昭也共王穆子穆也懿爲穆孫則繼穆而爲昭是也孝爲共弟而繼共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夷王懿王子也穆也而圖居昭厲王夷王子也昭也而圖居穆是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易位於是朱子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時三昭三穆爲六代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孝王居其間於是昭王以六世祖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名爲六廟

而祀止三世耳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之子始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行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憲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始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宜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時太祖之外必十廟懿宗時太祖之外必九廟而後可蓋繼世者既不

卷二十七

三十四

能必其爲弟爲子建廟者亦安能預定其爲昭爲穆或穆多昭少如殷或昭多穆少如唐哉若必欲昭穆世叙則建廟之時昭齒者必在太祖之廟之左穆齒者必在太祖之廟之右如此則預立六廟定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又不可行矣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以爲非禮也皇上以皇考專享世廟而太祖列聖乃不得專廟以全其尊然列聖同享太廟已極尊崇而皇考專居世廟猶爲遜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厚薄之間似不足以稱皇上孝敬之誠皇上劄諭輔臣亦言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疏入上不允竟撤故廟改建祖宗

各爲專廟諸廟合爲都官太廟居中昭穆六廟左右列成祖廟在六廟之上廟各有殿殿後有寢藏主太廟後後別有祔寢藏祔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相向內門殿寢皆南向

壬辰十一年春二月召張孚敬進華蓋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虜入榆林塞掠陝西內郡又道松潘漳臘寇四川西境○三月賜進士林大欽等三百一十六人及第出身○夏五月進李時吏部尚書○秋八月張孚二復致仕○令巡按官不得奏捷

癸巳十二年春正月召張孚敬進少師仍內閣辦事方獻夫致仕○秋八月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冬十月虜

昭代典則 卷五十五
侵鎮遠關守將王効禦破之斬首一百四十○大同軍復叛殺總兵李瑾

嘉靖癸巳秋七月虜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以聞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爲總制都督部永總兵禦之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於天城之左凌濠四十里以遏虜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尤酷爲捶刑暨役興鎮卒李富子王寶等六七人倡亂衆應者六七人遂殺瑾倣疏奏鎮將用法苛刻兵悉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卽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必未悉變脇從有弗治渠魁必殲降璽書責總

制巡撫相機撫勦之倣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若干縛以獻時源清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朝廷處太寬乃今稔惡戕主帥天討所宜加者五堡遺孽見榜示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僉事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請沮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今勿以爲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佑訊而遣參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倣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爲諸囚所仇誣者乃止捕無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皆變拒巷不納捕者源清遣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王師至夜城中喊聲作

邱代典則 卷五十六

訛言兵來屠城矣羣起爲亂倣令允中暨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餘解散黎明源清師至城下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籍五堡遺孽遂變悍橫不可制閉城門弗啓少頃部永師至整隊入城亂兵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倣允中亟馳往諭衆曰城外屍塞道矣汝尚紿我反覆論不聽倣與允中計曰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間道上之清源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遂劾倣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妄殺故源清曰母爲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意吏部以他事謫參政出綰發憤上疏自

列且指言用兵失 上悟命復其官王憲謂非大發五糧勦之不可乃以江桓總兵官權參改樊繼祖為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車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聊將北連虜貽患非小也疏入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邏卒過城中章疏又連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矣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其議有命輒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且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穴城水灌之諸叛卒守城益堅乃大掠城中遣人誘北虜數萬人大舉入寇永帥師與虜戰失利殺傷甚衆城中叛卒鼓譟以應虜酋長數十人入城諸叛卒指代府曰兵退以此謝虜留精騎相持餘衆分掠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七

三十七

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京師中外洶洶廷議遣使詣九邊募兵益之源清又疏請再設總制以禦虜已專事攻城輔臣議請從之上不許而御劄謂叛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為郅永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訛傳洗城以致逆卒劫囚勾虜既云脇從不問何又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城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與復若二人不用豈有今日之患今可罪出二臣別遣大臣備虜密擒逆賊之魁庶免老師傷財云劄出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廉俱陷城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謀為內

應時指揮馬昇為賊所擁戴威令行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委心焉遂搃血盟令鎮撫王寧出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告源清源清佯許之令人穴城詐給票乃水灌之穴者死焉昇大恚恨將不利於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為乃謝病乞解任上大怒罷斥之乃以張瓚代為總制瓚至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允中于懷仁與議事時允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遂入諭慰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闕呼萬歲書仍進馬昇等陳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倡亂黃鎮等二十四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三十八

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撫人心郅永猶沮撓倡言繼祖伏兵為內應衆果夜驚繼祖堅臥不起乃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繼祖乃榜諭城中大發倉粟賑濟稍稍繩以法亡賴縱恣者搨殺一二人以徇衆稍寧瓚遂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領以次上謁次日張鼓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入置酒高會賞將士城中大定虜聞之亦遠遁瓚還居上谷達制之事聞上大悅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罪定賞罰永猶欲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抵鎮宣御劄璽書慰宗室撫傷殘掩骸骸賑窮乏令守臣捕誅遺惡雪誣罔乃檄激變之由正欺罔之罪差列諸將士功賞疏上久

之徵劉源清卽承下獄源清削籍去永降級立功贖罪
潘倣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楚書詹榮等各
賞賚有差

甲午十三年立德嬪方氏爲皇后○南京太廟災

禮官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皇
天眷德之意聖祖啓後之靈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
上喜令亟起新廟罷建南京太廟廟址築周垣香火并
入南京奉先殿按周都鎬京文武王廟豐及洛都皆有
之禮官夏言之議誣甚

是年命各省鄉試考官只用敎職京官不必差○閏二月
遣大臣賑撫大同叛者○土魯番請放還牙木蘭不許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九

陝西副使吳 題爲經略河西以圖安攘事內開近見
土魯番每討牙木蘭屢爲邊患殺擄甘肅人民數多雖
寸斬此夷不足以償地方之禍倘信其狡詐之詞放歸
此夷帖木哥乃其妻父也必被招誘沙州住牧海賊亦
必連營同往芻糧人馬俱爲土魯番所有所謂借寇兵
而齎盜糧者是已甘肅之禍不可勝言牙木蘭決不可
放還況西域諸夷朝夕所不可無者茶與大黃麝香也
如我閉關絕貢則此物無由而出彼皆仰給於我尚敢
自肆我獨不能控其咽喉使彼自畏耶臣聞哈密北山
瓦剌一族耳內也利滿可族類尚多我能以賞土魯番
者賞也利滿可許其通貢或賜以職名此夷必爲我用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四十

則土魯番不敢東過哈密况敢遠窺嘉峪關乎倘欲招
撫此夷則肅州東關夷人添哥札的兒可使也如我處
置得宜則土魯番自不敢逞諸夷皆向化矣等因該兵
部議得牙木蘭係我中國屬番幼時土魯番搶去長爲
彼中頭領後因內變畏殺投降已經多官會議要置中
土羈住但伊熟知我中國地里虛實假使因其請而復
與之彼若不肆殘害則仍認爲心腹構生釁隙撥置侵
擾之情難保必無先已題奉欽依別難再議外爲照西
域諸夷惟土魯番最爲桀驁隨順隨叛 朝廷念彼遠
夷許其效順不復深罪但土魯番爲我邊患與北虜不
同蓋其國仰需於我者如茶與大黃麝香等物皆仰給
中國若此物不出關則彼人馬必生疾病死亡而耕種
皆廢故其所畏忌者閉關絕貢也雖其跋扈內侵輒復
要求入貢且其自國都至嘉峪關三千餘里中間多無
水草之處必須裹糧載水而行比至我邊人馬皆已疲
勞亦難深入爲寇惟其入貢之時經過官軍或多勒擒
索取致傷夷性抱恨而去一出關門卽思報復若在我
處置得宜邊備脩舉威信素著不傷其心不墮其計勢
必畏服不敢不稱貢矣再照瓦剌達子原與土魯番世
仇先年都御史許進加兵土魯番曾得其力今其遺種
也利滿可等若我少加招徠許其通貢使抗土魯番是
亦一策本官昔日曾任 州兵備深知西夷情事言皆

有據。但事體重大。通合議處。覆奉欽依。行移總制及撫按等官。嚴行兵守等官。若遇土魯番如例輸誠入貢。卽照例驗放。安插水草有餘處。所許支廩餼。不許縱容通番人等。生事擾害。及羈留遷延。稍勒土馬等貨。有失柔遠之道。宜諭朝廷至仁如天。許爾効順。容爾通貢。資爾國用。爾若輸誠納貢。款則貢可常通。少有不恭。我閉關絕貢。犬羊嗜利。我既有以服其心。而又能制其死命。豈敢復爲邊患乎。如果天奪其魄。復如昔年入寇。則一面堅壁勿戰。以老其師。一面結約比山。瓜沙諸夷。使邀其後。待其困憊歸遁。而擊之。使彼大遭挫衄。以伸中國之威。仍會同查勘也。利滿可等夷。如果可招。客其通貢。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四十一

以制土番。從長議處。經畫停當。使計出萬全。以無他變。具奏定奪。

翟鑒憂去。○秋七月。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定。會寧。金縣。

○八月。吉囊始由青沙峴出花馬池塞。

總督尚書唐龍上捷書。言斬虜首四百五十四。兵部以王越封伯。例請勅給事中覈覈。竟以功報。陞賞有差。巡按御史又劾總兵劉文。冒功掩罪。不問。

九月。廣西田州土酋盧蘇。弑其主岑邦相。鎮安等府州土舍岑真寶等。攻盧蘇。走之。歸順州土舍岑獻襲真寶。敗之。提督兩廣軍門置不問。

岑邦相爲田州判官。年纔十五六。副總兵張佑以兒子

蓄之。盧蘇專制。生殺威行。部中邦相擁虛位而已。遂與盧蘇有隙。張佑任滿。將求代。意邦相餞。必腆。凡行。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下撻。邦相遂與盧蘇比。搜得岑邦彦之子曰芝。甫髫髻。佑育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十一月。督府以西山之役。徵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行。邦相覺。追捕不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見子蓄之。時召飲。食。盧蘇遣其黨黃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伐盧蘇。盧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賀。遂入問疾。盧蘇伏甲寢中。謂諸土目曰。賴公等之靈。疾苦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諸土目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四十二

曰。何故出此言也。一州之人。誰不同心。蘇因指羅玉戴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甲興。執玉慶座中斬之。卽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偕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盧蘇弑邦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叙立。諧遂縱芝歸田州。寢其事。不問。于是岑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韋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憤盧蘇以僕弑主也。合兵討邦佐。攻田州。入之。盧蘇僅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獻。蘇塔也。蘇急求救於獻。獻遂乘虛擣鎮安。真寶聞之。引兵去。盧蘇追躡擊之。真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諧乃遣人諭

眞寶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蘇而爾等自在魚肉何也。會諸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諸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且曰田州肆孽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盧蘇故問罪與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副使蕭晚左叅議陳大珊當勸議曰盧蘇敗略稱亂弑王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直叙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贍田虐部下盧蘇因衆怨而殺之朝議果置蘇不問于是兩江土官咸拊膺嘆曰殺人不抵弑王無刑吾輩首足腎腸皆懸於僕妾矣乙未十四年春三月賜進士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及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四十三

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張孚敬復致仕召費宏仍內閣辦事○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經召馬永爲遼東總兵○六月吉囊入榆林塞掠內郡○秋八月吉囊又入榆林塞守將梁震擊敗之○始令雲南貴州各另開科取士

國朝設科取士初廣西附搭廣東貴州附搭雲南後因廣西人材漸多奏准另自開科惟貴州仍附搭雲南今議貴州雖與雲南接壤而山勢險絕道里遐隔盜賊出沒無常秋夏嵐瘴盛發每科應試生員跋涉衝冒多所殞傷况今文教漸洽遐方絕域人材日盛每科應試之士數踰七百中式錄文五經具備及舉進士科不乏人許令貴州建立科場依期開試雲南鄉試解額准取四

十名貴州二十五名

復設太倉州兵備副使

初設太倉鎮海二衛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領崇明一縣正德七年七月又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備防禦既而裁革嘉靖三等年屢請復設未果今議太倉崇明江陰通泰沿海居民視海洋爲莊衛據沙洲爲巢穴往往招集亡命聚集兇奸與販私鹽流劫商賈而其海洋駕使則來如鬼魅去如風雨及至官軍知而捕捉則已得利而歸動經千里莫曉踪跡若非覺察於巢穴之所計處於根柢之近則大奸巨猾倏去倏來者誠爲不可必得及復設兵備副使一員專在太倉駐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四十四

創行事

丙申十五年秋八月更定悼靈皇后稱諡

先已丑二月禮部言悼靈皇后正位中宮上佐宗祀者七年禮宜祔享太廟但今九廟已備唐宋故事后於太廟未有本室創別廟祀之禮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孝惠大皇太后實皇考獻皇帝生母悼靈皇后主請祔奉慈殿孝惠大皇太后之側制曰可是年八月孝惠神主遷於陵殿禮官言初擬奉還悼靈皇后於奉先殿旁室今殿無旁室惟斜廊兩廡似非奉安元后之地且不足以容鼎俎帷殿盡西一室空虛清閼所宜遷奉歲時享祀或有事祭告祖宗列聖宜

一體設饌但不啓匱不定祝稱斯爲合禮制曰可又言謚稱悼靈考之謚法類非全美宜更定褒稱是月改謚孝潔皇后

九月始定莊肅皇后稱謚

先乙未年二月羣臣於東閣集議大行莊肅皇后謚大學士孚敬曰只該二字四字尚書夏言曰恐二字四字未稱都御史王廷相曰莊肅作配武宗謚宜一體吏部侍郎霍韜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乃上議言古人尚質謚法尚簡嚴故稱美之言無幾後世帝后之謚始有不一其書者亦臣子尊崇之情生今之世則當行今之禮我朝列聖元后謚皆十二字蓋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七

四十五

大行盛名帝后嫔美妻以夫尊禮宜與竝今武宗廟謚既與列聖相同則莊肅謚號似亦不宜稍異且今日加謚祇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尊卑本不相涉上曰事嫂如事母人道有此乎非朕自尊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有母道宜再會議議上宜且據謚法止用二字俟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全典上曰用六字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用半且陰六又合是年四月上坐天壽山行宮面諭禮官曰皇嫂孝靜皇后謚用六字於禮未備還用全謚庶合典禮九月上御文華殿面授夏言御筆定謚孝靜皇后爲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冬十一月皇儲繼生申布恩宜○詔廷臣議征安南○費宏卒○十二月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李時爲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夏言爲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問不入貢緣由○閏十二月以七廟成詔天下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七

四十六

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脩是以郊祀龔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褻瀆之甚謂比同牢功德不別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祇聞于皇天默卜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園丘方澤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褻續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太祖爲當尊尊之主復作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饗百世之祀更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禮于太廟以祀皇初祖而奉太祖配焉每特饗祖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廟循時祫之典季冬仍脩大禘禮于太廟皇考止脩四時之祀以避

豐禰之嫌奉安既成將覃恤典由是先致孝于慈闈庶伸誠于璇闕恭上兩宮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慶禮既備推愛宜頒丁酉十六年春進武定侯郭英從享太廟

嘉靖十年間以刑部郎中李瑜議進誠意伯劉基侑祀高廟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勛欲進其立功之祖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記言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官禁動人聽聞已乃疏乞祀英廟廡又言英本開國功臣卒於永樂年間以故不廟祀而不知太祖定廟祀時固兼生死而論定矣時下廷議皆謂不可戶部侍郎唐胄疏爭言廟祀

昭代典則卷二十七

四十七

諸臣位次上下且不可易況有無之額敢輒增損乎勛言往年進基祔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願從臣祖英武臣乃紛然阻忌上是勛言進英祀先是二廟侑享功臣位各以爵及進基伯位公侯上上不喜曰何上基而下英也令禮官考議乃合二廟功臣叙爵於是列英永義侯上河間東平二王黔寧王下基永義侯下英未進侑時禮官夏言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於朝廷魏祀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唐高祖至憲宗廟或六七八人或二三四人宋太祖至光宗亦然如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臣不必皆武功也守成諸君亦各有與享者不必皆創業也我朝二祖開國靖難固有功臣仁宗

以後爰至武宗其間相與輔贊治平豈無有如魏徵李沆輩者今侑享二祖凡十七人十七人中惟基廣孝二人文臣耳自後六朝缺焉無聞乞下廷議考求六朝文武大臣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上裁定進侑廟庭上不允

廣東廉州知府張岳上議處安南國疏

十五年冬十月袁冲太子生頒詔諸夷禮官言安南久不廷不必遣使請發兵討之下廷臣議或云宜討其罪或云宜究其故乃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察之是年三月勅使至梧州廣東廉州府知府張岳上疏曰臣伏觀皇子誕生頒頒詔命華夷內外莫不單歡惟安南以久不

昭代典則卷二十七

四十八

入貢詔使臨遣爲之停止下外廷集議咸謂罪當討毋赦陛下寬仁惻怛兼愛華夷不忍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由本年三月初一日使者已至梧州府迤邐由南寧府前去臣待罪邊疆不能宜達朝廷威德使雕題君長慕義向方奔效職貢至於上軫聖慮萬里遣使死有餘罪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內國王黎賜爲逆臣陳曷與其子陳昇所弑國人立賜弟黎諱主國事以兵逐陳曷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諱立七年又爲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諱幼弟黎應相之既又弑應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等府

報之言其間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矣貢期大抵由此非真負封豕之勢敢於阻兵拒險已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弊中國今用兵之聲先已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窺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迎合附會謀動干戈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爲辭爲之討其亂賊也爲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

昭代集則

卷二十七

四九

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謂廝與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此於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弊徃徃殄歛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勾刀手連年疲於征調內懷讎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關志南方暑濕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徃徃殄歛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視其不可四也近日爲大工役府州縣但係官無礙及軍需吏農等項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敷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

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也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善談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平居爲大言耳蓋深於兵者必不談兵其撥拾古人糟粕以談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粱土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耳至於天下大勢其財用盈虛兵馬強弱民情休戚蓋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爲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爲民命愛惜審酌輕重於當用兵之中求所可不必用

昭代集則

卷二十七

五十

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其久不入貢之情只是如此以義理事勢反覆推之用兵一事臣愚切以爲不可伏惟陛下聖學精深洞見千古制作盛備遠暨殊俗舞干羽以格苗脩文德而來遠稍遲俄頃理宜響應况皇子誕生神人權悅大慶之恩將使天下含生之類無不得所若軍旅一興必有無辜之民隕於鋒鏑者恐非陛下肆赦初心也去年十月六日皇子生是日近畿地震數次聖德純熙天眷方隆安得有此異天之垂戒其殆爲開邊乎天下大器也安之甚難無故而搖動之臣中夜以思不寒自慄伏望陛下上承上天仁愛之心遠思皇祖不祥之訓待行勘使者復命乞下廷臣將安

南事勢反覆熟議如黎氏尚存力能入貢則許之入貢
如果內難未定則且申勅邊臣謹固疆場禁戢奸宄毋
得妄生事端致有驚駭搖動人心待安南亂定應否入
貢另行奏請定奪此於國家事體初未有損而生靈得
免於兵革之禍所全活者多矣臣邊吏也遇此大征義
當環甲執戈躬率先所部以死效命乃其職分顧不度
分量輕肆瞽言上撓廷議避事偷安罪當萬死然臣非
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敢冒昧爲陛下陳之伏
冀陛下哀矜曲垂裁察非特臣一身一郡之幸實天
下萬世之幸○岳又以書與廟堂論征交利害曰安南
之事始獲印報遠近驚駭恐不免於用兵及巡撫衙門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十一

行下劄付備見首尾則彼中事情廟堂皆已盡知其所
遣行勘乃是持重未遽用兵而示以開誠撫納之意廟
謨成筭有非遠方下吏所能測識者據邊民傳報正德
八年黎嗣襲封四年無子以兄子諱爲子正德十一年
四月初六日逆臣陳暲及其子昇作亂黎嗣遇害陳暲
篡立十三日國人擁諱立之陳暲奔據其國諒山府諱
立七年爲逆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又
立諱幼弟應而相之卒又弑應自立國分爲三黎氏在
南莫氏居中陳氏在西北然查訪陳氏已無消息其諒
山府亦爲登庸所有黎氏所居卽古日南地在交趾極
南與占城爲界隔限大海登庸不能逾海而南黎氏亦

不能逾海以北故能相持兩存數年前登庸又以交州
付其子莫福海而自營海東府地名齊都居之凡諸峒
巢爭戰皆登庸自領將以行蓋安南諸府惟海東一府
負海地勢最大卽通典所謂玉山郡也此賊負篡逆之
罪常練兵習戰以謀黎氏而陰備我亦令人揚言於邊
欲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也弗敢以聞若與師致討則
登庸當爲誅首然萬里興師爲遠夷討賊古無此法不
誅其篡逆而以職貢不入責之則欲貢乃其本心也無
待於兵但黎氏尚存而接納其亂臣賊子似亦未安故
岳愚見以爲彼內自乖亂未嘗有所侵犯於我可且置
之待其亂定乃貢於事體亦未有損若必用兵其勝敗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十二

利鈍非岳所敢知也宣德初之事可鑒矣非但宣德初
也馬伏波以戰士二萬餘人平定交趾比振旅經瘴疫
者十四然伏波乃不得已之師其時交趾刺史乃諸州
太守尚有能城守者故伏波因得以撲滅之易非若今
時煖然久爲殊域也自古兵強莫過于元世祖時四路
進兵以取安南一由憑祥一由雲南一由占城又以舟
師載糧餉由海道皇子鎮南王脫歡親監督之雖嘗再
入僞都卒不能守其猛將如李恒咬都皆戰死脫歡幾
不能免考於史可見也岳切謂莫賊起自列校能募其
主而有之舉國上下莫敢喘息必其天資兇譎號令嚴
明有足警服其人者非出萬全豈可輕動近欽州知州

林希元在彼專講取交之策。岳謂勿論交趾可取與否。但邊臣而議開邊。不祥莫大焉。嘗以趙括王恢戒之。而彼不悟。不但言於邊也。又且言之於朝。而身任之。其救於功名而不達事機如此。恐其掇拾故事。裝綴成章。讀者或信其文辭而未深考其實。至誤國家大計。故敢縷縷上。實聖聽。而私布如右。伏冀裁處。

夏兵部擬以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右都御史毛伯溫參贊軍務。征安南。未行。

廣東廉州知府張岳聞之。上撫按諸司曰。安南之役。命將出師。廟謨已定。似聞議者謂賊中乖亂。國土三分。乘其亂而取之。可不勞力而定。此則甚謬。嘉靖初。黎淵被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十三

殺賊。以兵破逐陳昌父子。擁立護已。而君臣漸不相能。黎譔出奔。又假立黎應而相之。當其時。國人未附。若以吾中國之威。命猛將提兵數萬臨賊疆。必有內自送款者。用力或不甚勞。今則陳氏滅。黎應弒。黎寧以亡國遊魂。假息海裔。賊父子相繼。竊有其國。不啻十之七八。地廣兵衆。羣下用命。又梟健多智數。有子十六七人。以交州居長子。而自營都齋居之。繕治兵甲。以伺四方之變。餘子勝冠以上者。各令將一軍。分據要郡。男子婚嫁。皆與其豪酋相結。去冬頗聞吾消息。購鐵勒木。整險塞。爲重柵而守之。又教練水戰。造巨艦。募人鑄佛郎機銃。海汊通舟處。皆樹木槌水中。令舟不得入。賊之防慮甚預。

且密如此。而吾又聲其篡弒之罪。計之。非至勢窮力屈。安肯束手以受誅夷。去冬以來。吾之聚議於廟堂之上者。幾旬月矣。至今日而調兵給食。尚未定畫。永樂中。王師以九月至龍州。其年四月。已遣大理陳卿至廣西。計處兵食。皆以九月集於南寧。將帥至。卽統以行。其調集土兵。不過三萬。將帥非侯伯。則都督。勢重謀預。又經靖難百戰之餘。以馭素教之兵。猶用八十萬也。將八十萬如將一人。安得不克。昨見兵部所下劄付。其調兵皆待總制參贊。至日處置。今總制參贊尚遠。就使盡此八月。至兩廣。外符調兵。福建湖廣往返之間。非三四月不集。又半月乃臨賊疆。則冬春之交矣。春雨將降。霧潦淫溢。以至十萬衆。凌險阻。渡溪谷。衝犯瘴毒。與負險必死之寇爭勝負。或者有他巧妙。則非某所知。但以書生識量窺之。誠不可不過爲之慮。某又竊伏思念。國家以高爵厚祿。養士大夫將士。一旦有大征役。主上憂勤宵旰。不寧。羣公環尹。無肯跬步出國門。以副當寧之憂。所命督餉副將監軍。皆起於閑廢而用之。是在廷無一人可使也。人生惟命不可期。萬一所命數公。或有疾病他故。必再求其人以代之。倉卒豈能及事。以此觀之。吾人情可知矣。夫將提數十萬之兵。深入人境。以謀人之國。誠非計慮終始。爲萬全可久之策。不可舉動。今賊已先事有備。而吾庶務未集。事若可已。則及今已之。尚不爲遲。如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十四

其不然待大將參贊至日博盡羣言以圖進取方略敦道分攻水陸並進老生常言要亦無以逾此然以永樂事勢較論今日其難易利鈍亦非某所能逆觀也謹將賊中事勢參論人言畫成圖子一幅中間傳聞料想未能盡合然大略亦粗可觀謹合呈送伏乞炤亮施行○又議處安南與提督府曰安南表本時在孫僉事見陸布政議稿甚詳悉愚見頗有不同者并以呈請裁示蓋莫賊弑君篡國有覆載不容之罪此非辯說之所能釋上聰明神武方叙彝倫以懼亂賊案輿圖以臨萬國若言黎氏查無下落暫與莫氏管束及言炎瘴難居不可為郡縣等語恐皆不足以上煩聖聽而紓南顧之懷也

聖代集則

卷二十七

五十五

洪武中朝鮮李仁桂連弑王氏三王扣邊求貢高皇帝始惡其篡弑絕之後又因邊臣以請高皇帝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為聲教下詔許之而李氏世效職貢以至今日李仁桂亂賊也朝鮮箕子之所封也若牽於文儒之義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矣然高皇帝只斷以一言曰聽其自為聲教吾特取其效職貢不敢侵叛而已可謂破拘滯之見獨觀昭曠之原一言而天下定者也夫欲勞十萬之師甘心快意於無用之地攻之未必可得得之未必可守守之未必可長而以黎氏為辭則是勞民動衆深入夷地以援立莫知所在難必真偽之嬰兒古無是理也而議者猶復疑黎王莫

逆云云胡不引高皇帝聖語以斷之也愚以草賊信有不容誅之罪矣今朝議既重為生靈愛惜寬而未誅此賊震懾兵威扣關謝罪可因請罪之誠聽其自為聲教以管束所有之土地人民如洪武中之待朝鮮李氏且許之暫管而不與以真封如宣德初之待黎氏其黎寧之強弱存亡不必深究也蓋所以待之甚輕所以責之者不求備是謂以夷狄待夷狄而中國禮義綱常之訓固昭如也唐太宗之時蓋蘇文弑君太宗為之興遼左之師其後師久無功天下後世不病太宗之失賊而譏其為黷武則今之安南事之是非利害鑒於太宗可見矣似此頗為直截脫灑無許多委曲遷就難行之意

聖代集則

卷二十七

五十六

不知可用此意轉聞於上否○又論征交事與提督府曰安南之事細觀通報廟堂持重不肯用兵之意未嘗不是此時非兵與糧之難而將為難主上憂勞如此羣公悚息奉命內外武臣中只尋得一咸寧以為王帥咸寧亦何嘗經行陣但以嘗經兩廣嘗試而使之爾舉天下大事必須先得其人方可以有為若不得人而嘗試使之以至誤事不若且從容審度以待其人故曰廟堂之意未嘗不是也東塘至必經略一番兵馬錢糧與夫什物器用儘兩廣之力所能為者皆須略為畫一之數以待之若東塘咸寧能擔當此事以兩廣雲南之力為國家開拓境土豈非奇事若未免於遲疑疑我有其具而

彼不爲自有人擔當此責他日吾廣亦有辭也故曰儘兩廣所能爲畫一之數以待之是也

罷各處私塾書院

以御史游居敬論劾王守仁湛若水僞學私塾奉 旨改設

戊戌十七年春三月賜進士茅瑋等三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虜入玉林川又入黑山門貓兒庄總兵梁震擊却之○秋八月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顧鼎臣爲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

鼎臣嘗奏爲崇植先賢系胃以隆道化事竊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其德與功垂之萬

聖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十七

世真與天地同其高厚矣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不惟心相授受且筆之書以詔後世泄天地之精蘊揭宇宙之綱維滙六經之淵源掃百家之蹊徑考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所載如一貫之旨正心脩身之學中和位育之功性善誠明之說王霸義利之辯微言妙道不一而足眞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豈小補哉暴秦坑焚之後道學不明漢司馬遷號稱有良史才其序孔門弟子列傳但曰孔子以曾參爲通孝經故授之業作孝經而已唐韓愈叨附於聖人之徒其序道統之傳直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尚何說哉良由大

學中庸二書混于戴記篇中不與論語並集學者莫知其爲道學之樞輿而討論之是以時君世主徒知推尊

顏孟而忽于曾子子思自唐迄宋雖加曾子封爵而從祀猶列于十哲之後子思則杳無聞焉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仁宗始表章學庸二書而程頤程顥朱熹諸儒更相發明邇流窮源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正則道統授受之功曾子爲大而子思次之咸淳三年由是始封曾子爲成國公子思爲沂國公配享次於顏子躋於孟子之上而四配之位始正是萬古不易之定論也我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首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固崇儒重道之宏規矣弘治中因

聖代典則

卷廿七

五十八

脩顏子孟子廟特置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各一人以主祀事此 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盛舉也夫曾子傳道之功優於顏子而孟子私淑于曾子子思今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當時典禮守土之臣曾無一言及此者豈以曾子子孫散在四方亦世歷久遠譜系不明恐有冒濫之弊歟臣嘗考之春秋之時莒人滅鄆其太子巫仕曾去邑爲氏然則曾子去受姓之祖甚近也後世凡曾姓者孰非曾子之子孫乎又訪正德年間今都御史錢宏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巡歷至嘉祥縣謁曾子祠墓因而訪求附近編氓中曾姓者得一農夫于深山中貌

甚朴野詢之果曾子之後也不知錢宏當時何以不請于朝而復使之湮沒耶必以其人鄙陋不可廁衣冠之列故爾臣愚以爲先王興滅繼絕崇德報功其意甚遠其道甚廣不當因其子孫之無賢而遂已也臣自入仕以來見三氏子孫來朝輒有感於秉耿取不忘幾三十年矣特以地卑人微不敢輕率妄議耳茲者恭遇皇上親承道學之統丕宏禮樂之化釐正孔廟祀典一洗前代陋規重勞聖駕臨幸國學躬行釋奠之禮真可謂功光祖廟而範垂百王矣臣謬以章句之儒得預俎豆之事欣榮鼓舞不能自己乃敢陳其愚見仰冀宸嚴夫亦數千載未備之典必有待於今日歟如蒙乞勅內閣

聖代典則

卷十七

聖九

禮部擬議請自聖裁准照弘治年間追崇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俾守曾子祠墓兼主祀事萬世斯文不勝幸甚等因抄呈到部爲照曾子親受一貫爲聖門之高第獨聞大學得吾道之正傳垂世立教與顏孟同功號稱述聖已竝追崇然獨世嗣弗傳祠墓失守雖配聖有靈而象賢無主誠爲闕典本官欲追求其後同于二氏子孫以作賓王家以主祀事實足以仰體朝廷崇儒重道之聖心也但歷世久遠譜牒無傳若非精訪博求難免僞冒之弊覆奉欽依移咨都察院轉行山東撫按官親臨嘉祥縣查訪曾氏子孫詳考歷代支系之真及正

德年間曾經都御史錢宏所考農夫有無見在通拘到官督同縣學官吏諸生并高年父老逐一詢問務求的系曾氏正派子孫明白先行具奏以憑議處施行再照今去曾子之世上千有餘年中間更歷變故子孫播越流寓豈無散而之四方者如南豐曾氏輩聲布兄弟並顯于宋其家乘以爲出自曾子之後今其嫡派子孫亦不知誰何合無仍通行天下大小衙門一體訪求務得其人具實奏聞但不許輕易起送前來以啓費緣爭兢之端

九月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薦大號於天改吳天上帝稱皇天上帝○更上太祖高皇帝謚號

聖代典則

卷十七

六十

冊曰欽惟我太祖高皇帝當夷狄據華之秋實天地易位之變乃奮揚神武取中國于冠裳裂滅之餘恢闡聖文門主道于綱常淪敷之後掃彌天之虜于宇內經百戰而帝業成翦羣雄之亂于四海不十載而天下定得國之正視商周而功烈有光受命維新比虞夏而艱難事倍殆與闢乾坤於混沌肇人紀於任榛同一揆也若夫制禮作樂經文緯武仁恩溥于萬類教化行於四海躬帝王之大德建聖神之極功則又兼總百王高視千古獨立一代卓乎無前者也不有顯號其何以昭八議於萬世乎玄孫早以冲人繼承大位永念祖德莫可名言茲者不量顯蒙敢效摹擬謹恭奉冊寶加上尊號

曰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宋濂曰帝有度越前聖六事功高萬古也得國之正也獨稟全智也敬天勤民也家法之嚴也兵政有統也謝鐸曰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起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更上太宗文皇帝謚號

冊曰恭惟皇祖文皇帝躬英聖之資抱神睿之略文章煥然而可述功烈巍乎以有成當眷顧維新之命遭艱難未造之家將周公東征之師而大定王室則所以

昭代典則

卷十七

十一

承繼述之孝者何其勤遷武王鎬京之都而永建帝業則所以成創守之功者何其大表章六經垂範萬世禮樂明備教化大行有經天緯地之文親御六飛威振絕漠四裔君長咸奉職貢有戡亂除兇之武光踐寶祚而二紀之治坐致太平晚付皇儲而萬幾之勤不廢總攬至於敬天勤民右文重道親賢遠佞兼有君師之衆善乃若懋賞輕刑畏災重穀憫農優艾備有帝王之全德此則自載籍之傳未有豐功駿業而可以加茲者也玄孫某忝以支童繼承大德比已恭建特廟用圖百世不遷茲者加上尊號期以配天罔極謹奉冊寶上尊謚曰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成祖

加上恭穆獻皇帝謚號祔享太廟

冊曰恭惟皇考獻皇帝睿明天縱恭儉性成蕩蕩難名道配乎帝堯之大乾乾不息德比於文王之純學本聖傳心契乎四書六經之旨國封南服化行于江沱汝漢之濱方憲祖賓遐之後當孝皇在祚之年迎養一辭昭昭乎神明享其孝遺治一疏恢恢乎帝皇同其情奉藩二十五年心罔不在王室而昭事上帝之忱翼翼如有臨閱世四十四載身罔敢自暇逸而學道愛人之志孜孜不少倦乃若游情翰墨則精究古法非經訓之辭弗書至於怡神宮庭則應接斯須非聖賢之事弗

昭代典則

卷十七

六十二

語喜怒哀遷賞罰必當有發而中節之和明照無私幽隱必達有無所不通之處摛辭電發煥然其有文章實心天遊廓乎其有容德誠可謂包衆善而難名兼百行而備有者也臣御名祗繼遺休茂承餘烈永爲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恪稽典禮率籲羣心謹奉冊寶更上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特享時祫大祫皆出主祔享於太廟祭畢則歸主於原寢

大饗皇天上帝於玄極寶殿奉皇考獻皇帝配

上欲宗祀皇考以配上帝乃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是年殿未成乃大饗於官右乾隅玄極寶殿皇天上

帝南向。睿宗獻皇帝西向。禮如南郊。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崩。○內閣李時卒。

已亥十八年春立元子爲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第三子爲景王。○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張治使安南。不果行。

時車駕將巡承天。綰治行有日。復止。

二月上巡承天。○以翟鑾毛伯溫爲行邊使。出帑金賞塞上將士。○夏四月車駕還京。

詔曰。朕聞聖人之治天下也。率皆以孝爲先。蓋所以教民作範焉。弗孝何以上人乎。朕以菲才。叨承天眷。君茲黔首。主御華夷。所事者人極重焉。故首正父子天倫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六十三

正。復宗考廟當有之宗。適者積愆深累于慈聖。驚輿遐邁哀徒摧五內之傷。鳳寢再圖禮脈宜二親之共匪自經營。何慰夙夜乃于今年仲春之十有一日。奏告于天地宗廟社稷。徧達于百靈衆秩。於十有六日。駕徂荆楚之舊藩。躬視承天之嚴寢。二十五日。駐蹕龍飛內之卿雲宮。齋潔肅誠。定禮備樂。有五日元吉。祇奏告之祀。于皇天。奉皇考睿宗獻皇帝上配報生恩。而拜謁顯。瞻答神功而躬祭社稷。以及道經仙望徧兼舉。諸王羣。隨迎親獻誠。雖未如四符之巡。亦以見省方之意。且朕何人敢堯舜似祇欲伸終送之道。以求夫永世之安庶幾教天下也。今玄寢之制置既詳。親體之尊安攸定。但

念本根所在。百姓繁懷。勞擾久時。民間當軫承天府自

明年爲始。特免田租三歲。湖廣地方與免明年田租五

分之二。北直隸河南二處亦與免明年田租三分之一。

用見朕懷恤之意。期以今月二十三日還京。於戲慎終

思永立愛敬以式臣民。經始求臧。建中業以遺孫子。尚

賴忠賢。匡于至治。詔爾華夏宜悉知之。○宣諭承天府

百姓曰。說與故里的衆百姓。每我父母昔在孝宗皇

帝時。封國在這里。我父母積許大的德行。生我承受天

位。今日我爲父母。來到這里。你每也有昔年的舊老。也

有與我同後生者。今日一相見。但只是我全沒德行。父

母都天上去。了這苦情。你每也見麼。我今事完回京。說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六十四

與你每幾句言語。各要爲子的盡孝道。爲父的教訓子。孫長者撫那幼的。幼的敬那長的。勤生理。做好人。依我此言語。況我。也不能深文。這等與你每說。以便那不知文理者。教他便省的你每可記着。

遼東軍復亂。總兵馬永率家兵逼賊殺四十餘人。遂定。○

五月以翟鑾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

○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葬于睿宗獻皇帝之陵。

上諭禮部曰。南巡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峪地空

曠。豈如純山完美。決奉慈駕南祔。五月初二日。又奉聖

諭。恭奉慈宮引發吉日。用今月十七日子時。奠獻使等

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且用原定者。如有增損

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官行是日梓官由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題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王還京梓官遂登舟直抵承天登岸合葬

改荆州左衛爲顯陵衛始添設與都留守司○秋勅成軍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往廣東議征安南

先是禮部尚書夏言兵部尚書張瓚武定侯郭勛皆言安南國背叛在所必討上命待差去官着實查勘明白就星夜奏來定奪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又奏乞恩正法以誅僭逆復奉聖旨且着地方官員從宜撫剿提督兩廣侍郎巡撫雲南都御史并各總兵官都另

聖代典則

卷三十七

本五

寫勅與他於是提督兩廣侍郎蔡經檄行彼國都城府衛轉諭莫登庸父子熟思利害審度順逆果能畏威懷德悔罪回化束身投降即將國中事情明白開陳不許隱諱其黎寧見據何地果係黎譚第幾子從實具本伏待聖裁遂該巡撫雲南汪都御史題爲大慶事據都指揮王守忠呈送安南頭目范正毅齋通莫方瀛投降奏本奉聖旨禮兵二部看了來說又該提督兩廣侍郎蔡經題據副使翁萬達等呈據安南國差頭目阮文泰等齋到表文印信文書開稱本國莫方瀛父子已甘受專擅之罪謹具本國土地人民實數開陳奏進伏望天朝處分爲本國臣民立命庶方瀛父子獲釋丘山之

罪而一國人民咸囿天地生成之化奉聖旨安南國

降表朕已覽悉這事情禮兵二部看議了來說隨該兵部尚書張瓚等會議乞將原擬威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各請給勅書鑄給關防并符驗旗牌令其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提督各該撫鎮并三司等官將各處兵馬通行整飭合用錢糧從宜會計以備征討軍機重務悉聽便宜若使义族張皇天威宜著莫方瀛父子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前項上表請降悉以土地人民上聽天朝處分別無虛詐合國人民亦無異詞總督參贊大臣作速將其真實情目星夜具奏遂勅諭參贊軍務太子賓客兵部尚書兼

聖代典則

卷三十七

本六

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曰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王黎嗣故絕被賊臣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因而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方欲與師問罪節該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奏稱莫登庸父子聞天朝聲罪征討恐懼省悔上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勅下廷臣會議僉謂夷情叵測詞雖卑懇意或詭秘故法不可不正義不可不彰今特命爾爾同總督軍務總兵官威寧侯仇鸞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彼處提督節制各該撫鎮并副參以下三司等官將兩廣雲南應調漢土官兵及征討機宜悉照該部題准事理聽爾便宜處置其賊臣父子如果

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將其乞降聽處。眞實情由。星馳具奏。若執迷不悛。必誅不宥。用兵之際。爾等宜相機酌處。務要計出萬全。期于偕亂底平。罪人必得以彰。天討以安。遠夷斯副。委任之重。撫鎮三司等官。拒違候事者。參奏處治。其餘文武職官。三品以下。有不用命者。聽爾即便拿問。干係軍機。不分文武官。悉以軍法從事。爾受茲重委。其敬之慎之。故勅。

八月虜入宣府塞

西路參將賈英見虜少。出禦之。亂行而前。入虜伏。虜殺我將士千人。掠戰馬千疋。益深入南路。殺掠人畜萬計。時虜酋青台吉、哈喇台吉、那林台吉皆也。牧塞外。時時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六十七

掠宣府。總兵江桓竟不出。劾罷之。

冬十月大同五堡成

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卽反唇瞪目。或飛章訛語。相搖撼。梁震聞總兵大同命。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約束曰。我無爾陵。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網紀。候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眾爾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鎮兵稍斂縮。乃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震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

十二月虜入宣府深井諸堡。又入榆林塞。殺守將宋隆。逮總兵江桓下詔獄。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六十八

昭代典則卷二十七

昭代典則卷二十八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世宗肅皇帝

庚子十九年春虜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夏四月風

是年二月甘肅守臣上言河西一鎮連賊盤據於西海

番族住牧於南山回夷入貢往來交馳奎虜乘機出沒

搶掠中通一徑勢甚孤危疏入報聞三月虜入榆林塞

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數萬長驅而

昭代典則卷二十八

出總兵周尚文駐兵春秋原虜退以捷告虜又入宣府

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得我神鎗銃炮千計芻粟牛羊萬

計掠一婦人往時虜多掠婦女近數年乃掠穀畜火器

遇婦人輒殺不掠四月風霾旨下兵部議防邊方畧言

官交章劾兵部尚書張瓚貪鄙誤國不聽

武定侯郭勛誣奏戶部尚書梁材削籍○起故右都御史

萬鎰勘處湖貴苗亂○秋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于蔚

州

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蔚州盡破其關廂堡塞殺人

盈野總兵白爵遇虜於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冒遇虜

於馬連堡又敗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九子言虜酋哈喇

噴糾俺荅凡祿吉囊青台吉赤台吉等十人禱旗驃馬

負十日食入塞比報至虜已過順聖關抵蔚州凡留宣

府境內者幾兩月撫臣守臣行賂竟論功陞職

是年罷武舉鄉試○八月虜入大同塞大殺掠人畜

八月薊州撫臣言朵顏酋革蘭台結北虜且并力侵邊

令撫臣諭革蘭台虜入大同塞虜見大同兵東援宣府

遂乘虛寇大同西路殺掠人畜數十萬光是大同叛卒

逐出城盡走虜中虜擇便捷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為僧

道丐乞入謁我邊西至甘涼東出山東或入京師凡地

理險易兵馬強弱撫鎮將領勇怯利害盡走告虜酋吉

囊俺荅二酋分道入塞大同軍顧與虜約無我人畜

昭代典則卷二十八

我亦不復攔若虜喜嚙指折箭去至秋竟越大同抵鴈

門度寧武入嵐靜交城掠殺人畜萬計大同軍有得虜

掠我輜重名買路錢大同巡撫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

若不聞問亦不問大同軍亦驕悍不用命宣府總兵白

爵調援亦不肯戰虜益無顧忌且欲攻鴈門山西撫臣

陳講告急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以聞講疏言八月六

日達賊由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由井子窰青屹

塔侵至陽方邊接連猗兒澗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

又由水口佛老觀灰泉梁溫等處深入省城西南十日

興嵐交城平虜與汾州文水清源十數州縣封壤連接

一望平原民皆村居曾無堡寨比之邊城萬萬不侔且

各賊未遭挫衄。延住腹裏。數日不出。人心驚惶。禍變莫測。後報聲息。尤為可駭。我兵追逐。不滿八千。大同援兵。雖至大約一千五百。臣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何支。詢問虜中歸正人。皆言賊多。華人鄉導。近年大同叛軍。向順無門。助賊為惡。即為酋領。生長中原。習知險易。又覘我軍脆弱。非其所敵。故敢於橫肆。漸窺中土。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徒循常襲故。不早振舉。必成大患。乞下廷臣集議。更新絃轍。兵部尚書張瓚。不以為意。謾曰虜且退矣。

命提督團營兵部尚書劉天和總制陝西軍務

劉天和率精兵九千駐花馬池。虜數萬入安邊定邊塞。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

大掠固原。撫按初書督至。天和為虜隔。逾月奏不至。既迺告捷。言斬虜首五百。又言卒張奴兒殺吉囊之子虜諸酋大哭遁去。於是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錦衣正千戶。陞賞三鎮文武吏士。凡千餘人。張奴兒陞世指揮僉事。內閣以謀謨帷幄。復言加少師翟奎少保。謂本兵曲盡方畧。坐收全功。張瓚加少保。叙一子錦衣副千戶。冬十月內閣顧鼎臣卒。○十二月虜入大同塞。○提督兩廣侍郎蔡經奏進安南莫登庸投降圖。并解小目許三省等赴京。

毛伯溫仇鸞既至兩廣。會同兩廣撫按總兵等官。會委廣東按察僉事林希元往福建漳泉等處。雇募兵船。分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四

委布政楊銓。參政蕭晚等。總理分理錢糧。按察使歐陽席。查革姦弊。按察副使韓楷。督率押運。案行兩廣雲南三司守巡兵備副參等官。轉行安南長慶諒山府衛永安文淵等州。各父老省諭。莫登庸莫方瀛知悉。項者上表乞降。是否中心實情。有無別項詐偽。其稱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俱要逐一聲說。各吐由中實語。勿事紙上虛文。若支吾不實。執迷不悛。必大興問罪之師。弘宣吊民之意。仍行長慶諒山等府衛永安文淵等州。有能擒斬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賞銀二萬兩。奏聞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府州縣歸附者。亦即以其地與之。隨處參政翁萬達等。申請提兵壓境。宣布朝廷威德。庶使夷心懾服。束身待命。等因。乃分兵三哨。憑祥一路為中哨。龍州羅峒一路為左哨。思明府思陵州一路為右哨。又分奇兵為三哨。歸順州一路為一哨。欽州一路為二哨。烏山等處為海哨。共漢達土目官兵。一十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七員名。總督參贊等大臣親詣南寧府。調度兵糧。相機行事。於是莫登庸洵懼。遂申為投降乞恩宥罪事。內稱登庸荒微細民。限於知識。然每違瞻北極光。被南邦天清地寧。海晏河潤。登庸仰知中國有聖人久矣。況天威振動之下。而有陽春貽蕩之仁。懼感交并。曷可云喻。登庸竊惟先國主黎氏末運。連遭相繼淪沒。至黎諱攝國未幾。亦遭危疾。臨終倉卒之時。苟從夷俗。

暫以國事付之於登庸。登庸又付其子方瀛。未及奏請。委涉擅專。雖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滔天。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登庸父子謹遣阮文泰等齎表乞降。并祈處分。俱出誠心。別無虛詐。但積誠未至。不能立動聖心。夙夜憂危。靡遑寧處。嘉靖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登庸子方瀛不幸遘疾而亡。國人徃於舊習。欲以方瀛子福海代領其衆。登庸慮前誤相授受。義已不安。今若再循所請。負罪益重。無以自解。以此登庸與長孫福海。惟執共以俟朝命。頃者大將專征。重兵壓境。登庸猶圖豕何足以當。惟是國人亦危朝夕。幸見軍門。檄問備奉天言。慈渥無涯。捫膺流涕。切念登庸有罪。黔首無辜。聖慈昭代典則。卷二十八

不忍以登庸之故而駢戮羣黎。登庸何幸以羣黎之故而繫存殘喘。已於國內北望蒿呼。率同小目阮如桂等。於嘉靖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恭候南關紐縈出境。詣幕廷而稽首輸中款。以投降。登庸本欲躬自赴京。瞻天請死。緣已衰老。不堪匍匐。長孫福海方在喪次。不可遠離。登庸謹遣親姪莫文明。并先國主舊臣許三省。阮簡清。阮延祚等。詣關待罪。亦以見登庸父子往年降表。委係畏威懷德。不敢有飾詐之心。伏望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有。惟乞俯順夷情。從宜區處。使登庸得以內屬。永世稱藩。及比照列藩事例。歲領大明一統曆書。刊布國中。共奉正朔。則莫大之幸也。雖登庸先

國丁氏陳氏黎氏。迺相沿襲。稱號紀元。登庸悔悟之餘。固知其不可以再。嚴戒國人。一切革除。聽候新命。其敢仍蹈往謬。自速天誅。比者登庸聞廣東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如昔貽浪二都。漸凜金勒古森。萬四峒係欽州故地。果如所稱。唯命是聽。其本國先年缺貢。應合類補。及以後年分。續貢方物。登庸不敢遽以爲言者。以方在罪中。求免一宥。尚恐不得耳。又登庸與國人欲照先朝故事。備辦代身金銀人獻上。亦慮唐突。惟以投降聽處實情。具奏。若天朝原賜本國王印信。登庸止宜謹守。不敢擅用。伏望垂察。登庸不勝戰慄之至。爲此理合備申。伏乞轉達等因。該監督中哨廣西叅政翁萬達具呈。昭代典則。卷二十八

軍前隨會差指揮劉盛等。齎執令旗。令牌前去。准其來降。翁萬達等預於鎮南關近地。張開幕府。高築將臺。候軍前進。止至期。莫登庸素衣繫組。躬率小目耆士人等。亦各以尺帛束頭。候于南關。乃於臺上恭設龍亭。覆以黃幄。中立令旗。令牌。前置香案。兩廣三司副叅監統衙門。并齎執旗牌官。分班列侍。傳令開關。登庸暨其姪莫文明。并小目耆士人等。由關道左出。脫履跣足。面北而跪。委官指揮使王良輔等。稟准傳遣生員謝天縱爲解。其組及接受降本。登庸乃俯伏五拜三叩頭畢。伊姪并小目耆士人等。亦各以次降服。如儀。合國夷民引領於彼國關口。若崩角稽首者。又不知其幾萬人也。少頃登

庸仍率其姪并小目耆士及槃國夷民恭向軍前俯伏再拜當蒙宣諭朝廷恩威及軍門號令姑容戴罪還國待爲轉奏賜以不死登庸俯伏再拜稱謝回還訖乃傳令閉關收兵回營其伊姪莫文明并小目從人許三省阮簡清阮延祚等二十八人莫文明代肅登庸降本一通小目阮如桂等另具降本一通俱押送欽差軍門投遞外臣等竊惟自古南夷創亂類皆桀驁徂詐憑恃險阻勢強則鳴張以梗化力屈則鼠竄以全身中間亦有稍識利害通欵求附止於遣使奉表致其方物如尉佗黎桓者以漢文帝宋太宗之盛雖名爲向服未有褫衣自縛懇求哀切如莫登庸今日者昔苗民逆命舜命徂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七

征及其來格則從而分北之分北云者謂分別種類明立界限使之有所約束以遂其生蓋不如是勢必復致爭亂而吾所以涵育化生之仁亦有所壅闕而不能全此帝王之待夷狄所以爲義之至而仁之盡也伏惟皇上德符堯舜功光祖宗神武之威藏於不殺顯比之化溥於無私是以先聲丕振而黠酋震驚一矢不遺而蠻邦底定蓋已收有苗來格之功寧可無虞廷分北之化所據莫登庸并小目耆士人等乞要內附稱藩歲領大統曆日補足節年貢物等項臣等查得安南自漢晉以後雖稱內附然夷獠之俗瘴毒之氣終不宜於中國大率數歲一亂亂必連結黨類攻陷殺戮又必數歲而後

定昔張輔以十餘年勞費僅得數處郡縣叛者相繼卒歸於夷此其明驗也參酌前世利害莫若外而以夷治夷庶爲穩便如以莫登庸有罪投降未宜輕授土伊孫莫福海見今待命儻蒙矜宥或可別與都護總管等項名色以漢唐故事每年行廣西布政司頒給大統曆日令赴鎮南關祇領先年所缺貢儀查照補足以後年分照常舉行其欽州漸涼古森丁葛金勒四崗行令原爲安南事情添註參政副使等官查照原額編入欽州版籍仍量優恤三年以後一體科差其先後差來夷使事畢放回此正所謂以夷治之者也但恐議者尚以黎氏爲疑臣等竊伏思惟黎利倡亂阻兵陷沒郡縣殺敗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八

官軍大將如柳昇大臣如陳洽皆死於利之手其餘官吏戍卒不能自拔者悉遭荼毒臣等至今言之尚爲痛心我宣祖特以生靈之故不欲窮兵而姑與之耳今莫登庸之罪既與黎利之犯夏者不同而一聞天聲遂匍匐請死亦與黎利之屢抗王師者有間黎利既蒙寬貸則登庸似應末減至若黎寧雖自稱爲黎利子孫然臣節據諸司查勘蹤跡委的難明鄭惟懷一向潛住該國上下朗石林州崗寨附近廣西土官地方黎寧面貌初不相識故或稱黎寧或稱黎憲或稱光昭或稱元和或又以爲阮淦之子或又以爲鄭氏詐稱近據雲南布政司開報會審夷人鄭恒口詞稱添馬江峒雖有黎寧而

來歷宗派。不可得詳。所陳事情年貌。又與鄭惟憐原報互異。俱難憑據。臣等以爲今日之所處分。係我天朝安邊境。馭遠夷之大策。其操縱予奪。不宜以通賊之子孫而爲前卻。但黎氏自修貢以來。已蒙列聖寬宥。若其遺裔尚存。似宜體恤。合行雲南撫鎮等官。查勘果有可據。聽令仍於漆馬江居住。見在所有地方。俱屬管束。或量與職事。徑屬雲南。若非黎氏子孫。置而勿論。其鄭惟憐卽與廣東所屬。隨宜安插。量給田宅。不至失所。如此處分。庶爲曲盡。乞勅該部覆議。上請取自聖裁。○又題爲祇獻安南投降降國本事。臣等竊惟安南自五代以來。不入中國版圖。負其瘴癘險遠。或服或叛。中國常以不治。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九

治之及至不得已興兵遠討。雖至事勢窮蹙。尚乃冥頑弗率。未有一聞王師之至。卽委國聽命。自縛乞哀。如今日之卑順者也。非我皇上至誠神武。以不殺爲威。以萬全取勝。何以至此。昔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宣王平淮夷。近在要服之內。當時文士。猶作爲殷武江漢等詩。播之金石。奏之家廟。然後殷宗周宣之美。煥然昭乎后世。矧皇上駿烈邁跡。殷周可無形容。以示今傳。后臣等待罪行間。歌頌非職所及。謹將出師受降次第。布爲八畫。曰天威丕振。曰交夷組繫。曰釋縛乞降。曰稽首祈恩。曰夷使輸誠。曰夷酋咸服。曰耆士陳詞。曰夷民感德。臣等非有尺寸之功。所以彰明我皇上至誠神武。溥育

羣生。化及蠻貊。捷於影響。雖大舜千羽。七旬苗格之盛。方之亦不是過。實爲我國朝千萬世無疆之休。伏惟萬幾之暇。少賜披覽。○又題爲遵奉明旨。以議處安南事。臣會同總督軍務。咸寧侯仇鸞。叅贊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議照安南夷國莫方瀛。先次具本乞降。已該臣等查議會題。并將差來小目阮文泰等案。行南寧府。收發嚴密衙門居住。聽候處分。今莫文明等復齎降本赴京。阮文泰等事同一一起。相應併行起送。及莫登庸及國人投降情由。該總督叅贊大臣。遵照勅諭事理。會同臣先行星馳奏聞外。今差指揮王良輔等。管押莫文明阮文泰等。并齎莫登庸等原本赴京待命。理合題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十

辛丑二十年春三月。賜進士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宗廟災。

初震火起。仁廟風大發。仁廟主燬。俄而成祖主又燬。延襲太廟及昭穆羣廟。上奉列聖主於景神殿。遣大臣入長陵獻陵。告題成祖仁宗帝后主。亦奉景神殿。

夏六月。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都統使。仍與世襲。十三路地各置宣撫司。聽都統使管轄。莫文明阮文泰等賞各有差。遣回毛伯溫加太子太保。勅取回京。蔡經陞右都御史。仇鸞賞銀及紵絲。俱照舊提督鎮守。○秋八月。虜入大同塞。

八月。吉囊先入大同塞。壬戌。提督代州三關副總兵丁

曉出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遇虜力戰死虜遂入關時樊繼祖總督宣府大同軍務且給銀九十萬兩為餉虜至不出縱其深入山西遊擊將軍周宇禦虜大原北侯城村力戰死虜遂至山西省城又越而南殺掠人畜萬萬吉囊纔出關未至塞上俺答復入又越大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甚

九月添設鴈門寧武偏頭三邊總督

兵部會題先年賊犯山西或至陽曲灣或至黃土寨或至寧武關或至四鎮衛猶皆在省城之北故迤東壽陽平定迤西交城汾州運南和順遼州等處恃有省城宴然無事今則東幾至井陘西幾至冷泉南幾至潞安大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十一

羊之跡殆遍山西雖山東河南畿內等處俱當振搖度勢審時誠可疚心合無吏部推知兵文職大臣一員前去山西專一提督鴈門寧武偏頭等三關兼理軍務兼理糧餉制可

復行武舉分別邊方腹裡名數

兵科給事中任瀛具奏復設武舉兵部覆議奉聖旨近年武舉委無實用合依擬開設務求真才實有將畧的分別邊方腹裡取人乃照會試南北卷例如每科五十名邊方取三十名腹裡取二十名

起翟鵬總督京城南面山東河南軍務

時北虜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乃於乞會推總督

文臣疏中屢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吏部文選郎中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諸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渠負國恩邊事大壞今猶為此奸巧渠獨不知虜棘本兵自出平天順五年李來寇陝西馬昂統兵麓川之後王驥嘉靖初河西之役金獻民皆本兵也景泰時于少保自請行邊嶺南蠻反用兵久無成功議設兩廣總督于少保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耶已而廷推首上瓚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書又次起用翟鵬內批用鵬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十一

松奏為陳愚忠申末議以保萬世治安事條開懲苟玩言都御史史道總兵官王陞陰納賂遺虜賊戒令勿殘已地上負朝廷節鉞之恩下增夷虜驕橫之氣中失邊城士人之望雖實諸極典不足以盡其辜及修障塞懷攜二慎選授廣間謀嚴備禦核屯戍等事該兵部覆題奉聖旨胡松所陳多出忠懇故有是擢

壬寅二十一年春二月宣大總督樊繼祖大同總兵王陞白爵以行賂僅罷官巡撫陳諱史道削籍南面總督翟鵬召還京○是月虜掠蘭州○三月復以翟鵬總督宣大偏保及山東河南軍務○夏五月翟鵬罷

樊繼祖以九十萬兩花銷餽遺時宰言官交章論劾竟

不之罪得歸田去。翟鵬質直端勁。不善附權貴。通貨賄。再出總督。例辭時宰私宅。時宰惡之。數日不得通。鵬以邊事急。遂行至鎮。以邊乏。疏乞兵糧。時宰票旨罷鵬。革總制官。專責大同宣府山西保定龍大有。楚書劉臬劉隅四巡撫。時右清紀郎周鈇言。庸必再至。乞早為防禦計。謫鈇廬州府知事。

六月虜破鴈門。掠太原。京師戒嚴。

六月虜又大入塞。時吉業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答糾數酋經朔州破鴈門。掠太原。京師戒嚴。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內閣夏言罷。進翟奎少傅。謹身殿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十一

大學士

時嚴嵩為禮部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而夏言阻。且擠之。遂結怨。造謠聞於內。久未發。會日食。方復圓。聖諭卽下。科道云。夏言放肆縱恣。天性已成。不遷於忠。謹敬畏言官。係朝廷耳目。專一聽受主使。朕以香葉束髮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跪起。盤坐。言卽曰。時人正瞪目而視。不可。言官不為國思報。但只欺謗君上。弄法舞文。排擠忠直。貪生媚竈。通不聞一言片疏。論奏糾發。今日神鬼亦怒。諭播中外。欽此。於是科道各會疏劾貴溪十三道疏奉聖旨。祖宗設科道官為朝廷耳目。這廝每全非人類。但結合欺罔。不思盡職業。不過歸惡於上。謂言出禍隨。

君人不明耳。喬佑等為甚。并沈良才等。吏部會同都察院從公盡誠考選。分別去留來說。六科疏奉旨。已有旨了。欽此。吏部考察疏云。考得監察御史喬佑等四十員。都給事中。等官沈良才等三十三員。官居臺諫。職任耳目。既不能愛惜名節。又未嘗曉知治體。惟欲是已。而非人。輒敢徇同而惡異。或經年累月。論建無聞。或屢牘連篇。煩瑣可厭。方夏言輔導不職。莫肯指實糾彈。至聖諭切責甚嚴。猶且互相觀望。上負朝廷好問好察之誠。下失臣子危言危行之義。罪狀既已甚明。罷黜亦不為過。伏蒙皇上曲賜矜容。特令臣等會同考選。益見天恩慈厚。王道平明。寓仁覆於震疊之餘。齊威嚴於包荒之下。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十四

及看得科道建白本頭。各該掌印。輪流具名。至於平素挾邪。臨時主議。固不係列名之先後也。臣等祇遵勅旨。參諸素履。從公考選。分別等第。應謫降者。調降外任。應留用者。通加罰俸。伏乞俯從臣等議擬。奉旨是。喬佑等這廝們職任言官。寄以耳目。專一黨附權力。欺蔽朝廷。夏言輔導無狀。不敢指實糾彈。及奉有明旨。仍懷觀望。顧忌。好生姦諂。誤國本都當重治。姑依擬分別等第發落。喬佑等三箇并高時。都降一級調邊。方外任。何允魁等九員。各對品調外任。王珩等二十六員。姑且留用。各罰俸半年。賈大亨等二十四員。既選未久。姑從輕。罰俸兩箇月。欽此。

召翟鵬為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務○虜駐大營於平遙介休間四掠人畜自六月丁酉至于七月庚午始去

上出賞格擒斬俺答賞銀千兩陞不次他酋三百兩陞三級時俺答青台吉叭蟻哈哈刺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各擁萬眾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時鵬未至我師連營莫相攝觀望不肯戰縱賊益深入殺掠人畜萬計賊大營駐平遙介休間散入險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邀擊虜掠我牛羊衣襪男女迺遷就大營結陣且歸偏帥張世忠等自侯城村起營盟約諸將躡虜力戰諸將閉營不相援賊見世忠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十五

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輒不念血盟耶世忠被射傷裹創下馬四面步戰賊亦寢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追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己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踰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曾五等力戰宣臣並死又分掠定襄孟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開安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寨去虜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掠二十餘萬人牛馬羊猪畜二百萬衣襪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

田禾數十萬頃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祠祀之時羽書急議築京師羅城與役有日給事中劉養直力言不可遂止

萬鎰條上勘處湖貴苗夷方畧
湖貴之間有蠟爾山諸苗居之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童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北隣四川西陽苗雖分土隸兩省中蟠結實從實相蔽匿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童子坪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欲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主奉之與爵返雷苗多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十六

日相蔓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撫恤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逋欠責見戶見戶益多逃亡官府嚴督平頭土官遂挈印逃諸苗悉騷然叛矣湖貴守臣討之不能定上其事嘉靖庚子召萬鎰為提督副都御史開府辰州今相機撫勦鎰集諸路漢土兵討之久而不克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期為諸苗所信服足辦此事鎰用為巡捕指揮鎮溪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百戶五員所印委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揮二員千百戶十員乃土目以功授者不列銜不食俸蒞事見流官指揮掌印者禮如屬官田應期即土指揮少曾為辰州府學生員巧黠多智術

能誘煽諸苗。苗多信之。往年永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期陰構亂。而兩利其賄苗之無忌。應期實啓之。數年恒挾苗以市官府。至是得巡捕。益大肆姦利。督府監司不悟。顧切任用之。征則庇真寇。誘殺居民。冒功賞撫。則挾求重賈。多反覆。苗實未蒙惠利。故功延不成。鍾乃具疏曰。此夷先是宣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圍九箇月。勦賊過半。正德七年用兵五萬。攻圍四箇月。勦少。撫多。今初擬用兵六萬。期以半年。臣憚訪各賊巢穴。如蜡爾等山接連三省。當其絕險之處。晦冥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畧持久之効。乃減兵三萬。大抵以勦之威。行撫之恩。今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十七

雖平定。但地方大壞。極敝。苗夷易動難安。目前雖已寧帖。而後患所當預防。遂上方略。專意防守。不事征進。鍾又有書與中朝人士。其畧曰。苗賊巢穴。如蜡爾雷公等山。峒接連湖貴四川。周回千數百里。徑倍所居。人跡罕至。其懸崖鳥道。莫可躋攀。狹路羊腸。不容並足。且竹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巖曲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側肩俚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內。則闇。雖有長技莫施。審據軍前。漢土官員。曾經兩廣滇蜀等處。征進者。皆云。山崗之險峻。各省亦有之。至於竹箐之深阻。則所未嘗見也。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險僻幽翳。天晴之日。亦

將午而後開朗。未晡而已晦暝。但遇稍陰。卽霧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蓋山嵐瘴濕。氣候鬱蒸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此。先年土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確魯易於牢籠。自正德以來。邊方多故。土官征調。皆顧情此苗。以爲前鋒。用能克敵。稱強。及至近年。土官構讎各厚。餌此苗。以助攻殺。因而啓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其技倆亦爲賊所窺破。無復畏憚。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擯而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稔之情。不但引誘窩藏。在所必有。甚或偕兵齎糧。豈能盡防。况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調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十八

西陽平頭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其事勢之難如此。苗夷常言。朝廷有千軍馬。我有千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澁。糧運甚難。料不能多。故爲此言。其狡夷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南夷者。誠有以也。前此兩省官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亦無滅賊之心。然而莫肯以勦賊爲

已任者蓋亦畏其難耳况遠得於傳聞者恒失其實旁觀於閑暇者每易其言不以爲選功生重則以爲勞師費財人亦何苦冒地方之利害而招已身之艱危乎積習有年稔亂斯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鏗遂一意撫處復遣兩省諸監司挾所謀土官親詣賊巢招撫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苗魁龍許堡給冠帶時湖廣苗以連年被勦故聽撫惟貴州苗雖稍戢然未懲創內實驕橫云

八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嚴嵩進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仍掌部事

癸卯二十二年夏四月嚴嵩解部事○秋八月虜入榆林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十九

塞又入于蕭塞

甲辰二十三年春三月賜進士秦鳴雷等三百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詔調各鎮兵至大同防秋

是秋虜入大同塞總督尚書鵬禦之虜退時虜酋遣我叛人至京師入兵仗局習佛郎機銃獲誅之兵部遂請

散各鎮防秋兵

秋八月內閣翟奎爲二子登第被論削籍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許讚爲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張璧爲東閣大學士並內閣辦事○冬十月虜破宣府塞入紫荆關逮總督翟鵬巡撫朱方下詔獄以兵部掣防秋兵太早故虜遂深入鵬謫戍邊行至河

西務借宿民家不納告之鈔關主事主事撻民家留鵬宿民家告之東廠以聞遂復逮鵬度成錦衣衛獄

乙巳二十四年春虜大入榆林塞總督尚書張珩延綏巡撫張子立謫戍○楚世子英耀弑其父王顯榕遣司禮太監溫祥駙馬都尉鄔景和刑部侍郎喻茂堅錦衣衛指揮使袁天章印訊之

楚王顯榕選配吳妃生子英耀嘉靖十七年冊封爲世子出居緝熙堂讀書十九年英耀選配陳妃復令樊鸞通陶元兒等密引宮人方三兒于緝熙堂官淫陳世妃啓知吳妃轉啓楚王執方三兒鎖禁北園陶元兒杖殺樊鸞痛杖四十英耀懷恨又樂婦宋公兒常在楚府唱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二十

戲英耀喜之令劉金密接宋公兒子緝熙堂宣淫楚王聞知劉金引誘英耀爲非恨欲杖死劉金憂懼遂惑英耀曰後王位不穩英耀怒稱我先了他府中誰人敢說劉金乘機贊好二十四年正月元宵節英耀啓請楚王飲酒英耀令謝六兒等執銅瓜田堯等執棗棍塗抹面日帶回回假鼻伏緝熙堂後楚王卽座英耀舉手劉金督率謝六兒等擁出突用銅瓜棗棍棍王身逝王侍從人朱恩等從廣智門城上用繩繫下急赴巡撫都御史車純告王遇害情由行按察司查究英耀遂將宋公兒稱爲新娘娘與之私住于明陽官都御史車純會巡按御史伊敏生具奏上命溫祥等會同撫按官究問英耀

弑父情實題奉聖旨英耀悖天道主謀弑父罪惡昭著覆載不容既經差官勘實多官會議明白皆欲明正典刑朕不敢放本當凌遲處死但係宗枝姑從輕着告于皇祖斬首以示仍焚棄身屍不與埋葬

秋七月新太廟成

宗廟災初議仍建九廟奉睿宗皇帝入祀上以孝宗睿宗兄弟並行同祀一廟則不得全其尊分建二廟則廟貌狹隘乃布詔天下謂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復同堂異室之制寢殿太祖正位居尊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憲宗孝宗睿宗武宗左右以次而列皆南向德懿僖仁四祖居祔寢南向

昭代典則

卷十八

十一

罷帝王廟元世祖祀

先是脩撰姚洙請罷元世祖祀禮官議不可至是給事中陳斐又言之乃罷元世祖及從祀木華黎等五人冬十月內閣許璫乞致仕削籍張瑩卒○十二月起夏言仍內閣辦事○壽寧侯張延齡決西市

張延齡先以指揮司總僧人宗賓人命會議故殺擬斬監候張鶴齡降發南京錦衣衛有奸民劉東山等十餘徒黨結在京挾詐人財窺伺延齡兄弟皇親家富易為生詞挾詐妄造內官趙稷向鶴齡傳說聖躬疾重不久當崩就將恭穆獻皇帝廟號并四郊都拆鶴齡舉手加額夜則三更密咒皇上聖母并槩宮不安等虛情捏奏

行三法司會問參看得劉東山等羣奸構黨攢捏扛幫偽造咒咀虛言任意縱放以遂私描畫魔鎮假借隨情指摘以網利潰毀君父全無忌憚指斥乘輿人不忍聞詐同堯代之共工奸如魯邦之正卯投諸豺虎猶有餘辜及照犯人張延齡一門過盛恃寵驕恣濫受各色無籍之徒分爲腹心爪牙之用假威張勢侵害良民欺騙商賈資本上下通分圖謀小民財產主僕各占因而致灰人命弗可勝紀法官會明議擬斬罪伊兄鶴齡降調南京奈何驕恣成性猶不善處致使劉東山等接踵虛奏而不知止者蓋延齡淹久未決可挾而利其所有也周公誅魯祭載之於書漢文誅薄昭書之於史以明大

昭代典則

卷十八

十一

義斷親重紀綱也劉東山等枷號死訖延齡監候至是夏言復入內閣延齡遂死西市

丙午二十五年秋虜深入陝西殺掠人畜○總督侍郎曾銑請復河套

銑爲御史時計擒遼東叛軍有功陞大理寺丞尋陞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山西被虜數寇殘乃移銑山西山西二年得無虜患又寇陝西時總督尚書張珩請戍以銑代之○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統後漸棄東勝於是河套遂爲虜巢然亦時去時來先朝大臣屢有復套之議成化八年遣吏部侍郎葉文莊公行視文莊以爲未可輕議特繕障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鎮城於

榆林。此余肅敏經畧之功也。王恭襄公又以肅敏爲失策。嗣後楊遠菴亦屢議及河套。然亦才力不給。不敢力主其事。旋議罷。近年吉囊俺荅二酋連歲殘破秦晉。久駐套中。嘉靖丙午。侍郎曾銑爲陝西總督。上言復河套事。內批嘉獎。然中外皆知兵弱財窘。且無文武將吏。恐挑強胡。禍不可解。然亦顧忌。莫敢言者。銑區畫兵食。關中騷動。人有怨言。又請戶部銀多至四百萬兩。人益不喜。

倭寇浙東。以朱統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

自罷市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

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主

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久之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當如是耶。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漏師。好語囑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倭。凶徒逸囚。罷吏黠僧。及承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倭奸細。爲之

鄉導。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啗飽煖旦夕。強者奮臂

欲洩其怒。於是王忤瘋徐必欺毛醺瘋之徒。皆我華人

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

憤斫殺。即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

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至是以朱統爲浙

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統任怨任勞

嚴禁閩浙諸通番者。時浙人通番。皆自寧波定海出洋

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諸淫官家爲之強

截。良賈貨物。驅令入舟。統嘗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

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於是福建

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都御史

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主

統欲禁止。令行遣旗牌。督決于演武場。一時通番稍息

而諸不便者。大譁詆誣。惑亂視聽。遂改統爲巡視。未幾

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即訊。甘心煖煖。必欲殺統。統憤問

卒。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皆論死。繫按察司獄。自

是華夷羣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

戶部尚書王果。謫戍廣東肇慶衛。○逮山西巡撫孫繼魯

繫獄卒

丁未二十六年春三月。賜進士李春芳等三百一人及第

出身有差。○夏。逮貴州巡撫王學益下詔獄。

湖貴亂苗。萬鍾議撫。已有端緒。遽召還京。已而賊復出

抄掠。湖廣巡撫姜儀。貴州巡撫王學益。請合兵進剿。楊

參將將赴湖過辰州為賊所縛姜儀畏罪上言王學益兵失期不至內批切責務期溫平四川巡按袁鳳鳴遂劾王學益逮下詔獄以李義壯代學益用兵數月日費千金官軍頓挫人畜殘破遂罷兵

降湖廣巡撫姜儀三級調廣東布政司參議蓋勦既無功撫又失策也

冬十一月澄城山裂東西移四五里○十二月京師大風

靈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逮陝西總督侍郎曾銑下詔獄套夏言輔弼官以尚書致仕

先是曾銑劾河西總兵戚寧侯仇鸞奸賊鸞逮下獄會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五

澄城山裂移有分崩離析之象又京師大風靈上散天疑畏以套議問輔臣嚴嵩高遂言夏言左右曾銑為此議者臣不得預亦不能止不敢言上遂大怒逮曾銑下錦衣衛獄奪夏言輔弼官以尚書致仕

虜入遼西大掠罷巡撫副都御史胡宗明以李珏代之

沿邊諸鎮惟遼東易治虜寡亦弱又縻我官賞交市且地饒魚米塩馬近年撫臣於款減賜物又計殺虜酋遂

失虜心是年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

十人虜大恨結眾深入遼西殺虜人畜萬計宗明及總

兵戴濂皆罷聽勦起李珏代宗明

以兵部尚書王以旂總督陝西軍務劉儲秀為兵部尚書

秀尋削籍以趙廷瑞為兵部尚書

丁未秋兵部尚書陳經被劾去王以旂代之至是以河套議出為陝西總督以劉儲秀代之儲秀循例疏辭上怒削籍去以趙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更四尚書時王果簡諒廉平孫繼魯清脩苦節劉儲秀清貞恪慎相繼去位皆出內閣之意言官之口其貪墨奸佞依阿卑諂者卒安享榮祿即有論劾行賄得解而職任如故旋復陞轉以故今之大臣實難展布上為內閣劫持下為言官巧詆相率低頭下氣者以為循謹千金雙璧絡繹道路即以雄才大器者聲矣

三月曾銑死於西市逮夏言下錦衣衛獄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五

仇鸞恨銑發銑匿出塞喪師諸事以賄夏言得解及言河套不可復狀上益怒銑論死西市夏言行至丹陽仍逮入京論死繫錦衣獄仇鸞竟釋不問

秋七月八月京師地震○九月陞提督兩廣兵部侍郎張岳為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是月虜

大入塞至于居庸關○十月夏言死於西市

嚴嵩言虜寇深入以河套故報復也遂決言

已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祭酒李本為少詹事兼翰林學

士並內閣辦事○秋虜入宣府大同

庚戌二十九年春三月賜進士唐汝楫等三百二十人及

不出身有差○夏四月苗賊攻陷印江縣治降詔切

岳

張岳至辰州集兩省官議皆謂林菁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擄去知縣徐文伯上降詔切責岳岳詢知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之除湖廣聽撫諸苗行令叅政王崇撫處如故外惟近貴數村寨黨比貴苗龍許堡等猖獗岳乃大集漢土官兵以九月進兵總兵則沈希儀領兵則叅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叅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規畫時邦憲以印江失事故被論劾制下當解任聽理

明代典則

卷十八

七

岳歷叙邦憲功次上疏留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堡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逃匿林菁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害藏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捷聞時苗已衰敗岳乃撤新調兵而留石邦憲等捕首惡

虜俺答寇大同總兵官張達出擊副總兵林椿赴援皆死之起廢成寧侯仇鸞為總兵加官保鎮守大同大同人趙小挨者極狡黠通虜嘉靖己酉夏以守臣差至京覲我虛實庚戌春小挨去虜中久之回言虜強盛請撫鎮用一妓詐稱總兵女送虜酋俺答求和撫鎮大

怒杖之四十小挨遂走從虜墩軍數招之答曰直至京城正陽門外始與爾等再相會是夏虜俺答寇大同偵騎報虜不數十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乃大至連敗死副總兵林椿聞達被圍引兵赴援亦敗死虜旋引去事聞逮總督侍郎郭宗皋巡撫都御史陳耀至京廷杖之耀死杖下宗皋謫戍奪情召尚書翁萬達代宗皋總督未至先以兵部侍郎蘇佑攝其事以趙錦為都御史代耀巡撫起廢成寧侯仇鸞為總兵官加官保鎮守大同八月虜復擁眾至鸞私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俺答令別寇宣府薊州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知宣府有備乃寇薊鎮薊鎮無重關出外即虜境所恃朵顏三衛

明代典則

卷十八

十八

為藩籬三衛舊得大寧地住牧又歲利入貢賄頗為我捍禦虜不能越三衛寇薊鎮近來三衛稍離心多結連北大虜故虜由其境入犯而三衛反陰為嚮導云仇鸞既陰使虜東乃佯奏探知俺答糾河套吉囊子狼台吉及遼東達子入寇東行將犯獨石云

虜入古北口召諸邊將勤王命文武重臣分守都城即軍中拜仇鸞為平虜大將軍賜印總督諸路勤王兵以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官軍截殺尋逮兵書丁汝襲侍郎楊守謙下詔獄論死虜得利復由古北口去

八月萬壽聖節前二日己巳虜自獨石邊外東行甲戌

至大小興州。乙亥薊州巡撫王汝孝爲口外陳通事所誣報虜自大小興州往西北去。且曰請寬主憂臣辱之慮。坐收安內攘外之功。是日虜遂至古北口外。丙子王汝孝又報虜到古北口外。被我軍射退。及奪獲馬匹數多。必不能入。是日申時虜已入古北口。二鼓報至京城。戒嚴。遂檄召諸邊將勤王。丁丑黎明錦衣衛指揮使陸炳分布官校於皇城四門。兵書丁汝襲發勇字四營兵分駐城外威字四營及三大營兵守城。令九門各文武大臣一人監督。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貴總督之。諸司官屬皆聽王邦瑞委用。命僉都御史商大節提督五城御史專一巡視以防內變。又命僉都御史王儀

昭代典則

卷十八

壬

率兵駐守通州。又宥繫獄故邊將徐仁戴綸等。令立功自贖。是日未時保定巡撫都御史楊守謙統付總兵朱揖參將祝福兵駐東直門外。參將馮登兵駐安定門外。守備井田兵駐崇文門外。戊寅大同總兵仇鸞統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兵駐朝陽門外。自是宣府總兵趙國忠副總兵孫勇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遊擊賀慶姚晃山西遊擊羅恭柴縉守備劉潭遼東總兵李琦參將楊應期諸兵皆相繼至郊畿上賜仇鸞平虜大將軍印。賞銀千兩。蟒衣一襲。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虜。陞楊守謙兵部左侍郎。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提督內外官軍截殺時京城諸惡少凶徒。往往羣聚言。内外文武大

臣家積金銀數百萬。虜即近城我等放火搶諸大臣家。諸大臣懼言城外有邊兵可恃。宜移官軍入護皇城。勿驚闕廷。於是邦瑞請九門各添兵千人。巡捕官軍分營東西長安街大節請九門城上各添兵千人。丁尚書請於十王府慶壽寺各駐一營。營三千人。於是城外之兵掣入城者大半。仇鸞驕縱軍無紀律。往往入村落。近耕髮詐稱虜劫掠民財。時鸞方被寵任。凡擒獲大同兵殺掠者不敢輒置之法。疏聞上謂大同兵首先入援。縱有犯出飢疲。令付大將軍撫處。而鸞殊不爲禁。丁汝襲乃下令禁勿捕大同兵。有捕至返捶捕者。故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於虜也。是時虜在白河東岸殺掠人畜。庚

昭代典則

卷十八

壬

辰至河上辛巳渡河西行結陣東郊散遣三五騎或十餘騎旁都城殺掠焚廬舍日夜火光不絕直至東直門外馬房執內臣八人去。俺答縱歸上番書言求貢及朵顏引路事。城外居民被傷千萬成羣奔京城城門閉不肯開。萬口號慟聲徹西苑上令開門聽民出入。是日虜掠我婦女酣飲大教場宣府趙總兵等兵在小榆河與賊前哨對壘。及諸將互相觀望。鸞亦不督諸路進兵。仍遣時義時時與虜通計以開馬市。與虜掠滿載去。汝襲周章恐喪師亦令諸將勿輕與虜戰。於是諸將逗撓不戰者皆諉言汝襲有禁。民間傳聞皆歸罪汝襲。怨謗大作。患言通衢陌事稍稍聞禁中。時仇鸞通邏移營東行

雖去城遠實不見虜守諫防禦京城管城外東北隅恐
衆寡不敵故按兵不戰上謂驚遠出禦虜而守謙懷怯
不出師故及汝襲皆屢詰責有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
宜報周尚文功請釋沈束中理尚文之罪且求爲御史
佐軍務上壯之加左諭德兼監察御史予銀五萬兩令
宣慰諸營將士詔商大節募兵有伎勇異等士倍其餉
令大節自領之并領舊隸兵部巡卒別爲一軍連日城
上列守禦具始畧備壬午零賊公然往來京城後六門
外殺掠人畜癸未虜至鞏華城西北益出輕騎近京及
西山口殺掠甚慘上震怒御奉天殿宣諭羣臣甲申逮
兵書丁汝璈侍郎楊守謙下詔獄命王邦瑞攝兵部事
耶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十一

至昌平北猝與仇鸞軍遇鸞不意虜近倉卒未陣虜騎
蹂入我兵不能禦死傷千餘人鸞幾爲虜獲以裨將戴
綸徐仁救免趙總兵夜遣健卒八十人往天壽山四面
放銃賊疑我有伏不敢入紅門已丑虜循潮河川仍出
古北口去諸將不敢追但徐尾其後趙貞吉復命詔謂
所齎去銀未區畫輒返又前論周尚文沈束事不當以
欺誑畏縮下獄廷杖貶嶺南兵侍蘭降南太僕卿職方
尚學謫戍戶尚士翱閑住周魯等調外任胡松奎俸勘
奏者言虜殺我男婦六萬擄去四萬掠襦數百萬焚廬
舍萬區當是時城外京邊軍竟不與虜一戰云九月命
戶部侍郎駱顯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骸招集傷創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十一

主事二員給事中御史各一員議多忤鸞意主事申煜持法不爲鸞屈上言京營弊政語稍侵鸞鸞怒密疏逮燧杖之左遷而出鸞又言京營置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不便皆罷之改召翁萬達爲兵部尚書久不至以邦瑞代之以趙錦爲兵部侍郎協理戎政命商大節部所募兵經畧京城內外鸞請召大同卒五百人於京師賜居第訓練京兵從之又遣官分道募民兵於畿輔河南山東山西每歲集京師團操鸞上言請大舉北征乃遣使詣諸邊鎮選兵以京營將練之聽候師期於是諸邊鎮銳卒皆隸京營將而邊地有警諸邊將不得調遣之京營將駐各邊者又多所凌轢且不任邊鎮之責邊臣昭代典則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內閣張治致仕卒

辛亥三十年春二月苗酋龍許保吳黑苗率衆劫思州府執知府李允簡以去降張岳右都御史爲兵部右侍郎兼

石僉都御史戴罪任事

龍許保吳黑苗復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出劫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玄實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衛踐更卒戍守時聞苗寇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衙苗寇百餘人佯稱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由小徑各遁入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宣慰及酉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叛逆者數寨其冉玄助劫思州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田應朝自得巡捕後日益恣橫有司寢不能制既構永保疊又合酉陽兵攻平茶雷殺無辜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所沮撓岳至使來見不出顧諛語應之岳廉知應朝雖諂不習騎射無武勇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爲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數其罪杖之斃於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鎮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仇嫉之其族人亦不直也乃托永順宣慰投見於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激他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暨苗寇破仍以計擒杖殺之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一

三十四

仇鸞請虜貢遂設馬市于宣大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下獄謫官

鸞上言請許虜入貢命諸大臣會議鸞力主其說乃于宣大開設馬市約虜貢馬一匹償以幣若干足兵部車駕司員外楊繼盛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馬者親別名也虜踐蹂我

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雠其不可者一矣往北伐之

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者二矣以天朝堂堂而下與大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者三矣

昭代典則

卷十八

三五

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謂國厭兵無所用之曠豪傑効用之志其不可者四矣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永餽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者五矣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六矣伏戎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壓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懼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虜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彼去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

邊虜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誘他部

我既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奇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者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疋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者十矣凡為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脩武備夫虜至無饜也至無耻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脩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戰事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

昭代典則

卷十八

三五

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惟公卿大夫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為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懼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曷倖目前之安以見効外懼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

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馬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為陛下勒燕然之顛懸俺荅之首于橐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嚴嵩等八臣議仇鸞跳憤曰監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為密疏上意遂中變下繼盛錦衣獄就置訊繼盛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典史先時蘇佑總督宣大主於戰史道開馬市於宣大主於和兵民莫知所從既得入貢虜乃以羸瘠馬多索值且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至朝市暮掠幣未出境虜寇即至并所得羸馬皆掠去虜日駐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為言將士不敢拒大同三邊垣及諸營堡盡為毀壞士卒不復出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十一

成虜長驅至大同城下矣史道上言虜無馬者宜許令以牛羊入市償以粟麥科道交章論沮之虜又請於遼東開馬市時許宗魯巡撫遼東乃移書兵部反覆陳不可狀事得寢宣大邊防大潰人皆危之鸞亦慮恐禍及科道復有言其事者鸞乃密疏上馬市事罷之召史道還制下有復言開馬市者論必死然宣大邊防廢竟不可復云

仇鸞徵兵部侍郎商大節兵來隸大節執奏鸞排之論死獄中

仇鸞漸跋扈索諸邊將賄賂亡厭時時與虜私相結所遣時義與虜俺荅義子脫脫結為兄弟朝士無不知之

亂政無敢言者鸞以防秋布遣諸將乃徵商大節所部兵自隸仍檄大節防禦京城四面大節以已列九卿不當受鸞節制且執奏巡捕兵舊不隸京營祖宗有深意不宜令鸞併之又劾鸞包藏禍心鸞即疏排之逮大節論死斃獄中自是諸司搢手無敢言者○時戶部取南京十三布政司庫銀凡二百餘萬仇鸞指以募兵防秋措置北征及廣買段羅紬絹等物務極精緻以奉虜市孫尚書應奎阿意順從糜費無餘鸞之奸逆無足責者孫以司計大臣其於經國之忠何如也

張岳遣叅將石邦憲計擒苗酋龍許保奏聞誅之

時諸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石邦憲等懸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十一

賞購之邦憲密遣人入寨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傑吳旦逞等窺龍許保至龍田寨親家誘至別寨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械解至岳疏聞誅之諸守臣任輟等遂欲罷兵岳力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為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羈執親黨盡釋令去密督諸土官索之

壬子三十一年春三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徐階為東閣大學士內閣辦事○倭賊破浙江黃巖掠定海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福興泉漳四郡○仇鸞請防秋行邊奏以兵部侍郎主調遣戶部侍郎主糧餉工部

侍郎主器械各簡其屬皆隸幕府詔從之

驚大作威福科條煩密法令僭擬動以軍法爲言一時人心洶洶恐變出不測

秋七月虜俺答犯薊邊仇鸞病不出師命收其印綬別遣總兵陳時佩之行事鸞死伏誅

六月諜報虜復侵薊邊鸞當出師乃病疽發背七月遵報急鸞病劇請與疾出師免陛辭從之卒不能出又無敢言易大將者八月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奏大將病不能出禦虜印在大將所諸偏裨令不行自請暫假大將印率師出禦之制下本兵不可出去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別遣將將兵禦虜於是錦卽夜至鸞第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五

收鸞印綬別舉總兵陳時爲大將佩印行鸞聞收其印綬大恚憤疽劇遂歿時上已心知鸞奸逆未發會鸞所親信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授錦衣衛指揮等官時義辦事必敗遂以是月十一日出奔居庸關鞏幸城諸處欲叛降虜被關吏及邏者所獲陸炳急以疏聞下詔獄勒之炳乃盡發鸞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上大怒令諸司會鞠之下制暴鸞罪惡剖棺戮屍梟其首妻子及時義侯榮姚江皆斬籍其家沒貲入官諸黨惡皆謫戍邊虜聞鸞歿旋亦引去

八月張岳計斬苗酋吳黑苗以竣事聞○始設湖廣川貴總督以岳爲之嵩素忌岳久不叙功卒于任

癸丑三十二年春正月兵部武選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內閣嚴嵩罪狀下錦衣獄

繼盛之調兵部也中夜起坐自詒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傍咲曰公休矣且歸耳繼盛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繼盛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繼盛已抵關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四

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允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乃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借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爲撝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陛下之仁恕又與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爲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

幸於得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絕。幸賴陛下誠敬格于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

耶代典則 卷三十一

聖

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議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宰相自居，挾天子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于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非

我所親，故罷之。陛下有一人，嵩卽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一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名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于

耶代典則 卷三十一

聖

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題疏方上，蒲朝紛然已知。天語旣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卽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

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壅斷之計。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姦比黨，譴張爲幻。先將長孫嚴劾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劾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効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効忠嚴鵠皆世蕃養子。臭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耶？卽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典，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四三

故顯拔其私黨，此僞既作，倣効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灰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暴，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二千兩，指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脣。嵩父子于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嘆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

謗，以泯初黨之跡。以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固逆鸞也，而受賄引薦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襲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難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襲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襲，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密疏保若。及汝襲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紿汝襲也。此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四四

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通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旣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

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于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誣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殷勤者。貪如盜賊。而亦荐用。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四十五

奔兢疎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原。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陛下之奸。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惟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聖

意。先用重賄結納于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卽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捭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今世蕃將厥衛官。籠絡追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四十六

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其姦三也。厥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之列。考察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効。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陛下。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

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為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為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

昭代典則

卷十八

聖

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告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觀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况臣孤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嵩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

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憲公慙而相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播公復下錦衣獄○嵩校意錦衣詰繼盛何自引二王繼盛對曰非二王誰不畏嵩者且王家事寧不憂為嵩壞耶獄具杖一百送刑部繼盛創甚至夜半始蘇獄吏畏嵩屏去藥食繼盛碎薙益盆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命司郎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司郎史朝賓曰疏內但云二王亦知嵩惡耳原無親王令旨也今云詐傳令旨其旨云何既非有其事而輒懸空坐以此罪人臣阿私而侮三尺似不宜至此也遂降朝賓為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罪竟坐絞繫獄

昭代典則

卷十八

聖

是春倭賊乘風奔突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揚淮十郡海垣並受其害○始釋柯喬虛錢○倭賊彌滿海洋屢破昌國臨山霽霽乍浦青村南匯吳松江諸衛所焚劫定海餘姚海寧海鹽平湖大倉嘉定上海華亭諸州縣甲寅三十三年春倭賊犯江北殺掠海門如皋通州○工部侍郎趙文華請禱海神退賊遂遣文華如浙行禱時公私勞費不貲皆歸文華囊橐改王忬為大同巡撫以徐州兵備李天寵為浙江巡撫都御史○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江福建江南北軍務○趙文華還京誣下張經李天寵獄論必西市文華以天寵轉巡撫張經為提督於已有力陰望厚報

而經寵以地方孔棘不遑私謝且經有王江涇之捷文
華忌之遂誣奏俱逮獄竟死西市

以浙江巡按胡宗憲為巡撫都御史○以南京戶部侍郎
楊宜提督閩浙江南北軍務○復遣趙文華監督浙直諸
軍

文華假借監督之權威凌督撫三司府州縣官搜括官
庫及世家大戶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蔽以敗為
功以功為罪雖有沈庄梁庄之戰竟莫救荼毒之慘兩
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留
漕粟扣除京帑請給醴課迫脇富民釋脫凶惡濫授官
職浪費無經其為軍旅之用纔十之一征發漢土官兵

郭代典則

卷五十八

兇

川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驅之不前賊
退遣之不去散為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於是外寇
未寧而內憂益甚矣

冬十月朔楊繼盛死於西市

秋後論囚王司業材詣嚴嵩曰外間籍籍謂楊繼盛不
免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當為救之且卜之材曰卜
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嵩令其子世蕃謀之胡植
鄢懋卿繼盛可留否植曰不可不可懋卿曰是養虎自
遺患也決不可決不可嵩遂以繼盛與應處決囚上之
竟以十月朔死於西市

乙卯三十四年胡宗憲遣羅龍文賄誘賊首王直葉宗滿

等來降

胡宗憲欲乘時邀功乃遣羅龍文以銀十萬買王直等
投降許為奏請優以官爵王直與龍文宗憲皆徽人相
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覬嚴氏父子與得授以指
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盛議得王直等
罪不容誅乃擬王直葉宗滿謀叛斬罪王汝賢越度緣
邊關寨出境仍徇宗憲意稱宗滿汝賢歸順報効俱從
末減定擬充軍直妻子免其為奴止行流置宗滿妻子
令其隨住會題命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詳議得王直葉
宗滿背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
作逆之狀亦自難掩通應解獻闕廷顯戮市曹以彰國
典但其作孽貽禍原在海上似宜就彼典刑以快人心
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王直葉宗滿
定罪即時處決梟示海上王汝賢一併處絞各犯妻妾
及子俱押解來京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初嚴氏父子受
賄欲通將各犯作投降宥死且言聖意欲如此三法司
等執稱王直等率眾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
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內閣嵩曰
旨下再議三法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又減叛律乎
嵩曰原着兵部會法司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
部即議未減法司亦不敢僉名嚴氏父子喞然不應竟
票旨云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葉

郭代典則

卷五十八

平

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効饒死發邊備充軍

江北巡撫李遂陞南京兵部侍郎起唐順之爲江北巡撫
僉都御史○逮浙直總兵俞大猷下錦衣獄尋發沿海立
功以盧鏜爲浙直總兵

浙直總督胡宗憲奏稱總兵俞大猷黎鵬舉失事有旨
逮送鎮撫司問送刑部轉送兵部詳議該兵部查報俞
大猷黎鵬舉獲功數多屢經督撫科道官保薦議將俞
大猷鵬舉轉發沿海軍門從宜委用殺賊候有戰功另
議題請如或不能自奮徑自參奏從重擬罪奉聖旨是
○大猷自以老成持重性沉默不善滑刺嚴世蕃怒其
不阿已也授順之意指大猷爲奸臣復逮赴京時有文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五

武大臣以大猷忠勇爲國惜才講解弗獲乃助金千五
百兩大猷復自假貸合爲三千兩以餽嚴世蕃遂得不
死惟罷職革冠帶發大同立功

論浙直功胡宗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叙其子錦衣
千戶

丙辰三十五年春三月陞吏部左侍郎鄭曉爲南京吏部
尚書尋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
戎政乃皇上改定罷團營仍復三營曰五軍曰神樞曰
神機即三大營也設總督京營戎政武臣一人協理京
營戎政文臣一人給以戎政之印革內外文武提督官
時總督武臣爲鎮遠侯顧寰協理文臣先爲侍郎謝九

儀今着回部管事以曉代之

山西陝西地大震官署民屋盡倒壓死者以數萬計○兵
部尚書楊傳丁父憂去○趙文華還京陞工部尚書○吏
部尚書李默下錦衣獄論死

趙文華還京會兵部尚書楊博憂去文華欲得其缺默
持不與惟陞工部文華遂指摘默考選策問中語以爲
訕諷劾之嚴世蕃數侵選事默拒不聽遂合誣論死繫
錦衣獄尋斃於獄

加趙文華太子太保尋加少保叙其子錦衣千戶

以論李默加太子太保又以督浙直軍功加少保廕子
文華初投嚴嵩門下爲義子時號嚴世蕃爲第一子趙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五

文華爲第二子至是幸得恩寵遂有藐嵩之意一日與
亞內閣九卿飲酒於嚴嵩家嵩以年老飲半入息令世
蕃款陪文華與世蕃俱解衣冠露頂跣足戲侮九卿文
華復勸徐李二內閣酒曰我家老夫子不日奉朝請朝
廷事在我們三人擔當矣徐李心哂之諸九卿無敢言
者尋罷散

倭奴自福建福清海口入寇泉州衛指揮董乾震率兵禦
戰死之

丁巳三十六年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午門災○
六月初四川巡撫副都御史黃光昇湖廣巡撫僉都御史
李憲卿貴州巡撫副都御史高翀同三省巡按御史督採

朝殿樓門大宋

先是工部坐派大木如約一萬根則四川湖廣各四千貴州二千如三萬則四川湖廣各萬三千貴州四千茲歲趙文華爲工部以冒族姪編脩趙祖鵬女嫁錦衣衛掌印都督陸炳爲繼室炳湖廣承天人方承寵眷文華阿意止坐一萬二千四川加至一萬六千貴州四千是以四川苦於偏重且大木徑五六尺長八九丈者非數百年長養不成卽有成者中多空虛凡空虛起於內灌有入灌者自上灌注而下有地灌者自下濕蒸而上有入灌者中有朽眼濕從而入氣蒸而上濕注而下故大木卽遇有十餘株而可採用者亦只十之三四而已且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五

腹裏府州縣界荒山叢莽更無寸木必至土官番夷地方乃間有得然夷性貪冒非重價不得砍伐夷民冥頑非重賞不得運餽夷山峻阻非開山架棧不得轉移木生深壑非天車龍絞不可升提木巨途遠崎嶇屈曲每木一根非千夫不可拖行先年採辦大木俱召商領銀包採有司派夫往拽勢家冒商領銀動數千計有司佐二首領賣夫輒數百計至十四五年乃得竣事而民力殫困雖休養十餘年未全生息是年四川不用佐貳首領不召木商只委州縣正官入山徑將價銀計木親交土官仍加獎賞令其約束夷民不許梗道截掠署印官照依都圖輪起夫役更番齎冊詣山該州縣正官照冊

點名一一實在每一名領米煮飯九名砍削拖拽賣放虛挨之弊始絕布政司官處置錢糧分發各府府正官將布政司銀策應各州縣木價夫糧及立法督察起夫關防私弊守巡道入山巡視稽考實木實運撫諭夷民獎戒勤惰督木副使督催各運水次督木郎中專管結締造冊定立程限發運赴京每運錢糧及領運委官布政司呈請總督大木都御史及撫按官批下錢糧委官俱發督木郎中聽其調度施行三年木遂告完通省各州縣民雖不容無所勞動然不至如往年包商侵價委官賣夫延十餘年不得息肩是以民亦不至財殫力弊繼此若再採運其難益萬倍矣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五

命工部侍郎劉伯躍兼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木務○遣工部郎中方國珣管湖廣李佑管四川兼貴州各採運大木○添設湖廣按察司副使張正和管湖廣四川按察司副使盧孝達管四川兼貴州各採運大木○工部尚書趙文華削籍子錦衣千戶謫戍榆林○南京軍亂殺南京戶部侍郎黃懋觀

南京軍糧舊額一百二十八萬石歲支九十五萬餘石歷年餘存積有三年之儲南科給事中姜良翰遂謂糧積太多題請改折解北戶部亦未嘗爲南京日後慮也因而覆題將三十年三十一年南糧盡數折銀解北京戶部自後每年以一半折銀解北一半運米解南竟致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五十六

南糧竭盡軍士告急而南戶部又不爲之具奏取回第
日瑣計於月盡之大小與軍妻之有無軍丁之老幼卒
之諸軍唱亂時南本兵聞變倉皇束手無策遂殺督糧
侍郎黃懋觀而尚書蔡克廉姑以庫銀萬餘犒賞諸軍
乃散○南京兵部等衙門題南京戶部扣減月糧五營
兵衆一時並起攻圍督儲公署將侍郎黃懋觀追逼越
墻墜跌昏死拖入大中街懸屍橋坊備極慘辱又將本
官故妻破棺出屍所有家財劫掠蕩盡彼事起倉卒只
得委曲撫處緣各兵原無叛心祇十數兇徒乘見衆怨
誘脇至此當即解散各隨管伍操習如常而首事姦人
自知罪重乃復招誘徒黨或聚謀於野肆或飲血於神
祠倡爲洗營之訛圖行走海之計以致人情危懼恟恟
動搖臣訪據坐營等官開報首惡周山等參互無枉乃
先期出給各軍安家小票隨於三月十六日部勒戒嚴
行各營把總分投捕獲周山等二十五名并未獲唐四
兒臣等會同內外守備給示各惡姓名即有脫漏俱不
查究大抵事干人衆寧有遺奸不敢濫及耳伏惟皇上
念祖宗根本之重擴天地好生之德早賜處分以釋疑
懼奉旨兵部看了來說又該南京內外守備太監何綬
等題節奉旨各營軍士平日受朝廷糧賞惠養輒敢不
畏法度本都當重處爲首的着坐營管軍官查出治罪
其餘的姑念激變所致俱與赦免南京兵部仍出給榜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五十六

文曉諭又該兵部議題奉旨這件事情還着三法司會
同科道等官再詳議來說該刑部會同太子少保左都
御史周延等大理少卿張雨等吏等科浙江等道官議
得犯人周山合比依凡奉制命出使而官吏謀殺已殺
者律皆斬秋後處決奉旨廉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
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死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
黃懋觀心存欺誘計使人爲全屍而死失刑甚矣這所
獲亦未可盡知果皆爲首者再議來看該三法司再會
議疏畧云臣等先次會議欲行南京三法司再加詳審
若果情真者論罪如律原非首惡者聽與辯理顧今營
伍軍士跋足天恩地方官司翹首宸斷若復文移往返
未免動經旬月何以昭示信令洞釋羣疑臣等合無查
照南京兵部題各犯數內分別議處將原列名在前周
山等論坐首惡監候處決滕彪等俱照情可矜事例調
發邊衛充軍脫逃唐四兒仍懸賞構捕務在得獲其餘
悉行宥免不許挾攀南京兵部仍出榜曉諭惟復別有
定奪均乞聖裁奉旨是周山等監候處決滕彪等調邊
衛充軍其餘照前旨悉宥
罷南京戶部尚書蔡克廉以劉采爲南京戶部尚書○虞
闔大同右衛
戊午三十七年春三月陞協理戎政右都御史鄭曉爲刑
部尚書○刑科給事中吳時來論劾兵部尚書許論削籍

命鄭曉暫管兵部事○逮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下詔
獄起楊傳以兵部尚書總督宣大

給事中吳時來論劾楊順路楷奉旨錦衣衛拏送鎮撫
司打問楊順招稱屢次乞請兵糧蒙給銀三十餘萬兩
奏討銀二十四萬兩順係總督不與相干斬首級俱白
蓮教叛邊勾虜路楷不合聽從報功虜賊黃台吉妾桃
松寨來邊自投順不合不察機宜輒自准降送部黃台
吉等來邊詐說要將丘富易換桃松寨順不合聽信具
奏以致兵部仍令原解姚天祿等將桃松寨押回到居
庸關外白登地方桃松寨遁走出邊訖所據楊順等招
情相應差官查勘奉旨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恭看楊
順代典則卷三十八

過但查得節年各邊失事總督巡撫等官被劾被逮者
如宣大總督翟鵬巡撫龍大有陝西總督張子立皆荷
聖明裁允比律發邊遠充軍今照楊順情罪似與翟鵬
等相同及該本犯奏辯地方飢饉兵馬積弱虜勢猖獗
墻垣傾圯已逾百年自任總督即有虜固西衛之變亦
曾積有微勞所據情詞委有可矜況給事中鄭茂等會
勘具奏前來亦稱乞勅該部再議酌處合無將楊順查
照翟鵬等比律及於疑事例送兵部定發邊遠充軍路
楷仍依原擬罷職為民奉旨楊順着送兵部定衛發遣
路楷既勘無受賊情弊降職邊方用○又錦衣衛先
缺經歷吏尚李默推陞沈鍊非嚴嵩意嵩方欲主使鷹
犬劾鍊鍊知不免遂劾嵩貪竊疏上高子世蕃密謀票
旨拿問法司奉承嵩意問鍊大同充軍鍊不勝冤抑每
出怨言嵩門下牙灰曰王瑞者在大同巡撫楊順標下
立功以鍊怨告嵩嵩遂使瑞密令楊順致鍊死地瑞自
造妖書一冊伺鍊他出投其寓舍復謀楊順偵事者在
於鍊家搜出妖書誣為沈鍊所造竟擬斬繫邊獄嵩復
令巡按御史路楷逮殺之楷不候轉詳決卑遂腰斬鍊
瑞陞至都指揮嵩罷瑞以都司押兵失事逮至刑部問
斬科臣追論楊順路楷俱坐抵死權奸為害一至於此
夏四月倭寇陷福建福清縣遂寇惠安鵬山知縣林咸死
之復陷南安縣犯泉州府城永寧衛城○給事中徐溥疏

請久任楊博爲宣大總督暫管兵部事鄭曉奏請大同少

寧令楊博回部任事從之
時有南總督求入本兵厚賂嚴氏徐溥阿意久任楊博
以爲之地曉引節奉明旨總督不必推且着楊博去少
寧回部覆奉得旨

五月陞兵部右侍郎江東爲左侍郎署掌印信鄭曉回刑
部辦事○刑科給事中吳時來刑部雲南司主事張紳四
川司主事董傳策疏劾內閣嚴嵩並發煙瘴衛所充軍
時來劾嵩奸貪誤國奉旨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奸生用
刑追究來說同日紳傳策各疏論嵩大奸巨惡贖貨欺
君奉旨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同時來究問來說該刑部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聖主

尚書鄭曉看得琉球請封蒙差時來捧勅前去畏懼海
道艱險故意在京稽遲就將輔臣叅論心懷怨望意在
欺君情罪既明法應懲究張紳董傳策出位妄言沽名
賣直朋比商確遠陳詆奏欺君罔上黨互行私據法原
情罪當併論以爲人臣避艱懷怨黨互妄言不忠不職
之戒二人俱擬進呈實封挾私彈事不實罪如誣告流
徒加誣三等杖一百流二千里比照問刑條例凡捏寫
本狀扛封奏告重事不實發邊衛充軍題奉旨各犯都
發煙瘴衛所充軍但逃殺了初刑部三人都擬徒贖十
三司官恐重聖怒更加廷杖曉曰吾意欲爲社稷全忠
臣耳沽一時之直孰若完三諫之生以俟他日報天子

乎乃引前例充軍疏上五日而後得旨

已未三十八年自四月至于六月福建倭寇大掠泉州諸
鄉○逮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下獄論死

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念繼盛忠言死於權奸
以詩吊之刑部負外况叔祺遂以世貞詩告嵩嵩喜叔
祺改禮部陞提學副使因憾世貞未有以中之也又嚴
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
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爲世貞斥之
其人知忬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
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世蕃遂告嵩票本王忬官久志
怠全不替若今次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聖主

被慘還着錦衣衛差官校去拿了扭解來說鎮撫司打
供送部擬流比照宣大總督程鵬陝西總督張珩事例
充軍嵩復票旨諸將皆斬例軍令指揮之誤出令的都
不治是甚擬律再從重擬來看該尚書鄭曉再議得王
忬所犯合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
失陷城寨律斬奉旨處決詩畫貽禍一至於此

庚申三十九年自正月至于四月福建倭寇復掠晉江漳
尾車橋等處遂陷崇武千戶所○原任左春坊左中允閑
住郭希顏疏請建帝立儲下科道官會叅三法司官按律
論死

時裕王景王並處京師嚴氏父子密有窺異易次之意

外議紛紛。惑人聽聞。郭希顏先以中允謫兩浙。盡運副使。大計削籍。居十餘年。至是上疏爲天恩未詳。處君父骨肉之間。願獻微忠。事。臣退伏。歔歔。生未報恩。死何瞑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倭北虜。爲中國憂。臣切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顯。史者是已。明內之尤急也。臣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儲難。皇上誠欲立儲。則重臣莫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爲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間歲星變。地震。繼又大殿災。皆天垂仁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爲皇上計此。迄無調昭代典則 卷十八 主

尤最近也。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於王。論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臣故曰釋疑而君相信。是爲至和之國。而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臣聞神龍離淵。人易狎之。美玉出櫝。人易同之。如此乎外防也。二王親則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讓隙。所由成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況於親子乎。是故幼而昵。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疆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闥。臣仰窺天慈。昭代典則 卷十八 主

爲王繾綣。但館不宜久虛。山川若以預待。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畫計。聖明早斷。及時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爲兩盡。臣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是爲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大。而欲子安於無事也。不觀之今時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願大聖人萬萬年垂拱。誠以南面事權。非賴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致。若曰儲宮。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聖恩。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卽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涵養。冲資討論。往古得失。相切磋商。於仁孝之道。而

一毫外物不得與聞況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聖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以建議立亦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是爲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屏翰彼此永無猜防宮中問省之箋不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自賓至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備而宗社自延此安儲之上計也亦今日之先急也每歎古者忠臣不退斥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臣嘗得罪輔臣只知天恩莫報輒憤激雄心且先國者不憚其私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

芳蔡元蔡結查光述潘清宜孫用張瞻陳紀高應芳王繼咸重學荀頴彭繼業丘文學張科表淳王漸黃喬趙鏗閻東于業張九功段頤言郭文輔溫如璋王得春等題仰惟皇上玄穹默佑聖壽同天內外大小臣工悉心仰戴何乃有此悖逆之臣妄爲建帝之說以干天聽臣等恭捧綸音不勝驚愕參看郭希顏本以檢壬久遭擯斥心懷怨望陰行欺誦之私志在傾譏肆爲狂悖之語此其罪不容逭而法當重究者也乞勅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臣欺罔之戒奉旨爾每看謂彼物悖逆理法俱所不容着三法司按律擬罪來看刑部尚書鄭曉左右侍郎趙大佑傳願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周延副僉都御史郭懋卿邢尚簡大理卿馬森左右少卿張雨查秉彝左右寺丞孫慎黃季瑤議得犯人郭希顏所犯合依造妖言惑衆者律斬秋後處決奉旨這逆犯依律便着彼處巡按官卽時處斬發各省臬示旨下江西撫按官秘之密徽守巡官收希顏希顏不之知也時于家延賓客爲子娶婦衣緋待之有僉臬亦衣緋來通謁希顏以爲賀已也迎之坐未及語目左右搜之出遂掖赴都指揮司縛繫之無何諸司漸集撫按官亦至乃昇赴市曹斬傳首天下天下莫不哀之按支大綸曰郭公髫髯有至性下筆輒數千言余大父官江右見其入試方十三齡而七篇立就文不加點蓋天才也以直道忤時動遭顯

贈晚年一疏理確詞贍有賈長沙風乃不得保首領矧望前席哉君子於是思刺刃賊嵩之腹矣

詔逮繫祭酒沈坤訊治

坤家居為倭寇督率鄰里以保所居遠近依附者衆有犯令者輒撻笞之為御史林潤所劾竟死獄中

五月刑部尚書鄭曉閑住

時刑部以通政司類送永清衛軍餘蕭文學等狀行在城兵馬司轉行通州昌平州武清縣提人該巡按御史鄭存仁牌禁不許提解刑部乃引大明會典大明律問刑條例題將附近各該州縣詞訟仍照舊規於通政司投送本部問理大理寺評允發落不許故違成憲恣肆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李

抗阻奉旨着照律例行鄭存仁回京亦疏論曉欺罔奉旨這所奏都察院會同該科着議來說曉又上疏辨非欺罔旨云院科未回奏得旨鄭曉便肆意辯瀆姑從寬革了職閑住不許再用

六月賊掠安溪諸鄉叛民及汀漳永定山賊皆反○陞四川巡撫都御史黃光昇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辛酉四十年萬壽宮災御劄內閣徐階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

上以初年聖躬清羸調攝雖復猶疾時作因為祈天永命計且冀欽福錫民稍稍設醮事猶恐敬未專一乃

移幸西苑建萬壽宮為齋居所文武大臣常五六員入直護侍至是萬壽宮災內閣諸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脩玄不宜近宮闈乃御劄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上以保養聖躬精意玄事營建清虛等殿又茲重建萬壽齋宮皆取用於工部營繕司原收贖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二廠原存木料與夫西苑舊磚舊石稍新改用原無坐取於各省派辦於民間其於夫力則以坎操軍夫充之時加犒賞及雇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濟其飢是以中外無擾軍民踴躍而功成良易皆匠師徐杲量度調度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節縮足以省財歷陞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云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李

夏六月改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兵部右侍郎黃光昇為工部右侍郎提督大石窩○秋七月南京戶部尚書劉采致仕以工部右侍郎黃光昇為南京戶部尚書

自南京軍變後戶部會派南糧九十一萬七千石零每歲南京錦衣等五十二衛所官軍人等及南京兵部月送添收軍妻糧母糧復役補役月糧并各衛所官優給優俸等糧及各衛馬快船行月糧三十六倉軍斗糧與先給運軍行糧新江口把截軍兵口糧近該南京兵部題戶部議覆題准振武等營家兵一千餘名每名月米二石於南京戶部支給大約每月實該支糧九萬五千餘石通計一年除兩箇月折支糧銀外餘十箇月實該

支米九十五萬餘石是據會派九十一萬七千之數已不敷一歲九十五萬之用矣而況各省連年地方水澇為災兵戈為患拖負數多如三十八年拖負米一十三萬有零三十九年拖負米六十四萬九千有零至於大江風波無常漂流歲所必有就使會派復還一百二十八萬四千之額尤慮徵運難足接濟有誤若但限以九十幾萬幾千之數一石坐為一石支用則其徵運之愈有虧接濟之必有誤於勢甚易見也該尚書黃光昇具奏戶部覆議續派糧一十二萬石共歲派糧一百萬石零僅足歲支矣

壬戌四十一年春遠工部侍郎嚴世蕃下詔獄謫戍廣東

昭代典則

卷十八

雷州衛內閣嚴嵩致仕

先是有山東人藍道行居京師精於扶鸞之術上聞召試之事多奇中因授以太常博士職銜每有疑事則密封聖諭焚之使之扶荅是時天下民窮財盡上意皆因貪官剋剝銳意除貪安民乃封諭焚告荅曰欲除貪官須拔貪本上頗聞嚴嵩縱子世蕃大肆貪殘復以九卿正官歷試問之皆荅曰否最後以嚴嵩問荅曰然上益疑之嚴世蕃聞之大懼因以白金七萬兩賂藍道行使於扶鸞挽回聖意道行却其金不受曰每有聖諭俱是密封到即焚燒非我所知荅諭由神非我所能預也況神誠一不二正直無私豈有先後異荅阿私為庇之理

於是御史鄒應龍劾奏嚴世蕃貪狀上怒逮世蕃下詔獄着嚴嵩致仕世蕃遂以前七萬兩賂宦官人佯言鄒應龍豈敢說嚴世蕃都是藍道行暗傳箕言與御史們得知方敢上本上怒道行漏泄機密逮下刑部問罪時世蕃黨鄒懋卿為刑部左侍郎萬宗為大理寺卿與世蕃密謀以金十二萬兩陰許道行扳扯內閣徐階乃召他司腹心負外方來崇取問之時問左右人進道行至案前密諭之曰此事汝當辯本說是徐階在直窺知箕言透漏交通主使鄒應龍上本要奪嚴嵩首相與汝無干汝便脫身無事矣道行終竟不荅一言姑且遣出道行遂大言曰欲除貪官自出皇上本意何預箕仙糾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誰與交通教我妄扯徐閣老這等無天理一時司門外圍看之人咸聞之不平鄒懋卿萬宗乃謀囑錦木量坐世蕃賊銀八百兩送刑部擬罪僅發世蕃雷州衛充軍去訖藍道行坐以造妖言者律擬斬繫獄

昭代典則

卷十八

本

索燁入內閣辦事○二月倭賊陷福建永寧衛城大掠數日而去三月復攻永寧城陷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房屋幾盡○福建叛民江一峯等盡發泉州諸山民塚○福建守備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進討倭奴叛民大破走之生擒江一峯等伏誅泉地始寧○冬十一月改刑部尚書張永明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南京戶部尚書黃光昇為刑

部尚書

癸亥四十二年春倭奴圍福建興化府城至十一月陷之

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應援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城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至十一月欲掩逗留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赴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爲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爲劉卒齎入時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忽爾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李九

掌印指揮徐將等皆倉皇縋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劫掠焚燬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開住參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爲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欲始如平海衛欲擄船泛海去十二月福建泉州守備指揮歐陽深率兵討興化倭賊戰于東蕭力屈死之○廣東總兵俞大猷率兵截平海港賊不得去福建總兵戚繼光遂擣賊于平海衛盡殲之○倭賊別黨圍仙遊城福建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合擊走之戚繼光復追至泉州安平鎮又破之賊出閩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

甲子四十三年冬虜寇薊州遂陷密雲三河順義至千張

家灣京師震動

朵顏三衛素與虜通朵顏夷酋曰通罕者尤爲桀黠總督都御史楊選誘執通罕令與二子共父子三人輪繫斷獄以爲質當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與虜通遂勾虜入寇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宜守牆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躬領兵赴牆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也却回之虜果窺乘無備突攻牆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千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未凍而還時總督楊選同巡撫徐紳倉皇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爲名兵部尚書楊博諭以京城有備須速回截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李九

殺於是薊州胡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順義爲虜所圍盡沒于虜無一人存虜竟得志復由牆子嶺出邊去逮總督楊選巡撫徐紳參將楊瀛論死刑科都給事中趙格論劾楊選等失機罪狀上怒遂逮至京下刑部問選紳俱坐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因而失陷城寨瀛不行固守而輒棄去皆斬罪上令緝事者再訪失事緣由因知選紳輪繫通罕父子以致挾恨勾虜情跡着錦衣再問該鎮撫司審取供由以通罕勾虜入寇由選致恨而然即選自勾虜也遂以逆情上請下刑部改擬上諭內閣徐階曰這逆囚着法司從重擬罪黃光昇他肯改擬他們但知徇私回護不畏祖宗法度太祖

成祖時誰敢如此。階傳示到部。該尚書黃光昇。參看得楊選。輪監通罕父子。欲其保虜。不犯邊耳。似無謀反。謀叛爲逆情由。但通罕姦酋素與虜通。楊選質繫其父子於內地。以致懷恨。勾虜入寇。合改擬接引姦細斬罪。上請時值大風異。常內占曰。兵火之兆。上令都察院行五城御史。慎火。遂將楊選論決西市。御批。妻子流二千里。安置。照庚戌兵書丁汝襲例也。楊瀛後二年而決。徐紳嘗請總督守墻子嶺不聽。又自領兵赴墻子嶺爲總督。却回情有可原。該刑部上請釋出削籍。

兵科都給事中丘樞廷杖削籍

樞條上蘇州防守事宜。上怒兵科以糾論兵機爲職。楊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主

選等失機重大。不行論劾。只以泛陳事宜塞責。着錦衣衛廷杖六十。革職爲民。

乙丑四十四年春。遂嚴世蕃下詔獄。論死。嚴嵩削籍。沒其家。

先是御史鄒應龍論劾嚴世蕃貪狀。并其牙爪羅龍文、牛信等。刑部擬罪上請。世蕃發雷州衛。羅龍文、漳州衛、牛信、山海衛充軍。羅龍文時常私至雷州。與世蕃計議。脫伍。世蕃素享富貴。不堪雷州邊海煙瘴。因之怨恨。朝廷每與龍文妄肆詈罵。既而相與棄伍。逃回。世蕃時慮逃軍事發。家居不安。又與彭孔謀往外國。別圖富貴。羅龍文亦集無賴。與江洋羣盜陰相謀結。嚴嵩頗聞世蕃

等謀。諭令休生他心。待爲陳乞。遂具本乞將世蕃特賜寬宥。或量改附近衛所侍養。奏入。上曰。嚴嵩已有孫鴻侍看。此恩待了。世蕃怨恨益深。因之狂悖。時肆言語。侮慢無忌。乃托以爲子造屋。招集四方亡命之徒。至四千餘人。報讎殺人。流劫鄰縣。羅龍文陰謀率衆往合。世蕃爲巡江御史。張士佩訪知。行令地方有司捕解。不獲。至御史林潤。接管巡江。催令徽州府張同知嚴緝。風聞在世蕃家窩住。而袁州府署印郭推官亦聞世蕃所聚羣徒爲害。慮恐變生不測。城池倉庫或有疎虞。隨申合于上司。亟行趕逐解散。世蕃負固不服。御史林潤遂以逃軍怨望朝廷。黨衆肆害。漸成大亂。乞昭國法。以絕禍根。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主

上奏。上曰。這逆犯着林潤拿送來京。問潤奉旨。先獲羅龍文。繼獲嚴世蕃。并將世蕃陰受伊藩典模賂金十餘萬兩。計殺倒賊樂工三十餘人。及窩藏強盜。陰養刺客。諸不法狀奏聞。俱下刑部。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依法從公究問來說。該尚書黃光昇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掌錦衣衛事左都督朱希孝。參看得嚴世蕃素性兇殘。忍心悖逆。敢昧天地神明。不畏朝廷法度。自其括賄於九邊。則自督撫總副以至參遊。歲有問候買命之餽。皆科剋於軍士。而邊計因以久壞。自其網利於各省。則自撫按三司以至衛府州縣。歲有賀謝免禍之獻。皆誅求於軍民。而民財由以久竭。

狼貪而不顧國家。雖叛賊如汪直，亦納其賂，異志如典模，亦黷其貨。寧畏知情故縱之律，虎據而竊弄威福，至擅擬某人選其官，價自九百以至二百。某人陞其官，禮自三千以至一千。奚恤專擅選官之條，罪積多端，惡長不悛，乃敢與羅龍文因謫戍而怨恨，妄非上而不知罪已。肆狂悖以詛置，輒毀君而益著逆節。又朋姦於彭孔，忍爲外國富貴之謀，復陰通於牛信，敢爲賣貨交虜之計。一則聚數千於私家，而妖術刺客之兼有；明犯有將之誅，一則聚數百以自衛，而江洋寇盜之潛結實藏。不軌之屬，嚴世蕃、羅龍文俱比依罵父者律。嚴世蕃仍量追贓銀貳百萬兩，羅龍文貳拾萬兩，爲戶部助邊之用。

聊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主五

查得大明律內開：凡犯罪被極刑之家，同居親屬人等，並不得入充內侍。今嚴世蕃犯該悖逆處斬，則其子皆屬逆流，合行吏兵二部通將嚴世蕃諸男，見在兩京文武職官者，盡行查革爲民，發回原籍，不許在官潛住爲奸。嚴嵩原係內閣輔臣，未奉明旨參究，理合恭聽聖斷。奏奉聖旨：這逆情你每既會問的確，嚴世蕃、羅龍文，即便會官決了，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着各該巡按御史嚴拘的親兒男，盡數追沒入官，送部不許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便拿問。嚴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見任文武職官的，都削籍爲民，有司拘管當差。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遺患。其餘俱依擬行。

內閣袁煒致仕，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吏部侍郎董份入內閣辦事。○董份尋削籍去。

袁煒陰受嚴世蕃金三萬兩，董份受世蕃金二萬兩，袁煒病甚，尚勉力入內，欲爲世蕃圖維。上卽令出着致仕去。董份兼令家僕攬商網利，科臣論罷。

逮戶部主事海瑞下詔獄。

海瑞，廣東瓊州人，由舉人歷官教職知縣。陞戶部主事，承委管祿米倉，抗疏上言：「陛下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推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賢君。陛下則銳情未久，妄念牽之而去，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膏脂，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

聊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主四

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極矣。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乃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修建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買香市珎，則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爲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爲陛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獨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上覽之，怒甚，抵於地，已復取再讀之，爲感動嘆息，留中數月餘會。上

有疾煩憊遂批下錦衣衛拿問衛具謗訕供由奏行法司從重擬罪司郎比擬子罵父律呈堂該尚書黃光昇看得風聞言事言官論劾臣工可也若諫諍主上惟應隨時隨事實陳可否替其否者獻其可者而已若積集傳聞十數年影響往事加以粗狂鄙野借韻隱戲之詞徒欲歷數多過以張其事豈諫君之道哉司馬遷作封禪書備述武帝神仙鬼竈方士之事王允深以為病王文穆監受實錄具言真宗崇奉官廟祥雲芝鶴之詳遂為信史之累況瑞併集舊事多無稽據但其詞雖狂妄而意原非故為謗訕也乃參奏海瑞本以海外迂儒原不知朝廷之事體兼之舉人內轉又未識人臣之職守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主五

徒慕史有直諫之臣而事拾傳聞語犯狂顛是豈諫君之體本喜古有忠臣之名而棄已官守越彼言責亦豈盡忠之道夫務謗訕者即不得有直名希直名者必不敢為謗訕所據海瑞前疏賣直沽名則或有之若其謗主訕上則非所敢也合無查照該司原擬牢固監候惟復別有定奪上亦知其非故謗訕也部疏仍留中不下瑞亦繫獄未釋後至穆宗登極始釋瑞擢大理丞陞江南巡撫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謚忠介

釋禮科給事中沈束于錦衣衛獄

先是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以貧不能行賂嚴嵩持不與沈束謂卹典禮科事也周尚文清苦愛士勇敢禦敵

有功邊鎮者也嚴嵩操朝廷大典為市貨之資上疏論劾嵩反謂束市私票旨逮束着法司議參該刑部都察院只議束奏事不實納贖還職嵩票廷杖四十着錦衣衛牢固監着凡繫衛獄二十餘年時束未有子其妻為携一妾至張家灣則束已就獄矣妻不辭貧窘艱辛妾亦誓必靡他竭力供餽嵩既罷相妻辯奏夫冤上批法司知道該刑部尚書黃光昇議覆束論劾嵩嵩今以罪罷原非無據虛劾其妻奏詞情出激切况監候年久委應奏請發落但沈束見監錦衣衛本部未敢擅議合無伏候明旨將束調發本部查議奏請或將其奏詞抄發錦衣衛行令徑自查明奏請定奪上以彰聖明保全忠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主六

直之仁下以伸言官積久沉抑之冤上英明不欲恩威下移御批不准至是內批沈束放了後歷陞至通政又吏部先選通參嵩欲以所私聶靜為之吏尚李默不用靜擬以工部員外胡朝臣上請得旨嵩銜之令工科給事中曹永等追劾朝臣在工部時曾造盛甲弓箭不如法逮送法司問罪奉旨降調河東運副去訖嵩怒未已復令工科給事中李用敬等誣劾賊私再逮送法司謂其索受局匠銀兩問擬監守自盜永遠充軍監追一十五年嵩罷歸朝臣乃辨奏該刑部尚書黃光昇查議朝臣即使實受局匠銀兩不過官受財耳原非監守自盜也况實不曾受財先已奉旨調外任矣嵩欲終洩其忿

法司曲承其意。委爲冤枉。奏奉聖旨。釋其永戍。削籍去訖。

丙寅四十五年内閣嚴訥致仕。以吏部尚書郭朴禮部尚書高拱入内閣辦事。○冬上不豫。

上以保養聖躬。精意脩玄。嘗命監察御史王大任。姜儆四方訪問能脩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外之士。能合内養諸藥。王金等。姜儆於江西廣東諸省。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儆俱授翰林侍講。儆不自安。乞還。大任仍在朝。不爲翰林所齒。上雖脩玄。内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誣慢。中官欽畏。無或干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已即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七

興。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宸翰洒然。天縱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王金等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本草所載。大較以強健陽力爲主。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爲。

十二月十有四日上崩於乾清宮。

上疾大漸。命内侍奉駕還乾清宮。下遺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遠奉列聖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祈日舉。土木歲興。郊

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違成憲。亦負初心。適者天啓朕衷。方畱改。而遽嬰疾。補過無由。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蓋愆成美。端仗後賢。皇子裕王。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宜上遵祖訓。下順羣情。卽皇帝位。勉脩令德。勿過毀傷。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祭用素饌。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爲重。不可擅離封域。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各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井土官。並免進香。郊社等禮。及朕附堊祔享。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卽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見監者卽先釋放。復職。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七

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兼善爲孝。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爲忠。尚體至懷。用欽末命。詔告中外。咸使聞知。詔下。文武羣臣。六軍萬民。無不感泣。追思四十五年。恩澤浸漬。中外肅清。有不哀痛慘怛者。無人心者也。

皇子裕王卽皇帝位。○逮方士王金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下詔獄。

今上登極。詔曰。惟我祖宗。聖聖相承。至治鴻功。超越千古。暨我皇考。大行皇帝。以經文緯武之德。建安內攘外之勲。增光先朝。垂庇後世。方幸永賴。遽爾上賓。特屢憑

凡之言屬以神詔之重朕孰敢在疚本不忍聞而文武羣臣下及耆老軍民合詞勸進至於再三辭拒弗獲乃遵遺詔以是月二十六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為隆慶元年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繼述之兼善俛焉自省豈所能勝然而先志不可不成聖訓不敢不奉是用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期行舊恩適新弘化○詔開方士人等遵奉遺詔查照情罪各正刑章王金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妄進藥物致損聖躬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從重究問時承行郎中問擬王金等庸醫故用藥殺人罪斬該刑部尚書黃光昇看得太醫院官乃是庸醫此等方外之士非醫者也况

軼事集則

卷三十一

七五

天子天下之主豈敢以人字擬之古者方士誣稱採藥求仙欺罔無實尚皆伏誅此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豈但採藥求仙誣罔無實者比伏讀聖躬致損之文若但坐以尋常斬罪何以上慰今上痛傷皇考之心下雪臣民君父之讐之忿哉考之春秋許買但不嘗藥猶書弑君則此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者謂非弑君可乎弑君無律殺父有條乃比子殺父律坐以極刑上請尋奉欽依監候處決

十二月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樞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來周伯浚東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何惟栢趙錦張登

黃正色方新張檟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母德純周希旦等九三十三人宜遵遺詔錄用報可○是日俱還原官以次推用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春以吏部左侍郎陳以勤禮部右侍郎張居正入閣參贊機務既而以勤上謹始十事

一曰定志二曰保位三曰畏天四曰法祖五曰愛民六曰崇儉七曰攬權八曰用人九曰接下十曰聽言上嘉納之○刑科給事中胡應嘉等疏請躬決庶政從之○吏部言諸臣中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二三戮死者為一等應復官贈賡加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凡

軼事集則

卷三十一

七五

四人其次廷杖死者應復官贈賡若楊最王思薛宇鎧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鉉曾紳葉經周天佐伍瑜臧應奎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戍邊斥死墮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胄李璋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紳等二十八人上從之戊辰二年內閣徐階致仕

有給事中張齊彈劾徐階先事世宗皇帝修玄拜醮等事上以先帝修玄保養聖躬齋醮為歛福錫民階大臣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切責張齊降調外任維時聖明處分已正階以大臣被論自當引咎求退明旨既定則階亦當復出任事矣乃吏部尚書楊博復疏劾齊保留階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至以接受賄賂劾

齊則諫官而有賍議卽不容不下法司計問虛實矣然朝廷遂有朋黨之疑階再疏休尋許致仕刑部尚書毛愷竟坐齊得受邊商賄銀千餘引例謫戍監候追賍發遣論者謂徐階當國之時輔佐世宗英明一掃前相嚴嵩焚弊遏絕中外奔競穢習仕路復清紀綱復振一時世道休明之會士君子姑深原其在直委曲之誠無庸過論可也然其贊玄拜醮雖與王旦受金珠僞天書之事迥不相侔若以責備賢相全德論之則階亦自引咎不辭者也安見論宰相者便當以無據賄賂輒擬謫戍處之也階本不賴奏保而亦不欲已甚言官恐阻言路部院諸公乃叠疏其齊而法司復甚其罪反涉阿諛報

昭代典則

卷十八

全

復之跡則夫朝廷朋黨之疑亦理勢所必然也竊嘗思之請疏無益於階反使朝廷失一賢相惜哉惜哉

監察御史詹仰庇論中官廷杖削籍

庇由廣東番禺知縣召試雲南道監察御史先題爲乞納忠言罷採辦以崇聖德以紓國計事臣惟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苟非聰明聖智鮮有不爲玩好所惑者然貴乎悟之早而止之亟也昔仲虺戒湯曰不遇淫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湯武非不明聖也而仲虺召公猶以不遇不殖喪德喪志戒之惟湯武能受二臣之戒則益絕去玩好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爲臣民之主至今稱之若夫昏庸之君侈心一生遂

不可遏雖有忠臣進戒拒而弗納由茲恣意縱欲財耗民窮欲其保宗社於無疆之休也難矣切見前者勅下戶部買辦珍珠寶石旋即報罷大小臣工無不仰頌聖德謂悔之早而止之亟也邇來復有採辦之旨戶部不敢違命廣用價值市之以進而臺諫交章論列臣疑其必溫詞容納決意停止及接聖諭則曰內閣缺珍珠着戶部買此來你如何這說始不究夫陛下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玩好珠石所費無幾臺諫之臣似不當過計以煩瀆天聽也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臺諫汲汲不已於言者亦以漸不可長故也今事既往言復不聽臣亦當將順君德又何事於言哉臣竊謂臺諫未有論議之

昭代典則

卷十八

全

先陛下玩好之心不能自釋既經諫止之後陛下玩好之心遂當悔悟顧乃不降旨罷免而反曰姑免究臣恐陛下玩好之心有漸臺諫之言罔聞由此羣小得以乘間投欲四方因以遠索貢獻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也臣聞珍珠寶石多藏於中貴之家因陛下索之愈急則彼擡價愈高珍珠數兩費金數千寶石一顆值銀數十以有用之國費買無用之玩物果何益哉況今南北多事之秋正國家用財之際兩廣缺餉疏請再四當事者尚存根本之慮不敢多與而一欲珠石遂無惜萬金之費是何視土地人民之賤而珠石之貴也災異荐至男化女形天之所以警陛下者章章明矣更宜敦尚節儉

痛加修省以答天心可也。乃災異之跡累無徵畏復有採辦之命欲其天意眷佑轉災爲祥不可得矣伏望陛下以湯武爲法大嘉臺諫之言明降停免之旨今之既買進者則已若買而未足者則悉罷之後或有玩好之物陳之以惑陛下之耳目者必嚴以斥之如此則心無不正身無不脩悞之於昔猶能改之於今也上天儆戒之意可答臣民仰望之心可慰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不勝慙慙罔知忌諱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又題爲乞嚴究恣肆內臣以戒逸欲以端近習事臣惟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漸每起於近習蓋人君深居九重

昭代典則

卷十人

全

重延接正人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侈靡習成逸欲易生至於損德害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爲之戒哉臣聞本月初五日夜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餘間道路傳言謂製辦煙火進上臣聞之不勝驚駭夫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幸中官欽迹臣固有以知陛下不肯爲此也兩廣弗寧邊關報警災異叠見餘哀未忘臣又有以知陛下不樂爲此也蓋由此輩細人諂諛側媚諛巧奸邪思無以悅陛下之心志將欲緣此以爲取寵之階慮無以娛陛下之耳目將欲假此以爲求媚之漸而於君德有損君身有害彼何知焉况官禁之地法當嚴防奈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設或蔓

延殿宇將若之何縱恣無忌至於此極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皆抵隙而進矣伏望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之風乞將內官監失事人員盡行查究而一切煙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聖德不爲無補聖身不爲無益也且正春伊始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由傾耳拭目者矣若以上元之樂爲微事煙火之舉爲細故不足以爲聖明之累者是欺陛下而誤國家也再照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京師東角門張設燈市繁華異常每燈一架值銀數百中官富家誇財競買而遊觀喧嚷男女混雜淫侈之俗莫此爲甚臣謂京師者四方之表率也

昭代典則

卷十人

全

陛下既以節儉爲天下先而京師顧奢靡若此則四方相尚民因俗偷有由然矣仍乞勅下嚴衛禁革使天下知敦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未必非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又題爲披瀝忠悃乞加慰問中官以全聖德事臣本草茅荷蒙先帝作養發身科第叨任民社無益尺寸伏蒙陛下簡拔擢臣臺職荷國厚恩愧無補報前以二疏干冒天威自分貶斥幸而聖恩浩蕩俯賜寬宥臣雖粉骨碎身未足盡報竊謂臣居言官有見輒言無非忠君愛國之誠或者又以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言宜中機會外此皆爲無益臣謂此

言未必皆非。但負聖君。負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一一煩瀆聖聽。竊舉事之最大有關聖德者。爲皇上陳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陽教。后理陰教。所以立天下之極。爲萬世之經也。恭惟皇后殿下。先帝所錫以配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陛下宜遵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以爲四方家人之則可也。切聞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拂聖心。向已多年。去歲聖駕謁陵。皇后隨行。朝野僉慶。羣疑以釋。近聞久出坤寧。置諸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陛下畧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紛紛。莫不垂涕。萬一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后世之譏。何其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全五

如爲聖德之累。何伏望陛下。遵先帝之命。念宗社之重。及今請就正宮。直侍曉事。宮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皇后抑鬱之氣。以紓而瘳。體亦因以和平矣。臣每入朝之際。聞大小臣工。莫不以此爲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宮禁。不敢直言。臣謂知而不言者。欺也。言而不盡者。蔽也。欺與蔽。臣子之罪。雖死有餘辜也。用是傾瀝心血。冒犯天威。伏望俯賜鑒納。臣死亦瞑目甘心矣。等因。奉聖旨。后侍朕多年。無子又多病。近有疾。移居別宮。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免究。又題爲財用十分缺乏。乞賜清查。欺冒以裨國計。事臣惟理財者。經國之要務。節用者爲治之大端。財不理。則綜覈無法。

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靡無度。而無以止財之流。皆非求安富治之術也。今天下財用日竭。在在倉庫空虛。當事諸臣。計無措處。議下羣工。各陳所見。以爲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祿之慙。每於奉命巡視監倉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負報稱。謹以得於所見。有裨財用者。爲皇上陳之。臣於本年四月內。查得內官監錢糧浩大。租稅甚多。其收納開支。漫無稽考。委行大使李可華。查報去后。隨據本官將本監各庫行廠作。年例買辦。關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臣仍批行再查。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併查明。回報。聞隨據內官監揭稱。先帝時。凡遇傳造。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全六

緊急細巧。御覽器物。崔覓工匠。攢造。及四時買辦進供。南方茉莉瑞香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御前請出銀兩。本監量爲增添。自隆慶元年新政以來。前項傳造器物。愈見精美。而四時進供花草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曲辦處。止靠屬廠。此須聊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他意。蓋爲節奉傳造。不係外傳。此內監所切於忌諱者也。如謂地租者。或云楊村寶坻二處。爲言蓋二處地方。乃九河下稍低窪。許泊所在。原非版籍民田。案查成化弘治年間。御馬監春夏收放馬足。本監題准。採打蘆葦。苦蓋皇木之用。每遇年豐。收成之後。量取些須。以爲搬運蘆葦之費。或云山西廠臺基等廠。畦租者。案查先朝將。

本監在內年老內官不能供事者出居外廠各於本廠空閒餘地自行耕種以爲優老之需日積月滋漸爲園圃本監量取地租輸之公堂以備脩飾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者案查隆慶元年九月內該西瓦廠掌廠官呈稱本廠低窪街衢高峻四面穢水灌注呈乞及時脩理該先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協力脩舉添造圍房每月量取房資以供傳造園鰲山添雇工匠役買辦物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載如脩理官後花藥欄欽安殿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乾清宮擺設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供進時鮮蔬菜菓品併脩理南城河東金海亭軒龍鳳船隻鞦韆等項及傳造寶雕渾貼金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全七

雲龍櫺櫳龍箱擎臺香几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盆俱係本監委曲措處而於戶工二部並無干預也等因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華申稱內開親詣該監清查再三不肯開報但查得西瓦廠東西樓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共三百九十間廠內房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銀一百五十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灰廠一處內分三小廠每歲共租銀五十四兩糞廠每歲租銀五十兩此特舉其可查之一二耳至如在外楊村寶坻等處抽分清河猪房土城猪房獐鹿房馬鞍山大石窩周口慈家屋琉璃局大石廠小石廠藍靛廠皇木廠共十四處則有地畝子粒抽分銀兩在京神木廠山西廠

鑄鍾廠臺基廠淨車廠稻田廠揪提廠通廟宅隆福寺琉璃窯墨窯北果園柳花園洗馬房河西花園外油漆作蜂窩東給廠共二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月報內備用廠金殿廠外水窖廣通寺張家房西安門北小石廠海眼寺蘆溝橋狼岱地亦有租銀本監該官房地廣潤錢糧甚大各處租銀數目難以細查前項地方猶報不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匿不行開報及查先蒙欽差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監察御史楊相題准自隆慶二年正月爲始聽本科道着將該庫監廠積貯合千錢糧照依供用庫查刷事例務求明確數目戶工二部辦用商解一應大小錢糧俱要會同科道監收如有數目不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全八

明隱匿叅差等項從重叅治及今帶管大使逐項登記出入之數本監往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受少有隱漏叅差許本官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看得該監供應御用器物費雖浩繁然各庫閹領工部辦納具有年例定額而成造匠作又不係雇覓工資則供應有賴可免賠累之難據查隆慶元年本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依嘉靖七年事例尚該銀一萬四千餘兩及太監李芳酌議裁減止用九千餘金在正派之中尚可節省則其無待於前項房廠稅租以爲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西瓦廠店房係內府木石用在官匠作悉皆官錢楊村寶坻等處抽稅神木山西等廠地租原皆官地其間雖

有曾經題准者本監遂緣此侵漁以爲民害夫何以朝廷之土地視爲已有濫收租稅充入私囊懼言官聲其欺冒之罪動輒委諸供進難支則是利歸於已而以過歸諸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稅以補內府不足之用則皆公費也亦宜報入于官明白支銷孰得而議之何必隱匿不行開報而顧忌科道之稽查哉伏乞勅下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前項房廠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在外者行順天府隨處查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本監弘文等科書手吳東儒史九思錢陽顧檜楊俊馮惠質錫郝銳周聚范傑等質實報年收租稅作何支用及未盡報者逐一清查應革者議革毋滋之以蠹國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九十九

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解內庫公需應存多寡以濟本監幫補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冊存查仍令巡視科道掛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者容科道官查出參奏及照揪混一廠該監皆藉混占民業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耿隨卿等稔知民病代爲申奏已經該部覆奏欽依查勘太監李芳捏詞妄瀆仍舊侵奪取煤射利各廠之中惟此一廠爲害特甚誠蠹國害民之尤者也仍乞勅下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事例嚴速催報或以本廠原額存留其於混占小民山地盡數給還庶國計少紓民困少息矣再照人君之奢儉四方係之以安危朝廷之嗜好左右視之爲趨向甚矣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該

監開稱成造圓鰲山脩理官苑花欄龍鳳船帳架傳造金豎櫃白玉盆之類悉皆浮費冗用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向者帑取戶部銀兩在廷諸臣將謂充足內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臣不知其何取也蓋朝廷費出於無經則小人覲覲以爲利用無一二而侵濫則十之七八矣如成造圓鰲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幾其工可稽而遂報萬有餘金卽一事之冒濫若此他可知矣況當中外詘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爲官闡法裨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効尤欺冒則內帑用足何事取盈於邊輸而司國計者何至爲賣官鬻爵之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九十

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勸忠少興有裨國用之萬一耳伏望陛下念邊餉措處之難嚴羣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爲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無益冗費也悉亟停止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陛下者是奸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好尚日端節儉成習而國計日裕矣天下幸甚等因奉聖旨詹仰庇奏內乃敢再照人君之禮這厮悖逆屢次狂妄着錦衣衛拿來午門前着實打一百棍爲民不許黨護奏擾各監局科道官大使都革了只照舊行

始議夫賣妻律

時有夫賣妻者。訟之刑部。問擬賣休買休。斷將其妻離異歸宗。財禮入官。大理寺少卿王諍。評稱賣休買休之律。只爲通姦者設。若非因姦合從。其賣應與買者。照舊完聚。刑部仍執夫賣妻者。一向皆用賣休買休之律。問擬如初。王諍遂動氣上疏。奏參刑部。命下刑部會同都察院。定議。左都御史王廷謂。民間男子。既可賣人爲義男。其妻豈有不可賣者。遂議凡民因貧。或有疾病。不能相養。俱聽賣妻。疏入。內閣李春芳。票旨。允行。仍增入律例。論者謂男女之合。天地之大義也。天地可改易乎。易稱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又曰。從一而終。太祖皇帝大明律令。惟妻背夫在逃。從夫嫁賣。其餘諸有所犯罪。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全

應問罪者。與離異者。應七出者。與三不去者。各有定律。原無貧病。聽其賣妻之法也。審如廷之會議。春芳之票旨。則三綱五倫。各廢其一。尚書毛愷。明刑弼教者也。依違賣妻之議。是以刑敗教矣。豈非古今一大異哉。

戶部尚書劉體乾罷

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真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曜。即時召商收買。皆中官內藏之物。以伴當爲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價。買入復出。循環取利。中貴大喜。曜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腰玉。科道論罷之。及體乾爲尚書。凡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詘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中官不收。令齎本吏

領回體乾。仍令齎上。中官毒毆其吏。匍匐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春芳。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仕。諸所取買。仍執不行。忽內降着開住去。

已巳三年正月。少保吏部尚書楊博致仕。

時御史部永劾奏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心術狡猾。行事乖繆。吏部尚書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上曰。近來吏部專事掩飾。爲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嚴用和疏言。博自筮仕迄今。餘四十年。牧歷中外。民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今以題覆小誤。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孚公議。乞留之。令展所長。不聽。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全

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保泰九劄報聞。

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曰。端遊幸。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議政。歌詩寫字。以通下情。而進謹言。三曰。戒嗜好。聲色珎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之以固寵。人主以之而喪邦。四曰。發綸音。視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惕厲。五曰。習奏事。祖宗於會極門。設寶座。遇有章奏。面陳批答。今宜漸習。以練政體。六曰。嚴票旨。自七月以來。旨多舛謬。皆云不經睿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輔臣。或內批未協者。聽輔臣執奏。七曰。慎傳奉。昨太和山事。旬日間。六更明旨。必有

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奉皆補本後
奏以防奸偽八日弘虛受臣下建議當有優容無遽加
以譴罰九日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爲
誹謗嘉靖末趙文華以殺李默胡膏以殺楊允繩杜泰
以殺馬從謙其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
召高拱以原官入閣參預機務兼掌吏部事○刑部尚書
毛愷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皆致仕
拱以廷論張齊逮問愷擬張齊謫戍爲阿附徐階也日
凌侮之乃各致仕

詔廷杖尚寶司丞鄭履淳尋令削籍

履淳上疏陳時政言四方多故萬民失業燕雲遼代中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七

原之脊也而鼙鼓一聞三關震動徐梁汴衛沃衍之地
也而洪波蕩析四顧無煙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梗
憑陵而嘯聚浙直閭閻財貨之數也奸宄剽殺而師勞
宗藩之坐窮無訴中澤之哀鳴尤慘物怪人妖天鳴地
震彗星兩見於女尾日月繼食於元春天心人事種種
可駭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卧薪嘗膽之日也夫
嗷嗷赤子聖主之資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
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已資他人矣
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陛下諒陰已三期矣曾召問一大
臣而實一諂官賞納一諛士以共盡思患預防之策乎
竊慮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

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回話屢懲
趙普美從補牘內批突出蘇轍何自封還善類失於振
揚厲階啓乎闕寺言涉官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
可破迫其手握王爵口啣天憲風行勢暢黨積黨成會
使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愠悔於孤立百職駢首而
奔命霜雖未水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怨豈在明萬議海
淘皆謂羣小肆侮明良疎間未有若是可獲永安者伏
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所消弘府哲以任君子
勿爲僻昵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玩保瘡痍以昭陽細物
之勤和庶政以蠻夷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
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納取嚴士儋翁大立等疏經史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七

經廷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庶萬幾之裁理漸
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者
疏入上以履淳妄議朝廷懷奸生事命廷杖下刑部獄
削籍爲民
二月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官私撤之○四月詔諭禮
部遵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以備內治選民間淑女十一
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五月江南大水淮揚皆飢
時江以南靈雨三月不絕田禾漂溺所司以蠲賑請淮
揚亦大水奏發運司餘銀三萬兩鈔開船料三萬八百
餘兩塩院贖贖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
司府州縣贖贖二萬五千餘兩兼積貯勸借買穀十五

萬石截三萬以賑之

大學士殷士儋上吏部戶部事宜疏

奏言懇望皇上仰法列聖俯採群言以通上下之情消天下之變此之不圖雖條對叢奏封章山積無裨實用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聞見訪求臧否素定而不敢擅用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出納經常弊竇源委動有成算而因革掣肘非奏牘所能周必宜名吏部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輿論共推者無問卑遠廢棄並許破格酌用宜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舊弊浮冗當革無問官府纖鉅並許清查釐正更名補臣面賜商諮比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奏

昭代典則 卷十八

十五

太和香稅印復譴訶是大臣所陳未徹天聽尚何以多言為哉報聞

六月山西巡撫靳學顏上理財疏○何起鳴上宗藩議

奏言周之鎬洛漢之兩都皆空名也而我朝兩都並建官卒叢集坐靡公帑一費也宋之宗室親疎有等散處民間通名仕籍今則出城有禁入仕無階不農不商坐食常餼二費也天下之兵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兵曰腹內衛所兵此四者坐食則同而緩急則異其目曰見伍曰招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五者之中見伍招募不可已也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責效則無實徵調以資擺守而虛彼實此徒費齎送山東義勇諸省民壯原

非祖制今乃供勾攝掃除之役請徵其餉以實邊儲而

京兵之不可汰者亦請貴以輪番戍守之法又大行鑄錢之法以通融於五穀之外重積貯之令以盈虛於豐歉之間庶其恒足乎何起鳴論宗藩禮部覆議國初親郡王將軍四十九人女九人永樂中增封四十一人女二十八人而祿入已損於初矣迨至今日玉牒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人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人歲費米八百六十餘萬倍於漕糧四百萬矣宗室既困於衣食而民力不可以加徵欲令親王分祿以恤宗則刻削已盡不可復裁欲令各宗自育其子姓則子姓日蕃後必不贍欲將分封數多之城分散各城使不妨

昭代典則 卷十八

十六

民生計然所分之城何獨無民欲弛出城之禁士農工商俾各自營生業而強暴之禁格於祖訓謀臣盈庭而莫決計部踟躕而興嗟也久矣安得君相同心造膝熟議破拘攣之格而盡復周宋之法乎

庚午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不受朝賀○二月命大學

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兵部尚書霍冀罷

先是大學士趙貞吉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太平之計俾免強臣握兵之害意至深遠今祖制大壞特設戎政府鑄印而授之變時事危矣請收其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勒掛印事完則繳勒納印庶大阿之柄上得而持疏入令會議冀乃上疏言貞吉深

監輟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為無見但今京營之制總之為三大營以統其綱分之為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一將軍法不專於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謂京兵訓練不在管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皆探本之論至謂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杜漸議亦可行冀議營制既與貞吉不合會給事中楊鎔論冀鎔為貞吉鄉人冀疑貞吉嗾之乃各上疏辨上不悅責冀令閑住而慰諭貞吉

三月諭加造段疋尋罷之

時尚衣監傳旨令南京加造段疋十萬部科執奏宜令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九七

所司亟進原造之數即宮用不乏民困亦蘇上命加派者惟御用三分之一餘悉准歲造之數不必加

復以郭乾為兵部尚書掌吏部事

時大學士高拱因言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但此則薊遼宣大等處而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既殊事體亦異本兵處分止憑奏報別無證據宜於數處之人各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為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既無不周至於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偽皆所熟知可一問而得詔如議行著為令

夏四月京師地震

京師因有地震之變詔釋尚寶司丞鄭履淳及內官李芳等于獄刑科給事中舒化等以熱審屆期請釋繫獄鄭履淳李芳等三十五人時庾死者已六人而餒瘠者居半詔釋為民芳等四人充南京淨軍餘繫如故

御史邵陞議選將才

上疏言請行各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赴京營提督教以騎射韜略并遴選中式武舉及武學官生之穎出者相與淬勵之歲終巡視科道官察其有異等者送部籍記以需將才之選上從其議五月外補科道官而以部屬改補之詔廷杖戶科給事中李已繫獄待訊削給事中陳吾德籍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九八

時已與吾德疏陳節用因劾奏大監崔敏傳買年例金寶料擾紛紜請行停止上不允乃復上言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錫除加派海內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臣惟邊方年例奏發無時畿省饑荒求濟不已可計之臣計苦無出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而費數十萬之貲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上大怒謂已沽名犯上廷杖一百刑部問候黜吾德為民

大學士高拱議重邊方有司○都御史葛守禮疏議土兵拱上疏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宜擇年力精

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
以三年爲率課最者比內地加等陞遷或不次擢用不
職者降三級別用或罷斥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
之於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於後庶乎修職者多邊
方有賴矣上令加意擇人悉如議行守禮言國初制
虜內恃雄關外聯重鎮鞏然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
京師遂露左肩所恃者朵顏三衛爲我藩籬而夷情漸
異嚮道交通于是虜日窺邊登陴戍守遂無寧日始以
倉猝至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卽當遣還今二十年
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遣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
以防秋至豈土兵皆不可用乎宜倣唐土兵之制隨地
節代集則

卷三十八

李九

訓息以備戰守毋徒調掣爲也章下所司
秋七月大學士陳以勤致仕

先是以勤疏陳六事上言臣因頃來多病乞骸骨歸但
夙以藩邸舊臣恩意至重不忍苟去願披忠獻議以補
袞闕敢條爲六事一曰慎陞擢二曰酌久任三曰懲賍
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穀疏入上嘉納
之因四疏乞致仕上溫旨慰留而請歸益力上察其誠
懇不得已許之加太子太師給郵傳夫廩如故事復賜
勅獎令其子編修陳于陞送父還鄉

八月浙江湖州府山崩成湖

因詔釋戶科給事中李巳于獄爲民刑科給事中舒化

等請釋李巳及內犯張恩等分別情罪重輕行罰旨令
釋巳爲民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意恩等有內援欲借
以脫巳及巳獨釋衆始翕然謂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
與也北安門直宿校負一屍棄門外兵馬指揮李承
芳疑有奸使收訊之辭連內臣李陽春陽春乃先奏死
者以生人入禁故令扶出而承芳酷刑逼拷誣執非辜
上遂釋校而罪承芳給事中舒化請下法司不聽

九月詔追治錦衣衛都督陸炳罪籍其家

御史張守約追論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播惡流毒
宜剖棺戮屍逮治其子釋姪緒家人陸佐籍其家旨令
姑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革職爲民家產贓物如數
籍入

卷三十八

李九

虜酋黃台吉等入寇○黃河決

虜酋黃台吉等犯遼東大勝堡總兵王治玉及參將郎
得功死之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
而坡反爲河時漕政太弛漕艘五月入淮八月入關十
月守凍故河水橫決漕艘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
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

大學士高拱請別論方士王金等罪

拱言金等自有當誅之罪不當以先帝殞於非命不得
正其終者罪之上命多官訊實以聞刑部尚書葛守禮
乃會多官鞫于承天門外盡反金等獄詞吏科給事中

趙奮因上言法司爲天下持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思爲先帝之地今則一主於出而曾不恤後世之譏陛下何賴哉宜更將金等重擬若以金等爲從又孰爲首必以陶仲文爲首今已死矣疏入報聞

十月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

把漢那吉酋婦之所鍾愛以郅于俺酋遂挾其妻關入邊崇古留之邊吏謹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卽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若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

聊休典則

卷二十八

車

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因上其議廷臣譁然以爲不可監察御史葉夢熊乃上疏言把漢那吉之降邊臣不宜遽納朝廷不宜授以官爵將致結仇結禍上怒其妄言撓亂命降二級外補

詔考察科道官○都察院掌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致仕、貞吉言頃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上干聖怒薄示降罰足以懲戒矣今因此一人波及諸臣遂令科道考察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消沮願收回成命疏入上報已有旨了及會察日貞吉與高拱去留異議不合吏科給事中韓楫劾奏貞吉貞吉求去遂令致仕說者謂貞吉

雄才直節志在國家而激昂任氣遂致不合云

十一月金星晝見三日○進禮部尚書殷士儋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十二月浙江礦盜作亂時處州礦徒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沿江剽掠江南騷然○以潘晟爲禮部尚書張守直爲戶部尚書劉自強爲刑部尚書○加王崇古少保兵部尚書賜蟒衣白金世襲錦衣千戶諸臣遷賞有差

虜酋俺答執我叛人來獻誅之時把漢那吉留於我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屑俺酋亦日夜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總督王崇古因諭以存恤思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

聊休典則

卷二十八

車

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如約而諸酋亦貪漢財物願市俺答於是執我叛人趙全等來獻崇古受獻遣使送歸那吉上命奏告郊廟獻俘正法以虜款功增賜崇古爵秩

辛未五年春正月己丑京師大風揚塵四塞

給事中宜東光請肅朝儀時未奉旨而舉朝譏笑以爲迂東光憤懣遂發狂疾

二月百官謁見皇太子於文華左門

先是大學士李春芳上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宜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東宮亦可閑習禮儀養成儲德上許之至是文武群臣及天下

朝野官謁見於文華左門。

御史汪文輝疏陳治體四事。隨外補僉事。

文輝疏責言官。一觀望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苛刻當戒。四護短當戒。末言大臣意見稍殊。嫌隙遂起。觀望者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所忌。勢無常勝。情亦隨更。叛服態變。于終朝。賢佞評更于月旦。或鄉黨故舊。意氣激成。致傷國體。論人不先大節。乃拾其已往。揣其將來。陰私之影響。言詞之疑似。形諸章奏。彼此相詬。人已兩失。總之在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夫希旨之人。果可終信而不吾叛乎。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機械。以中傷善類乎。況宰相不以採時為賢。當以格心為本。格心之要在去讒。

昭代典制

卷二十人

臣

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願陛下慎選言官。申勅大臣。以消朋比之私。回醇厚之俗。時高拱執政。小人昔附徐階者。皆反面獻諛。下石於階。故文輝特言之。奏入。不十日。外補僉事以去。言雖不用。識者韙之。

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呂調陽。為考試官。取鄧以讚等四百人。○廢太監陳洪。弟都為錦衣千戶。掌鎮撫司事。科臣劾之不聽。○議開膠萊河。

初嘉靖中山東副使王獻請循元人海運遺跡。于膠萊間開河渠一道。由淮安清河清江浦。歷新開海倉口。以達天津。道里甚近。徑度不過千六百里。又可以避海洋。

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畢。會獻去官。遂罷其役。至是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運。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給事中胡櫟往視之。河道都御史萬恭乃上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於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既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逆流入淮。淮不能敵。故河水道流而泥沙一擁。遂成澱淤。既淤則必衝踈土而決之矣。今惟疏其下流。捍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時因議開膠河。恭行令山東郡邑試之。云中有河道亦可漸濬。而浮沙百里。旋開旋塞。其頑石粗礫。不可鑿者。五十里有奇。徒勞費無成。奚容更議。既而櫟

昭代典制

卷二十人

臣

勸視還。亦以為不便。事遂寢。

詔議北虜封貢。

上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李春芳面奏北虜封貢事宜。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之意。上曰。卿等既議允當。其即行之。先是諸司條陳。與王崇古議互有異同。上以為未當。令部臣更議。至是兵部尚書郭乾請如崇古議。辛巳日。暈有珥。白虹亘天。左右戰氣俱蒼白色。○詔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周儀。○封虜酋俺荅為順義王。時俺荅款塞。廷議封貢已決。乃封俺酋為順義王。諸虜皆解。解受封。比屬國而俺酋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耻與俺荅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

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物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老酋益驕時有所挾以要財貨無算老酋死其子故誣為中國所擒索賂乃已而少子滿五大者桀驁叵測盡有其父鐵騎時時近塞為患將帥竭力啖之匿不以聞

夏四月浙江杭州府栗樹生桃○戊午京師大雨雹○五月中極殿大學士李春芳致仕

時春芳位居高拱上與拱不合言者峻擊不休乃五上疏乞罷許之

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三○乙卯雷震圓丘廣利門鳴吻碎之○秋七月命陝西織造羊絨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四十五

陝西織造羊絨計三萬二千二百四十四匹計價七十五萬兩巡按御史乞寢之不聽

詔令學倉驛遞官得選本省

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杜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非有民杜之責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按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憫近例教官得校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八月俺答上表稱貢賜大紅蟒衣黃台吉把都那吉等賞賚有差

宣大總督王崇古疏陳北虜互市事竣馬市無擾加太

子太保及總副參遊金幣有差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帑以哺虜聞以遺京貴近邊卒餒廢無復生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識者憂之

工部尚書朱衡疏議漕河

上言國家初制漕運悉資泉流自景泰以後由黃河入運奪漕為河由是河身寢廣淤沙歲積不得不藉黃河以行故今徐邳之漕河即黃河也往時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浦而沽頭上下諸閘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陂岡口下毫泗而徐呂二洪頻涸今沛邑新河既成縱決曹魚可保無恙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乞將議者開加口之說下諸臣熟計報可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百六

九月兵部尚書郭乾致仕以譚綸為兵部尚書○給事中宋良佐議復遮洋總

良佐上言國初運糧率因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如該總隸北衛兗北糧者今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兗南糧者今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傳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陣連屯彼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亦思患預防之策也部議言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

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乞先復遼洋一總而以良佐所
上事宜下曹司詳議以聞

詔以故禮部尚書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十月河道潘季
馴請重盜決河防之罪

季馴疏言每歲河決之由河流衝射居十之四而居民
盜決則十之六皆以法輕易犯故也按問刑條例有故
決盜決河防之律在河南山東者俱問發充軍而南直
隸徐邳一帶罪止于徒請自今以後徐邳上下為河流
所經行處凡有貪水利避水患盜決故決者一如河南
山東例俱發充軍仍增入條例中議下刑部尚書劉自
強駁請從之

始代典廟 卷二十八

直七

十一月大學士殷士儆致仕○庚午天鼓鳴○上有事于
南郊禮科給事中蔡汝賢疏請攝養聖躬

汝賢言近因長至導駕竊覩聖容微減於前夫皇上一
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之
時願于官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潮志遊觀有度
毋令移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
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
幸疏上報聞

十二月詔行皇太子冠禮
上諭禮部言皇太子明春講讀先行冠禮擇日具儀以
聞

壬申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致仕以王國光為戶
部尚書○刑部尚書劉自強致仕以王之誥為刑部尚書

○叙遼左功加都督總兵李成梁太子太保高拱加柱國
中樞殿大學士張居正加太子太師俱廢子世襲錦衣千
戶殷士儆加少保及在籍輔臣趙貞吉俱廢子中書舍人
○命錄顏氏裔孫嗣慎襲五經博士

二月皇太子冠

上御皇極殿文武群臣入賀仍賀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召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加太子太師掌兵
部事○遣內臣督織于蘄杭

命遣內臣督織造言官力諫不聽工部言蘄杭兵荒久

始代典廟 卷二十八

直八

困不可再擾即遣內臣必擇忠謹安靜者以往上可之
命擇要者以進且務安靜毋擾民

閏二月上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御史蕭廌上言冊典屢行官掖太盛神氣太勞以致聖
躬不安乞節欲以延壽命不報

癸酉赤風揚塵蔽天○安慶江卒作亂巡撫張佳胤平之
先是安慶府為江防要地設守備武臣督兵卒以備
江盜後武弁多令僕夫冒餉更自為盜往往白晝殺人
掠其財于是以城卒與江卒更番巡警江卒不得逞嘗
懷忿恨及懷寧尉巡城撲其怠者則江卒遂奮臂起以
挺擊尉指揮馬負圖因誅之曰擊尉法當死盡大逞或

免乎乃誘張承祖調屯軍張志學發器械帥江卒百千人軟血盟于旗纛祠與守備楊遇春共縛尉及郡卒攻郡未得入巡撫張佳胤至遂誘執諸武備而誅其渠魁亂乃平佳胤因請設兵備于池州府上言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德地理遼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徽隸金衢道安隸九江道近如礦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固閑太平軍民呼譟入府而僅以和解焉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以鈐束之者乞於池州設兵備而罷二道之遙制者為便報可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山東左布政王宗沐議復海運宗沐聞給事中宋良佐議乃力主海運之說于是遷摠昭代典訓

卷七十八
督漕運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因上疏言國有漕運猶人身有血脉血脉通則人身康健漕運通則國計足我朝運河幾百六十年疏通無滯今茲黃河泛溢數患漂流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縉紳之慮復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則有辨矣古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眾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及近南水暖則蛟龍穴居故元人海運多警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窟穴又其地高多山石舟至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又且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當今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然此猶

舉時宜而言者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日天下大勢二日都燕專勢三日目前急勢夫風波係天數臣豈能料其必無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聖明採擇因條陳海運七事部議如宗沐言詔允行之

詔諭尚寶司承劉庸庸外補

時庸庸條上五事言皇上即位以來六年矣海內非不人安而災沴未息外夷非不威順而伏機可慮朝政若饒而權柄漸移仕路若清而宿蠹如昔精神意氣漸不逮初臣藩邸舊臣胡忍緘默謹條為五事以聞一日保安聖躬言乞凝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樂而輕百年之慮毋以有限之體而當不敵之攻則聖德日清

昭代典訓

卷七十八

而聖壽益永二曰總攬大權言先帝英明深斷恩威莫測臣下欽手莫敢弄權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奉行入才之用舍國是之更張果出于宸斷乎協于公論乎即輔導東宮乃閣臣之職而敢圖身便朝廷名器本礪世之具而敢以市恩先帝之世孰敢為此乞大奮乾綱獨觀萬化則上下莫測其機而政柄不至偏重三曰慎乃儉德言歲費有經入不酬出今內府取銀已數十萬求珍寶作禁山鑲金雕玉國計日虛所宜痛戒四曰留心章奏言諸臣章奏或關君德或言朝政或評人品或酌時事皆以効忠匪有求挾乞當理者必庸狂直者姑恕以來忠益五曰起用忠直言即位以來或以勤政

諫或以節用諫或以進賢退不肖諫非承望風旨而攻擊以洩憤非迎合權要而薦拔以樹恩皆本于忠直乃遭斥逐乞嘉其批鱗速用以盡其才疏上外補謫知興國州

大學士高拱乞罷不許

時給事中曹大埜論劾拱大不忠十事言前者聖體違和大小群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若且過姻家飲酒作樂不忠一也東官出閣講讀當日侍左右乃欲三十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陛下者事東官不忠二也自拱復用即以復仇為事昔人直言拱罪如岑用賓數十人一切降黜不忠三也自拱掌吏部副使曹金以子女親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人

寧王

家起擢至刑部侍郎給事中韓楫以親愛門生起擢為右通政不忠四也科道朝廷耳目拱乃蔽塞言路戒諭不許言大臣過失不忠五也科道多拱心腹凡拱罪惡隱諱不言知有拱而不知有陛下不忠六也昔嚴嵩止總閣事今拱兼掌吏部用舍予奪皆在掌握權重于嵩專權放恣不忠七也昔嚴嵩止子世蕃貪財納賄今拱親開賄賂之門受副使董文采金六百而忝政河南受侍郎張四維金八百而取侍東官職跡太露不忠八也沈鍊劾嵩謫發保安楊順路楷誣鍊殺之人人切齒乃受楷千金強辨脫楷不忠九也給事中吳時來昔在先朝抗疏論嵩所謂忠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大

學士徐階受先帝顧命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多方害之必欲置之死地不忠十也請如先帝處嵩故事特賜罷黜上責大埜妄言命外調拱乞罷上慰留之時已不聽拱去而尚書楊博等連章乞留識者以為諛云

夏四月浙江黑青見

時杭州府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目光掣電水電隨之屋瓦皆震林中鳥雀擊死無笑

詔進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叅贊機務○詔復胡宗憲原官賜卹典

時給事中劉伯燮上言故三邊總督曾銑浙直總督胡宗憲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臣甚惜之銑恢復河套任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人

寧王

事過勇而謀或疎宗憲依憑權勢靡費軍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無罪然當倭奴憑陵之際卒以計擒首惡海波遂寧此其功罪亦當相準銑既蒙贈廕而宗憲未獲昭雪則何以為邊臣之勸宜加少恤錄乃詔復宗憲官仍賜卹祭

五月工部尚書朱衡疏陳漕議

言防河如防虜守堤如守邊河南累被河患大為堤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以防守嚴而備禦素也徐邳為糧運正道既多方以築之宜多方以守之因條上三議一議夫役言自徐州至小河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守夫三千七百名二議鋪舍言三里建一鋪一鋪計屋

三楹四鋪設一老人統率晝夜巡視三議定期言五月十五日上升九月十五日下午陞願携妻子居住者聽疏入得旨允行

龍目井化為酒○上不豫召輔臣入受顧命

二十五日巳酉上疾大漸

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疾趨至宮上倚坐御榻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邊東宮立于左拱等跪御榻下命宜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方今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蓋自孝廟顧託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高拱

三臣之後僅再見云

上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為萬曆元年○上大行皇帝尊謚曰契天

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謹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履正志和曰莊

秋七月加上孝懿皇后李氏尊謚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儼天襄聖莊皇后○加上皇后陳氏曰仁聖皇太后皇貴

妃李氏曰慈聖皇太后○九月葬昭陵孝懿莊皇后附葬上時年方十齡主少國疑中人皆思攘臂以美威福而張居正深中多智耻居二高之下思所以傾之陰與司禮大璫馮保結為死生交以圖高而高乃慷慨直諒以

天下為己任慰官府遼絕詭秘莫測昌言于朝曰老謬膺托孤之命社稷宗廟事重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今而後凡內降命教府部章奏皆公聽並觀博諮詳覈遇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而折衷于老臣以復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義中人側目矣而拱策馮保內握機務交關兩官專恣不可卒制乃與二次輔謀去保以清官禁居正陰泄于保令善為計保遂矯中旨以去拱六月一日昧爽傳制皇后懿旨皇貴妃令旨皇帝聖旨曰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同吾母子三人受遺命東宮冲年賴三先生竭忠輔佐以安社稷今大學士高拱攬權擅政朝廷敢不自專不復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有二三臣測其意欲何為吾母子驚懼不安高拱令以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即日出京回籍其諸大臣受國厚恩務竭忠報主不得附阿權臣履視幼君自今各宜洗心滌慮毋蹈此轍于是緹騎兵番踉蹌迫逐一夕盡行蒙篋奪攘無遺大臣去國蓋未聞狼籍至此者

高儀遺言曰天連一周事多符合正德初劉健謝遷與李東陽謀去劉瑾而東陽泄其機于是劉謝去而李獨留今高拱以儀及居正謀去馮保而居正貳于保于是二高去而張璠國健拱皆河南人遷儀皆浙人李張皆湖廣人事之奇合如此

支大綸曰高拱當鼎革之時居保衡之位開誠布公周

防曲慮不阿私黨不顧私家卽古之社稷臣何以加焉
不幸比之匪人反面旋噬狼狽出走資谷盡喪亦足悲
矣而張居正以擅政夷宗視高拱什倍其慘拱死而人
爲卿冤居正死而人思刺乃則忠邪之辨何嘗不明而
禍福之幾亦安有爽忒哉然拱天姿剛愎持論多偏足
已而不循于衆任氣而不折于理抱朴忠而專政恃偏
才以蓋人易所謂亢龍有悔殆謂是乎
謹按史臣曰先時法令嚴具百官兢兢上乃寬仁大度
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綱非義之征絕無名之獻至
如制節謹度好生戒殺嘗食驅腸而耳及卽位間以問

左右

供上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

昭代典則 卷三十

昭代典則二十八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明黃光昇撰光昇字明舉晉江人嘉靖乙丑進士
官至刑部尚書是書起元至正壬辰明太祖起兵
至穆宗隆慶二年而止編年紀事每條皆提綱列
目其前四卷自至正壬辰迄洪武建元以前以明
紀年而元事則隨年附見雖當時臣子之詞然順
帝北行以後以明紀年可也若至正戊申以前非
惟元祚未移儼然共主卽韓林兒龍鳳紀年明主
亦自奉其朔乃於其初起兵時卽削元號究非萬
世之公論也

原缺

秘閣元龜政要十六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秘閣元龜
政要十六卷》提要

秘閣元龜政要卷第一

元中統元年春正月朔張世
德取常熟州長驅向平江

士德自橫州渡福山進攻常熟州破之江南自兵
興以來官軍死鋒鏑郡縣罹饑饉鄉村農夫離父
母棄妻子投充壯丁俱不習兵而強驅使戰以故
烏合瓦解卒無成士德既取常熟又統兵長驅
向吳江境上欲攻平江

廖永安復攻海牙水寨及取小花塢俞通海攻采石
天完倪文俊迎其主徐壽輝都于漢陽

元哈麻雪雪謀廢元主立愛猷識理達臘詔安置哈
麻於惠州雪雪肇州皆誅之復籍沒其家產

哈麻以進西番僧入禁中為取告其父秃魯曰我
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等以
淫褻事上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
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秃魯
帖木兒恐太子為帝則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元主
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
元主驚曰朕髮未白齒未落遽謂我老邪因與謀
去哈麻雪雪計已定有旨哈麻與雪雪母入朝御

史大夫撫恩監因劾奏二人罪惡元主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効已而省臣又糾其罪不已遂詔哈麻安置惠州雪雪肇州此行皆杖殺之初也先帖木之貶就籍其家貲以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產所得庫藏封識如故未曾啓也時中外皆謂元主怒其譖殺脫脫而不知其罪由於不軌

薊州地震十日 嘉興楓涇鎮柳樹鳴如牛聲

元以孔克堅為山東道廉訪使尋召為集賢直學士子希學為秘書郎

克堅辭歸元主訖拜為廉訪使既受詔又辭會山東兵亂克堅率家屬北行次葉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克堅為集賢直學士希學為秘書郎遣使者啣葉城記之

元額哥失里暴死于家

初脫脫之死由哈麻雪雪營事額哥失里所擠陷也哈麻兄弟侍元主帷幄而額哥又近侍太子故哈麻黨於額哥而私相誓曰若太師脫脫去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必營事矣哈麻又慮額哥之求其權不專奏除額哥宣政使額哥殊失所望哈

麻又以其弟雪雪為御史大夫及哈麻杖死雪雪因杖未絕亦仰藥死額哥有侍者六曰桑哥失里止額桑一字之異有寵於額哥舉充院室使一日忽然長逝經日乃醒未逝之服方坐臥室榻上見二卒自外躍入導往城隍廟轉發獄祠祠吏曰來笑可亟解去旋又行入祠西北隅大林之內有殿宇若王者之居入拜殿下已仰視之則脫脫也脫脫曰我所掛者院使也於汝無預因俾左右遍觀幽園見哈麻雪雪拈髮鬋視額桑哥泣下及出脫脫謂曰汝可即歸此非人間世也桑哥退而恍

覺若一夢然明日同寅有桑桑哥約往院使家議事問疾桑哥告之以疾辭而不往且囑曰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久生矣同寅問其故且以詳告眾皆相顧驚愕曰昨日院使將上馬以身不安而入豈遽至此乎語未終而報額哥失里暴卒傳說於朝人皆訝駭 且聞人生於世死者虛而生者寔虛無能為而聖明秉大氣以旋運久必消矣傳曰雖有剝消春磨將無所施而謂哈麻雪雪已死之後被圖牢拈髮鬋聞械自來傳言且未敢信惟春秋鄭有良霄者乃公子去疾之孫公孫子耳之子從

政三世移死羊房而為厲作怪顯聞諸侯國僑為主公孫洩并祀良霄其厲乃已脫脫有功元朝輔相三世用物取精既多且私良霄於鄭不能及也年方壯仕而尿死乞輕父子兄弟又遠徙異域一場冤積作厲空虛理或有之其顯哥之死亦值其數而已然此非臣之所敢言也臣聞忠臣於君終始為國雖遭貶殺英亦眷若宋趙鼎貶死吉陽軍有曰身驅箕尾飛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我朝永樂間有廣州南海周新者生為臣惠利于民死為鬼又以佐君嘗為監察御史彈劾不避京師號為

冷面寒鉄公出按浙江風吹異葉至於臺前新即以問左右具答城中原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心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于樹下故冤魂報我而異葉至前也往發樹下果得婦人一屍又有一巨商自遠回家未抵日暮身負重貨恐孤行為人所害以其貨至于一祠石下至家靜夜妻問其故具以寔道明日往尋已失其貨詞告於新新曰是必爾有外遇寅夜竊聽將物取去也為覈其人驗之果然又嘗巡縣假服微服觸犯縣官收新于獄遍問獄囚俱知一縣吏治得失明日注近

自獄中出縣官忌懼伏謝竟因犯賍而按實于法擢憲浙江妻同之任荆叙布裙大類田婦其清之名震于四方屬有錦衣衛指揮繼細者肆志行事遣千戶汪浙緝事府縣多作威福受吏賄賂不可勝數新以奏進須知遇諸涿州差人捕繫千戶脫走妄訴於網綱乃虛拾事情罔誣奏新我成祖初不知其罔誣也命馳馬逮治承綱意者撻掠周新酷無完膚既至 陛下猶抗嚴大言曰在外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相同 陛下所詔也 臣奉 詔擒奸奈何罪臣且死且不憾臨刑大呼曰生為直

臣死作直鬼數日我 成祖顧問侍臣曰周新是何許人侍臣對曰廣東南海人也我 成祖嘆賞曰廣東乃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新死之後 成祖每嘗見一人衣紅衣前立日中 成祖呵之曰問汝為誰對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罔直命為城隍為 陛下治奸臣貪吏言訖不見未幾紀綱亦以罪誅臣原忠臣為主既不衰於賤殺尤無間於存沒但脫脫於元則是弄精顯屬之常若我周新實有聲奸悟主之美然則豫養仁心保合太和於以內全忠良燕翼孫子豈非有國先務者乎

元開流寓料子京師得進士夏尚之等數十人

元何魯反以兵入屯浦江之境江浙行省都事鄭貞諭退之

考貞名鉉自宋南渡時即舉家舍食人稱為義門考貞又篤於孝友周恤貧乏嘗陳時政之弊於脫脫多以采行東南兵起大將數兵入境服其孝義皆戒士卒勿以侵犯至是阿魯反帥衆五萬一夕襲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鷄犬牛羊俱盡考貞乃性說曰明公非太師脫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况明之士卒忠行不道乎

脫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魯反愕然曰業已如此為之奈何考貞曰為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撫山阻海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能撫定而綏集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者尚敢以嗾相繼乎行且錄公之功矣魯反不覺屈膝曰非公不聞此言命左右致東帛為謝明日下令啓行一軍肅然

三月壬子朔張士德及元王與敬戰于吳江與敬敗走士德遂入平江改為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士德兵至吳江元泰政脫因平江達魯花赤哈刺

沙鎮兵出外總管貢師泰起守城池境上止有與敬一軍士德與戰破之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散走入城城中閉門不納乃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德兵纔四千人直造北門弓不發矢斂不接乃壬子緣城而入遂據有平江劫掠甚殺慘不可言脫因匿於俞家園自刎不死遊兵殺之哈刺沙聞城破自溺死既而嘉定崑山崇明相繼降於士德維揚蘇昌齡比先避難居吳門士德用為叅謀籍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以為王宮易平江路為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寺觀庵院豪門巨室將士爭奪分占而了無度者臣聞平江舊城周圍四十七里有二百一十步二尺城內居民十萬渠道相交而士德以四千人取之亦可怪哉

太祖率常遇春鄧愈合攻元蠻子海牙康茂才水寨破其師采石遂通海牙奔集慶

海牙知我軍南畧復以樓船與康茂才等屯采石結砦黃墩南北不通我太祖以特士雖渡江而父母妻子尚番淮西勢不可致乃命遇春大進舟師以攻之遇春設疑兵以分其勢以正兵與海牙之軍合戰箭下如雨自辰抵午久鄧愈等出奇兵

搗之王銘居奇兵之列大呼殺入敵衆不能支俘其精銳甚衆又以舢舨二艘實以薪草灌油置炮其中火烈風猛海牙茂才等舟師大敗獲余船二百艘而永安率胡海亦破潰海牙舟師海牙僅以身免復擒吳長官薛寇等三十八人及王興祖電福舒壽等船隻併小花塢船十艘自以扼江之勢遂裹海牙率殘兵會大夫福壽高納麟平章阿魯灰共守集慶

盜復陷歙城尋破香山寨羅宣明妻蔣氏死之

去年十二月初門縣惡少年構浮梁劇盜來犯

歙城宣明語蔣氏曰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子獨不聞乎妾有兄弟在香山皆可守妾性依之君努力自愛勿以妾為念也遂灑泣而別及是正月歙城復陷宣明請兵江浙行省來救賊聞宣明妻在香山攻之益力二月天大雨雪寨破賊大肆焚掠蔣氏始因夫從征不忍茹酒肉至是炮炙行觴命左右醉飽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奴詹寄詹勝實曰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決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此二兒以還主翁言訖勝實負驢出勝挾馬兒繼之蔣氏又繼之遇賊石崖上

賊遂視其衣蔣氏力拒賊搜蔣氏髮蔣氏鬻臂爪面出血罵曰死拘奴汝何不殺我賊奴斫其臂以刀舂之墜崖而死驢兒見母死哭罵賊殺其母別賊怒曰何等小物敢爾橫槩刺其背死勝實遁走詹寄奮勇執木戟擊傷數賊寄亦死日將夕賊退蔣氏從姪蔣志道從積屍中緣崖下見蔣氏屍如生傍有衣篋類有物宰宰然動啓視之乃馬兒也亟抱以歸宣明

元同知婺源州事汪同帥兵次白霽嶺還駐馬金賊遂陷休寧殺俞唱

先是休寧俞唱集民兵撫嶺南溪西之險以抗賊兵屢戰不勝以其從兄士英岳卿來告急於同同曰我軍士未集乏器械不可以往士英強之曰唱與公為懿親以公故撫險抗賊以待公一往兵氣自倍不往則鄉里之人旦夕塗粉矣同乃出兵白霽嶺應之是月十三日唱請進兵同曰賊初至必衆我軍士未集曷擅器械皆無進不成功徒禍鄉里以行不過為聲援耳至十五同退駐馬金賊衆大至唱棄險走士英逃匿賊追殺之其子茂逃從同為先鋒恩寧普以休寧縣尹起同兄敵招諭依

寧婁源人人響應於是兵益集

元達識帖睦爾以苗楊完者守嘉興完者取道杭州自為江浙叅知政事尋加左丞

時平江既失嘉興又告急驛使交道日夜不絕又嘉興比連平江南去杭州僅二百里實為藩鎮要害達識雖得便宜從事但兵少無可戰禦乃召完者以守嘉興完者聞召即發廣德吳興所屯苗軍取道自杭以兵劫達識陞本省叅政事募民入粟填空名告身予之即拜添設左丞苗軍次嘉興秋掠民家資產蕩然一空城外悉遭兵燹極自所至

無寸草尺木者先是正月楓涇鎮戴君實柳樹者牛鳴者三君實與其僕悉聞之因斬其樹又前年七月初三日龍所經之處至是苗軍盡行擄掠燒燬人以為是其徵應云完者陽尊達識而生殺予奪則自專決達識僅署成案而已

元王與敬以松江叛附于周張士德復取常州湖州元常州萬戶府知事劉良死之

與敬承達識之檄攝元帥府事守松江至是舉州降周常州豪挾黃甫貴間道送款於士德許為內應兵至不戰而城破易為毗陵郡分兵入湖州一

鼓而得易為吳興郡士德以周仁為隆平太守仁

家本鍛紅稍習吏事性資深刻與士德同心協力躬親細故士德既得松江仍以與敬統兵鎮守自引兵逐居隆平先是正月內常熟州陷松江印造官號給散吏兵佩帶以防姦偽號之製作盡為圓圍繞圍皆火焰圍之內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圍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間謠曰滿城都是大府官四散縣城內無一人紅軍府上坐不二月城破悉符所言士德之圍常州也知事劉良以援兵不至命其子殺貴蠟書浮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良獨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良之從子即劉辰也

元左丞苗楊完者遣蕭亮員成伐王與敬於松江與敬奔隆平苗軍遂火其城殺儒學經師胡善

與敬為士德守松江完者遣蕭亮員成伐之軍至松江與敬奔隆平軍入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無噍類偶獲免者亦則去兩耳掠婦女劫貨財殘忍貪穢人所難言官廩尚有粟四十萬余石苗軍皆籍為已用苗軍又毀壞

孔子廟經師胡善坐經席大罵苗軍怒殺之又

廟得免於災善事師善諸暨人奉定進士授府儒學經師到官以死自許題詩于壁曰鎮撫來司教臨危要致身至是被殺衆踐所言本州學校官貌其像祀於先賢堂

常遇春擊破元康茂才軍茂才退屯于天寧州我

太祖命以襄陽砲攻之復奔行臺陞叅知政事

茂才與海牙兆先屢以水陸師窺伺太平屢為我軍所敗遇春又以兵盧繞之茂才盡其智以連發軍士以應遇春度其弊憊伏兵殲其精銳殆盡茂才又以散卒立寨於天寧州我太祖命以襄陽

砲攻擊之茂才不敵復奔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嘉其勤勞奏上于朝詔陞叅知政事

三月辛巳朔廖永安馬國用破元將陳兆先之師于方山擒之

也先之子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營方山與海牙茂才相望期復太平兆先部將廖美與也先渡江而南察其所為必敗乃率所部千余人馬三百匹來歸于陰港軍成亦率衆來附我太祖又祝於神乃許行乃命永安國用統兵攻兆先初一日兵起三日抵其營不踰二刻大破其師擒之獲其衆

數萬而俞通海亦擊擒賊首宋永福等降其兵將趙建康是役也總管張隆手刃數十人張赫乎俘王鎮撫胡泉招降勇士三十余名

王銘等擊破陳也先之師于殷巷遂及陳聞直抵集慶

也先集合建康遠近之師屯于殷巷王銘陳起李通謝真率兵奮擊大破拔其營降其將張耀花茂而陳聞引兵亦擊敗元兵於蔣山乘勝並進直抵建康城下軍威大振

太祖自將攻集慶庚寅使聞吳昇胡海先登東北隅

元兵敗潰御史大夫福壽死于官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及立天興翼元帥統兵行征

兆先既降國用選其驍健者五百人為軍鋒置麾下五百人多疑懼我太祖覺之其夕即令入宿衛環營而寢并舊人於外帳前悉無兵獨番國用一人侍卧榻太祖解甲憇寢達旦五百人始安咸相慶曰誠我主也及是悉發太平諸軍往攻集慶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諸軍圍城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已而諸軍奮勇夾攻力不能支而陳聞吳昇斫柵先登

胡海登東北隅臺兵咸潰諸軍乘之克其城除陽
王長子郭其戰死胡泉獲白馬一匹俘軍士七十
餘人陳聞手擒同知訖以所擒同知衣服賜之
昇入東門擒同知觀音奴亦以本官銀甲綉衣賜
之城內百司皆奔散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指
麾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為重臣城存則生城破
則死俄而我兵四集遂遇害又殺平章阿魯忒忒
政百家奴擒御史王稷太祖去城五里遙見諸
人已入城矣太祖乃徐入城乃召官吏耆民諭曰吾
率衆至此為民除亂耳爾各安職業毋恐吏民太
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凡得兵士五
十萬又立天興建康翼大元帥府命諸將統兵以
征不服初國用謁我太祖於鈔山太祖奇之
問定天下之計馮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
王都願先拔之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救
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
下不難定也蓋其議與陶安正相合至是定集慶
悉符其言但我兵入城之始官民未喻太祖吊
民伐罪之意驚駭叢奔多有遭兵死者如孫炎之
妻王氏死于兵人皆惜之

原缺前半葉

天完趙普勝及元余闕戰于安慶普勝敗走詔以闕
為淮南行省叅知政事
徐達湯和取鎮江聘元行臺致仕御史泰從龍
太祖將命徐達取鎮江慮諸將不遵紀律乃托於
他故若欲罪責達者李善長等叩首為達求解始
免比將兵臨行太祖又戒之曰爾等當休吾心
戒戰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處以
軍法達頓首受命以是月十七日兵至鎮江馮國
用胡海擊敗元兵於城下海箭傷眉右出戰益力
俞通海攻克沙港焦門及援牌樂等寨獲其戰艦

廖永安又收平大沙下沙祝家三處兵寨吳復追
元兵斬其平章定定湯和狗勾容招降青穆軍千
余人通海復擊破元苗楊完者苗軍洗仁亦擊破
苗軍於溧陽復其城花雲則出馬馱沙擒殺劇賊
數百人於是鎮江四外失援達仍合軍逼其城城
中不敵遂拔之兵不血刃次日通海又撫定藤斜
沙祝家等寨有一二將數常縱軍士剽掠太祖
怒歎真諸法善長懇救乃釋不治又嘗語達曰爾
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若入城當為吾
訪之吾欲見焉及是元之有從孫秦永在達軍中

因遣還報太祖命文正及李文忠以白金文綺
往聘元之遂與妻陳氏偕至太祖出迎於龍灣
駐謁民王綿帛家因邀以同處朝夕訪時事元之
悉言無隱入應天居于西華門外元之因薦滁州
路教授陳遇有輔翼才宜真左右俾効裨益

太祖即日請過來見與語大悅稱為先生而不名
親幸其第者三命以官遇辭不受又謂之曰鄉若
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遇又叩首以子幼為辭
前後賜問眷待亞於勳戚於是金壇廣德宣城聞
達取鎮江不擾及太祖禮遇元之陳遇之風皆

原缺前半葉

恭邦俊尹茂魁梁得胆譚慎簡阮澤民張漢超陳
時見范永可杜克章范師孟朱師毅莫挺之與其
子莫高及景泰甲戌進士黎庸阮勤等學行事實
後裔王師若到必尋其貫以求若人俾舉所知
以及未知以為聯屬交趾士民之本屬莫氏納降
乃止

俞通海追擊元康茂才子第二港茂才率甲士三千
以降

茂才以王師定應天又奔京口至是通海帥海
舟追及於第二港乃率所部三千解甲來降見

太祖頓首言曰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今日屢敗乃
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
之力以報 太祖笑而釋之俾率所部從征
方國珍降元以為海道漕運萬戶國璋為衛州總管
南勝賊攻漳州元漳新翼萬戶羅良擊擒之以良攝
州事

良自解福州省城之後威名大振十四年泉州安
溪賊李大撈誘同安庄坂尾賊吳肥等攻漳州焚
柳營江陷長泰縣良出輕舟潛濟江抵龍江亭出
賊不意窮追逐比一賊不得竄匿李大吳肥遁走

南安遂安是至南勝賊夏山虎作亂集眾攻漳州
眾至南門聲勢甚張良出兵城外力戰賊之部使
者濟南張起巖舉良攝州事撫綏軍民

遣使徵漳浦處士陳汝輝不至遂及秦從龍諭飛龍
在天書

汝輝字耿光漳浦縣四都人父君獻當元調明經
為南勝縣訓導家教有方輝幼通賓儒稽經子遠
武書尤邃天文地理當元未結廬南阜與師友磨
礱義理叱咤遊燕越以觀群雉嘗與趙子貞柳舜
舉談笑於軍門六七載又與余叔紳劉伯復登臨

衡湘尋耒耜東濟以諭降賊釋以其主未與乃歸
隱與越諸友結雲庵於初溪潭上樹種山菜寒瓜
秋蔬即景賦詩發揚幽趣殆忘其老時人稱其節
貞可比唐杜甫洒落可方晉陶潛及我 太祖渡
江取金陵淮^世秦元之陳遇薦其文武德器可備
顧咨因降書徵之時張士誠徵聘亦至汝輝並不
敢應先是汝輝報元之諭飛龍在天書曰王師東
渡之日士民仰戴之辰忽得翰音不勝舞躍夫苟
之九五龍飛在天釋者謂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
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其象占如此其義亦
既彰矣豈公於此有未知為此問者快覩今辰之
情占故通所知以同慶耳請因是而贊其旨蓋龍物
之神靈者聖人之德如入於不可知者人_中知
龍也故龍惟不飛則_天一飛則駕風雲而雨天下
萬物為之悖悖矣聖人不作則己一作則覽英傑
而濟群生萬國為之熙々矣故易以龍象聖人而
以龍之飛在天象聖人之作而在位噫古今凡幾
變世道九載新以龍德位天者哉見我常因易而
論仰親俯察始畫八卦為萬世開太平者伏羲氏
之龍飛也務農制禮始通貿易為萬世開衣食者

神農氏之龍飛也黃帝堯舜龍也禹衣裳而治龍
斯飛矣禹湯文武亦龍也以禮樂為化龍斯飛矣
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飛龍在天僅有數主降
是則有德無位龍夫而不飛也有位無德飛矣而
不能也龍而不飛者孔子是也其所抱負期月而
三年有成終來動和之神豈下于五帝三王而不
位乃潛為天下所以春秋也若乃飛而不能者不
可勝計夏氏啟仲康以康帝也數主之外凡十二
商代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祖康數賢居之
外凡二十一居周自成康穆宣數人之主之外凡二
十四居秦位立代姑置勿論而漢凡二十四居可
稱者也制耳唐二十一居可稱者三宗耳宋十八
居可稱者止五六居耳雖其間或賢或庸或暴
然要其足以充飛龍之號而尤為皇極之主者則未
也夫自生民以來上下數千載間聖居固希稀矣
賢居亦不多見是果天地之氣運自歟而衆猶人
之自少而老不可以力為乎不然上古何其迭興
而廢于後世也或謂聖人作易以範圍天地人
物之數陽畫則一陰畫則二以天地間治日常少
龍日常多故聖賢不世出噫有是哉陽一陰二象

奇偶耳元氣流行于寒暑晝夜者自開闢至今無
一時而不得其平而乃于人類世運則獨統於陰
而乏於陽也夫人有交勝之理君子不謂命者書
不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向使五帝三
王而同會今日不知有五帝三王矣況湯武寔反
之者太甲嘗覆典刑怨艾一新逆為百世令主人
品何常之有宋太祖不由師傳洞開重門數語三
代後無此音響殆有平蕩蕩氣象故朱子謂
其直與堯舜之心合是真有聖人之資使程子
得際其時以為之輔三代下又嘗見一真龍飛矣余
時無王佐有孤二儀為生真主之意惜哉神宗不
傾心周程而傾心安石則又失之悠悠宇宙吾不
待見之嘆且五百年又始有今日龍氣而吾士居
子所以致居為堯舜者果何以哉大抵有蓋世之
道術斯有蓋世之功業攀龍鱗而上之快非尋常
鱗介者所能辦也唐有魏徵耻居不如堯舜以諫
諍為己任志亦高矣然堯舜其君諫諍云乎矣宋
范希文第一等人物考其立朝大節固善而根本
議論竟亦少見蓋堯舜其君其權與正在自正區
區頗舌設施間抑末也愚嘗讀大學一書古聖賢

皆自此中來今所以不古者正以此一部書不見
効於世耳今日果能以此自荷使大學本領工夫是
見於吾身則格心事業在是吾君果能用之大則
為五帝三王次可為太甲成王不然雖欲云云皆苟
而矣然正君非難正己為難使為於己未如吾意無
怪天下事盡如吾意君臣相遇自古為難而其大
有未易言者愚讀前史或臣有致主之術而君不
能任則為臣悲或君有帝王之畧而臣不能佐則
為君悲長抱悲吟所瞻真主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聖人作萬物覩止我君子臣濟之期克齊治民之

日愚何幸恭際其戲

兩日相盪

張士德擊破澱湖柵而將蕭亮貢成自松江迎還嘉

興

癸巳張士誠自高郵來隆平宮于承天寺萬歲閣建
國大周以術士李行素為丞相士德為平章蔣輝滿
元明為左右丞史文炳同知樞密院事及改郡縣官
稱

士誠自高郵渡浙服御器用皆假乘輿至隆平宮
于萬歲閣改至正十六年為天祐三年國號大周

曆曰明時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行素
為丞相士德為平章提調各郡軍馬蔣輝為右丞
居內省理庶務原明為左丞鎮吳興文炳為同知
鎮松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元舊曰
尹郡同知稱府丞知事稱從事余則損益而已承
天寺初畜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火災貴有同
籍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僧中之桀黠者恐有司
籍取皆鑿萬歲閣三字有司果不敢籍及閣成其
字固在諸寺觀之作必作僞語題於梁間及記住
楮檀越主姓名獨承天諸殿則否及是士誠至即
承天以居盡撤去殿上像設座其中且以僧原鑿
字名其閣時以為若有定數云
遣使以書通好張士誠諭毋惑構生讐
書曰近聞足下由通州遠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
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為足下喜吾
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息民古人所貴
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彼往來毋惑于交構之言
以生邊釁

夏四月元以搠思監為丞相

耿君用救宜興騰柵所賊死以其子炳文襲領其兵

高率兵取廣德胡海復寧國

高從諸將下金壇丹陽陞秦淮翼元帥因謀取廣德守兵陣於城外以待高出數騎挑戰守兵堅壁不動高麾軍奮擊破之守兵入城城堅難拔高率衆力攻乃拔之得兵萬人糧數萬余石而胡海亦克復寧國擊破元帥謝璽之師遂改廣德路為廣興翼元帥府以元帥鄧愈同郡成鎮之

元汪同以兵出馬金嶺戰復休寧縣

四月內同分兵令汪德賢汪圭為左右翼吳觀國吳止善葉宗茂汪同來從者衆而觀國宗茂遂有壻戚同之兄叔惡其姦貪邪媚不與同事至是月十七日同率兵渡馬金嶺至羊棧嚴戰破賊衆進至鳳林高視渡又兩破之及是二十三日遂復休寧

以常遇春為承信校尉

元立行臺于紹興以前御史大夫納璘領臺事江浙左丞相達識帖睦爾以納璘子安安判行樞密院兼護臺治殺同知禿堅

方我王師之克集慶也江南行臺官流避亂者甚衆元主有旨命立江南行臺于紹興取前御史

大夫納璘再任達識以便宜行授納璘子安判行

樞密院以護臺治復以邁里吉思統義民共守護城守池古思募勇悍者二千餘人教以武事分守要害號曰果毅軍是特慶元慈溪則有縣尹陳文昭紹興餘姚則有同知禿堅皆總制團結義兵若安安不思輯睦禦敵乃謀以去之用潘子素之謀詔禿堅至拘于寶林寺夜半率臺軍擒殺之文昭奔于方國瑛亦為國瑛沉于海獨存者古思一人而已既安安又聽辛敬之譖縊殺子素於途辛敬後亦叛附士誠客死僧舍達識貪鄙其納璘之政又聽決於安安時或作詩以誚之曰舊省新丞相新臺舊大夫大夫聽子語丞相愛金珠又密大書於臺門曰色甚賄賂尚公行天下承平恐未能二十四官徒徧屬越王臺上望金陵

乙丑湯和取金壇及富義

吳昇遇元人于燕口力戰乃還

徐達率吳復蔡遷取韓呂城及陳保堡寨進圍郭莊

元侍制烏馬兒孫搆謀討張士誠不克被殺

先是元主或謂士誠有降意故遣集賢侍制烏馬

兒孫橋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通之使降橋詬斥不絕及士誠徒隆平橋與士誠部將張茂先專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漏泄士誠殺之

元汪同以兵復徽州及復婺源州

同以是月二日進兵自休寧會深渡官兵次于徽州城外復之陞府治中實授承直郎徽州路府判五日領兵復黟縣六日復祁門牒萬戶朱文選守祁門還軍休寧道見有父子代牛耕者下馬撫問以牛與之凡敵方奉二親於閒化恩寧普遣使要

敵集兵守諸險要以為之聲援其父語敵曰婺源乃祖宗墳墓所在汝當番意况汝兄弟左右持忠心者甚少敵於是招諭婺源遣同書刻日會中平至是十九日同將兵渡五嶺二十日遂復婺源會元帥朵粘等軍駐守即還休寧陞浙東道僉都元帥

甲子徐達湯和自廣德還守鎮江以耿炳文統兵守

槃

元淮南行樞密院同簽董博霄請故黃河順淮諸砦

及軍民訪禦司不報

博霄上言淮安南北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故覆淮安誠為急務莫若於黃河上下順淮南之地及自沐陽以抵沂莒諸州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火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疾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言淮之南北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守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然後恢復可圖也書奏元主不報

元攝守漳州事羅良討擒長泰龍溪諸盜

長泰賊陳角軍楊景祿乃吳肥之余黨也是集眾反良集勇敢士遣推官趙昱將討之直抵賊寨擊擒景祿械置于法又龍溪賊盧三官亦集眾友攻連浦砦剽掠居民良自率兵擊三官磔尸以徇六月賊復陷婺源州汪敵以兵復之

同既還休寧敵駐中平集民兵以衛鄉里是月歲拾壹日賊復寇婺源守兵潰敗二十六日敵統兵與戰賊每遇輒勝遂服其城陞敵攝婺源州分兵設策饒境之賊不敢復過會元帥朵粘帖木兒萬

戶王敬由松山軍來婺源不肯駐州治於河西寅坑口樹柵自固縱軍肆出殺掠不已民大失望秋七月張士誠以舟師來犯鎮江癸巳我師與戰于龍潭破之徐達遂攻常州尋益兵圍其城

始蘇士誠以舟師來攻鎮江我太祖遣兵禦之癸巳戰於龍潭破之焚其舟段溺甚衆我師遂乘勝進攻常州時徐達野守東鄙太祖謂之曰吳張士誠起於盜徒術務經紀詐出多端交必有變當速出三軍以攻毗陵倘有說客勿令擅言沮其詐術徐達遣使來告請勒兵以討我太祖

以達將三萬人往攻常州王志慶騰柵先登身犯矢石達復遣使來言賊勢少窘若益兵進攻城即可下太祖乃遣將千余員甲士三萬合圍之未幾士誠復遣兵來助獲我詹李二將以去

蔡遷率兵攻拔橫林寨收其軍

乙亥遣儒士楊憲通書于張士誠被晉不遣士誠乞輸米石金銀以犒我師

太祖命楊憲通書士誠憲至蘇州士誠拘之不以遣還仍復書曰始者竊惟淮東甘分草野緣元政日施民心思亂乘時舉兵遂取高郵東連海鹽

官將帥併力夾攻自取潰散殺其平章寧買理門參政趙伯器趙連之字遂成深恨彼乃遣翰林侍制烏馬兒賚詔撫諭餌以爵賞却而不受今春取姑蘇若無名號何以服衆南面稱孤勢使然也伏惟上賢以神武之資起兵淮右跨有江東金陵乃帝王之都用武之國可為左右建大業之賀向獲詹李二將禮遇未遣繼蒙遣使通好愚不明久稽行李今又蒙遣兵逼我昆陵晝夜相攻咎實自貽夫復何說然省已知過願與講和以解困阨奉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犒軍之資各守封疆不勝感恩是時士誠據蘇州連有高郵泰州淮東之地而浙西諸郡亦一半屬焉自鎮江啓釁龍潭增忿我師無日不在常州之下其嘉興則苗揚完者杭州則達識貼睦爾紹興則邁里古思各擁兵扼郡擬便進取尤為士誠腹心之疾欲悉力以拒我恐為先者等所乘欲自守以苟安而我聲罪之師日逼是以俛首求和願輸米石金銀但但詐百出意在餌我緩師供非誠心直道卒致封境日蹙以至淪亡

張士誠遣兵寇瓜埠廖永安夜趣鎮江擊之敗走

元龍泉縣監寶忽丁棄城走青田賊潘惟賢葉仲賢
遂焚龍泉王毅章盜擊復之

寶忽丁為龍泉縣監貪虐無狀民不聊生適青田
縣賊惟賢仲賢聚眾為寇聲言襲龍泉縣縣民又有
導之者遂來攻城忽丁棄印走賊遂入城焚縣
治時胡深之師王毅字剛叔與章盜召門弟子集
兵擊賊賊敗奔散縣城以復行省給銀幣為賞忽
丁懼棄職獲罪溢有功欲行謀害會溢方贊元帥
黑的兒開府處州未敢發適帥府問忽丁罪遂結
李溪惡少拒命首害王毅于家帥府檄兵襲擊之

忽丁遁去胡深在藩陽聞之馳至龍泉語同門友
曰肯毛衍能為師復仇吾等顧不能也遂引執害
毅者盡殲之乃從事於青田是特鹿水浮雲泉溪

諸盜蜂起

張士誠遣所署吳縣丞張經徵元江浙行省員外郎
楊乘于松江之青龍鎮乘不就自敘

乘字文載濱州人前年杭州陷乘以郎中亦德爾
王仲溫員外月忽難都事張鑑俱以失守城池坐
黜乘退居青龍鎮後御史臺以乘等職在贊理不
當罪奏復其官至是士誠遣張經等貴禮幣遣請

乘遣人告曰吾廢處田里已久不習以辱使者吾
當擇日受命請以幣置里門外經等如其言乘命
其子卓卓具性醜皆祖禰既峻事復命酒飲速暮
起行後園中顧西日晴好慨然曰晚節如是足矣
命卓等治畦置家事如平日撫其孫虎林若怡
怡自得也歸坐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二子行且
休吾將就寢素無姬妾侍其燕息寢息處人莫得
與之俱詰旦卓等怪寢門未啓發覩之則父已自
經得手書遺語大意言生死晝夜之理且以得
全晚節為怪經等驚乃回隆平

八月周文炳率師攻嘉興苗楊亮者破殲之文炳
走免張士德王興敬帥師入杭州元達識帖睦爾奔
富陽平章政事左納答失里戰死羅木營萬戶普賢
奴及亮者大破士德兵達識復還杭州

士德與敬提兵入杭州軍勢甚銳杭州大軍欽鋒
不敵左丞相達識奔富陽士德軍檢刮虜掠民情
不堪普賢奴乃慶元路萬戶金駒兒之子年未弱
冠智勇過人率兵先出亮者領苗軍繼進民亦挺
身巷戰士德兵大潰收拾殘兵十喪八九及攻海
鹽入為乍浦鍾氏所撓兵勢頓衰達識聞士德退

復還杭州

苗楊完者以部將入紹興元署紹興路達魯花赤滿里吉思率衆擊逐之

完者自以克復杭州遣將持露布至紹興實覘郡中虛實將以剽掠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完者無故劫府架閣照磨陳脩家妻妾幾被汚吉思激怒填冒指揮吏兵收之郡民譁呼從事苗遂盡死完者聞紹興人結義自固終不敢調兵渡浙以侵犯其境吉思在紹興甚得民心時御史大夫拜任哥代納隣治臺事畜吏為爪牙又自統軍三千號

曰臺軍紀律不嚴民遭擾害有訴於吉思吉思即抑之臺軍皆怒怨而拜任哥委瑣權驢以鈞距數財為務吉思不禮之或以為諫即曰吾知上有居下有民安知其他拜任哥聞而卻之遂與臺軍元帥列占永安萬戶聞答思不花王剌帖木兒等謀欲戕之吉思畧不之知吉思字思善西夏人至正甲午進士及第

元以危素為大司農丞階朝請大夫

素使淮南還除司農丞到官即治京師之南保定之境曠土俱無遺利時海輸不至軍國多仰焉新

城民田氏聰後妻諫殺其子民悔愧後妻逃去人握手相戒不用婦言素以功轉司農少卿中奉大夫

士誠遣其弟張九率師來常州徐達常遇春破擒之宋樹德李武破南州元奉元路判官王淵起兵復之天完倪文俊陷衡州元帥魏崇福戰死其將鄧祖勝趙元隆引兵還永州

元隆字森祖桂林興安人與祖勝同事崇福極倚知遇崇福死勝祖元隆思欲報効以爲後功故引兵還

復以新附軍二萬人合圍常州

甲戌惠星見于張宿指西南方

星色青白長大余至十二月朔乃滅

九月宋李武崔德入潼關殺元陝西參政述律杰

李德崔德入潼關殺泰政述律杰豫王阿剌忒失

里同知樞密院事定住引兵復潼關河南平章百

家奴以兵守之無何德復破陷關百家奴兵潰豫

王復以兵向關武德敗走遂復潼關

元汪同率兵擊破西坑充田鳳游山諸賊寨復饒州

尋還休寧元帥劉謀殺不克復也嚴州

同領軍二萬餘擊破西坑充田鳳將山諸賊寨直抵淳梁連與賊戰皆捷乘勝復饒城因系粘王敦二帥忌其成功要絕餉饋乃還欲與之戰兄敵力止而和解之乃還休寧元帥劉玖來鎮徽州貪暴尤甚同征淳梁吳觀國以帥府都事權府不以禮交玖又徇私專殺人以忠言告者皆為觀國所抑過玖先以小惠收其衆將汪圭曹馬汪德賢皆殺之將以計取汪同同手段其騎五人奪其馬擒其一騎士語曰縱汝還語劉元帥我與元帥俱為國家除強暴豈料肆貪暴之欲少不如意即以計殺

害忠良如必欲戰請元帥約日親陣吾不敢避勿為此盜賊見識玖知同不中其計自吾不可番也還軍駐嚴州趙小九元帥以私情與玖戰玖敗走備宋監司殺之

趙德勝廖永安擊破士誠水寨及瓜埠兵吳復克陳保堡寨

元章益以千戶曹勝安戰降松陽諸盜以益為松陽尹不受

吳昇及張士誠將李伯昇戰于水澤不克

新軍陳附常州常遇春引兵救徐達于牛塘破擒士

誠將張德

太祖以徐達圍常州城中拒守久堅故以新附軍士三萬人助達攻圍守者窘甚士誠計多方誘我新附軍而將帥鄭僉院者密從其誘率甲士七千人傾營入城助彼來戰我軍始還攻其城因新附者判四方已去其三惟徐達固守其南過春營于東南外一舍尚未驚移開營新附者合常州兵扼達於牛塘達且戰且守過春自外來援蔡遷橫力突陣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驍將德余軍奔走入城陳開復與戰于西門箭中左足而勇氣不衰

冬十月華雲龍及張士信戰于舊館士信敗走執其驍將湯元帥

雲龍先與趙先鋒破廣德州衆勢與士信戰於舊館士信大敗東走有湯元帥者善舞槊馳刺雲龍雲龍即揮劍斫斷其槊元帥驚懼墜馬生擒以歸陞雲龍右副元帥

戊申復遣孫君壽以書與張士誠令歸使臣將校及糧五十萬石

書曰睦鄰通好有邦之常開釁召兵實由于爾向者用師京口靖安疆場師至犇牛呂城陳保堡望

風降附爾乃誘我叛逆執我詹李二將繼遣儒士楊憲書通好又復拘番構兵開釁誰任其咎我
是以遣將率兵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
待未忍加誅爾既知過能不墮前好歸我使臣將
校仍餽糧五十萬石即當班師況爾所獲詹李乃
吾偏裨小校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
且三思大大夫舉事當赤心相示浮言誇詞吾甚
厭之

右副元帥王王大破張士德兵於甘露遣其男虎子擒之以歸

王與徐達共圍常州營于甘露士誠遣士德以兵來援王戰破之士德策馬馳走王追男虎子追之士德坎墜馬虎子生擒以歸我太祖喜曰士德士誠謀主今被我擒張氏之成敗可知矣士德在春初以兵四千人兩月之間畧取常熟平江松江常州湖州及昆山嘉定崇明等州縣

大星隕于大名

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曳帝墜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之色光瑩狀如狗頭其斷處如新剖元主藏于庫中

賊陷淮安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

不華與劉使劉甲捍禦淮安甲守韓信城聲勢相犄角不幸上章劾總兵者逞撓罪狀總兵者恚之撤甲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掘塹圍淮安芻餉絕路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益急總兵屯下邳按兵不出不華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饑餓者仆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鳥雀及靴皮靴韉革箱敗弓之根皆盡乾淨而後父子兄弟夫婦老幼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不華復據西

門力戰中傷被執為賊所鬻其子伴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百戰精忠大節人以比唐之張巡許遠先是董搏請設砦立防禦司以固淮安用為妖不報至是陷。臣按今之淮安東南漕運奉馬是乃秦隋成隼洛口也國計攸繫治亂決之保護豫局當循民撫兵防奇詭而多設守捉丁祭慶賀之辰正旦上元之節先命軍衛巡捕有司審詰可疑凡遇昏黑告變非常警動則令居者勿起行者且止作遊者不得嘶戲則街巷疏通奸發易擒又梵宮寺觀雄傑高深多無人役者守奸細縱

大能震上下尚當俾遣人役不時巡視遇警急報然後可無患也持是以通天下無所不宜矣

十有一月以常遇春為統軍大元帥

宋遣將分畧河南山東河北

宋遣將將兵分畧河南山東河北州郡大書旗聯

虎奔三千宜抵燕幽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

天遠邇傳聞元都大震

長鎗賊寇廣德鄧愈邵成破擒其總管武世榮及軍

千餘人

元汪同八爾思議守徽州不果

郡帥八爾思議副都元帥俱守徽同至郡即議修

城壁曰近有強敵退無所歸宜完城為固守計有

司皆憚其勞煩八里思無所斷決同曰決在元帥

元帥世守此郡同亦生長此土不宜再為嚴陵客

也爾思曰汪元帥且飲酒明日議之同曰國家大

計豈可以酒廢議元帥如不欲修城則元帥精兵

皆在祁門宜令還駐郡以所統休寧兵進守祁門

庶亦兩便爾思曰甚善同還休寧爾思尋聽左右

之言以祁門軍不可移而止同曰是豈可與同事

者乎

十有二月天完倪文俊陷岳州殺威順王子解帖木兒

張世誠及方國珍結好

士誠屢為我軍所敗又南與苗楊完者接境國珍

乘隙又以海兵攻擊崑山乃托丁氏往來說合結

為婚姻於是崑山之民稍息

元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帥師次于南陽嵩汝諸

州

。臣聞南陽之地有高山峻嶺乃可以控扼如石

山鯉魚山魯王仙翁石夾花園昆陽西夾石荆子

石黨子石象河馬尾鎮等關又有寬城平野可以

屯兵西鄰開陝東達江淮南通荆襄北向河洛其

道則由石山鯉魚拓禽以出者也實為中原重地

大不花次兵而嵩汝諸州附是可驗矣更廣唐

鄧汝蔡之地并植水旱五穀之種則倉廩充實緩

急獲濟矣

丁酉元至正十七年宋龍鳳三年春正月朔日有

食之

宋李德德寇武攻七盤藍田貴攻膠州殺元簽樞密

院事脫歡逐畧地至萊青獻陽

武德率兵攻七盤藍田元主詔察罕帖木兒以兵會峇兒麻亦兒守陝州潼關察罕得詔遂率本部兵馳赴沿途連破宋兵哈剌不花由潼關抵陝西會豫王及定住合兵進擊福通又遣毛貴攻膠州陷之殺脫歡自此入向萊州青州厭陽山東震恐其武德縱橫陝西亦無敢拒者

花雲以兵攻克常熟州獲兵萬人守之張士誠遣兵侵廣興鄧愈邵成擊破之

二月天完倪文俊取峽州

元江浙行省康里以石林直孫為行樞密院判鎮處

州

丙午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州取長興追破趙打虎兵于西北門成中降其將蔣毅及得儒士溫祥卿

炳文劉成自廣德率兵攻長興士誠遣其將趙打虎兵三千迎戰炳文擊破之追至城西北門打虎奔湖州戈申取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守將李福安峇失蠻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特務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扼要害設戰具為守禦之計

元永康義士胡元祚及呂元明方允中呂伯川戰賊于方巖占田敗死

先是縉雲弱溪之賊殷氏杜氏啖羣兇以厚利大入永康橫殺平民元祚遂白永康令也速達為防禦計散家財集鄉兵大書其幟為義兵賊偵知不敢犯已而會官兵擊退賊官兵駐邑又頗恣睢元祚往白主帥出旗樹于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如約元祚共酒肉禮其至者如初民皆安堵憲府署曰義士胡元祚俾與方允中併力拒賊賊由是不敢越鯉溪而西特太平呂原明軍方巖欲去難訖易元祚厲衆固守益力賊至山巖民有受圍者元祚輒救之是歲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元祚破其衆遂北二十里至丙午戰于前倉又擊破賊黨丁未賊問道出方巖下原明與戰不利屬孫伯純戰死戊申賊入與元祚戰于占田元祚盡銳顧謂允中曰賊衆我寡惟死闘耳不可退而復也自辰至午不利允中呂伯川亦死元祚自分不獨生遂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亦死也速達聞之泣曰吾為天子命吏不能羸股肱效寸尺功而元祚起敵畝不費官一粟不取民一錢合鄉兵而贍

之屢與賊搏雖斃於蜂蟻之衆不少挫其志吾屬有愧矣其可使其志不白於當世乎具其事蹟以知澤水縣吳裕致仕我

太祖作褒賢頌以送之

趙德勝邵成復攻廣德州破士誠兵于城外

繆美攻拔紅菱橋洛社諸寨

以康茂祿為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禦龍灣

宋李武崔德由商州入武關西趨長安復東畧同華元陝西行臺御史王思誠以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擊走之

武德由商州攻拔武關遂直趨長安又分兵東畧同華諸州三輔震恐豫王及省院官屬皆洶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遣使求機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將安歸乃移書察罕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時察罕新復陝州得書大喜即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赴援遇宋兵轉戰殺獲無算崔德李武敗走元人論其功以察罕思齊為陝西四川左丞。臣按元季極有人物江浙山

東行省之破也復之則有董孟起福建行省之破復之有羅良河南陝西之危也據斥而鎮定之則有察罕思齊二人才有餘而忠貞不足孟起羅良忠矣乃扼於毛貴賤於有定此元方面所以益壞也

吳復取橫州

太祖自將圍常州張士誠以其將呂珍帥兵來戰三月壬午克之以湯和統兵鎮守

太祖以常州未拔老師費財乃自將圍之士誠自隆平遣左丞呂珍帥師來援寅夜一戰督兵以守

與徐達相接然彼軍雖少糧食足用而戰守甚堅及誘我新附者入城糧少軍多戰且狐疑勢力不支珍潛遁回遂以三月急攻拔其城定所屬縣邑又議出兵進取旁近府州是時與征諸將郭子興等身犯矢石日夜不解衣帶蟻虱皆生凡九閱月而城始下以湯和統兵鎮守士誠與子玉帛說客唱誘和百端知終不為動與師侵寇無歲不然和皆戰却之和嘗被酒攘臂語其部將曰我守常州如卧危屋脊上倒東則向東倒西則向西向西則應天向東則是隆平士誠也部將隨以上聞我

太祖笑而不責常遇春以從克常州之功遷中翼
大元帥

俞通海王銘擊敗士誠兵于太湖銘箭中左臂引刀
出鏃復戰

元泗洲場司令龔安會萬戶賽甫丁阿速里可反據
泉州宣武將軍萬戶鄭壽討之不克被殺

壽晉江人因賽甫丁等作亂據泉州欲謀致討機
泄遭害一門死者數人第宅盡燬子孫流寓壽事
毋盡孝及遭禍人皆傷之。臣聞古今盜賊害人
甚速而討之亦易蓋其同謀倡亂俱係朋儕而作

上唱號漫無律紀一遇節制之兵黨類便成擒捉
鄭壽欲討甫丁其全策不在於泉而在吾漳漳以
北則泉州興化而極于福州漳以南則潮州惠州
而極于廣州漳實居中與泉唇齒而水陸道便堪
為閩廣首尾之援甫丁等叛當時燕只不花為福
建平章嘗以羅良解福州圍為壽討賊之策若請
不花命良以漳兵進討甫丁則無不克仍比據白
水之閩南守分界之嶺斯漳泉寧定上足以為興
福之重下足以為潮惠之庇矣

元浙東副元帥周嗣德以其弟誠德破擒賊首吳第

五等平陽遂安

丙申正月劇寇葛兆出掠州村嗣德遣兵擊走之
獲其酋首金能十至是又來襲又獲其兵獲酋首
吳天雷等遂命誠德分兵擊下瑞安諸砦而歸其
民黃宗雲等之避居平陽者進兵會括分院兵夾
攻賊之抄平陽者破其窟穴吳第五遁之福寧
王賢五所括之分院以誠德功聞于康里丞相授
忠顯校尉同知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尋引兵趨
象原以逼王賢五方立營而第五率賊奄至誠當
奮當其衝第五中五矢其下負之以走因賊亂雖

之僵尸數里未幾購得第五并三魁酋鄭子敬送
于福省行省誅之特經畧使在福州遣從事官工
部員外郎會堅分賜御酒勞之永制權嗣德為行
樞密院判官自是平陽民安耕鑿以供租稅而嗣
德尤益嚴內治之脩壁於州南五里為鎮革焚除
訟布寬政行義後浚河渠脩孔子廟及東嶽行宮
城隍祠廣德宮脩職貢

兵守禦

乙亥改長興州為長安縣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

文為總兵都元帥劉成李景為左右副元帥

壬午以廖永安常遇春胡大海宿衛帳下

時永安為行院同僉俞通海為院判常遇春胡大海為中右翼統軍大元帥宿衛帳下

丁亥置昆陵翼以湯和為行院同僉總管張赫為元帥復以鎮撫孫繼達浚治城隍

乙丑以徐達常遇春桑世傑率兵攻克馬歇沙

單發擊拔橫林樂社寨俘元兵三十人馬十匹

吳復攻克橫丹寨俞通海拔江陰州宜興之劉家港宋毛貴陷萊州元守臣釋嘉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

元山東宣慰使董搏霄還救濟南大破宋兵于城下

貴自膠州進攻萊州入其城殺守臣釋嘉納又引

兵趨益都獻陽諸州元主遂以搏霄為山東宣慰

使俾從知樞密院事不爾突擊之未至益都青州

附郭縣而濟南告急搏霄乃提兵赴濟南大破宋

兵於城下詔陞搏霄為淮南行樞密副使兼山東

宣慰使

青軍元帥單安仁自維揚以兵來歸以其兵協守常

州

元主及左丞相搠思監以僧指空作醮于禁中

時元主惑於佛教多特設醮供佛飯僧于禁中而

思監亦深感之屬有僧人指空來大都頗有定見

嘗勸元主休天養民天必眷祐而久為人皇否則

天必別生至人以代養民不得久為人皇矣元主

默然思監設醮必盛素羞以供諸僧亦問於指空

意在僧福指空曰脩行多道途異而理同相公知

否思監曰不知指空曰在知人在安民忠於君孝

於親無私於己公於天下調和鼎鼐理陰陽助

君以仁誠能是備則生生世世立人間天上王臣

矣吾將數劫不達斯地苟有依此刻剝於民欺君

罔下用施於我雖萬劫奚濟思監不以為然而心

實憚之

元御史張禎疏陳十禍左遷為山南廩訪僉事

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佚杜言路

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

資群策不明實罰不擇將帥為征伐之禍言多剴

切其事安佚不明賞罰尤深中特獎大畧謂元臣

因循治安不豫防患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

難保正當脩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

土木之勞聲色之娛宴安鴟毒之惑皆當痛撤勇

改若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使所以為根本之禍也又自四方有倣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求功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遊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饋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有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願上之兵視其所向駭駭可畏不至於亡吾社稷不止也此則不明賞罰為征討之禍也疏奏元主不省執政者擱思監等惡其訐直除禎山南道廉訪司僉事。臣聞人將病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不納忠諫之疏從古以來因玩言而致亡國者多矣吾於元君臣何尤作鑒久遠深為有益

俞通海胡大海擊破長鎗賊帥謝國璽于宣城進下

水陽

太祖親征寧國執叛將朱亮祖元寧國百戶張文貴自殺及其妻妾

朱亮祖在寧國甚為諸將之梗適欲取集慶未暇致討我太祖是以賜之金帛而去及下集慶亮祖鎮江常州遂遣徐達等率前鋒討之圍其城副將常遇春被創而還太祖自往督戰唐勝宗陸仲亨又破其援兵俘斬甚眾達益督兵急攻亮祖出戰敗于城下我軍遂縛之見我太祖因語之曰爾將如何亮祖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

爾太祖愛其勇乃壯過三鐵簡而釋之令從軍以備征討其寧國守臣楊仲亨開門以出請降百戶文貴先殺其妻妾後自刎而死寧國既取太祖又與諸將議取江陰徽州等處而繆美擊長鎗賊軍於寧國地方殺獲甚趨徽州

夏四月胡大海丁德興復宣州

宣州以丙申四月降既降復叛故大海德興率兵討復之德興曰宣州既降復叛此非人情必有以激之者宜坐其首惡而宥其脅從乃取首惡喜亂者誅之余宥不治州民以安太祖又陞鄧愈為

戊辰趙德勝將兵征甘露及江陽

元甫揚完者築勝德堰

是特江浙行省雖有左丞相達識貼睦爾但為亮
者所專無以自立常州寧國宣州已為我有蘇州
太倉無錫已屬士誠紹興則元有行臺總督邁里
台思建德路則有達魯花赤篤魯各自為守先
者不敢侵犯其境威令之行僅及杭州嘉興而已
至是築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刼掠民間子女玉帛
充仞其中擬漢董卓郿塢之制任執立威用法深

刻部下鄧子文金希尹王彥良之徒又邪佞輕佻
先事逢迎殘害民物無所不至元平章慶重其女
已嘗許嫁親王先者聞知則強委禽焉矣跡所至
寸草尺水亦無所留極古今慘毒之人也。臣按
先者山一亦水高商姑庵溪洞林無完衣飯無下
鹽色腥骨露乃今山箐中一徑抵耳及為陶夢初
阿魯灰連鐵招入中國遂脅制藩臣咸行諸鎮驛
驛然悉欲不允非欲為先者許已實感我朝威
德實者深王之罪余假也至廣西大藤峽徑往
之子片處衣食王與先者相類人是舟船一種直

在司禮兼有六部重臣久任遂不又得任選師黨
風以多事震朝端而為字內當時正色主朝中外
備虎士有為不身一人而心臣詳究者之禍尤天
譴江革之作怪每先隄氓輟思二聖於以是知古
元帝王莽四者之勝一防禍意於其綱者冠裳也

元監察御史五十九請實京師及措置兩河不報

五十九上言京師雖設二十四營軍士瘦弱素不訓練誠為虛設倘有不測誠可寒心宜速擇驍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方今急務奠安根本

固結人心之大者况武備莫重於兵而養兵莫先於食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官於河南充復州縣且耕且戰甚合寓兵於農之意為今之計推命總兵官從宜於軍內選委能撫字軍民者兼府路州縣之職務要農事有成軍民得利則擾民之害以除匱乏之憂亦釋矣元主嘉納之而不能行臣聞京師最忌王卒盡行詩人所刺惠此京師以綏四方所以為可也秦徵材士從徙富豪及後皆能摧破強虜雷動域中惟唐玄宗出關中兵戡安戎城內備始虛天下之勢偏重且京師之

兵與邊戍所處者貧富殊懸藝能差異出外討
取勝不武不勝寒心此昭宗所以見侮於宋文通
而汴岐交戍終致兵闕闕下社稷為墟也五十九
之言切中元弊而元主之心悅而不釋其後太子
又率衛卒以奔李羅老的沙禿堅敢兩犯闕其亦
有所窺而動手雖然元人之失是我之鑒蓋元在
隨蠱之終而我當臨觀之始精始以稽其弊慮終
以久其利勿伴貞勝寺食太平善於為國者也我
朝以求樂辛丑定都燕京仍元舊也其置兵肇衛
以護陵寢壯中夏威夷狄無所不至是故置錦

衣十二衛以衛宮禁留守四十八衛以衛京城曰
五軍曰三千曰神機又統諸軍以司訓練又有十
二團營如耀武奮武練武顯武立威伸威揚威振
威敗勇果勇效勇鼓勇所以簡精銳備征伐然原
制五軍所以肄營陣神機所以肄銳鋒三千所以
肄巡哨或云三營各自團操恐武藝不能相通臨
敵必難相應若合三營同操技藝必賴所用臣以
為果合同操宜教以吳璘疊陣之法其法前一行
刀槍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衛矛戟大鎗立地
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衛騎兵弓矢其陣最高互相

倚恃迭為赴援切謂最低之陣若邊塞之上蹲伏
之處掘地取足容身刀槍前敵有虜騎多少出吾
牝馬橫立其前以風之則虜必突至騰驤撓亂而
吾軍士伏於地坎者刀盾亂發更敵以雲幢而泰
以柁戰則矢鏃莫加虜馬之足不能給矣又邊鄙
之所在其陸地也則縱橫開整以為地網其遇泉
也則潛引停蓄以為水櫃虜馬驟來衆情忙逼地
網水櫃所限未充即到則用電掃雷九以殲之其
為器也管長四尺九寸而以銅為之小管七寸而
以藥發之每管各備小管以七管之塞以鉛丸出

入橐中日夜任發若以四尺之管絆肩珠連橫布
則其所以殺虜也尤捷是管也可殺人於二千步
之外進止住從吾所便最喜虜騎充塞然後立收
全功光武昆陽之戰漢祖垓下之師曹瞞官渡之
役劉孫赤壁之勝在所不美也所以必用雲幢柁
戰者蓋雲幢所以遮外衛內而行取勝之秘柁戰
一揮則強勇之至立斃矣嘗考鉅鹿救趙項王大
破章邯奉先買勇關東諸侯莫敢開羽直取顏良
孟起馳逐曹操閔冉衝潰梁犢茲皆古今所歎慕
而不可必得者自臣視之則不能動臣啓庶也何

者柁戟製成足殲跳盪且質費省而威力雄分散
明而成功速老弱懦性人皆可用人人又敢於一
往也備聞京師西苑之內有崇智翫芳園殿承光
仁智介福延和廣寒遠趣會景映暉迎翠澄波昭
和數處乃 萬幾之暇優游其中以順 神和者
也間有廣潤可以容眾教藝者名集工匠鑄造其
制教練千人以及其類演習以致其精 大閱以
視其成必能致壯怯樂戰有勇知方而天下奸雄
失其勇矣京師兵不知戰邊將屢戰無功臣稽古
窮思盡智愚而恭物變擬製柁戟戰二器蓋不
惟可用於承平抑亦是支乎變故凡有人來自京
師臣恒詢其武備有言入操軍士弓或無弦而腰
刀非鐵馬不蹄鑿而鎧甲不稱身遠遁咸知
重未悉為因敢言者不在言路當言路者不知以
言是以有此弊病也萬里微臣輒萌杞慮故感五
十九之言弗覺推論及此

乙亥張士誠遣潘元明嚴再興寇長興耿炳文費聚
擊走之於上新橋擒斬數百人聚復自引兵追擊圍
師于鎖橋斬首三百級

徐達常遇春桑世傑率兵征克馬獸沙

戊寅銅陵尹羅德泰萬戶程輝來降

己卯江淮分院副使張鑑等取泰興擒士誠將楊文
德

先是克常州置江淮分院以鑑為副使張德林為
元帥何文政為僉院郭天祿湯昌居守鑑等共率
兵攻泰興士誠遣兵來援鑑遣元帥徐大興張斌
迎擊破之擒其將文德取泰興尋搗泰州蹂高郵
進向揚州

丙戌命元帥葉公權汪君 取黟縣

五月元以搠思監太平為左右丞相

丙申常遇春以趙忠王敬祖攻克青陽寨

遇春遣興國翼分院院判趙忠元帥王敬祖等攻
池州之青陽縣趙普勝出兵來拒敬祖以十騎衝
其陣陣亂諸軍乘勢疾擊遂破之克其寨

徐達常遇春桑世傑攻克大浦口

己亥以鎮江為淮興翼命徐達湯和為元帥復置泰
路翼以俞通海為元帥

張德勝以舟師入太湖馬蹟山招降張士誠王貴等
遂攻宜興

六月辛未立行樞密院于太平以花雲為院判

戊寅鄧愈胡大海取休寧績溪己卯愈入率郡成湯
昌攻克廣德路置廣興翼以成為元帥昌為總管
有龍關于樂清火光如蜚颶風大作死者萬餘人
癸未趙繼祖郭天祿吳良攻江陰總管王忽雷擊破
士誠兵于泰望山遂克其城以良為院判守之
太祖命長春分院院判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
良率兵攻江陰士誠兵據泰望山以拒我師繼祖
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掘其山翌日進逼
州之西門克其城以良為院判統兵守之而周顥
又率所部黃旗先鋒擊敗陳保兒擒賊六人斬首
五級送徐達所賞繡緞銀碗各一及回建康我
太祖解所服紫繡襖賜之士誠所據地方北有淮
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陽乃其要害必爭之地長興
扼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扼大江扼姑蘇通
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以
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不敢沂舟大江上金焦士
誠變詐動以金帛啗誘將士及後我太祖諭之
曰彼以其詐我以吾誠爾為邊將慎守封疆約束
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逐小利毋與爭鋒惟保
境安民而已良奉命惟謹

元監察御史脫脫木兒請鎮守兩河
脫脫木兒上言去歲河南諸賊窺伺河北惟河南
與山東互相策應為害尤大為今之計當遴選能
就太不花答失八都魯阿魯三處軍馬內擇其精
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
之寇庶幾無虞元主深然之
俞通海以舟師自大浦口馬靖山東經洞庭戰破呂
珍兵于施口遂至吳江大戰士誠之師大傷右目乃
通海先階諸將定宣城寧國又以趙敵等趨水陽
下句容及克大浦口馬靖山衝突賊船降士誠將
王貴劔澤盡獲其兵至是自浦口馬靖山東經洞
庭山艤舟施口士誠左丞呂珍率兵暴至諸將倉
卒欲回西退通海曰不可我兵甚寡退則情見彼
益集其眾邀請險以擊我將何以當之不如與
戰於是身先士卒呂珍矢石交下通海不為動
徐令從者披已甲立船上督戰賊疑為通海不敢
逼珍尋敗去通海又至吳江與士誠之師血戰矢
中右目鏃不出乃還曰失明鼻且劔我太祖親為
祈福
七月己卯朔諸將奉我

太祖為吳國公置行中書省樞密院及親軍伍翼帥府

諸將奉我太祖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

置江南行省院太祖兼總其事以李善長宋思

顏為叅政李夢庚郭景祥為左右司郎中侯元善

楊果陶安阮弘道為員外郎孔克仁陳吾王愷為

都事黃儔為照磨樂鳳為管勾夏煌韓子魯為博

士置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同僉樞密院事立帳

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以馮國用為之仍設立前

後中左右翼元帥府以張彪辛雲龍唐勝宗陸仲

亨鄧愈陳兆先王王陳本等為元帥景祥雖文吏

然有折衝禦侮才後為大都督府叅軍出鎮和陽

政通歲稔增樓櫓一百余所浚城濠六百丈復廣

屯田足軍食太祖賜以璽書褒諭及卒太祖

曰隨我渡江文臣如阮弘道郭景祥李夢庚侯元

善勤勞一十五年俱與他子孫世襲所鎮撫以酬

其勞

壬午以都先鋒陳德為帳前大元帥萬戶吳俊為統

軍大元帥

元大都書霧自旦至午不辨人物者旬有五曰

元鎮守黃河萬戶田豐來附于宋元濟寧萬戶孟本
周起兵討豐豐敗遁走

元監察御史迭理彌實請喬恢服不報

彌實上言疆域日蹙兵律不嚴陝西汴梁淮瀨山

東之寇有窺伺燕趙之心宜俯從大臣之謀共為

恢復之宜豫定守備之策元主不報

庚寅胡大海鄧愈取徽州元萬戶吳納等自殺苗揚

完者以師圍徽州大海及愈復破走之

大海以愈自休寧績溪率兵向徽州守將元帥阿

思午及建德路萬戶吳納等拒賊大海擊敗之援

其城納與守臣阿魯灰李充膺等退守遂安大海

追及于白鶴嶺復破其兵納等自殺江浙添設左

丞楊完者聚兵十萬自上江順流而下入杭城調

鎮撫李才圖徽州期復其城大海自婺源兼程而

進橫槊直前大呼殺入斬李才擒吳壯呂昇眾皆

披靡鄧愈以徽州城郭未完守禦器未備激將士

明賞罰與大海分門並守奮兵力戰大破完者之

眾繆美戰於城之東西北門連破苗兵與諸將追

北二十里擒完者部將胡辛等一百五十人而何

世明亦擊敗完者舟師復其將黃牛兒完者遁走

而程國勝李克魯等亦特兵徇下方山諸寨

守太平院判花雲自牛塘向寧國破斬賊衆數千級
花雲自牛塘向寧國經秦芥泥淖凡八日擊破賊
衆斬首數千級引還太平雲身不中一矢不被一
槍

康茂才吳昇以戰船布鳥翼陣橫截江陰之江遂克
馬馱沙

丁酉改徽州路為興安府立雄峯翼以鄧愈領胡天
福袁政江大亨朱寶等守之

俞通海以王銘合戰張士誠兵於大湖

通海率舟師至大湖與士誠兵合戰王銘當其前
鋒流矢中左臂引刀出鏃復戰勇氣彌勵通海旁
之曰力戰而不恤壯士

元歸德府林茂萬戶特公權來附于宋

八月宋劉福通攻元汴梁畧地于山東西北以及大
名

福通自將攻汴梁遣關先生破頭潘馮長勇沙劉
二王士誠攻普冀白不信大刀教李善善趨關中
毛貴掠山東福通則自汴梁取大名衛輝其勢大

振

張士誠降元元以為太尉及授其黨官爵有差

士誠自常州長興江陰之後兵戈日收封境日
蹙其長興武康廣德相界之交又有我花鎗軍出
沒以 其便雖互有勝負然不勝其苦歎南甸以
取嘉興以補所失而苗楊完者守禦甚堅屢攻不
克且為所敗第士德為我軍所獲留在應天我
太祖俾士德作書勸諭士誠歸附士德以身殉之終
無降意勢窮力蹙實欲息肩於元而專報於我乃
以書往江浙行省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

識貼睦爾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完者固勸達識
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為行省參政至平
江招諭之識始要王爵達識不許又請爵為三公
達識曰三公非有所可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
敢專也完者又力為之請達識外雖拒之內實其
降又恐倖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第士德淮南
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余黨各授官有差於是
元主以招安士誠為達識之功加太尉伯琦始以
文藝居館閣有聲及附脫脫劾西臺御史劉希魯
遂不為公論所容為浙東廉訪使過長鎗軍陷寧

國倉皇出見之尋即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番平
江十年不遺論者謂其遭特多艱善於自保而致
身之義為少闕云

宋田豐自濟濮攻東昌紐得該擊破之元以為太尉
守禦東昌

元主以故丞相脫脫子哈剌章知樞密院事還所籍
田

元澤州陵川縣陷于宋兵知縣張輔死之

元太不花復大名路

元石抹宜孫以胡深為行樞密院行軍都事

天先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於黃州併其兵自稱平
章

文俊謀欲弑壽輝事不果出奔黃州故友諒襲殺
之併其兵自稱平章友諒馮陽人漁家之子嘗為
縣吏不樂會壽輝起兵慨然從之為文俊簿書掾
尋亦領兵為元帥文俊專恣心不能平故襲殺之

張德勝率兵攻馬馱沙

張士誠遣兵侵我龍灣東鄙守將康茂才破獲其戰

艦樓船

閏月宋兵攻冀寧元察罕帖木兒擊之敗走

九月癸酉朔元婺州元帥汪同以總管王起宗黥縣
尹桑茂祁門元帥馮國寶來降院判鄧愈遂與同至
應天授官從征

先是七月鄧愈由宣州進取徽州逾三日同率兵
日夜往攻有備弗克而元帥帖木兒桑粘由婺源
攻同之後同之兄儼以母憂家居吾觀國潛逃遂
安李克魯本以進士為帥府都事與同甚相得特
番鄧愈軍中以書告同曰元帥前後受敵計將安
出幸至中途論心不必疑也同先以宗茂余善往
克魯果於黃墩候之曰吾謂汪公必至乃疑我邪
頃而可言耳宗茂還言吾同克魯使于黃墩元帥
勿惜一行也至黃墩從者曰前途具饌俟元帥數
步郎是過黃墩則壯士數百騎突出克魯曰主將
請元帥相見同抽刀欲自刺克魯走抱止之曰天
下豪傑自有人元帥平日以意氣相許與親相見
然後知之則馳馬偕至郡院判鄧愈請同往金陵
遂見相國伴平婺源寅坑口營柵還居郡城王起
宗等俱仍舊職

壬午雄峰翼總管胡天福袁政江大亨共攻開化戰
破邵千戶兵斬首五百級擒達魯花赤脫脫帖木兒

丙戌廣興翼元帥費子賢攻武康拔其城

元胡深攻拔泉溪賊寨

冬十月壬申常遇春廖永安吳國寶攻克池州

中翼大元帥遇春率永安等自銅陵進攻池州永

安去城十里而軍遇春及國寶帥舟師抵城下合

攻之自辰至巳破其北門入其城執元帥洪景斬

之擒別將魏壽徐天麟敵衆敗走得糧九千餘石

薄暮敵復以戰船百余艘來戰復大敗之因引兵

攻從陽是役也孫興祖獲戰船數十唐勝宗擒斬

百余人

甲申繆大亨耿再成克揚州置淮海翼

太祖閱軍于大通江命元帥大亨再成率師取揚

州克之前軍元帥張明鑑降得衆數萬馬二千匹

報至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守

之

宋兵徇大行及秦隴諸郡白不信圍鳳翔元察罕帖

木兒馳擊之不信敗走李喜喜奔還鞏昌

宋遣兵北徇大行山郡縣又遣白不信李喜喜等

西攻秦隴不信等進據鞏昌及鳳翔察罕度不

信等必圍鳳翔先遣兵入于城內因遣謀者誘不

信圍城凡數十重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

比至去城五里許分軍為左右翼以掩擊之城

中軍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兵大

潰喜喜率其部將傅友德奔鞏昌

復徵漳浦隱士陳汝輝不至

是月十日我太祖復以書汝輝曰某因胡塵汚

天生靈無主群虎割據四海紛爭天眷西顧予兵

東渡仰思興王於往古莫不咨士以策謀環轅

雖有牙爪帷幄惜無腹心每廛側席之求孰是聞

邦之老比聞我叟世篤忠貞家藏扁籍先大夫八

陣局解今居用六利水兵是雖得其餘緒局若觀

其設施况先生學探一貫文祖六經自幼已邁乎

等倫及長遍交乎賢達海濱鄒魯有此殊才草昧

經綸尤堪碩輔古湯文必徵伊呂漢先主猶聘孔

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

奮起倘以生靈為念須弘恤患之親順天應人教

陳遠畧非徒奮威武以利天下實欲資文德以奠

民生助成大業列爵昨土以報爾功後裔襲休與

國終始豈不慰矣夫使緇光晦迹以全己其如經

邦濟世以行義幸毋峻辭慰我懷私書至拜讀畢

汶輝欲往門生陳原震彭揚允恭朱仲舉咸勸
留曰中原板蕩耆哲 謝來書深嚴社客汶
輝乃不往 汶輝欲往力事也 汶輝乃不往

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

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
靜江路山崩地陷大水
時公權于曹州峇里麻失里死之

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

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

玄字元功先廬陵人曾大父徙居劉延祐初進士
第授同知岳州平江二府事累遷至今官與脩宋

遼金三史以湖廣右丞致仕將歸元主復留
者至是卒于京師寓年八十五追封楚國公謚

曰文
宋兵攻臺閩及元察罕帖木兒戰敗績

宋兵攻臺閩及元察罕帖木兒戰敗績

南揚完者復率師克雄峯翼胡大海鄧愈以萬戶謝成
擊破之完者引還嘉興

完者自浙江入乘兵來薄雄峰翼成大海與愈激
將士明實格命胡天福袁政江大亨朱寶等擇敢

勇士出戰衆咸摧成及程國勝成即率數百人橫
刀鼓譟衝之衆皆辟易自相蹂躪諸軍繼之遂覆

其師生擒胡辛等二百人完者幾為成所擒僅以
身免遂引還嘉興自是不敢復犯雄峯翼城論功
以成為最成與國勝以功俱遷總管
元汾州挑杏有花

十有一月元胡深攻平慶州浮雲賊寨

元以司農少卿危素為禮部尚書

是時兵亂變亟素以為憂每陳得失隱顯不避丞
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何多也素曰時危急

重豈能默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先
是江南經畧使普顏不花國鳳請封徽國朱文公

為齊國以揚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
其公九峯蔡公從祀孔子廟庭素為御史時亦請

封劉蕡事上中書皆寢不報及是在禮部事皆舉
行又為文以少宰祭劉蕡墓

十有二月吳復攻克牛皮港寨

丙午以王志為懷遠將軍右副元帥郭子興為總管
慶元鵝鼻山崩

天完將明王珍據成都

珍隋州人壽輝起兵珍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
固未幾降於壽輝及倪文俊遣兵陷川蜀諸郡命

固未幾降於壽輝及倪文俊遣兵陷川蜀諸郡命

固未幾降於壽輝及倪文俊遣兵陷川蜀諸郡命

固未幾降於壽輝及倪文俊遣兵陷川蜀諸郡命

固未幾降於壽輝及倪文俊遣兵陷川蜀諸郡命

固未幾降於壽輝及倪文俊遣兵陷川蜀諸郡命

固未幾降於壽輝及倪文俊遣兵陷川蜀諸郡命

固未幾降於壽輝及倪文俊遣兵陷川蜀諸郡命

珍統兵鎮守文俊為友諒所殺珍遂據成都定所屬州縣

揚州城中屋址遍生白菜

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雖有力者所負止是四五窠。臣按揚州兵燹之後生白菜於屋址重至十餘斤茲非異也乃常也屋必有牆積久成腐既腐生鹹人每取以煎硝腴饒饒鹽菜生其間自長大矣

河南大饑

元太尉蒼失都魯卒于曹州以其子李羅帖木兒代領其兵

初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都魯引兵擊之元主詔達里麻失里往援分屯于雷澤濮州達里死軍潰都魯達駐石村元主疑其玩寇失機遣使者趣戰相踵福通覘知之詐為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中使者得之以進都魯覺知一夕憂憤以死後元主知其故尋以其子四川左丞李羅帖木兒為河南行省平章代領其兵

元詔天下團結義兵以府路州縣正官兼勸農防禦事

辛卯雄峰翼元帥王成猷開化獲元守將奔馬俱與孫茂先攻破泥窪寨

元余寶殺其知樞密院事童寶降于毛貴貴以寶攻拔棣州自引兵向益都

元紐的該以樞密院副使童搏霄自濟南率兵攻益都尋復移守長蘆

搏霄在濟南甚有惠威之有嫉其解濟南圖之功者譖於紐的該令依前往援益都搏霄既老且病請以第昂霄代領其衆而元主即以昂霄為淮南

樞密院判未幾復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搏霄遂將兵此行且曰我此去長蘆濟南必不可保既而宋毛貴聞知搏霄往長蘆濟南無有可憚之將即遣兵向東平以脅濟南。臣按濟南為山東內外形便進向擬擊敵人莫知其由大凡古今方岳之建率由此法不獨濟南之於山東例以天下皆是也元朝君臣以益都長蘆為重濟南行省城為輕轉移搏霄以致陷沒真不知類者

天完兵入廬陵李坑錢瑛妻張氏自殺

時賊兵縱橫所在爭為雄長士大夫無處可以隱

避錢瑛早失父止有祖父本和養育成立中臨江撫州路賞試及盜起瑛奉祖父及母逃賊始祖廬陵富田繼遷泰和梅岡又徙其邑之大淵尋奔雷川最後又徙廬陵李坑李坑路極險要盜入追及之祖父被不死賊縛之以行瑛聞知即冒賊刃奔訴乞以身代賊并繫之瑛訴又不已祖父亦泣訴無子惟此一孫公孫相爭代死情甚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瑛乃脫時其母尋亦被執瑛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我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改姑縛張氏張氏以既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以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俾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復肯行遂死之瑛字可大及祖父死瑛登其所築之樓輒流涕名曰思樓瑛有一子名曰遂志後以登科第官至山東按察司僉事

元葉琛胡深章溢合兵討捕虎水浮雲諸盜溢以兵屯賊砦外內之間遂擊降之

元帥葉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溢及都事胡深合討之溢以琛統兵至浮雲則出逆戰並山為長陣兵既接溢張左右翼合擊之賊敗大

敗直搗其穴賊望見溢至來拜乞曰我非為惡者待我殺此海盜即降矣海蠻葉琛所部軍也溢曰吾不知他宜捕反者爾賊為內外二砦溢麾兵諭外砦立營或疑營於兩砦間賊出內外合擊非我所利溢曰非爾輩所知我已諭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則必破矣營立未完賊眾突至相持勝負未決溢麾奇兵橫擊賊即奔北即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之執鄭寇置于法外砦亦降行省授溢福建檢校參政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

戊戌元正十八年宋龍鳳四年元治平八年

春正月庚子朔

張德勝廖永安桑世傑攻江陰石碑世傑戰死通海永安遂破擒其將朱鉞

樂瑞為士誠統兵戍守石碑以伺我江陰之隙我太祖乃命同簽廖永安院判德勝俞通海桑世傑率兵攻之瑞州率州判朱統等整兵接戰奮戈朱登誓期必克躍馬陷陣被賊攢刺以死通海永安等大怒遂縱兵奮擊盡獲朱鉞部下兵瑞不能支即出降事聞我太祖悼惜世傑之死優卹其子

桑敬甚厚廬州降附之將精忠大節止有四人廖永安張德勝俞通海桑世傑皆戰死於陣人以此於西漢蘇子卿三國傳食宋忠宣公洪皓及康再遇世傑無為州太平鄉人

以常遇春為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采田豐克東平濟寧元太尉經的該棄東昌走豐據其城復遣兵舍毛貴共向濟南

以天與右翼副元帥吳禎統兵千人協守江陰

甲辰天完陳友諒攻破小孤山乘勝徑塞進圍安慶余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

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舟師直搗山下伯顏與戰積四日夜兵力不敵不得已奔還安慶友諒追薄至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乘東門兵既登城闕簡敢死士擊却之友諒怒甚乃併軍樹柵起飛樓進攻闕分兵捍禦自提巡晝夜不息

天完趙普勝帥師會陳友諒攻安慶丙午陷其城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及萬戶李宗可等死之

普勝自池州帥師至安慶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三面蟻集外無一兵之後西門勢危急

闕自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面兵防禦自以孤軍血戰斬賊兵無算城東練樹灣有二賊操戈渡濠闕持刀刺之墜于濠池一賊又登闕又奮戈急殺友諒等相望嘆曰詩書之帥乃有如是使天下皆余公何患城守不固普勝復進攻闕傷左目諸將感激誓死殺賊賊猶却闕因傷目神思昏惑將士扶翼還闕丙午賊入城闕率衆巷戰賊呼曰余將軍何在吾將官之闕手戟罵曰余恨不得嚼碎汝肉吐餒烏鴛寧復受汝官邪賊怒舉長鎗刺闕闕見事急又賊縱火即自刎遂于

濠西清水灣李宗聞闕死乘馬馳還其家語妻子曰余公既命我當必死汝等不可為他人魚肉先殺妻子後亦自刎友諒以金購闕尸具棺擲衣衾塋於城外閻妻將氏妾卜氏子德臣安安甥童福皆赴井時妾名滿堂甫生一子聞闕死將子棄諸水濱乃自沒井有天光柱萬戶見一子在水濱呼曰此必余叅政子也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指所挾諸物懷子以去養及三歲人或戲之曰汝父何在子橫指拂喉如坎矣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死不從賊者死至千計其知名者萬戶紀守仁陳彬金永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化千戶盧廷玉舊延齡立登許元琰秦差元都靈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闕生氏院令嚴肅與士卒同甘苦稍有違法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額天求代闕聞為之強起臨戰矢石交集之下士卒以盾蔽闕則便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以是士卒爭用命稍暇則註周易率諸生謁郡學會諸立軍士於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每日將佐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為常孝寬死當效張巡許遠不可為不義臣或挽闕入朝闕以國步

危覺不往死時年五十六事聞元主詔贈撫誠守正清忠諫節功臣榮祿大夫淮南江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幽國公賜諡忠烈先是乙未之春元主詔丞相更守令之法著考課之名歷選朝臣以為郡縣親御使殿賜以酒而諭遣之闕與其選列及死復立廟安慶以同死者四十人配享廟中。臣按余公悲之節萬世不磨而李萬戶之絕宗祀甚為可憫夫古今大倫居親為重事君臨安故則以死勤事思親當變故宜延續其宗蓋天下常道而名之曰經君子遇變而通之曰權權而不失斯為正矣臣聞李黼守江州方武昌失守而黼知其必及江州也語其子秉方曰吾國之守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注下江依伯父以存吾族秉方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黼怒曰汝不遵命是不孝也黼兄之子秉昭亦告秉方曰兄不去則葬父無後不孝莫大于是吾當與叔父同生死矣兄無慮為秉方不得已買舟奉母夫人行舟次何家堡適遇而不忌格黼聞之手批責以大義秉方乃去不半月黼死江州秉昭亦遇害黼之是舉孝義無全語孝足以延宗裡誦義可以勵庸曲公悲之

妻棄子水濱不以溺井而一脈之存後世人萬幸焉若宗可者先殺妻子而後自刎臣不敢以為非惟以公威所處為美

賁子賢攻克安吉統番守禦

元不蘭奚及宋七貴戰于好石橋敗後奔還濟南賁遂攻拔之

賁拔濟南因立寶興院選用故官及設萊州屯田三百六十處

元察罕帖木兒屯陝西李思齊屯鳳翔

李文忠攻克青陽石埭安及太平旌德

常遇春廖永安攻馬獸沙及克瀾泥粟家寨橫水大

湖大浦宜興無錫宋元帥

張士誠遣兵寇常州守將湯和戰却之

營田使馬世熊卒為文祭之

世熊初集義旅駐維揚王師既定金陵遣使招之

即率所部來歸授營田使至是卒太祖念此行

義之善親為文以祭之曰嗚呼長者之歸也盡天

之道乎所以天之道禍亂不作於善災害不萌於

良使得善始善終天之道也尔世熊者昔役於公

門未嘗輕惑於人及帥義旅度量弘深士卒感思

時當高年爾孫來奏云老病少侵是月歸寨乃知

訃音嗚呼傷哉嗚呼快哉且傷且快善人去世君

子雖同快快於善始善終而盡天理也時太祖

年總三十一而祭世熊一文會理真篤而曲盡情

甲寅以廖永安同知樞密院事

元胡深諭降白巖賊寨

明玉珍取重慶

元完者都復屯嘉州大佛寺欲規復重慶王珍使

弟明二攻之相持半載王珍乃自往旬日軍潰生

擒完者都及趙忒改戰於重慶市以禮葬之過瀘

州聞前光進士劉慎遂往見之喜曰吾得一孔明

也與論國事拜為理問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兵戈聲

二月趙德勝陳聞胡海攻湖州

德勝攻湖州大破張士誠兵而胡海墮其東南

月城箭傷小腹及右臂而陳聞則自引兵攻天目

山寨

李文忠追破元院判阿魯反于萬年街復破苗軍於

於潛昌化殲其所獲婦女輜重進襲洪元帥得兵千

餘人

三月以楊景壽朝佐為帳前總制親軍副都指揮使
繆繆美引兵趨嚴州大破長鎗軍于途遂逼嚴州鄧
張愈張士誠遣其弟士德求言於元進士楊維禎先
是張俸仕於張士誠為漳浦處陳汶輝士誠遂於
去年十月遣使往聘汶輝辭不赴矣至是聞維禎
之名親欲見之維禎不往乃遣士德往求其言維
禎因復書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贖王室
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為有今日不可
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
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
望閣下之可與有為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
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
也推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閣下
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挫邦本用吏術以
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庫不止輸受降
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
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況為閣下之將帥者
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為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
道無恤下之政為閣下之親故姻黨者無祿養之
法有奸位之權有假佞以為忠者有託詐以為直

者有飾貪雲以為廉良者閣下信佞為忠則臣有
靳尚者用矣信詐為直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
雲為廉良則黷譎者進隋亮者退矣又有某繡使
而拜虜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為
好人養之為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衆矣
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
左右叅議贊襄者未見其砥切政病規進閣下於
遠大之域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
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少而為身謀
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憂闕多端不有
內憂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閣下徂於小
安而無長慮以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
爵祿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未而
行之毋蹈群小誤人之域則小霸可以為錢鏐大
霸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
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乎晚笑東維子維禎晚年
所說也書至士城羣下惡其切直目為狂生。臣
按我太祖養民致賢而士誠躬犯六畏卒為我
擒豈非自取者乎先儒有云興亡處止者一材是
第一節士誠所用者乃黃蔡葉三書生豈吾徐常

廖傳劉陶諸人叱邪

胡大海李文忠鄧愈軍發攻嚴州擊走苗軍拔其城
城既拔復得苗軍三萬以所獲俘載以巨牀乘流
而下士誠兵遁走於是苗帥劉震自桐陵來降
以李文忠為帳前總制親軍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
府事胡大海為行拒密院判守禦嚴州郭允仁充都
事時文忠大海互相間隙我太祖聞之批示彥仁
曰自龍鳳三年調汝專掌行征兵案今來將及一
載多受勤勞更兼軍中調和士卒其間中正甚厚
吾托汝於軍中正使晝夜無憂家眷不必多慮時
遣人齎送新糧令將士英勇實賴賢豪謀佑勇者
必勝大事速成彼事一節正謂保指揮我之親甥
胡大海我之腹心前者曾聞二人不和且保指揮
我之身也胡大海即我心也身包其心心得其安
心若定身自然定汝必與我甥處丁寧說知將胡
院判赤心以待節制以制之使我所畜易成於是
彥仁承旨懇道其意將領和協所向有功
宋王士誠破元晉寧總管賽因不花死之毛貴田豐
破般陽益都廣平

士誠初自益都攻懷慶為周全所敗轉陷晉寧賽

因不花敗死無何賽因亦復晉寧士誠敗走毛貴
以兵取般師剴州鄆州至柳林元拒密副使達谷
珍戰死同知拒密院事劉哈剌不花擊破毛貴兵
貴乃遁走還據濟南田豐則陷益都廣平大掠屬
縣仍退保東昌

宋毛貴遣兵南皮魏家庄元河南左丞董博霄戰死
于陣

博霄將往河間守長蘆方駐兵南皮縣魏家庄元
主遣使拜博霄為河南左丞甫受命毛貴兵猝至
博霄營壘未成諸將請曰賊至當何如博霄曰當

以死報國恩耳即拔劍督戰陣未交宋兵已突至
前博霄被刺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卯時卒

宋兵畧元冀寧大同諸路察罕帖木兒調關係等邀
擊之

夏四月天完陳友諒取隆興撫州復遣趙普勝寇池
州執院判趙忠守禦太平劉友仁救之戰死

火你赤為江西左丞守隆興舊帥道童信任其將
章伯顏普顏不花捍禦城池你赤無故嫉而繞之
友諒以舟師來攻縱火燒其城你赤出走道童奔
撫州謀舉兵匡復却被追兵所殺友諒因據隆興

調兵取撫州又遣趙普勝自樅陽引兵寇池州執
我院判趙忠被殺友仁自太平引兵來援遇普勝
兵戰死於陣友仁嘗從胡大海取徽州黟縣祁門
招降葉公權馮國寶汪君信羅友賢侯邦祐等我
太祖奇其功擢中軍元帥府右副元帥總制安仁
翼守禦太平縣至是戰死以其弟謙襲職忠死以
養子王昌襲職

長鎗賊元分臺于婺州章溢救之引兵追

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錢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
叛逼其城治書遣從事楊迪徵師於溢溢即勒所
部軍就道賊聞溢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于朝除
武德將軍兼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溢
為邀名溢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
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為也

元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合兵擊宋李喜喜于鞏昌喜
喜率傳友德等西入四川

察罕思齊會宣慰使張良弼即中郭擇善宣慰同
知拜帖木兒平章定住總帥汪長叔各率所部兵
擊喜喜破其兵喜喜率傳友德等奔四川良弼思
齊因殺拜帖木兒分總其兵

俞通海張瑄王銘勝于通州叛黃橋總項張瑄三寨
吳復兵戰破士誠兵于長興復手矛追破其陣還守
長興

鄧愈李文忠攻淳安破降其將金子珍得兵三千人
還愈同簽樞密院事

五月苗揚完者帥師寇嚴州繆英擊破其兵於城外
追至大浪灘復出西門覆完者精銳

元察罕以董克昌復冀寧

宋兵踰太行關保擊之敗走

劉福通取大梁

天完將陳友諒遣兵取邵武及元關係戰于高平大
敗復陷撫州

友諒遣康泰趙瑄鄧克明率兵攻邵武取之又遣
別將向吉安與關係戰于高平大敗友諒復自南

昌遣兵陷撫州

元太不花伏誅以知樞密院事悟良哈台代總其兵
太不花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不能平嘆曰太平
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友在其外勞苦耶時亦起
不花為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不
花乃以養銳為名反勒師而退當福進攻汴梁竹

貞請援師使至十往迺猶按甲不動或勸之行輒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復元君臣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算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言語驕慢元主由是益惡之會田豐毛貴撫濟南東昌乃拜不花為右丞相總兵進討不花即上言軍行以糧食為先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將害已諷御史劾其緩師罪名詔制奪官爵蓋州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悟良哈台代之不花聞有詔夜馳故部將劉哈剌不花求救哈剌不花時駐兵保定即馳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俱以實對太平責之俾其致太不花以來於是哈剌還保定縛不花父子至京師未見皆殺於路元胡深平縉雲諸盜復及章溢討降青田金華永康東陽吳英張貴李興甫等李文忠及萬戶武德伐取苗楊完之師于烏龍嶺完者以師次烏龍嶺文忠率諸將武德等拒之德曰彼完者軍可以襲取願為先鋒文忠問曰何由知其可襲德對曰乘高峴之見其軍勢首尾衝決部

曲時徒舉止不安又其聲甚囂以此知之文忠以為然遂縱軍奮擊覆其營自此遂移兵向蘭溪山東地裂天雨白毛六月朔日有食之元察罕帖木兒以虎林赤關保守潞州元主詔加察罕平章政事行便宜于陝臣按潞州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鎮長子屯番寨垣潞城壺門黎城六縣有長平吾峪二關十八盤正梯檣林三隘且近遼州又居太山絕頂遼州亦領榆社和順二縣東連武安西接大谷北至平定州而平定州亦控衝要東有井陘通津定河間保定西有黃廬嶺通汾州石州隰州大河南有泉口接平陽絳州曲垣若就潞遼平定三州僑立督府割懷河陽孟州并取邢洛磁以為臂勢根本則上黨安太原固河之南北尤莫矣何者懷孟入洛則鄭道常通猱臂勢成崞嶺龍門不守自堅汴鄭陝潼有恃無恐所以必資邢洛磁者以天下有變河北山東為衝古今劇盜常間出也若就潞州立一重鎮仍往來遼州平定鎮視盜賊忽起吾出兵循大行肆下東西賊以為從天而降矣

元蔡罕知守潞州乃不兼治遼平雖得鐵器之利
厥勢不甚雄全未幾宋破遼州虎林赤也兵於路
不能資其成敗可驗也夫

宋關先生論大行破遼州晉冀等郡復出塞塞外
關先生與破頭潘等帥師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
沁州踰大行焚止黨攻破遼州元虎林赤擊走之
關先生等轉陷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千里遂
大掠塞外諸郡蔡罕遣關保分兵阻阨而自勒兵
也聞喜絳陽塞井陘太行詔拜蔡罕帖木兒為左
丞相進榮祿大夫

李文忠取浦江元同黨員成以苗將降將英降

文忠以武德以兵襲苗兵於烏龍嶺破之進兵浦
江焚掠示恩信有義門鄭秀貞先避兵山中又
忠過其門歎曰坎義門也今世罕有躬為屬藩而
去兵卒一向不敢入其間事平遣帳前鋒率民
兵二千護其家屬歸浦江太不花持同黨員成書
來納款又率苗將蔣英等三萬人來降

謝再興趙德劉賢畧石埭縣過陳友諒破其將錢清
孟友德及步卒四百人

甲午士誠寇常熟縣廖永安大破其兵於福山港

營田使康茂才巡視各處隄防

是年二月廖永安康茂才取樞陽我太祖以康茂
才為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

茂才從永安取趙普勝之樞陽還都水營田使
太祖諭之曰比因兵亂隄坊賴民疾耕耨故設
營田司以脩築堤坊專管水利今軍務實理用度
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與慮旱澇不時
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
病澇務在蓄泄得宜茂才勤於其職命工修築堤
防至是又巡之

秋七月元周全以懷慶來歸于子宋宋人殺之

周全以懷慶降于福通時察罕駐軍洛陽遣伯帖
木兒以兵守盤子城全出戰伯帖木兒為全所敗
即殺之全悉驅懷慶民入汴福通遣全以兵攻洛
陽察罕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師福通以為
貳於已殺之

庚子廖永安敗士誠於通州郎山獲其戰艦

八月元蒙陰縣大饑斗米金一斤

天完將陳友諒取元建昌

元滕州來降宋將毛貴

元以羅良為漳州總管子安賓襲漳新萬戶

我兵大破張士誠之師于大湖鮎魚口

宋關先生還自塞外攻元保定不克復出掠大同興和轉兵而東

關先生引兵掠塞外還至保定攻其城不捷遂陷完州又出掠大同興和中都及塞北諸郡轉兵而東軍聲大振興和中都在野狐之外乃宣府之外藩其地遠望若高阜至則又平坦乃陰嶺山之脊家甚疑塞過一鳳凰山山之西南有沙城再度數山周便至興和地宜牧馬熟稻麥是時民居甚盛

故號中都西傍橐駝之嶺東守五雲之間乃天地生成隔限華夷之地中國得此則虜騎不敢東向虜人據此則南軍不敢西行所以欲固宣府以冀燕山磐石之勢須守興和五雲以為外藩之基

廖永安總兵伐張士誠於蘇州宜興復叛遂移兵攻元胡深攻遂昌梟斬賊將方元友及降周天覺

胡深以兵攻遂昌賊首周天覺方元友傾其寨穴出戰深望見笑曰此非天授我乎使賊堅守密穴未易即殄滅今日盡來送死必矣乃分部諸校以正兵與戰以奇兵左右夾擊別遣游軍入山搜其

伏匿比戰賊三面受敵不支敗走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友元梟之乘勢直搗大社天覺降乃班師先是遂昌山大戶閔羅周天覺是以聚眾擊殺之至是乃降於深溢曰此賊不殺必貽後患深不聽始天覺之來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深欲悉坑之溢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既而天覺果以復叛伏誅

天完陳友諒陷贛州元江西行省叅政著庵散星及總管哈海赤死之友諒遣將分守諸縣

九月士誠遣兵寇常州劉真率兵殺之遂會湯和常

遇春破擒其兵三百人

徐達邵榮攻揚國興紀太湖口糧道遂拔宜興

徐達邵榮胡海率兵復宜興攻破士誠水寨獲糧首四十人胡海箭中右腿及冒然宜興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之故攻久不拔及是達與揚國興以兵西截太湖口宜興城中乏食由是守城士卒無復聞志遂拔其城先是太祖遣人語徐達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士誠餉道所出若以兵斷其餉城內乏食城破必矣達等從之

轉鄧愈倉樞密院事

冬十月城宜興以楊國興為總制大元帥守禦嚴破張士誠兵

國興嘗出諸銳偕諸將出太湖口趨湖州攻舊館破士信平宜堰口并楊氏三十六寨及克宜興我太祖因命總督十道元帥沈仁等鎮之國興東義靖難勞來安集一如父母議者比之羊祜民歸日以千計遂城宜興僅三月而克張士誠水陸來寇國興親矛族昌矢石與士卒奮擊敵兵大敗又挽壘砲擊其賊船溺死數萬士誠僅得與數騎遁去

嘗援長興有功入見我太祖勞之曰長興賴卿相援得以保今楊國興對曰唇齒之邦理固當然臣聞趙有廉頗蔣相如強秦不敢加兵但臣孱懦愧不及蘭蕙耳我太祖曰卿之學問述亦進矣賜宴甚厚尋遣還宜興後於丁未年正月十八日因督戰中流矢卒太祖哭之慟曰失吾一名將戊申之初一新天下城隍之神命以國興嘗鎮宜興有功德及民勅封為宜興城隍顯佑伯

廖永安以舟師擊張士誠兵於太湖陷沒被執永安擊士誠兵於太湖乘勝深入後軍不繼我永

淺舟膠遇呂珍與戰不利遂為所執士誠欲降之

永安不屈遂拘囚於蘇州寔是月十二日也

以耿再成為樞密院判階鎮國上將軍守宜興尋調回揚州

有星如括碗墮于鎮粵門紅光燭天花為石

鄧愈胡大海繆美引兵取蘭溪州

蘭溪州婺州屬邑也胡大海李文忠鎮嚴州以蘭溪是婺州之右臂故與鄧愈繆美引兵取之於是嚴州勢重而浦江等處之民亦無疑惑異望

元紹興路達魯花赤邁里古思及方國珍兵戡于曹

娥江敗績庚戌十月御史大夫拜任哥誘殺之於行

臺私第

拜任哥與列占等久謀欲殺古思至是因其敗軍詔入私第議事行至中門左右以鎗鞭撻殺之臺軍秘其事民有聞之者走報浙東僉都元帥黃中提兵入城屯戒珠山拜任病卧方飲藥出汗左右扶出環甲上馬遇臺軍於江橋聞數十合郡民皆曰殺我總督官我尚何生為壯者皆助黃中之兵死戰臺軍大敗屠其二營入在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籍一女為隊官陳某所獲欲奪古思免不可

得大索三日得于溺池中拜任與三子匿梵宇幽
處德民披見之齊唾其面且罵曰瞎賊我總督官
何罪汝乃殺之民不自殺共執以與黃中望中投
之中見之乃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
肝義膽照映天地人神之所共知公信任恤和使
國家之柱石隕于無辜我之復讐明大義也殺我
主將者既已斬之公幸無罪拜任執中之手泣曰
我之罪何復言繼而軍民爲古思持服爲位以
祭私謚曰越民考越六日拜任自勒納印綬去其
印中夜遺朱黃中以百金購得於一小卒以還行
聖古思未死之三日星隕紅光燭天墜鎮粵門化
爲石及古思出師疑以爲軍中不利不虞其見殺
也是時紹興行臺權任極重坐鎮四省而拜任陰
結小醜戕殺古思民大失望古思在紹興永康盜
起即發兵討之及還紹興分屯要害不恤上司袒
日與常所往來者擊鮮飲醖酣咏嘯以爲娛樂
是爲貪暴者之所嫉
元以禮部尚書危素參議中書省事請以定住總四
方兵
素參議中書省每論天下事惟以擇將帥舉賢才

爲本請專任其肅行省平章政事定總西方兵勿
遣其迎帝師以誤軍事用拒密副使普顏不花爲
中書參政經畧江南以也先帖木兒黃常爲禮部
尚書碩厝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任賢
守令以撫流竄之民元主欲以素兼兵農宣撫使
素以疏遠力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外新舊膽以
面中興可也言雖懇切時不能用舊制銓曹有行
止科吏掌之且且內外官使十名上中書省籍以
遷推其後吏怠不以爲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
年者索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
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高原富民劉強通其子
婦婦訴官達刑部吏受賂欲緩其獄以俟赦素以
事閑偷理趣如法論之
戊子羅友賢擊破張元帥兵于葛公嶺斬其高戶汪
孝章復取建德
以陶安爲都事掌中書兵房
是月二十四日參議府左右司等官奉我太祖
鈞旨仰本省首領官掾史分派房分掌官事務奉
以參議府左右司官員議分派到各房事務閑坐
各各職名稟奉鈞旨仰照後閱後項同署文案分

科掌官各守其職毋紊法度日生事件照科掌行奉以省府除外今委自本職與本省都事王微事公同提調掌兵房一應文字今開前去合下仰上施行須至剗付者時征伐事殷緊要事件有守禦各翼關防盤詰調遣征進各項賞功招諭榜文申報公務守禦門禁軍前報捷勾取官軍設置急遞舖九十件交付陶安領之

士誠遣兵寇常州常遇春湯和破擒其甲士千人舟數十艘馬六匹復與其將戰于錫山獲斬賊首五百級胡海以兵畧紹興之諸暨擒四百人

繆美耿義烏遂會胡大海於金華

十有一月元右丞相搠思監免以紐的該代之

時天下多故元主溺于娛樂疆域日蹙帑藏日罄思監為相無所匡救迺公受貨賂於是御史燕亦不花劾其任用私人朵列及妾第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將敗殺之以戒口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彝德等又劾之不已元主終不聽及是不得已乃罷之以紐的該代為左丞相臣嘗考周厲王時燁燁震電不令不寧百川騰沸山冢山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

惜莫懲顧乃皇父卿士蕃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妻子內史珣維司馬摛維師氏元季日食山崩飢饉相仍羣雄蜂起元主所用執政大臣在省院如哈麻思監紐的該雪雪太不花老的沙禿等庸鄙貪劣至用宦者朴不花壅遏功狀不以上聞且元京師之內原有六部管絳源賦源廣源富寧寶鈔順承文明光熙健德和義崇仁行準平準寶鈔總印造寶鈔燒鈔東西印造茶鹽秋紙等庫局二十一禮部管下會同教坊鑄印白紙油磨等坊局司館工部管下覆寶司都城所左右二八作司

備章總院大都人匠諸色民匠繡院紋繡總院諸路雜作茶迭兒諸色人匠提舉諸司諸局人匠大都金銀器盒大都總染織花毯線布簾局撒答剌斡等局人匠造船提舉諸物符牌受給左右廂九必等樣司局院府二十四樞密院所管侍衛五親軍都指揮使御史臺則有殿中司察院也可扎魯忽赤管下司獄司徽政院則管有官正掌揭掌醫掌膳內宰備用裁珍掌儀文成供須儀從衛侯左右都威衛延慶德路諸色人匠都總管府瑪瑙王大都等路諸色民匠提舉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

綾錦織染文綺諸路怯口民匠都總官府大護國仁王寺財用規運都總官府凡此之類其衙署二十有四宣政院則領有尚舍諸物尚食生料光祿尚醴尚飲醴源園遺提舉大倉柴炭沙糖等倉庫司局則一十二中政院有奉宸及官領隨路民匠打鋪鷹房納錦總管府凡四街署集賢院則領國子監國子學興文署翰林院亦領國子監國子學外有翰林國史院宣政院則領資善庫又有昭文館太常寺則領有太廟大樂社稷禮直等四署大司農領有廣濟籍田豐贍供膳昌國濟民等司署通政院則有庫給司秘書監則有著作局秘書庫大府監管有左右內藏器備等四庫中尚監領有資成鐵木雜造作局怯口諸色人匠大都等路種田人匠織染局凡此之類又六街署利用監則領有資用怯口皮局人匠提舉雜造雙線熟皮店皮貂鼠軟皮又七街署章佩監則領珍異御帶三庫大都番少府監則領有脩內奎米泥毛粧釘銅車繩畫祇應油漆器備鐵物鐵局儀衛又大都諸色人匠雕牙雕木採石木塲上林大都門尉大都諸色人匠提舉凡此之類又三十二街署將

將作院則領有諸路金玉人匠玉局提舉瑪瑙局提舉石局金絲子大小雕木鞋帶斜皮瑣玉畫局溫犀玳瑁漆紗冠冕珠子局異樣等局總管府異樣文繡兩局綾錦織染兩局金絲顏料尚衣御衣凡此之類則十八街署泉府司則有富藏庫侍儀司則有法物庫武備寺則有壽武利用甲匠提舉局弦仁局都水監則領大都河道提舉司尚象寺則領有諸路雜造提匠綢簾資乘等府司庫太醫院領有御藥局院曰回藥物局院大都惠民司廣惠司又六街署大司徒領有異樣金玉人匠總管府如塑鍊銀銅玉鑄漢唐像畫梵像鑲鍍諸物凡十一局都漕運司領有南北萬斯二倉千斯倉相因豐潤通濟廣貯永平永濟惟億既盈盈衍大積豐實廣衍順濟等十六倉大都等路鹽運稅課酒課等提舉司及大都南北兩兵馬都指揮使司與夫在外省府州路縣竹木鹽鐵硃砂硫磺鉛錫礬銅金銀所產之虞無慮千百所元季執政大臣其所以使之司者非其昵狎之人即其戚屬宦朋子弟大錄其專小兼其要其神周厲王而輔羣之時止在周京不及天下者大是不同噫比人主之事

守也相將匪人必為他人所奪矣

甲子我

太祖自將征婺州

陳友諒曲瑞金取汀州

宋田豐陷元順德路

十有二月朔日食辟儒士范祖幹來儀至軍中與論大學

幹與儀同辟至軍中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命幹

剖折其義幹以為帝王之道自脩身齊家以至于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方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

其所而後可以言治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

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省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類此道也命二人為

詔議儀以疾辭幹亦以親老辭太祖皆許之幹字景先少從許謙受學事親孝親死貧不能塋鄉

里為營塚墳三年悲哀如一日太祖表其居為純孝坊

鄧愈率王弼等取婺源州元守將鐵木兒不花戰死

院判鄧愈率部將王弼孫虎及汪同孫茂先取婺源

源州兵至城西不花以兵拒戰自旦至晝殺傷五

百人不下乃分門逼之茂先攻北門王弼孫虎攻

南門汪同攻東門三道並進殺傷三千余人遂拔

其城斬鐵木兒不花獲士卒三千人復遣萬戶朱

國寶攻高河壘克之

庚申我

太祖自宣州至徽州罷築城工作

太祖至徽州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生庸仲

實姚連者來見太祖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

業其心望治甚飢渴吾深知之庸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乎

庸仲實又對曰頗怨太祖曰築城為民何怨之

有必愈所為逼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曰爾能博古通今必諳成敗之跡若漢高祖先武唐太宗

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庸仲實又對曰此數君者皆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

于一主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之中措之衽席之上開創之功

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於民甚非

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

吾恒思所以休息之曷當忘也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我

太祖取婺州改為寧越府以儒士王宗顯知府事及重源翼分院

太祖發徽州道蘭溪取婺州以耿再成為前鋒標戈先行金朝興銳卒為奇兵調矛成駐杭州皋亭山以為應援及至蘭溪胡大海以烏江儒士王宗顯入見太祖曰宗顯是我同鄉里正濟所用命潛入婺城察事宗顯至城近五里就舊城吳世

傑家察得城中守將各自為心具以回報太祖曰我得婺命汝作知府及攻城石抹宜孫章溢率兵來援其特胡深以獅子頭作前陣來戰太祖命保舍領馬步迎戰擒其前鋒元帥李眉長胡深敗走大海率繆美等追至梅花門外逐至交獲其輜重以還次日攻城陳開盡力衝擊箭傷右膝不衰同舍寧慶與守將帖木烈思不和其夜都事李相繼城詣軍門請降開東門以納我師師遂入城守臣僧住死之擒守將帖木烈思石抹厚孫市井不揚太祖乃置分省衙門改婺州為寧越府訖

以宗顯為知府宗顯開郡學延儒士崇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源為訓導喪亂之余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然太祖以寧越既定遂欲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成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正當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州郡亦必聞風而歸吾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如烈火烈則人必避今為將者能不以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又以己丑日置星源翼分院以汪同為院判守之尋改寧越為金華御製旗幟一懸云乾坤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統天。臣按帝王之興其施為氣象自然迥別所克郡縣地繁閭要則嚴戍守如長興江陰徐州太平諸處守帥得人戰而守固夫戰勝守固民無異望而又擇人如宗顯許瑗陶安諸賢以繫其心民如何不戴之為父母也大盜民賊則友是宋開先生破上都焚其宮闕元主致修之叅議陳祖仁諫之乃已

開先生等兵東向肆掠遼陽直至高麗又轉破上都焚其宮闕一盡元主自是不復特選是既而元主欲修之工役大興中書省叅議陳祖仁諫曰自古人居不幸遇艱難多虞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大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天道下不順人心緩急失宜舉措不當雖以此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反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亟興復者也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耕耘而荒農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未復固未妨於寢處使同是而違天道失人心致大業之廢墜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安忍而輕之乎願以生養民力為本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昌謀治道則承平之觀不日可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哉及後又欲建大安肅思二閣危素亦諫曰苟以二閣為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也會太子及大臣

亦以為言乃罷其役

元大都饑疫

時兩河山東被兵者携老幼入都城甚衆重以饑疫死者相枕籍宦者朴不花請市地收瘞之凡二十余萬人臣按大都左環滄海右擁大行北倚居庸南襟河濟地勢博雄偉人物勇鷙沈毅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是其勝也然宋兵一起山前山後俱不能禦其中都開平遼陽大同以至薊鄴柳林諸處亦被殘破其得全者止是大寧一路而已大都因民叢奔氣蒸致疫小大軍民病不能戰得不亡者幸焉而已蓋大都自五代石敬瑭割棄蓐被契丹金元所都殆近五百咸億兆萃止歲久地鹹薰城內乏石風沙時起水火污穢渠塗浸鋪故淑氣每為濁氣所勝鬱染易疫不惟避兵遠民若言不便雖舊居人衆咸恨淤汜矣且大行居庸諸山迥遠不顧白河潮河諸水不潴東趨河濟在南當山東河北之衝勢平無阻難以屯兵是故若據河濟則天下無援兵激堰盧溝則滿城皆魚鼈此則大都物情也勢不足憑恃者也臣聞宋朴有云云已衰不衰孰未王而王當特原設三都興和

中都開平上都燕京大都大都淑氣微矣中都阻於野狐高險上都限於灤水遑旋土荒物薄俱不足以爲暫安而享永久惟大寧幅員千里內有爲孟山及大石崖馬孟山六十里山之南北千里東西八百里崇隆迤邐連亘大都之西山境內長泊周圍二百里大鹽泊周圍三百里小鹽泊周圍百餘里管大寧和衆富庶金源惠河武平龍山七縣山高而長水濶而聚弘才機智之士多產其間其地東抵遼東契丹號爲東京遼陽府西抵大同號爲西京雲中府南通燕山號爲南京折津府北抵松漠號爲上京臨潢府大寧則爲中京大定府陰固天成文明麗正若外守東北二面足以制胡戎內闢喜峰平灤水陸之道便以朝諸夏東沿鴨子河則通福余號爲東丹黃龍府居常則四京拱極朝宗遇變則肆出勁兵馬風馳電掃其錦川金寧惠河小凌與夫鹿兒武平龍山諸要水迴嶺峻夏秋逢雨淺不通車馬深不渡舟船一夫知守萬衆莫加臣復聞關中百二山河周以龍興秦以虎視然地少駝馬况潼關之旁有禁谷武關之左有黃山張良黃巢襲破二關連同呼吸若大寧者焉駝

是其所產遼陰非朝夕能及其可易謀乎順帝居臣徂安志備二都殘燬大都漸危乃不知脩大寧以備奔竄疾疫示戒於前宇羅拔扈於後終無悟也噫或曰不修大寧元人之失也吾子何致意之深臣應之曰天下之事憂先於患無患可憂患至而憂無益於事臣所以致意於大寧者非爲胡元咨嗟實爲我

國家長久之計也密雲古北前後兵戍長千余里永平保定供輸農夫歲久力疲豈非以大寧未傷之致歟

元議遷都關中

是特元畿甸 爲田豐毛貴等所逼廷議棄燕遷都關中集賢直學士孔克堅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爲存亡惡可棄他往今勤王之師頗衆與之決戰盜可平也衆如克堅之議毛貴等果敗去方國珍以書來納款

書曰國珍生長海濱魚鹽負販無聞於特向者因怨構誣逃竄無所遂竄海島爲衆所推連有三郡非敢稱孤逼于自救而已惟

明公倡義濠梁東渡江左據有形勝以制四方奮

揚威武以安百姓國珍聞風慕義欲歸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聞親至整城撫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猶愚猥加訓諭聞其昏蒙俾見天日此國珍素所願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款或有指揮願效奔走首言為定神明是臨國珍以十月二十日嘗以馮元帥破元紹興路總督邁里古思於曹娥江我太祖至寧越遣使劉辰招諭又恐我加兵於彼也故來納款

己亥元至十九年宋龍鳳五天完治平九春正月乙卯我

太祖以儒士許元葉瓚等會食中書省款講治道復

以許瓚為博士王冕為諮議參軍

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幹吳沈注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孜童翼戴良吳復張起敬孫復皆會食中書省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許瓚初以儒士入見因上言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才智之士勢不獨安有勇畧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我太祖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豪有如飢渴方廣覽群謀博取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瓚曰此實帝王之道天下難定也即授瓚

博士冕諸暨人人號為狂生嘗比遊大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祿士為及歸紹興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苴三畝粟倍之樹梅花挑杏居其半芋一區蘆荻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余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傲周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秘不使得人觀更深人寧輒挑燈朗誦撫卷歎曰吾不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及後汝穎兵

起二如冕之言至是我太祖取婺州將攻紹興

遣一人物色得冕寘幕府授咨議參軍一夕以病卒人皆惜之

元以孔克堅為禮部尚書知貢舉復設流寓科

以耿再為成行樞密院判率兵屯縉雲黃龍山規取處州

李文忠胡大海克諸暨復攻元行臺于紹興

文忠大海共攻諸暨我太祖命溧水知縣吳裕

選姑孰溧水寧國三處漁人為水軍助吳昇會諸

軍援之擒元兵四千余人馬六十匹守將葉元師

遁去遂克其城轉攻紹興大海陳兆先等駐兵亭
山進擊西門陳開因攻城被紹興臺軍箭傷右臂
乃回守金華武德鼓勇爭先右臂傷而戰自若李
文忠曰人人如武德戰又不捷哉費米米叁百石
又賜銀碗

鄧愈朱寶畧臨安大破張士誠兵于閑林

宋兵陷遼陽元行省懿州呂震死之

以千戶孫虎守禦建德

張士誠遣呂珍圍諸暨胡大海奪堰水以蹙之珍求
解還

呂珍帥師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將兵往救奪堰
水以灌珍珍窮蹙於馬上拆天誓舞求解兵去大
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被猾賊伏謀難信不如擊手
之可以大勝大海曰彼若再來吾自有以待之且
言出而背之不信既從而擊之不武遂引兵歸珍
亦解去人咸服大海威信時總兵邵榮亦破士誠
兵於余杭及湖州城下攻城不克引還聞士誠將
遣兵來攻設伏以待戒諸軍勿戰候山上鑿旗乃
起果而李伯昇來攻余杭臨安久不下榮度其衆
已疲即豎旗諸軍鼓譟四起伯昇兵大敗死者盈野

二月元以李羅帖木兒鎮大同兼領屯田

時元主大臣以京師勢輕故詔李羅移鎮大同將
以捍蔽京師復置大都督府兵農司分為十道命
李羅兼領之所至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天完陳友諒彭惠以幣聘

張士誠遣兵寇常州湯和破擒其兵千余人船四十
艘復寇江陰院判吳良以王忽雷吳國寶王子明破
走之

戊戌之秋士誠遣兵寇江陰吳良大破之王子明
獲弓弩甲伏千數至是復遣兵並寇常州江陰湯

和與戰于常州城外獲卒千余人船四十艘自是
士誠不敢以兵復來攻城其在江陰則以同簽蘇
統蒙衝敵江而至建牙屠山指畫進攻之狀有頃
陣于江壩良命忽雷國寶整兵出北門逆戰以十
余騎蹂其陣擒其卒數人賊兵不敢前無何蘇同
簽又分兵來攻東門良遣王子明馳出一鼓擒其
巨帥陶某以下百五十人溺死者蘇同簽引兵夜
走是時常州江陰長興宜興皆邊士誠地界勢所
必爭日相逼最是以諸將戰守人百其勇恐尺寸
有失則全軍敗沒也我 太祖初命吳良鎮江陰

諭以慎守封疆約束士卒毋通外交毋納遁逃毋
逐小利惟在保境息民又恐良兵力不足仍以良
之弟禎往江陰增兵協守至是擊走蘇同簽後又
破其援兵於無錫之三山士誠兵將狼狽俱還各
相戒不敢以舟師沂大江上金焦子明從良在鎮
戍守十年晝則披甲夜則枕戈警備之心日甚一
日故烽火無警士誠無隙可乘

馮國用李文忠武德復攻紹興

國用文忠武德攻紹興元人極力拒守武德攻城
益力傷其右脅而督軍士益攻及回應得賞米

三百石復加銀碗

何世明大破張士兵于碧溪鳴王王自諸暨復擊破
之於蕭山臨海

三月甲午天完趙普勝寇太平縣胡惟賢以程允江
柄擊敗之得糧一萬七千石

復寇石埭簽院張德勝破走之於柵江口

友諒遣普勝寇寧國之太平縣總制惟賢命萬戶
程允同義士江柄率鄉兵五千擊敗之獲糧一萬
七千余石普勝復寇陵陽石埭等縣張德勝與戰
于柵江口普勝敗走

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來附還其質子方關

先年秋太祖遣典籤劉辰招諭國珍國珍與其
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
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不能與抗况與我為
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有定莫若姑示順從籍
為聲援以觀其變乃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
帥來獻且以其次子闕為質我太祖曰自古慮
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為交質由未能相信故
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
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闕而遣之既而國

珍又以金玉飾馬鞍以獻我太祖曰我方有事
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
物非所玩也悉却之辰之使國珍也珍飾二姬以
進辰叱去之其人面慙而退臣按我聖祖却去
國珍玩劉辰叱退國珍二姬居聖於上臣良於
下此國珍所以縮服納款獻地所由來也辰後為
李文忠幕官文忠幕將葛俊守信州俊當祁寒集
兵集所屬鄉丁浚鑿信州城濠民多不堪思欲為
變或以報知文忠文忠大怒使人曉諭葛俊使止
工役勿復發民俊執不聽撒使出征俊復不聽文

忠欲加兵以討之未決辰請往論文忠遂以衣如信州辰至以大義開諭高俊俊大悔悟文忠怒俊之意亦釋歷陞知鎮江府終趙鼎墓除江瀕久沒田稅京口開廢漕運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多風濤阻溺辰自京口至呂城一百二十里去淤泥甃石作壩修閘順水出入漕河多淺易涸又修練湖以益斗門之水漕舟既通湖下田益稔浙河轉輸道其境有失所者辰全活之甚衆

天完陳友諒遣兵畧衢州復陷襄陽

友四月趙君用殺宋將毛貴其黨續繼祖執君用殺

之彭祖住死君用益自專初自滁奔濠不能於郭子興子興向滁陽乃奔淮安偕稱王無何奔山東依毛貴至是又殺貴貴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執君用殺之遂與其所部自相讐敵臣按君用顛沛失所乃一旅人耳其動輒如此在旅之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兆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夫以驕而不順為匹夫尚不能保其身况為天子諸侯者哉唐莊宗行幸不終魯昭居鄆而潰皆旅之上九者也吾父知君用為人甚微而作戒甚切故特詳其本末

轉常春為鎮國上將軍同僉江南行樞密院事守婺州

元主却賀天壽節

元主以天下多故因却賀天壽節詔曰朕方宜敬天地法祖宗所以自脩省初度之辰群臣勿賀左丞相太平率百官奏曰天壽節朝賀乃臣子報本實典禮謙讓不受固陛下盛德然今軍旅征進居臣名分正宜舉行不允皇太子率群臣復奏曰朝賀祝壽是祖宗以來舊行故典今不行有乖於禮元主曰今盜賊未息萬姓荼毒正朕恐懼脩省之時奈何受賀以自娛樂御史大夫帖里帖木兒復奏曰天壽朝賀之禮蓋出臣子之誠伏望陛下徇徇所謂元主曰為朕缺於脩省以故萬民塗炭今又朝賀燕集是朕之不德當俟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勿復言臣按元末臣子肆行倖幸不能章順其美專務逢長其惡夫克已事君人臣分內事也今群臣內外相傾太子擅殺大臣且萌廢廟宗靈武之志乃欲以朝賀壽節為尊榮其君不亦末乎

天完趙普勝自縱陽出寇青石塋等縣俞通海引兵

自宜興復池州以為簽書樞密院事

普勝始自樞密院攻池州友仁救之敗死張德後兵適至普勝已執守將趙忠而城陷矣還據樞密院通海營擊普勝取黃橋通州及是乘克宜興破張冠水寨之勢以兵赴池州適普勝又寇青石埭等縣通海因是倍乘勝追殺大敗其兵寇棄舟岸走獲巨艦蒙衝數百艘擒其將洪鈞等遂復池州是時我太祖適征浙東方夏普勝剽劫及是捷聞大喜遂陞通海簽書樞密院事統兵守禦

馮國用卒於軍賜塋江寧縣鳳西鄉寬阜之原

宋兵破元寧夏靈武

臣按寧夏乃回原平涼鳳翔環慶臨洮鞏昌等郡藩籬靈武即其門戶總西邊各處地方計之其蘭州莊浪西寧涼州永昌山丹甘肅五衛肅州右浪高臺鎮夷等一十五衛所又其庭除平鳳諸郡豪內頗類庭上之堂西安屬縣則尤堂內之室元人之失寧夏靈武也由於內奸我今之款固之也備在外狄蓋自三受降城失守東勝舊衛不治遂使河套沃壤棄為虜窟深山大河勢顧在彼其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或言款復東勝固河為固俾東接

大同西接寧夏則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斯言允為良策然不兼復降城吾知東勝雖復不久得失得未甚得也何者河套千里之地虜處其中臣料其衆止有內郡兩大縣之民何足懼也所懼者降城拓闊關外胡虜部落臣能道其詳者四十六若古之俱毗羅阿悉言城思渾河之小石城于關之大石城赤山碎卜賀臘及碎葉之西朱國新城頓建阿史不來俱蘭稅建怛羅斯史德龜茲達幹疏勒水城改蘆岐山赤河坎城蘭城胡弩固城吉良即夫滿演度州盤陀帶關皮山姑墨焉耆于術

榆林龍泉東夷僻西夷僻赤崖安西其鵝鷄山外復有廢聲錯甲山驚子井密栗達旦野橫泉等處唐時肇建城鎮今皆為胡虜部落胡人聚麀而多生庶類之蕃甚於六畜一言南寇策焉成群吾若克復降城遠斥堠于草心灤水之外斯朔方無冠而內地安矣華夷有限王公設險守降城而扼拓闕之謂也我朝先大夫徐廷章余子俊揚一清奉勅巡邊築邊城修濬渠道西起寧夏河邊橫城堡東至延綏安邊營其長四百里其花馬池之內二百里所謂中路如山城頭城監池石溝等驛

直至靈州又南二百余里固原一帶營堡由靖虜
衛直抵肅州迤西共一十五衛所綿亘二千里南
有番比有連一線之路通乎其中凡繫藩籬門戶
庭除之勢者畢治無遺不可謂不竭心力也然河
套之虜依舊出沒亦小刺阿爾禿斯及小王子俺
荅阿不孩之徒久亂海西牙木蘭乃其黨類南倚
鍾存比阻大河資耕牧之便擅魚鹽之饒窺我在
涼犯我河洮是為腹心之疾比河套諸虜為患於
延綏寧夏靈武其事類也

己丑張士誠遣李伯昇寇婺源州守將孫茂先擊敗
之復遣兵屯胥口江何世明大破其兵進拔汾水斬
首五百級吳復自以兵擊走噶囉張于高橋嚴整遂
安

俞廷玉復樸陽

廷玉以子通海兵攻趙普勝於柵江營破擒其將
趙牛兒乘勝進取復擒其元帥洪鈞遂復樸陽是
時常州長興江陰宜興守將得人張士誠屢寇
敗兵警稍息而嚴整大平池州等處西有趙普勝
東有張士誠歲月謀取無特得休得賴俞通廷玉
孫茂先何世吳復廷玉等善衆爭奮各奏勝捷乃

得無虞

癸酉以徐達同知樞密院事

趙德勝率兵攻青陽石埭

特二縣皆為天完趙普勝等所據故德勝率兵攻
克之

陶子成引兵會攻餘杭

時諸將攻餘杭子成引兵會之子成先登中礮
傷左臂力痛而戰不已衆服其勇

五月元察罕帖木兒發兵圍汴梁

張士誠揚先者合兵攻嚴州程國勝破其舟師於東

門追至大浪灘進國勝領軍先鋒大浪灘之戰國勝
被流矢所中引刀出鏃復戰勇氣彌厲故能成功

元河南北山東西大惶

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

行所落溝壑整漢整盡平軍民大饑京師銀一錠易

米八斗通州民有殺子而食者臣按是時旱饑惟

東魯王禎教民區種俱免饑殍其區屢曲折今詳

見于農桑譜局但區少功多民作妨厭若潤澤其

制便可用以實邊

鄧愈以兵畧臨安大破張士誠兵於閑林寨

六月我

太祖至自金華以徐達西征安慶

太祖之征婺州也以達守建康至是自婺源達

征安慶又命張德勝率兵以從自無為登陸至梁

山砦擊破天完將趙普勝胡總管之兵

以總管程輝守銅陵虎起宗為知縣

天完陳友諒以王奉國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

不花的斤破走之友諒復遣友德帥師陷其城伯顏

不花的斤戰死

友諒遣部將王奉國攻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衛

州率兵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也兵

城中開門出迎不花的斤登城四望誓以破賊數

日賊復來攻不花的斤分兵為三道出城奮擊斬

首數千級友諒復遣其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

又遣使入城說降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邪我頭

可斷足不可移數其罪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

矢盡不花的斤氣不衰城中食草根茶紙靴底掘

鼠羅雀殺老幼以食的斤屢出兵破賊奉國遂穴

地梯城晝夜攻擊不息踰旬城陷的斤與大聖奴

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庸皆戰死初的斤之赴援

也入白其白鮮于氏曰兒今不得生事毋矣母曰

爾為忠臣吾復何憾因命其子也先不花奉母間

道入閩為江東廉訪司官迎送行臺乃提兵向信

州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臣按古今城陷多

因賊人穴地以入然制此枝甚易耳若於城中空

處穴地深至六尺置大甕其中令少睡善聽者伏

焉則賊穴地之聲悉徹於甕然後橫開焉渠俟賊

突出殲擊自無遺矣雖然亦看事勢何如耳守城

所以全民也不能全民徒守空城斲以要特譽而

資賊勢智者不為夫不若則避小敵之堅大敵之

擒古人明成昔李光弼戰河陽賊勢狂悖嘗牒河

南尹常陟帥吏民遠避于陝當時固無讎之者臣

觀的斤在衢州外資浙東內擊建寧任亦匪輕是

故與其守信州受陷以張賊勢孰若保三衢以全

閩浙兩道之為愈也

秋七月僉院俞通海率兵攻安慶

安慶實荆楚咽喉為天完趙普勝所據我師四出

征伐普勝輒出兵侵擾疆域不安故通海征之獲

其黃旗斗船

常遇春攻衢州擊敗張院判兵尋出戰復刼入城拒守

八月元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宋劉福通復以其主韓材兒走安豐

察罕發秦晉諸軍並進會汴城首奪其外城環城設壘誘宋兵出戰輒以計破之宋兵不能出及是察罕謀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盡督諸軍分門而軍比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俘斬數萬福通以韓材兒突圍走還安豐捷聞元主詔以察罕為河南平章同知樞密院事

徐達康茂才征安慶茂才擊破天完兵獲其樓船宋文遜秦友諒攻克無為州

元胡深討斬青田賊金德潘惟賢

九月簽院俞廷玉攻安慶戰死于陣追封為河間郡

公廷玉總戰船軍士進攻安與天完趙普勝等力戰没于行陣故追封為河間郡公贈贈甚厚

徐達張德勝率兵擊敗趙普勝部將胡總管於青山復戰沙河破斬天完秦政郭泰

奉國上將軍徐達簽院德勝率兵自無為州登陸夜至浮山寨擊普勝部將胡總管之兵於青山追至嵩山界友諒秦政郭泰引兵涉沙河來戰德勝大破其兵獲太斬之得驢牛畜千余軍資無算遂克

嵩山以詹元帥統兵守之

吳復擊破張士誠兵于太湖

丁德興帥舟師征安慶没于樅陽江中陳友諒遂殺趙普勝于洪都

太祖以屢發兵攻安慶節次失利乃調黑先鋒德興領兵水陸並進船至樅陽天完趙普勝先於水中暗置鐵索橫截江道船柁着索不行普勝兵猝至德興弁所部皆被執於是普勝威名益振友諒憚其強恐不利於己也乃託以議事誘至洪都殺之普勝部將張志雄不樂友諒所為自疑禍及頗萌歸降之意

萌歸降之意

元始假守令兵權

時易州兵亂殺州主達魯花赤侍御史危素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元主從之

冬十月常遇春胡大海克衢州陞遇春兼江南行樞密院事以王玉守鎮其地

吳復大破張士誠兵于忠節門賞紅綢繡蟒衣一襲總馬二匹及白金五十兩

張士誠遣兵寇常州吳良破其援兵於無錫之三山遂各遁潰

元以孔克堅為陝西行臺侍御史

院判汪同築治婺源州城

同初從鄧愈取嚴州還送妻孥往金陵而已以院判鎮婺城治兵繕甲始戊戌十二月至是歲冬告完城為四門門各重簷複屋城上環樹楊柳官舍倉廩一新於是饒之德興浮梁來附儒賢併歸軍倉集足分兵教戰聲勢甚隆初吳觀國逃遂安依張鎰邢同僉邢自歸于婺州觀國叛邢以歸緣同族父周以請同欣然招之獻聞其事與同言曰觀國當危難則逃事有緒則來豈可再令隳我成業乎

同得書笑曰寧人負我觀國再至自言事艱厥成又福建以省參政致同江浙以樞密同僉招同同去統未決

張士誠遣院判謝再興寇東陽義烏守金華萬戶譚濟戰破其兵於江東橋擒偽萬戶一人

俞通海復征安慶擊破天完兵擒其帥孫四海及所乘船隻

臣按安慶當淮南之中為水陸之湊自下沂流歷二百一十里攻之固難自上順流亦歷二百一十里而取之亦不易臣觀友諒普勝欲與我爭池陽

太平矣為阻於余闕不得進者數年及余闕亡安慶舉池陽太平之交紅巾相尋地勢之係於人國也有如此但彼有普勝我軍無如之何及普勝被戮我軍易取安慶於以是尤知地勢因人而重人據地勢生威也噫

元遣使徵糧于張士誠及方谷珍

時中原擾亂江南漕運年久不通京師大窘及是河南稍平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帖木兒至杭州傳詔令士誠輸粟方谷珍具舟楫相達識帖睦迺總督之

既而士誠慮谷珍不入京師谷珍又恐士誠制其舟船乘虛襲已互相猜疑帖睦迺往來開諭乃運粟一十一萬至京師臣聞胡元盛時歲運東南米五百萬石至直沽王懋德詩曰極目滄溟浸碧天蓬萊樓閣遠相連東吳轉海輸杭稻一汐潮回集萬船今因盜賊之梗假龍士誠其所得止十一萬石我國家定鼎元都軍國之費全仰東南民之轉輸憑河運臣聞黃河遷變水道不常其山東水源固多但遇亢旱亦淺棹運艱阻上下以目亦未聞有肇建木井激水上流以蘇軍民之苦者然則

海運之議在今日亦不可已者乎臣嘗備海道自大倉崇明海門劉家港三沙黑水或山沙門諸島西傍海墘直抵直沽比以河運經四十有三驛者難易速大是不同惟海運船隻數多海中沙門大謝龜欽島湖諸島港汊窄狹不可泊處恐轉動衝激損壞必多法當晝夜兼行不容停止儻值颶風狂發即宜轉枕卸蓬旁施鐵锚安船任其所遣俟風平順乃可啓行記更程之遠近索前途以再往亦惟艱矣或言元時舊行海道與陳瑄所立海上高丘港淺道迺不宜循由其南北風勢潮汐往返各有信期若以四月發運則六月初可至直沽十月迴船則十二月初可渡故處潮之退也於舟順勢東趨潮之長也乘風鼓舟西上用此六箇之月因其風信之便天心助祐人謀與能則雖數千里之海道其往返亦不滿旬時人言可信元時有徵臣慮之久矣今潮廣江西兩浙應天蘇松常鎮淮揚等府本色糧米尚該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三百余石計用河船八千六百隻俱該過淮由洪入閘之數或阻水淺而不可舉移京軍待餉而以日為歲果議行海運止得用船五千其共三千六百

不用者可以紓吾民也前米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三百余石每石各加耗米七斗海運行每石止用三斗積剩耗米一百一十三萬四千一百二十石海運用軍九萬人比之河運殆減其半與夫四十驛協運軍夫管閑人役殆不止十餘萬又可以紓吾民也海運軍卒人一當三所造船器最利陸用其備海寇服朝鮮威伸日本百濟新羅與夫福余渤海又不必言也惟悉下之情務俾上下公私之咸便審時之宜使天象物恠神厲能為颶風者不能為吾梗巨細隱微以然必具可以祛凡見而

休浮議已嘗備置于渡海方程之集云

陳友諒遣兵寇池州常遇春破食其精銳三千人我太祖命還其俘者三百

友諒既殺趙普勝以國內無有軋己者遂生隙於我使者往來觀其詞語察其人情必有兵戰之舉時徐達遇春守池州我太祖命使星馳與之計曰陳兵必至爾諸將當以摧旗鼓譟為約令三軍見此而起往絕其後斯必克矣使者至軍中達等如其計明日陳兵果至其鋒甚銳直造城下守者摧旗鼓譟伏兵見之緣城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

路一戰俘獲萬余生擒三千人遇春不欲以聞曰此皆勦敵也既俘不殺將為後患徐達以聞

太祖謂使者曰急回軍中諭諸將彼先開隙今初與戰三千精銳未盡廢宜釋之使後為用遇春初聞達遣使赴京密令軍士中以三千人皆殺食之黎明止存三百人太祖聞之再令使者往令生放還於是三百人歸至陳仍遣使告友諒曰戰非有謀乃巡邊者偶變耳是時豪傑割據甚衆惟太祖全有江左淮右數郡膏晝自治以亂群雄所為而鎮江龍潭之戰池州江中之役皆由張士誠

陳友諒先啓兵端致遭敗衄

南勝賊李國祥會潮州賊王猛虎鍾大老陷元南詔萬戶府殺章閭漳州路總管羅良遣千戶張德破斬之復其城

國祥自南勝引賊衆自小溪地方經半逆徑沙鋪大溪赤嶺官陂南婆畚南坑小巖金溪白葉會潮州漁滄三饒平田潘昶等處賊首猛虎大老等賊衆求攻南詔也府城陷之殺萬戶章閭肆掠居民財產及擄男婦執章閭左右執事之人追奪其印符縱兵搜掠南詔城外七十二村仍遏斷福建廣

東官民往來之路羅良聞之即遣千戶張德率兵往擊連破賊衆悉屠斬之事聞良以功超進中奉大夫世襲漳州路總管臣按南詔也府城今為詔安縣內有守禦千戶所及南詔驛倉廩皆備半逆徑沙鋪大溪今屬平和縣漁倉三饒平田潘昶等今屬潮州府饒平縣余屬詔安

十有二月元以方谷珍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天完陳友諒遣兵陷杉關遂畧延平

臣按杉關乃閩藩西鎮友諒久取撫州及是遣兵陷杉關遂畧延平者蓋杉關陷則光澤舉而邵武

震轉畧延平勢所必至者人言友諒為霸無成多所咎短其在當時甚為群雄所畏臣備考兵跡始由漢陽而取武昌自武昌取蕪黃自蕪黃取九江自九江取安慶自安慶取南昌徇下吉安瑞州建昌撫州再克贛州乃由瑞金取汀州結川取光澤邵武邵武與延平共為一道汀州南由上杭永定可抵龍巖南靖以及漳州若北行陸出歸化便抵將樂順昌水由清流便抵永安沙縣若自砂溪口水陸並進不一日即到延平友諒調兵徇畧寸尺不失臣按書前後兵跡甚驚懼之我朝家臣處

全閭屢因盜賊作梗開割建寧道之西北為武平漳南二道漳南分巡汀漳憲治上杭武平分巡延邵憲治光澤甚得守要扼險之方以身使臂之義後世友諒破陷之禍可以免矣

院判胡大海及耿再成攻慶州胡深來降我

太祖以繆美會再成破元兵於磐嶺石抹宜孫奔達寧遂取慶州

太祖定婺也即命大海取慶州先遣再成駐兵黃龍山其山四面斗絕再成柵其上以遏賊衝慶州將石抹宜孫遣棄琛屯桃花嶺參政林彬祖也高

渡鎮撫陳仲真照磨陳安也磐嶺胡深統龍泉慶陽松陽遂昌兵以拒我師久之士無鬪志胡深因郡中士民之請叛宜孫間道來降具言慶州兵弱易取我太祖聞之大喜即出軍抵磐嶺與再成合兵攻之磐嶺險隘莫利先登繆美帥敢死士持挺魚貫奮擊奮其壁以入因進兵拔桃花嶺渡二岩進薄城下宜孫戰敗與部下走建寧彬祖走溫州即分兵畧定縉雲又得元帥葉琛使諭胡深曰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於此時自附誰與戮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敗今年我師不戰

而勝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改高可以保富貴也琛猶欲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閉關拒守四縣士民咸請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公治兵十年勤勞至矣朝廷未有一命之錫是國家負公公何負於國家哉琛知時事已去不得已乃見葉琛遂出降龍泉慶元皆平立安南翼以再成守之

元大都有杜鵑

十月二月元太子及奇后謀內禪左丞相太平不允太子殺中書左丞成遵參政趙忠

奇后與太子謀欲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時太子欲盡逐元主左右令御史劾奏元主親暱御史中丞悉魯帖木兒未及奏其所令御史被遷為他官太子疑太平之子也先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與元主前為太平左右以故太子之意未得逞至是太子以成連趙忠皆太平所用令御史劾其賊罪即下之獄皆杖殺之惟丞相賀惟一平章餘懌侍御史危素賊無所染皇太子大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

以賜人皆訝之

張士誠遣陸元帥復據分水新城之三溪李文忠遣何世明擊斬之陞文忠同僉行樞密院事仍守嚴州天完陳友諒劫遷其主徐壽輝于江州自立為漢王壽輝以友諒取隆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己不從壽輝因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降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友諒遂自去為漢王置官屬征代誅拜皆自己出壽輝徒攜虛器而已

繆美充蕭山常遇春趙德勝進師攻杭州圍其城繆美既定浮雲又攻蕭山與譚濟縣克之遇春德勝遂進師斬關而入攻杭州縱兵圍其城過絕各處糧道城中米價湧貴一斗至直二十五緡米既盡糟糠亦與常時米價等有貴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入數日糟糠亦盡以油車家糠餅搗屑啖之往軍婦人盛飾多以口腹為事不習女工飲膳惟尚新出價貴者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又恐貽笑隣里至是老幼婦女三五為群行乞於市雖姿色艷麗衣裳濟楚亦不顧顧至有合家父子兄弟夫

婦共結袂把臂共沉于水城民餓死者十六七圓逾三月遇春調征安慶乃解去

徙華陽府知府孫炎為處州總制府都事遂聘劉基章溢

炎知華陽有聲故徙為總制府都事時太祖急於用人而士有才能者以兵爭勝負未決皆伏山谷不出哭患之鈞致二人問有才何人今在何處跟其姓名為書遣使招之劉基章溢充為群士所推其豪俠負氣則與炎同基自以仕元為恥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奉炎炎作詩以

為劍當獻之太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其劍為書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最為甚切至基無以答乃逡巡就見置酒劇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壑畧無疑滯基乃深服曰基始自以為勝公觀公議論如此基何敢望邪基以太祖前定金陵取婺定毋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為得萬全眾疑乃定或請以兵從基基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耳奚以兵為乃悉以兵付第及家人葉性朱右叅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所

之際若不教習而經歷其事恐於事未穩縱使發行之後自覺其非急為之改又恐不便前者朕令東宮躬親廟令以練其心志近者朕恐事不穩當又行親理已數日矣朕與卿等議今後諸衙門一應事務必合經由東宮與爾羣卿等決可否然後聞奏庶得嗣君將來作有道之主仰其依朕命行之

楊文及官軍攻克大小安定諸賊復拔黃才高寨

秘閣元龜政要卷第三

庚子 元至正十年宋龍鳳
六天元治平十年

春正月丙辰五色雲見

元福建行省叅知政事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

天祿以方國珍既獻溫台慶元而福寧州地界溫

州乃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州及所轄縣來納款

我太祖嘉勞之賜書褒美福寧州守屬衢州由福

州浙南臺江而上通延平汀州邵武北毋過南臺

江而南通興化泉州漳州直抵潮惠廣州

元遣太常卿余觀國招撫江南旌新會林文秀所守北到申為崇節

觀國承命招撫江南道梗不通取道廣西至廣州

時府州縣鎮俱為土豪割據新會主簿徐文可與

劉德共保縣治後因黃斌引賊兵來攻縣治失守

聞北到申文秀獨能固守德率衆就之於境避亂

者咸依焉觀國至北到甲見文秀為國家守咨嗟

歎息命命其鄉為崇節元主極有心於天下但懦

弱不斷卒以致敗嘗憫斯民疾苦則遣使宣撫因

盜賊充塞則遣使招撫但承命宣撫者類多貪污

先是乙酉冬遣散散王士宏等宣撫江西福建不

體元主之意鷹揚虎噬剝公私賊吏賂已者悉

置不問良民塗炭者畧不加意民歌之曰九重_冊
詔領恩至萬兩黃金使使回又曰奉使來時驚天
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懂天喜地百姓
却啼天哭地又曰官官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
一重以此上下交征民無所訴故盜賊日熾淪胥
以亡

已亥遣楊憲使方國珍以書責其反覆造禍

書吾始以汝為豪傑識時務不待征討懽然歸命
嘉汝之意命汝高官兄弟頭榮自刺一面豈效他
人陽容陰構使為羈縻之國而已誠欲汝為腹心

效股肱之力共立大功以垂後世為方氏子孫之
福豈意汝自迷惑昧遠大之局為覆滅之計外雖
納降內實反覆欲規我虛實則遣質子欲得我宮
爵則稱老病此何為者夫以兼爾之地而忽事大
之禮舍其垂成之功更造無窮之禍此豈汝之得
計也抑吾率不能遣一偏裨將士萬衆直窮海岳
以取汝抑吾以汝率先來歸姑忍須臾待汝自敗
耳汝及今能游心改過不負初心則三郡之地庶
幾保全福祿庶幾可保不然吾恐汝兄弟敗亡妻
子為僇使為人所指笑夫智者轉敗為功因禍成

福汝宜高之國珍既歸歎於我又貳於元而受其
官爵欲以謀我故太祖以書切責之如此
以郭景祥城和州

和州守臣奏言州城久廢不得不城我太祖即
命景行視侵至則相度經營因址砌業令軍民計
田出夫於是衆悅子來續九旬而工畢

二月元左丞相太平以疾辭位拜太保養病子家大
平以成遵趙中為我不從內禪被太子所殺紐的
該與已同志又死知勢不能獨立乃以疾辭位詔
拜太保養病子家臺_臣交章留之元主不允

浙西諸驛大震電靈頂大如掌頃刻深尺餘

三月元主廷試進士賜買住魏元禮等及第出身有
差

元科舉之制自仁宗皇慶以後始行待士極厚其
制以蒙古色目人為一榜漢人南人為一榜初場
試經疑二問經義一道二場試古賦詔誥表章內
科一道第三場試策一道中者依等出身有差自
皇慶以來舉行不廢而屢科亦多得人至元主甲
申以後壬寅以前不勝數病鄉會之試主司匪人
貢舉多濫固有未入試先知題目榜未示姓名豫

知其受養教藝等官多者不通五經且閹防弗嚴入試之士或憑巡綽以通手帖或自懷挾不避監軍或因弟兄而代作文或用猾吏以通消息達官貴人為入試子弟納賂受財至商賈之富者亦為之以故中選舉子有如張誼罔知彖象揚明不辨春秋沈疋珪錯破書經李思齊不達禮記錢惟儼不明詩意多者出院改入以掩衆口致使懷才抱藝積學有素如趙儼蔣堂江孚沈幹諸人虛費心力徒為仰天歎息踏地咨嗟間有指實告官則必嚴治以掛其口比之前榜所取陳祖仁李輔李齊

泰不章大是不同矣士子愛抑莫甚於斯元主並
不知省其福建士子皆以秋八月試於浙行省中
者以來年春二月同各省會試舉子入試禮部又
得中者乃得與御試正。按稽奉之制分經校國
卷取中古今常同也然如胡元不必論矣又有
弊而真才見棄者幸中不可不察也俗蓋卷分
官有定數幾內取人有定額條有定官得卷二百
又某官得一百又某官得一百國有千百卷內
堪者多必有堪者少人官不懷也私不懷未
意多思君親舉取士人其志無違者即文同官

前例未上得取一人以收美省恒道而吉者其律
34 續書若未上者亦其律

彗星見于東方

以馮勝襲兄國用帳前親軍都指揮使

去年夏國用卒子誠甫六歲不克堪事故以勝代
職仍掌親軍

宋田塹破保定路我

太祖召還常遇春趙德勝於杭州

是時豪傑僭據東有張士誠西有陳友諒各在門
庭之外戰守當急而杭州之可取與否或取之而
其守尤難也故

太祖召遇春等運建康定議攻取杭州圍解於是蘇松米船輻湊杭州城中久饑者藉以濟活但以病疫死者大半或言杭俗婦人奢淫浮靡暴殄故天有以警之或又以爲大震電雨大雪之應

戊子遣使聘宋濂劉基葉琛章溢至建康

太祖之下婺州也延見宋濂因問基琛蒞之名及

胡大海克鹿州琛走建寧已至使還鹿水我

太祖特遣使以幣聘之至是月成子滿等俱至建

康太祖處之禮賢館講明經史坊論治道時有

裨益太祖問左司郎中陶安四人者何如陶安

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

不如章溢葉琛太祖多其善謀隨擢琛營田司

僉事入見之始太祖即勞之曰吾為天下屈四

生耳然天下何特定乎章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

是輔不嗜殺人能之太祖曰卿等具留輔子失

何世明破新張士誠號將陸元帥花將軍

元復以糊思監為古丞相遂與宦者朴不花獲還四

方警報及將士賞罰功狀

苗軍掠嵯峨剌漢祝良妻胡氏不屈死

胡氏名妙端適同邑祝良至是為苗軍所擄至金

華將汚之妙端乘間齧指血題詩壁上時成即赴

水死詩曰弱室空懷泰室憂捷山千騎入深幽桂

旗影亂天何慘金鼓聲淫寇亦愁父母劬勞何日

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

是越州苗帥服其節為立祀廟邑人號曰烈女廟

夏四月宋田豐殺元招諭官司農少卿樂元臣元主

議遷上都

癸酉西我

成祖文皇帝誕于應天公府宮中

天完將林國庸攻漳州總管羅良擊殺之進復龍巖

長汀

林國庸問道自汀州抵龍巖山谷間持紅巾偽誥

誑惑其民大聚其黨遂攻漳州近郭良遣府判柴

十二主簿張海追躡掩擊之又命府吏林泰密約

威化里朱天熹安溪雲從合出奇兵盡殲之於是

長汀龍巖諸縣皆復

五月朔日有食之兩電

吳復擊破張士誠兵于常熟西門外

漢王友諒寇池州常遇春伏兵於九華山大破之

時我軍攻安慶未下友諒帥師聲言欲援遇春策

其必先攻池州已而果然矢猝至遇命已設伏於

九華山明日友諒自至伏發俘殺二萬生擒二千

人

以胡翰為衢州教授

翰字仲由金華人時至金陵會有欽以金華氏籍

田出兵者翰從容進言曰金華氏素儒不習軍旅

籍以為兵徒費廩粟耳 太祖是其言即罷之授
翰林州教授

張士誠陷宜興徐達率邵榮廖永安復之永安以舟
師入

太湖敗沒遂及士誠平

士誠以重兵攻陷宜興達率邵榮永安趙德勝等
兵赴援復其城獲士誠衆三千餘皆戰死永安率
舟師擊士誠兵於太湖乘勝深入後軍不繼俄而
水淺膠舟遇呂珍戰不利遂為所獲士誠欲降之
永安不屈先是達部將王玉擒士誠第士德及是

諸將亦敗士誠兵萬人欲以三千人生換永安士
誠不與我 太祖以永安在蘇州遣人往平和好
士誠無痛念士德不已議歸永安以易士德我
太祖不允仍遣授永安光祿大夫

元大都早浙東行樞密院判周嗣德遣其弟紹德海
運糧儲至都

嗣德聞大都早遣紹德海運糧二萬五千石上供
元主嘉賜龍衣一襲及其樽酒真授行樞密院判
官階奉議大夫官誠德為招信校尉温州路總管
府判官紹德敦武校尉同知平陽州事麾下士

錫命有差時方明善以樞判制温州嗣德不為之
下而明善伎之屢執以舟師嗣德屢却之然自念
彼不有朝廷况有鄰州乎且彼據三郡而吾區區
以一州與之抗終非萬全乃進父老語以故欲委
地以去聽民自為去訖父老曰方氏虎狼也公與
我等數年安全之一旦以委虎狼忍乎公若終愚
我等幸與之脩睦嗣德往謁被圍珍拘留不遣

閏月丙辰漢王友諒陷太平院判花雲王鼎朱文遜
知府許瑗死之後寇安慶守將趙伯仲奔龍江伏誅
友諒率舟師數十萬挾壽輝以行攻大雲王鼎與

瑗以兵三千守之相戰積三日不下是月十九日

乙亥賊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上
城遂陷賊縛雲罵曰汝縛吾吾主必戮汝刺

汝為膾奮雖大罵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
又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雲首

縛於舟牆叢射殺之至殺罵不少燹年二十九追
封東丘即妻妻即氏赴水死侍兒孫氏抱其子花

燭以走所經舟渡備歷險難卒得以脫知府許瑗
及浣判王鼎元帥朱文遜亦不屈死吳昇力戰而

出其第曰成家者以不從友諒被殺友諒既陷太

平遂忌趙普勝強盛誘至殺之將士離心我師因取安慶以趙伯仲守之交諒復移師犯安慶仲棄城走至龍江我

太祖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陷遠適宜照法誅之常遇春以伯仲原是漢江人數請曲赦之我太祖曰不依軍法無以戒後人竟處仲以死以其子孫襲職其弟趙楠以伯仲之故特陞食書樞密院事交諒復移師犯廣德小趙元帥屯兵龍盤山北吳昇之子與虎踞城南以救二人合攻漢師乃解去遂有銀鑲之賜

陳交諒弒其主徐壽輝而自立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還都江州

交諒既陷太平安慶急謀僭位乃於采石舟中伴使人請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槌自後擊之碎其首以死交諒遂即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建元大義以鄒普勝為太師必先為丞相群臣立於江岸單次行禮值大雨畧無儀節既而還師江州以為都

庚申陳交諒潛約張士誠侵建康我

太祖以康茂才誘致之遂以李善長易江東木橋

交諒既僭號自江州引師向龍灣遣人潛約士誠東西大舉共逼建康諸將大懼或謀奔鍾山或請決死戰又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劉基獻謀請傾府庫固士心伏兵擊之以成帝業諸將固請先復太平我太祖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為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猝難敵也或勸我

太祖自將擊之太祖曰此亦不可敵之

出彼以偏師辭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重回非一日不至縱能得達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茂才論之曰有事命汝能之手康茂才對曰惟所命

太祖曰陳交諒欲來為寇吾欲達其來非汝不可汝與交諒有舊且佯款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為內應彼必即從康茂才對曰吾家有老閨者嘗事交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泄其書令齎以往則必達信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為憂何為更誘致之耶太祖曰此策不可失

今不為久必深患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遂遣閻者持書乘小舸徑至交諒軍中交諒見閻者即呼問曰爾為何來閻者曰康相公令我來交諒曰康公何言閻者出書進之交諒觀書畢甚喜問之曰康公今何在荅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在荅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為號閻者曰詔歸具以告太祖曰虜在教中矣乃命善長撒江揚橋易以鐵石通胥治之及旦而橋成適有富民自交諒軍逃歸言交諒間新河舊路又令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

太祖帥師次于盧龍山以諸將分屯石炭山大勝港及南門外龍江閭復設黃赤旗幟于山之左右

太祖聞交諒開新河即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兵三萬人伏於石炭山側趙德勝據虎口城諸隘徐達軍于南門外揚聲駐兵勝港朱亮帥舟師出龍門外我太祖總大軍屯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左赤幟於山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若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合嚴師以待復馳檄胡大海出兵搗廣信以牽制交諒之援乙丑陳交諒以舟師銜江東橋回向龍灣我

太祖以諸軍援其岸捆交諒脫走降其將張志雄

交諒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交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僅以舟銜江東橋見橋皆鐵心乃驚為疑連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閻者謬已即與其弟呼為五王者率舟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上其勢銳甚侍侍者熟告我太祖衣紫軍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行命去蓋眾兵歎戰太祖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眾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至赤幟舉太祖下令拔柵諸軍競進交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雨通止太祖命發鼓鼓震黃幟舉國勝過春伏起徐達亦至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夾擊茂才德勝與交諒兵合戰良久殺傷相當德勝當中大呼麾諸軍奮擊國勝華高一聞鼓聲士卒齊前交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爭赴趙舟值潮退舟膠淺水倉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乘鉉命國興梁世衍等皆降獲巨艦各混江龍寨斷江撞倒山江海驚十餘艘及戰紅數百交諒乘別舸脫走軍人於交諒所乘大舟外席下得茂才所遺書於席下太祖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嗤也志雄言勝却將號鐵頭張怨交諒殺

善勝故龍灣之戰無間志及降欵計曰陳友諒東下併安慶之兵以行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可乘虛襲取也太祖深然其計

太祖以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率師追友諒復以元帥余向安慶德勝等遂破潰漢兵于懿湖采石德勝戰死復太平

太祖以志惟之言遂命徐達國勝德勝率俞通海等追友諒於慈湖縱火焚其舟漢兵又大潰獲其將李知高俞國興等接船及張耳方陳王五將

太祖仍命德勝追至采石復及漢兵大戰戰既酣未決廖永忠率所部大呼殺入華雲龍躍馬搗其中堅王銘獨馳入陣漢兵攢槊擊刺傷額流血淋漓仍旋轉三週殺傷過當漢兵不能支衆人大敗德勝死于陣吳昇之子與友諒第五宰相力戰亦死周顯亦與漢兵戰於觀渡橋獲其鼓手僧家奴及勇士何長等一十三人趙鑑亦擒李宇院賊首一名諸軍乘勝追擊遂復太平德勝字仁輔廬州梁縣人

胡大海大破漢兵于靈溪攻援信州於是袁州歙普

祥參政劉敬俱遣人來降

大海奉太祖之敕出撫廣信以牽制友諒門戶即遣葛俊將兵以往兵經衢州主愷止俊馳驛詣金華謂大海曰廣信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守之非大將統全軍臨之不可今出偏師殺若拌劍非惟廣信不可下吾衛先懸師矣大海即身帥師向信州行至靈溪縣城中步騎數千出城迎戰大海督兵擊破之進攻其城尋拔焉一如王愷之謀溪境門戶遂墮大海入城撫定其民大海為將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得人婦女不焚燬人廬舍是以師之所至無不克捷而遠近爭赴張四自漢軍中來歸以為帳前親兵元帥四德勝族弟也為趙普勝守安慶敗趙同簽丁普即於沙子港左君弼遣吳安招撫之弗從至聞德勝死始來歸命為帳前親兵元帥賜名表義或呼為表張四

丁卯置儒學提舉司以朱濂為提舉達世子標受經六月元虞州故將石抹宜孫寇慶元知縣曾封死之賊母成救慶元石抹宜孫死之

曾封知慶元宜孫叔散卒欲復慶州攻慶元封與
戰兵敗被執不屈遇害再成馳兵往救宜孫迎戰
敗績走竹口力戰陳死再成既破宜孫遂鎮慶州
州民久懼戰伐生口獲耗再成安集勞未有聚屯
山堡者誅其首而釋脅從軍校有伐人立木者即
斬以徇先是士卒有月糧之微私粟於民既曰若
糧民咸厭苦再成白大海悉罷之郡民愛戴甚於
父母鄰境之民聞之悉有歸心

以胡大海之子德濟為同簽樞密院事守禦信州鎮
婺源州院判汪同叛附于元元以為淮南左丞

同以福建江浙二省以叅政同僉來招至是月同
領軍征饒州駐大陽度竟卑騎潛往江浙丞相達
識帖木兒奏為樞密同簽且曰虛此以待君有日
矣張士誠又以禮召至蘇州同見士誠心不純乃
往淮安與左丞史文煥氣義殊洽與議中厚曰李
察罕公忠足任往一見之可也乃行見李公曰明
公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廣攬美傑為天子掃清埃
宇建萬世不按之基李曰善相見恨晚曰吾中原
事定平江南當自姑蘇始君達未必定朝見主上
竭所欲言還則與君定約同身長瘦黑善運鐵簡

推陷賊陣及朝見元主拜資善大夫淮南等處行
中書省左丞御筆褒寵曰江南忠義之士比還又
見察罕察罕曰張士誠非忠於國家者且夕當聲
罪致討與史君宜協力焉同曰諾遂淮安史適與
士誠有隙亦委心於察罕將曷士誠

秋七月以簽院鄧愈守禦饒州襲取浮梁樂平尋聞
分省不果

鄱陽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深非有諒弒逆以是合
兵擊走漢將辛同知取饒州未歸有旨以鄧愈守
之饒演彭蠡交諒都江州晏遣舟師未攻愈領兵

出東門外與余椿于光擊殲其眾賊兵遂退時饒
內弄兵者尚多懷貳愈推誠結納撫以恩信於是
元右丞吳宏等皆請降又率兵襲浮梁叅政胡邦
佐棄城遁又取樂平敗蕭乙總官兵五千人擒萬
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遂安蕭乙在樂平營于
險隘眾莫敢先登惟程國勝以敢死士持挺魚貫奮
擊奪壁以入故得生擒彭壽光在饒州戰守之
功為多我太祖命光為江西叅政遣楊憲齊印
令光開設分省於饒州復以書手劄付鄧愈曰近
為守禦事已經行移江西行省叅知政事鄧愈掌

參知事于光封印一同開省整治民間錢糧等事
所據城池軍機事務悉聽大都督朱文正節制去
後今仰參政鄭愈于光已行事理依奉施行者屬
杭州平章吳宏調守撫州老原部下吳三討不服
糾合王思義謀叛據城分省遂不終設

元字羅帖木兒破宋王士誠兵于臺州

八月元紹字羅帖木兒守石嶺關北察罕帖木兒守
間以南寧江陰樞密院判吳良入朝

良被召赴建康我太祖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
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

以旌其能即命宋濂等爲詩文以美之

劉謙攻克饒州諸湖寨趙攻下銅陵又拔臨山寨

戊建安萬戶譚濟大破溪兵於咸林步金山橋

九月元字羅帖木兒與察罕帖木兒治兵相攻達魯
政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和解之不進山南道倉事
張璠勸之

初山西冀寧等處皆察罕所平定字羅駐兵大同
乃款奔撫著冀遂相讎敵也詔二人分守石嶺關
之南北至是字羅將兵自石嶺關直抵普冀國其
城三日退也交城察罕亦調兵拒戰元君臣會議

遣使諭令和斛各退守舊界尋有旨以冀寧界字
羅遣保陰陰與祖高脫因倍道趨冀寧守者不納
察罕以爲用兵數年籍晉冀以致強盛乃不奉詔
遣陳秉直鎖住等以兵攻字羅於冀寧敗之託言
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以拒字羅調延安交城
東勝軍再遣部將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吾何
敢抗察罕怒則殺之已而駐兵霍州以攻字羅元
主又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鎮字羅遂還察罕亦
遣其子副詹事換廓帖木兒貢糧至京師皇太子
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初遣參政也先不花脫脫
木兒奴等三人往解二家之兵既受命而不前進
山南道廉訪司倉事張楨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
安無憂國之志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
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迴退憚枉道遷延致
令延安以西統曲數千里使而家日夜讎殺黎庶
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致宜急誅之元主不報楨
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即辭去河中安邑山谷間有
訪之者不復言時但對之流涕而已臣聞漢遣趙
岐和解關東唐遣彭龜年和協汴岐而漢唐俱亡
今元此與蓋疏其弊是以張楨知其不可爲也

宋兵攻真定元左丞杜奇帖木兒及宋人戰敗績沒起趙孟州

北寇犯赤城元守將朵樂帖木爾及知院也達達魯花亦絮未知州孫善同知安僧鎮撫哈剌台會討之寇東率朔河州

朵樂子惟時木華黎諸孫也寇犯赤城雲州不寧故朵樂會也道等討破之寇東走朔河川朔河川乃元主避暑如上都必經之路是時宋兵南攻真定趙孟北虜人寇赤城朔河南北梗塞元師震恐李文忠以何世明取水破其壘斬首五百級

冬十月并露降于元大都國子監大成殿

壬申元帥愈廷王攻安慶不克卒于軍

趙德勝卒兵畧黃橋及馬馱沙

鄧愈帥兵次于臨川之平塘尋取撫州

愈兵次平塘時鄧克明援撫州遣使通款實無款

城之志愈知其情卷甲趨之北旦入城克明單騎

遁去明日遣人以分省印來獻愈跪令嚴肅無秋

毫之犯民皆室家胥慶爭持牛酒迎勞愈悉知不

元以張良弼為湖廣行省叅知事令率兵復南陽襄

樊

十有一月黃河清三日

十有二月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以兵七千兒古

微兀及命禿堅帖木兒討之敗績

阿魯輝大宗子弒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四方兵起

元主屢詔諸王以北兵南討阿魯輝知勢不可為

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微兀之地將犯京

畿使人言於元主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

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元主遣人報曰

天命有在汝改焉即為之遂命知樞密院事禿堅

帖木兒將兵討之軍潰禿堅奔上都

甲申遣博士夏煜以書諭方國珍

書曰禍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謫詐者亡覆國者

滅既焉公孫述可以鑒矣汝首效井言終乃反覆

大軍一臨不可以井言解也爾宜深思之

何世明及張士誠兵戰于三溪河破浙陸元帥將軍

焚其營

元守羅帖木兒侵汾州察罕帖木兒遣兵拒復引師

次宿州

辛丑元至正二十一年宋龍鳳七年庚辰大義二年春正月朔元主大赦天下

院判宋亮祖及漢平章王溥戰于饒州安仁石港亮

祖敗績

辛酉以鄧愈為中書叅知政事仍兼僉院總制統州各翼

二月丙午以俞通海為樞密院同知

馮勝率兵趙德勝攻高郵

謬美率兵夜斫呂珍營于諸暨城外珍兵驚走

故太平院判花雲侍兒孫氏以子熀至建康

孫氏既收瘞雲夫人邵氏遂抱兒欲逃他所為漢

軍所虜至九江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

簪珥屬漁家姬鞠之曰此兒甚良宜善待之適正

師伐漢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視兒在牕漁人出

竊負以走宿陶穴中明白出江許舫舟以渡遇漢

軍潰軍還爭舟梓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

有斷木自上流浮至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

氏取嚼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

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之偕行至是月至建康達于

太祖太祖聞是雲兒即呼入見孫氏泣抱兒拜

泣太祖亦泣寔兒於膝曰此花雲子特種也命

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衆咸以為神

兒即花熀也八歲入侍皇太子就學十三命為

虎賁後衛副千戶後為水軍左衛僉事

中書叅議李善長建立泰監錢法

三月丁巳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為大都督

督

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同簽文正為大都督節

制中外諸軍叅議善長兼司馬宋思顏兼叅軍前

檢校譚啓宗為經歷振文汪河為都事

以常遇春為汪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

丁丑以同知邵營為平章常遇春為叅政馮勝趙德勝

攻高郵轉向淮陽薛顯未降

漢人魁信州元帥夏德潤爭草平墩戰死繆美引兵

未救及漢人戰于東津橋遂獲玉山

胡德聲守信州友諒遣李明道以兵來寇據草平

鎮以遇春東援兵元帥德潤出兵爭其墩戰死于

陣大海却將繆美開賊保玉山馳赴救之戰于東

津橋無一不當百回獲玉山美為前鋒比建信州

又絕漢人歸路復偕朱亮祖德濟夾擊漢兵殺獲

殆盡

元察罕帖木兒擒朱將梁錦佳分兵鎮陝河洛荆

襄我

太祖遣都事汪河使其軍

察罕克汴梁兵威大振及駐宿州擒米將梁錦住
仍分兵鎮關陝河洛剽掠日夜訓練士卒務農積
穀謀大舉以復山東遠邇震懼我太祖遣都事
汪河及錢楨往其軍中以結援河至其軍議論稱
皆臣按察罕元之虎步為爭冀寧而怨望其主雖
攻李羅故我汪河錢楨得以入之為將不忠則不
威察罕以之矣

張士誠帥師寇宜興守將楊國興抗壘砲破溺其舟
士誠走免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以參議李善長為參知政事

元以張士誠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將兵屯慶堂

初李羅引兵援延安會詔罷兵還鎮李羅遂遣良

弼出東義谷藍田受節制于察罕良弼陰結平章

定在聽丞相帖木兒調遣也鹿臺察罕深啣之

五月以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分省浙東王

愷為郎中

元浙東行樞密判周嗣德遣都事張君錫復海運貢

糧至大都

君錫運糧至大都元主益嘉嗣德進朝列大夫同
僉行樞密院事鑄分院寺降之明善舟人有在直
沽者欲奪其印不克

天完故將明玉珍攻嘉定元李思齊擊破之

玉珍聞友諒弒寄輝款討之未決乃整兵爭交關
不與相通立廟以祀寄輝至是攻嘉定為思齊所
破

晉江縣尉劉益饋餉至大都元主以益為南昌簿

是時河朔大饑大都餽州尤甚益首率伏義饋餉
至大都詔進益為南昌簿益在晉江甚著惠愛兩

域那兀等至泉州炮烙州民以取貨財益損貲贖

民全活甚衆

元察罕帖木兒復以兵侵李羅帖木兒於石嶺關北

來將住德李武叛附于元李思齊

元察罕引師徇下山東河北州縣

察罕徇下井陘即載過磁州相州懷孟衛輝水陸

之師同時並進師至東昌冠州遂克之兵旗所指

無有不降下者

吳振以哨再擊破漢兵于樞陽之湖口

初吳昇自陳攻戰以來疤痕五十六處乞還兵事

以次男振襲職至是月二十六日振領兵生大字
號風斗船出哨至安慶之樞陽湖口與友諒哨舟
相值殺二十餘人

六月胡大海救信州部將王玉獲漢將李明道

明道圖信州蓋急德濟以兵少難於固守求救於

父大海即率兵由靈溪以進李文忠亦遣兵往援

德濟聞援兵至引兵出城與明道戰大海夾擊大

破之王王手俘明道及宣慰王漢二弁部卒千餘

人戰馬器械甚衆乃送明道漢二於文忠文忠因

令二人招友諒建昌守王濤送至建康我太祖

即命三人各仍舊職以爲嚮道是後克江州南昌

王玉之功居多

丙午雄峯翼元帥王思義克鄱陽之和陽鎮擒斬王

友文及其部屬

秋七月以興兵贖范常知太平府

常字子權滁州人我太祖取滁州常以文學召

見與典兵贖從渡江南諸郡多資其贊畫至是命

知太平府既是募民種藝兵亂之後乏糧官康有

穀數千石詣於朝悉貸之至秋大檢私慶既實官

稟亦充仍與學校延儒師以教郡中子弟民甚安

之

以朱熹爲江南儒學提舉

太祖之定金陵也遣使者樊觀舉言繫聘漁漁曰

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命

與劉基葉琛章溢其見太祖尊重之必稱先生

而不名至是以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

太祖視事東閣賜參軍宋思顏文幣

時軍政聲多我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

濕車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幹濯參軍宋思顏曰

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高之惡衣服誠無

以加真可以示法子孫矣臣恐主公今日如此

後日或不然願始終如此我太祖曰思顏之言

甚善也人能言及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及其

已然而不能及其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

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文幣以

彰其直復問之曰汝在前朝頗有聲譽為主者不

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諫言斯固可嘉思顏又曰

近可容有虎爲害主上既遣人捕之今泰養民

間食之以太無益我太祖欣然深是之因命取

二虎并一熊殺之分其肉賜百官臣聞我

孝等敬皇帝弘治七年內監虫蟻坊四所貢各色禽獸皆畜焉即位特議赦有之以減浪費所司奏言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欲殺恐非諒聞新政左右侍臣俱以為疑帝曰但絕其食令自斃可也臣以是合而觀之太祖殺熊先以賜百官仁而義也敬皇繼其食令物自斃孝而仁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以叅知事李善長留守建康

八月我太祖自特祖伐漢由安慶搗江州夾諒奔武

昌遂定建昌南昌瑞州袁州吉安龍泉黃梅等郡作

西征記

太祖下令諸將暴交諒穢至竊既侵我太平隕我名將犯我建康余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其屬士卒以從徐達曰鋪直為壯今我直彼曲焉有不克初龍濟之捷諸將欲奉小明王韓林兒劉基大怒不拜因陳天命所在我太祖感悟即定征伐之計攻血慶不捷至是劉基獻謀宜接江湖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我太祖即督諸衆水陸兵西上巨舟千艘載甲士十

萬楊祺啓行次日舟師抵采石泊牛渚磯一龜一蛇浮疑舟拖之後畧不畏人尋由梁山磯諸而上數日越撥陽渡漢武射蛟之所半日即抵安慶城泊舟不戰水陸固守我太祖命諸將以舟擊水以步疑陸命馮勝張志推等搗交諒水寨破其舟八十餘艘獲船二十七胡海矢傷右臂八合八勝遂同志推等沂江上流遇宿松縣南一百二十里至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夾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夾諒以兵來戰我軍三合三勝夾諒倉皇挈妻子遁於武昌諸將奮兵追擊獲其所御玉研華蓋日月旗等物馮勝之將行也劉基授以方畧書于紙上使半夜出矢云至某處見某乃有青雲起即伏兵項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興青雲接者是賊歸也即衝殺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衆以為神莫敢有違竟拔擒賊以還而趙德勝又轉攻口壩等處州城臨江廖永忠度城高下造橋於船尾乘風倒行橋接城上士卒先登遂克之於是建昌主簿南胡美袁州歐晉祥龍泉彭時中吉安魯蒿中等皆有心納款胡美使其子

及宣使鄭仁傑納降請禁止若干事我太祖初有難色劉基自後踢所坐胡床我太祖意悟乃許之美即以城降而康茂才趙德勝等又引兵拘下斬黃興國馮陽及黃梅廣濟瑞州諸郡軍聲大振我

太祖後作西征記以識其事記曰辛丑秋八月癸卯以臣舟千艘載甲士十萬是日天風東發揚帆沂流西征荆楚禍俱之後縱解舟行時兩岸諸山黑雲發鍵左雷右電江湖洶湧群鳥數萬挾舟趨焉少頃有蛇自西北浮江趨托朕親視之斯非神龍之化若是欺果天不我捨如神龍運機則西鄙之寇如豺狼之被獵不旬日必至吾麾下次日舟師抵采石泊牛渚磯未幾一龜一蛇浮海托後畧不畏人如此終半晝不異斯急流之所疑其然怪之見船未已鼓一鼓恐妨戰聞即令左右將禱神廟語既鼓行復視之莫知龜蛇之所在已而師行由梁山磯其江狹隘臣舟輻輳見對立崑山怪石穿井奔濤峻急樹生崖畔磯鳥道以披雲龍觀之後駕勝飛帆暮泊蕪湖之西江天風漸作水陸音生驚濤泊是江遙見江心一山挺然凌空嵒然特

水首有廟焉諸將輕舸如織梭而上下朕謂左右曰若是者如何對曰是山之神擅禍福以致是所以諸將往待焉頃更逆風止順風生於是浮遊而前數曰越從陽渡漢武射蛟之所半晝抵皖城寇舟不戰水陸固守朕命諸將以舟擊水以步疑陸鼓譟而進不踰時空其江盡為我有於是宵盡弗停次日午後兵抵潯陽之下與交交戰再衝再折凡若此者三彼負而我勝交諒逃遁遺將伏降朕命能者掌城守之班師建業噫兵凶事耳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命甲士露鋒刃北縛首惡以來前

其良民安無誤遣者和荷上帝默相兵無血刃潯陽以平民獲康哉

漢人寇江州徐達破擒之劉謙便率兵攻克興國石檻寨

夫諒棄江州走武昌也達屯兵于夏口以遏其衝突回守江州尋召還歸次中途復令守江州北壁漢人已入達率兵與戰漢人敗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而劉謙尤攻克興國石檻寨於是脅指勢成守禦完固臣按交諒前後用兵既昏且蔽尤躁而急然前陷安慶此入江州奇譎輕捷求之古

今莫有能愈之者臣聞江州今改為九江府為東流
興國星子黃梅西通之地有峯山馬當之險上足以
固楚鄆下不可以衛抹陵亦一要地也我朝除設兵營於
此最為得體

元察罕帖木兒以其子擴廓帖木兒會關保虎林亦及
宋田豐催世具戰于東平大敗察罕招諭豐豐與王士
誠皆叛來降之進圍濟南

邵榮謀反伏誅

平章邵榮與趙泰政將不利我太祖元帥宋晟以其
謀首告鞠實榮等伏誅自後建康城內之禁頗嚴察

罕乘克東昌冠州之捷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搗東平
於是擴廓率閻思孝等會關保虎林亦由東河造浮
橋以濟宋人以二萬余卒奪之關保等且戰且渡叔長
淮討東平宋丞相田豐遣崔世英等出戰大破之察
罕以豐據山東久為軍民所服為書招之豐與王士
誠皆降因復東平令豐為前鋒討棣州俞實降討
濟寧劉珪又降時宋兵皆聚于濟南察罕乃分奇
兵間道出其後南畧泰安逼益陽北徇濟陽章立
中徇潁海某登郡邑察罕自將大軍攻圍濟南
傅文德自漢軍中來歸命守建康

九月己酉朔漢王溥以建昌來歸以闡安知黃州府趙
德引兵徇下瑞州吉安臨江還攻安慶

趙德勝攻克我太祖思得重臣鎮之既而日無貽

於陶安者遂命為知府安至任則支剗棘開府治寬賦省役

庶務一新民胥悅服既而德勝徇下瑞州吉安臨江還攻安慶

元上都番守太平執魯輝歸于元主誅之

阿魯輝兵逼上都元主命火保老平章討之太子啟置太

平於死地諸將於元主以為上都番守及是阿魯輝卻將脫

散太平子也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

平不受遷至關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為己功

冬十月徐達趙德勝攻安慶克其北門遂守之

參政鄧愈取撫州

愈自饒州進取江西引兵駐于臨川之平塘鄧克明時守撫州遣

使通賊而實無降意愈知其情卷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

騎遁走明日遣人以分省印來獻愈馳令明肅秋毫無犯

江右之民室家胥慶爭持牛酒迎勞愈悉却不受

元察罕帖木兒取濟南元主以為中書平章政事兼知

河南山東行樞密院陝西行臺御史中丞

十有一月張士誠遣李伯昇帥師圍長興我

太祖以常遇春救之遂破其師俘斬五千餘人

太祖始之西征也以遇春守建康軍民無譁從拔
安慶取江州四守龍灣山誠乘我西征遣司徒伯
昇帥衆十萬水陸並進以寇長興城中守兵僅
七千人衆寡不敵我太祖命陳德華高率建康
宜興兵賞聚率廣興安吉兵往援皆爲相昇夜
劫其營俱各奔潰炳文嬰城固守伯昇攻西門炳
文遣左副元帥劉成出門追擊擒宋元帥成乘
勝迤至東門敵交兵力聞炳文劉成幾不能救
於是伯昇督衆攻圍其城結九寨爲樓車不
暇城中運土石壕隍放火船燒水關攻擊益急

炳文於是中晝夜應敵積月餘內外不相聞

太祖憫其圍久不解故命遇春等案師往救甲戌
遇春兵到縣與伯昇聞風棄營遁中炳文出城中兵
與遇春追擊俘斬五千餘人後士誠數加侵轍成擊之懿還

黃河清七日

河清七日自平陸三門磧直至孟津五百里河南
有司以聞元主命秘書少監程徐記之

漢守余午叅政吳宏來降命招諭守龍興諸將
以樞密院同知徐達爲中書左丞

元大鐵康茂才劉謙取瑞昌復擊敗漢八陣指

揮之兵

十有二月以書與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謝以解釋
諸將嫌疑同其和好

書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効順之誠此足下之明
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
吾起兵以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
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能委身而來
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世大丈夫相遇
磊磊落落一語見合洞見肺腑故嘗赤心待之隨
其材而任使兵火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

財之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士之心也
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
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射以疑見戮
惜忌如此事孰何成近建康龍灣之役予所獲長
張梁鉉彭指揮諸人周之如故視如諸將恩均義
一無有所間父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
北功蹟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
生理尚待之如此死足不旁一卒以完城來歸者
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爲之計又
聞彼等守禦諸將相持累歲彼此之際各懷嫌疑

不能自安書至宜以昔日相疑之心一時鮮釋同
其和好作磊落丈夫豈不可以保全當貴光榮祖
宗貽及子孫哉若各持已見不察事機是非同異
惡能免禍足下其審之

元羅良討平漳浦縣西林賊首陳世民詔以良為福
建行省叅知政事

漳浦縣西林賊陳世民自比秦王率眾陷漳浦良
遣都事趙昱掾史鄭衍孫省鎮撫張友德屯田萬
戶帖木兒海牙羅元同知劉君王魯仁禮縣尹羅
綬溫良甫方吉天陳君用錄事趙璋主簿陳君濟

張海等水陸將兵以擊之屢戰輒勝世民南走潮
州賊眾殺之函其首請降遂安撫餘眾俾各復業
良以功拜資善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
事仍命兼守漳州良每擊賊專以設伏取勝以強
矢挫敵遠近盜賊皆畏其名郡中知勇技藝者皆
樂附之故所向有功

元察罕帖木兒及李思齊圍張良弼於鹿臺詔和解
之察罕帖木兒乃退師

臣聞土地人民人主所司臣子不得專也察罕恃
功始冀而攻李思齊繼憾良弼以圖鹿臺至使元主

兩遣和解太子面定盟約乃已真不臣哉夫旁不
可伐功不可德以受委於君非已無因而致之也
察罕專土周旋擁兵逞忿大啓強藩拔扈之漸事
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宋龍鳳八夏明珍元漢大義二張士誠十春正月我

太祖征南昌師至彭蠡守將侃宗康泰復降胡拜瑞
張民瞻迎車駕居于南昌新城門外

元李思齊攻張良弼于武功大敗

初丞相帖里帖木兒納思齊降將命良弼禦之孔
克堅及中丞袁漢詩曰不可二軍不敵舉兵犯奉
元者豈其力不足哉持以無名耳今細其叛將而

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漢亦被劾去
克堅怒曰謀之不臧亂且至矣至是元主已詔思
齊察罕和解罷兵恐其終不和也乃令思齊討四
川良弼擊襄漢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以兵討
賊自効及是思齊因良弼受節制於李羅帖木兒
復大怒遣兵攻之至武功良弼伏兵掩擊大破之
遣千戶王時如方國珍及元大都

時察罕李思齊兵勢甚強有南侵之意是以我
太祖遣時齊白金數千兩往國珍附搭海舟至大
都體察元朝政事及察罕軍情國珍即遣吳都事

同往及還時到馬三十匹

戎長我

太祖諭南昌父老免其軍需之供

諭曰自古攻城畧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全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為爾民之福也陳氏擬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給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事游惰毋作非為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善各保父母妻子為吾良民老父皆叩首謝

以鄧愈為江西行省叅知政事就留鎮集

以徐達汪興祖將兵伐陳交諒於武昌

吉安土兵元帥魯萬中降中來降于南昌命以舊官

還守其地

元以危素為中書省叅知政事同知經筵兼提調四方

獻言詳定使司事

素叅知中書省時有刑部尚書朵列品兼興和路編管興宇等誣其欲擅發官因牒廷議杖喻百元其官素驗問無發之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哈剌不花同官湖廣丞相太不花慕府數以公事

忿爭劉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俾擠陷之

遍悔至大都囊故人所寄買馬白金右楚播其囊

得之遂不晦獄今自伏為賦狀上中書素疑之由

為白出晦馬德守德俘所獲南軍千戶至都將斬

之素召問狀乃淮安世龍千戶戰敗陷濟南軍盜

中陳徠頭俾諸德軍饋物故德械送之實非賊也

遂白宰相釋之楊威泣曰奉政主我枯骨中惠大

無以報然叅政長者為公法釋我我不敢忘謝期

以忠義報可也臣按危素為叅政國之大臣也其

時太子謀篡君父而不能救將師僭偽外橫而不

能服而區區於訟訟之辨以為己長真所謂養

指而失肩背不能三年而總少功之察者

黃彬攻克周安山寨走其將周文興

元以孔克堅為國子祭酒辭歸闕里尋以為山東廉

訪使

二月癸未盜殺叅胡大海及郎中王愷總管高子楨

史章誠

大海守金華苗降將英李福最驍勇大海待之不

疑至是八分省署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督餒之

并其子閑住郎中王愷總管高子楨史章誠大海子

子德齊聞難即奔討于建康李文忠即率何世明等兵馳至蘭谿將英等棄城走文忠入城撫定其民大海為將威惠信義兼備未死以前每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燁燁有光若燈及死以後守城者或夢大海或夜觀大光滿野洶洶若人馬之聲則出戰必大捷王愷之佐大海也民賦軍器皆其所掌嘗置遊擊軍募保甲以益戍卒籍屬縣丁壯凡民六丁簡一為軍無事農耕遇敵出戰餘五丁則供其食凡得萬人為軍大海政紹興之時其子犯一酒太祖欲誅之愷為切諫請以大海之故赦其罪嘗遇守金華部將有擾民者愷執而捷之遇查怒遣人責譴愷曰民者國之本將軍上殿肱肯傷其本乎捷一部將而萬人安將所樂聞也父是與大海俱見投被執將匿止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邪劉震欲全之其黨吳得真與與愷有隙曰兼自遣患遂遇害計問太祖悼惜贈海光祿大夫浙東平章桂國公愷奉直大夫兼騎校尉當塗縣男

修安慶城羅友賢據神山寨反

李文忠率兵至蘭谿叛將蔣英劉震棄金華城而

而走文忠遂入撫其民

乙酉彗星見于虛危

彗星見虛危間其形如練長丈餘至三月戊申以後乃不見形惟有白氣過太陽前有星影兼芒用在昴宿至戊午凡三十有四日乃滅

丁亥盜殺院判耿再成都事孫英知府王道童及朱文剛

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蔣英等已殺大海亦作亂再成聞變之始方與客飲即提劍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虜奴國家何負於汝汝乃父邪急解甲降不降吾斬汝萬段以報國謂吾劍不利邪賊怒運柵來刺再成揮劍連斷其柵賊將躍而前柵中再成頸墜馬大罵不絕口而死孫英初知華陽府嚴明有聲改分院都事時處州城七里之外皆為賊營英召城中民諭以恩義民皆感泣不敢携貳外賊來降相繼數月間皆化為良僭吏豪族奸縱者劍手止舌畏之若神明厲征伐四方太祖無一兵與英父是苗軍亂時所練士卒亦應之英被擒幽于空室之中賊脅使降英詒之曰汝若生我成汝事仁德祐之知非本心

留之恐遺授忠夜以燭鴈斗酒饋炎曰以此與公
決矣拔刀割鴈舉危酌酒仰天嘆曰嗟呼大丈夫
乃為鼠輩所擒然我死義也賊死肉臭徇且不食
賊怒持劍嗔自擬炎飲酒自如賊叱炎解衣炎
大罵曰此紫綬正公所賜我者賊勿解我當服此
以死遂遇害知府王道童父朱文剛亦不屈俱為
處所害炎妻王氏死於應天至是炎又死人皆惜
之李文忠聞變即遣元帥王祐率兵屯縉雲以岳
處州事聞遣贈再成高陽即公炎舟陽縣另道童
大中大夫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有成字德甫泗州
五河縣人死時胡深等取其屍藁葬 太祖性悅
不已以衣冠既葬金陵聚寶山權其子天璧為官
臣按蔣英賀仁德等從苗軍楊克者來吳浙假為
元人討賊擄掠民間財女充積塢中未嘗一日能忘
完者完者為方面顯官與士誠達識兩相周旋杭
州嘉興完者實專之處州金華與之接壤英等不
忘完者猶越泗諸公不忘我 太祖也君子小人
各從其類當是預知區撤散黨積牙則免此變矣
方明善帥舟師圍元同僉樞密院周嗣德于平陽瑞
安

明善知嗣德得元主所降分院印遂以三千餘舟
列營平陽瑞安嗣德四面受敵因激諸軍以忠義
人皆感奮屢挂明善軍鋒又遣設人斷其釘纜乃
解去追獲其舟二百會集賢院都事與童持詔來
賀嗣德乃遣本樞都事蕭天瑞從詔使入貢謝恩
且進地面表言方國珍屢行侵軼乞即注官伐職
元主覽表為不詔賞讓國珍仍又賜嗣德以襲衣
御酒超拜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
事剖分省印使佩之以承德郎行樞密院判官官
誠德同知平陽州事

夏毅以劉基入衢州撫定屬縣

衢州兵聞大海再成見殺或謀翻城以應蔣英守
將夏毅恐懼計無所出會劉基至即迎入城一夕
遂定基發書移諭屬縣令固守所部溫台方國珍
素服基名遣使致書奉禮幣基却不受使人聞于
太祖因命基與國珍通問基遂宣 太祖威德方
氏以時納貢不缺

張士誠遣呂珍帥師寇諸暨李文忠胡德濟耿再興
繆美擎走之橫尸滿野

士誠聞浙東有變遣同簽呂珍帥師寇諸暨悉

崇之思以嚴州相近桐城廬州賊境衝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於是假為虛聲揭榜賊境云邵平章領兵五萬已出大江徐右丞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刻日抵諸暨賊偏見其榜具告呂珍珍懼退去五里下寨以待決戰明德濟自信州率兵來援適有降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院判耿再興分門而軍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高聲唱歌鑼鼓鉦炮震動天地一鼓出城繆美又夜斫賊營賊惶惑驚駭人馬亂走自相踐蹂德濟督兵追殺賊死者橫尸滿野呂珍先鋒投河溺死者甚衆片甲不還

天完故將明玉珍攻雲南屯兵金馬山元陝西泰政車里帖木兒擊敗之獲其弟明玉珍還成都三月癸亥南昌祝宗康泰殺知府案瑯張士誠遣遣師圍諸全李文忠以胡德濟率兵救之圍解祝宗康泰以徐達汪興祖往征武昌而浙東文亂遂於中途謀作反殺南昌知府案瑯徐達聞南昌府變即回師率趙德勝等部下持兵攻南昌士誠聞之遣兵十萬圍諸全士信益兵繼其後院判謝再興告急文忠即調德濟生援擊士誠兵乃解圍

以去

元遣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姜碩如漢不屈死之夏四月丙子朔長星如練見於虛危長四丈至乙卯乃滅

耿天壁以朱絢武德討斬叛將李賀仁德復處州以天壁守之

初苗軍之將來降我太祖遣天壁往處州起發赴建康聽用行次石港遇王右丞來告變天壁即馳至金華見李文忠訪得父舊部千戶朱絢等連集合將士會平章邵榮張院判胡深諸軍討之張

指揮部下武德刺仁德於劉山諸軍繼進仁德敗走為皆城之戰武德入以精騎突入兵陳仁德遂為其下所殺并獲祐之斬之遂復處州天壁襲父職統兵鎮守

以胡深為浙東行省郎中總制處州增民賦以給軍食

深承命攻處州北至而城已復乃除為左右司郎中使總制之深遂發兵捕誅山寇首寇募兵萬人權宜增賦以是軍食沿海軍素驕深擇其尤無良者斬之衆乃警服江西民食浙東並有司十分稅

一販者鮮至深請以二十稅一商賈遂通又脩廬
州浮梁以濟行人新州學為新進士吳世昌為郡
學司職教建民廬數十區以居我士結雲縣舊稅
額甚重執里長者恒以私粟代賠深以新沒入田
實其數其害乃息又與李文忠城諸暨討國徵諸
盜葉仲賢溫州方明善攻陷平陽深出師師復之
并瑞安所侵之地又自統兵攻溫州明善窮蹙與
國珍歲納鹽米若干深乃引兵還處州
俞通海及漢兵戰于黃鵠接連進攻南昌蔡遷追敗
交諒入陣指揮於壽昌

甲午徐達趙德勝南昌執斬叛將祝宗康泰

德勝以三月內引兵攻克新金州復至南昌會徐
達夾攻為康泰兵火炮所傷而勇氣益奮我太祖
壯其為人及是南昌復斬祝宗康泰太祖喜曰
南昌楚之重鎮吳西南藩蔽我得其地是去陳氏
右臂而張氏亦虛寒矣胡海又自引兵攻破光口
父南昌城山羅家寨南昌以安德勝攻城為炮石
所傷父乃瘞我太祖壯其為人授金書樞密院
事吳振戰死于漳江門取衣冠葬之我太祖樂
製衣文以祭以吳昇堦陳文富襲百戶

吳敬南昌知府葉琛為大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南
陽郡侯

以戰沒萬戶湯貴兄春襲職百戶

五月丙午以大都督朱文正統趙德勝鄧愈薛顯守
洪都復以院弘道李勝為郎中員外郎汪廣洋為都
事程國勝知洪都府

文正至洪都增浚城池嚴為守備供都風俗健訟
者多又山寨多未降附我太祖深念以非骨肉
老成莫能鎮守故以付文正而用元帥德勝參政
鄧愈薛顯統兵鎮守佐以弘道李勝廣洋國勝則

為知府文正擇健訟者誅之山寨未降者則招之
明一王珍取興元秦龍華昌自稱龍王

泉州賽甫丁寇福州元福建平章燕只不花擊破之
餘衆航海還據泉州

華雲龍分兵徇瑞州臨江吉安皆下之
元陳有定復汀州

有定自延平南引兵水陸並進一由順昌將將歸
一沂延平溪而上清流會攻汀州克其城遂有提
福建之志威迫燕只不花所復郡倉庫以為家資
故官僚以為駭妄有不從者必行誅竄威震閩中

聞兵戈之世人主能得一良方伯勝於德勝兵三十萬元主至正之世如江浙江西福建之省俱以懦怯無良如達識帖睦爾火你赤燕只不花主漳州龍溪縣志誤以為燕赤不花為御史常居大都未曾至吾閩也

以養子朱文英為帳前都尉統兵守京口

英字文英定遠人我慈皇后撫之為子賜姓朱六月肆出紫微垣

漢人寇安慶知府譚啓宗禦之

盜殺元察罕帖木兒詔以其養子擴廓帖木兒代總

其軍

山東俱平獨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具諸道平追賊悉力拒守田豐主士誠使謀刺察罕走入益都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得之不疑教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行觀營壘象以為不可察罕曰吾推誠待人焉得人人而防疑之左右請以力士從不許乃從輕騎十一人行至士誠營又至豐營遂為士誠所殺計聞先主震悼朝內公卿又京師四萬人莫不哀慟先是有白氣如索長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

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將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詔未至已及於難詔贈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益忠蒙令河南山東等處立廟歲時致祭賜其父司徒阿都溫良田二百頃以其養子擴帖木兒為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二應軍馬並聽節制仍詔諭其將士曰凡爾將士佐久與察罕帖木兒從事惟恩與義實同骨肉視被賊黨不供戴天當戮力而報以仲大義擴廓既傾其討賊益急士誠等出戰擴廓破之生擒六百余人斬首八百級士誠田豐等奪氣乃求救於劉福通察罕既死我太祖聞之嘆曰天下無人於後御製文遣使奠之文曰草之勁者非疾風不顯人之忠者非亂世難名爾李將軍當中原援據元政不綱大臣竊命守將擅兵于外是致干戈鼎沸國勢者危人將以為元無人才何將軍之忠義昌農大為三軍投智勇以上聞頃爵以官之明數義旗舉而兵與齊魯強兵僅能固守爾能陳兵於野請命於朝進退有方君命是聽當是時忠心如正曜號令嚴若水霜所以動天地而感鬼

神以其忠之所致夫何兵既勝志少盈納遁逃釋
有罪忠義漸虧鬼神鑒見俄而禍膺不測殲罪
於敵乎然忠未終而姦未顯壽不期年果爲何
耶莫不竭忠以身先而致是歟仰人臣之有待而
若此歟噫于數其事而辭之猶生之對也靈歟而
往子紀而歸誅心之言爾其愧乎臣按我聖
祖莫察察罕一文曲盡功罪情詐暴其罪也得
春秋之誅心予其功也合大學之潔矩
秋七月曹良臣自安豐來歸以爲江淮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

時劉福通奉其主韓林兒據安豐良臣持兵負圖
於兩間至是知林兒無成乃來歸見我

太祖于金陵 太祖嘉其誠以爲江淮等處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掘兵從征

秋七月八月漢人解安慶圍還武昌知府譚啓宗
撫恤傷殘遺民

八月我
太祖及宋濂講春秋左氏傳

太祖與濂講春秋左傳畢濂又曰春秋乃孔子集
善敗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

太祖深然之

八月元守淮安左丞史大煥遣使來通好張士誠遂出
兵高郵九月殺汪同于蘇州

察罕爲田豐等所害文煥曰不幸及此志不獲施
宜要金陵兵往取蘇州則士誠不暇我謀可待中
原事定尋爲之計乃遣使授書來金陵使本蘇
州人行至中途嘆曰吾率往蘇州爲保妻子計士
誠遂得其所通金陵書大怒出兵高郵張四平章
與文煥素相得招與言事汪同曰往下可測也文
煥曰將卒家留蘇州必有所顧一也中原事之如

此役授未可得二也金陵兵未必即大潰也我輩始
待時可也未必便害我輩况四平章我昔嘗救解
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二十五日往會于高郵
二十八日登舟九月二日至蘇州士誠即拘圍問曰我
待汝極厚何負於汝而天我邪同曰我之來以汝
爲元大慈忠於國家今汝既叛我豈得從汝邪
四平章力營救之且具酒饌爲別同曰爲語平
章甚荷厚意吾能死忠不爲無義生也但我死
後諸公亦不能久於富貴耳十二日遇害臨刑而
顏色不少變方去高郵元主以同爲淮南平章

命下而同死矣

秋九月宋劉福通引兵向火星埠元閻保邀擊大破之

九月方國珍陷平陽元浙東行拒密院判官周誠德

死之國珍遂執叅知政事嗣德歸元慶

國珍被詔大怒調慶元溫台之兵圍平陽相持閱

六月陰陷嗣德帳下林淳以厚利使為應於是三

邵之兵攻其外林應自帳應於內至是城陷執嗣

德識德紹德以去誠德慢罵明善遂遇害刺其皮

至死罵不絕口紹德則能以石沉詔海惟送嗣德

至國珍國珍甚禮之好語謂曰省臺貴臣皆聽吾

命公獨敢我抗其豪傑士誠自今與公釋憾其仍

為參政所嗣德曰我爾有不共國之仇顧與其

事乎國珍默然終不敢害臣按平陽周宗道與吾

漳州羅晉公相類宗道兩第死於明善晉公一第

一子死於有定平陽之陷以林淳漳州之陷則由

盧善微彼此逆黨情又相若也天子大道賢而弱

者幾以自立痛哉獲士誠兵入寇嚴州適劉基將

赴京師道經其地文忠以士誠兵至欲奮擊之乃

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或擒也此

三日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摧

皆如故且聞金鼓聲疑莫敢動勤基使文忠疾速進

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也遂窮進賊

逆走至東陽悉破擒之以還

冬十月張士誠遣兵寇嚴州劉基以李文忠破擒之

於東陽

十有一月元擴廓帖木兒穴地通道拔益都殺家田

置王士誠宋遂失山東

福通兵援益都為閻保邀擊大敗奔還擴廓圍

益都益急聖等悉力拒守擴廓令人穴地通道

以入拔其城執宋將陳孫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取

田置士誠之心以察察罕餘將士皆被殺因遣罕

嘗州山東一悉手張士誠以李伯昇寇長興華

高州顯擊破之獲其偽官王萬戶

十有二月趙德勝攻漢八陣指揮於南昌之西山獲三

千人而還

友諒餘黨建柵于南昌之四山號入陣指揮至是

德勝同孫興宗等率兵攻之獲三千人而還自此

山砦柵壘漸次遠遁南昌頻

湯和攻楊山牛皮港寨破斬士誠將陸其失五百餘

復擊走其將莫已

元廢高麗故王伯顏帖木兒而立答思帖木兒遣將送至鴨綠江為高麗人所敗奔還

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為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元主信右之譜遂廢伯顏帖木兒而議立其昆弟在京師者答思帖木兒為王以奇族子三寶奴為元主高麗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元主不聽乃以特作國知崔帖木兒為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人伏兵四起崔帖木兒大敗僅率十七騎走還京師

金陵民杜環以父友引兵部主事常允恭母張氏館于其家

環字叔循其先江西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遂家金陵一完所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重然諾好周人之急及是一元友兵部主事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笑母如其言附舟諸譚謝不納母久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

分省叅知政事

三山人宗愚陷廣州何深死之宗愚縱兵剽掠寔在惠州聞之率兵討宗愚復其城真凱令明甫廣人大悅事聞元主權其為廣東分省叅知政事尋進江西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治廣東第何迪為宣慰使祖發稟贈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追封盧江郡公祖妣都氏母葉氏皆廬郡夫人又叔賢贈資善大夫浙等處行中書省上護軍遣封盧江郡公以歸成為懷前總制親兵五副指揮使

元擴廓帖木兒自益都引師還河南以白瑣住守益都

臣按益都青州府附郭縣也古為廣固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雲門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救海之利是故若置重戍於下邳則淮泗之舟莫進儲精兵於大睨則十萬之銳難越所謂十二山河之勢也彼有欲海大海自燕幽以襲胸吳樓矢不戰俟其疲出舟師擊之破之必矣元擴廓頗知其為要但守以瑣住失人也瑣住善謀益屠民瑣住實任其咎後元主封為蔡國公

賊陷潮州元以羅良為福建行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使會兵擊賊首陳吞珍殺之進平梅州

良陞參政守漳州至是潮州賊金榮殺江西分省平章彙列不花擾城為擾良遣同知劉文遠入湖諭之賊畏良威德盡獻其所虜省印金符湖之烏尾蛋盤山沒海嶼暴掠尤愈前日良檄同知劉君玉以舟師禦之賊懼威跡遠遁海外番夷仰政化亦浮舶聽命元主嘉其功轉資政大夫陞本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世襲漳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防禦事仍守漳州尋進榮祿大夫賊任

如故有旨命良與江西行省右丞迭理必實合克復潮城潮賊陳谷珍搆合紅巾賊以拒良大發兵遣都事鄭衍孫率檢校葉子恭理問急都火者屯田萬戶帖木兒海于羅元何知劉君玉劉文遠府判溫良甫漳浦監邑忽都不花主簿張海同西員外郎羅緩等水陣分遠並進裨將張德趙瑋戰沒軍士憤擊攻拔其壘三十餘追至潮陽追戰皆捷谷珍困乏欲南奔入海良伏分襲殺之其黨悉平梅州賊偽指揮倪榮遠別黨宋文政與潮賊相倚角良版授義士侯君卿令率鄉兵邀截賊道

執其帥以歸崇乞崇梅州又平良守漳州為政周密脩文廟作清漳書院飾名第坊周匡楊匡業先生祠守樽節浮費育才養士民有控訴微事察情剖決如流庭與晉獄號稱神明其定賦役編其戶之上下薄其產之豐薄不貸豪右不暇親舊貧富均平吏胥絕獎鄰里有流移來歸者必存撫而衣食之勸課農桑田地並無荒蕪風雨應期午麥大有熙熙如承平世又作興樓還驛舍築城作地浚隍作柳營江石橋修唐將軍祠并南嶽浮屠老氏寺觀右蹟皆出公同采私帑金俾吏之幹局廉敏者程督其役工師給直時窮受傭各獻能効力丙寅遣都事汪河如大梁第榮元擴廓父察罕帖木兒

三月趙德勝引兵徇吉安臨江撫州皆下之鄧愈見新金擒劉左丞胡里問等五十人

望星見東方經月乃滅

吳昌珍及左君弼寇安豐我太祖自將救之珍殺劉福通徐達常遇春破其兵進圍君子廬州

士誠遣珍率衆二十萬寇安豐廬州左君弼助之

劉福通求救珍怒殺之 太祖乃帥諸將赴援以
徐達為前鋒吳兵敗此遇春馮勝率顧成吳復傅
友德寺穴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獲士馬無
算後先登陷陣成鐵殫傷左臂奮戰並力得賞來
三石珍遁走遂進兵攻廬州君弼極力支持廬州
幾為我所拔仍分兵圍而窘之積四月餘乃解馮
勝以功陞同知樞密院事調擊廬州
元主廷試進士賜揚寶實揚輓寺及弟出身有差元
以兄吉尼烏廣西行省平章政事
吉尼烏廣訪使時南方郡縣多沒惟廣西一方獨
免九一十五年至是加榮祿大夫陞平章實城鎮
江城梵以石於丙申久及是月乃竣事城高二丈
有奇濶三丈有奇長三千七百餘丈石一千枝三
百一十萬八千有奇
宋閔先生餘黨復政上都先李羅帖木兒擊降之
起復胡德濟為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守新城謝再興
諸暨叛執節制李夢寅吳兵來寇李文忠大破之
於義鳴
先是我 太祖命徐達於諸暨五指叢下築新城
吳人出兵撓版築者踰美出賊皆決戰吳人敗走

又得胡深來助城遂得完至是我 太祖特遣後
德濟為叅政統兵守之吳李伯昇不援乃去文忠
綏集東土德濟部下將士大半尚留嚴州間有潛
移新城者文忠意為德濟所使誅其都事羅彥牧
以警其餘各將士怒曰我等守方面委命拒戰暑
不相容因說德濟曰何處不當責別為之而德以
濟曉之曰左丞殺彥牧自為廣信戰衣作弊非為
我也爾等守分寧家勿得再言再言者必以軍法
從事及後我 太祖召文忠語誅彥牧事失侍士
心因切責之曰爾不能牢籠人物胡德濟之德量
爾所不及也謝再興守諸暨李夢寅為左司郎中
與郭彥祥分司署事再興以復心總兵聚萬戶潘
往杭州私易貨物我
太祖聞之震怒命再興至京聽宣諭乃以夢寅往
諸暨節制軍事遣再興回諸暨聽調再興回愧無
權勢又受制於人因此謀叛遂夢寅以全城軍
馬赴紹興降於張士誠誠即遣兵寇東陽李文忠
自嚴州帥銳師晝夜馳一百六十里大破吳兵於
義鳴餘衆走還紹興夢寅被執總管吳汝明素與
子走回我 太祖嘉其忠義遇甚厚又為之娶妻

安吉土兵反陷其城元帥陳海曾萬中討平之

夏四月丙寅漢王交諒圍南昌宋文正趙德勝禦之

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許圭朱潛皆戰死

交諒忿憾足兵蚬自武昌帥舟師六十萬圍南

昌趙德勝兵千人開門迎戰漢金指揮操戈直前

德勝虜弓發矢一中而斃賊引退交諒用雲梯攻

具百道攻擊文正於城上發砲石射敵無不中者

敵怒晝夜環攻交諒親督促之期以必拔其兵各

戴行省如旗狀以禦矢石壞城三十餘丈大愈以

火銃擊退其兵隨立柵敵爭柵文正督兵死文正

在內分布諸將隨方應禦卒以保全而總管李繼

先元帥牛海龍國旺許圭朱潛俱戰死于陣海龍

中流矢死國勝以泗水得脫見我太祖於金陵

甚為驚喜進陞為萬戶

元守漳州左丞羅良達將運糧由海道給行在軍詔

進良為光祿大夫賜爵晉國公疏封其三代良遂設

南詔屯田萬戶所

自方谷珍士誠之亂江南五省糧米不至京師雖

加官賜襲上樽於谷珍士誠所得粟僅十萬石及

是良具舟達僚佐出太武山港由海道運糧抵邊

東以給行在官軍仍貢方物以資國用舉朝歎異

元主嘉其忠貞解衣以賜於良自榮祿大夫持棣

光祿大夫挂國進封晉國公疏封其三代父顯仕

贈叅政祖員峯贈右丞曾祖天麟贈晉國公良祖

圓峰皆以作及為官軍所殺至是贈右丞良既封

公仍守漳州以漳浦縣三郡南詔場至元大德間

肇置屯田不設府置分泉漳二郡鎮將咸兵參錯

屯守比歲終則更代民以為病良乃疏請于朝設

屯田萬戶府置千百夫長給印信四十一空名宣

初四十四俾良擇人任用良於是選吏士立部伍

定賞級分田賜牛膏兵於農入耕山戰要衝置戍營

要職緣屯糧則取給於溪東土橋大改軍無多取

人無遠輸食足兵強兵威大振臣按南詔一方西

北連山東南瀕海海山益無而山則多出穀粟彼

此相資古今一也海澗山陰可方天下惟精淑莫

氣未產名賢臣生其中特以此為恨耳或者風俗

頽壞逆氣交感故山川不降時雨其宏才碩範將

有待而興者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已踰萬家

者哉其澆風陋俗豪富多殺貧弱草竊多出二都

大凡人情貪必歸盜而二都之為盜者多第富

厚之家而貧窘無賴者或投之以爲指使臣觀其地
多大山長徑茂林灣溪曲南通饒平程鄉西北通
永定平和南靖東北通漳浦雲霄出入山青無慮
數百里官府罕至行旅稀疎其諸縣界接之處奸
細孔多似良實僞是以其爲盜也固非天性之惡
抑亦地勢使然耳例以天下多有類此者非獨
詔安一邑也詔安六行北往漳州起縣內南詔驛
歷雲霄臨漳甘棠九四驛乃至漳州城丹霞驛若
自南詔南下潮州止經一驛再行八十里便到潮
州城鳳城驛府州縣鎮多設于官路山青溪徑漫
無所經措草竊往來無時可斷有由然夫以言海
道則出自玄桂港口舟行經南澳彭山大星山大
東姜烏嶺七洲洋獨珠銅鼓外羅文括羊興大佛
靈山伽倻觀前後陸潮惠廣瓊文址順化占城若
自玄桂港口北行則經番州走馬溪銅山古雷後
苟渚與太武經烏坵十與東沙三礁官塘五虎門
南已東落黃裙坡山真谷箕山東西鷄礁沉礁九
山龍礁洋孝順洋崎頭外羅廟州灘山如山大小
七山茶山洪港寶山又東出海門劉家港黑水沙
門與抵成山前後所歷泉州興化福州福寧溫州

台州寧波大滄海州青州萊州登州寧海文登成
山丹從成山東北絕海經遼山山海關及永年地
方畧轉而西便到京師之天津從實計之靈成二
山當南北之衝詔安中立實華夷之要且其水夫
船手猛勇善戰其折泛風濤如履平地臣曰今追
惜羅良忠貞濟蹇而謀慮亦疎矣良既守漳州又
兼宣慰廣東恩足以結衆志成足以行其慮外國
番舶素慕政化當時患廣何真肇慶張鵬程德慶
李質梧州普賴帖木兒張翔廣西平章也兒詔尼
亦得民和境內無盜若撒吉尼以廣西之粟運致
肇慶仍益廣東之粟運致漳州遠招南海天竺西
域番舶互易有無奏成富庶之邦運濟京師之急
航海而上溫台谷珍蘇州士誠俱爲吾路再推其
余以給青萊外全山東復新之邦內制溫淮出沒之
寇繼未能爲元祈天永命亦可爲閩廣生靈懌懌
顧不爲重世之奇功邪計六出此而一行海運便
止此所以令人致慟也海畧方程臣另別有集
已已漢兵陷吉安泰政普萬中陳海死之復陳臨江執
同知趙天祿
初萬中興粹中元末爲土兵元帥載太祖撫定南

昌二人以郡來歸命遠守之時友諒兵威吉安臨
江撫州復叛附之萬中走至建康乞援授萬中江
西行省叅政粹中親軍指揮使使領兵討之守禦
如故及是友諒圍南昌遣知院蔣必勝饒昂復
攻吉安時守將李明道與萬中粹中不協因潛通
必勝約其兵至成下李明道舉火應之開西門納
昂臣之師陳海萬中皆使殺執其叅政劉齊知府
朱叔華惟粹中亡走經其仇黃如淵里中又為仇
所執送昂臣殺之必勝脅降劉齊等不屈必勝復
攻臨江執同知趙天祿亦不屈俱友諒所友諒以
三人徇於洪都城下仍以李明道同昂臣守吉安
初以書報元將擴廓帖木兒及酬以文綺
書曰先夫其政中原昂涕廟廟方岳之臣互相疑
沮喪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々歲月卒至土崩
閣下先生奮赴中原英勇智謀過於羣雄聞而未
識是以前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非敢納交也不
期先生指節意氣相期遠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
推結之意加之厚以何慰如之薄以文綺數十用
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被此
是所願也

五月丙子友諒攻新城門指揮薛顯破斬其平章劉
進晤擒拒副趙祥千戶徐明戰死復攻寺步門謝成
衛潰其師
友諒攻新城門甚急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擊斬
進晤擒趙祥友諒兵乃退千戶徐明為漢兵所殺
明有膽畧善為脩飾軍中號為胎裏親故出襲友
諒營獲其良馬以歸故漢兵見明併力來攻遂為
所殺謝成守寺步門漢兵大集成先冒矢石與戰
獲殺其銳將三人賊固潰走都愈言於文正曰今
日之戰氣吞敵者惟謝成為然
癸酉置禮賢館集名儒以咨時事
太祖聘諸名儒集建康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
見尊寵至是復命有司即所居之西館創為禮賢
館處之陶安夏煜劉基章溢朱清孫伯衡一作
及李文忠所薦王禕許元王大錫皆收用在內武
太祖嘗問劉基朱清章溢朱清四人如何陶安對
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問學不及朱清治民之才不
如章溢策謀太祖多其善讓
六月辛亥燕院趙德勝巡洪都城東門中考卒
德勝巡城至東門賊發張弩中其腰箭入六寸

即拔出之解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屢矣其害無踰於此者豈非命邪大丈夫死即死其所恨不能從主公掃清中原按倣效於行帛耳邊者卒追封梁國公謚武桓臣按胡大海謚武莊道德桑世傑以永義名侯花康兵以偽號乃朝家賜謚武臣之始臣聞謚者行之迹美惡一定萬世不易焉漢冢周書謚法杜預釋例春秋廣謚未盡大戴多缺蔡邕獨斷止於四十有六賈誼蒙則加已意以配諸家不無失之鑿妄沈約錄劉煦來粵新增究周公春秋遺意迄右可據而鄭樵謂謚以易名不可加以惡劉敞取古人名號立謚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皆非古人立謚以垂勸戒之意惟蘇洵承詔論嘉定謚法攷議六家去取無偏善惡有定實前人所不逮添可取以行周也臣竊惟自命以後文武請謚宜以蘇洵定議攷實而以胡趙諸臣得謚美名之由許之則謚加於人不為濫恩死者蒙謚人無非議其效可以作厲風俗立遠庸鄙

千戶張子明自建康還至潮口漢子友諒殺之于洪——

都城外

洪都圍久消息不聞文正遣千戶子明來告急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閣潛出越石頭口夜行盡止至半月乃得達建康我太祖具言其故因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戰艦將不利用又師乏糧若糧兵至必可破也太祖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為漢兵所執友諒誘之曰汝若能誘城未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偽許之至城下大叫曰大軍且至宜固守以俟文正聞之激厲將士守禦益堅友諒大怒殺子明於城下

元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及李羅帖木兒爭取河地陝西

李羅初遣方脫迎臣福於彰德擴廓遣兵攷之敗還臣福遂據保定擴廓部將不驢等駐兵藍田七盤李思齊率兵攻圍與平據並臣李羅時奉詔討東漢不驢阻遏於前思齊踵襲於後乃上請元主惟督擴廓帖木兒東出潼關道路既通即便南討時侯西行省右丞荅夫城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為擴廓所據陰結李羅靖竹貞師兵入城叔御

史大夫完者帖木兒臺印復拘留之擴廓聞知其情即遣貊高會思齊之兵共攻竹貞貞懼乃降

秋七月癸酉我

太祖自將代漢救南昌陳友諒遂師東山鄱陽湖工

用我

太祖自安豐圍左君弼於廬州金斗間

友諒圍南昌即遣建康會友武定議討征之計是

時漢吳並擾兵革日尋諸將咸以蘇湖土地肥沃

先取之劉基獨曰張士誠自守寧耳友諒者上流

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戚取張氏如探囊中物

耳我太祖私念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倭而

懦其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慮若先攻

士誠則友諒必空國而來在我無疲於應援先

後之着當意漢而緩吳即以癸酉率右丞徐達參

政常遇春親兵指揮程國勝同知樞密院事廖永

忠俞通海等往討友諒舟師凡二十萬由九江進

師先是壬寅春太祖撫定南昌將歸有周顯仙

隨來告曰太平或醉或蒸或與飲大飽復納一日

又曰你打破一箇桶再做一箇桶如是異言殊難

遽曉至是又不知從何如來至軍中隨行越覽陽

太祖召問之曰此行可乎應曰可更謂之曰蓋亦

難乎顯仙以手拂曰上面無他的又謂你可偕行

乎即應曰可值有風諸軍梓舟泊岸顯仙見雨當

山下江豚戲水即曰水怪見損人多太祖心怒

其妄語恐感軍心出湖口棄之水中意其必死明

日又來謁鞠躬紆頸曰你殺之太祖四且未殺

縱他去顯仙遂行莫知所之太祖大致驚異友

諒在洪都聞我救兵即撤師東出鄱陽湖以拒我

師臣聞仙家者流水之不溺火之不焚入金石而

無碍步日月而無影面坐起死活捉蛟龍神跡詭

秘理絕人區感驗明顯事出天外真能揮斥八極

輕臂入千蓋其攢簇在已五精而為神化妙道經

營重夢疑神成軀子月功完元神脫出老子曰無

中之中無有形無中養就嬰兒靈學仙學到嬰兒

處月在寒潭靜處明斯人也平時多不得見惟干

戈取擾之秋真主永定之日必奇精魄密行保護

他人非所及也或謂仙可學乎臣應之曰索隱行

怪後世有述焉為吾弗為之矣孔子之言也我無善

狀名世乃欲竊閑良生於心忍乎於心安乎是不

必為也是不可為也亦非人之所能為也噫

戊子徐達以舟師擊敗漢兵子康郎山我

太祖舟膠以淺常遇春謝却張定邊俞通海遂以獲舟脫之今達還守建康

丁亥我師遇漢兵於康郎山戊子太祖命徐達

永忠等分舟師二十屯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而

傳交德單發以樓船犯其前鋒斬殺一千五百人

軍威大振交德身被數創而戰益力通海又乘風

發大炮焚漢船三十餘艘交諒曉將張定邊欲犯

御舟舟適膠淺程國勝伏劍叱定邊與韓成陳兆

先駕飛舸左右奮擊會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

邊舟始却通海擊舟疾援舟驟水湧御舟遂脫

于淺永忠隨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身被可餘矢士

卒多死傷國勝反出敵舟之後援兵不接力戰而

死水太祖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東諭以利

害諸將皆舉手加額盈前衛百戶孟良亦力戰而

死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引兵還守建康而交諒

以定邊之敗退難山

己丑交諒以舟師來戰我

太祖麾諸軍擊破之遂縱火焚其船交仁交貴皆溺

死

交諒自率舟師來戰我太祖親自布陣調諸軍

奮擊自辰至酉漢兵不能當死者無算院判張志

雄丁普即余景陳弼徐公輔皆戰死者即身被十

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太祖

命七舟載葦荻置大藥其中乘風縱火焚其戰艦

數百艘烟焰漲天湖水盡赤偽王陳交貴交仁平

章新間陳皆溺死軍士溺者萬餘人

庚寅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薛顯傳交德以六

舟入漢軍復出漢船之後

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漢軍傳戰敵大舟擁蔽悉燃

刀以拒我師我師眺望六舟久無所見意已陷歟

有頃六舟出勢如遊龍我師見之勇氣百倍合戰

益力呼聲動天地於是漢兵大敗通海永忠等

還太祖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賜通海等錢

金牌八字曰班超羣帥智遣雄師

交諒復帥師來戰我

太祖舟復膠沙歸成誑漢沒于湖常遇春等戰乃

脫

我師三勝之後交諒氣益忿是日率衆來戰大戰

既酣自辰至未下解我師失利太祖所乘舟并

遇春等舟皆膠於沙却被漢兵環圍數匝左右衝

擊不可以動我 太祖方欲設奇指揮韓成進曰
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
成龍袍冠冕與 太祖服色相同對賊衆投於水
中漢兵見之喜躍百倍各向交諒報復過春等賊
其退怠軍死戰 御舟及過春等舟皆得脫臣按
庫裏膠沙之役韓成踵紀信之志常公奮衛主之
力其功偉矣大凡 帝王以征誅而得天下皆
出百死纔得一生蓋其置諸危而福之投諸難而
全之使之迫於利害以深其謀臨於死生以挫其
氣無非玉成之意也但有疑焉成涉誅征什一
周武成國五十頻危過紀史書無見焉惟漢高祖
水之敗榮陽成事之困光武澤沈之危意者二君
德非湯武心類乃踐故天意拂其所為玉通典臣
同志欲使上心湯武之心而效保全尹旦之美乎
天生居臣補之軀足履心意無獨求誅端於天慈
惠莫既可以意會言不浮蓋也是以我 聖祖於
凡關國功臣為都督僉事者死必封侯為將者死
必封公為公者死必封王漢進之廟祀朕以親姻
真可謂西漢祖而超湯武矣

辛卯命常遇春廖永忠等以舟師橫截湖而尋次次

翌子日矣左蠡漢交諒軍祐漢激使遠戰不出
御舟既脫諸將議還師以畝再舉我 太祖以為
勝負相等今若先退彼必以我為敗而來追當先
移船入江乃能無失於是兩軍相拒三日我軍挑
彼不應我舟師欲移入江以水路狹隘不得並進
恐為敵所乘迨夜令舡置灯相隨渡淺比明已盡
渡乃泊於左蠡敵不敢進移軍渡漢相拒交諒令
獲我將士皆殺之 太祖知之命出所俘陳氏軍
有傷者賜藥療治遣還下令軍中但獲彼軍皆勿
殺又令於其親王及將之戰死者遣交諒言曰方
今天下之勢周討夷狄以安中國為王業結怨中
國而從夷狄為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為嫌生
生還俘虜欲將與公為約從者舉各安一方以俟
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讎我
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蕪黃漢沔之地因舉興隆十
一郡奄為我有今又不悔復啓兵端既困於洪都
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
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尾太
不掉之舟頓兵弊甲以吾相持以公平日之狂暴
正當親夾一戰何徐徐隨後聽吾指揮者無乃非

大夫夫子公早決之交諒不吝

戊申以舟師次于湖口復移書交諒使脩德却號以侍真主

師次左蠡俞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回還不利於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則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太祖請移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戰則可以勝太祖皆從之遂移軍湖口以書與交諒曰昨兵船對泊潛磯常遣使宣紀軍往不覩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夫夫謀天下何有深讎夫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紛並起邇來中

原英雄興問罪之師挾天下令諸侯於是淫雪之伎一掃而亡公之德陰劉亦俱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汪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吞吞併今公戰亡第姓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未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脩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真王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交諒復不吝

上海縣雄狗闖者生子八一狗嘴瓜紅如鮮血

張士誠殺江浙左丞苗楊完者稱吳王以潘原明爲

平章鎮杭州復治第隆平及遇元海運

士誠雖降元受其官爵但城池甲兵錢穀皆自守據達誠貼睦邇不敢與聞士誠素畏先者之強要攻晏敗而達誠亦患完者驕肆凌已即陰與士誠定計畧之時右丞李伯昇行樞密院同知史文炳同僉呂珍皆先魁淮旅而降順者達誠以其衆攻之既受圍遣吏致牲酒於文炳爲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毋死得以底裏上路報不可完者乘驛與其弟伯顏皆力戰兵敗盡殺德勝堰內所擄婦女自經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生在當陽得免完者既士誠以莫已毒遂併有杭州嘉興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誠恐逆士誠意爲彼所害乃爲請于朝至舟至三允主不報士誠遂自稱爲吳王即隆平治宮室置官屬以潘元明爲平章守杭州呂珍守紹興李濟守濠州梅思祖守淮安朱瑄忠守松江呂珍守湖州莫天祐守無錫又遣兵屯嘉興俞中守泰州高郵馬麟守安豐其餘畧通州即山范蔡港馬駝凡係開墾之處俱各設兵屯守元主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徵掠於士誠士誠不與海道自是逼絕郭英以快船燒漢知院將

必勝於禁江口

南勝鄭坑賊反元福建右丞守漳州良討之不獲

鄭田鄭坑民陳鈞陳定與其妹陳亦娘率衆反良以兵討之則遁入山青岩洞如彭水歐察峰山梁山要大榕小榕四壁顏連山比及潮陽揭陽海豐等處山箐鈞等皆卒其良劫掠村民木布搬運入山寨屯聚仍令其徒開山取鑛煎銀各理山岩隱僻之地殺人守之編勒合簿為記便入蠻黎地方穿山入林不可追捉

八月我太祖分兵取蕪州興國都督朱瑄正絕漢

都昌糧道

是月八日我太祖命俞通海等移師入江駐南湖嘴水陸連營漢兵不敢出又遣別將引兵行取蕪州興國時朱文正遣兵於南康都昌絕其糧道積二十七日漢人出無所掠遂大飢窘

漢軍出江來戰常遇春以大舟火筏擊走之士成合戰于禁江口交諒咸獲其子善兒平章姚天祥偏太尉張是遠以其主戶還武昌復立陳理

漢兵糧絕自分必死遂出江求戰遇春以大舟火筏禦之敵潰走數十里仍繞江下流順山禁江口

故道諸將各率舟師追擊其日壬戌合戰盡力自

辰至酉軍聲喧呼湖水起立郭英射中交諒貫睛及體而死我師獲其御舟并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士卒五萬人又陳榮蕭壽吳才等悉以接船軍馬來降九十餘萬或有以射中交諒為吉者太祖問之郭英對曰天威神異臣何力焉榮江之敗惟大尉張定邊等乘夜以小舟竊載交諒屍及其子陳理之武昌發喪成服復稱皇帝以明年為德壽元年是時諸將中有勸我太祖出舟遠擊定邊於下流而以全師蹙之則武昌兵衆

可以盡獲軍中皆以為奇謀太祖私料定邊窮寇不必亟追將士久勞不可多役而江西湖廣生民憔悴殊甚理當保全不許其請

王鍾討克莫山縣復招降沈頭陀等雲璽

禮部佳英山諭沈頭陀曰爾主連城數十地方萬里精兵百萬大艦數千猶不能全而一旦送死集江口爾等保區區尋丈之險況能久生哉今大兵四出追討倘漢遺孽爾不早歸順尚安所逃死乎弗聽銘乃進兵諸壘悉平

九月劉謙引兵克復吉安又安福孫茂先征克洋鄉

虎背寨

燕引兵攻吉安後之俘其元帥彭志高得軍四千
餘石復招降安福姚大膽高以介王明善而孫茂
先亦以兵征克萍鄉虎背寨諸郡頗安

宋濂進平江漢頌

頌曰天眷有德寔為哲皇肆其神器以靖寇攘表
旄東指固敢弗參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
江右攸屬浙之東西樹美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
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爰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
克頑鋒鎗斧塘經涉我疆以馳以跟亦既剪刈僅

該覆江破浙濟六軍直傾其六釋而不誅得自懲
刷閭閻不然漢承而亟超其姦臂當吾車轍

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逆遷并

師爾整甲兵漕爾糧糧各教爾滅賊光在中奏則

之月橋升江濱皇東巨城以威以遠其發紀律

精明曉大奮激旆旌揚輝凌將之矛戈沈鑑宵明

明哉怒載厲載飛載馳摧威所吞已無刑相既與

虜逢大呼衝擊乘勝黎黎星流火載擊燭電奔巨

森雷臂鼓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靡

靡橫交紐命殒弗顧橫曉奏風雷來殲編流尸塞

川舟行弗前虜既既視扶劍而遠繫于湖與僅存

喘息我兵植柵江之南北火炭在流掩蔽如翼越

歷四旬飛走窮途將冒萬世以饒其衝我師見之

千艘如虎似兇之走而鷹之逆射戰大時震遠西

傑姑一發殲此首之貫睛及顧朴若拈柳大慈既

除餘不能醜遠相告言我誠不振我輩我頑我歸

至仁誰謂塔樓可高嶧岫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

曰俞哉汝俘予受宥女弗別予汝父母汝來予衣

汝飢予哺昔何吝送今姑撤即奏凱而旋騎吹嘯

推別於樂歌即以錫鏡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帑推

其家而登其庖都人聚觀舉首加額或嘆或溢有

聲實之千戈相承非一朝一夕自今升平可坐而嘆

惟皇神武勳則克之奉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

寬慈降則釋之義鑒勳湯壽能敵之惟皇明斷

事即決洞見十里百隔一髮可以西征成此駿

大小車朝熟敢肆尊在昔亦壁泊乎今泥事以

幸集尚傳策書況茲之功俊偉赫善標古無讓可

無永詩日雖微賤交字是職封楊日休并獻目膝

三代以還用人以國皇宣遵行永作民極

王中我

太祖至自伐漢還中順大夫安慶知府譚啓宗知武昌復以羅復仁等齎書諭臨江江州荆湖諸郡

太祖引師還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遇春永忠等各賜以田躬餼其勞餘將士各賞金帛有差

太祖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能捷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便乃能勝之是得天時矣交諒兵據鄱陽先在上流先在上流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勞而彼逸今勝獲之誠所未喻我太祖曰爾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者也乎交諒兵

雖衆各人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通勞於東明日又馳於西夫衆心矣失矣貴時動時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振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鷲鳥搏擊衆郊俱獲此交諒所以為吾破也諸將悅服遇春永忠各賜田若干其餘將士賞金繒有差

太祖憫江夏武昌之民屢年困於戰聞疫於供輸不思遽加以兵謀以其人將命諭之乃知府啓宗將命奉幣以往旦以弔慰兼令宣諭庶幾君臣勦順免勞兵革落欣然就道或沮之曰交諒死未知

的否不可輕往或又曰交諒果死其嗣子子繼必

亦不可往啓宗曰此上命也志不求易事不避難人臣職也何畏懼之有遂往武昌至則宣我

太祖威德又懷柔寬惠之意氣不餒竭而言慷慨人人為之感動厚其禮遇仍以其官使偕啓宗還朝復命啓宗還守安慶啓宗字敬先於壬寅六月交諒兵米寇安慶我鎮卒不戰而潰啓宗固守安慶城三月或語之曰府部無兵甲賊寇出沒不測不若亟還請命于省府啓宗不聽而堅守如故又漢兵退又倡察幕等官撫恤傷殘遺民民大感德

又遣交諒故編脩羅復仁等齊齎書招諭臨江表州荆湖諸郡

壬午我

太祖率常遇春廖永忠康茂才明昇瑞征陳理于武昌

太祖以譚啓宗宣諭陳理理之君臣不肯率服乃命李善長鄧愈留守建康親率遇春等之師以征之於是湖北郡縣皆降

復以章溢為浙東按察司僉事兼管兵備溢討平處州諸盜復奏免額外糧一十三萬餘石

先是處州不寧我太祖以溢為按察司副使使鎮之溢曰臣前在浙東無狀同列孔克仁田疇昏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擢今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不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乃止命為僉事比至討平山寨諸盜首田賊夏清與福建范昌合兵寇慶元龍泉分兵據要害列柵置營於龍泉地方亦命和興等植木城賊不敢犯時兵戍浦城糧食不繼

太祖即以為溢處措右丞李文忠欲運處州糧餉溢以處州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在官而均給之兵食遂足水軍千戶任惟洲朱仲欽屯青田寇至仲欽逆戰惟洲却走仲欽失援因是致敗溢倭惟洲斬之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支餘寇處州額糧原一萬三千有奇參軍胡深以軍費用殷權宜增十倍民苦之溢上言於中書我太祖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舊額凡免民糧一十三萬餘石臣按朝家以僉事兼管兵備自章濬始溢興利除害靖寇肅軍甚得一道風憲之體故謹書之

冬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癸卯贈張德勝為光祿大夫江淮平章政事蔡國公趙德勝榮祿大夫江西平章政事梁國公桑世傑為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行樞密院判永義侯其贈趙德勝誥曰開國之初朕賴爪牙之士執干戈以拓疆土其有捐軀殉國而沒於王事烏得不深念之哉具官趙德勝剛果有識勇毅絕倫始自除和奮跡行伍乃從渡江援朱石叅姑執遂定建業克丹陽破毗陵皆預有功乃陞帥職從大將下宣城江陰攻吳興錢塘收青陽石埭襲宜興高郵而安慶九江鄂渚南昌之役其功益著及守南昌平山寇靖厲邑朕甚嘉之爰膺僉樞之命夫何敵兵侵城竭力備禦誤中矢鏑竟隕其身於敵有功而不及親受其報朕之念爾何能忘之是用陟以崇階列職台輔仍封大國建于上公以子錫終之儀以昭勸忠之道英靈如在尚克耿承

元字羅帖木兒復攻冀寧擴廓帖木兒大破其兵於石嶺關

初擴廓遣兵侵李羅之境李羅上言擴廓踵襲父惡有不臣之心乞賜處置元主不許

李羅乘罕之死心輕擴廓亦數以兵授冀寧雖
被詔和解而仇隙日深至是遣兵攻冀寧至石
嶺關擴廓迎戰大破之擒其部將烏馬兒教興祖
李羅自是不振巨按元之方鎮如擴廓張良弼人
不知類方交諒勞師南昌士識復僭吳王機有可
乘而詞尤可執不乘此以復楚鄂淮南乃還自相
攻敗績武功失師石嶺貞不知類哉

丙申我

太祖至武昌以常遇春等縱兵圍其城復聯舟為
寨以絕江中

太祖至武昌命遇春永忠等分兵於四門立柵
圍之又於江中聯舟艦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
十有一月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又右丞相搠思監
殺其太傅太平於東勝州

元主欲以伯撒里為相伯撒里辭曰臣老不足以
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任不可時太平
已辭歸奉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之太平至沙
井閣命宿留太子惠之令御史天普化勅太平
遠詔拘收所授宣命搠思監承太子意因誣奏
太平安置吐蕃尋遣至東勝州逸令自殺臣按太平

之死以其不肯從太子之內禪也元主昏蒙外有
亂臣而不能馭內有賊子而不自知但大臣立朝
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倖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
倖而免以是而勸則太子雖非撥亂反正之良亦
無里克中立之醜彼敗屈死而君臣父子之倫是
矣有今君臣父子夫婦之衷莫有甚於元主昏蒙
其子子則謀為篡奪晚寵其妻妻欲濟成子惠
援鉞藩將將便專上周旋蕭牆藩藩禍患並發
不據之態報獻周歸於是生民無主而塗地日甚當
時翰林學士張翥寄詩江浙叅政周伯璿有曰天
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
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虹貫日仙家謫笑
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生幾故人於戲
一人無良禍至於此此天所以命我

太祖驅除而立民命焉

元侵明官爵

御史臺臣奏言效相晚脫有大臣體向在中書政
事脩舉深懼滿盈日求引退加封鄭王固辭不受
再秉鈞軸克濟難危總兵進征平徐州於合大
功垂成浮言構離奉詔謝兵苑貶以沒難已錄

用其子遂所籍田乞憫其熟舊遂共宣命元歲
既時事憶念脫脫然從之詔爵漢既屈官爵
開天下大勢如人一身所以行於榮衛而疏其氣
俾內氣不傷外感不入以能長世則民者御史奉
職之效也故糾劾必合人心論陳在職大體元李
御史可劾者不動而所劾者皆杜援之術可諫
者不諫其所諫者多泛常之規紀綱日壞國隨以
忘焉

十有二月丙申我

太祖以常通春等守圍武昌遂還建康

太祖將還建康命通春督諸將守營柵勿與漢兵
我處分既定遂還建康通春勇鸞戰必先登初主
武昌漢人以數騎挑戰通春即輕身赴敵而漢將
張定遠却在賊上指揮軍士一無所動太祖

太祖見之深惜過春不知大將體故比還建康或謂諸
將勿輕與武昌大戰日開春秋周臣王時有晉庚
周者三駕伐鄭不戰屈楚孔子作春秋特書是之
初駕伐鄭觀兵東門分其精銳以進楚記水馬駕伐
鄭觀兵南門三駕伐鄭觀兵自率諸侯以問鄭楚
及鄭平則師抵鄭竟楚來爭鄭仍不戰以歸晉

疾所以駕楚恒整而不亂楚人所以應晉極倦而
不勝卒之鄭簡出會而從晉之志聖良實告絕而楚權
之鄭患息兵家者流每良其謀而效法不置在我

聖祖以神而明之不邀擊於紫江之勃而師徐于
兩汴之役大衆不傷生靈俱全智勇人保聖人之
慮也續編綱目乃於鄒陽大勝之餘遺書進圍武
昌之語而譚敬先之將命與夫或遇春之勿戰殆
不詳備焉可謂不測聖祖用師之心而疏於考
定者臣故求而出之

元御史傅公諫劾奏官者朴不花索驥太子愛歡
理建康庇之禍陳仁孝國鳳復疏劾其奸以祖仁為
其庸恭知政事御史大夫老的沙及知樞密院事克
堅帖木兒出奔大同

時官者朴不花索驥內侍太子外結糊思監驕恣
不法於是御史傅公諫劾其罪作太子之意坐是
左遷治書侍御史祖仁上疏太子言天下者祖宗
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願以二聖之微而
於天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手殿
下職在監國撫軍間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

自有自有君父在今方敏德春宮及使諫臣結舌
奸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
望疏入太子太慈命老的沙諭祖仁以橐離朴不
花初無是事御史傅公讓糾言不實已與及且昔
諸宗為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命日
也祖仁又上疏言殿下可以全此二人者正緣不
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
殿下未知耳於是太子不得已以其事問二人皆
辭退祖仁乃又上疏元主言祖宗以天下得之隆
下乃命壞亂不可拔藥雖由天運使然亦賞罰不
明之所致也區區二堅猶不能降况於大者願陛
下顯斥二人勿令以辭還為名成其奸計使海內
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勦力
斯天下可全書奏元主大怒時御史李國用亦言
二人賞拜於是臺臣老的以下皆左遷出祖仁
為其肅行省叅知政事的沙與知樞密院事帖木
帖木兒出奔大同匿于孛羅帖木兒軍中臣安祖
仁乃元主至正二年狀元也疏斥二官極快人心
乃元季朝陽之鳳而元父子則邪翼虎殘之君的
沙風憲承旨曲諭是為不捕之苦孛羅藩臣私納

共奔將為反噬之大居不居臣不臣於斯見矣夫宦者為患自
古已然漢唐為甚且元人欠之元季之君百官奏疏目有
萬幾是非利害全不知別所批聖旨不曰那般者
欽此則曰中書省樞密院知道省院重臣樞
紐的該糊思監之徒乃極庸鄙尤頑冥然無學而
觸事面牆乘決指揮而多乘情變及至事償功額
貽害速遁後遇大政蓋既往之莫追求將來之或
補不以資於勝已却乃詢於宦寺此不花索驪所
以倒持政柄而元君臣不悟也

秘閣元龜政要卷第四

洪武元年

戊申春正月乙亥我

太祖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是月四日乙亥我太祖以李善長等准戴之勳乃
祭告帝祇于南郊即皇帝位號有天下曰大明建
元洪武其親為祭告之文曰維我中國人民自宋運
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主中國為天下主其君
父子孫而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土地人民皆歸
惟

臣帝賜英盼李善長徐達等為臣之輔遂有戰
采石水寨蠻子海牙方山陸寨陳也袁州歐陽祥江
州陳友諒潭州王忠信新淦鄧克明龍泉彭時中荆
州江汪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
熊天瑞辰州周文貴永新周安萍卿易平江王世
明沅州李祖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
益都保老等休兵息民於田里今地週二萬里黃臣
下皆曰恐民間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是用
以今年正月初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上帝皇祇蒞在帝命尚饗前年十二月金陵市棚

大雨雲陰迨至正月朔旦雲霽煦燠三日省牲陰雲

悉歛日光皎然暨行禮天宇廓清星緯昭朗香霧凝

天而下露地天中獨露中星乃天開景運之明驗也

百官兆民忻悅禮成遂即皇帝位于郊壇之備儀衛

法從善長率百官行禮三呼萬歲拜賀初丁未之秋

帝嘗夢居寒微暇遊舍南仰觀于天見西北天上群

鳥如燕大小不可數量摩天而下須臾少近皆鵲鵲

之狀又少近比鳥之狀忽然自鳥中突出一仙鶴徐

翅東西帝回首顧之有鵲數對畧少將近不知鵲

之所在惟有言鵲數行但見鵲去鵲首浮空而行

見持鵲者亦不見其竿鵲過少頃西北天上有一木

為朱臺西有稜角周有欄檻色皆以朱黃繩四扯之

前上立二人如寺閣內金剛一體無二極目視之見

二人口若宣揚之狀忽臺輔西以左向南不見二立

士却見列坐幞頭抹額者數人又臺旋北向以後向

南見其臺上中立三尊若道家三清之狀其中尊者

美貌脩髯人世少見畧少回顧於帝仍往西北及

是杳霧凝露露出中星一如夢中所見

進帝祖考妣上冊寶事謚及祭社稷還御奉天殿受表

賀

李善長等當壇下行禮畢 帝即率太子及諸子奉
神主詣太廟追尊四代祖考妣為皇帝后主奉玉寶
玉冊冊曰孝玄孫嗣皇帝御諱稽首上言事敬先世
人之至情祖父有天下傳之于子孫子孫有天下者
追尊其祖考此古今之通義也御諱遇天下兵起躬
擐甲冑調度師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廣乃
祖宗深仁厚澤之所致也諸臣世推尊為皇帝先世
祖考妣未有稱號謹上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
號德祖皇曾祖考曰恒皇帝妣曰恒皇后冊文有曰
創業開基孝宜先於追遠祖宗功德禮莫大於正名
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為國考文於古進謚
於今伏惟皇曾祖府君賦性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
儉脩身永念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重裕昔
陶唐上崇少皞周武追王古公思永求之有本源履
霜露而懷休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願號
鴻名庶克符於典禮作廟有奕鑒玉惟嚴謹奉冊寶
上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維
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啓土建邦永賴在天之列
祖其批冊曰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內治國之盛典
報本莫大乎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閭之累積嚴

修祿享敬上徽稱伏惟皇祖妣坤道順承垂儀雍
穆倫遵潯濯德音夙著宗祧禮備溫恭慶系遠延孫
子實惟中 丕顯前聞惟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
于教世之後邊令妙質獲履至尊矣考舊章式崇冊
謚謹奉冊寶上尊號恒皇帝誕受帝社永膺令名重程
禘衣美遂生榮之頌閱惟麟趾尚期陰相之功其上
皇祖考尊號曰裕皇帝廟號熙祖皇祖妣王氏曰裕
皇后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妣陳氏曰淳
皇后伏惟神明在上鑒此孝思祭畢 謂善長曰
朕荷先世積累之勳慶及于躬撫臨億兆今遵行典
禮尊崇先代齊肅一心對越神靈可謂重萬民懷若
或見之李善長對曰陛下孝誠感通達于幽顯 帝
曰本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佑焉或有
問非奉先思孝之道也遂令世子先至社稷壇丘石
主 帝至設位於南極之間各詣神位前行禮畢事
還御奉天殿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文武百官上表
賀曰天生聖智宏開基創業之功運濟亨嘉仰濟世
安民之主萬民忻戴四海更新恭惟 皇帝陛下秉
聰明睿智之資備聖神文武之德首出庶物卓絕群
倫初無尺地一人之階而致普天率土之會東征西

怨猶大旱之望雲霓外豫內安措顛運而置衽席兵
威所向靡堅不推德音所加無遠不服平群雄而借
龍息掃六合而煙塵清拯其塗炭之民布以寬仁之
政四維張而風俗美三綱正而倫理明天命攸歸實
茂膺於曆數人心所屬成鼓舞以詠歌冕旒端拱於
宸居華夏統承於正朔乃繼天立極爰定鼎而建都
臣等幸際亨嘉獲叨佐使忝居鸞烈上祝鴻圖饒武
修文開太平於萬世制禮作樂妙化育于兩間

立祀焉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

帝受善長等表賀畢遂命善長奉冊寶立焉氏爲皇

后世子標爲皇太子冊皇后曰天眷我家啓運興王
自衡門奄有四海爲君后可不慎歟君以仁政慎於
有位撫黎庶而統萬邦后以懿德慎於內治表六宮
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咨爾焉氏同勛勞於開創之
時由家國內助良多今以金冊寶立爾爲皇后其
敬乃職欽先後世於慎戒之初丙申歲 帝率師渡
江 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
二國之兵征戰無虛日 后親率妾媵充繕衣餼助
給將士分夜不寐每勛 帝規畫軍旅勛合時宜值
歲大歉嘗自忍饑懷糗餌脩脯供應未嘗乏絕連次

恪遵婦道 帝每有記事書札輒命藏之倉卒取視
即於囊中奏進未有脫誤 帝嘗焚香祝天願天命
早有所付毋苦天下蒼生 后即謂帝曰方今豪傑
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
願者扶之危者救之收其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
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帝曰爾言深合我意及是母爲皇后 帝謂善長等
曰昔日允武勞馮異曰舍卒無妻亭望粥泔沱河參
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念 皇后起
布衣時日同甘苦嘗從朕在軍中舍卒自忍飢餓懷
糗餌以食朕比之羹粥參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
孫皇后當隱太子攝政之際內誅盡孝謹承諸妃消
釋嫌疑朕素爲郭氏所疑朕徃情不恤將士或以朕
用爲厭 后必先獻郭氏以悅其意及欲危朕 后
輒爲彌縫卒免於禍其世殆有難於長孫皇后者朕
或因朕語怒小過 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
邪朕又爲憐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
朝因以語 后 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
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克舜爲法耳
及後得元人府庫貨物不以爲寶惟欲以得寶爲寶

又嘗具奏表章小學預備水早有光祿卿徐興祖典
領大烹食近臣奉事官滋味涼薄啓請 帝召興祖
切責之後增大學生月糧以給其家皆緣 后之陳
諭每訓太子諸王務學有以衣服器皿舉充弄弄
茨土堦夏尚文王惡衣服而卑宮室并舉 帝尤惡
奢虐日憂勤以治天下之意以激厲裁抑之。其冊
太子曰國家建儲禮從嫡長天下之本在焉朕起自
田野與群稚角逐難定禍亂成功於多難之際今基
業已成令爾標爲皇太子於戲爾生王室爲首嗣天
意所屬茲正位東宮其敬天惟謹且撫軍監國爾之
職也六師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懷服其心用永固邦
家尚慎戒之又諭之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
子不同公卿士庶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
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者也公
卿士庶人不能脩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
子不能正身脩德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
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追封皇伯及兄姪爲王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諸
功臣進爵遷職有差

制曰天相我家肇興帝業仰承先世已克臻此已於

正月四日祭告 天地即皇帝位于南郊既進事四
代考妣爲皇帝皇后重念親親之道無間存沒追封
皇伯考爲壽春王皇兄某爲南昌王某爲盱眙王某
爲臨淮王皇從兄某爲霍丘王某爲下蔡王某爲安
豐王某爲蒙城王皇姪某爲山陽王某爲招信王皇
從姪某爲實信王某爲六安王某爲來安王某爲梁
都王某爲英山王皇伯妣劉氏爲壽春王夫人皇嫂
王氏爲南昌王夫人。日聞王氏附葬鳳陽皇陵今
配享乃無未知何謂。劉氏爲臨淮王夫人皇從嫂
翟氏爲霍丘王夫人趙氏爲安豐王夫人列祀家廟
著爲典常伏惟英靈歆此榮祉以善長徐達爲左右
丞相俱錄軍國重事銀青榮祿大夫常遇春馮勝鄧
愈湯和胡美康茂才張興祖廖永忠李伯昇亦榮祿
大夫趙庸王溥劉基章溢並資善大夫文原吉范頤
祖並嘉議大夫領侍衛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吳
禎耿炳文並爲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其余文
武官員遷進有差

封汪清爲駙馬都尉以其長子致淵襲羽林左衛指揮
僉事次子致登爲錦衣衛鎮撫

清尚太原長子王戰死於康郎山追封盱眙縣子至

是又贈都尉

詔曰朕爲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主中國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土疆豪傑紛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鹿之秋置英賢於左右兩淮兩浙江東西湖廣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叛定民安田野今文武大臣有司衆庶合詞勸進尊朕爲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癸天地于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是年爲洪武元年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建太社稷于京師立妃馬氏爲皇后長子標爲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諭來朝府州縣官

諭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稟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摧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然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敗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泥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深戒之嘗謂中書省臣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恤其老則天下之爲子弟者悅恤其幼則天下

之爲父兄者悅其心有不歸者或寡矣又曰治民如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貪喜富當重農特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輿作節儉後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特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遇輓終非其性也

詔製太廟祭器以銀而塗金

詔曰今之人不可爲古禮猶古之人不能爲今禮也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迭世況古好用古運筮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而事生事亡而事存其製宗廟御器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塗金之酒壺盃觴每事皆用八朱漆盤筮二百四十及揮擺枕筆篋筭幃幔浴室之類皆具

帝及侍臣論創業守成難易

帝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日覽萬幾未見有勞聖慮帝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楊璟進兵攻永州以周德興張彬擊敗元人援兵圍其城

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楊璟進兵攻永州元右丞鄧祖勝求救於守全州平章阿思蘭因遣兵來援璟即命左丞德興參政張彬等率兵擊敗之獲其卒九十五人馬二十餘匹遂進兵逼其城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擊敗其兵擒其將王鑒祖勝收兵入城固守璟盛兵圍之廣西行省都事趙元隆言於平章也兒吉泥曰公宜速救永州吾所恃者永耳無永則無廣右矣吉尼深納之

辛巳以善長徐達常遇春兼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文原吉范頤祖兼賓客

善長兼太子少師徐達兼少傅遇春兼少保馮宗異兼右詹事胡美廖永忠李伯昇俱兼同知詹事院事趙庸王溥兼副詹事中書參政楊憲傳獻兼詹事院丞康茂才張興祖兼左右率府使顧時兼同知左率府事吳禎狄炳文兼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湯和鄧愈兼諭德劉基章溢文原吉范頤祖兼太子賓客勅劉基陶安上言於帝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徵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帝曰取法於

古必擇其善者從之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如求登高而却步渡長江而回棹豈能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各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開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諭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熟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勳有典則若新進之賢亦選擇恭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廉尊賢之道簡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本必以授大臣萬金之璧不可付拙工詹同等對曰陛下立法重憲之章慮後遠矣帝又諭善長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備官卿等啓開太子或有以斷不明而與卿等必讚府僚導之嫌隙將由是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結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況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

不可忽也其詰徐達曰命將出師立興王之大業建
邦啓土資佐運之能臣伏斧鉞而成顯功秉鈞衡而
居右揆才爲異等賞亦非常乎在 朝廷誕宣綸綍
達剛姿英傑遠量雄深巖巖山嶽之重矯矯虎臣之
猛從子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志來茲定陽於江
南遂作擎天之柱氣貫萬人而無敵拔幟摧城威行
四壤而推恩撫民安堵牙旗指顧淮海澄清雷電經
轟湖湘率服西連巴蜀東際真洋有征則總水陸兵
戎所向則收郡縣邑籍削平二強國雖古多將無以
加辛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定疊奏蘇湖之捷俘
其臣主而歸化爲元勳宜膺止爵尊崇相府宜加開
國之襲輔導儲宮尤重無官之選於戚太公始畧當
宏一紀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用頒寵命尚
克欽承及後學士陶凱奏請遷東宮官罷廷臣兼職
帝諭之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以廷臣有才望
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大臣與宮僚有不
合者遂生嫌隙或起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
克之事可爲明鑑今立此職使父子一體君臣一心
無相構之患也

以慮成縣諫齊寧府

元周文貴自全州引兵復永州左丞周德興擊破之
文貴奔還德興擊破文貴兵斬其部將朱沅判生擒
元帥漆甲等六人指揮袁子明亦破文貴兵於湘鄉
百戶周迪戰死復元萬戶武丁等一千二百二十九
人馬百餘匹

壬午胡美何文輝圍建寧城

美與文輝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泰政陳
子琦集僚佐謀曰聞大明軍號勇自入杉關諸鎮皆
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亦不下萬余
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以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

自退吾因而束之或可得志矣衆皆曰然由是備禦
甚堅胡美等數挑戰達里麻固守不出我師遂環其
四門以攻之

丙戌 帝御文樓及太子講七國叛漢情變

丁亥御東閣講前代興亡

帝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日與所侍儒臣講說經
史何事太子樞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之事 帝
遂問此曲在誰對曰曲在七國 帝謂之曰此講官
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爲太子時嘗拔博局殺吳王世
子以激其怨及爲帝又德晁錯之說輕意削諸侯王

土地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
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抗天下公
法如此則為天子者知親睦九族以篤親親之恩為
諸子者必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明日丁亥帝
復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侍因論前代興
亡之事帝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
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
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
論此深傲於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丁亥置中山街親軍指揮使司以周立為指揮使及置
濟寧左右二衛

己丑中書省進大明令詔頒行之

中書御史臺等衙門參政等官進呈所修大明令是
月十八日己丑奉聖旨准頒行天下令中所載事
條如吏令一百四十五戶令三十四禮令一十六兵
令一十一刑令一十七實與律相為表裏但令舉大
綱而律則詳其節目帝序其首曰惟律令者治天
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以先律以齊之以後古人律令
至簡後世漸以繁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
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難知是啓吏之奸而陷民於

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令文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
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利天下
果能遵令而不犯於律刑措斯亦不難故命頒行惟
爾臣庶體予至懷帝甚切於刑罰之事嘗諭刑官
有云肇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其所名者曰貫
城貫者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五宿如卷珠圓而成象
乃天訟也若中虛而無九星於內則刑官無利私耶
政平訟理故獄無囚人貫內空虛若九星處其中而
有數枚者則刑非人若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
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爾諸執事各司其事還有以
身心法天道而行之耶若如天之所以獄清而無事
心靜而神安以玄武之澄波映鍾山之蒼翠雖飛泉
巖而走瀉下亦莫潛毫釐洞見其真智人若是寧不
門懷抱而長嘯終日引觴侶酌以快今生庶不負朕
肇法司之所志也汝其敬之哉

壬辰何文輝胡美取建寧復以曹復時招諭汀州降其
將陳國珍吳崇俊

文輝胡美督兵攻城甚急達里麻不能支至夜分潛
至文輝營納款壬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詣
營降胡美怒二人不先詣已欲屠其城文輝止之曰

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既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美乃止整軍入城秋毫無犯執叅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匹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糧九萬八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黃子賢領兵守之隨遣獲時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汀州將陳國珍總管吳崇俊無幾何亦率衆來降

癸巳 帝及學士陶安講前代學述

帝與儒臣講論學述陶安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帝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閭押之徒肆其邪說遊說諸侯當時諸侯意於功利多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惡得而治陶安對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帝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吳禎拔福州元行宣政院事朵耳死之

湯和吳禎賞聚水 制率舟師自明州由海道進取福州禎嚴程奄至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守

臣曲出遁走行宣政院事朵耳死焉

詔定祀典及勅李善長等定議以聞

詔曰朕惟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聽人民祀天地祈禱無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祈禱天者不知其幾瀆禮犯分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大夫士庶人各有宜祭其上下所祭之神禮部其定議頒降違者罪之又勅善長陶安傅獻等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何以交神明致靈况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

置各處衛所及定大將將兵之法

太史劉基奏置衛所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爲百戶所每百戶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撫綏操練務在得宜毋致紊亂空歇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於

朝軍士各歸其業復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

湯和攻延平朱英自沿山道連寧會兵合攻拔其城執陳有定及于海歸于京師知之

有定在福建遂前平章燕只不花殺晉國公雖良據有漳州連及潮州及爲平章有王全閏之意朝廷初行遣使招諭有定鄧瑋衆拒守湯和廖永忠征之朱英率兵攻克延山遂由建寧會利於延平共攻其城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過其西門有定見我兵勇銳不敢爭鋒但蔽兵固守伺間而動命軍校巡城

晝夜不少息諸將請出戰有定不許疑其待肅院判有忒心殺之士年多踰城而遁有定窮蹙乃退於省堂仰藥飲之部下符賴止孫夜開門以納我師參政文殊海牙降有定氣未絕昇至東門復懸械送至京師其子陳海聞父城破被執自將樂來延平遂并執之寔是月二十九日也湯和遣大興往將樂撫諭陳之部下將士安輯其民置延平衛以蔡玉統兵守之有定解至京師帝以其逆拒王師戕殺胡深即以有定賜深之子禎禎即贈其肉以祭其父之靈

二月壬寅朔李善長傳獻陶安進郊社宗廟議

善長等具奏有國大事曰員丘方丘宗廟社稷其議圜丘曰今當遵古制分祀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以大明夜明星大歲從祀其議方丘曰今當以經爲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皇地祇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臣按此議乃虞舜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之義也舜不言祭地而稱六宗豈不以六爲地數之中言宗所以尊之者乎且其序在上帝之後山川群臣之上蓋舜即位既告天又告地也先儒誤以爲寒暑大明夜明幽宗等祀認爲六宗若從其說不惟無當於禮且以既從上帝配祀之神而又重演舉祭於已祀之後於情理亦不順矣臣於嘉靖丁酉歲嘗奉憲命與修杜氏通典遍考群籍未有敢議蔡氏之非者因得善長陶安之議喜識其正而備述於此。其議宗廟擬以四代各爲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九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之廟庶適禮之中不至煩瀆。臣按善長陶安此議止及合祭而不論禘者且聞郊祀配天最不可苟商周郊祀配天則奉契稷蓋以契爲司徒而教民稷勤其官而野死又皆帝嚳元妃所生子孫尤有天下尊祀配天爲其

功普德大比之元氣渾融舍三爲一有似於天故以上配情禮之極也洪惟我

太祖嘗以德祖配天甚得尊祖之義仁孝之至自今日論則又當奉太祖若更用德祖則非所以康德祖矣欽惟

皇上肇舉禘祫以季冬祫以孟夏五年一禘制往禮緯之舊每歲一祫事仍陶安之文而又奉

太祖配天 睿宗配允合物情典禮或疑配帝當奉我成祖殊不知成祖配帝在洪熙之時仁宗以子奉父當也若必推遠所親重遠祖是豈情禮也

哉其議社稷曰今宜以春秋二仲月上戊之日行祭先是帝詔禮官議於社稷創屋以備風陶安奏

言考諸典禮天子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若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齊宮望祭帝可其議其

京師三皇孔子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祖父毋父母及里社土穀之神并得祀竈其僧道建齋設醮

不許奏章上表青詞及塑畫天地神祇與夫扶鸞持聖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大禮諸儀陶安建論居

多前月庚子嘗賜之誥曰蓋開國家之立常必有一德之臣尊戴匡輔用能張其紀綱植其儀表正其名

位善其辭命基昌以大國家以安自古皆然朕昔在江漢時江南之士竭於軍門者陶安實先即以帝王事功相期於始見之際質裏兵務多歷年所宣號令則軍民信義禮刑則體要成建陳之論以忠出納之命惟允至於得城禦侮寇敦心成擒爲郡治民勸勞屢著朕今君臨大寶念此翊戴舊禮當優之不欲久煩以政適者聞翰苑以崇文治立學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於爾是用擢右宥密伴職論思茲特授以

寵章用彰國典尚其勤於獻納贊我皇猷綜理人文以臻至治可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及是定議祀典人皆稱安之各當云

延平衛指揮蔡王會廣信指揮使朱英夾攻金子隆於青雲寨擒其將馮國寶

有定故將金子隆率賊衆來寇延平蔡王出兵與戰追至沙縣之青雲寨會朱英合兵夾攻之擒其將馮國寶英復與王瑛引兵畧平將樂縣朝天嶺明溪白雲虎頭青龍黃龍等處一十八寨劔南遂安

湯和以養維引兵徇興化泉州分省舍人楊即自殺守

泉州右丞鐵木兒以城降

楊即鐵右丞舍人兒也從右丞分治泉州湯和與吳
楨取福州之時即即奔右丞曰官人累世蒙國厚恩
即累世蒙官人厚恩今國運已去即願從官人赴新
橋死矣右丞曰汝言之誠是遂俱至新橋凭欄良久
曰我有家事尚欠處分今且歸翌日即又從之復同
至水濱右丞又言尚有事我姑且歸即嘆曰吾不忍
復見官人矣即自沉水以死至是養雄引兵至右丞
隨以城降

乙巳詔御史大夫湯和還明州造船以運北征軍餉

以廖永忠為南征將軍朱亮祖為副將軍帥舟師由海
道取廣東

勅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
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望風款附帝遇春克
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
人人悅服也 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剽據民
困久矣除暴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
定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一人宣布威德以
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劫掠阻
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

未有不降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
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守鎮
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
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壬子詔復唐制衣冠及禁用胡姓胡語

初元世祖自朔漠以有天下風俗尚武悉以胡俗變
易中國士庶成髽髻推髻深檐胡服胡帽衣服則為
胯褶窄袖及緋線腰褶婦女衣衫袖短衣服裙裳無
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胡名習胡語俗化
既久恬不無怪 帝久厭之至是命悉復衣冠如唐

制仕者皆束髮於頂冠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
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玄黃樂工冠青
巾字頂巾繫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
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淡色彩用紵絲綾羅綉絹
其樂伎則帶明角皂褶子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用
兩截胡衣其髽髻推髻胡衣胡語胡姓一切禁止
元主詔削擯廓帖木兒爵邑復命禿魯李思齊討之
癸丑帝遇春克東昌元平章政事申榮死之遇春還軍
濟南

遇春克東昌中榮自縊以死於是所屬荏平芋縣皆

降過春仍復引軍還濟南

較勘斗斛秤尺領其式於天下

令兵馬司并管市司三日一次較勘市中斗斛秤尺及依時估定物價共在外府州縣各城門兵馬司一體薰領仍令鑄造鐵斛斗升付戶部收糧仍降其式於天下俾知一體遵用

甲寅楊璟以王廷擊周文貴兵於萊莒灘遂取寶慶政賀興隆戰沒於陣

環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進攻萊莒灘元兵千餘據險拒守廷擊破之追至城下叅政賀興隆戰沒於

陣文貴遁出餘衆據城拒守廷進兵逼之明日賊衆縱火搜掠民財出走遂下其城留兵守之帝以興隆戰沒下詔褒贈立祠祀之命有司歲以六月八日致祭

勅中書令有司勸課農桑學校

乙卯詔將作司制綿布戰衣三萬襲以紅紫青黃色

帝御東閣及學士朱升侍制詹同論真人錫服授劍之夢

帝退朝御東閣侍讀學士朱升侍制詹同侍坐 帝

顧謂升曰近觀周禮見所謂六夢者因思去年秋異

人顧我之夢既而三異人從西北去朕亦歸舍

門景象迥異非在鄉里之時傍有立者朕問向者導

黃將何所之傍者對曰還天宮矣朕急趨從之道遇

紫衣數人其一人以絳衣授朕裏皆五彩朕問此何

服一人荅曰此真人服朕取服之不覺冠履俱備又

一人授朕一劍光氣煒然復命朕道東南而行遇一

皂衣短袖者來露首及兩肱兩股首戴一冠兩平愁

目西北而去朕復東南行渡一小川川南山北有房

東西約十余間見朕長子衣青衣而立忽然夢覺若

此者其思夢耶其正夢耶朱升對曰夢者人之精神

所感此誠 陛下受命之兆所謂正夢耶昔黃帝夢

遊華胥而天下大治古已有之蓋帝王之興自有天

命非人智力所能及也

是夜三更有星如盞赤色如光自中台西北行至雲中

而沒初制文武官朝奏事禮節

凡文武百官朝奏事有未問禮儀者與新任官及

諸武臣侍儀官司每日於午門外演習御史二人監

視有不如儀者糾舉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早朝文官自左掖門入武官自右掖門入如奉天門

朝至金水橋南各依品級東西序立如華蓋殿至鹿

國外東西序立有事者進奏無事者出四品以上及
應陞殿者入殿內序立五品以下官出至虎頂外列
班北向立候鳴鞭以次而出文武出入俱分東西不
許徑越御道東西行走如在奉天門朝其有事東西
往來出至金水橋南行以過當朝若遇兩堂免朝有
事奏者不拘此限入朝遇雨雪許服雨衣百官既具
朝服公服之後毋舉笏行私揖禮文武大臣賜坐不
許推讓坐後遇有顧問初時跪對畢即坐若復有所
問坐上條對不必更起同列侍坐者或被顧一人
奏對余皆靜聽毋挽言勸說如各有所見候其言畢
方許前陳其入朝行坐賜食不許談笑諠譁指畫窺
望朝參退侍病嗽者許即退班或一時眩暈及感疾
不能侍坐者許同列官掖出大臣午高取自特旨僕
有顧問於便殿賜坐

改道士張正常爲真人易其印

正常張良四十二代孫元特爲正一教主天師尊寵
甚至及我天兵取江西正常遣人來見自後屢入朝
至是 帝嘗謂群臣曰至尊者天皇有師也以此爲
就棄瀆甚矣命去其舊稱伴爲真人改天師印爲真
人印以領道教正常有道術符政永壽宮井中

疾而飲者輒多瘳詔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
丙辰廖永忠遣人以書諭何真於廣州

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守廣州永忠自福州遣人以
書諭之其畧曰迺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
乘時而起分割州郡竊據疆土或假元之號令或自
擢其兵威擅其暴征橫歛壅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
極矣今

聖天子受天命肇造區夏江漢既已底定閩越亦
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以平惟兩廣避在遐方未寤
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

輒先走一介之使相告惟足下其留意焉真待書隨

遣人納款

養雄以兵徇漳州降其城元漳州路達魯花赤溫達理
彌實死之

養雄兵至漳州守將以所部軍先遁總制者遂以城
納款彌實名雖守郡其事又屬他官俄而報新朝使
者至養雄兵至城外彌實語左右曰吾將圖之乃朝
服北向再拜曰臣四十始仕不數年致位二千石國
恩厚矣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報國厚恩惟有死
耳遂斫其印篆書其笏曰大元臣子置于案上引所

佩刀自刺喉以死及良久手尚執手按膝歿然如生
郡民相率聚哭庭下哀聲震地相與歎于東門外
漳州經有定兵殘之後得彌實安集頗有生意故民
皆惜之彌實西域人也

吳禎以兵勦捕蘭秀山餘賊振旅還京師

初朱亮祖自浙東調取征福建姑息大過放散陳有
定山寨余黨以致八郡復叛重勞師旅既不以特班
師又不申嚴號令遂致蘭秀山賊窺伺而叛破陷指
揮徐秀等官軍雖涉和廖永忠亦莫如之何也獨征
南副將軍吳禎紀律森嚴軍容整肅回歸歸次昌國
葉陳二姓震切蘭秀山禎調兵勦捕蘭秀山餘賊全
師回京朝論議之其所遺賊一二復浮海入耽羅國
丁巳以康茂才率兵向濟南參同大將軍徐達北伐復
達李善長祭告江河淮濟之神

祝文曰近爲中原擾攘興兵北伐除暴安民已命中
書左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政
事鄂國公常遇春爲副將軍統帥王師由淮入河取
山東次第而進嘗昭告神明矣賴神之佑所向克捷
齊魯之境俱入版圖今再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總帥
馬步往山東恭同信國公等并取中原以今日行敢

告

壬戌以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副使胡通帥贛南雄韶
諸軍會廖永忠征廣東

諭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平章廖永忠
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搗德
慶三方並進以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
兵以取廣西先聲已震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
縱侵掠

乙丑遣使如大將軍徐達諭以取安樂而趨汴梁河南
諭曰計將軍之行將至安樂攻之半月可下樂安既
下即引兵上黃河取汴梁河南如樂安不下作長圍
圍之止留親軍攻守使彼外援不及內食不繼俞勝
將不戰而擒之矣其羽林等衛壯士併各衛軍馬令
都督馮宗異領之都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左丞薛
顯恭政傳友德諸將士等俱令至濟寧草橋以聽調
發

丙寅大將軍達以師逼樂安守將俞勝出走降其城元
丞相也速引兵來戰達追擊大破之獲其旂判脫歡
達率師至土河去樂安五里命軍士填壘以進明日
俞勝部將朱鎮撫報勝已行遁去達遂率師趨樂安

營于城之東南其郎中張仲毅出降以指揮華雲龍
守之常遇春馮宗異追俞勝不及獲其將牛右丞而
還既而又報元丞相也連平章忽林台等軍來戰連
率兵出迎元兵大敗追奔八十余里殺傷甚衆生擒
樞密院判脫散及軍士四百人馬三百匹詔朱英
復姓爲沐調守建寧節制邵武延平汀州

戊辰陶安請製冠服不果

學士陶安等奏言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
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帝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
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余

皆不用

庚午追封故皇姊爲孝親公主姊夫李貞爲駙馬都尉
恩親侯

誥曰蓋聞王樞錫制有肇于成周公主頒封禮復從

于炎漢上稽古典茲用追崇姊朱氏夙孝尊親又嚴

閨閭事舅姑以柔順致室家之肅雍宜享永年倏然

謝世天性同氣爰舉褒封泉壤有靈當歆敬渥可追

封孝親公主誥李貞曰蓋聞漢高增封肅相舊忠是

懷周武策建胡公至戚惟厚思君之惠有宜名爵

之特崇駙馬都尉李貞年追耆美德稱周旋之益爲

生良子爲我國家之虎臣仁壽既深善譽彌著爰詳
稽于古典當隆錫於寵章可封恩親侯駙馬都尉
選國子生周琦等侍東宮讀書

周琦王瓚張傑等十余人皆國子生之極選也取入
東宮侍太子讀書琦等入對謹身殿姿狀明秀應對
詳雅

帝深爲之喜因謂殿中侍御史安慶儒士郭文淵等
曰吾觀諸生於文藝素相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
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於浮靡太子之德亦當有助
也各厚加賜

以薛祥爲京畿都漕運使分司淮安

帝嘗語祥曰汝多歷軍功當授武職而今用兵山東
供億糧餉未得其人汝相從於起事之初固有年矣
簡在朕心若古之蕭何寇恂匡弼漢室不絕糧道欲
汝效之至是特誥授中順大夫京畿都漕運使管長
河大河等衛官軍分司淮安誥中諭祥以身律法張
於上無情於下無害忠君愛民往勤毋怠時自楊達
蔡及濟壩堰皆擁塞崩竭祥悉加疏通修築晝夜不
息後使均平不施刑呵人自服懼雖甚勞民無怨者
祥每慰之曰爾等戮力官家我奏爾功必得賜爾職

計得論功授職者共三十余人

後處州鄉兵歸農以章存道將其素叛者浮海北征

先是命將征陳有定於福建 帝問征閩諸將於御史中丞章溢得失何如章溢對曰湯和自海道進胡美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人尤服李文忠之威信若令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浦城溢子存道率鄉兵五千人以從文忠入建州劔州汀州時民避兵盡行竄匿嬰孩遺棄道路者相接文忠收養之聽其父母識認俱還之及是欲北征中原後命存道將前鄉兵以往溢執奏不可曰鄉

兵畏人耳始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又調之是失信也 帝不懌而罷既而從溢計以昔之叛逆悉藉為軍余皆還農隨命存道將之浮海北征溢在中臺務存大體不屑細事或以為言溢曰臺憲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但以博擊為能哉 帝嘗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甚怒議禮官不合情理以致天變將欲殺之溢徐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繼禮官所議有不盡合而陛下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威 帝怒為解議禮官俱得免溢素存忠厚故因特納諫轉撥主心期

以濟人利物類多如此

三月辛未朔命翰林院官修女戒

帝語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脩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故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恐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之際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以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守襄陽鄧愈以王成李廷琛攻克唐州復以孫茂先分道取南陽

愈之守襄陽也屬大軍征進山東將上河南 帝以手書諭愈使統領襄陽安陸景陵諸衛兵征取逸北未附城池其景陵存留官軍守城外其余軍教指揮副使李廷琛統領參隨進兵愈即命王成廷琛率兵攻唐州克其城又與指揮孫茂先分道取南陽所向克捷擒元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馬一百五十匹臣按我 太祖命徐達等以重師自山東上黃河以收河南東南又以鄧愈出偏師

自襄陽取唐鄧以收河南西北分而為奇會而成正
兵無留行而荆豫底定但臣再觀先取山東河南也
為正而又直搗河北徑取元都也為奇卒致擴廓保
保李思齊張思道之徒窮守秦晉而不敢出兵元主
挈族北奔而不復南向茲又取中原之大奇正也
有星孛于西北

先是正月彗星見於昴畢間至是又孛西北

大將軍徐達帥師徇德州棣州遂上黃河陳州左君弼
導至大梁父老壺漿以迎右丞薛顯攻克永州歸德

壬申楊璟以周德興張彬克全州及降道州軍遂藍山

縣

璟圍永州遣左丞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州守

平章阿思蘭聞之率衆遁去州民於城降於是道州

萬戶莫友進寧遠州土官李文卿守藍山縣元帥黎

茂陵等俱遣人詣軍門降

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以廣惠梅來歸詔驛召真入朝

真所部廣東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奉表來歸秘

湯和等平福建真遣使奉表于元及永忠書至乃遣

人奉表至軍門永忠遂遣人送其使及表文詣京師

帝賜詔褒之詔曰元綱鮮紐羣雄並爭天下瓜分未

見定于一者朕舉兵濠梁創業金陵除殘去暴十有
四年邇者遣特四征所向克捷撫有八閩肅清齊魯
兩廣之師相繼奏捷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
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
勣擁兵據險角兵於群雄之間非有主不屈此漢唐
名臣及今未見爾真連數郡之衆乃不勞師祿先期
來降其視竇李奚讓焉今特驛召來廷錫爾名爵以
旌有德於朕天厭紛紛人思平治爾之所舉實惟其
特堅乃初心以懋厥績

壬午廖永忠朱亮祖率舟師出福州五虎門航海趨廣

東

癸未楊璟遣兵攻常寧州義兵千戶朱權以城降

發長興江陰等衛軍戍閩中

丙戌楊璟遣兵攻武崗州守將曾權以城降

庚寅置汝寧州以楊成楊武為本衛指揮僉事

壬辰廖永忠朱亮祖舟師次于潮州信寧都之南澳山

何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以孫黃納款書及印章詣來

獻

己亥命禮部翰林官編集存心錄

帝以祭祀乃國大事但念慮之間倣或或怠無以昭

格神明乃命禮官及諸儒臣編集郊祀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為鑒戒者為書以進

置建寧衛以沐英為指揮使統兵守之

夏四月辛丑朔廖永忠朱亮祖舟師至東莞何真以官屬來謁于軍陸仲亨以兵徇英德清遠曲江連州肇慶進攻德慶元將張鵬程棄城走遂及胡通合軍向廣西卻新州進筆

帝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所進竹箒固為用物但無命來獻恐天下

聞風爭進奇巧勞民傷財自茲始矣卻之仍命四方

非朝廷所需者毋妄獻

以范常為翰林學士兼太常卿

常自太平召入訪以時政及古事宜皆直對無隱又

上除和事蹟帝喜擢今官政事禮樂多與其議

甲辰大將軍徐達以都督僉事陳慶守大梁自率步騎自中洛進取河南

封府田署令陳漢為奉議大夫

制曰庸田之官所以司庶土興水利成豐穰廣儲蓄

穡亦重矣宜選老練明達之才以居此任前大都督

用斯事官陳漢家傳有治粟之能居任著奉公之效昔在屯營集衆保境安民誠主知幾歸于王國嘗理西樞之事已聞獄訟之平安推大農之屬員以佐國家之經費茲頒新時用示寵嘉爾尚展其才能勤其心志俾倉廩實府庫充國富兵強協毗景運可封奉議大夫帝最眷漢嘗為之著說曰且有漢之說大河瀚漫也汪洋也銀河也朕之臣以之而為名豈不大也哉嘗聞昔逢元季豪傑角逐漢獨能倡義拯以保生靈當保之時則與雄者戰當戰之際推鋒橫謀振慨然赴赴然旗張鼓噪孰敢當前斯雄也斯勇也豈不以漢之汪洋瀚漫之相應乎以此觀之名以漢稱豈徒然哉

乙巳廖永忠師次虎頭山門小亨張元帥以所部來降命工尚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

帝思古人之孝行者及身所經歷戰伐等事命工尚之以示子孫因謂詹同等曰朕家本農桑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尚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大於此亦莫此為切帝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

於奢侈不知 祖宗積累之勤故示之以此使朝夕
觀覽庶有所警也

副將軍常遇春及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戰于洛水之
北大將軍達以任亮康茂才耿炳文合擊大破之趙庸
曹良臣復引兵來會遂克河南

達等帥師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詹同脫
因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洛水之北十五里我軍未
成列遇春單騎突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橫梁利之遇春
發矢斃其前鋒敵人禁氣遇春大呼殺入達麾任亮
茂才炳文等軍乘之元兵大敗俘獲無算郭英力戰

傷膊脫因帖木兒收散奔陝州達即進營城北趙庸
率步騎自中潯渡河亦自虎牢關與良臣擊破詹同
之兵引軍會大將軍達於城北於是李克彝復走平
章梁王阿魯溫送款軍門遂下河南乘勝取洛陽以
庸守河南仍命任亮招諭嵩州亦降之

廖永忠至龍潭仲亨胡通引軍會之

永忠師至龍潭仲亨胡通引軍來畧定美德清遠曲
江連州肇慶進攻德慶元將張鵬程棄城走會元將
盧左丞遣鎮撫盧成納款海舟五百余艘軍士二千
九百余人馬三百匹糧五千余石隨以胡通領兵鎮

守仲亨改為美東衛指揮使

孔克堅來朝詔賜宅一區

先是大將軍達士濟寧克堅稱疾遣其子希學見達
于軍門達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父久病不能
行令臣先入見帝乃以勅諭之曰朕聞爾祖孔子
垂教萬世扶植綱常子孫非常人等也故主四十大
往往作賓王家豈獨今日哉胡元入國蔑棄禮教
彝倫攸斁天實厭之以喪其師朕率中土之士奉天
逐胡以安天下以後先王之舊雖起自布衣實永古
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漢之高祖
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聞爾抱風病是果然否若無
疾而稱疾則不可遇勅至則思之會克堅亦自來朝
行至淮安遇勅使拜命惶恐無程而進既至召對謹
身殿帝從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孔克堅對曰臣年
五十有三帝曰爾年雖未老而疾嬰之今不煩爾
官但爾家先聖之後為子孫者不可以不務學朕觀
爾資質溫厚必能承家爾更加誨諭俾知進學以振
揚爾祖之道則有光於儒教孔克堅頓首謝即日賜
宅一區馬一疋月給糧二十石明日又召至諭之曰
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實有賴焉故爾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望聖人之學况孔氏子孫乎宜勉爾族人各務進學因顧謂侍臣曰朕不受孔克堅以官者以其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養之以祿不任之以事也每郊祀必致膳肉撫勞甚至

乙卯遣使如大將軍徐達營命徵儒士睢明義鉅鼎臣程彥魯送京師

廖永忠攻拔三山寨執斬邵宗愚鐵里迷失吳都堡獲平新會河源叛賊及誅妖人參康祖

永忠師至廣州宗愚遣其黨羅元祥詣軍門降本規

軍勢實無降意也永忠語之曰欲降即降毋為虛言以相欺也宗愚遷延累日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兵抵其寨誥旦破之宗愚兄弟戕害皆殺再陷廣州民遭劫掠及向縛入城民爭觀之咸望其面遂與其黨分省右丞鐵里迷失元帥吳都蠻及耿天璧所擒僞同知陳祖保等俱斬于廣州市礮其尸民情大悅又新會縣土豪黃彬河源縣曹文昌并廖仁等作亂自稱元帥永忠亦捕斬之南海人參康祖常以魘魅毒殺人成捕誅死復命參畫高希賢章徵書馳諭朱崖儋耳皆領納印請吏

帝及侍臣論宦官致亂制馭之法

帝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壞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慨嘆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彊張永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閉國水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受之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癸亥置山東得以陶安為江西參政

帝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于軍門為朕數陳王業論當時之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雖入翰林益聞黨論今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以其少健可以經理庶務而江西為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代余撫治之陶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託不效有負上恩帝曰躬環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水流宣化綏輯一方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因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

受命及之任爲政寬厚吏民畏懷時有言安隱微之
過者帝曰朕素知安堂宜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
曰聞之道路帝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
以此爲盡職乎立命黜之省臣進曰御史職當言路
言之有失乞容之帝曰夫植嘉禾者必去蟬蠹長
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人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
君必先結以小信然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言朕不
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
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則害滋大竟然其
人帝嘗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

以陝州盧族縣隸南陽府

胡海擊擒元永州守將周壽等於東鄉橋

時永州未克海率兵於東鄉橋與守兵合戰擒其萬
戶周壽何義千戶劉仲百戶文壽及士馬八十餘人
倍之

追封故參軍胡深爲縉雲伯

制曰懿忠効力允爲勲舊之臣崇德報功宜享追封

之典衣由光於既往昭大節於無窮妥考舊章用加
寵歎故參軍胡深奇姿素偉器風成文詞克著於
英華武事無通乎指畧朕創業江左嘗駐師金華乃
得賢才以資任用首屆省幕繼擢參軍外則質畫諸
軍內則周旋帷幄恭恭乃職廉潔有聲重念括蒼之
地近接閩海之地寇多侵擾然能身先士卒慷慨以
損生今茲八閩悉入版圖所獲渠魁已令戮鼓惜爾
不及見此俾朕哀痛致思是用褒崇以旌勇烈惟爾
有嗣朕念不忘特世祿於厥家庶永延於宗祀歆服
寵命用慰幽實可追封爲縉雲郡伯

改尚寶司正五品置登門鼓于午門外以通下情

本司設卿及少卿丞等官專掌寶璽符牌等事御寶
十一曰奉天之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天
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制誥之寶勅命之寶廣
運之寶御前之寶皇帝尊親之寶皇帝親親之寶敬
天勤民之寶其餘皇城諸門及陪祀錦衣衛光祿寺
公侯駙馬伯文武樂官俱有金銅牙木等牌符俱就
本司領出行用又置登門鼓于午門外以通下情日
令御史一人監之有寬狎機密重情許訐鼓御史隨
叩引奏其無此等及越訴者不許及後移置長安門

外令六科給事中并錦衣衛官各一員輪流直鼓吹
狀類進候 旨意一出即差該直校尉領駕帖備批
旨意於上連狀并原告押送各該衙門問理其有軍
民人等恐嚇受奏者聽錦衣衛直鼓官執送進寃教
唆主使之入治罪所奏事情立案不行

令太廟器皿易以金服御應用金者代之以銅

甲子遣使馮宗異擇將守潼關 帝遂以舟師沂廣陵
河如大梁

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曰克潼關後勿遽乘勝而
西大軍方有事於北方宜選將留鎮守關以遏其後

兵備且率師回汴梁朕將躬往議之是日車駕發京
師時言者皆曰有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故宋舊都
故勸 帝往視之且可以會大將軍達謀取元都

帝乃即日勅有司豫清江淮水濱河濟續發禁兵數
萬自京師啓行由河邇流而上先抵瓜州是時春水
方既潦水方興江無洪濤日無酷暑舟入運河抵廣
河三日抵淮陰以入淮河是吳上多風揚帆飛戩不
二時而達河淮二水相合水分兩道清濁如界並流
至二十余里乃混流東注舟行其上積三旬晝夜皆
居於水

元守方山寨程夢魯以兵來降于大將軍軍門元裕州
守郭雲兵敗被執

元李思齊張思道退守葫蘆灘

丙寅馮宗異遂以拔潼關思齊奔鳳翔思道奔郿城

思齊聞大軍取河南即與思道駐兵潼關以拒我軍

已而大焚思道營思齊與思道乃移軍退守葫蘆灘

謂其部將張德欽薛穆莊守關宗異引兵至思齊素

輜重走鳳翔思道走郿城丙寅宗異遂以潼關一鼓

拔之引而西抵華州元守將皆望風奔潰

河南諸賊劫秦河糧運都運使薛祥諭之解去

時祥漕運河南孟津 帝遣人謂之曰聞有亡命者

潛伏街要恐來劫掠倘彼衆我寡慎勿與輕敵適當

夜半未船抵蔡河諸賊果至祥呼諭之曰爾衆善良

但兵亂爾衆乃出不符已今 聖天子出矣汝當順

天命歸守家業樂安田里無累戛等縱使汝有千人

不過劫得米千石我所部兵不下二十萬待此縱兵

蒐捕汝衆何逃衆服其言解散以去 帝聞之大喜

祥嘗病背疽 帝親視之顧謂唐勝宗曰薛彥祥之

疾托在汝等慎勿令憊

丁巳楊璟克永州元守將左水鄧祖勝自殺執叅政張

子賢元帥鄧思誠

環固永州久不下乃命胡海等於各門築壘造浮橋於西江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勝屢戰屢敗至是食盡力窮胡海復擒其將周寺何義千戶劉仲百戶大寺於東柳橋祖勝自知不敵乃服藥以死夜三鼓海先登其城部位維之遂克永州叅政張子賢率百戶鄧思誠夏升卷戟天明衆貴子賢與思誠被執升環以降遂得全城軍馬定是月二十七日也環遂調丁王統兵守之因檄定衡陽等州引師向靖江臣按祖勝久抗王師情牽效順但執節以死甚得人臣守邦之義且永州甚為桂林平樂兩府之重屬下有永明縣與桃川枇杷禮往相通又與平樂府所轄山嶺松菁諸徃相接遠者六七百程近者三四百程山峒峻深夏夷雜處徃徃侵擾無歲不然苟得人皆如祖勝以守之緩急不有可賴者乎

戊午大將軍達以馮宗吳康茂才進攻陝州復達降將楚諒招諭登封等縣各處山寨

達遣都督同知馮宗吳康茂才等分兵攻取陝州復達降將楚諒招諭登封各處山寨頭目葉嚴翁諒等於定寧等縣孟夏叅政李成俱率衆來降

庚申福昌鈞州許州陳州守將俱以城送款

福昌知院張興鈞州守將哈剌魯許州右丞謝子陳州知院楊崇各遣人詣大將軍營中送款

辛酉傳友德取福留山寨常遇春攻克汝州

友德以大將軍達之命攻取福留山寨降其右丞潘莽兒遇春自以偏師攻下汝州留兵鎮守復定其所屬州縣友德自此以後攻克陵青寨及黑山仙人寨獲牛叅政等八人未幾又克神頂寨元守

壬戌馮宗吳康茂才取陝州元將脫因帖木兒棄城走李克彙復推李思齊為總管分據關中

宗吳茂才兵至陝州而徐達復命王瑄等引兵向虢盡克平毛葫蘆難棚天堂各處山寨陝危孤危脫因帖木兒棄城遁走克彙亦自陝入關推思齊為總管部將忽林赤脫張意據盤屋高據武功任從攻據隴州克彙據岐山互相應援以擬拒我師陝州自脫因克彙已奔宗吳遂入其城剽茂才統兵鎮守

元李思齊張思道解兵西還叅政馮宗吳拔潼關思齊奔鳳翔

思齊聞大軍取河南即與張思道駐兵潼關以拒我師已而大焚思道營思齊乃移軍退守前盧灘調其

部將張德欽薛穆承守閔拒守馮宗吳引兵至閔一
鼓拔之遂取莘州進兵攻潼關齊素聞走帝以書
諭之曰前日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
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通至足下不能應而殺之歟若
然亦時勢之常大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姬介意
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力抗我軍不知竟意
何為晉足在秦中人以兵敷地險從之雖有張思道
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擴廓帖木兒以兵出沒
其間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尚泰自王已失此機
今中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為犄角者今皆披靡竄伏
足下以單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得厚德者豈如
是乎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深入沙漠以昌後舉足
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懷其
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尚強猶
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
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子然孤弱其勢不能相保矣
且足下本汝南之美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
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特實融之
禮否則非朕之所知也思齊得書猶豫不決

五月帝至大梁以大梁為北京諸將朝于行在遂立行

都督府以馮宗吳守大梁陳德署府事討平木下塢堡
以何文輝為河南指揮使康茂才郭子興于光守潼關
河南之地西轍函東虎牢龍門襟其前黃河帶其後
帝在大梁以文輝為指揮使統兵守之都督馮宗吳
以潼關重地請擇鎮安之者徐達以茂才子興于光
戍守之即以帝意諭之曰陝州潼關三秦門戶扼
而守之李思齊張思道如穴中鼠耳可坐而制若來
與勿與爭軍卒多虞勝負難必但屬兵積穀嚴守備
俟大軍至日當戮力取之於是茂為運糧餉造浮橋
鎮河中又招蒲解以遮敵潼關秦人自是不敢東出

。臣按陝城三向懸絕蒲解水陸可通若扼三處則
可以遏秦甲之東然欲保關固華而壯西安龍驤虎
翼之勢則是陝蒲解尤當致重也蓋蒲解不治河南
兵變則必以擬陝絳汾諸盜或由蒲渡河入吾腹心
則華川之戍勢必棄走守關之衆必撤內援支節既
解西安能為西安乎世人但知秦人不守黃山以致
屹關奪於張良唐兵不備禁谷以致潼關沒於黃巢
而不陝蒲解尤所當守者故別而言之。文輝在
河時有進山寨賊將劇志原等寇汝州三屯商店諸
處文輝率兵至嵩州遣任亮討破之餘黨潰散獲其

驛馬七十匹而還以後帝以陸齡守河南復以勑
旁之曰西轍函東虎牢龍門襟其前黃河帶其後四
險完固其守疆不言可知矣然卿戍此地勿以四險
爲必然晝當勤率軍於七所夜則慎守城隍身心雖
勞必終而無患可爲全人矣勑至嚴號令遠小人親
君子勿蔽下人功

大將軍達引師至陝州元李克彛從奔岐山

達自河南進師至陝命王錡等將兵至虢州諸將克
平毛爾盧山寨又拔汝州剗叅政等寨其鞏縣諸山
及登封雞翎天堂諸處鄆堡皆平克彛始之素河南

奔陝入自陝入閼推李思齊爲總管部將忽林赤賧

脫張意據盤屋商嵩據武功克彛據岐山任從政據

龍州互相應援以拒我師

大將軍達自陝州還至河南以任亮唐英曹諒討平登
封鞏縣雞翎天堂霧豹里山玉山諸寨

諸寨復叛故大將軍達調亮討之乙未克玉山擒斬

其頭目李德丁酉以所獲里山玉山等寨守將左丞

張恒等十六人送達所安置河南尋以達命統兵守

嵩州

六月丙午廖永忠朱亮祖引師拘肇慶梧州破元行省

李普頰帖木兒張翔於藤州遂降鬱林潯貴平樂永忠
向南寧亮祖會楊璟屯兵于靖江之象鼻山

永忠亮祖以廣東既平遂引師拘肇慶泝江而上直
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降元吏部尚書張翔普頰
帖木兒以便宜行省事于廣西行至藤州聞王師至
即募人迎戰無一應者已而閩州守吳庸降乃率所
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勑兵追帖木兒戰死張翔亦
赴水溺焉永忠自至梧州之時議分兵向左右兩江
永忠向南寧亮祖至藤即以駐師於是潯貴及容州
同知明安普花寧縣達魯花赤閩買鬱林知州張那

海同知王楚金等皆納降楊璟久圍靖江分據要害
絕其聲援仍分門而軍璟屯北閼張彬屯南閼亮祖
自鬱林以兵來會屯于東門象鼻山軍威大振初
帝勑永忠亮祖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解
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武昌荆湖諸郡望風降附常
遇春克贛州南安贛南數郡亦繼來歸此無他師出
以律人心悅服也今兩廣之地遠在遐方彼此剗據
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
既平中心震懾莫有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
以招徠必有歸款降附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

化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振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
不下者廣東要地全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縣
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
璟合兵取廣西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及廣
東平故亮祖會圍靖江

胡海以靖江把水元帥為內應壬戌克其城元都事趙
元隆陳瑜劉永錫僉事帖木兒善花元帥充鑾萬戶董
丑漢府判趙世傑皆死之執平章也兒吉泥以歸亦死
之

諸軍圍靖江已二旬而城不下楊璟諭諸將校曰彼

所恃者西濠水耳當先取閉口決其阻岸則破之必
矣乃使兵廣攻閉口閉殺其守戍兵決其濠水因築
土陡接城以通士卒遂克北門月城及其水隘斬首
百級也吉泥有懼色璟部將胡海獲萬戶皮彥高楊
天壽等使彥高陰搆其把水元帥張榮裝觀舉兵為
內應榮以書繫矢射城外達璟營約降期以六月壬
戌夜來會登二鼓觀鍵城出見楊璟備言儲積空虛
人無鬪志可立取狀璟乃給觀以百餘皮帽俾歸為
約至四鼓從寶賢門直入璟命吳永寧先登胡海繼
之自八角亭梯牆而上也兒吉尼聞變出走追至城

東伏波門執之亮祖周德興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張
彬尚屯南關彬始攻城為守城者所詬嘗志曰城破
之日當悉屠之至是璟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
死彬乃止衆心始安都事元隆陳瑜永錫僉事帖木
兒善花及充鑾董丑漢世傑皆自殺璟執吉尼歸于
京師遣兵攻彬州皆下之胡海入城定為首功誥授
昭勇大將軍仍實慶衛指揮使。臣按也兒吉尼長
官也元隆等官屬也兒吉尼在廣西久著聲譽城破不
能死有愧於元隆諸賢多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臣
甚訝之蓋不死於所守之封而死於所執之地均一
死也但有早暮耳

以黃彬鎮袁州撫定山寨遁逃

參政黃彬初為交諒副將交諒奔武昌帝幸南昌
彬率所部兵來降授參政以後取新淦永新復南昌
戰鄱陽武昌降贛州皆與有力及是帝聞江西通
卒在山寨多為民患乃詔彬統所部移鎮袁州以招
集之彬至下令有能來歸願從軍者聽其補伍願為
農者放免復業皆給以資糧由是遠近聞風來者不
可勝數為置袁州衛以隸之

元臨州保德州地震五日不止

秋七月元大都紅黑氣塞道

癸酉紅氣滿空如大照人自旦至辰方消乙亥日黑氣起百步內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

兩江上官黃英條峯伯顏以州來降廖永忠乃至南寧楊璟既取靖江於是左江太平府上官黃英條右江田州府上官峯伯顏皆遣使齎印章赴于軍門以降於是永忠引師直至南寧凡溪澗山菁有種隄大族皆創爲土官衙門使自領其種類地方以寧塚乃自靖江率師還京師彬州守將左揚手以城降并獻金銀牌印

周顥以曹興才攻取象白寨及汝州毛葫蘆創參政營獲一百二十餘人

耿天璧引兵徇澤州貴州遂克橫州擊破黃即金城賊寨獲馬八十匹

車駕發大梁諸自陳橋陞解受命

帝初欲以大梁爲都故號北京已而兵火焚燹民力未全若沂流供給必致艱辛乃還京師車駕將發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帝遂諭之曰朕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我聞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安息朕每念之場

然于心非得已也中原之中久爲郡雉所苦死亡流離遍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急覓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事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害民朕實不忍爾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民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

兵從討拔新寨麻張及老馬寨于洪山

大將軍徐達檄汪興祖等以益都徐濟之兵會于東昌

薛顯俞通源自閩陝渡河連取衛輝彰德廣平

顯與通源以兵旋自閩陝渡河取衛輝守將龍二素

城走彰德兵追及之龍二復走同知某以城降龍二

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歸而曹興自引兵攻克

蘇九疇山寨先破炭山又破六處水隘九疇棄柵走

興追及之九疇走死獲其子獄以歸進攻廣平守臣

平章周顯通邯鄲尹郁文王又以廣平城降又獲元

額邦傑部將侯愈院知邦傑兵爲擴廓所敗其軍士

妻子在趙州者悉為擴廓部將露鼻馬所虜以去
元叛將鉅高關保伏誅擴廓帖木兒帥師勦王弗敢及
高與保連兵攻進寧擴廓與我大破之擒閔保鉅高
遣其新事官以聞詔以二人間謀搆兵可依軍法處
治遂斬之詔令擴廓帖木兒帥師勦王擴廓知我軍
不可敵又自晉寧退守冀寧不敢拒戰先是危素棄
官居房山丞相失列門往問計素曰撫軍院誤國此
不可救矣亟請河南王擴廓帖木兒總兵以衛畿甸
而固守之可也故有是命

大將軍達以韓政守東昌鎮撫臨清梅思祖統和陽衛
兵守彰德

以陳淮督運大將糧儲

特諸將北伐將向大都命淮糧餉以供給之淮後使

均平民悅赴事所至未嘗缺

丙辰左丞何文輝以任亮討破進山寨

等汝嵩三七尚店諸處遂安

耿天璧以兵擊破元李左丞於賓州阿思蘭遂以象州
降

天璧兵至賓州境守象州平章阿思蘭遣其部將李
左丞率兵迎拒天璧敗之殺賊一十五人思蘭懼遣

子僧保來納既而自率所部來降獻其銀印金牌等
物

閏七月顧特傳文德以兵克臨清德州大將軍達趨諸
軍會之進拔長蘆直沽河西務水陸並進元也達望風
奔潰元都大震

顧特以大將軍達之命浚開以通州師與夾德會兵
克臨清獲李寶臣張慶仁為鄉導開道以通步騎攻
德州拔之達後遣人詣東昌趨諸將以師會于德州
以長蘆元左僉院遁去達克之進攻直沽獲海舟七
艘作浮梁以濟師至河西務戰破平章俺普達朵兒
只進已擒知院哈剌孫并省院將校三百人馬百匹
糧二千六百石已而諸將各率所部舟師並河東西
以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達等捍禦海口望風
奔潰元都大震

庚子濟南軍亂守將陳勝討斬之

勝守禦濟南降將喬僉院以大軍北征因以作亂勝
以兵與楊春討之斬首三千余級喬僉院福建解象
官也大軍下濟南既已後降及是復叛故勝討斬之
鄧愈以兵攻克隨州光山及平景縣舞陽魯山

愈遣兵攻克隨州降其右丞王誠又定德安地方及

是帝後以手書諭愈不必往河南進征只將襄陽等街及已附山寨軍馬總統勒平南陽等處木附山寨使人民安集愈將王誠攻光石腦山寨駐營小西門令千戶張佐攻大西門入遣人據羊卧嶺斷其水路重即拔之吳興街居指揮攻茶芽光石腦山寨入明日官軍進兵破之擒樞副張成同僉劉敬等六十人斬之獲軍士二千九百人馬牛羊三百於是景縣舞陽魯山諸境悉定

將軍郭英大破元兵於通州城下

丙寅徐達至通州元主妥懽貼睦爾北走上都丞相也

速將兵殿其後

諸將以兵逐朵兒只等郭英生擒達達院判抵西務中城遇奄卜平章大戰破俘獲人馬甚衆距通州三十里為營深溝高壘為持久計衆請速攻之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我攻城非吾所利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三千兵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帥敢死士萬余張兩掖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為兩道斬首千級知院卜顏帖木兒力戰死之擒元宗室孛羅梁王乙丑夜三鼓遂克通州丙寅大將軍達率華雲龍

等以師俱會元主得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妃周鐵避兵北行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官者趙伯顏不花等諫不聽即命准王帖木兒不花丞相廣童留守燕京不花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陛下當以死守奈何去之臣等謹率軍民及諸怯薛歹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先主卒不聽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時王師統進鋒不可當元將帥俱各奔竄惟也速將所部殷元主之後防衛甚嚴。臣聞元有天下南北混一當時山東河南河北雖為我有然擴廓王保保賀宗哲在大原霍州竹貞脫列伯在大同宣德李思齊張思道在陝西也速在剌州兼管大寧納哈樞在金山總制遼東寧夏延綏勢薰降城外四十六部甘肅瓜沙地連沙河外三十九部其外勢尚有可支也若於京城之外花園馬駒橋南海子盧溝橋及西山昌平南清河東鄭村垵凡八處屯軍數萬建為羽翼則我師雖臨亦未必驟然突襲支持數月亦未可知也計不出此乃急於如上都僻在一隅地勢荒蕪其去遼東磧口交河也彼此懸斷雖有州鎮城堡但官無接新之儲城無湯池之固此有兵焉止可自支急難濟用何元君臣之不

察也。正開原民之爲家也。有心計者。尚知豫爲緩急之備。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室於邑。必求可以久。安室於外。必求可以避患。智不及此。遇變故。未有不破其家者也。至於天下。何獨不然。是以建都闕中者。必營河洛。定都大梁者。志在治陝。喜河南之少康。而不爲倉垣濠梁之固。幸鳳翔之固。解不思朱朴遷都。襄鄧之計。此晉帝所以迎繁。居晁。昭宗所以終不振也。蓋嘗推古今之變。而要以情勢之極。遠人都燕。以走雲中。而失金人。都燕。以走汴。蔡而亡元人。都燕。以奔上都。而喪。即是以觀。便知燕京有變。曰西曰南。曰北。無處可避也。如之何。而後可。且應之曰。走雲中者。必失并代。走汴蔡者。必失大河。走大都者。必失臨潢。遼左皆不足以當動域中。恢復幸夏。曷萬載之安。必求其遠。且大遠。得其地者。雖不能無危。而其危易持。苟失其地者。雖暫無不安。而其安難保。遼金與元。其何能淑。載胥及溺。不足與議也。夫大寧在燕都大同。遼陽臨潢之中。文明禮正。內轄金源。惠河等七縣。幅員險固。宛然天成。且南與永平。薊州。邊化。毗連。喜峰。平灤。水陸咸便。若通成山海。運則往陽山。東之粟。直抵遼海。永平。或沂潮。或沂小凌。河便可以至大寧。於

成播遷之際。錢糧爲急。士馬次肅宗。起於靈武。命特四征勦平安。史旋軫兩京。如同天掌者。以得薛景偃。允清運道。故准西之貢。沂流上津。取道靈武。夫是以中外俱奮。所向成功也。燕京之大寧。是則西京之靈武。從實深計。准西貢至靈武。路遠而遷。且水逆而功繁。山東貢入大寧。雖經絕海。但風迅而功省。元末上下昏偷。蔑視大寧。而不知經理。臨難失措。只狐向上。都舍其所可安。而赴其所至危。目重有感。不得不言。大將軍達下滄州。以賈子賢統兵守之。遂帥師趨大都。八月庚午。大將軍達引師入大都。元留守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迭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左丞丁敬可中丞蒲川侍制黃殷仕總管郭允中皆死之。達目通州向大都。令尹堅執長刀突陣。兩手生擒金虎符二將。擲刃於口。而馳元兵。莫敢逐。至齊化門。命諸將填濠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迭朴賽因不花右丞康伯御史中丞蒲川等戮之。左丞丁敬可大都總管郭允中侍制黃殷仕皆死。危素准王永制以爲中書參政翰林承旨素上章抗辭。不允。乃入都。而天兵入

素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將入井寺僧大特番陽徐考
禮力挽出之謂曰公母死公不食祿四年矣非若此
任且國史非公莫能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由是
不死殷仕始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救負之以
出為歎欽曰君小臣而死社稷耶殷仕曰齊大史兄
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酒殷使家
人歌舞為歡環守至日晏會達令信國之臣俱諭告
身達者有罰殷仕愧之乃給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
午喜出沽酒及還求弗得往觀井中殷仕已死午買
棺以飲僧梓與營塋焉素獨生殷仕每陳大計不報
彈指長嘆同列以從宜適變之機為問殷仕曰此言
何以至於我哉今日辟朝空宮以淹國郵吾之不能
為公存猶公之不能為我亡也盡亦各諗所安乎達
又獲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印二成宗王璽一封其
府庫高籍寶物及故宮殿門俱以兵守之宮人妃主
令其宦侍護視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不
易肆既而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皆自西山來降
獲前安樂逃將俞勝及南參等而郭英又敗和尚太
子於城西殺偽四川丞相盡獲其馬而還達乃遣使
獻捷于京師又命諸將分道進取於是傳友德薛顥

顧時曹良臣各將兵偵羅古北口諸隘追元潰散士
卒獲馬一千六百匹牛羊八千余頭車二百五十兩
仍克龍章寨分兵守盧溝橋而還。臣聞盧溝河都
受桑乾崕川清水洋河灤河龍門監溝廣澤諸水匯
溝者舟口其水俯視京城其高十四丈於威汾水
灌安邑泗水浸下邳盧溝之於京城其勢實似之
元末昏君其臣漫不知者臣知其變不得不言矣
大將軍達以韓政守廣平袁義曹良臣追元宗室主龍
興進克永平也速引軍北走

傳友德及金朝興將兵略大同河間保定中山遂同薛

顥至平定州還守晉平

友德將兵略大同獲喬右丞等三十四人又偕金朝
興徇下河間保定進下真定大將軍達調友德守禦
真定而薛顥率兵取七架寨余宣某間二總管高元
舉等連破唐同脫因帖木兒於石州徐達尋命帝正
代守友德守真定友德與顥將鐵騎三千略平定州
尋還守晉平而郭英前哨又生擒平定州湯同僉得
馬五十匹而還。臣按平定州北通遼路東連井陘
井陘守固則真定無虞河間保定有賴南通平陽若
屯泉口之險則蒲絳河南可以無害西抵汾州更守

黃盧嶺諸險則石州隰州一帶亦得無恐然山西遼州居大竹絕頂潞安爲大原屏附必勢連平定州乃克有濟

車駕還京師李善長奏定六部官制

帝自大梁還至京師善長奏定六部之制每部各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主事各有定品設局分司管理庶務

置燕山衛以孫興祖統兵守之

大將軍達將向大原留兵三萬餘人分隸燕山大興永清等六衛以興祖守之興祖紀律嚴明軍民安堵

達征山西每經過必擇人守禦要害收平木附山寨

京師大

時京師避火 帝謂中書省臣曰迭京師四方水旱相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徃後屢興賦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邪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脩省以消天譴叅政傅珪等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警懼則天變可彌今 陛下脩德省愆憂刑于色居高聽卑天寶鑒之顧臣等特罪宰輔有平調災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帝曰君臣一體苟

知謹懼天心方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朕之不逮。

臣按 聖祖遇災知懼應以真誠而翼以賢輔我今上乙酉以前火災兩見官闈及因星變制爲戒訓謂應天以實不以虛文勿循往利以塞一特務究厥實以高求靖其訓吏戶部曰司黜陟無評品之真職邦計者無計理之策訓禮兵曰典邦禮者忽夙夜惟寅之敬居邦政者無安內攘外之資訓工刑曰秋官昧欽恤之典冬官失節省之宜訓武官諫臣曰任兵戎者或武備之未脩列諫諍者或論劾之適已或以縱私趨欲忘親皆君爲戒惟職是勤惟學是蹈惟義是

從惟正是守斯百官各舉其職至末則又以德教脩明爲休徵之應用是以觀則 聖祖垂其範我 今上神其心者也天心仁義有自來哉

免各處水旱稅糧及立桑麻料徵

今水旱去處不拘特限從實踏勘的實災傷稅糧即免九小民種麻每畝八兩木綿每畝四兩栽桑者四年以後有成者始徵其租不種桑者使出絹一疋不種麻者使出麻布一疋不種木綿者使出綿布一疋。臣按成周之興其先皆重農桑相與服習其艱難歌詠其芳苦我 聖祖亦然且做成周警愾之法而

科尤得其中其勅與永世也宜哉

遣學士詹同等分行十道訪求賢哲

帝慨然語李善長曰治天下維用匠手有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貞也已議建三省立六部并諫議大夫登聞鼓院罷通租下詔責躬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秦伯裕曰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遂以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與之共理天下同恢疏調僅嘗為考功郎忠邪妄集皆不能誣

大赦天下

詔曰天之生民而立之君者奉天而安養斯民者也昔者元政陵夷民失安養群雄蜂起疆宇瓜分朕以布衣入戎伍憤民生塗炭提孤軍與同志者翹斯靖之賴天之靈因民之利干戈所至強降弱伏大河之北以際南海罔不來臣重念推戴以來軍士勞苦農民罷耒未有以安之賢人君子迺匿巖穴未有以來之刑雖重與未有以平之供億繁重未有以紓之是用陰陽差謬水旱不時天災屢見朕甚憂焉爰布覃恩與民更始乃大赦天下罪於威民墜塗炭十有七年蕩析離居光岳之氣於是復維自今以後爾生共

享太平之福以雍熙不其偉歟

御史中丞劾基還青田

初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基不聽遣使責奏詣行在帝從基議處彬死刑基承旨即斬之由是為善長所作此帝回京師善長愬之基乃求退帝命歸鄉里因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聖明留意焉遂歸于青田

陳春率兵攻克福寧洪江寧吳金浦山賊寨破斬首惡李七使等十八人

九月元人侵遼闕于光郭子興破走之

元右丞王保保自河中以兵攻遼闕子興出兵迎戰兵始接指揮于光持稍大呼橫衝其陣元兵被虜子興乘之保保大敗追奔數十里自是不敢復來犯闕廖永忠取南寧復遣耿天璧攻賓州元阿思蘭以象州降廣西遂平遂及楊瑄班師

永忠既至南寧元上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平章咬住參政張那海遣使請降永忠以宋真守之遣耿天璧討阿思蘭於賓州敗其將李左丞及是思蘭使僧保獻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以降廣西悉平永忠

遂及楊璟等各班師璟先還朝永忠亮祖仍在廣州鎮撫郡縣

平章鄭愈以兵攻拔洪老馬劉寨獲執濁河莽張遂定金商均房諸州

愈又引兵進攻洪老馬劉寨夜四鼓斬關而入擒殺甚衆又討濁河莽張獲之於是金商均房之境悉定

○臣按均州有鄖縣僻甚要東鄰竹山上津西近金州石泉洵陽漢陰地廣可以耕種勢險以屯兵金州若開互市羌馬群集襄陽大築渠壩儲糧自克更開上津遠引淮西江湖光新霍丘之粟運儲金州與南

陽互爲應援倘關中東北有變官軍束手決幸北走或狄則三輔必虛緩急之頃運金州之粟以入漢中或給西安或給鳳翔或給靈武或給潼關安內攘外動無不利臣聞蒲汾有雙山西之運不通渴口告雙江淮之漕亦絕關中所以虛窘奸宄戎狄所以繁滋也鄖縣有備資金州而倚南陽則其所以資實關中却戎狄而撫東夏開蒲汾而震徐淮不必言矣是地遠僻人多玩之臣雖有言而人必以爲不然是故特推其所以資於關中而極論之○愈鎮襄陽外牧唐鄧內撫均商南夏無虞楚鄧亦固帝嘉其功後封

爲衛國公誥曰朕觀江海之深淵爲神龍出沒之所蓋由彼波濤洶湧人莫能識其淺深神龍得以運用其間於是奉天特而出興雲致雨代天澤物有益於民此雖龍之能神亦由深淵以資其神而致然也朕起革來與羣雄並驅獨居江右周迴皆掠敵爾愈從朕戰勝之後守山越鎮襄陽兩處方面雖有敵未嘗輕犯其境爾之智如淵之深不可測也及有號令所向無前威聲之振若洪濤洶湧而人莫敢視是以守護邦畿人何知我所爲故得臣綸等盡遂成帝業焉元裕州守郭雲兵敗被執

雲南陽人也元末天下大亂集義兵保鄉曲元人授以知院陞平章守裕州特諸將平定河南雲獨守裕州不屈疊諭不服屢戰不克志存恢復及是以孤軍戰敗被執屢欲自盡爲守者不能慎竊有爲人皆義之比見帝嘉其忠義授以有司親民之任民和政舉甚有頌譽帝奇其才擢南陽指揮築城建衛撫綏軍民咸得其所後卒用其子郭雲襲職誥曰古之君天下者非忠義之士不成所以漢高美雍齒而斬丁公者是也曩者郭雲出自農家因元國亂率義旅保鄉里受元平章事彼時中原皆爲我有其雲獨保裕

州疊論不服累戰不屈必欲有爲奈何勢孤援絕陣敗被獲終無善言將欲自盡爲守者不能慎覲有爲解至朕前當是時朕嘉其忠義撫以生存授以有司之職以親設施是後不終任而民稱頌方知才兼文武特授南陽衛指揮職事命還鄉里戢兵備禦南陽到任之後軍民樂業深體朕懷奈何一疾長往惟存長男郭洪年方十有三歲性頗聰明其郭雲雖無開國之功難以世襲次有撫安之道加以忠義凜然今既去世可以子洪入開國功臣之例授以宣武將軍兼飛熊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宜令中書奉

勅毋稽早爲到任爾洪毋狎小人勤習武事以備長成庶稱朕委任之意爾惟懋哉。臣觀郭雲爲元統我侵軼景陵人所難堪我聖祖以其忠於所事授之以官且許世其職則夫我朝革除元難之臣斷然可援其官無疑矣

朕天壁率兵攻克山南奇石龍潭必冲等處賊寨內臣以元故宮女周氏入宮

大將軍達克元都封府庫宮室以聽上命逾月帝命內官往視元宮室抵其宮內其諸美麗者十去八九內存一二守宮尚五百餘人人各自生其諸宮

人多有朝望御榻而悲慕與寢床而泣皆昔日之怨女也帝命各適其人使有善終之道聘配間獨有一女言語殊異貌姿嫩幼弗應是行以是宮臣以女入宮詢其來歷乃朝鮮之女也皇后憐其遠離父母且幼無知特教育以培之。臣按是時內官不達大體亡國宮女妄進掖庭使臣生丁其特以爲我聖祖開陳大義備述不可令天下後世咸知聖心高明光大同於日月矣然周氏入宮而我高皇后教育備至此尤女德之盛後世莫及也夫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希幸固寵人之常性固有宮闈之內見在鷹鷂皆御妃嬪不以進幸者臣推高皇后教育周氏之心其即周后妃逮下之美姦斯百男之福也臣聞魚貫順序則雲雨澤均然必爲婦者肱以不專爲義而後爲夫者得以博施爲功

冬十月復詔諭天下

先是八月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臣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

尚多隱於巖穴之下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當不吾棄至是復詔諭天下詔曰一海宇以居民心正國統而君天下理勢所在古今皆然自群雄乘亂以來四方思治之切元綱已墜疆土遂分執據斯民以定于一顧予非德造此丕昌荷上天眷祐臣隣翊贊肇基江左平定中原朕惟燕幽實從根本命將北伐列郡皆順已於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克取燕城胡君遠遁兵無犯於秋毫民不易於市肆捷音來報殊副朕懷今改燕京為北平府命官屯守海宇既同國統斯正方與斯民共享安定之福

尚賴中外臣僚夙夜公勤以匡朕之不逮於戲上體天心俾萬邦之咸祐下從民欲合四海以為家故茲詔示相宜知悉

馮宗異取懷慶狗大行破碗子城澤潞轉克平陽絳州徐達命宗異率兵征山西是月己巳至武陟遇懷慶邏騎百余人獲之明旦抵懷慶平章白鎖住等已棄城走澤州宗異入其城獲將士八百人以紀斌守之又引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閔元守兵奔潰進攻澤州平章賀宗哲出奔大愿依橫廓帖木兒宗異因留兵守澤州進攻潞州及猗氏地方擒元右丞賈成

轉克平陽擒李茂先拔絳州擒田保保徐伯昌獲將士五百人馬三百匹

常遇春以廣武衛指揮僉事李傑守保定

傑霍丘縣丁塔卿十三都人積戰功官至指揮僉事常遇春下保定留傑守之未幾調北征陣亡贈都指揮使女一為皇淑妃男二長諒神策衛指揮使次忠旗手衛僉事

元人侵澤州偏將軍楊璟與戰于韓敗績

璟自廣西還朝即命為偏將軍統兵同徐達征山西至是元平章韓札兒以兵來侵澤州璟與戰于韓店失利璟深以為恨遂發憤勒兵以告報稱既而陳德率兵攻破澤州磨盤寨獲斬偽參政俞仁郡縣乃望風降附

破元水精宮漏

司天監進元主所造水精宮漏制極精巧中設二木人能按更時自擊鼓鈺帝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戒命左右碎之

常遇春取真定

十有一月復諭中書省嚴於紀事

帝諭省臣曰九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貴出已幣神必歆之如庶人陌幣辨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膏脂以此為博膠俎饌充實神庭徵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因國為民祈禱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張真趙端收捕滕縣牙山賊寨

立潁州衛以指揮僉事李勝守之

潁州遭元拜咬兒之亂民多逃亡城野空虛是年五月車駕幸大梁道其地親見之至是命李勝築城

立衛統兵守之勝撫集流離民始復業

吳復攻克汝州魯山及黃口趙完者寨以為安陸衛指揮使

復以甲午歲來歸嘗守常州吳兵大至復躍馬手矛追敗其兵於長興又屢破吳兵於宜興高橋之間吳兵再犯常州又率衆大敗之得賜刺紅綳蟒衣一襲及驄馬從拔安豐大崩士誠呂珍之師徐達圍廬州手鎗大呼先登克其城繼下漢沔荊州諸郡回京師得賞玉頂棕帽珠玉布疋良馬從遇春下襄陽取安陸擒任亮留鎮安陸公私舍宇甲伏畢具軍民倚賴

至是又克汝州魯山取黃口趙完者等寨以功授安陸衛指揮使在湖廣襄陽之時後復破鄭縣均房州拔七十八寨恃險以自豪者後培塿文通寨克竹山寶峰於白土關收捕殘虜凡擒偽官三百餘員

周顯率兵及元梅右丞戰于聞喜刃之獲其所乘良馬十有二月耿天璧擊破汪官泰等遂定海南

天璧以嚴州衛同知統本衛軍征海南克南安儋萬等州與生黎化黎小踴洞主汪官泰等戰大破之又以恩信招諭各賊使各引諸賊以降於是海之南北悉平

行優老法定官民喪服之制及制三司朝賀東宮儀民七十以上者免差役仍許一丁侍養免其什役小差監察御史高京侃上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筵設宴會客及親友娛尸惟較酒殺厚薄無哀戚之風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天下根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民轉相倣習其弊何可勝言況送終事之大者不可不謹乞如禁止以厚風俗書奏帝是其言又詔李善長定官民喪服之制刊布中外其服制律令中之所闕載節損適中民便利曰古者喪禮三年懷抱之義也周末二

十五日而畢後世二十六日者從孔子論月則善之言耳百日之說非本諸釋氏禮曰士三月而葬是也卒哭後世遂通用云其朝賀東宮之儀今有司所遵者是也備在會典

大將軍達以陸聚攻取井陘臨城山寨

時真定平定諸州雖下而車子等山及鳳山城山鐵山故關半坡等處寨兵尤多達以命聚遂攻克招降之保定中山之境得以無虞

韓政以趙端攻克大園寨遂設縣治招安七元寨獲軍五百人

遣中順大夫漢陽府知府易濟使安南

是月壬辰遣陽府知府易濟領詔于安南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輿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其占城暹邏及高麗諸國亦馳詔往報咸有朝貢之心。臣按

此乃我朝綏服安南之始蓋聞安南失於五代魏承美厥後丁黎李三家節次篡立傳及陳氏是福建長樂人也雖不知書行多合通境內大治民物阜豐以交州為東都北江諒江建平建昌三江奉化鎮蠻升華八府為輔郡其輔郡之外鎮則有大原新安宣化清化又安新平順化諒山亦八府及歸化嘉興廣威演州之四州其各府所屬州縣不在是數也外鎮之外沿邊海汭江口如大安大龍王神符天符會潮雷長安漢多魚巴盧太平仲授惜口哈會通靈長丹甲典史處口河台巨奇羅荷辛布政土里共二十八處各立小鎮鎮各除官置兵以翼外鎮州府巡警機察最為嚴密其取於民每田一畝收粟三升官吏軍民俱有分田奴以代耕不仰給於官府化州雲屯外國市舶收利甚廣蓋雖剝命一隅抑亦備諸使政黃福等不能及也

種蔬于內苑

帝嘗退朝指宮中隙地語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以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但令內史種蔬柔蔬不恐傷民之力耳昔高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民安園富

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當記吾言常存儆戒可也

康茂才以周顯榮榮領兵邏絳州路遂克河中

元擴廓帖木兒自太原經保安州居庸關以侵燕山

大將達以傳文德常遇春襲破之降其將豁鼻馬擴廓

自上門奔大同

達發燕山征山西直趨大原元主命擴廓帖木兒王

保保率師遠出大原取通保安經居庸以侵燕山達

聞之會諸將謀曰聞擴廓帖木兒以元主命率師出

大原由保安經居庸以侵燕山北平孫都督大街之

兵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大原傾其巢

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兵法所謂此亢待虛也

若彼還軍救大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

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王保保安關之果還

兵以救大原其鋒甚銳文德擊之兵未及接萬騎突

至文德率敢死騎士五千衝却之遇春謀曰我駢兵

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如遣精騎夜却其營

衆亂諸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步將豁鼻馬潛遣

人約降且請為內應於是遣騎夜襲之擴廓方燃

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其衆覺變擾亂擴廓

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畢蹠一足踰帳後出乘驛馬從

十八騎遁去及旦豁鼻馬使其子來執文德追至土

門關不及而還達勒兵進營于大原城西豁鼻馬以

將士降得馬四萬匹擴廓奔大同

丁卯郭英常遇春大破王保保兵於城西取大原大將

軍達復傳文德薛顯擊破賀宗哲於石州遂定忻忻

猗氏霍絳平陽等郡

諸軍逼大原營于城西保保出軍與我相拒郭英憑

高望之謂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

劫遇春深然其計遣五十騎伏於城東五十里以舉

火鳴炮為號至夜英率十餘騎入營舉火鳴炮伏兵

亦舉火鳴炮遇春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保保軍

大潰自相屠戮保保乘夜遁去遂取大原獲馬三百

匹大將軍達復命文德薛顯擊破賀宗哲於石州走

四大王遂竹貞兵於是博忻霍州及猗氏絳縣平陽

等處復定而顧特又獲忻州逃將王信叔父王仁九

四十八人印二顆馬七十九匹索駝二隻送大將軍

達處治既而薛顯又往保定招諭白崖寨降元太子知

院并其衆而還達又慮地方反側乃以翁子奇守

谷戴復守霍州丁玉明署忻州蔣應宗署崞州

元人守通州守將馬雲擊却之

常遇春以兵追擴廓帖木兒於大同擴廓奔定西乃以都事汪河還加河為吏部侍郎

大原既定遇春得勒兵追擴廓於大同擴廓懼

敵即走定西始以行人都事汪河還朝 帝嘉河忠

貞不屈超陞吏部侍郎春侍有加河亦善於其職

立天下預備倉

帝思天下豫備倉未立緩急之間公私無以賑濟乃令各處立豫備倉官各為糧穀收貯以備賑濟就擇本地年高篤實民管理。臣聞米粟之在人間求使利而可食穀氣完而可食是古人立法必米粟

兼貯時乃有備然米之壞速於穀穀之可久無損者尤在於帝稟結也稟結之穀氣甚堅完味亦甘鮮稟結之貯雨水警急在人馬大食物料尤為兩便古今貯穀於倉歲久味變或被虫哇多不可食且新舊填積鼠雀損侵者倉人役不見賠補成周黍稷

抵露次于外公私便利緩急有濟可兼行也

大將軍達以指揮周賢曾崇王約討平介林平遙紅蓮

津山諸盜

免孔氏子孫差發正徵稅糧

是月十九日禮部尚書崔亮質侍郎同學士朱升指

揮漢英周顥及李指揮陸鎮撫等官於謹身殿西廊下欽奉 御筆聖旨孔氏子孫皆免差發稅糧有司依例科徵欽此

以馬沙亦黑馬哈麻為翰林院編脩

勅曰朕聞君子之道行是為萬行君子之道不行是為不幸非道不行也乃是君子之不才致道。一時吾中國之文始入卦以代結絕而篇簡至於方冊流傳古聖人之言莫不備載萬物性命造化無所不該洪武初大將入朝都所得書籍文皆可考惟秘閣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曉其

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日所譯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於乾乾方之書非爾安能名於中國爾非書安能名不朽之智人特命爾馬沙亦黑馬哈麻為翰林院編脩往其欽哉

秘閣元龜政要卷第五

已酉春正月帝耕籍田詔元天下稅糧

曹在

帝嘗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制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其亟舉行之以為天下勸及是行籍田損益前代儀節務期切實得中自告朔以是迄事其間太史文告之辭衆官者色之前一廢三堆九堆之數未絃黛韜之文無不悉備未嘗諭戶部曰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產之文自什一之制湮之巧之工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今思欲足衣食在於未作而華靡靡夫一

高皇帝起義
壬辰
乙未

壬辰
乙未

乙未

天執未而百家侍食一女事織而百夫侍衣欲人無貧不可得也後帝視園丘令左右導太子通觀衆家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勤四體以務五穀終歲勤動國家經賞此其所出故令爾知之取之有節用之有節使不致於飢寒也又嘗幸鍾山由獨龍崗安至淳化門謂侍臣曰適見由者冒暑而耘因憐其勞不覺徒安至此夫身處當貴不知賞賦艱難古人所深戒也及後皇后帥內外命婦盤于比郊以為祭祀衣服自賦事而迄獻功其間受爾繅絲之度劍褱靴衣之用郡地築官之位曲植蓬筐之其亦

損益前代節文而備行之。臣按古時重農之君惟漢文帝宋仁宗而已有心於蠶亦惟漢明德唐長孫二帝而已明德飼千薄於內苑長孫置蠶室於濯龍其他若鉅定上林之履紫壇青幕之臨歡東千畝之甸皆師導之古禦古之名無憫農重祀之實宋之太宗親修蠶室以無數為名哲宗修蠶麥殿以思文為名唐玄宗改九堆以為九穀之報庶乎知義而重本者宋初以白幣享先蠶殊非古誼隋人採三條以儆三堆不可以隋為非而訾之也蓋享先蠶當於北郊純因為尊宜從虛增當時王涇所論不可易矣恭惟

高皇 高皇統和神人兼重耕織今我 皇上親耕于南郊郊

皇后親蠶北郊其於西苑則置帝籍蠶室以備觀省躬課耕織則由我 高皇洗世空言之陋聞神孫世守之規所以先後盛美一至於此也 其免天下稅糧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天下亂率眾渡江保民尚治今十有四年矣 荷天眷祐西取陳文諒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入蕃直抵交廣以極于海悉皆勘定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期胡人入

民塗炭是用命出征今既平定其克北平燕南河東西則曰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糧給事不辭千里朕思其民富元之民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朕為天下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土地疆宇盡為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歛尤甚齊魯之民其北平燕南河東西新附地面可將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一年有司更加存恤撫養以副朕懷 其免北都河南潼關唐鄧則曰河南諸郡久欲

惠之秦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擬資糧餉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軍已入矣其北京河南所轄除徐宿等州已免稅糧外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秋稅糧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志 其免秦隴等處則曰平定中原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朕為天下甚用憫焉今天兵所克秦隴等處新附地面雖嘗設官署理重念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歛洪武二年夏秋稅糧一體蠲免以遂朕恤民之意 其免寧國府則曰朕自淮右渡江駐兵大平開基建業維克鎮江下宣城賴

天之靈將士之力西征北伐罔不平定朕念創業之初軍國所給皆取辦四郡供億繁重未嘗一日忘之今天下之勢十定其九南北混一有日朕欲四郡之民次第蠲息故先太平次及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其寧國府洪武二年夏秋稅糧亦已蠲免有司其體朕意益加存恤其再免應天太平鎮江則曰朕本布衣率眾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太平宣城廣德為京師之翼郡至如興師旅定群雄六合一家軍需錢糧供倍浩穰止此數郡以足我用于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心拳拳舊歲

追贈劉繼祖為惠義侯及其妻姜氏

曾免稅糧忽遇天旱免無可收縱使不免亦無可徵雖惠不及於心有歎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宣州已行蠲免應天太平鎮江再免一年及廣德滁無和為今歲稅糧亦與蠲免以慰吾民稱朕意焉

誥曰朕昔寒微生者為衣食之苦其死者急無陰宅之難呼報哉爾繼祖發仁惠之心以已之沃壤慨然惠朕朕得斯地樂塋皇考妣於是至今難忘朝夕懷之極切特贈爾繼祖為惠義侯爵於冥冥爾其有知服茲寵命妻姜氏亦誥封為惠義侯夫人誥稱其

非獨夫之仁惠外施實由內助之功曠濶建功臣廟於雞鳴山

帝諭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保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逐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不諧其成功建不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可為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求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其立有司立廟肖像序其封爵以祀之改濠臨府為中都中立府置國子監

詔定鎮鎮海濱若號及歷代忠烈官封

詔曰自有元矢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弗同朕奮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求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太宗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濱間高山廣水自天地間開以至於今英靈之氣幸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墳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休古制凡嶽

鎮海濱並去前代所加封號止於山水本名稱其神
其郡縣城隍神舊稱帝王公侯伯者一切改正歷代
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
舉皆革去若孔子明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
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所可比者其有封爵
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以禮為常用稱
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詔仍頒格式蓋造廟宇屏去閑
雜泥塑神像其各處城隍改題木主曰某府州縣城
隍之神

常遇春張興祖攻走竹貞拔大同傳友德破脫列伯取

宣德

遇春引兵攻大同城元守將竹貞棄城走遂拔之友
德領兵巡大和嶺之西北尋次宣德敗元將脫列伯
拔宣德及在外諸城堡由是宣德聲與北平相連而
鄭遇春亦以兵攻克朔州陞明威將軍朔州衛指揮
副使就留守禦後稱功封侯以此守禦朔州為重
遣使勅諭諸將於大原仍序其位次

勅曰近者命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清
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為大將軍等戚胡
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征進環出澤州趨潞中與

賊相拒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又何慮
焉大原之捷得此以分其勢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
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吳居和之上協力同心剪除
余虜務期殄滅毋以細故為慮特諸將以山西已定
欲以兵趨陝西

贈封叅政陶安祖父大宥父文興及安妻俞氏繼室陳
氏前年安為江西行省叅政及是追贈其祖父大宥
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姑熟
郡侯祖母宋氏為郡夫人旨稱大宥賦性循良為人
倜儻兄弟教其友愛鄉黨服其老成再世生賢貽謀
有素果氏天性柔嘉聞儀端肅起家本於勤儉睦族
盡其慈和善積于躬愛延于後父文興贈中奉大夫
等處行書省叅知政事追封姑熟郡公毋徐氏為
郡夫人旨稱文興存心慈實造行端方奉親則甘旨
如撫富家幼則義方有遺訓致其嗣子為朕名臣徐
氏資稟嚴明行能端淑全四德以相夫法三遷而教
子遂逢興運大展其才居翰苑而擒文升省垣而執
政每念倚閣之望茲封上郡之榮故要俞氏旨稱其
幼遵姆訓長肅閨儀奉姑得其惟心主饋守其常法
且服勞於繡織思警戒於鵲鳴頌以殊恩圖其峻秩

追封姑熟郡夫人繼室陳氏亦封本郡夫人爰頒嘉
誥之新永作魚軒之貴亦以其婦道肅顯德容婉順
云臣按聖祖推恩臣下以光父母雖後古制亦
緣有德陶安為我朝文臣之首故謹書而備錄之
大同衛指揮使金朝興引兵攻克宣府赤山兒西黃河
沙井德寧

薛顯將軍國長興順德澤潞等兵攻桃花嶺山寨遂拔
桃花寨兵

號仁祖為英陵行祭告禮

禮部尚書崔亮請定仁祖陵號既得請又請下太常行

祭告禮太常博士孫吾興以為山陵之制莫備於漢
允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即營陵地以天下貢賦三
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為御
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告之禮乎又唐太宗
昭陵之號定於墓於長孫皇后之時武后合葬乾陵
其號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具時帝后之陵初未有兩
號其於祭告之禮失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不同廟
號是易大行之號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冊謚以告之
神明君陵之有號則後之嗣王所以別識先後而已
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號亮欲行祭告臣竊以

為非宜亮曰加上陵號尊歸先世考之古禮如漢光
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
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
亦尊崇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號而不
以告先帝非人情也臣以為告之是於是建議皆是
亮遂命侯陵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禮

平章韓政以順德兵會薛顯收蟻山寨元右丞吳庸斬
兵賊將以降

初大軍下山東韓政師于梁城同知院盧斌僉院程
福降大將軍達達政以兵畧梁城外諸寨分兵扼黃

河以斷山東援兵政復遣千戶趙實畧下滕州維守
東昌臨青廣平招降白土等六十寨得兵數萬臣

按中山武寧王前後用兵甚為持重周密始下山東
也調韓政畧梁城扼黃河以遏河南之援山東繼
平河南也則以康茂才郭子興于光守潼關以遏關
中河中之援河南次征太原又以孫興祖曹良臣守
北平通州以斷保安薊州遊騎後先不奈輕重有等
宜其大軍一舉而齊魯梁宋中山燕雲剋平也大
將軍達引兵而北特河北群盜處處盤據達分遣諸
將以兵攻其寨有彰德府林慮縣二十余里有蟻山

大寨元末為右丞吳庸王君義鎖兒所據剽掠旁民以給衆食時諸寨已收惟蟻山寨山極險絕不可攀躋大將軍達命薛顯督諸衛兵討之特政守順德將兵列營進攻庸度勢力不能支乃誘君義鎖兒殺之勢其首詣軍門降得士卒一萬一千六百民三千五百有二十政悉赦免之俾民各復其舊業

二月唐州兵亂楊璟還自太原討平之

初鄧愈遣王成等攻克唐州以朱指揮守之諸軍征山西州民作亂殺朱指揮蘇家寨賊將老馬劉及南陽旁縣皆應之事聞詔諭大將軍達達承詔以楊璟

及左水周觀等兵還南以征之璟至南陽首諭脅從者曰今天下大定唐州兵亂欲何所濟徒自速亡耳汝等皆有生理明為效尤宜早歸田里轉禍為福彼如負固罪有所歸於是脅從者皆散專攻唐州一鼓拔之璟遂戮其首而有其民感悅璟因留唐州鎮禦

郭英引兵至沙淨州破擒元平章竹貞

三月大將軍達帥師由霍州至平陽薛顯自桃花寨以兵及獻降將知院杜旺等于軍門

叅政陸聚攻克承天寨獲酋首二百七十男女千口

傳友德以張思道於鹿臺思道兵敗西走

大將軍達引師自平陽次河中造浮梁以趨陝西

達引大軍發太原至霍州又自霍州至平陽次河中

遣張良造浮橋選士馬以從常遇春馮宗吳先渡河

以趨陝西

常遇春馮宗吳耿炳文以兵屯于武功東川李思齊奔

鳳翔張思道奔鳳陽

遇春宗吳既渡河時兩軍人馬甚衆方爭鏖殺夾武

功東川而陣李思齊在其東張思道在其西日數挑

戰葦食以俟部將耿炳文不少解甲蟻聚生身不恤

也大抵彼猶却則我進以是力不能支遂相與遁去

思齊奔鳳翔思道奔涇陽各治守堯守以擬拒我師

臣按思齊思道既已經百戰之兵欲試強弩發機

之勢以示武其下微寵於主然戰不肯戰降不肯降

去留伸縮以冀十禽之功而收漁人之利使國家師

老財匱皆此輩所為也是故征戰之際每遇是以

為吾敵臣甚苦之

丙寅詔修元史開局于天界寺帝謂廷臣曰近克元都

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記載况史記成敗

示勸戒不可廢也乃詔宣國公李善長為監修官前

起居注宋源漳州府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為纂脩開局天界寺取元資世大興諸書以資參考及諸儒至帝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幾及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酬澌胡虜之俗制度疎闊禮樂無間及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援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其間雖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脩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庚辰元也建使通州守將曹良臣潘敬趙興貴陳恭擊之敗走

元年十一月大將軍達之至真定也會常過春於拂亭調諸將分守要害以良臣潘敬興貴守通州元丞相也連將萬余騎來寇營于白通河州城中僅千人良臣曰吾兵少不可以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使屢挫之矣可以計破乃遣作勇興貴陳指揮潘敬陳恭等於沿河舟中各樹赤幟亘三十里鉦鼓之聲不絕

也速軍大駭遂引去城中出稽騎渡白河擊之追至薊州不及乃還以張興祖將宣武鎮武崑山衛兵守禦大同

定孔子通祀

時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林廟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上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主天下祀孔子如矢下祀聖報本之禮不可廢也特脩孟子節文并議其配享唐諭之尤力帝皆從其議一日唐被召詣虞書陞立而請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

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統不為儒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面作旨待罪午門外終日帝悟賜飯即命撤而以中書斷事李彬為都督府都事事偕奉訓大夫

三月大將軍達引師至長安元平章王武以城降達遂規取關西河隴以耿炳文鎮長安

思齊自武功奔鳳翔庚戌達引師駐陝西列營長安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達即炳文鎮之撫定其民遂謀取鞏昌臨兆延安平涼靜寧莊浪開城大盤等處炳文在長安後修築涇陽洪渠諸堰

計十萬一千余丈民便利之

元張思道以兵守虔陽

馮宗異以兵向鳳翔李思齊復奔臨洮

初思齊得帝手書已有降意其養子趙瑋與其麾下誘之使西入吐蕃思齊信之及宗異引兵至鳳翔思齊復率衆奔臨洮宗異獲其將薛穆飛

夏四月倭賊寇蘇州指揮僉事王德擊捕之詔遣使祭告東海

倭賊出沒海島數擾蘇州崇明等縣王德率舟師出海追捕至于海門縣之上幫賊未及陣德麾軍擊之

殺死無算獲九十二人得其兵器舟船奏至詔陞德本衛副使其官校一千二百四十七人賞綺帛千疋銀一千五百六十九兩戰溺死者加賜錢布未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穹為中國主惟禹又民罔敢逸豫蓋彼倭夷屢肆寇劫海濱郡縣實被其災今命將統舟師揚航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民特備牲醴用告神知德既彼命復出兵往捕倭寇自是不敢復至海邊以寧 臣按我 聖祖建都南京蘇松淮浙是其輔郡財賦所出而倭賊來擾茲係腹心之疾守禦不可不謹也臣聞倭在東

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厥後自醜其名改曰日本左右小島五十餘國皆比附而臣屬之其國東四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並無城郭聯木為柵以居之其風土與新羅百濟相類經制之宜大抵自蘇松淮浙以舟師制之其勢逆且不當其腹心若自山東成山衛絕海入新羅經百濟守嘉林任存二城直衝日本巖頭國都則其民可臣服矣夫新羅百濟日本自古及今封疆各有定分不能合而為一乃天造也三國各立交際往來恒有罅隙若欲絕日本擾吾海邊必須通新羅百濟以瞞其後其所以通好二國者非有費吾兵財止用民間土產之貨耳天閭浙山東糖菓絲羅毼疋綿苧麻葛與夫川廣藥材銅錫鼎鉶是其所出皆新羅百濟之所酷好者也而新羅百濟日本國於大海之東陽精始升之地金銀羨積我若以土物貿易價日倍蓰在民有濟於國得利况自成山絕海入鮑盧河以入新羅自新羅歷大鎮七重真峴三處乃可以抵百濟國之熊津都及嘉林任存二城此二城者尤百濟水陸之衝與日本巖頭國都最近者也三國近聞已屬朝鮮土俗酷好鬼神嘗以六月間來吾浙江定海縣補陀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其

若威海遼條禁以逐商買貨還寬抽分以致其來城
意歡接以結其意平其價直以鼓其聚斯利盡東海
墩堡無煙歲抽其稅不可勝言上下以益國家之
費不可以寬民力之征沿海防倭官軍永以生肅矣
臣所以欲山東成山通新羅百濟者非欲牟其土利
藉其兵力以瞞日本而安淮浙之民也為我大寧
未復素與福余朵顏建州互相表裏屢為遼東剿門
之警陸路遠不可通而彼驍騎尤喜為剽掠所差兵
役百無一到惟自定海成山可以徑抵日本新羅而
轉達鐵鉅汰沮福余因此可以輔助遼東規制朵顏
以收復大寧而為京師陵寢磐石之壯不可視
為末務而不之務也然此非臣之始謀也唐置渤海
高麗之使遼有大寧通吳之軍已先為之矣東胡弓
馬備長乃不敢行舟南人使舟如焉而果於殺馬胡
異日有事大寧剿門遼東疲其西南方舟師直抵
福余是所謂迅雷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者旦取
利而市舶民力不匱資勢于新羅百濟兵卒精強或
訝事體至大悔各吉凶多生乎動交通島夷莫利於
國殊不如朝鮮之國乘吾區處中夏不及外夷其於
新羅百濟日本汰沮鐵鉅西及瀋洲洺洲俱以兵威

財力脅屬於已計其部落將近溫台然則我又何所
拘泥而不早圖之以成後日收復失地之利而免侵
寇之患乎

調虎賁左衛千戶楊討平信陽唐州叛賊

以王君仁詹彥中為山西湖廣行省叅知政事

誥

曰國家之建行中書省所以控制方面而宣布政令
者也况河東山西之地古為雄藩所豁州郡不啻六
十有余版籍之廣民庶之繁其事亦云多矣邇者鑄
印開省未設丞果獨先命近臣為叅知政事奏辟官
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止叅預而已也

與斯選者非得勲舊之臣局足以重其任哉其官王
君仁才足以匡時謀足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
朕凡十五年踐剝中外多著勞烈執法中臺聲聞益
著於是簡在朕心俾濟政府嗚呼陳紀立經尚膺蕃
宣之寄安邊靖國爾其盡撫綏之方往惟爾諧母替
朕命考中初以叅軍鎮辰州建立衛所增浚城池民
類以軍至是陞湖廣叅政威武以鋤強梗仁愛以恤
疲癯紀律以令師旅謙恭以下賢良恩惠以孚遠人
明哲以折是非籌策以拓疆界美偉以邁群萃人以
此之漢伏波將軍馬援云

守鳳翔金興旺運米五千石給餉肇昌大軍

張義以兵擊破元小豫王於安定會州之石山復追大豫王

大將軍達引師至鳳翔馮宗異進攻臨洮李思齊以兵降達遂以審正統兵皆之

達至鳳翔會諸將議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自幽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以攻臨洮之地西通蕃夷北界河湟得其人足以備戰鬪土產足以供軍實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縛耳臨洮既下則旁縣自下矣遂進

軍攻隴州秦州陳德於秦州監館追擒呂國公呂德抵肇昌降元平章梁子忠總帥汪靈真保等移郭子興于光守之達乃遣宗異直趨臨洮思齊以郡降獻銀印等物并騎兵二萬趙騎亦率衆降而薛顥率虎賁騎羽林兵攻馬寒山西番寨獲其牛馬無數於是達以審正鎮臨洮

張思道自慶陽奔于定西擴廓帖木兒執之

五月遣羽林衛指揮耿忠詢問兩浙人民官吏

時詔興三衛金華等處俟久旱不雨農事不登有司

阻民告災羽林衛指揮使入調羽林故有是命

元擴廓帖木兒襲臨洮大將軍達擊破之遂奪定西

大將軍達帥師次涇州慶陽守將張良臣降達征平涼良臣侵叛

達以大軍次涇州令湯和率兵以往別遣指揮張興將騎兵復還慶陽會謝三遣人招慶陽守將張良臣以其兄思道先走寧夏為擴廓帖木兒所執責思道嘗與李思齊合兵軋已也良臣聞之遂以城降達遂帥師出征平涼良臣以慶陽城既高險下有井泉可以據守兵人精悍養子七十人皆善戰以王保保為聲援賀宗哲為羽翼平章姚暉為爪牙欲據守以圖

大功決意以叛右丞薛顥以兵追被擴廓王保保於寧夏及大將軍達還師至船城頭自鳴沙州以所獲保保部將毛祥知院尹鐸李遵童信任弘等并馬二千余死獻

詔立各處學校

令天下各府州縣皆立學校者專治一經及習禮樂

時御書數條定為射儀令諸生肄習

癸丑置福建行省命哲為叅政

帝諭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于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

惟義是守而竟亡乎利此所以異於大也福建地瀕大海民物富庶蕃舶往來私交易者衆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過哲對曰臣敢不盡公以報

帝曰公即無私義之謂也私即亡公利之謂也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明鑑止水無私意累之然後撥事宰物廓然無滯若使胷中微有芥蒂即不得為公矣未幾復召還為侍御史以所舉御史犯法為廷臣所劾免官卒

帝深惜之

追封外祖考為楊王妣為王夫人皇后父為徐王妣為

王夫人並立廟祀之

制曰朕聞昔帝王之為治有親九族民皆效之故天下和平此君道之先務萬世不易之常理也朕以菲德為億兆生民主非祖宗積德安能至此自即位以來已建宗廟四時祭享惟母后之考妣未伸崇報於心歎然遂下禮官議追封皇外祖考為楊王皇外祖妣為楊王夫人立廟以奉祀事本本水源體宜親於外族尚惟英爽歆此儀文王者施行其封后父誥曰朕為歷代君天下者推恩不及於后族親親之道也皇后馬氏勤勞內助化家為國非其親之積德何以

致此稽于典禮是用追封皇外考馬某為徐王皇外妣為徐王夫人仍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惟幽靈歆此卹典

六月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使安南

先年易濟奉詔至安南國王陳日烜隨遣陪臣少中大夫周時敏正亮大夫段悌黎世安等來朝并貢方物請封爵帝乃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使其國封日烜為安南國王賜以駝紐塗金銀印詔曰咨爾安南國王陳日烜惟乃祖父世守境於南陸傳之子孫嘗稱藩于中國克兵臣職以永世封

朕荷天地之眷肅清華夏頃馳書而往報莫率土之咸寧卿能奉表稱臣專使來賀法爾前人之訓以安遐壤之民眷茲勤意深可嘉尚是用遣使齎印仍封爾為安南國王於戲一視同仁思效哲王之盛典爵超五等俾承奕世之遺芳盛茂令猷永為藩輔仍賜日烜大統曆一本織金文綺紗羅四十疋時敏段悌世安阮法四人文綺線羅各一疋紗二疋其副阮勳及從者三十三人賜各有差以寧牛諒即日就道復調千戶楊璟往安陽攻取周原堡寨封占城阿答阿者及高麗王額為占城高麗國王

時海外諸國歸附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至是封占城國王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其君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向慕中華恪守臣職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為占城國王於戲以內治外朕乃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尚慎終如始永為藩輔益勉令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高麗承詔書頒及之時即遣周誼之父以春初來京上表貢方物 帝以

其女在掖庭厚贈遣歸亦遣官齎印封高麗王額為高麗國王詔曰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爾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遵中夏逾勃海而稱臣頃詔使者之往臨即表詞之來上有嘉方物良切衷情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於臣職况爾三韓之屬世皆始慎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繕奏制載錫真封今遣某官齎印仍封爾為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慕崇懷於舊服守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是後高麗使者相望不絕而至每至必陳其禮物敷王極情 帝復諭之曰使者至貢

陳其禮敷王極情朕既聽之事大之心甚矣表云守侯服於東隅祖朝鮮之苗裔自五季以事中華言無不當然朕觀上古之君自旬侯綏服之外不治其令土人主之大槩聖人之心體天道以行仁惟欲民安耳未嘗誇侈所以不寶遠物不勞夷民聖人之心弘哉今朕雖不才敢不寶王之臣忠卻來誠之美貢若漢唐之夷彼隋君之伐東在朕之今日非詐侮於我安敢違 上帝而勞擾生民者乎若或不守已分妄起事因其天災人禍必有至者王其審之自今以後薄來而情厚則可若其厚來而情薄是為不可王其

思之續復遣使以祝文幣幣祭其境內山川祭文曰高麗為國奠于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靈氣所鍾故能使境土乂安國君世享富貴尊慕中國以保生民神明之功於是為大朕起布衣今混一天下以承正統比者本國奉表稱臣納貢朕嘉其誠已封王爵考諸古典天子於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是用遣使敬將牲幣牲脩祀事以答神休惟神其鑒之 按高麗近於遼東自我 定遼建閭及成祖征敗北胡女直諸夷悉境歸附自開元迄北因其族部為建奴兒于都司一立衙一百八十所二十

仍官其酋長為都督都指揮及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各自為貢不相臣屬蓋散黨分勢甚得大易積承之牙之義比遼人以阿骨打襲女直部節度使完顏人以鐵木真為汗難河都統專土周旋親民禍國甚不侔也故高麗事我益恭遼左東邊高枕豈非區措之密防禦之審哉然正統己巳之變海西建州女直諸虜嘗協韃靼兀良哈次我都城之下禍比遼金其間不能以寸矣或欲設官鎮邊立憲治於建州合蘭賓州忽汗腦溫黑龍哈州奴兒干十九連城鄒木川五國城等處專管夷官襲授夷兵調發但恐無輔挾州縣以嚴統體強為得成雖於遼左少康終於高麗無損其所以恃遠肆侮亦必不免臣聞三韓之地里數極廣玄菟地方千里穢貊為東京龍原府領慶遠總管四州沃沮為南京南海府領沃晴淑三州高麗即馬韓也南近日本北通樂浪辰韓在東有十二國地接穢貊弁韓則在辰韓之南地出良鐵乃日本馬韓辰韓互市之地屬亦一十二國蓋總三韓為國七十有八所有百濟大者萬余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之間地方四十余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今高麗皆奄而臣屬之兼高麗管內原有四十二

縣一百七十六城兵威偽令及於日本夷瀋其去臨海寧波建州三郡水程僅千里然則今日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後俾毋滋浙福建之害而且有益於國計者可不務乎臣聞古今有事於島夷者多以兵爭及計其所以經營也得不得失大都物情相濟以所願者則喜心生相擬以兵戈者則殺心生臣先列定海成山之要次道新羅百濟日本渤海高麗封境之詳蓋欲比遼東開元則例聽夷民致貨貿易以為收復大寧之本故也元也速復侵遁州副將軍常遇春及李文忠自陝西旋師伐伐大破也速兵於金寧進克上都元主復北徙遠走遇春偕徐達入秦舉奉天龍西而元也速復以兵侵遁州帝乃命遇春及文忠率所部軍東還以拒之川獲之得士馬千計周顥自獲馬一百二十四匹牛四百七十八人口一百一十七車十七兩次金寧也速迎戰一鼓破之也速遁追追至灤河斬虔生淨宗王三人顥於北黃河獲馬五十六索駝九隻人戶三百二十牛四百八十車百二十兩轉攻大興文忠度

虜必走即分兵千余伏其歸路虜果夜走伏發破之斬平章昂住檜會宜興大興諸州悉定顯自獲馬三十九擒四百二十一人進兵瓦上都神策千戶李實揮弋舞樂率衆又破也逮於紅螺山先登元主復北徙遠走過春乃引師還燕

追封寧海衛指揮僉事嚴德金大都督府事爵天水郡公

誥曰折衝禦侮實資壯毅之才崇德報功宜重封贈之典故寧海衛指揮同知嚴德昔當舉義早已歸誠性資懷百鍊之剛膽畧有兼人之勇及定建業每列

前鋒野戰則銳莫敢當城守則堅不可犯恢弘疆宇勦歷歲年登中冀之帥垣進外營之亞使旣殄禦溪之寇旋靖寧海之區乃從總戎征東浙新昌決勝天台合圍奮身士卒之先致命矢石之下敵雖殲滅爾竟殞亡追念英風曷勝軫悼宜頒卹典用賁幽局可贈驃騎上將軍食大都督府事上護軍追封天水郡公於戲力拔孤城慨想生前之烈芳留百世永垂身後之名靈其有知服此嘉命

帝登鍾山之擁翠亭

帝登鍾山詞臣鮑尚綱學士朱升張以寧秦伯裕居

汪畢友中李某鐵冠道人張忠俱應制給紙筆令即景賦詩張中臨川人舉進士不第遇異人授以太極數與人談禍福多驗嘗戴鐵冠故號曰鐵冠道人云秋七月元王保保遣韓札兒陷原州守將陳壽敗沒

大將軍達分兵扼驛馬關遂以傳文德薛顯次靈州達帥大軍復自涇州趨慶陽張與獲慶陽小元帥諜者張五十送達軍門斬之保保遣札兒攻破原州指揮陳壽等敗沒達得報與宗吳等議以驛馬關當其衝遣左丞徐禮以兵守之宗吳與文德謀曰大軍圍慶陽雖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為良臣聲援故遣札兒攻原州以援慶陽請得移軍迫關以扼原州彼計無所施矣大將軍達深然之宗吳遂以軍臨驛關驛去慶陽三十里而屯與徐禮緩急相救達以保保為良臣援乃命文德與顯以兵次靈州以

韓札兒復攻陷涇州馮宗吳過其援兵以兵追破之還屯驛馬關

保保復遣札兒攻涇州陷之宗吳率兵追擊破其兵札兒遁去宗吳復還屯驛馬關與徐禮協守以窘良臣又以帝正業璽分守邠州平原由是王保保不敢以兵來侵而良臣在圍計無所出

遣使祭小孤山之神

文曰洪武二年七月癸巳朔越有十六日戊申皇帝遣官工部侍郎范理以時羞庶之奠致祭于小孤山之神曰肇造邦基制作未備自今春遣良工詣湖南等處大興造作勞民甚衆今功已成命有司差人夫駕船擇岸順流而下神司江流故遣官報知謹以牲牢香酒式陳明薦惟神鑒焉

副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開平忠武王常遇春薨於軍李文忠代將其兵謀趙陝西伐慶陽

遇春既破開平欲還師于燕次于柳河川得疾而薨

時七月七日也計開帝灑泣懷悼文忠代將其軍

與左丞趙庸謀趙陝西伐慶陽後遇春柩至龍江

帝御製文親祭之備還其功擇地于鍾山之原追封

開平王誥曰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

舉哀崇之典肆大熟之垂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

褒封諡領渙號具官常遇春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

弘自福建於義旗即來歸於戎旂首從莊右揚采石

之鋒旋定江東振舟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

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靜燕幽而平朔土功成百

戰允為百世之豪義蓋三軍堂特萬人之勇近報灤

陽之凱蓋窮漠北之追攬哀計之邇來知力疾而猶

數奉吉忠蓋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既已成於大統君

臣同體期共事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隆

於次相兼錫爵於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朕心其猶

歎於威金書鐵券曷忘佐運之功衮衣繡裳尚服飾

終之命龍靈曾祚胤彌昌可贈卹運推誠宣德靖遠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

開平王謚忠武

元賀宗哲攻鳳翔之北門守將張隆等之敗走以康茂

才鎮太原

帝遣吳禎諭徐達曰如河中四外已寧則以都督康

茂才所部士卒三分茂才帥其二徃鎮山西太原諸

城悉聽節制以其一增守陝西

元主也于昌州蓋里調兵南侵

大將軍達及諸將圍慶陽癸未克之斬張良臣傳交德

薛顯會達於原州追破王保保賀宗哲於六盤山

達帥諸軍俱會慶陽遣諸將抄其出入之路俞通源

畧其西傳交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顧時畧其北合

兵進圍良臣開門恣人馬馳騁城下達麾軍擊敗之

良臣志不得逞又獲張思道所遣王讓持金幣白纁

衣且言王保保已往永昌俾已以城降良臣遣人赴
軍夏亦為我軍所獲於是慶陽音問通絕達督宗吳
湯和急圖之屢敗良臣兵於城下糧食又絕焚人汁
和尤憐之姚暉等獻門納師達勒兵入城良臣父子
授片中朱來引出斬之誅其黨數百又達遣陸城獻
捷交德薛顯與達會兵源州追敗王保保宗哲於盤
山絕塞遁走寧州廣河定處悉定

達尚書劉夏儒士歐陽佑如河南陝西北平訪求元統
及唐中君三十六年行實

以何真為江西行省叅知政事部將區禹民為汀州府

知府尋改仁風鎮巡檢簡祖英為建平知縣表辭終
養許之

詔至其乘傳入朝貢獻方物蒙賜文綺紗羅綾絹各
百疋銀千兩將校各賜有差侍膳內亦賜宴中書初
賜詔諭援例當進獻其叩頭乞賜藏于家為後世子
孫榮帝可之授兵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
知政事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
上也保民達變職所歸次員固倫安流毒生民厄而
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成來歸不
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

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
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
從日本蠻邦之人始者達亂不過結聚生民為保生
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應天無出不燭豈敢
上違天命帝曰夫不實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
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特用授爾江西行省
叅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興也卿令名已
著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初永忠之下廣州也禹
民帥若兵來見永忠令其保障如初朱亮祖擊山南
賊失利為賊所圍禹民令其族子忠以告永忠即調
軍命忠為鄉導擊敗賊脫亮祖圍事平禹民入朝授
知汀州府以資高為辭乃更授仁風鎮巡檢族子吉
授彰德衛百戶祖英則授建平知縣以母老辭歸表
畧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逮長知訓冀或
世用以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為何
左丞叅佐適值三山之寇剽掠廣域一門妻女死節
五人而老母陳氏為所拘囚臣隱忍不能即死其有
愧於石苞之殉國也多矣茲遇

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
逆虜恣嬰鉞鏑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

逝而得以展區區之祗烏情私者 陛下之賜也臣
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復肉銘感 聖德徹于肺腑雖
九死其能報邪 陛下又復執錄寄以民社此正臣
預思救之秋而臣僥願自慙不之忠敢拜命老以罪
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
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愈老孤苦
特甚尤宜惻怛而欽恤者也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
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
為賜多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壽八十有一鶴髮
垂堂西山之日已薄為違親事主 陛下安所用之

米盡奉歡之期然後復求仕進以盡忠慤節非惟盡
人子之私亦聖朝孝理之道也 帝俯從之祖英佐
平何真平邵宗愚功最多故微赴闕賜宴勞賚甚厚
倭人入寇以福州都衛指揮副使張赫往東峙水寨追
捕之

八月朔帝遇春之喪至龍江

御製祭文曰自胡元季世天下大亂生民塗炭未知
所止朕奮起臨駐師和陽乙未之春爾來依我同渡
大江先拔朱石即取太平建康江東之地次第皆定
自是以來汗馬未乾甲冑未解南破三衛西圍金斗

遂與偽漢鏖戰鄱陽九江之上射死偽王陳友諒攻
圍武昌降其子湖湘悉平南取贛城撫南淮南安北
定襄陽旋師淮東自泰至徐盡有其地東平浙右破
姑蘇執吳王以歸長淮東西大江南北功甚著焉丁
未之冬俾爾副大將軍北征中原首下齊魯既取河
洛旋定幽趙晉冀長驅入關撫定秦隴戰勝攻取莫
當其鋒近因北平有警乃與偏將軍入北向轉戰永
平大寧至於開平悉皆底定中國封疆自昔正統之
君少有得其全者今朕全有中國爾功懋焉雖古名
將未有過之者天下克一朕乃將大功行賞共享太

平少副報功之意何其未遂遽爾云亡曷謂柳河之
川隕我名世之將今南還哀痛切心誰與言哉將軍
在時朕實所倚將軍既往將誰與謀不過臨風興慨
想其音容耳靈輒之至朕親臨奠思爾之情言豈能
盡祭畢慟哭命擇地于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墓祠
帝念其功不置嘗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
漠南達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遇
春十居七八又為命儒臣撰神道碑以示久遠配享
太廟及功臣廟位皆第二遇春為人守謙不矜有功
無過自將兵無不克捷從大將則遵節制

元脫列伯孔興攻大同偏將軍李文忠右丞趙庸破擒脫列伯孔興走綏德州其下斬之來降

文忠領遇春之兵以癸亥日自計平行至大原將赴建軍適聞慶陽已拔而元主北走也蓋里欲圖恢復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與趙庸謀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關外之事有利於國專之可也今大同受圍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盛不可復制是自失機會衆皆然之時軍行由涿州過中山渡滹沱出井陘至大原至是遂由代出鴈門次馬邑元邏騎數千猝至文忠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進次白楊

周顥擒賊二百三十六人馬七匹校尉譚濟擒千戶一人文忠又擒四大王時大雨雪文忠疑有伏引數騎出入山谷察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還之復前五里抵梅谷阻水為營先遣人入大同報守將汪興祖使知之是夜脫列伯果悉銳卒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之督令死戰自當至辰度其飢疲文忠不介馬乃分軍為左右文忠身當前鋒奮擊鼓行疾馳聲撼林木城中探知文忠兵至開門驅衆出戰敵腹背受敵大敗追至炭營大破之生擒脫列伯生口千數馬以萬數降

其衆萬余獲輜重雜畜無數顯擒知院王文質馬飛卿等數十員軍士二百余馬一百四十九進兵至東勝豐州黑河雲內奔哥倉而還孔興聞之亦解大同圍夫綏德州部將又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有南向之志蓋北走以避我師文忠得脫列伯等延之上坐叙賓主禮安饗歡洽於是降者無不慰悅○臣按是時中原雖為我有然也速擁永平大軍等兵據廓王保保在定西俞竇七亦集乃助兵健馬皆萃且經百戰精良者慶陽未下大同受圍元主也蓋里以擊諸虜之望實夏夷起戒之大幾也向非開平策

勦上都中山盡平慶陽岐陽著績雲中何以能集一統之業致大平之速哉但諸公循其常岐陽達其變尤不可不知

秋九月移郭子興戍鞏昌鎮撫西戎羌夷

都督汪興祖帥師伐興和

臣聞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其地遠望若高阜至是又是平地乃陰山之脊甚是寒凍者也過一鳳凰山山之西南有沙城又度數山間便至興和元璉為中都地宜牧馬可樹糧麥元氏居民甚盛興祖當時守大同即以師伐豈為窮兵黷武者哉蓋承突

難防胡虜常性燕雲相比險區宜除燕築造陽之邦
秦整臨洮之險漢王霸斥逐土谷諸侯義理情勢不
待不然也夫以興祖身守大同而慮在北平榆嶺以
伐興和亦欲厚宣府之蔽省懷來保安陰慶之勢以
冀北平耳北平在洪武之初正是藩鎮今為國家
定為皇極是擎乃於宣德之間棄興和退守龍門當
國者不亦有罪而今日所以為謀收復以為宣府懷
來之蔽而莫神京萬載之安者可容緩哉臣意以
為宜亟募民臣種厚積糧儲多置兵械十全必克然
後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州堡諸軍出攻開平桓州宜
興仍以萬全懷來等衛之兵由宣平德勝踰野狐嶺
肆畧興和直抵哈剌罕西傍索駝之山下阻涉澗之
水俟獨石諸軍紆定桓興之辰然後畢出屯守哈剌
罕之衆行收忽牙撒里充諸胡徑至双泉海與獨石
諸軍兵會開平則兩軍合勢威震無極而東北諸胡
定矣或疑胡虜鳥飛鼠伏最為無常其點集部分善
乘人弊未可以必取勝臣應之曰胡虜固善乘弊然
吾王師所至二里之外虜不敢近何弊之可乘且
師入胡地求虜若求亡子固無慮於乘弊亦無弊
之可乘矣天開平桓興乃東漢上谷之地去獨石馬

營亦城雲州等堡僅三五百里自開平徙入獨石遂
失桓興與安肥要邊地也百里此數處地昔者元賀
勝賀仁傑為開平尹元主春秋行幸其三縣所出是
供委輸興和一帶屯宜田牧其開平四日之程則有
玻璃谷諸要興和四日之程則有哈剌罕哈剌軍者
五雲關也關內諸山谷稱陰山背脊深壑澗壑宛然
天成於威守玻璃以護開平戍五雲以保興和大興
耕牧以息京師轉輸勿貪邊功以懷散亡虜衆內省
宣府懷來獨石雲州赤城諸戍則萬全隆慶保安益
重而京師益壯矣昔開平興和久棄不復吾見宣府
迤北一帶大小白楊常谷葛峪青遠張家西陽河等
口雖有城堡守戍其蹊徑通於達賊者亦多况青遠
等口內近宣府外通沿河十八村宣府各處軍余俱
由十八村出入前去馬營獨石搬軍糧未達賊知情
或來搶擄而懷來去宣府一百五十里之虞原有王
木鷄鳴山二驛雖設官軍走報賊情屢被達賊侵犯
驚散動有聲息猝難相通而土木之西雷家店相離
宣府路遙八十里至懷來七十里北接麻峪口外通
板峪峪等處路當衝要雖有保安美峪衛所官軍守
備然勢延兵分守禦單弱果足以為懷來永寧之衛

以為居庸關要之重乎大都設戍邊塞守得其要則力聚而強失守其要則力分而弱坡黎之谷五雲之間險且要也校卷之七沿河十八村之守延而輕也繼常遇春李文忠克拔開平之縱步汪興祖喻野孤肆伐興和之武大功既成調兵扼守坡黎五雲二泥則萬全一帶長永無事矣

江西參政陶安卒

安字主敬姑熟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尤深於易元李時中鄉試試禮部命為明道書院山長及謁帝於太平歷都事員外郎中出知饒黃擢翰林俱著

宦績為江西參政吏民畏懷至是卒在病時猶草時務十八余事上之卒年五十九歲計開帝為追悼御製祭文命江西有司祭之文曰朕念爾生長姑熟秉性聰明習先聖之道所目皆通當胡元科舉之時惟通中鄉選出群儒之上使閭里增輝爾祖宗亦陰悅矣胡元疑吾溪南雖有道之士不若要職俄遇朕渡江慨然相附于今十有四年曾負勤勞今年授爾江西參政朕思當此英雄展志之秋文章光輝之際其闡聖賢之學正在今日奈何天不假年如水之東逝使朕歎歎而淚襟者何也蓋不忘同志難以至

於今耳特令有司列牲祭之明文以諭靈之不昧尚享

冬十月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宮後苑之蒼松

是月十三日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光潤如酒凝結如脂人如珠蚌白飴井彌布松柯馨香烈氣達于左右勅爵淋滴薰馥大餘丙子日李善長率群臣稱賀帝曰甘露之降載在往牒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惡足以致斯卿等為朕明言之恭政事且稼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大寧中及萬靈則膏露呈瑞陛下敬恭天地輯和人民故天不

愛道而嘉祥徵顯也起居注臣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故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衆庶懽豫底于粉寧神應之臻職以此也侍講學士臣素曰王者敬養耆教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簞受之今甘露降于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幣策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億萬載無窮之聞帝情謙悌皆推而不居臣按甘露之降各有類應其氣味芬香又如此先大夫李善長等奏之詳矣又按永樂十七年十一月甘露亦降于孝陵松柏之上九四日疑為玉脂融為瓊液衆然乘珠聯若編貝

我仁宗為太子時居守南京採取馳獻我成祖祇薦宗廟頒賜百官芳香之氣甘美之味旁達莫可擬倫述有一種名曰爵錫其色白濁其味頗紺其具松脂膏之膠舌頗粘飢食之致病多食之則死其微之証也必瘕國之賢人或有大喪臺憲之臣乃取以獻御前其侍從大臣亦不聞有辨其真偽以致褻瀆宗廟貽議速邇臣非敢猥引妖異以疑吉祥也臣聞南宋之朝有胡耆進蜂窠者忠愛之臣必備膏紺酸之節摘斥胡情以聞其君而俾之勿御曾謂我朝大臣反不若乎臣聞憲臣之進爵錫誤以為

甘露也恐宮庭之內不知誤食而有傷害備詞呈官而竟不為達江湖遠思之情至今忤悒未已事在

嘉靖十有七年四月

初製鐵券及織造誥勅

制鐵券將以分賜功臣形制依唐宋之舊公侯伯各有尺寸刻誥文皆錫免罪或死俸祿之數字嵌以金為左右二面合以字號凡誥文織用五色紵絲其前織文曰奉天誥命勅文織用純用綾其前織文曰奉天勅命俱用升降龍門左右盤繞以後俱織某年月日造帶五色公二樣一高一尺闊一尺六寸五分二

高九寸五分闊一尺六寸侯三樣一高九寸闊一尺五寸五分四樣高八寸五分闊一尺五寸五樣高八寸闊一尺四寸伯六樣高七寸五分闊一尺三寸五分七樣高六寸五分闊一尺三寸五分

十有一月冬煖如春

帝曰魏觀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

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深冬惜煖動逾旬內苑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麟和寫喜奉丹車御式燕漸叨紫閣賓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間無地不陽春

帝覽之大喜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仁祖淳皇帝配

今天下府州縣開學置師弟子生員

蠲免孔氏洒掃人口一百戶差役

大將軍徐達以都督副使領時右丞薛瑄參政傅友德率萬騎追賀宗哲於六盤山

詔舉儒士蔡脩禮書

帝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仍勅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參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年過五十

未及四十者非深於經術者勿遣於是儒者徐一夔
梁寅劉子周子諒明行敬劉宗弼董彞蔡深滕公瑛
至京特李善長等以元史方成奏留之與諸儒同纂
脩

大將軍徐達以孫瑛金忠明朱祐守平涼常正守臨洮
左丞何文輝守潼關以給事嚴開知城州以前知州
馬思忠知萊州

甲午賀宗哲寇蘭州大將軍徐達以馮宗吳率師道靖
寧擊之宗哲遁去郭英以故元平章高嵩及其士馬以
歸

宗哲率衆寇蘭州達遣右副將軍宗吳率步騎一
萬七千道靖寧州往擊之宗哲聞王師至即由迭烈
巡河遁走宗吳乃引所部而還而郭英於亂山中擊
降前平章高嵩并其人馬駝羊以歸

右丞梅思祖獲叛將毛貴等三十人於邠州大將軍徐
達斬之以徇

故元降將汪瑩真保張虎都帖木兒來朝詔賜冠帶襲
衣銀米

真保都帖木兒與其族屬自北京來朝賜冠帶襲衣
食褥及文幣二十疋綿二十斤白銀二百兩米六十

石又帛各十疋仍以紬絹靴襪賜其從人仍汪瑩自金時世
守肇昌至元特授便宜都總管及王師下肇昌瑩真保與都
帖木兒歸附安置北京至是入朝得蒙賞賜

遣使詔諭海南及左右兩江土官黃英慈岑伯顏黃忽都
詔曰蓋聞古先哲王之治天下也一視同仁無間遠
邇况海南海北之地自漢以來列為郡縣習於禮義
之教有華夏之風者乎頃因元政不綱郡推並起朕
舉義除暴所向廓清師臨南溟而爾諸郡不煩師旅
傳檄奉印亦歸向慕之誠良可嘉尚今遣使者往諭
朕意爾其益盡乃心以輯寧其民爵賞之錫當有後

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兩江上官岑伯顏等之初歎
也帝勅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
看他著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為田州府知府職事傳
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至是遣中書照磨蘭以
權齎詔諭之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遠人
此古先聖王威德並施遐邇咸服者也惟茲兩江地
處南徼風俗質朴自唐宋以來黃岑二氏代居其間
世類則保境土世治則脩職貢良由其審時之機故
能若此頃者朕命將南征八閩克清兩廣平定爾等
不煩師旅奉印來歸向慕之誠良足嘉尚故特遣使

者往諭爾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職奉宣朕意以安居民後以瓊州降將陳乾富為平樂府通判

大將軍達御史大夫湯和發平涼南承制以馮宗異鎮慶陽節制陝西諸衛軍馬都督僉事吳禎副之

易祭器皆用磁 今有司飛報災異

儲糧于太倉州及置各處都轉運鹽使司

命戶部於蘇州屬下太倉州儲糧三十萬石以備海運又於北平山東河間寧州廣東海北河東俱置鹽使司及鹽課司每歲辦納鹽課每引二百斤比兩淮兩浙每引四百斤給工米一石不同

乙巳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壽星五神為中祀作祀文中祀每神祭用羊豕各一共用牛一隻命翰林撰祀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神實司之均其稟賦惟予統臨天下之初肇脩祀事典興以來損傷者甚衆神其休天之命多產淳良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司其善惡予統臨天下之初肇脩祀事神其順天之命賞善罰惡使下民知所勸戒司民曰上帝生生育此下民億兆之數神實司之予統臨天下之初肇脩祀事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與司祿曰天生五穀以養下民惟人之祿神實司之予統臨天下之

初肇脩祀事神其奉天之道俾年穀豐登生民咸遂 壽星

曰天有賞罰神實司之惟神正直善良者必增以壽光暴者必減其年故歷代之所崇祀予統臨天下之初考諸舊典致脩祀事惟神無私以鑒以體上天之命

戊午廖永忠朱亮祖振旅還京師詔 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

永忠亮祖入見 帝慰撫歡甚復命 皇太子送永忠還第

遣楊璟使夏招諭明昇來朝不果璟以書諭之

湖廣行省平章事楊璟奉 命入蜀諭夏主明昇俾

奉國入覲昇率於牽議不能決璟乃還復以諭之曰璟右之為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不敢抗德不足則歸順故能保身家於兩全流名譽於無福及子孫族姪長久反是往往取敗今足下以幼冲之資藉先人之業據有巴蜀雖然在位不咨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為瞿塘劔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則用不足取之南詔然猶朝不謀夕僅自保全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

地延頃刻之命可謂知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苗之
墟不滅有危之國不亡 鳧之卿不至足下矣我
主上仁聖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
響應附者無不加恩負國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
通好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
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遣璟面諭
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足下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
之乎且向者亂惟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
塞江河積糧逾山岳強將助兵自謂無敵然鄒陽一
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

也足下視此以為何如矣諒之子竄歸江夏王師致
伐勢窮出降 主上宥其罪愆封以侯爵恩榮之盛
天下所無足下無彼之過而能幡然覺悟獨斷於心
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
豈不賢智矣乎若必倔強一隅假息頃刻魚乎沸鼎
之中燕巢危幕之上禍害將至恬不自知恐天兵一
臨勢不可禦前日之臣為足下謀者或以郡獻或以
城降各自為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孫子將
何所歸乎縱足下年幼未曉語及老母獨不痛心乎
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順逆之從在足下審之而已昇

不能從

以方國珍李思齊為廣西江西行省左右丞不之任食
祿京師

誥曰自元政既微乃有智勇之士乘時而興思建功
業及天下兵起遂角兵一隅以為民人之保障其後
未得所歸以全富貴是亦可謂豪傑者矣咨爾方國
珍材器雄毅誠慮深遠知世道將不可為乃奮于東
海之濱二十年間與其兄弟子姪分守三郡而威行
于海上得非一時之豪乎然奉貢于我蓋亦有年終
能知幾達變舉族來歸富貴功名保而不失始終自

全如此朕甚嘉之是用擢居左轄列名外省食其祿
秩綴于朝班以示朕優崇之意爾其恭慎以自飾假
豫以自安益勉令名庶焉報稱

遣使徵故元潮州總管王瀚行至浯溪自殺

瀚居官清勤初陳有定破漳取潮避隱永福山間
帝聞其政績之美遣使徵之瀚去就未定先是宋末
有本州鳳岡隱士許醉翁孫子良與瀚友善聞朝廷
聘到以詩疆之曰洪武天開景運新九重丹詔下山
林好將經濟匡 明主莫學潯塗小丈人瀚乃執道
行至浯溪會友人閩儒吳海輒自引決以詞別之曰

向者鳳城我不死桑榆暮景與無子今生一子母幸
存可赴清流照清史又曰永福深山避世紛鳳書不
意到茅門梅花片腦白如雪一死了却君親恩海亦
以詩挽之借生虛度虎符間今日從容世所難千古
吾溪橋下水夜深猶帶哭聲寒

諭侍臣以務農

諭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務鬼神之常享其務
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
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豈可棄是而不講乎

庚午墓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于鍾山之陰

墓遇春給明器九十納之墓中其明器鉦一鼓四紅
旗拂子各二紅羅蓋鞍籠各一弓二箭三竈釜火爐
各一俱以木為之小罐甲頭盔頭鑒盛杓壺瓶酒甕
唾壺水盃香炉各一燭臺二香匙二香筋二匙筋瓶
茶鍾茶盞各一

癸未以丘廣為總兵官胡海左君弼為左右副帥師討
黃英傑

英傑聚眾萬余寇鬱林州知府趙鑑同知王彬集民
丁拒守敗攻圍半月不下廣西海北等衛官軍來援
賊夜走追至上州思境破其兵賊走還仍聚結不解

事聞故命廣討之

權翰林應奉直學為中書省參政汪河為侍御史

誥曰君居九重上古之君無中古之君置之然上古
之君無九重之隔故有易於耳聽目明而乃天下治其中
古之君禮有出警入蹕之威儀及其君則九閑之要禁以
手幽遠人莫可易見却乃天下之事遠於國士則明脩
而刑政 自後之君法九重之制而君之無九閑之要
禁備幽遠而罕見也天下之事雲屯霧集於內外不可
得而達所以天下未治於斯三等之君皆有說焉且上
古之君出入無警蹕之威儀九閑之要禁何哉於戲

當斯之時元首之明股肱之良亦由民淳風厚而若
然其中古之君起居否上古之君制威儀險要亦事理
而天下康寧因何務而然也蓋爵人以官寄之以耳
目如天之執法也所以施行者何在絕慙糾謬申網理
目使彝倫攸叙井井繩繩所以天下康寧為斯道之
立今朕有天下其制禮如前朕之德薄才疎與古哲
王甚相遠矣然惟在設官若官爵得人則九閑為通衢之
途天下之事達矣若爵以非人則假九官為虎豹之縱橫
為由則上下閉塞矣於是廣訪多搜他無賢能獨爾和
非愚下之才特命為御史臺侍御史爾惟懋哉

高麗使周誼來弔常遇春喪

高麗王聞遇春薨即遣周誼來弔祭時禮部主事曾魯索其文觀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年號曾責之曰龍帕固是疑誤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何也周誼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臣按高麗王額事我聖祖精誠豈有表文不書洪武年號之理今乃不書者乃被賊臣李仁人所為欲王額見怒我朝而因以行其大不順耳此正春秋季孫宿意如滅項取郢欲致僖昭二君取怒齊晉盟主之意曾魯當時若知此義登時聞奏詔下高麗明著王額之無失深責仁人之陷君斯高麗渤海萬里歸明而王額後嗣李氏不敢遽篡矣

復調平章韓政守禦河北

遣使致書元主

書曰朕本布衣昔在由里賴承平之樂忽任人偏亂海內鼎沸當時出師者將非不勇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器械非不利終無成功姦人愈熾遂致豪傑並起此天運昭然不言可見朕因羣雄擾攘不能自寧由是為最推戴乘時渡江撫建業之民待天下之清奈何不能控禦將帥各懷不軌外為元臣內實自謀未有勦定禍亂以安民生

者朕靜觀群雄各據荼毒生民於心不忍乃親帥諸將西平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將曰李曰王者不為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讎殺民遭塗炭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師由齊魯經河洛次及燕城我師一至君已棄宗社而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遽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前宗社莫安國用高貴尚不能削平群雄盜今以孤兵自隨遠寄沙漠若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為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為我有合三

千城之富庶掘群雄累歲之勤在筆夏已平外夷咸附勇士無不施其勇智將無不用其謀而君乃欲與我敵乎不思保境土以存宗祀而欲吐餘蘆於寒灰是不知天命也朕發鐵騎四出塞外積兵萬餘陳千二里直抵陰山之北即多逃遁亦出僥倖春和日暖沙漠草青漢兵出塞之時也雪霜冬寒則歸而守險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為哉朕以誠心待人明知機策使君聞之庶幾改高防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順乎君其審之

安南于陳日燈遣使來告哀請命

是年十月張以寧至安南界國陳日燈已於五月內卒其

姪日煜嗣立以寧護詔即留洱江上使牛諒入其國諭以
意日煜遣其臣阮汝亮來迎因請詔即即以授日煜以寧
不許且曰爾國有喪不可行古禮况奉詔封爾先君非世
子名爾固當遣使上請得旨而行庶合於禮於是汝亮歸
告日煜隨遣倍臣少中大夫杜舜卿等告哀請命于朝以寧
仍留安南以俟命安南人不行三年喪以寧拔古禮以教
日煜舉行其禮風俗粗率惟以長揖為敬以寧入教國
人效中國行稽首頓首禮帝聞之大喜御制律書七章
以賜以寧序其事于篇首又賜日煜詩令其守制曰
安南世子性惟賢志行將來必備全初附能尊中國
禮計音來報朕心憐以寧休作殊邦看萬里神交是
宿緣更把聖書深與道直教素服至三年
十有二月戊戌遣翰林院編脩羅從仁兵部主事張復
詔諭占城
詔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起兵以保鄉里不期豪傑雲
從數年之間土地闢廣甲兵強盛遂為臣庶推戴君臨
天下以承正統于今三年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
高麗次之占城又次皆能奉表稱臣合於古制朕甚嘉
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朕
聞之必有不安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各有定分不

可強而為一此天意也況爾等所居之地相去中國隔山
越海所言侵擾之事是非難知以朕詳之彼此世傳已久
堡安民敬奉天道導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
而知者朕為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往觀
其事諭以畏天守分之道如是互執兵端連年荼毒生
靈上帝好生必非所悅恐天變於上人怨于下其禍
有不該逃者二國之君宜聽朕言各遵其分庶幾及
爾子孫皆享福於永久豈不美哉詔至兩國皆聽命
罷兵
諸將率兵征潰蔡罕腦兒及紅羅斷頭等山寨
甲辰鎮守平涼右副將軍馮宗異鎮離還京師
丁未遣使以書諭元丞相也速嘉其殺主而責其擾邊
遣元平章壽齋書諭也速曰將軍元之故家父子出
將入相宣力王室積有年矣比者天下多故諸將擅
兵類多拔扈往往不善其終獨將軍恪守臣職堅如
金石雖當顛沛之際力奮孤忠志安社稷及元主遁
去沙漠將軍獨能以孤軍殿後義氣不衰其餘僥倖
之俱雲遊鳥散嗟哉且古之將帥當亂之時未嘗不
名義以濟其私朕於將軍之節甚有嘉焉近聞在外
逋逃之衆猶逞蜂蟻之毒擾我邊陲豈將軍不能輯

士而致然歟今軍已集函劄待舉而動將軍宜深思
之上以圖存其君之宗祀下以保全其人民豈非職
特務之後樂哉今遣長壽馬二平章賫書往達朕
意將軍其審之

甲戌遣中書省官勾其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詔封占
城阿答阿者為國王及賜大統曆民曆文綺紗疋復別
遣使詔封王額為高麗王

詔曰咨爾占城國王阿答阿者索處海崖定居南服
自爾祖父世篤忠貞向慕中華恪守臣職朕今四海
混一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以往報而爾

能畏天命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王
之訓以安一境之民嗟茲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
齎印封爾為占城國王於戲君中撫外朕方一視同
仁保境安民爾當慎終如始永為藩輔益勉令名今
賜三年大統曆一本織文綺紗四十疋至可領也復
賜民間檢用曆三十本今賜三年大統曆一本織文
綺紗四十疋至可領也復賜民間檢用曆三十本賞
勞其使蒲旦麻都文綺紗羅一疋仍賜以襲衣冠帶
其從者皆有給賜

丁巳為宗異入朝

宗異之在平涼自以閑陝既平胡虜畏服不請干朝
輒引兵還至是入見 帝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
內鎮撫閭閻 國家所託非輕也乃不俟命輒引衆
還闕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 帝以其勤舊
姑置不責

己丑大賞平定中原南征將士及守禦功次有差

是日 帝御奉天殿大行頒賞以徐達攻取山東河
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制勝振揚國撫綏軍民
得大將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常遇春副
大將軍總兵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及

師由陝西至開平等處以疾薨于軍念其存日功勞
與大將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湯和總
兵征南先有浙江恭政朱亮祖克取溫台諸郡方國
珍已聞方騰落地師抵四明國珍外遁及再調取福
建姑息大過放散陳友定山寨余黨致八郡復叛重
勞師旅及班師又不申明號令以致蘭秀山賊窺伺
而致陷指揮徐秀張 等官軍功過相折量與白金
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平章廖永忠先克征南
將軍克平福建後自總兵取廣東北至南灣何真已
降克平三郡又取邵宗愚等山寨又能調遣副將軍

朱亮祖平定海南招諭兩江溪洞念其功勞宜與金
貨但不能贊助湯和以致陳友定余黨復叛入山功
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都督
僉事吳禎先克征南副將軍與大夫湯和克取明州
又平福建航海還軍軍容整肅又能勦捕蘭秀山余
黨全師回京賞白金一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
丞趙庸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
郡又從聞平王自陝西復取上都等處後克副將軍
同平章李文忠總兵山西接應大軍來勝勦捕生擒
脫列伯驗其勲勞賞白金三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

章曹良臣從大將軍等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楚等
州郡皆屢有戰功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
裏右丞薛顯參政傳友德各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
九表裏平章俞通海右丞梅思祖參政陸聚都督副
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
陸仲亨文幣二表裏各衛指揮七表裏千戶衛鎮撫
六表裏百戶所鎮撫五表裏各旗軍總旗米三石白
金三兩三錢小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二錢軍人米三
石白金三四其守禦各處城池有功官員平章楊璟
胡建美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參政

朱亮祖張斌戴德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
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
十七表裏都督副使孫興祖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
表裏各衛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賞與從征軍士同
其駕船公差患病官軍各賞有差特賞物等第各稱
其功諸將士皆悅服

元王保保帥師圍蘭州僉事張溫出戰復守華昌鷹揚
衛指揮使于光救蘭州戰敗被執不屈死之

初大將軍徐達攻克蘭州時張溫為天策指揮僉事
連調溫守之達既還京而馮宗異亦自平涼引師東

還保保聞之自平肅帥師來襲掩至城下溫會將校
謂曰彼悉襲我我兵寡難與為敵然彼遠來不知我
衆多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若不退則固守以待
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復收兵入城
保保縱兵圍城數重溫督堅守不與賊戰賊常以夜
二鼓登城千戶朱祐被酒醉卧不覺巡城軍擊却之
時鷹揚衛指揮于光自華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
蘭難倖遇保保兵衆寡不敵戰敗被執拘至城下使
呼張將軍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
兵將大軍至矣賊大怒執其類死焉城中將士一聞

光言守益堅固保保進攻不利溫又乘急出擊輒破其兵及聞大軍將至乃引還其肅溫執千戶朱祐將斬之知事朱文諫曰當賊犯城時祐醉不覺將軍斬祐以徇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賊已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名文文竊以為不可溫悟杖祐釋之帝聞之語輔臣曰文以蕃僚能執朝廷之法以直言論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賚予以勸其餘賜綺帛五疋陞溫僉大都督府事嘉子光忠節遣使祭以少牢命配享雞籠山功臣廟光字大用都昌縣人徐壽輝初起兵畧湖口元將

王且八據鄱陽都昌實當其衝光集衆分為隊伍布列境上以禦之既而壽輝署光江東宣慰元帥鎮鄱陽浮梁陳友諒弑壽輝光語其衆曰我不能殺友諒又可以事之乎迺遣人奉幣以浮梁來降繼而竭帝於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辭金蓮環并絲賜之光頓首曰臣破蒙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是果踐其言

秘閣元龜政要卷第六

三年

庚戌春正月癸巳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出安西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出兵野狐嶺

帝以擴廓帖木兒王保保賀宗哲為西北邊患其東北諸胡從元王遠走未服者尚多乃以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馮勝為右副將軍帥師自關東出西安以搃定西李文忠為左副將軍率兵由北平經崑崙山出野狐嶺帝諭之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以孤軍抗我關州其意欲僥倖尺之利不

滅不已今命卿等率師進討當以何者為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尚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矣帝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也失緩急之宜非征討之善吾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西關出西安搃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彼不意吾師之至如狐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類是也諸將皆曰善故有是命

武臣命婦朝

皇后於中宮各賜以珠冠禮服

時羽林衛指揮僉事胡淵妻范氏亦與是賜

賜石丞楊憲名華恭政陳亮名寧以太常卿胡惟寧為中書恭政起居注魏觀為太常卿

賜觀制曰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群神之祀

厥任重矣爾觀學行方正事朕有年屢持憲節振

揚風紀及領鹽運勞績茂彰頃居翰院日記言勸

朝夕之間屢進議論尤簡朕心茲用長于太常益

恭乃職

吳復率兵攻拔易文通寨復克竹山寶峯關擒偽官

三百餘人

癸丑以蔡國公張德勝子宣襲宣武衛指揮同知復

其養子興祖姓曰汪貶刑部尚書周湏為廣東惠州

府經歷

湏字伯寧鄱陽人善作詩與辛敬萬石楊伯謙李

克正查和等為江西十才子湏累官按察司僉事

坐事謫役汴梁及置河間鹽運司復起為使至景

召為刑部尚書未視事入官舍非禮折責胥吏

帝聞而怒之故貶為惠州府經歷

沂邳二州山民作亂命恭政陸聚率兵討平之

耿天璧攻拔余平章寨收金州城池

賜石丞王溥省祭于貴溪

初王師之徇江右也溥守建昌以兵來附拜中書

右丞分鎮建昌溥以饒信干戈倏擾奉其母葉氏

避兵貴溪倉卒間失母所在凡十八年是歲正月

溥忽夢母若告以所在者溥命卜者筮之其繇曰

非巖非穴朽骨是藏於是溥即上言曰臣之父晉

母葉氏實生臣溥及弟漢而臣不天父也棄諸孤

所恃者母氏以長以教故臣兄弟克有成立而母

忘已十八年願臣無似獲事陛下比者推恩懷

崇三代假寵於王氏者甚厚獨念臣去鄉邑日久

倘賜臣告歸展省立墓以伸私情臣不勝至願

帝為惻然有制與告所以撫諭溥者亦至仍勅儀

曹具祭物給之溥即日回籍躬率士卒詣貴溪桃

源山向母舊時避兵之處伐木入山以物色求母

未得日夜號泣者三日既乃得其居人吳海能言

賊兵逼時夫人病不能行即日投井中死吳溥又

披榛棘尋得一井儀有鼠自井中出跳入懷中旋

復入井因汲井水索之葉氏遺骸果在溥哀號益

不自勝乃具衣衾棺槨即其地葬之臣按王溥

兄弟不知為何等人士母相失不痛尋於始離之初而乃尋于十八年之後向母不以夢告溥其志之矣

建社稷祭拜殿及置齋戒銅人木牌

先是定議社稷壇臨祭若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

至是乃於壇北建祭殿五間及拜殿五間以備不

測風雨祭祀又令禮部鑄銅人高一尺五寸執牙簡刻文曰國有常憲神有鑒焉

徽山陰縣故元進士楊維禎至京師尋歸而卒

維禎山陰人貫穿經史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

承事郎天台縣尹以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

司令坐損鹽久不調逆流落江湖至正初徵天下

儒臣修宋遼金三史又不得與及史成正統迄無

定論嘗著正統辯張士誠聞其名欲見之不往因

遺其弟來言乃為五論及復書以斥之在至正間

所著正統辯有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

后傳國湯武革命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既出

於公則三代而下曆數相仍可以妄歸於人乎故

正統之議立於聖人之經春秋是也萬世史宗首

書尊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霸之權

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

楚之號非不僭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便僭此
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
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割蜀
之地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
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不與
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後有作元經者文中
子自謂法春秋而又帝比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
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
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
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

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
二十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
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羣盜
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凡又所以法春秋之
大一統然則今日之修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
正統與夫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
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三史矣宋亡又命詞臣
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勅詔旨而三史卒
無成書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
決者人豈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

此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猪豚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追耶律德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迄于天祚凡九主歷二百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羌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襲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天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

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地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

相統攝者也而東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記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爲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宋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爲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至遼燕

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爲受周之禪正也噫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噫天之曆數自有所歸代有正閏不可或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五代爲南史爲宋齊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虜虜不敢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

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分之絲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為得統可乎奴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噫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王書曰由

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四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為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西漢之比爾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而語也論正閔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王猛之言則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人可

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渡南為南史也明矣再攷之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

年興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矣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

今日之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為拂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違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噫不以天數之正革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特待今聖人為何君也哉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以悉之請援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於三分天下有二遂誕受天命以撫

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
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
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
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
我元之大統亦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
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
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
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

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十有餘年而濂洛周程
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
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
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
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
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道之所在矣嗚呼世
隔而後其議始公事久而後其論始定故前代之
史必脩於異代之君子必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
脩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
議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

誅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
儒也此則余爲今日君子之痛惜也堂堂大國林
林鉅儒議事爲律吐詞爲經而正統大筆不自堅
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
爲辱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
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
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
之經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甚盛
典也故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爲未足而
復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

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舉
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爲記傳破春秋
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
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
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爲宋遼金
正統辯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
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
王勃兒輩之佞其君者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爲論
辯出見者疑之至是帝欲召諸儒以考禮樂絃索
在召中以是月至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

歸遂以六月卒紹興太守林孟善為買地葬之時號為鐵崖先生生時其母李氏夢金鉤自月墮於懷既寤而生維禎

二月帝御東閣及學士宋濂王禕講大學傳之十章濂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極言

帝曰德者人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眾雖有財亦何所用哉

以揚文為皇陵衛百戶

韓政以兵征克大興州嵩子站壇帖山普王寨大石崖免骨墓等處獲馬千匹

乙丑詔修元史以宋濂王禕為總裁官

時儒士歐陽佑等未撫故元元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學士宋濂侍制王禕為總裁儒士趙壇朱佑

吳瓊朱世濂王彝張孟高遜志李文張宣張簡杜寅殷弼俞同十四人同纂修禕字子充金華人帝

初下金華徵至軍中畧中書省掾甚見親信杖江南提舉儒學司校理擢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者

遷起居注出為南康府同知建府署招逃民復業者眾帝聞之特賜黃金帶以寵異之即位召還議禮尋左遷為漳州府通判上祈天永命之疏大要勸帝以忠厚存心寬大為政如成周漢高之法上法天道下順人心法天道如春夏之長育秋冬之肅殺順民心以折西既平相賦既廣科歛當減夫法天順民則存於心自然忠厚發於政自爾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於此者在漳州幾四年及是修元史充總裁後命教大本堂召對殿庭必賜坐仍賜飲饌禕在大本堂其所進講非仁義不

陳非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不告

初遣官代祀太歲風雲雷雨諸神

元二年太歲諸神帝皆親祀至是始遣官春共用

驚蟄後三日秋用秋分後三日至日清晨帝服

皮弁服御奏天殿降香中嚴陞御座以待祭畢獻

官回奏解嚴

韋雲龍攻雲州獲故元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

吳復及元擴廓部將李區二年章戰于安定擒之併

兵士七百八馳馬七百二十四

乙酉金朝興取東勝州獲故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

初制百官朝服公服及定朔望朝奏之儀

命省部官會太史劉基考歷代朝服公服之制凡遇太廟會 天子衮冕御殿則服朝服見 太子則服公服仍命襲朝服公服以賜庶官其朔望朝儀畧如朝恭位次班首謁前同百官鞠躬唱某官臣某等問起居贊禮唱 聖躬萬福班首平身復位同百官皆再拜引班引班首分班對立有奏事者由殿西階陞殿奏事畢降自西階引班引百官以次出如無事則侍儀由西階西殿跪奏知之俟侍儀降階引班導百官以出凡官員奏事皆跪有

旨令起即起進退皆以次毋得挽越諸儒臣於

御前奏事或進呈文字恐有口氣體氣須退一二三步毋輒近 御案須立于東西隅不得直前凡上位行立去處諸人不得輒便奏事跪拜必俟坐定方許奏事行禮俱免取便北向

詔開科取士及立科舉格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末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

科待士甚厚而權貴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士祿所得資品咸居舉人之上其抱道懷才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庭觀人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政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目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

有遊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才任官惟賢庶有成乎治道咨爾有衆體至懷其各處行省舉人隨人物多寡不拘額數初場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中試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

改元回回司天監為欽天監

帝以元回回司天監司之為言非所以欽崇天道之意乃改為欽天監後勅諭監丞等官以必罷廢而露月星去蓋而曝赤日機察九泉晴日霄漢仰

觀俯察不匿而報官專掌曆數天文地理等事監
內正官與陰陽人天文生各掌一科其回回官生
附隸子弟仍許世業以精其藝

三月丙申給賜朝臣袍帶准前所授散官

禮部上言各官先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同
如監察御史華希哲前授朝列大夫杭州知府而
任七品職事省司郎中宋冕前授亞中大夫黃州
知府而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
服色不能無異乞定其制遂詔省部諸臣議之於
是禮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為准元制散官職

事各從其高者故服色亦因之國初之服並依所
授散官與唐制相同 帝曰自今服色宜准所授
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所賜袍帶皆從原授
散官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

庚子置秘書監秩正六品及先授監丞直長各二員
壬寅遷兵部尚書 勝德任戶部擢黃州知府秦迨
為戶部左侍郎

帝諭勝德秦迨曰六部總領諸司實為要職而戶
部出納天下錢穀尤為繁重必得勤敏廉知之士
以任之朕屢加遴選實難其人卿等才望為時所

推故特授以是職宜各盡心所事勝德頓首曰
陛下聖德與天同運宵旰之勤遠邁前古臣等材
質愚下敢不鞠躬盡力以荅寵命尋遷迨為殿中
侍御史

乙巳遣使以書諭元王愛猷識理達臘令察天命人
心母為邊塞之患

書曰前者二次遣使致書久而未還豈被留而然
歟以予計之君謀非也君之意必曰吾嘗為天下
主以四海為家彼昔吾之民耳豈通問於可及自
常言之固宜以理勢而論之則大不然人君天下

義主顧天命人心何如耳蓋天命之去留由民心
之向背古語云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能載舟亦
能覆舟君豈不知此而固執不通耶今日之事非
予所欲實以四方兵爭所在紛擾予當其時不能
自寧於鄉里豈有意於天下乎及群雄無所成而
予之兵力日以強盛勢不容故有今日此誠天命
非人力君又何致怨於其間邪君其奉天道順人
事遣使通好庶幾得養於邊塞藉我之威號令其
部落尚為一邦之主以奉其祭祀若計不出此猶
以殘兵出沒為邊民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漠

君其悔之無及近北平守將以雲州所護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所用之人是以待以不死今并令賡書詣前惟君其審圖之

庚戌詔諭日本誥其逆天擾民復示以革心順命之福

詔曰曩者元君本漠北胡夷竊主中國今已百年污壞彝倫綱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與胡相敵較幾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祐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群雄復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

年矣比嘗遣使馳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瑣里即能奉天順命稱臣入貢西域諸種蕃王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比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遣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爲寇已嘗遣人往問久而不答朕殿王使故擾我民今中國奠安猛將無用武之地智士無所施其謀二十年鏖戰精銳飽食終日投石超距方將方將整飭巨舟致討于爾邦我聞彼寇者來歸始知前後之寇非王之命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嗚呼朕

爲中國主皆天造地設華夷之分朕若效前王將甲兵之衆謀士之多遠涉江海聲言致伐然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哉或乃外夷小邦欲逆天道不自安分時來寇擾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欽若昊天王道之常撫順征逆古今常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召東宮及王府各官屬諭以輔導太子諸王之事

諭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必先正已然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脩身之衡鑑汝等

輔導太子必匡其德義明其善惡使之趨正而不流乎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賢輔贊助乃能成德朕擇汝等爲官僚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爲鑒戒者未撫其事編以成集朝夕覽觀以廣知識亦有助於輔導群臣頌首守命復顧謂劉基等曰朕觀古賢王之世朕不忘脩身以富貴易至於驕奢荒縱未有不顛覆者故常戒太子諸王以爲士不能正身脩德則殃及身家爲士且然況爲君爲王者乎基頌首曰陛下

此萬世之福也

耿天璧及偽木大守戰于硃洲沙港獲船百餘艘
命大都督府及中書省臣給存恤祿于死事之臣

論曰國初設都先鋒府及十大元帥都尉指揮之
職其人甚衆今思之多有陣亡物故追念舊勞愴
然于懷有子孫承襲者其祿足以贍給苟無承襲
之人則父母妻兒將何所賴宣給存恤之祿以養
之有初同居而後離異者亦宣分祿以贍母使失
其所賴

汪興祖攻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三十

四人家屬三千三百七十九口

復免應天等府及山東河南北平稅糧

詔曰蓋聞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賴於武功成武功
者必有資於民力矜恤之道理所當先朕自即位
以來于今三年深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李緣
守帥新成於遼陸大將率師於土番轉運之勞猶
未能已然各處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歉有不同雖
嘗免其稅糧猶念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
平寧國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給實
為繁浩止此數郡以充國用遂至平定四方念其

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鎮江已嘗免
其稅糧二年寧國廣德已免一年今此七處洪武
三年夏稅秋糧再行蠲免其徽州嚴州金華衢州
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皆以次歸附供給亦為
煩勞今此九處洪武三年夏秋稅糧亦與蠲免其
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為
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
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嘗與免稅糧二年
河南北平已免一年今此三處洪武三年夏秋稅
糧再行蠲免朕以布衣起知黎庶之艱難糧稅從

寬必先郡邑之凋弊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
體朕恤民之意

以永平兵補燕山諸衛罷屯田

恭政華雲龍上言大將軍徐達克永平留元五省
八翼兵一千六百六十七人屯田人各支月米五
斗今計其收不償所費乞取赴燕山補伍練用詔
從之臣按永平屯田之兵所收不償所費必是屯
田官兵多務畝頃而不極其功力所以收成之少
一至此也若行區種則用力省而得穀多何期至
於所收不償所費邪

大將軍達大破元故將擴廓帖木兒於定西詔遣使招諭之

擴廓與王保保賀宗哲互為聲援角相濟達帥諸軍征之至定西大破其衆夷其部落獲人馬輜重無算達步將費良臣生擒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韓禮兒及剌王濟王等凡諸軍所獲人馬輜重王公以下百人戎卒六萬擴廓保保率其衆益西北走取天壁復兩破王保保兵是役也虎賁指揮使潘毅卒於軍追封為榮陽伯謚武肅帝以二虜終為邊患乃詔之曰自古帝王之得天下

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覽群雄平定荏苒惟西北邊未收蓋以擴廓帖木兒猶守孤忠保其衆居干沙漠以為邊患朕甚念之茲用特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土之人文武智勇服當一二用之有願還鄉里者聽其賀宗哲孫蕭趙果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弄其審圖之其吳復之擊破保保擴廓兵於定安州擴廓遁去遂擄李區三十章

兵士七百餘駝馬七百二十匹

右副將軍李文忠大破元帥於白海駝山

文忠於二月率兵畧察罕惱兒降平章祝真至白海駝山敗元大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朵兒只八剌等周顯獲馬一百二十牛二百六十駝二百二十車五輶遂促兵直向開平

監察御史胡子祺請遷都關中不報

初子祺應詔至京師受知于帝擢監察御史上書請遷都關中不報後出知延平府臣聞關中西接羌戎東盡潼陝西連巴漢北際朔方左有函谷

二轂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有褒斜隴首帶以黃河涇渭之山金城萬雉周池城淵斯上九州上腴天地巨隩是故楚地有變出兵商於直搗上庸以及襄陽天命已蜀治船積粟浮岷江直造巴東出歸荆以抵江漢則東西合勢夔萬歸郢荆南安陸武昌與夫宛葉唐鄧永以無虞他寇非所慮也韓魏有變吾出兵同華下甲宜陽東據虎牢成臯歷原武延津以至衛輝陽晉再自成臯渡河踰漳直會洛州又徑渡蒲津以守紛紜則韓魏與趙地方底定若以魏兵攻臨淄即墨之南發河北之卒直

批博閱則潘青又寧一山東無恐蜀中變乎若以江由之兵趨成都狄道之兵趨甘松或智司馬劔閣或自陰平故道或進階文或由瞿唐多方百出則川蜀悉定金牛無峽難為其險矣蓋關中所以制禦諸方有高臨下有以知其險而計可萬全諸方可以逆禦關中也如自下趨上則不勝其阻銳氣易盡此關中所以為可都也我聖祖神智如天固常識此但子祺不從事勢所以難從夫當時擴廓王保保在定西甘肅定西今之寧夏也張思道俞實王永昌亦集乃在甘肅者外結玉門外三

十九部胡虜在寧夏者北連降城外四十六部番戎元主遠駐開平永昌遠為聲勢文撒日蘭是以南牧之馬常抵邠涇保保之兵每踰蘭河況關中定國白公之渠久廢不治武關高於上津之路荆棘未通又歲歲出師民不堪命關中如何其可都也雖然我國家南北肇建兩京其山東兩河等處古稱難治所謂中強之弊首尾之弱或者不能無之况自京師臨制中原勢頗不順其關中出師區夏則順若建瓴何則大河以南自保州遶吳泊西距長城口廣袤五十里其間若遶城西北十八里

之牟山至保州西北六十五里之栢山路谷十餘如保安西北四十餘里八角口右北平軍灰嶺山二十五里之安陽口定州之西一百八十里之北塔與夫石舅銀坊治山數處雖京師臨制中原之路然山川形勢與京師甚是向背賊苟屯兵聚必死以守平常軍卒未易當也其外多阻塘水而不可進者多矣載觀自順安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塹溝瀆蕭泉縱橫地類天牢又東至雄州北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水口營田口岸隰水漸如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肅安約有五

里兩河之間薶草茂盛地類天羅又西至肅安縣之西二十五里夾地之間硤确不平地類天隙此皆京師難用兵為中原者也其所以百有餘年民庶安樂而大盜不作者以鎮定高陽皆屬京師勢有所制而不敢作也臣竊欲即山河形便東起滄海至北平六百里東起大群西延大河直至濕州千余里府州軍衛今雖分屬直隸河南山西亦宜霸以重鎮而兼領於關中則常山勢成而首尾迭應魚鱗形立而臂指相連仍又大興四關屯田儲糧積穀命大同延綏寧夏以復東勝降城

而守高關命西寧甘肅行瓜沙玉門而守高梧大治郎縣襄鄧上通四川之貢下引淮西之漕則關中四外體全勢固然後可以議都矣

章屋叛楊璟遣部將黃永謙諭之被執詔以叅政戴德從征璟遂督兵攻屋敗之

慈利章屋連構諸洞爲亂帝勅楊璟討之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其所費今師其入其境但使遠遁毋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勿逐利輕動是月璟以兵征

屋進攻不下其攻之也賊下山迎戰官軍敗之衆勝追至半山山峻險視其下三面巖阻下俯江水一面僅有一路總通一人軍不可上乃迴駐山下賊阻險自守無何以兵三千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遁入山璟以兵追擊屋遣人詐降璟殊不悟即遣部將黃永謙往諭爲屋所執由是盡知我官軍虛實拒守不下璟欲爲持久計遣使請益糧餉帝遣使讓之曰爾違吾言妄動不能平亂既已失策又中其詭計以陷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奪命叅政戴德又益以兵徒爾凡諸小寨俱限以月日

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併以前澤州失利之罪治爾勒至璟遂督將士盡力攻戰賊敗遁入溪洞璟乃引還捕斬緩寧民肅天祐等境內頓安

立義塚及禁民間焚尸

凡民貧無地以葬者令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閑地立爲義塚敢有拘習元人焚棄尸骨者所在官府許依律治罪臣聞人之死也魂升于天既與天合氣魄降于地欲與地合形是以有藏葬之禮焉元人胡習尸多焚棄是何情與理也禁焚以全尸者

之身立塚以藏胔骨之露嗚呼仁哉近世有一等奸僧老頑假有收拾骷髏建設齋醮甚者破取無主棺尸翻起半埋朽骨不分男女哀聚同穴撥油火以燒之其情狀可惡尤有甚於焚尸也反且自詭陰陽惑世誣民豈不爲毒施人鬼者乎

禁民僭侈及制婦人首飾衣服

凡民庶間不得用金鑲錦綺紵絳綾羅只許用綢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許用銀花不得裁製花樣金線粧飾後又令民間婦人止用紫綠桃紅及諸淺淡色不許用大紅鴨青黃色帶用

藍絹布女子在室皆作三小髻金釵珠頭帶窄袖
褶子婢縮高髻用絹布狹領長裙小婢縮双髻用
長袖短衣短裙

建濟寧州耐牢坡石閘

先是黃河變易濟寧之南陽而暨周村涯塞數
壞舟楫廼不得已遵師莊石佛諸閘北沂汶濟以
達燕冀西循曹鄆以抵梁晉以濟寧州西二十里
有耐牢坡口實西北分路之會坡有堤岸綿數十
里以防河決但未有閘啓閉無節不無後患於是
守臣莫大昕於二年申請山東行省至十一月省

檄下委大昕相宜置閘以爲歲久計大昕遂會知
府余芳通判相處謙率任城主簿周允暨提領郭
祥偕至河上按視坡口之北幾一里平衍水匯可
以立基乃伐石斬木度工改作至是月二月集材
合役下夷土隄平水濇八尺以爲基樹以素栗實
以瓦壁瓦然後鋪木板敷嵌石犬牙相入復固以
灰膠閘以鐵錠開門東西廣十六尺五寸崇十尺
一寸毘比東西廣加二尺開東北向有壩縱二十
一尺西向壩縱一十五尺有奇閘之南樞是兩門
之中鑿渠五尺下貫萬年板復於閘之南北決去

壅土以殺湍悍且濟舟以轉折入閘自茲啓閉有
素舟行如素是月二十日告成計興功至休役凡
五十日石工二十九人木工四人金工二人徒四
百五十人木一千三百有三枋五十甍大小七百
八十有四鐵錠一百每錠斤重六斤四兩鐵斤重
一百五十五斤灰斤重一千五百四十二斤炭斤重
六千三百四十四斤之食粟八石零七升鐵粟取
給於官餘悉因沂兗二州任城滕鄆諸縣

副將軍孫興祖燕山右衛指揮使平定大興右衛指
揮同知龐裡及孫虎與元兵戰死于五郎口落馬河

李文忠拔虹螺山

興祖與平定龐裡以兵次于三不剌川與虜戰死
於五郎口霍輝遇虜騎千余衆寡不敵亦奮擊衝
陣而死其孫虎與元太尉買戰於落馬河虎力戰
而死後興祖追封燕山侯孫虎追封樂安伯文忠
及趙庸既破沙不丁等又進兵攻虹螺山拔之自
此又向開平虹螺山在松州利州之間隘極絕險
元世家貴族率保其上文忠師過率脫甲技杖以
降文忠以恩信撫還其人

夏四月辛酉詔封諸子爲王分鎮諸省置長史審理

等官各賜勅命

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料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居嫡長者正必儲位若其衆子則分茅土昨封以王爵並明長幼之分故内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煥爲秦王第三子綱爲晉王第四子諱棟爲燕王是爲我成祖文皇帝第五子橐爲吳王第六子禎爲楚王第七子搏爲齊王第八子梓

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懌爲魯王姪孫宇謙爲靖江王皆授以策寶設置相傳官屬凡諸典禮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諸藩所以廣磐石之宗大封同姓所以眷親親之厚古今通議朕何敢私尚類中外臣鄰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是日分封並相受冊禮即授詔諸王承封但錫以國班以祿不屬以封域煩以人民兵衛有防出入有禁諸王得監郡國郡國又統宗人自鎮輔奉國將軍以至中尉各因服差等自郡主縣主以至縣君則以世數隆殺品式精嚴樞機周密後改府爲長史其賜長

史劄曰古君分封諸子藩屏國家先擇人以輔之

故有長史之設其爲職也府中一切事務無不同知導王以仁永王之國若如斯者良哉某今授某府長史爾因儒史授此職任雖未見忠良若何止以目前之學用爾爾當竭乃志盡乃心勿汙先聖之道往輔勿怠其勅審理正副曰古者列國天下一王綱而絕僇糾謬故法不外施此諸侯王之道今王國應設刑官特以爾某爲相府審理正副既承朕命當權衡其心使神明昭鑒焉務公勿私怠其勅典實正副曰昔者君天下符契爲先所以取

信於臣民也今親王朕受之以實合設官以掌之今特命爾爲某府典實正副爾尚恪勤乃心日奉毋怠敬哉其勅典儀正副曰古者諸侯王各居其地天子命禮諸侯遵守而行之於國故有典儀之設朕法古封建於王國亦當設官今特以爾某爲某府典儀正副爾當精周旋之道進退之方使上下禮節焉務勤勿怠其勅良醫正副曰古者諸侯王皆醫藥之官以其辨食用而謹調和而不致食非食而飲非飲此古之道今朕以爾某爲某府良醫正副爾當一古人之法以求爾職爾惟懃

哉其勅府工正副曰工正之設古人以之而掌營繕必得憐民之疾苦者庶不致曠廢料材而滯役也今王國合設工正所官以爾某為某府工正副爾當惜材撫匠以稱斯任往慎哉其勅與膳曰世人之命飲食也備品以用之別貴賤也君用必職以司之使烹調合宜不致食非食而飲非飲其諸侯王亦有宰膳之官以其重願養也必得精潔勤慎之士以司之今命爾某為某府典膳爾宜敬哉後晉王在道中忽責操膳者帝即諭之曰世之有血氣者未嘗不以飲食為命在常人則常之

在人上者於飲食必重其事而精調之庶無患矣然飲食固為人立命其飲食非操膳者亦不能成其膳矣若欲美而不傷非精調者不可前者命爾之國聞道中忽責操膳者吾甚驚之且吾氣雄而志壯率群英平禍亂未嘗姑息凡有犯輕重必使人各得其所以然惟操膳小過釋之大過審詳而議之若非犯分則又赦之果犯分則罪而棄之弗用若罪而復用之則禍矣蓋為保命之要也故不輕易爾知吾操膳者否止一徐興祖者操吾膳二十有三年輕易不辱之吾平昔甚不忍于事於操

膳切記忍之保命也爾當猶吾所為勿輕易吉哉其勅司醞曰酒以奉神人和上下悅人情於是古今所以重酒以設官為其若膺是任者必清潔其醞所滌利其用且當成之際使馨香室野足以格上下方稱是職今以爾某為某府司醞爾其慎哉

遣中使驛送孔克堅于曲阜行至新安驛病卒

孔堅以病告歸帝因遣中使存問會疾篤乃詔孔堅還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他物稱是月二十八日次下邳新安驛卒于舟中壽五

十有五子希學奉養歸至六月十三日塋于孔林克堅豐下美髯容止甚美故元順帝以福人稱之天璧及賊將何均戰於海洋大破之

詔定民間書札立禁勿犯先聖賢大國君臣國號等字

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札多稱頓首百拜拜拜皆非其實其定為儀式令人遵守又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聖先賢漢唐國保等字以為名字宜禁革之於是禮部定議令民間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別稱端肅奉復致字已者奉書奉復

上之與下稱書寄書各卑勿與尊長則云家書敬
覆尊長與卑勿則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大國君
臣聖神光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悉令更
改臣按禁華民間名字勿犯大國君臣識令制也
但至洪武三十年有指揮劉備隨總兵官共征德
慶州西山盤窮暢豈非當時軍衛有司奉行不謹
之過歟

立司農司於河南

朝廷以中原之地自興兵以來曰多荒蕪乃命李
善長等議民授田設官以領之於是善長等議置

司開治所於河南設卿一員少卿二員丞四員主
簿錄事各二員帝悉可其奏臣聞求樂問有曹郎
中奏請屯田軍不占熟民不占荒其各處荒地
許軍士盡力開墾而不取其稅於是各處荒地大
治軍皆足食隊伍罕有逃亡者

初置各州府縣申明亭以年高有德老人住亭辦理
民間小訟

大將軍達達天壁趙琦擊平吐番禿魯千等處
大將軍之征吐番也達天壁先招諭之至西河州
命統各衛軍與吳復收補前元卜納王追至河徽

里忙打必失騰兒禿魯千擊敗卜納王院使馬
等復同臨洮指揮趙琦過禿魯千等地卜納王使
太子并馬審齋印牌以降西番悉寧遂回師既而
天壁吳復又同郭英擊破王保保於泰州保保西
走英又襲察罕擒兒撫安辰平章進平沙淨州又
克登寧州斬首二千級獲牛馬數千陞統騎衛指
揮使而左副將軍鄧愈招諭河州土番元帥何瑄
南普化兒只汪來等皆納印請降於是河州以西
朵甘烏斯藏等部來歸者亦衆多

以囚徒運陝西邊報

令法司將囚犯流徙遷徙囚人先自平京起擺到
西涼將運去糗米至西涼收貯候擺到甘肅完訖
却從西涼起擺至平涼接遞每囚二名夾買車二
輛牛二隻運米四石後又買車一輛再貼囚人二
名俱當

加御史中丞劉基公爵不受

帝因定西失利王保保走沙漠憶念劉基之言乃
上手詔叙基勲伐且召基赴京師同盟勲策基乃
至京師蒙賞賜甚厚追贈基祖父爵皆永加郡公
欲進基爵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是兵遂固辭不敢當 帝知其至誠亦不強也

傳友德李思齊左君弼趙琦自泰州南出一百八渡八汧州大將軍達復以金興旺張隆田鳳翔入連雲棧取興元

諸軍還自定西將襲興元有德為前鋒思齊君弼趙琦等各率所部兵自泰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畧陽擒夏偽平章蔡琳遂入汧出大將軍達又遣興旺張隆田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克之降其守將劉思忠知院劉度祥友德以軍食不繼還軍

西安達以興旺張隆守之臣按興元即漢中也古號東川城都古號西川兩川相連輔車相依曹操自長安以取漢中昭烈由西川以取漢中經數十戰乃克底定我 國初諸衆一朝而得之智勇矣五月給存恤祿

李善長承制給存恤祿以養 國初所設都先鋒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陣亡物故及無孫承襲者之父母妻子

楊廣征克鐵石岷州以鄧縠為靖海將軍

以李守道唐同為吏部尚書

帝諭吏部以本部為衡鑑之司政事得失在庶官庶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賢否毋但庸庸碌碌而已後以王敏為尚書賜之誥曰昔君之用人也善用而無疑非也非獨君無疑於君實由臣不致疑而成能成賢者矣朕統寰宇設官分職惟吏曹為六卿之長可不精其選而索其人焉爾王敏雖周旋左右未久見其設施誠為允當今特授爾為吏部尚書

遣使尋訪歷代帝王陵寢所在特加修理

不雨帝禱于山川

帝因久旱不雨謂省臣曰今仲夏不雨實為農害禱祀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請山川壇躬為禱之爾中中各官其代告諸祠命皇后與諸妃執燗為皆日農家之食令 太子諸王供饌于齋所是日四鼓

帝素服草履徒步出請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奉慤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至三日得赦曰修德省

德厚形于色天寶鑒之吳去疾曰心切愛民

天眷祐必有甘澍之應帝嘗謂許存仁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兩陽應期災害不生矣臣聞古今燠旱恒在五六月之月蓋陰陽之運偏重不均陽推而剛過而不下濟陰推而維大柔而不上交是以多旱惟人君有德則可以回天地玄功密章陰陽常數故當旱亦不為旱

初行大射禮戊申日北至帝親祀地祇于方立

先期九日祭齋子舊官詔有司百僚集射于西苑

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誠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丞相李善長主于百官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敬承天子之休命施是行大射禮工部制射器射鵠有七虎鵠五采天子用之熊鵠五采皇太子用之豹鵠五采親王用之豹鵠四采一品二品文武官用之麟鵠三采三品至五品文武官用之孤鵠無采文武官子弟及士民俊秀射用之射時置筵於鵠左執侯及侍獲者以蔽身設幅并常當射時置于前以齊

矢設射中五皮樹中天子大射用之間中天子

宴射用之虎中皇太子諸王用之兕中一品至

五品文武官用之鹿中六品至九品及文武官子

弟士民俊秀通用之其執事設二司正二員掌驗

射者品級尊卑人力強弱而定耦其中否則書於

算兵部官職之司射二員掌先以強弓射鵠誘射

以鼓衆以工部官職之司射器官二員掌辨弓強

弱分為三等驗人力強弱而授之工部官職焉舉

爵賞罰以馬潼授不中者飲光祿寺官職之請射

者掌定耦射畢再請恭耦射每鵠二人侍儀司職

之侍獲者掌矢納於司射器者以各隸僕供其役

執旗掌于筵後執五色旗如射冲的本黃旗應之

中采者舉采旗應之偏西舉白旗偏東舉青旗過

於鵠舉赤旗不及鵠舉黑旗以軍士二人掌之又

引禮二人掌之引文武官進退侍儀司舍職之時

射中者俱選入祀事時早久而雨霖滴連日乙巳

帝御法駕率百官告于太廟遂居于齋室兩勢未

已至丁未日二鼓時分有風徐來霖雨頓收微月

出雲氛氣廓清及登壇萬籟無聲比竣事蒸風應

節和氣交暢

元主妥懽貼睦爾殂于應昌太尉完者觀昔奴奉梓宮北塋

元主於至順四年癸酉六月八日即位年上都十月戊辰改元統至三年乙亥十一月辛丑改至元至七年正月一日改至正凡三十年通前在位三十八年至是殂觀音奴奉梓宮北葬初癸巳歲民傳武當山降筆云九九乾坤數定清明節獻闌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雜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至是其言皆驗云又元主名為明宗之子乃瀧

國公趙顯后罕祿魯氏遺腹之子也魯氏郡王阿兒廝蘭裔孫初世祖一夕夢金龍紆爪壁殿柱明日瀧國公來朝立於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國公知懼乞從釋號合尊太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額之地謁周王即明宗也明宗愛瀧后遂納未幾遂生元主文宗死文后十答失里始舍其太子燕帖古思立明宗次子亦降其班為寧宗寧宗崩文后復不從丞相燕鐵木兒之請竟捨其子達中書右丞瀾里吉思迎元主於廣西款立之燕鐵木兒疑之適太史院亦言不

可立卒則天下亂乃不采文后聽政一年燕鐵木兒死學士虞集上封事不肯草詔文后遂與大臣及學士巖巖等定立元主為帝帝以集上封事乃曰噫咎祇秀才怎麼知我家事集驚懼喪明立八年元主撤文宗廟主從文后幽有東安放其太子燕帖古思於高亮中道謀殺之元君例像俱魁偉雄邁惟順帝氣清癯若太醫然與宋太祖諸帝一類

李文忠趙庸襲應昌拔其城元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文忠以兵追之不及遂畧中興及紅螺山降其軍而還

文忠趙庸周顯始引兵與元太尉蠻子戰于苦脫孫破之擒平章伯答兒進至開平獲上都罕左丞留守八失忽都余萬戶等乃知元主以四月二十八日殂於是進向紅螺山拔其營謀搆應昌以是月十五日文忠昧爽率兵襲瓦其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嬪王子黑的罕國公答失帖木兒平章阿里馬溫海牙宋元王璽金寶尚書王策玉鎮鎮圭大圭王竿王斧愛猷識理達臘脫身北走文忠遣兵追之不及周顯自度馬三百二十

二牛五百一十索號一百八十車一百二十朝是
後也我師輕捷又元上都恃紅羅山為蔽紅羅山
以上都為援文忠盡攻拔之是以襲永昌得其金
勝文忠以追愛猷識理達臘不及乃引兵過中興
擒江唐國公降其部屬軍民三萬七千至虹螺山
楊思等亦以一萬六千人請降頭又從趙盾至苦
脫孫追敗元大尉蠻子與魯平章伯答兒復至散
不剌追沙不丁及小總兵王保兒等繆美亦自引
兵擊破花環寨於是元亡朔庭遂空臣按應昌去
上都東北三百里元人號為答林子之地翰羅陳
萬戶尚世祖之女世祖世祖為建城邑以居之其
地顧為蕃胡調集之所或言元主以四月二十八
日殂而我以五月十五日襲之不幾於伐喪乎晉
士句不伐喪春秋是之文忠此舉何如也臣應之
曰文忠此舉所以為達權也何者齊人以元其勢
不類士句不伐喪睦鄰字小之仁也誅討殘胡無
俾易種于漠北以為中國憂天吏討罪之義也觀
元太子未薨其餘孽起立士无利屢為我東北邊
之擾知文忠乘其國都為慮遠矣

六月雨霽

五月雨降連日霽而後兩苗禾滋長及是雨霽夫
氣暄和遠近欣慰臣聞稻穀之生播種封植不幸
遇旱則苗葉枯槁但苗未有胎秀之時雖甚枯旱
其葉已焦惟苗根之入地中生意不斷得雨復發
又苗沍曝久而氣疏逢雨易融吐華結實自然倍
美夫苟當旱憂之勤而灌之力使苗得以生節胎
秀乃又無水以繼之則節莖秀衰後得雨潤終不
成實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寶雞縣進瑞麥

四月王師奏捷于蘭州於是朔漠掃清閭隴底定
屬久旱大雨於是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
本之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余本劉基作頌曰神
爵赤鳥其羽不可為儀紫達平露其實不可以療
飢豈若五穀之為瑞可以厚民之生豈國之資者
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皇
天震怒誕命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
猛衆如龍發縱指示悉出帝衷既平南東遂定
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植爰有嘉麥一本三岐布
葉萋萋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摧頽揚金
支翠英溥彼原田滄若雲烟望之油油即之芊芊

其種伊何降自其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
猥猥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遣翰林院編修王濂吏部主事使安南濂遂結漢馬
援廟

南平使臣杜彝卿於五月內以日燈卦音來詣且
為請封 帝乃自製祭文以翰林院編修王濂充
弔祭使吏部考功主事林唐臣充頒封使賁詔往
安南封日燈嗣安南國王并取前使張以寧所護
銀印及賜物以丹之濂又得 旨齎白金若干兩
具牲牢代祀漢伏波將軍馬援於橫州之烏蠻灘
濂至觀其廟貌頽壞因斥余僉命有司繕整之乃
牲

丁巳遣使以書諭故元將納哈出千金山

書曰義因革元命四海鼎沸群雄角逐塗炭生民
朕以一族之衆渡淮江姑孰之捷爾實在焉特朕
未知天意無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於所事
者未嘗不憫其勞而惜其無成也朕顧天地之靈
將士一心旌旗所指靡不服從今天下已定南極
珠涯北際燕雲一時豪傑順天愛民籌筭之良殆
不若李思齊矣大將軍徐達未至吐番峰屯帳發

復來攻城戰敗俘擒之余有若孤化故破竹之勢
直指蜀川雲南大理詔使相望交陞占城萬里修
貢高麗稱藩航海來庭於是廬龍戍卒登萊浙東
並海州師咸歡奮兵遠畧不待要領豈以遼海我
師不能至歟抑人謀不決故首鼠兩端歟不然必
以曩時來歸未盡實之歡謂朕不能虛壞耶何相
忘之深也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功居諸將之右朕
獨不能為遼東故人留意乎今遣人再往從違彼
此明白以告哲人知幾毋為後悔

陳春擊破倭賊於福清縣之大洋斬首三級生擒二

十人

詔禁濫祀

下詔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而不能言故命
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聽人祀天地所禱無
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無一日之間祈天不知
其幾瀆禮犯分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
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間合祭之神
禮部定議頒降違者罪之於是中書省奏凡民庶
祭先祖歲除祭竈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有災患
禱祖先鄉邑廟之則里社即縣自舉之僧道不許

建齋設醮奏章望畫天神地祇白蓮社明蓮教白雲巫覡扶鸞禱聖符呪水諸術

丙寅追封故皇姊為太原長公主夫王七一為駙馬都尉

冊文曰朕惟古之君天下者必尊祖宗又及於兄弟之親叔姪倫昭恩義帝王之光祿也故特朱氏以柔懿貞淑之德適於王氏何期未久相離而忘朕當艱難之秋賴祖宗積德上天眷命削平禍亂統叙華夷每皇考皇妣生我兄弟及朕六人今富有天下貴為天子劬勞之恩無從以報而况

姊無在骨肉之情感悼無已稱之古典宜有應顯以追稱崇可封為太原長公主夫王七一誥曰朕君天下觀歷代愛親敬長之道乃帝王之先務故必盡其禮焉姊夫王一七自弱冠婚于我家何期與我姊相繼而亡遂之後嗣朕有天下而推恩不逮良深痛悼可贈榮祿大夫駙馬都尉靈具有知服茲寵命復遣潭府丞秦正程安其衣冠改葬于盱眙祭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推恩以及骨肉之親無間存沒朕自即位以來伯兄弟姪皆以追封王爵惟我姊及姊夫秦正無移為因兵革不知葬所

近者外甥李文忠訪求得靈襯於泗州之盱眙縣具衣衾棺槨改葬於縣之太平鄉家村追念親義曷勝哀悼爰遵古典特加封贈以慰九泉茲具牲禮致祭詔用焚黃靈其鑒之

陳香攻克光澤縣擒斬賊首陳同于軍中

壬申李文忠捷至諭故元舊臣劉炳等毋以拜賀

百官奏事奉天門文忠捷至間知元主殂遂相率拜賀帝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因諭中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之捷爾不當賀也因命禮部榜示凡地方捷至嘗任元

者不許稱賀既又有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特謹順帝癸酉中書省以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帝覽之見其有侈大之辭深責善長等曰卿等為宰相當法古昔致君於聖賢何乃習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况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與朕何與以此中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為是也可即改之

乙亥封故元孫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買的里八剌朝見帝皮弁服御奉天殿百官具

朝服侍班侍儀使引八刺具本倍服行五拜禮至東宮見皇太子行四拜禮百官便服侍班朝畢賜之衣服八刺母及妃朝見坤寧宮命婦具衣服侍班朝畢俱賜以中國衣服并第宅寵優康餼封八刺為崇禮侯誥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其前代子孫使作賓王家其來尚矣元失其政四海紛爭朕以武功削平群惟混一區宇為天下主買的里八刺實為元之宗孫比者將北征爾祖既殂及克應昌爾乃來歸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錫以侯封爾其夙夜恭慎以稱朕優禮之意因謂省臣

曰朕見前代帝王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往不以禮遇欺孤寡非盛德所宜朕甚不取今元脫忽思后在此北狄但知食肉飲酪且不耐暑其所居第宅務適所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

丁丑詔頒平定沙漠及招示高麗安南占城

詔曰朕本農家生於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敗由是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雖元兵四出無救於亂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六疆欲為王霸觀其所行不合於理故皆亡滅此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十有四盤桓避難見

群雄無成乃率衆渡江訓練兵將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強暴混一天下大統已正庶民亦安而元之遺孽時犯疆場勞我師旅今年六月有五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右丞趙庸等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征至應昌獲元之孫買的里八刺及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君已於四月二十六日殂於應昌大軍所至朔庭遂空中國書省上言宜以其孫及后妃獻俘太廟朕心思之其君之亡繫天之運所遺幼孫若以獻俘實有不忍况當天下紛亂朕雖有意於天下不過欲求避患全生今平定四海

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下左副將軍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刺已至朕憐帝王之後難同民庶及首亂僭偽來降者特封為崇禮侯總其眷屬及母后等同居飲食出官民上俾存元祀禮法前王不敢過虧嗚呼天命靡常惟殷是戒可畏哉仍遣使賞

詔諭高麗安南占城等國是日百官奏賀

帝又諭之曰卿等誠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者何劉基進而對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幾於百年腥羶之俗天

實厭之又况求主荒雉無度以墮壞基業民困於
貪暴惡得而不亡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教民
於水火所向無敵惡得而不興帝曰當元之季
君宴安於上臣拔扈於下國用不經征歛日促水
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群雄角逐
竊據州縣朕初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東征
西伐剷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時天下已非元氏有
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遂豫其臣各盡乃職
孰敢驕橫天下豪傑惡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
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復遺胤朔漢清寧非

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詩曰商之孫子其覲不億侯
服于周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遣使詔諭故元宗室部落臣民

詔曰自古天生靈人主宰天下立法創制以安生
民三代漢唐之君姑置不言且以近代論之若宋
創業之君能行善政其民樂矣故天祐之厥後子
孫微弱疆土自消故天命爾元世祖代之至安惟
帖木兒為君荒淫昏弱不思政理不恤民艱故奸
兇並起天下大亂生民無主朕不忍荼毒於是起
兵救民豪傑之義者相率來歸剪暴除殘平定

四海乃推戴朕為皇帝國號大明天祐朕躬故成
功之速若是也朕即位之初遣使往諭交趾占城
高麗諸國咸來朝貢奉表稱臣惟西北阻命違絕
朕未遣使降詔者以庚申君尚擁兵應昌故耳乃
命將西征直抵土番偏師北伐遂克應昌元君既
殂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知天命已去人力難為望
風逃遁獲其子買的里八剌至京朕憐帝王之裔
爵封為侯俾與其母同居賜以第宅給與衣服以
奉元祀起于臣民之上又遣官尋訪愛猷識理達
臘若能敬順天道審度朕心來撫妻小朕當效古

帝王之禮俾作賓我朝其舊從元君倉卒赴難者
審識天道傾心來歸不分等第驗才委任直北宗
王駙馬部落臣民能察識來歸朕當換給印信還
其舊職仍居所部之地民復舊業羊馬孳畜從使
牧養朕有天下物產之富貢賦之入軍國爵掌之
費取用不竭豈需索爾沙漠荒落之地哉特以元
君之子孫流離失所一有不虞恐失古人興滅繼
絕之意俾爾臣民無所歸往故遣使徧諭朕意朕
既為天下主宰華夷無間撫字爾等毋得執迷以
貽後悔其邊塞黠靼百姓因元喪亂征徭繁重供

費勞苦朕甚憫焉詔書到日悉安所居無自驚擾
以廢耕牧

元國子生劉忠德朱頴德奉元子愛猷識理達臘為
王立于和寧

陳春率兵追獲賊將伯燕不花于興化潁溪浦復戰
陳同余黨於楓亭生擒四十人遂定惠安

潁溪浦在興化城南二十余里至楓亭自楓亭南
行一十余里過白水舖有陳同關砌石為之左右

連接皆高山深坑關內一路僅容車軌凡官民各
商往來過關者有呼陳同山谷震響似有應其聲

者

編修羅復仁還自安南

復仁與兵部主事張福傳詔還自安南上言安南
餽黃金寶貝等物臣等皆却之帝曰不受其餽

是也命中省加賜其使莫季龍而還復仁等墮賞
有差

濟南知府陳修友

胡德濟等及元王保保兵戰于杜浪敗績

司農司奏往墾闢北方郡縣近域荒地

司農官上言北方郡縣近域之地多荒蕪宜召鄉

民之無田者墾闢戶率十五畝另與地二畝以種
蔬菜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其馬驛
巡司急遞舖應役者各有本處人夫供應開墾無
牛者官當給之守禦軍屯軍不保近者并王國所
在近域存番五里練兵牧馬餘處悉令開耕

帝可其奏

戊寅遣使招諭雲南八番及西城西洋瑣里爪哇畏
吾兒諸國

詔曰自古為天下王者視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
臨若逮若近生人之類莫不欲其安土而樂生然

必中國治安而後四方小國來附近者元君受權
帖木兒荒煙昏弱四方豪傑割據郡縣十去八九
朕憫生民之塗炭興舉義兵攘除暴亂天下軍民
尊朕居皇帝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
四方以次平定其占城高麗安南諸國俱已朝貢
今年遣將巡行北邊始知元君已殂獲其孫買的
里八剌封為崇禮侯朕攷前代帝治理天下惟欲
中外臣民咸樂其所又慮爾等僻在遠方未悉朕
意故遣使者往諭咸使聞之

庚辰侍御史劉炳刻奏中書左丞相汪廣洋事毋不

孝嚴居高郵

遣使葬宋理宗皇帝頂骨于紹興之永穆陵

帝嘗觀宋太祖詔修歷代帝王陵寢嘆曰此美事也即遣編修纂修蔡玄侍儀李震亨陳敏于謙等往四方求之仍命各行省之臣同詣陵寢所在審視若有神廟具告以聞及是人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廟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輦其加為江南總攝奏請如胡僧言遂發諸陵取其寶玉以諸帝遺骨寘于杭之故宮葬浮其上以壓之又裁理宗頂骨

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辛酸帝聞嘆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槩乘其約併取之何乃復聽奸人肆酷毒邪遂命北平將吳勉訪問理宗頂骨所在果得於西僧廬中既至令有司瘞於京城南後紹興府以永穆陵高來獻即敕葬於故陵但發陵之時會稽人唐班陰召少年乘夜以他骨換宋帝骨殖瘞于蘭亭山後種冬青以記之危素未之知也

以都督僉事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汪興祖為晉王府武傅兼山西行都督府僉事

先是陞都督僉事華雲龍為都督同知兼陝府武相至是陞守興元鳳翔衛指揮僉事金興為都督僉事仍守興元又命秦王府武相取炳文兼陝西行省右丞都督僉事郭子興為秦王府武傅仍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張溫則兼行都督府事興祖為晉王府武傅兼山西行都督府僉事溫入謝

帝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必隳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有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

仁智之將撫摩安集見情達變坐而制敵以樹立勲功名於當時國家莫不倚任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驕悍恣橫者功成之後而復繼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余仁智不足故也傳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溫頓首受命往行都督府綜理邊務

壬午以耿炳文兼署陝西行都督府僉事

綏寧縣民肅天祐聚眾反湖廣平章楊璟遣兵捕斬之

癸未陸唐勝宗為大都督同知

乙酉大將軍徐達械胡德濟送京師

達械送右丞德濟至京 帝念其舊勞特命宥之
仍遣使勅諭達曰朕起布衣克成大業命將出師
悉由前制爾備知之邇者浙江右丞胡德濟臨事
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朝廷治
之欲效衛青不斬蘇建豈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
且譚軍功者悉歸朝廷則將之威不立而號令不
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
所謂聞外之事將軍治之送至朝廷必議功過又
非聞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之功諸暨之勞故不
忍加誅俱將軍緣此緩其軍法用是遣使即軍中
諭意自今務咸克愛母事姑息

詔徵江南諸郡民赴闕浦江人鄭仲宗以聖諭摹刻
頒賜其卿

詔徵江南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既集闕
下遂造於庭 帝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
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稅供給風俗政治
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百言又恐民之遺忘而
不能詳也仍刻為書以摹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

日庚午帝御奉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禕
及起居注臣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
朕所以諭斯民之意乎臣王禕對曰自古帝王皆
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三代以下為
人王者知為治而不知教今 陛下主天下為治
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以訓諭之耳提面命不啻
嚴師之於弟子此即古帝王教民之意也 帝又
問卿等亦曾見鄉人有論否宋濂對曰臣鄉人浦
江義門鄭仲宗實來受訓諭為臣言陛下教之之
旨甚至今者還鄉旦將以所賜書重刻而摹之使

其鄉里之書家有是書以宣 聖意矣仲宗歸即
以書重刻分賜其鄉之民 帝又嘗作省頌設諭
之文以戒無民省頌曰嘗觀古之賢愚者清濁之
分善惡之別曉然矣但近視目前職事者渾然若
此以渾字言之莫不方今有識者不知賢愚善惡
者欺非也其清濁之分善惡之別人皆知之爾然
今人之心法古賢善者少效古愚惡者多則賢善
者無同愚惡者何有哉蓋為不治艱險之覆身日
習澆奸之篤故賢善之性日消而不立執迷之情
日生而愈堅意難裁所以古人以卑而致高以愚

而致賢捨此而取彼守虧而樂安時人以為易歟
難歟嗚呼不虞思患以防詭務奸頑而覆命脩德
善終生膺上壽揚名於世君子履之小人棄之惜
哉孰不悟哉其設論文曰朕嘗以事勢觀人以時
宣效之何有職之士愚之至甚誠為惜哉且奸貪
者勇不畏死於時宜事勢畧不以為然其正直仁
心者徒知此而不知彼於事勢時宜但知其庸爾
是以惻憐人心顛倒而用矣豈不知上古聖人驅
犀象而逐虎豹未嘗有逐麒麟獐鹿者也或問禁
師曰爾擅降蛇而得善至既得蛇而殺之否師曰
殺之可殺放之當放朕謂師曰蛇乃人人之所惡
者爾言有可殺而可放者可得而閑乎曰可所以
殺之者某蛇所以放之者某蛇朕以師者誣說試
復問其詳因謂師曰得蛇之後盡殺之可乎盡放
而不殺可乎師曰皆不可得而擅殺憑神殺放憑
神放故苟不依神其有咎焉嗟夫陰醫幽宅中一
微命之蛇耳人將以為無屬也以降蛇者焉乃有
屬焉故生殺不敢妄為以其有神也再詢儒者朕
每聞湯聖人也去三面而祝之令有生路果然乎
曰然曰豺狼欲左右而容乎曰不然以其傷物命

也嗚呼善者好之惡者惡之仁人君子不鮮而倒
之邪耶正耶省哉戒哉利益矣臣按我聖祖省頑
設諭二文省頑著惟危之幾設諭揭趨避之途推
是心也於以警奸治頑其有得情哀矜無害之意
乎
頒戶帖及召人墾北方田地
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
名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於部帖
給於民令有司問點比對有不合者發充軍官吏
隱瞞者處斬又令各處軍民有占籍而不應役者
許自首又以北方田地不甚修治乃召北方之人
墾田地每一戶十五畝又給地二畝種桑有余力
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從司農司之請也
置均夫冊及定畿內用項輸草廬州安慶鑄課之
數
時定役法每田一項出丁夫一人至是置直隸應
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九江南康饒州三府均夫
冊冊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每歲率用三十日
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佃戶出米一石
資其費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其資費每田一

畝出米二升五合又定應天寧國等文府近京師者重租田一頃輸草十六束輕租田加倍池州安慶等十六府遠京師者輸割草重租田輸割草田一項十八包包各十五斤輕租田加倍其廬州府黃墩崑山及安慶桐城所產礬令歲辦一十二萬七百万每三斤為一引官給工本錢一百五十文私煎者論如私鹽之法定為例

以儒士徐一夔等同修大明集禮

帝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因敕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至京

於是各該有司以儒士徐一夔梁寅劉宇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彞蔡深滕公琰及至曾魯與李善長等修元史方成即奏留一夔等即命與同纂修書成賜名曰大明會典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百為之綱其目則以吉禮十四曰祭天地宗廟社稷朝日夕月先農太歲風雲雷雨師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三皇孔子旗纛馬祖先牧馬牧馬社祭厲妃與神祇等祀典嘉禮五曰朝會冊拜冠禮婚禮鄉飲酒禮二朝貢遣使軍禮三親征遣將大將凶禮二弔聘

喪儀樂律三鍾律雅樂俗樂其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凡升降儀節制節名數纖悉具備通十五卷書成一夔重彞子諒各授以官惟梁寅劉宇等賜帛有差

立府州縣陞資陞應天府正三品賜銀印

各府同知二考無過者陞知府知縣二考無過者陞知州縣丞一考無過陞知縣以應天為京府欲崇其秩重其任改知府為府尹賜銀印同知為府丞專掌親民之任其品秩禮貌視其外知府特異秋七月丁亥李善長等進所修元史

是時修元史善長宋濂王禕充總裁官曾與儒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璘熊曾趙汾張文海徐尊生黃篈傳悉王鈞傳著謝微高啓等十人其所修者疑信各因所傳筆削俱倣春秋成書計五十三卷志表列傳一百二十三卷胡翰獨撰元英睿二宗實錄丞相拜住等傳全部之史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字儒臣各賜綺帛有差儒士張宣等各授以官朱佑趙欽乞還鄉里許之其表有曰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於遠因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鑒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

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朝漢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併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為食擅雄長於一時隅達至成吉思之時大會幹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新定教條既近取於乃奎又遠功於回紇渡黃河以蹴兩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之而宋錄遠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頌治之君惟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率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離拆渙奔之福馴致於至正之朝變幸盡感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綱祗因於疎濶周綱遁至於凌遲風憲皆為不捕之猶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溷海獄竟歸於真主欽惟 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鬲紹百王之正統 大明出而燭火息率士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徵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僉言實已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戒而史不當戒特詔遠達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跡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皆此

天語之丁寧愈見聖人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燦臣龔魯臣趙汾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麓臣傅恕臣王鈺臣傳著臣謝微臣高啓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採恐既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况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疎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以旁求佚績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鈞軸幸親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充編摩於歲月筆則筆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一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記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胡翰獨撰元英曆二宗實錄中書省遣典儀王愷祭南海之神 維洪武三年歲次庚戌七月丁亥朔越有十一日丁酉致祭制曰生同天地洪濬之勢已惟淺深之

乘莫測古昔人君命之曰海神而祀之於敬則誠

於禮則宜自古以及近代皆有封號予因元君失
馭四海鼎沸起自布衣承上天后土之佑百神之
助削平暴亂以主中國職當奉天地耳鬼神以依
時式古法以治民今寡既清特修祀宜因神有歷
代之封號予起微祥之再三畏不敢效蓋觀神
之所以生與穹壤同立於世其來不知歲月幾何
凡施為造化人莫可知其職必受命於上天后土
為人君者何敢預與焉予懼不敢加封號特以南
海名其神依時祭祀神其鑒焉尚饗其餘嶺澳東
西北海之神俱倣此

遣典儀王愷祭廣東南海之神

以劉基為御史中丞

初章溢嘗奏處州稅糧比宋積例每畝加五合及
是基為中丞特命青田縣作五合起科 帝曰使
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基在臺憲以元
紀綱寬縱即今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避中外肅
然先是平吳之中昶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帝
及時娛樂基曰是欲為趙高也 帝領之昶又諷
帝貴事於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基上言
李善長勲舊且能和輯諸將 帝曰是數欲不行

汝為之地邪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基叩頭曰是如
易柱必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連顛覆
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駕純又不可
爾 帝嘗欲以楊憲為相憲與基素厚基言於
帝亦以憲以為不可以為 相即曰楊憲有相才
無相器宰相者特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不
與焉今憲不然寧無敗乎 帝曰汪廣洋何如劉
基對曰此人褊淺觀其人可知 帝問胡惟庸何
如基曰此為小憤持憤輒而破犁矣 帝曰吾之
相無以愈於先生者基曰臣非敢不知但臣疾惡

大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乃不

果相

禮部定賜坐殿上坐墩之制

禮部尚書而崔定 皇太子以青為質綉蟠螭雲

花為飾 親王亦如之宰相及一品以青為質飾

正花雲二品以補墩無飾凡大朝會賜宴文官三

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賜坐墩其 朝廷

燕閑及行幸之廐則中書省大都督府官二品以

上臺官三品以上及勲舊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

仍加絨綉褥命如其式下工部製之

詔開平王常遇春所食正祿及優級一千六百石並與其子降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為編修以魏觀為學唐肅為應奉

坐失朝故也故濂自學士禕自待制並降

定功臣守墓人戶

守臣人戶多寡各以封爵品級為差其合用石碑

石獸之屬亦命有司依品成造

元賀宗哲圖鳳翔指揮張龍大破其兵於北門尋克之

鳳州擒李泰政等二十餘人

壬寅以胡美往河南清理軍民

命美往河南等處收輯故元王保保所部亡散十

卒凡占籍在洪武元年者為民以後收入者為兵

甲寅以翰林應奉陶凱為禮部尚書

丙辰賜崇禮侯買的里八剌母后衣服首飾

母后以下鍍金銀首飾凡十六付九事紗羅布疋

衣服凡六十襲襲九事

鄧愈征河州降其宣慰何瑣遣兵攻洮州取附遠石

門関及雪山寨

夏夏憐大尉吳友仁帥師寇興元守將金旺出兵擊却之

遣康永忠撫定泉州漳州遂兵元漳州路達魯花赤溫迭理彌實基柯

八月李善長奏按中書左丞楊憲罪惡殺之

憲初在刑曹甚為帝所信任嘗諭之曰民之為惡譬如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厥以刑

戮欲使民不敢犯其為術也淺矣及轉中書左丞復賜之誥曰朕聞賢者輔君則君德備倍焉何執

蓋冢宰之職出納王命若使出納非宜則君德虧

矣出納合宜則君德張矣然何上出納王命而已

矣其進退庶職亦為要重所以為要重者為分理

天下之多務若多務理則民之樂苦曉然矣既知

民瘼之艱辛必使之無艱辛矣於斯之道豈不君

德備倍然若為人臣者異此道而他強為則衆職

臧否不分事多繁而不律則君德虧矣然用人為

易惟得人為難若欲必得其人使見之於行事今

爾憲國之舊臣施設諸事已有年矣今特命爾為

中書左丞嘗夙夜奉公上荅 皇天之昭鑒下契

庶衆之仰望使陰陽和而四時序均調玉燭海內

晏然變額來賓朕與卿等同閱熙熙皞皞之年豈不偉歟今承朕命當崇乃功廣乃業為邦之柱石亦爾嗣之陰陽安得不賢智者歟爾乃懋哉憲為左丞時善長病中書無官帝召汪廣洋為右丞相憲因刻廣洋陰事長遂劾奏憲排陷大臣創為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從違綱修陳經解其意謁憲憲奏陞經為侍制陰令御史劉炳劾汪廣洋免官家居復使炳奏徙廣洋於海南

帝不從又教炳誣奏刑部侍郎左安善入人之罪帝始覺其誣下炳于獄炳盡吐其情太史令劉基又發其奸狀及諸陰事帝大怒令群臣按問憲遂與炳皆伏誅憲太原陽興人美姿儀通經史才辯明敏但市權要寵輕視同列又以浙西民富貴增其田賦每畝加二部民憎苦之

高麗瓜哇西洋入貢

夏吳友仁以師圖興元守將金興旺張隆禦之大將軍徐達遣傅友德耿天璽將兵馳救遂襲木槽閬曹口寨夏師敗走復東寇歸州守將陳閔破斬三百級夏人忿失興元遂遣友仁以重兵犯興元又東出師以莫平章寇歸州友仁承明昇戴壽之命直抵

興元旺與隆出兵迎戰次日友仁復求攻旺與戰面中一矢拔出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人友仁兵踰二萬旺以力寡歛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溪求救於大將軍徐達兵未致友仁縱兵圍城決濠填塹攻擊甚急旺與隆發巨礮播石賊中石死者甚衆達在長安聞報則率師屯益門鎮遣友德救興元領兵三千直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閬攻斗山寨使士卒持火炬燃于山上友仁進見列炬大驚而天璽亦同莫指揮攻克曹口寨其兵亦至友仁乘夜遁去自是旺隆威望日重夏人不敢再犯其壘塘守將莫平章亦率水陸之師出閬寇歸州州將陳閔出兵南門與之接戰奮擊破斬賊首三百級擒八十人送揚璟亦斬之夏人以兩遁出師各遭敗歛遂為自守之計不復出兵詔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飾

詔中書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飾以黃色及宰相之形如舊有者限百日之內毀之

定親王從祀及功臣配享物儀禮部以皇伯考壽春妣夫人劉氏皇兄南昌王霍丘王霍丘王夫人翟氏皇兄下蔡王安豐王安豐王

王夫人趙氏皇兄蒙城王玠胎王臨淮王臨淮王
嫂夫人劉氏皇姪實應王來安王都梁王美山王
山陽王昭信王凡十九位孟春於仁祖廟果廡
夏秋各孟月及歲除於德祖廟東廡各設牌位
西向其配享功臣常遇以下凡八位孟春正月於
仁祖廟西廡夏秋冬孟月於德祖廟西廡各設
位東向親王位總用帛二百色牛羊豕各一登銅
各三蓮豆各十二簋簋各二酒樽三酒注二祝一
一功臣位各用帛一百色羊豕各一蓮豆各二蓮
實棗栗豆實青蘋庶醢共用酒樽一酒注二祝一

其分獻禮初獻候皇帝行初獻禮獻官各請盥
水執事者各以爵受酒獻各官詣親王功臣神位
前獻親王則跪揖笏奠帛獻爵出笏讀祝官取祝
位讀訖獻官復位亞獻候殿上斟酒兩廡執事官
各於神位前斟酒親王獻官行再拜禮功臣獻官
不拜終獻禮同亞獻其四廟正祭文孟春特享維
孟春禮嚴祀以牲醴庶品用伸追慕之情孟夏秋
冬合祭祀文同但特享則四廟各用祝一合享則
共用祝一歲暮合享曰時當歲暮明正新正謹率
群臣以牲醴庶品恭詣太廟用伸追慕之情其

親王從享祝文孟春曰惟茲孟春恭享歲暮曰時
當歲暮明正新正恭享太廟謹以牲醴庶品恭
修祀事其功臣配享祝文曰孟春曰朕以孟春嚴
恭廟享追念忠烈輔我開基用醴陳于廟廷英靈
如生尚其與享孟秋祝文同臣按仁祖坐西東向
其兄壽春王牌位設於東廡推其平生恭敬之
心必無臣兄先食之禮欽惟太祖亦因其心臣
意以謂若以壽春王遷配德祖皇兄南昌時貽
臨淮及皇從兄霍丘下蔡安豐蒙城遷配仁祖則
各無臣兄之嫌神人俱順又且各伸以尊也

停汪興祖兼官之俸復給戰死孫興祖月來家屬
中書省奏都督同知汪興祖既兼晉王武傳其俸
亦宜兼給帝曰王之國則給之今王未之國且
勿及時帝聞興祖名遂慨念我武傳孫興祖之
沒於兵乃復有司以月俸給賜其家
故太子賓客梁貞歸于田里
貞字淑享紹興新昌人端慤寡言時之碩儒多愛
之由國子伴讀授太平府教授王師下太平貞
與諸儒迎見所言輒以詩書有根據帝命為江
南行省都事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兩浙都轉運使

并國子祭酒太子賓客侍 皇太子讀書大本堂
至是坐事放歸田里

初定太廟祝文及命皇文代祀之禮

詔學士魏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皇帝不稱臣凡
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著為令
高麗遣倭臣金柱來貢

高麗王額遣其臣刑部侍郎金柱來貢柱頗知書
屢從朝中大臣進宴間出清宴閣譔記自言八世
祖金緣所作迺宋重和七年徽宗宴蔡京王黼於
宣和殿故蔡京為作譔記流傳四方以為盛美高
麗之人亦聞而慕之是以清宴有譔而緣為之記
柱以為奇故出以示大臣然不知其文是乃比擬
於蔡京體制未足為奇也

始制神

郊祀上帝及配享皆曰郊祀制帛 太廟祖考曰
奉先制帛親王配享曰展親制帛功臣配享曰報
功制帛蒼白紅赤黑各以其宜臣聞古者大祀用
幣必一丈八尺一以象陽八以象陰以寓陰陽不
測者然則禮神等帛五色之用亦有所取矣

銅修王燕主事林唐臣至安南立國王陳日烜而還

漁興唐臣以是月至安南日烜率其部臣出迎於
郊議論接授之禮往返數四不能決漁一厲叱之
乃奉 御製祭文於采輿迎入寺先殿別設日烜
神位于殿前使者南面而宣布之日烜率群臣再
拜俯伏以聽曲盡臣禮而退唐臣乃奉 詔詣寺
光殿君臣北面跪聽詔命詔曰朕躬膺正統撫有
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烜
奉表稱臣朕遣官齎印仍封為安南國王以至境
日烜以迄今世子日烜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於
典禮宜嗣其位是宜命爾日烜襲封安南國王授
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
尚永守於藩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日烜受印稽
首頓拜如藩臣禮唐臣漳州府龍溪縣人字元凱
乙未進士後避特禁改名弼尋出知登州府漁累
官至陝西左布政使

大將軍達復自西安帥師征王保保於定西保保復
遁沙漠達乃引還詔劉基歸于京師

保保聞大軍至率衆復走入沙漠傳友德徃探保
保據廓聲息於甘肅地方極西北數千里乃還
帝嘗幸鳳陽欲以為都劉基奏曰鳳陽雖帝鄉然

非置都之地王係係雖可取未易輕也因辭歸括
蒼及是達征定西保保窮走帝憶基前所言即
手詔叙基勲伐召赴京師既至欲進以官將劉基
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九月李文忠引兵還北平故元丞相哈剌章太尉蠻
子驢兒及納哈出復會愛猷識理達臘于和寧以兵
衛之

文忠既還哈剌章蠻子驢兒及納哈出等復糾合
部落會愛猷識理達臘奉以為主駐剌和寧哈剌
章嚴兵防衛仍傳檄諸部

丙午靖江王相兼廣西行省叅政蔡遷卒追封安遠
侯謚武襄

遷初從芝麻李為盜府李敗乃來歸克先鋒前後
渡江取朱石太平濠水破蠻子海牙水寨定金陵
克奔牛呂城廣德宣城毘陵橫林馬駝沙池州抵
陽宣興衛信龍江太平九江破陳友諒八陣指揮
於壽昌從克南克討淮安援安豐鎮合肥戰鄱陽
湖口武昌廬州沙坑贛州安南南淮茶除壽州等
處皆有功為將十五年雖未嘗專兵征討然徒諸
將所向每戰輒奮勇強出橫刀突陣左右揮擊敵

皆披靡及戰罷而還金瘡滿體人視之不堪還畧
不為意平居寬厚若不見其有為者尤善處文友
帝以是甚加愛重及卒詔贈資善大夫廣西行省
右丞上護軍追封安遠侯謚襄武親為文述其功
遣人往祭之仍賜以誥命叙前勲勞又稱其智足
以率衆勇足以前驅大小之戰不可悉舉披堅抗
銳野宿風餐親冒矢石身無完膚陞轉官正期崇
貴今天下混一方定功行賞俾享太平豈期疾終
訃音來報孰不傷心宜贈爾官慰爾泉下仍遣使
護喪還京卜地以葬有司級喪具明器自車馬儀
仗服食器用皆象侯爵復命官及皇太子致祭
禮極豐備

戊申以故元降將江文清為衛鎮撫復遣楊思祖還
開平招其部曲

文清思祖等至京師詔以文清為衛鎮撫賜賞甚
厚其將校八百五十人皆賜綺帛各一仍遣思祖
等還招其部曲帝諭之曰歷代興廢天運之常
人臣當其時衝冒危險歆全身家者蓋鮮焉元運
之衰天下皆亂爾朔方將校殲身於兵戈者不知
其幾爾獨出於擾攘之中卒獲保全今又自速來

歸若能竭誠效力朕當益隆恩待其蒙古有願來附者即令謁邊將送至京師皆有處之陽恩祖對曰臣苟全性命於亡國之余進退失所委身來歸蒙被恩寵實出望外臣敢不竭力以盡補報惟陛下哀憐之

編管上思州土官黃英衍于泰州改太平路為府除沅官治之

遣使詔諭遼陽官民

初元主之北走也遼陽行省高家奴聞之集兵於老雅山其平章劉益亦集兵屯蓋州之得利贏二

兵相為聲援以保金復等州顧望故為邊患帝

乃遣斷事官黃壽貴詔諭之曰朕初承大統則皇

帝位其年八月元君遁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

陝内外文武軍民不戰來歸中原境土一時皆定

此實天意非人力也今年五月十五日左副將軍

李文忠左丞趙庸率兵北至應昌克其城獲元君

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寶冊省院諸官知元君

於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殂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以

數騎北奔天運之去昭然可知師還過與州江文

清率軍民三萬六千人降至江羅山又降楊思祖

之衆一萬六千餘人獨遼陽一隅故臣遣老不能見幾審力高謀逆高而乃圍結孤兵拒盤鄉里因循歲月上不能輔君於亡危之時下不能救民於顛沛之日進退狼狽而猶徘徊顧望如此欲何為也近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瑣里海外諸國皆稱臣入貢是蓋知天命之有歸人事之當然也豈汝之智有不及耶抑我師未加以為可自安耶茲特遣人往諭能審知天道率衆來歸加官擢用民復舊業朕不食言爾其高之詔至劉益有心來附勅授賜文為承信校尉

冬十月丁巳杖內史責其以乾靴行雨中

是日退朝遇雨有二內使穿乾靴行於雨中帝

見召切責之曰靴雖微物皆出於民力之為此非

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

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看靴

者責之曰汝將玩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哉

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常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

見富貴未有不侈靡者也遂勅百官自今日入朝

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以周德興為征南將軍率兵伐單于於慈利

慈利土酋覃堂與茅岡諸蠻為寇 帝以德興為
征南將軍率兵討之仍命漳州帝德等郡官軍悉
聽節制德興至慈利覃堂聞風遁走

復今天下悉立學及端士習明文體

帝諭首臣曰學校之設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
冠禮樂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頽風靡故學
校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不
識俎豆朕嘗聞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
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
縣皆立學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

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俗此最為急
務宜速行之 帝嘗諭御史臺曰教化行維閭閻
小人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才或隨於小人又
嘗諭廷臣曰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倍美
於是罷黜百家罷詞賦開縱橫戒浮藻為教本孔
孟宋儒為文取典謨訓誥及孔明韓愈柳宗元由
是士相倣習賢才輩出前元一切汚陋風俗頓革
然又雖取韓柳則又以理為主而文氣之雄不與
焉嘗作辨韓愈頌風伯伯夷文有曰吾觀韓愈頌
風伯之文知其為人也似乎欠博觀明道理格物

致知猶未審其精且天地不威怒怒則風雲雷建
是也夫風聽天地之命萬物生殺出焉春則播萌
夏則長養秋乃結實冬則歛藏非風不可至如特
君不道天欲垂象以責之則風受役矣乃張天地
之威飛滄溟勃上下揚毫釐於天外振撒瀆以生
音從神龍駕雷電倏然忽然風之變化也赫然雲
生霧長風之威也此天地之正氣國家載在祀典
凡文者可不謹乎愈以風托此奸邪故作文以譏
之由此而慢神笑豈獨慢神而已哉於風之文失
敬上天之禮然皆由欠博觀明道理因格物之不

精所致耳今也韓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辨為何欲
使今之儒者凡著筆之際勿使高而低而昂當尊
者尊當卑者卑欽天畏地謹人神必思至精之言
以為文永無疵矣其馭頌伯夷文曰古今作文者
文雖句壯字奧且有意節者甚不寡又全不誣妄
理道者鮮矣噫難朕聞儒者多祖韓文試取觀之
及至檢閱忽見頌伯夷之文乃悉觀之中有疵焉
疵者何曰過天地小日月是也耳伯夷之忠義止
可明並乎日月又同乎天地旌褒之尚無過於此
何乃云日月不足為明天地不足為容也是何言

哉嘗聞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二儀立極
虛其中人物居焉曰宇如殿庭是也以天地初分
為垠來今無已曰宙如江流是也大矣哉天地明
矣哉日月韓曰過於天地日月於文則句杜字與
誦之則有音節若能文者無出於韓若言道理伯
夷過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此果誣耶妄耶
韓文名世不朽也千載笑今為我論識者莫不以
我為強與諉若不以為強則韓文乃至精之撰
猶有其疵豈不鮮矣哉 其貶柳宗元馬退山茅
亭記文畧曰柳子厚之兄司牧邕州構亭於馬退
山之巔朝夕方務而逸樂斯逸樂也見之於柳子
讚其美也讚美其亭此其所以無益也夫二木之
工與非勞人而弗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
柳子之文畧不規諫其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却諫
亭之美乃曰因山之高基無雕掾新棟五彩
高梁以青山為屏障斯雖無益文尚有實其於白
雲為藩籬此果虛耶實耶縱使山勢突然而倚天
首然而揅淵橫亘其南北落魄其東西巖深谷迴
翠蕤之色繽紛朝鷹啼而暮猿嘯水潺潺而洞白
雲嵐蘿藥旭日飛霞果真仙之幻化衣裳雲之衣

着赤霞之裳超出塵外不過一身而已於民何益
利之有臣按我 聖祖馭韓柳詞章之疵最甚俾
蓋詞章之習不關於倫理論為記誦不切於身心
聖祖一辯俗學黜而正學崇全才於是乎出矣
已已向武州知州黃志威來朝貢馬及方物
胡海取龍伏隘及至天門山寨
是時胡海取蜀之龍伏隘海率本衛鎮撫方遂等
親與士卒抵其隘口賊眾來戰死者以千計生擒
偽官僉事任文達等二百八十一名進攻天門山
偽官張元帥小張僉事皆負固堅壁海夜率驍勇
懸崖而上突入其營天明賊始知大驚奔蹙手不
能執兵伏雖欲逃匿而先令海軍士以分布截擊
悉就擒縛
十有一月辛巳遣使以書與元子愛猷識理達臘及
遣順帝之紀
書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以烏合
之眾犯我蘭州大軍進討追至定西今年四月七
日大敗其眾斬賊無算生擒奉先韓札兒李景昌
察罕不花等惟擴廓帖木兒遁去已命將追捕
旦夕必就擒近遣歸德衛擒平章徹里帖木兒聞

知為君舊用之人特命賁書致意進退之宜君其審之既而復致書曰今年夏偏師至應昌獲君之子賈的里八剌及諸官所從人馬遂與南來因念令先君審察天命而不蹟兵戰委順北歸棄沙漠誠可悼憫通元史告成朕以為三十餘年之至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先君曰順以著為紀君之子賈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祿食及其來歸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為何如北方諸部人民亦果能承順如往昔否乎法年各二次遣官賁書遺令先君使者久而未還予以此為令先君之失記也失事之失茲不必較今遣使賁書以嘗告先君者告君君具上順天道遣使以來公私通問庶幾安心牧養於邊塞藉我之威號令部落尚可為一邦之主以奉其祖祀若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為邊民患則大舉六師蕩平沙漠君之退步又非往日可比其審焉之母貽後悔余不多及侍御史蔡哲堯尋卒

哲字思賢武昌人仕陳友諒為御史壬寅歲來歸授江南行省理問陞治同郎中癸卯命往贛州招諭熊天瑞遣子入朝擢參政使蜀焉其山險易以

獻改江西僉事陞浙江參政復入為中書參政伯出為福建參召為御史至是坐所舉御史犯法為廷臣所劾先官以卒帝惜之命賜官歸葬鄉里壬辰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振旅還京師車駕出芳江上癸巳達及文忠等進平沙漠表

壬辰達文忠等師還至龍江車駕出芳江上達等奉車駕還宮明日癸巳進平沙漠表帝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百官朝服陪列達奉表賀表曰乾坤宣正德之運曆數在于一人帝王開萬世之基功業超於百代干戈再戰文軌既同

欽惟皇帝陛下聖神合德文武成能天命所歸人心攸戴拯黎民於塗炭沛霖雨於焦枯奮六師而江漢莫安揚九伐而江吳底定旋收淮甸遂畧中原齊魯十二之山河兼旬俱下幽薊百年之腥穢一旦廓清既驅魍魎之群遂復衣冠之治何我師之奏凱而彼孽之再萌培兌鞠頊敢寇攘於邊鄙乘機抵隙乃賊害良乎忠良蜂蠆之毒豈可復讎熊之師惡容不舉是用祇承明詔恭行天誅以今年夏四月師至定西之北逼虜營而列壘出峪口以陳兵將帥效敵愾之心士卒奮超乘之勇氣

驅電擊巨兇棄甲而遁逃獸駭禽驚虜衆望風以
降附吐蕃抱罕列陣土崩忙忽高昌群酋面縛山
川為之震懼草木為之昭蘇臺漿之迎無思不服
幅員之廣有德必居臣等仰遵廟筭之成幸獲大
勲之集治平有象適遭千載之期功德難名願祝
萬年之壽文忠表曰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臨之
德乾坤大一統群生荷覆載之恩文教誕敷而治
具畢張威武繼揚而妖氛頽息臣民欣載海宇騰
歡恭惟 皇帝陛下卓冠群倫茂膺景運皇高啓
祚舉申命之自天曆數在躬遂化家而為國拯生
民之墊溺救亂世之功勳洪鈞播而品物亨皇極
建而彝倫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
肆毒侮竊乘間隙侵犯邊陲赫怒 皇心用加天
討爰替罪而致伐乃鞠旅以陳師臣文忠賦質庸
愚托屬外戚忝受副將之寄慚無贊襄之能拜命
關庭俾率熊羆之士總我行陣誓空胡馬之群前
矛渡関其興和之將即將降後騎出塞而駝山之
兵旋鋤進開平而乘破竹之勢克應昌而奮覆巢
之威皇子后妃兩宮之貴人俱獲玉璽金冊歷代
之重器金匱皇風遠被於遐方明運竟終於此日

凡茲勲庸之建宜因臣下之能蓋伏遇 皇帝
陛下廣運如天宏謀蓋世明見萬里之外遂成千
載之功果日出而西月氏莫非王土南炎荒而北
瀚海共惟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悠久是日賀訖連
等退自西階 皇太子親王入賀禮訖李善長又
率文武百官同上表賀
甲午告成于廟
以武成告祀于廟即命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
績吏部定勲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撰
誥制以封功臣
丙申大封功臣進李善長徐達等爵祿誥券有差
是日帝御奉天殿 皇太子諸王侍從善長徐達
率文武百官列于丹陛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汝等
其聽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帝王之
典籌之至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
初天下擾亂群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
往往無法以取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
成此大業皆是天地神明眷祐有非人力之所致
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
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

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門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皆酒妄殺不由法度同庸從平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忠戰鄱陽時奮勇忘驅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生窺朕意向以徽封爵郭子興不奉主持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勞未掩過此四人止封為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逆前元太子遠遁沙漠獲其皇親妃嬪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總推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能事朕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余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於是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太師宣國公善長進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左柱國太傅叅軍國事徐達自信國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郭國公進封開

平忠武王常遇春之子茂封鄧國公鄧愈衛國公右柱國左都督同知軍國事李文忠封曹國公食祿三千石右副都督兼太子右詹事馮勝封宋國公同叅軍國事食祿三千石湯和中山侯郭昌肇昌侯廖永忠德慶侯華雲龍淮安侯周德興江夏侯顧時濟寧侯耿文炳長興侯費聚平涼侯吳楨靖海侯趙庸南雄侯俞通源南安侯陳德臨江侯康茂才子鐸新春侯胡美臨川侯朱亮祖永嘉侯汪興祖東勝侯韓政東平侯吳良江陰侯傅友德潁川侯楊璟營陽侯唐勝宗延安侯俱食祿一千五百石趙庸誥中道其兄伯仲因其非命自却罷職而遊梅思祖汝南侯黃彬宜春侯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榮陽侯陸聚河南侯曹良臣宣寧侯俱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賜鐵券仍賜大綺及帛善長徐達百疋常茂八十疋文忠六十疋馮勝八十疋鄧愈六十疋湯和勝宗仲亨德興各四十疋雲龍三十疋顧時炳文各四十疋子興王志鄭遇春各三十疋費聚四十疋吳良吳楨趙庸永忠通源各三十疋華高楊璟各二十二疋亮祖友德韓政胡美良臣黃彬思祖陸聚興祖各二十

金朝興李思齊各二十四疋李伯昇十六疋戴德曹興才各二十四疋征進回還復征興元指揮四十四疋千戶鎮撫三十疋百戶所鎮撫二十疋千戶衛鎮撫六十疋百戶鎮撫十二疋偏賞守禦未出征指揮文綺及帛十六疋千戶衛鎮撫十二疋百戶所鎮撫八疋諸軍士除在逃者不賞其各軍人賞銀十兩錢六千其公臣今封為公者死則追封為王侯而死者追封為公有罪罰者不在此例其券誥之詞曰備叙諸公侯功勲實跡俱云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或崇祿大夫某官某公某侯食祿五千石或三千石或一千五百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或一死以報爾功誥徐達末云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而誥湯和等末云同里有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祿位之崇真千載一時地慎守斯言論及子孫世世為國良臣或云永延世祿豈不偉歟分封之時有言興祖之過者帝有弗問然弗與誥券俾仍都督職遇有征伐自效以高實封惟賞文綺帛二

十四疋

丁酉以分封諸將詔告天下戊戌復大宴之於奉天殿諭以毋忘昔之艱難

詔曰曩者有元失馭海宇分爭朕自布衣奮身行伍觀群雄之蕪併遂率眾渡江撫大平定建業選將練兵討四方者幾二十年荷 皇天宗社之眷山川百神之助諸將效謀六軍用命遂至華夏清寧番夷臣服一統之業屬于一人今者班師振旅定功封爵朕重念諸將委身暴露艱苦之狀欲加重賞則天下守鎮之兵京師護衛之士不下百萬

而民之資力有限是用計倉庫之所儲度民力之所具均其等第崇爵祿頒金帛以勞將臣仍稽古定制有勲爵者俾其子孫世襲軍士仍賜白金十兩錢六千文朕以此言通乎天地昭布中外咸使聞知至戊戌復大宴功臣宴罷又諭之曰創業之際與卿等苦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曰理萬幾不敢須臾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

於未形時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高之患已著則無及矣夫大抵富貴者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天下定而忘其艱難故以相戒勉也

乙亥御華蓋殿及魏國公徐達等論取吳漢山東河洛幽劍次第謀畧

是日達等率諸將詣闕謝宴 帝退御華蓋殿因曰今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功勞達等稽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奏成算出師征討次

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錫 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 帝曰曩者四方紛亂群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兵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來觀群雄所為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全剗切者喜於戰鬪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為生民之患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惜其兵力強暴無恩朕猶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功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

諒則士誠必乘我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割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奸生事器小則無遠圖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何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御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余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勸朕遽平群雄始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所以令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先擊

既震幽薊自傾朕親駐大梁調人以守潼關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余無遽降意若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併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主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又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下元都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蹙猶聞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士誠友諒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也蜀恃其險遠此特余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中月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稱謝歎服以

以曹國公李文忠領大都督府傳友德等為同知王
成璋發等為僉事

命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友德仲亨顧時陳德王
志鄭遇春吳良趙庸同知都督府事陞指揮王成
璋發沐英何文輝陳桓齡王簡仇成藍王金朝興
費震王弼胡德並為僉事仍令子孫世襲指揮使
詔設壇祭戰沒功臣及優養軍士之父母妻子

帝已大封功臣恐天下大定皆諸衆之能存者得
膺爵賞死者不復及見乃詔今有司設壇以祭戰
沒功臣下及軍士之死者仍優養其父母妻子復

命禮部凡武臣有遷葬者皆官備祭物道理遠者
給其費及以品秩次第定給承酒果肴

辛丑御東閣召武臣諭以親近儒生講求古將可為
鑒戒者

帝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諭之曰爾等退朝之
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
者戰聞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聞為能
以必勝為功今既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
求古之名將功成業立之後事君有道持身有禮
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

橫不法不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為鑒戒擇其善
者而從之則可諸將皆受命

乙巳詔燕王傳汪興祖秦王傳金朝興吳王傳吳禎
並解都督府事

乙卯封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劉基為誠意伯汪
廣洋為忠勤伯

誥曰朕觀諸古俊傑之士能識真主於草昧之初
效勞於多難之際終成功業可謂賢智者也漢之
張子房諸葛亮獨能當之朕兵括蒼前御史中丞
劉基挺身來歸委實事朕累察天象多効謀猷特

加爾馬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忠
伯食祿四百四十石誥廣洋曰朕觀往古俊傑之
士能識真主於草昧之初效勞於多難之際終成
功業可謂賢智者也漢之張子房諸葛亮獨能當之
朕提師渡江入姑孰中書左丞汪廣洋同諸儒來
謁就職從征討繁治劇屢獻忠謀馳驅多難先見
之哲可方古人今天下以定爾膺爵封特加開國
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中書右丞忠勤伯
食祿三百六十石於戲爾尚益堅初志克懋忠貞

追封李貞為附馬都尉爵隴西王仲姊曹國長公主
為王夫人遣使祭之

誥曰昔君之典禮謂人臣有功勲者制有生封死
贈其骨肉之親有功勲者甚有褒焉特進崇祿大
夫右柱國曹國公李貞前因姊之貴遂有附馬今
因兒貴班至利公邇來長往當贈以王爵受之於
冥冥封隴西王謚恭獻仲姊曹國長公主為王夫
人復御製又祭之曰嗚呼哀哉骨肉之親昔者朕
居元時生理艱辛我皇妣甚為憂戚惟姊者專
心爾能同之故有資助雖歛不荒而後年之後皇

妣長往姊亦棄世但與爾我共生人間忽天更元
運寰宇兵爭當是時爾我一天消息莫聞彼此不
知保命何期天地祖宗眷祐朕應尚識撫群英
爾能有知携兒來接此為骨肉之親也朕嘗思之
平日寒微親戚寡少獨存爾我但願長生不期一
疾既臨倏然去世嗚呼哀哉痛切於心然生死之
道世人之常今也子封公爵孫有官稱甚哉昌乎
爾真有知尚饗

以尹堅為祥符衛鎮撫

誥曰克襄陽於上流拔泰鄴之重地及淮陽勘靖

協取吳興泊討姑蘇復從北伐定山東之州縣恢
汴洛之封疆潼華咸歸功勤斯著大都之克武績
尤多可祥符衛鎮撫將軍武德

十有二月辛酉大明志書成以侍讀學士魏觀為國
子祭酒編修宋濂為司業

先是命儒士魏俊民黃箎劉儼丁鳳鄭思先鄭樵
六人類編天下郡縣形勢降附始末為書凡天下
管下十二道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
七安撫司裨官司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
至北平至是書成命送秘書監鈐梓頒行俊民等
皆授以官以魏觀為祭酒宋濂為司業

封薛顥為永城侯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

時顥有罪帝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
必爵賞以報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
治也朕倣古帝王以封爵命卿等明聽朕言昔漢
高祖非有功不賞所以重封爵也而韓信彭越不
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于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
之其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
之勞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顥始
自貽貽來歸朕任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托之

及其從朕征伐皆著其績自破慶陽追王保保戰
賀宗哲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
然其為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
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
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吳富自幼從朕有
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
富妻子服哀經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寃於朕
朕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有之
則富死何辜今亦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
祿為三一以贍吳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

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
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諸將皆頓首謝

定公侯儀從

禮部尚書陶凱考究唐宋之制於是功臣魏國公
徐達以下所給儀從各有差

耿天壁攻克奔張賊寨復遣揚清追擊美良川遂擒
故元平章王整及李泰政等

諭各公侯中有好神仙之術

帝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殿庭諭曰神仙
之術以長生為說而又膠不死之藥以欺乎人

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
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恐一旦身沒不能久
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可以長生
何故四年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
生於世者若謂神仙神物非凡人所識此乃欺世
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
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苦坐服藥
以求不死况無此理當痛絕之

壬申長沙府洞蠻田某作亂剽掠旁州縣江夏侯周
德興討平之

戊寅以宋國公馮勝為都督

辛巳以降附功臣王溥等世襲指揮同知僉事

溥為河南行省平章潘原明浙江平章子孫皆世

襲指揮同知李伯昇中書平章李思齊中書右丞

方國珍廣西左丞張麟江西右丞陸本省左丞子

孫皆世襲指揮僉事

甲申享太廟以家人禮免百官倍祀

享畢帝諭禮部尚書陶凱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

于克誠人以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以至

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必有所警而後無所放耳

以禮部所鑄銅人手執簡書曰齋戒九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而不敢放也又諭李善長等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朕起兵時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為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如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為必求其至當以此號令將士肇成大業今每遇祭祀齋戒整肅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為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此身此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善長等皆頓首曰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要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臣聞宋閔人有言君心一治敵國無強勢君心一正天下無亂行我聖祖所謂兩敵時時自相爭戰蓋身在此而心又思於往來憧憧無時休息神氣虛損精力疲怠甚於干盾之擬戎虜之逐也臣聞克敵必用奇正克敵在精所思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則心得其職而愧耻常存無欲其所不欲無為其所不為大敵斯却矣帝又嘗記勸心亭曰返視却聽土契冲漢入嘗擬問心曰野人鄭公平問於孔子曰聖賢

君子之心何如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心何如子曰嗚呼大哉之問心之所以世人同焉夫心也者中虛而不實以居神靈其神靈之運情惟思欲無所不至聖賢君子亦無間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心是說也神靈之所以運心也且聖賢君子旦夕以運之首以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所為無不周運之所以知其干犯憲章必殛身而後已故不可為而不為也次運廣愛仁人利濟萬物使無罪而告者釋有罪而脫者縛於斯之運未嘗不周流不息運之至精如其可為而守之永久若輔人主道興則賢稱若造家則家齊若居卿黨則君子稱君天下則聖人矣夫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運首以聖賢君子之為運以見事幽而理秘意無常待謂艱為而不為不運也故以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為旦夕運之見其速合易為而且厚特為之若輔人主則為奸貪不忠之稱殛身矣居朋友則有小人之稱齊家則無彝倫之叙彼問一心吾答以二運者何也蓋人之於世多神役心非心役神也吾言若是有能復吾言者子孫十世必為王侯不然必巨富而且安雖貧窮亦無非矣若否此道者世

世誅戮矣若用斯言者生不用斯言者亡其題徐
熙暮雲雙禽圖曰朕聞上古揖讓天下臣民無爭
自周秦至今稱為創業以其人情薄而世俗澆君
者不聖故然或一君之厚德臣民必有稱頌者吾
觀徐熙暮雲雙禽其運筆精巧頗放得宜不知何歲
進悅胡石乃命入奎章閣秘藏王宮以為釋結甚
得其宜何期博士等無知但識禽名列姓其於黼
黻匡諫竝無著跡豈不尸位素餐苟安碌碌古之
賢臣匡君以仁表君以正玩物喪志未嘗輕許焉
如此輩者寧不有愧其為僧道衡說曰公私利涉
古今不異之謂道辨輕重分毫釐國行民行市無
爭者之謂衡其道衡二字凡智人達者不可不深
究其理焉且道即路也昔者聖人允執之惟無所
名特以廣大求長之事配而言之故以道稱夫衡
以權合之法布天下之至巧者無所施其奸至愚
者憑此而不惑所以衡稱昨逢越中沙門自號道
衡於斯二字甚相符契於斯二字甚相符契於戲
心常履道而不迂性常如衡而不曲道哉衡哉不
亦美乎臣聞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蓋
曰惟精惟一允報厥中又曰安汝止惟幾惟康不

聞亦或不諫亦入此堯所以得統於天舜所以得
統於堯禹湯文武所以得統於堯也我
聖祖所謂廷視反聽上契冲漠即堯又執中運之
精守之久即舜之精一不迂不曲禹之安止幾康
也玩物喪志即湯以義制心文王不聞亦式也又我
成祖講議有心如明鏡止水之喻因工製筆有今人
忍息大儒積勁置金獅子則有小事必謹小過必
攻之說則又合聖祖而契群聖矣
工部造公侯鐵券成
大封功臣同特封者二十八人惟廣德侯華高先
先奉使廣東巡視海南城池未還至是券成
帝命貯于內庫俟運給爰及明年二月高卒于崖
州五月樞至京帝命中書省曰華高補支食祿
三百石既無子納其券於墓中追封某國公謚武
壯省像祭于功臣廟從子岳授指揮僉事
詔金朝興以都督僉事兼秦王傳尋改都督府事

四年

辛亥春正月丙戌李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為左丞相胡惟庸為中書省左丞

丁亥親祀告代戴壽以湯和為征西將軍即京衛荆襄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傳友德為征虜前將軍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帝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惟西蜀未平朕以明玉珮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至於明昇憫其幼淮未忍加兵遣使開

諭其覺悟昇乃惑於群言友以兵犯我與元雖敗而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噬噉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進討首尾攻之使燬於奔命勢當必克但行師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毋肆殺戮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於是以為征西將軍廖求忠為副將軍周德為左副將軍暨楊璟葉昇率京衛荆襄舟師友德為征虜前征虜前將軍汪與祖為副將軍顧時為右副將軍暨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楊璟王簡各率所部水陸兵款從湯和向瞿塘以趨重慶

友德馳至陝揚言出金牛其實欲自陳倉由青果陽階文以入成都夏丞相戴壽知王師欲討已也悉銳東守瞿塘又遣人比守金牛壽守瞿塘扼三峽北倚羊角上南倚南城寨鑿兩岸之壁引纜無飛橋平木板其上置砲石木竿鐵鏃傍兩岸復置砲石日時鼓噪操練以擬拒我所

戊子以馮勝修陝西城池衛國公鄧愈如襄陽練軍馬運糧以給西征將士

定科舉歲例以三年一舉罷各處行省連試三年之制詔屯河南陝西山東山西淮南淮北田三年後每畝收租一斗

度民田設糧長免闕里孔氏徭役及定軍戶役差令天下有司度民田以萬石為率設糧長一名專督催其鄉之賦稅戶部又奏 淮浙江行省歲輸糧九十三萬三千二百六十八石該設糧長一百二十四名闕里孔氏子孫三十六戶並免差役其各府州縣軍戶以田三頃為率稅糧外悉免雜差外百

余田則與庶民同侯
已亥中書省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凡一千二百三十九官伍千四百八十八員

壬寅賜故元少保亮曾書

書曰皇帝記問元臣亮魯近者聖度自爾營中歸云爾執持其志將欲有為此大丈夫之事朕甚有取焉但以爾之所不成者有四且又將不得其死何以見之爾素元臣累效力王家累陳一生君臣間隔已將三年以人臣論之君有難為臣者不為君赴援而自處利便果臣耶逆耶此不成一也方今元運已終天命不留幼君昏弱而邪正莫辨爾久離左右不為護邪所殺亦幸矣今流竄遠方將何所畜此不成二也孤處沙漠步騎不滿萬爾部下之人口無充腹之食體無禦寒之服人將離散而爾不能獨存將何所恃乎此不成三也若嚴號令律士卒使飢寒逼身不敢旋足人情不堪朕又恐爾為部下所殺謀此不成四也犯是四者而猶徘徊顧慮可謂不知幾者此朕謂爾不得其死明矣當此之時身名俱泯忠順兩忘甘與枯草同腐終為小人之歸雖悔之益亦晚矣若省朕所言自度力有不及他無所往則誠心來歸待爾之意不以薄也爾其思之余不多及

聞設福建都指揮使司以張赫署掌司事

長興侯映炳文自陳祿薄以陝西浙江田租一千五百石兼賜之

乙巳始給宦官月米人各八石

中書省臣奏宦官月俸初宦者為監官月支廩米九斗中書議今既為官宜量給以月俸米三石帝曰內使輩衣服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矣但月支廩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

稅漢中金州諸處產茶十取其一

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等府州縣茶園每十株官取其一其民所收茶官給價直以買茶無主者令守城軍士婦倍及時採取以十分為率而官取八分仍立局於碭門永寧均連諸處徵剪刀粗葉茶以易番胡紅纓運杉米布板礮以備官用其民所收之茶照依江南茶法於所在有司告給文引任其販賣

二月戊午張以寧還自安南卒于途王濂林唐臣還京師

侍讀學士以寧編修王濂吏部主事唐臣自安南還陳旧煙達倍臣阮汝亮等奉表謝恩且貢方物以寧在道遭疾卒詔有司還其柩于家所在致祭

以寧古田人元辛卯進士為清河尹坐事免官久之起為助教遷待制俊才博學善紀徐達克元都以寧以故官起送奏對稱旨授侍讀學士及奉使安南御諸以送之以寧清潔未嘗營財產奉使之時以布被往臨卒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妻被壑索都無陸賁金有翠屏集行于世瀛在橫州修馬援廟及還朝白于廷臣或謂非上本旨格不敢聞屬帝御大本堂中書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瀛因奏對間且言修馬援廟事帝曰援當時殺戮群蠻過當故蠻人不供其祠祀耳為之修廟良是也

壬戌湖廣行省叅知政事戴德卒于京師詔贈資大夫湖廣右丞進封熊郡伯以其子孫世襲指揮第以燕府左相淮安侯華雲龍兼北平行省叅政左副高顯兼

大興左衛指揮使並給兼官之俸

淮寧寧國鎮江楊州台州各獻瑞麥

甲戌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來歸詔置指揮使司以益為衛同知

益籍遼東州郡也高并兵馬錢糧之數達右丞董

遵僉院楊賢奉表來歸表曰聖明啓祚實千載之遭逢遐邇傾心豈獨夫之抗越延既途而易轍頌效順以投誠伏念臣叨守邊疆忝司戎閫天運既去人力難違國破家亡顧孤忠之何益勢窮力屈惟有德之是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合乾坤包宇宙陽春弘被於幽谷大明下燭於覆盆詔諭下頒恩威旁達臣等既有滄滌無任惟忻謹達右丞董遵僉院楊賢航海朝天望風投款休兵待命希洞照於愚衷責劍買牛乞放歸於田里帝覽表嘉其誠隨斷事吳立持詔於得利處誠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為同知詔曰曩因元政不綱群雄角逐朕起布衣提三尺劍命我中國英豪削平僭亂撫恤黔黎逾二十年天下已定中原無兵問者命將出師東征西伐摧強撫順惟欲薄海內外咸底治安識特務者率衆來歸共成大業前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能審察時務推誠歸朕以遼東州郡地曷遠右丞董遵等奉表朝獻朕甚嘉焉惟漢賈誼可專前美今特置遼東衛指揮使司授爾益為同知爾其恪朕意因保遼民以屏衛疆圉則爾有無窮之譽

以李茂為建寧都指揮僉事

茂從渡江克平諸郡陞千戶充銀牌前部先鋒尋陞黃旗管軍千戶又授建寧正千戶至是陞都指揮僉事誥曰國家設列衛以掌軍政嚴武備又設都指揮使司以總之其任尤重必才勇出衆者乃使任其職焉武德將軍建寧衛管軍正千戶李茂爾自事朕以來每從征伐多立戰功屢授武職進長千夫繼而從定南閩所向有功朕念爾勤勞半有年是爾陞爾僉佐武衛爾尚夙夜盡心率勵官屬申明紀律務使軍旅整肅疆宇靖安庶副朕委

任之意可宣武將軍僉建寧衛都指揮使司

都試百戶立除王銘為武畧將軍

命各衛百戶試其用鎗之精者銘當其首選時與

百戶尤宣角三合三勝 帝大嘉之立除武畧將

軍大倉衛管軍副千戶

元故平章王保保馬房輩殺劉益遼東人復殺房輩

保保奔金山

元遼陽平章保保忿蓋以遼東州郡來歸即與房

輩共謀執蓋殺之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高率郡

下擒殺房輩保保走金山依元太尉開元王納哈

出遼東衛於是推良佐權衛事是時元丞相哈剌章蠻子與納哈出擁立元王於和寧金山是其毗連故保保性奔之

以東平侯韓政鎮山東尋移河北招復流民

胡海以徐忠等攻克軍屋溫湯關

吳復擊破劉應保寨收其兵

湯和以趙庸攻桑植容美洞遂會周德興合攻軍屋

寨庸引還不戰曹良臣奮擊大破之其黨悉平

湯和以陳恭攻克李逢春烽火山寨復遣李廣進畧

雲陽梁山萬州等州

三月癸巳廣西衛指揮僉事左君弼討平溪洞蠻獠

詔賜帛二十疋及千戶蔡天祿等四人有差

聞臨濠行大都督府以鄭遇春在齡董其役

賜功臣李善長等臨濠山地

善長等六國公延安侯唐勝宗等二十五侯及丞

相參政等官臨濠山地共五百六十八頃有奇

傅友德率兵由陳倉山谷襲克階州顧時擒其將王

進友德復向文州都督同知汪興祖百戶費成及夏

丁世珍戰死五里關遂拔其州

友德提兵將伐夏也陞辭帝密諭之曰蜀人聞

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守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吾兵難以猝至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墮心腹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受命馳兵至陝集諸道兵楊言出金牛潛使人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其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為前鋒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其後至青州頗成率兵擊敗丁世珍兵生擒吳友仁第九舍楊子花等二十餘人斬首百級轉戰羅江縣擒吳二舍劉元帥等十二人直抵階州夏守將丁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擊破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顧時亦擒其將王進世珍走還因克階州遂引兵向文州去城三十里夏人斷白龍江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兵至五里関世珍復集兵據險以拒興馬躍馬直前中飛石死費成中飛矢傷額死友德大怒奮兵擊破其兵世珍僅以數騎遁去又援文州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大震友德遣人諭降使各復其本業復留鞏昌衛指揮潘敬守之興祖昔之鎮守大同也有人告其罪者帝宥而不問俾征蜀以自效至是戰死

湯和以師屯于歸州尋進攻瞿塘関以江水暴漲次于大溪口
丁巳賜開平忠武王常遇春族屬一十二人綺帛有差已未友德造戰艦于漢江
友德兵至漢江蜀人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余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造舟人益旬懼
楊璟王簡進兵攻南城瞿塘敗績還屯歸州
璟遣指揮常權出赤申山以擬夔州以李指揮出白鹽山攻夔州之南城岑霖璟自與都督王簡出溪口攻瞿塘璟戰不利亦甲白鹽之兵亦潰不得已復還屯歸州
賜功臣守墳人戶復以酒茗勞李善長於臨濠
守墳人戶李善長徐達常茂馮勝各一百五十戶
衛國公鄧愈延安侯唐勝宗陸仲亨吳復孫恪郭子興各一百戶時善長董治宮殿於臨濠帝以其久勞于外遣使以米酒時茗往勞之
開東昌稻田三百頃歲收米千石以給衛軍
廷策貢士賜吳伯宗進士及第
皇帝制曰朕詢古人之學及教之師兼當時之書

不見冊錄但見今人之學皆堯舜本仲尼師今之名儒其古人之學果何習焉想必有學學必有書未審非昔日之書即今之書若理同而書異則不過更名而已何乃古之賢者或載之尚書或傳云及名留於世者皆君聖而臣賢其有未爵之士懷才而抱道一遇君之見用施之行之畧無有碍臣君濟民無偏無黨而亦不有賄賂焉何今之人所學之書則孔丘之言皆率三皇而範五帝乃為君之師舉而措之為教臣之式明三綱列五常使衆庶咸安於孔丘之言教且嚴而且明何今之人一臨事務十行九謬為君者享國且短為臣者不匡君之道而賄賂通行至於覆命何爾諸儒博習故書知今之時務當備陳朕將親覽之時託策之士惟伯宗所對稱旨擢為第一伯宗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也時高麗舉人金濤亦中選除東昌府金谿縣人也不通乃任本國時祭酒魏觀博士孫吾典修撰王僕為讀卷官乃得伯宗等一百二十人時聞科之始得人最盛人亦以此多觀等之識

閏三月朱亮祖引兵入四川順友德以伐戴壽先是三月以前三日庚寅帝以湯和友德伐蜀

未見捷報復亮祖為右副將軍帥兵往助之帝躬祀太歲風雲雷雨岳鎮海瀆山川城隍鎮毒諸神告以用師之意又曰予起布衣率衆渡江平姑孰立建業削群雄定四方於今十有七年九水陸征行必昭告于神上賴陰佑天下一統惟西蜀戴壽者假幼主明昇擅我威福據一隅之地自外聲教以其地則有彼疆我界之殊以其民則有朝奔暮竄之患况西蜀本中國之所統若容其據土僭竊不為討定歸一民庶何由得安前遣征西將軍中山侯湯征虜前將軍傅友德等水陸進兵於兵數月未見削平今再命永嘉侯朱亮等大會征進故告神知至是亮祖乃引兵疾趨四川會大軍進攻詔賜王軫之父銀絹附子川椒

詔曰朕起草萊削平群雄攘夷狄安中國以致天下承平邇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嚴奸弊疊興御史臺管勾宇文柱因事被問囊中所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係浙右儒吏毀譽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禍人中間亦有私托求進者嗚呼普元初得天下人才皆務實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尚虛名故職私干權門而用朕多涉

艱難備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
審然賊吏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羶
噫若是者豈非慈父失教於平日抑其子之不孝
不聽父之訓耶今於百封中得一善教其子者係
浙右登科舉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骨句字文柱
轉達平涼之任所書未發偶或見之書中語言諄
切教以忠孝之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
於為人父者如此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移風
易俗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齎朕詔往諭
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升絹十

疋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依舊應當里長
其弓兵不須再役軫之父拜詔收受仍進謝表其
畧有曰教子以義方之訓承恩忝科甲之榮大邑
分符深佩選掄之重安書遠寄勉加忠孝之全俾
恪守於廉勤庶火酬乎知遇何冀上達於天閱遇
承下逮於星輅白金光照於琴書黃絹春生于篴
篴芳助養上藥扶衰豈期枯朽之余遽拜駢蕃之
賜征役特先憂懼交臻瞻仰清光鈞陶聖化心同
犬馬顛據報效之誠景迫桑榆欣覩太平之盛軫
浙江湖州德清人

遣使勅衛國公鎮守襄陽鄭愈今以任亮王成率兵
參同大軍往瞿塘興元伐夏

帝慮湯和友德伐蜀不無疎失不可不調兵接應
因勅諭曰可將安陸等衛官軍貴付都督王成官
領前去歇馬廟塩井等處節制已調膺揚衛指揮
同知任亮等軍教劉應保作鄉導開通徑路搜捕
山寨如陸路寬平直抵瞿塘會湯和大軍攻取若
道路險隘不能前進教任亮應保作遊兵依前攻
打山寨却教王成領兵由水以去
調楊文穎廣西都衛征南寧宣化

詔諭甘肅塔墩等路處番酋

夏四月傳友德率兵向漢州以陳德攻綿州入之進
破龍德縣戴壽吳友仁自瞿塘帥師會向大亨及友
德戰于城下敗績壽大亨奔成都友仁奔古城

壽與友仁聞友德破階文搗江油壽等乃抽守瞿
塘精兵援漢州以保成都師未至友德已以舟師
逼漢州又遣陳德率兵攻綿州入其城又破龍德
縣漢州守將向大亨悉兵戰於城下友德選精騎
擊破之既而壽等引兵大至友德下令諸將曰賊
衆遠來勞困聞向大亨兵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

也即親帥師迎擊壽兵大破之遂拔漢州擒招討
黃龍萬戶梁士遠等百人壽與大亨奔成都顧成
追擊之兵至小東郭友仁奔古城陳德又以兵追
擊獲壽卒三十余人馬三百匹

胡海討捕武崗州雲山新寧石鶴金竹等寨梟斬賊
首楊子貴唐京新復其民戶八百傳友德以克階文
綿州之捷書報于瞿塘大軍復率兵擊吳友仁於古
城拔之友仁奔保寧

友德以顧時守漢州自率兵擊古城破之擒殺二
千余人獲宣慰胡孔璋并馬騾五百匹友仁又自

古城奔保寧冉封放開平生女常氏為 皇太子妃

立元福壽廟于建康

以黃哲為東平府通判

哲初為李善長所薦除翰林侍制侍 皇太子讀

書尋無典籤 太子愛重之賜鈔幣無虛日又嘗

奉使青徐諭諸友側出知東阿縣天旱懇禱得雨

狼溪有青蛟為害哲禱於天蛟即斃於水上縣內

戶口滋息吏畏民懷至是陞東平府通判東阿士

民遮道涕泣攀留父老扛輿而至有百余歲者抵

府境乃還

復勅鄧愈令以任亮王成兩軍直趨瞿塘與元及諭
湯和進師

勅曰四月十六日額川侯傅友德報閏三月四日
已攻破階州殺獲人馬見取官軍宜從襄陽興元
來會今日說與衛國公知道仍教任亮與南陽軍
馬前往歇馬廟者着應保作鄉導開路會湯和聽
受節制征進其王成軍馬不必由歇馬廟及水路
去正由興元取道往友德軍前聽征亮遂引兵趨
瞿塘王成引兵趨興元 帝以湯和駐師大溪口
欲俟水平以進恐其留逗悞事乃引友德冒險克
諸州之功以責之勅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
克文階諸州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既越險
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
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
無後進師豈不失機悞事且朕前日所以語爾者
獨不復記憶乎何怯之甚也永忠聞命即率所部
兵先進和猶豫疑未決及得友德木牌所報克階
文綿州諸捷于江汎乃分兵自白鹽山開道由紙
方溪以向夔州

守益陽胡海討平武岡靖州援寧諸盜

時武岡飛雲山寨及新寧石鶴金竹等寨賊首揚子貴唐景新等作及海以兵擊梟之械逸其為從者三百九十七人入其口三百六十五籍其戶八百俾復耕種事聞帝遣使勞以金繒既而靖州緩寧諸山作亂海捕其賊首羊惡鬼之徒聚為六寨縛其大水上洞諸險寨之率先者斬之脅從者俾歸耕牧緩寧境內遂安

夏丁世珍陷文州守將朱顯忠死之追贈為都指揮使友德始克文州留顯忠統兵守禦世珍誘合番衆數萬來攻顯忠戰却其衆世珍復合趙元帥兵

益攻城中食盡外援不至部下請曰與其守城陷死孰若出城求生顯忠厲聲叱曰守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語曰世珍攻城益急顯忠出兵東門拒戰世珍復攻西門口且暮顯忠被傷義瘡復戰力不能支城陷為亂兵所殺事聞後追贈為都指揮使臣聞古今為將者遠涉山河以爭人國都維以諸葛武侯為相関羽張飛馬超趙雲黃忠為輔亦必雅備運道不敢全因敵糧臣觀穎川疾入蜀雖克階綿漢州古城但湯和永忠之師未嘗入関而文州已陷糧道又絕使賊

壽下令蜀民盡收野穀積聚嚴勒關鎮備加守防臣未知如何能速成功矣又川蜀沃饒歷代奸雄所利或自陰平或自劔閣或自己東正北正東以及偏東偏北所入之路亦云悉矣惟西南一路由廣西左江上邕潯柯江亦可徑入成都此又衆人之未慮今日及後之守不可不知也

以方克勤知濟寧府

部使袁宏以書幣徵克勤克勤以母老不忍離為辭避去旁縣郡承使者風旨難違嬾連督索克勤乃赴京兩詣執政因辭執政大奇克勤命就銓曹

試考覈入格列第二帝特命知濟寧府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至官為書一通懸於康衢諭帝養愛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耄坐語訊以得失自是修文廟立射圃立社學及社稷山川諸祀正句讀子弟擊籍者二千人始有詔令民間廢田者三載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繇民益情田不增聞克勤與民約定為簡書列其丁產為上中下三等復拆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為茲復於農隙之時從西門水驛於城南以避卑濕

五月復詔鄧愈令以鎮撫胡潤守禦襄陽城池

帝慮襄陽兵出城守虛弱以手書詔諭鄧愈曰衛國公鄧愈可將襄陽軍馬城池事務委鎮撫胡潤官領用心守禦如是本衛指揮出征回日交付掌管愈得書即以胡潤官領衛事

廖永忠大敗夏師於舊夔府執其將龔興

先是龔壽守瞿塘關與友仁抽兵內援漢州留傷平章鄒興樞副飛天張守禦至是永忠兵至興等即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陣前軍已接仍麾後軍兩翼傍出興等與等大敗明日永忠又併兵

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其甚衆

詔免江西兩浙稅糧

詔曰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其親率六師南征北伐備知將士之勞方今天下一統東戍遼海南鎮諸番西控數種戎夷北屯沙漠朕以中國精銳駐守遐方豈但風俗之殊亦有寒暑之異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安吾民必資守邊之力甚於科徵轉運未免勞民理勢相須蓋不得已也念爾江西之民未歸附時土豪割據地方狼驅蚕食貨財一空歸附之後供給繁重已經九年其於困

苦朕甚憫焉今年秋糧盡行優免於戲四海蒼生皆吾赤子愛念之意且暮不忘緣事有緩急故思有先後咨爾人民體朕至懷其免兩浙詔曰朕本農夫深知稼穡艱難及至躬率六師征討四方尤知將士勞苦重荷上天眷祐平群雄一天下東際達海南定諸番西抗戎夷北清沙漠皆以精銳屯此邇要用安黎庶未免科徵轉運供給繁重事豈得已惟爾兩浙之民歸附之後民力未蘇兼以貪官汚吏害民肥己已四載于茲朕甚憫焉今既掃除奸蠹更用良善革舊弊而新治道以厚吾民其

洪武四年合納秋糧及浚官田租盡行蠲免於戲食為民之天民乃邦之本一視同仁皆吾赤子然恩之所及時有先後咨爾人民各安生業共享昇平故詔

濟寧不雨知府方克勤禱之詔罷軍衛發民築城六月大雨

故城州城壞以衛指揮使官發民築治通境內不兩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余治之民不得田衣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克勤奮曰民病不救惠用二千石為密閤中書同官疑得罪不敢令

署名克勤獨署之以聞即日詔罷時克勤乃以不雨祖跣徧禱群祠涕泣卧于祠下誓不雨不還及是詔下民即工者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壬辰廖永忠以兵由水陸間道襲破瞿塘閘殺夏將鄒興及執蔣達等遂入夔州癸巳湯和自歸州引師會之行定沿江州縣

辛卯永忠兵至瞿塘閘見閘水峻急夏人又設鐵索飛橋橫斷閘口我舟師不得進乃密遣杜士教

百人舁小舟踰山出閘上流令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山多草木將士皆衣青箬衣魚鼈而上出岸石間夏之守閘者不覺永忠度其已至乃自率精銳馳出黑葉渡分為兩道夜五鼓以一軍

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板裹船頭置火器而前火器火銃火箭皆備黎明夏人盡銳來戰永忠已破其陸寨無何將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大駭下流舟師亦擁而至火砲火筒夾擊蜀兵大敗鄒興中火箭死遂焚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十人斬

首千余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走永忠入夔州撫定居民明日湯和率曹良臣等師亦至永忠乃與湯和率水陸行定沿江州郡約會于重慶臣按明昇既以重慶為都則夫瞿塘夔萬等處九山谿水澗通於歸荆二州者咸當謹備而多設守捉如成周司險之職山林川澤閑于國勢安危者無不致守可也漢後主不遏陰平徑路而戒於鄧文今明昇不守黑葉瞿塘諸見破於永忠前事之失後人宜戒矣

丙申傳友德引兵向成都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

俞思中降

友德兵向成都俞思中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余人詣友德軍前迎降敵良馬十疋友德遣人送至京師帝命還其馬賜第京師俟賜未五石錢六千石丞袁彬等三人米四石錢四千八百參政李文德等五人同僉周文貴僉院判鍾興等七人米三石錢三千六百衣服人各一襲

廖永忠以兵次銅鑼峽

永忠自夔州乘勢而進次于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勤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

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如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兵馬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效身若驅之拒戰損傷必多不如早降以先生靈於鋒鏑并即遣使來永忠軍納款求忠以湯將軍未至辭不受臣按永忠破關以出湯和歸州之師今又辭降以從湯和節制之命其視晉王濬徑渡大江以降孫皓鍾會鄧艾相爭入蜀以奪首功其器量遠甚矣無他君聖則臣良魏晉君鄙故其臣亦鄙也

張翼引兵搗劔川進克石門

壬寅故元右丞張良佐等執殺劉益者以獻

右丞良佐左丞房嵩遣叅政張華行拒密院副使焦愚廉訪司僉事李茂斷事崔忽都自遼東來貢馬及械送殺劉益逆黨平章八舟知院僧兒等至京奔上故元所授印章宣勅金牌仍上其事於中書省曰忘身殉國為忠自有公論優讎討賊為義夫豈私情故指揮同知劉益總持戎旅鎮撫遼東知天命之有歸遂金師而款附寵承明詔賜以印章賜賚有加感懷無極蒙設遼東衛治仍復與之鎮兵方盡小心遽懼兇禍賴多士之協心執事焉而

疏戮乃推良佐等暫權衛事統率諸軍顧才德之菲微懼弗堪於荷負况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其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章屯駐瀋陽古城開元則有遼將不花之兵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之衆彼此相依互為聲援今王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構兵之釁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先將擒到逆黨平章八舟知院僧兒解送京師及前遼陽省山東行拒密院銀印各一軍民大小衙門銅印八十五并各官所掌前元府勅金牌納上丞相江廣洋以聞

帝即以吳立張良佐房嵩為遼東指揮僉事其餘將校從本衛定擬職名奏聞銓注軍人俾隸原伍賜張華等文綺各一襲八舟僧兒俱置于法

遣使詔諭雲南及拂林琉球等國

癸卯湯和引師至重慶廖會永忠至朝天門外夏主明昇降

和至重慶會永忠遂同引師至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御壁與母彭氏及其右丞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縛承制撫諭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向大亨家屬令其子弟持書往

成都招諭和遂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及降表于京
師表曰乾坤正一統知天命之有歸日明仰大明
撫華夷之無外萬方丕冒四海同歡欽惟 皇帝
陛下功軼禹湯德及堯舜運乾元不息之妙寰宇
肅清秉神武不殺之威生民永賴收豪傑于紛爭之
日施仁義於拯溺之時景運維新皇謨丕顯故無
征而不克亦無令而不從 臣僻處偏方素無學識
既靡實融先幾之智及乏錢俶達事之宜見同井
蛙計窮穴鼠揣罪實由於已啓繫用匪其人自揆
愚昧干冒天討顧開闔之何益遂開門以來降拜
迎道傍竊效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敢希孟昶之
傾心謹將軍馬錢糧府庫及土地人民以獻

勅給武臣金銀牌

禮部參考舊典制造金銀牌其樣金牌廣二寸長
一尺上鈹雙龍下鈹伏虎牌首為員竅貫以紅絲
絛指揮所佩金雙雲龍雙虎符千戶佩鍍金銀牌
獨雲龍獨虎符鍍金銀牌二千素銀牌一萬一千
通為一萬三千五百面 帝親寫文給之曰上天
祐民朕乃率撫威加華夷實憑虎臣錫爾金符永
傳後嗣

丁未夜紹興府諸暨縣大風雨水漂溺民居溺死
戊申以書與故元丞相驪兒諭以通使避難之事不
報復遣萬戶黃倚諭納哈出于金山

書曰五月間察罕帖木兒火者歸言將軍駐于長
谷又將移營東北然將軍果能終事爾幼主乃世
間之美事忠臣之道人所共頌者朕恐爾事不諧
入人彀中爾之志何以暴白當此之時忠不能顯
反受奸惡之名惜者令爾所守封疆與朕邊將旌
旗相望甚不相遠若不通一介之使則恐他日進
退兩難大夫於世似乎無機若通信使進退自由

則有無窮之樂如不從朕言他日幼主一失其所
羣臣中強者自立弱者從之將軍能忘君以事讎
乎名義所在含耻忍辱諒不為也不能必將驅兵
以向之苟力不足麾下士卒一旦解體轉而之他
他必將身死人手妻子離散又何益哉若能通使
進退在我豈不成大丈夫之智耶將軍聽朕所言
幡然改悟結我以義他日遇難來依不食所言臣
聞人臣義無私交在邊圉之任則尤宜慎者是
以陸抗與羊祐交勸終不先於物議而元察罕以書
幣來通好竟為我 聖祖所輕此書之論驪兒令

來通使非誘人使蹈不忠以叛君父也特試驢兒之忠純與不純耳是月遼東衛遣人奏納哈出將為遼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倚賁書諭之曰前者萬戶黃倚回聞將軍威震遼左美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豈不察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所能強為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兵甲非不衆城郭非不堅一旦紅巾起於汝穎豪盜偏滿中原其間盜名字者凡數人小明王稱帝於亳徐賁一稱帝於新陳友諒稱帝於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昇稱帝於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甲兵有二十萬者有二十五萬者有十五萬者相與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為羣惟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諸將會于太平不此他俘持加禮遇且知將軍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近年以來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月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為俘虜惟元昏君北奔自亡華夷悉平天下大定此乃天命非人力也賢人君子宜必知之近聞將軍據金山

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舊日之問貢獻良馬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本所可支繫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納哈出拘之不遣仍又殺之

秋七月辛亥朔存心錄成

帝覽存心錄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祇肅故百靈郊祉休徵順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遼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因是而致朕為是懼每時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成此書欲因是以為鑒戒夫水可以鑑形古可以鑑今是非可鑒善惡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永為法守

置定遼東指揮使司以馬雲乘旺並為都指揮使置定遼都司以雲旺為都指揮使吳泉馮祥為同知王德為僉事總轄遼東諸衛軍馬人民修治城池以禦納哈出等復遣雲諭祭劉益曰爾昔在遼陽控制一隅能順天道達事機奉高獻地懽然來歸朕嘉爾誠俾佐武衛安集海邦方資來懷未附何失關防自隕厥身邊城之中失此良將朕甚悲

愴茲特遣人諭祭且令有司護爾之柩歸葬礪山爾其有知歎此至意雲旺由登萊渡海頭兵金州招降元叅政葉廷秀攻走高家奴乃至衛城繕兵屯田復興學校遂為重鎮

壬子論中書勿奏祥瑞

帝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諂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為瑞應以恣矯誣至於天災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役其心羣下曲意迎合苟尚胥悅致使言

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余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為天下國家而可以偽為乎爾中書自今凡有祥瑞不必奏聞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奏報廣洋叩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為聖子神孫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奏詔旨初二日間淮安等府進瑞麥廣洋率羣臣以賀帝諭之曰朕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以為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

時皆以為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而漢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至是復申戒中書毋奏祥瑞庚申傳友德圍成都大破戴壽向大亨兵降之壬戌分兵徇崇慶擊斬知州尹善清判官王桂章以州降友德圍成都丞相戴壽知院向大亨等率兵出城拒戰以募載甲士列於陣前友德命前鋒指揮李德英等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壽兵殲死者甚衆友德奮擊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得家書聞重慶已降室家皆完各無聞志乃籍軍馬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投降降友德許之翌日壽等率其屬降友德按兵入自東門得士馬三萬壬戌分兵徇川屬未下州縣至重慶州知州尹善清拒戰友德擊破其兵執斬之判官王章桂率城中諸民詣軍中降成都尹氏之婦保寧韓氏之女也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為俘掠乃偽作男子衣服打扮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行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明玉珍據雲南還兵途中邂逅遇其叔父以物贖之歸于

成都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為韓真
女友德即以何文輝統兵守成都

河決梁山議堰黃陵岡不果

黃河決梁山民庶被害中書省發民疏渡東平府
通判黃哲典東平水役經畫有方役使均平民不
知勞時有司會議欲堰黃陵岡以紓其水哲復進
言謂此治河是乃胡元胡轍可以為戒而不可以
為法事因得寢

金朝典引顧成等運青州攻取丁寇

遣曹國公李文忠及奉御社亮祭外祖楊王及其高

祖妣

文曰孫起布衣於淮甸羣推未提凡二紀於茲其
間摧強撫順豪雉歛跡平禍亂於寰宇播聲教於
八埏安黔黎於市村是以尊稱華夏耀揚大軍握
九伐之威以鎮頑積四海之利以賞喜斯非上天
后土之昭鑒海嶽之效靈家祖外祖累世皆積陰
功奚若是耶每念外祖之靈必欲親詣年思月想
終不遂行為其國事繁浩弗克詣前今特命外從
孫曹國公李文忠以牲醴奠獻陵所惟我外祖英
靈不昧尚饗其祭外高祖妣曰非累世陰功奚生

我母必積德廣深感格天地福加於我然幾暇
常思無由展報為其有育母之深恩曠如昊天后
土雖欲報勞焉能及之今節屆孟秋特遣內臣
奉御杜亮賁衣儀諸陵告祭尚饗帝篤於九族
每向孟秋時必遣內臣祭其仲姊嘗遣奉御徐慶
祭之曰感傷父母鞠育之恩思惟姊孝父母之事
時刻有省油然動心更思父母初逝兄弟相離姊
我是別當是時也各天一方悲傷痛切惟鬼神知
我此時雖居至尊未嘗有忘今也節屆孟秋特遣
內臣徐慶賁衣儀詣姊墳所姊其享牲醴受衣儀

悅父母之美靈尚饗自是多以為常其在后族嘗
追封后父焉某為徐王作廟宿州后母鄭氏封為
王夫人徐王別無繼嗣帝其始因為立廟於
太廟之東歲時奉祀以稽典禮無其義於是即王
所居宿州鄉里闢地於塋域之南作新廟奉安神
主每歲以春秋二仲月令有司祇奉祀祀帝嘗
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及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
王父卿等以為不當服袞冕何也宋濂對曰袞冕
惟祭天地宗廟用之其余則當降禮也帝深然之
乙丑以明昇朝于天殿詔封為歸義侯賜第京師

指揮萬德送明昇及降表至初 帝聞大軍下蜀
命中書集六部大常翰林國子學定議受降之禮
省部上言宋太祖乾德三年蜀主孟昶及其子弟
偽官李昊等三十二人至闕下皆素服紼帽進待
罪表俯伏於地通事舍人掖昶起勸躬聽命宣制
釋昶昶等再拜三呼萬歲閤門使承旨賜昶等襲
衣冠帶昶等再拜跪受各訖處易服然後入見於
崇元殿閤門使引昶等入問起居蹈舞稱謝宣徵
使旨喚昶陞殿昶再拜陞宣徵使承旨宣昶至御
座前勸躬太祖親撫問之昶復位與其官屬皆蹈
舞再拜三呼萬歲乃出中書門下省率百僚稱賀
今擬明昇朝見禮 上御奉門於午門外跪進待罪
表侍儀使捧表入宣讀訖承制官出傳制昇等皆
叩頭俯伏于地侍儀舍人掖昶起其屬官皆起跪
聽宣制釋昶等罪五拜三呼萬歲承制官傳制賜
衣服冠帶侍儀舍人引昶入丹墀四拜即出丞相
率文武百官行賀禮 帝曰明昇與孟昶石同孟
昶專治國政所為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叩
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率其屬官朝見百
僚稱賀制授昶歸義侯冠帶衣服第宅于京師

華雲龍襲破雲州牙頭營擒故元平章僧家奴尋引
兵會張文趙端攻克大石崖學士寨敗其國公驪兒
于高州武平
元僧家奴以兵屯營于雲州之牙頭雲龍謀知之
即分精兵乘夜突襲其營擒平章僧家奴盡俘其
衆併獲駝馬四百疋俘引兵至上都攻克學士寨
而千戶張文亦引兵征克惠州夢洞山水石虎滴
水崖將向高州雲龍與之合兵千戶趙端攻寨之
時已中飛石傷其左腿右臂猶力疾追驪兒國公
於高州武平端又被虜刀箭重傷左手右臂仍負
傷冒陳追趕不及乃還驪兒國公遂由錦川與中
捷路北走
廣東叅議王綱遇海寇于增城不屈死之
綱餘姚人今年以文學被徵年已七十齒髮精神
如少壯者 帝問而異之策以治道所對復嘉拜
兵部中屬潮民不靖擢叅議往督兵糧以其子彥
達同行車舸往論潮民咸感悅叩首服罪威信
大張回至增城忽遇海寇曹真頭奉為主綱罵不
絕口被害彥達亦死于賊賊首曰父忠子孝殺之
不祥令綴羊革裹尸負出之使歸葬

八月第十一子栢生

母妃胡氏所出也以是月初三日生

八月占城遣使來請兵器樂器不與復免其海舶之征
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吞班瓜卜農來朝表
用金葉長一尺余濶五寸刻以本國之書命譯者
譯之意曰大明皇帝登大寶位撫有四海如天地
覆載日月照臨阿答阿者譬一草木耳欽蒙遣使
以金印封為國王感戴欣悅倍萬

恒情惟是安南用兵侵擾疆城殺掠吏民伏願

皇帝垂慈賜以兵器樂器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

教所被朝貢之地則安南不敢欺凌 帝感其

意及吞班瓜卜農陛辭命中書省移資國王云交

鄰有道實為保位之方事上以誠庶盡人臣之禮

且安南占城既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

構兵毒害生靈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

咨安南國王即日罷兵本國亦宜各保疆土所請

兵器於王何惜但以占城安南互相爭奪而朝廷

獨與占城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意又所請

樂器樂樂人在聲律雖無中外之殊而音語則有

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知中國章言則

教以音律者選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論福建行省

但遇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意

降國子祭酒魏觀為龍南知縣司業宋濂為安遠知

縣鑄洪武通寶錢

日本入貢高麗遣使來賀萬壽令節及賀正旦

癸巳 帝乘飛越夕月于清涼山

初明昇之降敵羅鬼養龍坑良馬十疋其一色正

白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高三尺有肉隱起

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余貫膺終腹至尾間而止

振鬣一鳴萬馬辟易驕勒不可近近則輒作人立

而吼 帝謂上天既生異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

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命典牧副使

高敬囊沙四百斤璧之跨囊上使遊行苑中久而

性馴及是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乘之以出

步如燁雲一塵弗驚因賜名曰飛越峯命御馬監

直長馬晉臣繪其形藏之

庚子賜都督僉事沐英吳江縣田十二頃有八十畝

傳友德及周德興攻克保寧執吳友仁以歸

帝嘗遣使諭湯和等曰為將貴審機而動料敵而

進古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全蜀已下惟吳友

仁尚據保寧旦夕之命奪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此總軍政寄國命者果如是乎和等聞詔即遣德興等會友德攻保寧遂克其城執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帝及侍臣論用武將之法

帝謂侍臣曰泰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或使貪者或使愚者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則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豈可謂愚攻城野戰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癸卯遣佛祿國故民捏右論持詔諭其王

詔曰自有宋失馭天絕其祀元興沙漠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殞絕其命——華夷擾亂十有八年當羣惟初起時朕為淮右布衣起兵救民荷天之靈授以文武大臣東渡江左練兵養民十有四年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越戡定巴蜀北靖幽燕奠安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朕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元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諸國皆遣告諭惟爾佛祿隔越西夷未及報知今

遣爾國之民捏古諭貴詔往諭朕雖未及古先哲王之德使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咸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茲詔示

戊申贛州上猶縣山寇作亂命宜春侯黃彬討捕之九月丙辰再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王保保女弟為秦王妃

時妃有外王父喪恐不宜以成婚帝乃命廷臣議之禮部尚書陶凱奏大功以下雖庶人亦可成婚況王妃無服有何不可乎帝遂令中使及女史往諭妃家行納徵授冊禮冊曰朕居天下封諸子為王必選名家女為之妃今朕第二子秦王樸年已長成選爾王氏昔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之妹授以金冊為王之妃爾其謹遵婦道以助我邦家敬執臣按王保保忠於元主其妻毛氏以保保之死亦自殺以殉以是而觀保保亦人傑者矣但保保為元忠臣實為我之曠敵潼關之侵太原城西之戰蘭州之圍莊浪定西之役其苦我忠良殞我忠良殞我名將在常情萬有不堪我聖祖嘉美其忠而冊立其妹真得春秋善善長惡惡短之義矣

帝及侍臣講大學衍義復諭以重兵慎刑之意

帝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歆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指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以之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丙子置成都諸衛尋復立保寧守禦千戶所

置成都衛及右中前後四衛初友德既克成都留軍鎮守友德猶駐兵保寧湯和駐師重慶各遣人招集番漢人民及明氏潰亡士卒來歸者衆因藉兵壯分隸各衛後復立保寧守禦千戶所友德調湯和衛指揮黃榮駐守永興李文忠調濠梁等衛官軍鎮之成都舊城低隘文忠為增築新城凌池張思道棄慶陽而遁大將軍徐達運平涼糗餉帖木兒規模粗備來襲達以謝彥破走之

置軍儲倉及內外倉庫符券

置軍儲倉凡二十所各設官以掌之又以錢糧出

納不可不謹乃令內外倉庫放支錢糧內則中書外則行省第其字號以為符券用防奸弊

冬十月丙申湯和傳友德康永忠振旅還京師

湯和友德及周德興顧時朱亮祖等振旅還京師上所佩將軍印綬并所得蜀金印冠冕儀仗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百九十九人馬騾一萬三千八百余匹

甲辰中書省大都督府奏公侯伯戶名籍及京師將士之數

中書省奏韓魏鄭曹宋衛六國公延安吉淮安江夏濟寧長興江陰臨江六安荊陽平涼靖海南淮南安德慶榮陽新永嘉豫章東平宜春宣寧汝南中山肇昌河南潁川二十八侯伯戶凡三萬八千一百九十四戶大都督府奏京師將士之數凡二十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人

復令天下勿奏祥瑞災異

帝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天垂戒然人之常情遇禎祥即有矜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

心遇災異或匿不舉或舉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省宜行天下有災異即以實聞以後有司遇有災異隨即中達各該管上司類奏每數月禮部以歲月先後類奏凡民間一產三男者令有司給米養贍臣聞晉武帝平吳而急唐憲宗滅蔡而驕我聖祖不以平蜀為功乃以不實聞災異為慮蓋心虛望道如未之見者也

十有一月丙辰祀上帝于南郊

諭群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今朕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以報履載之大

德惟夙夜寅畏冀精白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

已未召魏觀宋濂還京師以為禮部主事

賜宴奉天門帝甚喜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

始定給吏員月米及制吏典皂隸巾服

是時軍旅繁興調集糧草事務充塞頗重吏事已嘗定內外衙門吏員月米一品二品衙門提控都吏月支米二石五斗掾史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典吏一石二斗三品四品衙門令史書吏吏米三石

差典吏一石五品衙門司吏月支米一石二斗典吏八斗六品至雜職司吏月支米一石光祿司等典吏六斗其在京三品以下衙門典吏月米一石六品以下吏典米一石折鈔二貫五百文又以吏典皂隸巾服不可以無別也乃制令史掾史書吏吏穿皂盤領繫綠戴四方平定巾其皂隸公使人役則穿皂盤領衫戴平頂巾繫白搭膊帶錫牌楊文從高謙以兵攻克那龍寨

濟寧知府方克勤以舟載軍衣于北平及以淮安運糧濟南順輪郡倉

歲且暮例該轉成衣于北平以給軍士時有嚴令凡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挽運值寒暑雨雪牛僵死于道民破產者十八九郡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今難之克勤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以白具白山東行省行省義其所行不問郡倉絕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以道遠為病適漕運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克勤欲就輪即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彼此兩省民力以白行省弗聽即以開戶部奏可省臣深以為愧

十有二月丙戌華雲龍獲元故將伯都不花伯顏帖

木兒

雲龍以兵破獲元惠王伯都不花伯顏不花宗王
蠻蠻伯帖木兒送于京師獻馬及金寶二金印一
金字圓牌九圓牌二 帝命賜伯都不花等第定
帷幔褥褥雜器錦繡之衣婦女亦賜首飾仍給錢
米有差惟和尚帖木兒及諸官屬尚留北平

辛卯差賞平蜀將士白金綵段楊璟趙庸朱亮祖不
賞復作頌文傳友德功第一廖永忠次之

詔曰穎川侯傅友德統大兵冒越險阻首克階文
破綿漢成都克保寧諸郡德慶侯廖永忠破瞿塘

下重慶致明昇出降二人功最大各賞白金二百

五十兩綵段二十表裏濟寧侯顧時同穎川侯進

取賞一百五十兩綵段十五表裏臨江侯陳德從

克漢州成都賞百兩綵段十二表裏肇昌侯郭子英

亦從克漢州成都然以遇調從征賞綵段十二表

裏都督同知汪興祖攻文州沒於王事例當倍賞

然亦有遇從征賞其子白金百兩綵段十二表裏

都督僉事何文輝王簡藍王張溫金朝興皆賞五

十兩綵段十表裏都督僉事王成繼領軍馬接應

大軍至青州界陽賞綵段七表裏中山侯湯和無

攻城破關之功僅能攻下逢春山寨賞綵段十五

表裏江夏侯周德興克保寧賞綵段十二表裏南

安侯俞通源從德慶侯廖永忠攻克逢春山寨又

從江夏侯克保寧賞綵段十表裏宣寧侯曹良臣

從克茅岡軍至寨復從下重慶賞綵段一十表

裏汝南侯梅思祖率兵至重慶其城已下有攻涉

之力賞綵段五表裏都督僉事仇成從克李逢春

山寨又從克保寧賞綵段七表裏都督僉事葉昇

從德慶侯攻瞿塘以病不能効力賞與仇成同都

督僉事林齊峯從克保寧賞綵段六表裏其從穎

川侯指揮人各賞綵段八表裏千戶衛鎮撫人各

六表裏百戶所鎮撫人各四表裏總旗白金二十

兩小旗十一兩軍士十兩其從德慶侯攻瞿塘指

揮人各六表裏千戶衛鎮撫人四表裏百戶所鎮

撫三表裏總旗白金一十兩小旗九兩軍士八兩

從中山侯指揮賞綵段五表裏千戶衛鎮撫三表

裏百戶所鎮撫二表裏總旗白金九兩小旗八兩

軍士七兩從永嘉侯攻保寧指揮至軍校等賞如

中山侯至重慶者遞減一等軍校減半不從入關

及守紅患病者千百戶綵段一表裏旗軍白金二

西九旗軍已病自河南還者與錢一千八百自陝西臨潼還者與錢二千四百自西安還者與錢三千六百自秦州還者四千八百自階州還者六千九百水陸二路幼未編伍者減半陣亡者倍之溺墜病死者賞與見軍同逃而復役者不賞是日諸將軍士得賞歡倍常情惟楊璟趙庸朱亮祖不與賞帝諭之曰爾三人不賞亦能自知其過乎楊璟粗識文字命爾統軍屢常失利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添竄賊寇人莫我知爾輕信敵人詭計輒使黃永謙往彼使知我虛實雖窮金之數亦盡知之爾嘗從克保寧當有微賞然爾先於潞州失陷軍馬及攻覃屋寨久不能克進攻瞿塘又致覆敗較之破保寧之功不足以掩其過趙庸從克李逢春寨及下保寧亦有微勞然中山侯調遣率兵取桑植容美洞會江夏侯合攻覃屋寨至中道而還向非曹良臣老於行陣功何由成今不爾罪思亦至矣朱亮祖比至重慶而城已下雖有跋涉之勞而擅杖殺軍校罪浮于功賞何可得爾等宜亦自省奮思勉力以圖後功璟等皆頓首謝明日帝復諭湯和曰朕前者命統師伐蜀爾乃駐兵歸

州逗留不進非穎川侯趙閔度險直入劔閣致戴壽徽瞿塘之兵還援漢州德慶侯因得乘虛攻破瞿塘則西蜀何由可下念爾濠梁相從軍功不細宜爵爾為公今又不能自奮而使他将得為上功緣功過不相掩不得封爾為當代第一爵朕甚為爾惜之朕之論功行賞如衡鑑之於物無少差爽必合於大公至正之道雖欲爾私不可得也和叩頭謝曰陛下屬臣以大任而臣劣失機緩事死有余責賴陛下有而不誅臣已過望况敢希賞乎帝復命劉基作平西蜀文以旌忠勇有能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頌曰天祐我邦出師以律將憤揚揚馬嘶騰踏盡南聲張惟我穎侯智勇難量羌人稽首壹揆道傍勞我軍行綿漢是降蠢爾戴壽率眾來當一戰披靡拒城且藏旬日窘迫諸軍來降傳將功訖再歌瞿塘天生廖將與傳成雙江風浩浩起我旌幢泊舟連壘直破瞿關生俘偽主市肆無干遣使飛捷一刻數關天產名將兵出農間非朕有能實由天鑒有臣在南家居括蒼生而能文舉筆何難為我采擇黼之班班追復都督同知汪興祖東勝侯復賜其子田五百頃

誥稱興祖義父張德勝從朕渡江多著其勲敵犯龍江戰隕於陣追封蔡國公以爾繼職歷進征斬黃戰彭蠡克廬州壽春淮東姑蘇復征山東河洛西取大同屢敗胡虜威名益振可謂有功於前人已命德勝子宣襲宣武衛同知而論功行賞意輔有待也何期西征之役遽爾殞身矢石朕甚悼焉特賜爾開國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東勝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俾爾子孫世世承襲於戲功名因乎智勇爵祿報於有功惟爾余澤傳之子孫保於永久爾其有知服此休命另賜幼子田五百頃與

張宣

戊戌以常遇春參隨葉壽等為京衛所百戶

帝謂省臣曰常遇春佐朕定天下有功惜其早世其左右參隨者多武勇之士朕欲用之可擇其人以聞於是省臣選葉壽等六十八人俱授在京衛所百戶

詔定官員事上接下拜揖之禮

帝以軍民行禮尚循胡俗飲宴行酒多以跪拜為禮乃命省臣禮部定為儀式申禁之於是禮部奏凡官員奏事聽宣詔旨以物進貢及受賜祭祀上

香奠帛祭酒讀祝等事如常儀其揖禮凡下見上鞠躬舉手齊眼為敬上官隨立隨坐無答其次下官舉手齊口上官舉手齊心答之其拜禮凡稽首復叩頭一拜為見上之禮稽首四拜為見東宮之禮頌首再文武隔品以下見上官之禮上官隨坐隨立各無答如品從相次下官居下頌首再拜上官控手再拜答禮品秩均者相見各行拜禮民間拜禮子孫弟姪甥婿見尊長生徒見師範奴僕見本主行頌首四拜禮其餘長幼親戚各以序行頌首再拜禮平交行控手拜禮揖禮則以長幼隨宜行之其餘一切胡禮並禁勿用

以都督僉事沐英何文輝為都督同知階榮祿大夫鎮成都

楊文討捕大小安定叛賊復克黃才高寨

黃彬平上猶縣寇還命賞其將士文綺錢物有差

賜蒙城王郡主婿黃琛為附馬令世襲指揮使

誥曰朕稽古典昔帝王之女列之以三一曰帝之姊或帝之妹皆稱大長公若帝之親女曰公主其餘兄弟之女則曰郡主此所以別尊卑明嫡庶斯桑倫之大端也爾黃琛本朕房兄蒙城王之婿於

理以職士稱其姪女則當名之以郡主曩因草創之時未暇考究槩稱附馬禮部乃執禮以奏特去前名附馬之稱朕思上有一姪女不忍去其前名故仍稱公主無公主之食祿爾琛亦仍稱附馬不與駙馬之門庭其祿止食前官指揮俸然公主見食五百石過漢唐郡主之祿多矣爾其知分限勿為驕傲永保富貴吉哉時琛已為淮安衛指揮使因復其前後成守征伐有功令子孫世襲指揮

勅諭秦府文武官

勅曰王府設官本古之道惟文章之士以匡王之性體務欲端方朕封諸子頗殊古道內設武臣蓋欲藩屏國家備禦邊閭中助王使知時務所以出則為將入則為相因靖江王府官與指揮取中良不和甚者有欺凌指揮之意於是令武相若有警出則為將護衛指揮副之歸則不啻軍馬錢糧刑名其軍情事文武議之但則間中道王以善其中書省草茅行移是致錯朕意難為聽命者今後如勅施行

以太師李善長等議事東宮

勅曰世人之於世雖聰明智慧得之天性然成之

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茲詔諭爾其知悉禕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以 皇上聰明神 若亟奉版圖歸職方則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偶之地為中國抗梁王不聽館禕於別室廩餼有加禕居數日又以陳友諒張士誠陳有定明玉珍擴廓帖木兒等強暴或死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雖爾元君亦北走以死當是時先服者受重賞負固者戮及宗乃自今計料勇悍獷狠孰愈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等義孰若天朝推亡固存孰若天命天之所廢誰

能興之若不早降我

皇上命龍驤百萬會戰昆池如魚遊釜中不亡何待於是梁王君臣相顧駭愕始禕出使土番行至蘭州召還轉使雲南或謂禕文學詞臣不宜遠蹈不測之境禕慷慨即日就道其議論英發又如此鎮平陽六安侯王志還朝遂給詰券尋命從征北胡志初從馮勝攻克平陽就留守禦營將其全軍深入察罕腦兒却胡遠遁軍平陽三年十一月大其封功臣雖封為六安侯尚在鎮守禦及是還而所造詰券已寄貯內庫辛卯命吏部張侍郎領于大

都督府頒給尋又命從徐達統中道兵出塞伐胡

賑濟京城孤老及令收養無告老幼男婦

帝諭中書省臣曰今春雨雪霏霏經旬不止嚴凝之氣徹骨髓思昔居寒微時當此之際衣單食薄

甚是艱辛此時居九重衣貂裘覺寒若是其京城

孤老又不知何以度日爾中書下府尹令各三等

給監以十斤為上如勅施行毋稽後復令九鄉村

城中若有身無殘疾老幼少壯男子婦女一時不

得而乞覓本里里長及同里上中人戶量為資給

候其培養成家還復人戶所資之物有司常加

檢察毋令失所敢有見乞覓之人不行資給者同

里上中人戶驗其所有糧食除存留足用外餘沒

入官以濟貧乏若遇勞旱飢荒人民流移者不在

此限

初制士民田佃相見之禮及禁蒙古色目人為婚相

凡鄉黨序齒民間士農工商人等平居相見及歲

時宴會拜揖之禮幼者先施坐次之列長者居上

如佃人見田主不論齒叙並行以少事長之禮若

親屬不拘主佃止行親屬禮其蒙古色目人既居

中國許與中國人結婚姻不許於本類自相嫁娶

違者男女兩家抄沒入官為奴婢其色目與欽察

人自相婚姻不在此限以蒙古色目本同一姓其

欽察則其別姓也其法正與中國同姓不許相為

婚姻一例

耿天壁攻克故元余平章寨復將本衛官軍脩理金

州城池

詔禮部申禁下第舉人逐罷科舉以賢良舉人才張

度勲先為監察御史

帝謂禮部臣曰近代以來舉人不中程式者為有

司所黜多不自省已脩身以勗再進往往捩拾主

司細故謗毀以逞私忿禮讓廉耻之風不宜今敢

有此者皆罪之禮部承諭出榜禁論未幾罷科舉

以賢良方正孝悌力田文學經明行脩懷十抱德

聰明正直茂才人才秀才儒士總一十二途取以

官人時增城人張度以賢良選補御史時諸勲

臣連婚帝室時橫者多度每事拾舉彈劾不避

又務持大體風采凜然嘗建議立唐張巡許遠廟

於河南歸德州以勸忠義帝皆從之勲先字仲

輝授監察御史嘗巡歷蘇州民罹水災飲食具實

以聞得蒙存活者甚衆及巡鳳陽所上封事皆中時弊遂爲帝所知以執法不阿後爲御史大夫陳寧所忌自刑部侍郎取他事中之竟卒于謫所甲子遣行人楊載詔諭琉球國

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不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朕以布衣開基江左命將四征不庭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下閩越戡定巴蜀北清幽燕奠安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朕爲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蠻夷酋長莫不稱臣入貢惟爾琉球在國東南遠處海內未及播知茲特遣使往諭其知之

賜京衛軍士錢帛

高麗遣使來賀平蜀及遣子入侍

庚午五色雲見

帝因高麗遣子入侍因曰昔唐太宗時高麗常遣子入學此亦盛事但其子涉海而來未免彼此懷思令其王與群臣熟議行之

使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于高麗之王京遣使送之復以文諒父承恩侯普才處于滁州

陳理明昇居常辭爵不樂頗有怨言帝聞之曰此童子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爲小人瞽惑不能保終始宜處之遠方則累無自生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谷禮護送以生仍賜高麗國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移應天衛指揮僉事孫彥鎮朔州

以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征西將軍帥路出中東西路以伐胡

帝御武樓與諸將等邊事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金復遁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勦絕之帝曰彼朔漢一窮寇耳終當絕滅但今敗亡人衆遠處絕漢以死自衛困獸猶鬥况窮寇乎姑且置之諸將曰王保保狡猾狙詐使其在終必爲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帝曰卿等必欲征之須兵幾萬達曰得兵十萬足矣帝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出中路文忠出東路馮勝出西路賜勝交趾弓彤弓各五傳文德顧陳德各率所部兵以

從帝戒之曰卿等力請北伐志氣甚銳然古入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將軍由中路出鴈門揚言趨和林而實將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攻其肅以疑其兵令虜不知所為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輕敵等奉命而行

以李彬為刑部侍郎尋陞尚書

延安衛指揮僉事李恪討中部縣遁匿山谷餘寇陞同知

以靖海侯吳瑱率舟師運糧以給遼東軍餉

軍皆京衛浙江福建衛所撥集共十一三衛軍七千員名船號為遮洋九三百五十隻歲運三十餘萬石每糧一石加耗米一升船以二月會齊三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每軍日支口糧二升以後每月止令支米四斗至三十年乃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臣聞元時海運不曾供給遼東惟給京師歲運三百五十萬石有奇每春若夏再運萬戶分命俺屬於太倉州海口徑純洋海道黑水北抵直沽漕運萬戶之在內者亦部署屬官往

翌舟航交受所運達於京倉洪武間運給遼東或三十萬石或七十萬石調用十三衛軍至永樂間不用福建衛軍止用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山東四都指揮使衛所軍攢運共一百一十三衛軍一十二萬一千五百餘員名海船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七隻每年五月自太倉州開洋至直沽下御及秋回還柁因永樂十年造船惟顧眼前之急不慮速成不堅之患每造千料海船一隻運米千石駕使用一百人人工物料價鈔二百料勞費不支風濤充險不得已乃用河船河船二十隻每隻用軍

二十名通計二十隻運糧四千石以河運較於海運所得尤多於是定撥鎮江鳳陽淮安揚州糧十萬石運赴徐州其徐州并兗州糧三十萬石運赴濟寧交納差撥徐州近河等衛旗軍十萬人委各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二百料淺船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會通河攢運入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造船者無急逼之患駕船獲堅久之利以西河并海運計之三年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國計充實民無繁擾於是平部具奏我成祖旨云准依裏河運糧的船着工部去

湖廣上頭再造二千隻來只在淮安裝運來北京
便當那太倉的糧都着運來淮安收貯還着戶部
會官議待停當來說欽此於是戶部會奏云每歲
海運船約有十十一有餘隻運米八十餘萬石到
北京北京所屬諸縣徵糧又開中並糧并會通河
衛河歲所轉運糧儲相兼資給今奏前因查得會
通河見運之糧止有淺河船一千三百隻每次可
運糧二十萬石於徐州并濟寧兩處支糧運北至
在城倉一歲可運三次共該六十萬石比與海運
糧數不及若添造二百料船共奏三千隻專於淮
安倉支糧運至濟寧交收却將二千隻船於濟寧
倉支糧運至北京一次該運四十萬石往回約用
五十日自二月至十月河凍止可運四次共得一
百六十萬石比於海運數多又無風水之患誠為
快便於是將太倉該收海運糧未盡數搬赴淮安
交收及將揚州鳳陽淮安三府秋糧每歲定撥六
十萬石并兗州秋糧每歲定撥三十萬石俱運濟
寧交收工部差官攢造船隻完備自永樂十三年
始依擬於裏河轉運却將海運停止下海運夫俱
令於裏河內駕船運糧於戲此我朝家河海二

運之大畧也自臣私計世道未必久平天時未必
咸順或者河還水涸運道不通而好勇疾貧棄時
竊發稅戶允守艱辛不可即舉移京軍計時待
舖而以日為歲那時將求海運濟急恐無及矣夫
凡事關軍國所有建論當精於慮始而詳于考終
苟幸目前之安不顧日後之變非善議軍國者况
海運軍夫俱驅以河運自永樂丁酉至今未有能
談海道之由者濟後之急誰當任之噫
以鄧愈帥師征古州澧州遂分三道以進
帝以古禮州等處叛蠻作亂即命愈為征南將軍
周德興吳良為副將軍率師討之愈於是率楊璟
黃彬出澧州德興率趙庸及指揮僉事左君弼出
南寧吳良率李伯昇出靖州
庀素以罪貶居和州尋死
素字太朴金谿人中元主丙申流寓科進士素究
五經大旨在元主侍講經建時上疏請加封徽國
朱文公及楊時羅從愿李侗蔡沈真德秀從祀孔
子廟庭封謚劉菁為諫議大夫文節昌平侯累官
至嶺北行中書省右丞入為中書參政兼翰林承
旨元年八月元主走素不死以故臣入朝二年授

侍講學士坐失朝免官時年已六十有八矣至三

年四月復官尋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時

備顧問論說經史 帝一日幸弘文館素不謹甚

至履聲徹簾內詔問爲誰危素對曰老臣危素

帝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省守余闕廟去

於是謫和州逾年乃死素在元朝聲名甚盛或以

問虞集曰大素事業當何如集曰大素入京之後

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復曰必求其人其余闕

手時闕名未甚著或問何以知之集曰吾於文字

有見焉 臣按我 聖祖開國之初將以名節風

勵天下後世凡元守節之臣必低心下氣以求之

多舉其官不忌斥其名至於降附之臣始都業遇

終必擯辱如危素張以寧亦所不免乃漢祖戮丁

公而嘉李布之意也但以寧以清素著稱而素之

罪則由於自取

籍沈萬三家沒其產物

沈萬三素以豪富著名嘗爲砌築 京師城垣備

極堅緻或言家有聚寶盆沈氏貯置少物物經宿

輒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人皆異之 帝嘗

取盆入試亦不驗遂以盆還之至是家被籍沒盆

復歸 禁中

三月成都後衛僉事顧成以兵討擒重慶賊王玄保
僞萬戶李邦祖等 以曾魯爲禮部侍郎階中順大夫

曾與脩元史書成上進 帝坐端門諸臣俱有白

金束帶之賜曾以功最多居首乞將還山會開局

編禮書衆以老成無踰於魯共奏留之當議禮時

衆人未定曾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某說者是從

某說者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曾歷舉傳記答之

俱各心服至是 帝問於丞相曰曾魯今在禮部

何職丞相汪廣洋對曰止是主事即日起六階中

順大夫本部侍郎給詰命曰昔者聖王之取天下

也必先彛倫而攸叙立條置目綱以張維之冊書

曰今須布臣民使遵守之則富貴貧賤有別長幼

咸安若去此道而欲天下安未之有也故重其禮

者蓋爲國之治道非禮則無法若專法而無禮則

又非法也所以禮之爲用表也法之爲用裏也昔

漢初會中有以劔擊柱者因是而叔孫通以綿袍

而制周旋使百辟皆成執度以成列方乃儀表上

下朕法前代特設官備禮和協人神務時通古今

博羣書明於禮而善周旋者乃委是任今朕命爾

魯爲禮部侍郎爾魯其勤點諸儀使不失其節則汝佳焉魯以順字犯父諱欲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魯不得已乃就職臣按魯魯博洽羣書但與脩大明集禮所定鍾律不知黃鍾三寸九分乃用四清聲其於鍾鼓石磬各足而爲十六識者恨之承用至今未敢指其非而更其制者也噫

遣太常贊禮郎杜環祠會稽山

環奉詔祠會稽山道出嘉興有故父一元文常兄恭之子伯章環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

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及環歸半歲伯章始來是日環適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不顧環奉母彌謹然母張氏愈念伯章疾轉加及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迄而死環具棺柳歛殯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環後仕至晉王府錄事

復薛顥永城侯給以鐵券

顥自海南召還朝入見帝顧右丞相汪廣洋曰永城侯鐵券便造與他洋以語工部是月初五尚書陶凱以券進呈帝乃給賜於朝與列侯一體同賜誥命

元主妥猷識理達臘遣所署侍郎脫脫由交河道經吐蕃徵兵於雲南

胡海討平五開等十一洞斬吳金傳吳大撈石巴良

等三百人招降九百四十戶

三月辛亥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之禮

先是元俗官僚相見輒跪一足以爲禮拜則以叩

頭爲禮敬既拜復跪一足屬官下人見上司與爲禮即引手於後前進若避之然帝甚厭之自即位之初即加禁止然舊習不能盡革至是又命禮部定爲儀節頒之凡內外諸官亦須先揖長官乃退就幕署其屬官見上官必序立堂階之立躬揖上官隨坐隨立拱手答禮幕官揖如初見及以事出隔旬而還見上官即行再拜禮見幕官亦然上官則拱手答禮幕官答拜品秩等者互揖凡內外掾史令史書吏宣使奏差人等晨謁長官必序立階下一揖乃退長官不答禮幕官答禮凡吏典見

幕官亦序立階下肅揖幕官不答禮如時節公叅差遣辭見行兩拜禮幕官控手几子孫之於祖父母每旦必詣前肅揖若遠出隔旬日而見及特節慶賀皆四拜餘尊長亦然尊長之疏遠者行肅揖禮遠出隔旬日而見及節序慶賀止行兩拜禮凡民平交亦如之其不如儀者以違制論 帝又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夫制之中莫如禮脩政莫如禮故有禮則合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

復古之治也

出僉都督府事葉昇為陝西都指揮使鎮守西安詰曰握乾符君天下者惟陳紀而立綱施於當世取法後世所以為王者也朕受上天明命履前王之規發號施令但有賞善罰惡耳所以內有中書都府臺察外有行省都衛及指揮使司皆重任所在以歸功德者然都府係總天下之雄師都亦總

方面之勅兵若居是職者選非輕易任匪薄功邁來西安衛都指揮濮瑛等情事弗動不謀怯敵是致歸者失於撫勞逃者終不復還遂赴法司責問難易其西安所在機務甚重不可一時缺官今特內調都督僉事葉昇前往署事以長兵我爾昇當夙夜勤勞雄鎮番胡使遠人入貢庶稱朕懷於戲深高城隍實邊戍之首務列旌旄而張赤幟必壯軍威爾惟懋哉昇至奉宣 帝意竟稱委任

傅文德大破失剌罕朶兒只巴于虎刺罕口進拔肅州射死平音不花始制庶民婦女常用服色

詔庶民婦女袍衫止以紫綠挑紅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鴨綠青紅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為之丁卯都督藍玉擊破王保保兵於土剌河保保遁走辛未詔禁官民衝突儀仗

禮部上言周制天子出入條狼氏夷道以避行止人漢制則鹵簿前驅侍衛以矢射窺者唐朱清道覲擊行人不許登高窺望惟迎駕之人於仗內俯伏迎拜今定擬車駕出入有司肅清道路官民不許開門觀望行立所在官員父老合迎駕者於仗外路右叩頭俯伏俟車駕前行方起若處駐蹕之

處合迎之人行五拜禮車駕行處有衝入伏內者
絞仗外五十步內觀望者杖一百如郊野外一時
不能迴避者俯伏行立觀望者杖一百若伏衛官
故縱者與同罪失舉減二等陳訴冤抑仗外俯伏
以聽如衝入儀仗者論如律合迴車駕之人仗外不
俯伏者亦如律車駕所至凡文武官非近侍及宿
衛護駕如在五十步之內者依律俯伏行立觀望
者如律縱放牲畜衝突仗內者杖九十凡皇城宿
衛及在京守門官員軍士遇駕出入執仗肅立不
須迴避其在外城鎮守禦官及士卒如遇車駕經
行則俯伏迴避 帝可其議命昭示中外使不
誤犯

始給僧道度牒尋清理釋道二教

令僧道錄司有告給度牒者必先有府州縣擇有
戒行者給以度牒使領寺觀又必考試精通經典
者方准許民間女子欲為尼姑者年未及四十不
許即為尼姑文冠其民二十以上不許為僧續有
清理釋道二教府州縣寺觀但存寬大可容衆者
一所居之不得雜處于外道士不設醮拜請青詞
各遵頒降科儀其民間士庶有假張真人私造符

者罪之 帝嘗著三教論及毗沙門天王虎龍山
二十代天師皆有贊其建昌僧與僧純一真人張
宇初俱有明諭勅命其論有曰夫三教之說自漢
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儒以仲尼佛祖釋迦道宗
老聃於斯三事語陷老子已有年矣孰不知老子
之道非金丹黃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
不可闕者是也古今以老子為虛無實為謬哉其
老子之道實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己動以時而
舉合宜文非昇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言
簡而意深時人不識故弗用為前好佛仙者假之
若果必欲稱三教者儒以仲尼佛以釋迦仙以赤
松子輩則可以為教之名稱無瑕疵況於三者之
道神而靈張而同世人無不益其事而行於世者
此天道也古今人志有不同貪生怕死而非聰明
求長生不死者故有為帝興之為民富者尚之慕
之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佛仙有所誤國扇民
特勅令以戒之是以興戒無常此蓋二教遇小聰
明而大愚者故如是昔梁武好佛遇神僧寶公者
其武帝終不遇佛證果漢武帝魏武帝唐明皇皆
好神仙足世而不霞舉以斯之所未以斯之所不

驗則仙佛無美致愚者不信若左慈之幻操樂巴
之喫酒起貪生者慕若韓退之匡君表以躁不以
緩絕鬼神無毫釐惟王綱屬焉則鬼神知韓愈如
是則又家出仙人此天地之大機以爲訓世若崇
尚者從而育之則世人皆虛無非時王之治若絕
棄之而杳然則世無鬼神人無畏矣王綱何用焉
於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
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
常是吉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
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急之理一然於斯世

之愚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其贊毗沙門天
王曰此天有門衛護何惟被聖若足托塔幾重兜
鑒降髮示見帝戎外張威武內實禪翁文曰披堅
戴胄神驅電眸風生足下衛護天遊 佛母贊曰
非宿有緣非千萬劫前德無瑕垢尊祀飯天生子
至空白象周旋惟佛母聖化及大千華藏贊曰華
藏世界全市中買物食且耕有誰期我相周旋朝
抵暮歸非牛非馬非船 瑞光塔贊曰大智力人
惟定心方穩首陵窮脊骨純鋼順日而逝餘灰塔
藏信有之半靈明尚存午夜放光 其贊老子曰

心淵泉而莫測志無極而何量恍惚其精而密恍
惚其智而良宜哉千古聖人務晦短而云長其贊
龍虎山天師第一代曰驅風疾建機幹萬靈靈惟
神智使濁而清道常無隱病腹仙經鹿奔虎乘條
然上升二代曰步舞飛虛至妙而樞握符而決神
駕羊車周旋玉京萬里須臾坎離是會深淵躍魚
第三代曰載承載闌松底爐烟天桃洞蕊實三千
白鶴至寶空巖下鹿眠九霄環珮火棗年年第四
代曰繼符繼經上徹天庭永張斯教轉斗移星朝
遊北海蒼梧暮迎一祖師志鹿車是乘 第五代

曰袖劍而趨光射斗壘萬靈咸聽神步天衝斬妖
縛和與師無殊禦災捍患氣吐而舒 第六代曰
鉛汞成砂烟結紫霞洞裏乾坤春意挑花不善人
師不已而誇壺中日月更何以加 第七代曰撫
鹿蒼松羽扇登峯道合無爲繼師而封不善而善
家有神功知常守黑樂道從容 第八代曰如不
尚俗愛居茅屋白鶴一隻猶騎麋鹿月下星奔使
黃而綠道氣常存歲歲辟穀 第九代曰醉眠松
底白雲籠衣似酩酊醒後使幽微至神有設鶴翅
劍飛群妖斂迹巨恠悉夷 第十代曰洞花終綻

春松翠微高卧白雲僊茅為衣呬泉叱叱役劍神
飛無上至真可以為奇 十一代曰演昔忍幻運
鍾離機驅雲以從致雷電飛萬壑松聲丹光夜宜
鶴筆飄然烟霞是儀 十二代曰道德齊名鞭雷
策霆接劍瞋目妖氣不生神遊八極上至天京宜
哉宿緣物外常明 十三代曰九轉靈鉛砂汞當
先茅飛去處妖魃倒懸神樞怒目下察黃泉仰觀
三界浩氣如烟 十四代曰朝降崇顏酷入市廛
過飲弗醉暮歸紫烟山雲松掃洞鎖千年和光同
塵玄之又玄 十五代曰涑園善紀提國昭然同
化幻化千古尚傳師能善紀乃達於僊虛靈不昧
道氣常全 十六代曰繼傳十六人皆辟穀日食
黃精熊羆異俗歲月以來亦復如復牛背西風蒼
山一曲 十七代曰至危而全難去而天乃知爾
僊乃知爾貫流派十七道氣凌煙孰謂其真孰謂
有緣 十八代曰飛符有驗始祖有傳至於斯世
名播八埏舟光上升斗氣愈鮮精神徘徊常在三
天 十九代曰嵐光蔽山丹氣雜然飛符撒鬼無
敢不前孰謂爾靈孰謂爾玄掛冠解衣樂道便便
二十代曰冠山衣雲道氣常淳茅子有機鰻內猶

渾盤數着黑白星奔無上至妙丹田厚坤 又嘗
勅建昌僧綱司官曰天下大道惟善無上其善無
上者釋是也固大慈悲士立大悲願心行無所不
至化無所不被論性原情淡心妙理索六座之無
淨六根之無翳去諸魔而清已法界制外道
以樂人天斯行斯脩而歷劫無量乃降兜率至於
梵宮既捨金輪而猶若行於雪嶺特道成午夜明
星相符朕觀如來以已之大覺而欲盡覺諸法界
衆生其為慈也大其為悲也深可謂無上者歟世人
宿有善根者皆慕佛力懷中之脩者甚廣今建昌
僧某傳脩佛道善取僧民其方士民仰僧善道
感化人淳既內附之誠理宜授以建昌府僧綱司
官吏曹如勅毋怠 其諭僧純一日昔釋迦之為
道派處雪嶺於世俗無干及其道誠也善被兩間
靈通上下使鬼神護衛而聽從故世人良者愈多
頑惡者漸小所以治世人主每戒刑法而天下治
斯非君戒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所以柳子
厚云陰翊王度是也爾沙門純一既棄父母以為
僧當入深危山結廬以靜性使神遊三界下察幽冥
令生者慕而死者懷景張佛教豈不是脩者之

宜世人因是而互相做效雖不獨善窮居人皆在
家安得不世之清泰固爾僧之所及也爾不能如
是上千朝堂歛氣力以扶持意在昂新佛寺集多
財以肥已孰不知財寶既集淫慾並生况釋迦非
大廈而居六載大悟心通方今梵象巍樓閣崢
嶸金碧榮煌華夷處處有之此釋迦之所感若是
歟集財而建造歟爾僧無知不能脩內而修外故
不吝特役之今脫爾行令有司資路費往尋名山
悟善已道以善人他日道光必燭寰宇可不比佛
之為道哉 其勅張宇初曰朕聞上古之君天下
者民從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始漢至今率民以
六加釋道焉所以修道者由爾宇初之祖通祀善
幻化能恍惚升大虛肩廓落之剛風吞宇宙之浩
氣以是利濟羣生功著歷代所以法傳之久香燈
之永蓋謂行深願重德教上下精神愈靈今前真
人既往爾當嗣世特遣使詣府命爾為正一嗣教
道合無為闡祖先範真人領道教事爾其慎哉欽
哉 後又以勅諭之曰書秘訣奧在繼傳不息也
其運玄元之真而樞萬靈如影響則用已之原神
以契符諶之妙則繼傳不之道豈不倏然而感應

也歟否若是雖善秘書精指訣雖千之熟亦何
應哉且爾祖至今繼世名世者以其御災捍患也
爾正幼年當節修節潔精魄思典神通有時則當
用之際神必爾赴故茲勅諭 帝於僧徒一既已
詳諭又慮衆僧不之省也乃申諭之有曰佛始漢
至教言玄寂機秘理幽以其有傳也抵期而無教
以其無教而有印心之旨愚不如旨故乃求旨切
無乃顛恍惚茫昧於未判之先役累劫之丹衷
何見一微塵之旨云何以旨問旨故旨空談空謂
空無際而無依忽焉無倚愚不知踟躕不已特以
色求色以音求音孰不以為利便而可也歟斯愚
問而求旨之切故聽者執謂可歟既聰者不以為
可將焉求諸所以然乎而或云佛本昭示善道大
張法門豈有昧而又昧玄之而又玄蓋昧在昧出
玄在玄生故遠來之雖在天外遍歷八荒亦何有
之知見耶朕嘗聞知有好寢者通宵烈風退雷而
寢者恬然無覺此果心已矣神已矣果心已乎則
以心問心果神已乎則以神問神不亦易乎若此
若是之易難使佛見前安不為諸徒之所辨而無
所措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焉知

知止而無識焉所以我空非空我相非相要見親
體無知之態以星奔廓落電影馳雲或爲虛妄而
妄則妄起無端所以今之脩者棄本宗而逐末猶
不知陷身於水火將焚而灰溺而腐尚以樂而不
逼以爲快哉斯愚不知旨故特以爲然或聰者自
以爲利根雖搜空萬劫之虛靈亦可見旨之有耶
且以大藏教中諸佛泛言今之脩者以爲經之泛
耶旨之異耶若以經泛旨異則古智人夜挑燈於
嶺外晝侶影於林泉趣不我知我不趣知愚不謂
嗤嗤然而以爲機乎審者以爲不然動靜動靜以
爲天下樂是則以爲智人便信則以爲天下安化
則以爲天下安行則以爲天下福朕罔知所以舉
大一藏云諸佛之故躋磨鈍根而爲說法朕不知
法故但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綱設使綱而絕泥
衆目既張了必歸於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
大東馳西奔倍不爲多戒一倍不爲少執盡去之
而頓受謗周無文而備有法還契不立文字者亘
相妄誕如斯之說特勅智禪而云乎 其論天界
寺僧曰論天界寺善世諸行人吾聞釋迦之教務
靖不喧時洗心而刻滌慮去五欲之魔清六根之

本雖不至六通圓覺之果其報也必將來所以脩
行者磨厲也行行者行也功者造積也凡云脩行者
先置驗不速文將不期然而然歎今之脩者期驗
欲疾茫然久之心不耐已慮不隔塵世之有者念
無不在由是而失道迷宗迷重崑山信之乎邇來
左善世右善世左覺義歎不絕而事生曠致伽藍
之有鑑使化憲章斯非他人訐亦豈朕之不然自
作而爲定業將欲以去難實艱於解分是何行哉
皆不務靜而好喧生事自取者也行人悟焉且二
善世一覺義奏漂水一庄牧糧五百有零除約官
糧外餘四百二十二石九斗六升盡爲役夫之用
不足又四百貫鈔益之猶以爲不足今來需者甚
漂陽庄如之朕准其奏而欲收司者稽之又至寺
取人而乃將司者半隱而半出亦云庄所並無司
者至於再三物色難以抵諱尚且東支西吾行止
不顧豈有奏僧糧有碍朕將理之反匿其司此果
實歟不顧行止而誑欺於朕歟世之不可絕而絕
之嗣祀之道不可無而忘矣何爲若心志而勞用
焚機設妄語於無端斯智禪乎 臣聞僧人居處
華屋精饌其中不脩戒行者專有淫慾妄費及糧

差臨逼稱貸無起多有巧立情緒誣告小民拖欠田租者居官者若體我聖祖收摺天界寺僧司租簿之故而詳訊其出入用度之由必有得其機詐而小民不受害矣雖然南北不同風俗亦異北方之寺多無田租其視南方寺觀頗有租糧尤不同也又因天界寺僧不律仍勅之曰志所以崇聲名立節義去浮沉凡丈夫舉此必欲出類拔萃而異側陋也又智用之而知無不知以之而覺覺無不先也豈有過去茫然而不追者乎斯二志智在天地間生而知之善用教而知之者善守若生而不知教而不成類乎禽獸者也又何屑屑詢其所以然乎爾成勅役者所之至地漸佛之場所脩者出世之道及今之所以甚於康俗妬忌之惡忿於玩蛇襲於觀佛不另禽獸所以昇而上殿周旋佛前斯果頂禮乎當此之際志智全忘生死無知死生亦無知前勅住持試若是半曾問生死也死生也云何蓋生非死死非生豁然還有覺乎今茫然無知其所以然且今之罪報也人神共怒為集金帛構是非譽虛名不立實效甚蚊蠅之尋芳遊蜂之捕蕊若蚍蜉之慕腥膻於車渠馬足之間不顧

網羅輪蹄之厄爾本清蟬起霄漢麗天風飲高露而乃故低飛而掠殘花 膾味甚於蟻蜂蝶半今之罪也在秦愆匿愆觀喜怒乘顏色及盜衆僧用特愚朕以飾已非斯身亡有日矣然死雖有日終未施行於法司且役於厨下以足衆僧饘設粥飯有虧不備味於湯調致使衆僧飢虛口澹則法司施行矣故茲勅諭 臣聞君子以人治人則人仁而我聖祖以僧治僧則僧服其理一也夫戒勅復有罪而未至於死刑非宜用而直以辱之羞惡之心人皆有焉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為役甚於市朝之撻劓刀之戮也推 聖祖之所為不特可以淑僧雖以聳頑頑訓矣而施于群邑亦宜也蓋為頑為戾者好在上而莫有悔心因其有犯勅供賤役俾不人齊焉知久無悔乎守益陽胡海以沅岳衛三衛兵討平境內苗蠻海調三衛兵下五開潭溪太平山六培山皮林峒龍塗山栗家峒曹滴拘騰浪萬莫林長保息等山峒苗賊據險拒敵海命各衛軍分道攻捕斬其首惡吳金傳吳大揚大豪石巴良等三百餘名及其

卻伍首級四百九十又宣布 朝廷德意招諭到
滴拘騰浪萬莫林長息保等峒一十二處人民九
百四十餘戶皆安撫而靖之郡境以寧

宣化縣盜息詔平之遂治左君弼縱軍擾民之罪

宣化盜起劫掠南寧府發官軍討之斬首百餘級
生擒二千八百人獲馬五十匹初南寧指揮僉事

左君弼覈民之無籍者為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
伐木民多驚擾逆相構為盜至是盜平仍命大都
督府按罪君弼而禁戢其卒

鄧愈引兵至澧州遣楊璟進擊散毛柿溪李溪安福

等三十九洞

傅文德率兵由金蘭道徑趨西涼

夏四月吳良引兵進討五溪蠻

楊文討平麓川叛賊

王成破倭辰州峒酋沒則踵蠻三百餘

李文忠次師和林遂進攻可溫哈刺莽來

孫聚及元太尉買驢戰于落馬河被圍戰死

五月壬子大將軍徐達帥師至嶺北及虜戰敗績收兵

入營

右丞王溥上言有黃衣見于建昌古蛇巖

王溥遣人來言近者督工取材木於建昌古蛇巖
衆見巖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岩堯赤
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後重華從此繼唐
堯歌訖不見 帝曰明理者非神佐可惑守正者
非識緯可干漢之文成五利足以為戒事涉妖妄
豈可信乎

謝成討捕青田休溪盜徒及賊周大約等五百餘人
吳良次渠陽連破五開洪古等處州寨

良以是月八日率兵次渠陽之靈溪遂攻諸蠻一
鼓入銅鼓洞破五開收渾溪再鼓踣騰浪附萬莫

越漂洞開太平三鼓服地青戒隆徒通洪羣蠻震

慄良又欲化蠻以德招撫納降不思加戮蠻僚尤

黠者有洞名曰清洞岸據銅關以抗官軍良怒以

兵破殲之於是古州八萬洞僚皆懼請降凡得洞

寨三百餘所編民願附籍者甚衆不數月群境悉

平渠陽民咸告曰生歲綏寧洞僚為亂賴吳侯一

鼓而清今年會同洪攻賊又毀縣治戕令佐復遣

將生擒之於是刻石紀功溪洞蠻僚輸稅一同內

地 臣聞蠻僚古高辛氏槃瓠之種也依處山菁

嵐崗刀耕火種丹漆藤桂椒蠟是彼山崗所產所

欠者止是魚鹽耳常好出掠李秋孟冬之交田乾水涸喜出剽掠蓋視泛常固有忌憚矣但有土人往彼貨賣則彼欣躍不勝量通魚鹽以解其忿蓋勿多起其盜心又不乏以足其常求彼得魚鹽以養生我獲蠟賸以資用或者剽掠其少省矣且蠻獠與民貿易有無許相貸借積習日久吾民甚利而酋長無權溪洞可盡服也

詔敦天下風俗

詔曰朕聞三皇立極導民以時庖廚稼穡衣服民居舍馬五帝之教以仁信不過遵三皇之良規益未備時宜當時之君示其所以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周至漢唐未遵戒益用得有國昌民受時宜家和永康朕蒙皇天后土之恩命統天下祖宗之靈百神佑護得正地立紀五年朕本草萊之士失習經書况權逆撫順二十有一年常無寧居一樂粗疎故大道未臻民不見化市卿閭里尚然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乎先將兵死所在居民或轉徙他方為人奴役至是詔皆放還從良不許拘留

五月天策衛指揮僉事趙奎以師大破元兵於倒馬

開

師至倒馬關猝遇敵人主帥以下咸有懼色奎率麾兵搗其中堅大衆棄之各殊死鬪虜兵大敗捷聞帝大喜比凱還以功陞福建都指揮使

六月嚴宦官詆罵悖逆之禁

凡內使於宮城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笞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坐其不伏本官鈐束而詆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杖六十罵門官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內開殿先開而屈者杖七十殿傷加一等後應理直而無傷者笞五十其有不伏本官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官監官者杖一百傷者各加一等其內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凌遲處死有知情而蔽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發者斬首賞銀三十兩

禮部尚書陶凱獻句容縣民所進佳瓜作序贊以詠之

序曰洪武五年六月朕居武樓漏刻時當正月內史來報諸衙門官奏事忽中書都府臺官俱至想早朝之事已辨此來必匡吾以治道良久禮部尚

書陶凱捧三爪詣前初止知有爪不分何如尚書
奏言爪生同蒂既聞甚奇之試問前代所以羣臣
歷言前代教帝皆有之稱曰禎祥陛下臨御之時
爪生同蒂產於句容今句容帝之祖卿其禎祥
不言可知矣此羣臣美言如是嘗聞天氣下降地
氣上升歲得好收民獲豐年及嘉爪並連合歡連
理麥調兩岐教物曾聞有之同蒂之產未聞罕見
故甚奇之且出身農家親耕畝畝歲親五穀生成
不聞同蒂居羣雄中一十年為王為帝紀已十載
尚未知此瑞因不識詩書欠博觀乎古今以致如

是當獻爪之時羣臣以德歸於朕既聽斯言惶愧
暗慚不敢以德應瑞但祈年豐民樂耳朕本薄德
縱使有德上帝必不報一禎祥以驕我若有微
過必乖惡象以昭示之使我克謀其身使民不至
於禍殃古今五穀之嘉草木之祥根培沃壤不過
數尺丈餘之地產生所有祥慶必歸主臨之者於
朕無干然此生成結實之物世人所見者豈比交
梨火棗蟠桃之類有所聞而不可耶凡教尺教丈
教畝地內五穀草木禎祥惟慶於主臨之者若盡
天地間和時豐歲或乃王者之禎有之王禎不在

乎微末之中稽首瞻天誠欽后土故詠詩以贊之
曰上蒼降臨地祗符同知我良民朝夕勤農天氣
下降地氣上升黃泉沃壤相合成形同蒂雙產出
自句容民不自食炙背來庭青雲顏米有若羣瓊
却而飲漿過楚實洋民心孝順朕何有能拙述教
句表民來誠願爾世世家和戶寧有志孫子封侯
列公雖千萬世休忘勸農

戊寅馮勝傳文德陳德攻取西涼永昌亦集乃瓜沙
諸郡

文德自破大尉朶兒只巴之後獲其輜重人馬進
至歸林山馮勝引師亦至擊走胡兵追斬不花之
黨四百餘降大尉瑣納兒只平章管者等上都驢
亦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撫集其民
留官軍守之進至亦集乃大敗俞寶兵於赤磧其
守將卜顏帖木兒以城降遂師于別度山口岐王
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
馬駝牛羊十餘萬勝分兵行定涼州山丹鎮番永
昌西寧其故元守將聞勝等將至自知不敵已先
將境內人民牛馬駝羊盡拘出王門陽關二塞所
得者止是空城而已文德復率兵畧瓜沙州又敗

胡兵獲金銀馬牛羊二萬而還

辛卯遣使勅諭鎮守遼東都督僉事仇成使備納哈出哨取海運

勅曰兵戍遼陽已有年矣雖曰農戰交脩其航海之運連年未已近者靖海侯吳楨率舟師重載東往所運甚大昨晚忽聞納哈出欲整兵來哨為指揮葉旺中途阻歸因此而料彼前效年時值暑天胡人必不策馬南向今將盛暑彼有此舉情狀見矣糧運既至宜嚴為備禦庶可無虞

壬寅詔送戰鞋給付西征將士

帝以馮勝等帥師西征其肅命中書省臣豫送戰襖三萬鞋六萬八千輶以給之因諭之曰其肅若寒未冬而雪非南方之比朕居京師當隆冬衣重裘尚覺体寒况軍士暴露邊庭衝冒風雪有裂膚墮指之患夫豈能堪其以衣鞋豫給之

馮勝奏捷于京師詔以在外從征者先行給賞在京者回還公論

勝遣千戶胡凱赴京奏報其肅之捷帝詔都督府臣以賞功次第指揮綵段五表裏千戶衛鎮撫四表裏百戶所鎮撫三表裏仍命勝先將吐番及

西安河南出征官員就各處賞賜其京衛出征將士俱回京給賞

李文忠率雲龍及元將哈剌章蠻子戰于土剌河破之追至阿魯渾河聘海運敗其師宣寧侯曹良臣揮使周顥張權同知常榮僉事武慰千戶魏實百戶孫斌朱原

初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追虜至可溫養刺來之地虜衆驚駭連拔營遁走文忠曰虜褻覬矣可襲而擒我當輕兵兼程而進乃留韓政駐輜重於驢駒河令軍士各持二十日糧進至土剌河元將哈剌章蠻子悉起營渡河列騎以待合戰數十合文忠自將一軍從上流與戰虜之兵相合華雲龍將一軍流下從以分虜寇之勢虜有健將出衆豕突而前文忠一箭射中健將古吐不能收兩軍犄角且前虜兵少却追至阿魯渾河虜騎滋多搏戰不已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半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蔽文忠指揮李榮凡事急以所乘馬與文忠李榮却自奪虜馬乘之文忠遂策馬橫槊麾衆更進我軍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其人馬萬計追至聘海虜衆又合文忠乃勒兵據險

剗牛餐士以所獲虜馬放之於野示以間暇虜疑有伏相率以去文忠亦引兵而還臣按文忠外示間暇以疑虜又因虜盛而退師豈不合兵法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不若則避之之意乎但出塞行征求虜如求亡子不宜引避也意者當時兵械未完糧食不裕是以有此舉與臣聞兵械之中有所謂銅管星子電掃雷丸及鐵礮長矛四器甚利險野最喜虜騎充塞然後立收全功若以四器禦當胡虜立看人馬之速幾何須引避之為高左副將軍頗時以兵深入虜地迷失故道糧食且盡又猝遇虜兵士卒飢疲不能戰時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虜陣大呼衝擊虜兵敗走得其輜重糧馬我兵復振曹良臣以孤軍深入不繼騎驍左衛指揮使周顯神策衛指揮使張耀振武衛指揮同知常榮大興右衛指揮僉事武慰武德衛千戶魏實武德衛百戶孫斌豹韜衛百戶朱原俱戰沒于戰陣良臣壽州人二年八月嘗率兵出大同擊降元將孔興等三年又從徐達擊破王保保兵於定西之三不剌川周顯合肥人驍勇精悍兼有膽氣充帶刀先鋒從帝取滁和采石太平又充前部先

鋒從克深水梁陽陳也先常州江陰又從帝取婺州諸暨衢州陞帳前都先鋒以後戰采石復太平戰鄱陽克蘇州收山東河南拔陝州下河中收應昌紅羅山寨皆奇功積陞驍騎左衛指揮使至是戰沒以子岩襲驍騎衛指揮同知張耀壽州人從陳也先領兵也建康之殷卷及王師克殷卷耀始歸附辛丑歲命與諸將子同入侍衛三年守禦興化其前取武昌安陸襄陽蘇州及平中原克元都太原慶陽皆與有功積陞神策衛指揮使至是戰歿常榮遇春再從兄也元末從軍安豐癸卯歲渡江來歸帝召見即以諫遇春麾下從征武昌廬州安豐贛州南雄安陸襄陽蘇州又從克元都遇春薨榮護喪還京師陞武德衛指揮同知仍俾世襲又從朱亮祖代蜀改振武衛同知武慰定遠人自橫山歸附歷戰采石太平建康蘇湖中原有功陞大興僉事後贈指揮同知魏實以子敬襲職孫斌子在襁褓優給以祿以斌弟珍襲職原子亮襲職

李文忠引兵還自聘海

文忠次兵聘海三日分兵畧地至朶顏山及曠胸

河上等地又遣金朝與王剛追之影哈刺章部落
於阿魯魯秃河盡皆散走至是始還夜行迷失故
道軍士渴死者相繼文忠深以為憂行至桑哥兒
麻之地士卒告渴益甚文忠默禱于天覓尋水脉
忽所乘馬跑也長鳴泉水湧出諸軍賴以濟活人
皆以為天助文忠遂作祝文殺牲以祭 臣聞吾
人多愁心擾故有事而不馬驢欲節心寧常遇變
而神覺馬牛知水古來有傳但人渴不能久耐馬
渴耐人尋常若俟馬渴尋泉人被渴死必衆軍行
之際慮有渴虞宜取鹽槽拭抹馬驢唇鼻使彼作

熟思水求濟則必速尋泉脉緩急人皆有濟矣

楊璟討平九溪九洞水米坪散毛洞柿溪等蠻辰靖
遂安

秋七月丙辰湯和及虜兵戰于斷頭山敗績指揮同
知章仔道死之

湯和兵至斷頭山倖遇虜兵與戰失利平陽左衛
指揮同知章仔道時從和北征守哈墩和因兵敗
不能救遂力戰胡虜無餘而死仔道中丞益之子
也初集義兵保鄉邑已亥歲率所部來歸總制孫
炎令領兵守備上游擊却陳友諒寇兵甲辰歲故

深伐陳有定敗沒 帝命仔道代領其衆洪武元
年漕運至京帝嘉其才畧命從馮宗異征北以功
陞指揮副使又從取秦隴興元就偕金興旺張隆
等守禦擊敗吳友仁兵授平陽衛同知改左衛至
是戰死

遣官迎故宣寧侯曹良臣指揮使周顥張權同知常
榮柩于清河口

良臣等之死事聞 帝隨命戶部各以米四十石
布二十疋給付其家復遣官迎其柩于清河口且
命禮部各遣官祭之曰曩因元李太妃朕與爾等

固守江東之地以觀羣雄何如二十年間未有能
統一天下為生民主者乃命爾諸將四征羣雄不
三四年中原一統以目前觀之爾等久勞於征戰
吾民久困於供億但宜邊備充實中國得以休息
爾等與吾民一也然自古以來胡虜為中國患今
天既絕胡運故命爾等因其敗亡驅逐遠塞使之
不能復侵擾雖暫勞爾等於一時乃安中國於永
久蓋前之立法以垂於後世者其設施不得不如
是也爾等既行志在戒敵奮不顧身一旦捐軀於
鋒鏑為之奈何夫死生乃人道之常今爾等捐軀

為國身雖云亡名垂不朽各行追封爵命贈謚良臣追封安國公謚忠壯仍命工部造墳塋石人石馬明器如式良臣塋安豐顯塋江寧縣方山權塋江寧縣獅子塘榮塋懷遠縣山西各豎碑於墓道庚午高麗王王顥表請討耽羅及蘭秀山逋賊不許賜書諭之

王顥遣其禮部尚書吳李南民部尚書李溫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表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國宜徙之蘭秀小逋逃所聚亦恐為寇乞發兵討之帝不許乃賜以

璽書曰朕聞近悅遠來赦罪宥愆此古昔王者之道治大國如烹小鮮乃老聃之言寬而不急斯為美矣使者至齋王表陳耽羅國事朕甚訝焉因小隙而構成大禍者智士君子之所慎夫耽羅居海之東密邇高麗朕即位之初遣旨通王國未達耽羅且耽羅已屬高麗其中生殺王已專之今王以耽羅蕞爾之衆蘭秀山逋逃之徒用朕之詔示以威福一呼即至削去孳生之利移胡人於異方恐其不可蓋人皆樂土積有年矣元運既終耽羅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於高麗別無相誘之國何疑

忌之深也若傳紙上之言或致激變深為邊民之患人情無大小急則事生况衆多乎朕若效前代帝王併吞遠夷務行勢術則耽羅之變起於朝夕豈非因小隙而構大禍者乎王宜熟思烹鮮之道審而行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耽羅亦蒙其德矣如其不然王尚與文武議之遣使再來行之未晚王其察之因茲使還賫此以示

遣使以書諭故元國公白鎖住使即來朝

書曰朕惟天道好還無往不復古語云胡無百年之運爾讀書者安得不知自五季訖華以來胡代

雖欲竊據中國未嘗有過百年之教者今元運已及百年其教已盡古語可謂驗矣曩者狄人起於汝穎薪黃之間元兵莫能討捕遂至羣雄并起海內分裂此果天道致然歟抑人事致然歟春秋傳曰毋首亂首亂者必不能享其福若然者杜遵道劉福通韓山童徐真一之徒皆首亂者也今此教人果安在哉蓋首亂殃民荼毒太甚故不能享富貴以善終耳朕本淮右布衣遭時搶攘不能寧居遂仗劍而起壯士從之者遂千萬人於是度保江左以觀天下之變觀羣雄無治世之才蒼生有雲霓

之望乃命將出師數年之間剗削群雄遂平元都中原底定四海為一豈非天意厭亂人心思治太平之期在今日乎爾昔為元臣初從察罕繼輔擴廓聲名大出部下今又佯死伏匿鄉里志本求安然人心不同事難逆覩爾獨不見隋唐間高君雅劉黑闥之事一旦恐無賴者假為民以禍生民若不從則必如君雅受當時之禍從之又不免有黑闥後來之悔為爾之計當出詣有司慷慨朝見保家全生共享太平豈不快哉然量爾之心猶遲疑不敢出者為益都屠城之故有所畏忌果如是爾所見者小朕不如是也昔漢高嘗為李布所害辱尚且赦之况朕與爾初無纖芥之患爾何疑焉書生當省朕所言與朕一見庶無後悔

詔馮勝傅文德等還京師以李文忠代將陝西邊軍勝與文德在河西收集散亡撫綏遺民分守要害立開於肅州之嘉峪嚴設守備及得詔乃引京衛從征將士而還

八月琉球復來入貢詔封察度為琉球國王琉球國王初遣使從行人楊載浮海入貢至是復至帝嘉載功厚嘉賞賚遂遣使封察度為王勅

曰王居滄溟之中崇山為固環海為險若事大之禮不行亦何患哉王能體天道育琉球之民尚好生之德所以事大之禮與朕自即位以來王歲遣人至貢本國之土物朕甚嘉焉特命尚佩監奉御路謙報王誠禮何期王復以使來謝朕今更再遣內使監丞梁民同前奉御路謙齎符賜王鍍金銀印一顆送使者歸就於王處齎馬不限多少從王發遣故茲勅諭以後琉球國內三王互爭又以勅諭其山北國王怕尼芝曰上帝好生寰宇生民者衆天恐生民自相殘害將生聰明者主之以育黔黎邇來使者自海中歸云及三王互爭於農業少廢人命頗傷朕聞知不勝憐憫今因使者往復琉球特諭王體上帝好生息爭戰而育下民可悉不然恐上帝有變事可究追故茲勅諭

安南復以兵攻占城

占城新州西北其山產有異香安南人欲得其山以有其香恒自化州出兵攻之占城與戰互有勝負每因朝貢具奏安南侵擾之狀朝廷以其隔越山海是非難明止令中書省移咨二國諭令罷兵占城境內有大佛靈山烟筒山摩空無際山南以

西土沃而廣與暹緬交趾真獵毗接大類蘇松常鎮之地元唆都議建行省世祖不果乃已

安南倍臣謝師言來朝賜勅遣歸陳叔明殺其主日煜而自立詔却其貢命學士宋濂草詔切責之

初師言來朝且貢方物及歸賜之勅曰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遙晨昏進止吞烟服露勞已至矣然時脩職貢而以小事大之禮爾承安南國王之命今事畢而歸盛暑未終潦水汗漫非舟不濟舟則舟矣爾當中庸其心凝然其神則天假颶風渡衡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巨魚尾浪驚背風

生蛟蜃噓氣而雲橫八極非一誠心而無貳者豈不危然而懼然是時檣傾而舵催欲良工以完之矣速成也哉朕以天道人事表裏而論一如命朕吉哉未幾陳叔明以兵收日煜腹心先殺之遂及日煜遣使來貢其表忽署陳叔明之名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矣侍郎曾魯取其副封駁之曰前王安南國王陳日煜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陶凱詰之使者不敢諱具言日煜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故托脩貢以覘朝廷之意禮部以聞帝批曰島夷何敢狡獪如此却其貢不

受命學士宋濂草詔責之曰春秋大義亂臣賊子

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國王日煜薨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煜為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命叔明詢諸使者日煜為盜所逼悉自屠剪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誅無赦如或更紘轍改立日煜親賢命而立之庶可以贖其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並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爾其無悔隨遣使至安南見其君臣譎詐歸奏其狀乃降勅命中書省臣曰使者自安南歸即日奏陳

安南人不知禮義其彼中動以詐偽為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生事之國不可數令人來往近者歲貢將期爾中書宜速遣之叔明既篡日煜遣使入貢方物甚豐又治兵欲併占城以自廣兵革連年人不聊生臣按叔明所為大類州吁用踴躍兵土國城漕悉師南行叔明屢伐占城其類州吁文仲之教伐鄭者乎國家兵力未舉使篡賊得以專土靈民哀哉

吳復攻克苗蠻四十八洞獲三百人復會王成擊潰散毛洞賊

山東蝗飛蔽天過濟寧境不入

是秋山東郡縣多蝗知府方克勤省愆變食稽首
顙天迨夜聞空中青翬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
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論
遣或又有未具時作糜偏食之夏秋之稅弊舊府
官每令斛卒持槩高下任手或至累旬不收民指
倉為穿不即輸納克勤令民自槩斛卒歛手不敢
出氣遇穀將熟即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遣吏
而稅常先登江西浙江二省運糧百萬石濟寧水
陸數千里克勤視運者如部民不使有銖銖怨懟

舊時每斛益四升以裨蠹耗克勤憫其道遠于
朝蠲之自來府召州縣屬官皆促皂隸往索賂
無厭克勤下信符置卸無敢不至者其管内亦以
信符召之不差人騷擾於是民得併力耕桑來
歸相望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後益
稅至十四萬四千七百石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
二十縣家有積粟牛羊鵠犬散被郊坰充實如承
平世

九月初李文忠備戰守於朔方

勅曰前者孟秋勅爾單行代將軍額川侯等崑以

解風霜之勞八月額川侯已還自爾去後至今又
三月矣即目李秋將盡彼中動靜尚未知亦不見
曾無的知胡人消息否若未知胡人情狀當差的
當人有機變者跨輕騎數十潛形深入獲彼之人
務知端的不致疑惑古人之用兵也惟務知彼知
已以為上策以朕細料胡今年得種羊馬頗牧
彼中有達者安得不以為苟延殘喘之上計且得
養力休息設若彼中無識者捨休息之上計馳疲
之之軍廢漸少之騎來寇邊境爾等慎督三軍一
鼓可俘獲其盡若彼不來爾當堅諸隘謹斥堠潛

形獲訊以靜朔方

戊午周德興討平樊鳳安田等洞蠻

汀州衛指揮僉事黃敏討擒廣賊謝真遂築武平城

守禦

壬戌免聖壽千秋二節四夷群臣朝賀

聖壽節前一日右丞相汪廣洋率百官請行慶賀

禮帝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勿賀時

高麗王王顥遣同知密直司事成揆進表稱賀并

遣版圖判書林完賀皇太子千秋節貢金銀龍

盞龜玳瑁之物詔中書諭其王繼今聖壽節千

秋節俱免慶賀自是每歲 聖節之日齋衣素食
不受朝賀

征西將軍宋國公馮勝自并肅班師至京遂班賞京
衛從征將士

詔中書覈實糧富丁多者充各驛馬夫

帝念驛傳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馬夫而致破家者
乃諭中書省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己愛而勿傷不
善治者微歛進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
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御馬
者急啣勒厲鞭策求聘不已鮮不顛蹶人獨寧無

傷乎元之末政寬失之縱猛失之暴觀其驛傳一
節常盡百姓之力耶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也
豈可蹈其覆轍自今馬夫必求糧富丁多者充之
民力有餘有司各加存恤如有非法擾者罪之

詔建公侯第宅于中立府

韓衛鄭曹魏宋凡六公中山長興南雄德慶南安

營陽蘇春延安江夏濟寧淮安六安吉安荊陽平

涼江陰靖海寧江永壽潁川豫章東平宜春宣寧

河南汝南鞏昌凡二十七侯

甲子鄧愈楊璟班師還京

以李彬為浙江行省參知政事

詔罰署福建都指揮司事張赫月俸以其捕倭遲慢
功不成也

冬十月復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秋糧

詔曰朕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此有國家者
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朕秉群雄鼎沸之時率
衆渡江也兵建業十有八年其間高城壘深壕塹
軍需造作凡百供給皆爾近京五府之民率先効
力濟我時艱民力繁甚朕心不忘天下一統今五
年矣雖膏燭免四歲稅糧然猶未足以報爾前勞

是用申勅有司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
洪武五年合納秋糧除頑慢刁狡不行蓋倉完備
及多科害民糧長本戶秋糧不免外其餘以管人
民秋糧盡行蠲免有司不許徵收於戲朕欲使爾
民優游快樂於田里此朕之心也然以國家之大
供給之繁有必需而必興者其勢似不容已爾其
服供田畝以稱朕意

齊寧知府方克勤築城南石牌

齊南之河每歲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克勤令衆人
伐木為炭穿土穴藏水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

經郇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濶乃構石爲
牌以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牌歲久牌壞石填河
河中舟道甚梗役牌子經壞石洽炭而甃之舊以
葦困庠糧大屢爲災充勤令民爲陶瓦申成火令
其患遂息

韓觀討平象州叛蠻

高麗遣使來賀萬壽節及正旦

帝命中書省臣諭高麗曰高麗每歲數次來貢未
免勞使臣涉海艱險古者中國諸侯比年一小
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每歲一來見誠而已今

高麗文物禮樂頗送於中國可行三年一聘之禮
每歲一見亦可省其力所貢方物不在衆多但依
古禮

十有一月辛酉親祀圜丘

禮成于時儒臣咸爲歌頌宋濂序曰 皇上撥禮
經洗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 上帝恪恭
寅畏有赫其臨陰歛陽舒降甘風雨覃及寰宇物
無疵厲聲歌之發非其時乎

十有二月丁丑征南副將軍周德興班師還京詔論
功次行賞

鄧愈綺帛各八疋楊璟黃衫各六疋都督僉事王
成各四疋周德趙庸各十二疋吳良左君弼各十
疋李伯昇各八疋餘各賞有差

唐辰禮部尚書陶凱奏請紀載時政從之

陶凱奏言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
起居注記言記事藏之金匱是實錄凡諸領錄
聖旨父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垂法後世者宜
依會要類編爲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其臺
省府宜致銅匱藏領錄簿以備稽考俱從之
丁酉浚以禮部主事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

嘉封故皇姊隴西長公主爲曹國長公主皇姊夫
駙馬都尉思親侯李貞爲曹國公

冊公主曰朕聞古之君天下者必先親其親而長
其長所以重人倫也皇姊隴西長公主稟淑厚之
德事親以孝撫弟以慈今朕有天下而姊不逮雖
夫賢子貴以奉其祀然朕每興懷感悼不已已嘗
追封爲隴西公主以示褒顯可加封曹國長公主
置其不昧容慰九泉 詰李貞曰今朕君天下觀
歷代愛親敬長之道乃帝王之首務故必盡六禮
焉駙馬都尉李貞重厚朴直自稱我家孝行惟謹

不幸皇姊早世携其幼從朕于起義之日朕念親親之恩特加慰撫後居京師復命密爾於朕前祿壽康隆之侯文爵之崇用永安榮之福今予文忠又能佐朕平定天下受封曹國理宜追封以示寵顯可特進榮祿大夫駙馬都尉上柱國曹國公庚子詔造獨轅車以徐達督山西河南道八百輛李又忠督北平山造一千輛以靖海侯吳瑋為定遼都衛指揮使遣使以書諭元主爰猷識理達臘及其臣劉忠德朱顏德三主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古今不易之大訓君其思之自古國家有興有廢以小事大之理勢之常賢智者亦所樂行而不以為辱昔我中國趙宋將衰之際為金所逼遷都于杭納以歲幣其後金為君家所滅君家遣使於宋納歲幣一如金時雖疆界有南北之分而前後延祚百五十年此小事大之明驗也且爾國之俗其族貴敵而輕庶君乃高麗有姓者之甥入焉庶出君何昧而不察固執不便朕觀前代獲他君子孫必獻俘廟社諄示中國其初亦有待之以恩授之爵者及其後也非鳩

即殺雖君家亦爾宋之幼主削髮為僧終不免於一死在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師今已三年便待有加君宜遣使來取可也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承平之時混於民間猶勺水之在滄海一粟之在太倉豈有志於今日哉自辛卯盜起汝顛薪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瓦解朕觀君父子國勢不振民懼荼毒始興義師保身救民一時羣祐僭稱名號者盡為朕所俘虜雖君之父亦不能守宗廟社稷北遁沙漠此天運也人力有不可為自古有國之君孰不畏天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其察焉其書與二生曰昔者人臣致君以善慶君有終各有其道各有其方如趙宋事金安享富貴百五十年此無他慶之各得其道也朕觀二生乃剛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僅教人耳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初立朝之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之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諭君以教事且令取供子賣的里八刺歸二生宜祭之母教人絕父子之道蓋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也母教人心以屈強蓋小敵之堅乃大敵之擒也若能垂察朕之言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

可長保富貴如其不然中國無事六軍出討旌旗
蔽野陣數百里餘亘於陰山二生若忠於身膏
草野美名垂於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
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命河南侯陸聚以侯就第奉朝請

聚仕元為樞密同知守武安等州丙午以徐宿二
州詣徐達請降擢為叅政賜文綺白金守徐州因
率六取沛縣魚臺邳蕭宿遷睢三縣與傅文德破
擒李二又遣兵至宿州擊破元兵擒僉院耶瑞等
賜白金酒醴改山東參政二年又討平沂和山民

之亂者論功封侯至是令就第奉朝請尋賜第於
中二府

秘閣元龜政要卷第八

六年

癸丑春正月乙巳胡廷美收集江州沔陽舊將校士
卒為軍

廷美收集江州沔陽舊將士凡一萬四千五百餘
人以舊校六十三人為百戶領之人則錢三千士卒
人三千戰衣各一襲

詔免會試進士命吏部次第擢用之以舉人蔣學開阮
為起居注傅宗嚴崔辛為給事中趙震殷哲為翰林
樞慶虞廖永忠請造快船以逐倭寇從之

永忠上言曰聞禦寇莫先於震威武莫先於
利器誠今陛下聖神文武定四海之亂君主萬國
民庶安樂臻於太平而北虜遺孽遠遁萬里之外
獨東南倭夷負其鳥獸之性時出剽竊以擾潮海
之民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
也然臣竊觀倭夷窺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
其來如奔恨其去如驚鳥來莫或知去不易捕臣
請令廣平江陰橫海水寧四衛添造層快船令將
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往來以備不虞若倭夷之
至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進不能欲退我追

討之善者也 帝善其言俱從之 臣按德慶侯經制倭夷之策萬世不可易矣蓋船之大者倭近吾船則從高下石摧厭之舡之快者轉移輕便又易於追逐焉以吾快船而誘彼之倭船俾來近船而大小合擊幾有不勝矣近年賊寇頗竊其法船之高大者號為鷁母舡之淺短者名為甲艚裝載大器石砲散擊官軍大船據險傍島從中策護軍至則分出勝則復合縱橫閩浙東廣旁若無人焉大抵得人如德德侯者本身諳歷海道機變出於尋常必能制縛海寇鞭撻倭夷矣

以羅性為德安府同知性字子理泰和人中卿試承制免會試除同知先是德安有寇號槽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軍捕其衆悉已就戮惟槽李未獲詔捕益急踪跡所過宿逮擊數百人姓列官民有負一囊言槽李實死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歲曰始死時曷為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皓然白也曰槽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也皆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 朝廷但欲得槽李一日旦出則汝輩暮皆寧寧何為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

賊和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則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死敢不盡力乃悉縱之七日生縛槽李至麾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

甲寅以舉人張唯等為翰林院編修宜禁中文華堂舉人張唯王輝李端張紳並無編修蕭詔為秘書監直長尋復以王璉張鳳任驚亮陳敏俱充編修是時天下舉人至京 帝欲造就其才是以擇其年少俊異如張唯等皆除編修賜冠帶衣服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應等為之師 帝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觀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寺日給

酒饌每食皇太子親造為賓主冬夏賜衣時賜白金弓兵鞍馬寵異甚厚

作春先記叙對時育物之妙及勸衆品治勉學之急記曰洪武六年歲在癸丑正月十有二日甲寅時當已漏坐大本堂閱幼儒習書是日也春雲靉靄羣鳥喧呼堤邊之柳微黃島柳垂條萬綠影拂清波致叢魚之來戲而蟻蟹之屈橫遂觀四山之翡翠深岩幽谷必羣芳而萬彙其坐殿庭知百花之初綻何也蓋京城四護皆山惟鍾阜主山也居寅艮適當春初風多東發由山而過殿諸芳之馨隨

風而至故知山之有藥其春到必然又見新水潺
潺水族躍於淵飛走者巢顛而高叢雖微命之蜂
蟻知陽和而開刀識交泰而指房觀諸物之得所
心蟄龍之將興正農勤畝畝之時國 大治之初
士人習業之乃然此春之所以堪憐堪愛者為何
由日光之漸長也君子之學道竭力於斯時儘有
可為所以古人惜寸陰者以其春光之難得也不
然今春已往學業米周雖有來春非今之新春也
但東鑑窺顏壯者蒼而少者壯觀於此者寸陰可
不惜乎若憤於分陰者尤為上士其蠢蠢之從止
知有春秋而已加歲蒼顏又不知其時已過矣嗚
呼稟天地之精英達者可不慎與

罷右丞相汪廣洋為廣東行省參政
丙辰兗工部尚書黃庸答罪

肅以事坐法當答 帝曰六卿之職 不宜以細
故加辱命以俸贖

戊午始立教練各衛所軍士法

帝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士卒習於安逸施武藝於
是命中書省同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官定議教
練軍士律凡各衛所將士務以特習練習武藝騎

卒必善馳馬射弓及鎗刀步兵必善弩弓及鎗凡
射弓每一人以弩為則內五箭遠可到近可
中者為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近可中
以五十步凡一人用十二箭內五箭遠可到蹶張
以八十步刺車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蹶張以五
十步刺車以六十步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為中凡
在京每衛所每衛以五千人為則內取一千所管
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卒赴 御前試驗餘以更番
演試遇而復抬外各都司衛所每衛於五千內取
一千令所管千百戶總小旗率赴 京師 御前
試驗畢日回衛餘以次赴京週而復抬其所試軍士
如騎卒馬上便熟善射及鎗刀步軍善弓弩皮鎗
三事俱堪能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各以其能
受賞不中者降罰軍士中者受賞其不中者亦給
錢六百為道里費各衛指揮所管軍士一千人內
三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住俸四箇月四百人以
上至五百人不中者住俸半年五百人不中者住
俸十箇月六百人至七百人中者住俸一年七
百人以上不中者指揮使降同知降僉事降千戶
千戶所管軍一千人內二百至四百人不中者住

俸半年四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住俸一年六百人以上不中者降百戶百戶新管軍士一百人內三十人至四十人不中者住俸半年四十人至六十人不中者住俸一年六十人以上不中者降充總旗總旗所管軍五十人內二十五人以上不中者降小旗所管十人自五人以上不中者皆降為軍在京衛所發廣西南寧柳州守禦在外衛所北方者發極南煙瘴地方南方者發延北極邊衛分守禦凡各都指揮使司務在時加提督所轄衛所整齊將軍士操練習熟或怠惰失於提督致所轄衛所軍士赴京試驗不中者以所試軍士以十分為則四分以上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分以上不中者都指揮罷職仍命刊印頒給使內外衛所知所遵守

已未置西寧衛以朶兒只失結為指揮僉事

朶兒只失結西寧人仕元為其肅行省右丞王師下關陝與大尉朶兒只班在青海朶兒只班遣使來朝進馬 帝賜以襲衣文綺令還招諭其部曲朶兒只班不奉詔遣其肅朶兒只失結自率所部二千餘人還西寧遣其弟賓答等赴京言朶兒只

班不奉詔之故及馮勝征其肅遂以所部從行勝乃命朶兒只失結同指揮徐璟追襲朶兒只班獲其金銀印及軍士馬疋遣其弟答林來京師至是立衛命朶兒只失結為指揮僉事

以翰林院修撰呂宗勝為 晉王府紀善

廣州衛指揮僉事楊璟討平海北諸盜

初壬子年五月海賊李夫人鍾萬戶徐仙祐數與海晏下川大儋文特等地為寇璟即同指揮范懷遠率舟師勦捕至陽江海陵上川驚惶門海口遇賊船二百艘擊破之斬偽總兵鍾福全李夫人賊

一百七十人焚其船隻至是雲州東海洞西沙頭洋有海陵海宴賊船劫掠於通明浦徐聞縣出沒不常璟率舟師至斷頭山遇賊船出洋即督官軍追至連頭港遂與合戰尾追至卯光港殺溺甚衆擒偽總兵陳貴等二十八人斬于軍前又令雷州衛千戶王清追捕賊羅已終於潘浦殺海陵賊二百餘又於吳川縣東洞洲獲賊首譚南受等三百八十五人其在翁家港又擒賊首梁許進仍會海南官軍追羅已終於烏雷門畧無蹤跡已終管下頭目梅恩等四十七人請降璟遂給榜安撫居民

而還

置六科給事中及命憲司舉察在外官員

置六科給事中秩從七品續及添設都給事中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給事中正九品專掌叅駁糾劾之事及後從重言路之職陞都給事中正七品左右給事中及給事俱從七品凡在外大小官員命御史按察舉奏官員有無過犯俱行以聞以便黜陟

以胡海倉大都督事階鎮國將軍

二月諭法司以責君去小人之法

論曰古人有言禮義以待君子刑罰加于小人蓋君子有過或出於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狡詭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治之人爾必遺民患君子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悚必畏改為彼小人不識廉耻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去之爾朕於廉耻之官雖或有退常加有免若貪暴之徒小罪亦不赦也

帝御西廡及宋濂講大學衍義

帝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宋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慾能審行則心清而身泰矣 帝稱善

久之又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宋濂對言請讀其德大學衍義其中有西要援引考證切於事情其言明道衍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為格致之要崇敬畏戒逸欲為誠正之要謹言行正威儀為脩身之要重配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為齊家之要 帝覽而悅令左右大書揭于兩廡之壁時暇觀之至是御西廡大臣皆侍立帝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濂講折俾在坐者皆聽之濂於講釋推演明白復言曰漢武帝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又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君既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無由作刑罰非所先也 帝曰朕之為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宋濂對曰陛下此心乃古先帝王之心也慎終如始則天下幸甚又嘗御齊宮問三代之治天下必以短廣狹宋濂歷言之仍又曰三代之治天下必以仁義故歷世之多後世莫及嘗一日從容語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議論廣見識幸善調護之太子得濂輔養由是日益寬大仁明天下屬心

四川重慶府王玄保李邦祖及成都右衛指揮僉事顧成討擒之以指揮僉事馬鑑署綏寧衛事

綏寧衛以五年秋開置本衛地方經兵燹流亡之後民不聊生鑑撫綏得宜兵民安堵鑑嘗從馮勝征克懷度潞州平陽絳隰又平秦龍寨又從取慶陽破王保保於定西以指揮僉事調守寧夏又征達達地方有功至是署綏寧衛衛事後陞可受只刺等地搜捕伯顏帖木兒等陞都指揮同知歷陞都督僉事後以奉命往福建廣東公幹卒于漳浦

井崇驛

甲午唐勝宗奏築潞州城

勝宗奏言潞州城周五千七百七十四丈計一夫築城二寸合用二十八萬八千七百八人許之

照鑑錄成遂頒賜于諸王

先是命禮部尚書陶凱主事張籌等採撫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為勸戒者為書會凱出奉行省編集未成於是召秦王傳文原吉編修王傑國子博士李淑允助教朱復泰府錄事蔣子杰等續修之至是書成繕寫為二卷宋濂為序以進賜名曰昭鑑錄以頒賜諸王因謂原吉等曰朕於子嘗切諭

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飢寒也嘗使之少忍飢寒恐其不知民之勞苦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恣故令卿等編集此書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問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壬子以徐達統諸將往山西北平備邊及命面上各邊方畧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品馮勝為左右副將軍鄧愈湯和為左右副將軍統諸將校往北平山西等處備邊比行帝御奉天殿諭徐達曰

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事平之後豈不欲與少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嘗命卿等往西北為防邊之計既行朕復思邊守既定遠備勞兵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總率將士往鎮邊陲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通歸則率銳擊之必掩羣而獲卿等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達度至邊宜先面上方畧使朕覽之達等啓行復勅中書省祭告太歲風雲獄演諸神甲寅以德慶侯廖永忠督運定遼糧儲復以戰衣皮

鞬各二萬五千給其軍

以蘇州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叅政尋命復知蘇州
觀在蘇州深懲陳寧苛酷之弊一以寬厚爲政明
教化正風俗大建學舍乃闢宣聖廟庭舉卿飲酒
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徒
定儀節高啓王彝張羽闡文學卽多耆耄崑山周壽
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支年九
十二皆延至之禮成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
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輟
落乃統躬行風教勅興封部皞然課績爲天下取
卽中翕然至是陞叅政父老上疏願留 帝念蘇
州大卽政務繁劇非其人不可使理於是復命觀
還卽觀滄圻人

三月傳文德率兵巡長城外追獲故元平章鄧
孛羅帖木兒還鎮北平待兩疏陳便宜五事

時大軍出鴈門北巡長城外文德爲前鋒虜
聞之絕塞遁去追獲孛羅帖木兒還鎮北平
時天久不雨文德自行祈禱又疏陳五事一
轉諭之法宜令河間軍自長蘆運至通州北平
軍自通州運入北平城則民不勞而事易集

其永平民接運軍儲由雅洪橋運至此平道

里頗遠宜漸通清來水故道以漕則用力少
而成功多二言流民越境甚爲邊患宜招撫
安集寬其賦役優免三年則民力自蘇彼得
安居 三言古北口諸處兵民一夫守關二夫供
輸有名無實莫若放還夫俾力田畝各令官軍千
人戍守彼專其責則邊戍可寧 四言關外新附
之民多者貧無生理宜給以衣糧厚加存恤則戶
口日增 五言北平府縣人民連年供億大軍宜
少紓其力使民日以富庶樂於趨事赴功 帝覽
疏嘉之悉以施行尋召文德還京師侍 皇太子
獵于荆山

藍玉陳亨率兵征討野先孛于毛哈刺等地破其部
落陳德及虜戰于三分山破擒樞密副使失刺罕
等七十人

夏四月指揮孫恭以兵入惠州錦川攻破松山砦降
故元侍郎白鴨子施文自追擴廓帖木兒于漠北
不及而還

詔定楚國公廖永安等謚號

禮部議曰當時有元失馭四海鼎沸英傑之士

或保障一方或提率師族泯泯焚莫知適從屬
真主奮興天命有歸人心嚮應於是不期自至
若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故能開創洪基輔成
大業既著勲功乃殞其身誠宜加謚以示追崇謹
按法赴敵無避曰武佐國逢難曰閔其楚國公康
永安宜謚武閔殺身報國曰忠戎業有光曰烈其
豫國公俞通海宜謚曰忠烈危身事上曰忠致果
殺身曰毅其蔡國公張德勝宜謚曰忠毅開土斥
地曰武武而不遂曰壯其高陽郡公耿再成宜謚
曰武壯折衝禦侮曰武威而不恤曰莊其越國公
胡大海宜謚曰武莊而有功曰桓其國公趙德
勝宜謚曰武桓又按永義侯桑世傑與漢光武封
寇恂為承義侯景丹為奉義侯事義皆同不必重謚
此數人者皆熊羆之士心膂之臣當開創之初沒
於王事皇上混一天下追悼厥功隆其封贈俾爵
及子孫祀于廟庭崇報之恩於斯為至易答定謚
號在禮寔宜議上進呈詔皆從之
勅中書省議贈故元御史大夫福壽死節官封尋仍
舊號
初定金陵以福壽秉節死義既為之立廟至是復

勅中書省議贈禮部上言元已贈福壽浙江行省
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事蹟封謚載
在祀典宜仍其舊足慰忠臣之心 帝深是其議
止令春秋二時遣官于廟致祭因謂侍臣曰疾風
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其福壽之謂乎為人臣者當
如是也
戊子以孔克表為翰林院編修
克表溫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世孫身長美鬚髯
博學篤行善屬文尤精史學至是以薦授編修
戊戌置御藥局于內府秩正六品及設太醫院
局設奉御一人直長二人藥童十人得以內官使
充之又設太醫院御醫四人以本院醫士充收受
四方貢獻名藥及儲畜藥品奉御一人掌之凡供
御藥餌醫官就內局脩製太醫院官診視 御脉
御醫參旨校同約會奉御就內局合藥貼連名封
記具本開寫本方藥性治謚之法於日月之下御
醫奉御書名以進置簿曆一扇中書省印記其縫
凡進藥奏本既具隨印附簿年月下書名奉御收
掌以憑稽考烹調御藥太醫院與奉御監視每一
服合為二服候熟分為二品御醫先嘗次院官次

奉御其一品乃以進御

淮安侯華雲龍請設兵屯戍荊州密雲五灰嶺等隘口及置紫荆關蘆花嶺守禦千戶從之

雲龍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開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係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屯守若紫荆關及蘆花嶺尤為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從之

祖訓錄成頒賜諸王令書于正殿內宮東壁

祖訓錄成其目一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內命

曰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帝親為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四海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長值兵亂二十四年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羣推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危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行與羣臣定為國法華元胡俗去

姑息之政治舊習污染之俗民且羣推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以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狡猾至難齊也而朕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議損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扣關導後人復為祖訓錄以篇為立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覽觀以求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素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而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採衆長即於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禮部刊印成書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祖祖宗亦予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之哉於是頒賜諸王具錄于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于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細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弊

有不敗故經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帝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特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者隨厥緒幾於亡夏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敬守祖法

五月勅中書省給賞沿邊軍士冬衣列上中下三等勅曰朔漢多寒未秋勁風先至朕或邊將士必挾纊以重裘方度歲寒其北平永平大同山西陝西各處官軍禦寒之衣早為之計令六月將至此使抵所在給之則草木黃落鴻鴈南賓矣上下中賞

賜大速施行毋稽所給冬衣大同陝西各依其等若北平地方永平居庸古北口為一等密雲薊州為一等北平在城為一等通州真定保定為一等臣按是時興和東勝豐州降城瓜沙王門未以為邊所戍守者只是甘肅寧夏靈武延綏蘭京諸處若北平則其時薊東大寧未及築城建關故沿邊關口亦不得不守保定真定亦有可言臣聞元人攻燕勁騎揭居庸北拊其背文軍出紫荆口南扼其項自今以論宣太鴈門蔚朔等州雖為京師外藩但降城豐勝河套未復外藩開鎮僅足自支文

大寧未復三衛夷虜易至昌平西山之後要以情變理宜豫防是故昌平東北極於山海關遠接遼東關隘山口守備堅密固不容議者若舉昌南西南盡於大龍門寔不容不說焉蓋昌平之西有白揚口西歷二十七關口至于天津關自天津西歷十五口乃至子大龍門其保定府易州之西有紫荆門乃漢之飛狐也唐縣西北有鴻倒馬八渡三關又真定府井陘縣之故關自故關而之真定府西之惡石口由惡石而之靈壽縣西之白羊由白羊而之曲陽縣之龍泉龍泉而之金龍金龍而之

周家堡自周家堡以至定州之西側馬關前後關口無慮數十或者多云守禦京城以護陵寢每致重于善峰口及潮河川善峰便於長驅潮河水堪乘順然不知紫荆白羊亦不可忽也景泰中韃酋也先犯順胡馬直抵都城豈非以紫荆白羊失守之故歟議穴弗填慮成奄窟肉食之憂必有甚于饕餮者 帝諭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

祖訓矣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
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革損益者其小過不及
耳若一代定法不可移改故荒墜厥緒幾於亡夏
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潮州衛指揮使俞良輔討平管内群盜陞山西都指
揮使司僉事良輔在潮州展拓舊城舊城延袤一
千二百丈壕廣七丈城高二丈五尺廣一丈基二
丈良輔因外城舊基內外皆築以石周圍一千七
百一十九丈高臺丈六尺後復加至六尺城自麓石
之後不懼水患又平管内群盜故陞山西都司僉事

以河南府學訓導守開濟為國子助教。

六月頒律令於內外衛所禁止公侯不許私役官軍
及軍士私自下役

律令之頒以禁止軍人不得私下或明白接授公
侯所與信寶金印段匹衣服糧米錢物及非時出
征不許於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特旨
不得私自喚呼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准免死
一次官軍人犯三犯發海南充軍

詔禮部定議公侯以下家廟禮儀立祠堂及免祭日
朝參

禮部議凡公侯品官別立祠屋三間於所居之東
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如祠堂未備奉主於中堂
享祭二品以下羊一豕一五品以下羊一豕一皆
分四體而薦之不能具特者設饌享之所用器皿
隨官品第稱家有無前二日主祭者聞於 上免
朝參 凡祭於四仲之月擇吉日分春秋分冬夏
至亦可其儀前期一日主者致齋執事者洒掃祭
所陳設物儀親監率牲至晚主掃監造祭饌是夕
主祭以下沐浴更衣宿于外舍黎明率與祭諸親
主掃率與祭衆婦詣祭所實蔬菜酒饌于器主祭
者盥洗訖詣祠堂捧正位祔神主橫各置於一盤
令親子弟各一員捧呈祭所祭主開橫捧各祖考
神主主掃開橫捧各祖妣神主以序安奉于位子
弟捧祔食神主置于東西壁邊執事者進饌讀祝
者一人就以讚禮以子弟親族為之陳設神位訖
就位主祭在東伯叔諸兄立於其前稍東諸親立
於其後主掃在西伯叔諸母立於其前稍西諸婦
立於其後讚拜主祭主掃以下皆再拜主祭者詣
香案前跪三上香獻酒奠酒于高祖祖妣前由魯
祖而下皆如之執事者酌酒于祔位前讀祝跪讀

訖讚拜主祭者復位與主婦皆再拜再獻終獻並如之惟不讀祝每獻執事者於附位更酌酒獻畢讚拜主祭主婦以下復再拜焚祝并紙錢于中庭禮畢主祭者安神主於櫺如初是日設筵享祭餚男女異席餘胙分諸親友及下執事制曰可

己巳以安國公曹良臣子恭襲封宣寧侯

命長興侯耿炳文遷西安鳳翔平涼慶陽延安鞏昌

臨洮諸衛軍一萬九千人以充秦府護衛

癸丑賜都督府同知沐英銅陵縣田頃

賜田一十二頃有四十二畝歲計入租伍百四十八石

秋七月庚申元兵寇朔州大將軍徐達遣陳德郭興

白臨清率兵擊之定各肖山川及府州縣城隍之

祭先是天下山川并四夷中之名山合祭於京

師至是悉罷之止令各該行省自祭其各府州縣

城隍之神春祭用三月三日秋用九月九日

戊寅華雲龍何文輝以永平故元五省八翼軍士一

千六百六十二人分補北平各衛軍伍

守朔州指揮僉事謝彥破元兵于州北獲知院張寶

院使哈喇八都魯政高惠

戊子陳德郭興率兵至朔州虜兵遁走

大將軍徐達奏遣諸將駐邊勦虜從之朱亮祖帥舟師先往

達分遣李文忠顧時趙庸傅文德薛顥郭子興陳

德楊璟都督僉事藍玉王弼統奇兵馮勝湯和俞

通源朱亮祖黃彬都督同知何文輝平章李伯昇

都督僉事張溫等統步兵駐山西北平等處相機

討擒殘胡遣指揮李玉入奏詔可之時大將軍之

北平駐濟寧稍久要官勢吏爭索葡萄酒知府方充

勤依序酬答無不如軍稱能亮祖將并師數百艘

北征水涸舟不可動亮祖即取五寸夫決河否

則以軍法論日值暮亮祖不忍勞民濬禱於天三

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

壬子以中書左丞胡惟庸為右丞相御史中丞陳寧

為右都御史

丙辰以兵部尚書樂韶鳳為翰林侍講學士

時以韶鳳為侍講學士以劉仁為兵部尚書出刑

部尚書孫克為四川行省參政取四川參政劉惟

謙入為刑部尚書陝西都轉運使朱希為山東參

政以吏部尚書詹同等為翰林學士仍兼吏部尚書

鎮朔州縣彥擊破元兵於城北獲其知院張寶院使

哈喇八都魯政高意及其部衆頭畜

已未定以春秋孟月享 太廟之日遣官祭功臣于
鷄龍山

詔禮部時享太廟既以功臣配享其鷄龍山功臣
廟宜同遣官致祭仍以新戰殁定遼衛指揮高茂
等三十人附祭自是每歲春正月秋七月享太廟
之日遣官祭功臣於鷄龍廟

耿炳文楊思義濮英奏招西安大城詔停其工復命
中書以形勢規制面示之

長興庚炳文陝西參政楊思義都指揮使濮英上

言陝西城池已役軍士開拓東大城五百三十二
丈南按舊城四百三十八丈今欲再拓北大城一
千一百五十七丈七尺而軍力不足西安之民耕
獲已畢乞令助築爲使中書以聞 帝命俟來年
農隙興築仍命中書考形勢規制爲面以示之使
按畝增築毋令過制以勞人力

儒士桂德稱爲太子正字宋濂爲翰林侍讀學士知
制誥仍兼太子贊善大夫

帝嘗從容問人品高下有過如何有奸惡乎桂德
稱對時悉舉經傳要語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

當法孔子

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進所製揮奠孔子
樂章及禮部尚書牛諒議定儀注樂舞

迎神奏咸和之曲曰大哉光聖道德尊崇維持王
化斯文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
聖容莫帛奏寧和之曲曰自生民來誰抵其盛惟

王^{今皆}神明德越前聖案帛具成禮容斯稱泰稷馨

香惟神之聽初獻奏安和之曲曰大哉聖王定天
生德^{今皆}作樂以崇持祭無覈清醑惟馨嘉牲孔碩

薦羞神明庶幾昭格亞獻景和之曲曰百王宗師

生民物孰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盞維清且
有登獻惟三於戲成禮終獻與亞獻同撤饌奏咸
和之曲曰犧象在前籩豆在列以享以薦既饗禮

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送神奏咸
和之曲曰有嚴學宮四方來崇恪恭祀事威儀雖
雖歆此惟馨神馭復還明^禮斯畢咸膺百福既奏

帝曰祭貴乎誠若省牲請告及祀之繁文者宜並
革之於是禮部尚書牛諒復以所定儀進其儀前
祭一日太常司官具奏某日遣官祭先師孔子齋
一日次日清晨 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傳制

造官是日獻官承制畢牲所省牲將祭樂舞生就位執事分獻倍祭官各就位引獻官以下各四拜典儀唱迎神興樂舉麾奏咸和之曲獻官以下各四拜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奠樂舉麾奏寧和之曲獻官詣盥洗所搯笏盥手出笏興樂舉麾奏安和之曲文德之舞獻官詣酒樽所執事者必爵授獻官獻官詣大成至聖文宣王今改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跪搯笏奠帛獻爵出笏執事者取祝跪讀訖獻官俯伏興次詣充國郅國祈國鄒國公神位今公皆改字曰前皆如上儀復位典儀唱行亞獻禮興樂舉麾奏景和之曲執事者以爵酌酒于神位前典儀唱行終獻禮興樂舉麾奏景和之曲典儀同亞獻終獻舞皆同初獻典儀唱飲福受胙獻官詣飲福位跪搯笏執事者以爵進獻官飲福酒執事者以胙進獻官受胙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再拜分獻及陪祭官皆再拜典儀唱徹饌興樂舉麾奏咸和之曲執事者各詣神位前徹饌典儀唱送神興樂舉麾奏咸和之曲獻官以下皆四拜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各詣座所獻官詣座位禮畢制曰可臣按朝家丁祭文廟聖祖前胡元瑣碎

之儀崇雅實平正之禮且不循元人舉奏四配樂章尤得顏曾思孟尊師重祖之意允為良制矣但臣嘗建漳州學庫閱視祭器備見鍾磬各一十六高下大小厚薄俱失形制竊惟聖人心安於正造次不違今祀以失制樂器不知可委既知而覺誰則忍之是以鍾磬鼓制悉具於前若取依成造展用一丁斯歌奏協律音即偕正建陪祭官齊房于北郊齊宮之西南及定省牲之服公侯十五間百官十七間樂舞生二十三間復命牛諒詹同等議諸省牲所用冠服同等奏言謹按王藻君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則皮弁似與今常服之服同今中祀既以皮弁行禮則省牲宜用常服監察御史答祿與權疏請躬祀三皇遂以太常掌其廟祀於京都復令有司祭歷代守成帝王于廟陵答祿與權等上言開物成務先王既立乎民彝崇德報功後世宜興乎祀典若不追尊前古何由立教將來謹稽經史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盛大德業被于萬世使天下後世三綱正九法叙三聖人之功莫大焉故堯舜禹湯文武相承而為道統以續其業學以求其心後世有天下者舉不違其

成法此其所以繼天立極而為帝王之所宗豈但
陰陽一方而已哉其在祀典法施於民則祀之
之禮經歷代保守爰及我朝繼正統而有天下四
海九州罔不臣服天地一社稷宗廟山川之神皆
得享其祭而躬祀三皇之禮獨闕焉宜於春秋躬
行祀事庶成一代之典上以報生聖之功德下以
正萬姓之彛倫則道德尊嚴而政務脩舉帝納其
言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開基創業之有功於生
民者立之於是牛諒奏三皇開天立極有大功德
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宜令太常掌之伏羲以
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正位
南面祀以太牢配位東西祀以少牢漢高祖先武
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宜令有司就陵立廟
每歲以少年致祭商中宗高宗甲戌成王康王漢
文帝武帝章帝明帝唐玄宗憲宗後唐明宗宋太
宗真宗仁宗亦宜令有司立陵廟三年一祭祭以
少牢 帝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
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祭於廟
陵皆每歲春秋祭之 帝後御製祭帝王文迎神
文曰仰瞻聖容想鸞輿兮景從降雲衢兮後先來

俯鑒微衷兮荷聖容兮蒼生有崇瞻諸帝兮是臨
予頓首兮幸蒙 真帛文曰東微誠兮動聖躬來
列坐兮殿庭予今願享兮效勤捧禮帛兮列酒樽
鑒予情兮欣亨乃旋駕兮雲程初獻文曰酒行兮
爵盈喜氣兮雍重荷蒙兮再瞻再崇羣臣忻兮躍
頌從願親禮擡兮聖容亞獻文曰酒斟兮禮明諸
帝熙和兮悅情百職奔走兮滿庭陳遵豆兮數重
亞獻兮頌成終獻文曰獻酒兮至終早整雲鸞兮
將還宮予心眷戀兮神聖欲攀留兮無蹤雲衢兮
綏行遙瞻兮達九重徹饌文曰納簡蓋兮願陳蒸
民粒兮幸生將何以兮報崇維歲時兮載瞻載迎
遙神文曰播幢遶繞兮道來蹤鸞輿兮歸天宮
五雲擁兮祥風從民歌聖佑兮樂年豐望瘞文曰
神機不測兮神化功珍蓋禮帛兮薦大火一中望
瘞庭兮稽首願神鑒兮寸衷
丙子胡兵寇河州夜入土門峽千戶王才戰死臨江
庚陳德引兵擊敗之
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于先師孔子詔停劉基
馮冕及寧月俸
陳寧承 命釋奠文廟時丞相胡惟庸中丞劉基

恭政馮冕等不倍祭而胙 帝聞之曰基等學聖
人之道而不倍祀使學者將何以觀既不與祭而
享其胙於禮可乎其武人不知禮道者皆不足責
命停基冕俸各一月亭坐不舉亦停半月自是不
與祭者不頒胙

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子興及胡兵戰于荅刺海口
三合三勝斬首六百級擒忻都等七百人馬駝牛
羊千餘

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來朝詔賜勞襲衣冠帶

希學以父喪服闋來朝 帝敕中書致厚餼及從

人皆有賜復以勅勞之曰卿家昭明歷代富貴者乃
由陰陽之重耳陰陽者何以其闡聖學之精微明
彝倫之攸叙表萬世綱常而不泯也卿當思爾
祖之道貴天人則所以續其祖武者誠為不易朕
聞卿來朝勅中書饗勞至則領之仍賜襲衣冠帶
靴襪

已丑以河間府寧津縣知縣朱逢吉為湖廣按察司
僉事

逢吉字以貞洪武初詔求遺賢逢吉膺薦為中書
省掾陳用賢五論選授寧津知縣至則興學校撫

流亡振風俗三年後戶口大倍考課居最陞僉事
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等舉魯仲連誚田單之事以
諷之

勅曰古昔賢人君子不以勤怠異其終始不以富
貴忘其艱難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勲業已成而瑣
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
咎朕姑為爾言之夫駐師去處皆有房宇妻妾身
雖在外實家君一也肥馬輕裘縱意馳騁不知下
人飢寒之憂二也燕樂玩情因循苟且不能謀事
三也軍士遠年暴露披堅執銳朝夕不息意圖未

勝爾入失算卒無成功四也昔田單攻狄久之不
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
居與士卒同所以身先於士故獲生而致勝今將
軍東有掖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馳騁
半淄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卿等
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魯
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九月壬寅以詹同宋濂脩大明日曆

詹同等言自 上起兵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
治道之詳雖有記載而未成書乞編日曆載之金

樞傳於後世

帝從其請遂命同與宋濂俱為總裁官侍講學士
樂韶鳳為儀纂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儒士朱佑趙
璉徐一夔孫祚徐尊生同纂修卿貢進士王果國
子生陳益賜等騰寫

癸卯詔定散官遷除資級

凡除授官即與對品散官在京以三十月為一考
陞一等在外以三歲為一考每考陞一階

加胡惟庸等官階

惟庸特進榮祿大夫御史大夫陳寧榮祿大夫中

丞商高資善大夫參政馮冕一王中奉大夫承旨

詹同兼吏部尚書戶部尚書俞濤嘉議大夫侍讀
學士兼太子贊善宋濂戶部侍郎趙好德中

順大夫

詔定文武官誥命制度以誥勅玉犀角為差

詔牛諒 宋濂曰前代仕於朝者必有封贈施恩
之典則必給以誥命所以上榮其祖考下及其子
孫也卿等宜稽古詳定其式以聞於是諒等奏參
考唐宋誥命皆由三省官列銜書名復周吏部印
告身印章本朝誥勅既用御寶則省臣不敢署名

造誥勅花樣籤軸制度皆有第等不須改作又宋

紹興年間工部言官諸院所用綾紙易以為冒乞

下文思院則織一體花樣專充官誥今議於誥尾

添織某第幾號以為關防及取工部帛制勅局已

造完誥命書馬用寶頒于文武官從之其制公侯

一品至五品誥命六品至九品頒

勅命公侯及一品誥軸用玉伯子男及二品用犀五

品以下用角

衍聖公孔希學辭歸賜宴于光祿寺命翰林院官餞

之 帝御端門文武官早朝宣希學顏班列即召

問曰爾年幾何孔希學對曰臣年三十有九

帝曰今去爾祖孔子歷年幾何孔希學對曰近二

千年矣 帝曰年代雖遠而人尊敬之如一老者

何也為爾祖明綱常典禮樂正彝倫所以為帝師

教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爾祖無所不學無所

不通故曰為聖人如問禮於老聃問樂於師襄之

類此學無常師非特此也又如楚王渡江得一物

其大如斗赤如日絺如蜜衆皆不知遣使問於爾

祖爾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則曰昔吾聞之

童謠云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

之緝如蜜夫以童子之言爾祖尚記之不忘况道
德之與者乎今爾為襲封爵至上公不為不榮矣
此非爾祖之遺蔭歟朕以爾孔子之裔不欲於流
官銓注以政事煩爾正為保全爾也爾若不讀書
朕朕意且人生自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肯向學
及晚欲學不可得矣爾戒之哉希學尋陞辭告歸
賜白金百兩文綺帛各五匹賜宴于光祿寺命翰
林官以餞其行

以王僕為翰林侍制

庚戌詔禁四六文辭頒柳宗元韓愈表式於天下

帝初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翰
林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即位兩
表進呈 帝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因
諭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
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故晉以降文體
日衰駢麗奇靡而古法蕩然唐宋之時各儒輩出
雖欲更變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誥表章之作仍
蹈舊習朕嘗厭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反為浮
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
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牋奏疏毋用四

六對偶悉從典實

改臨濠府為中立府臨濠大都督府為中立行大都
督府以叅政丁王署府事江陰衛指揮同知朱輔
佐之

冬十月辛未賜弘文館學士胡絃還鄉

遣使勅諭李文忠留山西訓兵備胡

文忠前去代縣至翔州追獲元太尉伯顏不花至
是 帝遣使以勅諭之曰自開創以來諸將勞苦
風霜暴露久矣朕甚念之近者胡兵寇邊遣大將
達右副將軍勝及卿等將兵塞上以禦之今虜稍

稍遁跡携貳之民亦已入塞故令卿等俱還又聞
胡騎出沒不常邊備蓋不可撤也其令大將軍達
副將軍勝冬還京師卿與諸將且留山西訓兵養
銳以備之

以安州侯州陽縣屬田州總管黃志威

江夏侯周德興上言志威招撫奉議等州一百一
十七處人民皆來款附 帝嘉志威招撫之功命
以安州侯陽縣屬之志威世鐵父也

禁私鑄銅錢

初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錢文曰大中通寶仍令

各處行省置泉貨局頒大通寶錢大小五等又令戶部及各省鑄洪武通寶錢至是民有多私鑄者乃禁之犯者許將廢銅送官每斤給官錢一百九十文諸稅課局內如有私鑄者亦為更鑄以定于一臣聞南齊孔顗有言奸民多私鑄錢嚴法不能禁者由在上者鑄錢愛銅惜工也使銅不惜多工不靳費俾所鑄之錢體質厚而內好均製作二而輪郭正則本重費劇雖驅使鑄民亦不為况有冒禁為之者乎噫此塞奸之源不之式也十有一月陳德郭子興都督僉事葉昇奏遷緩德慶

陽之民入于內地

陳德等奏緩德慶陽之境胡寇出沒無常民多驚潰請遷入內地使各耕種有協從誑誤者則招可其奏

置西番為恩藏朵耳隴峇三衛指揮使司及建沙州衛衛置烏思藏等三衛其吐番酋長故元授有官職者俱取赴京別授復置沙州衛沙州在漢墩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正在州衛之東正西關外有白龍堆向北有蒲昌古龍勒縣則有王門陽關州衛治當乾位地列良壩水有懸泉之神山有

鳴沙之異川無虺蛇澤無虎兇實華成一大都會漢時為燉煙郡太守統領宜安效穀拊泉廣至龍勒玉門六縣河西姑臧今西寧殷富之時番胡為市一日四合及是置衛以為其肅外蔽

故元王保保遣兵次懷柔大將軍徐達調將追捕于三角村

執其將武平章康同僉得馬八十匹

徐達等自朔州還至代縣聞王保保兵至大同之北即與文忠馮勝往擊之師至獐兒庄遇大雪退營路堡還騎獲故元平章鄧季羅帖木兒詰之言

懷柔有胡兵千騎達遂調裨將領步騎三千掩捕之至三角村擒武平章康同僉獲馬八十餘匹而還臣按徐達備胡則也朔州必以其地之要可以制胡虜而安內地也臣聞朔州內固家應外連唐龍東勝橫塞又有大山岢嵐以為之輔而徑草城川山蹊陡澗之路潛得相通蓋進可以威番胡其退堪以據守迄今設巡領宣太憲治于此專管員定保定山西河間等巡撫勢三要體重其所以為雲中鴈代家應之輔且不必言而異日收復東勝降城高闕河套失地人馬亦易調築機宜便於乘

奮不必住劄太原啓戒輕而貽取侮
已亥詔錄用功臣死者之子孫

帝命都督府凡開國以來大小功臣有未食其祿而卒及膺爵祿而恩未及其嗣者皆具以聞於是公侯以下至百戶凡既沒及有子孫之應承襲者凡二百有九人皆陞用之其士卒有於丙申歲以前充大號軍者稽得又二十有九人亦授官有差

以洛陽縣典史李德爲西安府知事

李德以明尚書經薦至京除授洛陽典史至是遷

西安府知事每政暇適覽帝王邊堽登高作賊軍發冢中磊落之氣暫著論謂西安南陽皆天下大形勝所在宜擢而都之以建不拔之基江東非其匹也士林聽其議

萬州黎陷儋州指揮張信率兵討之遂平太村七方等處黎賊設糧長知數斗級糧夫

令蘇松等府糧長每一人設知數一名斗級二十名送糧人夫一千名以備運納上倉

命刑部擬新律條例揭于西壁

先是勅中書議律曰刑部尚書劉惟謙奏卿等衆

議有司三考若遇不及則律皆杖一百徒三年衆議曰未嘗聞改同貢舉非其人罪止八十朕知卿等於律詳明矣尚書復云市村小民行使偽鈔元律杖一百倍追今卿等欲以大重將輕之朕恐因小惠有大患他日鈔無用矣以朕深思熟慮律合如前不許別議其倒印鈔而無律欲收入漏使印信之律當哉

置太僕寺于滁州

寺設于滁州卿品從三又置少卿寺丞等官專掌牧馬之事凡除授官者皆給誥命誥曰昔者問國之富即數馬以對者何蓋事在戎其戎始軒轅其馬載甲士代涉勞備邊禦侮足以折衝斯力之大斯功之美可不受育乎所以吉人先馬而後錢糧故數馬而對馬之功不但備戎事耳若使君有道則馬之力牽黎報駕糞車關土沃田其利甚焉所以古重之者爲此也歷代相沿皆設置長養者使擇地利之可牧節水草之多寡必寒暑縱放以時其群構之除必健健而配弱弱而應色辨毛而歲明齒使強弱異處群飾以名則君用無選擇之難官於斯務此道者豈不知者乎若縱放不以寒暑

牧養不節水草失調而致嬌乘不遠而乏齒毛不辨強弱混淆及其用也設事失機其官可謂得罪莫大矣今朕羣馬既多公廳曰寺爵官首者爲寺卿少卿寺丞等欲備前理道之事而牧養之今以爾某職某官爾其夙夜毋怠以稱朕委任之意爾惟懋哉 凡管馬官吏常時下卿提督督驗馬疋要見定駒若干明白附寫以俟太僕寺官出巡比較五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頭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凡李報原馬爲舊管買補孳生爲新收故事交俵等項爲開除李終爲實在春

李三月二十四五秋李九月二十四五送太僕寺類繳其有生質奇異與馬種不同者明白申報凡比較點馬文簿原領孳生兒驪馬數分諮該筭駒者若干不該者若干未生者若干原齒色及所生駒毛色逐一開報凡倒種馬及駒俱在年終完備如是不完府州縣正佐首領官吏杖二十管馬官吏加等痛治其官吏有關葦貪污害民者分管官及所在掌印官開奏以除民害 時寺設在滌近拒子潭群牧飲水其中潭邊有神龍祠遇旱禱雨輒應或有報害蛇入神祠者 帝慮牧豎有

所襲瀆故遣官祭之臣按養馬所以備征戰壯國威也分牧於民官吏之下卿俵報之煩擾民每疲於奔命苦於攪擾者半額數雖存肥健必少不可不察矣臣聞周禮卿師之所稽辨均人遂一人之所登進皆牧之於民均謂之國駿校人掌王馬以辨六馬之種養之於官故謂之公馬漢時勸民養馬復卒三人縱民畜牧官不禁遂致挑氏居基有馬數千群唐立府兵給錢市馬歲周覈其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其錢厥後府兵漸衰民貧難致則以監牧之馬給之宋置務監分

群牧司給地牧馬及諸監既廢仰給市馬義勇保戶復從官給要之周漢畧可通行而今日之弊尤不可不知也蓋聞今內寺馬以郡縣解入者無事寄牧於民當戰給配於軍喂養賠補民不勝弊支配則給藹責償騎坐軍士亦言有苦其外寺之馬復有所養藹葦之地畧做成周遺意兼酌漢唐之中厥初或亦使也然積久弊生奸猾無憚牧夫若於括歛勞於征役無之所給牧也豪右兼并爲害官府踏勘取擾歲月積深埋沒影射多不可攷是外復有支統閱實治裝雜費至當互市百出乾沒

商賈得以高價杆猾因之事利茲皆官民之深患也復有甚焉或云大僕之馬未及入關而中官之廐內苦之卒要於路揀取其良即有倒死之數不償捲頭之錢外寺之馬配於軍者則將領多取私乘及戰不得其良飾調深巧不可乃物若之何能使馬匹肥盛倉卒有賴也臣意若即漢人役卒人之令再加之以二取外寺牧養之地而配民耕收則所獲穀粟可以贍軍剩餘膏沐便可餉馬則士飽而嘻馬騰于槽何必汲汲于弊之除而丁為本之務

禁僧道重龍鳳佛像

帝嘗遊鍾山之靈泉庵景美而屋宇多頽寺僧求布施於帝將以崇建之即諭之曰愚哉爾僧爾知梁武崇信慧起雲光等捨身同泰寺陳武帝敬真諦等捨身大莊嚴寺又如信道家之說秦皇遣方士而求神仙漢武帝因孝少君等而異長生魏道武因寇謙之行天宮靜輪之法唐玄宗與葉善同遊月宮宋徽宗任林靈素表度士數萬此數帝之心未必不善然善則善矣何愚之至甚其僧道能則能矣何招禍之如是羣僧俱答曰未知帝

後曰前數僧道當是時日習世法煩異常人故作聰明於王侯僧持云天堂地獄道霧云夢中日月洞裏乾坤八寒八熱致使數帝畏地獄懼八寒八熱願登天堂入壺中洞裏所以昧之國務日衰海內不安社稷移而君亡謗及法門是後三武因此而戒僧不旋踵而覆豈佛老之過歟蓋當時僧道不才有累於一時社稷移而異姓與非天不佑乃君愚昧非仁連謗於佛老其三武罔知佛老之機輒毀教者因二教之機微而理秘時難辨道致令千古觀於諸帝之紀錄達斯文者無有不切齒奮恨以其所以非獨當時為人唾罵雖萬古亦污名罪因天地間爾尚弗識何愚之為因舉元順帝拘思監不聽異僧指空之言之禍今爾僧欲以建庵為朕增福可乎及是令寺觀庵宇除殿宇棟梁門總神座案卓許用紅外其餘僧道自居房屋並不許起斗拱彩畫棟樑僭用紅色雜物床榻椅桌其金彩粧飾神佛龍鳳等像除舊有外則不許再造

定官民舟車乘輶已制及禁官員張傘京城凡舟車坐轎除紅漆五品以上車用青慢餘並不

許坐轎止許婦人及官民老疾者乘之其傘蓋京城內一品二品許用其餘止許用兩傘若出京城外聽用之其帳幔職官一品至五品許用綾羅紗被褥用紵絲錦繡六品帳幔用紗絹被褥用綾羅紬絹庶民則用絹紬布

閩十有一月遣定遠都指揮同知胡泉督造楚王府於武昌楚王胡泉沐昭敬皇祀所生

降定安衛同知李洛為僉事以其坐受本司僉事劉衡馬匹也

十有二月楊璟追維已終於欽州得安南雲屯海鎮

經畧史開報乃還

或報已終逃往交趾璟即命王清同海南千戶周旺汪滿等捕之獲賊從黃三舍等五百八十三人又獲廉州府石頭港昆城大廉賊沈三秀等四人隨獲頭目李福等獲已終同伴叛首偽千戶蘇稱高等四人又雷州衛僉事朱宣武欽州沿海巡檢昌庸具報於龍門七十二徑等處捕獲已終同伴云已終先於三月二日為賊所殺賊衆潰散并得安南國雲屯海鎮經畧史開報相同璟乃率原部舟師還衛臣聞廣東海北道官領雷廉南連大海

西控廣西大海通於安南而近廣西二路山嶺險峻路途曠野每丁冬夏盜賊常出沒搶劫鄉民驚惶所屬遂溪縣殘暴尤甚先大夫刑部右侍郎耿九疇建議欲取浪家軍以備征勦頗為得計然究其實匪民居山箐負險為固雖衣服言語與吾民不同而其好惡情性則與吾民無異況平居力耕火種而供已之食是外復取藤椒蠟漆以濟已之用若聽坊村之民兩與平易為市則各得其所自無搶劫之患矣楊璟追賊雷廉雖獲奏凱之熱終失清源之道臣故備而言之又按雲屯海鎮在交

趾新安府雲屯縣之雲屯山在海之中番賈商舶多萃于此永樂間亦置一市舶所今亡矣夫其山摩空直聳兩山對峙一水中通蓋自海南黎母山發船西行水程九百里至海竇山自海竇北行水程三百里取鷄唱門入雲屯鎮就本鎮轉入新安府或往安邦州臣聞安邦州有安邦山其山岩穴重面則枕海於泥卑濕人馬難到小舟或可以行大舟則行不得海潮漲時直抵山趾及潮漸退遠在山外將有數百里其山之中又甚平曠可以初立宮宇儲積兵穀交趾境內又有富良江發

原自宣江洮江沱江過白鶴江三帶州琳河黃江
孟口寧口悶江王海龍門分出天符海門又分流
出海潮江及小黃江仍追一江抵路沛會流入全
又入未江望瀛大小安海門福城山水江經大王
口抵安謨仍由南平桂江月江會平灘歷傑時清
涼禁門南超小大白藤江以至蒙江及多魚巴盧
二海門其分流則自度魯江至恒江太平海門併
出大海此交趾山水通海之大畧也然富良江水
之經交州府利仁州也州有天健山其山四面石
壁巉岩內有平地廣至數百頃利仁州水入建平
府之長安州也則有草蘆洞其洞群山峭崿林木
茂蒼巨川繞其前中有小河穿透其內以至羽林
山其山四面週迴數百里木石蒼寒遶繞回旋中
有小河自安謨海門過大王江口水至羽林山下
岩穴深重能穿透入洞山下之岩潮退可容小舟
潮平之際并洞之穴不見往尋無路款問無人真
天下之重險也安南陳氏僭據疆土元人肆代則
必躲避故於安邦天健羽林草蘆肇建宮宇兵庫
糧食分兵望守元兵入境所得州縣民散府空大
衆久處供給甚難難久疾作勢必旋師於是陳氏

從四洞內併兵四出穿山截水散擊尾追此元人
所以大敗後人所以不敢議伐也然制此甚易耳
臣聞安南地熱民喜村居不樂城住蓋村居裁竹
爲園就田耕稼人畜咸使而城內地使人稠熱氣
煩燥此安南人所以必舍城而就村也又按安南
俗記言元兵入境安南王陳光曷下令民聽其逃
走不許迎降是以元兵所遇數十百之縣鎮無敵
但不知招誘土民指引洞口而分兵扼也夫扼洞
口則彼兵不得出用土民則彼洞我可入管下府
縣漸可經理何慮散擊尾追之患也

承直郎翰林侍制王禕卒于雲南

梁王君臣初聞王禕義諭之言已有降意命員外
郎賈見改館禕適脫脫自西番至雲南徵梁王糧
餉款連兵以拒我師覘知禕先至及梁王有二心
遂以危言逼梁王殺禕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未
決乃命司徒達里麻匿禕於民間脫脫聞之遂誚
梁王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及款遠附他人耶因
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肆怒以威
屈禕禕大罵曰天迄汝元錄我朝實代之譬之燭
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乎我特遠來豈爲汝屈

今惟有死而已或解脫脫曰兩國相爭不殺來使
我既不從則便遣還彼何罪焉况王公材器天下
無雙宜有以全之脫脫曰今雖以孔子在義亦不
可使生梁王不能救祔顧謂之曰汝朝殺我大兵
夕至矣梁王等終不聽祔遂遇害時二十有四日
未申時也達黑麻陳物墓祭左右具衣冠飲之即
昇至地藏寺滿澤園中火之以大墓有知墓其所
者後祔子王紳盡心搜尋骨殖終無所見臣按出
使絕域最利得人漢隨何使九江能殺楚使班超
使西域能殺匈奴之使用能使美布知懼共成滅

項之功烏孫變慮顧執藩臣之體詳觀梁王君臣
頗知重賢我李文忠林阿虜澤河之捷威足視虜
且子充生至脫脫後來脫脫敢肆兇毒吾獨不能
誅脫脫乎或者子充無隨何之權其副蘇成茂起
班之勇乎及後雖克雲南縊其君而擒其臣費力
多矣雖然子充之節可少乎哉一時不屈萬代增
輝正統間即追贈為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謚
忠文侯

以脩日曆官朱漁及儒士朱右趙埏為翰林編修孫
作爲太平府學教授

甲申詔定公侯及三品以下官家用祭服公服

帝謂禮部臣曰古者士大夫祭廟亦有祭服其祭
私親尊君亦必有公服其議制度等殺以閑禮部
於上議以爲品官之家私祭尊長而用入朝公服
於理不安宜別製梁冠絳衣絳裳華帶大白襪馬
舄佩璫其衣裳去其錄襖三品以下祭服不用去
方心曲領從之仍令如式製祭服賜公侯各一襲
以爲祭家廟之用餘各依製成造

李文忠穿西安城渠

西安各府軍民集奏歲久地鹹民咸病其水之鹹

也李文忠自西番至西安言於秦王請穿渠貫城
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於是汲者飲者皆咸悅大
忠之恩臣聞民萃則水大多則土地鹹土地鹹則
水源鹹水源鹹則疾病生而民色黃或遇旱熯漱
成痼疾文忠穿西安城渠以通九龍活水兆康咸
濟此不惟可以推行

西京雖施於浙江交趾一十四布政司及天下府
州縣鎮民稠地狹者亦利也臣言甚鄙但地鹹水
鹹老幼染疾或緣飲鹹而不以壽終者始知用臣
之言之晚矣

以台州府學生危貞昉代父孝陵川丞孝先役浦江
貞昉字孟陽父孝先登辛己進士除麟遊丞再遷
陵川坐事謫役浦江縣時貞昉爲府學生聞之奔
訴府主欲走代父役府主以其名隸學籍難其府
貞昉泣訴于庭白人孰無父奈何獨阻我哉左右
爲言得如其請即日上海偕京師伏闕下上疏
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結吏議輸作大江之濱
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氏年復踰九十旦
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
憾或及其身大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
歸雖即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
疏奏帝俱然從之貞昉遂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
彼無有難色然體質尪弱不勝負任越七月病卒
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悼之

秘閣元龜政要卷第九

七年

甲寅春正月令皇太子諸王及妃朝賀宮中不致賀
詞稱父皇母后行八拜禮

己巳周德興奏上武昌等衛軍馬之數

德興奏閩湖廣武昌等十五衛所軍討四萬四
千八百九十九人馬騾一千二百一十五疋

授筆昌慶陽平涼從征甘肅頭目石抹仲榮等官

長興庚耿炳文奏言筆昌慶陽平涼三衛士著頭
目石抹仲榮等三十九人隨征甘肅等處有功乞

授以職從之

召東宮官僚諭以輔翼 皇太子之道

帝召東宮諸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宮臣對

曰豈非商彝周鼎乎帝曰汝所謂重器乎宮臣對

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弄鼎尚知寶

愛太子承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

擇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

不近諛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君惟委之於便嬖

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

太子誥諭誦說之時必道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

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

丁亥以長安指揮僉事李義叔集故元張良弼將校四百一十人分隸行伍

夔州衛指揮張信以千戶刁順張德討捕黎首符那欽復定峩底新洋等尚叛黎

改中都立府為鳳陽府以應天諸府直隸六部浙江等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先是三年六月帝幸中都營其城府七年改中立取中天下而定四海之義劉基深言不可通諸將征定西失利乃定都南京至是改中立府為鳳

陽府應天府州直屬六部易浙江等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使凡除布政使及左右叅政叅議等官俱賜以詰其文曰昔者二帝三皇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下使守其土子其民世世祿給焉惟周諸侯不法為秦所有秦鑒周事遂罷列國為郡縣而分治之斯法也制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元踏中國體之然也郡縣之多寡宇之廣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設方面大臣流其職理方隅大臣所職之名漢曰州牧刺史唐則因之宋改而內安中書省亦曰行省此皆歷代總郡邑而專方隅者

也邇來朕有天下更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使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也所以政者軍民休戚國之利病所以四者必去民之惡導民之善使知有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非其人則方隅之軍民夫所仰瞻若得其人則方隅之事軍足食民樂新其歸寡孤獨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則朕雖非才德必振矣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訪多授人皆愚下之愚稱朕之意者杳然今某處承宣布政使司缺某官爾某歷事有年貪曰可特授以某處承宣布政使司某官往欽哉

時初建司安然為浙江布政使

二月癸巳以方國珍子禮為廣洋衛指揮使司僉事

先平陽太原汾絳等州今年田祖

太原平陽等處去年遭罹旱災恐民飢困故免其

田租

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進大明律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無欲欲動性情詭偽日茲強暴縱其侵凌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為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所謂欲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恭止邪養育群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剝稂莠而後苗

始茂方於白繁必去砂礫而後食可食苟枝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於三篇通號九章遭魏劉劭文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其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為宗歷代之律至於唐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人臣民寧寧弗忘其訓迪群臣諄諄數千言惟恐其有祀慈愛

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奏讞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皋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繁中之砂礫亦泰中之狼莠也乃不得已攸岐法以經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勅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此例之繁森丈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必與唐虞帝王同一哀矜也芻曰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絕實有易書之與者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具盛哉臣惟謹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禁衛曰職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鬪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未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

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援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二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初唐宋刑統勅令則世為條格宋人勅重於律斷獄用勅勅中無所方用律元人答杖十減其三答當止四十七杖當七十九及後斷獄七下至五十七用答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聽徒杖數亦然則是及加十也王豹為刑官不能改至是新律之編其篇一准於唐復有一條例以輔律之不逮律中無所方用例或濟以傍文由是刑官始得依據以為擬議寬仁之政度

越唐宋

陳德追獲故元將禿迷失等子會寧

德領兵於會寧等處追獲元帥禿魯迷失等九十
七人并其族屬及馬牛羊等物六安侯王志亦領
兵於朔州等處獲隨糧一百餘人俱送京師

免衍聖公孔 稅糧三十頃

是月二十二日禮部尚書等官於奉天門外奉

聖旨悠寓出漢唐宋待孔氏子孫典故將來我就
定集將去欽此於二十四日本部尚書劉等官於
武英殿將典故進奏欽奉

聖旨衍聖公與免本戶稅糧三十頃余田起科族人
田土依舊納糧免差

三月丁卯朔遣使勅諭大將徐達處分諸將屯糧守
備及召馮勝湯和郭子興入京計等邊務

勅諭徐達李文忠馮勝以所統將士分布北平山
西屯糧其王忠趙庸就留山西守禦楊璟梅思祖
往北平仍以各都督府及指揮千百戶令其充領
應有事務措置得宜然後大將軍與公侯回京入
計邊務

仁和衛指揮同知耿天璧卒於軍

以出海捕倭故於是二月二十七日卒

三月旌表具縣姚榮妻黃氏

黃氏名妙清歸于姚榮生男女各一而榮死妙清
時年纔二十九男文聰始二歲家貧甚紡績以育
或勸更嫁妙清不從後遇張士誠入據蘇州亂兵
掠文聰以去二年問久無消息或以其無子又勸
以嫁妙清曰我豈以子存亡為去留哉終不聽又
歷四年文聰始脫歸黃氏驚喜且泣曰姚氏有後
矣我死亦無憾後八年耆老列其狀于縣府監察
御史營實制下旌其門曰節節婦

臣按此乃我

朝旌表節婦之始故謹書而備錄之聞風興起當
續書詳書

靖海侯吳瑛率舟師捕倭寇于琉球大洋執俘奏捷
詔瑛總理海道軍務

夏四月丙申朔享太廟

以馮國用子誠為金吾衛指揮僉事

丙辰復以馮勝湯和郭子興鎮守北邊 車駕幸龍

江祀山川城隍旗幟諸神遣行

召廣東參政汪廣洋入為御史大夫

孫恭率兵起惠州錦州收捕僕同都督金朝興甫征
興中兩川五鳳山遂獲故元祁太尉平章賽因帖木
兒

五月丙寅朔翰林承旨燕吏部尚書詹同侍講學士
燕太子贊善大夫

宋濂等進大明日曆復擇其政事言行之大者作皇
明寶訓

日曆既成即以進呈自帝起兵臨濠至即位六年

癸丑冬十月九征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群臣
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詹同宋

濂率臣進呈命藏於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宋濂

序曰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

氣者蓋亦可數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

盛者自天開地闢惟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也

元季騷擾奮起於民間以爲自全初無黃屋左纛

之念繼而生靈塗炭始取土地於群雄之手而安

輯之較之於古若漢高祖其得國之政二也平

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衄以至繼天出治經綸

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

已其獨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

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

仰視惠鮮小民惟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之吏及

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

也后妃君中不與一髮之政外戚亦脩理畏法無

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

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

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

印領之衆旋則上章綏歸士率單身還第其兵政

有統六也今日曆所書籌畧之運功業之著規模

之宏遠蓋原於此矣然史責直筆務合乎天理人

心之公無事而曲書之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之

尤非也况英明之主不出世而記註之官遷易

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衆庶幸獲日

侍燕間十有余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

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書成謹揭其大要

於首簡使他日脩實錄者有所採綴庶幾傳信於

將來也其總裁官臣同臣庶僚纂官侍講學士臣

樂韶鳳纂脩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編脩臣朱

右臣趙壘臣朱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

衣臣徐尊生其譽校騰寫則臣伯宗臣濂及卿貢

進士臣黃景國子生陳立賜應脩日曆躬閱載籍
無分晝夜書于牘上覆視于冊一字不遺帝嘗
與侍論制女罷寺人外戚輔臣藩鎮夷狄其言曰
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此
制女寵之法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
以至公此制外戚之法闕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
使令不假兵柄此制寺人之法上下相維大小相
制防耳目之擁蔽謹威福之下移此制輔臣之法
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矣必待符而調
何有藩鎮之禍脩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則不

追何有患哉之患此所謂萬世明法也宋源復
言於帝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
請依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為書以傳
於天下後世帝從之於是分爲事類自敬天以至
於制蠻夷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余言名曰
皇明實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
類增入

乙亥賜許江潮廣江西行省參政徐本李質陶凱共
雲班川上卿以泰和州知州顧光遠監造天下均
二畝籍賜倍祀公祿米合百石

賜翰林承旨燕吏部尚書詹同致仕

勅曰朕起布衣提三尺劍總率六師以拯民艱延
覽英雄以屆至治凡三紀于茲曩者親征武昌下
城之日爾同父子以文章之美從朕同遊厥後任
以國子博士起居注翰林學士皆舉其職及長吏
剖辦人才之賢否審職任之輕重咸得其宜今年
雖已邁猶輪誠効謀迄無少怠可謂賢也已朕不
忍卿以耄耄之年服趨走之勞特命爾以翰林學
士承旨致仕爾惟欽哉同新安人元虞集見之稱
爲才子舉歲才異等爲柳州儒學士因亂家黃氏

陳友用爲翰林承旨燕御史

王師下武昌同來見帝蒙加厚待還京受博士
遷考功郎中又遷居注積至承旨吏部尚書至是
命致仕

不雨帝躬禱之六月雨

時天久旱帝躬祀太巖風雲撤海濱鍾山及天
下山川京都各府城隍之神祝曰朕受命上帝即
位七載民遭兵未獲蘇息加以轉輸戍守之供其
苦爲甚方今仲夏常農事渴雨之時予予心惶惶
冀如所措故祈諸臣特降雨澤神不我棄爲達上

帝苟有罪宜降朕躬毋為民災神其聽之既而
六月大雨六日四刻沾足

丙申以周德興吳良並署中立行大都督府事

李文忠遣兵討擒故元將之屯沙漠者

文忠次兵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刺者擒平章陳

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者擒斬其將珍珠驢至

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季羅帖木兒

癸卯復以詹同為學士承旨罷兼吏部尚書

置貴州大華麻嚮長官司以幸也為大華長官明雍

乙卯定祭鷄籠山功臣廟官第為堂上兩廡

命書鷄籠山功臣廟拊祭功臣姓名於籍每歲遇

祭則至神主行主獻禮都府官祭之堂上各衛指

揮祭之兩廡求為定式

戊午立 皇陵祠祭署汪文為署正劉英為署丞

文英二人 上敬里人也故命以是官俾子孫世

守之賜文以勅曰古今名爵奔走天下豪傑者愚

夫未達以其不知其志罔識其意焉朕本農夫家

貧喪父母身當冲幼百無所措幸鄰人汪姓者保

護之及壯可以作為元末天下大亂乘時得人歲

久彙集所以定群雄平禍亂臣民推戴為天下君

上尊四代為帝墳稱皇陵以報効勞此歷代必然

之理其設官尤重所以重者保山陵奉香火也於

此之職朕猶未官今汪姓者見勤農於鄉里其人

尚未立名特賜之以名曰文勅授從事郎署令獲

衛皇陵於戲古者以六行教人爾善其一尚逢如

是况備百行者乎爾文可謹遵朕命以傳永久以

勵後人宜令准此

宋大祀分獻禮

詹同奉憲承命定大祀之禮議以 帝初行獻禮

奠帛將軍之時即令分獻官行初獻禮要獻終獻

皆如之 帝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

道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并免臨上

香及設爵滌爵拭爵瑣碎事務

癸亥召華雲龍于北平至京師尋卒

雲龍在北平或言其起築巨府有屬官民自私之

事故召雲龍還京而以何文輝代之至京責問愧

恨而卒 命禮官依侯禮作明器擇地以葬之

秋七月以故虎賁衛指揮同知潘毅養子允為虎賁

衛指揮僉事

壬辰以韓國公李善長子存義爲太僕寺丞併其二弟伸佑皆拜官

李文忠攻克大寧高州大石崖斬故元宗王朵魯朵失里及承旨百家奴

遣使祭故淮安侯華雲龍

帝御製祭文遣人祭雲龍曰爾昔皆人民爾因世亂歸朕於今有年雖無獨建奇功隨衆勤勞多著念爾勲舊特加侯爵朕以燕地之重托爾任守務在軍民安樂委以燕相更望輔弼何期數年間軍勞民怨詢其所以乃爾巨府院擅工役害衆成家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推爾之故莫不去賢而就愚所以報神人共怒致令如是歟抑爾生前壽數有定而若此歟然當在生之時可爲善而不爲今事已往其咎冥處判無私已在日前是非還自知否朕有誓曰生封侯而死謚以公著爲常典爾生前守爵而害官民法不當公止葬以侯禮且薄情不厚所以責之也爾其聽之尚饗

命書省整理陝西甲冑及以三佛齊所貢胡椒中西河梅川軍糧

勅曰甲冑之成非易爲而速得也比成鍊而武器

艱哉且鍊之成剗山取礦煉石成汁凝精爲鍊然後入良工之手千挺萬剪方乃成甲冑焉若不時時整理恐廢前功今陝西之甲其數甚廣差人前去將見在水磨者務要常川鮮明有線穿者當以皮穿或臨期而用以便壯士毋致倖因肆侮者

臣聞打鐵造甲宜稱身材不稱便有掣日本琉球諸番每近閩浙沿海居民收買錦鯢魚皮堅厚如鐵者倍價求買問其所以欲造甲也輕整湯束其線縫之處一成而久不壞

又勅中書曰嘗聞凡有中國者利盡南海以今觀

之若放通海道納諸番之微貢從其來商市舶之所官得其人取合賈利則可比十州之曠稅朕新定華夏遣戍勞民西番之地中益所得之供甚薄邇來三佛齊胡椒已至四十余萬即今在倉椒又有百余萬數可輕定價錢出榜諭民令好利者往西河及梅川兩處中糧可免幅裹之民轉運艱辛若果可行作急爲之 臣聞治國如理家理家以衣食爲先故爲國不宜以財利爲歸又其子陳時食貨居首聖人亦所不廢也故古今之爲國者止知理財於常賦之中而不知聚財於四海之外臣

聞南方交廣占城諸山生至龍牙門而盡過此一
望連天皆是大海矣龍牙灣內三佛齊國當其衝
而南海天竺西域番商及我國廣海民者并占城
占臘暹羅爪哇蒲刺加通吾貢奉者五十五國皆
華三佛齊國地方貿易矣海外諸番得

天朝一經封命便以誇說却境衝要如三佛齊椒
蠟珍寶攸聚若得人如班超者都護其地外和西
南番國內引山地海商歲稅其貨可作偏方三省
之常賦又不止如我

聖祖所云可比十州也若推其法遍通朝鮮南慎

沃沮穢貊而濟新羅日本即成山而屯海兵固沙
門而開互市臣聞朝鮮新羅日本等國偏居大海
之東陽精如升之地金銀易產民用以介好吾吳
浙齊魯梁宋秦晉燕伐所出綿布絲羅段匹麻苧
蕉葛與夫銅鍋鼎鉶川川藥材若許以金銀交易
則我所得不止倍從又夫余玄菟句驪把樓格好
水銀寒尸其價同於良銀况東北胡地土產亦為
西南風俗所珍最而可名者若太白山之菟南海
昆布沃州之綿龍州之紬肅慎之鐵率賓之馬都
鄭之豕又有樂浪之梨九都之李渭沱之鮑及貂

皮仁心處處咸有彼土人固以為常在南方則為
奇異若域海邊條禁以逐民庶貿遷則近悅遠來
利盡東海其益國家之費下寬民力之征又不
必言也且南置都護東通沙門中國商民往來海
上風浪慣熟其勢足以服交趾而規大寧不俱益
國計而已

八月遣使詔諭雲南及大理段世

詔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右今定禍福常
理也朕起草萊削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中
夏既安四夷多附絕無強凌弱衆暴寡所以臣順

於我者得遂其生共享和平之福惟爾雲南王兀
剌爾乃元君遣汝受封西南孤處遐荒猶未臣服
若所謂非貽禍于大理之民必自致喪身滅性于
大理之手二禍之機必有其一不可逃者何也蓋
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朝貢唐
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城其王而統其
衆及今百年莫有復其故物者邇來元祚傾覆已
盡爾尚據其地不還大理自王果欺人乎欺天乎
人雖可欺天不可欺禍患之報將不旋踵至矣今
特遣爾親族威順王親往開諭如果上順天理下

契人心即奉貢來庭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仍賜唐宋所封舊號令彼爲王合兵加討悔將何及於戲胡虜無百年運今已足信人心轉移之機在人自審而已時不可失爾其思之續又遣趙元佑張進沙德成賁詔諭大理曰始固有先失馭海南雲擾華夷無主朕近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群雄盡平獲我漢人故國統一中夏今經七十年夷諸國皆已通報無不稱臣入貢惟爾大理不見國王名號未嘗遣使今年秋翰林承旨詹同奏盡閱群書方見西南大理昔在唐宋受封王爵爲先削去國名止稱土官其國乃元君遺派梁王者上之至今未得爲王朕會臣僚議依唐宋所封以爾段氏爲大理國王未知信否故特遣官先行往諭如果遵依朕命使回即非遣使者專賫寶印誥命令諭君臣開享國事同享承成之福如果不然他日共會雲南未知勝負爾其審之威順王以戊戌日行沙德成等以丙辰日行

閱江樓成作文以記之

是年春命工於獅子山首作樓以覆之其成命群臣爲文以記 帝覽之不悅既爲作關奉文而又

述文以記其事其間阿奉文曰每聽儒言及觀書史切見歷代之興人才濟濟匡君益民歷歷昭然朕雖憂慕安得而至耶特以來造閱江樓令諸職事作文以記之諸人聽而往即日文章群獻於前既而張目一覽文章雖有高下其大意則亦然所以大意亦然者何不過皆誇樓之美言工已成覽文之後不得而無憂意難哉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而好戰聞忽宮中婦人徐允答者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後崑崙誠不可也但觀唐婦人猶過今之儒者人才

可見矣或一二從者所問所答不過順其款而當其美惡不諫焉以斯人之心猶思膺上爵而名揚於世傍有信乎曰然曰何以信之曰但見衣冠濟濟身書雄偉豈不人才者歟今既云乏人矣此群然而同遊者何物也曰今之同遊者非昔君之同遊者昔君之同遊皆和而不同者今同我遊者咸同而不和者曰既知如是何不黜之曰未可也曰何不果而從其迂曰不然待彼自省耳若或一省朕得人矣何下歷代人才之盛歟又自作記曰朕聞三皇五帝下及唐宋皆華夏之君建都中土詩

云邦畿千里然甸服五百里外要荒不治何小小哉古語云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又何大哉詢於儒者考乎其書非要荒之不治實分茅胙土諸侯以主之天王以綱維之然秦漢以下不同於古者何蓋諸侯之國以拒周始有却列土分茅之胙擅析三十六郡可見後人變古人之制如是也若以此觀之豈獨如是而已乎且如帝堯之居平陽人傑地靈堯大哉聖人考終之後舜都蒲坂禹遷安邑自禹之後九新興之君各因事而制宜察形勢以居之故有伊洛陝右之京雖所在之不同亦不

出乎居原乃時居生長之鄉事成於便就而都焉故所以稱中原者爲此也孰不知四方之形勢有齊中原者有過中原者何乃不京而不都蓋天地生人而未至亦氣運循環而未周故耳迨自有元失馭華夷弗寧英雄者興興疊疊終未一定民命傷而日少田園而日多觀其時勢孰不寒心居擾攘之間遂入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俄而疋馬單戈日行百里有兵三千效順於我於是乎帥而南征來樓江左撫民安業秣馬厲兵以觀時變又有年矣九亂首及正統者咸無所成朕方乃經營於

金陵登高臨下俯仰盤桓議擇爲都民心既定發兵四征不五年間偃兵息民中原一統夷狄半寧是命外守四夷內固城隍新壘具興低昂依山而傍水環繞半百余里軍民各焉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然居是方而名安得而異乎不過洪造之昂新耳實不異也然宮城去大城西北將三十里抵江子曰龍灣有山蜿蜒如龍連絡如接翅飛鴻號曰盧龍趨江而飲水末伏於平沙一峯突兀凌烟霞而侵漢表遠觀近視實體殺視之狀故賜名曰獅子山既名之後城因山之北平壯矣哉

若天霄登峯使神馳四極無所不覽金陵故迹一日盈懷無有掩者俄而復顧其來玄淵鍾阜倒影澄蒼巖谷雲生而露水市烟薄霧而翳鬱人聲徹乎九天登斯之山東南有此之景俯視其下則華夷舸艦泊者檣林上下者如織梭之迷江遠瀟江汀樂叢翁之獨釣平望淮山千巖萬壑群蟻如萬騎馳奔青天之外極目之際雖一葉帆船不能有蔽江郊草木草木四時之景無不繽紛以其地勢中和之故也備觀其景豈不有禦也歟朕思宗師軍民輻輳咸無暇地朕之所行精兵識騎動止萬

十廵城視險隘道防民必有所也聚方爲公私便利今以斯山言之空其首而荒其地誠可惜哉况斯山也有警則登之祭奸斜敵無所不至昔僞漢陳友諒者來寇朕以黃旗居山之左赤幟居山之右謂吾伏兵曰赤幟搖而敵攻黃旗動而伏起常是時吾伏精兵三萬於石灰山之陽至期而舉旗幟軍如我約一鼓而前驅斬溺二萬俘獲七十觀此之山豈泛然哉乃於洪武甲寅春命工因山爲臺構樓以覆山首名曰閱江樓此樓之興豈欲觀燕趙之窮寇吳越之美人飛舞盤旋酣歌夜飲

實在便等訪以安民壯京師以鎮遐邇故造斯樓今樓成矣碧瓦朱楹簷牙摩空而入霧朱簾風飛而霧捲丹扉開而彩盈正值天宇澄霽忽聞雷聲憑憑坐倚雕欄而俯視則有飛鳥雨雲趨集於下斯樓之高豈不壯哉噫朕生淮右之業江左何固執於父母之邦以中人都中原會萬國嘗云道理適今以觀之非也大槩偏地而不居中每勞民而不息亦由人生於彼氣之彼然也朕本寒微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于此且西南有疆七十余里東北亦然西北五千之數東南亦如之北際沙漠

與南相符豈不道里之均萬邦之貢皆下水面趨朝公私不之利益大矣故述文以記之

辛丑頒存恤詔于天下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錄艱辛已有年矣朕起自布衣削群雄平禍亂既元洪武今已七載才疎德薄旦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存三爲因兵戈懼殃者衆朕失撫養存問蓋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於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者爲流離至今不

能會聚者有之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與言及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用心體訪具名以聞朕當存養使不失所凡出征軍官聞有殘於戰間或鎮守邊境身死遠方父母年老妻寡子幼雖嘗給銀養贍猶慮未周各衛所宜審訪優給待其子稍長即令承襲倘無應襲之人所司稟送至京官爲存養其南北征戍軍士歿於邊遠棄遺父母妻于貧窮無依所司驗實稟送至京官爲存養若子雖幼可依及有親屬願留者從聽其便官仍給糧養贍兵與以

來各處人民逃難流移或有父南子北骨肉離散
頃聚者有身送還鄉里或有身死他鄉所遺老幼
頃還鄉者聽及各處艱寡孤獨并篤疾之人貧窮
無依不能自存所司官給衣糧養贍官員仕宦遠
方歿於任所妻子貧窮不能還鄉者所在官司送
還鄉里於戲居天下者所以為民也或君治而民
乖或民樂善而君昏臣或賢而君不德君或懦而
臣則剛此古今所難也所司奉行倚仁為獎以下
刑憲

癸卯以書與元少保亮魯及丞相魯兒不花令審天

命以為去就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亮魯曰上古君天下及名世
者至今厯數興仁非止一人前者元失其馭群盜
暴作君昏臣權天下為沸終不能定朕乃平之以
致更定社稷為新治化今已七年中國頗安曩者
兵戎此塞遠將安邊不期朕指揮妄殺貪污是致
人同而志異乃有小重干等畏死北往實朕用人
不當非來歸者不誠今朕指揮已寘于法處爾諸
人未悉朕意昔者朕起布衣不至一旅之師未有
百萬之衆今也諸番入貢朕懷中國之富或兵百

萬軍民樂用以此觀之朕之誠意可動神人乎爾
聰明宜詳審於此天命所歸人不可強違去就之
機惟達者識之遣使記問余不多及又見不花
遣人至大同欲求款降既而懼有侵違之釁不果
帝使遣使以書諭之曰爾遣人自大同來言欲於
平地駐師意在誠順怯慮前日犯違之故又恐不
容朕思果有所論是何言哉孰不古人之治天下
為安民而已豈有懷私仇以致傷物者耶且爾等
本元之臣彼幼君就離沙漠氣尚存爾不得不
聽命於彼前日犯違各為其主爾何慮哉去就之

機在乎識時今者入國觀光維其時也誠與不誠
亦在乎彼彼中若有知時者使上觀天象下察人
情自處避凶趨吉之道不亦美乎爾其圖之

癸丑以平章李思齊子世昌為金吾右衛指揮同知
甥鄭玉隸鎮撫

乙卯增列侯等官田祿

帝念功之臣家族屬數多歲祿恐不足贍乃命中
書省會計列侯自中山侯以下十三人舊食祿一
千五百石者加賜公石千田共歲食二千百石其
崇陽宣寧宜春河南四侯舊食九百石今皆增為

二十五百石都督藍玉王弼河南都指揮使郭英
各食二千石杭州都指揮使徐司馬西安行都指
揮使常正各二千五百石都督同知何文輝丞相
胡惟庸各二千石大夫汪廣洋陳寧并一千九百
石留守都衛指揮周賢千石在京指揮使八百石
同知六百石僉事五百石在外都指揮使八百石
同知五百石僉事四百石所有公事因仍舊則不
許減科

答祿與權請舉行禘祭不許

監察御史答祿與權上言古之有天下者既立始

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
而以始祖配之故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始
太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已十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群臣參考
酌今古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大常
翰林院議以為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從
出可得而推故禘可舉自漢唐以來無系無考其
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禘已祫
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禘非禘也宋神宗
嘗曰禘者緇也所以緇審始祖之所自出是則祖

之所自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遵行詔
可其議臣聞禘祭之說惟周魯可詳蓋周人以
太王為始祖以后稷為所自出之帝故祀后稷于
太王之廟而以太王配魯用禘祭以周公為始祖
之廟文王所自出之帝故祀文王於周公之廟而
以周公配之西漢之時常欲遠禘帝堯杜栢建言
以為漢業特起不緣於堯故禘禮遂止惟魏曹叡
欲誇天下遠禘虞舜尚論者至今議諸無已為我
朝聖祖特可禮臣之議不用與權之請其光明
正大又超越乎千古矣

詔封元宗室安克帖不兒為光祿大夫靜西王永鎮
哈密

哈密在天門關外西域諸胡朝貢貿易必經之地
安克帖不兒以地來歸故封之制曰朕惟寶融保
五郡而事漢式勤推載之忱李勣舉州以歸唐
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
爾外藩忠於內附為績既懋其報宜重且官安克
里木兒曩在北朝屬為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昨
土於遐陬撫叙合宜官府各修其職業思威並著
即落武順以生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

曆數之在審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而及境智同焉援之識真王議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庶使守其祭祀豈惟保茲人民於戲錫爵疏封不忘誠服之意柔遠寧邇實切寵綏之心尚思對揚益盡忠蓋可授光祿大夫靜西王仍給金印俾其子孫世世承襲是時肅州一帶嘉峪關外戍守羸弱故封安帖木兒鎮于哈密自是甘肅無事軍民樂業者數千年臣按此乃我朝有事西陲之始哈密之城周圍四十里乃漢伊吾地也鎮守得人誠足爲甘肅外藩但內外亦須整理周密方得外寧內安臣聞先大夫余庭章徐子俊揚一清起築邊城自延綏安邊營直至靖虜衛又自靖虜衛直至肅州迤西共一十六衛所綿亘二千八百里有番北有隄一線之路通乎其中凡係藩籬門戶廢除之勢無一不治不可謂不竭心力也然河套之虜依舊出沒亦卜刺阿爾禿斯及小王子俺答山比倚大河之險資新耕牧之便擅魚鹽之饒歲恒窺我莊涼犯我河洮是爲腹心之疾比河套諸虜爲患於延綏寧夏靈武其事類也且肅州嘉峪關

得失杳無知者卿郡之籍民也如民爲殊於民者何乃至於學焉而閭里曰儒如儒焉已而超於儒者云何乃至於尚志焉故官於朝然不父考而遷調之於功未見惟志於業未見惟勤即今職於方者其所轄者甚衆且八閩之地利盡南海勢控諸番古今居是者君子爲小人爲獎瞞爲人情爲珠玉爲翡翠爲金銀爲束帛爲子女爲賢人爲非人焉君臣焉愛民焉脩身焉篤孝焉高名不朽焉沒身絕嗣焉於其異殊焉而又同焉卿其審擇力行焉功名遂而身家全矣帝欲善於吏治嘗勅群臣皆務尚志其文有曰朕觀孟子對尚志所以志也謂人處世同民起群逐隊斯常民也起故出之所以超出者去諸不義而行衆所善然而尚爲尋常之善若於志所自來必爲無上之善斯乃志之盡美所以古人重務本而去逐末漢令商賈秋藝不衣錦繡乘馬特存斯責以重有志君子也朕自即位以來設官分職各務所司終未見人但見身受重名懷私在職或忘理衆務心在高賈或賄賂公行不知身名之重俸祿之優以致殺身書不云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斯聖人授心法之要賢

京師 勅同張侯以往黑麻得勅不報整飭士馬
聲言東向張侯計無所出惟脩嘉峪關諸城堡清
查各衛寄居哈密夷人遣歸哈密尋為黑麻所擄
轉掠罕東赤斤蒙古阿端曲先等衛以弘治八年
正月圍我甘州斯時也赤斤等衛之事我也以官
軍兵力未舉黑麻兇威方靈心懷疑貳蹤跡不定
而哈密遣民散處于嘉峪者放債種瓜生理百出
已不顧回或言黑麻之黨牙蘭將騎三百孤擄哈
密哈密之被脅者懼其智勇不敢勒擒而黑麻嘗
殺卜六阿歹之父痛入骨髓常懷報仇之心小列

禿諸夷已嘗破走黑麻氣勢日漸振奮野先兵屯
北邊足以制黑麻之東向南羗處吾內地可以助
官軍之西畧若遣西諭必得其力仍作嘉峪遣民
已綏之氣定赤斤等衛未一之心佐以遣兵出襲
牙蘭預命卜六阿歹小列禿整兵西向以遏黑麻
牙蘭之路其野先北邊之屯黑麻若勤使躡其後
俾牙蘭黑麻聲勢阻隔輾轉狼狽其為謀十全
必克已而小列先禿諸夷悉心協助一戰而走牙
蘭再戰而走克克可失三戰而破黑麻致其移住
剌木城是以巡撫都御史進得以從容直至哈密

克其城池遂其渠惠撫其遺民與復舊衛余二十
年西方無事又正德丁丑哈密復失而甘肅騷然
海西愈橫者臣知其故也臣聞沙州王門關西行
八百里抵于哈密火州古有羅護赤亭赤谷長泉
龍泉蜀山南平安昌雷石銀山盤山張三新城柳
谷金沙七屯共一十五處其陽關之外則有蒲昌
伊看石城努時勒井度且末潘仙悉利支井忽遮
移祉彭懷凡一十三處番夷其人高鼻深目望之
可畏以外則其翰海神仙沙鉢馮六耶勒俱六輪
臺張堡烏宰清鎮葉河黑水東林西林月芽整矢

密伊麗計一十八處渠拈地形則亦得當其衝羅
護總其會何以驗之蓋自羅護經茨箕訛泉西華
東華獨泉納職路延三百九十里而茨箕等六番
處其內若自羅護西南達並草惟以至赤亭則哈
密柳中河夾之路又通柳中交河乃土魯番速檀
氏也更自羅護西北上乏媽嶺一百二十里便抵
赤谷經長泉一百八十里則到蜀山又蒲類進行
六十里乃抵古之古庭共計二關之外番酋部落
易號雖不同而地里知名之處積三十有九土魯
番咸以財力共威誘脅以之其醜類亦繁矣邊臣

徂安忘備且情於守要遠擅巧猾精專則善於素人此哈密所以復失而西鄙多事也夫延緩寧夏莊涼甘肅地勢相連而秋患相遇從實深計復降城守高關以服磧表四十六部番胡頗易收哈密扼高梧以制西域諸番尤難何者吾復哈密二十年一旦又為土魯番所陷以後拒守必加嚴矣且以甘肅之兵出關爭地行千余里寒風如刀熱風如燒亦人情所不便也故見其難若二受降城吾於山西朔州天地陽和威遠安東雲州諸衛不曾一兵抵於東城延安吳堡綏德孤山柘林榆林諸

兵未嘗抵於東城花馬池黑山興武河西列屯之率亦未嘗至於西城於我國畜縮不敢有為在虜必循嘗不加警戒反三路兵出行只五百里便到其處縱有寒熱之侵人亦敢於一往故見其易於戡等邊立國當求其遠且大接本塞源者雖不能無危而其危易持補獎支傾者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事勢使然也臣聞三受降城以外有草心山際真水堪設邏衛以內有高關失頭朝那磧口諸險可立屯堡千夫據守萬騎莫登所謂地有所必守者也又聞哈密有烏梧伊吾二關高梧麗水

草之衝伊吾連善昌之勢守此二險土層番千里入寇馬飢人疲水草俱乏自然不敢乏二險犯瓜沙而擬甘肅雖玉門陽關白龍堆無用守也亦不必遠結羌湖示弱啓釁以致王師捷勝與我爭功如或失利切虞番變也是故收降城守高梧先為不或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為援本塞源足補前失不爾臣未見其可也顧其區處兵食擬棄饗陳則存乎其人耳噫此哈密之始終也

遣使祭温州死事千百戶官員及其軍士

文曰歷代設兵衛在乎禦侮職於斯者則有柳風沐雨野宿風餐披堅執銳之勞以其臨陣也則有捨父母妻子奮不顧身乃能克敵功著史冊名冠天下如此者實古名將已然之事是致家榮貴國磐石至今昭昭朕統天下以來中國方寧法前人之所為守在四夷自洪武初至今倭夷數為寇於海濱生離人父母妻子損傷物命特勅爾等聽將軍定海侯吳楨令舟營海上以靜方隅夫何朕政有缺天風大作怒號於滄溟之上爾乃恪恭將命信地弗違是有牆傾摧碎爾亡身然生死之道世人之常得其死者既廣不得其死者甚多今

爾諸人爲國爲民而殃及於身事雖如是不爲沈
然計音一至朕將何措雖感傷於衆爾生安得而
歸故特遣某官臨海設壇致祭仍命衆僧脩設道
場追薦爾魂使有所歸凡有官者則祿爾子孫年
士父母妻子則給糧養贍靈其有知承此祭享

臣聞漢諸葛武侯瀝水薦魂三軍忘死唐劉昌收
葬平京遺骨吐番寒心蓋死事不忘乃古先君相
所以振雄武而佑忠烈也我聖祖所祭温州死
亡將情理切至仁矣哉雖然海上風濤惟七月最
爲利害時屬閉塞之秋風信未有一定而天象神

厲或者乘隙作弄其間此守海軍士所以多者不
得其死也但有幾微堪以便識而急於趨避守海
者不可不知也何言乎世俗有云大白晝見衆星
動搖黃雲疊起海上蜺飛蜺蜻騰舞群魚上浮人
首頰熱此皆將風之兆理當務備而謹防矣有一
於此而不知省此之爲不順天雖沒身不足以償
其債矣

李文忠引兵畧豐州破獲殘虜乃還

文忠兵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虜敵衆一百二十
人馬駝牛羊以萬計元魯王敗走軍追斬之獲其

妃蒙哥額得金印玉面書各一又斬司徒蒼海俊
平章把都知院忽都乃引兵而還臣按豐州在

山西大同府西北五百余里高駝牛頭朝那三受
降城東勝皆在其境近而官山大磧遠而灤真水
草心山一望咸覩矣真水草心却在降城之外昔
唐張仁愿將脩降城慮突厥衝突厥築也調遣部
將論弓仁將兵出屯灤真水草心以爲邏衛城乃
得完又按漢武帝用主父偃張騫之謀於河南則
立郡城而阻大河雖有勞民戍守之弊實爲朔方
九賴之圖何者降城磧外胡虜四十六部馬騎踰

山爲患不淺况降城東勝山河峻險宛若天成一
夫守要萬騎莫當乃天地所以限華夷也如之何
其無思四十六部胡虜已見前故於此卷此不復

述

安定王遣使來貢復主阿端阿員若先帖里四部首
長

安定王遣使貢鎧甲刁劍等物遂賜以織金文綺
四疋仍詔其酋長立爲四部各賜以印曰阿端阿
員若先帖里臣按安定四部與夫瓜沙赤斤蒙
古曲先海西等處皆漢燉煌之地乃昔者漢武用

主父偃張審之謀即河西據兩關而列四郡兩關
玉門陽關也四郡張掖酒泉瓜沙也我聖祖鑒
漢武遠戍勞民之害而務廣德不務廣土之意邊
地封付番酋沙州徙于嘉峪國初兵力遠舉西
方寧謐承平之久虜黠且驕甘肅宗涼特見突擾
為二關未復漢唐之舊其弊必至於此也於戲二
關之外士虜等番部落三十九所以為之限者止
有二關及高梧谷一要耳今皆無之如之何其無
思極其亂變而要其所終猶為所慮臣聞元起上
剽滅國四十以及西域自西域又西夏西夏又涇
陽涇陽又河隴河隴又三府長安長安外據則同
華自危同華既危則陝蒲必裂陝蒲或裂則虎牢
汾晉必舉而天下分矣是故遠於二關則守要而
勢強退屯于嘉峪則勢分而力散臣於前卷利害
所陳已述此不復述

九月詔賜西番朶甘思焉思裁銀印勘合定以三年
貢

朶甘思焉思裁既服遂給以銀印勘合并定貢例
以三年一貢就於陝西經過有司款待仍賜之詔
曰大矣哉大覺金仙行矣哉出無量歷阿僧下覺

率生梵宮異哉靈嶺之脩世人過乎天上人間經
劫既廣忍辱愈多方成佛道善彼人世法張襄人
有從斯道者天鑒神扶身後同遊於佛境若違斯
道而慢佛者天鑒神知羈囚地獄與鬼同趣直使
拂石劫盡而方生其斯憂乎若乎一念同佛則百
禍煙消化為諸禍今朶甘思焉思裁兩衛地方諸
院上師踵如來之大教備五印之多經伐弗闡揚
花兒頑以從善啓人心以滌愆朕謂佛為衆生若
是今多院諸師亦為佛若是而為暗理王綱與民
多福敢有不尊佛教而慢諸上師者就木處指揮

使司如律施行毋怠

議徒富廢之地民間墾濠州荒田

帝嘗以米酒牲茗勞李善長於臨濠為其董治宮
殿也至是帝語之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火
田荒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數
十萬散居濠州鄉村給與牛種使之開墾荒田未
為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遂移江南民十有四篇
詣濠命官監報畝以善長總其事

日本國僧人來貢却之

時日本僧人來貢朝廷以其無表文却而不受

其國內將軍大臣亦遣僧人來貢馬茶布刀扇朝廷以其私貢亦却之日本之俗專以僧人收掌錢糧督管學校凡有出使亦必遣之其僧人多有聰明強記該貫古今之事者每對中國人語欲購宋李昉太平御覽書甚切至今未完 正閏日本國在正東琉球則在偏東洪武初沿海防倭乃防我矣何者閩廣海民生理少者每以八月乘西風使徑到其國運貨貿易豐前此後日向等州海又港口多有閩廣之人舡哨兵器倍精日本國人相視駭愕慮其為寇處處閩防情勢如此豈暇仍前

寇沿海州縣之民耶又閩廣水南未通日本以前琉球國人與日本水南貨賣甚獲厚利綠絲一斤價銀亦一斤綿布一疋價銀三兩餘今日本人却以綠絲綠布販與琉球之人莫知所自將出背激截閩廣水南則不欲奏請 朝廷禁革則不敢而內地官司雖屢截捕而犯者愈多不知於何所終

詔諭福建奏致魏鑑瞿莊審擇君子小人利義之辨又勅群臣尚悉

詔曰今年仲夏勅卿南行又抵仲秋而彼中政令

外諸種羌胡時時剽掠皆吾所備者備之不謹則內不安矣且嘗詳考哈密破威甘肅虛危皆因吐魯番速檀氏踵要數世先破哈密却將沿海一帶川邊王子莊浪等處赤斤罕東等衛俱被殘蹂率引醜類時越嘉峪以犯甘肅此又門庭之寇比降城拓閼門外胡戎助翼河套醜虜其情同也成化九年先大夫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奉 勅往巡甘肅調集諸軍屯駐時速檀門阿力力破哈密舉兵東向劉李二人不敢出戰以致阿力益橫邊患愈急至十四年速檀阿力死其子阿黑麻代掌

父兵甘肅逸臣以其國以易主可以誅討立王以根哈密之勢乃求哈密故王孛羅帖木兒之母努溫答力之外甥有所謂罕

慎者時為畏兀兒都督乃依洪武永樂間封脫脫為忠順王事例亦封罕慎為王遷送哈密阿黑麻聞之怒曰罕慎賊族也安得為王於弘治元年自交河悉衆而至假以和親執罕慎殺之遣使稱臣來貢乞天使和番并求哈密為主事

朝廷命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督倉事侯謙統兵經畧阿黑麻所遣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十餘人適在

人憫愚頑持紀冊以教後人至今頑者不行愚者
不悟雖有聰明者急無尚民泯於崇功廣業愚頑
每破殺身古人之尚志每務功名匡君之政濟人
利物今之人不然惟在急尚志務易利專速逞此
所以人心也啓之未嘗善行之必殺身以其利之
易厚不知害也道之說日行月紀終身不忘兼善
之德務欲超出建崇功果廣業行斯數事身名世
家厚祿其德似薄其達似遲斯小人之見若是也
昔聖人以為無上之道故行之是以孟子專尚志
小人難之今之官吏有不才者巧以舞文姦以弄
法紊亂條章是政身不名於家不置殺身而後已
其立心尚志有何難哉

戊辰中書平章李思齊率妻鄭氏自縊以殉追贈為
淑人謚貞烈合葬于上元縣之向村

丁丑遣使送買的八刺于漠北復遣元主愛猷識理達
臘書使之順天戢兵以存宗祀

帝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榮遇秋而零落
氣之所感猶知榮悴况于人乎崇禮戾質的理八刺
南來已五載今已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宜遣
還之於是厚具禮物選老成宦者咸禮表不答

花帖木兒二人送之行復遺其父愛猷識理達臘
織金文綺及節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刺陞辭帝諭
之曰爾木元君子孫志國就俘蒙即欲遣爾歸以
爾年幼道理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爾
久客于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
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國君之嗣不寧至此長塗
跋涉爾等視之因致書於元主曰順天者昌逆天
者亡古今通論自古國家興廢氣運之常耳豈人
力所能為哉君之父子當中國亂兵多將廣之
時權不能自持故兵多者蓋莽操懿溫之志次者

頑頑互相攻擊自廢生民東送款西歸附剽民以
供上下君之父子曾出一今誰如之何今日之事
如此君尚迷留不省者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
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通按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
流離邊境意國中與君之謀畧不自如耳君能自
度今時之權此至正時低昂君何以此觀之豈不
愚哉君以萬騎或千八千騎欲與中國相抗予又
不知輕重若予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
一部於沙漠暫爾保守咸得令終何以見之君之
祖宗有天下者幾及百年養育之人生齒之繁以

此知運雖去而祀或可終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悞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被禍有不可測者矣昔君在應昌所為幼子南未朕待以殊禮以經五年今聞奧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其歸庶不絕君之嗣君其審之

己卯翰林院進回鑾樂歌

帝嘗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尊命翰林儒臣撰樂歌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誦無復古意矣

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聞之使人志怠而自恃之心生日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母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迎神醮酒色荒禽諸曲凡三十九章名曰回鑾盛敬其辭規諫皆存其舞為大隊皆八人禮部而其制以聞帝命樂工肄習之

遣使祭李思齊以其子世昌襲指揮僉事

御製以祭思齊曰卿昔為民中原時逢世亂獨能仗義施仁挺身奮臂率義旅以保閔中臣元有年矣何元綱不振杜稷凌替卿尚能固守臣節斬我

行人忠義之氣可謂盡矣然大厦將傾非一木可支未幾胡君遁去中原之地復我漢人朕遂為生民主當是時漢人棄兵隴徙胡為我中國仇讎至今身膏草野骨倭沙漠惟卿退守臨洮心思父母之邦心思族類是以全境保民助我成功今七年矣何又疾不痊以致長性意握兵一世又得善終亦人之所難卿能如是豈不美哉朕聞卿歿不勝悼痛今遣官以牲牢致祭卿其享之其子世昌命襲金吾右指揮僉事賜以誥曰昔君天下者賞有官之人因其有功有德聖人之心明焉歷代相承

求為規範爾李世昌年雖未冠而授兵衛之職何蓋為爾父遭時大亂能率衆以保閔內是以民安而地闢及至胡人諸椎有無知者以漢人棄父母之邦為丘隴從胡人復為我中國仇讎皆無以成惟爾效實融之事帥二萬騎及步兵之衆助朕成功至今閔內之民時思之爾當習將之籌謀以待成人而備侮特命爾為指揮僉事求為世襲

冬十月以宋撫為中書省叅知政事撫辭不就

撫在翰林嘗侍 帝後苑觀獵 帝曰農事成矣宋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陛下知稼

穡艱難念民生疾苦實威德也帝姓子文正嘗以
荒淫擅殺得罪宋燕言于帝曰文正固可罪其
法當死陛下宜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于遠地則
善矣帝欣然是之燕在帝前凡有諫說不為
虛飾隱蔽雖繫家中事務苟蒙問及亦一一道之
嘗曰君猶父也天也豈可欺乎及是帝欲以燕
參中書大政燕辭曰臣少無少長惟文墨是攻不
顧君職任也帝益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
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明治道嘗召問廷臣所行臧
否燕則但言其善者帝益嘉之臣聞蕭曾相漢

六合為家牛李爭權唐經幾隊甚矣進言於君不
可不慎也幾事不密禍生偏曲小則相為昵私大
則激成朋黨臣聞刑部談崔暹之矩還乃薦邵行
長王旦稱寇準之美準又發旦之惡是以尚論者
稱暹不事攻訾美旦休休有容宋燕承問廷臣但
言其善而不許人惡暹旦之尤善人之庇古大臣
立朝風度忠厚正直之存也
綿穿甲悉易以皮以愈通淵為泰侍舍人
有一月壬戌朔孝慈錄成

太子正字桂彥良爭圖岳祝文

勅禮部定喪服之制

時南至將有事於園立帝以祝文誥主若桂彥
良對曰予小子履湯用子郊我將我事武敢于廟
以古率今未足深譴帝笑曰卿動援經史屢聞獻
替稱善久之嘗詔以治道德稱即曰道在心心不
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
有期也是以人君將念是務去及後帝因食墨官
將賜之死德稱力諫如律不聽德稱但曰三尺法
當與天下守之帝領之以三府疑獄之之讞以情
原者若干人翰林以失議見呵德稱奏當取長略

短帝曰不然我因其長而拔其短以造其全時
方以法絕下訪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德又對
曰用德則送用法則勞勞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
德以靖民則民靖于德矣

勅禮部定喪服之制
先是黃妃孫氏薨勅牛諒定喪服之制諒等奏言
周禮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帝曰父
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於人情甚
矣復勅宋燕等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亡忌
疾喪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
周厄於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矣人情有無窮

之變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燕等考得古人論母
喪者凡四十五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
者一十四人奏之

以故宣寧侯曹良臣之子及外甥並為衛所鎮撫
曹忻為羽林左衛千戶所鎮撫曹德為杭州衛千
戶所鎮撫恭為稚武衛千戶所鎮撫復以其外甥
姚斌為天策衛千戶所試鎮撫給半俸

初制奏本及諸司文移紙式

奏本高一尺二寸一品衙門文移紙三等皆高二
尺五寸長五尺為一等四尺為一等四尺為一等

三尺為一等案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寸高一尺
八寸為一等二尺為一等三品至五品文移紙高
二尺長三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長一尺五寸六
品七品文移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案驗紙
高一尺六寸長二尺八寸九品與未入流衙門文
移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官
員在外内外公移文紙皆如式者考為一最其有
不如式者則罪之

帝諭侍臣以母侍祥忽灾天道微幽莫測若侍祥而
不戒則祥未必皆吉親妖而能懲則妖未必皆凶

蓋聞災而懼或皆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啓

十有二月己酉召安陸衛指揮使吳復入朝

水軍左衛僉事花煒以母郃氏遭讎合父東丘侯雲
衣魁塋于上元縣南之水橋

初雲守禦太平陳友諒攻之甚急城陷雲被報妻

郃氏聞之以其子煒抱付侍兒孫氏即自赴水死

孫氏遂收郃氏屍座之煒始八歲即命入侍皇

太子入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尋擢水軍

左衛僉事及是煒偕孫氏至太平取母郃氏遺骸

歸于京師乃束草像父加以平日所服衣冠合塋

于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 臣按花東丘夫婦

烈而安義真古今罕見也孫氏保護花煒備極艱

危皆不復述以其事已見於前辛丑之二月也郃

氏死節稍易孫氏存孤甚難程嬰公孫杵臼之於

趙武孫氏婦人足以當之矣

免故官員之家徭役及山東正軍貼軍差役

令凡官員亡故免其家徭役三年其山東正軍差

役全免貼軍之戶俱免田百畝其餘田悉與平民

同有所差役不得比例優免

加賜西番指揮何瓚南及鎮撫劉溫下程米麥

勅中書省曰君子守信以義從仁所以仁者感義者興此道理之恒者也今西番指揮何瑣南自歸附以來信義甚堅前歲命為思宣布朕命速沙萬里不憚勞苦至烏思所言朕命如勅今年以家小來京合嘉禮待使足以給其親下程米三十石麥如之其鎮撫劉溫人職雖微心亦懷誠眷屬亦至京下程米一十石麥亦如之於是中書即行戶部支給

瑞安民殺三魁巡檢温州衛以鎮撫譚濟討擒之

時有私販鹽者六百餘人出入瑞安之小村百文

殺三魁巡檢温州衛乃命濟往捕至則悉擒送干

徵

八年

乙卯春正月詔天下有寄跡佛老志向聖賢者許入

國學習天理民彝乃昇以政

山東濟寧府知府方克勤來朝

勤在濟寧省憲考績為山東六府之最性不喜近

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

為也府庭間不陳杌櫨革鞭懸楹間不用畫有所

為夜必告天至是入朝帝嘉其善治民賜燕饗

使踐舊職頒行獎諭且畱政成當顯用卿矣制各驛夫馬免糧則例

自京師至宿州一十三驛馬夫田租盡免自百善道至于鄭州免二分之一自滎陽至陝四山西北平共二百二十驛免三分之一著為例

免軍士所得解戶沒水錢罪

湖州府輸官錢三十餘萬入楊子江舟覆錢沒其半民既代償已而軍士有得所沒錢有司論罪當杖帝曰士卒所得錢物在於水中非盡也其各釋之

丙寅帝及宋濂用人材

帝與宋濂等因論及用人帝曰人材不可以一

槩而論賢能之士或有隱於佛老卜筮負販者願

在上者能援用何如耳否則有志不得上達者多

矣宋濂對曰誠如聖諭昨有僧名傳者能勤於學

以所為文求正於臣臣觀於文甚有可取此其或

有可用者帝即命濂取其文觀之稱善乃自為文

以論之

以華雲龍李思齊等八人附祭雞籠山功臣廟

庚辰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令停脩遷民鎮城池

工作

勅徐達李文忠等曰將軍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群飲虜之情僞未嘗之知縱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安六侯王志酣酒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令奪其俸祿美其立功過如復不悛當別遣將代還都督藍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絕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遷民鎮脩城非今所宜況軍士勞疲已甚又使之力役不惟工役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之苦也其停止之

辛巳翰林院脩撰李涉以年老乞致仕從之

遣衛國公鄧愈等出督屯田開衛

鄧愈陸聚往陝西湯和李伯昇往彰德真定指揮馬俊孫通顏鎮往汝寧李謐耿孝黃麒李清陳庸武興往永平董兵屯田開衛戍守翌日 帝至龍江祭告江淮之神遣行

二月庚子召魯王府左傳兼太原都衛都指揮謝成爲大都督府僉事仍兼左傳

御制通訓書成刊行中外

帝謂侍臣曰人君者爲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

古帝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民風俗復古治道乃著是書以訓戒耳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凡十四章一君道章曰憲曰孝曰勿欺蔽之類十有七事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二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以米善爲翰林修撰張向高達善黃宗美張美和爲國子助教

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山川月將城隍社稷歷代帝王諸臣祭丑享先農躬耕耨田用新製樂章

其祭太歲等神迎神樂章曰吉日良辰祀典式陳

太歲尊神風雲雷雨京畿山川城隍之神濯濯厥靈昭鑒我心以候以迎來格來歆 莫帛曰靈旗

蒞止有赫有威一念潛通幽明弗遠有帛在篚物

薄而微初獻曰神獻安留有薦心受享祀之初奠

茲醴酒是光初升祥微應候何以侑觴樂陳雅奏

亞獻曰亞獻維何奉茲犧牲爰酌醴齊二暢再升

洋洋如在式燕以寧庶表微衷交于神明終獻曰

執事有嚴品物斯祭黍稷非馨式將其意薦諸酒

醴成我常祀神其歆顧求言樂只徹饌曰春祈秋

報率爲我民我民之生賴于爾神維神佑之康寧

是祭祭祀云畢神其樂歎 送神曰三獻禮終九
成樂奏神人吟和既燕且樂雲車風馭靈光昭灼
瞻望以思懇彼寥廓望燎曰俎豆以徹禮樂已終
神之雲旋倏焉安從以望以燎庶幾感通特和歲
豐惟神之功 臣聞古者奏姑洗歌南呂極於六
變以祭四望奏蕤賓歌休鍾亦極六變以祀山川
以姑洗南呂之樂次濁蕤賓林鍾之樂極濁用之
以祭各有所象也且祀月禮當實柴其祀風雲雷
雨當以栢燎祭徽鎮社稷當用血祭祭山川當用
沉寢今制之祭合而爲一臣不知實柴栢燎血祭

沈寢安在何處意者宋濂魯魯諸人未詳考不然
奚其與古禮相反之甚也月將之稱或云正月登
明二月河魁三月從魁四月傳送五月小吉六日
勝光七曰太乙八曰天罡九曰太衝十曰功曹十
一曰大吉十二曰神后號稱爲天月將乃十二特
所值之神凡月將俱不見經而散見於故元授
時曆俗號所謂通書者具書支離粗淺誕妄不衷
智人達士鮮有觀之惟識淺俗陋者則甚拘焉但
太歲統四時而月將者四時之候寒暑行焉古人
有時與寒暑之祭今祭太歲月將乃時與寒暑之

神也似不可已其祭杜櫻迎神曰于惟土穀神兮
造化功爲民立命兮當報崇民歎且舞兮期雍雍
備筵率職兮候迓迎想聖來祥風欽當稽首兮告
拜豐年初獻曰氤氲氣合兮物遂蒙民之立命兮
倚陰功予將王帛獻微衷初醑醴薦兮民福洪亞
獻予今樂舞兮再俸觴願神昭格兮軍民康思必
穆穆兮靈洋洋感厚恩兮拜祥光終獻干羽飛旋
兮酒三行香烟繞繞雲旌幢予今稽手兮忻且惶
神頽悅兮霞釋彰徹饌粗陳微禮兮神喜將瓊然
絲竹兮樂舞揚願祥普降兮遐爾方茲民率土兮

盡安康送神氤氲氣合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駕
飛揚遙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情望塵
捧有羞兮詣瘞方鳴鸞率武兮聲鏗鏗思神納兮
民福洪予今稽首兮謝恩光大杜之祭以勾龍氏
配大稷之祭以后稷氏配 其祭歷代帝王 迎
神仰瞻聖容相嚮與兮景從降雲銜兮後先來俯
鑒兮微衷荷聖容兮蒼生有崇瞻諸帝兮是臨予
首頌兮幸蒙 莫帛束微誠兮動聖躬來列坐兮
殿庭予今頌亨兮效勤捧禮帛兮列酒樽鑒予情
兮欣亨兮旋駕兮雲程初獻酒行兮爵盈喜氣兮

雍雍重荷望兮再瞻再崇群臣忻兮躍願行願觀
穆穆兮聖容更獻酒斛兮禮明諸帝熙和兮悅情
百職奔走兮滿庭陳遵豆兮教重更獻兮願成終
獻獻酒兮至終早整雲霄兮將還宮予心眷戀兮
神聖敬攀留兮無蹤雲樹兮縱行遙瞻兮達九重
徹饌細肴羞兮領陳蒸民粒兮幸生將何以兮報
崇維歲時兮載瞻載迎送神搖幢遶饒兮道未蹤
鸞輿再再兮歸天宮五雲擁兮祥風從民歌聖佑
兮樂年豐望燎神機不測兮造化功珍羞禮帛兮
薦火中望塵庭兮稽首願神鑒兮寸衷

臣按立社用石以其精也且社祭主土土陰氣也
陽氣積而成天其精爲星陰氣凝而爲地其精爲
石是故石擊則星出陰動生陽也星慎則化石陽
變爲陰也土爲陰氣之積石爲土氣之精是以立
社必以石爲主 其祭先農耕籍田迎神曰東風
啓蟄地脉奮然蒼龍搏掛角燁燁火田民命惟倉
創物有先園鍾既奏有階斯建 莫帛曰帝出手
震天發農神祥降于蓬蒿洋洋禮神有帛其色
惟蒼豈伊其物識敬之將 初獻曰九穀未分庶
尊攸同表爲嘉穀實在先農未餘斯豐醴酒是供

莫獻之初以蕝威通亞獻曰倬彼甫田其隰其原
未報云載驟御之間報本思享亞獻惟虔神其歆
之自古有年終獻曰帝籍之初享祀是資梁豐嘉
栗咸仰于斯時維親祈享我農師禮成于三以訖
陳詞徹饌曰於赫先農歆此潔脩于篚于爵于羞
禮成告撤神惠敢留餼及終畝豐年是求送神曰
神無不在於昭于天曰迎曰送于享之進冠裳在
列金石在懸牲無不之其佩翩翩望燎曰祝帛牲
醴先農既歆不留不棄塵之厚深有齒其廬有赫
其臨曰禮之常匪今斯今 帝既祭先農畢依古

禮遂耕籍田積十二堆庶人助以終畝 臣按今
制禮先農禮節情辭至精至備當饗復祭先蠶足
先我 聖祖致重農桑之政非前世不祭民事者
比也惟祭先農歷代有功於農如后稷勤於播穀
伊尹創爲區田伯益之作牛黎越過之爲代田記
勝之劉般王楨之申區種若此之類取以從祀用
報功尤足以風後世而勸農人矣

以辟祥爲工部尚書奏釋鳳陽工匠死罪千餘人
是時太師李善長奏鳳陽宮殿工匠密爲鎮壓祥
面折之曰太師一言壞天下若此恐不利於子孫

祥乃分揀交替不在工并鐵匠人等不罪蒙祥奏治者十余人後營謹身殿該部誤奏中等作上等帝怒命有司將罔上者棄市俾丞相大夫不得復請時祥在側因奏曰奏對不實竟殺十人因極言抗諫得旨令下厲刑祥復奏曰此刑不用久矣若必以此刑人是成廢人矣莫若杖而復工帝可其奏至是命為工部尚書

三月丙子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命有司歲時致祭

甲辰德慶侯廖永忠率以其子權襲爵

初作大誥條目

初洪武律成帝著為條目大誥天下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為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民之行非者鮮從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切至情詞皆詳每一編成帝必親序之

張赫以舟師追捕倭賊于南邊水寨大獲

雲南臣津州土酋阿奴聰襲劫石門關千戶捕泉戰死陸仲享率指李榮鄭祥復其闕誅擒賊四百人阿劉基入朝中丞相胡惟庸之藥病于京師乃賜歸括

卷

前因八年帝因天象有警以手書遣使赴期間基如何基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既立自宜少濟以寬帝嘉納之悉以付之史館臣聞大臣事君當顧養忠厚保太和者若伯溫者可謂得其大體矣昔唐懿宗為宦官所立既立之後即奏朝中大臣無金立懿宗姓名款按以死者公慶持奏文以示宰相杜悰悰屬言曰當時宰相無名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仁愛為先豈得贊成殺宰相

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阻而去懿宗之怒亦釋末慶曆中海寇張海過高郵晁仲約令百姓飲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言不可弼怒曰方今犯法不舉乃多方阻之何以整衆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是盛德事奈何輕壞之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不以為然及後弼自河北召還不許入國門弼未測主意終夜傍徨不能寐乃思仲淹之語統昧難曰范六大聖人也又高宗建炎之朝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

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朕宰相呂頤
浩曰本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
以折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之德乃有潛等
不誅於戲唐宋大臣爲國遠慮其所以勸君諭臣
一以忠厚而不行刻薄意若伯溫者可謂知大臣
之體矣 初基言於帝謂既括之間有隙名曰淡
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李頑民負販私鹽因挾
方寇以致叛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今猶未革宜
設巡檢司守之 帝從其請及設司除官頑民以
其地係私產且屬溫州之界抗拒不服適若洋逃
軍周廣三及溫處舊史把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基
令長年赴京奏其事遂詣御前不以先白中書時
左丞相胡惟庸掌省事挾舊忿欲構基罪乃使刑
部尚書吳雲詠老吏計基謀以基欲求炎洋作基
地地民弗許爲是建立巡司之策以逐其家或者
可動止聽即共謀捏爲成案上奏 帝知基心置
而不問惟令奪其祿惟庸吳雲請逮璉下獄時璉
已蒙勅歸家惟庸初不知也與雲合上奏本帝曰
劉璉已歸矣宜免之基因入朝惟引咎自責先是
汪廣洋貶出惟庸代相基大感嘗謂人曰使吾言

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有驗其如蒼生何不勝憂
憤激成舊疾愈增走年五月惟庸以醫來視疾基
飲其藥二物有服積結腹中如卷石遂以白帝未
及省基疾因此益篤帝以基久不朝遣使問之知
其病甚爲製文一通賜驛使之馳還括蒼其御製
文曰朕聞古人有云君子交絕惡言不出忠臣去
國不潔其名爾劉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海內聞
之及元來群惟鼎峙孰辨真偽者歲在戊戌天下
正當擾攘亂之秋朕親帥六軍下雙溪而有浙左
獨括蒼未附惟知爾名耳吾將謂白面書生不識
時務不久而括蒼附朕已還京何期卿能仰觀仰
察獨斷無疑千里之餘兼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
不當至於用征西方推堅撫順爾亦助焉不數年
間天下一統當定功行賞之時不忘爾相從未定
之秋是用加以顯爵特使垂名於千萬世之不朽
初歸老於桑梓以盡天命何期福生於有隙至是
不安若明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
始則國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此國之大
體也若愚姦之徒必不克己將謂己是而國非卿
等爲忠者所以不辨而廷朝一則釋他人之餘論

况君親之心甚切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卿今年
適君京師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強久
客京邸朕甚憫焉於戲禽鳥生於叢木翔翹乾而
馳去戀巢之情時時而復顧禽鳥如是况人者乎
若是不忘於道官當終老於家世人之為幸也今
也老病已篤可速往括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
道庶稱朕優待故舊之意豈不君臣兩全者歟
基得文遂馳驛還家大勢者作為成書付子
奏聞

夏四月車駕幸滁州遣使祭滁陽王郭子興于廟

帝是時將幸中都道經滁州念郭子有生全之恩
乃遣使祭之祝曰在昔群雄並起民不堪命玉乃
奮臂定遠力投濠城朕方從戎幾於被害王能活
我致有今日天下已定大業既成再生之恩沒世
不忘茲道經滁故遣官致祭

擢萊蕪知縣周伯器知滁州

帝軫念群黎嘗命中書大臣錄州縣長績之著者
第升之其治最著則處以剏要伯器以治最穩守
滁州伯器至則均徭役一法制酌輕重之權而次
第以行責要一毫不得干於私州舊隸中書事皆

符下報奉行或有不可者則封上之後分隸鳳陽
府府臣以他州下視該吏得以毛舉細事相憾伯
器不為動與之開陳端見辯論利害不為少撓兩
上之

帝以是直伯器一府遂屈州當通道簿書期會最
速一時吏人多庸倣伯器又寡歆自約退食則爐
薰清坐蕭然一夜思所以革弊安至旦則舉行之
以貴州衛指揮僉事霍輝子英為散騎舍人帶刀侍
衛

輝於三年八月內與諸將征虜分道追取倖過虜

騎千余部下咸動咸下令曰今日之事何事敢有
退縮者斬遂率衆奮擊中創陣設事聞帝命拊
祭功臣廟至是以子英充散騎舍人帶刀侍衛

帝駐中都祭告

天地于園丘

祝曰昔元不綱群雄並起民不堪命皇天后土憫
民命之多艱授命于臣錫以大武材能人民土地
八年以來除民禍殃蒙上帝后土之恩當師旅渡
江之時臣每詢儒者之言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
不能控制臣心不忘洪武初年平定中原臣即至

曰舟至矣不覺在舟中舊所統領官已降於元將
元將恐舟太重被溺凡來輔者悉斬於水中棄統
領憫王藏王子船版之下時與乾糧及水會大風
啓元將祝禱于天大風隨息元將大喜至通州送
王登岸住肝胎之津里無男嗣止有二女長適李
氏次適徐王馬生我孝慈皇后是以帝室中都每
念揚王之靈欲躬詣奠日思月積終以萬幾之覽
不克遂行故遣文忠以牲醴奠於墳所
詔徙江南民一十四萬于鳳陽以介通源提督屯田
復召其弟通淵於北平管領無糧人戶協作

始制寶鈔交易金銀之法

先是令戶部製造寶鈔六等一貫一千文一貫五
百文一貫四百文一貫二百文一貫一百文鈔四
貫換赤金一兩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
治罪告發者以其物給賞若有以金銀易鈔者聽
允各處商稅課鈔錢兼收錢十三鈔十七則百以
下則止用銅錢是時極重鈔法允徐抄紙局大使
副使各給以勅曰鈔無古製始宋用元兼行子母
大利天下然製造之法不難欲人不犯豈不難哉
所以不難者一蔡倫之功於今之時孰不為之國

之用行天下改色飾文禁民勿偽故設抄鈔局官
人於斯整工有成抄尤精必得人而後已今命爾
某為抄紙局大使副爾其敬慎毋怠

甲寅欽天監奏言日上有黑氣詔諭傳文德等備邊
欽天監言日上有背氣應在趙分恒山以北北夷
遼之地帝即遣使往北遼諭天德并定遼等處使
司訓戒練兵嚴飭守備

丁巳誠憲伯兼御史丞劉基卒

基自幼聰敏書過目輒領其要登元至順癸酉年
進士除高安丞受天文之學於鄧祥甫遂精其術

治高安甚有能聲行省辟為掾辭去尋起為江劑
儒學副使提學嘗與魯淵遊杭州之西湖時杭金盃
在湖中遊間適有異雲起西北淵等將賦詩紀其
異基獨縱飲不顧徐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
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淵等大駭以為狂人亦
無能知者方國珍橫行海上執左丞孫兒只班行
省避基為潮東元帥府都事討平山寇吳七等敗
擅密院經歷與石抹宜孫守處州同禦國珍遷郎
中經畧使李國鳳巡撫江南上其功執政不與止
授基處州總管府判官基以非己所故不受逃歸

青田山帝取婺州定括蒼開基名遣使以來帛徽之基以金陵王者之興正當其會遂與章溢葉琛等三人由間道詣金陵見帝嘉慰之甚每謂曰先生倘有至計毋惜盡言為陳時十八策自是屢從征伐料敵多中國珍撫溫台明三郡遣人致書問基基宣聖上威德詆使歸順國珍即時遣人納款為大史令時帝嘗謂曰吾昨夢三人頭上有髮以土傅之此何應也劉基對曰三人頭上有血髮字象也以土傅之乃得衆得土之兆後三日海寧果以城降帝益教之稱為老先生而不名且

曰吾子房也廷臣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為救解其人或知詣基以謝則拒而不納亦未嘗對人道其入自號為郁離子既老又號為犁眉公每從帝征伐知無不知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成就外人莫知正測帝每廷譽其功基輒逡巡不居居家惟飲酒奕棋不言勳伐遇天象有大變則累日而不樂帝天威嚴重基直言正議亦不以利害自休及是十六日卒年六十五前數日以天文書授璽使俟朕闕進上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之又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故奉遺表無益也上

必思我持有間時當為我審奏大畧以為脩德省刑祈天求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天下一人形勢諸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聖上留意帝覽之悲慟望其鄉夏山之原復置安定阿端二衛指揮使司作滁陽感舊記備叙因興之事

予因督功中都道經滁陽乘春之景臨青西郊細目河山城雄如故懷壯成此今河山雖是依然故人首面移額花木謝而再春人已蒼而不少感彼此之時勢執筆留心特叙因興之事以為記曰息

驛時閑登靈峯而臨下觀四山以環滁哉歐陽之謬昔雖駐斯當揮戈角遠之時何暇適遊今哉定禍亂宅於宇內時逢民福之時故得暇遊於舊成景多故連川曠而水紆醉翁亭下醲泉備酒掬飲者斟黃精嚴薇扶老以澤類民淳風厚閭巷情惟因觀民之樂天于今始見歎往之危難何下萬千之數當有元施綢之時氣埃渤於宇宙鴻濛於中原群盜縱橫而馳騁蕩民命如驅羊予著草野奚往而何藏守食余粟度殘生以候時康何天琅之是朗孤矢乃倒芒吾將居無何於是乎匹馬單戈

奮興淮右聚良民於鄉里收殘胡遺士於諸營視
天以保衆利劍以除精射撓撓而清太虛推堅壘
而安后土謀當有志之初於是乎張皇太師九伐
威於海內不幾年間偃兵息民時亨亨日月運
行民欣欣兮樂歲康寧符應兮有準脩德兮在右
與今豈崇朝夕今飄風何終日兮驟雨景物異前之
山川如故既定亂以安民猶得思往以閱今是當
年之初志述而爲記

揚山寨
青田民葉保五及忠顯校慰譚濟以述司司討破於

保五謀及處州衛檄温州衛合軍取捕隨以命濟
濟曰此小孽何足煩吾官軍取之以弓兵足矣耶
率梅頭東山高樓三魁洋望仙吳巡司吳佳會
州兵于揚山寨竟破之窟者七十餘人蹤跡擒
之然於民間秋毫無擾

五月親祀皇地祇于方丘用新製樂章

是時祭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清從
祀迎神樂章曰仰皇祇兮駕來川嶽從迎兮威靈
備開香煙繞繚兮神臨御街漸升壇兮穆穆靈瑞
氣分兮應結樓臺以微衷兮率職辛望聖悅兮心

諧但允臣等固請願嘉蒸民等永懷 奠帛臣捧
等以筐玉帛是進兮歲莫以常百辟陪祀兮佩聲
琅琅惟南薰兮解愠快燎炎兮煌煌 進俎庖人
兮淨湯大烹牲兮氣霽而芳以微衷兮獻上享兮
曰康 初獻曰初獻兮捧觴聖靈穆穆兮洋洋爲
蒸民兮永昌鑒豐年兮耿光並獻曰雖有羞兮己
張法前王兮典章臣固展兮情惻惻用酌醴酒兮載
觴絲猷曰爵三獻兮禮將終臣心眷戀兮無窮恐
有羞兮未具將何報兮神功撤豆曰俎豆撤兮神
熙驚輿駕兮旋歸百神奕奕兮雲衣敬奉兮弗敢

遲還神曰祥風興兮悠悠雲衢開兮民福樂烝民
兮大有想洋洋兮舉觴載酒望塵兮有羞玉帛兮
塵坎中達瞻隱隱兮龍旗從祀事成兮盡微衷感
厚德兮民福雍雍

臣聞古者天子有事於方澤延奏太簇升歌應鍾
律用左旋呂以右轉以兩相合各極七音之後以
蕤應鍾收聲以其樂之次清故以祀地也其舞威池
所以地祇于方丘者乃順陰之義因下之勢
坎塵之宜者也

以以傳文德朱亮祖帥師鎮北平

六月張赫督舟師追擒倭賊於琉球大洋

赫督軍哨船入牛嶼海洋遇有倭賊追至琉球大洋親同士卒與賊交戰生擒賊首一十八名斬首數十級及獲倭船數艘及腰刀軍器事聞

其功賜製獎諭降印與掌

秋七月壬戌以李文忠顧時整飭山西北平軍馬代交德亮祖還京師

辛未翰林侍制王傑致仕居于京師市中

傑自幼度祥符人仕元爲國子助教以故官入京改授翰林脩撰編脩於大本堂授吳王經筵建

侍制以老老衰弱聽其致仕傑子弘爲龍江連軍

所官丞相胡惟庸家人舟經江上與官船相觸兩船之人忿爭家人歸訴惟庸怒庸坐弘以罪論輸

作工役傑自祥符來視其子見弘貧困無資乃從居京師以給之

八月中午作秋字澄清說

說曰天地四時之氣或始或否是陰陽也故有溫涼寒暑之分在春則老陰漸去驕陽徐至所以氣之溫也當是時陰氣上升而漸斂於天陽氣下湧而漸出於地氤氲兩間而已而又天地下降二氣

始和萬物明動由此而氤氲氤氲氣浮游於二儀

之中自清和入夏鴻鴻濛濛蒸海湧江河上騰炎

帝當天長養萬物斯爲暑矣所以晝則天多雲霧

夜則銀漢星掃以其至陽之氣之盛也至初秋老

陽之氣漸入厚坤嚴凝之氣微降穹壤所以山海

罷蒸而斂湧江河息氣而不騰於斯之時厚坤土

潤雖有凋水之西風無塵可揚晝則雲氣靜於上

下夜則星辰密布於大厯月馳穹壤素輝皎皎可

不燭而夜堂以斯觀之蓋謂陰陽交始之氣息其

嚴凝之氣未凝斯秋正當二氣涵養之時獨秋故

曰天字澄清其冬嚴凝之氣正當之時却乃不言

天字澄清者何因冬地多乾燥朔方撼柯飛以走

石揚塵簸土於中界露墜而凝霜霜消而爲水爲

氣周旋於上下故不言冬字澄清者也 帝又今

禁林諸臣各撰賦以進 帝親覽之悉置評品於

其間仍賜以酒學士宋濂素不能飲 帝強之三

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帝爲歡笑書楚辭一章賜

之仍命詞臣成賦醉學士敬俾曰俾後世知吾君

臣同樂如此也 臣聞天地交而品物亨君臣和

而治道泰振古皆然于今尤盛哉 聖祖行之於

前我 皇上行之於後蓋自平臺議樓之後尤為
大政典必召大臣面承宣諭為幾之下又召輔臣
同賜遊觀深以治安為慮盤樂為戒如演武南城
則思袁盎之忠同遊西苑則為望雨之什歌曲風
而嘆稼穡艱難諫無逸則懷宴安之慮輔臣廣和
亦能不忘儆戒忠愛喜懼溢于明良相遇千古兩
見宜乎立致太平事成中興也

不雨

以韓國公李善長江夏侯周德興代俞通源督田鳳
陽

勅曰古有移民之道為產少食多所以使鄉之民
產業薄者被遷至所在使得安業且厚可見昔君
養民富國誠如是為良法也前者胡運棄豪傑起
蕩廢中土民不聊民朕與卿等帥六師東保江右
二十一年立綱陳紀平荆楚定吳越中原席捲將
律民無紀華夷一統惟淮甸次壤蓋為蕭條前者
移民十四萬使各農田實地以壯京畿恐斯民之
衆下民不能馭特卿留等督責而提調之迄聞南
安侯俞通源情事不勤闢田之役擬作三月通算
日工一夫止開四分皆不及半故於斯情狀未審

如何方今霜天在運正當二麥種下之時若一夫
不及十畝則通源有異方之行必遼海之外未知
悅乎卿開國元老特示以利害惟卿督之是便於
是善長德興分丁計畝嚴程限墾不如數者有罰
立業既定民咸利焉

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保舉于哈刺那海妻毛
氏自縊以殉

御史楊才及程貢誣濟寧府知府方克勤以罪詔逮
于徹遂謫浦江

曹縣知縣程貢嘗以不役職為克勤所笞心御怨

克勤上封事絳飾情罪 帝詔楊御史康大揚又
是貢之故人恐其坐誣反罪易民服潛索克勤過
事喻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史繫拷體無完膚
無一可問楊更與其吏謀誣克勤用倉中炭簫時
十月固未會附火而簫則蓋公宇垣墻實無私用
克勤不與辨遂不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步
者將數千人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為
軍贖父罪不報竟謫俊浦江會空印事起吏又誣
及之孝孺又草疏之將伏闕下訴而克勤已沒

九月温州衛指揮僉事王銘浚築濠閘

銘在温州嘗造船數十艘心計措授井井有條民
用不擾吏無所害其奸瑞安盜周廣三衆至六百
人殺逃擒銘還兵授以方畧盡誅之乃上奏曰臣
所鎮温州岸大海而控島夷城池樓櫓因陋就簡
非壯厚不足以固國勢卒有風潮之變將何以御
之勢須改爲臣敢以聞 詔許之銘遂繕城陶甃
甃砌延袤三千余丈深廣倍之初初二堰開曰南
閘曰堰頭以爲畜洩之限仍增築外垣首起神山
尾屬郭公山二大有奇高濶各二十尺由是海潮
暴漲而患不及城帝始以温州爲東南重鎮故以
屬銘銘果不負所委遂換廣威將軍許之世襲
改光祿司爲寺陞從三品

光祿原爲司今改爲設卿少卿典簿錄事大官珍
羞良醞堂醞四署署設令丞職專掌羞膳宴饗等
事例給誥命先是以徐興祖爲卿誥之曰昔漢治
天下官不技藝商不乘馬錦繡不得衣於殿禁哉
朕統御以來隨所善而應之是職使有知而不妄
其前代必欲以知知而後有知朕不知何且帝王
之飲食非精於烹調者誰敢易爲之故選官必擇
忠勤慎德之士而爲之職焉爾興祖世業烹飪其

其於五味之施皆無過不及可謂能矣善矣朕已
就爾善此自用之自下而升已幾轉矣然當在微
職時其所爲爾司之者人莫敢過而輕之何也以
其心誠而志篤他僞不作邇者彼司有犯憲章者
法司究其源朕將爲爾或若是乎其犯者詞盡而
爾無所干朕謂法司曰官首無知乎有知乎曰犯
者爲密而機深首者不得而察無知意難哉於斯
之際可僞而不知安得不誠志乎今命爾爲光祿
司卿爾尚益盡乃心潔消食飲五味均調慎始慎
終毋怠及是改司爲寺其後立本寺則例供用牲

口果菜等物上林苑四署照數進納供用不足則
於民間買辦仍令本寺買辦比於民間交易價錢
每多一分

遣使馳驛賜岐寧西涼甘肅等衛經歷熊鼎蔡秉彝
張訥及知事杜寅等遇寒狐裘

初曰勅爾西行務特漢案以便來聞其余蒙古行
移從其自擇近知彼中事簡文案不繁爾甚清閑
即目秋高露墜結而爲霜寒草連天又將飛雪蔽
野若不諳練暴入其方則飢膚爲之拆裂若欲樂
是方度酷寒惟狐裘可御然此物塞地胡人之常

服也卿奉勅塞外未及備行今遣使馳驛賁衣往賜作禦寒之用諒若備寒不固又不可輕取上下奈亂憲章貽笑後世卿當篤聽朕言善保歲寒九年春交者至爾歸而聞

冬十月元故大學陳達卒于蘭溪

達字元達溫州永嘉人元至正壬辰間擢端本堂司經轉正字又遷文學嘗慕汲黯之為人事無大小言必剴切元太子深禮之丁酉歲冬達率御史善材力劾禿魯帖木兒懷奸怙寵專權總惡元主款殺之賴太子苦諫得免因辭官南歸永嘉從進

士陳高授尚書周易語及時事輒流涕於悵既而亂甚元主始思達因問達大都留守愛穆敬達令安在對曰病卧故里即以徵事同僉大常禮儀院事召不至又以集賢直學士兼太子贊善及翰林侍講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知經筵事兩召皆不至仍賜以御衣上尊達終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早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走而已今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輔弼之地猶不能存宋於垂亡况吾之材以論思獨能存元於垂亡乎

及湯和吳瑛宋亮祖等率師克溫州達自沉於淵軍士出之引佩刀自殺却為軍士所奪乃斷髮以示無用猶安置濠州遇赦得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風痺近三年至是有以達名薦于朝達聞之遂却藥不御而卒寔是月初六日也葬蘭溪縣耳

尚征而以身殉報亦其分者爾

復起李彬為靖江王相府右相階資政大夫

有一月發有犯官吏人民屯種鳳陽

今各處人民難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賄及難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臣按葉居升以後應詔疏於聖祖曰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率以罪人吾之以怨咨愁苦之聲充塞國邑非所以供奉宗廟意也近今詔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有之而猶聞有拘其余

丁家小在此者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
矣余丁家小又何罪哉疏進 聖祖深納之

皇太子諸王至中都展視 皇陵

先是九月壬子 帝以皇太子既吳王楚王秦王
晉靖江王久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乃命如中都
聽其沿途射獵以講武以贊善大夫宋濂靖江長
史趙瑄從行 帝閱輿圖書得濠梁古蹟一卷命
內臣馳驛以賜東宮且題其外令濂隨處言之太
子至馳河驛始得帝所賜書大喜以示濂濂因曰
臨濠古蹟惟塗荆二山最著山在鍾離縣西九十

三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五里二山本聯屬而淮
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阻
險之艱焉之功也及是 太子諸王至中都拜謁
皇陵乃往遊焉濂因其古蹟歷舉推說具有規益
事畢還京師

乙卯詔翰林院考議陵寢朔望節序祭祀定以元旦
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日行禮用太牢二牢及
特羊

翰林學士樂韶鳳等承制上議謹按漢諸廟寢園
各有寢有便殿日祭二寢月祭于廟特祭於便殿

後漢都洛陽以關西諸陵太遠但四時用牲牲祀
每常西幸即親詣洛陽陵每正月祭郊廟畢以坎

上陵 唐園陵之制皇祖以下至太祖陵皆朔望
上食元日冬至寒臘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
日祭每日進食又薦新於諸陵高宗永徽二年有
司言獻三年之後每朔望上食其冬夏二至伏臘
清明社等節亦上食顯慶五年太常博士彭瑒直
上疏曰近代始以朔望諸節日祭於陵惟漢時議
京師自高祖至宣帝等陵立廟園各有寢有便殿
故日祭于寢月祭于便殿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

四月初獻昭乾定喬共六陵朔望上食冬至寒食
日各設一節如節祭與朔望相宜依節祭祀宋每
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拜各祖諸陵欽惟
我朝祭祀 皇陵舊議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
月朔冬夏至日俱用太牢遣官致祭白答二處則
用少牢中官行禮今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
月朔冬夏至二至日用太牢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
用特羊初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月日
則用節禮從之

以長與侯耿炳文浚滎陽洪渠堰

涇陽縣洪渠堰屬西安府堰歲久淤塞下流不通
遂命耿炳文督工浚之涇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
利

乙丑詔翰林院考議郊祀登壇脫舄之禮設御幕于
壇門之側

學士樂韶鳳等承制上議奏云侍坐於長者屨不
上於堂屨不敢當階就屨而舉之屏於側注云屨
賤空不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在堂則脫於陽下
長者在室則尊者屨上堂而不入室漢魏以後朝
祭則脫屨蕭何創屨上殿宋南郊皇帝至階脫舄

升壇入廟脫舄升殿梁太廟中凡有屨行者當階
跣踐唐禮至正旦冬至群臣朝賀上公一人詣西
階脫舄解劔升御座前跪賀降至西階佩劔納舄
其燕會群臣應升殿者禮同宋開寶中通禮太廟
晨探饋并掃拾皇帝至東階下解劔脫舄入宗廟
正旦朝賀中書令門下侍郎脫舄以次陞殿又
按神宗宋敏求詳朝儀令中書令門下侍郎解劔
脫舄以次陞賀訖降階佩劔舄令議於郊祀廟
享前期一日有司以簾藉地設御幕於壇東南門
外及設執事官脫屨之次于壇門外側祭日大駕

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贊禮讚
祀并分獻陪祭官皆脫舄於外以次升壇供事協
律即樂舞生依前跪機就位祭畢降壇納舄詔從
之臣按古者天子大祀天地袞裳以昭天之文
惠疏藻以則天之數足下無舄與人情禮貌似不
相應於此有人焉衣冠儼整足無屨以見大賓衆
不以爲笑乎推此情理可以祀天

井露降于壇松 帝祀園丘還著甘露論

是月十八日 帝詣齊宮將有事於園丘當日省
牲視壇場道經松下森松極杪露水凝扶垂懸有

似明珠 帝初疑是晨露未消修宴蜂交雜 帝

忽然省覺命左右採而啖之甘如飴糖乃甘露也
即命諸臣從行者共採詔曾魯作歌賦詠其事不
兩時諸臣以詩來獻今左右翻誦之惟魯作賦援
據審精鋪叙有法 帝歎賞良久至期就壇行禮
迎神曰仰惟兮昊穹臣率百職兮迓迎幸來臨兮
壇中上下護衛兮景從繚繞四維重悅聖心兮民
獲年豐奠帛曰民依恃兮用工感帝德兮大化成
功臣將以真望納兮微衷進俎曰庖人兮列鼎敎
羞兮以成方俎兮載獻願享兮以歆 初獻聖靈

兮皇皇穆嚴兮金床臣今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
兮捧觴 亞獻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
聖情兮無已拜手稽首兮願享 終獻三獻兮樂
舞揚般蓋俱納兮氣霽而芳祥光朗剪兮乃况日
吉兮時良徹祖祖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
以忘氏福留兮佳氣昂臣拜手謝恩光送神 旌
幢燁燁兮雲衛長龍車鳳輦駕飛揚迺瞻冉冉兮
去上方可見然氏兮永康望燎 進羅列詣燎方
炬燄發兮煌煌神變化兮物全於上感至恩兮無
量其從祀天神則以太歲日月風雲雷雨 臣按

古者天子冬至有事於圓丘以黃鍾太呂之樂最
清用以祀天蓋廷奏黃鍾升歌太呂律用左旋呂
以右轉陰陽相配宛出天合各極七音之後以黃
鍾太呂收聲其舞雲門且順陽之義因高之勢燎
壇之宜纖微曲折不容以或紊者郊祀之禮情理
深長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我 聖祖所製樂
章同於開新創始所事儀節是乃襲舊成終宜乎
天心允若而甘露降也 帝祀畢後以諸儒所作
詩文以頌甘露多獻符禳事屬無憂忘危乃作論
以著其警戒有曰古今通言世有禳祥妖孽其禳

祥以應兆人妖孽不善當之雖聖人愚夫愚婦莫
不同心一志好禳而惡妖然嘉禳之心同篤為善
之心不厚是以妖孽反常者有之如其道者有之
昔春秋孔子獲麟而絕筆舜得鳳凰來儀天下下
安近代有元將末而河水清至正年間甘露降靜
思禳祥妖孽可不令人日夜憂惶所以憂惶者正
為鬼神之機人莫可測若以必妖而必禳其禍福
兩忘者有之若以禳而非我之兆或福漸臻若以
妖之為害必逼其身肯日新其已其禍消矣故前
代忠臣碩士若有妖魅之作必致君宵衣旰食以
回天意若見禳祥之見急奏恐兆他人非天恩於
己也特以警省務在四海咸安誠為良法也此者
甘露降于松稱祥者比比皆然事屬無憂豈不賴
禳以忘危乎朕所以聞祥而憂觀禳而患以其近
日以來鷄鳴半夜乖逆之氣不數日見於晨申况
工木之工並作不得已而為之比皆上帝之所惡
惟恐不吝心驚晝夜如履薄冰豈敢以甘露之降
禳以為必然者也惟學士宋濂志存忠諫 帝每
問以災祥之故濂必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体
符不于祥于其人是以前春秋不書祥而記異為是

故也 帝嘉悅特召賜坐 躬執金杓煉湯於湯
按以甘露手注于它以賜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
延年故與卿共之

初設福州左衛以張赫署掌衛事

裴誠引兵征山西擒賊首四大王

宋國公馮勝自大同出征散不刺等地還鎮陝西

十有二月元故將納哈樞帥師犯蓋州金州遼東都
指揮使馬雲業壯以吳勝常富周鶚等追破之於柞
河運雲島執其將刺乃吾歸于京師

納哈樞自金山以師入寇雲壯策其將至命蓋州

指揮吳立張良佐房嵩嚴兵固守虜至城坐壁勿
與戰納哈樞見城有備不敢攻乃越蓋州趨金州
時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吳勝等督衆分守
諸門選精銳登城禦守納哈樞裨將刺乃吾被傷
悶絕遂獲之虜衆大阻常富等縱兵出擊納哈出
戰不利又慮我師援至即引兵走以蓋州吳立有
備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雲壯又策其必
退先引兵移柞河命良佐與定遼前衛指揮食華
周鶚自連雲島至窟馳塞十余里沿河壘冰為城
以水淋之經宿皆疑隱然如城戴釘板於沙中設

陷馬坑於平地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
聲震即便樹旗居無何虜兵果至業壯俟其過城
城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
雨下納哈惶惶北走趨連雲島過冰城馬阻不能
前皆陷入阱中師大潰馬雲亦出兵追役自至將
軍山東河旺乘勝逐至諸兒峪獲士馬無算納哈
僅以身免遺下士卒並不戮一人即露布以聞天
執刺乃吾歸于京師 帝命有司館之

遣內臣尚履奉御呂玉諭辰州衛指揮楊仲名

先是辰沅溪洞蠻酋及遣辰州指揮楊仲名討之

仍遣人諭之曰兵以恤民為重伐暴當先二酋不
遵教化朕命爾楊仲名帥兵討之但知兵行日期
其所到去處至今未處何處特差內臣吳誠詣軍
前觀其說話爾其遵守施行的當消息令人來報
至是不遠尚履呂玉諭之曰三苗種類不自古帝
王多撫而不能遵化以至累世為良民害今年朕
特遣爾楊仲名率兵進討果有黠畧十一月初一
日飛捷至今不覺朕心惟悅是命內臣尚履奉御
呂玉親詣軍前觀其閱勝爾其用心以制人勿怠
吉哉 臣按此乃我 朝以內臣得與軍政之始

但此是乃遠授 成算觀兵閱勝而以制馭兵將
便宜生殺也 後又勅仲名曰三苗無道負重山
既不同於人事甚不奉於天時世起盜心冬為民
患今命爾揚仲名為總兵官率辰沅等處官軍及
士著隘兵丁夫人等相機進取以消民難爾其深
制人上竊以稱朕意其辰沅等聽調官軍悉遵節
制如違者以軍律施行

秘閣元龜政要卷第十

九年

丙辰春正月改建太廟饗用 御製樂章樂舞

帝初即位建四廟於闕左特享以四孟月及歲除
凡五享至二年改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
冬以冬至歲除如舊及三年仍用四孟月惟孟將
享于各廟至是乃建廟 制其制前為正殿後為
寢殿翼以兩廡寢殿九間以一間為一室奉安各
廟神主主皆南向凡席床榻食褥禪拖篋筭帷帳
器皿之屬皆如生事之儀特享則 德祖 居

東向 懿祖 熙祖 仁祖則左右列其親王

壽春霍丘英山山陽安豐蒙城行昭臨淮下蔡南
昌寶應六安舒梁英山山陽招信十四王配享東
壁功臣如俞通海張德勝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
桑世傑配享西壁 列祖皇后各依世次以序附
于祖王妃如 壽春王妃劉氏霍丘王妃翟氏安
豐王妃趙氏蒙城王妃田氏行昭王妃唐氏臨淮
王妃劉氏亦各依王之神主壇位亦配享東壁其
特饗所用樂章樂舞迎神樂奏中和之曲 慶源
發祥世德惟宗致我耿躬開基建功京師之內

親廟在東維我子孫永懷 祖宗氣體則同呼吸
相通來格來崇 皇靈顯融 初獻樂奏壽和之
曲武功之舞 思皇先祖耀靈于天源發慶流祿
逮玄玄孫受命追遠其先明禋時崇億倉斯年
亞獻樂奏頌和之曲文德之舞 對越至親儼然
如生其氣昭明威格在庭如見其形如聞其聲愛
而敬之發乎衷情 終獻樂奏熙和之曲文德之
舞承前人之德化家爲國母曰予小子基命成績
故報其德昊天罔極殷勤三獻我心悅懌 既饌
樂奏雍和之曲樂奏儀肅神其燕娛告成于祖於
祐 皇妣敬徽不遲以終祀禮祥光煥揚錫以嘉
祉 還宮頌兮幽兮神運無跡鑒馭道遙安北所
適其靈在天其主在室予子孫孫孝思無斁臣聞
古者天子以夾鍾無射之樂各爲宮各極六變
各極七音之後以祭先祖仍以夾鍾無射收聲蓋
取其樂之次清也其祭先妣必用仲呂夷則亦各
自爲宮各極六變亦各極七音之後以仲呂夷則
收聲用此以祭先妣者以其次濁也哉 聖祖時
饗有告成于祖亦祐 皇妣之遠致 累朝
永襲 列聖 群后共列于廟雖以我 高后承

天順聖廟運御祠亦不得享 特廟特樂之祭况
功臣在西壁與東壁 親王相向兼伯叔第姪妃
婦連列似有男女刑迹之嫌同享夾鍾無射之樂
在我 群后不無疑乾之僭情理未愜非所以康
我 高后 群后也一偏有見不得不言臣萬罪
萬罪惟違禮樂之情文者必有諒臣忠敬之心
而敬寃其極者
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
遣使齎幣帛出各處祭歷代帝王陵寢并禁熬
牧設陵其祭文曰昔者聖帝明王豐功盛德被于民
生四海咸賴涉世已遠陵墓所在往往爲樵醫祭
祀遂致廢而不緝朕既統一天下王百神之祀心
甚憫焉因遣使者詢問其處命有司制衾冕之服
具牲牢體齋致祭陵下而焚之然帝王精神上與
天通涉降帝所必能格於冥冥中也尚饗
平樂屯軍陳華四糾合佞人李桂九反桂林左衛承
信校尉楊文進至吞塘勦之
詔有司敦務學校農桑重其罰及令民及時力作
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
司頒學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

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京者皆無
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相違特勅中書令
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例杖降罰
歷三年後注以災事出身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
利者如律究焉於戲倫理不整實君師之過坐享
民供亦豈職分之當為斯令既出臣民聽行永懷
多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遣大都督府僉事沐英宣撫熙河

英前為廣武衛親軍指揮使軍府肅然益律與擒
陳有定鎮建寧三郡陞都督僉事兵振交趾甚有

微聲稱帝意而中宮尤屬望焉至是命英乘傳歸
陝右抵熙河布德澤康遠人事有不使者更張以

開

丁巳帝諭 皇太子及諸王以脩德進賢之道

帝諭 太子諸王曰汝等開脩德進賢之道乎太
子對曰每聞儒臣講知其畧矣未領其要 帝曰
率率雜佩為身之容泰遜溫恭為德之容見於外
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趨路有節陟降有數周
旋陞步而不違於規矩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
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自臻惡行不作而邪

辟日遠已德既備自然足以服人賢豪進而不肖
者自去能備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務
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德之斧斤詭邪奸諛
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狼虎畏之如蛇虺苟溺
於嗜好則必為其所陷矣汝等其慎之

戊午詔選公使都督及各衛指揮嫡長次子之才者
以為散騎叅侍舍人充署宿衛所差遣

命都督府選擇公使都督各衛指揮嫡長次子才
可試者以為散騎叅侍舍人俸秩視八品隸於都
督府佩弓刀充宿衛或署各衛所事及聽省府臺
部差遣歷試以事有才器超卓者不次陞用於是
都督府臣擇長興侯耿炳文子獻營陽侯楊瑄子
進等一百四人為散騎舍人

甲子告祭天地于圓丘以諸王各之所封之國

帝以諸王將之國告祭天地于圓丘曰仰倚天地
眷祐 皇帝有子其嫡長者守邦以嗣天統諸子
各有地上之封藩屏王室以安萬姓此古昔帝王
之制也今嫡長子標自開國之初已立為皇太子
秦王模等亦已受封平有長幼各次第之國命祀
境內山川許脩武事以備外侮謹用昭告先是庚

中已行告祭太廟辛酉告祭社稷壬戌告祭嶽鎮海濱及天下名州至是又大告祭於園立重其事不敢少忽

丙寅以福建都指揮僉事于隆等一百三十一人附祭功臣廟

壬午冊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長女為我成祖妃

帝年三十三歲時庚子四月癸酉日酉時生第四子棣封燕王王年已十七歲未有定配魏國公徐達長女自幼貞靜純明敬孝仁厚達每與夫人言

此文天稟非常直以經史充其知識遂以經史與一覽輒成誦不忘由是博通載籍知識日充帝

一日召達問之曰知卿有賢女朕第四子氣質不凡能以配焉可乎達拜稽首謝至是以壬午日備

禮降璽書冊為妃恭勸婦道

皇后深為所愛嘗曰燕王妃所行足以儀範宮闈此

吾孝婦也及後居

孝慈皇后喪哀戚號慟蔬食積至三年每語及

孝慈皇后之事必流涕左右不敢仰視諸難師起妃

又贊畫軍政動中事機在此平城園中撫綏將士得其死力

其死力以湯和傅友德及都督僉事藍玉王弼右丞丁玉將兵備胡于延安

帝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壤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寇而後進兵則塞上之必然受害朕常勅邊將嚴為之備復恐而懈惰為虜所乘故命卿等率眾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為有失矣

二月立官員紀錄罪犯之例

今諸司正佐首領雜職官犯公私罪該答者贖罪杖流者紀錄每歲一考歲終布政司呈中書省監察御史各省按察司呈御史臺送吏部紀錄以便稽考

復置寧夏衛以耿忠為指揮帥謫戍驕士守之

寧夏元人置為府洪武五年以地遠寇多難為守禦徙其民於陝西至是復立為衛命耿炳文第耿忠為寧夏指揮率謫戍及延安慶陽驕士守之置前後左右中五屯千戶所隸為寧夏衛治漠北地當平縣也賀蘭山聳黃河東饒衛南九十里有靈

州古號為迴樂峯夏主赫連勃勃果園在其處號曰塞北江南州後設有何奇二馬苑本衛之外復添設寧夏中衛于大河之外賀蘭之西直與蘭州境土相接臣按方今寧夏平肅俱洎大河之外黃河大限河套膏壤深山巨海參錯相連我邊將不能耕守却使胡虜越限南牧聚却其中使靈武當衝固原靖寧延安蘭縣受寇全陝騷然震動鴈門大同無計甚矣且榆林之東北捌里乃秦時之榆林唐張仁愿所築中受降城也降城之內是今延安未脂縣等處地方降城之外歷撥換諸處抵唐之北庭都護府前後左右虜部積至四十六人民地產頭畜當吾內地四十縣虜衆競堆喜躍踰山南寇惟守中城磧口便克以制之況中城之地東枕高山西橫大水南接崗北橫朔漠沿山營堡相望封塹毗接屹為邊防宛若天成者洪武三年止用綏德十戶劉龍屯治榆林比至九年止用指揮耿忠守禦寧夏尚能折衝胡虜固保西民如何今之將帥及鎮巡三司不及耿忠劉龍也臣聞虜窺平涼固原則犯花馬池若掠環慶則從花馬池之東侵寇雲中則又清水營一帶焉越河津不

待水凍潭脫飛渡數萬立濟又赤水黃峽諸墩既已久廢賀蘭山之前後為虜通衢蓋自廢鎮遠關肇城平虜鎮要地失去八十里又延慶等府本色改為折色軍士常艱於糴食臣自今詩其地改榆林居其東花馬池處其中寧夏在其西一鎮當強則花馬池外諸虜不敢侵犯茲不必論也今二鎮兵力僅克支持其池外虜馬出沒無憚時竭民以奉軍未必除虜民已竭而虜復來於何以堪此所謂處勢之窮撫事之變者也臣聞食足則兵強兵強則戰勝戰勝則守固守固則民安民安則國寧竊為邊卒足食之謀其策不外區種又邊堡之內多有謫戍此輩不能遠射操戈心常幸災樂禍勞我關防甚于戎虜然識事深機貪愚取信若行區種通以此輩管督耕鋤無令與軍操練使彼自視其身稍高尋常一等必能回心易慮體奉官司區種一成而邊塞芻糧山積矣古者區種不用牛犂專以鋤鑿日課趨工同於娛戲禾茂穀熟大小歡慶說之大人勸矣哉雖然魏晉不有言區種一畝收至數十斛若耕水田止收十餘斛但民喜耕水田而不肯區種者由其規制未詳法令不行耳

開置蘭州涼州二衛指揮使司

蘭州先為故元平章張志敬所據大將軍徐達兵至其地志敬率衆以降涼州元詹事院涼國公搭搭所據徐達兵下陝西搭搭率衆遁去道死其子南木哥獲挈所部還州洪武三年歸附五年馮勝至涼州城空無人至是民之遺亡者稍稍聚集故以立衛設五千戶所

出工部尚書薛祥為北平布政使以彭通方徵為給事中

薛祥自尚書出為北平布政使是時民多貧乏至有鬻子以食者轄內大興縣尤甚祥到任即責問屬官知其所自率以俸為民取贖一初事務嚴於貴已薄於貴人不尚華師不妄有所作為以害公私在任三年地方平寧彭通方徵尋以四月丙子日轉監察御史通嘗奉命巡京郡薦賢能去貪污用事者遣人賞金帛賂之通解不可其人強之遁故以聞乃已久之陞山西叅政舉車赴任條陳積弊河東運司官匿羨餘不以實聞通廉其實寘于法帝賜寶鏐旌之有吳印者本五臺寺僧也以才辨為帝所知嘗諧殺按察司使張丁其家

人橫肆藩臬官事印惟謹偶以事干通通直其罪罪且拆辱之條其事以聞帝不加印之罪以馬雲葉旺為大都督府僉事及勅勞中外沿邊都衛衛所守禦官

遼東捷聞并執乃刺吾至京帝以勅勞之曰滄海之東遼為首疆中夏既寧必須戍守朕方未暇乃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朕命於是整舟楫命馬雲葉旺等帥精兵東渡高深金蓋遼陽以安黎庶北狄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舊歲十二月寇我金州指揮常富等若同志卒戰在當先以寡敵衆遼蓋諸將深謀扼險惟爾遼東諸將忠義干天得獲巨魁不負委託宜鎮方面於戲練兵保民在歷代之必先祀天地以會百神歆斯人之多福北虜無知尚強電善豈宜道哉即陞雲旺食大都督府其餘將佐視功陞賞有差其勞大同都衛指揮曰古之守天下者君德臣能故志義之士不待君督其事而自勤是故功著史冊垂名不朽今朕有天下封疆四際遐荒各以臣守卿當北震身被酷晝馳戎馬夜慮擒謀心神俱勞而無息朕甚憫焉今者首春風和堅冰漸薄塞草將

萌胡馬瘦而弓弛鄉當鮮甲以候薰風整雕鞍以
待秋至控弦執矢觀釁而動卿其慎之以刑人
其勞西河衛都指揮曰卿守西疆今已九年矣思
威懷播於戎羣號令嚴明於壯士忠心昭著於朝
野朕甚嘉焉特遣人往勞卿宜戍邊戎晨昏毋怠
其勞西河衛指揮勅曰西河之地勢控戎羣番漢
同居儀風下一土民性勁動以兵加昔君命守斯
地非恩威薰著者何能畏服者耶爾某官自朕命
往征戎幾年于茲威聲遠播番漢寧居近悅遠
來皆爾之功特勅勞之又曰河州之域也羌戎

雜處番漢同居鳥鼠一穴之地亦邇焉其土人性
務為盜殺伐無時智謀不禦卿當守此必外張威
威內懷多仁則羌戎服矣爾其慎哉其勞西河衛曰
朕惟涼州之域北控胡人於朔漢南制羌戎於鳥
鼠之所鄉守是方懷爾禦邊之勞差人往諭慎守
勿怠其勞一寧夏衛曰寧夏之邑背山面河昔人
界之以為險拒趙宋者趙元昊是也今我大將軍
掃清沙漠朕命卿守之此地關內之北門胡人之
前戶慎備秋高縛胡必有日矣爾其深謀哉其
勞北口衛指揮曰朕惟幽燕之北群山輻輳以斯

口稱為古北天造之險所以限夷夏也可謂信之
矣卿分戍此毋以險自恃必斥候分明務在制人
不制於人知哉其勞四川衛曰川民之所以頑
其恃在四山環固此所以幾叢魚虎專之以為國
為此也自秦得之後每入中國斯化之及也今命
爾守是方務懷仁以撫之民樂矣爾其教之其
勞福建衛曰八閩之地曠民好爾聚允守此者非
智勇者不易今卿當此方面之重必晝夜籌策撫
善繩頑則為將之能者也戒慎之哉其勞海南
衛曰曩自勘定以來人皆臣服然當此之際必居

安慮危方稱保民之道前未命爾戰矣方固守
疆圉朕恐爾恃滄海之險曠城隍之高深忘備肆
逸特遣官面諭且滄海之曠也人將以為險朕謂
非險也其海濱迤西及南諸番蠻貊國無大小環
土而王者不知其數矣海之曠吾與共之設有楊
忱浮游奚知善惡者耶必加嚴備乃無警於民策
之善者也汝其慎之其勞廣西衛曰朕惟桂林
之域左蒼梧而右蠻溪地方煙瘴命卿戍守已有
年矣今遣人往諭爾其撫士卒調飲膳勿使瘴癘有
乖卿其慎之其勞力昌國守禦千戶所勅曰東

漢中有奇甸環數百里有生於是者樂於是是以
古人置邑曰昌國設守令以教之戍兵以護之斯
土環海四維非舟不達所以防者防水賊也前數
年命卿守此久矣久存問今遣使往勞卿其相
機防禦以孫彥進兵擊破故元丞相乃兒不花于
賀蘭山獲其胡兒番婦及駝馬牛羊還鎮朔州
庚子後命皇太子率秦王晉王及我

成祖如鳳陽

是時帝以秦王撫晉王綱及我成祖時之國命
先往鳳陽觀祖宗肇基之地俾知王業所由興且

命皇太子率之祭開國功臣然後啓行

壬申太白晝見

廷策進士賜福建汀州府寧化縣人張顯宗狀元
皇帝制曰朕聞聖人在位則天下安和四時序五
穀登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甚亨者五日一風十日
一雨此果若是乎果若是則何君在位天地之鑒
致然也夫何克湯在位之時二君皆聖人也却乃
堯有九年水湯有七年旱當此之際民之休息莫
不苦殃至甚然否于斯二事但嘗聞云耳畧不知
水旱始堯湯某年其災消福彌亦終於某年諸

儒傳習聖經典籍必能周其故以陳之且當時君
聖臣賢何故國民之災有若是之危此果民不善
而使然歟君不德而致是歟抑天道運會而使之
然歟如此者去古既遠亦必陳之但以方今天道
之變又不知如何耳曩元不經天下橫兵十有六
年災傷民命者非止一端凡死者兵機水火大疫
流行中原之地十喪六七今方定九年矣水旱時
時必朕非仁而所致如是乎當詳考其故朕親覽
時就試者所對者俱不稱旨惟顯宗所對別為
一說辭義正大未傳唱時帝夢見雙綵墜地及

唱名乃顯宗也帝以其未稱旨於四日乃為署說
以聞之曰朕聞堯水九年湯旱七載當是時載之
於簡牘繼書之以至如今忽時聽讀觀之陡然毛
髮為之揚豎何哉蓋謂風雨以時民獲歲豐循循
王業艱難若是使之四時失序天道愆期九年潦
而民無所息七年旱而種植無苗以今時民生較
之不審當時民特何以為命故孟子有云盡信書
則不如無書誠為的論且方今之時天下歲獲年
豐則家給人足有之不足者亦有之若如九載之
水七年之旱果何生焉此非相傳之訛史筆之差

難爲正論以朕詳觀必終堯在位之世內有水九年其七年之旱災亦同堯若此之論必契智人之聽若以前所云爲必然則天下蒼生無種矣朕即位九載每度四時慮恐失序而不調獨勞思於甚者春夏秋三季常爲切慮冬頗少思蓋春夏秋三季皆生長結實之際不可不均調其時設若反常道而生變則殃及庶民君受禍矣禍自何來來必有源所有源者何天下無收則民少食民少食則將變矣變則天下盜起雖王綱不約致是強凌弱衆暴寡豪傑生焉自此或召移位而民更主有之

朕所以切慮三時恐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民無立命所以讀聽之間不覺毛髮竦然而立驚畏如是爲此也俄九年夏四月初月將而望雨未至日夕惶懼必工役之繁勞人太重致若是耶然役將終半難息無可奈何於是再省於己旁及他務勅百僚以檢察之使之伸寃理枉施行問天鑒我愚衷昭憐衆庶使黑雲以蔽太虛川谷風生江淮氣湧海波上升神龍驅以蜿蜒阿香奔車而掣電做風降而塊無破薰風和而條無鳴不傷不溢霑濡草木漸入黃壤雖未見終歲之嘉禎亦足驗目前

之感應可不歌詠而紀之歌曰薰風解頰天雨澤殿廷流水潺湲朱楹懸懸小蒲根已朽康衢鼓舞振琴箏四時常道天地經物物舒美大化行五嶽蒼蒼雲氣霽四溟鑒浩蕩波不驚吾因帝蒙雨澤勅至群僚瓊華傾踏歌旋轉天下平誠可悅人皆寧尊賢敬老教相迎小車轉轉閑倚耕耒實宜入我帝京霄畫山海進坦途暗無冥惟願乾坤永貞泰良臣世世常佳名

日本國王良懷遣沙門王廷用來貢馬及方物

良懷遣僧廷用貢馬及方物且謝罪詔賜其王及

廷用等文綺帛有差先是倭人屢寇瀕海州縣

帝命中書移文切責之至是遣使未謝廷用還

帝以良懷所上表詞語不誠乃復詔諭之曰嘉王

篤誠遠越滄溟來修職貢朕德薄才疎出庶民

而帝中土掌握黔黎於新造之時遁者未安遠者

何懷納王土物良騎於心甚愧然覽表觀情意深

機奧畧露莫微不有天命恃險爲固昭然矣易云

天道虧盈而益謙蓋尚勇者不保不道者必滅凡

居二儀中皆屬上天后土之所司故國有大小限

山隔海天遠地設民各樂土於是殊方異類者處

於退漢陰命王臣以主之使不相矛盾有如其道者上帝福佑之否其道者禍之最者胡元特違帝命滅無罪之國禍加臣民橫行西北延中土人莫敢當特謂天下無對矣楊航東下直指日本兵未登岸金鼓未振部伍未成大風怒濤搖撼摧壞致使總兵阿荅海及范文虎等十萬之衆沒於東南果日本兵精兵數抑天道之虧盈歟雖不能克日本而歸天下諸國尚不敢仰視前數十年元恃兵強靈我中國之人於是豪傑混然而起與元情安二紀雖雄未決吾最後從於師以軍不滿十萬焉不及數十不五年而復中土此果人力歟方今吾與日本止隔滄海順風揚帆止五日耳耳王其務脩仁政上格天心以免中國之禍實惟大寶惟王察之是時日本之地方萬里西南至海東北隔額野大山管內設五畿七道以統州縣附庸之國大小百余北曰拘韓邪七千里曰對海又南千余里曰瀚海又千里曰朱盧又東南陸行五百里曰丹都又東南百里曰好國又東百里曰不彌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拔馬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其一次曰馬斯曰已百支曰伊邪曰郡支曰彌

奴曰好古都曰不呼曰對蘇曰蘇奴曰呼邑曰羊奴曰魁國曰為吾曰鬼奴曰邪馬曰躬臣曰已利曰支惟曰烏奴皆倭界所盡其國小者百里大者不踰五百里力大者二萬至小者亦千余其本國山曰寄安鎮東奧州產金西別奧出銀又有額野山連亘十餘州縣昔徐福欺秦始皇取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止其地將男女成配後人思之立祠呼為徐王祠
初稅商錢為瓜州沿壩築纜立石記之
工部奏准 聖旨如今瓜州等處船隻車壩所用錢纜所司好生事科民不便恁該部行文書去著那裏經過往來的客商每船一隻稅錢二十文買錢寬用日後不許科民另立石碑碼著
乙酉復加戰歿功臣趙德勝等封號
語曰人臣竭力盡忠而歿於王事者禮有褒封之典所以報功也夫致身於平定海宇之初而不與享大平之福朕甚憫之趙德勝從朕渡江服勤效職累立戰功忘身為國贈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仍封梁國公謚武桓於戲啓大國以旌封後易名而定謚福延後嗣配食廟庭靈其有知

服茲寵命麥求忠繫冠大湖澤其阻遂被陷沒
伏節守義至死不渝俞通海從事竹征開疆宇及
姑蘇聖平乃為流矢所中天不假年遂致長逝湖
大海接自行伍勇而有謀由渡江而至敵勢自分
間以佐拒衡方將盡平浙東庶展才畧行帳下變
生遂至殞張德勝性資沈毅屢建勲勞力戰樓船
遂殞于敵命雖不求功則猶存耿再成從征以來
服勤効職盜賊生變遂至殞身樂世傑氣吞醜虜
勇冠萬夫陷陣先登至殞其命各贈開國輔遠推
誠宣力武臣柱國依前所封爵謚號

夏四月不雨潞用千戶李信大破伯顏帖木兒於黃
河外信從李指揮渡黃河至是月三日與伯顏帖
木兒大戰克之獲馬一百七匹索頭十五頭俘其酋官及家
屬甚衆而還

丙子以刑部員外郎臧哲給事中兼齊國相府錄事李撝並為四
川行省參政是時武英堂紀事監生黃義陞為湖廣行
省參政起居注蔣覺翰林編修張鳳並為江西參政
監生趙信為考功監丞編脩馬亮任王璉王輝陳致張
雅典籍王保殷哲侍儀孫化秘書直長肖紹賢
裕起居注嚴純宋善彭通方徵王惟吉為監祭

御史

癸未以火你赤為翰林蒙古編脩賜姓名曰莊雪
五月戊午帝御奉天門及宋濂論致才人任官之道
帝御奉天門謂侍講學士宋濂曰自古有國家者
未有不資才而能獨理者也秦之時張良陳平韓
信皆隱居民間漢高祖卒用之以成帝業朕初
定天下即延攬群才相與而治皆因其器而任使
之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群拔衆之才欲致而用之
其道何由宋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
莫善於因龍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古有是

論惟陛下行之得才之効無過此矣帝善其言

癸亥晉王妃謝氏薨詔翰林院議喪服制定以人

皇帝及中宮皆服大功

宋濂等承制議晉王妃謝氏喪服奏言謹按唐制

皇帝為妃等舉哀臨喪素服舉哀畢則常服宋制

皇帝為皇親舉哀素紗幘頭白羅衫黑銀帶今泰

酌唐宋之制皇帝及中宮服大功諸妃皆服小

功南昌王妃服大功東宮親王公主皆服小功

晉王服齊衰杖期靖江正小功王妃服總麻報朝

三日既成服皇帝素服入喪次十五舉哀百官

行奉慰禮 皇帝出喪次釋服服常服制曰可是將
將有事於方兵適有晉王之喪 帝復命宋濂等
考古制以聞宋濂對曰按王制喪三年不祭天地
社稷越絀而行事喪服傳云宮中有喪三月不舉
祭既葬而祭宋真宗時有內喪未除深以為疑講
讀王珪司馬光王安石皆以為不當廢夫郊社之
禮國之大事人理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
示有尊也 帝然其言

大雨不止帝祈晴于北郊而霽

先年八月不雨至今年四月將終猶然旱將八月

月 帝惶懼欲禱 上帝先咨京城城隍神曰天

久不雨時將過矣實予之罪首陽亢旱本欲禱於
上帝后土慮恐煩聽以致因循今良民失望皆有
憂色予不敢徑達上帝后土於今月十一日親告
于鍾山之神望神轉達於上帝后土惟京都城隍
之神先期與報至日祝焉俄而雨降為祝以謝曰
天久不雨庶民懷憂予將告神而未施乃先城隍
城隍善予所云敬告旱之詞未訴神其知即日
大雨時行今來詣山而謝神神正直無私佑我庶
民謹謝及是霖雨不止至二十一日凡喻三旬不

昭格考我將

納哈出復自金山帥衆寇遼東我師敗績死者近二千
臣按是時遼東雄完蓋遼陽舊城尚存兵鎮所處
威行氣盛足為一方內外形便但納哈出敗歸之餘
猶能致難我師今遼陽已失三衛夷虜住牧其中
我則東西及下三面戍守勞費不支臣聞遼東
西自山海關東北直至開原沿邊衛要平坦遼東
海州遼陽遼東等處雖隔遼河亦有難可通人馬
廣寧義州錦州寧遠前屯一帶曠野平沙蓋天別
無險阻難以設伏西北大寧舊遼陽河上哨亢良

哈三衛達子東北腦溫江松花黑龍等江海西各
種野人女直東南則婆猪江一迷河等處建州三
衛女直接東者巢往來在邊住割國家邊威若振
則前項諸夷無不服順恩威無歸則彼此星散有
禁詰者必勢脅部衆指引來邊為我深患蓋約沿
邊所屬惟廣寧開原最為緊要而小凌河遼陽河
次之元納哈出作梗於前今尤良哈朵顏泰寧福
余為害於後計復遼陽以肅大寧實足以為遼左
求平之重惟於五分未便不言實言耳遼陽舊城
牆高三丈幅員三十萬比于福建省城西面望平
縣去遼陽城三百里便是海口也

詔求直言優免河南北平直隸山西陝西稅糧及遣使
勸視浙西水災

詔曰朕平寒微因元多事誠與群雄並爭有七年
艱難萬狀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元洪武已
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報五星素度日月相刑於
是靜居日省皆言今乾道變化皆在人君尋思至
此惶惶無措手足惟詔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
之道惟忠者仁人之心能鑑朕之不德假公營私
者又非賢人君子其免河南等省稅糧詔曰前

者兵征四方軍需甲仗吾民備之即今天下平定
正當使民樂其樂而生其生實朕之本意也奈何
工匠之徒壓鎮宮殿致是土木之工復與愈勞繁
重內部多被艱辛其此外郡轉運尤難朕於今年
三月二十五日勅中書下戶部使之度出幾何量
入幾何對云官軍足食可二三年於是詔令河南
北平等省直隸揚州等處悉將今年民間夏秋稅
糧盡行蠲免所有事宜例列于後於戲從吾化者
撫之外吾化者絕之惟爾臣民日省月新共享無
窮之福其詔山西陝西曰山西陝西地居西北山

河壯麗昔我中國歷代聖君皆都此而號召萬邦
曩因元主革夏民無的主已經有年矣朕自丁未
年復我中土繼我聖人之位建都於今九年矣
其間西征殲虜北討沙漠軍需甲仗民人輸之外
有轉運艱辛內有泰晉二府宮殿之役愈繁益甚
自平定以來民勞米息今者方寧正當與民同年
太平之福朕於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勅中書度倉
庫軍有余糧特將山西陝西二省民間夏秋稅糧
盡行蠲免以醒吾民於戲民省者艱則天下大治
五常如令則風雨乃時惟爾臣民想宜知悉時

浙江布政司申報浙西諸郡被水人民飲食帝
隨即遣官往巡其地驗戶賑濟

教山西葉居升上封事

居升應詔上封事極言 帝分封太侈用刑大繁
求治太急考古證今殆踰萬言時山西有賊號四
太王突窺山谷官軍捕之則駭散入山林大壑數
年迄無成功議欲遷徙新附小民疑其與賊通也
於是大原諸郡四千里之地民疾大擾居升於是
又勸 帝勿為輕動以安民心至者 國家求治
之速莫若敦禮義尚廉恥為守令者則責其先禮

義慎征賦以農桑學校為急務司風憲者則責其
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為最切如此則德澤
下流求治之道得陰陽調風雨時諸福嘉祥莫不
畢至尚何天變不消時論韙之

賜千戶李信鈔幣

信為潞州衛千戶調戍陝西於三月從本衛李指
揮統軍渡黃河至四月初二日與元故將伯顏帖
木兒大戰破其兵獲馬一百七疋索駝十五頭俘
其偽官及家屬若干人事聞得賜鈔獎尋進武毅
將軍

詔諭元守金山太尉開元王納哈極

詔曰人生天地間機變造化得宜特勢不失者乃
為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十人者其後必封爾為元
臣忠則忠矣何若為人事而失德有若是耶昔者
爾被獲於江東朕持生全爾歸此朕順人心之所
好所以好者人人比有患難誰不欲脫患難而身
安者乎當時在俘囚之中果願死乎生乎若以爾
已心度之凡兩寧之間有力不及爾者被爾拘囚
而乃盡殺之甚不少當是時若以已受患難之心
推及俘囚者爾必大昌福及後嗣必有日矣如去

年冬爾將兵寇我邊界彼回軍之日凡棄下者
皆生全於我朕朕未嘗輕殺一人曩者黃紬萬
戶奉朕命令而往爾處已願行實差不由已也本人
於爾頗有恩惠何期爾不思好生惡死之情一旦
殺之其爾之患難為黃紬所生之黃紬之命爾獨
故意殺之天心神鑒禍將歸焉今爾與朕守邊將
士旌旗相望暑較勝負則役勝我員已兩經矣為
爾所害者將及八千人皆無生全誠可惜哉然已往
之事不咎未來可不思乎自今以後若能與我
通一介之使則前日之讐必成冰解楚矣諭

至之後不然朕言彼必就縛生見朕而怒無言可對爾其思之納哈出得書既不答不遣便擁衆屯金山部衆二十餘萬元主屢趣人召之納哈出亦不住

六月丁亥以來濂為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帝嘗謂濂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茅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得世與國盛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濂屢辭不敢奉詔既而詔徵其長子宋璜之子慎為殿庭儀禮司序班復召介子璉除中書舍人帝時休暇輒命題璉與慎而

戒飭之帝笑語濂曰朕為卿教子孫濂或當奏事侍父帝恐其倦命璉慎共執濂下殿當時以濂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庭稱為異事至是拜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誥中稱濂德堂之知如十頃彼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時有朝臣上疏萬餘言者帝厭其迂愆怒欲罪之以問群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誣謗罪當誅帝嘗之而罷怒未解召濂語其由濂曰彼應詔其忠心耳烏可深罪乎帝默然已而覽疏中有足采者召前阿意者罵曰吾侍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

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誣罪者耶嘗迂譽濂曰古之人大大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宋嘗有一言之偽請一人之短罷辱不驚始終不異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矣

以宋濂子璉陶凱子永並為中書人

士辰鎮鴈門都督同知何文輝率

王師取滁州文輝年十四在麾下帝撫有教訓如諸子既長命為總管還大寧翼元帥屢從征伐有功官至都督同知五年文忠征和林文輝督兵

居庸開遇疾還家至是卒年三十六帝悼惜之

命有司治喪事官給儀物塋于滁城東沙河後以

子璉襲成都衛指揮使

以翰林編修吳昇為勅監令周孟東為監丞

戊申遣使召岐寧衛經歷熊昂還京師中途遇盜不

屈死之

昂字伯顏臨川人吏諒破江西強昂使仕不就

帝至南昌鄧愈以昂薦召見軍門與語大悅散授

以官昂以母老固辭留置愈幕下恭贊軍事丙午

九月徵至京授湖州府德清縣丞吳元年入為中

書博士與諸儒議禮改太常博士集經史事類拜
起居注因論樂極旨洪武元年帝即位凡郊祀
禮樂官制法律及賜外夷書詔皆與其議浙東
平地方承國珍亂後豪猾多不法六月以昂為浙
東僉事尋調山東二年轉副使三年以昂為晉王
傅四年故元四大王出沒為寇居民受害帝以
昂不能弭賊左遷大同衛知事五年復晉王府傅
七年除刑部主事八年丙戌昂見只班罕其部屬
內附帝以昂老成歷事出為岐寧衛經歷賜白金
五十兩鈔一萬二千貫昂至岐寧知丙戌有叛

意密疏于朝帝遣使慰勞昂衣帽已而遣中使
趙成召之還朝朝行至西京打班驛昂見只班果
叛遣酋長某奇昂還昂功責以大義遂與趙成
及知事杜寅俱被害帝聞悼惜遣使塋之于黃
牛川立祠致祭仍以所食祿米給其家
命中書兵部錄用故戢官子孫之遺棄者
遣使祭徐州怕子龍潭

謫德安府同知羅性戌西安

性在德安時適遇命下賊民鐵造軍器本府兵
亂初定商旅不通郡民卒無所辨性居第後治疏

圖得窖萬餘斤民趨來售同官者亦勸以售民性
曰國天以濟民豈為我也悉以代民充賦有餘皆
入官庫政尚寬恕惟賦吏則無所假貫應城縣吏
劉仁盜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逃愿會按察僉事
朱逢吉過德安仁出誣告性他事將就鞫湖廣叅
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某聞之馳召逢吉還謂
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邪十七府之賢守哉三人
岳州馬知府沔陽彭知府德安羅性而已其可以
枉忠賢哉逢吉卒白其誣正仁盜麥之罪至是
性以秩滿詣京師坐擅用棗木染軍衣為陳寧所

劾謫戍西安行索無數百錢怡然就役

秋七月遣官祭功臣廟以何文輝等一百有六人附祭
帝諭禮官曰諸將始從朕征伐宣力効勞朕於爵
賞不敢吝惜大者公小者侯死則必附之廟食
以報其功何文輝早事朕以見勲績大各終
立身即殞歿朕重傷之其以文輝等一百附
祭于功臣廟庶表朕報功之意

傳友德代湯和留鎮延安

湯和等帥師至延安伯顏帖木兒遣人乞降

帝聞之召和等還朝獨留友德代和鎮守延安備
邊以勅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
之

以皇長女臨安公主嫁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子祺遂
定冊立公主駙馬親迎受戒合卺朝見舅姑伯叔及
饋饌之儀

先期善長以綾帛使其告奉先殿下未嫁之前二

日命冊公主內使監陳設冊案於乾清宮御座之
東南設儀仗于冊陞之東西陳女樂于冊陞之南
侍儀奏外辦帝服皮弁服中宮服翟衣陞御

座樂作陞訖樂止引禮官引捧冊使者女官就殿
上拜跪贊拜樂作四拜樂止傳制官稱有制贊捧
冊使者跪傳制官傳制曰今冊長女為臨安公主
命禮官行禮舉冊公案以冊立授使者使者受冊
以授執事跪受退立于殿東贊與捧冊使者與贊
拜樂作四拜畢止執事者捧冊前行使者隨詣華
蓋殿公主受冊儀其日執事者于華蓋殿設一
香案于正中設冊案於香案前公主服九章四鳳
冠翟衣立于殿西東向冊使以冊置于案退立于
冊案之東南向引禮引公主詣拜位贊禮贊拜公

主四拜畢贊請公主詣案前冊使稱有制贊禮贊
公主跪贊宣冊宣冊官取冊立宣曰古之君天下
者有女必封今爾成人特封爾為臨安公主配太
師韓國公李善長之子祺彼為駙馬爾為公主既
入韓國公之門恪遵婦道以奉舅姑閨門整肅內
助常佳母累父母生身之恩爾敬哉宣訖以冊立
于勞贊受冊宣冊官以冊授公主公主受冊興以
冊置于案執事者收冊冊使與引禮就導引公主
詣帝前謝贊八拜詣中宮前恩贊八拜禮畢
次見皇妃東宮及妃諸王及妃如常儀次日謁奉

先殿駙馬受誥是日吏部奏請頒誥捧誥人以
誥置于龍亭鼓樂儀仗前導至太師府駙馬設鼓
樂出迎太師先設香案及誥命案于正廳龍亭至
吏部捧誥命置于案駙馬服訖引禮引詣香案前
贊禮贊再拜畢吏部稱有制贊駙馬詣前跪贊禮
贊受誥吏部官取誥以授駙馬宣誥曰夫婦之
道人之大倫婚姻以時禮之所重帝女下嫁必擇
勳舊比古今之通義也朕今命爾李祺為駙馬都
尉爾當堅夫道母寵慢永肅其家以稱朕親親之
意駙馬受誥訖以授執事者跪受復置于案贊出

笏俯伏興贊復位復贊再拜禮畢是日并賜朝服
儀從銀校椅脚踏一銀馬杌一銀水盆銀水罐各
一傘一骨子牙杖各二鞍籠一次日李善長與其子
祺赴闕謝恩後十日善長進表箋奏請婚期其日
清晨尚寶監陳設御案香案于奉天殿儀鑾司
陳儀伏于丹陛之東西教坊司設樂于丹墀之南將軍
六員立于奉天門之左右一將軍二員立于殿上簾
前序班四員捧表案一玄纁案一于殿之
西序四員設箋一玄纁案一于丹墀內道之西百
官朝服侍班於文武樓前內贊二人立于殿上之
東西贊禮二員立于丹陛之東西宣表官展表官
立于表案之西百官陪位皇帝御謹身殿具皮弁
服儀禮司入奏外辦道駕官導御奉天殿伏動樂
止樂止鳴鞭訖序班官負捧表及纁案置于殿中
引禮引太師捧表及玄纁至丹墀跪于案前退至
拜位贊禮贊禮畢樂止贊禮贊進表引禮引太師
詣表位前播笏捧表執事者捧玄纁隨行樂作至
丹陛下太師脫寫展表官宣表官隨行由殿西門
入東向立執事者入捧箋由奉天殿西至謹身
殿角角道上跪授內官入乾清宮文官接進 啓

云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謹擇七月初十日令男祺
親迎公主上箋奏期序班撤丹墀表箋玄纁案於
武樓前太師既至殿西門引禮二人候於門外內
贊接引太師至殿中內贊贊跪太師跪贊進表受
表官播笏接表跪置于案執事者以纁跪進太師
之左右太師受訖受表官又請前接玄纁復跪置
於案退復位內贊贊出笏太師出笏贊宣表展表
官一貫詣案前跪播笏取表宣表官跪于太師之
左二人跪展表宣讀表文曰伏以聖人法天地而
定尊卑配陰陽而品貴賤所以立教建治叙彝倫
而垂法於天下也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膺乾運熙家統一寰宇卒勤二十餘年
而億兆生民咸獲皞皞熙熙同臻太和之治臣一
家骨肉首賴生全繼叨榮祿一思至渥七臣夙夜
兢惕思所報効毫而未能乃荷至恩不以臣男祺
之愚庸賜公主下為伉儷榮出望外吉辰在邇謹
用奏請至期令男俯伏闕門之外恭聽恩命臣下
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箋文曰伏以聖人法天地而定尊卑配陰陽而品
貴賤所以立教建治叙彝倫而垂法於天下也臣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惟 皇后殿下奉 帝之
尊內嚴 柔順以正萬邦咸寧此誠開基創業母
儀萬世也如臣善長恭隨宸御周旋奉承畧無功
効夙夜兢惕乃荷聖恩不以臣男祺之愚庸賜公
上下為仇僥榮出望外吉辰在邇謹令男祺詣闕
門俯伏以待臣下情無任感激惶恐之至謹奉箋
以聞宣表訖展表官隨出序班撒表案玄纁案于
殿之東升禮升太師至丹陛下納駕復位贊拜樂
作四拜畢樂止儀禮司奏禮畢 帝還宮樂作內官
收表及玄纁升禮升太師百官以次而出 帝

更命公主受醮成是日早公主具禮服辭奉先殿
中時內官陳設中宮儀仗於乾清宮丹陛下之東
西內官陳大樂于丹陛執事女官備金爵酒壺果
金以便內贊女官二立于殿之東西帝常服 中
宮燕居服陞座樂作訖樂正公主具禮服升禮官
引公主詣 帝前贊拜樂作拜畢樂止贊公主詣
前跪贊受爵女官以爵斟酒立授公主受飲訖以
爵授執事者執者跪受虛爵退復位贊恭聽戒命
隨旨意訓戒公主聽受訖贊具復位公主復位贊
拜樂作四拜樂止禮畢公主易燕居冠服詣拜皇

妃及東宮妃親王及妃如常儀命婦送至宮門女
官引公主進宮門東門出過宮門西上小輦至右
振門內公主降輦駙馬揭簾公主升轎內使備儀
伏鼓樂前導由武樓後右紅門金水西板橋至中
門西降轎門出升轎使一十四人服紗帽上簪四
羅帛花銷胞背兩扇方花羅袍腰門抹金銀牡丹
花束帶皂靴女樂三十六人于闕西接引至省府
臺官命婦送至府門各回家宮 及王送至府前
駙馬受醮成其日太師與駙馬共告家用祭服告
祠堂畢至午後太師坐於正室駙馬共見尊長服
升禮升駙馬至拜位贊拜拜訖贊詣前跪贊拜
笏駙馬播笏贊受爵執事者斟酒于爵立受駙馬
受飲訖以爵授於執事者贊聽訓戒太師隨意致
戒辭駙馬聽受訖贊出笏駙馬出笏俯伏與贊復
位駙馬復位贊拜拜訖禮畢更服上馬行親迎
禮若駙馬父母俱存則同坐於正堂行禮如前儀
駙馬既受醮戒其所賜儀從鼓樂前導至午門西
下馬至朝房具朝服候中時序班二人具服引駙
馬由午門西角入右紅門內官二官具服接引駙
馬至內使監前後報公主醮成畢引駙馬至右門

西來向立公主至駙馬揭簾公主升轎駙馬先行
由午門西角門出至上馬處上馬先至府候公主
至揭簾公主降轎同謁祠堂太師家執事者先於
祭室陳設祭物畢引禮女使引駙馬及公主由府
中便門至祠堂拜位駙馬位東公主位西贊禮贊
再拜公主駙馬並再拜升禮升駙馬詣高祖考妣
神位前駙馬詣前公主立於傍贊跪駙馬跪公主
亦跪贊稽顙通贊執事以爵跪進於駙馬及公主
各贊受爵駙馬受爵以授執事者贊獻爵執事者以
爵奠於高祖考妣神位前贊出笏俯伏興駙馬
出笏俯伏興公主亦興升禮又引駙馬詣曾祖考
妣前如前儀行禮畢贊詣讀祝位駙馬詣位贊跪
駙馬跪公主亦跪贊讀祝讀訖俯伏興駙馬公主
亦俯伏興贊復位再拜駙馬拜訖禮畢入府行合
禮禮是日內使陳設駙馬座於室東西向公主座
於室東西向各設拜位於座之南設酒案於中室
稍南置兩盞於案上設饌案二於室中贊升二
人導駙馬入二人導公主跪拜位贊再拜駙馬公
主相向皆再拜各跪座執事者捧饌案置於駙馬
公主執事二人以盞斟酒以進駙馬公主各飲酒

執事者舉饌駙馬公主皆舉饌執事者再斟酒進
饌駙馬主各飲酒舉饌執事者以西盞盞斟酒合
和以進駙馬公主皆飲酒執事又進饌駙馬公主
皆舉饌執事者撤饌案贊駙馬公主與跪拜位贊
再拜駙馬公主相向皆再拜禮畢跪寢明日太師
詣闕謝恩其日清晨執事者二人先設案於堂之
東以素果盤置於案太師坐正中堂中駙馬具見
尊長服公子燕居冠服升禮升駙馬公主至拜位
駙馬來公主西贊再拜拜訖執事者舉素果案詣
前公主隨舉素果詣太師前公主復位贊再拜公
主駙馬皆再拜拜執事者撤素果案於東禮畢考
駙馬父母俱存則公主見舅姑用緞條於姑前行
禮如上儀——駙馬公主見太師禮畢起執事者
請駙馬叔於正室東西向駙馬公主立於東西兩
拜叔坐受禮畢起請駙馬凡坐於正室中室請太
師姊正面坐駙馬公主北向太師太師姊坐受禮
畢又請駙馬詣庶母坐於中室向駙馬公主東向
再拜庶母坐受禮畢起請駙馬嫂跪中室東西向
主駙馬公主與嫂相向再拜禮畢駙馬公主還府
駙馬妹到府中見駙馬公正向受坐四拜見舅姑

又明日清晨太師坐於正坐堂執事者陳設饋案畢公主具燕居冠服諸太師前拜贊再拜拜訖執事者以饌授公主公主捧饌置案退復位再拜公主還立于西候太師饌畢升禮升公主還府後十日駙馬具服朝見帝及中宮乾清宮官設傘扇大樂于升階左右設駙馬拜位於宮門升禮內官二員具服立於宮門之東西序班二員具服立於宮門之下升禮官二員具服接升駙馬至宮拜位
帝中宮陞座樂作駙馬八拜畢樂止又移駙馬拜近西廂中宮贊八拜樂作駙馬八拜樂止禮畢駙馬去蔽膝拜進位於西南見皇妃六拜各贊四拜禮又升禮內官二員升駙馬入右紅門序班接升見東宮其日內官設東宮座於門樓前南秦王以下各王共十二位座於東西相向駙馬去蔽膝升禮引詣東宮前四拜畢次詣秦王及各王前每位行四拜禮禮畢駙馬出門換服詣東宮前賜膳畢東宮傳旨賜駙馬紗帽金帶各一絲羅衣各一襲靴一雙鞍二付駙馬受訖親詣帝前謝恩行五拜禮自是冊立公主駙馬禮儀俱依此施行

伯顏帖木兒率兵寇延安傳友德縱擊大破之獲其輜重馬羊其將兀納互執之來降
八月乙酉陞周斌侯斯等官
戶部侍郎周斌郎中侯斯並兼戶部尚書中書省左司都副徐鐸為戶部侍郎戶部員外郎徐伯善為秦相府錄事轉戶部主事蘇明翼為本部員外郎
汪廣洋陳寧劾奏李善長及其子棋孤恩大禮之罪詔勿問御史大夫廣洋陳寧共劾奏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古今之通道也欽惟陛下奉天命削羣雄定四海為生民立命以開太平之治以茲九年矣自義師東渡以來深謀遠慮經國馭人皆出聖心之獨斷至於紀霜露冒寒暑被堅執銳至亂賊以拓封疆者皆諸將之功非文吏之籌也及天下一家定功行賞韓國公李善長位以太師爵以上公禮命之榮冠文武近令其棋尚公主復營其宅於主第之左以居之聖訓諄諄命公主謹執婦道禮長幼以叙羹倫陛下法古先盛王尤為至美善長何負厚恩倖為恩愆陛下以疾不見視朝者將百日

亦無問候之敬孤恩失禮古昔所無駙馬李祺大
日不朝堂至殿前又不跪禮此可知善長家法之
不脩凡此所為擬古事君之道果安在哉請付法
司以正其罪疏奏善長父子免冠謝罪帝曰大
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
國之大臣不能以禮教子勅之誠是但念相從之
久宥之勿問

賜承勅即營儀等省親

勅曰朕聞上古至智之士所患者五焉忠曰庶人
而不超於庶人忠無學問及忠學不貴於志學者

雖齒於志學又忠無官又忠不忠於君既忠於君
忠不能盡孝於二親者智人忠此而路然無忠矣
此其所以智也爾承勅即營儀等初有司以生員
選入國學已異常民之子矣未及數年授之以官
不止齒於志學又出於同學者也今各言歸由有
云省親者有去家無尊長往娶妻孥而來居者斯
二者人之大倫也前五忠已畏而行其三矣惟志
與忠未審若何果必欲忠其忠則當思孟軻三五
畀之厚薄也民之享也無易乃微官之享也有易
有易乃貴智士既知有易食而貴則必遠寒微而

忠君矣爾往省悟之吉哉帝又嘗與翰林修撰
劉泰遊於東苑泰言及老母見居淄川別無侍養
帝為側思以勅諭之曰朕聞孔子之論孝也親在
遊必有方斯可謂孝矣其人子之道仲尼明之朕
昨與卿遊詢及卿之尊長眷屬卿對昔之族屬甚
廣因兵大減親戚杳然獨存卿與老母老母方今
八十有奇除卿外別無侍養見居淄川卿云至此
朕心有警噫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今雖居天下育
萬民二親已逝恨不生全得奉溫清夢寐於心戚
戚卿母年邁云無他養豈不動孝者之清因是勅
卿自意若欲奉來就養或棄職往時皆從所由無
拘故茲勅諭帝每見廷臣思念其親無不感動
嘗思刑部尚書開濟之父到京即賜以勅曰諭尚
書開濟父開蒙翁志聖人也所以子尚書今尚書
之志正在首觀侍國人志也父若是而不異則出
仕賢稱矣翁願若是國民幸若是朕若思必若是
欣欣不亦美乎然翁慈父之道不已又携孫等赴
京可見翁以子為國為民之切許國之心盡矣足
翁平昔之志况今日之權朕幸翁果多見更訓揚
爾祖宗保我社稷故茲勅諭臣聞純子孝

者故能推愛親之心以及人之親若我聖祖之
於曹儀劉赤閒濟諸臣始則因其恩母而聽以自
便終則因其父至而賜勅褒嘉生民以來惟我聖
祖一君而已

九月詔諭福建布政使司嚴馭奸吏復湖廣黃州府
同知安貞宜頒赦宥詔

諭福建泰政魏鑑羅莊曰觀朕上古天下之治亂
在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則馭臣下以禮法
臣能馭吏以體上故治由此矣若君罔知所以馭
臣下臣亦無知以繩吏卒故亂由此而始矣或云

吏卒小人其於治亂何干雖然小人凡施小詐動
陽國政所以為亂始若吏卒守分民無在擾則民
安矣所以朕嘗下令入於條章者正欲使上官馭
吏卒動以禮次嚴之以法若吏卒之徒皆理而違
法繩以死地無論比令已入條章又與人皆貪官
動為下人所持縱有吏卒縱橫安敢誰何所以國
政無施天下之民受枉治愈弛而亂愈生由此也
朕嘗切恨若為官布政權無馭吏之威則諸事不
成蓋吏卒能為股肱牙若馭以得法諸事辦集方
今有職者孰能為此勿九年秋丞相奏福建兩案

政致極刑於一吏吏朕聞當哉若不如律者數加
捶死有何他論故往諭之今後凡有不如律者如
是近刑者尤加急治勿令欺侮方稱是官又聞
廣按察司是月二十五日未時奏日至京為貴州
府同知安貞被僭吏所陷問按如律在法司守法
之道故宜朕系安貞非私也物皆公用究考屋
一定可移之物床視椅櫈之類雖可動移既成又
居公廨係官之器其安貞他自別遷豈將在官之
物隨行若以律治罪則今後官若無如民居官
舍陋於民舍何足以統民其陷官長僭吏此風一

長則諸司無官矣至安貞復任僭吏刑未改茲初
諭是時奸吏犯法俱無寬而為僭吏所陷謫官者
亦得召還其論山西布政使華克勤曰嘗聞歷代
為官署政者多被奸人所侮亦能作焚互相陷害
忠良有乖國事朕每聽之切齒忿恨近者山西布
政司實封到內云奸吏無狀今就令布政司官明
白省會緣由於市曹典刑毋得猶豫不決勒到施
行合教者徐璣其唐札吳昂任瑀素文札四名若
可就便典刑帝既嚴肅奸女仍下詔曰釋罪宥
愆晉君未嘗輕發則錯詳至甚豈有罪重而僞

僥倖以自寬致冤深而含忍無訴者故有青災肆
赦怙終賊刑載之於書至今明焉漢唐及元儒君
承祖業權由奸佞所持因有大赦之說雖脫君子
之微差善良之語失則姦頑得爲漏網之魚爵舍
寬於滿地朕德薄才疎失倣聖人之道相繼行之
是致五星參度黎庶匪寧若悖理乖仁非朕者誰
今不敢不察若槩脫兇頑於僥倖致良善以無伸
豈聖人恤刑者歟特命中書條陳若果真犯難容
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註誤因人致罪過失者盡
在赦下所有條畫開列于後於載肆赦於青災爲
良善者屬賊刑於怙終實王綱而治惠凡吾臣庶
律已脩仁勿于刑憲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帝又
恐臣民莫喻已意而見於蹈履也嘗作原刑及天
生斯民論以示之有曰刑罰惡之道古制生人非
至仁不理至仁理五刑備用於先必惠匱於後所
以至仁焉所以生人焉非至仁理備五刑而無遺
善惡惡善始微終亂遇私馬愚不知而反聽私故
遠而禍仁有以謂刑中我以爲刑平有以謂刑平
我以爲刑當蓋聽用中平利用中當所以非仁不
仁仁不爲仁姦衰政簡慎稽之死生生死甚哉艱

哉此察而後已詳明死犯本生復生慎哉輕重重
輕名仁理刑一二三惠戒惡私理故達一生惡四其
天生斯民論曰二儀奠位於子丑則萬物資生於二
氣闡開之斯惟人生氣之精英者也故比出萬物
是變通而不已況衆乎既衆具靈互計而不已而
有吞賤焉若是天生人君以育之天何言斯民之
有哉然非斯民之衆而有惡頑非人君之歆亦可
也所以非惡頑不足顯人君之治非人君之治斯
民亦何指字其育之之道大在人君持守斷行焉
若非持紀而安良善則良善慌惚而非常若
罰惡之道不果而不罪不悛者則將何以育斯民
者乎故天生人君必賞善以罰惡則惡消而善長
亘古至今刑加暴亂姦頑者則斯民泰安矣若獲
姦頑暴亂而姑息之使良善含冤而抑鬱則惡者
生善者日減何育斯民者哉故制以斧服以衣天
子取斷以示正安斯民於仁壽之鄉余何言哉臣
按 聖祖爲治信賞必罰然賞加於善是故順天
休命而刑以懲惡亦出於心之不得已
詔免孫賡輸作左校以爲平原主簿復建安慶府知
府即或至京師事白還職

閏月丙午淮安府海州儒學學正曾秉正上應天慰民之疏

詔入京師以為考功監承

疏曰近者以五星素度日月相刑 聖心戒謹詔臣民言過臣聞易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蓋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君大之生物不能自治故生聖人代天工以君治之而成其能是以人君為天子天子有過中失正則不言而垂象以代其言猶失之教子也天之示教而改其行修者求賢於下下之人言

得以達則是天使之吉也人君於是而納之則是天連天之教命其喜雖怒亦轉其喜矣天加以嘉則祚胤久長社稷永固矣又何災異之有漢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敗德乃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倘不知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為可喜惟祇譴而敗楚莊王小國之君耳見天地無妖孽之戒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歟此能求過於天地也天示之過則必思其失道而脩治之又安有危殆之理哉是以洪水九

年而堯致治大旱七年而湯德脩桑穀生朝雉勃易耳而太戊武丁竟致中興是皆能責己而自脩求賢以自輔文帝之時二十九山同日而崩大水潰出一月間兩見食食長星出地震桃李冬華景帝時彗惑歲星皆逆刑月犯北辰貫天庭地一日三動可謂異矣而西漢方隆宋仁宗時土星留參大白盡見或星奔於斗或星見極或星散一月而流地裂泉湧而雹大旱不一而見可謂異矣而仁宗享國最久治遊三代其故何哉誠以數君者能懼天威納用方正之士聽受忠直之言以致其然也故天雖有異而不為殃豈有違過於下若漢成帝以星變罪其丞相翟方進唐太宗以女主時昌妄殺疑似君美若此之數君者皆不免於後世之儀徒為威德之累臣傳考古人災異皆以人君修德則昌或信祈禳之說終無所益蓋天可以誠感不可以自誣也宋景有君人之言彗惑猶為退舍况方今大有為之君哉天人感應之理其効甚速詩曰畏天之威于是保之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望帝懷懷于有仁則弭天之變惟修德而已洪惟陛下聖神文武功德巍巍超今冠古自混一

以來四夷無侵豪強効順百穀順成民康物阜天之賦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心太平亦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勵精易治亦勤矣惜乎下之人未能應天之心慰民之望以成陛下大有爲之志也蓋創業興守成之政大抵不同創業之時則行富國強兵之術用趙事赴功敢於有爲之人大統已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土之所生水之所養人力所成之物皆邦家倉庫之積吼哺之孩垂白之老皆邦家所養之人不患用度不周惟患所以保守已成之業者於永久者爲難於此之時當思所以盡革向之所爲何者爲應天心之道何者爲慰民之政則陛下爲大有之聖政治日隆其已成之業垂億萬年矣天亦不煩垂示日月五星之變以警告變不虛生此天意欲扶陛下更新其政思有以固結人心也宸居靜念慨然出於志誠下求言之詔則在下者豈無以至誠之心上應明詔哉猶望陛下以誠心聽納而容貸之以上下之誠乎感五刑必順序日月必貞明天心必加喜諸福之物必畢至而帝道昭明矣且夫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曆家日食有常度可算

而前執孔子作春秋凡日食必書以爲人君之戒其蜺蜺黑子之類皆爲邪氣所干變出不測此之日食尤甚大抵陰侵陽由小人譖君子夷狄凌中夏妻婦棄其夫臣下罔君上之應天垂是象使人君有其事則思去之無其事則思防之恐其乘間隙而生也月者大陰之精女主大臣之象也日掩之而食傳記不書聖賢扶陽抑陰之道也臣聞易之書也責陽而賤陰春秋之國內中國而外四夷蓋中國陽也夷狄陰也臣竊近來蒙古色目之人多改爲漢與華人無異有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富貴大賈者古人曰非我族類其必心異安得無隱伏之邪心腹誅之怨咨宜令後姓絕其蕃語庶得辨認可以酌量處置其與兵及居近列之人許其退避又臣前過江浦見逆塞之俘而有地黑此輩所爲近回豈可容此怨數年之後與之玩熟相狎生育繁庶之間豈無強詐之徒其或爲驚歎駭紀屬木之清塵則爲陰長抗陽矣吾人不聽江統後戎之論後悔無及此實中華異類幸處之不失其所至於五星彗度各有所自伏願陛下推煩而求之脩己之德以弭天變則災異可息天心

可回而國祚永昌矣疏奏 帝嘉之遂召至京師
擢為斯六監丞兼正南昌人也

楊文討平象州武仙叛賊

冬十月壬子免文原吉等脩行左門之罪

帝御午門接泰府石丞文原吉等奏事由左門入

監察御史吉昌等劾之曰臣伏觀閣之內門君臣
各有所由之路所以別天下正名分也今月二日上

御丹闕泰府右相文原吉燕府長史朱悅楚府長

史朱濂靖江府長史趙璫翰林承旨宋濂編修傅

藻詣闕奏事偕行左門非人臣所宜乞下法司詔

皆宥之

已未新太廟成奉安神主于殿之御座祭畢遂藏於

寢殿之各室

帝以新太廟成以前之乙卯日沐浴齋戒命李善

長湯和及省府臺臣分祀在京詣神以遷廟告戊

午昧爽 帝詣舊廟以遷主告太常陳鑒與于舊

廟門設神座于新廟 德祖玄皇帝皇后御座于

正殿之東西向

懿祖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東西向 熙祖裕

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東西向帝座縹金雲龍

后座縹金雲鳳寢殿各設床榻衾褥簾笥押施之
類象如事生之儀 帝及皇太子諸王俱冕服御

朝 帝至告祀神正置鑾輿中奉用寶案前行出

廟樂作百官祭服前導備伏奉引至新廟門用寶

典神主自中門入 帝與太子奉神主以各座以

皇考壽春王五神二十一位侑於帝功臣開平忠

武王等一十二位配享祀畢以次奉神主于寢殿

各室四時之祭皆行合祀之禮

丁丑賞湯和傅交德藍玉丁玉王弼帛鈔

和交德帛各二十疋鈔三十錠丁玉藍玉王弼帛

十疋鈔各二十四錠

以華忠襲爵淮安侯

川藏邀阻烏斯藏使者輜重以鄂愈為征西將軍帥

師討之

冬十月靖江王守謙發京師之靖江

守謙大都督文正之子也與秦王等同日受封未

出閣俱教育宮中帝家教嚴密一言語則戒其輕

一舉足則戒其妄欲其知底規寒嘗命之少節衣

食欲其知民艱苦則使之少服勤勞之事守謙不

能堪嘗言欲自耕田為食 帝斥之恐其莫蓋其

父之愆慈心教育至是氣質變化長有成立乃之所封之國官屬傳相長史永奉正嗣與服正副各門官正副內使司冠一名司衣三名司佩一名司履一名司藥二名典簿審理各正副典膳奉祠各正副典寶正副典樂一員記善二員與箴各有正副引禮舍人三名正正各有正副伴讀教授各二員廣積舍大副使各一員護衛指揮使司官軍五千六百八十五員名王所居邸第於五年建置府有獨秀山王子九人長子贊儀為世子贊佑贊侃贊俊贊偕贊倫贊傑贊儲贊德贊儀後襲封封王

始封祿米初五萬石後諸王各減去四萬石止一萬石襲封或半支上五千石贊儀等俱授輔國將軍歲祿各八百石奉國六百石鎮國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二百石俱米鈔中燕支縣君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其本色四分折色六分

考較銀糧罪內外官用空印者故朝列大夫濟寧知府方克勤

錢糧出入使用空印在昔已然洪武詔條律令中亦不曾有該載禁革上下承襲施周卒以為常

是朝廷疑其做此空印行移文書潛謀不軌或那移作弊者於是大震怒勅下追捕內而尚書外而叅政及各府官至有不保領者或追糧俸或新發工使或謂遣克軍中外臣僚蕩然一空有虞逮府同知鄭士原亦生用空印斷工使其第士利上疏爭之帝以其詞理稍直震怒為釋故濟寧知府方克勤被吏所誣亦在逮中自消江至京師次子孝孺草疏伏闕伸說克勤已卒寔是月二十四日也臣按素居升言於聖祖曰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也二後為必獲之罪以鞭撻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取士務無遺逸有司權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除官又以貌選所學非所聞所用非有學泊乎居官舉勤四跌所以不免誅戮也因勸帝明別賢愚錄長素題使中才輩為庶智善人有所容身疏進大見優納焉

靈谷寺成教工役五千餘

制曰故違禁官吏人民暴者命禮曹布令子天下朕依古制以禮導人後以律至諸司是紀不循執

度者斯乃行刑也且刑不得也而用者為良善弗
寧故也今朕 園宇而兆民衆如爾等官貪吏弊
民縱奸民頑許良侮愚若不律以條章將必徼効
者多則世將何治爾諸人所犯若論以如律人各
盡本犯而後已奈何工已久矣構成樓閣以居大
覺金仙塔就而志公之神安其下因是將爾等罪
無輕重一槩宥之於戲君子非善何以永世志人
非功可以名書釋迦志公已遊數千百年猶能生
爾等衆其善正之道志道者可無覺乎故茲勅諭
帝以寺成又勅記之曰朕起寒微奉天統元統一

華夏鼎定金陵官室於鍾山之陰宏通保誌之剎
其營脩者非高僧下日月殿閣有所未宜時 勅
移寺凡兩遠方已其地勢川曠水崇且左包以重
山右掩以峻嶺背靠窮谷排森松以摩霄漢虎嘯
幽谷應孤燈而似影鸞轉巖前啓脩人之清與飲
潔流於山根洗鉢盂於湍外魚躍於前淵鳥棲於
喬木鹿鳴呦呦為食野之萍當欲遷寺之時命太
師李善長詣山擇地及其歸告乃以山川形勢禽
獸之所以云之若是既聽斯言朕懽忻不已此真
釋迦道壇之所也即日召工會曹趙所在而建址

其百工間用役以安保誌曜灵佛法人皆而流文
超下嗚呼地勢之勝豈獨禽獸水族之樂伎藝之
人惟利是務夫何間見道場不憚勞苦一心歸向
自洪武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甲子興工至今月日
時工曹奏朕為釋迦道場役百工各施其伎今百
工告成朕善其伎特命禮曹賜給之工曹復奏伎
藝若是有犯役者五千余人為之奈何朕忽然有
覺噫佛善無上道場既完安敢再罪當休釋迦大
慈夫憫雖然真犯特以青灾一赦既臨輕者本勞
而遠死者本死而生歡聲動地感應慈悲噫佛之

願力釋增日月法輪建燈幢燈連於戲臺矣哉願
力之深乎然是時國務浩繁不暇禮視身雖未至
夢遊幾番此現之矣嗚呼未嘗不欲鉢佛之心而
謂衆生悞奈何愈治而愈亂不治而愈懷斯言乃
格前生之所以今欲寬不可猛不可去何一日索
已而往禮視去將近刺余里俄各深處嵐霞之挾
出一浮面之頂又一里既將近三門立騎四顧見
山環水迂禽獸之所以果羣山石峻嶺北倚夫之
疊障復窮岑以排空諸巖布勢若堆螺髻於天邊
朝駕摩天而超去暮棲悅樹而超歸喬松偃蹇於

崖畔洞雲射五色以霞天此果白毫之豫耶谷天
之見耶朕款有謂故點是耳今天人師有殿諸經
有聞禪室龕佛雲水有察奔有大厦香積之所周
全故像備具以足朕心故勅記之

十月一月移河南都指揮使郭英鎮北平

初河南久懼兵變井邑蕭條居民艰食盜賊充斥
英在鎮撫集派亡寬科條明賞罰遠近來者日以
十計期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處置五總兵下浸
散軍士選饒勇二百為軍鋒以備征調餘尚六十
人悉遣赴京

帝嘉獎之以此平未甚平治乃自河南移鎮之士
民遷馬教十里馬不得行至有泣下為立生祠者
又至北平聞羣胡友側不能開示誠斯論以理亂
禍福人心遂安元左丞何允中聞其風声來降者
九千餘人

帝遣使勞以上樽羊馬授龍虎將軍北平都指揮
使是時仕都指揮使者俱給以誥曰昔聖人制兵
禦侮職其人者非忠來之士不用馬所以用斯者
近鎮腹衷遠守四夷其當時之時與士卒同苦樂
冬不圍爐夏不執扇料敵制勝機無暇時故有中

國難安四時賓服所以為士卒者樂以戎行其教
養如法也所以教養如法者何夫教明旗鼓知角
金使進退而刺刺使弓之弛張矢之端曲早堅兵
利騎勤習而知戰此其所以能之者也養者何謂
不奪其給而已勞而勞不開而閉使有而有不致
遠禁此養之道也或云當時之特居邊陲而臨重
地先知地理之難易布井堠於要害專烽燧而告
部下倭內姦外出入母中敵間斯教事周
悉雖與敵旌旗相望彼安可輕得利而歸曩者之
將備若此之為方磐石國家今朕一寰宇傲古人

法守任四夷設都指揮使司總方面之兵非如前
人豈稱委令爾郭英前功在冊今特授爾北平都
指揮使司都指揮使爾往欽哉

遣使為戰袍

令將作匠造綿布戰衣用紅紫青黃四色江西等
處今後造戰袍務要表裏異色使將士變服之以
疑敵心號為驚盔戰袍匠按以綿布為戰衣夫刃
一加恐不足以自衛臣聞五代時有積綿紙為甲
外繫以布小可矢刃俱不能入今人多製用之若
施於邊境為利溥矣

還穎川侯傳友德巡行西蜀招諭沿邊土酋

帝將伐雲南故遣友德巡行西蜀永寧雅播諸處
脩治城郭開渠於是金節善定中坪乾溪等寨酋
長皆相率來降及還京獻馬五百疋 帝以內廐
良馬十五疋以賜之

太僕寺以西蕃良馬至帝作說以美悼之

說曰世有良馬生得其時得其主而功於世者三
焉又產得其時而不得其主者八焉所以功於世
者何昔河出焉馬而異常以其皆列文彩聖人象
則之而數馬使也人避凶趨吉功之一也唐太宗

之青驪蜀主之的驪郭子之獅子花是馬也立雪
眠霜當是時載主以建功則有衝烟突霧驅雨馳
風摧堅撫順雖人之有為非斯馬之良健何如是
功之疾速也當是時天下擾亂忽爾太平人不知
良馬之功至今矣以今言之斯戰馬之功二也古
良馬生於帝堯之時則得其時得其主何哉有時
牽金玉之路以奉南北之郊有時負主以狩四方
問氏疾苦慰勞諸侯其良馬之功三也周有追風
等騎今古乃曰奇物也以朕詳之當穆王之時四
海咸寧不思巡狩以安生靈故使日馳月騖四入

遊荒致使八駿筋力盡而乃方歸徐偃又稱
幾年矣斯不得其主而鞭策死者斯八騎也近世
以來凡馬既多良馬甚少前歲西蕃成將來言通
來西戎忽生良騎一色如黑雲凝於大虛風動駿
翻獵獵雲開務合尾推教不蕩塵以除埃舉首神
拒則視若奔星裂電鷄鳴頂立確然四足風生以
臣之度可使至朝而不許在野朕於是今使西馳
以諭酋長使達彼酋長惜良騎而悔之使者因數
馬之狀況酋長密通邊陲聽命之所不能隱蔽言
來日進及期進也盤桓不捨於是以為疾其蹄而
未獻至馬廐朕視之貌態而其言者今足不能為
我之用當初所司牧於鍾山之陽今三年矣所司
奏馬之足日已痊矣陛下可試乘之洪武九年冬
十一月十日馬至因命儒臣以為說朕亦以為有
功者三枉勞者八述其云爾

辛卯以翰林編脩朱孟辨工部照磨盧雄史部奏差

史靖可並為中書舍人

孟辨掌亭人雄崑山人靖可鄞縣人俱博學能書
故有是命

十有二月庚戌朔頒建言格式

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余言
帝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
次夕於宮中復令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得者四事
總五百言因喟然嘆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朕所
以求其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
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
者且為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直陳其事無事繁
文復自序其事於本

戊申復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田祿

勝宗仲亨原所食有公田米一千石祿米五百石

以其二人嘗有通命停其田祿至是乃復給焉
仇佬蠻反據兔傍兔控山貴州衛指揮僉事顧
成攻斬之成以仇佬據兔傍兔控等山作反遂率
兵攻之生擒十九人斬首三十六級其余黨散據洛邦
洛河刺掌山黃絲山谷阻山蝦墓山白石崖紅邊
仙壁芳都鎮等處山青水曲暨相率西郎八保向
家岩泥平等寨土官王萬全諸首相扇為亂者
五六年成皆率兵勦捕誅其首而撫其脅從計擒賊
五百餘人馬五十五疋地方稍安是時播州貴州
之交極是蠻賊出沒之地貴州在南而賊附於播

播州在北而賊逃於貴有草堂清水江在播貴之
中尤蠻賊之所巢穴貴州境內山箐諸夷如羅羅
宋家蔡家龍家仲家雷竹龍家打牙仇佬紅仇佬
花仇佬東猫西猫茶薑貴命凡十二種習俗非一
情類犬羊善則相聚鬪安怒則舉力相向自顧成
等征鎮之後為開設貴州等衛二十處軍旗一十
四萬五千七十六名以守禦則堅固以調征則句
用以後軍旗稍耗惹落苗蠻之心而洪德重處山
曲詭慮喜亂奸民復乘機引誘出殘地方州縣苦
於無兵不能討捕

靖江王歸于藩詔府屬官保論之

詔曰洪武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興實副林清齋到
從孫守謙表知已達長沙矣朕歷覽表之副本文
辭安帖誦之忽思從孫不覺淚下而又沾襟令表
進使歸啟特諭爾土府文武衆官即令守謙未壯
志若孩童既出鎮於西南必文武諸臣為守謙之
能若倚之而不謀縱之而不導又非賢人君子然
孫幼而慧允導以仁政之理少有不從必漸以歲月
而成其德守謙本幼朕輒敢令行者為何蓋謂所保
者文武是也諭至諸人恪恭朕意日夕毋怠

癸亥丁巳戌年
三年半

十有三年

庚申春正月甲午胡惟庸陳寧謀反伏誅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吉安侯陸仲亨詔勿問

御史中丞徐節告左丞相胡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及前毒殺誠意伯劉基事詔下群臣審錄帝又自臨問之遂殺胡惟庸陳寧辭及善長仲亨詔勿問初惟庸代楊憲總中事以帝信任不疑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請而徑行者內外諸司封事又奏惟庸必先取視有疾已者輒匿不聞私奏差爲巡檢營具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及文武官諛佞者多附之所遺金帛名馬玩好可勝數魏國公徐達疾其奸邪不法常從容言於帝前惟庸忌達有聞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爲已用莫得其力以啗徐達却爲福壽所發劉基常言若相惟庸必類小犢而債犂矣惟庸銜之因基疾扶醫中以毒藥基腹中悶轉有如卷石以卒帝初不疑惟庸益肆無憚與善長相結少兄女妻善長從子李佑貧賂弄權一日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笋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爲丞相瑞應入言其祖

父三世塲上皆有火光夜燭於天惟庸自負遂萌邪謀仲亨以擅乘驛傳平涼侯費聚以招降鞬單無功為帝所責二人素惡驕因被責恐懼惟庸陰以權利誘協二人又見惟庸用事強盛遂與往來密常過惟庸家飲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計無所出惟庸乃告以己意且令在外收輯軍馬以候二人從之陳寧因殺子見疑于帝亦與惟庸潛謀常共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達等為心腹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同起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為者若爾九族皆咸存義慎而去以告惟庸惟庸知善長素可動以利入十餘日再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之地封公為王善長雖有能本文吏用計深巧雖佯驚不許然心頗以為然又淮西之王終亦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為子孫後計乃嘆息起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為存義還告惟庸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屏左右致語良久入

不得聞但遙見善長領首而已惟庸忻然辭出使指揮林質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封續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患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于市奔入輓輅中傷死為惟庸即殺輓輅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乃請於金帛給其家帝不許惟庸懼乃與善長及余勣陳寧等謀起事遣入陰告四方及文武之從己者帝一日朝覺惟庸舉措有異怪之徐勣恐事覺乃上變告時高嵩譴降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上來帝曰朕不負人惟庸輩何得至是過守西華門宦者雲奇所居距惟庸門第甚通奇判知其事情異因隙以發及是逆黨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帝往觀鑾輿當而出奇慮有禍遂走衛蹕道勒馬銜言狀氣力勃峭舌駛不能達意帝怒奇不敢左右搢極亂下奇幾斃右臂將折猶奮指惟庸第不為痛縮帝乃悟登城頻顧則見惟庸第內壯士秉甲伏屏帷間數匝亟返校殿命武士往拿惟庸遂命群臣更訊惟庸辭窮吐實戊戌群臣奏具罪狀請加誅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余勣本為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誅無以戒人臣之奸宄

者及并誅節余黨皆連坐群臣請誅善長仲亨
帝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
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
遂命掌簿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
陸仲亨年二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
持一升麥伏藏臣聞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
成就以功封侯此二臣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
不忍罪其勿問惟庸定遠人陳寧茶陵人封續河
南人故元臣來歸命之官不受遣還卿不去請成
于遣故惟庸遣之以入沙漠

己亥罷中書省陞府部都察院司及科道等官遂詔
天下

帝以惟庸等既誅因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
來十有三年矣中間高任大臣期於輔臻至治故
立中書以總天下之大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武
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
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弊嘉言結於衆
舌緣邪逞以郡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堤防之
將決烈火之將燃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
皆就殄戮朕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

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
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為何
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
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聖諭要為要典但慮
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為宜立三公府
以勲舊大臣為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
具大政發兵選銓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
余常事則修制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患主
上無煩劇之勞帝深然之至是立五軍都督府
六部尚書改御史臺為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六
科十三道等官吏部與伍部相伍兵部與五府持
衡都察院專掌糾察大理寺叅駁刑曹諸道御史
六科給事中倣成周柱史保氏之職翰林通政准
成周內史之職俱親自權除不屬吏部五府掌兵
其發兵之權則掌於兵部大理叅駁若奏決之成
則歸于刑部科道糾劾俱由吏部施行內外學校
則以禮部督管於是內外相維體統尊嚴機樞周
密仍詔天下者朕膺天命君主華夷當即位之初
會集羣臣立綱陳紀法體漢唐畧加增減亦叅以
宋朝之典所以內置中書都府御史臺六部外列

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轉運鹽使司提刑按察司及府州縣綱維庶務以安北民朕嘗發號施令責任中書使刑賞務當不期任非其人致有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晝夜沉昏酣歌肆樂各不半職坐視廢興以致丞相胡惟庸構群小賁絲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執政以誣賢因是發露人各伏誅特詔天下罷中書廣都府升六部使知吏官定制行移各有所歸庶不紊煩於戲周職六卿康兆民於宇內漢命蕭曹肇四百之洪業今命五府六部詳審其事務稱厥職故茲詔諭

以振武衛指揮同知常榮之子安等一百三十人為參侍舍人以滕國公顧時以下二百八十人附祭功臣廟

遣使勅諭高麗問其弑逆違貢之罪

勅曰曩元之馭宇運未百幸而天更朕代元為君臨御十有三載四夷入貢惟三方如舊獨爾東夷同特滄海內弑其君貢不如約外構民禍必三歸之地有為故若是數命使往問叛服不常其故如何故茲勅諭

三月召薛祥為工部尚書劉松為禮部侍郎

祥自嘉興召入為工部尚書帝謂之曰前姦臣每以罪誣汝汝何為不自言以辯其誣薛祥對曰臣前受誣之時自咎不暇不敢負已直而肆口辨也帝深嘉歎賞又召前按察司副使劉松為禮部侍郎勅曰姦臣弄法律志跳梁擬卿違制之責適者權姦發露人各伏誅卿來朝朕命官禮部侍郎故茲勅諭

遣應天府官祀漢張良晉卞壺內南唐劉仁瞻宋曹彬元福壽五廟

辛巳李善長以疾致仕給儀仗戶二十家

召山西左叅政倪斯為吏部尚書

勅曰保身固位無補於君甚非良臣卿前朝之名家今事於朕已有年矣於事未見剛明邇來露其過若欲究之慮恐可惜特赦爾過取任吏部尚書馳驛前來毋稽故茲勅諭

癸巳詔以京衛軍士克公侯儀從

李善長徐達皆二十戶李文忠等十九戶侯皆一十五戶初皆以京民克之近因善長以老疾辭儀從戶故命易以軍士仍復給之

丙申以故寧河武順王節愍子鎮襲封申國公

初鄧愈薨 帝御製文祭之曰昔者爾父起兵於
承平國兵及疾相繼而亡獨爾幼存方長綴結髮
之時而又從兵十八歲而至於降陽十九歲朕率
渡江未因爾剛柔相濟朕撫練為將以致調守諸
郡爾善能馭士撫民不作非為已歷八州矣當群
雄角逐之時唯爾未定之秋朝夕患難相保爾亦
多煩為斯德合前勞朕法哲王之制爾遂為名世
之臣乃有衛國之爵其於人臣可謂功成名遂矣
前者為西戎肆侮命爾率眾徃征已行殄滅其黨
景張國威特命爾班師復命何期中不測之疾中

道而逝不復復命矣使朕不覺哀哉痛哉又何望
也然生死之道世人之常壽之短長亦求生之先
有定矣夫至此無非為之作乃有福祿之榮雖逝
也亦何恨哉今也子已長成名將愈昌爾其有知
尚享至是其子鎮襲封申國公誥曰朕聞列聖之
馭宇必求賢能以輔之所以賢能輔之者是以為
受命於創業垂統推堅撫順忠君澤民者生則威
振華夏沒則名彰後嗣斯善於前者也至於禦災
捍患推誠効力斯守昇平之良臣也朕初率臨東
征爾鎮之父愈年雖甚少壯貌精英遂肩郡將之

列耀武揚威轉戰豪雄神氣凜然立停因以麾下
每歲有之所以行賞賚功亦居乎最故生受公爵
朕王封此實朕法先聖之典今爾服已除朕思念
勞命爾襲封申國公恪守前業恩紹勲勞是善成
於後者也爾惟欽哉

遣河南侯貴聚往福建整理軍務

啟元丞相乃兒不花帥師次于賀蘭山脫火赤愛足
也和林詔鎮關中西平侯沐英發兵討之

二月以龍江衛指揮使丁忠將舍人官軍扈我

成祖奉北藩于燕

詔免天下稅糧及還放回官員原職

詔曰朕荷上天眷祐山川效靈祖宗積德君主華
夷十有三年倉庫盈府庫充皆民之所供今民力
未甦詔告有司將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
免其放回事故官員自恩情無實犯則親自來朝
仍授以職於戲欲消愆而弭禍非置吾民於仁壽
之鄉將何以答上天之永顧故茲詔示
沐英擊走乃兒不花于賀蘭山復涉流沙破擒脫火
赤愛足還鎮關中

美率部將謝彥等畧亦集乃路度黃河經寧夏直

抵賀蘭山縱兵擊乃兒不花部衆走之進涉流沙
去唐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襲虜皆二掩
其左右英率驍勇當其前乘夜啣枚以進合兵圍
之元國公脫大赤惶惑不知所為皆俯首就擒英
遂獲兵全部凱旋還鎮關中

丙戌勅平陽春等縣叛賊嶺兩遂安

郭英率兵擊破韃賊于炭山詔賜良馬七匹

乙卯詔定公侯職銜稱號

帝諭禮部臣曰自今封公侯不必加以散官已授
券誥者俱仍其舊若追封公侯生則曾祖將軍印

者仍列銜於是禮部奏定其式為三公侯之銜曰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某公某侯食祿若干石

世襲者世襲某公某侯食祿若干石追封者曰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某將軍某公某侯追封某

王某公

降侍制吳沈為編修

夏四月癸酉賜翰林應奉陳溥還鄉賜以御製詩文

及給道里費

戊子賜編修張美和及國子助教鼎鉉致仕

帝賜美和文曰朕觀古之賢士莫不修己行仁為

時君之周否賜獨善其身以終其年或著書立言

以傳永久雖不顯於當時亦有功於後世以其德

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

獨爾以衰暮之年曰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典禮

以沃朕心奈爾不任周旋以老歸鄉今去矣朕將

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然全於始終者罕

矣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美和名九詔字以行

清江人洪武三年薦為教諭所著有禮學類編八

卷群書備數十二卷及元史節要國子助教鼎鉉

亦以老疾致仕鉉字器之亦清江人辛亥進士第

初授廣宗縣丞到官問父老曰民之疾苦何者為

劇父老對曰適歲旱蝗之食役繁此最為劇鉉嘆

曰民病而不上聞非所以事君也即以上奏

帝遣使視其災傷悉蠲其稅民大悅秩滿入朝上

洪武聖德詩南京賦授侍制以老疾辭不許改

助教遷典籍復為助教至是歸至十八年君為會

試考官將周之以年高為擇使地授廬陵教諭終

其月
復詔覈稅糧課程及舉力士以充校尉

勅曰前者姦臣亂法事覺伏誅初將以為中書御

火豐朕用非人是致上千五星奎慶下戾地氣而
為候乖常既以明彰法律掃除姦臣想天下諸司
有職掌者必人各精審其事與朕共治昇平安黔
黎樂雍熙於市御故於二月初一日發丹符出驗
四方今有司將連年秋夏稅糧課程從實具陳無
隱以奏目表聞不以文繁勅諭分明必各各職掌
者以忠誠來聞去逾月而使者歸有司官聞有發
忠義之心者即以排年總目來奏以致勸勵朕之
衷情具余各各有司皆以舞文弄法窺探朝政不
將自洪武初通年諸色錢糧歲歲開收之數報來

故紀憲章今拜差人各抵所在務要縣不通州州
不通府府不通布政司 將自洪武某年本部人
籍當年直至洪武十二年諸各頓錢糧金銀匹帛
盡數報來當該佐二官首領官各一員吏一名與
責符者一同赴京面奏仍着落本邑鄉村宿耆舉
力士年當二十四五者二名前來

到官毋習前非勒奉行 間古今材武之士莫
盛於二國閭羽馬張飛趙雲黃忠力輔照烈稱萬
人敵而為曹彬孫權之牙爪者如典常許褚徐
晃張遼魏續成廉宋憲與夫韓當周泰丁奉黃蓋

井寧程普之徒皆雄敵千人者也漢獻帝不知拔
用使散於諸雄以為天下之梗不亦可惜哉於戲
材力之士天生也因其雄資教以忠義又示以戲
法斯無敵於天下矣

己丑召河南虞貴聚江夏虞周德興平章李伯昇還
京師

貴聚德興前往福州伯昇往漳州整理軍務至是
俱召還

改封楚國公廖永安為勛國公妻蘇氏勛國公夫人
改封豫章侯胡美為臨川侯

誥曰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後世稱之朕以武定四
方乃有識天運而建事功如昔人者勛成帝業理
當崇報聞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
食祿一十五百石胡美以漢沔之英當朕經營江
右乃能識天運盡歸版籍以保人民於是任以中
書平章之職屢從大將征伐取江夏攻討春平淮
東克浙西取邵武建寧其功益著扈朕巡狩分省
北京兵有紀律民用安安況為國之姻戚而勲者
於當勲時天下已定論功行賞以爵侯封今改封
爾為臨川侯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於戲朕仰遵哲

王之禮典以報爾功爾尚慎守祿佐以功勳業篤親親而厚風俗更以忠貞訓子孫傳於永世豈不偉歟

定京官功臣免後之例及養馬人戶差丁

令六部都察院應天府兩縣判祿儀禮行人等司隨朝官員除本戶令納稅糧外其余一應雜泛差徭盡行優免其各處功臣家戶有由戶除合供移糧草夫役外其余糧長里長水馬水役盡免其鳳陽揚州和州民畜養馬一匹者免役二丁以廖永忠子雄襲封德慶侯

五月辛卯朔改湖廣漢陽等府州縣及添設孝感安陸應城等縣

漢陽州改為府德安州為德安府隨縣為隨州長安縣為歸州桂陽縣為桂陽州復設德府孝感安陸應城三縣及隨州應山縣荊州按江縣常德府沅江縣靖州通道縣長沙府善化縣襄陽府上津光竹山三縣陞荊門縣為州以當陽縣屬之

都督僉事王簡卒追封霍山侯諡忠毅以其子王虎為昭勇將軍留守右衛指揮使

簡封州人以兵未歸從渡江克采石太平建業及

下江南諸州轉戰吳楚中原歷興有功由指揮陞大都督府僉事征蜀以功獲賞白金綵段及是卒帝深悼之賜葬鍾山追封霍山侯諡忠毅仍官其子虎為指揮使誥曰人臣能宣力效力佐興鴻業者生膺職任之重沒褒贈之榮所以示報功之典也咨爾奉國將軍大都督府都督僉事王簡當朕起義之初勤事從左石從渡大江招降決戰不勝勞苦及進陞帥職屢立奇勳繼隨大將征討四方勇畧兼人功績在著天下既定遂命金職都府調鳳陽往彰德練兵屯田咸稱厥任朕念開拓之

功以爾年邁俾食全祿優老於家何期嬰疾遽然長逝朕甚憫焉今聞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同知追封霍山侯諡忠毅以報爾於冥冥於戲盡忠報國臣職之當為崇德報功朝廷之令典爾雖永逝威烈猶聞且爵正侯封子襲衛職存沒有榮可無憾矣爾具知服此寵

命

廣州府審高縣知縣道同上鎮廣東永嘉侯朱亮祖罪狀勒召亮祖還京師居之江寧

初廣州有土豪數十人在市抑僂強買人貨物

稍不如意即誣人以阻壞欽法人莫敢誰何道同
訪問得實補其黨悉械於通衢示衆諸犯求解於
亮祖召道同旁以酒食徐為言之道同厲色言曰
公為大臣不當為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
祖出通衢械者哀號求免亮祖盡釋之復以他事
道同又有寓民羅氏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之
怙勢凌人道同按法治亮祖又遣人奪之以去道
同遂歷數其事上奏召還京師帝以亮祖功臣
不下吏按問俱罷職令居江寧縣之德卿道同河
間人先隸韃靼也洪武三年以才幹舉為太常贊
禮部出知番陽當時軍衛強橫需求百出吏佐動
遭笞辱道同執法循理一切不從民賴以安又常
按一醫士罪當笞布政使徐雅欲醫之急遣人語
同釋之同曰徐公亦效永嘉侯即笞之乃已與妻
子同粗衣糲飯奉母備極世旨
癸巳宋國公馮勝夫人何氏卒詔召勝於河南還議葬
何氏卒遣使至汴梁諭勝曰五月三日爾夫人何氏以疾終
今命使馳驛往報其安葬之道何如或可自歸議之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還鄉復以李善長掌臺事遷
工部侍郎劉敏為刑部侍郎

詰曰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故民樂於從善而
天下治然聖人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善無惡有
弗率者然後有刑以齊之故賞當其功罰各其罪
而民之不從善者無有也故上曰君聖中曰臣賢
下曰民良而天地合品物亨矣後世之君臣之誠
意正心之學茂成已及物之善是以刑罰仁義倒
施法愈煩而犯者愈衆此為世之大病也久矣求
君之聖臣之賢民之良者幾希故善治國者必擇
仁人治刑否則法由此而煩期於無刑之地惡可
得哉今以爾敏為刑部侍郎特授通議大夫爾尚
敏慎之哉敏河間府肅寧縣人常為中書省吏時
暮以小車出龍江市盧善具載于家而後入錄事
妻以盧織席絮以奉母人或以青次尾器遺其家
敏懸以標候其人復來竟還之以為楚相府錄事
值中書省以沒官文婦給文臣家衆咸勸敏詣給
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子孝可也何預他人及權
好事敗敏獨無所預人稱其宏識
張溫周武往理河南軍務
帝以河南方造周王宮殿恐軍民服役勞苦故命
溫武往撫之仍諭之曰河南將士疲多勞矣宜善

撫之凡役萬人者可役千人千人者可役百人使
得更休毋盡其力

臺事

高麗復遣周誼來遼東勅都指揮使司以誼送京師
勅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誼至遼東朕
觀其來咨知東夷之詐將以構大禍也此來豈識
心哉爾等邊方不能制人將為人所制矣且高麗
朝貢前已違約朕當拘其使詰責之後縱其使令
當如約則事大之心其庶幾乎使既還不聞有敬

畏之心乃復逞詐令誼作行人假稱計事此非有
謀如何前元庚申君嘗索女於其國周誼有女入
於元宮庚申君出奔朕之內正得此文歸今高麗
數以誼來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備毋使入覲中
國也勅至當遣誼至京別有以處之

給天下儒學師生俸米

學正教諭訓導各月支米俱與雜職官同師生庫
膳米每人日各一升

賜雲奇為左少監賜釜鍾山及亨堂一區給役六人

奇南粵人也

開豁無籍賣軍及罷抽分竹木坊

今族無籍賣軍卒經十次回申稱無者即為開豁
其天下抽分竹木坊悉罷之

六月丁卯遣使勅諭停各處王府工作

時山東湖廣各處王府工作甚殷帝遣使勅諭

吳良於青州胡美董治潭府及都督張銓徐顯孫

恪曰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息民為先其王府

工作宜皆停罷

己巳復以編修吳沈為侍制

乙亥罷各府照磨所官

勅詔儒士楊良卿王成季

勅曰朕聞野無遺賢虞所由興立賢無方商所以

治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朕於是不能無慮翰林典

籍戴安薦爾高才博藝允宜任用符至之日有司

即以禮遣朕有以用之

命禁稅嫁娶喪祭及舟車絲布之類

帝諭戶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為民害稅及天

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

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稱爾戶部具榜示天下使

各周知

中辰復降侍制吳沈為編修沈薦儒士吳慎明才德
魚備遂遣使以勅聘之

勅曰古之賢者多隱處巖穴耳樂貧賤必待有道
之君以禮徵聘然後出為時用以充其君臣若
伊尹傳說之流是也今天下不患無賢才特慮朕
求賢之道未至耳翰林編修吳沈薦賢為國舉爾
才德魚備故特遣使以聘爾其來朝副朕側席之
意時沈又薦湖廣府學教授童翼亦遣使
徵之

翰林院典籍戴安吳伯宗復薦儒士劉仲海鄒魯狂
宋季子俱勅所司禮送來京師

勅仲海曰朕以菲薄之才履至尊之位深懼寡昧
無以下燭幽隱緩養元元故夙夜孜孜思與賢哲
之士共底隆平雖求之日切而至者恒寡書曰知
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朕以是屢勅百官各舉所知
而翰林典籍戴安薦爾博學多能特命有司禮遣
至京爾其毋辭 勅魯狂曰曩者有元失馭海內
弗寧朕起布衣削平群寇定禍亂君主黔黎十有
三年矣求賢之道有所不逮且大臣非才而君子
晦伏小人尊崇遂致懷才抱德之士隱於巖穴不

求聞達今奸邪之徒俱已伏辜今命侍臣各舉所
知翰林典籍戴安薦爾才德堪用特遣使持符召
爾符至有司禮送來京朕將擢用焉召宋季子曰
朕惟歷代世治民安治彰彰章禮明樂和風淳俗
美惟在薦舉得人而已舍是而能然者未之聞也
翰林院典籍戴安薦爾學問該博學識優長特
遣使召爾詣闕朕將加禮焉

臣戒錄書成頒布中外之臣

帝因胡惟庸謀反事覺伏誅深念用人待之本厚
而久則恃恩肆無奸宄然人性本善未常不可教
戒乃命翰林之臣纂錄歷代諸王戾宗戚宦官之
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一十一人備具行事以類
書之既成賜名曰臣戒錄頒布中外之臣俾知有
所警飭

秋七月己丑朔享于大廟賜魏國徐達以下六十
四人米五百石

壬寅復封鄭遇春為榮陽侯
以故鄭國公廖永安從子昇為淮安衛指揮僉事
廣西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王真卒詔贈為前軍都
督府同知追封臨沂侯謚桓義

真壽春人少英邁初從元義兵元帥陳也先為裨將也先敗死丙申以千戶來歸仍授管軍千戶帝既定金陵以真守句容及破京口克毘陵下寧國政徽州皆與有功又領兵取江陰馬駝沙破狼山寨以功授江陰衛正千戶從克湖州平姑蘇移師克上虞餘姚從克延平由海道與吳禎勦平蘭秀山賊陞江陰指揮僉事三年署蘇州衛事六年陞廣西都指揮使賜之誥曰昔聖人制兵禦侮職其人者非忠果之士不用焉所以用使者近鎮腹東遠守四夷其當時之將與士卒同苦樂冬不圍爐夏不執扇料敵制勝機無假時故有中國奠安四夷賓服所以為士卒者樂於戎行其教養如法也所以教養如法者何夫教明旗鼓知金角使進退熟而剌剌便弓之地張箭之端曲堅兵利騎勤習而知戰此其所以教之能者也養者何謂不奪其給而已勞而勞不閉而閑使有而不致遠禁此養之道也或云當時之將居邊陲而臨重地先知地理之易雖布斥埃於要害專烽燧而告部下備內姦外出入母中敵問斯教年周密雖與敵旌旗相望彼安可得利而歸曩者之將備若

此之為方磐石國家今朕一寰宇做古人法守在四夷設都指揮使司總方面之兵非如前人豈稱委令爾王真前功在冊今特授爾廣西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爾往欽哉真在鎮七年軍民輯睦封境無事至是卒勅歸葬鍾山之陰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前軍都督府追封臨沂侯賜諡桓義
壬子太師兼掌御史臺事李善長率百官預請朝賀天壽聖節不許
善長等朝賀天壽聖節不許明日又請 帝手詔答曰父母初旁之恩是天罔極生辰之日有痛心而已朕於是日清晨奉祀靜居終日者念初旁莫報耳比者卿等屢以天下太平朕復高年從中制惟禮當而已先是 帝以古人父母既沒生日當倍悲痛况忍受臣下禮乎故即位以來未嘗受賀至是善長等屢請乃許之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賀
八月占城國王遣使來賀天壽聖節及師以禦于安南
臣按占城事我 聖祖可謂盡誠而禮恭矣無他

逼於安南故冀我援以爲存也使臣生于其時必
進言於朝曰占城事我既勤情該持其危逆賊遠
我唐鄰理當抑其暴臣聞元世祖時其臣唆都欲
即雲南交趾還緬占城土壤相接之處請立行中
書省屯兵里潮州毗蘭以免海運其建此策雖非
久安之道更加潤澤便足以爲都護南海諸夷之
要矧瀕海之原山水流通撫撫無際雖蘇松常鎮
淮浙可相埒也作治有成豈惟廣閩之賴雖國
家財賦或因此益廣矣且南海西域諸番奉表入
貢者如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瑣里西洋瑣里
三佛齊古里蒲刺加小呂宋蘭榜葛刺錫蘭山古里
班卒柯枝呂宋合猫里硃里蘇祿忽魯謀斯忽魯
母思甘把里麻林古刺麻呂納攢兒加吳勒祖法
兒潘山阿哇白葛達天方熱德那南玉里急蘭丹
奇刺尼夏刺比窟察尼烏涉刺錫阿丹魯密彭加
那捨刺齊八可意坎已亥替左法兒黑葛達八答
黑商打回日羅夏治拂林婆羅門浮泥百花彭亨
覽邦淡巴瀨文達那蘇門答刺凡五十九國而諸
國船舶數來我福建廣東其福建廣東水商亦多
有潛往諸國者若當占城被安南窘迫使至告急

之秋召募水商取其願往者三兩千人擇一人如
班師者將之相於新用之西靈山之南如羊嶼伽
倭貌之處必求灣港廻旋可以泊舟山原之陽堪
建府邑者立一都護責令都護占城兼制諸國維
世襲封許都護稱制以行事危亂多奪聽都護
調兵以征誅而又大通龍牙門兩道諸番運土產
與我廣閩浙吳海商交易吾見海商往來府府不
絕都護統體益尊番夷歸化益順若因互易之際
平其價直抽分足國裕民始且未論而咸伸南海
安南怵服仍以中國之化施於炎嶠則慕我聲名
樂我德教日漸月化其民可臣服矣縱安南欲自
化州以犯占城吾以新州步騎從西北以入安南
管下橫山河華日南以新州舟師循安南東南以
畧廣南順化新安彼當腹背之衝吾彼按萬全之
勢况兵借於海商吾民不擾糧資於稅課內地免
輸貿易常通安南之民仰吾政占城作導水陸並
進如枕席此謂疆地爭伏武大順行將奄安南而
有之何慮其致難於占城也但成者疑其與番
交通恐貽海邊之禍亦爲未察何則天限華夷不
但見於南北山河兩界在海中亦有然者西南諸

番耐暑而不耐寒東北諸夷耐寒不耐暑耐暑者若過吾廣州七洲獨珠洋則天氣必寒耐寒者若過吾山東黑水成山則天氣必熱寒熱之交侵番夷所以欲速交易不樂久居中國而為沿海邊民之害者矣若設都護於靈山近依占城之國遠結龍牙諸番海商到彼手直交易初未嘗引誘外番入吾內地也昔者孔明立國財用不足取之南中唐以王鐔節度嶺南遠招番舶閩中皆富於財又因以城廣州常征之賦甚矣而舶不可以已也且觀南海西城所產者若椒蠟香木犀角象牙鶴頂寶石玳瑁珠殼浣布腦靚珊瑚白磁之屬在彼處視為尋常在中國則以為珍貨倍從倍百不可為量今之士夫口不言利其出本通番亦多為之惜其不為生民計不為朝家慮不肯建白以然潤澤以推行耳凡空船行于海上者多有盜心推以物貨買者往返重載賽祭誦禱如恐失之振古咸然不惟今爾又沿海居民風高地瘠生理薄薪水旱荒凶鮮能自存處之善化奸成良絕之急誘盜作便情勢使然也誅之不可勝誅或行誅不獲其首徒傷民命搖民心而禍國脉不可不慮也噫

原缺

初胡惟庸使亮祖鎮嶺南作為擅專貪取尤重歸責不服已非一時帝怒而鞭之是月壬寅亮祖父子俱亡亮祖已責之地以度禮其子還為府庫衛指揮使先亮祖卒由是度爵不續帝為御製塋誌曰亮祖廬之六安人元季率鄉里義士禦亂與諸雄戰所在出眾元授以義兵元帥未幾為諸雄所遇與諸義兵東越濡須經梁山渡蕪湖江放肆掠江東民與太平州官搆難江東會衆攻之亮祖諸義師頗眾時朕夏六月渡江采石太平州父老迎之城降民安亮祖聞之亦深懼焉遣使入降朕賜賞以銀帛之類令不失元授惟改年從朕是役數月仍叛入元與大軍戰大軍不利被其俘囚而亡者四千余眾未幾復戰寧國之北亦為所敗俘二千余諸將弗克亮祖時朕急欲拔建業未暇姑置之明年下建業又明年東與張士誠戰毗陵下之師旋大將軍徐達聞平王被^命為前隊慎行伍進晝夜圍亮祖於寧國縣聞平王被傷而歸國公勦愈亦被傷還朕來日至比至之先援兵已被大將軍敗於城下獲亮祖朕謂曰還如何乎對曰事非

得已生則力焉死則死矣朕憐其志壯槌三鐵簡而生之後用隨軍四征所向畧勇如此者十有一年遇天下定授侯爵自是之後群官中頗肆智類嶺南所為多不法歸責不服卒于己責之地尸聞蔡仲既亡周封其子韓信于紀漢爵其孥唐太宗不絕君集之後唐德宗尤重懷先之封古先帝王所以待功臣者至誠至厚如此而我 聖祖則右誠厚之至者亮祖之死則其自取焉耳而葬以侯禮親為之誌義中未嘗無恩也蓋在嘗伏讀聖祖禮待功臣終始與夫著牛搏虎說別賜戴氏之牛以代仁獸而自終則知 聖祖恩及禽獸其所以恩遇下必充隆矣其說有曰世有走獸其類多端有生而在野者有生而受人養者斯二者之為物如在野者兇虎麋鹿狼狐獅象且如獅虎之猛狼狐之狡雖而有之者終為人患乃無益於世其麋鹿犀象生食平原之草昔聖人取之以時如象備法駕以供四時之祭麋鹿為肴羞亦以時用而家豢而有功於人者牛馬駝騾驢犬是也是故負重載遠則有駝騾驢若墾田闢地為農之上功者無出於牛之力也若開邊拓土巡守封疆

而備侮其馬之功又為不小犬之力微守舍之功猶義然邇來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人戴姓者飼出其妻牧牛於野昔豢犬隨之其犬或前或後時左時右縱橫行之俄而入草莽間久之不出戴氏之妻往尋之去未百步乃見虎據叢而食大虎見人至棄犬趨人其戴氏之妻被虎所搏搏而未傷所幸之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諸虎所在虎乃釋人而應牛未云二物相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虎而奔擊者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夫獸之為物雖品有高下力有巨微人之取者取其所長牛不拖牽耕墾田種穀而已未聞他能獸之猛無如虎豹猛甚而伏虎豹者獅也今戴氏之牛威猛如獅志意同忠豈不仁獸者耶於戴獸之報主者捨身捍患人之於世反不如者何哉於是別賜戴氏之牛以代仁獸而自終豈不人報獸之宜乎於獸人於禽獸同生而異類其在吾人尤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至於人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况功臣與吾轉運開國功銘竹帛其所至切乎焉有恩及禽獸而惠不加於功臣者然良又謂亮祖之死乃其自

取則可以知其然蓋臣又嘗伏讀我 聖祖蜂蟻
之論矣其論曰夫蜂蟻者世間最微之命分巢穴
處之兩般有衙陣之律本類有不可犯者且蜂有
巢有戶有守士者有宮有殿有專王室之綱甚嚴
者出入有驗飛野無隊自意高下尋花覓葉與
巢室就集為養如人之集福糧也飛野無隊者何
也蓋身有銳鉗騰翔上下凡遇諸蟲蟻有相犯者
獨可以刺破之如大將軍彼堅甲而執利器有智
謀而橫行天下也此蜂之能者故出無伴隊也不
蟻者穴居有治宮室開戶與蜂相類室將建近於

九泉其形命雖微能知寒至而閉穴藏陽田而開

戶巡防守界採食盤旋列陣於長隄之下出奇於
草木之上衆蟻有繩如兵之聽將命也嗚呼蜂小
有膽有毒蟻微僻結繼行氣類相感治律過人蜂
蟻若是人類犯法何如靈乎意即 聖祖所著蜂
蟻性靈之言則亮祖屢責不服安然亦犯極刑者
三豈可以人而不如蜂蟻乎臣故曰亮祖之死則
其自取也

癸卯以永城侯薛顯赴北平督兵屯田
臣按永城侯督田北平所督者止是舊屯荒田耳

臣聞北平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者齊
燕薊之場海潮日至於為沃壤其於西湖海濱之
地殆始相同若築為堰開淡水而遏鹽潮於以
墾田積穀石不可量也倘以堰閉之築工力不敷
若求伊尹匠種趙過代田之法以施于軍民吾見
一畝倍收歲歲如一其為國計軍民長利亦不必
言矣

辛亥後軍都督府余辜高顯卒追封汝陰侯謚武肅
顯初從郭英在河西務戰破元平章俺普達朵兒
只從克通州大都薊門永平開平以燕府左副兼
大興左衛指揮使與征沙漠得功改寧州衛指揮
使從征松臺潘州置松州衛領兵戍守恭陞都督
余辜改余後軍都督是月辛亥卒賜塋鍾山之陰
追封汝陰侯謚武肅諡曰自昔帝王之興統一案
宇其義勇之士有能奮身效力佐成大業者生膺
爵位之貴歿有褒贈之崇世爾龍虎將軍余後府
都督辜高顯素以英毅之資居行伍之列適衆來
歸勦擊左右披堅執銳無往不從畧地攻城所戰
必克雖敵衆在前而不顧矢石集身而不辭累立
奇功進與兵衛隨大軍平靜幽薊以至副兵迄

北成守寧川獻俘執訊撫順招降勳績著歷官
顯要奚享安榮何乃天下降半因歲長逝追念爾
勞朕豈能置是用贈爾開國輔運世誠宣力武臣
榮祿大夫何知後軍都督府事追封汝陰侯謚武
肅以慰爾於冥冥嗚呼生則樹勳沒則封爵始終
克全可無憾矣英靈如在服此寵命

弘治季善長表請賀天壽聖節不許

善長率群臣表賀聖節受百官朝賀不許詔不許
明日善長等又以天下太平上又春秋高固請稱
賀上不違其情手詔答之

詔減蘇松嘉湖重租

先是四府之田每畝起科七斗五升七年已減其
半矣至是四斗四升者減什之二四斗三升至三
斗六升者減什之一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
臣按業歲有云有元之時蘇州額糧二十六萬石
張士誠橫征至百萬石國初蘇州一府因籍沒依
舊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故今歲
糧有二百七十餘萬石於戲民力竭矣上無息堅
之蜀下必有土崩之勢良可惧也

置內外寶鈔行用庫

在京內外各置寶鈔行用庫凡軍民倒鈔令軍分
衛所民分坊廂輪日收換鄉民高株則以路帖引
為驗具鈔務黃伯昏爛方許入庫易換量收工覓
償直

增廣行人司員額

本司司正正九品設行人及左右行人職專掌奉
使之事改行人為司正左右行人為司副吏添設
行人三百四十五員

冬十月安置翰林學正承旨宋濂于茂州行至茂州
病卒

濂之孫宋慎有罪被刑理應族誅帝念濂賢能勤
勞有所不忍以此坐累安置茂州後行至茂州未
發得疾竭坐飯手而逝愛之府守官吏皆致贈贈
哭奠葬濂於茂州之西蓮葉池山下其經紀喪葬
刻石表墓者則知事桑以從也門人方孝孺稱其
道德可以訓暴禁姦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
旨可以信於人而傳于世臣按國初立法甚嚴
我聖祖之威亦不可犯嘗幸金華訪求許文正
公之後得許文善召之未至而車駕還京又驛召
赴京與語悅之為立京學命為教授鑄印使佩之

仍命入傳 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而國子
監拜博士無何陞祭酒出入兩宮垂斗牛自稽古
禮文之事至於人材進退時政施張無不與議文
善亦是是非非無所顧忌在學校更設規法以教
養數十事無不施行及後文善以學官雜器用於
私室為言者所劾章入帝覽之而笑言者不已乃
安置文善于韶州夫宋濂之與文善乃開國名賢
其制作之富眷遇之隆未有能過者也縱有差失
置法不肖愛惜人材是固國家盛意若恃寵生姦
陷害民物者觀此亦可以成矣

以吳頤為國子祭酒

顯河南人也以儒士舉至京特命為國子祭酒誥
曰大學之設無如古彌但始自漢唐所以設此而
教居之嗣貴臣之子故立名曰大學既立之矣則
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又官稱
何曰祭酒司業博士助教皆有肆焉斯官之首者
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吾說似非
而有理焉且仲尼昔人於世務德仁人無疆暴而
不殺凡出弟入孝謹以事君流今此經而書歷代
崇其德而先師焉然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

祭之其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素牲牢淨廚寔
精意豈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為飲之長而先奠
之曰祭酒吾甚愧而不通斯說未然今必以奠先
師而名吾方諾不然則非也況子曰祭神如神在
所以祭必謹之若以孔子生之禮祭則相去既遠
而莫可考以今時之禮孔子之如生又非仲尼之
生禮不過時宜而已矣然不可不謹以時宜依期
而奠焉今特拔爾來詢為國子祭酒爾尚竭力恭
而聽祭靜乃神以對神則其真鑒知庶不負委令
之意爾懋懋哉

初下頒曆法

今豫刊天下明年大統曆以十月朔日進其諸
王及在京文武官直隸府州俱欽天監印造頒給
十二布政司則本監豫以曆本及印分授之使印
刊以授府州縣頒於民間俱依欽定 皇帝親王
曆註三十事民曆註三十二年又該本監奏准印
造大統曆日頒行天下偽造者依律處斬有能告
捕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如無本監曆日印信即同
私曆

以柱彥良為晉府長史奉政大夫

是時華各處相府傳為長史司改以彥良為晉府長史彥良以疾謝詔不許用為長史陞韓帝曰江南大儒性卿一人桂彥良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帝曰宋濂又人劉基峻隘不足取是時基近辭歸濂方近家而帝於彥良優獎如此

勅諭山東布政使吳印示以勿畏強自弱恃小眇大明以小人居大位使當要路害政是小人恃要害侮君子害忠良今觀此徒誠然有犯古聖人忌避不才之者洪範亦云臣下無有作威作福者其無

知之徒擅敢有作威福以致戕亡然自今以後卿等獨守前誠為國為民神天必昭鑒焉朕更為卿等言勿長強而自弱勿恃大而眇小慎守斯訓吉哉印本五臺僧先於前年閏九月應詔言事的不中半兼有才辨帝喜之擢為山東布政司轉山西左布政使等皆按察使張丁其象人橫肆藩臬官奉事謹謹御史彭通給事中陳汶輝深嫉之適通陞山西左叅政印以事于通通直其罪斥辱之朝列其事以聞印以朝廷不為加罪益肆勅諭四輔官上本等示以忠誠勸職感格天心

勅曰自胡惟庸不法之後特召天下賢才而有司又多泛舉尚書范敏獨能薦卿等以輔朕朕視卿等皆高年篤厚故九月告于太廟議立四輔以王本社佑龔教為春官杜牧趙氏望吾源為夏官惟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是年自春徂秋天災疊見繼之暮天氣尚暄嘗諭本等沐浴致齋精勤國務以均四特本等奉命盡誠使立冬朔風驟寒以成冬令嗚呼天其非吾人乎感應之機如響斯答古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特其或有承庾則曰公輔失職蓋人事有不齊則天應之有如此

者卿等尚當竭忠誠以勤厥職庶幾感格天心苟在己之誠一有未至則不足以動人况以動天乎可不慎歟本等於是共薦儒士張叔廉陳真朱納教諭石瑛湯盤訓導曹文受掌京州衛米歲破逐此虜于白城李濤皆遣使召用之獲其人馬以還遣瓜哇使者還國復詔諭其王及三佛齊王省已自修

瓜哇國王八達那已那務遣其使向列彞烈時奉金葉表入貢使者番月余遣還因詔其國王曰聖人之治天下四海內外皆為赤子所以廣一視同

人之心朕君主率夷撫禦之道遠邇無間爾和僻居海島頃嘗遣使中國雖云修貢實慕利朕皆推誠以禮待焉前者三佛齊國王遣使奉表來請印綬朕嘉其慕義遣使復之所以懷柔遠人奈何設為奸計誘使者而殺害之豈爾恃險遠故取侮如是歟今使者來本欲拘留以其父母妻子之患夷夏則一朕推此心特命歸爾爾二王當省己自修端秉成敬毋蹈前非干怒中國則可以中貴貴如或不然自致殃咎悔將無及也

十有一月元丞相乃兒不花復帥師寇遼

臣按元久亡矣該稱韃靼不宜紀國以元臣又以元稱者緣我聖祖甚嘉乃兒不花哈刺章等奮忠仗義衛唐深塞一居亡又立一居乃心在元是以前後所賜書記俱繫以元而且舉其官所以訓厲人臣以忠事君以立世教也但自燕脫古思兒絨之後乃兒不花哈刺章奔散之余復緝韃靼不以元記名矣一以尊聖祖一以外夷狄

復遣使詔諭日本責其浮詞生釁傲慢不恭之非

詔曰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生中國二百余年移風易俗肇夏腥膻有志君子孰不興憤及元運

將終英雄昂峙聲教紛然特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末幾命大將軍肆九代之征不逾五載勘定中原盡爾東夷居臣非道肆擾却却前年浮詞生謗今年人來非誠問其所以果然欲較勝負於必然實搆寡隙於妄誕於戲渺居滄溟罔知帝賜奇甸傲慢不恭縱民為非將必自殃乎初帝嘗遣使使使日本詔諭其國王秋泛海至拆木崖入境守關者不納秋以書達其王良久乃延秋入秋諭以中國威德及宣詔內詔文中有責其不臣中國之語王曰吾雖僻處未嘗不慕中國之化以通貢奉

惟蒙古以戎狄蒞華夷而小國視我使其臣趙姓者懷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師數十艘一時雷震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千年今新天子帝華夷天使亦姓趙豈非昔日蒙古使者之雲仍亦將懷我以好語而襲我也合左右乃秩秩不為動徐乃言曰我聖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之北我非蒙古使者之後爾居肆悖逆而不我信即先殺我而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一不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之戈船百

不當一沉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與蒙古懷詐之襲爾國者此即於是王氣迴喪下堂延秩札過有加遂達其僧租并散僧人入隨秩入朝奉表稱臣貢馬至是朝廷因其欲排兵寡故復遣使責詔切責之

臣按日本國小而好兵然自古及今未嘗敢與中國角戰者役國中兵器以竹弓利鏃為長技其法以竹片作弓內膠以松櫟山桑之本長踰五尺濟其箭鏃利於刀鑿百步射中截骨斷根人甚憚之但蔽以雲幢則彼弓箭皆無用矣又何以為恃

欽定四庫全書

十有四年

辛酉春正月戊子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湯和傅友德為左右副將軍帥師討刀兒不花

花茂討捕清遠英德翁源博羅等賊叛賊嶺南遂安復城免應天太平鎮江廣德寧國官租民糧

詔曰朕荷天地祖宗護佑山川百神效靈在位十有四年思昔創業之初軍需甲仗淮江左且邵之民其勞甚矣特以洪武十四年秋糧太平應天鎮江廣德寧國五郡除官田城半徵收其民田盡行蠲免於歲立法以純簡施恩以撫善期做前王之

道非朕已能故茲詔諭臣按我聖祖屢惠五

郡之民古今無比矣盛德大業不勞而自致鴻台盛福長享于無窮職此故也然屢免稅糧五郡之

內豈無細民耕作富室寺觀之田園皆就蠲富室寺觀納官之稅但未見免細民輸細稅室之租富

年細民不無斛望朝廷施恩道木大光使日生于其時必以備告聖俾細民各被其澤矣

大將軍徐達以諸將出古北口傳友德耿炳文引兵向北黃河

二月復制朔望朝恭之儀

朔望日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俟鼓三嚴公侯一品
二品官入東西角門俟其餘三品以下先以丹墀
內班橫行序立鍾三鳴公侯一品二品以次入序
班立鳴鍾畢儀禮司奏外辦導駕官導帝陞御座
鳴鞭畢鳴贊唱班齊通贊詣中道班首臣某等同
起居 聖躬萬福畢百官行五拜禮畢儀禮司奏
禮畢乃退自是率以為常

勅孔克當襲知曲阜縣

先是衍聖公孔希學卒遣使祭之文曰三綱五常

之道始上古列聖相承率修明以育生民至於中
古將欲墜焉非先師孔子孰能修明之今生民多
福惟三綱五常之道儉耳蓋世之大德者天地不
渝沒人民無惡聲所以為帝者師血食千萬世不
泯子孫存焉朕以爾孔希學繼世焚修永張斯教
以顯爾祖何期訃音一至云及長往嗚呼襲封帶
貴克保令終可無憾矣特遣使以牲醴致祭爾其
享之至是以克當知曲阜縣勅曰朕聞古人有心
報而不忘者先師也蓋為傳德明道終身一受福
患固報之朕與臣民同世於斯時方知大成至聖

文宣王當世之先師時人去古既遠有失報禮備
諸古典報則有光其先之顯揚師徒共之若果誠
能報之則益而無損洪武十四年吏部奉為襲封
衍聖公長逝生前因曲阜知縣孔克仲卒其官係
孔氏子孫世襲昔衍聖公已薦族人孔克當為知
縣朕思衍聖公遊後方奏慮恐不實以族中長者
悉至京師論賢排嫡族人既至宗派分明以爾克
當特命為曲阜知縣以報 先師爾當敬事以在
公而信以來庶民陰使人效勤問民艱用力以時
以揚先師聖德於戲陰陽流芳萬世不泯美靈帝

存子孫承之爾宜懋哉

三月以國子生林伯雲等分教北方復頒書籍於
學校

帝念人材盛衰由學校興廢憫北方荒亂久經胡
元染習之余人鮮知學遂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
百六十人分教北方諸府州縣又以五經四書頒
於各學因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五
經載聖人之道譬之粟散布帛家不可無人非粟
散布帛則無以為衣食人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
道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

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四書五經領之使其講習
君子知學則道與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
必本於此也 帝又嘗着戒慵儒說以警於人其
說曰儒有從慵其體而為垢壇之蟲舍其身蟲得
無阻而有為焉於是寓其有日復恣意時蟲子孫
繁衍乃列衣體而寓之巨者以髮為巢蟻馬以衣
為窩者亦蟻馬而更召他毫壇者各舍於毫根不
踰數月被垢壇之黨訪毫誼者衆以數言之則有
八萬四千戶之多遍舍慵而周身其慵者宵晝不
得自由彼時指無完甲肌無完膚傍有詢者曰先
生起居無事搔衣搜首畧不少暇無乃修煉而有
妙手而奇句未成而方寸擾乎曰不然吾數月以
來身瘡首亂肌肉臃動髮根水生無可奈何豈他
術句而奇妙哉詢者曰先先曉時而寢曰高而興
歲忘其櫛一紀而浴然乎曰然曰若此則吾知先
生之疾矣昔者南華老人有云蝸牛之首尚有蟲
為其國況先生塊然一物弗與蟲較斯必垢填毫
壇之蟲為之此疾之源也慵儒聽之遑遑無所措
詢者更謂曰未已不獨擾動八萬四千毫寢將必
憂於三百六十要聞於斯之難可不早為之醫乎

於是慵儒求觀告薦令其子束馳西奔以買名方
正倉惶問勿一貨疥藥者過其門貼下一紙名其
方曰日一沐浴而三利擲其毫壇之蟲畏湯而必
舍毫根而解去首髮不遂梳攪動則垢壇之蟲
畏梳攪而亦解無恙矣時慵儒依方不逾月而可
詢者見之曰先生若何曰痊矣詢者曰非吾先生
何以痊不止不痊以先生之慵將欲致妻子於飢
寒故諭先生醫之曰 臣聞晉陶侃有云大禹聖
人膏肓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臣玩 聖祖戒
慵儒之說譬狀親切有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
以是而推諸政其當國家閒暇及其時明其政刑
者乎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
者吾道也其斯之謂與
置朱墨勘合及創編賦役黃冊
時以令令下行恐有假偽乃置半印勘合下諸司
收掌六部都察院應有行移即便比對勘合朱墨
相同大速奉行諸司亦置六部觀察院冊七扇如
勘合至日即便附寫緣由收貯仍將原文繳回內
府其勘合附寫緣由明白滿日差人赴內府奏繳
其編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里丁多者十人為

長余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先後則以丁數多寡為次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冊錄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廂後名曰畸零冊或一本進戶部布政司各府州縣各存一本臣按黃冊之編法意極良至今咸欽遵之但十年攢造之際所委官吏人役若得純業則無添減丁口之弊詭射田糧之變若否其人臣莫知其所終也嘗遊廣東倫聞府縣黃冊之外有零鄉簿冊將進於部司依其數騰給於民一本名曰番鄉冊丁糧多寡官民不疑故編造差役多者不得輕重為姦零鄉簿之立官府召喚丁夫拘提人犯按簿立限最是良便但簿內所載只是鄉村廬名而不記山川形勢閭閻之變比之成周司國司險備畫形勢而中偶守備者尤大不同若按原簿而稍加潤飾附以處分之方并詳守禦之要仍參以人物之盛則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宇宙之事皆在吾胷中矣臣言若迂若報地方有警通國上下蘇素惶惑而莫知所措許時乃知臣不迂而修補不及矣

鳳翔戍張隆引兵至崧高州收補元果來平章煙其東省
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令調精騎出塞誘虜復以重師番屯北平
勅諭徐達湯和交德曰今夏及秋胡人必伏精兵於近塞以待我師卿等欲輕騎進擊不可不深為謀必先知彼虛實乃可行兵若欲知彼之計宜先遣三四百人先入其境而以精騎繼之其先行者必有擒獲執而詢之可得情實有伏則引還誘其追我度其行速勢困則反擊之必得其利如無伏則以精兵搗之可也若大將軍未可出塞且番營北平
癸卯賜翰林及諫院官各祿與權等六十八羅衣各一襲
丁未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人秋正六品夏四月勅諭馮勝徐司馬慎守河南
勅曰今天象有警占在大梁乃周王所封之地爾今政在彼處當早夜謹長王之宮殿已成王城內護衛嚴密馬步士卒各加訓練其在爾左右國子手若王府有馬毋令牧於遠地當令兩軍共守一

馬軍皆須精銳者但有異聞即乘馬至報爾就語
都指揮馬兕亦宜慎察人動靜

張隆引兵畧公主崧高州東省收補平章果未獲馬
數十匹

楚王之國以胡象之子顥襲都指揮同知管武昌護
衛事

庚午大將軍徐達率師出塞傳交德沐英大破虜兵于
北黃河公主山遂襲木炭山克之進畧嵩高金寧
交德炳文引兵至北黃河擊破乃兒不花兵余衆
駭散俘護人馬無算悉送大將營沐英出古北口

經畧公主山長寨獨當一面所向無敵交德秋選
精騎會英等夜襲木炭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哥
樞密副使文通英乘勝畧克高州高州全寧又進
擊至驢騎河獲知院李宣并部下千余人其丁忠
以兵攻克大石崖獲人口數百牛羊五十連拔德
帽山鞋寨又獲人口數百而還

癸酉召前武昌知府傅藻以為河南按察使
傅藻金華義烏人以十二年出知武昌坐事免官
還鄉至是復召用之藻博通經史尤善詞章
壬子以陳德子鏞襲封臨江侯

誥曰人臣能宣力效忠佐興大業者爵位以崇其
身世祿以及其後所以重報功之典也咨爾陳鏞
爾父臨江侯陳德從朕渡江勦事左右征討四方
尤著勲績天下已定論功行賞錫以侯爵加以重
祿俾享安榮何天不假年遽然長逝朕念之不忘
爾為嫡長命襲其爵於戲竭忠報國人臣之當為
崇德報功古今之盛典爾鏞思前人之奮勇折衝
除勦敵以立大功當益懋忠勲永保祿位

東莞縣港集賊曹真反殺恭議王綱南推侯趙庸進
張仲賢率兵進討戰于海口敗績仲賢死之

王綱余姚人洪武四年以文學徵徵年已七十而
齒髮精神同於少壯 帝異而問之親策治道策
對卷七嘉拜兵部郎中至是廣東潮民弗靖擢拜
恭議往督兵糧以其子彥達同行單舸往諭潮民
民感悅叩首服罪咸信大張其趙庸亦捕獲海陽
群盜并賊屬二千七十人事平綱回至遇曹真等
作反欲奉綱為王綱罵不絕口被害彥達亦死真
曰父老子孝殺之不祥令蝦羊輩尸負之而出
乃得歸葬趙庸率兵討真以仲賢為嚮導仲賢駕
舟先進破負前鋒奪其港口庸督戰艦衆潮繼至

賊象大潰肅復達仲賢率兵援東莞舟經海口賊畏其饒勇悉衆來攻仲賢殺傷賊數百人以死事聞詔加褒贈

初制農民高買校尉祇禁僧道等服

農民家許穿紬絹紗布高買家止許穿絹布校尉用遙攔鞋以青緊束之衛門祇禁穿皂衣殿用淡青僧道服色裨僧養褐常服青條五色袈裟講僧五色常服綠條淺紅袈裟教僧皂常服黑條淺紅袈裟僧官皆如之道士常服青法服朝服皆用赤道官亦如之惟僧錄司官袈裟道錄司官法服朝皆用綠紋飾以金

以蘇國公康茂才妻于鑑爲廣西護衛指揮僉事復封其母朱氏爲德夫人

誥曰昔君天下必崇德以報功使勇者安而德者懷社稷悠久黎民咸寧前都督蘇國公康茂才助朕興邦事將成而中道忽疾而逝朕念前勞特以嫡出次子鐸授封侯爵正妻田氏已祿夫人惟長子康鑑雖係庶出已長成人因前人有勲憂難忘授明威將軍廣西護軍指揮僉事其母因子貴今以朱氏爲德夫人臣按惟思臣妾之典自宋高宗

封制光世之妻始今我聖祖封妻自康鑑之母始米人所封者是人夫之妾我朝所封者是人子之母封妻恐啓僭嫡之端封母是成人子之孝其事雖同而效則自別矣

初設山海衛調平山衛指揮僉事范繼署衛事

五月朔編脩吳沈典籍吳伯宗劉仲質進千家姓系表曰臣沈等言臣聞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昨上命氏此姓氏所由興也三代以前有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所由來尚矣三代以後姓氏寔廣推原其始有以帝王名號爲氏者有以王父字爲

氏者有以所生之土爲氏者有以官有以爵及謚爲氏者有以所封之國若邑若卿若亭爲氏者有以技以物爲氏者故姓生姓同而氏則分年代既遠族類益繁於是爲姓而索之族矣歷漢唐宋元生齒之盛革夷之混又有以部落爲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遇因事因刑改姓者有避諱避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字冒姓者有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文省言轉姓者其區分類別不可勝記前代雖有氏族志等書流行于世類龜羅未盡互有詳畧識者病之恭惟

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混一區宇車書萬里薄海內
外遐陬僻壤咸沾沐 聖化安土樂生黎庶阜蕃
人非前代之比臣等謹將諸史牒質之高籍旁搜
博訪類萃成編約為韵語凡為姓一千九百六十
百八名曰千家姓繕寫呈上極微霄漢未能悉備
萬幾之暇得賜覽觀刊布四方以便初學習讀天
下之人有以知 聖朝土地廣大人民衆盛恩德
深原而思各保其族於悠久以同濟仁壽也卿也
洪武十四年五月朔日翰林編修臣 吳沈典籍臣
劉仲質臣 吳伯宗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南雄侯趙庸遣兵討東莞翁源四會龍川河源陽江
歸善等縣諸盜

癸丑召山西右布政使趙新以為翰林修撰

蕭子賢討捕饒隆周三福建都指揮張鑑復追獲楊
總惠潮漳泉海道遂清

六月征南將軍周德興及副將軍仇成率兵討平五
溪塔平散毛諸洞蠻賊

五月內諜報五溪蠻反朝儀出兵討之德興年老
請行 帝未之許因詣益力且示雙環狀 帝壯
而遣之賜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國者蓋智勇筋

力之所能及擇其忠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克國
而取西羌焉援請討交趾朕嘗歎美謂古有是人
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
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老不忍
煩卿卿乃固請受命為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
勤不怠卿之志見矣朕悔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
旋當有以報卿也至是德興以兵至五溪諸蠻散
走未幾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亦反旁掠郡
縣 帝於是以前安慶侯仇成充征南副將軍率兵
會德興討 帝乃為祝文告祭大歲諸神于龍江

曰上帝姓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效之則民安物
阜邇年以來西南諸夷數為逆患斯患也稱自克
舜以來以至於今弗循教化又不畏威蓋恃崇山
而固險於山林之叢深跳梁山谷害良民而傷生
今遣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進取散毛等洞
安慶侯仇成充征南副將軍取容美等洞以及散
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靖西南兵行特
專昭告神其鑒之德興既定五溪蠻遂會仇成梅
思祖張銓合克塔平散毛諸洞皆平之 臣按五
溪諸蠻自古及今多占便宜方天下擾攘真偽未

定兩相爭戰被必據兵阻險掠取民貨以觀人之
成敗其占便宜一也勝負既決真王龍興彼率衆
欽附以祈官賞其占便宜二也天下承平民不識
兵兵不習戰知朝廷重於興師時出掠以爲民害
行則便民負擔息則使民焦費攻城驅民先當矢
石敗則棄民以遺軍卒軍卒盡指作賊屈被斬首
張功其占便宜三也夫辰州盧溪縣西武山是古
槃瓠所出五溪諸蠻之祖也昔大戎吳將軍爲患
西方高辛氏 皇帝下令有能擒斬其人者即以
少女嫁之令既下大衙吳將軍之首以獻高辛以
其非人類不可妻以女女固執不效其父失信即
以女與大大負其女依槃瓠山絕險處三年後生
十二人哺哺來朝高辛以其父有啣大戎又母乃
帝女賜以名山廣澤田作商販無閼梁符傳租稅
之賦其人外癡內黠安土重遷今徭伶仃絕遍滿
天下山菁皆其類也善採藥釀薰毒矢應弦人斃
肇慶廣德蒼梧博溪軍民及溪中往來官員客商
極畏之然 臣知其可以機馭不可以法制也蓋彼
處山菁所有椒桂藤蠟竹木青漆最爲充裕其所
以者只是魚鹽者今兩廣沿邊嚴制軍民不與交

易極是失策何者我若與彼交易通其有無則彼
常取資以我而不附其首推常在我面爲之酋者
亦不能爲彼禍福自然心離氣索勢孤弱援不能
爲吾邊患若絕其往來魚鹽不通則彼必歎忿嫉
於我招誘黨類英輔土酋其爲地方之患豈忍竟
言乎
建官俸軍糧倉于京師及制各處倉官遷陞法
先是令倉庫司局管錢糧以歷俸周歲爲考滿收
受小者以數交付代官給由多者以半俸守支畢
日給由雖經改除亦以九年通論至是人令各處
倉官周歲考滿守支俸給三分內支一分守支畢
日未入流陞從九品已入流陞正九品自是率以
爲常
秋七月戊戌日本國王良懷遣使貢方物及馬十匹
詔却之命禮部移書責其王及大將軍
良懷遣僧人如瑤等貢方物及馬十匹 帝却其
貢命禮部移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書日本
國王曰王居滄海之中傳世長民今不奉 上帝
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爲固妄自尊
大肆侮鄰知蹤民爲盜天將假手於人福有曰矣

古奉 至尊之命 移文與王 王若不審 巨微故井
底鳴蛙 仰觀鏡天 以為巨之無量 無乃構隙之源
乎 恐王太畧 涉歷古書 不能詳細 特將日本與中
國通往禮物及前貪商之假辭 如王之國至日可
細目日本之盛大也 且日本之稱有自來矣 始號
曰倭 後惡名曰倭 遂改日本 其通使中國者 上古
勿論 自漢歷魏 晉宋梁隋唐宋之朝 皆遣使奉表
貢方物 生口 當時帝王或授以職 以王或睦以親
由彼歸德 慕義改報 禮厚也 若夫叛服不常 構隙
中國 則必受兵 如吾大帝 晉慕容廆元世祖 皆遣
兵往伐 俘獲男女以歸 千數百年間 往事可鑒 王
其審之 其設禮部問日本將軍曰 大明禮部尚書
至意 日本征夷大將軍二儀判久昭 萬象於穹壤
奠海嶽於洪龐 生民盈於寰宇 然而天造地設 隔
崇山限大海 語言異風俗 殊俾自為國 覆載之內
外 小邦非一所也 必有主以司之 雖主非一人 又
非仁人者 天奚輔之 若非禍首 天奚禍之前 將軍
奉書我朝 丞相其辭悖慢 可謂坐井觀天而自
造禍者也 且往者我朝初復中土 彼曰日本僧俗
多至問云 使則加禮禮之 或云高則聽其去來 斯

我至尊所以為嘉惠 日本效違克動 仲猷僧之
行反其至也 非仁德於使 加以無禮 今又幾年矣
洪武十二年 將軍奉書肆侮 奏無禮答 謂彼來者
將軍自云貪商 今來者是不信也 今年彼如瑤藏
主來陳情 即非羣臣言 是必貪利為謀者 請誅之
時我至尊弗允 旨云 彼不人無知 聽其所令 殺之
何益 豈不小人無辜 况隔滄海之遠 福善禍淫 鑒
在高穹 吾中國雖不強 盛人非侮 甚安敢通 帝
命而擾生民者乎 本部既聽德音 專差人涉海往
問如瑤藏主之來 果貪商假名者 歟 實使為國事
而勞者 歟 將行 群臣又奏曰 日本君臣以滄海小
國 詭作不誠 凡王者奉若天道 名主生民 今日本
君臣縱民為盜 四寇鄰邦 為良民害 無乃天將更
君臣而代其患乎 我至尊弗允 而論之曰 人事
雖見天道 由遠矣 敢擅專若以舳艫數千泊彼環
海 使彼東西趨 戰西向 弗維國固可戒矣 然於生
民何罪 且以禮書之 舉待彼何如 卿等議之本部
復觀彼之浮辭 行雲流水 皆遊方無德之徒 忘中
國之寬構 是非於兩端 識者嗤之 治民之國 信俾
辱而構大禍 古至於今 未之有也 且尋方問道不

得自由蓋爲彼國之人人皆盜是僧不待自由斯
故也如彼日本遼民曾彼中國人民爲盜而擾之
乎又使至彼中拘不自由果何罪耶謂元之艘艘
漂於蛇海將謂天下無敵矣吾不知彼國以天之
所以然歟人事之所以然歟若以人事效之元主
紫塞不假舟楫輪長驅經年不阻而爲有疆但
長於騎射短於舟楫況當是時日本非元仇讐非
鄰邦之患害元遠 帝好強尚兵加以天厭征伐
海風怒號沉巨艦千艘淪精兵於海底將軍以爲
彼國之人能者也彼何曾見元師之盛陸執鵬旗
飲精兵駭騎雲也霧集鵬旗舒陣列重山埃塵亘
天啼鳴雷轟戈矛剌電胡人振威露刃哮吼鬼魅
潛走所以入壘九夷盡在馭內惟爾日本渺居滄
溟得地不足以廣疆得人不足以爲用元所以懲
失利而不增以其最爾之地也畏天命而弭兵禍
以安日本之良民也今彼國以敗元爲長城以強
爲大而不可量吾特之疆用涉人而指視令丹青
繪之截長補短周匝不過萬里余陸比元蹄輪長
驅經年不阻而較之吾不知孰巨細者耶今彼國
通年以來自誇強盛縱民爲盜賊害邦鄰必欲較

勝負見是非者歟辨強弱者歟恐非將軍之利也
至意至日將軍審之 臣按制日本教自山東成
山絕海人新羅百濟之嘉林任存三城而日本使
者及行却者却向浙江定海寧波近福建廣東沿
海商民亦有徑到其國往來西南之風迴順東北
之便兩月之內便各到處近聞日本不屬朝鮮偏
就天文此又我中國之利沿海居民之慶何者海
表諸國若歸屬朝鮮則朝鮮必生侈心慢 天朝
而輕國民若各王一方彼此頡頏連難不極擬自
仇敵不暇使寇中國而遼民安矣

己亥左軍都督僉事何德以北征還卒于道詔贈同
知對盧江侯謚壯毅

皇后千秋節諸命婦朝賀于坤寧宮賜席宴之

士寅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爲河南左叅議聰明正直
全思存恩爲北平叅政孝第力田聶士舉爲四川左
叅政賢良方正蔣安素爲右叅政

庚戌河決河南原武祥符中卒

河南布政司以河決上奏 帝曰此天災也今欲
塞之恐健勞民力但令防護廩堤勿重用吾民

八月庚辰曲輔官安然卒

然得待人初免官還鄉未幾復召爲四輔官每論
事常得賜坐及是卒 帝御制文遣官祭之曰爾
中土之士昔當元未從事義旅效力於元職掌兵
夫及元運終大將軍長驅齊魯當是時爾守齊東
爾爲中土之士祖宗丘隴在焉所以棄胡歸我其
亦甚誠朕於爾嘉是以教授之以重任每臨方面
累有極刑之犯者三朕嘗釋之前年爲坐視胡惟
庸陳寧爲惡意已同姦朕思未歸之美仍前釋之
昨爲朝無人用復召爾來想必加誠事朕何期鬼
神鑒焉爾懷自愧之疾遽然幽往朕觀所以必有

咎乎然朕尚思初歸之意猶如牲醴之奠臣按朕
聖祖以胡惟庸掌中書省事而以陳寧助之二人
拊足覆餗其刑惟淫延及安然等多以坐免以其
不體 聖祖前賢之作之意耳蓋其上篇文曰昔
軒轅既平亂後沿國事繁職職各專出納理百辟
帝知務甚於蒼勞形以衆稀往禪之出入公私稀
如所在蒼迺而與語謂稀曰稀之來帝命也所以
命也紀繁無遺無知有知非理以理非道用道非
成以成非施以施非工以工非仰以仰非俯以俯
盡之矣吾不知嘉誰必稀知所以然歟稱曰帝命

俾之何敢不盡而又公私焉安不知命善善惡惡
靡行靡止善幸滅行致恭竭及明元首良股肱稀
自當許之是時蒼舍庖者豐穀漿者美酒具陳水
陸特以觴稀稀既盈腹遂拜而退明日從蒼出見
蒼戶額其左扉右鐫不樞是致霄晝閑閑不如稀
記之矣從蒼終日公無可爲至暮而入稀教閑者
至粹人完其戶及蒼復出見戶間闢如式呼閑者
審之曰斯何爲曰稀之所以致公私也蒼聞之惶
惶四顧若無而措詣帝而訴帝召稀責之曰完戶
之勤公私乎稀曰公至 帝聞而釋之稀至出帝

闕目蒼容髮擊衣垢時乃懷入見夫人侍兒謂
曰公事不執稀之過相上衣垢愆在夫人髮髻容
陋失教侍兒夫人恥侍兒聽來曰稀遙見蒼出神清
氣潔肥馬朱纓人裘相應民樂具瞻相謂曰斯
上相也皆曰然昔若是今若是始何曰中有人
曰必門人也時歸蒼共稀食稀視蒼食器不潔
居處多惡稀教主宅者清之其主宅者如之蒼自
外人見宅院昔積塵無有階下青蒿已除異而問
於至宅者曰斯若此而由何對曰稀之所以教我
也蒼怒復奏稀於私有諂 帝乃召稀曰若此何

為也。稀曰：至正帝釋之一日，蒼家人趨市與鬻者互易簿，其直而有之鬻者，但圖其目而視終不與。較稀知今付所該，少頃稀聞蒼妻之父兄弟內外親戚恃蒼秉政，無不為民病者，從而皆捕之。帝覺，召稀謂曰：上和之過有巨微，卿畧不有別俱法之人情乎？對曰：私公也。帝釋之。昔稀未有之時，蒼之門人親戚病民者，衆帝枉法安蒼，蒼無所知，自稀與蒼，蒼之內外眷屬凜然規矩，王綱大振。問曰：稀入見蒼僕肆已由志出入，歷門中道稀縛而付有司。俄蒼之妾自犯，夫人稀特數其罪而出之。主院者報稀之所為，蒼終不語，亦色無難。及符稀尤善，忽姦臣莽蕩者誣蒼，帝信之，將命獄蒼。蒼聞之，免冠跣足待罪。雖闕之下，帝召稀問之曰：蒼若是，奚為之？曰：臣聞神農氏有姦臣，乖於群職，是致政衰曰矣。不治稀對曰：臣亦聞之，海濱之醯鮮者，鼻不知臭，其故在何？其在日處之而已。夫人君之不知其姦者，如醯鮮是也。固枉直，直枉非忠，忠非也。帝曰：若稀之所言，其莽蕩者歟？蒼孰是非耶？稀曰：帝其信疑乎？服斧手曰：言是非則斧之，稀曰：罪莽蕩者，釋臧蒼明之矣。帝曰：斯是非乎？曰：至

公私於是戮莽蕩於社石，晨朝帝曰：嗚呼！七曜昭經緯之度，不失寡人之幸也。稀之帝憂乾象有變，時出水星出東井，司者聞之矣。時蒼既開命歸，無所為。稀謂蒼曰：斯人世初世也，鳥獸多而逼人洪水，汗漫而艱，民生理隄防之，蒼如之，工乃就帝心悅。明年值歲歉，無民食，帝未旨稀先之謂蒼曰：民病矣，上相樂無憂乎？非無也，憂何為？曰：生民之道何難？以民將扶而從事於山，則大獵之，牽苦而從事於水，則涸漁之，其鳥獸魚鼈矣，不為生民之立命者也。蒼從其所以利，若豐年俱朝，蒼之行也。臣步舞袖由內戶中道而進，稀見牽蒼袂，飲蒼皆跪。蒼足謂之曰：君門也。蒼曰：下戶軍道，臣民必由之所。稀曰：然則然矣。祭何居之內行門無大小，皆由之。此皆君門也。雖在下卑，臣者罔敢肆步，故有入參出慎，所以施於規矩，則契陶於模範，則合然後禮天下，則民從期在何期？在先式也。未聞已非禮而令禮天下，未之有也。蒼問稀之言，色惶心佳，自謂甚得其助者。朝之曰：帝嘉蒼善用稀國事，貞重賞之。蒼聞命拜而謝，賜未及，蒼弗辭。稀曰：上相帝嘉善矣。蒼曰：然稀謂曰：母色嘉母色善，稀聞

之德在葆光不知光何由而耀之時嚶嚶而然之謂稀曰帝若是稀繁至此孰可孰不可曰上相之祿萬鍾理分也當爲而爲職當也居以勅勞之知也上相感而謝之能驟龍之抱珠兮矣不二而一者歟今之賜也遇喜受也過非分非明非明非賢彰之蒼曰如之何稀曰且匿他若此而匡之朝之日帝賜善成者有金蒼前而奏曰善成祿千鍾工雖善職當也宜勞以勅不勞以祿帝曰是還有說乎蒼曰臣欽復命臣聞君之道善不加賞惡不行刑二儀之道也所以善賞則過之怒刑則甚之

惟君謹之惟臣戒之帝曰善哉蒼之至言也蒼歸稀從之蒼謂稀曰昔帝命稀來吾與首期之事若于今也魯無盡施乎稀曰已而矣曰治民乎曰常行化守永治此道不二二儀也帝聽生民日安世道日治斯由蒼之賢稀之智於是命稀弼五教帝暇曰召稀謂曰前以卿從事於蒼凡四復四寡人以卿爲至道畧不可校今請陳之一何至公一何至正一何至私公一何至公私曰一至公之說爲帝齊大臣之大家二至正爲帝齊大臣之家三私公本臣下之私家也必以王綱而整鎮之是私

公也四公私者稀蒼家門人也蒼得罪帝命稀實之稀之所實從實不從僞公於朝明於蒼是公於私也是私公也公私也百無不道哉帝善之一日帝憂蒼無裨者以竭后從之后往蒼逆而論之曰后来如帝命乎一蒼志乎益蒼志乎此傾之矣吾不知祥貞之所歸耶曰帝命如之上相之遣則搭之闕則補之蒼曰確之確蒼出后從遊於野時蒼有牧豕者在通其牧者晝寢豕四散后見之又蒼歸后後番爲牧者代其司良久牧者醒后方歸蒼審之曰后何後我而至后曰上相牧者晝寢群豕

無屬蹙代時刻故後之也蒼於是仰天而墮甚哉方乎精誠之篤有若是耶命家人陳水陸盛者穀以慰后待后既早后再拜而去是後蒼家事之巨莫不求而理之說閭者以合之其閭者無納無不納一日蒼家人盜內財非用閭者隘門而捕之欲獻之於蒼后見之乃曰彼爾同道也以同道而不睦者也小過不張其德在後閭者語曰物隨往而可乎曰不可縱人止物其爲善也亦諾之明日朝帝曰靡德靡貞寡人之不幸也帝之斯言爲度山氏有將因若是罷朝歸蒼樂聞帝命后人繫之

又蒼越門而入閣者謂他從朝者曰聞帝命乎曰有之曰事之巨微曰甚聞者觀蒼引觴以酌右閣者入謂蒼曰聞請代禪請禪易聞不亦兩能乎時蒼大笑而奏罷戶婢之職明日閣者指承磚石叩叩撼首謂曰余士求不朽之名非白首不能期之今爾不教句而求其不朽者乎

遣御史按天下罪囚有罪者悉送京師

是時置御史分掌十二道事嘗諭之曰朕設察院職美俊祿忠良以為耳目之寄今御史設員既多必是一員守院則承號令發布於四方納四方之

之來文達朕聽特分十二道專以十二人掌之以知事之首尾凡款奏鞠審事宜與本道諸御史詳問明白奏朕結絕若有本道御史有差當自為果斷毋得因循不決以招後愆至是遣按天下罪囚情重罪大者悉送京師發法司會諸官詳審九月壬午朔以傳文德為征南將軍統師征雲南復播州楊鑑金筑密定率土兵以為軍鋒

帝以雲南執我信使納我遁逃又疊諭不服乃以文德充征將軍沐英藍玉陳桓胡海費聚為編裨率師三十萬以征之臨帝諭之曰雲南僻在遐

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形勢以規遣取朕博覽輿圖咨詢有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承寧先遣驍將別出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倍力於此以拒我師察審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寧之師六軍直搗雲南被此牽制彼弊於奔命破之右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帝躬出餞於龍江諸將各率所部兵即

日就道帝又遣使齎勅符諭播州安撫使楊鑑曰曩者元綱不振亂兵四起四海之民不遑安處朕既混一寰宇四征弔民蠻夷酋長固不稱臣入貢其或志在懷伺未篤事大之誠徒取禍敗且爾鑑世守播州作朕藩屏今大軍南征多用鐵騎爾當以馬三千率酋兵二萬為先鋒以表爾誠符至奉行毋違朕命而金筑安撫司密定亦獻馬五百匹帝亦遣使以符諭之曰征南諸夷雖曰歸附然不過暫入貢而已爾密定首獻馬五百匹以助征討其誠可嘉故特遣使往諭候班師之日重勞

爾功二人得勅遵奉悉索士馬從戎不敢或後
周德興仇成振旅而還勅賜德興由一庄復以成將
兵從征雲南

德興以平蠻還師 帝勅之曰昔君之或臣有忠
於君者盡其筋力之勞所以為君禦災捍患至身
終而後已朕於史書見之每嘗嗟嘆不已俄洪武
十四年夏蠻谿為盜病民朕命幸壯能陟崇山峻
嶺之特帥兵討之時爾開國元勳江夏侯周德興
侍其傍即請頒行朕不覺興嗟將謂古有是而今
無此今乃若是豈古人獨名者耶朕憫其年踰六

十不忍使行今必回請遂命行抵秋成功凱旋賜
卿田一庄為子孫世祿嗚呼勤志不怠御示侮安民
非卿者誰故茲勅諭而仇成率楊文芳討平五里
諸蠻回至常聽今從友德征雲南

以聰明正直聶子實為北平石叅政呂忠右叅議
未改設翰林院欽元監太醫院等官

翰林院學士一人侍講學士二人侍讀學士二人
侍講二人侍讀二人五經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
書二人侍詔史官脩撰三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
屬官凡目一人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八人保章正

二人挈靈正二人監候三人司曆二人司辰八人
刻漏博士六人五官正五人太醫院令一人丞一
人吏目一人屬官御醫四人欽天監太醫院俱從
五品授以文職散官未幾大醫院令改為院使院
丞為院判置惠民局又於本衙門置生藥庫各設
大使副使凡除授大使副使者必賜以勅曰古為
國者其於藥餌必集以待公私濟急今朕亦有生
藥庫之設若欲用人必得識品類者方授以是任
今以爾某為生藥庫大使副使爾其收貯如法出
納精專爾惟懋哉 帝不惟致謹於命官職政其

於職之交替者尤致謹焉昔嘗勅中書吏部曰醫
善七表八裏及觀聽而診視者尤不如時運之享
泰病者之命堅若禦輕疾而捍浮疫則醫之善也
民知醫之妙也或醫之運蹇縱是輕疾亦不能愈
也必待他醫而方痊審斯醫者病者安得不有數
焉然或有回生者亦不可知蓋出乎尋常之外則
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前院判郝志不醫行濠梁時
朕病篤其郝志才針以調其氣藥以理其中以當
時言之不過回一微命耳今則君命也此果醫者
能耶朕命堅耶不然彼醫與朕必合乎天理而有

是為故職醫官數年今壽高筋力不能自強請勅
子代職命其政仕無何院使葛景山院判鄭德亦
以年邁皆以子代然官於位者以年三為滿今葛
景山正官十餘年矣今以子居左判而代其職其
鄭志才之子陞院使鄭德以使襲其位其劉李雅
芳已深正余壯年弗代余有老醫林陳者未有深
功年雖有壽弗代中書吏部如勅施行

乙酉勅馮勝徐司馬撫安河南軍民

勅曰天為屢見不可不謹大梁軍民難處宜用心
撫安之今齊王晉王還京宜選精銳將士嚴密宿

衛王到國之時宋國公出迎則都指揮城守都指
揮出迎祭悉令守城爾其夙夜加慎毋忽

己酉復置起居注缺從七品以儒士單仲祐為之

丁未友德帥師至湖廣以陳桓胡海由永寧趨馬撒

英遂追兵攻赤水河破擒烏撒阿容諸蠻

友德以諸軍至湖廣命都督陳桓胡海郭英率兵

五萬由永寧以趨烏撒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郭

英曰破敵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豈計之

上者耶遂以兵攻赤水河去河二十里為營時久

雨暴漲英曰誠愕張不意吾濟不令諸軍斫木

造筏度半濟河北曉而敵始覺遂大驚為繼兵追擊
生擒烏撒阿容諸蠻於是雲南城邑人皆破膽
乙酉賜脩撰趙新致仁

勅曰士之所以砥立身以保其終始者有二品焉
上才之士志高量大其所為無所不可中才之士
謹守成法不失其中然不志於為忠此皆足以保
其身者也惟卿質直無偽涉獵書史怡為國子助
教能舉其職及遷山兩布政使雖無所設施而特
身廉潔朕以卿本儒者而才不及中人不宜任以
政事改設翰林修撰既而見卿年老多疾特令致
仕卿其保厥終始以副朕懷新榮新人
冬十月壬子朔月有食之

辛丑以翰林院給事中春坊正字司直等官平允法
司論擬罪因奏決

丙辰漳州府南靖縣民反趙庸遣兵討平之

辛酉定諸臣奏事東官者皆稱臣

給事中鄭相同上言國之制九啓事東官惟東宮
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君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
稱臣於礼未安詔下群臣議編修吳沈等奏曰東
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也臣于尊敬

之凡何付有異相同之官非是凡啓事來宮者宜
稱臣如故詔從沈議

已卯衛處溫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又以延安侯唐
勝宗右軍都督余事張德率兵討之

趙肅以海陽縣賊屬二千七十人至京師

工部尚書薛存卒于杖下後發其子凱能政宣免海
南衛軍

祥以事累死于杖下發其子薛凱能薛政薛宣

充海南衛軍後能于遠中進士第官至南京兵部

尚書臣按宋濂薛祥皆國初賢而有功者濂至愛

州而卒祥又累死杖曾不得以與八議之例豈不

是當時大臣之過歟且我

聖祖素納忠言有以啓之必然欣從矣

吳達三葉香丁寇平陽十戶繆美以頭撫諱濟分兵

扼宣山海灣烏石嶺石塘

達三等寇平陽而副官軍出討兩百戶戰沒父老

諂諂千戶曰賊勢至此宜集民丁作聲勢今小所

敬愛無若諱諱撫可任也父乃謂濟曰無惜一行

濟至江南告其氏曰事急矣何不團結相保守民

叩首曰惟鎮撫命於是其子弟皆荷竹鎗木櫬而

而前一晝夜集七千人分扼宣山海灣烏石嶺石
塘達三等聞之為却數日毛指揮將官軍乃至縣

西南民不殘燬濟之力也已而延安侯統大軍駐

縣境慮達三等窮逸入海去選濟沿海往來徼巡

無使船得下海士卒或散入鄉村害民得以君法

從事巡徼至下林巡檢訴有遊卒七十人宿民家

盡縛其家人汚以通賊要賂方肆行榜掠擁之而

去濟追及縱民而縛十七人者還其主帥曰爾卒

為凶害其自治之時從征者無不乘時擄掠人家

兒女惟遇濟必裁之以法

十有一月甲申以陸仲亨鎮成都

戊子勅馮勝討捕黃陂縣逃軍之為盜者

勅曰聞有盜五百人由黃陂縣而西殺掠居民此

必南征士卒畏避而逃者夫不用軍法罪固當死

因而為盜者尤甚焉宜帥兵於汝寧南陽之地伺

其出沒捕之

千戶馬俊百戶肅壽擊破平陽吳岩瑞安烏山萬丈

林諸盜斬首三百擒偽官士卒三十人

丙午趙庸遣潮州衛軍臨程鄉賊眾共執其首饒隆

海等一百五十人以降斬首四十級

安陸侯吳復以楊文擊破善定何頁寨

庚戌福州衛指揮僉事李通張春追捕福安反賊延

安侯唐勝宗遣兵自陽會之遂獲賊二千五百人

時福安縣民反李通率兵討之賊以衆八千人拒

敵張春以兵來會李通合勢兵擊賊衝遁入山谷

適勝宗總兵征處州平陽聞賊遁入山谷遂遣將

士追捕獲賊衆二千五百人余各散走潛匿香等

俱討平之

督齊府工役江陰侯吳良卒于青州追封江國公謚

襄烈是月二十日吳良卒司聞

帝震悼輟朝三日御製祭文有曰善忠臣之士從

君堅身許之志故紀忠誠以尊一人而安天下

蒼生立高名不朽於史冊今古智人覽之無不惟

心爾良從朕於擾攘之秋年馳月驅御風沐雨野

宿風食披堅執銳十七載方封侯爵今又有一年

失正欲安享富貴何期為營坐而出嬰微疾而長

往訃音至京朕何言哉然為將之士忠於君而能

平禍亂為民作福而乃終得善終爾無憾矣贈特

近先祿大夫上柱國中軍左都督追封為江國公

謚襄烈詔吳伯宗撰其碑以其子吳高襲爵

十有二月壬子中軍都督府僉事孫世卒追封為富

春侯謚忠勇賜葬鍾山之陰

誥曰人臣宣力效忠佐興大業生則祿位以顯其

身歿則褒封以顯其後所以報功示不忘也咨爾

中軍都督府僉事孫世以武勇奮行伍渡江以來

勤事左右歷著戰功遂命督府方期克享安樂乃

遽然長逝追念曩昔未嘗有忌是用贈爾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都督府事

追封富春侯謚忠勇以慰爾於冥冥嗚呼生為勇

將歿則侯封功烈昭明垂于不朽可以無愧矣爾

其知服茲寵命世廬江巢縣人歷官河州寶慶二

衛指揮使陞都督府僉事卒年六十二輟朝三日

遣官致仕

丁巳命翰林等官考較諸司奏章

翰林編修檢討典籍左春坊左司直郎正字贊讀

考較諸司奏章以平如平允則置具銜曰翰林院

庶平駁諸司奏章某官其列名書之

辛酉傳友德以監王沐美由辰洗趙貴州攻普定普

安皆下之復進兵曲靖

師自普安定橋土酋安瓚羅勉苗蠻犯他聞風皆

降復攻普安拔其城而費聚部將楊文攻拔何買
寨唐釋亦以兵擊破楚華山峇友德遂晉兵守普
安率大軍進向曲靖

丙寅以文學宋亮為福建右叅政

臣按解縉有云進士舉人多用州縣文學人才驟
陞顯賢者差為等列愚人習其風流噫此解縉之
奏疏也但疏不奏於始用文學人才之初而奏於
債事敗官之後臣不知其何為

傳友德沐英以師潛渡白石江破擒梁王司徒達里麻
初梁王把匝剌爾聞王師下普定遣達里麻

將兵十余萬分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語友德曰
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若陪道趨行出其
不意乘此刀可破敵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
德是其計於是命軍士進趨未至白石江忽大霧
四塞衝霧以行阻水即止師繞臨江霧遂開霽達
里麻見之大驚訝為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擁立陳
水上友德急歛濟臨沐英曰我師遠來形勢已露
固宜速戰然亟濟恐為所扼不若整兵臨流勢若
欲濟仍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不意達里可擒也
友德深然之即遣軍泝流潛渡出達里麻陣後里

麻驚愕急撤江上之兵以禦衆紛陣亂英趨師急
濟以猛而善泅者當先用長刀蒙盾斫其軍而奔
其陣敵却數里乃敢整陣相向我師必濟交兵毫
兵進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合戰數十興賊衛
指揮倉事趙旺遇坎為殲賊橫梁刺之而元長淮
衛百戶徐榮亦訖陣死英等大怒縱鐵騎衝其中
堅出而復入連斫數十人敵衆大潰達里麻陷于
渾生擒之年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死者橫尸十余
里并生獲萬余人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業夷
人見歸者至家皆喜慰軍聲大振遂平曲靖番兵
鎮守賈聚乘勝克陽林

郭英攻拔大梁州擒其守將帖木兒復擊越州龍海
寨轉向永寧

陳開率兵攻破大水腦通化等蠻

友德帥師偕格孤山之南以攻烏撒復遣沐英藍玉
率兵趨雲南

臣聞雲南縣西高山相連上極寬下臨深澗有大
泉水周旋萬步名曰渴何縣之西北百數十里皆
是諸山森列中有一山勢特高大狀如扶風太乙
巒巒聳拔常與雲氣相連若近視之又不可見其山

故曰雲南而縣西高山絕頂之處洞陰沍寒雖五月感暑亦不炎熱仍霜雪酷然

己已以監察御史靳奎為廣東右布政使司直節李兆為四川石叅議遣使勅諭傳及德分兵進取及諭烏撒烏蒙諸夷來朝京師

勅諭及德藍玉沐英曰內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有方節制嚴整普定諸蠻俱已奔竄但未知此時事勢如何烏蒙烏撒果降否前恐蠻無糧符報將軍分軍回衛今知資糧於敵軍可不必回也復遣內臣賁勅諭烏蒙烏撒諸酋長曰朕歷覽羣書見

西南諸夷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以小事大義所當然朕受天命為天下主十四年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諸處酋長猶桀驁不朝朕已遣征南將軍顧川侯左副將軍永昌侯右副將軍西平侯率大軍往征猶恐諸酋長未諒朕意故復遣內臣往諭如悔罪尚義當躬身來朝否則遣人入貢據爾誠欲朕當罷兵以安黎庶爾其省之

癸酉藍玉沐英引兵至雲南之板橋梁王把匝剌爾自殺右丞觀音奴以城降英遂分兵趨烏撒以會大軍王英引兵板橋梁王自殺初梁王以達里麻被擒

大懼系城道至晉寧滇池島中先誼其紀自飲樂不死投水死之及英等至板橋右丞觀音保出城迎降甲戌英等駐兵金馬山梁王附屬也先帖木兒以金寶未獻城內父老爭出山香拜迎英等整兵入城戍戢士卒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民大悅英等遂收梁王符信高籍定是月十有四日也自九月朔出師至此僅百日英等既定雲南遂分兵直趨烏撒以會文德大軍

唐勝宗討擒賊首吳達三葉丁香浙東遂安

衛必溫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其黨至三千三百

余人勝宗盡討擒之斬首三百三十級獲賊屬一千五百人千戶馬俊校尉蕭壽宣力甚多率壽率兵自平陽之來林浦越龍潭過泥澳擊破吳嵩岩駐兵于小龍銀屏岩以扼萬松林歷福寧之卷嶺吳村際頭轉而步歸安之烏山萬丈林出會大軍計破數十砦斬首數百級生得偽官士卒三十人及奏功止得賜諸幣

藍玉以景川侯曹振定遠侯王弼宣德侯金朝興率兵二萬三千分道取臨渚

吳復擊破阿買傍上者月等砦

戊寅金朝興引兵至江川故元雲衛右丞伍補臺以城降諸軍會于永寧故元雲南古至實卜遁老旣而獲來戰傳友德大破之遂城烏撒得七星閣檄定可渡東川芒部諸蠻

友德自率師脩格孤之南以通郭美陳桓胡海所向永寧之兵未至實卜聞之復聚兵赤水河以拒及聞友德繼來沐英自雲南遣兵來會實卜乃引兵遁去友德令諸軍城烏撒叛尋方舉蠻又大集及德引師也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不許士卒無下奮勇思勦元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

曰我師深入有進無退彼已遁而復合心必不一倚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各進戰我師旣陣有芒部土酋率衆來援實卜與土酋合勢迎戰我師鼓譟起之戰數十合酋多中梁墜馬死我師益奮蠻衆遂潰斬首三十級獲馬六百匹實卜率余衆遁走友德遂城烏撒得七星閣以通卑節又進至可渡河於是東川芒部諸蠻震驚皆望風降附

大常寺卿占木辛

木奇州人 皇太子妃父也本初任元為帥府都

事後未歸改左司郎中丙午歲為中書掾史洪武元年授湖廣行省照磨三年陞中書右司郎中四年陞刑部侍郎尋進吏部尚書六年除大常卿七年以事左遷北平按察司僉事尋召還授禮部尚書復出為兩浙都轉運使十二年授大常卿至是卒賜葬鍾山之陰

罷京畿都漕運使司

陳桓遣兵擊平川江山寨蠻賊

以貴州樹指揮同知顧成成晉定

征雲南之先未著威西南夷十一月二月

引兵救貴州綠堡擊殺蠻賊一十八人八月戰饒平擊破龍小思賊黨三十三人斬首一百四十級十二年十二月復征猛藏卜空河擊斬賊首七級復抵西園擒債主債義空捕等一十五人斬首四十八級至是守普定練軍恤民一人威名益振未幾吳復率五衛兵修其城

金朝興自川江引兵次臨安降其右丞卜台元帥宛者都土酋楊政

楊文引兵攻克屹山寨

郭美改川江倚子寨搗蠻賊巢穴復之遂克廣南復

進兵向安寧州

郭英引兵至川江蠻人掇椅子寨依山為固英遣騎兵五十攻其前賊空寨來戰英以精騎數百擣其後斬門而入火炮連發烈焰漲天遂大潰因縱兵悉破賊之乘勝畧下廣復引兵向安寧州以承誠襲貴州宣慰使邇邇顧者為普定軍民府知府

詰曰黔中之地諸夷雜處漢姓同俗禦其方者非德是以化頑勇足以禦侮則官守不宜况歷代命世守者必初從之義克篤竭忠之勤不辭方膺是

任如或不然焉能居其地馭其民爾宋誠之父常朕命特西南經理斯土首以義從固宜膺是任永保世祿今命爾襲父前勲當撫恤諸夷選能禦侮以安地方則於爾嘉其詰者額曰西南諸夷雜羣居古至于今雖稱每以事大之礼以尊中國其間能幾人誠敬而終始者耶朕統寰宇經理西南惟邇邇氏者額平日習讀漢書善云華夏之言以理道深長論之篤於正一之道斯奉神之心弗怠若與講明安民之理亦有大善今授以普定軍民府知府仍統舊部撫民練兵以聽朕命爾吏曹速

為施行毋怠往欽哉

詔史雲南吏民

詰曰自有元失馭羣雄並起聲教具焉烝黎各擅是致廢興疊疊民不聊主朕樹馬騶兵於江左控弦三十萬以觀諸雄久之羣雄弗成乃命征虜大將軍平元都肅靖華夏奠安黎庶邇邇年以來士不彎弧馬牧平野農耕有余人皆樂福惟爾西南諸夷密通聲教恃險弗庭納逋逃匪有罪生受四川之任肆侮中華凡我朝臣孰不奮卿是以特與問罪之師今雲南已平諸夷服從故詔諭以更主之

恩所有事宜條列于後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天理者禍至信如四時速如影響播告諸夷想宜知悉

定天州府州縣祭祀官俱以文職不以武官刑人先是省部儒臣共議武官不以與祭祀礼部又言官有職掌礼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與祭祀况兵又為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但不專奠獻而倍祭固未嘗不在位若刑人乃不可入祭壇者為古者當祭必屏刑人以其經刑形體不全也至是乃定天下府州縣祭祀通以文職長官行礼守樂文

臣及刑人皆不與臣聞成周之時王不與祭則太宗伯攝之甚有所見不意我

朝每有興作俱命內臣致祭豈非不可之大者乎
今天廟

太社制當親祀或不免遣官以

太廟遣駙馬都慰可也近又循次遣及公侯

太社不遣禮官而例遣公侯似非內祭用親屬外祭用禮官之義使臣得居其位凡此之類皆不終

日而奏改矣

王景獻平雲南頌

頌曰 皇明御天統有萬方際天燔穹武功煌煌
三光耀靈海宇幸清叶氣嘉生蒸為太平蠢茲蠻
方稔藏奸兇惟懷懷以襲天常乾坤之量海嶽
是包彼昏而狂誕敢叫奴 皇赫斯怒爰整元戎
告曰載成車攻馬同於鑠 王師赫赫桓桓天討
是將震懾百蠻兵無留行勢若震霆曰星晦霧江
海沸騰鷹揚曲靖俘彼統首征麾所指載揚天休
我不貪殺殺不却降斥原疏旆以迄用康大勳事
述臣玄篳黃拓禹之跡維周職方建官棋布星分
侖侖大城以奠其民封豕脩蛇以變以化昔也獫

銅印七十四金符七馬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匹

郭美園姚安擊破賊將李自久兵

英初引兵攻安寧州州將不花帖木兒棄城走遂畧定富民縣又靖寧州州境內有山蠻八寨英盡攻之箭傷左股而遁討不急遂克其寨後引兵攻牢種山取仁德府征哨否山賊至是困姚安擊破賊將李自久兵復獲楚雄

蠻兵攻于莊貴州衛指揮同知顧成擊破之于東門外

蠻兵攻圍安莊顧成出兵與戰于東門殺賊四十九人賊攻北門復出戰殺賊八百七十三人生擒十九人賊乃散走自是以後成復征河喃寨斬賊四十人進擊傍上蠻賊復破斬賊首五十四級又圍鹿用當便進殺恭役蠻賊無算

拓程鄉守禦千戶所舊城

先是有宋景祐中懷智高叛勅廣南郡縣皆戒嚴時程鄉尚為梅州州官始築城周圍四百五十丈三尺至是以既隆海之亂賊首雖擒又慮後梗乃始置守禦千戶所因舊城之西更拓加一百二十四丈增補未備周圍兵六百五十五丈堽石為基城高二丈有奇程

鄉以西迄于長樂自石窟西北行又達汀州平順水東下則達于海陽潮州府治

初制奏啓本式諸司行移及內外屬官奏見禮

凡奏啓本內官員正面真謹無名當該吏典於紙背書名書字如有事故官員不許寫列空函年月及正面上該用印信毋致漏使其六部等衙門凡差人有事公幹所在府州縣正是具奏啓付差去人曰還優命赴當該衙門發落批解官物者令承批人責批徑赴該部交納不許泛濫徑申行移體式今內外諸司所逆者是也惟通政使司儀禮司并由府六科係出納告命近侍官員與內外衙門別無行移不許申稟呈其內外之官凡有所屬里官奏見者不答拜品級等者各拜所屬官品級高者與上司官卑者約禮改國子學為監定設監官復頒教條禁例於天下

國子學改為監定設祭酒司業監丞典簿博士助教學正學錄掌饌等官專管教育人材頒條規二十八款今所遵守者是也其監生有病故者有司給棺具歸其喪以後又設正義崇德廣業修道誠心率性等堂以教各省舉人歲貢生并文武臣子弟又今天下各學講勅卧牌置於明倫之在求為遵守凡天下軍民利病

許諸人直言無隱惟生員不許其生員年三十歲以下有能數陳王道林堪具用者許有司起送至京其奏召試其果真材則不次擢用每歲提學官巡歷考選生員居優等者得補廩每月給米一石其監內凡除助教俱賜以勅曰古之設學京師曰大學其所以教者百官之子及民間之俊秀君所以勅教之者欲國之人才備政有人繁業衆以其師者數人不能偏教特有助教設焉若職於此者必得頗通性理勤覽群書方稱斯職非若是而不可某今授助教既承朕命勿怠後設各省提學官授以勅曰朕惟古昔帝王之有天下者率以興

賢育不為者務而學校之發興人才之盛衰係焉此蓋已然之明驗也今特命爾巡視某處州儒學夫總督一方之學政是即一方之表率也爾其務端範嚴條約公勸懲俾為師為弟者有所視效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庶幾儲養有素而待用不乏其或因循歲月績效靡彰朕將爾責焉

丙戌以翰林侍講大源崇編修馬亦黑等編類華夷詳語帝以前元多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製為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大源崇與編修馬亦黑等以華言易其語凡天文地理人物事類服食器

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切其字譜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沙漠皆能通達虜情切帝命馬亦黑馬塔麻烏滿修勅曰朕聞君子之道不行是為不幸非道不行也乃是君子之不求致道有滯於一時吾中國之文始八卦以代結繩而簡編至於方策流傳古聖人之言莫不備載萬物性命造化無所不該洪武初大將軍入胡所得高籍文皆考可惟秘閣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曉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所譯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於

我乾方之書非尔安能名於中國爾非此書安能名不朽之智人特命尔為沙亦黑馬塔麻烏滿修其欽哉至是亦黑等復與源崇類編華夷詳語丁亥遣使往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四川及直隸府州衛選善書者一千九百一十人令朝覲官各奉所知者一人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平涼使費聚汝南虞梅思祖同署使司事

甲午遣使勅諭傳政德議置雲南都指揮布政使司及從征疾病以疲弱軍士先遣之衛

勅吏德藍玉沐英曰此得報知雲南已克然臣重而

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指揮使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置之其為撤烏蒙東川蒙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各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至如謫翠宋欽輩未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衛每限十人百人可先遣還

趙庸克平東莞賊寨二十二擒賊萬餘斬首二千級招降翁源等縣侵業民力三千

優遣隊長施文如永州之零陵數實魚課

時零陵魚課米極弊所在河泊園有昔以為利而今則否命有可與在昔未著以故課米苦樂不均累民賠賦文於十一年已嘗一敷之矣至是又加數實奏戒原額之半民咸快便

甲辰趙庸復進兵攻破石鼓赤嶺賊寨擒偽官百人

庸攻破東莞石鼓赤嶺二賊寨擒偽官百人餘黨潰散於是四會縣涌白沙長江大冲口山河口陳家坊各處父老迎拜於道庸皆慰而遣之

詔諭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人民示以洗心條處順事

中國

詔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殲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率建元洪武今十五年矣革夷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諸命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允肆陸梁誘我通逃擾我疆場用是命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統二十萬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言部落俱已降附故我遣使賫詔諭爾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於戲春秋之義罪莫大於拒命納通爾等其洗心滌慮順事中國朕二親同仁豈有間乎

唐勝宗張德討盜自浙東還勅賜田一庄

勅曰古之為將者其道有四曰智曰信曰勇曰仁智在算無遺策信在戰無後期勇在摧敵仁以撫下政能建立事功垂譽後世也古人之將居承平以有無功而受賞罰者相傳至今古代有之所以受賜者以其禦患於承平捍侮於不測所以受罰者為不能禦患於承平捍侮於倉然故事渝前功勲消息情是皆明者史冊賢人君子執不見之洪武十四年越中山賊嘯聚林藪深為民患特命爾延安侯唐勝宗帥兵進爾右軍都督府參事為偏將軍與延安侯同往適五月功成今

春歸時田一庄為爾子孫世祿嗚呼功成不易守之危難卿能禦承平之患宜嘉勞之故茲勅諭

趙庸討捕河源及龍南賊首李元帥及其屬五百七十人定各處軍衛馬料及軍士督役則例

今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湖廣江西布政司及淮安蘇州等衛牧馬料不許支給其各衛軍士有年老及殘疾有丁男堪以替役者所管軍人不許生情留難違者悉坐以罪

命吏部等衙門有應問者俱付刑部問理以延安侯唐勝宗靖寧侯秦昂鎮守遼東

置雲南都指揮及布政使司以梅思祖潘原明為左右布政使

帝以文德等所奏遂置雲南都司及布政司并在外府州縣宣慰長官司九一百有八籍其口得七萬四千六百都指揮使擬以馮誠為之以思祖原明為左右布政使以勅諭之曰總兵官征南將軍顧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薩玉西平侯沐英雲南之地稽之古典氣厚風和人民尚矣上古以為遐荒中古為跡所至以別水土故地屬梁州之域自漢唐三代皆中國所統覆元既有其首教出各臣重望者鎮之

今將軍等率兵兵前進不逾百日而取之若非名臣重望者守之愚下之輩未可也今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二大臣督署雲南承宣布政司左右布政使事定之後除官督回故茲勅諭

陳開揚潮攻克大佛龍海蠻寨復從明海攻破張李三元帥岩兵

傅友德以楊潮率兵及東川蠻戰于石上官渡柳營江大破之蠻衆奔潰

閏月趙庸討平陽山歸善諸縣蠻賊及擒偽萬戶營長都公少公斬首千級招降後寨二千九十戶

庸率兵討陽山歸善諸縣蠻賊盡克平之又克燈心龍湖龍婦大牛成家塘潭源洞等峒擒偽萬戶營長

都公少公等數十人斬首千餘級招降二千九十戶事聞 命賞將士有功者綺帛各有差

興化衛指揮余事趙瑞討梟賊首林昭德莊召九于福清之魚溪

初福安賊起趙瑞率兵往蛇坑搜捕殘黨瑞乃以是月至魚溪親獲賊首林昭德莊召二名梟斬示衆遂引兵還衛戮驗功次得賜鈔三十錠瑞尋疏陳平老征傷有 旨令其子麟襲職未幾悉召致仕官赴

京師以端年力未衰賜綵段表東擢陞廣東指揮使司同知

甲午遣使如雲南勅授歸附酋長以官及諭傳交德使之來朝

遣使齎諸勅往雲南賜各歸附酋長冠帶弁校以知府知州知縣宣慰安撫宣撫吏目巡檢等官俾統部氏以屬都布按三司管轄復勅諭交德等曰勅命將軍使各土酋入朝本欲使之知中國禮教之意但思雲南新附人心未定即令入朝諸蠻心生疑慮或遁入山林負固不服若復調兵損傷必多其若順而撫之示

以恩信久則自當來朝矣

戊戌勅諭傳交德等進取大理

勅曰近指揮何福至京得報知將軍調度又方節制嚴整得推堅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畧然雲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惟宋不然胡元則自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悔朝廷命卿等討平之今諸用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當即進討故命福馳回諭諸將軍夷性頑橫詭譎多端阻山扼險是其所長攻戰之策諸將軍必等之熟矣若頃師宿旅非吾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進取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所奏事宜悉從爾請

癸卯藍玉沐英胡海王弼襲大理龍尾關執段世傳交德遂分兵畧定鶴慶麗江金齒車里平緬諸蠻

藍玉沐英等進兵攻大理其域倚點蒼山兩臨洱河乃

皮羅國所築號龍尾關平章段世聞王師且至聚

衆五萬扼守龍尾關王兵至品甸遣王弼率兵由洱水

果趨上關王又自以兵趨下關遙為犄角之勢造攻具沐

英乃以一軍付胡海夜四鼓由石門間道倍趨渡河遠

出點蒼山後攀木欖崖而上立我旗幟昧爽我軍抵

下關者望之踴躍謹諒段世兵驚潰沐英先士卒策

馬渡河水及馬腹將士隨之敵莫敢格遂斬關入城

上軍亦從山上趨下奮擊段世腹背受攻虎賁左衛千

戶李恭奮力擊戰陣亡敵衆遂大潰生擒段世其脇從

者悉縱之蠻夷感悅何福自京師馳諭福未至而大

理已援矣交德乃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下金

齒於是車里摩娑河泥平緬皆相率來降交德仍調張

隆引兵回雲南屯金烏山郭英留鎮大理督修城治而

指揮湯昭亦自以兵定善聞叛夷李恭無子後以姪景

襲台州衛千戶

三月傳交德遣使獻俘奏事于京師

交德以故元威順王之子梁王家僞三千一百一十八

人送至京師并奏事宜云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要經兵燹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糧則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為僧道豪右隱占今准元舊制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司覈實雲南臨安楚椎曲靖烏撒普定等衛及諸益盟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百八萬二千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糧米并故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供輸益商中給及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帝悉其可奏後又置雲南鹽課司招商中納以益軍餉臣按我聖祖力取雲南儲糧貴以供軍上供之數不聞豈不備巨室懇關荒田功力繁重其所收子粒僅足供給人工者乎易成鬼方之代書垂廣德之訓於以是知聖人浦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劉林劉大破虜兵于寶蠟臺死之丙辰致中軍都督府僉事陳清卒追封合浦侯謚壯武賜葬鍾山之陰清策縣人勇悍善戰元末兵起清卒兵從帝渡江定取金雅浙湖廣江右之地皆與有功嘗駕舟師捕倭殺獲甚衆由英武衛指揮授都督僉事以年高俸食祿家居不任以事至是卒年五十九長子剌奇剌保皆

沒行陣次子亮襲英武衛指揮同知丁巳降編修吳沈為臨洮府渭源縣學教諭未行復以為典籍癸亥趙庸籍廣州墾戶萬人為水軍特置寓居海島蹤跡不定遇官軍則緝魚逢海賊復同為寇故庸籍而用之為軍丙寅以工部侍郎趙俊為本部尚書吏部侍郎李信為吏部尚書故翰林學士朱昇子司封員外朱同該札部侍郎鳳翔侯張隆同兵雲南次子金馬山丁卯以滕國公顏時子敬襲封濟寧侯誥曰凡武臣子得世襲其爵祿者皆於其祖父有功於國家故厚其報以示不忘然觀自古以來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遂至傾覆朕每用慨爾父濟寧侯顏時功著國家茲待命爾敬嗣爵為侯爾當毋驕其志毋怠于事茲篤忠貞永延國寵爾惟懋哉詔更定官員相遇及公恭禮式凡五軍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駙馬都尉遇公侯於路引馬側立都督僉事六部尚書遇公侯引馬却避品級相等者分路而行金吾等衛指揮遇公侯引馬却避遇左右都督僉事六部尚書分路而行六部侍郎

各衛指揮使司及同知通政使司太常卿光祿卿太僕卿京府尹三品官遇公侯左右都督同知駙馬引馬却避遇都督僉事六部尚書引馬側立品秩相等者分路而行各衛指揮僉事左右通政大僕少卿國子祭酒肆品官遇公侯左右都督同知駙馬都衛指揮使都督僉事引馬側立遇六部尚書引馬却避六部侍郎通政使太常卿光祿卿大僕卿引馬側立品級相等者分路而行六部郎中員外郎欽天監令大醫院令都督府經歷都事官太理卿通政司參議左右春坊庶子諭德五品官遇公侯以至三品官引馬却避三品官引馬側立品級相等者分路而行六品以下官做此翰林學士尚寶司卿少卿遇公侯左右都督同知駙馬都尉引馬却避二品官引馬側立遇三品四品分路而行尚寶司丞侍講以下官品照級承勅即給事中中書舍人監察御史遇公侯以下至二品官引馬却避遇三品官引馬側立四品以下官分路而行殿建儀禮司正副遇公侯以至下三品引馬却避四品引馬側立遇五品官以下分路而行凡所屬見上司官者引馬却避所屬官品高者遇上司卑者分路而行凡未授職任者遇有職官員皆須引馬却避凡官員應合避而路狹

不可避者下馬拱立應行路不得中道占行依次以分左右凡被宣召及詞祭官詣祭所并有所捕逐者在道雖遇應避之官不避凡官員公參都督府同知僉事參左右都督指揮同知僉事參指揮使六部侍郎參尚書各衛指揮參都督拜於堂下千百戶參指揮亦如之京縣知縣參府尹拜於堂下各府州縣亦如之諸司佐貳官幕職叅本司長官皆各拜屬畢官參見者不答品級等者各拜所屬官高者與上司官卑者均禮

梁王紀臣九刺爾家屬至京師詔賜鈔四百五十錠壬申

賜翰林院應天府及各師生米石

翰林六百石應天府一千六百石各該吏一人以司出入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米如舊

置錦衣衛及設衛鎮撫

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錦衣衛設都指揮使等官練有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行衛巡捕等事其屬有鎮撫司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推鞠所開刑名徑自奏請不經本衛有事送問問畢仍自具奏呈憲九鞠問奸惡重情得實者具奏請旨發落內外官有犯送問亦如之

夏四月仇成率兵攻西番蘇州克其城遂畧東川芒部及七星關

丙申更定東宮春坊官

定春坊為左右春坊置左右庶子各一人正五品左右諭德從五品左右中允二人正六品贊善二人左右司直即二人俱從六品

傅友德以陳聞率兵攻克郎山寨

陸仲亨馳奏烏撒諸蠻復叛勅傅友德調兵戮其酋長分屯守禦

仲亨以烏撒諸蠻復叛馳奏帝勅友德等曰烏撒

洞蠻伺官軍散處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即今勢在必守東川芒部未可守也且督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守禦彼雲南負固者尚多爾其慎之

旌表遼東右城高希鳳裴皮鐵二門貞節

時故元臣名祖自定遼東歸帝問以遼東風俗名祖對言遼東遐遠民以射獵為業農作次之素不知詩書而風俗尚禮教凡子喪其父妻喪其夫三年內不飲酒食肉不理髮不遊獵不與人語戚間有以款戚食肉者鄉人無不訾之又言往年有石城高希鳳者

本光州固始縣人戊戌秋在遼東老鴉寨為亂兵所掠刀抗不服亂兵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氏行千餘里不絕口亦為亂兵所殺希鳳仲弟藥師奴亦死於兵妻李氏携其幼子文殊孤姪僧保往高麗避難至中途度不能兩全以其子產長棄之獨携姪以行及聖朝混一區宇軍民復業李氏訪得其子同歸以守夫墓希鳳李第伯顏不花為納哈出所殺其妻郭氏高麗人居渾河難自縊死於馬房而鳳從子高塔失丁亦為父仇誣陷而死其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於魚鵠所居之室一門五婦皆盡節義名祖又言定遼東河南寨幹

羅村有平裴皮鐵者瘞死其妻李氏女直人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晝夜哀臨比塋之日陳祭辭柩畢縊於屋西桑樹而死鄉人義之為之合塋臣耳目所見聞有如此者帝為動容稱嘆即日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皮鐵家為貞節之門

戊申以吉安侯陸仲亨子賢尚第五皇女汝寧公主為撒西堡蠻寇普定貴州衛指揮同知顧成擊走之遂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

初友德得勅令率兵勦除諸蠻即會沐英分道遣兵屬烏撒西堡蠻賊一萬五千八未寇普定城甚急友德

遣顧成領兵擊之成先於安莊之處已殺賊七人又接取安莊據險百戶曹亮回普定城沿途擊殺賊二十三人獲馬二匹是月初三日賊犯東門成引兵擊殺賊四十九人至初四日賊又以一萬五千人圍城晝夜急攻成堅守不動至明日伺賊少急將兵出北門擊殺賊八百七十三人生擒十九人餘賊皆散走西堡蠻賊素稱強悍成於本年正月嘗黨貴州等衛官軍征之已斬首八百餘級生擒一百六十八獲馬六十六匹及是復為成所敗遂不為寇友德又設大渡河守禦示千戶所調千戶吳忠領兵千人守之仍造舟以濟行旅普定以安

陳桓引兵攻拔麗江右山蠻寨

鳳翔侯張龍引兵收捕東川芒部及老羅倍右丞實卜

龍自征雲南從曲克靖之從前後以兵討克諸蠻山砦

所獲人口數千馬匹數百俱送公用不以自私

椒山賊反福州指揮張赫討捕之

以康汝楫為燕府長史兼叅護衛軍事

是時詔選天下文學之士以教皇太子諸王汝楫被選

即除為燕府長史兼叅護衛軍事汝楫字濟川馬功

縣人洪武初以明經薦授訓導至是授今官後出為岳

安州知州有孫康海中弘治壬戌進士及第

失刺谷奴寇西邊掌岷州衛事馬燁帥師追破之於疊城

西老失刺谷奴率五千余人寇兩邊守臣以聞帝命

馬燁帥西安等五十衛所步騎二萬直抵疊城擊破

失刺谷奴五千余眾羗戎相聞破膽自是不敢復犯邊

燁尋陞陝西都指揮使燁雖武臣頗重文事在岷州

築東西二城建學立壇社及軍儲倉廩皆備岷州衛

十二年西平侯沐英奏請開設衛城南一百二十里有巖

州堡時運四川茶市馬於岷又有梅川巖用酒店三城

四川漢中府等茶來自西固城軍民千戶所乃抵岷

州其西固城則西通漢中漢中府西鄉縣產茶地僅

有三里又去縣治肆百里豺虎寇盜彼此藏伏民往治

茶不勝恐懼辛丑云

五月乙酉朔皇嫡長孫雄英薨追討虞王謚曰懷

帝雄英薨感悼輟朝壙鍾山侍臣皆素服徒步送

至塋所

以奉慶衛知事王源試大理少卿

楊文攻克容里硬寨

大學廟成祀帝臨奠之後及祭酒吳顯講大禹皇閭謨洪

範

前夏詔曰王者受命武功文武相繼成治定天下

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顧成均地隘而陋何以
振文教朕相基於鷄鳴山下高獎乎遠豈天協朕心
若藏此地以興一代之樂乎群臣稽首曰皇上聖神
斯文之福也乃以天子學制授於工部又遣金吾前衛
指揮譚格督工至是成凡堂七會講有尋倫肄業所
有率性脩道誠心正義崇德廣業等堂以至會講以
至庖厨室并倉庫蔬圃亦備西堂間東西有館以居
助教學錄學正東偏以處諸生文廟在學之東楹八百
一十有奇功成 帝將臨釋奠語尚書對仲質曰國
學成朕將釋奠令諸儒臣議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
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
可以職諭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
啓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朕
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朕命君天下禮祀百神於
先師之禮宜加尊崇爾仲質與儒臣定擬其儀仲質
等遂議以前一日有司洒掃設 御幄於 大成門外
是日 帝至 御幄禮官入奏具皮弁服次奏請行
禮導引官導 帝出御幄就御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
導 帝詣盥洗所搢圭與佺出圭詣酒罇酌酒詣
先師神位前再拜百官皆再拜搢圭執事官跪進爵

帝獻爵獻訖以授執事官置於神位前出圭又再拜
百官皆再拜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官如常儀行禮導
引官導 帝復 御幄易服乘輿詣學官帥師生列
位堂東西 帝御尋倫堂贊唱學官諸生行禮五拜
叩頭東西序立于堂下三品以上及侍從官以次入堂
西門東西序贊唱進講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四人以
次升堂由西門入至堂中贊唱舉衆禮部官 請授
經祭酒跪受賜講官坐乃以經置案叩頭序坐於東
西諸生北面以聽講畢祭酒吳頤叩頭退就本位司業
博士助教各進講如前儀畢出堂復位贊唱有制學
官諸生列班俱北向跪聽訖五拜叩頭禮畢學官率
諸生序立成賢街恭伺駕還宮明日祭酒官上表謝
恩仲質等以是儀進呈 詔從其議及是日乙丑
帝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
吳頤博士張敷等以次講畢 帝謂之曰中正之道
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後世儒者
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立儒教
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
用之者當時獨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
能從則一國君臣負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

之道為教使諸生成趨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為講說及覆問諭群君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罷丙寅祭酒吳顯季學官上表稱恩入賜衣二套

丁卯以散騎舍人耿瑄為尚寶司卿

勅諭國子監諸生以持身勉學

勅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始漢至今曾有踰斯道而久於世者乎朕統一寰宇育夷夏之烝黎偃兵未及創業未周切惟學校之設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會百工以捐廟學越五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

教訓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復仲尼之道以助我後嗣而安天下之蒼生若不勅以學道之志明以亂常之憲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汝諸學者當謹持恭敬謹存禮義毋縱血氣之剛人己之驟固守仲尼四勿之訓積月經旬以踰歲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為國用致君於堯舜濟民於雍熙顯揚其親永世不忘不為偉哉邇聞生徒多刁黨尚此志者紛然甚少奈命教之道大傷規矩於斯不才非獨時累於身體將必當憲而不源若朕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慎爾言飯至而食湯至而食晝惜寸陰而進

業暮燃燈火以求精有時問道於師則必跪而請授若非禮而問道則絕您聽絕之特勅禮部條陳警戒諸生勉之

六月戊子賜翰林學士宋納文綿帛各三起鈔十錠

辛卯勅諭吳復貴聚取閩索嶺及會傳友德等攻傍土寨聚當遣顧成擊破阿咱等山寨斬首數百獲牛馬無數至是勅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九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閩索嶺諸蠻悉蕩蕪之爾安陸平涼二侯安陸總兵平涼副之會兵攻克柵砦若通閩索諸嶺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搗其巢穴以掩襲

之使彼各救其家不暇糾合以抗吾師其傍土寨即未能不侯三將軍至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聚於是進兵攻閩索嶺克取閩寨數十且按我聖祖勅諭吳復貴聚云若通閩索嶺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掩襲巢穴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且詳其勅可謂深得蠻人情狀雖以類於東夷西戎北狄亦不能遁矣何則蠻人屯據嶺上必取鄉村部落之精壯者守望幫助勢險力專官軍以戰蹊徑不諳已自惶惑惟不難於取勝或者為彼所侮矣惟掩襲巢穴計出萬全爰想斯時精壯在外而未歸老弱在家

而視饒頭高驚駭旋號號其子可以喚其父固其弟可以招其兄彼雖從外驟回勢亦難於我戰若戰我必勝矣巢穴何驗山阿水曲之廣員平原多田之會處晨昏時候火氣霧衝此明虜蠻薊之屯聚者也旌表孝婦劉氏克其家徭役

劉氏事姑審氏甚謹與天太初避亂挈家出走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臍血和湯以進姑疾愈至瓜州後故疾復作劉氏又仍前刺血和湯以進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賣米養姑无謹居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屬當盛暑劉氏晝夜侍姑側不肅扇驅蚊姑身

瘡蛆生席間劉氏為齧其蛆蛆不復生及姑病篤齧劉氏指與之訣劉氏呼號神明剖股肉和粥以進姑復甦逾月乃卒劉氏殯於園中欲還合葬於舅墓哀號凡

五年不能歸事聞 帝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秋二十銑官為送其姑喪歸塋仍旌表其門免其家徭役

劉氏

是時安慶府懷寧縣有曹繡者亦因母疾諸藥不效剖體以食母母疾愈既而疾又作再剖臂肉以食母疾又愈未幾疾復作繡妻王氏剖臂肉以進母疾又大作繡仍剖股以食母母疾遂瘳母初不知其故也事

聞臺臣議割肉至於再四誠人所難能者宜加褒獎亦表其門復具家臣間割肉以事其親明教之不取以其無補於其親或者妨親之嗣續也劉王二氏割肉事姑可以為難矣間聞薄俗固有子氣其父婦氣其姑直至自殺而官府不得以罪加之者蓋其情若微細在常情不能堪事屬隱微在外人不能訐何以驗之父或先當而中年破產或年近老而忽焉失妻不孝子父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其於舅姑之情畧不少顧焉蓋不必責其疾言遽色但於衣服飲食之間冬溫夏凜之節惟知自私其身不肯顧養其老出納留難受氣

百端因此而致自盡者不少矣觀此則劉王二氏剖肉事故固不可為訓矣而志行攸激豈不可以挽澆風而敦陋俗者乎起前國子監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楊汝質試刑部侍郎俱賜冠帶襲衣

濟字表學洛陽人為察罕帖木掌書記入 國朝為河南府學訓導擢助教以病免官十四年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母憂未終至是服闋始徵入朝擢試刑部尚書是為 帝所春遇命有司治第以居之嘗詔曰大官人況得大第宅故為齊造第極其宏麗今有司以此

為式因呼曰樣房

顧成攻拔傍土阿黑浦則硬倚渡歹硬等寨陸襲普定
衛指揮使

是月四日成攻破土寨殺賊五百五十人調千戶鄧義攻
西堡賊首阿黑寨殺一百七十八人復攻破浦則破及倚
渡歹麼硬三寨斬首一百八十功聞 帝特遣奉御謝崇煥

諭有金帶金織文綺 之賜陸普定衛世襲指揮使

傅友德沐英帥師進擊烏撒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獲牛馬

羊萬余東川芒部建昌復定

以張龍鎮守黑張驛七星關

靳春戾康鐸卒子軍追封為靳國公謚忠愍

鐸茂才之子也十歲時入侍 皇太子讀書大本堂

帝賜金牌鐫靳國武毅公字置鐸帽上復

御書康子謹承家業愛爾勳公及長龍職嘗受詔督

無良之民開荒田於鳳陽又征辰州燎十一年又平松

疊諸州有功及是從征雲南與免普定華楚山砦至

是卒追封靳國公謚武愍

以唐勝宗葉昇鎮遼東調俞通淵為定遼右衛指揮使

事 楊文攻克水剛許羅山三寨

金朝興率兵征建昌秋七月卒于會川追封沂國公謚

武毅

朝興率兵征建昌屬友德大破烏撒建昌復降朝興至
會州卒年五十二訃聞 帝震悼遣官致祭賜塋

太平門外追封沂國公謚武毅後賜鈔五萬三千貫
即拓臯置第復賜拓臯井子村肥田若干頃方四十
里及北湖二山塲長子敦服閔襲封宣德戾食祿三
千伍百石

安陸戾吳復連克普定客里硬華楚硬木周硬三寨以月
魯帖木兒為建昌衛指揮使

初胡海從石門間道政剋大理之後又引兵徇建平

章用魯帖木兒率官屬改以為建昌衛指揮使

詰曰建昌之境審巡四川番漢同居諸夷樂土官守

是方者必仁智之兼義勇之備方安諸種而世祿者

也前年章月魯帖木兒祖世守斯土傳至月魯帖木

兒軍民懷澤已有年矣曩者朕命特西南經理其地

而月魯帖木兒順天之革命弗驅民以禦敵乃棄僚

屬以歸格上下之監見昭境內之民安堵斯為至福矣

爾兵曹具由中書誥授以昭勇將軍建昌衛指揮使

封印仍統舊部以報來誠如勅往欽哉

化北平也田無訓練遼東軍衛營陽戾楊璟卒

環在遼東病卒計聞 帝痛悼輟朝賜塋葬山之陰
命有司治喪如禮塋日 帝與皇太子及親王遣官致
祭追封為國公諡武信閔服以其子襲爵諭之曰昔事
父盡心事朕南征北伐多着勲勞故錫封營陽以報其
功今者既沒復命爾通嗣爵爾其夙夜敬慎以光前人
復城克直隸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稅糧及諭任事官民毋重
良民

詔曰嗚呼惟皇上帝眷我生民自統一以來雖暫有雨暘
之愆終未凶荒然朕豈不知江左之民減衣薄食助我興
王供給繁浩安無貧窘特以洪武十五年秋夏稅糧
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為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其浙
西江西雜次第歸附為首定中原民人為我供給越大
江入河淮低地平而漕河南其勞甚矣邇年以來江東
浙西江西及直隸府州官吏糧長不行優恤小民已行
問罪亦以今年夏秋稅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為常例
民田稅糧盡行蠲免所有河南山東民人停實無巧
以取恩無強以凌弱篤力於田畝且山東之民東供遼
左北給北平惟山東民資皆至焉北供山西西入關中
河南民資歲常助關內之民以供官斯二布政司民
糧今年夏秋亦盡行免於歲為民上不為民便豈

有本罰者乎自今以後任事官民
蹈前非重我良民故茲詔諭
吳復攻克百者當硬寨及募役頭閹閹索嶺
八月丙辰皇后馬氏崩

后初有疾召我 成祖及秦王晉王周王楚王入侍經漸
日久后却樂不進東宮進啓後事后曰當當功罰當
罪任賢使能無妄殺人子孫必大昌及大漸又勸帝任
賢使能納忠去佞并免諸子勤學至是崩后性恭儉
郭后嘗欲危 帝后以計脫 帝難每以好生存心
好殺為戒渡江以來躬拜將士親慰其勞服勞濯之
衣勸帝罷四方之貢荒旱則以賑恤為本及正位中官
敬于祀事勤於中饋接下有恩均及諸子其在歲屬
必深抑之官人有犯不屈於犯惟講古 后妃失德
之事以諭之崩之次日文武百官行奉慰禮又次日清
晨素服各詣右順門具喪服入臨臨畢又易素服行奉
慰禮其命婦亦素服至乾清宮具喪服入臨行禮文
武服二十七日而降在京官及聽除者給布一疋自製喪
服軍民男女皆素服三日在京禁屠宰四十九日在外
三日停音樂祭祀嫁娶官一百日軍民一月後詔至雲
南沐英號慟失聲幾絕其命

傳友德以楊潮大破阿吉魯山砦

楊文由閩索嶺開安籠青道接應盡江

己卯廣州儒士上治平策 帝遂及學士宋納論分別君子
小人之法

廣州儒士上治平策 帝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以明聖之君猶以用人為重曷嘗謂人而無足用也獨智自用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納曰誠如 聖諭但賢才之在天
下在上者豈能周知必賴群臣薦舉然後得惟賢與否係乎舉者何如耳帝曰小人所舉未必惟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故惟觀其所舉可以知其人之賢否矣

遣使勅勞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

勅曰舊歲命爾等率甲士三十萬南征諸夷提兵深入振揚國威大臨善定如風行草上及至雲南之城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收烏蠻于可渡之北席捲英豪長驅於碧鷄金馬來雲已駐群柯未幾報捷摧堅敵於點倉山下而撫金沙通遞心悅者其於金齒不戰而率土以歸於走雕題之俗入樞定百蠻之禮咸加八佾

之邦將軍之勞至矣然功並亘古勲著冊庭美風遍播於華夷大丈夫至此豈不顯父母揚名者乎故勞於饋酒遠不可致特以朕心勞之尚勗之哉

庚午葬皇后于孝陵之左

庚辰以春坊司直郎魏德壽為江西左布政使

丙申上大行皇后馬曰孝慈皇后

是日丙申以特牲告于太廟上大行皇后謚冊文曰皇后馬氏亘古帝王之德淑德之配能共致憂勤於政治者蓋鮮矣開泰寰宇福被蒼生惟后與朕起自寒微憂勤相濟自擾攘之際以迄于今三十一年家範宮闈毋

儀天下相教治道成我後人淑德之至無以加矣朕意

年之後吾兒為帝與后歸老壽宮撫諸孫以膝下以

享天下之養夫何期一疾弗瘳遽然崩逝使朕哀親不

勝痛悼雖然生必有死人道之常后雖崩逝而后的

德未泯者存謹遵古謚法冊謚 后曰孝慈於戲公

議所在朕不敢私惟靈其鑒之后之父為徐王姓馬

名 家于宿州閔子卿新豐里母鄭氏楊五之次女也

亦早卒郭子與養后為己子及笄嬪于帝在位一十

五年女二人寧國公主適梅毅安慶公主適歐陽倫

以前河間府知府楊冀安出知雲南

萬里三州民陳鼎叔等及海南官軍討平之

元月己酉賜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銀壹錠

吏部以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帝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高至治然燕輪仁智先舜所難宜

所見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天下微聘達選等

國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人豈無如鄉者其悉舉以為

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雲以董倫薦復遣使徵

之仍賜韜等銀一錠

吳沈揭摺壽以方孝薦于朝

帝曰孝孺才藝與汝吳沈

對曰十倍于臣乃誠靈之賦耳露論文藻峻發振究性

理帝大喜顧謂太子曰此莊士也帝以輔汝汝當識之

晉府長史致仕桂參良上十二條治要

一曰去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

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思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

四時則有職效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則君勞臣逸

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

民生則人皆化於為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惟大

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三曰廣地利中原為天下既膏腴之

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軍屯種開墾未廣

莫若於四方瘠地民貧口衆多之處今有司募民

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賦役使之樂為起事

凡犯罪者亦誦之也田便荒闕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

中州富庶則財用盡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為本

人心所在即天命之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

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

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必遂即其力而

不困而之於民既猶父母之於子則民於君亦猶子之愛

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聰

明睿智仁孝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倫然萬幾之

頃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翳之蔽日故雖大聖

必兢兢成勳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欲懲其忿

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

德加威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

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曆祚之長者以仁義道德教

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教天命

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工役不

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助祐之也今功成治

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為法秦隋之失為

武則人心和悅天意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

開經筵自昔聖王賢君之成德也講學則理明而心

正措之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釋老
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教陳大義
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所補於治化也七
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廢務自理萬民樂業政選
舉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
可輕用廢棄哉必歷才能德業可當此者然後信任
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人
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下各舉所知賢
良方正員知州知縣於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
知府歲貢薦能掾厚二員凡所舉不問任也未任
但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
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材宜試以佐貳之職果有異能
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夫刑罰一
事人命所繫不可不審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
復贖苟不欽恤而詳審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
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公平正大仁
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定國輩親信而委任之則天
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
宣明教化長有人才非止訓話文辭而已今又 國

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
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敦篤
未可驟加顯要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使得以真
修實踐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
可爲朝廷之用矣十曰馭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爲先
征伐次之閒邊舉貪小利斯爲下矣故曰天子有通守在
四夷言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臣服各守其地此爲
最上者也若漢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帝
王伐高麗是皆可以爲監非守四夷之道也今國內既平
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
使諭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何勞動兵於遠哉
此伏遠燼尚煩 聖慮宜選將練兵分屯鎮守以謹其防
俟其舉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材俊古之俊
材或隱于料鈞版築或起於商賈屠沽皆是以興邦而
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曰五賢無方傍求俊乂今於秀才
等科舉悉舉而用之若軍衛誦成衆團衛一或以微
罪困於閭里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才
氣出群學識超衆者則薦舉聞其自新之路計其效
忠竭力則庶可得其奇才異能之士拔十當一可得千百人
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者齊好問而好察通言樂取諸

人以為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為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是以開物成務萬民各得其所伏惟聖朝混一華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言善言行或未進取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當朝百官得聞論對布政按察司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學城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院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善言無不至而內外有司罔敢怠違思盡其職矣 帝曰房良所陳通達事休有裨於世道所謂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若房良可謂通儒矣

丙寅勅諭征南將軍傅友德使備蠻酋

初白九月乙丑夜熒惑犯南斗蓋上天垂象以示警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帥師久勞于外恐來心懈怠為寇所乘宜嚴加戒飭以備不虞蠻好置毒水特飲食宜極謹慎以副朕懷

吳俊開安麓菁道還也白水

士寅儒士沈宗疏陳用人歷誠之法以為翰林侍詔

宗疏曰臣致奉勅符同重聘赴京與天下之士數十人親承 聖諭共論治道以安生民諄諄戒勅至於再三顧臣愚昧不足以答 聖意然使臣不肖之言得

行則為賢者必皆進言矣欽惟 皇上恭勤求治於今有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耶所用臣宰豈皆不賢耶恐言之不能授其本用之未盡展其才故重勞其宸慮也况今智者自為身計其溺於暴棄愚者不思自守果犯乎憲章皆由進言者無按本之論選官者無量材之實者觀微之事唐太宗不遇隨事立論不能格君心之非是無按本之論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無量材之實也古稱才難周有九人而已况賢者難遇千萬不得一二淘汰中之金厭沙多而不淘則金不可得也用人而歷試之如鑛之煉銀若不鍊而用之則鑛多而不得成器願 皇上詳加采擇勿謂儒者皆賢而盡用之或一士不稱衆士皆棄則賢在中亦莫能辨此金之未淘也進用之初或不當其職其人雖才能先以敗事此鑛之未去也此姑論用人之事然所謂按本者堯舜雖聖求諫不已况未及堯舜者哉 皇明剪伐群雄平定天下極生民於水火之中奠四海于枕石之安者夷狄服中夏為漢唐宋君一洗北面戎虜之耻臣竊為千古豪傑慶快無已豈不思購仰以竭愚衷贊助一言哉今聞 聖諭誠功備至感發臣懷僕迷狂言干冒天威無所逃罪如蒙特賜優容以筆禮條列事宜或

侍左右別論庶事臣之願也 帝嘉納之手詔褒論曰
昔周舍欲載筆操牘隨君之後日有所記月有所效歲
有所居適士榮儒者之道久矣一旦有補民同采樂文
同政蘇然久未得人朕甚歎焉適來朕觀礼部尚書
邵質檢討吳伯宗才頗播任其以質為華蓋大學士伯
宗武英大學士其誥吳沈曰朕聞古今賢能遇君有違
違名彰有先後奈何時運之不齊壯來之相臨何謂
也蓋壯志貞而名未出君將知而暮年重難有賢能
為斯所艱然昔呂望於磻溪亦老而已猶有非能之
兆而乃興周八百爾吳沈年雖高邁特校東閣大學士
爾性欽哉

以鮑詢余銓張紳並為文華殿學士固辭不就

礼部主事劉庸為恂等明經老儒達於治休可備顧問
帝即遣使驛召之既至恂年八十銓紳年亦已十餘帝
見之甚喜賜坐顧問一日特召恂等至御前命為文
華殿學士恂等俱以老疾辭 帝諭之曰卿等年高
故授以是職煩為輔導東宮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
從容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鄉以終餘年無不
負卿等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
辭翌日乃放還鄉里紳後官至陝西獻縣教諭恂嘉

典府崇德人嘗受易於吳澄著大易傳義藏于家元泰
定元統中再領江浙省元都省移咨充溫婺州學正皆
不就及是命為文華殿學士亦辭歸隱與貝瓊結社會
講學者稱為兩溪先生

士戊戌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之殘闕者

帝諭礼部官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師
也夫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
儒生彙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見
得道理分明所行不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
此如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或殘闕其今諸儒考補

命工部督工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楊揚文政克阿婆寨

甲子以儒士董倫為春坊右贊善賜以冠帶

士中權監察御史任昂為礼部尚書翰林院典籍李紳為侍
讀學士

仇成討平汝寧靖寧一州

置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潘原明卒

原明泰州人初為張士誠守杭州李文忠引師至舉城
降士誠勢孤以致速亡洪武三年授平章食祿而不署
事至卒于雲南賜葬鍾山之陰子孫世襲指揮同知

吳復攻取谷龍奄者阿僧寨

十有二月乙亥朔封中軍都督府僉事李新為崇山侯

新鳳陽人癸巳歲從帝起兵歷著戰功累至今官始封

侯誥曰朕聞歷代之君聲與王業賢能之士乘勢而起

佐成大勳而履爵受封與國同久咨爾龍虎將軍都督

府僉事李新與朕同里開當起義之初即委身未附

滁和既定翊渡大江克禾石復太平戰溧水從攻建

業京口毗寧宜興江陰池陽又從征金華援安豐征合

肥佐大將軍拔荆襄定浙西咸預有功始守掌千戶繼

職列武樞遂僉都府勲勞益著乃者俾營孝陵盡心

所事卒底成功是用嘉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封崇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爾其母慈益展忠勤俾勲

業並著於旂常德澤永流於後世新自龍江衛千戶陞

神武衛食事調茶陵五年又陞番守司都僉事十三

年轉僉中軍事至是始封

令軍士有建言者不必赴京所用印實封通奏

已酉以唐勝宗耿炳文往練陝西諸衛軍兼督屯田

勝宗炳文至陝西練西安等二十二衛操卒凡二十萬六千

八百七十四人得驍勇騎士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八習馬二

萬三千五百匹炳文得鎮陝西脩築境內古波廢壘及

督軍士各處屯田臣聞沿邊屯田當循同制將藏于六卿

而兵寓焉居常則歸朝無非守職之吏師與則掌旅各

專閭外之寄三時務農不妨耒耜舉趾之勤一時講

武不廢金鼓旗幟之教異乎唐人府兵將有定額以

致有遙領兼制之弊矣無事脫甲而耕遇敵奮戈接

戰耕者自能戰不借力於兵戰者自能耕無仰給於

農異乎唐人兵有定額或致調外援內致有將驕卒

交聞闕下者矣炳文善理陝西屯田臣又不覺有感言

念今者屯田軍人視為恒產私相貿易在上不能禁

將領奴隸士卒下情不能堪欲革斯弊必生煩擾

不可以試也意者若行成周之法則屯田可永賴矣

改改善世院為僧錄司玄教院為道錄司及制所服之飾

僧道二司供正六品僧錄設左右善教講經名義

專掌釋教事宜于天界寺僧有三等曰禪曰教曰講

在外僧府屬僧綱司州屬僧正司縣屬僧會司管轄

皆統于本討其道錄司設左右正一演法至靈玄義

職專掌道教之事置子朝天宮道士有二等一日全

真二曰正一其外道士府屬道記司州屬道正司縣屬

道會司管轄皆統于本司俱屬于禮部本司官選用並

不給俸及行移等項道錄司官法服朝服衣緣文

師金道士常服青法服期服用赤色禪僧亦常服青
絲五色袈裟緣文及環皆飾以金其僧道常住田不許
典賣者為令帝素深於佛教嘗作說論僧曰佛始漢
至教言玄寂機密理幽以其友傳也抵期而無教以其
無教而有印心之旨愚不如旨故乃求旨切無乃顛悞
恍惚洋昧於未判之先累劫之丹衷何見一微塵之
旨云何以旨問旨改旨空談空謂空無際而無依忽
焉無倚愚不知踟躊不已特以色求色以音求音就
不以為利使而可也歟斯愚問而求旨之切故聰者
孰謂可歟既聰者不以為可將焉求之所以然乎而或
云佛本昭示善道大張法門豈又昧而又昧玄之又玄蓋
昧在昧出玄在玄生故遠來之雖在天外遍歷八方亦
何有之知見耶朕嘗聞之有好寢者通宵烈風迅雷
而寢者恬然無覺此果心已矣乎神已矣乎果心已乎
則以心問心果神已乎則神問神亦不 易乎然此
若是之易難使見前安不為諸徒之所辨而無所措
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由道何由而止焉焉知知止
之而無識所以我空非空我相非相要見觀禮知知
之熊以奔星廓落電影馳雲或為虛妄而妄則妄起
無端所以今之修者素本宗而遂未備不知修身於

水火將焚而灰溺而腐尚以樂而不通以為快哉斯愚
不知旨故以為然或聰者自以為利根雖使空萬劫之
重靈亦可見旨之有耶且以大藏教中諸佛泛言今之
修者以為經之泛耶旨之異耶若以經泛旨異則古智大
夜孤燈於嶺外畫伴影於林泉趣不我知我不趣知
愚豈不謂嗤嗤然而以為機乎審者以為不然動靜動
靜以為天下樂是則以為為智人便信則以為為天下安化
則以為為天下興行則以為為天下福朕固知所以舉大一
藏教云諸佛之故鑄磨鈍根而為說法朕不知法故
但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網設使使網而絕流衆自
既張了必歸於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東馳西奔信
不為多戒一陪不為少就盡去之而頓受廢詔而來條
然特出於衆人據誠納欵以聳朕懷非俾朕愛卿闡
卿之風管知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於
後世卿其勉之尋擢翰林侍詔崇福建人

辯

楊文公危西堡的谷龍寨

楊益寇雲南征南副將軍沐英及守雲南都指揮使

馮誠追捕之斬首六萬級

友德與沐英分兵四出以討沐服諸蠻調城守雲南

城諸蠻見城守虛弱相扇為叛有土官楊直者充傑詰詰其下曰總兵官已領人軍俱回矣雲南城可高也各集人衆共二十萬直又自以兵會之屯于城西北阿陽蠻亦所部兵會于城東南共三十六營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忽聞寇至頗以為憂誠以謝熊以孤軍拒守旋施樓備戰具置強弩勁弓以埤城近城輒射之往往應弦而倒誠伺賊少急便出勁兵擊之賊不敢攻遂為周城計時沐英駐馬烏撒聞報遂還驍騎萬餘馳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報馮城為賊所得詰之答之曰總兵官領軍三十萬至矣賊相顧駭愕不

知所為咸罵楊直詰已遂援營霄遁走安寧羅次郡甸富民普安大祖江川等處擾險樹棚謀再舉英與誠調兵悉勦捕斬首六萬級生擒四千人諸部悉定誠國用之子也

聖按古今收復久失遼郡類非一戰所能定也蛟龍亡淵虎豹失窟勢不能不咆哮衝激以震乎人矣古之佳名者得地而推益輕燕人而兵愈弱為久擾餘黨起滅相尋而兵甲之役重於再舉也以傳沐二將蓋世英雄其烏撒阿陽雲南諸蠻輒伺兵出而動於類於戊狀情勢益見矣蓋久失郡縣收復固難其保守

亦艱此我國家所以於遼陽興和開平大寧東勝降城水沙哈密蘇州交址十一處邊鎮不敢聲言動兵也意縱有言焉人必以為狂也噫然猶不容以但已者樹恩信以繫人心厚根本以俟機會天苟悔禍邊鎮可復守矣

傳文德分兵取烏撒諸蠻需卒宋欽降雲南悉定

文德以為烏撒諸蠻未服分兵搜捕有潛匿山谷者皆取而殺之諸蠻震懼於是需卒宋欽皆來降文德復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之地進于四川又議割隸焉因其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登戰骨廣屯田割諸司衛門大小相

維犬牙互制復以曲靖孟定曲麻叛服不常慮為後患俱征戮其首惡又修鎮遠城池雲南悉定文德為將出奇取勝料敵如神可比韓信紀律精嚴士卒用命可比周亞夫經國遠猷老成持重可比趙充國機關於施叢取強毅不沮敵鋒則李愬比肩高開道所在不論是以平四川雲南俱得首功

冬十月丁丑賜翰林院侍書楊恭等襲衣靴襪

孟雲南布政司左布政使汝南侯梅思祖卒賜塋鍾山之陰詔頒劉向說苑新序子天下學校

南征度趙肅討擒賊首鍾平王詔肅班師

庸擒鍾平王送京獲賊黨一萬七千八百五十八人斬首八千八百級招復業民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七詔庸班師庸至京得賜絲幣上樽良馬

己亥以耆儒劉靖何顥用為諫院左右正言兼左右春坊諭德

刑部尚書開濟奏部議律之繁文者

奏曰欽惟 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從簡今內外諸司議奏禮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 至尊一日萬幾此似繁瑣何以悉究此皆胥吏不請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 帝曰虛文失實浮詞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

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定議成式榜示中外

傳文德以陳開征仁德府及嘉墨洞廣通山寨

命給貧囚不能自存者日米一升

具復剿梟四堡蠻莫

能糧長禁詭寄人戶田地

時各處糧長或因催徵領恃縣官威逼擾害小戶故悉斬之止令照黃冊里甲人等催辦其各處或有奸頑之徒欲兩邊推調特本戶田地稅糧託寄別人戶籍以致紊亂者許受寄之家首告訖賞為業

丁有一月戊午初置殿閣以邵質等為大學士

禮部尚書邵質為華蓋殿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為文淵閣大學士典籍吳洸為東閣大學士誥邵質伯宗曰朕聞宋書見尚文之美崇儒之道廊廡且當是時諸儒皆大賢之德所以輔景運者三百有奇未嘗有辱君命事體滯行可見文華君子之賢君子文行之盛今特准宋制以諸殿閣之名禮字者互相長短如斯之說特勅智祥而云乎

楊文克阿墨白崔羅師庵者鹿角諸寨

詔賜琉球中山山南二王銀印文綺及賜貴州宣慰使霸辜黎州安撫使回德等金帶綺衣

琉球中山王察度賜以鍍金銀印行織金文綺紗羅九七十二疋山南王承察亦如之亞蘭飽等賜文綺紗帛有差又賜霸辜紗百疋銀一十五錠金帶一條回德等各賜紗帛織金綺衣有差

遣使勅諭琉球中山山南王察度承察息兵養民

時琉球二王相爭推長出兵攻擊使者歸言其故於是琉球使者亞蘭飽等還并以勅諭中山山王察度曰王居滄溟之中崇山環海為國事大之禮不行亦何志

武王能禮天育民行事大之禮自朕即位十有六歲遣人朝貢朕加王至誠命尚佩監奉御路謙貴侍賜王錢金銀印一顆近使者歸言琉球二王相爭廢禮傷民朕甚憫為諍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其罷戰息民務修爾德則國用永安夫天恐生民互相殘害特生聰明者以主之通者流乎察度堅事大之誠遣使來報而山南王承察亦遣人隨使者入覲鑒其至誠深用嘉納近使者自海中歸言琉球二王互爭廢棄農業傷殘人命勝聞之不勝憐憫今遣諭三王能體朕之意息兵養民以綿國祚則天必祐之不然悔無及矣

戊申白虹貫日

丁巳克國子監祭酒吳顯

時朕臣子第入監讀書有怠於學顯以寬縱不能絕險故免顯河南人容貌魁偉十四年祭酒李敬坐事得罪顯以儒士舉至京特命為祭酒至是免後以疾卒于家壬戌以文淵閣大學士宋納為國子祭酒

勅曰大學天下賢聞禮義所由出人才所由興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傅以居是職至命未臻其效豈士習之難變歟抑師道之不立歟此朕所以夙夜寤心慎擇老成以任之惟卿宿學耆德可以任此故特命為祭酒尚

體朕立教之意使諸生有造士習丕變國家其有賴焉卿其勉之先是命祭酒賜誥止論以竭恭臨祭靜神對神則冥冥冀知不負委任之意至此命訥專以作養之才為重訥在職懲吳顯寬縱之弊勵以威嚴諸士警克進業於是乙丑戊辰之科龍頭首選如丁顯任亨泰之徒盡出大學而進士取第亦倍前時人皆以訥克稱厥職云

置烏撒衛指揮司以劉先為同知統兵鎮禦

吳復攻克羅斯硬阿賊渠蒙帝庚辰及戶寨兼取廣西城池

傳父德復以克平雲南大理等處之捷至京師遂詔告

下

詔曰朕荷上天眷祐海嶽效靈祖宗積德自即位以來十有五載寰宇全歸於版籍惟西南諸夷為雲南王所惑恃其險遠弗遵聲教特命征南將軍額川度傳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甲士三十萬馬步並進罪彼不庭大軍既臨渠魁盡獲雲南已平詔告天下臣民共知於威禍民永已聖賢之為逆天違命根禍殃民身家被罪惟西南諸夷應之故茲詔諭

拔降充總旗龐慶等為指揮僉事守禦益臨安

勅曰朕聞人臣之忠義者未嘗蒙蔽人君而為忠臣者也
前為地方撥屬不明勅鎮撫畢安諸衛教爾為忠良
智謀之士豈料信從蠻夷暗受賂賄賣棄地方及至
指教之際妄行捏詞而欺回報以致都司問擬如律
的決降充總旗朕思前勞既多今所作之罪不淺若
的以前罪決之心不忽然而罪皆釋免理當調守雲
南需益臨安二衛守禦符到即行毋稽故茲勅諭
臣聞用兵之法貪愚詐力功過失位俱可用使是以因
二卯而棄子城者君子不取漢文帝之復魏尚哉

聖祖之用龐慶所以得宜也

以烏撒烏蒙羊部于四川布政使司

秘閣元龜政要卷第十二

十有六年

癸亥春正月以李文忠兼領國子監

帝諭文忠曰國學為育材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
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泚之
恐怠於務學故以命卿爾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文忠勤慎小心始終如一恂恂若儒士嘗師金華
范祖幹胡翰講明性理之學處身家一循理度為
詩詞雄壯可觀音樂華靡泊無所嗜
以沐春典禁兵

初制歲貢法

歲貢各處生員俱以明年為始歲貢生員各一人
俱限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各一篇判
語一道中試者入監不中者罰充吏自是率以為
常

定京官高者許張傘蓋

尚書侍郎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大常卿應天府尹
國子祭酒翰林院學士許張傘蓋真品秩卑者並
不許出京者聽之

遣魏國公徐達雄武侯周武處理比邊收撫口外餘

民安陸侯吳復克墨定苗硬寨至利吉堡遂築安莊新城以指揮曹貴守之

先是十五年八月復率兵攻普定百者當硬砦及暮後頭關取關索嶺督糧接應鹽江大軍九月至安龍膏開膏脩路回營白水十月至西堡勦殺蠻首泉首示衆十二月攻取以部將楊文取谷龍峯者阿僧及羅斯硬阿賊渠廖希庚振尹若數十砦兼取廣西城池至是月又以兵攻克墨定苗硬寨至利吉堡脩築安莊新城調指揮曹貴領所部兵守禦計糧二千四百餘石踰月回普定措糧三萬

三千四百餘石以備支用而楊文又攻克阿窩寨吳復費聚以顧成攻破阿黑螺仰仇拖等寨生擒九人斬首四百一十餘級傳交德率郭英年蒙化鄧川北勝麗江平津諸州擒其平章高生斬首一萬三千級生擒三千人交德率郭英陳開等之師討平蒙化州鄧川州破三營佛光砦誅其叛酋普顏篤文過金沙江攻北勝州生擒平章高生獲分省銀印一顆陳開攻海東牛心寨至品甸又取北勝川之赤石崖交德復進師至麗江平津等州又克年之前后斬首一萬三千餘級生擒三千餘人

又精兵人馬數萬船千餘艘蠻民降者數十萬戶而指揮僉事王真亦征馬龍羅雄小廣西等處諸路頗寧

創旌善亭于各府州縣門外

先於三年創申明亭凡民有作奸犯科者書其姓名揭於亭中以寓懲惡之意仍以里老處于亭會斷民間戶婚鬮訟亭凡三間至是又創旌善亭凡民間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則書其行實揭于亭中以寓勸善之意

誠刑部尚書開濟奏以戒飭僚屬揭于文華殿不許

濟負恃帝之信用頗肆自恣爲撈戒其僚屬曰尚書到任日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則罪不爾貸

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帝曰爾告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礼耶濟頓首謝但濟初到任時勤敏有爲凡軍民以細故犯罪即爲奏決數月間獄無淹滯者

置大理指揮使司以同知周能守之

帝以大理重地夷情叛服不常乃置衛以周能爲指揮同知統兵守之後城大理垣墉堅厚櫓堞壯

麗創四門東曰通海西蒼山南承恩北安遠又建
雄樓鳴鐘鼓街巷曲通閭閻輻奏仍築上下閘兩
城臣按大理東抵洮州西界永平順寧附其前
鶴慶衛其后峭山深塹連華榆而倚點蒼蓋南詔
一大都會也夫鶴慶麗江金齒車里平編等民
夷雜錯反覆易生臣竊計欲死地方平靜若於洱
海太和景東騰衝通安劍川永昌本密安寧宜良
易門馬隆諸處脩補曲防備極其至乃為得也臣
詳其地形南以元江為閘車里為蔽而達八百媳
婦大甸西以永昌為閘麗川為蔽達示本邦西南
通緬甸底于南海遐羅占成占臘又古宋波地方
亦舉之矣東南達寧遠接於交趾其龍門沱江與
宣化州皆通之矣西北盡麗江文通于吐蕃麗川
之地由金齒過滿繆踰屋牒渡潞州歷高黎前后
山蹊澹澗無慮敬十里若自潞江安撫司上則二
日可至騰衝七日可至麗川其在雲南白崖過景
東東歷水通至灣甸渡河入洋施北至潞江之界
十日之程亦可以至麗川麗川之源出於昌峨壘
境流入洋施者也自是而經緬地合夫亞江直至
騰衝街然麗川以上有南甸十屋臘川成達灣甸鎮

康大候鈕凡洋施等府州司蓋深在百蠻之外遠
繫本邦而麗川安危尤視騰衝景東騰衝景東則
視金齒金齒外維百種諸蠻究其實尤以大理為
重也周乎近不遺乎遠達斤嶽弗示以虛量而豐
以賦其稅通互市不抑其直始終無偽惟和惟一
其可以保安大理而維雲貴矣
已丑東閣大學士吳沈進精誠錄
先是 帝將享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召沈等謂曰
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
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且能忠君于能孝親則人
道立矣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
聖賢所言之事以類編集庶使觀覽至是沈集書
成進呈 帝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又命沈為之
序書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書七十二卷詩十
七章禮記二十七章孝經論語各一章忠君一卷
取易大學中庸各一章書四十六章詩十一章禮
記十四章左傳六章國語一章論語十四章孟子
十二章孝親一卷取易二章書三章詩九章禮記
四十八章論語十一章孝經十九章大學二章中
庸三章孟子十章

故元古承觀音侍奉政劉車車不花及段世至京師
尋以觀音保為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

觀音保等一百六十人至京獻馬一百七十匹賜
鈔有差仍各賜其家屬衣服以觀音保為金齒衛
指揮使賜姓名李觀

廣州衛指揮僉事馬海張永辛遣官致祭卹其家
辛丑詔授開濟實任刑部尚書

誥曰制刑之道聖王所以發至仁輔禮教也才非
王佐秉非惻隱則不克斯仕必官得其人則海嶽
莫安星緯順軌商賈樂遷農桑樂耕種百工技

藝各安其業所以盡寰宇之人皆歸於壽域蓋司
刑者制百姓於刑之中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致要
倫於攸序而仁惠流布至聖之道行焉朕嘗命官
識古司寇之職仁必欲育人而法必中罪何小人
無知例持仁義法加良善病國殃民甚乖用刑之
意今授爾開濟資善大夫刑部尚書爾其宣布條
章使仁法並施以成善治書不云乎欽哉欽哉惟
刑之恤哉爾念之勿忘

三月甲辰朔命耿炳文諭傳文德審度班師以沐英
留鎮雲南節制所授土官

遣炳文往諭交德等曰卿等久勞于外今雲夷已
平可以班師遲達之機宜自審度復諭沐英曰雲
南雖平而諸蠻之心尚懷疑二大將軍回恐彼相
扇為患爾其番鎮之撫綏平定之日當召爾還交
德奉詔遂撫安大理及烏撒普安等處即議班師
英番普雲南英為辦方物定貢賦視民教均力役
疎節目以便新附於是麓川之外有緬甸車里之
外有八百媳婦皆內附是時境內盡種甚多曰暹
羅黑白二種號曰焚人又曰爨人曰磨夢曰禿老
曰夢門白滿人曰和泥蠻曰百夷曰小百夷曰土

僚曰羅舞曰撒摩都曰摩察曰濃人曰山後人曰
哀牢人曰峨昌蠻曰懈蠻曰傳尋蠻彼此參錯每
一部內大者萬餘人小者亦一二千人一朝有變
翕然成聚自古及今率以為常其武定之鳳景東
之蘭麗江之木尤為地廣而族次者因其酋長欽
降悉量其功之大小設立土官衙門授以宣慰知
府宣撫知州安撫知縣及吏目巡檢等項職事各
俾統其部民于孫世襲英則鎮雲南屯兵數萬以
控制之凡有遠調莫敢不從或有盜賊生發責在
土官以盡攻盡官軍壯其聲勢根本安固臂指相

建又收其牛馬金銀丹漆杭稻以充軍食凡數年
間雲南寧靜軍民樂業且按雲南之地華夷雜處
好惡殊方所謂無王先叛有王後服之地也我聖
聖祖與傳賴公沐黔寧經理周密地方無事萬世所
宜守也邇聞近年以來土官物故其第男子姪該
承襲者當該官司多者不為保結土官往往復駁勘
年久月深不得襲職以此土官衙門多者土舍用
事體統不遵下人不習由者強者凌弱者暴寡
流劫鄉村殺人放火無所不至世襲黔國公如沐
紹勳朝輔雖有總兵之名而無典戎幹方之實以
其事出撫按三司會議乃行也當有盜賊倡厥行
文撫捕徒為虛應故事不肯著實舉行積習生常
遂為故例侍倡厥者罪太惡極然後奏瀆請討靡
民財而濫陞官職軍民益困地方益壞覆車之轍
不可蹈矣或訝土官承襲官司不為結勘是豈有
宋熙豐之季貨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使手索文
者終年而不獲乎曰非然也貨賂之弊我
皇明焉得有此意者土官之子多非純質未襲職之
先已有結行既襲職之後又多妄作所以為官司
者所嫉而結勘之際不為即行者乎

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律條
安陸侯吳傑以顧成揚文攻克七百房的窩的第的
麼谷揀谷王白黑多心者刺革河稍等若張翼引兵
攻取石門劍川
顧成自擒賊三十名斬首九十八級獲馬一十五
匹
夏四月甲戌朔享于
太廟
賜文華殿學士兼左中允金思誠致仕
勅曰朕觀古人其有忠之士猶髮白氣衰而心猶
不忘故能善其始終使名垂方策光照后世卿懷
材抱德堅志古人惜乎以衰老之年雖志存而力
不能任朕不忍復勞特念卿還鄉里以撫子孫享
其奉養下亦悅乎
遼東守將奏故元海西右丞河魯輝納款詔遣使勞
之
勅曰洪武十六年四月遼東守將遣使入奏為海
西事云卿河魯輝差使審潑皮等神言意情言及
烏者野人歸誠朕甚嘉焉且卿所守地方東有野
人之隘南有高麗之險北接曠漠西抵元營道路

險托孰不以為可以自固卿乃率衆越數十里內
附自非智者審時達變計不出此雖漢河西賈社
之誠何出卿右今特達使賁朕至意往勞爾其知
之故茲 勅諭 臣聞外國有來降者非有不可解
之仇讎定是不可追之誅我阿魯之降臣識其微
矣惟海西及烏者野人在遼東都司東北連接腦
溫松花黑龍等江西近兀良哈福余太寧金山朶
顏自魯輝來降納哈出不敢東出遼左北平無事
殆及十年以是而觀則海西地方實夷夏輕重安
危之係矣蓋其西向以輔三衛則為前門朝河背

脊之疾若挽三衛併出腦溫松花便為開原三萬
肘腋之變天下大問莫甚於斯即其梗吾食息貽
患腹心雖亦卜剌阿爾忒斯竊入西海毒害莊涼
蘭岷洮州西及甘肅無以過也差夫遼東之海西
與陝西居延澤之西海地既人臣古猶今也當我
洪武時則恭順至今承平日乃肆侮今非古也要
之欲步祖武用光國家其西海海西二寇不可不
經理矣

廣東都指揮使司伏崇王孫請封其妾不許遂定嫡
妾封贈例

狄崇王孫等上言其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歿仍乞
封次妻何氏等為淑人詔下廷臣議太師韓國公
李等長及礼部等官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名妾不可為嫡夫人春秋非之哀公廢子剡之母
嬖將立為夫人使宗人壹夏獻其禮對曰無之昔
周公武公娶於薛孝一惠娶於高自桓以下娶於
齊此礼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古無其礼蓋古者
夫人歿貴妾攝其家事不得攝夫人所以防並嫡
也崇王孫欲任私意廢大倫則妾之分不可許
帝從之遂命禮部翰林院儒且定嫡妾封贈之例

頒示中外於是議凡正妻在日所娶側室皆謂之
妾正妻歿諸妾不許再立為妻若聘良家女為繼
妻許受封贈前妻無子其妾所生子即為嫡長子
若正妻在日無子不許兩娶而諸妾有子者當以
長男襲父職其子以本品職推恩其母俱從之
五月庚申定立文武官封贈蔭殺之例

李善長承制定立封贈蔭叙之例一十有一其一
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職事其應封一代者
父與子同妻從女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
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已致仕

及亡歿者封之其在任辭職就封者聽

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

亡得並封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

其三父母兩子當封侯者從其高品婦人因其子

孫贈進一階

其四應封妻者止封正妻亦得追封凡繼

封側室止封一人 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

封者加太字若已歿其曾祖父母者不加 其六

凡從七品陞至從六品封贈一次至從伍品封贈

一次陞至從四品封贈一次至正從三品封贈一

次陞至正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

次 其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犯十惡

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娶或再醮及娼優

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封贈之後但犯賊私者並追

取其原受誥命 其九犯婦因夫貴母因子貴

受封不許再醮違者治以罪如律其十京官七品

以上武職實授領給誥命取自

上裁其已受誥命者亦須一考秩滿方許封贈五

品以下官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領給誥命

不稱職者照降其受誥勅者亦須一考方許封贈

其十一凡在外三年為一考稱職者領給誥勅再
考稱職者請封贈

其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在此例陰叙之例

有五 其一用蔭以嫡長若嫡長殘疾則嫡長

之子孫以下曾玄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蔭又無

則以維室及諸妻所生者又無旁蔭其親兄弟子

孫又無旁蔭其伯叔子孫

其二用蔭者孫降子曾祖降孫旁蔭者皆於應叙

品第降一級 其三正一品官蔭其子正五品

用從一品則以其子從五品用正二品則正六品

用從二品則從六品用正三品則正七品用從三

品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則從

八品用正五品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則從九品正

六品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叙用如行人巡檢司

獄之類從六品則於未入流中等職內叙用如各

倉庫稅課司局批驗鈐治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則

於未入流不等職內叙用如遞運所驛丞開渠官

之類 其四凡職官子孫許蔭一人年二十五

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叙用其不通還習學

其五應叙之用各於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屬地方

銓註 詔皆從之

以犬安侯王德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品甸修理城池驛傳屯堡蕪撫軍民

甲戌諭刑部尚書開濟詳覆罪囚

開濟等官議五六日旬時三審五覆之法

帝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咎而實當因名以責實近聞覆審之法但應旬時之名無曰今是昨非但為大同小異審覆者未必盡其心告訴者未必盡其情朕深知其弊爾宜戒之

帝及學士李紳論任將之法

帝因侍講學士李紳等論武事諭之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后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祖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能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為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是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然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機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蕪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臣之何如爾

六月置長河西等處軍民安撫使司及給勘合

長河西安撫司每年一貢給以勘合來貢時於四川布政使司比號雅州入貢每貢只許五六十人多不過百人所貢方物該守關官員盤驗申送都布按三司審實起送赴京

戊戌 帝及吳沈講去小人之法及富之之害

帝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沈等侍講進周書至立政罔敢用憚人之章 帝曰甚矣國家不可

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回幽魯仲尼為政必去少正卯沈又進言曰書云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帝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

蓄毒藥不決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殘下人君若但喜其人能順適己意任其所為而不問以為怨將在彼譬如大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耶沈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帝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

主所樂為者不顧非意乃牽合傳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傳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為難知言亦不易也又嘗論侍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為私愛無

過而罰是為私惡

朕觀漢高祖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戮推萬紀而賞魏徵之直皆至公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

已亥勅諭傳文德審度雲南可伐三十六路及經視

勅諭友德藍玉沐英曰逆詢使者云可代之地有三十六路故元時皆官治之其地后為壘人所專已四十年繼又侵楚雄之西南達幹威遠二府梁

王力不能制終為壘人所有以此觀之雲南不可不備邊事機密宜自審度可伐可備然後大將軍可回也回時必經十字九寨及成縣之地五村大坨上下等鄉洛卜池等處黃平羅本洞灣霸翠所屬何呂南宗碑瓦莫得阿胡阿達等壘皆助烏撒校官軍者如其帖服則缺兵而過如尚觀望懷疑宜擢以兵威使其知懼聞外事務不從中制卿等宜體朕意

王弼帥師陳聞征小百夷及七村三卜即等處

丙寅沙武衛指揮使梅義為遼東都指揮使

狄七月度蘇松嘉湖民田差出馬匹

令金蘇松嘉湖等府之民有占田四十頃以上者出上馬一疋三十頃以上者出中馬一疋二十頃以上者出下馬一疋又命各處驛馬不問官給自備其孳息之馬聽今貨鬻惟為事因軍馬疋有孳生者仍令報官

復鳳陽臨淮二縣民雜差

吳復以楊文率共攻克北納硬寨

令天下衛所選軍士善射者輪班赴京師校試加給賞罰

凡天下衛所有善射者令十選其一吹冬月農隙輪班赴京師校試不中者罰其指揮千百戶中者賞鈔伍錠連中者六錠不及者三錠不中者亦給道里費各邊軍士就於本衛校射

八月丙戌東閣大學士吳沈以進講後期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

癸卯江西廣東盜起以鄧鎮陳鏞顧時將兵討之時江西龍泉山寇你亂而廣東徭賊亦起剽掠旁近州縣於由永新諸賊互相扇動屯結賊首有自稱順天王者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同知戴率兵

勦補不克乃以中國公郭鎮為征南將軍臨江侯
陳鏞濟寧侯顧時為左右副將軍將兵進討

九月吳復以楊文將兵速克普定諸壘新獲一萬一
千一百人馬數百匹遂由普定運糧接應盤江大軍
傅文德及張龍引師回重慶討諸洞苗蠻
頒卿飲鬲式於天下

先是洪武伍年民間里社百家為一會王以糧長
里長至是革之頒其鬲式於天下府州縣後至庚
午之歲更定其制兼令教官於米飲食之前講讀
律令俾在座者樹立疎聽今所遵行者是也有賓
有僕有介有主臣聞卿飲之禮賓主以象天地介
僕以象陰陽三賓以象三光諫之以三者所以象
月三日成魄也四面之生又以四時之定序也一
禮而天道備者哉

冬十月以故土官法叔妻商勝為武平軍民府知府
詰曰朝廷政治遐遠弗殊德從安民宜從舊俗惟
爾黔中之北官皆世襲間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
服前武定府土官法叔之妻商勝質維柔淑志尚
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尚是用易之以衣冠表之
以頸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可特授中順大夫武

定軍民府知府爾其小心事上得境安民以稱朕
一視同仁之意於是并賜勝朝衣及織錦羅衣鈿
帽金帶

遣使召還魏國公徐達等于北邊

先是達徐達周武謝成郭子興趙庸薛顥及都督
僉事馬雲蕭成等巡撫北邊訓練士卒至是俱召
還京師

詔却高麗貢物復命禮部移咨責其侮慢違貢之罪
高麗遣其部臣張伯崔消來貢方物詔却之命禮
部移咨諭其國王曰高麗遠在東鄙曩者來奏願

聽約束其中多懷欺詐生隙如尋常朕已不納
聽其自為聲教其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為誠意至
極所以限其歲貢不如約五年矣今又以慶祀未
進及非其時而至豈非侮之甚歟雖然以其發使
之事論之非其長簡與其臣之過乃使者故為侮
慢過期而至今高麗既為藩臣宜永守事大之誠
使者侮慢無礼當詰其罪所貢方物宜却不受仍
與高麗王言誠欲聽約束則當以前五歲違約不
貢之馬及金銀並至則可見其誠意也

給還羅占城諸國勘合

帝以海外諸國進貢者信使往來恐有詐僞乃命
札部編立勘合文簿發付諸國伴往來俱有憑信
稽考以通彼此之情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俱
於所經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
羅占城真臘爪哇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其
琉球國有分而為三者曰中山山南山北三王中
山王已賜以鍍金銀印文綺等物山南山北二王
亦遣使入貢都賜以綺縠羅衣冠及王妃綺縠
紗羅王相王姪寨官亦賜以絹公服其差來正使
副使并火長人等康給另 飲賜茶菜酒肉厨料

與沿途往回管侍各以其國之大小而為降殺之
等定為則例施用

辛卯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茹太素為翰林院檢討
總兵官安陸侯吳復卒于軍其妻楊氏自殺以殉詔
追討復為黔國公諡威毅楊氏為貞烈淑人

先是于三年復鎮北平金塔毒發召回命醫治之
而愈及此再作驛使以聞復自普定斬獲蠻人計
一萬一千七百有奇馬數百疋方自普定運糧一
萬二千石赴盤江以濟大軍而即以逝矣
帝即遣醫馳視既已無及以是月二十九日卒

于水西年五十三

帝為震悼輟朝復卒當殯飲時所買妾楊氏年方
十七慟哭不已即沐浴更衣自經以死後復柩至
龍江遣官諭祭賜葬鍾山追封黔國公諡威毅楊
氏封貞烈淑人從葬復墓下仍旌其門從臨塋
余諸司咸往祭之

岡望祭既塋肖像祭于功臣廟長子傑龍封安陸
侯復前後用兵俘誠諸蠻洞七百四十五招捕山
寨三百一戶四千七百有九親冒矢石體無完膚
平居同輩中語及征戰一不自口其能及臨陣對

敵則氣機橫發人莫能禦

十有一月建滁陽王廟于滁州

帝思郭子興首事興王有生全之恩且震駭而卒
又皇后馬氏養父也故立廟祀之生之夫人張氏
一女為帝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及一女

安南陳端攻古城病死遣使祭之

初端墓叔明而自立遣使入貢詔諭之曰前者令
安南來見期以二年遣使一貢所貢之物惟是奉
誠而已苟事大之心永堅何在物之豐盛今年使
者黎公等至仍前達貢置物何不遵朕至意豈彼

中秦亂紀綱更三易位有所猶疑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未定柰何昔主皆荒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歟

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爲之成者耳噫中國聖人有之特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矣天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陳瑞奪位而爲之必畏天地而謹事神恤及黎庶膺王爵倘或慢天地而虐庶民又非久安之道且安南滿山限海遠居最爾天造地設今命王於后者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強無知者必征

今朕統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強凌弱衆暴寡之爲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及是端帥師攻占城病死海濱使者——帝自製文遣使祭

之曰上古受昨方隅者一正綱紀而無二所以固封疆遠遁逃却有罪睦鄰邦而恤寡故得二者之惟心以先事人爾端爲民上於安南失固封疆未審曾侮於寡寡而乃至占城有何逼迫而若是歟彼占城無礼致祖社而若是歟使者來告尔殂海濱——朕不覺苦心嗚呼一言可以興邦之言可以喪邦其陪之佐奚用其道有此耶嗚呼顛

而不扶危而不持焉用彼相然雖云爾亡邦家無虞持遣使奠祭爾其有知尚享臣按南安凡有墓逆立者必厚貢中國以求自安然以其貢厚即致詰責如我聖祖者詳矣前右詔祭之文讀之多不能句必有漏誤不敢強補也迺來安南土酋莫登庸篡逆祭誥尤甚於陳端聞朝廷致討歸詐緩師表云欲從國人之請以金銀人析伐已罪并賠缺貢物慮在罪疚不敢唐突蓋爲詞甚卑而釣取甚陋臣嘗建議欲以莫氏所進貢物金銀回賜安南茶毒黎庶一以破逆賊飲財樹已之私一

以昭中國顛比無外之體

士于禮部奏立歷代名賢諸祠祀李冰等一十二人俱擬以原授官稱

禮部奏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岷流以備水旱之患田待灌溉民始殷富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以蜀地僻遠有重夷之風乃興學校招子弟員選辟縣吏皆受業成材由是蜀人大化文比齊魯宋張詠爲蜀守恩威並用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今擬以文翁張詠李冰同一祀廟稱爲秦蜀守李公之神漢蜀守文公之神

宋蜀守張公之神而歲祀之卓茂爲密令視民如
子教化大行黃霸爲河南丞持法寬平得吏民心
皆漢之循吏鈞州有黃霸廟密縣有茂廟社乃其
所治之郡邑遺愛在民後而祀之正合祀典今擬
稱霸爲漢丞相遠成侯黃公之神茂爲漢太傅褒
德侯卓公之神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爲吳郡人
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爲吳將相忠誠懇至多著勳
畧可謂以勞定國允應祀典松江舊有祀廟基址
尚存今擬稱爲吳丞相亭侯陸公之神令有司立
祀致祭仍稱爲大司馬荊州牧陸公之神凱爲吳
左丞相陸公之神以配享之四川隆州守臣奎休
侯李氏名龍龍陽大姓也自事于梁大著勳績
城隍敵川蜀以保障其民後葬牛心山下州民祀
之凡有兩陽疾疫祈禱必應今擬稱爲梁龍陽李
公之神唐狄仁傑事武后正直敢言多所進諫諫
立廬陵王復唐社稷有功德於民嘗謫爲彭澤令
奏免民租縱囚回家如期而至彭澤舊有祠宇理
宜褒祀合擬稱唐司空梁國文惠公之神謝夷甫
肅宗時爲京畿令孟湜押兵過境縱畧百姓夷甫
捕而斬之李輔國譖之於朝廷建州卒葬于甌寧

見夢于帝有旨立廟進對建州武英侯竊惟謝公
英毅正直不畏強禦因民獲罪謫死建州血食其
土屢著奇異可謂禦災捍患有功於民今擬稱唐
畿京令謝公之神元江州路總管李輔由科第得
官與其姪乘昭臨難死節生爲忠臣歿享廟食祀
于九江考諸元史封隴西郡公諡忠文今擬稱元
江州路總管隴西郡公李忠文公之神李宗可爲
元義兵萬戶從元帥余闕守安慶敵人攻城宗可
橫槊入陣殺敵甚衆及城陷元帥死宗可馳馬還
家謂其妻孥曰余相公死義不屈汝無苟活爲人
所魚肉無問大小盡殺之自別以死竊謂宗可可
謂以死勤事者矣余闕既立祠安慶春秋祭祀宜
以李宗可配享擬稱爲元義兵萬戶李公之神帝
允其奏命著之祀典
詔定朝恭官員坐次以門版之內外爲差
凡奉天門賜坐公侯至都督僉事坐於門內守衛
指揮坐於都督僉事之后稍南六部尚書及署都
督府事官坐於門外皆東西向六部侍郎十衛指
揮應天府尹國子監祭酒翰林官諫官僉都御史
坐於西南門東向若華蓋殿則公侯及都督僉事

生於殿內尚書及署都督府事官坐於鹿頂內皆
東西向六部侍郎及十衛指揮應天府尹國子祭
酒翰林官諫官金都御史坐於鹿頂啓東西相向
十有二月甲午刑部官開濟王希哲及仇衍等伏誅
濟在刑部嘗受一囚重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
爲獄官所發帝詔濟諭之歸部與侍郎王希哲
主事正叔微執微官托其吭殺之帝屢訓諭之
濟不悛會有告其在洛陽時常盜賈人驢賈人帖
示獲送驢者與重賞濟執帖得賞始以驢還於賈
人又獲一役其甥女閻氏爲妓女濟妹亦早寡姑
欲女獨存濟利其家財盡掠取之携其一女其姑
欲訴之濟輒捶逐於是監察御史陶奎神等劾濟
潰亂人倫有傷風教不可爲國大臣又擅殺獄官
及言濟奏事時置疏懷中或隱不言欲入啓
皇太子至則復不奏乃復入懷覘伺上意務爲兩
易奸計莫測帝怒乃下濟于獄并執侍郎王希
哲郎中仇衍等詔廷臣訊之濟俱狀其奸於是
并希哲等皆誅之初濟父蒙來朝帝待之厚濟
亦常侍左右見御制詩文輒誦歸潛刻以張大聲
勢蒙之來朝帝賜勅諭曰尚書聞濟父開蒙翁

志聖人也所以于尚書令尚書之志正在昂首觀
時固賢人志也父若是而不異則出仕賢稱矣翁
頭若是國民幸若是朕思必若是欣哉欣哉不亦
美乎然翁慈父之道不已又擄孫等赴京可見翁
以于爲國爲民之功許國之心盡矣是翁平昔之
志況今日之擢朕幸翁來多方更訓楊爾祖宗保
我社稷故茲勅諭奈濟恃權罔上傷害善長在
部時立一文簿曰寅武之書以限僚屬出入帝聞
切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起事赴工者
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即獄中
有禁死者罪亦不問才辨陰毒深法入人無能自
脫而外尤工設悅嘗蔽朝帝召與論政事濟畧
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帝深惡其諂嘗
語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
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爲君造福而殘暴者爲
國致殃何爲純良憂心忠直臨民愷悌雖才有不
逮亦不致傷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
殘暴恣情擊搏遇事風生鍛鍊刑獄培克聚斂雖
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漢日
衰先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謂深鑒

帝為此言蓋亦因聞濟陳寧之事有所激而云

賜賜禮部侍郎朱同僉都御史詹徽右通政蔡瑄等

一十二人襲衣

十有七年

甲子春正月以諫院右正言康尚文出知江西南康

府乙巳以孔子五十七代孫納襲封衍聖公

初納入朝引見華蓋殿帝問其宗族于姪多寡

賢否納奏對詳明動合禮度命館于太學至是襲封

爵御製文曰三皇五帝之道坦然明白人所

宗獨先師孔子刪述六經網維斯道使萬世有所

依擬其功尚矣故天監有德廟祀無窮子孫洪衍

享有封爵前衍聖公希李嬰疾庵逝爾納為其長

子服闋來朝特令襲封爵以奉先師之祀敬哉

以魏國公徐達鎮北平

五星聚東井

以左僉都詹徽為左都御史戶部侍郎栗恕試本部

尚書左叅軍劉達試刑部左侍郎給事中徐文顯試

右侍郎虞部郎中韓鐸試工部右侍郎工部總部郎

中李端試戶部右侍郎右通政蔡瑄為通政使右叅

議茹太素左叅議吳冕為左右通儀禮正王同司副

副李質為左右叅議為監察御史陶堉仲為福建提
刑按察使

麥志德廣州人以孝悌力田舉帝奇其謀畧拜

五府斷事累遷右叅軍推侍郎試工部尚書明年

坐戶部侍郎郭桓所累真于法或勸志德詣上前

自明志德不敢

丙戌復定科舉格式

因五星聚東井有文明之象乃復定科舉格式鄉

試會試今所遵行者是也鄉試主於布政使司而

不監臨以巡按監察御史其考試之法比今稍寬

七篇未能者許減一道五策未能者許減二道官

未入流而無錢糧等項粘帶者皆由有司保舉入

試其學官及儒吏倡優隸卒與居父母喪者並不

許入試者為例

陞都察院正二品及令在外布按二司考所屬官初

置御史臺從一品設左右御史大夫中丞侍郎治

書殿中監察御史續改二品設左右中丞復改為

七品止設監察御史分各布政司諸道監察御史

未幾陞正三品至是乃陞正二品定設左右都御

史及左右副僉都御史經歷都事并十三道御史

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一應不法事務其所選用務得公明庶幾歷練老成不許新進初任及知印承差吏與出身人員充用又令各處布按二司官年終來朝將所屬官員考過堪用平常及不堪用名數親自奏聞其在直隸府州縣官亦照舊定銜指揮使願成掣阿黑螺御仇狃寨初給文武官居憂者俸祿令吏部凡文武官居憂制已在職五年應勤無贓私過犯照品秩給半祿終制在三年者給全祿三月 帝於官員不犯賊私者極為致重雖在憂制恒體悉其心魏鑑咸哲徐中

丁憂守制在家賜以米鈔資之守服永用勅曰朕嘗思之古昔創業之君必由羣英而興又必以賢能而治爾魏鑑職災方雖歲月未久亦不見賊私以于憲章繼古之賢察者不過如是而已自卿守服至今 朕未忘也僅經許時恐所用艱幸特差人賜卿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為守服用卿當恪恭以孝服滿來朝分理庶務為生民故茲勅諭想宜知悉其戒哲徐中嚴勅賜米鈔服闋入朝依常例調遷

以府軍後衛所千戶謝成督造備倭船隻於嚴州時

倭賊橫行海上沿海居民甚被其擾指揮孫恪督師進討倭則又遁走官軍掣回倭賊復來乃以謝成等督造海舟以備之時同造千百夫長二十四人督造海舟於浙江成在所造之中督嚴州分水諸縣民兵夫匠之造船者時募遣者多縱私人凌辱縣官榜繫後戶豪橫過取縣民皆不能堪謝成持一効衆人所為又從為之區畫執事者樂致其力未及半載其海舟首完成後調守處州平陽其地濱海先守者閔防過嚴民舉足多被獲戾成至一切除去遠近安之

二月丙寅旌表徽州歙縣民鮑叔用妻徐氏貞節以諫院翰林院國子監諫官侍講學士博士等錄賢李紳等補山西浙江四川陝西方岳官

右司諫閔賢為山西左布政使左正言閻乃馬四

川右叅政李士李紳浙江右布政使博士賀貫陝西右叅政學錄劉脩山東右叅政

乙未駙馬都尉中都留守司正留守黃璠奏修壽春王慎建享堂立石人石獸

使以張赫督運海糧給遼東官軍

二月丁酉征虜將軍左都督曹國公兼領國子監事

李文忠薨追封為岐陽王謚武靖

文忠以前年十二月內有疾是月轉聖帝親幸

其第慰撫良久東宮亦臨視至是薨年四十六

帝痛悼不輟朝三日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為岐

陽王謚曰自古帝王創業必有親戚子弟咸志効

順以助興隆之運故生存爵祿之榮死有褒贈之

寵斯古今之尋典咨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

同知軍國事李文忠乃朕弟氏所生當朕起兵之

初爾年尚幼能勵志立志佐朕開拓疆宇所尚克

捷威振遐方民懷其惠及天下能謚四夷來庭厥

功居多而小人勤慎始終如一其於甥舅之親君

臣之義能兼之矣正期共享太平矣何嬰疾長逝

朕甚悼焉生封公死封王已著令典今特追封為

岐陽王謚武靖以慰爾於冥冥嗚呼爾能篤親親

之義成開國之勲名播外夷福及後裔可謂死而

不亡者矣賜塋鍾山之陰配享太廟塑像置于功

臣廟位皆居三子三人景隆增枝皆帝所賜名

次子芳美景隆之子佑佑子夢夢子齊南京錦衣

衛指揮使文忠用兵前後降附雖小夫牧豎深閭

婦女皆知其名愛慕如父母未嘗妄假族拒携三

者不得已加兵吏卒犯法雖按以軍律終日慘然

不桀部曲或病親視醫藥部曲死遺孤無所歸教

育之材者諸官之百戶陳恭戰死其子從母嫁李

乙乙後犯法吏請籍其孥文忠曰妻非陳妻子固

陳子也奈何沒之奏出之文忠嘗師當塗縣潘廷

堅每過必先謁然後就公館金華葉儀范幹胡翰

文忠敬事之不啻弟子之於先生傅士吳沈嘗以

文忠命長釣臺書院食其俸有司勾考錢糧追其

俸為斛七十七文忠為代償之自切讀書不滿十月

然於經史專義及帝王為治之要古今理亂盛衰

之故無不周悉每上表館客具奏能指摘其瑕類

而潤色之代祀泰山賦詩十一篇惟渾溫雅乃知

天壤間氣所生自不學而能真所謂名世者也

庚子鄭鎮沐春引兵還自江西加春為後軍都督府

僉事

鎮往討順天王沐春率兵從討獨冒矢石奮勇先

登遂殲順天王諸賊悉潰走盡討平之至是還京

師論功授春驃騎將軍僉後軍都督府事廷臣請

以春試職帝曰是見我家入非他將比也俾實

授後軍管轄幅裘之地後軍府事視他府為最廢
制決如派事無壅滯

丁未江夏侯周德興通荊州徽山壩水利歲增官租
四千三百石

傳文德藍玉振旅還京師

文德與藍玉等入見 帝深知慰勞

顧成引兵攻破的阿的第的麼谷擦谷王白黑多心
者刺革奎首諸寨

庚午 帝及侍臣復講大學衍義

帝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多有益於治道

每披閱有警故省令儒臣曰與 太子諸王講說

使鑑古驗今從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

明白人觀之容易知悞真有國之龜鑑也

夏四月壬午論平雲南功進封穎川侯傳文德為穎
國公藍玉仇成王弼加原祿一千五百石封都督食
事陳桓胡海郭英張翼金朝興為列侯

先是三年十一月文德以戰功封穎川侯誥曰惟

古創業之君平定天下必武賴臣宣力開拓疆宇

佐成混一之功崇報之礼所宜及也咨爾傳文德

以禹湯之秋群維無所定故擇我以來歸事朕有

年危從京畿移鎮吉安戰鄱陽湖接鄂者征取江

右致討淮東功烈為多及撫安彭城前鋒大烈威

聲遠振泰佐外省遂從征齊魯燕冀閬陝績尤

著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

加爾爵祿封穎川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俾爾子孫

世世承襲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余若犯死罪爾

免二死于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昔馬援佐漢爾

能効之其勲過矣尚其慎終如始宜加勤勞訓及

子孫永保世祿至是又自穎川侯進封穎國公誥

曰稽古賞功惟開疆者重賞朕 傳文德每從大

將軍征討累有戰功已封侯爵乃者率諸君越崇

山西取巴蜀功尤著焉洪武十四年命率甲士三

千萬取雲南轉戰二年今已平定宜受上賞特封

封穎國公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永昌侯藍玉安

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等為先有功已受封爵今

功著南征爵及于孫前食祿一千五百石今加一

千石共二千五百石張龍吳復賈聚皆同後軍都

督僉事陳桓封普安侯右軍都督僉事胡海封東

川侯前軍都督僉事郭英封武定侯張翼封鶴慶

侯金朝興封宣德侯俱給誥券文曰昔者聖君定

賞以報功惟賢能授之朕觀古制漢封最多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差等為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差階資有序以辨輕重也今平定雲南爾等功勲昭著是用使爾子孫世世永襲食祿若干石依前所定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其死者則曰茲以券誓若謀逆不宥外其餘若犯死罪尔免二死于免一死以報爾功嗚呼安不志危慎終如始思相從之惟舊念成功之多艱訓及後人永延世祿豈不偉歟陳恒張翼郭英亦食祿二千五百石金朝興食祿二千石吳復供已卒以祿給付其子所給詰券皆以一品之制用玉軸為飾其餘從征將校隨功大小陞賞有差

濟南衛指揮使何誠乞封所育伯父從之

誠奏言早失父母其伯父養以為嗣例應承重而所生父母已先受封復乞推恩伯父報以養育之恩事下禮部議禮部援宋李昉為叔承重既封贈其叔復其所生之父詔可其請

庚寅勅兵部移之雲南座墜戰亡士卒

帝諭兵部臣曰曩以雲南諸蠻憑恃險阻弗遵聲

教擾我疆場納我逋逃遠鄙之民存懼其害遂命將率師討其不臣今西南諸蠻悉已平定凡從征將士已各加封賞酬其勲勞獨念死者求遠鄉土不得收葬誠可哀憫爾兵部其移文有司凡從南征將士死者悉為收其遺骸其棺槨之臣聞唐德宗之時邠寧節度使劉昌以吐蕃劫盟平涼殺張漢宗等數百人骨骸暴露昌命士卒廬之夜夢若有人謁昌酬謝者劉昌以聞德宗為下哀痛之詔命有司具棺襯改葬於平涼澠水之原將校曰旌義士卒曰懷忠仍遣太常卿孔述睿往祭劉昌

率諸軍素朕臨之諸軍感慟吐番聞之數年不敢近邊今我聖祖收葬雲南戰亡士卒不緣奏報而惻隱中生真不忘遠者矣臣記宣德二年各十月安遠侯柳昇副將崔聚兵部尚書李慶主事史安陳鑄以師七萬被黎賊縱象衝踏俱沒鎮夷關嘉靖庚子有事安南臣適在軍中嘗建言安南款服闕道已通前死事鎮夷者宜體聖祖之意德宗之事遣使招魂除廟賽祭不惟可以勵忠義以起武列且得以審夷情而辯誠詐當事者不允臣馳還家

德慶侯廖權卒賜塋安慶門外

權初為散騎舍人九年從馮勝練兵西安十一年從丁王征克松疊州十三年襲爵十四年從征雲守畢節十六年五月召還至是卒賜塋于安慶門外

已未翰林院檢討吳伯宗卒

伯宗金谿人當朝文舉第一科狀元及第帝甚喜賜以袍笏冠服除禮部員外郎與脩日曆胡惟庸用事喜人附已伯宗不為降屈八年惟庸坐以事謫居鳳陽伯宗上書論時政斥惟庸專恣不法

不宜獨任以事恐久必為國患辭甚剴切帝覽

奏召伯宗還賜襲衣鈔錠嘗奉使安南得馴象方物歸朝除國子助教十三年進講東宮首陳正

心誠意之說皇太子嘉納之十四年改典籍從

制十題命賊之伯宗投筆立就詞語峻潔帝嘉

其才敏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丞辭不拜十

五年除司業復辭由是忤旨貶陝西金縣教授行

至淮安召還除檢討尋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

冬以第仲寔為三河知縣薦舉不以實坐累復降

為檢討至是卒為人溫厚詳雅博學能文著有成

均南官使交趾詩集

金齒衛指揮使兼署永昌府事李觀討捕叛首段惠遂脩永昌城

觀承朝廷大惠鎮守金齒永昌既至大宣國家威德綏撫邊夷有土酋段惠作叛觀率其捕獲之招來反側逾年始定以求昌懷地與八百緬甸車里九屬犬牙相制之處諸番人面款心聞伺我隙乃明將令修軍律城其故址創安遠定遠二樓於是物力完雄諸番俱各畏威懷德

賜賴國公傳友德鄭國公常茂及藍玉鄭遇春曹太張

龍仇成陳桓胡海文綺鈔錠有差

辛丑復以平越衛指揮使孫恪為後軍都督府僉事

恪孫興祖子鳳陽人三年興祖以北邊戰歿追封

燕山侯四年恪襲武德衛指揮使十一陞都督僉

事十六年出為平越衛指揮使至是召還復為後

軍都督僉事

甲辰賜開平岐陽二家及公侯駙馬指揮羊角有差

六月辛酉以故江國公吳良子高海國公吳禎子忠

襲江陰靖海侯

帝諭之曰昔爾父兄弟為朕百戰以取天下功在

國家朕不能忘故封爵之報及於子孫爾當思前人立功之不易各勵乃志毋驕毋怠以延福慶
以東川侯胡海榮陽侯鄭遇春督金吾等衛造巨舟一百八十艘以備航海遼東及往山東梁集軍士一十四百四十餘人勅鎮遼東延安侯唐勝宗靖寧侯革昇使絕高麗

初高麗使者至京與丞相胡惟庸交通事覺遣還至是高麗使復遣使者水陸並至帝勅勝宗革昇曰舊歲今春高麗使者水陸並至皆非臣禮暗行侮侵明彰褻瀆於稽古興此夷自古至今未嘗不

以侮慢中國而排兵禍者也漢代四次絕滅其國魏代二次屠其所都晉代三次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口隋代二次城固特志率降而免唐伐四次斬首五萬級牛馬八萬余王臧等戮於市遼伐五次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華拔十余城金伐一次元代五次夷王賓脫羅捕殺之以耽羅為牧馬之地稽古事述可以絕交不可暫交况深交乎今爾勝宗等出鎮遼左高麗必數有使至其至者送來勿令其還以絕後奸計若其使而禮待之歲貢如約則其人亦不可久留遼東或朝或歸速其行未

幾高麗使者復至勝宗革昇奏之已未 帝仍勅曰爾名帝之臣前者遣鎮遼左朕嘗備言高麗必數有使至今果然矣然勿為善說所誘華麗所惑豈不見曹魏之時曰豫為烏桓校尉却賄之故况高麗今春使至財賂京官甚重設使受其賄者少有所知豈不報哉今爾知誘而能奏田豫不得獨名千古矣遼壤東界鴨綠江名水澗三百步比番曠塞非多算不足以防未必爾能算有餘則名彰後因天象有警後諭以慎守封境令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俟其急歸急聲勿失不宜輕出邊境以蹈不測也

賜定遠侯王弼文綺

增設翰林院尚書博士二人以儒士饒仲恭張庸為之兼澤魯二府說書

秋七月丁酉朔戒勅內官毋預外事及在外諸司毋與內官並文移往來

帝謂侍臣曰為政先必謹內外之防紀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現視動靜實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問有奮發欲去之者

勢不得行反受其害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帝御東閣及侍詔朱善等講好惡智識自脩及虛誠應事服人之道

帝御東閣侍詔朱善等侍 帝語之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已能好言人之過惟君子則不沒人之善不矜已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已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

以智力服惟以誠心待之朱善等頓首稱善

己亥以魏國公徐達長子允恭署左軍都督府事月給祿米二十石

己未景川侯曹震奏討南番容美散毛洞西番朵耳思裏日族取其牛馬羊不許

震奏言容美管勾沿邊大旺散毛等洞重時出劫掠以為民患已令施州衛及施南宣撫覃大勝招之如負固不服請以今秋發兵討之又言西番有名朵耳思裏日族者去松州計程八日約衆三千餘人馬二千餘匹牛羊以萬計屯於扎人草地北

河之西又有思裏日大族其人為尤威詣於來春二三月水合草木未生牛馬饑瘦乞發兵擊之可盡獲也 帝遣使諭震曰以利而動非兵之善宜鎮靜以俟無輕舉也若不服則以兵討之

遣封何德為盧江侯謹壯毅

德光州人江淮兵起委身來歸從定江南及鎮守遼東有功召還授左軍都督府僉事以是月己亥卒年五十二至是 帝親為文遣官祭之仍誥曰爾自聰命以來勤勞累著功業愈多朕將報功賜以巨賞何期但嬰微疾遽然長往年壽雖未足歸

去人歎何也以其為將而功著朝野不為敵所辱而得善終豈不善之善者也特贈爾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同知左軍都督府事追封盧江侯謚壯毅賜葬鍾山之陰

八月庚午以鄭遇春胡海督金吾等衛軍造海舟一百八十艘

時倭賊屢寇沿海州縣故命遇春胡海督造船隻備倭海又往山東招集故元軍士凡一千四百四十人俱以隸於軍衛 聞舟行海上多患風颶惟造舟得其式者可免風患朝家所轄地方起直沽

永平遼東山海縣松台州寧波溫州福州福寧
州興化泉州漳州潮州惠州廣州瓊州皆瀕大海
其間守禦官軍捕魚小民不啻百萬但遇風颶雖
欲飛報賊情亦不敢以出海慮風怒舟覆也惟與
化吉了地方瀕海居民每乘風颶捕魚動輒克獲
厚臣詢其故乃由造船龍骨長用六尺是以入水
深為破浪捷於水風颶難為患矣竊意欲造戰船
以威海寇而制島夷宜取吉了之人成造乃見有
益

壬午詔翰林院撰皇伯父壽春王墓文復命工部立

石

乙未以婺源儒士汪仲魯為左春坊左司直郎

仲魯以明經辟至京師帝召諸儒講論仲魯講

書之西伯勸黎篇辭旨明暢帝甚嘉之故授左

司直郎誥曰朕嗣子求善人輔導以成其德豈易

易哉夫人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亦有能行而納

於言者蓋非言無以達意非行何以取信善言不

迫故聽而不厭善行不虧故近而不狎從出入侍

起居能格非而不撓承顧問進講說在即物以為

小則以諷大則以戒若積實主期於成山若導衆

沅期於會海苟非備此曷稱厥職茲特授爾仲魯
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爾其翰忠効誠陳善聞
邪無有所隱斯為美矣

初令朝一親官吏造文冊畱本

令天下諸司官來朝明年正旦各造事蹟文冊仍

畫土地人民畱本俱以二月二十五日至京其所

衣服色各以品級為差惟雲南遠在邊鄙時免來

定各處鹽場工本鈔貫

兩淮兩淮每引給鈔二貫五百文河間廣海北山

東福建四川每引俱給二貫

立吏員撥用之法以上中下試中為差

凡吏員試中一等二等者於在京出身衙門內用

第三等者於在京未有出身衙門內用仍以等第

姓名出榜曉諭過缺以次撥用

九月戊戌以河南懷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司斷事

高翼俱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陝西靜寧州判官元

善為左春坊左贊善

莊等俱以秩滿考績課最故超擢之

已亥起瓊州府知府趙璫為左春坊左諭德

辛丑定百官朝會奏事所由之門

命公侯駙馬并文武三品武官四品以下九大朝會許由午門之右門出入其有宣召及不時奏事文官四品武官五品以下仍由左右掖門

顧成引兵次尾洒馬乃蠻迎降遂置水禾仲家倉

成率本衛軍將佐曲靖聽調行次尾洒馬乃蠻迎

降服辦糧馬又於水禾仲家寨置倉貯庫軍前所

獲糧二千石

冬十月壬申魏國公徐達奏上北平兵數

達奏上北平諸衛將校士卒之數凡十七衛計將

士一十萬五千四百七十二人

後軍都督府食事陳文宰追封東海侯諡孝男

文合肥人早喪父事母至孝勤於稼穡家遂殷富

元季兵亂擊家從帝累至今官至是卒年六十

追封東海侯諡曰朕惟帝王之興必有佐運之臣

竭其忠力故能生享爵祿歿膺贈諡此古今報功

之令典也爾驛騎將軍後軍都督府食事陳文奉

母至孝恪勤匪懈挈家從戎謀勇兼濟又能審擇

所從今有年矣朕南牧吳越北定中原東征西討

所向克捷爾實與有勞焉天下既定論功行賞超

居督府固將與爾同享昇平之樂豈期遽嬰危疾

溘然長逝朕甚悼焉今特加爾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崇祿大夫同知後軍都督府事追封東海侯爾其有知服茲寵命

丙子河南北平大水以駙馬李祺歐陽倫王寧李堅梅穀陸賢佐賑之

勅曰天生蒸民所以立命衣與食而已民非衣食

何以為生河南北平水災稼穡蕩盡時將嚴寒不

早為賑恤民何賴焉今命爾駙馬都尉李祺歐陽

倫王寧詣河南李堅梅穀陸賢詣北平同有司驗

其力口以賑之汝佐欽哉

乙酉曹震奏請以四川貴州易馬給陝西河南將士

及開州城驛道通建昌許之

景川侯曹震上言四川貴州二都司於西番建昌

羅羅之地易馬二千四百五十疋請分給陝西河

南都司將士又言四川至建昌驛道以經史渡河

往往人多死於瘴癘聞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

建昌有古時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年久蔽

塞若令四川軍民乘此閑暇之時開通其道以溫

江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為便供從其請

丙戌以左諭德趙瑄為礼部尚書秀才王斌試左叅

軍史彭歐陽是試右參軍

丁亥以秀才宋艱等十七人為監察御史周煥奎高孟文為翰林院檢討

閏月永城侯薛顯母卒

工部官以薛顯之母死請以棺給之帝曰公侯夫人皆賜以棺朝廷優待之礼然賜乃朝廷之恩豈可請耶自今非奉特旨者不可奏請欽此

欽天監刻漏博士元統請定歲差及取西安鄆人郭伯玉推演曆法定以洪武甲子為曆元

元統上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蓋一代之興必有

一代之制隨時修政以合天道 皇上承運以來

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元郭守敬所創者

况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今洪武甲子

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

九萬九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

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

度擬合修政臣今以洪武甲子前冬至為大統曆

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前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

分洪武閏前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

授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

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

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

六萬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五萬

五千一百五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五萬

見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戶部聞磨勘司令王

道亨有師郭伯玉陝西西安府都人也精明於數

之理深通曆數之源若得此人推演大統曆法庶

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

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類數從理

出故理數可相依而不可相道也戶部等職在觀占

推步以驗民時誠不敢以膚淺之學自用願得博

聞洽見之人以任之庶可以少副 皇上敬天之

心也書奏 帝是其言先是元世祖之時集賢學

士許衡及王磐郭守敬共造授時曆不知憑何師

授及指古昔著作曆者何處人氏却妄取天道方

向如正月三月則云天道南行七月九月則云天

道北行四月與十二月則云天道西行六月與十

月則云天道東行二月則云天道西南行八月則

云東北行五月則云行於西北十一月則云行於

東南又以正月壬二月己三月丁四月丙五月寅

六月己七月戌八月亥九月辛十月庚十一月中
十二月丑為天德合以正五九之月過辛二十六
之月過己三十一之月過丁四十八十二月過乙
為月德合以春戌寅夏甲午秋戌申冬甲子為天
赦一元之內以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卯庚
辰辛巳壬午乙酉丙戌丁亥戊子為天恩以春亥
子夏寅卯秋辰戌丑未冬申酉二月丑月八月十
一月加己午則為母倉以正丙二丁三庚四己五
戌六辛七壬八癸九庚十十一甲十二中為月
恩以正戌二酉三申四未五午六己七辰八卯九
寅十十一子十二亥為月厭以正五九過丑二
六十之月過戌三十一之月過未四十八并十二
之月過辰為月殺以正五九過壬二十六過庚三
七十一月過丙四八十二月過申為月空其取天
德也正丁二坤三壬四辛五乾六甲七癸八艮九
丙十乙十一巽十二庚其取月德也正丙二甲三
壬四庚五丙六甲七壬八庚九丙十甲十一月壬
十二月庚又以正中二酉三戌四亥五子六丑七
寅八卯九辰十巳十一午十二未為天耗月破洛
書之文載乙復九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

五居中央曆中一白坎也二黑坤也三碧震也四
綠巽也五黃土也六白兌也七赤艮也八白離也
九紫乾也周流時至十月復還故處又以虛奎畢
鬼翼辰箕七元甲子定所值二十八宿一元虛二
元奎三元畢四元鬼五元翼六元辰七元箕上下
序遷迴而復始其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亦因
之而繫焉元統俱依其法掇成大統曆日定以洪
武十七甲子為曆元但歲差之法未有修改故月
食時刻分秒有所不合臣聞造曆必有曆元若
黃帝辛卯顓頊因之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周用十
己魯用庚子日為陽精南陸則晷北陸則縮月陰
精近日則疾遠日則遲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若測景驗氣歲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
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
十五分七十二秒強弱相抄差一分五十抄積六
十六年有奇必還一度則歲差可考而七政之躔
度明然測景於日則有本監成法若驗氣於地臣
聞監中未有臣請陳其分寸與海內聰察之士評
之可乎蓋闡天地一元運行不息十二律之升降
與夫所測之管長短一定不容以智乃移易者是

故古史有說黃鍾三寸九分大呂四寸五大簇五寸四分夾鍾六寸三分姑洗七寸二分仲呂八寸一分蕤賓則整九寸林鍾八寸四分夷則七寸五分南呂六寸六分無射五寸七分應鍾四寸八分以此十二律管底安於地俱各九寸按十二辰所值之謂以羅經針定之管皆直樹正立皆齊其下不齊其未按管辰位之先先取員木入地印成管位然後按出員木就辰列管填以黃土之粉覆以輕緹之素實以葭蘆之灰周以玉重之屋當月中氣若至管灰自飛干上且如十一月冬至乃中氣也黃鍾氣升終滿三寸九分之管其去孔口地面尚五寸一分以黃鍾氣微其上升能三寸九分過此則不能矣彼言黃鍾長至九寸者的係亂道自隋自今莫能測其聲氣之元矣十二月大寒中氣所升終滿四寸五分之管去孔口地面尚四寸五分正月雨水中之氣之升滿夾鍾六寸三分之管去孔口尚二寸七分穀雨三月中氣也氣升滿姑洗七寸三分之管去孔口尚有一寸八分四月中氣則小滿也其氣所生滿仲呂八寸一分之管去孔口尚九分五月中氣是為夏至其氣上升滿蕤賓

九寸之管律管之口便與地面平矣六月中氣為大暑氣滿林鍾八寸四分之管去孔口六分處暑七月中氣氣升滿夷則九寸五分之管去孔口一寸五分秋分八月中氣氣生滿南呂六寸六分之管去孔口三寸四分九月中氣為霜降氣滿無射五寸七分之管去孔口三寸三分小雪十月中氣氣升應鍾滿四寸八分之管去孔口則有四寸二分丑未之月升降止以火分陰威而陽不能遽升陽威而陰不能即降也余月升降各以九分則陰陽流行之常也測景於天或者恍惚難憑求氣於地倏爾截然一定辰集時則毫髮不差自生民以來莫之能違矣然言呂必合諸律言地支必配天干十二月之中氣非降於地者也若雪小寒立春驚蟄清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立冬大雪是為節氣則推行於天下矣節氣配天干中氣配地支壬癸艮甲乙巽丙丁坤辛乾壬也節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支也中天用其粹故懷任於壬陳揆於癸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成於丁豐茂於戊理紀於己欽更於庚惠新於辛地用其精故滋萌於子紐芽於丑引達於寅昌

節於卯振美於辰己威於己等布於午休授於未
申堅於申伯熟於酉畢入於戌該閱於亥此謂天
道行而品物生即此便是曆書曆書乃以焉此益
厘損益簡明必備但不知元統諸人果能識悟是
理否乎解縉封事一條深誠元統之謬云今之造
曆用方何神熟天道東南西北之道最是不經但
申播植之時不用建除之謬疏奏 聖祖嘉其識
正然縉止播植之時未道其時之故 聖祖是而考
節中二氣以驗吾人所以用天因地之利又方今
府州縣官孟春之迎土牛及元王禎所撰農桑圖

諸最便於民民亦易曉蓋土牛芒神豫知即氣寒
燠之後先諸品所載悉道耕種播種之情節 聖
意頒曆之後本監隨以土牛所示物象諸品所去
曲折刊諭村民俾乘時利則可以解幽風七月之
篇成問閭富庶之俗千聖傳心立國之規我克神
會前元不經之曆不久自熄

十有一月立批制法

令各處批制人口家財統解本處衛分成丁男子
同妻小投軍充役其餘人口給與軍官為奴金銀
珠翠本處官司收貯年終額解馬匹令本衛收養

給與軍人騎坐牛隻給與有也去處屯種無屯去處
并一應草畜麗重物件盡行變賣價錢於有司該
庫交收犯人家產田地之外內有祖墳塋墓者不在
批制之限後又令謀逆造偽鈔者沒其家產丁口
其餘殺一家三人株生折割搜納戶安保付詭寄
田糧等項止收其贖產仍以農器耕牛還之

以沈仁為福建行都司都指揮使鎮守建寧

沈仁自從平建寧邵武之後授宣武將軍等樂寧
國又從克中原河北調大興右衛又調濟寧右衛
授廣威將軍至是陞行都司都指揮使階驃騎將

軍鎮建寧

建昌土酋段惠叛金盧衛指揮使掌永昌府事李觀

率兵討捕之

觀受命為金盧衛指揮使兼署永昌府事宣布

朝廷威德撫綏遠夷甚得民心時土酋段惠作亂

觀率兵討捕之部屬反覆逾年始定復相永昌壤

地與八百媳婦緬甸車里牙相制之屬城其

故址創安邊定遠接以鎮之諸蠻酋歸化益順

帝優下詔獎諭之觀由是名播諸夷至今人頌其

美

鎮雲南南安虞俞通源征勦廣南克舊伯東洞寺處洞岩

十有二月鎮南寺處宣撫司土官必勦釋用寺米朝及貢方物詔賜鈔錠有差

乙丑帝御東閣及右贊善董倫諸臣貢難納諫及擇人任用之事

帝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詭譎之語人所易從皆君信之為步入朕親唐虞君臣謬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詭譎欺如陳後主江總筆汗穢簡策貽譏于

古此誠可為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對曰誠如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慎擇之帝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詭譎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為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壬申以牛誠為耐馬都尉尚第某皇女崇寧公主丙子宣寧侯曹泰市馬于貴州永昌得百匹還于京師以改萬國公楊璟子通襲營陽侯

帝諭通曰昔爾父盡忠事君而征北伐多著勲勞故錫封管陽以報其功今者既歿後命爾通襲爵爾其夙夜敬慎以光前人

賜雲南右衛指揮同知高謀田一千七百畝

謀屢從征大將軍徐達戰漢吳平中原有功陞指揮同知自紹興調雲南右衛謀家屬衆咸非祿

養所能給頒分撥回鄉帝可其奏仍賜水陽田一千七百畝以優贍之

俞通源率丁忠征矣泥迦甸等處山砦斬首數百給擒數十人

肇昌侯郭子興卒追封陝國公謚宣武

子興一名興帝起兵之時即領兵備宿衛及下江南吳楚屢立奇功又與于光守潼關大破上保

保兵於是晉降之兵不敢西犯李思齊張思道聞內之兵不敢東出十六年巡撫北邊訓習士卒十

月召還至是卒年五十四計開帝震悼報朝三日追封陝國公謚宣武賜葬聚寶山長子景儀服闋

襲爵子興之弟郭英自以開國公封武定侯翰林院侍詔朱善奏議世婚之礼別尊卑以已訟

端詔從其議

朱善上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婦見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郎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為婚姻為讐家所訟或已聘而見

絕或既婚而後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通而奪之使夫婦生離子母求隔寬懷抑鬱無所控訴悲號於道路者親戚為之感傷行人為之嘆嗟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者哉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為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為姑舅兩姨皆為己之尊屬己不可以卑幼而配之若己為姑舅兩姨之子彼為姑舅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第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為擇婦為女擇宜莫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為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為婚者不遠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族宋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唐高宗夫人張氏乃侍制張溫之女而侍制夫人即高宗之母中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高宗事有取焉如果以為不可則必在所不取矣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

以致訟獄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頽以臣所奏下尋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而風俗可厚也帝然其言遂行之

乙卯東川侯胡海奏集山東故元軍士一千四百四十餘人遂分隸山東諸衛

詔復徵陳汶輝不至

先是戊申故元汶輝諸生傅伯貞等語曰聖文曰煥胡穢水消可竭一愚用碑萬務拉羣哲於中州撤重崖之深避汶輝谷曰倘聖上肯後先王之禮樂偕我輩整敷在野之謨言然亦未便出仕

是汶輝講學溪南所剪栢枝構陰皆蒼翠不凋顏從曰離根松猶能蔭鄉井離處士豈不能救同室之苦者乎且吾遊歸之後大明君相諭旨者三傳書者再失今不出如素念蒼生何所徵之詔有曰傳說起於岩穴殷道大興呂望起於渭濱周承正統爾陳景光汶輝字隱居修理經德不曰朕二子焉舉慙慙倚牆莫避汶輝亦未出應詔

十有八年

程李

乙丑春正月以劉三吾為左春坊左贊善尋陞翰林院學士

通政使茹瑄為三吾年雖老而應對詳敏博覽書記帝可之即授以左春坊左贊善屢承顧問多指旨尋陞翰林李士三吾茶陵人先耕孫奇孫皆仕元耕孫元史有傳三吾少習舉業元末避兵廣西行省平章也兒吉尼承判授三吾靖江路教授遷儒學副提舉及獻王師克廣西三吾乃歸茶陵

是受今職

甲申以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時故

後軍都督僉事掌北平行都司事陳季來朝

季來朝告歸使母韓氏墓夫人 陛辭 賜御製

碑文以寵之

丙戌福建按察司陶臣仲表請移親就養詔許之

臣仲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以故官徒

鳳陽日時幼弱貧苦賴兄撫養至於有成其後兄

亦為鳳陽軍史今日叩蒙 聖恩備位司憲欲推

祿食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得以聚處實戴生

成詔許之臣仲寧波鄞縣人初以國子生擢御史

彈擊不避權勢 帝雅愛重之改陞福建按察使

到任治賊吏數十人既滯獄革宿弊與學勸士撫

恤軍民俸祿雖厚自奉甚薄有餘悉以施於貧者

是時布政司薛大方貪暴自肆臣仲劾奉之大方

劄詞辯理建寧臣仲至京對審事既白大方伏罪詔

臣仲還職闕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

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於官民皆惜之

以中都留守衛指揮使陳瑄為浙江布政使司左

丞政時浙江參政員缺 帝以陳 雖武臣 直

亮可任於是授自武升拜三品文階以行聰

達議論設施與僚友和衷相濟政令為之一新人

稱為文武全才

瑄錄功臣賜以婚鎡鉞造第於其鄉

戊子以書勞魏國公徐達之疾

時達病瘡而愈以重書勞之曰方今九夷八蠻大

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忠誠耿耿以勞為逸何

由臻茲將軍功昭上下澤及兵農其於人歆欽毫

無犯殆明智者乎適者將軍有瘡疾朕初聞之於

心恐焉今者疾愈特遣將軍長子代朕致意將軍

其悅其安故勞

定會試考官員數及貢舉非其人之罪

凡會試主考官二員同考官五員臨期具奏於翰林院內請用其同考官五員許於在外學官請用會試不中者願回讀書以俟後舉者聽其歲貢不中試者遣復學肄業提調官吏論以非其人之律教諭訓導罰俸一年貢不如期以違制論先是陶中立以制舉事宜問於故人處士陳汶輝汶輝以書報曰古之帝王躬任教化之責故士多道藝之實今則上迷其方學難於老釋士移其業才等於

辭章所以君為異端之事而臣少王佐之才成周比閭族黨教之有方歲貢其賢能者於朝今之郡縣法其遺制但所貢之術周以德行爲賢藝爲能後世漢唐宋舉孝廉舉賢良方正舉極言敢諫舉敦陳王道舉先詞博季舉經行明修然後其實同出孝廉諸科爲德行而多貧污同出宏詞諸科爲文章而多昧固視古人德以正君善倍文足經世撫衆相去遠矣沿成士倍故德非德而文非文且科目繁興士風競熾今不若定為一制比及三年鄉試以秋其教養有成之時乎廷試以春其出用

長民之日乎其法以明經義為主以通世務爲輔以博子史該法律爲終人必察其辭氣品其人第其等鄉舉分爲三等如漢宋七爲經魁七之終聖爲亞魁二七之外爲文魁魁各有元所謂解元亞元文元是也廷試亦定三等及第三人分爲賜進士人分爲同進士其數不爲多如匪人雖一亦不可舉况十百乎其經制漢有五經易詩書禮記春秋宋則多二禮一日周禮二曰儀禮朱子嘗欲以儀禮爲經戴記爲傳學禮者憚其繁浩不行然周禮雖有考工實非冬官司空之職或周公未成之書也儀禮則畝氏摯於漢隔朱必皆正文義詳於載記不待好求故今只依漢制以五經爲亞魁文魁亦如之經義則以程朱之集傳爲正易詩春秋出程朱親筆而尚書則朱子之意而蔡子之記也戴記則取陳澧集說春秋所以安國集傳九習非五經者斥義非教子者罰然明經尤必以讀四書爲先孔曾之論語大孝思孟之中庸孟子分爲四書其作聖佐王本領畢該能讀四書又通一經之義爲嘉士然後試其論求法律之制策畧施爲之方與大詔誥咨檄之文此體制多必分爲二科管

見畧言如左惟酌而用之時多其議多採用焉
二月甲辰諭中外百司例陳時政得失國子祭國宋
訥建守邊屯兵屯田之議

時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雲電而雷帝以為雖時
氣不和恐人事亦有以致之乃諭中外百司凡軍
民利病政事得失條陳以進下至編民卒伍苟有
所見皆得盡言無諱於是宋納獻守邊策曰今海
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
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為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
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欲

為聖子神孫萬世之計不過謹備邊之策而備邊
固在乎屯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一必當法漢晉
匈奴帥十萬騎欲為南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
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分屯
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禁可
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畧豈無如趙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
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
五百里比將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
耕作以時臣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

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
無用之地哉臣按宋訥此策似是而非真程文之
士資格之官不通虜情國勢者也且充國屯田止
在湟中今為西寧衛地那能遠屯九郡且所備者
西羌先零伯玉那有匈奴單于又古今屯種多被
胡騎踐蹂我數十萬兵散屯東西雖散實寡虜
以千百之馬併刀一屯雖寡實多促宋訥之策朝
廷不敢命將將士不敢往也徒虛言耳臣聞古有
區種之法今有長管星子之投敢利適用若據裂
而強理之則可以遏胡馬之突衝殲醜類於頃刻

大創久懋斯遠地可屯上下獲利矣

國子博士高允憲學正陳潛夫建言黜陟及獎直臣
問師儒勸廉耻審用人等事

允憲上言黜陟幽明國家威興朝廷設方面郡
縣與共理天下陛下深居九重豈能悉知其才
而命之宜如漢故事察其節行卓異政事公平者
增秩賜金以寵擢之或有公過亦姑宥之其貪汚
闇茸者斥逐之苛刻靈民廢法不奉公者必誅戮
之如是則賢者知所觀勸不肖者知所戒人人有
古循良之治而天下理矣潛夫四事一日獎直臣

以求忠諫夫盡言無隱之臣自昔以為難得 陛下獎勸作興之則懷忠之士罔不思盡其心矣二曰簡師儒以廣賢才夫師者所以模範後進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所繫為甚重今天下之才所賴以有成者惟此而已矣必得經明行脩之士以為師範則賢才輩出矣三曰勵廉耻以厚風俗人不知耻則靡所不為絕之以法猶不知改惟養其廉耻使皆知愧則自不犯乎有司將見刑指不用而民風厚矣四曰審用人以求實效夫人之才器各有所長固不可以槩論而求備於一人也內外百官量其才之高下而任之則庶乎咸稱厥職而可以責成功矣疏進皆嘉納之

己酉賜馴馬都尉牛成公田米二千石

丁巳以右春坊右贊善董倫為左春坊大學士賜文綺六疋鈔五十錠

魏國公徐達薨追封為中山王謚武寧

比歲達鎮北平修築城池口外祭民招集殆盡休養滋息海內無虞去年召還至冬疾作 帝遣使馳召名儒珍視及檇于神祇弗瘳是月二十七日

堯年五十四 帝悼愍罷朝親製文以祭自魏國公追封為中山王謚武寧賜塋鍾山之陰詔曰朕惟帝王之有天下必有名世之臣秉忠貞奮威武以輔成一代王業是以生有顯號歿有贈典子孫世有爵祿與國同休于無窮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魏國公恭軍國事徐達以智勇之資負柱石之任景因元季之亂挺身歸朕朕實資爾智畧等爾腹心以統百萬之師功無不取戰無不克擲風沐雨躬厥苦辛迨朕正位大寶論功行賞是用爵爾公爵錫爾重祿

通者總我於朔方纖塵不驚遠國寧謐信乎為我朝之元勳也方期天錫遐齡以享非常之報孰云將星一隕而爾躬逝矣慨念今昔朕豈能忘雖然死生人道之常今爾功在社稷名垂竹帛光照前人賞延後嗣可以無憾矣追封之典可不舉乎特追封中山王謚武寧其上三世皆封王爵妣皆封王夫人 帝復謂羣臣曰朕自徒步起兵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勲今遠胡未殄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絕其命天何奪吾良將之

連服夜來竟夕不寢歎戲流涕思盡心為國家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歆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勲列宣于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勲也遂親制神道碑備述其功又稱其言簡慮精提獎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城攻不屠與人不戢受命而師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人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私昭明日月配享太廟及功臣廟位皆第一女四人長 仁孝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

遼設翰林院官罷起居注

設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為正官孔目為首領侍讀侍講博士典籍侍書侍詔為屬官修撰編修檢討為史官掌制誥史冊文翰之事厚有秘書監弘文館起居注皆罷不設仍設筆蓋武英文淵東閣等大學士班居本院學士之上 且按起居注成周左右史也以記人主言動起居所以養精儲源裨居德以澤蒼生昭善惡以信後世所繫大矣哉聖祖出御諸殿恒有翰林官員侍從既令政事文章人所共見但不知隱微之際寢息之間文官不

得及與所應奉者只是長隨宦人耳御殿有特宮廷常處使臣生于其時必建言復置起居注之職以為萬世長計

加郭英為靖海將軍鎮遼東

制藩王之國及慶賀受曆儀禮

王到國其日設儀伏於露臺東西設大樂於露臺上東西北向陳金鼓旗於承運門外軍職官員各守殿及王城門設文武百官拜位於丹墀文東武西設贊禮於百官拜位之北東西相向護從執事寺官先詣員殿後候典股官啟請 王具冕服訖

典儀啟執事者先行四拜禮畢各就位典儀啟諸王陞殿導引官前導大樂作陞座記樂止贊排班引禮官引文武官就位贊班齊鞠躬樂作拜平身樂止引禮引班首陞自東階由殿東門入至殿中贊跪外贊同贊百官皆跪班首致詞云集官某等敬惟 殿下欽承 上命至國之初理當慶賀如係王府官則稱 某等後同內外贊俯伏興引禮引班首復位贊鞠躬樂作四拜平身典儀詣殿中跪啟禮畢樂作導引 正還宮樂止各官以次出凡過 聖節正旦冬至行告祀天地禮其日設香

案於露臺上設 王拜位于案前文武官設于丹
墀東西 王冕服就位各官具朝服隨班四拜
王詣香案前跪衆官皆跪 王致祝詞訖俯伏興
復位衆官皆俯伏興四拜礼畢中宮壽日行礼亦
如前禮畢不用樂百官不隨班官壽行禮告祝
士戎服百官具朝服隨班行礼儀節同前 其慶
賀正旦礼 王冕服百官朝服四班首由是階陞
殿致詞云某官某等茲遇三陽開泰萬物咸新敬
惟 殿下茂膺多福賀畢俯伏興復位又四拜禮
畢 其遇冬至則云茲遇一節應黃鍾日當長
至敬惟 殿下茂膺多福壽日則云茲遇 殿下
壽誕之辰某等敬祝千歲壽九茲三事惟王府官
屬及附郭衙門文武官員稱賀其外各衛所府州
縣豫期摘發佐貳官或首領官一員至日隨班行
禮本府典儀具啓云某處差某官幾員為正旦前
來慶賀聞訖然後行禮其有出使官員一體隨班
行禮 其 王妃到國命婦出城伍里迎接慶賀
儀禮皆同惟致詞有異正旦云履端之節冬至云
里長之節命婦班首詣 王妃前致詞云某封某
氏敬惟 王妃殿下壽誕之辰祝千歲壽班次照

其天之品級每日常朝文武西遇朔望本廳守
禦衛分及府州縣并官朝見各照品級東西列其
王府凡有能見官員人等每日早晚俱引見若朝
廷所頒正朔每歲九月初一日欽天監進次年曆
日頒記即遣使者齊曆至 王國長史司官先啓
開設香案於殿上 王常服出殿門迎接使者捧
曆詣殿上置于案退立于案東引禮引王詣前贊
四拜贊跪受使者取曆立授王王受訖以授執事
者復置於案贊 王俯伏興拜再四拜禮畢
三月廷試進士以丁顯練安黃提為修撰馬京為編
修郭資為戶科庶吉士復以諸進士觀政于六部諸
司
練安入對 大庭極言今日用人徇其名不責其
實以小善而遽進之因小過而遽戮之歷陳古人
所以教養任用之意言甚剴切不顧諱忌 帝甚
嘉歎實第二名次丁顯之下黃提膺貢入監甲子
中京闈鄉試第一會試第二入對賜第又次練安
之後俱授翰林院修撰第二甲賜進士出身馬京
為編修吳文為檢討李震為承勅郎陳廣為中書
舍人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危猷為衛府紀善李

鴻岡為潭府奉祠正楊靖為庶吉士黃耕為承勅
郎蹇瑤為中書舍人邢仲寶為國子助教瑤帝
為改名義嘗從容問曰汝非蹇叔之後乎因親灑
宸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其諸進士帝為其未
嘗更事欲優待之俾觀政於諸司給以祿米俟其
諳練政體然後擢任之其在翰林承勅監等近侍
衙門者未嘗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為庶吉士其
在六部及諸司觀政者仍稱進士安字子寧清江
縣人父伯尚為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州
同後遷汀州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安哀毀如禮

同郡人金幼孜素相友善安語之曰汝異日必為
良臣我則當為忠臣及受修撰益以名節自礪
字子湜分宜縣人受修撰尋兼春坊侍東宮講
讀日見親信郭資字存性河南武安人授庶吉士
尋擢戶部總力試主事

丁丑命吏部定翰林院及內殿官員品秩

正官學士一人秩正左品侍讀學士二人侍講學
士二人俱從五品首領官孔目一人未入流屬官
侍講侍讀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
典簿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侍詔六人從

九品史官修撰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
人從七品又定華蓋武英文淵東閣文章五殿大
學士俱正五品

戊寅以鳳翔侯張龍于麟為駙馬都尉尚第八皇女
福清公主

遣使諭鎮守遼東靖寧侯葉昇使慎守城池

勅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慎守凡外寇
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靖以待之候其急歸急擊勿
失不宜輕出境外貽不測也

以翰林侍詔朱善為文淵閣大學士

諭侍臣以早朝午朝之意

諭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後復出迨暮乃罷
日間所決事務恒然坐審思有未當者雖終夜不
寐籌慮得當然後施行臣聞我成祖於永樂四
年春正月亦諭侍臣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
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
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閒
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違報及水旱等事即
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須俟外朝事畢方與處
置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以天下

之大廢務之殷豈可湏史怠惰一怠惰百廢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教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確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噫真所謂孝子能繼志述事者也

夏四月壬辰朔享

太廟

復勅葉昇守備海蓋復三州城池

勅昇等備海蓋復三州城池務令高深堅固以為

經久之計候海運舡至即以操舟軍士浚築之

以楊文為建昌衛指揮僉事

五色雲再見却不受賀復申諭天下不奏災傷者

五色雲再見禮部率百官表賀 帝諭之曰天下

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帝堯有

卿雲之教在當時有元愷岳牧諸賢相與共致雍

熙之治朕德不建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

世帝王喜言祥瑞臣不從而和之性性不知省懼

以致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則戒懼

之志怠故鮮有充終可為後戒仍令各處災傷有

司隱下不奏許本處耆宿連名申訴有司處以極

刑不饒

下兩吏部尚書余愷以謀逐蔡洵宋訥伏誅

宋訥在監以嚴厲為衆所嫉助殺金文徵與愷同

卿里謀逐之以訥年老移文令致仕訥赴

陞告辭 帝驚駭詢問其故訥自陳致仕非其本

意 帝怒下愷法司鞠其所由愷吐實

帝怒愷事擅威柄并文徵等皆誅之勅諭訥曰君

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稂莠二者並存世所

不免雖然天相告人猶扶植嘉穀故其道堅而不

磨彼小人之所為自漸盡矣卿勿為是而替威儀

必竭乃心力奉勅如故

思州諸峒蠻反以湯和周德興帥師從

楚王討之

思州洞蠻作亂以信國公湯和為征虜將軍江夏

侯周德興為副將軍帥師從 楚王瑱討之時蠻

寇出沒不常聞 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

剽掠和等學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

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計擒渠魁

余黨悉潰凡戮四萬餘人師還留兵鎮之

五月辛酉朔御筆蓋殿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

朱善進讀心箴畢 帝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

蓋仁愛之心生則怯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
誠之心消羞惡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
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

六月戊申閱漢書識文帝用宋昌張武不用賈誼實
廣國

帝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帝恭儉玄默則有之矣
至於用人則未盡其道將相大臣迎於代邸人即
位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而將相列
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所以求至公也有一賈
誼而不能使用使憂鬱憤懣而死實廣國歆相之以
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
之賢其才可任為相何避私嫌此皆未盡善人君
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秋七月帝及劉三吾論政治恩德紀綱

帝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贊善劉三吾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皆安
樂 帝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
下之主心常在民惟恐有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
一日忘之三吾對曰 聖心拳拳如此恩德之及
民者深矣 帝曰恩德亦非泛然譬如史扁不施

藥石病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
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不
足以為政也

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帥傳文德璽玉等京衛諸道
軍性北平操練備邊

故元知樞密院事張玉未歸

丙辰御華蓋殿及學士朱善論擇人專任之法

帝御華蓋殿與羣臣論及治天下之道朱善進曰

古之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衆賢為耳目則視
聽周乎四海任衆智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

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

聖慮 帝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
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
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
生奸也是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
亦有過於前而傲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終始惟
終始如一者其懷志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
任之若匪詐似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以鈔絹金銀綿茅布折納稅未及百官折俸諸課折
色本色

今兩浙京畿官田稅糧每畝五貫准米一石編一疋准一石貳斗金一兩准十石銀一兩准二石綿布一疋准一石苧布每疋准七斗夏稅農桑課每十八兩准絹一疋重十六兩其天下有司官降米每畝二貫三百文准米一石其酒醋諸色課若有布帛米穀等項俱折金銀錢鈔除量存各司府州縣祭祀所用其餘者各令該司局等官親齊具奏有司帶辦者差吏官解供以次年正月起程直隸府州限正月以裏各布政司限三月以裏到京若金銀鉛硃砂膽礬黃丹青綠毛纓碧甸子鍾乳粉棕毛水銀俱解本色其餘魚茶酒醋礬鉛粉黑錫石膏商稅室課等項俱折金銀錢鈔若四川布政司并北平河間等府州縣河泊所凡六百八十九道皆之

便設糧長以民戶稍多者充當并第三等賦役之冊免農桑科

令各該有司便設糧長取民戶丁之稍多者充當其各處賦役必驗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其力帝又以賦役無等貧富不均又命有司第民戶上中下三等為賦役冊貯於廳事凡遇催役取驗以

革吏胥奸弊時以農桑起科大重百姓艱難自今以後以定數為額其餘聽從種植不必起科以息民力

令聖賢之後犯工役者俱免武官年五十以上者許以子替職

八月宋晟率兵攻亦集乃破斬其將也速兒也速兒等據亦集乃路宋晟率兵攻之也速兒出兵拒戰晟擊破遂斬也速兒招降偽國公吳把都等部落一萬八千人驛送酋工不答兒等一百五十人至京師簡其精壯者以補兵伍其餘衆悉處之善地俾自耕牧

九月庚午復御華蓋殿及學士朱善講易經家人之卦

帝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太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帝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於天下亦舉而措之耳

朕觀其要只在誠實威嚴誠則為親親之恩嚴則無閹門之失朱善對曰誠如聖諭

壬申驃騎將軍駙馬都尉中都留守司正留守黃琛卒

琛初名寶武昌人壬寅歲以帳前參隨舍人擢兵馬副指揮帝愛其謹厚命尚皇兄蒙城王女甲辰歲為聚寶門店官乙巳授管軍千戶尋改龍江守樂千戶累從王師征討多致勞績元年授誥尚慶陽公主四年誥授鎮國上將軍淮安衛指揮使十四年擢中都正留守至是卒年四十九計開帝悼惜賜葬于鳳陽白塔之原于鉉以恩擢左軍都督僉事

乙亥洞具面兒壘寇古州以信國公湯和帥師從

楚王勦捕

丁亥以翰林檢討茹太素為戶部尚書

遣使勅諭湯和審處洞蠻及處分辰沅慶慶諸衛去卒

勅曰行師須晝夜防慎毋輕視重人深入其地雖未降者亦要查審慎勿輕信其辰沅寶慶等處士卒壯者攻戰弱者運糧務使軍容整肅饋餉有餘楚王尚幼未能練達軍務故遣都督劉寧來總宿衛之兵軍旅之事卿自裁決然後啓王知之

顧成卒兵次于尾洒馬乃蠻來降遂置倉於水木什家寨貯獲米二十石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

善字備萬豐城人年十歲通五經大義能文既壯值兵亂隱居養親以著述為事洪武初為府教授八年被薦除修撰逾年以奏對失旨改典籍還鄉徵為侍詔陞文淵閣大學士至是以疾賜歸卒於家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順行於世

冬十月壬辰冊永昌侯監玉女為蜀王椿妃

癸巳免孟氏子孫輸作京師

翰林侍詔孔希善上言孟氏子孫有以罪輸作京師者二人帝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以宥之即命遣還

癸卯召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于北平之通州

乙卯勅諭岷河諸衛送健馬千官復給銀三錠

勅諭岷州河州鞏昌西寧臨洮諸衛武將曰北者命大將軍北征軍之戰馬皆云驍驍可用者無踰陝西之馬遠帶陽炭鄭過春謂各衛諭諸將校但留已所乘之馬余悉送官每馬一匹給白銀三錠若非有余及有余而駕弱者皆勿送臣按我

聖祖特款北征則取馬於西鄙且當是時陝西屯田銀兩未興太僕苑馬諸寺本見其各衛諸馬尚供所輸厥後大興屯田遍立馬寺本惟陝西為然其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亦莫不然者奈何自成化二年之後正德二年以前各遣奏討京師馬匹銀兩蓋計銀先後已有七十四萬三千六百兩真討馬匹又積至六萬柒千九百七十五匹其太僕寺馬價買補馬匹又不下數十萬兩於戲各邊皆有屯田余糧銀兩又各有行寺苑馬馬匹也京師召遼鄙腹心元氣遼鄙不能貢賦京師

乃剋取京師馬匹之銀以助遼鄙孰首此謀大違聖祖以臣度之必是遼方有虜張皇聲勢以借取馬名積習遂成近法又遼軍因見京師銀馬易求漫將騎操馬匹不甚受惜及其倒死多不賸贖廵撫濶畧文法不能一一覈實總共乾沒貨利不肯一一奉公甚至有侵欺買馬價銀如都督程鑑以至罷官者與言及此良可悲也臣今擬為方計以裕將來用補既往補倘遇遼方有警必量胡虜之緩急再審內馬之盈虛嚴加覈實量為給與庶幾遼方不敢妄求朝廷不致妄費且使將卒知

得馬匹不易亦必用心調養飲飼有時蔭宿有地疾病者委之官醫作踐者治以軍法凡馬倒死皮張驥毛俱有方准朋賂買補必量身材果若官給之初方以許之印烙則將士各各知戒而馬不致倒死矣

平涼虞費聚率丁忠征廣南攻克立達賊寨遂擒之梟其黨與

詔錄罪囚于烈山會審官後軍都督僉事沐春奏釋非罪者數百人

時繫天下重囚於烈山詔文武大臣錄之僉事沐

春錄而詢之奏釋故者數百人明年蔚州民告變

耶海等構逆又命春馳往至則遇城厲兵聚而捕

之推校得實白其誣枉者又全活數百人春初授

僉事廷臣議請試職帝曰是兒我家人非他比

也即畀實授

羊積歲害民吏復以朱季用知福州府

初福州知府季用視事僅五月以例起赴

京一時法司一以法論罪作城輸使工價嚴重一

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語其子煦曰吾

貲力豈足堪此吾且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

歸塋耳煦曰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第熊正不得少寐季用由是得不可恃工役告稱枉者甚衆令益嚴因告已謫隸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煦不惜死陰與父僚友同使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斷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吾訴獲免雖幾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詞于通政司本司以聞

帝察其情實在可宥即赦季用復使回知福州府告特以煦得免者一十四人季用台州仙居人也

是時有罪官吏供發工役先是有平原主簿孫實亦被有司論輸左校役築蕭垣望都門詎吟為粵

聲督工者以聞召至帝前條陳所作之詩皆忠愛語特命釋之還其舊職黃初為何真作歸歎詞備極情款永志為之感動不幾一人入京授染織局使尋出主虹縣簿勞來其民民還其業入為翰林典籍與宋濂樂韶鳳唐同等同脩洪武王韻每亟稱之居翰林三載力求外補故授平原簿云又有安慶知府邵或亦素得民心亦被逮身任其咎不以貽於同僚後所坐之事亦以暴白及歸回府治民皆欣然相慰當被逮時民有禱於鬼神以冀其平康者復任未久值遇

朝廷雅亮勘合行府嚴急且以人應之或從容處不治一人其事皆辨集臣聞毀譽失真恒起於衰亂之世以我聖祖精明之朝而其所逮問者如季用邵或孫實皆一時循良之吏然竟為白其冤而後其舊職充足驗其精明而毀譽不能入也意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速也已矣

守永平指揮僉事劉廣及韃靼戰于城北死之

特虜騎甚多廣與戰止率四十騎以往事聞遣使護喪至京賜其家楮幣以塋

十有一月貴冑丁志聶率兵攻克立達哈擒其火

頭立達斬首數百級復擒萬餘人及平諸山小砦水軍左衛百戶林通春戰死

十有二月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帥平蠻師還

湘王相之國于荊州生於十一年正月一日受冊封為湘王建國于荊州至是乃之國王聰明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欲著述以開來學至國即開景賢閣延四方賢士編輯文字又嘗造棺槨和藥餌施與軍民之貧者以繅囊書自隨初寒暑雨不廢過佳山水及古蹟徘徊終日必為歌詩刻著石上妃吳氏靖海吳禎之女也生二女皆夭無子

十有九平

丙寅春正月己丑帝御東閣及侍臣論聖賢仁智及天人相與之理

帝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帝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彘智若姑息之仁不為愛物奸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帝曰天人之理無二當以心為天又與侍臣論德帝曰不可儉者祭禮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貴然賞不可濫雲南臻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使以潁國公傳文

德封平之

三月丙寅以潁國公傳文德子忠為駙馬都尉尚第几皇女壽春公主

建馴象衛尋徙橫州

是時十萬山象出害民稼穡詔兩通侯率兵二萬驅而捕之使建議立馴象衛思明知府黃忽都率下民助治城整嚮道山險峻除獸害得白象來獻

帝賜采貞之物甚厚忽都因言地瘠瘠遠不足立衛乃移於橫州至明年始成云

辛未御製大誥續編成頒天下

勅戒左春坊司直郎汪仲魯歸老于鄉

是月朕 帝御天門勅中使傳宣召贊善劉三吾
司直郎汪仲魯既至賜坐 帝顧仲魯曰若知所
以見召意乎汪仲魯對曰未之知也 帝曰日昨
仲魯不常以老病故請告還婺源期秋再來朕可
其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乃思之若等光陰有限
言歸有期仲魯喘利為病誠劇然恒見得此病者
往往壽考若龍眉有壽之徵更慎起居精藥物以
終余舊君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乎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不窮第
心素善其善固好之其可善者亦不惡之斯為未
能余其好善之心也朕今許若還鄉無庸再來矣
所戒者近侍之歸若即邑官員勢須來見當戒門
以絕之但重子輩示之曰仲魯事蒙 聖恩許告
還鄉宜設門謝客翰祖應役則有常制矣其敢以
是自違厥戾如是考者終命矣三吾仲魯同叩首
謝曰聖上愛人以德通茲聖訓愛臣以德是欽臣
等全其晚節者也敢不欽佩以矢無負 上心

臣按 聖祖勅戒仲魯曲盡古今物情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國中士夫克守斯訓公私其少

事哉雖然非公事未嘗至偃之室澹臺氏之正大
也人苟正大則不以非事干公門而人之受其干
者間亦不能以寸矣

以曹貴為定海指揮僉事

貴果縣新安鄉人從破安慶江州豫章淮東浙西
有功積陞僉事自善定乞歸以子儼襲職至是
帝擢為定海衛指揮授廣威將軍副信國公湯和
鎮禦貴以海賊常竊發軍中輟造銅牌為小校所
所 帝曰軍士不可緩也諭其人而達之貴奏立
功錫貴不一寵愛特至賜號親口許服金龍與公

侯伍

省躬錄成詔頒行之

帝初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
鑒戒者為書名曰存心錄復命劉三吾類漢唐以
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至
是書成進呈詔頒行天下百司官

楚王討平古州銅鼓等處峒蠻奏陞從征指揮胡顯
為前軍都督府僉事 驛召鎮涼州花茂率兵討平東羌
以為右軍都督僉事復鎮涼州花茂率兵討平東羌
龍川興寧南海香山翁源六縣及賊夏四月丙戌朔

定工匠輪班輸功

初工部籍諸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為班更番赴京輪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議成未及施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達復議舉之量地遠近以為班次且置籍為勘合付之至期責至本部聽撥免其家他役人皆便之因著為令

丁酉以故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子景隆襲封曹國公誥曰歷代貴戚之家保富貴者鮮矣以其急忍無知威儀不度由是束手而傾者有之者不自重而覆者有之何也貴戚之位忠臣義士則知貴重奸邪之人往往妬忌窺伺之其貴戚不能者所以束手而傾為此也或有顛狂不自重而中其計亦為此也惟智人則知貴戚之位難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愚人止知貴戚之位重不知處貴戚之道所以舉動合宜語默無妄靜觀社稷之安危察奸邪之所以靜則樂天下之樂謙謙相愛人而無怒者有奸臣黨朝野則必秘其事而出其機以待一舉而志難為之捍禦此貴戚之道如是也前朕嫡子李文忠朕命居群將之列爵至公位嗚呼非智非議幾社稷身不免而自終嗚呼智非智機謙非謙

受教者俱無為人所窺其竟也今三年矣以親論之骨肉之情以臣論之功著朝野服制既終今命爾從外孫李景隆襲封曹國公爾其鑒前人之失戒之慎之毋泛言母恃勢事秘而機斷愛教而慈仁爾富貴永愛朕訓哉

以吳復子傑襲封安陸侯金朝興子襲封宣德侯五月甲辰詔有司存問高年孤獨起遠近

詔曰昔元末播蕩海內兵興所在黎黎苦殃甚矣如北者一紀有奇朕命前任虜大將軍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及公侯羣將發兵諸道所向兵匪民得粗安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今十有九年然奸臣在位謀間臣民恩未施而弗及德將布而阻行政棄理悖美甚於此恨先王之道未究於行失存問於高年及矜恤於鰥寡孤獨去歲大誥既頒民從朕命至奸擾吾民者猶法而斂跡進士監生任職於諸司想吾民樂生有漸矣今特命有司存問於高年恤鰥寡孤獨者必得其所廢篤殘疾者收入養濟歲給所用使侍終天年所有合行事理條例于後凡民年八十九十而鄉黨稱善者有司以時存問若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三斗肉五斤酒

三斗九十以上者歲加賜帛一疋絮一斤其有田產能贍者止給酒肉絮帛世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復其家冠帶服色別議頒行各處縣家孤獨不能自給者悉蠲其差役若孤兒有田不能自藝則令親戚收養無親戚者隣里養之其無田者歲給米六石亦能親憐養之俱俟出幼收籍為民為廢殘疾不能自存者即日驗口收籍依例給米布釋遂其生累年開造士卒親買夫石或飢膚殘傷因傷死亡子息見存不能生理者悉發原籍

為民復其家業上軍因征伐殘傷者優免軍役三

年官從大將軍征討沒於行陣子見存者厚加撫

恤仍令其世襲未陞者陞一級逃軍逃囚能赴官

自首者免罰山林嚴穴隱逸之士有司旁求博訪

以禮敦遣京量才錄用於戲禮壽尊賢報功崇德

賑恤孤寡古哲王之大典今出恩沾有司如命故

茲詔諭想宜知悉

六月平越衛麻哈苗黃楊孟作亂任南將軍額爾公

傳友德討平之

初授天下勅合字號以十二辰二十八宿

先是除授官員皆給勘合至是革之其行取官員又查理事務等項則仍用勘合廣西雲南浙江湖廣廣東江西則用子丑寅卯辰巳字山西山東河南貴州陝西福建則用午未申酉戌字滁徽蘇州鳳陽揚州松江淮安太平寧國常州安慶則用角底月房箕斗牛女虛字鎮江廣德池廣永平和州徐州保定河間應天真定大名順德隆慶保安則用危室壁奎婁胃昂鼎參井鬼柳星張翼軫等字畢之字號則無所考又革去各衙門出納官物勘合止令該部行文書下庫用印信手本於各衙門

關防出入

秋七月丙寅詔有司復左都御史詹徽寺家役

左都御史詹徽通政使蔡瑄左通政常工部侍郎

奏遠戶部侍郎楊靖在職公勤詔有司復其家

浦江民鄭消代其兄瀛疏遠死于獄

是年春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為萬命大學士汪其

俊有以賭敗者黃連大家多坐死浦江鄭瀛特主

家政名連于牒當疏遠京師但年老消不忍見兄

被逮曰奮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生誣罪爭先死維揚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兄而使之疏吏

半遂諸理自誣服元于京師及挹歸人皆憐之
臣按鄭消不為無漁暴誣而輒自服以元又我聖
祖樂聞讜議猷小必神況於閔半人命之重者人
皆難消所為臣獨疑其不量聖主而處元不以義
者也辯之不曉聽之不詳詳之不決尚未可以已
況不辯而先自誣是皆發於血氣之所動而未徇
乎義理之安出於愚其聲之所惑而未盡乎快隱
之實者也臣章不孝仲子之廢而孟子必極力辯
之者衆所好惡必加察焉大中至正之道也
甲戌賜中山武寧王徐達等家鳳陽場

詔以鳳陽府王先橋東西山場賜徐達李善長等
家凡一十四人

下國子博士吳沉以老疾乞致仕許之

沉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沉博學善屬
文國初奉為縣學訓導以疾辭不訖洪武十二年
因薦除侍制明年降編修尋復侍制因額問應對
失旨左遷渭縣奉教諭未行改典籍陞東閣大學
士考功者勅其怠事降侍書尋改博士至是致仕
詔許之

俞通源後征廣南引兵赴景東接應都督馮誠

八月丙戌以營陽廣揚通靖寧侯葉昇領兵捕象於
左江之十萬山尋建馴象衛及太平所

臣按馴象衛之建所以控制兩江也兩江千里提
封溪洞萬落控制鈴轄止有一衛一所不已薄乎
且西北則牂牁羅甸自北以南又鄰交趾皆所當
備者此南陵所以為要不可不慎也唐段文楚戍
兵五百人李蒙又戍其七八以致邑桂陷沒兵禍
慘於廣南今若鑒唐之失求今之宜雅當多徙貧
民耕治南寧廢縣荒田陋江有故則權拘尺籍分
協太平田寧鎮安思明守禦有功者援例宣授冠

平禍殄日隨即解休則廢縣得人自實重衆視之
必惜兩江無事而邑桂安然矣

己亥六安侯王志辛進封許國公益襲簡

志臨往人進封許國公益襲簡賜堽鏐山之陰命李
士剡三吾撰神道碑所需塋供依例給與志嘗附
陳寧事疑為有司所論以死甯而不寃

甲辰遣皇太子如盱眙修繕祖陵

命礼官製德祖玄皇玄皇后懿祖恒皇帝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裕皇后衣冠翟衣命 皇太子至
泗州盱眙縣修繕祖陵墓衣冠祭文曰嗚呼者昔

列祖立命是方積德深長致天賜鑒福重後嗣今
也子孫繁衍宅於宇內以純熙黎歲月之間思念
列祖音容孫常切記已有年矣嗚呼以萬幾之允
弗獲躬詣拜掃今特遣玄孫採以牲醴之美許使
修繕敬送衣冠以伸厚意神其鑒之

制欽天監官不許守制尋許奔喪三月

帝以欽天監職掌天文占候非他人可代或雖丁
父母憂亦不許守制後以非人情所願止許奔喪
三箇月全

九月庚申鎮守雲南西平侯沐英奏開耕雲南荒田

許之

英奏云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令軍
士開耕以備糧餉 帝諭戶部臣曰屯田之政可
以裕民力足兵食邊防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
屯金城而儲畜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
莫能廢之是謀可為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
邊地久荒募奔蔽賢用力實難宜俟其歲輸之粟
使彼樂於耕作教軍之後徵之可也

命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還京師

辛未大宴群臣于奉天殿九奏樂章樂舞皇太子國

戚及東宮官宴於文華殿

辛未天壽聖節 帝御天殿受朝軍乃宴群臣先
是禮部尚書陶凱製九奏樂至是奏之一曰炎精
開運篤生聖皇大明御極遠紹虞唐河清海宴物
阜民康威加夷藻德被戎羌八珍有薦九鼎馨香
披陳鑽鑽宮微洋洋怡神養壽理陰順陽保茲遐
福地久天長二曰皇風披八表熙熙 聲教宣時
和景象明 紫宸開繡筵 龍衣耀朝日金爐象
祥煙濟濟公典度被服虎且群列生侍丹衣答折
在周旋羔豚升華俎王饌充方員初筵奏南方維
歌賡載篇璿觴欣再舉拜俯礼無愆同樂及斯辰
於 皇千萬年奏平定天下之舞舞士三十二人
左執于右東威絳色盛服所歌樂章名曰清海宇
拔劍起壯上策馬定襄臣王氣開天統寶曆乾符
武畧文謨龍虎風雲創業初將軍星統弁勇士月
重披還騎平南楚結陣下東吳跨蜀驅明萬里山
河壯帝居三曰赫赫 上帝眷我 皇明大命既
集本固支崇厥本伊何有德眷官厥支伊何藩印
以寧慶延百世澤及羣生及是為樂是廣千秋萬
歲永觀厥成奏撫安四表之撫東西南北奏舞生

各四人服色各依其方調小將軍之章曰大明君
定宇寰聖恩寬掌江山西北使南蠻手高擎寶
具盤又調鼓前散曰五雲宮闕連霄漢金光明照
眼玉滌金水聲潺潺頤頤觀超滄海儀駕嚴肅百
千威威人心膽寒又調慶新年曰虎豹閑文武班
五彩間慶雲朝霞燦黃金殿喜氣增丹墀內仰
聖顏翠繞紅圍錦繡班高樓十二欄笙簫越紫壇
仙音韻瑤茶按舞舞齊歌謠讚吾 皇萬壽安又
調過門子曰定半寰掌江山撫百重詎歌舞舞仰
祝讚萬萬年 帝業文 四曰馬負高兮天道傳
龜載書兮人文宣羲卦畫兮禹嘯叙皇極建兮合
自然綿綿曆教歸明主祥麟在郊威鳳舞九夷入
貢康衢謠 聖子 神孫繼祖武垂拱無為邁前
古奏車書會同之舞舞士三十二人左執籥右秉
翟分為四行每行八人調泰階平曰乾坤清寧治
功告成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却則致其祀廟則畫
其誠卿雲在天甘露濟風雨時若百穀登禮樂雍
和政刑肅清儲嗣既立封建乃行謬佞屏四海賢
俊立朝廷玉帛鐘鼓陳兩楹君臣賡歌揚頌聲
五曰周南詠麟趾卷阿歌鳳凰蕭蕭稱多士為禎

振皇綱赫赫我 大明德華喻漢唐百揆脩庶績
公輔理陰陽我冠正襟珮都俞在高堂坐令八紘
內熙熙民樂康氣和風雨時田疇見豐稂獻禮過
三爵歡娛樂未大奏百戲承應 六曰鍾山蟠蒼
龍石城浴金虎千年王氣都于今歸聖王六代
繁華經幾秋江流東去無時休誰言天塹分南北
英雄豈但嗤曹劉我 皇昔住濠梁屋神遊天賜
充人服提兵乘勢渡江來調早獻金陵曲散金
使進珍饈諧八音繼三嘆詣觀漢祖用兵時為嘗
馮吳澤沱飯奏百戲承應 臣 按我聖祖有言余
尚夢寒微中天神既去急歸告於老妓曰適來天
神通此我必得罪故歸告且曰曉命出門既行乃
觀其景不在寒微之時便問昨來天神何往傍曰
朝天宮去矣急趨之行未久途逢教紫衣道士者
以絳衣來授予揭裏視之但見五彩此何物也內
一道士隨聲此物何也又一道士叱彼道士曰此
有文理真人服手服之忽然冠履其備傍有一道
士授我一剗靴上皆如牙簷之狀持教我行不數
十步門東南途逢一皂衣禿袖者來露首及兩服
二肱首頂一窺兩耳怒目而西北往予再東南行

數十步過一小川川南山北有房東西約十余間
見東宮衣青衣而立被忽然而夢覺此天賜真人
服之證也是以陶凱作樂章因道及之 七曰長
揚曳綠黃鳥和鳴函蓄呈祥紫燕輕盈千花泥露
日麗風清及時為樂芳樽芳樽在管音嘒嘒絲綰
冷冷玉振金聲各奏爾能睹睹國老載勸載悠明
德惟馨垂之聖經唐風示戒永保嘉名無已太康
哲人是聰奏百戲承應 八曰夏王厭芳醴商湯
遠色聲聖人示深戒千古垂令名惟 皇登九五
王食保尊榮日晏不遑餐布德延即生天庖其豐
膳為爲事 調烹豈但資肥甘亦足養遐齡達人悟
茲理恒令五氣平時知有節昭哉天道行奏隊
舞承應 九曰日麗中天漏下遲公卿侍宴侍冷
儀蕭韶九奏觴九獻煙煙細遂祥風吹羣臣舞瑞
天頽善歲熟民康長若此六龍迴駕鳳樓深寶扇
齊開扶玉几景星呈瑞慶雲多兩曜增輝四亭和
聖人道大如天地歲歲豐年樂奈何奏隊舞承應
陶凱初以是上進 帝命協律者教之因謂侍臣
曰禮以道教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
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

與正聲相雜手擊之而不待於心口歌之而不應
於器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歸為隊舞階戲
殷庭疎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制樂章頗
協音律有廣大和平之意一切流俗誼澆淫蕩之
樂悉屏去之臣 按陶凱所作宴饗之樂盡善盡
美我 聖祖天德之純王道之備於是乎著矣但
赫赫長揚之章言及時為樂者再恐非聖祖敬天
勤民之意其百戲隊舞間雜以作臣 又重加致訝
夫百戲隊舞臣不知其所指熟若以我 聖祖戈
馬血戰之危將相設奇破敵之劇明良際遇之艱
兇殫服馭之難內撫外綏之盛調為歌舞飾為隊
舞各隨九曲之後奏之使聽者知情觀者毛悚警
戒不妄平成有備不猶愈於百戲隊舞者乎又九
奏之余羣臣畢出北向以立於此若奏雅牘應三
樂庶幾人心整肅禮度允終臣聞牘以竹為之或
七尺三尺其端有兩孔春於地以作聲容 醉恐
其有漬於禮故於客出則吹之因以牘名應亦以
竹為之長六尺有五寸中有椎亦春于地賓歸恐
其不應手禮故歆其行與樂相應因以應名雅
狀如漆桶而傘長五尺有六寸以羊常規之有相紐

亦春於地實出恐其天札故其雅正故以雅名乃
古者天子燕享諸侯羣臣禮畢賓出之樂亦卿既
卿射之後而奏之者也三召之樂不用久矣國
初虎臣天性忠勁九獻酒終色勃氣猛雖無援鉤
繫柱之爭亦有桓桓行行之饒使臣生當其時必
然流傳聖祖聖用三樂庶乎公侯雅肅禮度允
終是日皇太子國戚及東宮官宴于文華殿
賜國子生執人各一錢所奏樂章樂舞以七一奏
喜千春之樂曲名曰賀聖朝國承天感極多總一
統封在上之前疆潤百姓快活萬物榮光其沐恩
波仙音韻合續弄平詠歌齊朝拜千千歲東宮滿
國春和二奏永南山之曲曲明水仙子曰鴻
基永固海波清盛世名時禮樂興華夷一統江山
靜民通和樂太平讚東宮仁孝賢明東鈞衡端
正順乾坤泰亨坐中草萬世昌寧又奏百戲承應
三奏桂枝香曲名蟾宮曲曉光融宴亨春宮日即
風和嘉氣意慈鎮領台榭見宏綱憲禮節至公事
聖上柔聲婉容問安寧勤孝虔恭果斷寬洪剛健
文明聖德合同仍奏百戲承應四奏初春曉之
曲曲名小梁州端拱嚴宸事紫微東運旋機四

時百物總相宜仰賴明君德大業勝磐石皇
儲仁孝明忠義美遐方順化朝儀孝能歡愛慈心
教萬上尊早意禮上和下睦民鼓舞樂莊熙仍奏
百戲承應五奏乾坤泰之曲曲名滿庭芳春
和飛庭安邦興國欽聖尊賢文英武烈於民便
禮樂成全享大業中庸不偏順天常節儉為先達
文戲嚴儀訓展孝教億千年仍奏百戲承應六
奏昌運頌之曲曲名喜秋風文武安軍民樂安之
華會班條五雲齊動約天樂賀春宮讚皇朝仍
奏百戲承應七奏泰道開之曲曲名沽美酒
布春風滿畫樓對嘉景鳳凰洲高捧金破碧玉璫
談威儀左右分品從列公侯又太平令放聖上
誠心勤厚生主崇器嚴備春秋諧律呂仙音齊奏
欽王政皇天保佑拜舞頌首讚祝進酒千歲康
寧福壽
冬十月願成攻阿黑兀硬寨擒殺賊衆
成奉傳文德之命征征阿黑兀硬寨賊迎戰成殺
賊一百四十余人生擒二十一阿黑潛匿後達
鄂義及千戶李成王先引兵搜捕之
陞壽州訓導劉亨為武進縣丞

亨安城密湖人於壬戌歲以賢人君子微力辭親
老後奉明經陳古今政治之要帝嘉之命進講蓋
華殿殿以言事作執政者出為壽州訓導至走上
疏言六卿例當與五軍都督府相埒國子祭酒秩
不當在太僕卿下將臣子弟生長富貴習為驕侈
他日安可授官宣立武學教訓使知禮義以吏其
習裕 帝加之命陞為武進縣丞到任為政廉勤
修學校課諸生毀淫祠禁妖妄表氏之有節義者
作善教坊再思亭以勉已勵屬百里之內弦歌相
聞三年書最吏部褒以璽書

冬十月癸卯長興侯耿炳文奏訓練陝西兵數

陝西都指揮使司所屬三十四衛馬步軍凡三十
萬七千二百三十人

十有一月甲子以東平侯韓政子勳襲爵東平侯
己卯詔耿炳文帥延安等衛及西安護衛會于北平聽
征詔禁更易名諱

詔中外軍民吏胥人等有更易名諱及兩三字被
人告發家財給賞告人本身處死家口發遣化外
先是詔募古色目人八仕或多更姓名歲久子孫
相傳昧其本源如已更易者聽其改王後又令官

吏人等奏告更名復姓若自幼過房乞養或入贅
與人因從外姓報入戶籍外姓係軍民戶而本
姓係民者不許復改及是又重改易姓名之禁令中
外知所遵守蓋悉胡元禽獸之名而欲歸之中正去
十一月李成王先兵搜捕阿黑於龍山

成與王先引兵搜捕阿黑於是月就小西界阿回等
年月獲其妻子家屬馬匹又搜捕之於龍山山青
遇賊與戰生擒一十人斬首一百五十九級

十有二月以罪人輸作工

詔中軍都督府造通聚濟室三山洪武等門并

修五勝渡起杜家庫白水橋高橋雙橋置象房黑
窑及改建崇山侯李新都督府陳清張宣孫世耿
志第宅岐陽王黔國公墳官與大新築後湖城大
却國子監牆并廊房街道並以罪輸作

癸巳詔發民夫運米于松亭大寧富峪會州

帝諭馮勝曰納哈出擬金山數侵擾遼東宜於大
諸邊隘口分兵置衛以控制之遂詔戶部出內庫
銀一百八十五萬七千五百錠散與北平山西山
東河南及迤北府州縣令發民夫二十余萬運米
一百二十三萬余石豫送松亭大寧會州富峪四

處以備軍餉每夫運米一石哈鈔六錠為道理費二十年

丁卯春正月癸丑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左右副將軍趙雄王弼為左叅將胡海郭美為右叅將都督高叅讚軍事

勝等帥師二十萬北伐又以李景隆鄧瑱常茂吳良皆率軍從征北行帝諭勝等曰虜情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慎毋輕追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搗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成擒矣

以書與納哈出及以所獲部將乃剌吾界之

帝欲輕理金山以靖遠左遣前遼東所獲乃剌吾北還即以書諭納哈出及毛閭撒里達蠻子驢兒合和尚伯蘭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紛爭朕自甲辰春新定荆楚歸遣諸將東平吳越洪武初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出奔北塞於是息民於華夏諸夷附者莫不遷安今二十年矣惟爾納哈出等聚兵出沒不常意較勝負由是剌乃吾等而未達今有年

夫朕推人心誰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今遠北歸更益以將他回再較勝負爾心以為何如嗚呼天之設物氣運變遷果人事之必然耶抑天道之使然耶茲命儀禮司官前簽院輩子鎮撫張允恭送乃剌吾抵爾所在使至未審可還乎余不多及慶軍都督僉事俞通淵統剌州遵化等衛軍饋運大軍糧儲焚錦衣衛刑具

先是天下官民有罪犯者俱命屬法司其重罪逮至京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具情詞用事者因而非理凌虐罪人帝聞之怒曰訊鞠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審之故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煉耶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刑具悉焚之以所繫之囚送刑部審理其本衛官打斷罪犯或堂上指揮使千戶等職或時用本衛鎮撫並不一定臣聞錦衣衛典獄之官性故千戶宋儒最名仁恕嘗與告密弗動於利弗撓於勢惟陰陽是營凡死獄必求其生及復求之不得乃已獄囚枕無籍者動輒僵死儒奏以牧象草籍之囚係者缺食儒奏以盜賊給之俱成則例山東群盜敗露儒又奏原其父母妻子夜有餽金辭謝者輒却不受弘治十

七年甲子本衙鄰署失火家家各被火熾其宋氏之棲獨完人以具告 官中我 孝宗皇帝則曰錦衣衛火而一棲獨完此必宋儒家也使人視之果然我 孝宗為暴其事于庭臣民榮之夫以宋儒一念愛人誠格 皇天志乎 人主然則曰後典獄之官豈可不求如宋儒者以司之哉儒安慶府望江縣人

詔修闕里孔子廟

帝謂工部右侍郎秦遼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則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悔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原衣帛則念蚕桑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啓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為修理以副朕懷 花茂討平電白縣僅賦

二月甲寅大將軍朱國公馮勝會師于通州達右副將軍藍玉蒙大雲虜于慶州大獲而還

勝會師于通州達遼騎出松亭關閑虜騎有在慶州者乃達藍玉領兵來大雲往襲之遂殺其平章

果來擒其子不蘭奚并獲人馬而還 臣聞慶州

乃契丹玄軍軍太保山黑河之地巖崿險峻州西

二十里有黑山即黑嶺也其地亦有赤山太保山

老翁山侵頭山其水有與國潮轄民樂黑河三處

州領玄德孝安富義三縣今皆為朵顏部落

丙戌賜傳玄德胡海陳恒唐勝宗等家米石

玄德壹千六百石胡海陳恒唐勝宗各一千二百石

甲辰御註洪範成

帝初命儒臣大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覽觀因為之註釋集註中蔡氏有失亦糾正之世間皇

極所以為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為徒惟皇作極者

尤甚真的及是書成召劉三吾謂之曰朕觀洪範

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

民序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

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結焉朕

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註朝夕觀之劉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

平者也書傳之註九蔡氏所論日月五星之運與

朱子書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鄒陽鄒本尤所論

有未安者帝悉與博士錢宰論以欲正其書之意

命三吾總其事聞局翰林蔡氏得者存之失者正之仍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詔禮部刊行之

三月大將軍馮勝帥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富峪會州四城進次大寧

甲戌雲南左布政使張純未朝賜璽書俾復舊任純秩滿來朝帝以其能撫綏夷人俾復舊任賜璽書勞之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式冀民居以字方域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而紀綱見焉當是時賢良並出所用皆仁是以世代相承

而法令不更諸侯列士千載不異以其誠信相孚上下無間也今之人不然道善弗從縱欲如流朕竭氣力疲精神諄諄誨之從者罕焉何其難治也曩者討于西南諸夷命官撫守爾純實先任今年吏官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夷懽欣皆由誠信相孚克供乃職莫安然黎人獲其所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其出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夏四月戊子以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抽軍防倭及置沿海城池

命德興往福建以福興泉漳四府民戶三丁取一為沿海衛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軍衛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興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視要害可為城守之處且省以進凡得丁壯一萬五千余人築城一十六層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以為防禦

調景東衛指揮同知賴鎮守洱海衛鎮在洱海置公署廣七堡其守備之能訓練之方與表義齊名上下同稱之以鄭甚賢為河南布政司左叅政

五月遣使諭沐英等於雲南令其固守城池勅諭沐英陸仲亨賈聚俞通源四川都指揮使甯正楚雄衛指揮表義鄭祥尋甸衛指揮賴鎮金齒衛指揮李觀儲傑等曰李原名歸自平緬朕一聽所其陳知百夷請詐之詳雖百萬之言無一言可信由是觀之蓋爾蠻夷歟欲窺伺中國為我邊患符至可即棄壘金齒楚雄尋甸及瀾滄江中道高深城池固其營柵多置大銃以為守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乃動往戡雲南軍中遣人至平緬多取財貨不知事勢輕重張勇賈勇貽笑諸蠻又因

靖江王不才以大理即行令旨皆非道理致其侮
慢朝廷雖會不許一人往平緬惟靜以便以彼若
有詞則大畧答之否則勿答應有職貢之物皆不
得取如是數年之從則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卿
等固守朕言毋怠

丙寅遣使勅諭大將軍馮勝使謹備胡竊發

勅曰往者慶州之捷俘虜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
遼東送來降者所陳亦同五月五日王德軍中達
至降胡又云納哈出棄金山築定營於新泰州去
遼陽千百里朕計群胡雖起營北行似若遠近尚

恐諸謀竊發尤不可不為之備況今天象水火相
犯連至八月天象屢倣諸將宜嚴號令整行伍遠

斥候以逸待勞則必有以當之者矣臣按新泰

州古契丹德軍二十部族牧養之地本州舊領樂

泰與國二縣今皆為原額部落

丁卯御華蓋殿及侍臣論善惡報應遲速之理

帝御華蓋殿侍臣因進論人之善惡臧否有不得
其常者帝曰為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
善或未蒙福然理無可不為之善人惟脩其己者

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者

持時有未至耳

庚午大將軍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自帥師趨金山
辛未遣使勅大將軍馮進乘機進取

遣使密勅馮勝等曰前以天象之變戒卿等軍中
之事嚴為之備今觀所徵其咎在虜人事正與天
意相合宜乘機進取不可猶豫朕計納哈出去今
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胡主謂我得志無意
窮追必順還水草往來黑山錄海之間乘其趨趨
攻其無備虜衆可盡而也勝等聞命即勅兵前
進

甲戌儀禮司蜜子鎮撫張允恭以所送乃剌吳至軍
中大將軍馮勝復遣使送納哈出

六月丁酉大將軍勝帥師自遼河之東進次金山之

丙

勝等師至遼河之東獲納哈出七卒三百余馬四
十余匹遂師進駐于金山之西是時乃剌吾還至
松花江見納哈出大驚曰吾謂汝死矣今日乃復
得相見執手旁問愁懃乃剌吾因諭納哈出道朝
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即遣右丞劉探馬赤恭
政張德裕隨使者張允恭等至大軍前獻馬因

欲以覘我虛實勝遣人送赴京師既而納哈出送乃刺吾至漢北虜王欲殺之左右諫曰乃刺吾久被俘囚今獲生還奈何殺之因得免復還納哈出軍中被述朝廷撫恤之恩以語其衆由是虜衆多有降意

臨江陳鏞戰沒于金山鋪命以米布給其家

癸卯大將軍勝帥師踰金山進次女直苦花納哈出部將金國公觀童來降

養雄卒兵征哈刺哈河遂追錦川王獲其輜重人馬施文卒兵巡哨至金寧大石崖還守大寧

丁未大將軍勝以師次于金山東北納哈出以其衆及所部二十四萬人來降於一迷河

勝帥師次于金東北遣右副將軍藍玉抵納哈

出營降其衆初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一日榆林

處二日養鵝左三日龍安一禿河輜重甚盛畜

牧蕃息虜王數招之不往及是大軍所逼計無

所出乃刺吾因勸以降納哈出猶豫未決乃遣使來

議軍中陽為納欵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王某使一

禿河受其降虜使見我軍氣勢雄威遂報納哈出

乃指天噴噴歎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卒數

百騎自詣玉處納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甚相親愛納哈出因酌酒酹玉玉請之先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比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走出時斃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趙指揮者鮮胡語以告茂茂直前縛之納哈出驚去歎訖馬茂拔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馮勝納哈出被傷衆遂驚潰余衆欲未追勝遣前降將官童佐諭之於是其衆亦降凡四萬余并得其各愛馬所

部二十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且百余里納哈出有二短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于地亦降勝以札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師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平章汪五十八亦卒衆以降裨將有盜胡馬者勝斬其首使懸於領官之頭以徇勝亦自掠胡馬甚多使會者行酒於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胡人玉死綽二日勝強娶其女臣按藍玉宜以大義感動納哈出甚不宜以所衣之服衣之正度彼不受其衣者以

納哈出在元已為太尉封開元王平素衣服已足
山龍華蟲黼黻之屬玉官爵未高所解衣服納哈
出豈肯遽然服之但納哈取酒澆地所失不小常
茂執其常耿忠達其變馮勝不庇女婿仍奏其罪
毋借此以安虜心以異成就厥績耳

閏六月大將軍勝帥師還次金山一迷河納哈出潰
衆邀擊殿後都督濮英於途英自刎腹而死

馮勝率師還次於金山亦迷河俘獲非奔達軍遺
乘車輛至四萬四千九百六十并馬數千足傷殘
番軍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九人都督濮英將騎三

千以為後殿納哈出余衆之驚潰者始皆逃竄及
聞大軍旋以前之驚潰降衆四萬余人俱以南行
甚憾之乃設伏於道傍候大軍過即出邀之英等
後至伏發英卒為虜所乘衆寡不敵英馬夏暗遂
見執遂於高麗英絕食不言因自剖腹而死是帝
聞之驚悼振歎即追封為金山侯謚忠哀遣使諭
馮勝於軍中令處分納哈出降衆于大寧遼東以
便屯種畜牧

馮勝奏捷至 帝遣使賫勅諭之曰劉鎮撫至備
言軍中事納哈入營大事已定駐在處得其宜其

本將省率令各原照地方居住順水草以便於牧擇
膏腴之地以便屯種如此北來朝河川天寧全
寧口南口北舊居之人立成衛分與漢軍雜處若
潘陽崖頭關山願居者亦許與遼東軍泰住使便
耕牧務令人心安樂不致失所將卒之數其實以
間朕將犒勞之常茂驚潰虜衆即令人械赴京師
禁無待驗者不許乘驛

凡公侯駙馬伯出使共儀從及詣藩府使人無符
驗者不得擅乘驛傳船馬後以在外諸司不守成
法泛濫給驛定公差人員除應給外其余尋常事
務及各王府札即往來並不許馳驛有擅付及假
以軍情為由馳傳者處死

中行養政之老

帝語札部誠尚書李元吉曰尚書所以教敬事長
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
之礼未尚廢是以人興於孝悌風俗淳厚治道隆
平最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
上鄉黨稱善貧無產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
斤九十以上者歲加帛一匹綿一斤若有田產能
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

十以上者賜爵壯士八十以上者賜爵里士咸許
尅帶優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
之

和州衛指揮僉事李肆平無嗣義僧保徽結爲民
秋七月丁酉納哈出所部營王失利八禿等復來降
大將軍勝道王弼迎失利八禿家屬于信州虜騎來
襲弼亡馬二百匹

先是納哈出既降失利八禿等次師與納哈出相
達信音不通以致在道相失至是與雲安王璽吉
兄的郡王雙奇失理和尚國公等復來降勝道定

還侯王弼發定遠詣衛官軍往迎降將家屬於信
州道爲胡虜所襲亡馬七百餘匹佑州納哈出所
亡一禿河也 正按信州本越喜故城勅海曾置
爲懷遠府地都朝鮮契丹純和中和置爲州以其隸
黃龍府都司署司信州原轄武昌定武二縣武昌
本懷福縣地契丹折平州提轄司及約山縣千戶
以隸之定武本約山縣折平州提轄司乳水縣以
隸黃龍府今之福餘衛也

遣使勅諭大將軍馮勝示以撫綏降虜追從徐達當
遇春

勅曰近捷書至喜動神人朝野歡慶自古漢胡相
攻至元末已極天華元運朕命中山武寧王開平
忠武王據之塞外遠者數千里通者數百里二王
既往餘虜常爲邊患由是命爾等帥馬步七駐大
寧審勢進討今得所奏即有征無戰非爾等誠格
于天忠義服人何若是之易耶然自古至今凡爲
將功成名遂千古不磨者不過數人蓋推堅撫順
之際機奇而仁布庭之有道故也今納哈出心悅
來歸當撫綏以誠務安其衆毋致驚擾胡虜生討
畜牧是賴猶漢人資以樹藝也若以有侵漁則衆
心生怨易變難安不可不慎前二王功名成遂由
嚴銳令軍中不苟取於來降以致偃兵華夏功烈
昭於後世今二王既往爾等能靖虜庭成此奇勲
則可以追蹤二王同垂不朽豈不偉歟

府軍右衛指揮僉事方清來朝以其子文襲廣州後
衛僉事

清以戰功累官至建寧左衛世襲千戶致仕陞府
軍右衛僉事調之汀州是年秋文襲千戶有旨統
養子所會文以事去官之雲南清因來朝其妻厭
故非以貪墨帝慨然命都督府取致之未幾清引

見其子 帝曰爾以何事之雲南乎方丈對曰以
粮斛事帝即省之顧清憫其老謂還若職乎兵部
奏清致事汎官指揮非世襲帝復謂是子才當
襲父官越三曰被命陞廣州後衛指揮食事
帝謂清曰爾其挈家來京師爾雖致事尚堪從駕
不必與文俱之東廣也賜欵五十錠為取家舟中
之費潮至孝至正辛巳母病劇清甫十歲封右股
為療以進而愈母再壽十一年甲午父病復封左
股以食人皆以為難

罷周太公昭烈武成王廟號

札却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事用武事仍祀太公
建昭烈武成王廟 帝曰太公周之臣封為諸侯
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
已至於建武事用武事是折之為二途雖天下無
全才然三代以上士之本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
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
太公之膺揚而授冊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
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此於後世武事專誦翰
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闢粗豆拘於一藝之偏
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事立廟李是無謂也太

公之祀宜從帝王廟定命章去王號罷其舊廟
辛丑遣使勅諭馮勝令以藍玉郭英還駐大軍復落
趙庸湖海左右恭將之銜

勅曰七月二十日命指揮李煥齎制書至軍中合
右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左叅政定侯郭英暨公侯
烈將率大軍還駐大軍大將軍與額國公傅友德
等分拆新附軍為候明年春聽調非征繼開新附
軍為處置已定爾仍舊蒞事速還前二十日所發
制書其叅將南雄侯趙庸右叅將東川侯胡海
並落叅將止充戰將在軍聽調訥哈出部兵之降
悉驅入山海關各城屯住其部曲有悔欲謀叛去
者雖昔語不通胡海揣知其情狀議法約束終不
能騷動馮勝又命沐春以兵護送訥哈出入朝
城太事郭英藍玉調王祥等軍守禦

臣按大率在饒樂河水之陽溫榆河水之非乃古
奚王牙帳之地契丹主隆緒始築其城實以漢戶
為中京大定府內統十州九縣蓋契丹有五京以
平壤為東宮遼陽府大同為西京雲中府大吳為
南京析津府今之京師也天祥別魯王山之下蕭
勿為上京府潢府今之奴見于都指揮使司之地

也以大定在四京之中故號中京其地幅員千里
多大山深谷其山則有七金馬孟雙山松山兔聲
木葉神仙九宮嶺石子嶺龍山大石崖其河則有
饒樂溫榆士河琵琶川灤河撒河其馬孟山六十
里山之南非千里東西八百崇隆遙遙連旦昌平
州之西山臣開自府城西南行二十里至通天館
自通天館又行八十里富峪館我前即富峪之地
砌築一城自富峪又行七十里浙浙近山至石子
嶺由石子嶺經鐵漿館自鐵漿館又行九十里通順
嶺嶺經鹿兒峽館自鹿兒峽又行八十里至牛山
館又西北行將次五十里至打造都落又行七十
里至松亭嶺嶺甚峻險自松亭經柳河館又行七
十里至芹萊嶺經雲頂嶺及黑斗嶺過馬灤河河
之東乃是灤州也自馬灤河至如來館自如來館
又行四十里至偏槍嶺又過鵬巢嶺乃至新館自
新館又行八十里過思鄉嶺盤道數層乃至德
勝嶺又行兩傍峻崖之中其路僅容車軌乃至古
非口自古非口直順行至我京師蓋自古非口
至大寧城僅陸百伍拾壹里耳大寧館內又有長
泊周圍二百里大寧泊周圍三百里小寧泊周圍

百里地在四京之中地方險固宛然天成其山高
而長水潤而聚雄才機智之士多產其我聞朝
會建都擇使司開列五衛設大寧和衆富庶金京
惠河武平龍山七縣復封寧王以鎮之京師增重
北虜寒心然以臣度之千里提封守禦鎮撫止有
五衛七縣未若契丹處指之周密也何以言之契
丹於城之內外置大定長安勸農富庶升平大定
歸化神水金源九縣又置恩州懷德軍軍猶今之
衛也軍統恩和一縣惠州惠和軍軍城置在兔窮
山之下統惠和一縣高州武安利州置三觀察猶
今之分巡也高州管內有半頂山樂河勝榮州統
三韓一縣武安在木葉山之下統沃野一縣州利
管內有琵琶山統阜俗一縣榆州高平軍下刺史
統和衆亦和二縣澤州廣濟軍下刺史本漢上根
縣地州有陷河銀治而寶藏興仲山九宮嶺石子
嶺灤河撒河咸在境內州統神山一縣縣在山之
東北深河又漢徐無縣之地也其州又有松亭關
北安州興化軍上刺史統利民一縣澤州廣潤軍
本龍山縣之地龍山又漢交黎縣之地也松江州
安勝安軍下刺史地有松山州領松江一縣地遠

松漢商賈會衝而百貨萃焉蓋於大事之內外已分九縣其境之四面則置十州兼統十縣其中京留守司吾比以吾之都司夫以契丹之守大事內外十州一十九縣縣以撫民軍以禦侮總其事于留守庶其弊於觀察地方爭靜瑜二百年我朝日後克復克其地尚當即是潤澤況大寧長泊乏水求出黃龍府入鴨子河便為混同江黃龍府今之福餘衛也地產良馬方二千余里混同江鴨子河二水之間有賓州懷化軍軍隸黃龍府黃龍府石為扶余契丹太祖平渤海城遷至於此而死厲有黃龍見故以為名府領五州三縣黃龍縣本長平縣併富利佐暮肅慎三地方以置遼民縣本求寧縣併豐水扶羅三地方以置永平縣並州觀察統靜遠一縣定遠州懷義軍刺史威州武寧軍刺史雍州刺史祥州瑞聖軍節度統懷德一縣兵隸黃龍府於戲泰寧福余系類三衛夷人據地自大事直至遼陽比及永昌延州遠北奴兒干急熱相撲頻頻晚唐河北三鎮甚為京師腹心之疾遼水門庭之寇若其地方之所屬軍州節度縣治之沿革天下有志之士則未詳已是以臣悉考而備述

之
封致湖廣右布政使事何真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
賜以語券曰古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擅聲教而沒斯民朝興暮泯按跡於世終不知能時務而識天道尚驅民以膺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爾何真卒嶺南諸州壯士保境全民鄰敵不敢窺其際嶺南之民莫不於爾仰賴洪武初朕命將四征所在雖有降者非義換宮境則未肯附爾其間八蠻負固罔珣驅民海上禍及群生亦不量力真獨心悅誠服以鎮南諸州具表入朝非識時務者乎常在朕心未及崇報今特封爾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世世以報推識之心尚益加恭慎以保祿佑延于永久爾其敬哉
壬子遣使勅諭左副將軍額圖公傳友德右副將軍永昌後藍玉左恭將定遠侯王弼右恭將武定侯郭英安輯降虜以肅後功
勅曰古之右將為國家効忠惟思彰君之德故能推堅撫順無所不克勲名流于千載耿耿而不磨

在我朝若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嘗以推師平華
夏之亂未嘗貪財好殺行一不仁之事所以功成
名遂終身無疵近以沙漠未靖命爾等率天下
之師且伐且征師至金山之北適與虜遇雖進馬來
歸意者往來延緩為計右副將軍藍玉事雖輕
舉然破彼深謀幸爾成功何期大將軍馮勝專為
己師不能撫輯降虜而乃播惡胡中古之名將所
為果如是乎且如戮士卒懸於隊官之頭以戒貪
暴號令明矣而將軍乃竊虜騎為數不少又娶虜
有喪之女使人志哀成配大夫人倫以此來者不
安附者生恨此果將軍效忠平為己私乎旋師之
際部署降虜而南又不如法調遣致死獲美人馬
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軍軍卒
遂成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
以將軍嘗有戰伐之功姑容自新若欲贖罪當改
行易慮推誠于上下使已降者慕化庶可保全以
后後功不然固執貪心歸即有憾矣勅至驛使各
體夷人之數依其地方而均派之候設官統理庶
其宜往來之人言者固多舉其大槩於將軍亦
報哉

丙辰遣使詔諭來降黠靼
勅曰孫都督至京言納哈出與大小官員俱南來
未審入邊民鎮否已勅所司脩行安款且聞爾等
將人口頭匹而來遠涉道途甚為艱辛朕初命遠
陽海州復州蓋州金州崖頭大寧舊省口初之人
各照原所居住不意文書到邊總兵官將爾等行
徑趕遠若已入邊民鎮可留留暫住若未及口到
瑞州關山左右朕見官運布二十七萬足給賜爾
等且此後開領軍輪損壞亦從彼修理云不一
言者不求遠不督費者不乞寧爾等惟暫若此
後求得安樂矣
八月庚午遣使勅諭大將軍馮勝令其追踵徐達常
通春及歸所奪虜馬貨財
勅曰朕昔命將不過正副二人耳中山武寧王開
平忠武王常為正副率師出入戡定禍亂以靖四
海果能建立大功載諸史冊名垂不朽祿延後嗣
與國同休二人既沒凡命出師必增人為副意代
其任者皆有愧於前人爾等位居列侯恭將不以
名爵為重乃奪人之乘馬嗚呼此虜來歸以勢度
之如流超下人人奪其馬覩其財是隄防其流而

後決之也於國有損於已有汚大夫志於功名
采者此哉勅至宜遷儒生識道理者釋之如果有
此耶即以歸其人毋使悉聲播於虜中則自然無
愧朕以二王既往望爾等可托聞外之事今所聞
若此果何以副朕之託哉雖自今宜洗心滌慮以
保功勳勿孤朕所望也

以張溫謝成高率兵還討納哈出余衆復命降將
帖木兒揭榜招諭之

帝命溫成以前軍都督高率兵追討納哈出驚
潰余衆邀擊獲英者又慮大軍所至虜又驚竄乃

復命帖木兒等賫榜抵所在揭示之虜若來降則
可以不煩兵力故有是命

召普國公李景隆等還京師留傅友德提調大寧等
處軍馬

遣使諭大將軍馮勝左副將軍友德右副將軍藍
玉左恭將王弼右恭將郭英等曹國公李景隆中
國公鄭鎮及唐勝宗趙庸胡海吳高周武薛顯鄭
遇春曾大張纘謝成張龍懷速失曹吳鶴慶張
翼六安侯王威俱還京師宋國公馮勝候以各軍
校分隸各衛親衛總兵印赴京留友德藍玉王弼

郭英提大寧遼東等處軍馬

癸丑鄭國公常茂至京師詔收馮勝大將軍印以藍
玉代總其兵

勝械常茂至京師引赴闕茂其陳所以降納哈出
之故 帝曰如爾所言勝亦不得無罪命赦其總
兵印綬召勝還朝以求昌奏藍玉行總兵官事茂
勝女婿也勝每以衆軍中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
語勝復卿之以法及降納哈出而虜衆驚潰勝
欲自辭故歸咎於茂茂忿不平因盡發其不法事
情

詔七種雲南尋甸之地以候征討

詔景川侯曹震及四川都指揮使司選精兵二萬
五千人給軍器農具即雲南尋甸之地七種以候

後日調發征討

丁丑大將軍馮勝送故元降將官屬馬足上表稱
賀

勝等以納哈出所部官屬將校三千余人馬二百
九十余匹金銀銅印一百顆金銀虎符及牌面
一百二十五事五九人國公驛驛四人大尉國金
印行省丞相司徒平章十二右丞三十一叅政知

院三十二各院使同知摺副八十一倉院院判一
百二十八院副使倉事一百九十萬戶千戶路
府州總管同知等官九百二十七尚書叅議二丞
旨學士十文學司馬七太卿司卿少卿十八元帥
府倉事三郎中員外十五王府官六蒙古宗人衛
副使一客省大使二十六廣訪司使副叅運司使
副六帥府使二治書安撫司農各一大少監理問
斷事部郎中主事兵馬指揮衛鎮撫使司使副
經歷都事太醫院官及州縣等官二百二十一將
校一千四百余人送至京師上表賀曰三苗逆命
大禹有祖征之師殛桀擾陵宣王有北伐之舉屬
妖氛之洗掃致醜虜之來歸喜溢臣民歡騰遠邇
臣勝等切惟故元丞相納哈出以經表之遺孽亡
國之賊俘負天地生全之恩懷虎狼貪殘之性戕
戮我信使寇竊我邊陲上違逆於天心下阻遏乎
聲教除殘去暴爰吳閭罪之師兵帥臨戎繆受總
師之寄將佐効忠而致力士卒奮勇以爭先軍威
遠震於虜庭義氣橫乎瀚海其有不戰之勝敵
無交刃之虞其納哈出即詣軍門納款輸誠
革心向化其餘軍民人等咸加撫諭各遂生全

同沾化育之恩永絕腥羶之穢是皆皇帝陛下
神謀運於密宥睿知發乎機知故能豫州於萬全
是以收功於莫測臣等仰遵成算祗奉天威獲大
馬之驅馳以盡涓埃之報答萬方胥慶觀日月之
光華幸土歸心樂乾坤之覆載
九月戊寅朔詣封納哈出為海西侯賜一品服汪五
十八為河州衛指揮使司倉事
是日納哈出及諸王哥列國公親童汪五十八故
官帖木兒等人見帝撫慰納哈出等甚至賜納
哈一品服封海西侯詣曰自古哲人明去就之機
者必仰觀天道俯察人事審勢定謀知天命之不
可違事機之不可失乃決去就焉所以事無輕奉
動獲萬全由是享富貴於悠久延祿位於無
窮也以其所見者明所察者精也朕荷天命統
一華夏於今二十年矣海內海外九夷八蠻莫不
革心向化惟故元播遷塞外日就漸盡納哈出知
天命之有在一心奉天相率來歸生全多命今特
命爾為推誠輔運欽承効力輔臣柱國海西侯食
祿二千石及爾子孫後世以報推誠之義爾其殫
厥心固初志與國同休敬哉毋怠詰五十八日古

之人有能順天之道不驅兵以應鋒鏑而保衆者
不惟名顯當時抑且福延後嗣朕親戴籍豈一二人
爾五十八自元運告終屯于沙漠最者命將巡
邊師臨朝海爾知天命有歸兵不血刃中心誠服
而來朕甚嘉焉今特授爾明威將軍食河州衛指
揮使司僉事俾享天祿爾其敬慎厥職益堅來附
之誠則神人鑒悅身家永昌矣敬哉毋怠五十八
後從傳額公征克阿者夫寧八克從李曹光征克
打卑番又從征文縣上下山坂曾遣往收馬山後
番番民爭出焉以應其所部官悉賜衣服冠帶有
差第其高下授以指揮千戶百戶汪五十八爲河州
指揮僉事俾各食其祿有不任事者分隸雲南兩
廣福建各都司以處之臣按元臣如納哈出康茂
才左君弼李思齊郭雲任亮皆爲元致難於我
常情所不堪者也我聖祖虛心下氣至再至三至
四至五柔恤而馴之卒致變離成忠舍逆從正臣
常親之矣蓋聖祖嘗致擒虎之說其所以柔服
兇獷乃網虎存之意也其說有曰虎性殘生以肉
爲命擊搏之性生而烹之者非異也人云虎猛觀
其所以未爲猛也乃理性之使然食肉而生故搏

而無已所以見獸則是食矣急起而搏暮不少遲
心無畏懼所以人云猛獸今是獸非猛也乃無知
耳且當未怒未悅之時徐步平原其落魄之勢以
巨北則卷縮不似以形技之如貓無異若食飽
而悅跳躍之狀何如貓之一也或雄或雌若呼群
喚對則吻張而牙露腰伸而尾舒聲震山澤時乃
風生草偃獸爲之駭若有時而倦當谷如眠非獸不
近彼亦不可近人當出入於崇山峻嶺食羣鹿
啖狐兔是其宜也何期近城郭村店逢人而搏食
之有知者避之然妨民生理甚爲民害時壯士聞
之湧強弓快勁弩持戈伏矛調網罟而扣弦將行
而捕虎時有智將笑而謂曰一虎在山用心如是
忽師村野將如之何虎雖猛而無知以矢得之則
班斃之皮無用矣若以智得之可以除害金物也
即時張網重圍鼓噪而進振金而前虎雖無知亦
徐行而他往不時而虎投網矣遂得生擒於戲若
以有知而力聞無知若似強而闖強其損非彼則
此可不戒哉臣謂納哈出嘗寇邊境前後殺我官
軍八千人是虎之近城郭逢人搏食之義也以馮勝
次師大寧進踰金山是張網重圍鳴鼓振金之

說也納哈出進屯一迷河是虎徐行他往之意不時
提綱即納哈出以官屬軍士來降而得穴皮之
云

命傅友德勒兵于大寧尋徵還朝以耿忠拆政虜
副將軍

詔友德編集新阿軍士且令簡練精銳於大寧也
駐以防北虜寇秋復以左軍都督僉事耿忠拆政
虜將軍事徵友德還朝

詔增河間永平遵化大寧等處水馬驛

時北平布政司請自河間景州至永平撫事縣

馬驛二十二吳橋至通州水驛各宜馬匹船時總兵

官藍玉亦上言自遵化至喜峯口東滦陽口外富

峪寬河治山會州新城大寧等處宜增馬驛以備

邊報語皆從之

癸巳永城侯薛顥卒於軍追封為永國公謚桓襄

顥蕭縣人辛卯歲顥州兵起顥與同郡人裴徐州

推顥為元帥尋克泗州君用死以泗州來歸授親

軍指揮屢從征戰有功封永城侯以罪謫居海南

久之召還十四年征安子山擒元帥平章何左丞

及是從征納哈出徵還次于山海關病卒次月

遣使迎祭於徐州勅有司塋於陰山追封永
國公謚桓襄卒後之二年以嘗附胡惟庸陳寧素
發為有司所論處以死罪不之寃

乙未高麗安南真臘來賀天壽聖節

是日值聖節帝御奉天殿受朝賀賜宴群臣於

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東宮官於文華殿是日太

師李善長等進文綺九十五疋海西侯納哈出進

馬三疋高麗王遣門下評理契長壽密耳副使尹

純等貢金雙臺盞金盃金銀鐘二銀鑪一玳瑁筆

十黃白異布六十安南王陳煒遣使進馬三十

匹真臘王亦列寶昆耶甘若者遣使進象及方物

賜高麗真臘安南等處使臣文綺衣鈔有差

丁酉安置鄭國公常茂于廣西之龍州

茂坐前驚潰虜衆罪當誅帝念其父開平忠

武之功釋之特置于龍州諭四年卒於貶所

郭美以兵追擒納哈出余虜引還大寧復擊破故元

故將詹同之師

英追擒納哈出驚潰未降金黨引還向大寧王

保保第詹同卒師來戰合戰良久英被創箭傷

左右脇英陽呼虜傷吾甲於是軍士又益力奮戰績

數十合奮同敗潰乃引余騎遁去

加前致仕兵部尚書單安仁階資善大夫

初安仁以兵部尚書致仕秩正三品及罷中書陞

六部乃秩正二品是安仁年已八十有五 帝念

其熟舊故加轉官階誥曰昔聖王之興必有鄉德

故舊宣力協謀故能輔成大業康阜兆民以享

隆平之福而垂令名於無窮也朕昔起自涖右爾

單安仁以鄉里之舊自揚州率衆來歸歷任中外

綽有聲譽朕念爾年登七特俾佚老孖家惟爾

必存帝室食息不忘每遇歲時扶老起覲朕感相

從之舊特陞爾為資善大夫仍兵部尚書致仕爾

其服慈龍命以副朕懷初安仁為元樞密院判官

從鎮南王孖羅普化守揚州王為長鎗軍所逐故

來歸累官工部尚書轉兵部十二月卒遣札部主

事蓋霖致祭

丁未以藍玉為征虜大將軍唐勝宗郭英為左右副

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洛為左右叅將

帝遣指揮趙隆齋詔命玉等為將軍叅將仍勅之

曰此者出師徃征北虜納哈出悉衆來歸金山等

處以此可以無虜皆卿等克用朕命建此茂勲然

胡虜余孽未盡殄滅終為邊患宜固天時率師

進討曩諭充取之撓尚服其言藍勵士卒奮揚威

武期以成功肅靖沙漠在北一舉卿等其勉之

命耿炳文率陝西諸衛官士城西安

炳文始於十九引兵下西寧收集散亡士卒設衛

治五領所後又以破伯之虞添設一所共六所

所管地方廣七百里六百里東抵莊浪西達番

部南界黃河北至大通萬三環抱三峽重圍紅崖

峙其左清海瀾其乃古湟中之地

冬十月戊申朔享大廟

封朱壽為細糧侯張赫為航海侯

後軍都督僉事朱壽石軍都督僉事張赫俱封

為侯誥曰咨爾朱壽從朕開國多著勲勞今已年

高屢涉風濤之險服勤漕運以給遠海之軍既懋厥

功必加崇報今特封爾壽為開國輔順推誠宣力武

臣柱國細糧侯食祿二千石延子子孫世襲封爵

用報爾功爾其敬哉赫誥文與壽同赫嘗為福建

都司於八年六月內嘗統哨船入泉州府晉江

縣牛輿大洋窮追倭賊直至玳瑁大洋擊獲倭船

擒賊一十八人已未之歲帝以遼東漕運甚艱軍

食後期後命赫督運厝庚申辛酉歲各一行壬戌歲討捕東嶽山魁賜書獎諭仍督海運歷癸亥甲子乙丑丁卯數歲冒險履危艱勞備至及是召封為侯

建歷代忠臣廟成命有司以四五月及歲除祭功臣日致祭

先是漢株陵尉蔣忠烈侯晉成陽十忠直公唐劉忠肅王宋濟陽曹武惠王皆歷代崇祀及元衛忠肅公福壽等亦嘗立祠以祀帝以其祠湮廢閭巷宇屋卑陋弗稱神居詔徙建於鷄鳴山之陽至

是廟成命應天府以每歲四五月及歲除祭功臣日致歲以為常

遣使賜賞北番來降

辛未來城來率遣封永國公謹揮義

薛顯遣使即軍中賞傳友德所統北番來降將校及卒凡四萬六百余人布九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疋

壬子以顏擒為溧陽丞

擒顏子五十八代孫

遣使抗湖等府市民富實者出貨市馬充驛馬戶

命兵部遣人籍抗湖嚴衢金華紹興寧波及直隸徽州等府市民之富貴者出貨市馬充鳳陽宿州河南鄭州驛馬

以江西公田米賜給張赫朱壽納哈出以為常祿人各二千石

丁卯命吏部選南方教官有李行者分教北方

帝念北方李無名師生徒發李即命吏部選南方李官之有李行者教之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雜泛差役

戊辰追封中山武王徐達妻謝氏為夫人

庚午大將軍藍玉奏請緩師進討詔可其奏玉遂引還薊州

藍玉奏言方今天氣尚寒胡人款跡大軍久處塞上徒費饋餉今量留人馬或屯大寧會州等處大軍分回薊州近城屯駐候有違報然後進軍詔許之玉遂分軍引還薊州

降營陽侯楊通為晉安衛指揮使

坐領鞭韁官軍往戍雲南多繼其道亡也

朱國公馮勝還京師命就第鳳陽奉朝請

十有一月壬午以陳垣華昇總制雲南請軍屯種

于定邊姚安畢節等衛以候農隙進征

癸未大將軍藍玉遣人送所獲元俘于京師

計將士一千九百餘人并元主所授宣勅金銀銅牌

戊子以河南府儒學訓導葛鈞為翰林侍講學士
辰詔大將軍藍玉發軍校護送海西侯納哈出及尚書塔下歹等妻子赴京

甲午大將軍藍玉奏請進師伐故元丞相哈剌章乃兒不花于和林

藍玉奏言得降人脫脫等言哈剌章乃兒不花等

引師輔元主遁入和林乞進兵勦滅許之

辛丑命禮部立故肇昌侯郭子丹求城侯薛顯安陸侯吳復墓碑復命翰林制文刻石

張龍追捕反叛達軍於重慶取之

十月二月壬子遣馮誠諭陳桓昇昇率湖廣都司諸軍次普安分屯曲靖越州復命雲南布政司以銀二十萬給府縣糴糧備用
晉府長史杜彥良卒

彥良寧波府慈谿人元卿貢進士為包山書院山長輔平路教授羅歸張士誠方國珍屢致札聘俱不就洪武六年大徵天下儒士浙江恭政徐本以

彥良薦待詔闕下奏對稱旨擢太子正字 帝嘗

出御詩示彥良即 帝前大聲琅誦左右驚愕承

旨詹同私戒之 帝見諭同曰儒者事君正當誠實自然無事矯飾已特給事中蔣學士七人講學

文華堂寵愛特甚多侍寵不事脩飭帝欲擇端重儒者以率勵之乃命彥良與孔克表為之師各賜銀三十兩俾將李奇執弟子禮帝嘗訪以治道柱

彥良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無以致治故為治在乎正心而正心之要在乎懲忿窒慾 帝喜其言又嘗從登內城帝

顧謂之曰朕此來好善惡惡如何柱彥良對曰惟

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實故孔子曰惟仁

者能好人能惡人 帝善其言書其語揭于便殿

極間七年值日長生有事於圓壇調臣撰祝文以

進內有序我二字或謂其不敬彥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成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

有此言者特儒者泥而不通耳 帝曰爾言是也嘗問同諸臺省審錄獄獄得以情系數十人十一年授晉王府右傳 帝親制誥文以賜之彥良以為輔相之職莫先於格心乃剖心竭以獻于王十

三年罷傳相改長史司長史十五年還京師進太
平十二策言皆剴切帝嘉納之十八年以疾賜
歸鄉里至是卒

前軍都督僉事周顯卒追封英山侯謚褒武

顯自廣洋衛指揮使累遷都督僉事至是卒追
封為侯謚褒武

覈實兩浙田土及稅陝西沿邊七租

帝以兩浙富民多畏避差役說寄田產乃令戶部
覈實遣監生往為丈量盡圖編號悉書生名為
魚鱗冊冊以進用備查考又令陝西七軍五十抽

一稅賑民田例田五百畝者一歲納五十石緣邊
七田每歲收穀種外其餘所剩之糧以十分之二

上倉

明顯周嚴攻克陸摩白照水腦洞賊斬殺一百人
卒未却還卒城驛戶所進學生馬足

河間府阜城驛以孳牲馬足未進

帝曰馬戶應役惟仰給於馬然芻蕘之給其實不
輕故嘗命兵部榜諭凡驛馬孳聽命民畜責令
後有未進者豈朕言不信於民耶無乃有司奉行
之不至也其即還之

王

已卯以曹國公李景隆等調留守衛諸軍防護來
降韃兵及以韃兵分據濟南等衛

遣景隆王弼張翼往中都留守司及徐邳等衛調
官軍防護漢北新附韃軍之南來者又命永平侯
謝成往魯府率護衛士馬送韃軍分據濟南濟寧
等衛軍伍錯若

起故銅陵主簿徐全教駙馬都尉胡觀

垢字宗實東海鄭人壬戌年應聘有司以礼敦
遣赴闕教奏剴切灼中時宜帝喜得人教銓曹任

司風紀垢以草茅愚賤懇辭除銅陵簿復請歸迎
母就養作旨謫輸淮陰驛即邑教官聞其名爭

出迎除館延致為賓會選駙馬都尉胡觀在選
帝慮其失李為擇師而難其人遂命起垢比授

館法嚴如在抑塾時親受教惟謹既冠入府成礼

畢每當教授中使援他府例設駙馬于堂中北牖

下南向而置師席於西階上東面垢慨然曰師嚴

道尊然後民敬李豈以我一布衣而絀師道哉手

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為觀說書而明日又然垢乃

為書貽之責以三事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泣

下規謝執弟子之礼愈恭暑時執之習尚儒雅之風帝深喜之召見焚論再三觀東川侯海之子也尚帝第十一皇女永康公主

以八閩元士陳文輝為吏科給事中

文輝以經明行修奉使臣較其孝行第一榜曰八閩元士門生陳元震與焉北至原震見法律精叢功臣懷懼自効迂贅得旨回籍惟文輝以礼部請題應制首論十事對語英爽拜吏科給事中時欲修三礼以準六官文輝遂與牛諒府論礼書曰世升降而礼損益固當擇其所從如周公思兼

三王以成周礼孔子斟酌四代復從周制此能作能守者之迹也但周公之上所取皆三王純天德之制今日沿元弊驅腥陋以純隆古予以駕漢唐宋元於下風以成賜三王之事業者不世

幾會固在目前萬世公論復在身後雖然損益純中之道實難驟語天叙天秩之精實未泯滅此礼非可以偽貌飾情也天象民彝有感遂通群分類聚無行不與所以參三才之位經萬物之文罔聖賢通变宜民隨時制礼之柄然非能自為己因民有五倫之行而制為朝覲會同冠婚喪祭之用其

刑而下者具於器用服食之粗其刑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故必合隱顯然後能知是礼以範其身而修之家以及國與天下然後敢議是礼礼豈易言哉且上古始統如也下逮元末則駁矣治乱不同礼法亦異但天叙天秩之在人者不殊也開今欲精覈三礼以準六官獨追周治夫三礼者文章惟道之肆也雖其中有抵牾然其文博義皆觀之如入萬寶之市奇貨用物惟所欲之博而能約可以修身而教人矣中間涵掃應對惟與天道家同一說童蒙之習聖賢之歸範為一途能於此書會通而擇行之一代盛典可四三王矣然孔顏用四代礼樂戒視聽言動之非礼周公能兼三王在握髮饋以下士惟脩身下賢加勉敬為天下蒼生之福存也

戊辰春正月平緬叛師次于磨沙勒沐英進窮止討
破走之尋復來戰英擊斬賊首三萬級定邊遂安
平緬叛與思倫發結若于馬龍他甸之磨沙勒英
進窮止破斬其首一千五百級余衆奔走未幾平
緬人悉三十萬衆象百餘米寇定邊以報沙勒之
役英督湯昭等兵三萬擊之既而英賊對壘湯誠
以騎三萬挑戰賊驅萬衆象二十米拒誠一出
戰殺賊數百人而還英尋曰陣勢如此賊不定破

也明且賊驅衆數萬出宮仍以衆結陣以待衆皆
披甲背負戰樓若櫓櫓然狀人竹筒于兩傍置短
鎗於其中衆以標人英令士卒多置火銃巨砲神
機箭將士分作三行約象遠前行火銃箭俱發象
若未進第二行士卒繼之入未進第三行士卒繼
之銃聲不絕衆必驚走然後以大軍繼之及明日
即分士卒爲三隊馮誠領其前都督等正領其左
都指揮湯和領其右甲辰號令進捷者一級必盡
賞退血者一隊必盡戮將士皆奮勇而出陣既交
衆在前列前軍神機箭星流烟飛鼓砲交作銃聲

霹靂響震山谷衆皆驚奔英督諸軍大行鏖戰戈
甲長擊平緬兵大敗血流靡漉有晉利者身殞死
我軍少却英令速取統兵首帥之首而來左帥一
人遠見一卒拔刀飛騎而下其帥麾衆復進英督
戰益急賊陣遂大潰斬首三萬級俘獲萬人及象
四十七隻余衆皆被箭如蜚刺以死賊將刀斯郎
各中百矢殪象上余黨走死生還者什二三於是
定邊地方靜寧英振旅而還所過城邑爭獻牛酒
至雲南驅所獲俘囚於前鼓吹入城父老迎賀平
蠻者填道自是群蠻震懼歲時入貢不敢復叛思
發因兵敗悔追責部下引已之爲兵端者刀斯
郎等之未死者 臣按沐英多用火銃衝破平緬
然必繼以三行士卒然後象與人馬鈎走未足爲
奇也料其銃于神箭一發便了難以一再入葉物勢
不得不以士卒三行矣若用電掃雷凡多置小管
放子便放盡則黑烟塞道夜放一道金光聲響賊
斃強衆不可馮也制禦馬象臣有一法創爲鐵礮
輕便且簡象馬若至立見顛仆不惟可拖南蠻抑
且可制北虜

增鹽遺於太祀殿之丹坪

增壇建於太祀殿之丹墀臺石為臺東西相向為日月星辰四壇左大明祀日右夜明祀月左日星辰一壇次右曰星辰二壇以祀星辰又於內壇之內以次為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為五嶽五鎮四海四瀆每歲正月之吉天子躬祀

壬子詔州府知府王世安請舉曲江張九齡余靖祠祀許之

大將軍藍玉以故元降將信童送赴京師

韃靼軍姚曲里歹反於廣西以傳友德帥辰沅貴州普定衛軍討捕之

西平侯沐英雲南左布政使張統以吏目程本立守禦馬龍他即甸

馬龍他即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先時諸夷相煽為叛本立單馬深入蠻境為書開諭順逆利害蠻酋咸悅不為叛至是英與張統以雲南初靖余孽尚驕乃以本立統兵守禦馬龍他即甸本立因自誓曰吾當以死救此一方之民不避艱險山行野宿悉心撫諭羣蠻咸聽其命於是楚雄姚安大理鶴慶麗江永俱賴其惠民安其業軍得在伍本立字道源浙江崇德人丙辰歲以明經秀才舉擢奉

府典儀所引禮舍人召見奉天門賜馬匹精幣以之官在官五年以母憂去官庚申歲服闋聽銓補周府礼官丁卯歲從王朝京師被累謫為吏目及是用為守禦大署聲顯

二月長興侯耿炳文承制以陝西都指揮同知馬輝率陝西衛兵三萬三千戍雲南

陸榮堡成以勅諭陳桓業昇使防烏撒雷益出沒諸夷先是楊文以兵征克陸榮陳桓業昇以其地係雲夷要衝遂建立堡調軍守禦堡成具事由奏報

帝以勅諭之曰往者命李順李遂帥畢節等衛兵

扼芒部道路悉聽卿等調遣務乞成得宜相機而動若糧餉不繼可以陸榮芒部取給仍防烏撒雷益出沒之地常時遣人偵候尋獲遣人再諭桓業曰初命卿等往雲南為彼留粟不給故俾於陸榮權駐近得報知已於哈麻之地屯軍彼處糧餉艱難尤甚然糧已入土不可輕動若有警急即遣人馳報雲南西平侯沐英候秋收畢日乃徙至是桓等奏報云去年冬已率師至陸榮立堡今堡已成可率軍屯守詔可其奏

乙卯大將軍藍玉起送降胡塞婦一萬六十人至京

帥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銀一和二百三十錠
給賜之

調楊文征陸肇翼子卜落尾諸事

壬戌遣使勅諭大將軍藍玉等防虞掃虜

勅諭藍玉唐勝宗郭英曰今歲四月十五日夜月

食五月朔日食此天戒也不可不謹卿等統兵在

外宜嚴飭令肅部伍遠斥候以防不虞或有不利

毋自推沮須奮勇出奇以汛掃殘虜使朝廷無北

顧之憂豈唯黎庶之福卿等功名永垂竹帛

戊午帝王廟成詔定名臣從祀熙寧趙普元阿朮安

童俊進陳平馮異潘美

廟既成禮部具奏擬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

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

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

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傅

肅傅博爾赤老溫伯顏阿朮安童凡三十六人以

進帝曰古之君臣同德者始終一心載在史傳萬

世不泯若宋趙普負太祖為不忠不可從祀元臣

四傑宋黎華為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

祀宋黎華而罷安童既祀伯顏其阿朮亦不必祀

如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凜然善始終可從
廟祀其餘悉如禮所擬凡三十七人從祀帝王廟
庭

三月帝及侍臣論田子方貧賤得失得失之說

帝與侍臣觀史因論子方貧賤驕人之言因曰富

貴固不可以驕人貧賤者又豈可以驕人夫驕而

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

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

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亦有所激而云侍臣對曰

誠如

聖諭

己卯東莞伯何其卒

其嘗為淡水鹽場管勾後棄官居東莞之圓頭山

元末盜起集義兵保鄉里屢破劇賊王成陳仲玉

自惠州判官歷陞同知元帥又破邵宗愚累遷叅

政左丞廖永忠南征其即廣惠梅三州來附入朝

授江西叅政賜文綺羅綾絹各百匹白金千兩侍

膳內禁賜宴中書洪武三年遷山東叅政四年命

遷廣東收集舊將軍士還京復任山東九年致仕

朝朝望十四年命其及其子貴同往雲南規畫糧

餉開拓道路置立驛傳以候大軍進征及還陞山西左布政使十六真請以其子何貴泰侍東宮即除北城兵馬指揮復命真及其子貴遠廣東收集土兵一萬六百二十三人還朝拜貴明威將軍鎮南衛指揮僉事真之姪何潤何弼何敬皆拜官軍校授管軍百戶十八年遷浙江布政使十九年朝京調湖廣布政使二十年封東莞伯賜鈔萬貫復賜第京師以第六子宏為尚寶司丞至是真卒年六十七

以中國公鄧鎮定遠侯王弼等從藍玉北征復勅諭

玉乘機倍道進取

詔鄧鎮王弼趙庸胡海張翼周武曹興從藍玉北征遣賜賚勅諭玉等曰近者故元司徒門達等來降朕察其事情知虜心必惶惑衆無紀律度其勢不能持久卿等宜整飭士馬倍道並進直抵虜庭覆其巢穴其衆若降附撫慰南來毋失事機以孤

朕望

廷試禮部進士賜任亨泰盧原質進士及第以卓敬為給事中

中使遣進士分巡郡邑行監察御史事解縉為中

書庶吉士制貢士亨泰對策稱旨擢真狀元及第寧海桑洲人原質盧中之子也亦在廷對中擢真第三為探花有瑞安人卓敬亦登亨泰榜進士除給事中嘗進言曰諸王服飾尚有僭擬天子者此畔道也何以令天下帝笑而納之尋陞宗人經歷時將遣進士分巡郡邑廷議以為新進未經事宜令行監察御史事宜以久任御史一人與偕帝是其議皆厚賜而遣之是時解縉對策所論過高抑解縉第三甲時解縉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帝喜其一家三人同出仕授綸禮部主

事縉與金華皆庶吉士

張龍以兵勅捕江遠西紫江沙等寨苗蠻

元主脫古思帖木兒次于捕魚兒海大將軍藍玉帥師襲之王等帥師十五萬由大寧進至慶州聞元主在在捕魚兒海遂從間道哈剌哈等處兼程而進定遠侯王弼為前鋒大軍繼其後

夏四月己巳以故東莞伯何其之子榮襲爵

誥曰當元之季海內兵爭群雄割據不可勝數其間能識時務而審去就者能幾人哉爾何榮父東莞伯何其昔能集衆保有嶺南朕之平狄不勞師

朕即納其土地而全其人民可謂能識時務者矣
朕嘉其能賜之封爵近以高年令終朕念不忘今
特命爾榮襲封東莞伯爾其益勵忠誠毋墜先業
永保保位以傳後人欽哉

達軍紅粉等反

是時以來降達軍分處於河南湖廣四川者一時
影會俱反在湖廣者尤甚直犯荊州 湘王恐其
為害溪遣兵破之於虎渡口反於四川者則為張
隆所平反於河南者被河南都指揮使王德調兵
追至於延安府之麻街以計畫破殲之達賊善射
所過鄉村剽掠莫有能禦之者湘王聞之即曰是
賊猖獗不有挫之必大患於地方矣故遂遣兵進
討擊破賊黨於虎渡口尋亦擒滅

中書庶吉士解縉上封事極言時政闕失

初解縉上言畏民為畏天之本治心為治民之本
命不必數改數必改則民疑刑不疑太繁太繁則
民玩法司近有朋奸罔上倚法為奸二條下人難
措手矣 帝甚嘉之慮其與兵部尚書沈縉不合
改擢監察御史又轉吉士至是上封事大畧說
帝誠信有間用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時微有無及之

數劾 帝密加存養則臨事必能審詳又言律
以人倫為重乃有配合夫婦之條聽之於不義又
何取夫節義哉 帝好觀說苑韻府道德心經等
雜書縉因劾 帝上沂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閭閻
漁洛諸儒隨事別類以備勸戒奄寺宦官乞命公
卿子弟之賢者以代掃除之役 按解縉欲以公
卿子弟代宦官以供掃除此事難用也夫掖庭之
內非士人所可到必教內庭清明宦官無害若以
二十四監及長隨四百餘人時常入御統於家宰
則官府通為一體內外不致生奸縉又言大常非
倍樂可肆官他非人道所有可以禁絕釋老之壯
者可優為民經呪之妄謬者可付之火以絕欺誑
之弊治厠用方句神煞孤虛王相天道東南西北
之行與天德月德最甚不經但申攝植之時不用
建除之謬又當時以刑名輕重為能事問囚多奏
為熟旁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
偶聞 上有敕命則必改為執持凡是之人皆希
恩寵乞鑑照而黜退之時建園中士天下為君用
之法立朋黨奸惡之條監生進士多困州縣孝廉
人材舉歷年要難裡關系別歷員反者冠裳齊楚

與馬赫變賢者羞為等列庸人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籍廉潔受刑為歸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但訪勸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謠若能任用忠良勿任喜怒生殺則官得其人庶事辦集又申明旌善之亭徒為虛設呂氏鄉約鄭義門家範可以頒行天下時欲與師取實以神仙為徵應婚則言實出於卡和篆於李斯傳言在砌真偽莫能誕慢恍惚不足為稽臣按我聖祖嘗與宋濂論神仙有曰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

知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冊聲名振於後世此長生不死也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事易惑宋濂進曰陛下此言足祛千古之疑有方士獻道書則却之謂左右曰朕所用皆聖賢之道所需者治人之術將躋天下蒼生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則迂怪誕妄之士必爭來矣夫以聖祖初年高明不惑及是乃欲與師取實以神仙為徵應而反其前日之為若謂天資清高而學問之不充善端閃發而心養之無素則我聖祖無是也爰考其時劉基宋濂諸賢俱已退逝啟沃不聞

所冀有此太陽之才雲歟

繙又言茶稅有報菜絲有稅既賦所出之地又稅過之律又言各處田土高下肥瘠不均起糾輕重所別田域膏腴其稅反輕瘠鹵之田而稅反重可較有司及時修治整葺區開閭野民庶田土交易必有契券方所高下肥瘠并價直米稅明書契上各取兩頭畧無抑勒無所不均何有偏重所以偏者其弊或起於攢造黃冊之際蓋奸民計免賦役虛割數畝之地而重免數倍之賦其豪猾而貧者喜其直賈之輕忘其後日之患貧受忍倍倍

久而棄以致賦役殷羨併之族其賦甚輕貧難之家不免重役且又分俸詭寄不可方物此古今同弊治亂攸由也將幸斯弊若取原立契券因其銀兩多寡尋其由之疏饒斯脉路可尋巧弊立革田賦均平民有息肩時又設各處府縣巡司方手繙乃請課以方勢兼教民兵使習於農隙以防警急不測之患人請開設武舉以收英雄廣立鄉校以延俊義興復書院遺基學山舊業及貢士庄義由等事以養育士類作成才器時内外百司樞楚樞楚屬官甚於奴隸因勸

帝廟以節義非祀樂惡辭官誣告之刑勿用催科
小過止用蒲鞭示辱 縉又以當時六經殘闕禮
樂不備乞加刪改訪求大儒作樂書以惠萬世仍
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伯尹太
公周公契稷夷益傳說箕子於大學而孔子則自
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為先師以類曾子思孟子
配自閔而下各祭于其鄉閭里建梁叔純廟贈以
王爵以類路曾皙孔鯉配臣按解縉此論頗有所
見但未及精微伏羲以下臣固所當尊但不宜
祀于大學也後世諸儒有功於六經者皆得從祀
閔子諸賢新受聖人之教成德達才後世罕及但
使祭于鄉不已薄乎恭惟我

皇上於文華殿東之室撤去佛像乃尊義農黃
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製王服設位次奠而
祀之三皇曰皇師二帝曰帝師三王曰王師周公
曰先聖孔子曰先師儼然對越神會一堂另祀梁
叔純配以類路曾皙下及程朱諸儒之父率先以
祭禮情藉備微民心而協久遠 縉又言當作樂
書以惠後世而我

皇上偶未之及爾縉建斯言諒必有見但以一元

消長之常後天流行之妙五音輕清重濁之等蔡
西山黃鍾九寸之差及六樂所以用於該祭之神
果皆的確而無疑乎 縉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
規 尊祖合備七廟之制奉天殿不宜為違宴之
所文淵未備館閣之隆疏奏帝反覆諦觀嘉其識
正臣按縉言祀天尊祖宜復掃地備廟在聖祖不
暇施行我

皇上已皆肇肇分建園立方澤續創昭穆尊廟又
作成祖廟于尊廟之外以表萬世不遷更 廖崇
廟於都宮之左以避渠道五歲一禘以祀皇初祖

而奉

太祖以配以立春特享祖於本廟於夏秋冬舉行
時裕合享

太祖及至冬季仍舉大裕尊

太祖坐西面向 群聖昭穆列序其廖宗止修四

時之祀以避豐穰之嫌至猶至當惟明惟備

俞通洲引兵至迤北招降曲律達荷阿晚木寺

大將軍藍玉調通洲統府軍左衛等兵前哨至哈

剌章營招來本營并達官銀璫等金營人口馬駝

牛羊及擒殺獲叛達官同舍哈剌帖木兒等所獲

人口等物悉送軍門又偕都督何福卒師哨至曲律達荷招降平章阿脫木等獲人口馬駝以還

指揮使韓觀收捕慶遠府叛賊以為廣西

王弼率施文張王等兵擊破虜衆于哈刺哈松林林遂趨百眼井

平未定達侯王弼以將軍王帥師襲元主脫石恩帖

木兒于捕魚兒海右副將軍郭英手及其太慰蠻子元主北奔復次于地保奴及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

藍玉帥師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尚四十里哨不

見虜欲引師還王弼曰吾等受朝廷厚恩奉

聖上威德提十萬餘衆深入虜地今暑無所得遽

言班師恐軍虜一動誰可復止徒勞師旅將何以

侯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穴地而營毋令虜望見烟

火遂進師戊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

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藍玉以弼為前鋒整兵

前進望見虜營郭英欲候諸軍畢集乃以進簿部

將施文謂曰若待我集彼衆亦集矣英是其言令

諸軍少憩食馬御校與王弼諸軍卷甲倍道直趨

虜營虜始謂我軍之水草必不能深入俱不設備

為大風揚沙盡掩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

整軍馬既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慰蠻子率兵拒

戰郭英手刃之并軍士所殺數十人其衆潰散虜

主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慌忙來至相失烈門等

以數千騎遁去王率精騎追出十餘里不及而還

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子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

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

帖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間擒之又追獲吳王

朵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哥二千九百九十

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名得寶璽高書牌

白一百四十九宣勅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

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牛羊

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三頭車三十餘輛聚虜兵甲

焚之遣人奏捷師至捕魚兒海方病熱渴而山額

靈泉為之湧諸軍騰奮以為神助帝聞之班勅

寵金軍款勳象

祭酒望月有食之

陳桓率兵次于畢節

初詔桓等率師駐畢節桓等遂自永寧抵於畢節

度道里遠近夾道樹柵為營每營軍二萬刊其道

修林木榛莽有水田處分布耕種以爲久遠之計

且與沐西平相爲聲援畢節遂爲重鎮

大將軍藍玉帥師擊破故元丞相哈剌章兵獲其軍士駝馬石副將軍郭英獲追執咬咬司徒蒙家太尉奕古達兒十不達利

玉攻破哈剌章營獲其部下軍士一萬五千八百

三人馬駝四萬八千一百五十餘匹郭英獲往追

北追擒虜將咬咬司徒蒙家太尉奕古達兒十不

達利王子等四萬余人駝一萬五千匹牛羊輜重

無數而千戶趙彬又追擊乃兒不花于北海子之

曲龍海收獲嶮散達忽都平章曲剌兒司徒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甲申以胡海之子親爲駙馬都尉尚十一皇女永康

公主

乙酉五色雲見

五色雲見于天如繪如面學士劉三吾進曰雲物

之祥徵于始世舜之時形於歌詩宋之時以爲賢

人之符此寶聖德所致國家之美慶也

帝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

亦可弭焉夷其德維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

於此也

靖寧使葉昇引兵攻克陸肇白照水腦蠻賊擒斬數千人

甲午大將軍藍玉以平胡未至京師遣通政使茹常前望江縣主簿朱麟賁勅勞之稱其有衛青李靖之風

表曰覆載之間生民總總有主則安無主則亂天命有德歷世相承而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所以運有長短國有興衰此古今明鑒也欽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德合乾坤當元季海內失馭故天革

元命全付所有於陛下今二十年于茲矣近者

胡主遺孽倔強塞外不肯歸德陛下優命臣率

馬步十五萬與諸將併力追討臣等既踰大磧復

渡黑山如敵境而煙火不驚飲將士而水泉自湧

以四月十二日勅兵至捕魚兒直抵穹廬覆其巢

穴夷之衆悉來附降此皆陛下聖德神威被

於四表不費寸兵以收奇效臣等素無桀驁之才

過受閭外之寄仰肅神算幸底成功尚思宣布

皇仁輯安余衆邊庭無驚萬方仰國中之尊華夏

莫安兆姓享永平之福帝覽表畢顧謂侍臣曰

戎狄之禍中國其來久矣歷觀前代受其酷弊遭其困辱深有所耻今朔漢一清堂獨國家無北顧之憂實天下士民之福也羣臣頓首稱賀遂遣齎勅書勞王等曰周秦禦胡上策無聞漢唐征伐功多衛李及宋遭遼金之害將士疲於鋒鏑黎庶困於遺運以致終宋之世神器聚於夷狄之手腥羶之風汚濁九州遂使曩倫傲黷衣冠禮樂日陵夷朕用是奮起布衣拯生民於水火驅胡虜於沙漠與民更始已有年矣近聞虜聚衆復立王庭意旨不靖朕當耆年及今弗剪殆為後患於是命爾等

率十餘萬衆北征去年夏進騎至冷山之左爾玉親拘納哈出降今茲復能操甲冑驅馳草野衝冒風露穿地取飲禁火潛行越黑山而徃追蹙蹤而深入直抵穹廬胡主棄衆遠遁諸王駙馬六官后妃部落人民悉皆歸附雖漢之衛青唐之李靖何以過之今遣通政使茹常前望江王簿宋麟齋勅往勞悉朕至懷

以張龍修興龍鎮遠城池

遣使賜安南王陳日焜詔書羅足

日焜嗣安南王位 帝遣使賫詔書及鐵金紵綵

緣羅各五疋苧布一百疋以賜之詔書中大意欲日焜鑒前王之失戡矣安民以享爵土日焜感悅遣兵陪臣大忠大夫阮完等奉表請闕陳謝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奔和林城未至也達達見部族之知院捏怯來阻兵自固元亡

戊寅以民歲租給軍糧

帝諭趙勉及茹瑄曰朕思天下將校軍士月給俸糧舊取之倉庾今將民間歲租給與庶官無出納之勞民免耗損之患卿等為朕議之著為令

六月甲辰賜信國公湯和還鄉

諭曰天地之意將康兆民間生英才潛居草野當前代之季運命朕肇興爾何天遣署諸左右智慮過人衆者驅天下之兵由爾冒風霜而立五突寒暑以行師飢不期食渴不時飲受危於兩陣未決之時獲生於合變須臾之頃若此之勤若憂非一載月而成功也今天下大安爾亦年邁命歸鄉里嘗有以居今造府完挈家以往嗚呼三十年於茲視似尋常今忽言歸愀然歎歎不能自已由同患難於有年致如是之傷也且爾昔者之勤已著形於姓日之勞今為名福矣嗚呼功成名遂爾哉同

心丈夫至此垂名不朽矣今特賜白金四十錠黃
金六錠鈔三千貫彩段四十疋表裏爾其領之勅
賜夫人胡氏曰婦之道專內治之政而無妬忌勤
勞啓家夫婦同心若此者古有之之人少見惟朕一臣
湯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當天下大亂之時各挈
家避難度依豪傑所在如之獨爾信國夫人秉內
政以助和啓家信國立勲業於大庭今也功成名
遂攜長幼而歸故鄉嗚呼昔爾夫婦黑髮而來今
歸故鄉皆蒼顏皓首夫人淑德命婦如之者鮮矣
特賜助和之助啓家之勞賞白金二十錠黃金四

錠鈔五百貫綵段二十表裏夫人領之先是和以
春秋高思故鄉嘗進對 帝前乞骸骨歸諸侯皆
在京師見和之請亦次第以為言 帝嘉納之各
賜鈔五錠俾建第於鳳陽且謂和曰日本小夷屢
擾瀕海之民卿雖老強為朕行視其要地築城增
兵以固守備和奉 旨自閩浙並海之地築數十
城而歸至是新第成和率妻子陞辭故有是賜
乙巳西平侯沐英上言經制景東事宜
英上雲南前衛指揮張因功狀言使益之事先
是帝遣舍人潘旺諭英曰近嘗定疾陳恒領步騎

二十餘萬為爾援如欲增兵當遣後繼恒未及至
英恐後時失機乃令其子春先往赤水河觀軍實
而遣人來奏曰百夷負固恃險亦由雲南之人互
相扇誘今欲大舉殲滅之若於數萬兵中精選十
萬往取景東及達幹威達等景東地賊聞之必率衆來
援因迎擊之其勢必克但巢穴未傾須用再舉今
東川越羅把哲諸夷悍驕未服必須併力勦捕一
以資給糧餉一以警懾餘衆使賊聞之奸計自沮
仍以寬衍之地為禾歲屯田之計內地既定積議
大舉可也東川一部稍為強盛今罪狀已露尚恃

奸勇必用進兵頃可宣揚威德

辛酉安慶侯仇成有疾遣人賜以內醢復勞之璽書
書曰自朕創業已有九年惟鄉中外勤勞未嘗長
憚邇年以來海宇雖已寧謐而遐遠小夷尚有不
庭者以故累卿久鎮邊陲東西攻討恒無餘歲近
氛侵廓清朕將偃六師修文德以安黔黎卿雖年
高亦得華居美食共樂昇平忽聞感疾實朕懷
是用遣人存問嗚呼當四方征討之時挺戈萬里
櫛風沐雨何暇自恤疾之所生良由是也然今者
澤被生民功施社稷豈不酬大丈夫之志願哉爾

尚慎樂石節嗜欲永臻眉壽副朕至懷

東川蠻叛復以穎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沐英為左副將軍陳桓葉昇為左右叅將師討之

沐英奏東川諸蠻處烏山路結寨而叛其地重閑接嶺崖壁峭險上下三百餘里人跡阻絕乞進兵征討故有是命

秋七月庚辰遣人祭東莞伯何真

帝親為文有曰維洪武二十二年歲次戊辰七月癸酉朔初八庚辰 皇帝命鳴贊奉御吳阿嫩諭祭故東莞伯何真爾其俯伏聽命帝有諭焉當元

季海內兵爭群雄割據不可勝數其識時而知天命者幾何人哉爾真能輯衆保有嶺南當朕平定天下之秋不勞師旅則全地以來歸使一方之民得遂生全可謂識時務者矣朕嘉爾誠心錫以官爵今以年高善終于家朕甚悼焉雖然身居高位祿及子孫丈夫至此又何憾哉爾其有知服此諭祭北墓及遣官莅事

追贈故金山侯濮英為樂浪公謚忠襄

初英為納哈出部下驚潰之衆伏路邀擊破其兵三千遂執英虜衆以納哈出來降我 朝又元主

脫古思帖木兒屢召納哈出不往恐元主遷怒故以英執送於高麗其王諕之曰汝無故加兵吾境亦有說乎真曰我 聖上神文聖武撫有華夷一視同仁爾國叛服不常主上怒其欺肆不忍加兵數遣使諭意爾不奉若上旨故始命將聲討豈為無故爾能悔過效順庶幾轉禍為福王愛其驍勇徐曰吾欲用爾為將亦不失富貴何如真厲聲曰吾為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王怒欲兵之真罵曰汝若害吾吾主必滅爾國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

豈爾屈耶即剖心以示之而死王之初意止欲脅迫以觀其志不虞其必死也及死大惧遣人入朝謝罪併歸其從行兵士 帝曰濮英當危難秉義不屈志節可嘉可嘉追封為樂浪公諡曰丈夫生天地間知事君之大義立志愈堅故能臨難舍生取義名垂千載耿耿不磨爾都督濮英以果勇之資為國將臣昔命從征朔漢方觀成功何期失機誤中彼計然抗節盡忠凜然不可奪若斯之為古今有數耳嗚呼舍生就死立大節於當時忠義動天地芳名垂不朽英可謂烈丈夫矣朕嘉爾志

悼念不忘特越戾爵追封爾為樂浪公爾其有知
朕茲寵命諡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邁雄師
戍寅大將軍藍王送獲元俘于京師以元主次子地
保奴居于琉球

藍王遣人送元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
京師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
司給第宅廩膳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藍王私元
主妃事帝怒曰王無禮如此豈大將所為哉元
主妃聞之惶懼因而自盡保奴由是有怨言
帝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君主中國時有恩及民

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
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厚以資物
遣使送居琉球

辛巳江夏侯周德興以侯就第加賜黃金二百兩白
金二千餘兩及鈔錠文綺

陳桓葉昇引師進勦東川 安慶侯仇成卒追封皖
國公諡莊襄

賜誥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此古聖王之定制也
所以漢高王國悉侯諸將唐有天下偏封功臣而
褒賜之典歷代无重焉曩者元政不綱群雄角立

爾安慶侯仇成從朕渡江以來夙夜勤勞身先士
卒嘗能以弱制強以少克衆及彭蠡之戰又有巨
功是以朕遵古制用錫侯爵以報爾功有年于茲
矣今者以疾而逝朕甚感傷然爾為將臣而能善
始善終偉績崇名著在方冊可謂及於古人流芳
千載者矣朕昔與爾有誓生封侯死封公今特追
封為皖國公諡莊襄爾其有知朕此寵命賜葬鍾
山卒時年六十五

丙申旌表徽州府休寧縣民朱原卿妻李氏黃仲瑾
妻吳氏貞節

丁酉遣使勅諭傳及德母輕信群蠻及駐兵屯種

勅曰東川芒部夷種雖異而其始皆出於羅囉厥
後子孫蕃衍各立疆場乃吳其名曰東川烏撒烏
蒙芒部祿摩永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為
救援若唐閣羅鳳之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
諸境外稱歸順內實捏詐聚集兇獍誘伐唐將
不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幾二十萬皆將帥過
信無謀故也近稱東川諸蠻不叛者疏為循良固
未可逆詐然須預加防閑嚴整師旅使不得肆其
奸謀然後賊可破也又曰今各諸夷報送東川蠻

人恐此令既出蠻人詭謀亦由此生假將此筆名
為偵伺我軍當愈加嚴慎不可托以心腹蓋蠻夷
平日夫婦無倫亂如群犬雖父子不相保其言豈
可信哉今欲降伏之其地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
菁深遠其人與徠保無異大軍一至竄入林數猝
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糧待以歲月然後可圖也
辛丑海西戍納哈出卒于武昌舟中八月癸丑以其
子察罕襲封瀋陽戍

納哈出性嗜燒酒飲常過度當盛夏時每以冷水
沃身因此得疾帝命醫速之而除常戒其飲至
是從顯國公征雲南飲酒如初行至武昌戍復作
卒於舟中帝聞而憫之詔歸其柩於京師塋都
城南門外及是月癸丑十二日也命其子察罕襲
封瀋陽戍詔曰朕惟列爵建侯于孫世祿國之大
典非有勲勞者不得與焉爾察罕父納哈出昔為
元臣自元運告終退守金山幾二十載此者知天
道之莫違率衆來降朕嘉其能全一方之民特封
為海西戍同於功臣遇命從征百夷莫異其成功忠
逆中嬰疾而逃聞之惻然然父死于襲劫誓不忘
茲特改封爾察罕為欽承父業惟誠效力武昌柱

國瀋陽戍爾尚一乃心力上思朕所以待爾父之
誠下為爾父立國之功豈不神人共鑒而福祿悠
久者乎勉之切

楊文由來川征克百居寨

甲寅改降凌漢高鐸官及停其俸

監察御史柱蒲劾奏右都御史凌漢刑部左侍郎

高鐸遂左遷漢為刑部右侍郎鐸為左僉都御史

俱停其俸時漢鐸奉命往松江按事與錦衣衛千

戶戴德同署公牘故為柱所劾

顧成統平越等衛軍征乖西不輸賦役諸蠻及征普

安

特乖西不奉賦役松古谷旁金剛寺寨蠻成住征

之斬首三百六十級擒強賊九十人男女二百三

十馬牛致百俘征普安

丙寅大將軍藍玉遣都督徐司馬送獲故元諸王官

屬至京師丁卯玉等入朝宥其罪而賞其功加賜銀

鈔文綺復封孫格為金寧侯

征虜大將軍永昌戍藍玉遣徐司馬等送故元諸

王官屬至京丁卯玉等還朝上所佩將軍印綬

帝曰爾率將士北征其功最大然虜主妃未降不

能遇之以禮乃縱欲汚亂又嘗恃勞遣人入朝觀
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
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王頃首謝於是論功行
賞賜王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百疋唐勝
宗郭英白金各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十疋王弼
白金一千兩鈔八百錠文綺四十疋石叅將都督
孫恪白金五百兩鈔三百錠文綺十五疋徐司馬
等六人白金各四百兩鈔一百錠文綺八疋指揮
使蕭琦等白金各三百兩鈔一百五十錠文綺六
疋指揮同知陳鋪等一十八人白金各二百五十
兩鈔一百四十錠指揮僉事張敬等三十五人白
金各二百兩鈔一百三十錠文綺四疋千百戶鎮
撫王英等各賜白金文綺鈔錠有差另封孫恪為
金寧侯詰曰夫勲舊世祿之家而能終始無過建
功立名自古及今厥惟難哉爾孫恪父興祖開國
將臣四征強敵實有功於朕念不忘保爾常居左
右以觀厥成又數年復授爾職謹敬小心未嘗有
過近者又奉大將軍出師北征乃能奮勇克賊厥
功以顯爾可謂忠孝之臣矣嗚呼維世顯榮勲勞
無二既成世祿之功宜受無疆之福今特封爾為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金寧侯食祿二千
石以及子孫世世爾尚益加敬慎以保祿位傳于
永久欽哉

陳桓業昇引師渡牛欄金沙二江搜捕各山擒獲賊
千餘馬牛數百遂取遂烏路寨

以張玉為武畧將軍濟南衛副千戶

以其從征卜漁魚海子哈剌哈之地有功也

九月壬申朔航海度張赫以江陰等衛官軍八萬二千
餘人運糧還自遼東

封故梁浪公濮英子瑛為西涼侯

詰曰朕惟古者臣盡事君之心堅許國之志其或
臨於不測之難則不貪生而喪節寧殺身以成仁
故能垂名久遠澤及子孫爾濮瑛父英從征沙
漢臨身虜庭守義不屈雖有敗軍之罪能懷死節
之忠念其初心良可哀憫朕既加恤典茲特封爾
瑛為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臣柱國西涼侯食祿
二千五百石以及子孫世世爾尚思及父之艱難
以忠立志以礼律身永保祿位傳之後人爾其敬
哉

揚文征勒土官攝賽住寨烏路寨

越州土酋阿資及囉雅州營發來等叛以西平侯沐
英會征南將軍顏國公傳友德將兵討之

阿資者土官龍海之弟也越州古為古宗部元末
龍海居之部屬俱囉雅之種始王師征雲南沐
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遣人諭之龍海遂遣子入
朝詔以龍海為越州知州尋即為亂英以計擒之
徙居遼東至益州病死阿資繼其職益桀驁梗化
至是與發來等合兵為叛事聞故命英友德討之
甲子以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領兵分討東川
尋平之

先是八月壬寅荆沐英調都督審正丘廣會傳友
德討東川及是復以曹震葉昇領兵分討討獲叛
酋五千五百三十八人而楊文征克百居房蠻寨
及土官攝養住架烏路等處斬首無算友德又分
兵四討曲靖普安孟定曲麻馬乃諸地方所克叛
蠻州城積一十有九已降有二志者悉取而誅之
而顧成又征克扒古谷勞金劍二寨斬首三百四
十級擒九十人復會大軍平定普安成在雲貴之
間最著威名嘗於丙寅之歲十月獨以兵征克阿
里梗寨破斬賊首一百四十級生擒二十一人積

戰論功部將之內惟顧成功第一楊文次之

改建帝王廟于鷓鴣山之陽以崇山侯李新董其役
冬十月南安侯俞通源奏進雲南新附官民軍士田
糧馬牛之數

却指揮使司所屬官計一千三百一人軍六萬四
千二人馬三千五百四十五匹牛一萬二千九
百九十四頭田四十卷萬四千三十六畝糧三十
三萬六千七石布政使司所屬軍民九萬三千
七百四十戶糧七萬六千五百六十二石馬驛六
十七所馬九百九十三匹

沐英襲斬叛酋者滿實情俘其男子三千口牛羊糧
是陳桓葉昇征克把事大發追至乾海于殺獲人畜
乃旋師東川

十有一月乙丑頒武士訓誡錄

帝念將臣於古皆善惡興敗之事少所通曉特命
儒臣編集申鳴錫寬^{如志}金日碑張^{如志}璽鍾會尉遲敬
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回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為
善惡為一編釋以互解俾在武職者日就諳說使

知勸戒

丙寅以中山武寧王徐達子允恭襲封魏國公開平

忠武王常遇春子昇襲封鄭國公

誥允恭曰朕觀古昔名臣當創業垂統之時撫順
推誠勸勞開國及天下甫定享有爵祿愛及子孫
與國悠久若是者簡冊昭然歷歷可數朕自渡江
以來爾徐允恭父徐達天資挺特為朕首將屢命
出師四征身謀以策席捲長驅使群推來手不數
年間廓清海內是以威名遠振勲業兼隆行賞驗
功最於諸將故生勳公爵死授王封今特授爾允
恭為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臣左柱國襲封魏國
公爾其永思前人之艱難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

盡繼承之道則神人共鑒福祿永昌敬之哉誥昇
曰昔先王之道定天下必剖符以封功臣使其子
孫世祿與國咸休其立子之法論嫡而不論賢或
無嫡而立庶則論賢而不論長所以謹嫡庶者其
意遠矣爾常昇父遇春昔從朕渡江披堅執銳破敵
摧鋒東征西討所向當先開拓之功什居七八及
天下大定論功行賞爾父已逝朕念於報功既追
封爾父以王爵即以爾庶兄常茂襲封鄭國公使
世其祿故不暇論其賢否奈何爾兄茂不知起家
之難罔思報國之意虧忠違禮自取黜免然爾父

之功朕實難忘今特改封爾昇為欽承父業推誠
宣力武臣右柱國開國公食祿二千石以及子孫
世世鳴呼居高位享重祿非忠孝者不能爾其以
忠報國以禮律身益彰乃父之勲毋蹈爾兄之失
則天必眷祐昌及子孫豈不與國同永敬哉母怠
詔定勳平達賊紅粉帖木兒功以張玉為明威將
軍安慶衛指揮使司僉事

傳父德遷平夷山民居于早止村

友德率師討阿資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峻險密邇
龍海宜築堡駐兵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往居早

止村召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

其他後遂為平夷千戶所而並定曲麻馬召等處

一皆平定

造國子監別房及定天下歲貢之數

先是監生有犯病者已令官給醫藥久病不痊遣
行人送還所過之處有司供藥物死亡者官飲之
歸其根至是乃命工部於監前別造房屋百余間
共寬金牀榻以處監生之遇疾病者撥膳夫二十
名給役其間人皆稱便復定天下歲貢廩學一年
州二年縣三年各貢一人必資性純厚學業有成

年二十以上者方許充貢

編逃故軍士名冊併制月報則例

各處衛所軍士有逃故者令本官編成冊冊送兵部照名行取不許擅差人役於各州縣勾擾其州縣類造軍戶文冊遇有勾丁按籍起解其民匠充軍者月支米八斗牧馬軍士支一石以後復令民丁充軍在邊操練者月支米一石

詔頒大誥於武臣

帝嚴於吏治凡有貪酷縣令許里老解赴

京師實跡無疑情狀可惡者必剝皮問罪每年各

州選有德行里老二人赴京中說民情政務或庶

民受害許赴

御前陳訴官症至十兩以上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

以爲將來之戒於府州衛所應治之左特立一廟

以土地爲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其府州縣衛所

公座之後及左右兩傍各立樁子木櫃以祭剝皮

實草之袋欲俾軍衛有司接目警心勿犯虐罪大

造民福其前作大誥首以君臣同遊卒以爲民造

福其間如郭桓貪贖害人國所不宥其誥中大意

則務寬平中外臣民犯罪有大誥者俱減一等至

是頌之武臣使子孫肄習庶知有所勸戒而識

朝廷以寬濟嚴之意

十有二月壬戌進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食祿三千石復錫其過惡于券

玉定遠人長身類面言動異常其女兄歸歸開平

王玉因隸其帳下每戰衝陣突圍所向有功開平

王甚加獎愛帝亦以開平之故特寵擢之三年

陞大都督府僉事十一年從沐英征擒額素子三

副使十二年秋班師論功封永昌侯十四年爲征

南右副將軍從傅友德征雲南破達里麻克大理

討平雲南玉功居多二十年正月爲征虜右副將

軍從馮勝北征五月說降納哈出得其衆二十余

萬八月代勝行總兵事分軍駐錦川十月移屯劍

州拜大將軍二十一年四月進兵踰而北至捕魚

兒海擊走元主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后妃諸王太

尉平章知院等官二千四百餘人并寶璽金銀印

章軍士馬駝牛羊奏捷京師論功擬封涼國公通

有發其私元主妃之事帝聞大怒爭以中止至是

念其功勞改封涼國公食祿三千石俾子孫世世

承襲仍諭王以率德改行以保祿位以延世祿仍

銷其過惡于券

陳桓棄昇後殺東川叛蠻五百八十人執其酋首歸京師

時楊文自以兵勦殺東川犯事阿溪蠻顧成征充頂營叛蠻獲其巨酋當達克彰

阿資龜普安燒府治傳友德率師擊之斬其酋長酒已青

二十有二年

己巳春正月丙戌以故寧河武順王鄭愈次子銘為西安護衛指揮僉事

壬午會寧侯張溫北平都指揮使周興奏脩大寧會州富峪三城復高其規制以獻

大寧城規制設五門周三千六十八丈濠長三千一

百六十八丈濠一丈九尺會州城四門周一千一百

二十八丈濠長一千一百八十九丈二尺濠一丈

八尺富峪城四門城周八百一十二丈濠長八百

九十九丈濠一丈五尺倉廩四十七所計五百五

十間營勞七千五百三十三間

丙戌改宗正院為宗人府以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為

左宗正代成祖右宗正周王楚王左右宗人

本府掌玉牒之事府設屬官經歷凡東宮親

王位下各擬名二十日後生于孫即以——上

上聞付宗所立雙字名每一世取一字以為上名其

下字臨時選擇定為雙字編立玉牒至十世之後

照例續添永為定式東宮位下曰允文遵祖訓飲

武大君勝順道宜逢吉師良善用成祖位下

曰高瞻初見祐厚載翊常由茲和怡伯仲簡靖迪

先迪猷泰王位下曰尚志公誠秉惟懷敦謹存輔

嗣資庶直匡時永信懋晉王位下曰濟美鍾奇表

知新慎敏求審心成景業述李繼前修周王位下

曰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肅恭紹倫敷惠澤昭恪廣

登膺楚王位下曰孟季均崇顯英容底威容宏才

升博衍茂士立全功齊王位下曰賢能長可慶睿

知實堪宗養性期淵寅思優會通澤王位下曰福

昌忻保定嘉應心興隆啓庭詢從式尊聞汝貴中

魯王位下曰肇泰陽當健觀順壽以弘振舉希兼

連康莊遇本寧蜀王位下曰悅友申賓讓承宣奉

至平懋進深滋益瑞若務穆清湘王位下曰久鎮

升方定楊威謹禮儀剛毅循超卓權衡素自持代

王位下曰遜仕武聰俊充廷昂鵬昇傳貽連秀郁

炳耀洪基甫王位下曰瞻祿貢真弼縉紳識烈
忠職輝璚富運凱諫庭恒隆 遼王位下曰貢豪
恩寵致憲術儼宗儒雲仍拱保合操翰麗龍興慶
王位下曰執遼真台才昂倪仲帥倬奇迨完固巨
術隨眷發需毗 寧王位下曰磐英親宸拱多謀
統議中總添支庶濶作哲向親秉岷王位下曰微
音膺考譽定幹企裡雍崇理元諮訪寬銘喜責從
谷王位下曰賦質倍雄敞叢興闢福昌篤諧恂惇
豫墳霽呈預祥錦王位下曰冲範微借允融謨朗
璚達重韶愉顯愷令緒介藩維藩王位下曰佶幼
詮勛傲喧理效迥理湜源諲哲晞圭璧澈澄昂安
王位下曰斐序斌延賞疑覃濬社稷恢嚴顯輯矩
頤密廓程綱唐王位下曰瓊芝弥宇宙碩器聿琳
居啓齡蒙頌休嘉曆協銘圖邦王位下曰偉聞叁
望輿箴誨泊阜 麒麟餘積兆奎顯璿璿玕王
位下曰顯勉謨評典集珂參鳳琛應嘒頌冒選昆
玉冠求金莖初斯建節鼎好必貞銓執準符筠鈞
正詢取汝勵處薦諳演還陽先施遂省捨慧堅忻
愿確鑑潔渾佚攷習獻增盈謹臨僊軼績橋靖江
王位下贊佐相規約經邦任履亨若依純一行遠

得斐芳名是時諸王承初封之制歲支米各五萬
石凡各王府有親生子女具生年月日并分嫡庶
及生母姓氏奏報本府抄出附注宗支簿籍其親
王群王將軍中尉諸名請封襲封及出閣新封群
主縣主群君縣君鄉君并薨故等項奏報本府抄
出亦各附注宗支簿籍凡玉牒翰林院每十年一
次纂脩
以前中都國子監典簿趙謙為瓊山儒學教諭
謙餘姚人博洽經史精六書之奇嘗著聲音文字
通造化經緯尚學曆尚譜牒等書先是初修洪武
正韻謙應聘而出衆以其年少黜之出為中都國
子監典簿宋濂重為歎息而不能留及是招搜遺
逸優起謙至 京師吏部侍郎侯庸以謙姓名具
奏 帝曰朕知之久矣朕將老其才而大用之庸
又具啓太子太子曰吾識其人宋先生每稱之然
其所著書非靜處不能就其以為教官鮮縉曰與
其班資於朝廷之上孰若施教化于萬里之遠乃
以為瓊山教諭為文送之曰教官聖人之木鐸也
吾當賀聖人於南海之濱又增一木鐸矣謙至以
興起斯文為己任例叙學規以淑其徒

東夷遼王泰寧朵顏元帥府各遣人來朝

顧成征克項營叛賊執其酋帥遂昌

傳友德帥師擊阿資降其土官普旦復破賊兵于普
安阿資遁還越州

友德帥師追擊阿資土官普旦來降阿資退屯于
普安入山倚崖壁為勢友德以兵蹙之蠻衆皆緣
壁攀崖墜死不可勝計生擒一千三百人獲牛馬
羊五千三百頭阿資遁還越州阿資初與者蒲賓
情相結為叛二人為沐英所誅阿資惧已請降降
訖復叛及是兵敗乃遁

詔公侯各還其卿賜鈔錠為治第費

二月癸卯以趙勉為戶部尚書

誥曰昔君天下者首建倉庫府庫備儲藏金帛
以待軍國之需故必設官以司之是故天子富有
四海所以履滿盈是儆戒也苟使奸臣在側不問
民之艱苦動以悅君則事隱矣若賢臣必欲致君
當敷奏府庫之儲乃民之膏脂毋使忘費謹其出
納民無橫斂國有常經大道彰君德美矣朕於是
賦必惟其人今特命爾勉為戶部尚書於乎量入
為出毋擾于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

己未詔京國公藍玉脩整四川城池軍馬兼節制所
屬軍官復起取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訓練鳳
陽留守屬衛將士

訓練之節每月二次惟屯田者不與
壬戌詔禁武臣不得干預民事

先是聽軍衛武官領所屬軍馬凡軍民詞訟及事
之重者許以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
指揮使朕良造煎棧令有司發民丁料欵財物青
州衛造軍器亦擅科民財違越禁例及是乃詔申
其禁凡在外都司衛所凡有造作千戶所移文達

衛衛達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司達五軍都督府
奏在方與興造其合用物件皆自官給毋擅取於
民違者治罪

命畢節衛開屯耕種

帝念四川民貧路險餽運艱苦故命畢節衛官今
軍士屯田耕種自給庶蘇民力

湖廣安福所千戶夏得忠謗九溪洞蠻作亂詔胡海
陳桓葉昇討之昇襲擒德忠置九溪永定二衛

海等奉命討德忠及諸洞蠻駐兵賊境昇獨潛兵
出安福城後掩擊賊衆遂擒德忠送京師斬之命

置九溪永定二衛改大庸衛為千戶所

傳友德沐英以都督竇正等攻越州斬賊首火頭弄宗阿資及其母諸降

友德進師攻越州英遣竇正率兵從征友德遂率正等急攻斬其黨火頭弄宗等五十餘人獲牛馬羊以千計阿資勢窮感與其母請降始阿資之叛也對衆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滅我輩耶及沐英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要衝友德又分兵追捕兵敗黨散後顧成擒斬土官阿末又率兵勦平募役叛賊阿宗破其後

開擒城二百人執其子阿累阿宜復追阿宗于龍革代聰可哥等皆殺賊一百七十二人進攻平木革阿累扯等地方連拔一十三寨由是蠻賊無處可以安身咸追恨阿資首禍貽累資悞請降

顧成擒斬土官阿末

三月庚午朔遣使召傳友德等旋師屯次四川湖廣要地以控蠻夷

遣使諭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樹鬱密夏多霧雨地氣蒸鬱蛇蛟喝毒之毒隨處而有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

疾病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

大勢已定然諸蠻易蠻生亂朕恐大軍一面彼後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且還軍要地一以息息士卒一以控蠻夷使至爾等一如所諭於是友德即帥師而還友德駐沅州鄧鎮駐大廣徐允恭駐常德李景隆駐安陸常昇駐辰州葉昇駐襄陽陳桓駐岳州周武駐武昌陸仲亨駐蕪州吳傑駐茶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胡海駐寶慶趙庸駐長沙曹太駐瞿塘宣德侯金鎮駐施州吳禎駐衡州吳高駐永州孫恪駐沔陽唐勝宗駐黃平張銓王成孫彥駐桂陽忠州道州湯鼎駐長寧六安侯王志之子威駐夷陵其四川近蠻地方府州縣之險要者亦命諸將領兵屯駐以俟機會得便調遣

戊戌南安侯俞通源卒

通源兄通海先逝帝追封為豫國公以通源代其職累官平章鎮守江莊從征中原皆有功封南安侯後從征甘肅守雲南征焚夷皆有功以二十一年八月自雲南召還至是卒卒輟朝賜祭卹典優厚賜葬聚寶山親國公墓傍後之一年以嘗附

權奸為有司所論以死不之究子祖病瘵不能繫

爵
改給事中為元士以魏敏卓敦等為之尋復為給事

中

初敏等為給事中凡八十一人帝以其通符周
官元士八十一之數又以六科為萬事之本源即
改為元士尋復為給事中

顧成引兵勦捕暴役叛蠻破其後關

時阿宗為叛成討之破其後關擒賊一百四十二
人俘其子阿累阿宜阿宗速遁成追捕至龍革代

聰可奇等寨人殺賊一百七十二人俘男女七十一口進平本革阿勒扯等一十二名

夏四月遣使勸魏國公徐允恭開國公常昇曹國公
李景隆及靖寧侯葉昇平涼侯費聚等練朔廣各衛兵
以備北邊

允恭常昇景隆葉昇仲亨韓勳胡海趙廣吳高孫
恪費聚凡三國公八侯

丙寅置詹事院秩正三品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
食尚書俸

帝謂吏部侍郎侯庸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其於

輔導太子必擇中正賢良之士三代保傳禮甚專
嚴後世若唐太宗為子擇師傅而李綱之後直言
正議頗有裨益今東宮官屬詹事未設衆務無所
統領兵部尚書唐鐸為人謹厚有德重宜當茲任
其以鐸兼詹事仍食尚書之祿

五月癸巳遣使勸諭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哥遂立奉
寧福餘朵顏三衛以阿札失里為奉寧指揮使北撤
男答奚為福餘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朵顏同知

初曰覆載之間生民之衆天必降君以主之天之
道福善惡淫亘古今至無有僭差人君能上奉天

道勤政不二則福作無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擇
為昔者二百年前華夷異統勢分南北奈何宋君

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於草野戡定朔方撫
育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於是天更元運

以付於朕自即位來今二十餘年爾阿札失里知
天命有歸率衆來附朕甚嘉焉朕每於故元來歸

臣民悉加優待况爾本元之親屬者乎今特於奉
寧等處立奉寧福餘朵顏三衛以阿札失里為奉

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為同知男答奚為福餘
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朵顏衛同知各領所

部以安畜牧自古胡人無城郭不屋居行則以車
為室止則以氍為廬順水草便騎射為業今一從
本俗俾遂其性爾其安之臣按此三衛總號為
兀良哈也三衛之中朵顏為甚奉寧次之福餘次
之福餘古之黃龍府也地方二千里內轄益州定
遠威州清州雍州祥州并黃龍遷民懷德三縣當
時我國家既城大寧以為重鎮若出大寧長水
泊東通福餘即其舊時州縣奉用上流之官流官
用我華人士官因彼酋長則面足以固大寧東足
以協遼東且福餘之地古為長韓民系易治其所
產良馬冠乎諸番使臣生當聖祖之時決然
必勸聖祖勿棄大寧福餘地勢相連併而成一
幅員三千於以區制諸夏雷動朔漠孰敢禦之奉
寧朵顏僻在一偏悉慮經營得效甚淺是故不若
經理福餘之利而且有以服馭奉寧朵顏也臣
方痛惜聖祖不治福餘詎意我成祖即位之
初文臣武將不暇深謀却祀大寧都司之戚以與
三衛自此宣府遼東隔絕聲援而東起遼陽西抵
昌平緣邊所屯堡不止數十遙連相接長將二
千東四警備勞費不支從實計之遼陽舊城掃入

遼東東西諸衛之中是為腹心之疾潮河西山迤
近胡虜出沒之所尤為京師後門之急虜部一路
尚能至于四海治即其成患大類肘腋降虜懷袖
蛇蝎殆不可不豫備也弘治甲子守臣張瓊因為
曉荒俺懷殺虜衆囂騰遂起正德之間朵顏獨威
大肆無憚花當脅永添貢把兒孫侵入虜掠動輒
稱婚迤北恐嚇吾邊奉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被
彼破沒失地召禍一至於此計欲收復非十萬師
莫敢以舉於戲大寧寬河會州富峪是開平王之
經畧張溫周興之所脩築也本是我地而久為人
據不以為恩而以我為仇是可忍也是不可忍也
是三衛者種族既同好尚亦類平居固有爭端遇
變救如其船凡我邊將其母信其引我攻彼之詞
而輕於用兵者哉
令雲南選貢士入監及給監生衣被
雲南自來未行選士入監至是令布政司行各該
府州縣選生員充貢送監肄業其本監國子生優
給賜秋冬衣被及灯油靴襪至是又給監生直隸
人鈔各四錠製冬衣各布政司給以衣被又給以
射圖弓矢

令諸王每遇慶賀皆服九章衮冕

賜參寧朵顏福餘指揮使等官阿札矢里男答美脫魯忽察兒襲衣冠帶

定武職襲授給賞之例

令都指揮原係是都指揮者出職仍世襲指揮使若指揮同知陞都指揮同知者出職仍授指揮同知余皆遞降一級後又令各處衛所有祖從軍父為事典刑襲祖職父從軍兄為事典刑襲父職父從軍就為事典刑者發充軍其給賞之例公侯伯鈔十錠武職一品二品七錠三品至八品五錠文職二品至六品六錠七品至九品三錠未入流官二錠監生一錠俳已長樂工二貫樂舞生二貫各寺首座住持一錠衆僧一貫

初制官員常朝侍立奏事

詔奉天殿常朝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錦衣衛大理寺等官就於殿內侍立所有奏事正於華蓋殿

歷代帝王廟成定以春秋二仲諏士致享

工部尚書秦達以是月奏作廟功成自三皇五帝繼以三代兩漢唐宋及元勲碩德比侔者列像于

庭宛冕煌煌每歲以春仲二仲月諏士誓士

帝御奏天殿命大臣承詔祀事三年則命官奏書幣具儀物詣各處陵寢致享

帝諭趙勉以務農重穀

諭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故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雖歲或不登民無飢色以儲蓄有素故也朕屢勅有司勸課農桑儲蓄未備一遇水旱民既飢困茲欲置倉庫于中原歲豐則給價糴穀歲凶則賑貧煦孤庶使民得足食野無飢茅爾其行之

六月癸亥置興隆衛隸西川都指揮使司

興隆之地初屬狼洞黃平安撫司至是蠻民作亂傳交德討平之遂置衛以府軍左衛指揮僉事胡質領兵屯守

丙子勅禮部以書諭故元丞相失烈門令審南北去就

先是故元知院惶怯既降遣使賞印各授以武職而其丞相失烈門猶豫不肯受命數稱疾不與使者相見帝聞之勅礼部曰朕創平禍亂以一天下二十餘年而朔漠尚未靖近命永昌侯藍玉等

率師直度大漠俘虜甚衆虜主脫古思帖木兒逃竄北歸未達和林城已為也速迭兒所害惟知院埋却來等擁兵自固去逆效順率衆來歸朕旋給印章各授以職而失烈門稱疾不與使者相見爾禮部可移文往諭程却來若失烈門有意南來可令人入朝決意北向從其所欲古之人有殺身亡家而立名者有保身全家而求生者人之志固有不同不可強也

征南將軍領國公傳友德有疾命遂京師尋召從征諸將皆還給辰州新編軍月米人給五斗

開國公常昇奏辰州府屬縣籍取民丁編軍訓練者各該給月糧未有定數——戶部援例每人月給米五斗

立茶馬互易例及禁守禦軍交通境外番夷互市秋七月陞大理正三品及戒勅天下官吏

本寺原設卿少卿左右寺丞分掌審錄天下刑名罪有出入者依律照駁事有冤枉者惟情辯明務必刑歸有罪不及非辜其官屬有左右寺正寺副評事等官帝以天下官不顧法律犯罪者乃以勅戒之曰方今所用布政司府州縣按察司多係

民間起取秀才人材孝廉各人授職到任之後畧不引到任須知為重公事不謀體統不行終日聽信小人浸潤謀取賍私酷害下民以此仁義之心論喪殺身之計日生一旦繫獄臨刑神魂惶惶至於哀告懇切奈何聖民在先當此之際雖欲自新不可得也如此者往往相繼犯罪上累朝廷下辱鄉閭悲哀父母妻子孰曾有鑒其非而改過也哉既勅以戒之仍又條例其責任之事使相清察其大意則在去惡遷善續天詔有司過悞自初犯至三犯皆問罪後職許令改過自新

胡海榮昇陳桓還京師賜賞金銀鈔錠文綺帝以葉昇獨能擒賊首夏德中賞黃金百兩銀三十兩鈔十錠文綺三十匹胡海陳桓賞次之

封胡顯為梁國公

顯於二十年十月欽調統官軍討平陸榮等處二十一年八月隨葉昇征東川龍海諸蠻招集軍士獲為匹甚多凡克州城一十有九珍寶具貨俱獻于朝至是旋師陞顯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封梁國公前軍都督府帶俸已給誥券出入朝禁無有議其私者

以故六安侯王志子威輩昌侯郭子興子振各襲父爵

誥威曰朕觀自古虎臣奮威勇取功名善其始終者鮮矣而功業及於後人悠久不替者為尤鮮爾王威父志早負勇敢之資從朕渡江東征西討屢著勲績及天下大定行賞論功位膺侯爵既又以壽終于家豈不為善始善終者乎然勲既著於當時福必流於後嗣今爾威服除命爾為六安侯以襲父爵爾其識以立志忠以為國則人神鑒悅父業益振而祿位悠久欽哉毋怠誥命郭振曰者武

王定天下也將有超群帥者分茅以侯子孫相繼與國終始朕每載籍未嘗不欣慕焉爾郭振父興自幼驍勇從朕渡江當開創之時宣忠效力為國勲臣朕遵先聖之典分茅列土之任錫以侯封食以重祿子孫相繼冊書鐵券明有誓言前歲以侯終于家爾振今已服除特命勅封華昌侯以承父業嗚呼眠霜卧雪拓土開疆爾父之功非一日所積爾其思前人之艱益懋厥功以保祿位與國同久豈不美哉敬之母怠

傳友德率兵征朵顏追阿札矢里於鴉山還至洮兒

河獲其人口馬匹

傳友德至金山追捕札都於黑嶺寒山及磨鑣海子打蘭尖山復畧黑松林熊皮山守將剌罕沐英自雲南入朝尋遣還鎮

英入朝 帝宴之于奏天殿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七萬五千貫文綺百疋別賜鈔五萬為造第宅於鳳陽仍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心服於爾宜亟回以安之英方回雲南酋長越境款降室家胥慶在鎮治水利通鹽井懇乞田至一萬三千畝軍食饒足

八月庚戌監察御史蔡祈奏覈在京諸司官吏案牘新奏覈在京諸司官吏案牘有稽違者請速問之帝不許速問但詔貸其罪移文責令速報惟國子監翰林院太常寺大醫院皆勿問遂為則例

九月癸未 天壽聖節宴群臣于華蓋殿 皇太子宴東宮官屬國戚于文華殿

天壽聖節 帝御奉天殿受朝賀於華蓋殿大安群臣 皇太子宴國戚東宮官屬於文華殿高麗進表稱賀并貢方物率以為常

額成獲阿宗及其妻余合把事阿黑俱斬之

提調陝西各衛軍馬左軍都督僉事朱懋卒于永寧寓舍

懋卒訃聞命官歸其喪賜葬江寧縣安德鄉陰山之原

冬十月復鑄銅錢與鈔貫兼行

更定錢樣分兩造小錢每錢一文用銅一分其餘

四等樣錢依小錢體制遞增凡鈔一貫准錢一千

文其小錢一十文至五十文每銅一斤鑄小錢二百

六十文折二錢八十文當三錢六十當五錢三十

二當十錢一十六

始制天全六番及四川茶課

令天全六番招討使司每歲差人開辦茶課以為

定額其四川產茶地方俱許民間採捕與羌人交

易辦課著為例

詔令安南定以三年一貢外閒暇不許遣使往來

傳文德引兵向造都山

兵之北征也於七月內千戶何環遇韃靼戰沒趙

清以兵次于口溫州偵知故元丞相乃兒不花營

寨清即率兵進擊之不花兵敗奔于造都山故友

處

遣鳳翔侯張龍往衛州塚軍

十有一月乙丑翔御謹身殿及翰林學士劉三吾論德化威制之事

帝退朝御謹身殿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

言南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者有可以威制者

帝曰地有南北民有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被

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

氣剽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

懷德小人懷威施仁行刑各有攸當惡可驟以一

言乎三吾悚服警首而退

丙寅以金鎮曹泰王威吳傑往湖廣等處練軍俱賜

鈔五十錠命徙山西貧民于河南山東驗丁給由以

處之

帝以河南彰德衛輝歸德及山東東昌臨清諸處

土宜桑棗民少而地利遺山西民衆而地反狹乃

命後軍都督僉事李恪等往諭其民願徙者驗丁

給由其冒名多占者則罪之復令工部榜諭

乙亥特賜韓國公李善長鈔貫千錠

遣通政使司經歷楊大用諭降麓川土酋倫思發百

夷遂通

初思發寇摩沙勒及定邊城沐英遣竇正率兵擊之凡再拒戰思發皆敗乃遣其把事招綱等至雲南言往者叛逆之謀實非已出由其下刁厮郎所為乞貸其罪願輸貢賦守臣以聞帝即遣楊大用賁勅諭曰麓川辟居西南遠在萬里非中國所當豈特麓川為然若雲南之地道路險遠其民仰巢巖崖俯飲川澗歟形夷面俗無倫理累因故元遺孽梁王不順天道擅生裂隙誘我邊陲藏匿有罪誰惑愚民以倡亂延及良民故地雖遐荒人雖難化不可以不征遂命將軍傅友德等帥甲士三十萬往問其罪於是雲南悉平獨爾倫思發倭效尤梁王納我逋逃又數年矣金齒景東之役皆爾所致政謂爾人民聚土地廣欲與中國較勝負故收數生累隙繼命驍將率師屯種且耕且守今爾未訴往者犯邊之罪不由於己皆刁厮郎等所為未審其果然否爾雖聲言歸誠於心實懷不執果若此何以釋我諸將之憤如欲釋憤當躬修臣禮悉償前日用兵之費則麓川無問之師土宇有安寧之福各保世祿不然則旌旗所向醜類為空天用至宣諭思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

罪夫用復令思發進討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刁厮郎等一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臣聞麓川深在百蠻之外思發姓倫蓋唐土番倫恐熱之別種也麓川之源出自昌峨蠻境流入茫施自是而經緬甸之地合大盈江直至騰衝然麓川以上則有南甸千崖隴川威遠灣甸鎮康大猴釵兀茫施等府司州又麓川東鄰永昌為大理府之藩蔽蓋其地由金齒過蒲縹踰崖牀渡潞川歷高黎前後山蹊陟澗無慮數十里其在潞江安撫司之上三日可至騰衝七日可至麓川若在雲南由白崖過景東歷木通至灣甸渡河入茫施北祇潞江之界十日亦可以至麓川其他大其民勇百蠻視為向背大理由之安危蓋無王先叛有王後服之地也我聖祖詔班十行倫思發欵附萬里神矣哉

十有二月己亥復中嚴巾帽之禁
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帽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桑者不許

以王弼周武孫恪往山西河南陝西訓練軍馬聽征漢此

已酉勅授六尚局官官及給以家祿視外品為差

勅曰朕親帝王為治必自齊家始未有家不齊而

能治國平天下者周之內宰以陰礼教六宮九嬪

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各有所司非細故也朕起布

衣陟尊位而於內治之道不放忽焉是以內設六

尚以職六宮斯列聖相繼之道也近年精選民間

淑德入宮者數人使兼六尚事人各克勤事多周

備今特命某為某官爾尚克遵前規慎守乃職毋

怠其外有家者女子服勞既久或五載六載歸其

父母從與婚嫁婦人命壽年高者以終天命碩留

者聽其在宮闈及見受職者家給與祿視外品

等差

庚戌第十子魯王檀服金玉之藥傷目而薨謚曰荒

王幼聰慧好文學善歌詩生之日即受封年十五

之國服金玉之藥致受傷目至是以疾作而薨訃

聞詔議喪制礼部尚書李景名等奏曰考之喪制

宜輟朝五日皇帝於諸子無服宜素服五日而除

諸王齊衰期年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素服期年

世子郡王服與親王同公主服齊衰期年下嫁者

服大功九月郡王服同公主諸王妃及靖江王世

子郡君皆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尋賜謚冊曰伏

惟有一天下者必封建諸子藩屏帝室所望恪守

訓勉終天年而或有不如願者豈足慰朕心成爾

擅教自孩提期於成立及年既長遂錫魯封夫何

之國以來昵比匪人怠於政事屈當屈法伸恩與

省厥咎乃復不知愛身之道以致夭折生封死謚

台典昭然嗚呼父子天性也謚法公議也朕於爾

親雖父子誰得以私恩廢公義十今特謚爾曰荒昭

示冥漢用戒方來

丁巳賜魏國公徐輝祖等鈔錠

輝祖景隆賜鈔各一千一百錠耿炳文千錠費聚

例不當賜特以勲舊之臣半給輝祖舊名乞恭賜

今名庚申亦賜信國公湯和一千一百錠

遣故元來降太子八郎鎮撫渾都帖木兒往和林詔

諭大王元納失里

詔曰昔中國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餘年後授

其子孫不能敬天愛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

于漢北允達達回回諸番長君盡平定之太祖之

孫以仁德著稱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蠻海外番國歸于一統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自安懼帖木兒皇帝即位政出權臣法度廢弛是以上天降亂民墜塗炭草野間豪傑因而並起朕時在往旬見生民靡寧乃與卿黨豪傑糾合士馬不四五年群雄悉定故元番將降附者接踵而至凡兩遣兵直抵漠北稱帝者脫古思帖木兒奔往也連連見之地遂遇害其餘士馬為知院捏怯來因公老撒丞相失烈門三人所有今已悉來降附朕處於美水草蕃牧畜之所俾樂生安業朕今主宰天下遣使告諭爾元納失里大王知之如有所言使還其具以聞朕有以處之

徵士梁寅卒

寅字孟敬歸江新喻人世農業家貧能自力學通五經旨累舉子鄉不第遂棄舉業不復念嘗遊金陵至錢塘名士願與之交辟為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未幾召天下名儒修禮樂以新一代之制寅就徵年已六十餘既至分在禮局討論稽審諸儒皆推服之書成得賜金帛授以官

寅以老疾辭許之歸鄉結屋石門山四方多士從之學稱為梁五經所註有周易參議尚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議漢唐宋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卒時年八十二

遣吏科給事中陳汶輝如蘇州還奏除開津課稅以為大理寺丞遂疏保臣工及陳治道十事

汶輝奏使蘇州按視民間疾苦官府吏弊及還京師即奏曰大明覆照萬象生輝洪武弘敷四夷慕德凡在乾坤之內均霑雨露之恩無一夫不被其澤一制不就於王者矣日者奉詔出自吳松閩數

千里之間所經閩市之地無不負食物皆有征凡所泊墟港皆抽稅臣詢其故則曰一舟車之造已報課於官矣及其裝載過鄉到縣經府入州皆有抽分之稅是往來未及百十里已有四五分之征矣伏惟我朝輿圖之廣貢賦之多土田山澤已有性正之供九夷八蠻又有重譯之獻豈聖天子賢公卿欲較此毫末之利以傷百姓之心哉無亦承襲元汚未盡更其制已然向集廷議允沿元酒不使於道者莫不奏除而征市教瑞群臣皆護不發者是急為聚斂以利國也記曰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柳宗元曰捕蛇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夫天下不仁至盜止毒至蛇止二說固若此者是必有深義人主當置思也桑弘羊舟車之算貽患至今王安石新法之行厲墮不振今日創制之初正杜時亂之始乞弘大學生財之規休孟子仁義之說於閭市無名之征一切掃除詔州縣緒錢之稅自今隔絕惟犯王法者嚴其誅而制民用者通其便數千里外許通往來則下得養生之需固垂保障之效謹具事由令奉伏乞聖旨頒示嘗前後疏逐權倖以保全勲舊承制奏論政

三疏及自劾不堪黃門詞皆梗切帝皆優容之擢為大理寺丞其請逐權倖疏曰臣前一本論斥權倖蒙聖慈過宥示以今後勿發此言所以保全臣身者極至然臣言責在躬不能遂去有不得不發者惟陛下息怒深思則知今日之未發不足為喜而前日之狂言若有深可憂者蓋自古文武並用所以靖禍亂而綏太平未嘗有縉紳縉流雜居同事而可以相濟也一旦謀出不虞兩相角逐不惟恩寵難以保全而國家禍患有不可測者伏讀漢唐故事舉朝皆君子只有三宦堅險人投

間抵隙尚為大患况居侍從承弼之中而偕植私黨布列要津者乎夫賢否不容並居王霸不能並行歷稽史傳陛下所知也况輔弼諸臣所以論道弘化述侍衆職所以獻可替否自非同寅和衷以合德於天子而無一毫私心投於其間一人偏黨間於其列安能濟國家之事成太平之功哉臣觀勲舊耆德思欲去位而縉流險夫加以讒間謀欲交解而縉流險夫議為不便一新進可疑欲去之而此輩以助己而留之陛下未暇明辨已為所惑間有諍臣論及陛下猶豫前却之間已為此輩所敗况陛下每以迂疎責君子而有以啓其中傷之幾哉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禍生伏望陛下慎密不出去害以全臣使臣得以濟事以全身投機會間不容髮猶豫之頃伏有深患謀於君子而不密攻乎小人而不急知於國家者所甚懼也今夫忠邪殊科逆順異勢忠者恒逆陛下之耳邪者恒阿陛下之旨則此輩一或吐詞已足以固恩寵塞要衝而攬必勝之地異時耆德一舉動窺不便已則令逆習險人持簡通閤內外為助一舉手搖足皆足為深

害者時 陛下方親信之誰復能察心辨類以奪
所愛於 天子懷哉間有言路如唐介者以孤忠
自許若為可助則又置之廟堂之外或有以熟舊
而留者又姑為隱默以全 聖恩由是此輩為主
耆德此輩如刁如斧或至為肉為魚轉移互勝之
間危機覆轍凜然可惧臣所目擊如劉基徐達之
疑李善長周德興之謗視蕭何韓信之危相去不
遠府生大學生之斥視宋臣詠檮貽機之逐能幾
何哉伏願 聖心洞察禍炳幾先豫事而面之察
惡而去之自腹心以至耳目啓行喉舌之司皆處
以德行文章之彥而一介邪佞縉流並不容於側
則天下之賢可以舉而收天下之治可以漸而成
如其不然則今日之憂在臣異日之憂在陛下今
日之危于臣身異日之危于國家矣惟 陛下為
宗社留情不惟君子之幸實國家萬事之大幸疏
進舉朝咸以為合輿情而達大體其奉制論政初
疏曰欽奉 聖慈俯詢時弊參論國政臣汶輝惶
恐頓首竊謂國家當 聖作物觀之時欲除胡元
左社之俗以復中國文明之治臣愚以為當法程
顥所陳十事蓋此言揆蓋時宜定為中制今日以

剛健中正之聖人御飛龍在天之大位值天命改
革之亨運令無不行禁無不正苟不法十事而行
之猶無政也非此無以追上古之嘉績救當今之
極弊臣所以懇切為王者陳也夫王者中天而立
紀往古而範來今整乾坤而盡民物其要在用人
賢其務在行王政井田封建不可得而復作矣端
士之任制治保邦者不可不慎蓋治民者法也用
法者人也用一賢相可以賢羣臣用賢群臣可以
純庶政能純庶政可以安萬民夫然則用礼可行
王道可舉而十事之治可創見於今日且今一衣
一食必曰古制可循也至於治 國家則不循王
道而行之何以為聖人在天子之位何以為大君
當革命之權何以為三重開寡過之化臣恐終委
更張苟延歲月使後人參論于今亦猶今參論漢
唐宋也惟 陛下燭乘機先獲閱斯語決意大猷
其二疏曰先王之論王道者莫不謂是法之行必
待創業之君而運更新之化則天地民物一改而
奠安之臣於陛下正當其時也備聖人之德在天
子之位操制作之權君明臣良治具畢張參討先
臣程顥十事而行之則可步左社之民以入虞周

之俗設今不能復沿積弊則自周秦之交求為古今之別終無以四三王而接成周之治則孔孟政教之指托諸空言而明道十事之規終無見於後世也君子何以聞大道之要小人何以蒙至治之澤恭惟陛下握古帝王未有之與而達古帝王未立之偉功臨古帝王已臨之大寶而不行古帝王已行之大道使千載一時之幾又為浪度而後世秦元之陋雖然並興夫有德有位有特而不能作禮樂有君有民有事有物而不能中而止於其所非惟臣汶輝為今日惜舉朝儒臣同汶輝者皆為陛下深惜非惟今日舉朝儒臣同汶輝者為陛下深惜前古先後世賢哲之心同汶輝者亦必為陛下今日深惜也荏苒年易之易邁紛更權勢之易移提持奮興破千古而獨行陛下不力任後世誰有如陛下德位特而能力任者則雖有儒臣贊策討論亦猶程顥託為空談也其三疏曰伏承聖斷以臣為志大言迂不達特使徒泥十事成語以紛更朝事廷議又以漢唐宋之治皆垂四五百年其興廢可侔三代復何必舍易循之轍而興難舉之政臣聞斯惶汗浹背臣自幼讀書畧

知世有先後道無古今竊意政教之志惟明道十事得孔孟之正論合帝王之統緒必獨斷而行之而後可以四三王之治復隆古之化且今君臣語五經之旨莫不推尊程說至於治國家而姑舍豈臣輩責難陳善之恭致哉今之廷議若以汶輝言為迂則可若以為漢唐宋之興廢皆可侔之三代殆非也夫三代以純王之心舉純王之政其興也本天人之歸其廢也夫天人之變是聖人無心於興廢也至於千百年之後則夏廢而托殷廢而宋周廢而姓氏分國皆修王祀若漢唐宋則亦興也私心之尚已不可合天心及其廢也反戈之禍遂至於一無遺類其視三代興廢何如臣性本迂疎而論不諧俗然嘗明五經而知大道稽百代而達時政誠不忍吾君吾相溺於特弊誠不忍我朝創建同於後世獨抱孤忠數陳十事謹附朝議以聞汶輝以十事之陳未遂所請因自劾退職既曰嘗聞君之用才也當因其所長臣之事上也必諒而後入一違斯訓兩乖厥宜况黃門近侍之望給事諫諍之司若非聰明正直之資曷勝獻替出納之任且官以言名則言當以理勝為也如臣汶輝

者性本迂疎學尤荒陋言匪出於無叙理則窒而
不通荷 陛下大度曲涵容臣補過在 聖心恐
傷知人之明雖臣愚亦覺寵遇之厚然有言責不
得其言則當去居官而曠職者大過充當誅也伏
念臣後十餘疏取旨者三允行者五餘則有仁主
不得不誅 陛下則隨責隨宥也豈不以乾坤兩
露滋物優游亦安知荆棘芒刺成性終難改也乎
臣恐叩恩日久取罪日盈一蒙戮辱之加累及
聖朝之德且至慈之父難容不才之子而飲食之
家不畜無用之僕又况 大明一照之下蒙示
莘之朝從龍無非辨介置免可為腹心若臣猶
病於趨侍才猷短於獻納誅夷太復斥逐宜先伏
望矜其曲學無能賜之全驅而返則窮山薇蕨亦
涵文武之仁深谷匏匏酌唐虞之澤在 陛下
為去否以全明於微生則沒齒而無怨疏進 帝
覽之不允所辭以為大理寺丞誥贈父獻奉議大
夫為寺丞適有疑獄又上疏曰伏覩十二月大理
僚屬所評張廩使李知府諸刑雖有 內旨不敢
准理夫賢才之生死閔世道之盛衰係 國家之
存亡洪惟 聖朝萃貞元之會興豪傑之期天知

其生也不偶則於其用也當惜又况伏於深山窮
谷之間非有禮貌徵聘之勤難以進用進用也難
於効功此唐虞三代所以有拜咨之典考課之權
也夫君以天下為責當天下為憂非斯人無以
為 國家則大君當為國家礼是礼非為士也為
己有國家不能自理不得已而礼之也此帝王所
以用賢之難既用之後非有大罪犯而四凶皆不
悉誅也 聞張 在山東只杖一僧人李 為知
府只忤一叱道翰林學士只撰文紀諱忌之字
皆非有大奸惡刑部及本寺僚屬因得內降其
織成獄詞夫臣工非有賢才不能勝任至庶役
府非一考六年可至必疊課積資以得今以卜罪
犯而刑六非惟天地不忍自古帝王皆不忍也言
非不忍為其難得而惜也嘗見席工之用管茅也
今年一割必明年歲宿復收之而今年再生柔脆
皆不敢也今 陛下於舊用老成一犯皆不少貸
必用新進者而領之非惟送迎費民之財而新用
少年多不達政其智誠出於用茅之下矣

秘閣元龜政要卷第十五

二十有三年

曹王

庚午春正月以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趙庸魯興

為左右副將軍王弼孫恪為左右參將總師從我

成祖北征尋以弼領山西諸軍聽

曹王節制

己巳以故戰國公康茂才以子鎮為大寧右衛指揮

使

庚午以張龍鄭遇春賈聚及龍江衛指揮同知往

雲南置驛傳各賜鈔賁有差

召武定侯郭英於鳳陽命統禁兵及京衛軍

雲南楚惟南指揮使袁義來朝特賜銀印以還衛治

義嘗從征免普定曲靖善關大理楚雄等處及鎮

楚惟南糧高鼎調兵戰重賊遠遁沐英以聞陞

楚惟南指揮使陞回禁暱以足軍食開衛治脩城

濠橋梁威強撫順民夷甚安至是來朝

帝慰勞之且惜其老命太醫院為築其室其俾回

撫治以威遠人仍特賜銀印與掌以寵重之

辛未以耿炳文往陝西訓練兵馬復令布政司預備

西涼甘肅農具種子以給軍士屯給

信國公湯和來朝有疾 帝幸其第視之復命其女

魯王妃歸寧侍疾

辛巳降劉三吾葛鈞為國子博士助教尋復學士

舊職

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講學士葛鈞授命授晉王世

子經吏部侍郎侯庸劾奏三吾葛鈞在職怠惰宜

黜降別用

帝曰儒者不任劇事俱令教國子以是三吾降傳

士鈞降助教助教未幾俱復舊職

西番叛蜀王椿遣兵邀擊之於大渡河

蜀王奏西番蠻人作亂燒里崖關且寇掠不已已

遣都指揮瞿能同知徐銳統兵一萬三千人從涼

國公藍玉往大渡河邀擊之謹奏以聞

遣使勅諭右叅將孫洛率耿炳文所練陝西軍會傅

友德北征贛州府山城夏三結湖廣洞蠻及以胡海

光總兵官陳恒葉昇為左右副將軍率湖廣軍三萬

三千五百人討之

大理寺丞陳汝輝還自魯越以為少卿疏辭不允

時汝輝奏詔恤刑獄于魯越北歸遂轉本寺少卿

而或有進黑馬汝輝引旅焚之事以止之汝輝自

以位秩陞讓固上疏力辭曰臣出自孤陋濫玷清
班自揣不勝益增震惧頓祈 聖恩早賜歸第臣
幼本無宦情稍長但知為學因聞父兄之教始有
民物之心然抱狂簡之資鮮有諧偶之士重遭禍
亂風志凋零已無當世之懷忽致縉紳之辟吏科
一轉遂奉寺丞廷尉兩年遽無卿老使之理天下
之刑期以平民間之訟然貞元之會盛朝吉人承
弼之官非少吾輩屢干大憲不遂擯捐復陞崇階
何所注想意者前既蒙恩今當益俸故使之厚顏
以苟祿榮身而肥家則汶渾於貧賤之安非朝夕
之改陛下非念及此意者以臣狂且之言可為樂
石傳通之獻可劾政績故俾之理刑以洗民冤祈
之協中以成帝治則臣執偏滯之論常不隱於
聖明之朝料知位愈陞而言益大非惟一時權倖
所不樂聞陛下亦未必不以為迂而斥之也臣恐
未及引去之間已中權奸之害若欲變臣平生之
守以為趨時之談則不惟負所學無以塞群賢汲
引之望副
陛下特達之知臣恐粉身無以報於明時而反得
罪於明教也疏奏

帝不允所辭趣命供職
以唐勝宗同張龍住黃平等處訓兵屯田
勝宗以前著平苗之功賞鈔千錠仍命同張龍住
黃平平越鎮遠貴州諸處訓練軍士提督屯田相
機征勦余蚩
辛卯遣都御史鐵古思帖木兒勅諭故元丞相咬住
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等
勅曰前歲脫古思帖木兒北行間至嶺北禍生不
測和林以南消息不知以此嘗遣使入沙漠尋訪
近聞汝等所在再遣都御史鐵古思帖木兒往諭
汝等元朝氣運已終汝等領散亡之衆在草野無
所歸度日甚艱然不敢南來者意必嘗謂北邊境
故心中疑惑且如納哈出在遼東前後殺掠守禦
官軍二万余人及後來降封以侯爵大小將校悉
加官賞何嘗以為憐也但邊境寧靖百姓安樂即
是好事已令和尚國公幹因帖木兒平章曉以朕
意想必知之汝等勿疑領衆而來必擇善地使汝
安居各遂生息豈不美乎若猶豫不決坐失事機
大軍一至恐非汝之利也丞相忽克亦怯薛官人
阿憐帖木兒太尉原列不花國公孛蘭奚司徒把

光平章卜顏帖木兒貴力亦知院脫散答里牙亦
入山胞赤八十卜顏帖木兒哈刺兀失貴力札剌
兒合捏兀台幹羅不花等悉令知朕此意

散毛蠻復反以胡海為征南將軍伐取之

散毛部落蠻人反海統兵十萬自澧州至九溪大
庸池度天火嶺進至六百峒擒蠻酋三八古皮
等獻賊京師海還至賀山悉兵出修道路俄而蠻
兵十餘萬山而下海與其子披甲上馬迎賊首射
殺數十人蠻兵潰去會修路兵回前後左右環統
夾擊蠻兵無一生還者散毛部綿亘數百里海象
勢分兵勦捕得獲十計其畏懼逃避者海念其配
類之多遂撫足之然後班師

以徐佑為蘇州府通判

佑在蘇州屬歲飢奏發粟二十萬石賑之當春初
暴雨隄為患巡行郊野相視原隰大興治水之
後採訪使以為妨農且勞民沮之佑上言他役可
以妨農止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甚焉況今
規今有田之家量多寡募貧人出力而饑者得所
資正所謂以狹道使民易為勞民哉屬邑有節輝
王氏群告戡其節元未旌表未及行佑上請禮部

以前朝事不允佑上言周武王封比干墓非前朝
事乎至今以為威興朝議又謂其知大體俱從之
二月丁酉家訥卒遣行人諭祭于家

訥父壽卿仕元為陝西行臺御史訥登至正癸卯
進士第任鹽山縣尹入國朝為助教十五年五月
陞學士命撰國子監宣聖廟碑文稱旨十一月改文
淵大學士訥以年老嘗因附火火燎脇下衣亙燒
至膚訥始覺其火帝聞之製衣說警訥曰脇者脇
堂爾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為政致神怒若此耶
訥頃首懇謝于六年轉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學規
甚嚴諸生敬畏帝由是特厚眷之及是卒命禮
部致贈諸司致祭仍使護其柩歸葬所過碑邑
皆祭既而遣行人臨祭于家有司為治墳塋後復
祖為司業

庚子命禮部翰林院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帝諭儒臣曰王國有嶽鎮海瀆者即以嶽為正次
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於是禮部具嵩
以進使頒之諸國後曰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
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代則祭北海
癸卯給事中彭典民以罪繫獄其父九霄表請肆

散許之

帝嘗諭六部給事中曰汝等朝夕在廷觀法司議
刑犯者必以法斷之使不善者人人思過相勸為
善則庶幾刑措不用奈何小人玩法罔知今朕欲
爾等父兄伯叔采朝觀朕所為歸諭鄉里使民無
犯于罪皆知所觀化實為美事至是給事中彭興
民父九霄來朝適典民坐事繫獄及上表陳情曰
天地至仁風雨霜露無非化育聖人至仁禮樂刑
政無非治道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知有文有武清六合以一國區

掃羣雄而建大業居尊御極體道行仁四海露恩
萬象蒙化顧臣之子與民生居陋巷長自寒門十
三入縣庠而肆十九登賢堂以受成早蒙教育之
恩授居近侍之職奈何紀旨意而增減失實竊軍
籍而奏報不明一死攸宜百身莫贖臣頃居草野
素旨來朝適於引見之宸值其執訊之日憐其愚
暗切于心懷蓋自幼失教養之方是以長無事勵
之志伏願 陛下肯宥其罪赦廓天地好生之德屈
法伸恩遂父子之私安之私俾磨勵於歲年或改過
於萬一如其始終請其于法 帝覽表閱其情有

之於是同犯者十七人皆獲免又賜其父耒朝者
鈔五錠遣還九霄尋以病卒有司歸其喪于鄉
刑潮州府學生員陳質戎籍

初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琚引奏潮州府學生員陳
質當補伍帝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
易得一士難此生既有志于學可削其戎籍
戊申寧國公藍玉繫平西番遣使奏提

藍玉繫破西番蠻人遣指揮徐勝至京獻捷并奏
富山雜道蠻人攻圍大渡河千戶所亦討平之象
土官副使觀者奇得其多女數千人詔賜玉白金

五十兩文綺帛各六十疋鈔六十錠尋復繫破敢
毛洞擒土酋刺慈潭大壯等萬余人

傳友德趙庸曾與帥師從我

成祖出古北口

興化衛指揮僉事趙麟繫破倭賊于文甲海灣

倭賊入寇麟率兵與戰于文甲海灣殺退二千余

人獲腰刀弓箭等器又追襲至大頭山繫破之自

是倭賊不敢登岸

三月甲申復命禮部尚書李原名國子司業龔教

中定官民服飾

帝見朝服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命李原名龔教參酌特宜伴付百意於是定議化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衣自領至案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後四至肘袖掩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者民儒士生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後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過手七寸袖掩廣一尺袖口僅出拳軍人衣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掩廣不過九寸窄不過七寸袖僅出拳命領示中外顧成來朝以為貴州都指揮使司同知

成以是月自貴州來朝詔賜白金四百兩鈔五百錠彩段二十疋超陞貴州都指揮使同知庚午雄武侯周武卒於河南追封汝國公謚勇襄武卒詔歸其喪所過郡縣致祭仍賜麻布百疋賜其家自惟武侯追封汝國公謚勇襄是年正月內詔武領中都留司及河南已訓練軍士從晉王北征未行疽發背卒子興襲職右衛指揮同知以中國公鄧鎮臨江侯陳德六安侯王忠宣德侯金鎮之弟余紀斌忠並為尚寶司丞

丙申第八子澤王梓堯無子國除

澤王生二歲而受封又十六年而之國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常召國內儒臣設禮賦詩品其高下而獎予之至是出其妃與民家坐視王不自安帝遣使慰諭且召之王不諭王即與妃自焚死無子國除

令生員應補軍役者違歸卒業

置五軍都督府五司官及給部院歷事官俸

五府每司設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等軍專轄

五府并所轄都司御所軍官軍人刑名其六部都

察院所屬歷事官三年無私過者給全俸一年者

給半俸

立草場牧馬復定茶馬互市之法

令都督府等衛各立於草場俱於江北陽泉滁州

寺處放牧馬匹又定沿邊茶馬互市上寺馬每匹

易茶一百二十斤中寺七十斤下寺五十斤西番

來易者降金牌信符賜於番族以防詐偽每三年

一差官召各番合符以應納差發馬交納易茶有

以私茶出境者斬閑陞不覺察者處以徒刑民間

畜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易者籍其園以

入官

寬各處稅局司商稅及防官攢侵欺之弊

各處稅課司官攢有侵欺者出榜曉諭令司局巡攔計所辦額課日逐巡辦收於司局按季交與官攢出給印信收票不許官攢侵欺致令巡攔賠納其商稅三十取一不得多取

令各處提調官盤點庫藏及罷天下歲織段疋

令各布政司府州縣提調正官攢人等查盤在庫一應錢帛若金銀錢鈔并疋帛零段解赴京庫藏雜之物及銅錢錫器收貯備用不堪瑣碎物件當官燒毀舊衣服給付孤老仍問其數目以備稽考

其天下歲織段疋悉罷之凡有賞賚皆給絹布如或缺乏則就在京織造

成祖以征虜前將軍傅友德追擊故元丞相乃兒不花于迤都山獲其部落人口馬匹還次關平

友德率師至迤都山追擊乃兒不花破其部落人衆獲人口萬余牛羊馬匹無數千戶張文亦率兵征克火麻難山及亦都山與友德大軍相會還駐關平是役也河南副千戶徐忠運糧溫口接應不失最得其力

夏四月命戶部收奪吉安侯陸仲亨臨江侯陳德舊

賜田租

命戶部收仲亨陳德舊賜田租追逮二家僮從驗其歲收實數既而俱釋之佃人貸而未賞者皆蠲之以贖甲給西征將士

藍玉奉詔訓練士卒候征西番合用盛甲一萬詔從之人工部遣人運至藍玉軍中

置龍里衛指揮使司以鳳翔侯張龍所築衡州軍發之北田

龍里初設長官司以土官何善署司事至是命張龍領兵置衛尋改爲軍民指揮使司發張龍所築

湖廣衡州衛軍赴本衛屯田守禦

癸丑以韓勳漢璵察罕及左軍都督府僉事王憲往東昌等處練軍

戊午改徽州千戶所爲新安衛指揮使司

閏月詔傅友德以故元降將乃兒不花部落悉徙入交德承詔以乃兒不花部落遣千戶徐忠護送入關忠悉心有撫倖者如歸比至京師不花將校仍給以戰袍褰衣

置大水田千戶所以千戶石山統兵鎮禦

先是藍玉奏散毛鎮潭大旺施南等洞蠻人叛服

不常點江苑州雖有衛兵相去懸遠緩急卒難應援今散毛地方大水田與諸蠻洞相連宜置千戶所守禦至是命千戶石山奔領酋陽士兵一千五百人置所於大水田鎮之所隸施州

甲戌吏部奏除百官期年奔喪之制

先是百官聞祖父兄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吏部奏言祖父母伯叔兄弟期年服若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運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余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余期年服制不許奔喪但違

人致祭詔從其議

會軍侯張溫還鄉里賜白金五百兩鈔千錠文綺十疋京國公藍玉討平施南等處叛蠻

施南宣建二宣撫司數叛結寨于施龍孔藍玉遣都指揮徐玉將兵攻圍之擒宣撫軍文信餘蠻退走依山寨自侵藍玉復分兵破其大小諸寨殺獲蠻賊男女一千七百余入蠻地悉定

丁丑元帥侯朱壽之子朱與朱能死壽子還鄉賜鈔千錠

丙戌以故安慶侯仇成之子正襲爵

諡曰自昔人臣未達身居田野不異庸人雖有智能何以設施一旦得其依歸奮威勇於開創之秋立功名於天石之下子孫世世與國同永名垂簡冊豈不偉哉爾仇正父成從朕以來勤勞歲月東征西討累有成功彭蠡之彼厥績尤著所以生錫侯封死襲公爵方之古人未有過焉然功已成於前人福必延於後嗣今特命爾襲父爵為安慶侯爾其以禮檢身忠孝立志堅恪一誠則神人鑒悅祿位悠久矣

賜宋國公馮勝江夏侯周德興鈔錠令建先塋神道碑

馮勝德興謝成王弼張溫郭英吳高張翼李新仇正趙庸各賜鈔二千錠令建先塋神道碑

置平吳衛于貴州威清驛以金鎮為指揮僉事領兵守之

鎮宣德侯金朝興子也十八年襲侯爵以事被奪至是乃授今官

五月癸巳朔遷戶部尚書楊靖為刑尚書沈清為工部尚書秦達為兵部尚書

靖等俱給詔仍詔今後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為令其諸靖曰於戲昔者聖人以德化天下則民樂

從者衆違者寡天下治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天下之人皆爲善而無惡共樂天下之樂有不然者故又張刑具以齊之既而法行則賞當其功罰當其罪民日遷善而去惡於是上下相安和氣充溢天地清寧可謂咸亨後世君臣罔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特簡刑以治之故法縱民玩奸者得以恣肆良者含冤而受暴雖欲善治及不可得矣以斯君臣言之心非不仁蓋慮淺而見薄亦欲天下治耳不期爲世之大病也此鄭子產所以有政猶水火之喻而焚溺之戒可謂周相人情而熟於事理者也故治國者必擇仁人以治刑蓋非仁人執法國務之繁由此而生朕甚閔焉爾資善大夫楊靖會曰可今特授爾爲刑部尚書爾其敬慎禮道惟明克允欽哉而誥沈清曰昔聖人之世撻扑民俗敦厚宮室什器制不飭華故所司之工皆無異技奇巧然而功務雖簡其成也必精其廢也必當故一舉而無再爲一廢而無再造所以民逸者多勞者少因是而官稱召稱聖後之人受職任事則不然矣凡臨事之際或務爲淫巧以勞人或假公營私而害政所爲如斯豈有福臻而德消者也所

以古人重其事而選用必在得人今朕設工部必法古制特以爾清爲工部尚書當敬事信工無弊上下汝惟良哉其誥秦達曰兵姓黃帝列聖繼之而君之軍六諸侯之軍三宰之左右副之偏裨二將參贊之其諸戰將則爲隊長於是乎張九伐之威天下定民樂康然將之職有警則受命而行之者也其軍之資給功過之等第必有屬焉故立兵曹以總其務所以務者甲仗精旗幟明戈矛必利兵行糧爲之先橋梁舟車無不具備前期清道使無累尸則軍士氣壯武勇自陪於兵之職非忠良之士奚稱此任朕今以爾達爲兵部尚書爾其敬慎乃職毋怠於事使兵備脩明則朕惟爾嘉懋哉未幾復以靖居兵部達還爲工部

奉陵州學正張智誠禮部左侍郎

智字玄畧福建延平府順昌人戊午以明經應薦上吏部授爲陵州學正凡九載以內艱歸既服闋入覲帝方任賢爲治知智有才可用遂超拜禮部試左侍郎首言宜以書籍頒布比方李校議者以費人財不便爲言智正色曰使賢才豪征利益生民何借此費議者大惑在部束札不遷綱紀挾

人咸畏服未幾實授右侍郎

詔遣公侯還鄉加賜金鈔錠文綺有差

魏開曹宋中穎六國公各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

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永平謝成南

雄趙庸崇山李新懷遠曹興鳳翔張龍定遠要慶

仇成武定郭華昌郭子興鶴慶張翼十侯各賜黃

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千錠文綺三十疋

詔賜信國公湯和以安車入疑監察御史劾奏太師

韓國公李善罪狀不報

先是胡惟庸謀亂密遣元臣封績使于元主及惟

庸誅績懼不敢歸後藍玉破元主于捕魚兒海獲

績善長匿不以奏至是人有告之者捕績下獄訊

得反狀及善長私書刑官請逮問善長詔勿問於

是監察御史劾奏善長始由小吏遭遇龍興無介

胄之功巨輔之德 皇上念其閭里舊人艱難授

庖服勞左右多歷年所賜之公爵位極人臣祿及

子孫恩覃骨肉而善長柔奸隱隱戶位素殫楊憲

謀叛若罔聞胡陳不執又為謀主 皇上累加曲

貸恬不知恩今按得封績往來沙漠私書有善長

手跡大逆不道罪狀甚明 天恩寬大尚存矜恤

王法無私罪在不赦疏奏不報

庚子下李善長從子李佑李仲子獄家奴盧仲謙及

吉安侯陸仲亨奴謝帖木復證其反狀大理寺少卿

陳汝輝疏之乙卯善長卒

監察御史復諸按問李善長并其從子佑仲帝不

得已下佑仲獄善長家奴盧仲謙等亦發善長素

與胡惟庸私書黃金三百兩謝之及惟庸為相厚與

金帛以右劍謝善長且言此四國所獻者又以

玉刻龍蓋蟠桃玉恆奉善長陸仲亨家奴謝帖木

等亦告仲亨及延安侯平涼侯南雄侯等與惟庸

善長結為黨皆嘗謀約日為慶事皆未發帝曰

大軍革堂有是耶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災帝

疑之乃命廷臣訊其情俱得其實羣臣奏善長等

當誅帝又不許復令諸司職之仲亨等俱伏

帝詔慰諭之復石譜奉天門與善長語開創艱難

之際為之流涕復召至右順門帝謂羣臣曰吾

欲宥李祐等死以慰太師太師年老旦暮無以為

懷羣臣復奏善長開國舊臣任寄腹心親托骨肉

而所為如此臣等考其事及狀甚明敢以死奉法

帝曰法而是為之何善長大漸曰臣誠負罪無面

目見百官矣乃遣歸第賜李佑及仲亨死於是大
理寺少卿陳汶輝疏請為詳大志以得勲戚事臣
以昧識謬持迂平悉竭誠莫能補拙且上疏不
見簡乎勲舊情乞加原諒此蓋臣在大理政論不
可不公而其動閔天地古今刑弼不敢不慎者

陛下研審於幾微之際曲宥於疑獄之詞使廷尉可
平政論以措刑而陛下可深仁恩而厚福也嘗
論太師李善長奮身江城扶機准甸與陛下同心
戮力驅亂解紛得失下於萬死之中第勲勞為羣
公之首男尚公主親戚世承王公券書寵已滿盈

顧無不遂若謂其事為不軌亦不至今日而疑其
欲佐胡惟庸又大非常理也人情之愛已子必其
於愛兄弟之子既安享萬全之富貴肯僥倖萬一
之富貴乎且惟庸乃姪之親而陛下則子之舅
舍子而厚姪雖病狂局酒者不為執謂善長為之
哉且善長佐庸不過功臣第一封公封王而已寧
人有而今日者乎夫天命不可徵求神器不可妄
窺善長所知也况曾百戰艱危今幸安息又肯捨
安而即危哉且當元未欲為此者何限臣曾邀
遊燕越以觀勢知其非真而歸厥後亂擾而竊名

就者漸見削平身為羣粉皆善長所常見也久敢
有異心哉然人年老偷安動乖禮法容或有之顧
謂其滋謀逆命妄觀不軌必無是也又其子自屬
椒房之骨肉由紀無纖芥之可疑設有急難之間或
至相俠以脫禍善長亦不肯為况今全無形跡而
有起此謀哉且唐世民父子相俠以起兵晉石敬
瑭甥舅相殘以篡位是皆出於衰世豈有初興之
主而功臣詐懷是心哉君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
則殺人以應天象此尤非天地好生之心且臣以
刑為理當以刑為論出此慙惻惟冀作成於將來

詳其勲親猶宜曲從以貸宥否則逆諫而群士離
心薄恩而四方解體國勢所關殆非細故公議所
在不可阿徇雖言出而禍隨係彼而戮此然恥居
聖朝逢堯舜之居不能獻可替否以作臯陶之士
今日雖就刀鋸不敢徇私濫刑惟陛下哀而生
之使大臣得以曲全而微臣得以補過萬世幸甚
疏奏帝大感動命未下而乙卯日善長遂自縊
又京民通惟庸作亂者法當徙遠善長受其賊奏
請給其親又嘗從掌都督府事信國公湯和假衛
率三百人營第宅洪掾簡大怒曰非奉命太師敢

擅發兵耶善長懇免謝至是卒 帝命以厚禮葬之厚恤其家子仲為駙馬都尉後卒於浦城善長子祺尚歸安公主永樂元年卒祺子二人長芳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芳子五人長子恒倬襲群臣與謀反者多論死功臣與謀有司皆論以死但係已死者並不之究善長繼死之時年已七十有七後解縉亦代王國用草疏訟雪其寃人皆韙之

都勻安撫司及散毛撒狗長官司蠻民作亂藍玉以張龍將兵擊之遂剽平紅邊江沙寨降其衆

給雲南諸衛屯牛

先是唐勝宗張龍等住雲南訓練軍士置平溪清浪鎮遠偏橋興龍清平新添隆里威清平壩安莊南平等衛屯牛而耕牛不給勝宗請以泥州及思州宣慰司鎮還平越等衛官牛六千八百七十余頭分給屯田諸軍至是詔許之

六月戊辰前 帝 穎國公傳文德收捕寧夏山寨殘

還京師詔將士各歸原衛

已巳召鳳翔侯張龍還京師

京國公藍玉討執施南安撫司已叛上官覃大勝獲

其男女八百二十人

大勝械送至京師磔于市黨請成達東開元衛給行糧冬夏衣

給公侯家鐵冊軍及百戶屯戍印

詔禮部製公侯伯屯戍百戶印及勅以鐵冊初

帝以公侯伯侯伯年七各賜還鄉設百戶一人統

率其軍以衛護之給屯戍之印俾其自耕給食復

賜鐵冊曰曩者朕與群雄並驅於群諸將中授其

出群者為帥首以統軍當時發號施令摧堅撫順

敢有以五十步笑百步者斬是令既行三軍莫不

逡巡間有違者法必不貸自渡江以來平定天下

今三十有余年念諸將老矣令其衣錦還鄉特命

爾等為百夫長各率兵百有十二人以衛護其家

俟其考終子孫承襲則兵皆入衛罷其屯戍爾尚

欽哉於是魏開曹宋信穎涼諸國公西平江夏長

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安六鳳翔靖寧會寧懷遠

景川崇山普定東川武定鄱陽航海金寧西寧定

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號鐵冊軍

復賜魏國公徐輝祖鈔四百錠穎國公傳文德五百錠

丙戌詔定東宮司經局官制俸祿

初札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
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祿各有差本朝增
祿已多於唐宜從裁減詔自洗馬而下官秩俱倣
唐制其俸祿則從本朝

以駙馬都尉歐陽倫往湖廣雲南給賞趙庸所集新
軍鈔錠軍凡十七萬九千五百余人各給鈔三錠
重造待驗給在外諸司

各王府及山西北平山東陝西廣東福建遼東貴
州各都司布政司各給六道雲南衛各給五道都
司不與如有軍務以多稟快船飛報中都留守司

各道按察司陝西寧夏衛各令四道山海密雲永
平河州岷州洮大理臨安普安松潘建昌茂州諸
衛各給三道畢節烏撒永寧普定平越楚雄曲靖
洱海五開鎮遠興隆諸衛各處宣慰使司及衍聖
公張真人給二道其餘衛門及腹裏軍衛運司俱
不給

肅清逆黨及榜示勲臣

逆黨者胡惟庸陳寧等也勲臣五十七人徐達以
下若是也各以其類而為標且江夏侯周德興等
十九人為一類題曰所在隨軍征討要有戰將之

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周德興郭子興趙
庸仇成李新俞通源謝成張龍吳禎汪興祖陳桓
張嘯朱壽康水忠陳德顧時唐勝宗陸仲亨華
雲龍

詔浙江等處河泊翎毛不係土產者免徵

今天下衛所一戶充軍二名者免一為民復伍軍老
疾有子者皆與正糧及加賜貴州等衛及廣洋衛安
坤達軍月米一石

天下衛所軍老疾有子一歲二歲診紀錄者皆與
正糧候成丁收役不許別勾以亂隊伍其貴州普

定平越烏撒畢節永寧黃平興隆普安層臺赤水
等處衛所軍士并廣洋衛安坤達軍成戶者每月
支米一石不成戶及身婦女幼男止給五斗著為例
嚴實因徒丁糧買辦車馬船隻

命刑部都察院於囚徒名下審有丁糧者每三石
買馬一匹杖囚一名充水夫一名若至十名共造
船一隻常川走逆其用車處流囚四名共辦車一
輛正身病故戶丁補役不在消之例臣按流囚責
以辦車若身故又勾其丁則已甚矣是以正統庚
中間法司有舉比例上誦者我英宗直批其疏

凡因徒充站夫其役特滿所司先期三月甲請撥人代站該滿因徒依期釋放民情大悅蓋開創之始利於用成其守成之日責乎用惠道並行而不相悖術兼濟而不相違矣秋七月壬辰御誼身殿論侍臣以大學脩身化民之道

帝御誼身殿觀大學書因謂侍臣曰治道必本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脩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善脩身而人化之好仁者恥於為不仁好義者恥於為不義如此則風俗豈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風俗凌替民下知趨善流而為惡國家欲長治久安不得也

以西京庾嶺興往臨清訓練士卒

鶴慶侯張翼懷遠侯曹興自北征還朝詔賜翼鈔四百錠興三百錠

已亥詔景川侯曹震運卿加賜金銀文綺及鳳陽故官田宅

黃金三百兩白金三千兩文綺三十疋鈔十錠田

宅一宅

河南開封府雍丘縣民劉安壽進上雜書

伍符太乙書一千種景祐太乙書一千卷附陶金哥太乙新曆十品太乙各二卷九宮太乙入運太乙草等太乙祭法太乙神等五福十神太乙各一卷太乙局成書二卷遁甲書六種景祐應符經六壬心鏡癸法局等癸法符六乾甲給奇用五總龜各一卷六壬書十種兵長賦曆玉鋒法甲黃五更經草囊尋針訣心印諸天六壬斷訣雜錄六壬書東方朔射覆禽書各一卷且按元季之時我聖祖未興教化不明處士橫議邪說震人故有太乙等書出焉凡人主觀書當尋一代紀綱所在理治興亡之機人才用舍得失之故凡此太乙等當盡收拾以付於火則庶民以興邪說自息方今宵之承供有遁甲等法徐方珍重深藏甚於燕石臣尤慮其依法行用有同郭京也

癸丑使以曹震往西川整理軍務以征南又勞將士補成都護衛缺員

震承詔既已還卿及是復有是命乃遣之四川至成都因奏成都護衛官多缺員帝即命震與蜀

王同宗國公藍王復取征南將士歷年久而獲功

多者俱以名聞自指揮僉事至總旗通陞一等其
有亡失軍數多者不陞轉之例所定職名令兵部
奏授之尋詔王運期

賜潘陽侯察罕鈔四百錠

乙卯以吳傑性長沙府訓練將士籍土名一十一萬
八十三十二人隸平俱威清諸衛

八月甲子航海侯張赫卒追封恩國公謚莊簡

赫臨淮石亭村人元末兵亂赫集衆自稱千戶

帝起兵濠州赫率衆來附屢從征伐有功復督海
運給遼東官軍及足卒追封恩國公謚莊簡誥曰自

昔興王之臣輸忠効力功業著於當時生則享爵
之榮死則錫褒封之典爾赫從一朕渡江三十余

年來征西討累有戰功邇年漕運涉歷風濤厥績

尤著一朕嘗封爾侯爵以報勤勞今者因疾壽終

終于家一朕念相從之久用遵典封爾為恩國

公謚莊簡爾其有知服茲寵命

壬申京國公藍玉自四川入朝加增祿米五百石尋

命還鄉復賜金銀鈔錠文綺綾疋

玉還朝見帝嘉其有平番寇散毛洞壘之功賜

鈔千錠仍增祿米五百石尋詔玉還朝又賜鈔三

千五百錠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金文綵三十疋
綾十疋仍令工部給舟送之

以宋晟帥師征哈密破之復征罕東誅擒虜衆也
千五百人

晟嘗鎮涼州追虜至亦集乃之地斬其克孽也連
兇監余黨悉送京師招降故元吳國公把都等萬

余人送其酋長工不答兒等一百五十人於京師
簡其壯健者補卒伍其余部衆處之善地使其耕

牧自便威名大振西陲至是命充總兵官帥師征
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黑其城完固晟攻破誅其偽

王子別列怯等三千余人獲虜衆一千三百及金
印一銀印二奏捷京師尋征罕東西番叛寇誅擒

七千五百余人獲馬二千牛羊十餘萬西方以寧
臣按前代豪傑據河西寧夏如赫運勃李嵩趙元

昊之徒皆能跨溺水而壅堤壑連交河以震并涼
我先大夫宋晟討克哈密不守其地蓋慮遠戍勞

兵又大亂之後不可以久勞內地民庶也哈密不
守後為河黑府所襲執其王毋朝廷遣兵部石郎

張海都督僉事侯謙巡勒邊軍令其誅寇立王以
為西藏爭奈何黑府整兵嚴拒張侯二公不敢出

戰及黑麻西向留兵三百以所哈密而我軍數萬
快不敢進哈密遣民奔附其肅地面者放債種瓜
生理百出殆無報仇復國之公既而小列禿諸夷
擊破阿黑援兵遂挈哈密歸國先大夫都御史許
進往巡其地安輯夷民自是土魯番不敢東向西
邊無事逾二十年自劉寧旋師土魯番又至哈密
再陷而甘肅始多事矣土魯番即阿黑麻氏之別
號也土魯番之來自交河而哈密自瓜沙自
瓜沙而嘉峪越嘉峪而散趨其肅沿邊戍守勞費
不支其視赫連李嵩元昊諸兇弱劣殊甚蓋工訶

古人而拙於爲國文士武胄大抵然也臣聞燉煌
邊塞玉門之外有伊吳閼高梧谷二處極爲險要
蓋高梧處水草之衝伊吾連晉昌之勢若擾高梧
遏斷水阻則土魯番遠來飢饉人馬俱困將不用
戰而自却走如以爲遠伊吾閼亦可守也棄此二
阨則土魯衝突雖有子房之知無所施矣哈密名
雖蕃夷然地當衝要西域三十九部胡虜朝貢貨
易益出其地若復哈密重戍二閼則土魯番退縮
西域悚服罕東諸衛事我益恭其肅邊軍晏然

高樓

以大理寺少卿陳汶輝與黃花宴及賜其子金幣
汶輝在大理甚有聲譽嘗侍宴賜坐帝曰自古
志士功名不入其心卿之謂乎因賜御酒一樽紗
衣二襲及是帝思其疏韓國公李善長遣內官
召入加宴與侍臣即景賦詩名爲黃花宴宴畢仍
以鞍馬賜歸一日帝問卿幾子朕當擢用陳
汶輝對曰臣已有三子長在大學次蒙吏部選除
序班季尚幼候其成立力農以俱租讀書以報德
帝嘉其賜以白金綵段與其子廷槐廷棟廷桂汶
輝以子入謝表曰伏蒙聖恩錫臣汶輝侍宴仍
勅歸以白金五十綵段百疋並旨諭臣所奏言夫
狂辭厲色恒憂器使之非宜顧慶澤流微復愧身
章之莫稱分久撥於誅斥思忽示以溫存厚荷寵
光美勝爵雖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劉健法天下
慈被物四夷神武不怒而威九有蒙聖恩無思不
服金戈鐵騎已收一統之山河黃象玄圭大革萬
物之王帛忽念若金作礪之訓錫皇寶以褒忠深
惟無衣無褐之詩制臣儀以侍宴景仰洪鈞於綵
毫居給舍言無從革之華轉理刑政愧化裁之變
一生學術荷聖朝之陶鎔六載論囚避儉人之

組織屢結縉紳之列遇承府帑之珍仕職火于三
槐恩未酬於寸草茶泥之雪凜若金聲華衣之榮
惟騰綺麗敢不銘金而戒無斷成服而恐不裏庶
錢白骨以新侍士之光用表緇衣用懋好賢之德
伏願功加鍛鍊慕於文王之德之純札制彌縫輔
以周公之才之美誠通金石可久不磨道達經綸
服深無覈臣無任戴恩之至謹挈三子叩謝拜表
畢帝復留宴因問曰卿閣中藥物若何文輝對
曰俺閩海濱地雖沙壤其海味山菓特嘉門外也
至一丈長傍有一給事効其對至尊前不稱臣
而稱俺倭傲失儀帝却之

九月辛卯加封徐達李文忠三代王爵復封傅友德
曹震等三代祖考為公侯給新誥命

帝思勲臣開國之功雖加封爵未足以盡其報乃
命翰林侍讀學士葛鈞等稽考古制以聞鈞等奏
言宋制功臣韓琦生封魏國公沒後追封魏王韓
世忠生封咸安郡王沒後追封王考其先世止
封公爵王及三代別無定制本朝開平王常遇春
三代俱封王爵出自特恩難為定例其徐達等三
代追贈合依宋制 帝曰中山岐陽彼皆開國大

勲臣如開平王例俱封王爵自今凡開國功臣死
後俱追封三代其襲爵子孫非建立奇功者生死
止依本爵著為令於是中山王曹祖祖父俱封中
山王母皆封中山王夫人岐陽王曹祖祖父俱封
岐陽王母皆封岐陽王夫人穎國公傅友德江國
公吳良海國公吳禎鄆國公韓政黔國公吳復皖
國公仇成梁浪曹震會事張溫崇山侯李新長
與侯耿炳文等三代皆封侯爵魏國公徐輝祖等
奏言三代蒙恩俱已封王爵其舊誥宜繳納 帝
命毀其舊誥令中書舍人更以新誥給之於是諸

公侯各進舊誥繳納凡一百二十八通

壬寅封故永義侯桑世傑子中軍都督僉事敬為微
先伯食祿一千七百石

誥曰古者英雄欲立名於天地間必待時而出上
佐人臣開拓疆宇奮不顧身以成其忠天下既定
則防奸禦侮益盡忠貞上下之間永樂治安故能
膺爵於當時垂英名於悠久朕當群推鼎沸之秋
提虎旅東渡大江爾桑敬父世傑率舟師來歸由
是披堅執銳數著勲勞既而沒於戰陣已贈侯爵
功在國家朕不能忘遂陞爾為中軍都督僉事俾

承先業屢使征伐克底成功茲又擒除兇奸懷觀
內外豈不章美前人朕嘉爾忠特封為推忠協謀
武臣龍虎將軍上護軍徵先伯食祿一千七百石
子孫世襲爾其恪遵理道益堅事上之誠則神人
監饒福祿永昌矣

戊申馮勝藍王王弼曹興周德郭英來朝賀 天壽

聖節各賜鈔百錠而還復賜徵先伯桑敬鈔六十錠
選卿營第宅都督王信陳用創真各三十錠沐英達
臨安指揮王執討平教化三部蠻酋

冬十月辛未陞貴賓司丞何宏為少卿以太子洗馬

詹紱為司丞勅川侯胡海討平贛州反賊夏三等班
師還朝

海討夏三等平之斬首三千七百級生擒蠻衆一
萬三千四百人追擒夏三并其黨又三千五百余
人遂班師還朝上所佩將軍印綬

戊寅詔刊太常博士孫吾與所著韻會定正

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帝嫌其字義者切未註
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太常博
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詔古今韻會凡
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固以其書上進

帝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會刊行之先是

帝詔宋濂等論之曰韻學起於江右殊非正音有
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
當折為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
舉卿等當廣求通音韻者重加刊定於是宋濂定
音一以中原雅音為主又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
上下乃質正於劉基陶凱凡六謄摹始克成編其
音韻諧協者併之否則折之義字兩同而兩見者
合之舊避宋諱不敢入者則增之所有註釋悉依
毛晃父子之舊其歷代承用沈約所製類譜但知

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交為經緯者大是不
同書成進呈傳布天下人以爲幾使古詩三百篇
之體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嚙各半分其清濁
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也 帝以宋
濂等所考未精又刊韻會定正其致於聲音字義
切矣臣聞樂有五音宮徵商羽角也宮最清商次
之羽最濁徵次之半清半濁則為之角徵之於天
是乃河岳之文也驗諸吾人是則五常之德也五
音之外再添以變宮變徵者尤所以象三才四時
也言音至清人君至德淵微天下應即其象矣宮

爲君商爲臣角爲民羽爲物徵爲事臣有常職民
有常分物有常形俱安於不變惟君統民物要在
於權斷事出萬變難拘以尋常此宮徵所以獨變
也吾與宋濂樂鳳韶王俱王叔允朱右趙重朱應
瞿莊鄒孟達孫黃答祿與權汪廣洋陳寧劉基陶
凱諸賢皆與校音韻字義者也却以半商半徵足
成七音充引其類是以臣職而于君網捕諸樂音
不惟宮徵失調或致桑倫收斂臣知其說不忍
不言

辛巳賜故誠意伯劉基孫薦及其沈子仲璟文綺襲
衣鞍馬靴襪優令薦還鄉省墓

以國子生夏原吉爲戶部四川司主事

原吉字經詰饒州人是歲以詩經選鄉貢入大學
懼主事曹務叢睦凡倉庾府藏簡讀出入俱有條
理同官以事有未通者咸來相質原吉雖在紛完
亦必爲盡心條指人皆德之

甲申胡海等征南師還各賜金銀鈔錠還鄉

胡海陳垣葉昂曹震各引師還各賜鈔五百錠從
征三侯黃金各二百兩白金二千兩文綺三百疋
鈔一千錠各令還朝

封後軍都督俞弼張鈐爲永定侯

詰曰大夫大有志於功名者必夙夜勤勞終始無
怠方能建立勲業流芳千載朕歷觀往古之名臣
未有不由斯道而能然也爾都督張鈐自結髮從
朕渡江東征西討數著勲勞至今三十余年而蒼
顏皓首矣昨命從大將征西南夷尚能不憚鞍馬
之勞驅馳矢石之間奮勇當先一鼓而破強悍之
虜年雖壯實壯哉非始終無怠者安能如是今
持封爾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永定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以報爾功爾其敬哉
鈐定遠人也

追封故宣寧侯臣爲光祿大夫治柱安國公謚忠莊
復進戶民業

遣監生同各府州縣官拘集各里甲人等審知逃
亡該縣移文差親鄰里於各處起取其各里甲下
或有他群流移之民即時送縣官給行粮押赴原
舊州縣復業臣聞宣德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我
宣宗召楊士奇語之曰汝誠言今日之事當寬恤
者何仲楊士奇對曰事有交通不宜執一逃民一
事其初本因役賦繁苛不得已爲偷生之計歷歲

已久朝廷雖已赦宥復業而家業盡喪非但歸無所資且有公私債負之擾勢不能歸所在官司不能容往性逃聚山林相結為非積微成著蓋有可慮者願得恩旨下有司凡逃民願歸鄉者令群縣用心撫恤優免差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為民官給空閑田廬免役三年以安其危亦弭患於未萌事也 宣宗曰此事須作速施行蓋在此在彼皆是朝廷之民何須定逼之歸但得人安足矣斯令一布小氓惟動使戶生丁洪武之時必以此事上誦

定官民田多寡輸草于京師草場

官田每頃輸料草七包民田十四包俱起運赴京師草場內交納臣聞宋徽宗時諸郡草料俱赴汴京之草場靖康元年金虜入寇馬牛資之宋人無如之何夫當虜人將至若下令京民使之輸草入已則雖草積如阜而三時之間民必爭挑入城矣計不出此又不識以鯽魚水撥渥其草宜其坐國於虜也鯽水撥草馬牛不食或以水草強入其口或水氣近於唇止則馬牛不食立則以死若以紙布渥和溫水拭洗唇上之臊則馬牛復食不能死

昔安塞苗密即反沐英以都指揮張泰討走之俘殺三千余人牛馬數十鞍四萬斛鴻臚寺少卿陳德成奏請遷籍省墓許之

德成汶輝族弟也

始定淮浙歲辦鹽引

每窰小引十六引引重二百斤復鹽工丁半之輸其余工丁四引

令工匠赴京輪班成造弓箭

十有一月庚戌以重慶府永川縣知縣王佐為翰林院侍讀賜之靴襪

乙卯置景東蒙化二衛以胡常李聚統兵守之

初藍玉命曹震駐兵楚淮景東土官俄陶來降疏令為景東知府後倫思發叛率衆據景東俄陶出走于白崖川沐英討思發大敗其兵思發驚惧請降遂復景東至是英上奏言景東乃伯夷之要衝理當建衛鎮御其蒙化州所管火頭茅青等亦授化不服俱宜置衛以錦衣衛指揮僉事李常守景東府軍前衛指揮僉事李聚守蒙化

帝可其奏命守洱海衛都督僉事祝哲領兵會都督馬誠往置一衛就以胡常等守之

以俞淵率達軍征都勻

大理寺少卿陳汶輝以其子鴻臚寺序班廷棟自劾退休不計
疏曰臣聞償軍之將不可言創誤主之備豈堪任
事伏念臣性本迂疎言猶直遂叨蒙鴻化得與彙
征應明經行修之未列吏糾給舍之班閱歷漸深
忠誠屢竭晚侍黃花之宴難逃白璧之瑕蓋廢歟
問答忘分以盡言則上下古今因方而舉類忠孝
廉能之產闡潛德以觀風蒞其柝柝之生別士宜
而評價語雖簡徑情切數陳某諛某忤悉達于
聖聰可死可生皆稟乎宸命雷霆息怒自度迴蘇

日月容光或難覆照一侍臣殿尋其短彖取旨降
評厭奉夫漳潮守令之官實除於吏部本非所知
而廷尉大理之職誠奉乎天刑猶難獨擅固料成
於南箕為落井下石時若辨忠佞而得生莫如順
聖意以就死且漢無群僚揚憚自宜速誅虞既
措臯陶亦當避位又况臣年衰老屢積愆違伏
願聖朝頒雨露矜及無能遠逸逃山林遇蒙
洪福庶蒙衣蒨笠扣土鼓以同惟碧草瑤沙冒寃
空而無憾其再乞父子同休疏曰大明日月之照
不遺細微聖朝雨露之濡偏均橋梓仰沐生成

之重實深盈滿之憂敢瀝肺忱仰于旒冕切謂屢
建國功者方可錄位孤不善教子者不宜官厥嗣庶
朝無濫錫之寵而下逃負乘之機不比豫番恐有
深悔恭惟皇帝陛下德弘宇宙道接帝王成仁
義以綏萬邦徵賢良而分庶政方群賢之類應蒙
一門以厚顏雖鳳麟瑞世天下快覩而豚犬何知
蹊旁援進詎罔既多誅可有伏願矜惠而錄其
子孫去否別求乎忠亮取回宸翰無致國憂使臣
麋鹿遯山林之性俾臣豚犬周舅拳之仁異日處
江湖之遠聞號令而有知亦得採葑菲之微謹摺

束以來獻紫泥舟詔異徵賢以補官赤壁蒼崖望
賜臣以終老臣汶輝挈臣廷棟不勝冀望祈願至
疏奏不允

十有二月癸亥諭刑部以人力助死因輸粟于遠
帝諭刑部尚書楊靖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
論死其余死罪皆令輸粟于遠以自贖力不及者
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資以行學
士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重念及此罪人受更
生之恩矣帝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
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

而人或可以濟劉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間本
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繁因嚴刻也常曰善
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高麗貢玳瑁筆詔分賜學士劉三吾葛鈞等

甲戌福建布政使司進南唐書金史及蘇轍古

史

帝初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令書坊刊行至是三
書成上之

戊子放國子生程通謫戍祖父還籍

程通奏言祖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他子

孫侍養乞放回還鄉俾得就養帝憫其情從之

王先陳恭攻免大麓洞賊獲按百帛即谷琵琶得千
等砮斬獲重賊數百

貴州都指揮同知顧成征討康佐等處長官司

時康佐等處官司不奉賦役成率普定等處安

順等州土兵往征之而康佐長官司并九十九寨

正不奉賦役成兵至擊擒賊首安朵等五百人斬

首三千六百六十一級俘人口三千七百五十四

令副長官薛福壽招諭人民居種服辦糧差及康

佐等司增秋糧三百四十石

蓬瀛遊觀唱詠應多幸四海雍雍正治平 御前
詩曰曙氣初入四海同 聖明天子五雲中冕珎
端拱昇平日禮樂雍和化毓風萬國衣冠懽舞
一朝刑獄伏奸兇書生老得趨金闕願祝皇猷效
寸衷詩進 帝深嘉之

癸亥賜永定侯張銓鈔八十錠以勅第宅

復制百官班列朝參之次及儀從人數

凡文武官除分諸文筆殿啓事外如遇陞殿各用
履鞋照依品級侍班有遠越失儀者從監察御史
儀禮司糾劾東班則六部堂上官十三部司掌印

官都察院堂上官十二道掌印御史通政使司大
理寺太常寺太僕寺應天府翰林院春坊光祿寺
欽天監尚寶司太醫院五軍斷事官及京縣官西
班則五軍都督及各衛所官班序牌大書品級列
丹墀左右木柵之上百官照品級序立侍班朝參
之時將軍先入近侍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
之五府六部又次之應天府及在京雜職又次之
有不如儀從監察御史儀禮司糾劾其官員侍從
人數公十人侯八人伯六人一品至三品六人四
品至六品四人七品至九品二人其役使奴隸之

家不過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二品不過十人
三品不過八人

立考試科舉文字之式

凡出經史題目以試生員貢士須要含蓄不顯使
答者自詳問意以觀才識

以都督劉真立甘肅城池以衛西邊尋置陝西行都
指揮使司

勅劉真自迤北往西創立甘州城池操練軍士屯
種田疇甘州古張掖之地東抵山丹西至高臺南
隣番漢北接胡虜廣一百八十五里袤三百五十

里肅州古酒泉郡本甘福祿玉門之地馮勝下河
西元守臣驅民出塞隨調蘭州衛兵守禦也至是
置衛領前後左右中五所軍管十百戶所尋置陝
西行都指揮使司 甘州領肅州山丹永昌涼州
鎮夷莊浪西寧河州十三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
戶所并領赤斤蒙古哈密安定罕東曲先苦峪六
羌胡羈縻衛所以控制邊境遠番若柳城大州哈
剌土魯番刺竹別失把里把撒兒罕黑樓失剌思
亦思不罕帖卜列思等番山丹元屬亦集乃路後
設衛置五所東抵永昌西臨張掖南迫雷山北連

胡虜廣二百四十里袤一百七十里甘凌鎮其右

馬岐峙其左湖水縈帶前後燁燁分置南北

永昌城在金山之陽後置衛領五所背金山而面

雪嶺雲川經其西澗水遠其東東抵涼州西抵山

丹北連胡境南距西番廣一百八十里袤五百八

十里涼州古武威郡地衛領五所地勢險要土

泥沃饒東連寧夏西抵永昌南接西寧北距鎮番

廣六百八十里袤二百八十里鎮番衛古休屠

縣地亦西晉姑臧也衛領左中二千戶所續添古

千戶所地極富饒東連寧夏南接涼州西距西寧

北界沙漠廣七百里袤四百一十里西北有來伏

岫東南有蘇武山莊浪衛古允吾縣地領五所

東連寧夏西界青唐南達金城北距古浪廣七百

六十里袤四百七十五里枕烏山而接黃河左松

山而右分水河州元未宣慰使何瑣南據其地鄧

愈往征瑣南率衆來歸設河州黃延之水遠經其

地而西域急嶺諸水伏流千里出積石入河州以

同黃河再出遠河套順達中原後改爲河州衛軍

民指揮使司高臺漢涇樂縣地在甘州西一百

六十里土沃宜稻麥畜牧又連居延海透張掖河

西北三百里舊有黑河之北哨馬營乃所治之城

蓋就營展築輕省民力也東抵高臺四接肅州南

距番夷北鄰胡境廣二百三十五里袤二百五十

里古浪在甘州外六百四十里古浪東南郭舊

設有把隘關寨東至扮沙西連涼州南界黃河北

抵暖泉廣三百四十里袤五百二十里肅州以

西有赤斤蒙古阿端曲先安定苦峪罕東瓜州沙

州玉門陽哈密皆漢燉煌郡地久陷番虜未復都

指揮使司俱羈縻以統之

韃靼阿答失里寇邊也兵于朵顏山

俞通淵克平都勻

三月以徐輝祖等往陝西防邊乙未命葉昇練兵千

甘肅

遣輝祖李景隆藍玉桑敬都督馬鑑指揮嚴麟朱

名徐質陳義勲衛徐增壽往陝等處防邊賜鈔有

差乙未又命葉昇練兵于甘肅賜鈔一百三十錠

廷試禮部貢士賜許觀狀元及第授翰林院脩撰

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縣西一堡人本姓

黃父贅于同郡許氏從其姓庚午歲領鄉薦及是

會試中試入對禦戎之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

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滾滾千余言 帝覽其對嘉之擢一校脩撰尋陞禮部侍郎即與侍講方孝儒日見親用

西平侯沐春及都督俞通淵征勦龍海

封故誠意伯劉基孫薦為伯

誥曰昔者元運既隳豪傑昂峙海內瓜分當是時士大夫甚衆然汲汎從人者亦多所以賢知之士必擇人而歸以樹勲業奠安生民豈易於從人而輕滅姓者耶惟不有非義之從至死不移噫雖死名彰厥朕囊與羣雄並驅數年之間異聲而擅征

伐者不可勝數孰辨其真偽爾祖誠意伯劉基廼括蒼之士居括蒼之陞密邇山寨一聞朕命乃問道兼程星馳來歸陳曆之有在議戡定之先機又措安黎庶之道其為人也義氣凜然人莫敢犯所以父子相繼沒於奸邪系政之時可謂不移其節矣初授伯爵以終身因其節不移今特以前爵授爾為誠意伯增祿三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爾其敬哉

遣使如漳浦賜民陳子濤以養老儀物

子濤少卿文輝之伯也號定庵老而有德行

帝聞之故遣使降詔褒諭兼賜以綰帛罇酒俎肉香茶文輝代為表文以謝表曰伏蒙聖慈以臣年九十九遣使降養老儀物以光慶座臣子濤已即時率子孫魯玄子婦望闕行舞拜謝祇受訖者竊謂高呼萬歲忻躋仁壽之朝天與九齡復值康寧之運度儀晉接諭旨賁臨奉內旨之珍羞激中局之感激伏念臣子棲身林壑閱世腥膻烽火幾危入巖幽而豹隱干戈甫定際准甸之龍飛青眼者曾玄復瞻聖制顏齡過耄耄厚荷尊慈奈衰朽莫際乎風雲抱瞽矇忽聞於天日德未脩乎元老顧

就養於海濱菴雖備乎達尊敢杖先乎天下桑榆暮影羞觀師戰之蟠花橋梓怡顏喜領譔光之睿藻翰墨騰翔蛟鳳韶璫飛控驂驪嘉臣近百歲而身康夢魂罕到祝臣介萬年以眉壽歌詠太平縮衣綢疊扶策起舞春風鐫姐錯盡飲長消乎夏日霜膚靈髮始知挾纊之溫鳳髓龍牙迥出包厨之味宴邀賓友比近戶而馨氣特嘉數通期順豫遐方而綸音遠到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禮懃敦老心不遺年四海內均荷生成萬姓中悉無咨怨揭日月以著大明之景象造乾坤以受皇極之慶

言法古帝王而養庶老躬御膠庠謂今黎庶誰及
百年獨頌田野不穰古踰輜車乘馬之榮率耒耜
播衛謠壤頌之什堯天舜日不啻重老見官儀禹
甸湯園幸獲携孺朝 聖主謝莫陳於百咏銘已
入乎寸衷奪思龍戰類龜瘠遂填於碧溝遭沐鴻
休伸虎拜光瞻於紫極臣子漆無任瞻天仰聖戴
荷慈恩之至謹具表令姪孫臣汶輝進謝以聞
丙辰以齊王樽率護衛騎兵圍獵于開平近地

命齊王樽率護衛騎兵於開平近地圍獵因諭之
曰山東都司各衛騎士皆從總兵官額國公傳友
調發爾毋相參過有戰聞可自為備或總兵之左
或其右有膽畧者則當先無膽畧者則繼後若奏
凱之時寧使諸將言功勿自矜伐八月終秋高水
冷人馬入關爾亦回京

復定黃冊法禁格式以其冊架于後湖輪官守之
冊式比前加詳今所遵用者是也禁有司官吏里
甲人等不得科歛民財有改抹文冊刁蹬不收者
許老人指實連冊綁縛害民吏典具奏犯人嚴斬
官吏里甲通同人戶作弊隱瞞者及將原報在官
田地不行明白推收過割一槩影射戒除糧額等

項一體處死隱瞞人戶家長處死人口家遷化外
編排里長不出本都不許別都人湊補庵觀寺院
僧道有田糧者亦編入冊與里甲納糧當差寄在
人戶除里甲原籍排定應役雜泛差役皆隨田糧
應當冊成送戶部主事一員監生一千二百名

糾給事中一員戶部主事一員監生一千二百名
以舊冊比對清查如有戶口田糧埋沒差錯造冊
徑奏取 旨凡官員監生吏卒人匠每五日一次
過潮瞭曉司禮監戶部收掌鎖鑰不許一應諸人
往來其各處軍民人戶有籍不明解人前來挨查

後湖黃冊不許將府州縣全抄止抄本戶糧田軍
民丁產來歷明白即便發回亦不許而帶抄別戶
以泄事機

遣使勅我 成祖及額國公傳友德令收韃靼將阿
失里等

勅諭曰今上天垂象甚切須體天心凡北平護衛
及都司各衛隘口必當整備士馬勵精器械嚴為
守備不可怠肆

夏四月額國公傳友德郭英帥師北逐韃靼阿剌失
里

升教官位在雜職之上

沐春討阿資於補欄阿資走免陳恭復破龍海黑室諸賊

俞通淵脩立龍窠堡

五月詔定文武官封贈依宋制庶子得封贈所生之母

時詔定文武官封贈兵部試尚書茹瑺奏曰文武官員封贈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 帝命翰林院稽考古制學士劉三吾奏言宋制與今例同詔從舊制瑺

又奏庶子襲父職例止封贈嫡母所生庶母無封贈 帝以其舊不允復命禮部同翰林院同考古制於是三吾奏言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

花茂討平海南雷州等處山寨蠻徭凌擊敗倭船詔以茂為廣東都指揮使司同知

海南百戶祝德威以船隻運瓊州府諸色課料至京師

丙午遣使勅勞涼國公藍玉于蘭州

玉往西塞防邊行至蘭州墜馬傷右肱 帝聞之

遣使勅勞之曰朕昔率師渡江諸將為朕股肱者獨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材勇謀畧出諸將上凡授命征討未嘗挫怯二王繼逝求其統御三軍如二王者蓋亦少矣往歲嘗命爾副領川廣率師討不庭於黔南不數月而捷報黔南既定命爾副宋國公北取金山遂掩襲虜庭大捷而還方之二王亦庶幾焉今年又命爾整兵燉煌酒泉使者至言爾中途墜馬右臂微恙特遣使往勞爾其善自調護以稱朕倭任之意

傅友德郭英追韃靼哈者舍利王及遼王於黑嶺鵝罕山還次金鞅山子復從寒山掩襲虜衆而還

友德郭英率兵征哈者舍利王并追遼王軍行處下令班師虜聞之咸以為然蔚州千戶施文成所部節餉糧散裝以俟越二日友德趣師深入至黑嶺鵝罕山等處還至金鞅山都從黑嶺寒山掩襲阿禮矢里虜衆回次北兒河獲其人口馬匹郭英於寨山地方獲其人口五百馬千余匹而還

帝初遣諸將還鄉未幾獨召英還京賜坐與語甚懽命典禁兵及在京諸軍至是討阿答矢里有功

是時當交德下令班師之始諸軍皆將餽糧飽食棄余倉卒無從取給惟施文部下軍士得食人以是服其知識文初從郭英征哈剌哈之地牽馬下步者六旬人或問之即曰畜力所以待用也美然其言

六月初制各處歲貢不中者罪罰

凡各府州縣歲貢生員不中者有司官任及三年者照例論罪二年者住俸半年一年者住俸三箇月學官無分久近照例貴罰生員食廩五年者充吏不及者復業次年復不中者雖未五年亦充吏

以郁新為戶部右侍郎尋轉尚書

新初為戶部度主事歷比平部郎中及是超陞右侍郎後值考功帝於庭前稱譽擢尚書嘗因奏帝被顧問天下戶口漕運地理險易計時日應機響答一無遺謬新自謂劉晏以不必論也

己未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奏定冠服宮室器用制度以聞

丙寅命禮部翰林院定議軍官姪男替叔伯第襲兄職及養子女婿承襲養父妻父封贈之制

甲戌命禮部印通鑑史元史以賜諸王後領書籍

于北方學校

帝諭禮部臣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為耕匠氏舍斧斤則無以為業士子舍經則無以為學朕常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士子有志於學者往往病無書讀向嘗頒與四書五經大全其他子史諸書未曾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

己卯降翰林侍講學士葛鈞為國子助教

俞通淵率永寧畢節等衛軍擊擒蠻首二十一獲蕎麥五十石運貯龍窠

秋七月丁亥東川侯胡海卒

胡海定遠人其子斌從征雲南戰沒于陣贈都督同知次子觀尚南康公王海慷慨有大志每戰必身先士卒故所向有功

庚寅以李似初等同備顧問規正百司奏事

命刑部左侍郎李似初都察院左叅都御史張觀等同出以備顧問百司奏事有闕遺遺者許之隨事規正

禁占荒田及墾種山東田畝

令公侯伯大官以及民間不問何處惟墾熟田方

許為主但是荒田俱係在官之物數若有餘力聽其再開其山場水陸田地亦照原撥賜則例為主不許過分占為已有又令山東聚官農民務限丁着役限定田畝着令耕種敢有荒蕪田地流移者全家發化充軍

傅友德追擊韃靼將札都子蘭文山復征兼松林及熊皮山所居北路野人

友德追擊札都於打蘭尖山破其兵復征黑松林北路野人居於熊皮山者硃其將達達不剌罕復獲其人口馬匹是役安慶衛指揮僉事張玉

効力最多而張文自率部兵進畧亦都山生擒達賊釘牌及馬上達賊谷孩帖木兒等其河州僉事汪五十八辦畧阿者失力八充等處凡王師所到風動鳥飛虜皆疑有兵變臣北虜風俗大是慙異出行入處全憑天時大抵遇夏必就高寒之地以避酷暑及冬則趨和煖薪木易得之處以防嚴霜自比之外則今日行而明日留以車為屋夜張氊毛逐水草便畜牧而已右朕西南行一驛過唐古河合西夏所出之水東北以流其水之西土有峻嶺嶺石如鐵嶺陰多松林其陽多帳殿乃胡虜冬

夏相聚之所也吾國家能復開平屯兵鎮守則鐵嶺聚虜聞風遁矣蓋自開平東北十里有大松林山有木水有魚鹽貨很藉畜牧蕃息其去種州四十五里有驢胸河夾岸多叢柳其他宜稻麥契丹太祖以耶律康古率民田於河側歲登上熟移屯鎮州凡十四稔沿邊諸州積粟二三十萬石雖屢興兵未嘗之用驢胸北有大黑山胡號為窟速吾一人之外皆蒼石霜氣覆其上曰黑山之南徧西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大於驢胸河三分之一胡云渾紀剌河其水西流深急不可以涉西行一

驛有契丹舊城背山面水自是水又北流由城西北行三驛過畢里絕都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潭泊周廣六十七里水極澄徹胡云吾快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八和林城相去約百里泊之正西有故小城亦契所築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其所謂大漠也可百里外則皆有山其山之陰則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其中即和林川居人多事耕稼引水灌田漫有蔬園真塞北江南也但五秋下旬已經三霜糜麥皆稿由川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自山陰轉而西南行過忽蘭赤斤乃

民匹種藝之所其間有水號曰塌末河水注東北
又經一驛乃過石墩墩在驛道之南高至五尺周
四十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平地形甚奇峻馬由
是觀之和林為醜虜之會鐵嶺是醜虜之數但地
遠且偏難調兵以防禦臣皆不欲經理之也惟開
平舊衛是我先大夫常遇春所平東西共置八驛
蓋東起涼亭沈河寨峯黃崖直接大寧西起桓州
威虜明安黑寧內接獨石宣府出兵攻討取之易
而守之要吾觀舊衛形勢襟江經其陽龍岡蟠其
陰四山拱衛佳氣蒼鬱况牛羊魚鹽之饒河側耕
屯之利一熟便飽數歲內地免於轉輸若立邊於
渾犯刺河斤嶺于大渾和林之川則開平無事而
獨立宣府一帶高枕矣夫惟舊衛未復遂致柳溝
關頭堡外哈刺真哈連二部微兵成聚養德成蛇
已聞哈刺真部不虜酋把答罕奈領兵二萬哈連
部下虜酋失刺合吉統兵三萬窺覘宣府入寇無
常於戲友德郭英國初將也領宣大者兵由已發
糧田我支其位不異友德郭美也彼二者出塞求
虜若恐其弗見我今守塞防邊恒恐其突來是
何人品之迥異也噫

茂花收補連州廣西湖廣徭賊斬三萬餘人

八月以都督劉真統兵征哈梅城

賜龍虎山嗣真人張于以正一玄壇之印

張真上言前代嘗給正二品玄壇符錄之印今授
正二品銀印正用於表章文移於符錄不敢輕用
乞更別授 帝從其言賜印曰龍虎山正一玄壇
之印制六品

乙丑命 皇太子巡按陝西

帝諭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為險固向命汝
第分封其地已十四年汝可一遊以觀省風俗慰

勞秦民於是詔擇文武之臣各從皆給道里費仍

命經過府縣以備顧問

復定嫡母正妻生母封贈之例

兵部試嫡者如婦上言各衛武臣俱封贈父母妻
姓名有以嫡母生母同請者有以臣妻次妻並書
者未有歸一乞命取裁 帝乃命翰林院稽考古
制於是學士劉三吾言宋制嫡母繼母亡之日許
封贈所主之母正妻次妻有子俱存未有定議
帝曰只封嫡母正妻所生母則從宋制於是著為
則例凡武職父見任不封嫡繼母任所生庶母不

封再醮之婦不封嫡繼母已故所生母見在合子
職封嫡繼母所生母俱故止贈嫡繼母母在嫡母
已故合封繼母贈嫡母兄從軍第襲其職合封師
父母伯叔從軍姪代襲者係為人後合封贈伯叔
父母襲祖職者止封贈本父母其致仕官陞除不
與陞授止與原授續復令義男襲義父職又隨義
父姓者當封贈義父母若出姓者不封贈其親父
母亦未得封贈若本官以後自立功陞職者許封
贈親父母女婿承襲妻父職者封贈父母

陰久不雨遣使勅諭 皇太子慎脩德以回天意

勅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前命爾巡行陝西渡
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行西北以造
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兆也然
一句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有陰謀之事爾宜慎
舉動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
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
慎之

復免應天府稅糧之半及選富戶實京師

帝以應天等府如太平鎮江寧國廣德興王之始
供給艱難其官田稅糧自後減半徵收又思京師

當令富實遂命戶部行各布政司使選富戶起送
來京以實之

九月己酉遣主事寬徹監察御史韓敬大理評事詹
政齋書勅諭別失里士黑兒八火者

勅曰朕觀普天之下后土之上有國者莫知其機
雖限山隔海風殊俗異然好惡之情血氣之類未
嘗異也皇天眷祐受天命為天下之君者上奉天
道一視同仁使巨細之物殊方異類之民咸躋乎
仁壽而友邦遠國順天事大以保國安民皇天監
之亦允昌焉曩者我中葉宋君奢縱荒怠奸臣亂

政故天監否德於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漢入統葉
夏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至於後嗣不脩國政
大臣日非紀綱盡施致使在野強者凌弱衆者暴
寡生民怨嗟上違乎天簡在帝心以率命新民朕
當天命躬握乾符以主黔黎凡諸亂推擅聲教違
朕命者則誅討之順命者則撫存之是以華夏莫
不安惟元臣蠻子哈剌章等尚率殘兵近塞生釁
遣為生民之巨害遣兵致討勢不容已兵至捕魚
兒海故元諸生駙馬及其部屬悉來降附其間存
稱自撤馬罕兒等處來貿易者凡數百人遣使送

歸本國今三年矣使者歸爾別失八里王即遣使來貢朕甚嘉焉王其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使命不絕豈不保國于悠久乎將遣嘉勞其悉朕意

壬辰宋國公馮勝子有罪特免其死

勝子諱與家奴同謀殺人囑縣勿舉及事覺法司按法論當死徒二十一人帝以諒功臣之子特免其死餘論如律

以穎國公傅友德鳳翔侯張龍榮集平陽軍遣赴大同等衛屯種

申明朝參之制

禮部建言朝廷之禮貴於嚴肅而今者文武入朝往往綱也請自今朝參之時將軍先入近侍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且府六部又次之應天府及在京雜職官又次之有不知儀者從監察御史及儀禮司糾劾從之

以官錢買馬撥市民輪流看養

庚子詔罷建寧歲貢龍團茶

詔建寧歲貢上供土茶戶採進有司勿與天下之茶歲貢皆有定額而建茶品為其所進者必礪而採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 帝以其重勞民力

遂罷團茶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句置茶戶五百戶免其差徭俾專事採植既而有司恐其後時常遣人督之茶戶畏其逼勒往往有納賄者 帝聞之故有是命

龍閣門使尤良徐曰莊等以為禮部祠祭等司主事丁未舳舻侯朱壽左軍都督僉事責輅督海運糧儲還自遼東各賜鈔一百五十錠

俞通淵率善定軍征龍場獲稻七千石運貯龍場

劉真攻克哈梅城執王子別列怯幽王桑哥天里知院岳山及殺國公省院阿朵只等并大小頭目

立各處商稅衙門收受寶鈔法并定揚泰三州鹽例榜諭各處商稅衙門河泊所官吏每遇收辦課程不許勒索糾鈔但有孚貫可辨真偽者不問破爛油污水跡紙補即與收受解京者俱坐以罪其揚泰三州鹽引俱依准鹽則例

復以吏部考功主吏周丹為新化縣丞命禮部宴賞遣之

丹温州永嘉縣人性明敏有治才由進士授新化丞官以廉勤稱民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

使之以是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訟獄案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為奸罷諸不急之役流民歸者益衆考課居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奏言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案乞全再^任帝命吏部俾俊為縣丞仍命禮部宴賞而遣之縣民大悅出郭迎接者甚衆

壬子額國公傳友德振旅還京師

友德既還即奏言訓練北平等都司軍士凡八萬二千五百六十二人馬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匹

詔公侯府部院司寺等官罷朝候於中左右門侍班

詔公侯早朝於華蓋殿叩頭畢退於中右門伺候次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近事官奏事畢亦退於中左門伺候侍班其餘各衙門依次入奏畢應侍班者依品級序立

丁巳北平河間二府大水詔免今年田租

臣按北平今京師也河間古瀛州也二府都受塞外雲朔諸水逮到疾猛勢不可禦固有朝為桑麻之區夕有滄溟之變甫北四成之望又罹荒歉之災者每歲夏秋必有雨水深不通舟楫淺不渡車馬無益於民及有稅也臣請備通水之源流流之

分併併之潞會然後求其較種之宜以防猛水之害可乎臣觀山西馬邑縣洪濤山之水流為桑乾河其朔州武軍山之灰河武州白羊溪谷之武川嘆士谷之軍源川應州西安鎮之崞川皆入桑乾流至馬邑縣西北之金龍池隆慶州鵠川之水自州隆慶州界流至保安州西南三十里之清水河吞納萬金左衛西海之水并保安所出二即清天神界所發水溝口河之水同會宣府城南五里之洋河入燕尾溫河以至團山溪河之水經保安之南合沽河西至懷來縉陽山樂河之水順勢西流

畢入桑乾其龍門之水因鹽溝流至廣陽房山縣北良鄉縣東亦由廣陽以會桑乾並從東南流抵宛平過盧溝至看丹口其萬金所官赤城之東河西河雲州鵬鵠堡之南河以言南河之源又自剪兒峪狗兒村合流至于赤城之西河凡此二河則合泉溫東流以行分而成二一從西北入宣府城一從城南以合東河東河之源乃出自獨石雲州東南流經古北口蓋三河雖各異流但共趨古北過密雲至順義縣北二十里之牛欄山會潮河經通州出直沽入于海則同其黃花鎮川之河來

自塞外經昌平懷柔王河大通二河之水統都成
過大通直抵高嶺左又順義縣黃頌峪所出七渡
河經流三河昌城芹城水西南流至蘭一畝泉之
清河經燕丹村雙塔水自雙塔店以會昌平縣月
兒灣之榆河沙河以過順義若香河縣接魯口之
河流經縣西同前衆水俱匯白河禦夷北塞鮑丘
水南流徑九庄嶺百餘里過密雲戎合道人溪出
縣界密雲峒山山水下之流也為廣峒水關外三
川流經密雲東北號為要水三河縣東南平谷故
城之水接納沁河洵周庄馬莊獨樂小碾鄉泰諸
諸河自平谷界過三河抵通州之寶坻灣陽界梨
河經遵化縣西南連湯池河直入寶坻之三汊口
以通潮河以言潭沱之水其源出代州繁峙縣之
秦戲山歷代煇忻定五臺孟縣過榆峯出鹵城經
三合入南關并陞平山真趨獻縣併入曹河易水
一派同流然孟縣龍化河之水向北以流慮虎雲
中牧馬與夫大鳴泉流為韓河經真定縣界松嶺
之水則經井縣為甘洵河流為綿蔓仍吞藏河松
陽之河源自靈壽之揪山若乃靈壽東北衛河又
經馬其水則來自常山矣山西諸水散于燕脂當

城派河直至準城派河又吞納之清漳河抵衛水
入武邑縣北三十里名曰夾河太行山麓之水流
為響水河者周入洛河洛河則出自遼州太行山
歷武安柘林伏流至洛遠里復出流行東經雞鹿
凡諸數水咸指澤沱為壑然易水曹河行至獻縣
五星鋪已同澤沱是外有唐水焉自靈丘縣過飛
狐倒馬直抵唐縣界流入祁州以會沙河沙河則
自定州以經祁州東南以行遂入滋河滋河之源
發自無極縣歷深澤至祁州西南三十里仍合沙
河沙河又授道攔告河蓋道攔源自平樂縣山麓
諸水流至涞水縣西十里是為道攔河行唐縣楊
川嶺嶺下之水流入縣界又謂告河雞距泉一畝
泉流至保定城西三里則謂清苑河至安州之西
南又匯為劉家淀矣完縣界水經漏城之南五十
里即方順河也流之清苑石橋河水東歷清苑之
南二十里則入黃鈞窰河之水自唐河分流至保
定東三十里保定東南九十里則有上尾河焉源
自蠡縣唐河經縣界入安州五雷嶺之雷溪水經
滿城之北一十里號曰大冊河自北清苑北一十
五里徐河所由名也亦入安州有長流河焉源田

鮑河過安肅出新安東南至雒縣以入瓦濟有溫義河焉其源發自安肅之南三十里號為曹河一出安肅縣一十里則曰徐河俱會安肅縣彼此相合河各溫義再轉南行與長流河交會經雒縣都歸瓦濟東鹿雙丘鴉兒河源出晉州入東鹿境以入深州易州西南五十里有女恩谷水自澗之東北以流轉而西南徑赴易州有漆水焉發自礮石桃林入漆水縣界東入聖子水有莊溪焉出自紫荆南入白澗以前數水順流歸宿咸以易水為宗易水則在安州城北流至雒縣即為瓦濟過五里

舖合潭沱歷保定出直沽以入大海其代郡涿山之水流通涿水縣北又東南流至定興西合五里澗是為拒馬河其新城馬村河紫泉河又歸會之併至白溝河東汪霸州任丘縣之滏水及掘鯉定之水與夫洋東五千二淀肅寧縣外二十里下由中堡河武清之南有清沽港西接西潯東合小直沽與前數河同趨直沽又東起信安御河西至霸州莫淦口其保定縣之西北直抵雒縣自雒縣以至安州自安州西邊貝淀以至清苑又起安肅廣信之南以及清苑西北自清苑之西古古有難而

泉尚泉并方田稻田南北東西各一十里號曰西塘泊限以大河以分南北夫塞外河朔大行雲中諸水俱會河間京東臣觀者丹口三汊口潮河通州雒縣安州九濟王里舖潭沱清苑武清直沽一十二處皆諸水所必鍾匯者也無雨之時河水基淺大雨之後水勢懷襄淺時水脉不多土地高危不可築為堤陵以灌田也懷襄橫流之暇水後疾猛人人自保招呼就淺殆恐不及也若不愛惜一十二處河壩即其兩崖之傍各取平地百有余里中間塘泊以承水之飛放因勢開溝以分水之餘然後橫開長渠多設木竇以分散其水計滏泥所鍾與沮洳盡處各為斗門以司啓閉外截鹹水使不得入內畜淡水不使外泄斯河北四百里瀕海數千里帶叢柳委之臣免伏狐藏之數陂水浸灌灌便成良田其所收穀粟倍於東南漕米十倍矣顧堰水築田極是美事但國家虛弊力不普存况悔吝吉凶恒生子動發民築堰恐非今日所能行也臣聞百穀之內有所謂滋蕒者產自南交又黑黍者遠近咸有是種糞鋤得宜其莖不止丈二正月初濕地下種二月旬末分栽六七月之交穀便歲

熟河壩泥曲尤其所宜一畝之收不下三石若著
意令民墾耕斯荒土變為美地蓋向也懼河大水
及今也懼水不大何者水退則泥淤泥淤則禾茂
則穗長大而穎實好水高大二不能為害及為民
利矣若不用故意黑黍二種任他神農亦做弗得
矣

以馮勝傳友德往陝西同蓋王訓練將士

始創生員衣巾服飾

制襖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緋軟巾垂
帶初 帝以學校為國儲才而士子巾服無異胥

吏宜有甄別故令工部製式以進 帝親視必求

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於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
著以為式

乙丑江西建昌府南昌縣吏馮堅上言養聖躬擇老
成據夷選有司褒祀典省宦官妨邊將抹庶能置
閔防九事遂以堅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一曰順養聖躬以為民社之福王者奉天勤民綜
理萬幾固當膏衣肝食勵精尚治然而兆民之安
宗社之固咸倚於一人陛下春秋高矣未見日而
朝百官似非順時調護之道願陛下清心省事勿

與細務順養聖躬求為民社之福二曰慎擇老成
之臣以為諸王之福臣聞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
人陛下遣諸王之國當英妙方壯之年臣願陛下
慎擇老成之臣為各王府官使其正色直言匡救
其失凡有作為務當於理不惟上安 聖上之心
實足以為諸王之福三曰據夷狄以為中國之福

王者治天下立綱陳紀制禮作樂以成雍熙之治
者蓋由神謨廟筭懋服遠人以寧四海一人而遠
莫安得以施其政教今天下一家四海一人而遠
鄙無備不可也臣願 陛下務農講武屯戍邊圉

以逸待勞夷狄據却實足為中國之福四曰精選
有司以為生民之福臣願陛下擇老成廉正之士
任以方面俾以察其所屬守令旌別淑慝稽其所為
實蹟以聞於朝而黜陟之則有官者豈不遷善改
過而勇於自治乎官既守法則民不受害而安其
生如此則德化流行條章宣布刑清訟簡家給人
足而為生民之福五曰褒封祀典以勵風烈夫人
之生也功業顯於當時則其逝也聲華著於後世
所以載在祀典以崇德報功使民久而不能忘也
臣願陛下於歷代忠臣烈士有功德於民者勅有

司訪其事蹟以聞俾禮部翰林考究明白量加封謚六曰戒省宦官以防內權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設置宦寺守門使之傳命令給洒掃而已然往昔之居多為所制由其為左右親迎故其言易入而易信遂養成內患而不自知也 陛下監察之明惡有是事然臣願 陛下鑒諸史籍裁革冗費不惟朝廷嚴重貴足以防異日弄權之患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用將開邊國之大事然而往昔之君假以兵權久在邊國以致縱放淫佚不可制馭今 陛下聖謀廟筭舉遺策凡守邊之將

宜察其言行可托腹心然後假以兵權必時還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功臣亦足以提防外事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先王之政在知人在安民然則知人者所以安民也今有司之任未盡得人廉幹之材或為上司所忌同僚所嫉則能自立不屈者少矣故為善於下而不加察非激勸之道伏願 陛下廣布耳目之臣訪廉能外奸貪以明黜陟九曰增置閔防以革弊夫立法以革弊除奸以安民此有國者之先務也自陛下置勘合為券印以字為號次第書之彼此各藏其半凡微

發必合而驗之同然後行甚得革弊之道近聞各司惟以帖委吏胥以督所部少不如意輒加撻楚而利害及於民伏願 陛下增置勘合付司聽其填寫差違事畢繳報則所司必不敢輕發以病民而凡事亦不至於久曠而不報也書奏 帝覽之曰所言知將務違事變但調易邊將馬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矣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趙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又何容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何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冬十月丙寅湖廣實慶衛百戶舍人倪基上言任武臣制民產與社師明賞勲四事以基奏贊清平衛事一日任用武臣 陛下奉天承運伐罪吊民有智之事運籌決勝有勇之事畧地攻城天下既定功高者列爵封侯其次列于校傳之後世與國咸休褒功報勲謂至矣今見握其于名藩大鎮者以年新進士子多有未開將畧且三品以下五品以上之職非雄傑取衆之材不足以當其任伏望特詔所司論才薦舉其間豈無忠烈智勇之士數實錄用必能衛國家翊社稷二制民之產臣聞有恒產者有恒心無

恒產者無恒心自井田既壞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地置雖先發政施仁必自經界始陛下以神武定天下當明先王之政計天下之田驗生民之若使戶各有產人皆有食如失則禮義廉恥之行可興矣三曰學校乃國家之首務陛下即位之初即詔天下興舉學校作食賢才以高治道故鄉社有校縣有學今群縣之學與已而鄉社之效頗廢非所以廣教化也伏願陛下詔鄉社舉明經之士或年老致仕之人百家置一師以經史教授民間子弟日就月將漸染成才自然向化而官使有人矣四曰國家建官分職所以分理庶務陛下踐祚以來求賢之詔屢下而有臣奉行或有未至臣願陛下於萬幾之暇留神省察孰賢孰能孰達孰藝蓋官不必備惟在得人苟得其人宜加上賞不然則黜之如此則野無惟賢朝無闕政矣書奏 帝嘉之命基叅贊清平衛事

俞通淵率兵征龍場蠻賊獲稻七千石運貯龍巢堡

下大理少卿陳汶輝于刑部獄投死于金水橋詔贈嘉議大夫弘文館大學士謚文烈

時有山東張憲使某者不奉勅諭鞭笞宮內戚帝欲處以大辟汶輝忿爭張某之賢封還御旨帝怒詔出科道官遂劾汶輝抗主遣人押赴刑部行經金水橋口占永訣詩以示三子說遂投水死從容就命畧無所顧懼 帝聞而悼之哭止即詔御前指揮押者以不救坐死斬之仍製文諭祭賜葬鳳凰山詔贈嘉議大夫弘文館大學士有甘謚文烈二月汶輝漳浦縣四都人今為詔安縣都仍舊族弟德成自鴻臚少卿謫安南知縣尋卒 帝謂德成嶺海難貞謚貞惠汶輝長子廷槐是年亦死廷槐丁憂回籍廷挂隨母徐氏居金陵不回汶輝所交皆當世名如劉基泰元之陳遇陶中立牛諒趙子貞方孝孺之至漳州也汶輝性見甚敬禮之退後學益砥礪欽而入務約而明曠而充務通而大

十有一月丙申馮勝等奏討未降西番遣使勸諭止之

馮勝藍玉等遣使入奏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 帝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毋輕舉爾勝及左副將軍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

諸將駐陝西訓士馬且多市馬為武備待其有警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庚戌 皇太子還自陝西

以文武官及六品夫人正妻朝賀皇太子妃于柔儀殿禮部奏正旦冬至及皇太子妃誕日公侯伯夫人文官四品以正武官三品以上命婦及未受封中妻各具衣服赴柔儀殿行賀禮仍定儀注以進帝命武官六品正妻亦與其例余並從之

己未曹震開治瀘州枝河等六路

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震治瀘州按視有枝

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

開六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

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陝西是往來者皆便之

己巳周府右長史周恕以年老致仕特命為右春坊左

己卯冊穎國公傳友德女為晉王世子濟熿妃

冊曰朕君天下封諸子為王王嫡長子立為世子必

選賢女以為之配朕第三子晉王綱嫡長子濟熿

年已長成爾傳氏乃穎國公友德之女宜以締婚

茲特授以金冊立爾為晉世子妃爾尚謹遵婦道

內助家邦敬哉

御武英殿及學士劉三吾講惠迪吉從逆凶之旨

帝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劉三吾曰

凡人遭懼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逼則

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也劉三吾對曰

如災者亦當聽於天 帝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

天者其自取於天何與

十有二月俞通淵自龍場回貴州統辰沅潭及都

督節征古州諸蛮

二十有五年

壬申春正月癸未朔御奉天殿朝賀大宴群臣

丙申遣使送故元梁王孫愛顏帖木兒於高麗

送愛顏帖木兒於高麗賜鈔五十錠為道里費且

命高麗送至耽羅國依其親族

詔天下傳誦大誥

詔天下傳誦大誥凡遇鄉飲酒禮一人講說盡

人盡聽使人皆知趨吉避凶不犯刑憲其秀才教

訓子弟引赴京考試有記一篇或全記者俱愛

賞仍具賞過姓名之數曉諭天下使人知所歆慕

倣成 帝嘗諭刑部臣曰自今十惡非常赦所

原者則用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是以大

誥之作一以寬厚為本臣按我 聖祖以懲貪

墨則極其嚴大誥以遠後人則尤甚恕自是列聖

皆率由之觀我 成祖令死罪情重者依律處治

情輕及公罪者皆得收贖至我 皇上屢肆赦宥

官吏軍民除謀反叛逆子孫殺祖父母父母妻妾

殺夫奴婢殺家長殺一家非死罪三人抹生訴割

謀殺故殺毒魔魅毒藥殺人大體大獄及為

事充軍原係真犯死罪饒死并失機強盜人命不

赦外其情可矜疑則令所司不必拘泥成案即為
釋谿蓋其存心 二祖之心也

都察院右都御史袁泰請罪不言時政御史胡昌齡
等不許

袁泰劾奏監察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口不

言時政王惟各等四人闢革不稱職當加以罪

帝曰言之非難言而當理為難昌齡輩安知其終

不言乎若闢革不稱職者罷之泰復執奏曰昌齡

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諂詐不肯言耳 帝曰人臣

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家之利病生民之休戚亦

豈得輕易若遽以心懷諂詐罪之何異於張湯勝

誹之法於是泰不敢復言

改詹事院為府定設詹事丞簿等官

院改為府設詹事少詹事府丞主簿錄事左右奉

坊大學士庶子掄德中允贊善司直洗馬校書等

官又添設春坊左右清紀郎左右司諫通事舍人

皆以輔道東宮侍從講讀每進講畢凡 朝廷發

落過五府軍政六部緊要事務及撫字四夷恩意

大經大法皆得與聞

定禮射書數及增各學獻貢之額

凡朝廷頒行經史律誥禮儀等書生員務要熟讀
精通以備科貢考試過朔望習射於射圃樹鵠
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偶二人各執西
矢以次相繼長官主射射中的飲二爵中未二
爵一習書依古人法帖日五百字以上其教法務
在精九章之變以期實用其天下各府州縣歲貢
生員每府一年一人州二年三人縣三年一人
以周興師帥伐黠靼也連迭兒部追破其兵子徹
徹兒山復遣八興衛副千戶鄭亨至幹難河撫集
衆初元主脫右思帖木兒師潰於捕魚兒海將
奔和林為也連迭兒部所試部落奔散至是遣
北平都指揮周興師門罪追其兵衆於徹徹兒
山大破之復遣鄭亨至幹難河撫集遺衆虜因大
敗之後十余年不敢近邊虜酋本雅失里與其部
將阿魯台阿哈木太平又募兵自守鄭亨以功陞
密雲衛指揮僉事後以功封武安侯
俞通淵攻克銀額洞參門合水諸寨進克古州洪州
通淵率兵攻克銅額洞參門合水諸寨又進兵攻
古州連克蒲洞銅額龍里遂拔古州其西洞龍昌
灌洞亦坑迷洞及洪州亦攻拔之群蠻大震

二月詔在外公侯伯李景隆耿炳文秦敬等還京師
以葉昇曹泰及駙馬李堅都督宋晟指揮使嚴麟陳
義等訓練河南陝西軍馬

先是命景隆藍玉常昇耿炳文韓勲仇政濮瓌王
瑄吳高張翼孫恪察罕秦敬等一十三人往陝西
練兵備邊至是俱召還仍命葉昇於河南衛曹泰
於平涼衛駙馬李堅於鞏昌衛都督宋晟於涼州
衛劉真其肅衛汪信臨兆衛指揮嚴麟於慶陽衛
朱銘延安衛徐賢寧夏衛安陸侯吳傑并指揮陳
義於泯州軍訓練軍馬以後命

諭中外官詳審罪囚

帝諭刑部郎中楊清等曰在京獄囚卿三覆奏朕
親審決猶恐未當在外獄囚繁多居官者安得人
人盡職所疑豈能一一當罪自今在外所止獄囚
卿等當加審詳獄務得真詳然後遣官審決有寬
者即為伸理毋致良善被誣奸邪僥倖為雲南道
遠若候遣官必致淹滯其令本處會多官詳審決
之

賜涼國公藍玉米一千石

辛巳間平忠武王夫人藍氏卒詔賜鈔百錠絹一百

匹米百石

額國公傳友德請懷遠官地九頃六十畝為田園不許

友德請懷遠縣官地九頃六十餘畝以為田園

帝曰爾貴為上公食祿數千石猶請地自益獨不

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慙而退

寬懲涼州歸附新民田租

涼國公藍玉上言涼州衛民壹千七百餘戶附籍

歲久所種田畝宜懲其租令輸至其肅帝曰涼

州歸附雖久貧民至今未甦俟年豐食足然後懲

之

二月以馮勝傳友德曹泰王弼等整理陝西山西河

南等處軍馬

帝念陝西山西河南寧國宣武諸處城池久不修

濬士馬久不簡閱也田兵多遺逃恐武備漸致廢

弛乃遣馮勝往理西安四衛及華山縣平涼等處

八衛友德理山西都指揮使司屬衛李景隆理華

昌岷兆臨洮河州五衛藍玉理蘭州莊浪西寧西

涼其肅等七衛曹泰理漢中秦州金州三衛耿炳

文理慶陽延安綏德寧夏左右一七凡五衛歸熟

理洛州平陽二衛仇政理振武朔州二衛濮興理

岢嵐蔚州一衛定遠侯王弼理彰德懷慶寧山三

衛吳高理惟陽歸德武平三衛孫恪理河南安吉

寧國宣武弘農潼關六衛東莞伯何榮理陳州額

州二衛桑敬理南陽信陽等三衛劉真理宣府與

和雲州大興保安隆慶懷來等處城池倉廩仍戒

以各慎乃事務安軍民臣按是時國家氣盛

各處造鎮食足兵精蓋東起遼東大寧宣府興和

開平大同東勝延綏寧夏其肅而極於嘉峪東所

無者只是樂浪玄菟真番西所無者只是酒泉以

北燉煌一解耳自遼陽大寧興和開平東勝捐棄

宣府遼東聲援隔斷大同延綏臂指不聯自寧夏

西抵其肅長二千里前有西番後有北鞏一線一

路通乎其中內民困於轉輸邊卒戍禦生受比以

國初大相遠矣臣觀東西守成起自遼東清河堡

歷馬糧東州會安三公兒武安柴河

松山靖安威遠鎮北清陽鎮夷廣

陽定遠魯達宋家泊丁字泊二泊近遼

陽境十萬壽上榆林靜遠長營長勇

長勝長安長登長靜三岔河西興

鎮寧	鎮遠	鎮安	以上諸堡皆近遼陽	鎮
靜	鎮邊	鎮夷	外有市馬関三衛夷人來市	
大清	大寧	太平	大康	大安
大勝	大鎮	大福	大興	大定
茂	大勝	大鎮	大福	大興
松山	灰山	寨兒谷	白塔峪	與水縣
園山	寺兒峪	三道関	角山田	片石関
大安口	西陽口	小河口	娃娃谷	小毛山
大毛山	黃家口	城子峪	水門寺	平頂谷
板蕩谷	義院口	星星谷	桑盆関	箭桿
界嶺	羅漢	青山	重谷口	桃林口
孤害	正佛	劉家	徐流口	河口
石門	榆木口	青山口	童家口	塞外有大
寧舊城	遊卿口	鐵門	李家谷	木谷寨
石子谷	大峯口	塞外有古城驛	小峯口	
潘家口	東第谷	西第谷	山臺寨	廖家谷
龍井兒	椽捌寨	三道寨	捨身寨	馬蹄谷
蔡家谷	于家谷	羅文谷	猫兒寨	井兒谷
山寨谷	沙坡谷	山口寨	冷嘴頭	大安口
魚谷寨	燒灰寨	水谷寨	漢兒嶺	大角谷
師姑寨	梧桐寨	栢嶺寨	盧家寨	司馬寨

沙嶺寨	狗兒寨	執梁子	潮河營	潮河三
營	陳家口	東駝関	西駝関	左二関
水関	白馬関	劉車嶺	白崖口	營城嶺
馮家谷	谷之外有兀	喪罕一部乃韃靼	小王子因	
隙判去	至今相攻者也	自馮家谷又至東石谷		
東冷谷	白道谷	大長谷	小長谷	四海治
龍門所	驚堡	鎮安	青泉	獨石
馬營	小白陽	過一野狐	便有興和城	大白陽
葛峪	常峪	清遼	羊房	寧遠
房	新開口	新河口	洗馬林	長勝
白羊	鷓鴣	陽和城	柳溝堡	堡外今有虜面
把蒼罕	李統兵三萬	失刺合吉統兵二萬	向遼侵	
寇最是無常	都未曾驅逐也	自柳溝堡歷関頭堡		
水盡頭堡	駝馬	吉臺	水口堡	宣寧縣任
黑山八堡堡之外	有大同廢邊城	塞今未湮也		
由黑山八堡	歷禪皮溝堡	天橋兒堡	牛心	
山堡	虎毛河堡	楊鉄山	黃家	妬河堡
長林堡	紅門隘口	水泉營堡	水營兒堡	
八柳樹堡	寺鳩堡	翠梁山堡	馬站堡	黃
龍池堡	滑石澗堡	樺林子堡	娘娘口	灘口

塞之外舊有東勝衛治東受降城黃河經其中自娘娘口灘歷黃雨川木瓜園鎮羌堡鎮羌堡外臣聞今有克罕部兵五萬分爲五部一曰好陳察罕兒二曰克失旦三曰卜爾報東營四曰阿兒西營五曰把即即阿兒盼脫我邊尚未除治自鎮羌歷永興神木火洞油柏林高家堡建安雙山常樂榆林鎮劉家寨米家寨魚河堡嚮水堡波羅懷遠威武清平龍州鎮靜堡靖邊營營寨之外則有中受降城降城招關關外直抵古之北庭今有番部四十六當吾內地五十縣犬羊會聚動十餘萬若協套內諸虜并力并涼吾未如之何也已自靜邊營又歷寧塞營安邊營蓋自榆林鎮至此安邊營營寨之外乃黃河套也套廣四百餘里其延將二千里醜虜大酋應紹不有十營馬一曰阿速二曰阿賴真三曰舍好郎四曰孛來五曰當喇兒軍六曰失保真七曰叭兒厥八曰荒花旦九曰好毋噴十曰塔不乃寐亦不刺竊據海西十部實其舊屬曰不刺年老智荒各部屬已皆叛散惟哈麻真一部獨全其特阿兒禿斯部有七營而領於告囊渡合爲四

營一曰噶合斯二曰偶甚三曰哈思納四曰打即當其別酋火篩所統舊屬仍有八營合爲六營一曰多羅士悶二曰畏吾兒三曰兀甚四曰叭要五曰兀魯六曰土吉喇兒茲數虜兵約七萬住牧河套屢爲延緩寧夏固原甘肅大同宣府之擾不嘗大創畧無忌憚云自舊安邊營又歷新興石滂定邊大鹽池花馬池安定天池興武毛刺堡堡之外有漢西受降城矣自毛卜刺堡歷塔兒堡清水營紅山堡橫城堡河南寨河西堡李祥堡金貴堡潘祖堡王澄堡平虜城城外有黑山營焉周登堡威鎮營姚福堡高崇堡常信堡桂文堡虞祥堡洪廣堡鎮朔堡鎮北堡平羌堡王泉營廣興營廣武營東園堡石空寺堡平橋堡堡口之外有羌胡小寇窺伺靖寧固原自平橋堡又歷鎮虜堡東遠堡寧夏中衛常樂靖虜平難一條城賈子堡十字川金縣蘭州新添鋪滴子崖連罕羌士豹嶺武勝岔口沙溝火燒鋪息稍嶺黑松林靖遠五墩三垣屯興堡中沙王茂槽城北鎮番西北鎮西舊雙青松黑山蔡家堡三岔鋪

新城兒堡 安遠堡 堡外有黑水營寧昌堡又有危剌一部住牧其處理當豫防也自安遠登牧羊川西河堡 河東屯堡 永昌 山丹 觀音山大平堡 甘肅右衛仁祖山甘肅中衛千虎堡後蘭板堡 平川堡 驛庚石城毛目城雙城兒堡平朔外有天倉城自平朔歷天軍城城外又有威虜之城自天軍城歷哨馬營威虜兒關 永勝堡 新城兒堡 暖城堡 屯庄堡 四渠嘉峪關而守戍終焉夫自遼東以至嘉峪地延數千里精兵六十萬總計胡虜之為我患正有一十二萬人騎耳我兵七部於虜而虜比我者三國初威時交德郭英諸人求虜不可得今為將者見虜而惶懼虜至不戰雖戰不捷雖捷不多雖多才大以為糧食不足器械不精馬匹不衆乎則遼東見存戰馬五萬六千二百匹大同馬步軍四萬六千員延緩寧夏甘肅三鎮戰馬四十八百匹以言宣府見存文武官吏軍兵五萬四千八百八十八條騎併走迺馬驢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三匹邊儲細糧一百五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九石二斗九升三合二勺馬料豆四十萬七千一百六十四石二升二合

七勺馬草六百一十三萬九千六百八十二束銀一十一萬三百八十七兩六釐綿布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七疋二丈四尺二寸綿布三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八斤二兩錢管田官墾地四千一百六十九頃有六十畝收糧七萬一百一十二石一斗九升一合買牛五千七百頭作一千八百九十八具零二頭衛所公務之牛四百八十四頭地三百六十一頃八十五畝滑糧八千九百五十二石一斗三升四合驛站公務之牛九十五頭地九十二頃得糧一千八百一十二石六斗三升三合又宣德間降有大將軍砲一十四三將軍砲有五神砲四百七十九銅砲九百五十八神銳二千一百六十一把鎗口砲五十七神鎗四千二百二十三把成化甲辰又結霹子小銅砲二百五十三弘治唐甲巡撫都御史雍泰又造鐵員砲三十四鐵砲一千四十五大員鐵砲二百八十小員鐵砲五十雙輪大車四百七十六輪單輪大車一千四百八十輪撒袋三十四百五十六付所築塞城西起西洋河果上四海治接於古北口築於木石高厚一丈二尺延袤八百里由是觀之城非不高也池非不

深也兵馬非不多也米粟布帛非不富也大器戰車非不疾猛堅利也柳溝堡外殘虜五萬乃不克滅傳郭諸人笑我地下矣臣因劉真蕪理宣府城地池倉廩不覺推論及此

俞通淵攻克揚潮三達及拔龍寨兩洞獲賊八百人家屬數十

夏四月條例各處鋪兵接遞公文禁例

凡急遞鋪接遞公文必須辨認果是前鋪鋪兵方詳交領有許冒者押赴解京在外衙門所有應遞公文令鋪兵當官交領其差使人員有公文亦須經由所在官驗辦方許入遞凡有於中途鋪分投下公文不係知識者許鋪司兵擊解赴京其有司官吏鋪長司兵有公文不行明白辨驗輕易接遞致令別生事端者俱治以罪

京國公藍玉率其川諸衛兵追逃虜祁者孫遂征罕東

吏糾給事中陳文輝奏請薄征下壤及改大明門聯文輝奏言薄征於保息遶民事臣伏讀同禮嘗嘆其治出於極文之後而直接乎唐虞夏殷之先雖秦漢剛文迺朴之令皆無及者豈不以治當時

勢之宜不貴於文質之等也國家建治實準周官三公六卿之守無不阜成而司徒保息之方則未體悉通者命官沿遶建堡周於防禦殊不知居民雖散無可防禦者則今雖防民之奸而未嘗養之以善也創業垂統之始可知是乎臣伏觀沿海士民飢荒之後困苦之狀皆由課征所致蓋其田廬沒於流沙而租課逼於輸納陛下雖廣永民瘼參酌使民者而定其制而所厚者洽於京畿平野之間而弗均於嶺梅沿邊之地愚臣以為當體周官保息之政以寬沿海沙壤之征田沒水者除其

租園多沙者汰其稅彼其民雖艱於耕作樂於寧息且逢豐稔之年雖以魚鹽之利漸致富壽易於成治不然魚鹽於輸稅矣而田園沙水靡常者又征之臣恐開國之初已不堪命離不寧居矣垂及百年官吏日以貪酷民習日以華侈風沙日以煙沒哀哀遺民呼無死所多矣此豈聖恩所宜聞哉伏乞宵制發下沿海諸郡勘明而消除之仍造冊以定其例庶幾遠近一體同享太平之澤以接成周之治其改大明門聯句疏曰臣出荒陋驟得虛聲倘致微辟荷陛下開國好賢棄瑕錄善雖以

迂任忤旨亦叨寵遇得以備役黃門趨給禁闥日
者面領德音參論國體問有未至容臣直言臣條
僉議精確亦既慶 聖覽矣臣區區漢以一得用
貢夫為君當行王道為臣當遵王法周禮建官元
曰惟王建國春秋筆法先書春王正月語所宜密
漸不可長伏覲大明門聯句曰山河一統歸洪武
日月雙輪照大明細玩辭氣和直且有統宿可為
笑而未盡善也蓋此乃臣尊君之詞非君統天之
義乃萬國傾心之語非一人制命之言揭之大
明門固可揭之諸國門亦可要不外尊王而已蓋
附洪武於一統之下終大明於雙輪之照則不為
失前有洪武而後有山河之序且雙輪並照非天
無二日扶陽抑陰之義但曰大明日月光天德洪
武山河壯帝居細味詞意則大明統天配日月也
洪武問國一山河也不期確密矣乎於萬壽宮又
改其句曰皇國悠久山河地王道高明日月天子
金陵詠又續其歌曰大麓明漢人歌舞洪武春風
扇寰宇車畫統天下同九夷咸賓聖天子然臣言
及此近於諛又侵儒臣之職但凡庸之見止是固
非求媚取階且性本蠢又不能回互以避時譏惟

察其愚錄其一得若可為四方歸極者快觀為疏
兩奏 帝皆從之除其租而改其聯句
丙寅追贈鶴慶侯張翼曾祖考皆為鶴慶侯妣為夫
人
辛未詔藍玉竅實甘肅各衛軍士分置左右中三衛
以左春坊大學士董倫為河南布政使司左叅議
皇太子不豫尋薨子允炆執喪東宮
戊寅御東角諭廷臣欲立我
成祖為皇太子劉三吾沮之乃罷
帝御東角問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
至於此命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
賢明仁厚英武似朕朕欲立為太子何如翰林學
士劉三吾進曰 陛下言是但立 燕王將置秦
晉二王於何地 帝不及對大哭而罷
建昌衛指揮僉事楊文舉 叛寇月魯帖木兒連破
其兵于城外賊奔山寨詔以常權為總兵都督徐馬
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為左右副將兵討之
建昌土官月魯帖木兒叛糾合各處土著西番縻
些與土著官軍大肆殺掠揚文舉率本衛軍禦之賊
攻城文督將士固守西門以矢石中傷賊衆遣千

戶劉海領軍出南門與賊合戰敗賊兵散而復集文以砲石弩擊射之賊乃退走月魯帖木兒安鐸忽樂等自引賊攻西門文復以火銃發射矢石交下如雨賊死傷者五十餘我體面者甚衆賊首百百也池不花等率百人攻上西門文命百戶張來興等出門與敵多所殺傷賊以竹梯木牌附城文令鎮撫裴慎擊獲之於是賊懼悉奔入山寨事聞帝欽命藍玉討之以玉在井肅道遠不便乃命韋權為總兵徐司馬瞿能為左右副率所部及陝西步騎討之

定各處巡檢考滿及創陞用總旗之法

凡巡檢考滿其捕獲盜賊等項二百名之上無私杖者陞一級有私杖者對品用一百無私杖者對品用有私杖者降雜職五十名之上無私杖者降雜職有私杖者降遠速雜職不滿三十名者發遣衛充軍若有強賊及逃軍聚衆劫掠能擒獲以除民害者二十名之上又無私杖陞一級有私杖對品用一十名之上無私杖者對品用有私杖者降雜職九名之上無私杖者降雜職有私杖者降遠速雜職若能擒強賊逃軍六十名以上或止

二十名又能獲軍囚二百名之上及擒偽造寶鈔偽印者俱奏陞用其衛所總小旗補役以併鎗勝負為陞降凡遇有應併人役到部照依比試事例行移會官於都督府監併其總小旗七故親男弟姪女婿能併鎗者俱准併勝者補原役護衛總旗併鎗免赴京雲貴四川兩貴從本都司官監併福建遼東陝西山西行都司俱照此例後令異姓併鎗得勝者受役年月從本身始不勝者總旗子降小旗小旗子俱充軍異姓不分總小旗名下俱充軍不勝者俱不許再併其在陣失陷殘疾傷故出

海運糧覆沒者補役免併鎗

五月辛巳朔藍玉以宋晟率兵徇阿真川番酋哈答等遁走復襲祁者孫弗及

玉引兵至罕東欲縱兵深入其將佐多言西虜負固已久卒然聞大軍深入必驚駭散去我衆雖強力無所施莫若緩之遣將招諭宣上威德令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師而歸揚威示威在此一舉玉不從遣都督宋晟等率兵徇阿真川土酋哈答等懼遁去又追襲逃寇祁者孫弗及

瞿能率揚文攻克里州立地里水關及安樂寨

藍王帥師由隴右抵建昌以征月魯帖木兒

王在罕東遣家晟追襲和者孫不及既而有詔命王討月魯帖木兒王欲深入番地取道松壘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汎急王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多在道逃亡王不得已乃由隴右抵建昌

戊午封右軍都督府僉事俞通淵為越雋侯

通淵以是年三月率兵攻克揚潮三達寨立堡守禦復進克龍寨西洞獲蠻賊八百餘人家屬數千至是論功封侯誥曰有功必賞有罪必誅此古先

哲王不易之道然賞罰之道得當而天下之人皆悅是謂賞罰也朕即位以來賞罰之行悉尊古制爾驃騎將軍僉右軍都督府事俞通淵父廷玉及爾長兄通海當朕開創之秋以舟師來附從渡大江所向克敵東征西討厥績尤著報功之典未舉行而爾父兄相繼捐軀於矢石之下朕憫其忠誠當天下大定論功行賞之時特贈爾父河間郡公爾兄魏國公仍封爾仲兄通源為南安侯以報爾父兄往昔之勞豈意爾仲兄黨附權奸負君親之恩義身沒之後奸謀始露稽之於古揆之於律在

所不宥然有功者前人也造罪者後人也以後人之罪而廢前人之功朕所不忍今特改封爾通淵為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臣柱國越雋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以毋忘爾父兄之功於戲忠以報國禮以律身惟忠與禮可以享爵祿於悠久爾其敬哉勿替朕命

楊文以兵攻破山狼賊寨生擒數十人

藍王帥師至建昌韋權徐司馬瞿能皆為之副

令王妃以下有所出者稱夫人

六月戊辰議享太廟樂備陳而不作

帝以皇太子新薨欲停祭祀而時享日通乃令禮部右侍郎張智翰林學士劉三吾等以郊廟合行典禮參考古制定議以聞於是智等奏曰宗會要王制三年不祭惟祀天地社稷蓋不以卑廢尊也真宗居喪既易日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園丘服袞冕木輅儀物音樂緣臣事者不廢南郊所有鹵簿儀仗冠冕車輅宮駕登歌鼓吹不如常儀及宰臣畢士安請聽樂真宗批荅云除郊天之事資禮樂以相成須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駕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各處驚鴻

止鳴金鉦鼓角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皆係祀典神祇歷代帝王迺是紹承統系宜如宋制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用樂恐神不樂所有樂器亦宜備陳而不作詔從之

鎮雲南西平侯沐英薨追封為黔寧王諡昭靖

英在雲南統雄師以為諸府州衛所內外形便其蠻酋有所謂羅羅伶人棘人蠻人不一其類皆取酋長奏授以土官一方有警即令土酋作道而以王師討之於是羣蠻畏服地方以定及是薨年西

十八官僚士庶緇黃髻白莫不奔號其門泣語于路因皇太子薨慟哭不食以致病不能起英好經史愛讀通鑑綱目大學衍義大書太極圖白鹿洞規歲祀明出師表揭于座隅又以太極圖白鹿洞規刻置學宮使士子習之卧聞帝為慟哭制文遣使以祭命其子沐春奉喪以歸柩出金川送者數萬人詔封為黔寧王諡昭靖賜葬江寧縣長泰鄉觀音山勅百官郊送比葬帝諭祭者三皇太子親王遣祭者再府部請司祭者一塑像功臣廟又配享太廟

設寶鈔行用庫于東市

京城內東市設寶鈔行用庫凡三年每庫給鈔三萬錠以為鈔本例收舊鈔以送內府

楊文攻克復里州立地里水二關復取安樂寨進向狼山生擒賊數十人

秋七月以曹震陳桓王成往四川陝西及貴州練軍運糧治道以伐月魯帖木兒

帝以月魯帖木兒之叛既命師往討又敕曹震往四川都司簡閱所屬士馬以候調用諸軍糧以米鈔兼給之存其餘以餉建昌之卒陳桓往陝西連

雲棧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徵戴元禮入朝以為御醫

先是丙寅三月我成祖龍潛北平嘗患痼遣使召元禮療治克日奏功未幾晉王邁未疾亦召元禮隨獲異驗後王薨帝怒王國臣僚悉逮赴京元禮侍左右從容進曰昔者臣嘗受知於王飲臣之藥數矣然竊慮其膏梁之毒復作也今乃果然帝釋然改容諸臣咸得不坐至是自浦江徵入朝將屬領大醫院事元禮以老病辭乃授迪功

郎職御醫值風雨免朝

丁未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仍兼占事府事以左通

政祝春石僉都御史李文吉爲少占事

占事一人正三品少占事二人正四品丞二人正

六品主簿一人從七品錄事二人正九品

指揮僉事曾貴及蠻人戰于建昌清水江中流矢卒

詔贈都指揮同知

俞通淵楊文追破月魯帖木兒於打冲河復拔土備

德昌天星等寨遂建越雋衛于印部調兵鎮之

通淵以揚文陳瑄征月魯帖木兒踰梁山平天星

寨破寧番諸蠻駐西河口諭降夷人數十立衛鎮

禦

立相視原告病故之法及給安置者船隻

令刑部若遇有原告病故者監察御史同錦衣衛

官相視都察院原告病故刑部主事同錦衣衛官

相視取獲批張附卷備照如有欺弊從相視官聞

奏准凡爲事發雲南兩廣福建遼東充吏安置者

應付船隻與充軍者同

並極邊軍士月糧并免比平民輸草

凡各處極邊軍士不拘口數多寡月支米一石其

北平草處內外衛軍不支草束自採野草備用以
後遂有採青草之例

八月運太倉州糧六十萬石以給遼東衛軍遂還京
師

每歲以五月自太倉州開洋徑至遼東待至八月

乃回京師率以爲常○臣按遼東直沽同一運道

昔陳瑄所立海上高立至今尚存舟行停泊不患

膠淺今黃河轉徙糧運未通可講海運以求濟矣

已未江夏侯周德興以惟簿不脩伏誅詔收其公田

初周德興之被收也適陳汶輝爲吏科給事中未

轉大理上疏保之曰臣以任賢誤授言官懇詞請

去未蒙聖恩料知不合不敢復陳然事關國憲

不得不爲陛下論者竊聞待罪侯周德興自奉

勅吳楚閩越而回已投之閒散之地實未聞有希

望之辭且前所經營皆有政蹟刊石垂名咸頌天

子之功建寨築藩不聞有嶺海之勞惟詢民瘼歷

報上知一念精忠非惟天地鬼神所鑒實古今臣

子所難効也且我國家創建久遠之利未盡興

復深銅之害未皆掃除一旦以纖人之謗殺英賢

臣願碎首以贖其罪况老成精練正在閔知險易

惟宜錄其加封豈因茲入罪乃拘之謹臣不願聞
壁王之瑕伏乞赦宥 帝不聽至是德興誅死

庚申祔葬 皇太子于孝陵之陳謚曰懿文

謚冊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沒必有謚名所
以彰德謚所表行故行有大小則謚有輕重以古
今通議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皇子標居儲位者
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多今焉永逝特遵
古典從公議賜爾謚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
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丁卯遣宋國公馮勝等籍山西民為軍以治田守邊

帝諭馮勝傳友德曰屯田守邊今之良法寓兵於
農亦古之令制與其養兵以困民曷若使民力耕
而自衛爾等宜往山西布政司集有司耆老諭以
朕意乃命常昇王弼孫恪張龍謝成吳高張溫曹
泰桑敬都督陳俊蔣義馮鑑往平陽府仇政懷遠
侯曹興吳傑濮瑛都督孫孝謝雄袁洪商嵩徐禮
劉德指揮李茂之往太原等府閱民戶四丁以上
者籍其一為軍蠲其徭役分隸各衛赴大同等處
開耕屯田東勝立五衛大同在城立五衛大同迤
東立六衛衛各五千六百人仍戒其各慎乃事毋

擾於民

癸酉旌表歙縣民汪來甫妻葉氏等及廣德州孝子
姚觀

江采甫妻葉氏寧國縣民楊仲庸妻胡氏句容縣
民孔世傑妻許氏宋仲謙妻石氏萬安妻王氏
張德清妻周氏廣德州民陳益妻蔡氏貞節姚觀
壽事其父明克盡孝道有司以聞故表其門曰孝
子姚觀壽之門。臣按民間之貞節乃朝著之忠
臣也何者男女人之大故存焉與生俱生與形與
形掇煉在西崇朝其兩在天地亦有不能節者矣
男女失合瘡瘡多作艾憊克遏不亦似烈丈夫哉
臣聞瓊山縣民周宣妻莫氏二十而寡嘗潛摘其
髮髮日漸以無人呼為光頭嫂我

英宗亦行旌表夫天地不能無掇煉之雨而婦人
有室歆之貞是德勝天地而有以立人極也——
人主能察蠹螬致雨之機并度莫氏摘髮之情簡
省掖庭旌其嬪御斯為善推所為克補天地矣古
今人主嬪御之少止有周主邕一君宮內之嬪止
有九人而所謂三夫人主論婦道九嬪掌教四德
世婦主喪祭賓客御妻以序王之燕寢皆不之毀

也是以精力不耗智慮清明削平比齊有同反掌其視漢武元帝振庭三千增級十四而晉武宮內婦女殆至萬余終致夭折厥命真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矣

甲戌始定歲給公侯之祿以其舊賜之田悉歸于官公侯之祿前以所賜之田收其租稅抵支至是乃歲給常祿魏國宋國魯國信國江陰清海永平鄆春等公侯各歸舊賜田于官

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胡惟庸事覺伏誅

頒醒貪簡要錄于內外諸司

帝初諭廷臣曰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難鳴而起驅牛秉耒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戶余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難至有刻剝而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計其用穀之數又計其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為之書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

知所以恤民

戊子紀左軍都督府經歷唐奉先杖過

刑部尚書楊清奏唐奉先以事請託通政葉繼於法當杖帝以奉先進士命紀其過

九月立允收為皇太孫以黃湜侍讀東宮

遣前軍都督僉事謝彥籍山西民丁暹天城東勝二衛

帝有熱疾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來進醫藥遂朝羣臣于奉天門

帝患病熱危困殊甚俄有赤脚僧詣闕自言是天

眼尊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至帝初不欲見之命進藥來辨其真偽方見之及召見進藥有二等一曰溫涼石一塊及其行用以方金盞盛背上磨之以服帝從其請服之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灯時眼偏體搖掣乃藥行之效也及夜分病愈精神日強其藥味香若舊蒲其色鮮紅沉墜盞內帝疾既愈即命肅王於奉天門設座朝羣臣以聽政天眼尊者以後莫知所終初吳元年之時新建國家制禮作樂以新治道以冷謙為協律郎後冷謙因憐憫故人貧乏授以遁身之法今入庫藏竊取金

銀且成以不得多取事覺被逮詞連於謙謙即於城門內有扛酒款入御內者謙詒扛者遁酒甕之中帝趣召謙謙不肯出扛酒者不得已以甕進至御前帝又呼謙使出謙固不肯應乃命將甕打破驗視又無謙身人或拾取甕片有呼報應舉朝駭異。臣按周顒仙天眼尊者與夫協律郎冷謙是皆攢簇五精產出元神而揮斤八極者也顒仙屢見尊者一來冷謙周旋於禮樂之間衣褐懷玉人不知識焉從古神仙每弄精魄以扶聖人我高祖聖母陳氏夢吞道人白丸而生故諸仙皆

其友侶是以屢於戰危病劇之時必來以防護也雖然索隱行怪後世有述吾弗為之矣勸我後人無仙風道骨者亦勿為之可也堯舜得壽不假靈于大丹茲可驗矣臣查往古天子諸侯大夫如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壽皆壽八十餘祀桓公在諸侯位七十年齊景公五十九年季文子魯政七十六年且近百歲鄭子產行事可考者四十四年吳季札行事可考者七十七年俱至九十餘歲何曾服丹但武帝勅賀琛曰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曾與女人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噫以真延年固命

之術也精不虛耗榮衛充盈其妙矣哉外此非臣攸聞惟秦始皇狂濫多殺心常負懣惡鬼見於宮中時有佞人獻言惡鬼怕真人故令盧生徐福等入海依仙庶幾以壓惡鬼真不知類也哉夫古今忠臣無父懣君父之情輸忠見殺觸犯行誅若下詔罪已追復舊官則幽明無憾沈寃自散斯宮中靜矣外此別有所為以致疑駭天人貽讎遠邇凡我臣子一或遇之當如鷹鷂之逐鳥雀若輕放以過便是與奸佞同徒厥罪尤有甚焉者矣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凌漢為左春坊左贊善

漢字斗南河南原武人洪武十七年以舉秀才至京獻鳥鵲論帝喜擢司經局正字出知會稽縣以事繫浙江按察司獄久不決會按察使陶晟在京帝知漢無罪為晟所淹命械最釋漢與俱來既至拜監察御史巡按陝西奏陝西民病數事且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利於國家社稷者專之可也臣竊以為在春秋戰國之時則可今大一統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帝善其言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又以不受私遺陞右僉都御史至是改左善政

高麗門下侍中李成桂逼其國母安氏之命自領國事尋復魏為朝鮮

高麗境內原置八道分統州縣有開城漢城定遠三府又有王城國城早壤城東寧路管黃州靈州鐵州朔州龍州殷州宣州延州郭州弁定遠府西寧路管洪州全州廣州青州博州弁嘉山郡土山縣黃諸路管安岳三和龍岡咸從江西凡五縣東西南瀕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二千南北四千里其山則名曰神嵩東西南瀕海海水清澹下視十餘丈白韃韃長白山其水皆南行入海

宛然天塹自開城之東馬行七日原有大砦廣如開城旁州所貢珍異皆積大砦之中羅勝諸州之南亦有二大砦珍異所積同於大砦大海之中鳥嶼苦小於嶼有草木其質純石所產珍異如金銀鐵石燈盞水晶鹽細苧布白陞紙狼尾筆滿花席席草甚柔屈折不損黃漆貂豹鹿諸皮張又有海豹皮海藻昆布人參茯苓蓋東方天府之國也至是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本國部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心臆子禍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不辜至於興兵侵

犯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而回軍禍自知負罪惶懼遜位於其子昌國人不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亦復昏迷不法聽信讒說離間勳舊其子與復病歿無知縱于酒色與禍為黨女禹寶等潛謀欲復禍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嘗以前者欲攻遼東為李成桂所阻致令朝廷索取馬匹以快讚於王瑤謀害成桂趙俊鄭道傳南閭及國中臣民多被殺戮羣臣國人以社稷生靈為慮謂王瑤不足於治民今年七月十一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

命退瑤於私第擇於宗親無可以當輿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夙皆歸附於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國事伏望聖裁俯從輿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張智泰其事帝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爾禮部移文與之從其自為聲教果能順天道合人心以安東夷之民不啓邊釁則使命往來實彼之福也後李成桂中襲國王位遂分布黨以兵威財力脅屬日本新羅百濟諸國地方萬

餘里更號為朝鮮遣使入貢得賜金印大統曆錦繡絨綺王母妃金綺紗羅相國等官則賜綵段紗羅

冬十月戊午遣使勅諭藍王令處置月魯帖木兒及除陌興州麼步洞賁哈刺等

勅曰月魯帖木兒克頑無識生死輕重殊無顧籍其用事者揚紀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即羈之勿令復去寇恂斬皇甫文而降高岐者用此計也且月魯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覘我軍不可信之若知其所存

即遣兵以進攻若來降悉為之防所謂事起所忽不可不慎其屯守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入營將放亡者捕送京師又蘇州去西番甚密通其早定之其陌興州賁哈刺境內麼步等部亦須除其兇渠然後宿其餘衆俾耕牧以供賦稅凡節制軍務惟以最當留意賁哈刺者麼步洞土豪也王師克建昌刺哈來降授以指揮之職至是又從月魯帖木兒以叛

已已起復黔寧昭靖王沐英子春襲封西平侯出鎮

雲南

帝嘗誥贈沐英曰嗚呼爾英昔幼孤於擾攘之秋若尋常視之豈知有今日者耶古云吉人天相所以天使爾于我且當依朕之時爾我皆不知今日之勢及爾日長朕之王業漸昌皇天眷命遂一宇內即以西域之號封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西平侯復爾本姓維爾宗祀天下之廣羅之間皆勇智者也西南諸夷惟仁勇者難以控馭自爾鎮後于今十有一年矣朕無西南之憂所以屢加恩眷廣錫資產冀朕之後及爾子孫共享富貴以保全終始相遇之恩何期不假年

一疾長逝不勝哀悼今特追封爾為黔寧王謚昭靖爾其有知服茲寵命當葬之時咸用王者明器至是起復其子春襲西平侯出鎮雲南誥曰世人早失怙恃而撫育存恤者恩亦父母也昔者爾父沐英當天下擾攘之秋孤兒且幼無所依歸朕特憐之撫以為子從渡江右至于長成朕後有子命復本姓歸宗祀固有勤勞封為西平侯重祿厚賞冀為臣家與國同久曩命副征雲南留鎮其地能布恩威華夷率服朕無西南之憂十有一年邇者因疾令終錫以王封慰於冥冥今命爾春襲封西

平戾嗚呼朕視爾父子思昔提携猶動撫育之心爾當思爾父相從之幸毋忘昔日之恩忠誠為國夢寐存心則鬼神有鑒祿位永昌矣敬執春至雲南脩兵懷遠以屯田為要務較多寡之入嚴賞罰之例稽功加倍軍食饒足在鎮七年田以畝計三十萬五千九百八十戶五千七百五十萬二千四百二十又鑿鐵冶一十四以益糧餉以石計之凡四十三萬五千百有奇復民池河灌宜良涸田數萬頃春之第歲自以平定交址功追封定遠王三弟昂任都督四弟昕尚公主

十有一月丙戌景川戾曹震遣鎮撫其信入奏利益軍民五事

一曰四川所屬地方鹽井五十七處俱用竹筒皮蒙汲水煎辦歲額四萬五千一百七十五引以給各衛軍士月鹽不敷夔州雲陽有上溫下溫東西等五井大寧縣鹽井泉湧陽為煎辦已有龜丁九百六十人歲辦一萬六百二十三引請依舊安例令商輸粟以備軍儲而給鹽償之二曰四川鹽課司令商人於雲南建昌烏撒諸處輸粟給以川鹽數支不敷乞令以重慶府綦江縣買馬官鹽八

千一百餘引給之三曰馬湖等府秋糧征役不前蓋以四川之民自國初初荆置貴州黃平松茂等衛營造蜀府征討雲南祿肇諸處積年勞役請從末減四曰施州衛官軍歲用糧儲皆湖廣郡縣所運船江至險沂流艱難崇慶歲儲糧三十三萬八千石有奇既無他用可具舟順流至巫山俾施州衛發軍與民兼運甚便五曰建昌蘇州新置之衛控禦羗戎凡弓矢火攻之具四川都司布政司足以造之惟盔甲不易成請於工部支給疏奏帝皆從之

翰林院編脩唐震卒于四川命禮部遣人祭之復命還其喪于京師

甲午總兵官涼國公藍玉誘執月魯帖木兒歸于京師殺之王遂奏置屯衛報罷籍民為軍

王引兵次招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引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遂降其衆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王因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接蠻夷連歲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已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為衛漢州灌縣功縣西連松

茂碩黎當土番出沒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增置軍衛疏奏詔下羣臣議行之王又奏四川軍士甚火請籍民丁爲兵其長河西朵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帝報王曰籍民爲軍事甚不可其年連年供輸煩擾今又欲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況完渠已珍人知順命雖優悍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朵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且養銳蓄威徐議大舉以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

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余令回衛爾即還京王遂班師旣而都揮使程能同知徐凱亦還成都

癸卯復以少詹事李文吉爲左僉都御史

詔儒臣重定百官品階勲祿之制

帝以中外文武百司職名沿革品秩崇卑勲階陞轉俸祿損益歷年滋久屢有不同無以示職憲於後世廼命儒臣重加訂定定議以聞將頒之以示天下

勅馮勝傳友德等伏兵甲立斥堠以防邊

勅曰昔漢唐之禦胡虜每秋高馬肥知其入寇乃

設謀定策伏兵以待之否則必爲邊患古今時勢雖異而禦侮防患則同今以十萬之衆捕獵塞上手無尺寸之兵而耕耘田畝可乎故必伏甲兵以自防立斥堠以知警則有備無患矣期明年三月發京師壯勇及河南山西銳卒鼓行塞上爾等立屯旣成率數十萬衆馳電擊蒐獵虜庭摧張威武不亦壯哉勅至母違朕命

改制鐵券賜傳友德王弼耿炳文等

穎國公傳友德王弼耿炳文郭英故魏國公徐達李文忠吳傑沐英等公侯改製鐵券使藏其家

十有二月庚午以雲南布政司右叅議范祖爲左叅議擢雲南人戶部郎中楊大用爲右叅議

范祖故學士范常之子也在任三考比覲以疾卒

于京大用雲南人帝以其習知士俗故擢用之

壬申馮勝等籍山西民丁充諸衛軍還示京師

勝等承制往太原平陽選民丁部伍置衛屯田至

是還以所籍之數奏上張龍象敬平陸夏縣萬城

九三縣民丁爲一衛定遠侯王弼籍臨分襄陵蒲

縣民丁爲一衛曹泰馬鑑籍洪峒浮山二縣民丁

爲一衛會寧侯張溫都督李勝籍曲沃翼城絳縣

三縣民丁為一衛都督徐禮籍聞善安邑猗氏三縣民丁為一衛常昇籍霍州靈石趙城汾西四川縣民丁為一衛韓勳何榮籍絳州及太平縣民丁為一衛吳高與都督蔣義籍蒲州及稷山萬泉臨晉榮河四縣民丁為一衛孫恪籍隰吉二州及石樓永和大寧河津四縣民丁為一衛吳傑與致仁指揮李勝之籍平遙大谷折縣三縣民丁為一衛濮與籍遼沁平定三州及樂平和順榆社互鄉沁源丑縣民丁為一衛仇正與都督孫彥籍石州岢嵐保德三州及寧鄉臨縣與縣靜樂風縣到津七縣民丁為一衛都督吳高袁洪籍忻代二州及寧縣繁峙王臺三縣民丁為一衛懷遠庚曹與籍太原清源徐溝文城介休五縣民丁為一衛都督劉德籍陽曲榆次壽陽孟縣定襄五縣民丁為一衛甲戌加采國公馮勝額國公傅友德等官
馮勝友德兼太子太師李景隆蓋王兼太子太傅常昇孫恪兼太子太保詹徽為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姦瑋為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任亨忝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修撰杜澤楚樟為詹事府丞徽等以下兼官者併給其俸

閏月甲午免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官
時三吾詣吏部自陳女婿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贓罪法當死皆緣素失教誨致負深恩今被御史糾劾雖蒙恩宥竊思職居近侍自當引退以勵庶恥吏部以聞遂免其官
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于天下以革囚徒逋卒之冒為僧者
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姓名為僧遊食四方無以辨其真偽於是命造周知文冊自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為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注於僧之名下既成頒示天下僧寺凡遊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隱者罪之
戊戌以采國公馮勝為總兵官額國公傅友德為副徃山西河南練兵領屯衛兼節制公侯都督遣何濟召楊文至京師以為右軍都督兼事
免主事錢時妻孫氏死歸養其姑
錢時安慶府桐城縣人庚午鄉試舉人為主事以事得罪被論賜死獄中其妻孫氏年纔二十主事

與之訣孫氏拔髮為繩縛其臂以示主事主事戶
詔問錢時等同死者之婦安歸孫氏伏地請曰妾
有寡姑在堂願賜不死以歸事寡姑 帝為惻然
立許不死其同死者之婦皆賜死孫氏獨不其夫
骸骨驛送還桐城既至七月生遺腹子名曰惠事
姑終身守節四十三年乃卒年七十當時識者以
為孫氏上全 君仁下續夫嗣中盡姑於一舉而
三善具焉又名子為惠有引咎感 君之情無幾
微怨對之意

藍玉遣兵征克藍井三山及小伯夷卜木尾諸處振

旅而還

王遠成都右衛指揮同知陳瑄引兵征藍井三山
小伯夷卜木尾諸處蠻夷擾其要害復立堡以斷
賊路官軍分三隊以進而瑄統百餘人后中已而
左右兩隊俱為蠻人所敗奔還故處瑄不得已
衆冒險先登蠻人來圍數十重瑄下馬率衆且射
且斫賊疲稍却瑄亦傷足仍裹創進戰自二至酉
蠻人乃敗走瑄全所部引還

秘閣元龜政要卷第十六

二十有六年

癸酉春正月併中都監生入于國子監及立考較
官陞降之法

中都國子學以洪武八年置至是以監生併入國
子監其天下府學額設生員四十名州三十名縣
二十名教授學正教諭九年之內府生員取中
名州中六名縣中三名又考通經者為稽職則陞
用府中四名州三名縣二名又考通經者為平常
等用若府生員取中不及四名州不及三名

及二名考又不通經者為不稱職黜降別用

導分教生員一十名九年內取中三名又考通經
者陞教諭若中二名或一名考又通經仍充訓導
若科舉生員全無考又不通經者降黜別用
學校之設其教本乎明倫其要在求放心其成在
乎階身其極在乎濟世蓋嘗愛范丈正讀書之法
治世之要存乎書安危之機存乎易節文之熱備
於禮失得之鑒在乎春秋而又參以正史濟以時
務該之方畧明師以翼其勤賢友以充其益濡涵
之久眼藏自開真見天人為一心理相通是故以

元亨利貞之德播於文則見其溫以暢疏以達榮以發莊以肅以春夏秋冬之令施諸政則見其和以讓潔以齊清以肅貞以固詳而玩之一時各能自為春夏秋冬其各經亦每相通為用共以然之妙無形之契吾又不知其所自矣相古先民所以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其道必由六此所謂通經典者其旨亦不外乎此

令車馬過陵及守陵官民入者百步外下馬違者論以大不敬罪

命遇令節在京官吏監生及軍民僧道俱給寶鈔

平緬酋南達刺來朝部帥羅雄法東及平義將軍何福討降之

辛亥中軍都督府僉事徐司馬卒于成都

司馬字從政名乃 御賜也揚州人生九歲值兵

亂無所依帝得之養以為子既長出入侍左右參

從征伐有功癸卯歲守金華吳元年授金華指揮

同知洪武元年從李文忠北征獲故元宗王慶生

三年十一月陞杭州衛指揮使十二月以本衛為

都司陞都指揮使九年遷河南都指揮使十九年

正月入朝陞中軍都督府僉事二十五年冬征越

僑還至城都卒為人好文學接人溫然謙恭為政以惠愛為先撫士卒極孤貧乞敬士夫公務暇退居一室講論終日如常布之士自必富貴蕭然家無餘資

乙卯起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兼太子賓客

大理寺右少卿曹銘遭父喪賜鈔五千錠命馳驛歸葬事畢起復

己己以永定侯張銓往山東都司調沂州衛將士以充齊府護衛

辛未以刑部尚書楊靖兼太子賓客給燕官俸

涼國公藍玉還京師賜鈔伍百錠文綺一十疋指揮徐質

嚴麟鈔各五百錠文綺各六疋

鎮雲南左軍都督府左都督馮誠卒勅有司給傳還其喪

封第十三子植為遼王都廣寧城

是月癸亥植受封為遼王居廣寧城有司以士馬未

集宮殿未建為言 帝乃命駐節大凌河北

二月丁丑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

命 晉王總馮勝所統河南山西馬步軍出塞以勝

及傳友德常昇王弼孫恪耿炳文等馳驛還朝

江西撫州府崇仁縣儒學訓導羅恢請退宰手進有君去公伯寮而陞遽伯玉入啓聖廟不報

恢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手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我言行者四皆見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而退宰手居兩廡公伯寮阻壞聖門不宜從祀遽伯玉孔子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在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當宜例陞啓聖廟疏奏不報恢永豐也臣按羅恢欲退宰我十哲但宰我忠節可尊或

問宰我與冉有熟賢人心以冉有之愈為對惟臣玩哀公毫社過災之問志除三家而宰我使民戰慄之對義形于色冉有時為季氏聚飲哀公不敢與謀也是其不明權臣以富貴乃心公室期振式微甚合大易過祖過妣不及其君過其臣之義但未識心膏小貞吉大貞凶之情變耳大凡臣子於君君欲與除元兇必是忠節有素行如宰我臣所敬畏矣

今四川士官衙門歲貢生員免試送監

臣聞方今四川兩廣湖廣雲貴外化士官俱用秦

法課民耕戰不令以知書用是民無異望推戴其主傳歷數百世乃復延請良師自教其子俾其聰機啓發銜馭吾民由是咸福行於境中府縣幾不能制

復罷各布政司寶泉局

免各處解納泥污絹布者之罪遂定立折納則例

今據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解納絹布如泥污水跡堪染顏色及稍破壞者皆不必賠糜爛破損不堪用者准賠補亦不治罪因定折納絹布則例每絲二十兩及十八兩折絹一疋長三丈二尺闊

二尺綿布每疋長三丈二尺闊二尺八寸重三斤額成率兵攻克西堡河老唐等洞遂徵重酋租賦于官

西堡河老唐等寨洞不奉賦役重酋故成卒官上官復征之生擒八十七人斬首一百三十一級俘人口二百八十二積歲欠糧至三千六百石俱徵足入官

加涼國公藍玉為太傅乙酉玉謀反伏誅及殺張翼陳桓曹震朱壽何榮黃洛詹徽傳友文

玉西征凱旋意望隆爵及命為太傅玉怒據袂大

言曰吾以回常為大師通以義為太傅耶至是奏
事 帝惡其傲恃無人臣禮所奏之事不從玉退
語所親曰 上疑我矣乃謀反是時鵠慶度張翼
普安度陳垣景川度曹震舳舻度朱壽東莞伯何
榮都督黃恪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傳友文及諸武
臣嘗為玉部將者玉密遣親信皆召之晨昏會私
第謀收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為變約束既定為
錦衣衛指揮蔣瓖所告 帝命羣臣訊狀具實皆
伏誅玉素恃戾 帝以開平王常遇春妻弟屢加
曲宥又屢從征伐有功故不忍胡惟庸之反玉與
其謀亦置不問也後諸將軍老多沒乃擢玉為大將
總兵征伐所至克捷甚稱 帝意然玉素不學性
復狼戾見帝待之厚又自恃功專恣暴橫畜壯奴
假子數千人出入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民訟
之御史按問玉搥逐御史北征還日私其駝馬珍
寶無算夜度喜寧閤吏以夜未即內玉大怒縱
兵毀閤而入 帝聞之不樂會有發其私元主妃
者 帝切責之玉慢不省嘗入見 帝命坐或侍
宴飲玉動止不恭至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剽剽
軍甚至違詔出師玉之在訊時詹徽叱玉令具實

玉因奏徽即其黨也及是誅籍其家多有違制器
皿遂同伏誅始解縉在河州嘗言李善長之寃為
敵所嫉歎中縉以危法人以是知徽亦傾險之徒
云
大常卿道士丘玄清死
玄清陝西人幼為道士於均州武當山宗全真之
學往來漢沔河玄年及五十有司以其治才薦入
京初授監祭御史超擢太常寺卿 帝嘗賜以嬖女
玄清固辭不受 帝益重之至是死
三月以耿炳文往陝西訓練軍馬
乙卯遣魏國公徐輝祖齎勅諭
晉王以降胡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防送來京
勅曰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俱有吳志雖撫之以
誠難保其往人言夷狄畏威不懷果然可遣人防
送至京胡人交側皆思不可無備爾護衛士卒
每遇出獵處選數十騎被堅執銳以訓練之使之
常習勞苦則臨陣不怯宋國公馮勝等今已召還
諭以防禦之策舊降胡兵非出征不可輕縱恐盜
馬潛陰泄事機所係甚重若欲用以禦敵常使參
錯為伍庶幾無慮

以驕馬都尉王寧掌後軍都督府事

沐春遣刀平何福擊鼓和流祿谷及緬甸羅權法東叛蠻

丙辰以我成祖節制山西諸衛獲命馮勝傳安德同往北平備邊

九軍中應有機務二奏朝廷一啓燕王知若于令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許騎士服以乘馬

辛酉詔併西安左衛于西安中護衛

先是李景隆還陝西諸衛精壯軍士為秦府護衛至是以左衛兵入之

會寧侯張溫都督蕭用等坐與藍玉有謀殺之謫西

涼侯煥戍五開

甲子以駙馬都尉李堅掌前軍都督府事

詔發逃民妄度為僧者入錦衣衛令習工匠

庚午諸司職掌成刊布中外復頒稽制錄于功臣

帝初意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

成法恐優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設施之詳迺

命吏部同翰林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

都察院以下諸司凡有設官分職之務類編為書

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中外尋復頒稽

制錄于功臣上自即位以來封賞功臣皆稽考前

代典禮凡封爵食祿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

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

往往博切驕恣踰越禮分者甚或肆情廢法奢僭

不度如藍玉服食器皿僭侈踰制是以詔翰林稽

考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名號虛實之等第

編成是錄仍御制序文冠于錄首使諸武臣朝夕

省覽以遏其奢僭之心

府軍左衛千戶張豫奏指揮莊德黨於藍玉陞豫指

揮僉事賜銀鈔良馬金帶

夏四月壬午瀋陽侯察罕坐黨藍玉伏誅

丙申詔賜趙高侯俞通淵公田歲租之入計米二千

伍百石及賜穎國公傅友德第于鳳陽

庚戌給故河南都指揮使陳羽庶子之祿

兵部陳言故河南都指揮使第羽無嫡嗣有二庶

子皆幼請所宜立帝曰庶子論賢不論長但給

以羽之祿候其長擇賢者襲之

五月甲子魏國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

所在公家人及儀從戶存留如制其餘請付有司許

之命發鳳陽隸籍為民

丁卯停建功臣享堂

詔工部今凡功臣卒不建寧堂其墳塋葬貝皆令自給惟戰歿陣者官給之

戊辰越雋夷俞通淵有罪放歸田里

擢徐珪為禮部侍郎尋使兩淮奏旌海州節婦侍小花復以右春坊贊善凌漢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命致仕漢遂還河南

凌漢前為僉都與左都御史詹徽議論不合每當衆面折辱徽徽因劾之遂奏遣漢按事蘇松還朝以失職為監察御史桂滿所劾左遷刑部侍郎未

幾復命署吏部數月改禮部右侍郎時詹徽為吏部尚書又數月帝以漢年老令歸鄉里漢叩頭曰願坐居京師死葬京土帝許之命居于私第尋起為左贊善又轉右僉都御史尋又命致仕還河南陞辭帝問先賜歸不行令歸何也凌漢對曰先時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微伏誅臣無憂故敢歸爾

詔歸併原無名額庵堂作一寺佛像俱遷

造柳葉甲鎖子頭盔六千副以給皇城守禦軍士

六月初立吏員陞用則例及選取能幹人員充承差

奏准各衙門吏三年後滿於本衙門見缺今吏書吏內陞用再歷三年給由赴京如有余吏送赴吏部不許一槩縣權於州州陞於府府陞於都布按等司衙門及各王府長史司託故不給由者治罪其各處布按承差奏准以能幹人員選取三年考滿後無私過於雜職內叙用其府私過則充吏役令各處倉官放種宇支米畢聞喪者盤付見任官吏方許守制遷除南灣使其民於潮陽揭陽之間遂墮其地

南灣之山形如筆架在信寧都舊屬海陽今隸饒

平貝周圍約四百百里山圍山水田額帶米九百餘石內有南隆青深長沙尾等埒平陸不通人以舟楫為路府縣徵召多者恃頑不服有司以閑遂遷除之徙其民於潮陽揭陽等縣之間莫地遂墮番寇船舶每就宿泊肆毒內地如小江南洋黃岡新村大徑及福建詔安三四都玄鍾蛤州含英仙塘象頭諸處官軍追捕事勢稍緩番寇則就灣內取水伐木脩整舟楫及聞兵夫追急則當夜開船乘風出洋兵夫四時仍復聚集灣內肆毒愈甚灣內額未縣官屢責該都里甲賠贖繁疲不勝民無

告訴尋以潮州府東門廣濟橋過稅監利銀兩代民完解赴京

海之中土饒宜穀充多魚鹽向者遷除今實可惜
觀南灣之地東至饒平縣宣化都大城守禦千戶所二十里西至小江鎮及海陽縣屬下關望巡檢司三十餘里南至揭陽縣屬下招寧巡檢司高表山六十餘里北至石頭柵黃芒村一十里其黃芒村落九十有入地狹民稠田少海多耕給不足每肆無藉之兇公行劫殺不忌閭閻水高甚被其害積習不改必患高庶若設法羈制其民俾渡鴻往耕其地因其村堡多築土城田熟家富之後奸可化良佃漁鰥寡人多寇自遠避矣

秋七月己丑免武定度郭英合輸稅糧後撥佃戶以賜

朝鮮李旦誘女亓潛渡鴨綠江遣使以物切責之

遼東都指揮使司兵奏謀言朝鮮國近遣守邊千

戶招誘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寇遼東

帝曰李旦成桂更名也方來奉貢而復欲寇遼東是其

自生讐矣即遣齎勅責之曰昔在元季羣雄並起

中原擾動民被兵災幾及二祀朕訓將練兵掃除

率推四征不庭蠻夷率服化鋒刃為農器諸將折

主擔爵享有太平奈何高麗屢懷不靖詭詐日生

數構邊釁屢肆慢侮誑誘小民潛通海道朝廷命

將鎮守遼東縣遣人以金帛誘之王頗被弑禍及

朝使今爾方遣使入朝聽約束而迺陰令遣將誘

女直人潛渡鴨綠江意將何為昔在漢時高麗寇

邊漢兵致伐高麗由是敗滅及曹魏之特陰懷吳

心與吳通好魏亦加兵討晉以爾國恃慢焚爾宮

室至俘爾男女隋兵再伐高麗之民死傷塗地唐

兵討爾弑逆平爾土地為九都督府遼金元時爾

國屢造釁端殺其信使由是屢加討伐宮室焚蕩

民庶斬虜國戒君誅鑒戒甚通爾服蹈其覆轍之

轍豈非愚之甚乎往歲請令王昌入朝朕不之許

及後以瑾任國事遂以其子契來朝及契還國瑾

以被廢爾乃廢絕王氏自取其國朕以爾能安靖

東夷之民聽爾自為聲教前者請更國號朕既為

爾正名近者表孟仍稱樞知國事又先遣使通王

寧王所逾月方來謝恩何其不知尊卑之分乎朕

親高麗不啻一彈丸僻處一隅風俗殊異得人不足

以廣衆得地不足以廣疆歷代所以征伐皆其

自生學端初非中國好土地而樂吞併也朕聞金世時高麗進表啓函惟小石數枚及賀正旦請進玉幣驗之乃石世宗由是興兵破數十城與前代事之可見者也迺者爾國入貢復以空紙圖數十城此前代事之可見者也近者爾國入貢復以空紙圖數十雜於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誠果如是乎爾之所恃者以滄海之大重山之險謂我朝之兵亦如漢唐之兵長於騎射短於舟楫用兵浮海或為難事朕起兵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攘除胡虜騎射舟師水陸畢備豈漢唐之比哉百戰之兵豪傑

精銳四方大定無所施其勇帶甲首萬軸艦千里水繇渤海其道還陽臣朝鮮不足以具朝食海何足以當之雖然際天所覆皆朕赤子明示禍福之機開爾自新之路爾能以所誘千戶女直之人送京師盡改前過亦將容爾自為聲教以安夷人若重違天道則罰及爾身不可以悔也

以楊文為左軍左都督特進榮祿大夫

丁酉以徐增壽李增枝沐晟為左右後軍都督府僉事

增壽徐達次子增枝文忠次子晟沐英次子

擢肇州吏目諸葛伯衡為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伯衡金華人洪武初以秀才舉授比平寶泉局大使改維造局大使福建運司廣盈大使久與錢帛十年人稱清白改大理肇州吏目操守愈堅左春坊大學董倫知其賢會倫出為河南叅議題上書薦之于朝召至京擢陝西右叅議甫數月丁母憂服闋除湖廣叅議以疾卒伯衡事親甚孝操行甚篤時議董倫有衡文子之風云

宣寧侯曹泰卒

戊申選秀才張宗魯等入直文華殿

選張宗魯等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悌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為常

壬子信國公湯和男樊奏以原給家奴儀從四十八人還官隸籍為民

癸丑以耿璿為前軍都督府僉事進中左軍都督府僉事劉德表洪為本府左都督徐增壽改右軍李增枝改左軍洪安豐三溝村人長子宗俊任後軍府同知次容駉馬都尉進封廣平侯第三女冊為

韓王妃

定打斷罪囚官以刑部主事會監察御史五軍斷事大理寺五城兵馬指揮錦衣衛鎮撫

八月辛酉欽天監副李德秀上疏請正元統所造曆元歲差

德秀奏言臣謹按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推將來每百年消一日其文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造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曆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

之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此辛巳爲己差四日六待五刻在共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立消長之法方全天道疏奏元統後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略無差繆故敢上聞帝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臣聞推測天道教授民時須當明見端的不可任疑從虛以非爲是德秀所論精於元統元剛後遂非蔽人所長掩己之短是故惡夫佞者

瞿能討平維摩河的等十一峯復克王弄山撒哈諸酋斬首六百五十四級獲馬五十二牛羊四千有奇已丑復賜駙馬胡觀故父東川侯胡海田祿以崇山侯李新往漂水縣督視有司開燕脂河

帝諭李新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繁浩一自浙河至冊陽舍舟登陸輸運甚勞一自大江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疏鑿河流以通于浙俾其運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敬事惟勤役民勿暴新頓首受命以行暨河浚成人皆便之

沐春奏復聶賽爲知府東川遂安

九月戊申賜江陰侯吳高誥券復以劉三吾爲翰林院學士

丙辰釋工部尚書嚴震真及其弟姪之罪

震真鄉民有訴其弟姪不法者帝命震真自訊之獄成具奏帝以震真不欺并其弟姪所犯之罪皆釋之

甲子以浦江士人鄭濟王愍爲左右春坊庶子

帝以東宮官屬久欽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廷臣以浦江鄭氏對帝曰鄭氏朕素知之聞其里

人王氏做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
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謁闕既至今自推舉鄭
氏舉王氏舉勲立涂左右春坊庶子余皆給道里
費遣還原籍

命總兵官宋國公馮勝凡將校有罪削爵聽征者悉
復其職

冬十月改建翰林院于皇城東南

院在宗人府之後詹事府居其次大醫院又次之

定工匠班次役作

工部奏准工匠各照諸司役作繁簡更定班次率

三年或二年輪當給與給勘合凡二十三萬二千

八十九名

始科荒蕪官田田租

初庚申歲詔陝西河南山東北平鳳陽淮安廬楊

等府民間田土許盡力開墾有司毋收其田租及

是令民開墾荒蕪官田照民田之例起科

詔頒雅樂器於天下期以明年丁祭先師孔子

推樂之器琴瑟蕭鼓祝敔頌篪笙笛及左右勾磬

鍾磬各一十有六期以明年丁祭令有司於文廟

用之率以為常。臣聞六律六呂應十二月然則

鍾磬亦當十二也各加以四數成十六蓋取半律
子聲所以有是制也夫掌文可觀律呂衡合一推
便見廷奏升欽律用左旋呂以右轉皆兩相合無
容強作一元流行在十二月元氣無所余亦無所
欠樂器以宣其聲當則而象之鍾磬加四必是學
士劉三吾諸人泥於成說不知考究其真者也憲
十有一月壬寅朔賜國子監琉球王及雲南王賀改
志等襲衣鈔錠

已未廣東都指揮使司討擒故東莞伯何真之弟迪
于海島伏誅

迪以何真之子若被誅自疑禍及遂聚衆作亂南
海衛以兵捕之迪伏衆殺官軍三百餘人遁入海

島廣東都司發兵進擊於東莞之笏岡迪衆敗走

迪被擒械送京師誅之

庚申曹國公李景隆奏遷庄田六所及田地山塘池

蕩二百餘頃

十有二月勅各衙門司務專勤所掌職事

勅吏部等衙門司務每日二員坐本廳東南角面

西守籍吏二名終日在堂專掌記載本衙門出入

之書通即附簿其應速者速應遲者遲明白勾銷

下註或字有差錯不許塗抹止於傍圈註逐日記載事件至晚計立件數庶便稽考若事有可速者而遲必耽誤公事矣若可遲而速者事多不當矣惟免果斷乃國後艱其司務之設職專任重其所練磨也任非尋常若勤於督責精於銷註使各衙門官吏皆不入無刑憲之所其司務之才詎已稱堂上之任矣又何考試之疊疊故勅

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以太師太傅太保侍詔郎中等官為名稱

遣工部主事弋祐韓毛知理及指揮同知徐溥修理

靖江王府

永鑑錄及世臣總錄成詔頒于王國及中外羣臣

永鑑錄之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為惡悖逆者以類

為編直叙其事書成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為臣善

惡可為勸懲者別為一書名曰世臣總錄以頒示

中外羣臣

二十有七年

甲戌春正月頒種桑法於天下

先是命鳳陽府和每戶各種桑棹二百株至是又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栽桑棹每

一里種二畝秋每一百戶內共出入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潤一壟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欠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仍將栽種數目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金齒衛充軍

華各處州縣所立歷代帝廟祠

及學士劉三吾論強政治是月辛巳帝退朝謂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為治之難

也自古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澤則衆心離于下積怨聚于上欲國家不危難矣三吾曰帝下之言及於天地神人之福也

命禮部持示天下寺觀僧道則例

天下寺觀凡歸併大寺設站基道人一名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每一班年高者率之余僧道並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緝為題疏強求人財其或一二人於崇山深谷偕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勿許仍毋得初庵堂若進四

方問道必自備道里費毋索取於民民亦毋得輒
自侮慢凡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以驗其實有不
同者獲送有司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撻逐相容
隱者罪之願還俗者聽亦不許取民間兒童為僧
違者併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上願為僧
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奏聞方許三年後赴京考
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為民有稱白蓮
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為議論阻令者皆
治以重罪後又奏准僧道赴京考試不通經典黜
革還俗年六十以上者免試。臣聞天地生民將

以為君立國也年未及期聽度為僧嚴其禁而絕
男女則生道以熄人類自為僧者統矣 朝家貴
牒度僧蓋不得已所惜者為所度之人年紀未及
耳蓋人生天地女子年十有四有為人母之道及
四十有九絕生育之理男子一十有六有為人父
之道至六十有四絕陽變之端若度僧尼年非六
十以上四十有九以下則勒為編民勿給斯太
流行輿情欣暢矣

召信國公湯和入朝勉慰問勞
和居鳳陽以風疾不能行 帝思之遣人特召入

見勉慰問勞既而遣還賜鈔一百五十錠俾擇善
地營壽藏

以李景隆佩平羌將軍印鎮守甘肅復以都督宋晟
劉及陝西都指揮使王英將兵緝捕馬寇叛羌
辛丑帝及學士劉三吾講唐玄宗蔽聰明致禍敗之
事

帝謂侍臣曰人生之聰明不可使壅蔽一有壅蔽
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劉三吾對曰
人君能博集衆論任用賢能視聽則廣而聰明無
所蔽若信用憒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有

所蔽矣 帝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
非無所隱而賢不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
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
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
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
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
不為奸邪所惑則亂何從而從

賈哈剌連西番寇北勝浪渠二州西平侯沐春覆其
丘於要路斬首二百四十三級遂奏建瀾倉衛指揮
使司以鎮之

二月初制親王公主駙馬婚禮戒詞

戒親王詞云往迎爾相承厥家事卒勉以敬毋恭
戒命其冊公主制曰古之君天下者有女必封爾
長次女已成人未有封號特以某郡為爾之號
某官之子彼為駙馬爾為公主既入某官之門恪
道婦道以奉舅姑閨門整肅內助長佳母累父母
生身之恩爾惟敬哉其誥駙馬曰夫婦之道人之
大倫婚姻以時禮之所重帝女下嫁必擇熟舊此
古今通義也朕今命爾為駙馬都尉當堅夫道毋
寵毋慢永肅其家 以稱朕親親之意恪遵朕言
毋怠

定國子監等衙門及王府選用屬官王親所授職
銜

凡國子監內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俱於教官內
陞用行人司正司副俱於進士內除授太常寺山
川壇弁各陵寢奉祀祀丞及欽天監太醫院各從
本管正官推選陞補其各王府長史等官曾經過
紀之人不許選用其新王妃父厚無官者授兵馬
指為王妃或夫人男為儀賓第項俱各見在及
有子孫者不許陞除京職已故無子孫者一體

陞授

令武官舍餘年十五以下者許入府州縣學讀書士
官無子許以其弟襲職

益江陰橫海水軍及紹興三江千所民兵月糧

江陰橫海每名各支米一石五斗紹興三江千戶
所駕海船民兵亦月支米一石著為則例

三月命徐輝吳傑往浙江練海上諸軍後以李彬脩
築邊口

時海上有倭寇之警先命都督楊文節制沿海諸
軍備之至是復命輝祖吳傑往加訓練其宣府德

勝等邊口險要令李彬領兵盡行脩築填補

甲辰廷試進士賜張信狀元及第丙午以信為翰林
院脩撰戴德彝為編脩揚砥為行人司副

張信中進士第一授脩撰德第第三授編脩尋陞侍
講 帝諭信等曰官翰林者以論思為職然既列

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
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

在翰林皆能正言議論裨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
蓋以古人自期待哉信德彝皆領首受命德彝感

激奮發拾遺補闕直聲震朝廷後以事改監察御

史益善其職建文間爲左拾遺靖難師起與黃淺日夜畫策防禦竟死于官德彝奉化人也楊砥澤州南村人以進士除行人司副嘗上疏言文廟從祀宜退楊雄進董仲舒有功名教踰三歲陞湖廣左叅議庚辰間以指言時政闕失謫遼陽及我成祖即位起授鴻臚寺卿。臣聞宋時文天祥榜內有劉已者失身導元議者以爲如以羗娘轉合蘇香也今德忠於所事楊砥不死遼陽我成祖每追痛練安戴彝德等之死若紙者恐終不以公忠視之矣但砥能詆揚雄而於已皆焉豈非工訶古

人而敢於恕者乎臣素惡夫失節者若砥與雄皆所不取也然頗有疑焉揚雄爲郎十載不遷當時獻符瑞於王莽者如劉歆之徒已立取三公矣雄恐非劉歆之徒歟詳觀雄劇秦美新之作引援無終或者以戲莽莽亦識破雄意故不大用歟

加太子賓客兵部尚書致仕唐鐸爲太子少保

甲寅命韓王柳藩王摸交省我

成祖及秦晉周齊王諸兄
帝以二王年幼欲其進觀諸王國都以教友悌之情故有是命二王之行從官各十一人翰林編脩

王府紀善各一員掌侍從諸說經史撰述文字禮部郎中一員掌祭祀所過名山大川及祀典神祇序班二員掌贊禮儀良醫一員掌調治藥餌典膳二員掌王飲饌百戶二員率校尉二百人扈從二王同日啓行至宿州分道韓王由周歷秦晉抵燕齊藩王自齊歷燕抵秦周皆至八月而還

勅賜肝胎知縣方素易鈇錠衣服靴襪

勅曰曩古智人流芳於天地間者其立志操守必始終一節不爲聲色財利之所移故其在任也能清廉守己造福於民所至催動神人民懷其惠顯

父母榮妻子身名流芳往往不磨朕握乾符相協熙黎於今二十七年霄肝求賢未嘗敢暇奈何所任多非其人或迷於賤私或急於政事其於格神之道畧不究衷致吾民害者多矣邇來通政司奏泗州肝胎知縣方素易在任三年蒞政廉勤民懷其惠今以母憂去職其本縣人民劉本等赴闕奏聞願留再任朕聞知不覺喜動于懷噫若是之爲豈不有肩古智人而超羣牧者哉今特遣使賜爾鈇百錠衣服各二襲靴襪二對以旌爾能其益勵初志始終一節爲朕福民則永享天祿豈不偉哉

故勅

召見前君都督府僉事孫彥于奉天門復其姓為謝
選其季子仲尚汝陽公主

彥賜 帶明日以其子達入覲險歆騎金人尋選
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有玉帶金帶襲衣勒馬之賜
長子忠授興武衛同知

廣東都指揮使司同知花茂奏置湖州大城等處守
禦千戶所後移湖陽縣守禦所治于海門

花茂以沿海蛋民情狀臣險遇官軍則稱捕魚逢
海賊則同為寇已置神電等處衛所至是又奏置

湖州大城遂州靖海海門守禦千戶所先是湖州
衛指揮楊聚奏湖陽守禦千戶所於縣城內至是
花茂又奏移於海門即舊時巡檢司城增築軍城
周圍五百三十五丈百戶蔡春創教場於所城南
門之外周圍三百丈築大城所周圍五百四十二
丈百戶顧實創教場於南門外周圍二百九十丈
大城舊隸海陽縣宣化都今隸饒平縣又有大城
水寨乃湖州衛指揮俞良輔所建周圍三百一十
三丈八尺鑿池於內圍二百一十丈深一丈置水
閘于西北隅外通海港自南而西轉入池內以泊

舟艦靖海千戶所在潮陽縣大泥都成五百三十
丈備倭百戶董聚創教場于東門之外周圍三百
二十丈遂州所城周圍六百丈在揭陽縣鮑江都
百戶董興創教場於南門之外周圍三百八十五
丈潮州自饒平縣起宣化都歷信寧海陽中下外
莆潮陽直莆竹山招收惠來縣暢達州鮑江鮑酒
等都皆沿海之地其黃崗招寧關望鮑浦桑田門
關又設六巡司共計司兵六百人通計廣東海道
自潮之廣凡有三路東路則拓林深青中路則冷
水角佛堂伶汀洋南路則海灣南頭要其急拓林
為海道門戶南頭是海道咽喉南頭地屬東莞頗
易規指其拓林大城北連福建詔安玄鍾甚難為
力以地界閩廣官府動輒破調相推奸宄容易逃
身突發議者以花茂善於經制地方惟西界之地
未有成算所以審寇為善年年未已是以為惜云
夏四月平緬入貢

耿炳文討平兩當縣妖賊

癸未以尚寶司丞楊能為陝西都指揮使陳暉宋元
諫為同知並署陝西行都司事

能左都督楊文之弟暉原兆州衛指揮使克讓馮

勝子也

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

帝觀蔡氏書傳日問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

及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問有未安者遂

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太子少保唐鐸舉翰

林編脩致仕張美和國子博士致仕錢宰助教致

仕靳觀教授高謙學士王子謙教諭張士聘俞友

仁何原銘傳子裕周惟善訓導唐裴周寬趙信黃

初萬鈞王賓謝子方吳子恭儒士解震能剗揭靴

蕭子高王允昇張文翰張師哲宋麟並遣行人馳

傳徵之

定囚軍私逃法禁及發囚徒煎鹽

凡在逃為事囚軍送原問衙門查照發落在京舊

伍正軍在逃一次紀罪發各衙着役二次依律的

決調外衙在外舊伍正軍并囚軍戶丁補役一次

二次發原衙依律的決着役逃三次者俱送法司

問罪其准游宦戶有犯笞杖斷決徒流遷徙什犯

死罪者止杖一百仍發煎鹽其事故宦戶勘實以

附近有田種丁力相應人戶撥補

禁公侯伯文武大臣中鹽及充鹽丁雜差

公侯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令家人奴僕行

商中鹽以侯奪民利浙江等處鹽丁悉免其雜犯

差便

西堡阿得寨蠻反顧成率兵討之

西堡長官司阿得等若長卜刺讚等不奉賦役聚

衆三千餘人作亂殺良民劫奪牛羊居民不能安

業故成領兵進征

令軍人住居沒官房屋者勿賃其錢

加各處驛遞水馬夫米石

帝以驛遞水馬夫免田種不便乃令有司總計地

方合備牛馬船車等物以所管人戶田糧照舊役

加數均派年分應役如舊每一百者加至五百石

其餘准此為則其兩浙稅戶市民因充湖廣山西

原額站戶已充築集充軍者仍舊應不在均派之

例○臣按驛遞供應俱憑田糧其所以弊者以索

取之途多勢用之無憚官吏色攬之失事也肆我

皇上壬寅年四月之詔凡司府州縣衛所驛遞間有

官員不守法度科歛軍民并徭役人戶供應下程

要索科見指稱公用以一微十通同徵收錢糧收

頭庫役分取秤頭及分巡兵備守備等官駐剗地

方除本等廉給外是外復有要素下程設置筵宴
低價強買貨物者着撫按官禁革奏聞斯詔一布
貧民既無偏累政體因以不乖

置寶鈔行用庫及禁用銅錢

令軍民商賈所有銅錢依數換鈔不許行使是時
鈔不流行故立此以抑錢重鈔云

初設國子監膳夫

本監膳夫一百二十名供以法司犯笞杖者應當
內一百各給飲饌灑掃二十名以裁種蔬菜

五月己丑以勅諭宋國公馮勝令厚侍從役者

勅曰天道以有慶補不足人反其道以不足奉有

餘體天道者仁人也以不足奉有餘者非仁人也

嗚呼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智人修理而行則家昌

愚人所行悖於理則家亡朕昨命卿子出鎮西鄙

近以家人不足所役來言於朕察言觀色良由得

其所故爾然小人畧無怨言誠可愛惜朕以卿昆

弟相從於開創之初供有勤勞且有姻親之愛故

不忍忘而為卿言之自今以後所從役者使得從

容足衣食俾無窘逼自然効力下無怨恚則家道

昌矣

以楊文充總兵卒在京舟師鎮太倉兼管浙江沿海
衛所船舶

前軍都督府僉事馬鑑卒于甘棠驛

鑑壽州人劉福通不同僉甲辰從龍濟江累戰功

從下平陽絳陽秦龍王岩調守慶陽寧夏綏德綏

寧又討捕伯顏帖木兒亡壁於可愛刺只之地自

山西行都指揮同知陞今官於今年二月往福建

廣東公幹軍務至是卒於漳浦甘棠驛封聞帝

為輟朝一日中使齋文往祭東宮諸藩祭使相望

子導綏德衛僉事扶柩還塋壽州鑑廉介馬蹄所

到秋毫無犯卒日家貧如洗塋祭不用浮圖

六月癸亥以少詹事兼翰林院修撰任亨泰為禮部

尚書

優定武職襲授此試優給之例

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弟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

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者

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仍不中者降

充軍其雲南土官襲職乃免比試其指揮千百戶

陣亡物故者無子弟者父母妻給全俸三年後給

半俸有子弟年幼者亦同候襲職給本俸或以參

隨歷練未及授職者給半俸其病故無子第有父母妻者給半俸終身有子第年幼者初給半俸次年又次之及襲職給本俸參隨未及授職者亦給半俸軍士陣亡或給月糧三年或給月米陸斗或令有司給其家屬行糧送至京優給及是復定為例凡武臣在任亡故及征傷失陷者自指揮至所鎮撫妻並給米伍石終身無子孫者亦如之為事故無承襲者不給

秋七月己酉諭學士劉三吾以奎璧氣散當勤著述帝因改考書傳謂三吾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

初有黑氣凝于奎璧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

甲寅程表涑水縣李德成及長洲縣民張德妻高氏孝行貞節

德成易州涑水縣人其母早亡成念劬勞之恩乃搏土肖像曰莫飲食奉之如生一日晝母墮寒水間挽之不能得既寤與妻王氏徒跣行三百里至昌平墓所卧水七日時天大雪水為融釋鄉里稱之會朝廷徵孝廉有司以德成應詔擢光祿寺署

丞遷太常贊禮郎尋陞尚寶司丞及是復陞其開曰孝行之門高氏長洲縣人嫁於張德年二十五夫亡姑何氏怜其少欲嫁之高氏自言願紡績奉姑訓子誓不易志事聞詔表其門曰貞節之門甲戌以吳傑及永定侯張銓率致仕武官往廣東訓練沿海衛所官軍以備倭

詔捕日照縣民江伯兒杖戍海南及命禮部禁天下不得殘虐殺子奉親

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脅肉祀之不愈禱于岱微誓謂云母病愈殺子以祀既而母病

果愈竟殺其三歲之子以祭有司以聞帝怒曰

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無知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勿使傷壞風化遂捕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

事例行於天下禮部尚書任亨泰等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孝養則致其樂有病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地恩義懇切之至此為人子所當為也卧水割股前古所無雖出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時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封股或至喪生卧水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

宗祀永絕反為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皆愚昧之徒務為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覲避差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肝則水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臣聞與子一體相連親老衰病血氣不行飲食不消或云刺股血溫酒服親以導其氣庶幾氣行食進病或可愈未聞肝股之肉可以養病者也夫醫治不愈控訴無聞亦順天命而辨後事而已亨泰既言喪生凍死志親絕祀之非又

聽民而為割肝印水之為過橋於橋不可為訓夫建前福建行都指揮使沈仁至京投匭都督府事致仕

仁於丙午年十一月為王之與所誣逮至建康得釋至是又為何阿保所誣亦憊連逮蒙恩賜宥仍授仁以僉都督府事致仕仁自癸巳年至今管軍三十餘年大小數十百戰瘡痍遍體戰功雖多乃能謙抑不伐

施甸蒲阿董冠永昌鎮雲南西平歲沐春遣指揮胡淵襲破之殺賊三百三十二人獲馬七十匹

劉真帥師旋自西番復令偕都督宋晟引兵往遼東開元

八月丙午撒馬兒罕馬帖木兒遣其臣迭力必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

表曰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仁德弘布恩養庶類萬國欣仰咸知上天歆平治天特命皇帝出膺運數為億兆之主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甘所無之福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皆降之

地皆清明之天老者皆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恩惡者無知懼今特蒙施恩遠國凡商賈之人來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悅如出昏暗之中忽覩天日何幸如之又承勅書恩撫勞問使站驛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喜其濟欽仰聖心洽照世之杯使臣中心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惟知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枉者撒馬兒罕國中舊傳有枉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帖木兒云然

誅錦衣衛卒

溫州府樂清縣民爲錦衣衛卒誣告逮至京事白衛卒伏誅賜民鈔八十錠遣還免其今年田租以朱能襲燕山中護衛副千戶

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從帝征伐有功累陞武毅將軍燕山中護衛副千戶亮善撫士卒亮卒至是能襲職自少喜讀書事父母至孝在職小心恭慎撫恤下人如其父我成祖在邸甚親信之旦夕相待不啻去側

書傳會選成詔禮部刊布中外

初召國子博士致仕錢宰等詣闕帝語以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錢宰等皆對以不知帝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其考古正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命李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時禮義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等物又御製詩命次讀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宴享則賜坐殿中時酒樓成人各賜欽宴其上各獻詩稱謝帝大悅優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

年老願歸者先追之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是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俾馳驛而還

庚申脩案字通分方隅爲八及備水陸里程

帝以輿圖之廣不可無書以記乃命翰林院儒臣及廷臣以天下道里之類爲書其方隅之日有八東距遼東都司陸行爲里三千九百四十四馬驛六十四水陸兼行爲里三千四十五驛四十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馬驛四爲里三十六十四

西極四川松潘衛陸行爲里五千五百六十馬驛九十二水陸兼行爲里八千三十驛一百有四馬驛西南距雲南金齒衛陸行爲里六千四百四十四馬驛一百水陸兼行爲里八千三百三百七十五驛一百一十三南踰廣東崖州水陸兼行爲里六千六百五十驛七十有八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水陸兼行爲里三千五百二十五驛五十四北暨北平大寧衛爲里三千六百一十四馬驛五十三水陸兼行四千二百四十五驛六十一又一西北至陝西鞏昌爲里五千五十馬驛八十一水

陸兼行為里六千七百三十驛九十六其布政司
一十三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路各一浙江水驛
十三為里九百四十八——福建水馬驛四十二為
里二千八百四十五江西水陸驛十五為里一千
五百二十一——廣東水馬驛四十五為里四千三百
九十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
路各二河南水驛三十一為里二千八百四十五
馬驛二十二為里一千一百七十五——陝西水驛
五十一為里四千八百馬驛四十一為里二千四
百三十山東水馬驛二十九為里一千九百一十五
馬驛四十一為里二千三百八十八——北平水馬驛
四十七為里三千四百四十五馬驛三十九為里
二千三百六十四——湖廣水驛十八為里二千三
十馬驛二十六為里一千五百三十五——廣西水
驛五十三為里四千四百六十水馬驛六十四為
里四千二百六十五——雲南水馬驛九十六為里
七千二百馬驛八十三為里五千二百七十五——
四川之路三水驛九十四為里七千二百六十五
馬驛八十二為里四千七百九十五水馬驛七十
為里五千九百是時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

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此其大畧也四夷之驛亦
與焉

以魏國公徐輝祖節制陝西諸衛軍馬

遣中使諭陝西都司訓練將士比自延安綏德西
自蘭州從魏國公徐輝祖節制候來春征討西番
九月顧成剋克西堡長官司阿得長卜刺諸蠻

顧成卒兵勦克西堡諸蠻島斬大砦長阿都必莫
牙等七十一人斬首二千六百二十級俘男女七
千五百六十六口

立災傷去處散糧則例

先是壬申歲山東災傷每戶給鈔伍錠癸酉歲令
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庫賑貸然後具奏至
是乃定則例凡人戶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歲以
下不與

永平侯謝成坐黨監玉死以田宅賜與

冬十月辛巳翰林院詹事府成詔賜宴 儒臣落成
之

詔修各處水利遣監生張敬季順及人才賀旭孫勉
等往安慶開築陂湖塘埭

勅示天凡有陂塘湖堰可以儲蓄備災旱者或可

以宣洩防霖潦者皆因地勢修治勿妄興工役堵
克吾民是時安慶水利最多隨命工部劄付監生
張敬李順往安慶府桐城縣滿山開楊冲白陂太
湖諸水大安等陂後復令工部劄付人才賀旭孫
勉擅興兒倂監生姚敏張文顯同往安慶修懷寧
宿松望江臨縣所開掘石灰清溪沙陂桐陵等處
塘埭以便灌溉其天下有水利可興之處皆遣監
生人員分諸督責吏民修理 臣聞古之為水者
善其溝防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故為溝水必
切齒之為防水必濫崇廣相均其綱三分去其一

分方能一成立安

十有一月戊午以安陸侯吳安第倫為宗人府儀賓
尚皇孫女蒲城郡王

郡主泰王長安也

乙丑顯國公傳友德卒

宋歲引兵向腦溫江劉真向隆安

文縣千戶張者反以寧政為平羌將軍率兵討之

十有二月丙寅朔置寧夏羣牧千戶所

甲戌申定皇城門禁及榜示宿衛軍士條例

凡朝參千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乃揖

揮千百戶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員依次而
入不許撓越其上直軍務要三日一易於退朝展
時交代嚴加守禦凡內官大小使者出門須比對
銅符若無銅符及有不比對輒放行者守門官軍
治以重罪仍密加搜檢有公差帶金銀段疋進納
者憑勘合照驗亦須明白附寫某處公幹及記所
服衣服顏色件數四日點對有不同者即時聞奏
其工匠及內府做工人等出入各門依例搜檢有
誤帶鈔貫等物在身者許附寄各門方許進入若
進門搜檢乾淨比便出門搜出有帶出物件者即

時拏奏其官員軍民人等入奏事務守衛官軍人
等不許問其緣故所持文書亦不許開示隨即徑
直引奏若擅問緣故及將文書開看者依健問罪
其榜示宿衛軍士條例凡宿衛軍士務要正身不
許頂替當直者父母妻或死喪或因病或本有病
或嫁娶或公差或因事被監或種植蔬菜五穀者
守果木或婦人產難皆是軍人有妨上直之事亦
許准說京軍不出百里之外有死喪慶弔許告假
本管官吏即時准告放行以快人情其當直軍千
戶差調百戶各帥本伍軍旗不許折散隊伍軍有

暴疾本管軍旗即放歸營所請醫調治或者視遲
慢放回猶豫致令病甚親管小旗杖一百總旗杖
九十百戶住俸半月其軍人別無餘丁或父母染
病許在家侍奉不拘幾時詐冒者罪之單失妻妻
者妻有病許許看視妻室病痊上直或點大軍疾
病不許扛擡赴點幼軍年十三赴點十二以下不
赴點凡一應閑請有孕婦者不許入內違者本管
官旗杖一百若不令官旗知會匿孕婦私入者罪
坐本衛守衛諸門有人出入不由本門者雖繫
國戚亦許擒拏臣按皇城門禁榜示宿衛曲盡法
情其不許孕婦入內尤見慎微之至

定遠侯王弼卒

弼卒時六十三至順壬申年生也弼嘗言曰弼蠢
庸語智不足以料敵語勇不能以陷陣屬當天心
厭亂人心思治 皇上乘運應符為天下君故兵
行所至如涼颶振之振搖葉破竹之迎霜刃無所
措手君實兆之臣何力焉顧臣叨冒寵靈代承封
贈國恩於臣聞三世無一或違而臣於國恩萬分
無一少報人稱其明於謙善云

辛卯以長興侯耿炳文子曙為宗人府儀賓尚呈孫

女江都郡王

郡王 懿文皇太子長女也

寧改討擊張者擒之遂調守禦文縣所兵于浙江海
門諸衛

二十有八年

乙亥春正月沐春以越州土酋攻阿資于赤窩斬之
及其黨沙沱普也等一百四十一人

龍海子阿資擁龍窩縱兵殺掠府衛莫能制

朝廷命將率兵數萬討之年久不克及後遂無敢
議及征討者阿資益肆猖獗沐春請討之衆以為

難春遂進兵紫溪山擒阿資之黨宗及與之謀討

阿資宗及曰歷年官軍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險

阻及各處土酋皆其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俾

令從征設法羈絆使不能通復多買營壘互相擠

角制其出沒授首必矣春深是其謀遂分兵駐陳

寧以迫之是月初六日至赤窩果獲阿資即衆之

以示衆并及同黨沙沱普也等一百四十一人亦

斬之士夷震服捷聞 帝嘉獎殊甚

以楊文掌中都番守司事

置皇城四門廚房恩軍

置國房恩軍為守衛軍士造作飯食長安左右門
廚房二所恩軍二百二十五名管軍百戶二員金
吾前衛鎮撫司帶管東安門廚房一所恩軍七十
七名管軍百戶一員羽林左衛鎮撫司帶管西安
門廚房一所恩軍一百一十一名管軍百戶一員
羽林右衛鎮撫司帶管北安門廚房一所恩軍一
百一十二名管軍百戶一員金吾後衛鎮撫司帶
管後復置倉設副使一員

二月後嚴歲貢不中者罪罰

凡歲貢生員初試不中者遣復學停康肆業提調

官教諭訓導取招生員俱限次年再試兩廣四川
兩年再試復不中者照例發充吏其該提調教官

仍舊責罰

初制內外勘合文簿

令內外諸衛門閤支物料戶部編置勘合送內
府收掌其該衛門奏領勘合赴該庫比號相同乃
照數放支又命司禮監編置內官衛門勘合簿戶
部編置在外衛門勘合與底簿內將一扇送內府
收貯本衛門與該庫各收一扇凡各衛門閤領物
件自行開數具奏聞出勘合填寫物件之數齊赴

戶部比號騰寫底倉押用印仍與該門齎去該庫
比號照數支領本府將勘合送司禮監收或有差
錯等項該衛門即便兵奏改用正印鈐蓋○臣聞
聖人不泄通德之盛也我聖祖出納之式纖微
周緻可謂文理密察者矣

給賞甘肅新軍寒衣及加陣亡者月米

時雖仲春寒氣猶冽帝念甘肅等衛新發充軍
者寒凍令陝西行都司照舊軍事例給賞冬衣花
布一年以後減半其從征軍士有陣亡病故者月
支糧一石其在營病故者月支糧伍斗○臣聞聖
人不忘遠仁之至也我聖祖覺寒而念新充遠
軍想戰尤憫陣亡士卒可謂寬裕有容者矣

丁卯宋國公馮勝卒

勝本名國勝又名宗異後更今名定遠人也先是
論前後戰功封宋國公誥券田咨爾開國運輔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崇祿大夫右柱國宋國公同泰
軍國公食祿三千石馮勝朕惟歷代創業之君有
親同骨肉愛若體肢之將使之將使之周旋左右
出入以防奸詐遂得保全其身施為造化以有天
下即是而觀其功不細朕自渡江以來爾兄國用

實典親軍導從有方動合古道俄而因疾長逝朕念其勞追封為鄂國公憫其子幼以爾勝繼之爾勝十數年間居京師則除肘腋之患歷征則建爪牙之功敵犯龍江帥奇兵而大挫羣寇副將北伐屢克捷而平定中原宣力內外佐成混一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逆謀不宥余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兒一死以報爾功嗚呼爾以忠誠風夜事朕累除奸惡爵祿之崇由爾勤勞而致尚期日甚一日持守

高盈訓其子孫祿守永世至是卒

庚辰詔右軍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趙宗壽使執常茂歸于京師

先是二十一年九月龍州土官趙帖堅卒無子其姪宗壽襲為土官同知無何鄭國公常茂以罪謫居龍州貼妻黃氏有二女一為太平土官李圓泰妻茂其一為妾是時宗壽雖襲職而黃氏又執土官印與常茂國泰專擅州事數凌逼宗壽會茂病卒其妾者趙觀海等亦肆侮宗壽宗壽乃與把事等設計取土官印土封章書言常茂已死并械觀

海等至京於是黃氏惶懼使人告宗壽屬掠又與國泰謀劫茂妾并其奴婢徑赴太平州及趙氏祖父官誥諸物盡行掠取又欲併取龍州之地乃自至京告宗壽實從子不應襲土官宗壽亦上章言狀乃詔宗壽勿問下吏議貼堅妻與袁泰情罪既而以蠻夷遠人俱釋之至是又有告言常茂未死逃匿龍州前宗壽之所言者皆妄遂詔右軍都督府榜諭宗壽曰皇上以鄭國公常茂有罪特以父開平生之功不忍遽寘于法安置龍州其昆弟仍享爵祿撫存如故惟龍州遠在西南我朝平定天下土官趙帖堅稱藩納款誠事朝廷以貼堅已故其妻乃與茂結為婚姻誘合諸酋肆為不道及貼堅姪宗壽襲為土官與貼堅妻互相告訐及言茂已故皇上以誠信待人且以茂功臣之子得罪而死深可矜憫并釋其告訐之罪今有人言茂實不死宗壽等知情已遣散騎舍人諭宗壽捕茂宗壽漫不加意延玩使者久不復命其意莫測皇上未帥問罪特命給榜曉諭爾宗壽等知之如茂果存則送至京師以贖爾罪如復違命則命大將軍率兵討捕罪在不赦如茂已死則宗壽亦視

率大小頭目具陳其由凡龍州軍民人等俱皆知悉

遣監生吳溥如雲南及閩福建軍伍

溥臨川種湖人性至孝以赴京師試期不及入為監生至是奉詔宣諭西平侯等於雲南既至致命元戎等贈以文綺面不受帝又以福建軍伍不甚整飭又遣溥往閱之事峻歸報一無毫髮之私所至遇右蹟名勝輒為賦詠及還監太常丞張顥宗攝祭酒嚴毅方正於諸生罕有許耳惟深器溥為延譽於公卿大夫之間

二月秦王揆統師征土番還于西安癸丑揆薨謚曰愍

土番地方凡三十有三其裕地溥氣寒最甚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自下而起困人所利而行之每戰用員木傳肩以捍矢石洪武七年為置宣慰司及招討使司宣慰司一招討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麓合曰朵甘丹曰朵甘倉塘曰朵甘川曰磨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列思麻又宣慰司二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千戶所一十七曰朵甘思曰刺宗曰宇

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曰納竹曰倫答曰果由曰沙里可哈思的曰宇里加東曰撒里土兒干曰參卜郎曰刺錯牙曰泄里霸曰潤則魯孫其餘種散處河湟江岷洮州有駝龍若龍七尖奔古剽來剽來納郎西寧濬多巴喃龍月牙牌子俺奔落藏木頭凡十五番族南洮河一帶有琵琶劉寨石旗寨資寨尤為番賊出沒要路其西北路石兒嶺至中排路又自著遜賜至刺麻川又自洮州新橋至舊洮州番賊出沒不常其所支水積石州歧布州遜婆川祥河者及各有部族酋長在故元時有授官職者洪武六年悉令至京改授新職置五衙門建官賜印封番僧為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開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比歲進京朝貢烏思藏貢畫佛銅佛塔舍利各色足力麻各色鐵力麻各色氍毹珊瑚犀角左髻毛纓酥油明盛明甲刀劍每三年一貢從陝西布政司比對勘合長河西魚通寧遠貢各色足力麻各足力鐵力麻各色氍毹珊瑚舍利犀角左髻明盛明甲刀畫佛毛纓則一年一貢朵甘思貢各色足力麻各色鐵力麻各色氍毹在警明盛長刀一年

一貢從四川布政司比對勘合董卜韓胡貢各進色毯毯各色足力麻各色足力麻珊瑚盟盔鐵甲遮身麻衣白毛纓黑毛纓黃左髻紅毛纓路從雅州入貢反是陝西河洮積石岷州等處蕃族作亂命秦王統陝西諸衛軍討之事平還西安以是月癸丑日王薨 王帝第二子孝慈皇后所生也年十五封二十三之國薨年統四十計聞詔定喪禮禮部任亨泰奏曰考之宋制宜輟朝五日今遇時亨宜暫朝一日皇帝及親王王妃公主世子郡王與靖江王世子郡君服制皆與魯王長禮同皇太孫服齊衰期年因親事以日易月亦十二日而除素服期年詔從其議定王謚曰愍冊曰古之君國子民者生則有爵歿則有謚爵以辨上下謚以昭善惡此古今不易之典天下之公論也朕自即位以來列土分爵封建諸子爾以年長首封於奉期在永保祿位藩屏帝室天何不良于德竟殲厥身嗚呼哀痛者父母之至情追謚者天下之公議義之所在朕何敢私特謚爾曰愍

夏四月劉真及女直夷人戰于肇州破擒夷人無數沐春以都指揮王俊征克儂真祐廣南遂通

前後俘斬二千一百七人馬四百八十八殺一萬一千六百四十石

宋歲引兵追擊女直夷人于腦溫江大破之獲其人馬各千

己巳以翰林院編修齊麟爲禮部右侍郎盧原質爲太常寺少卿陞本部右侍郎張炳爲左侍郎

辛未諭禮部議秦世子嗣王位之禮

帝諭尚書任亨泰曰秦王旣沒國事無統世子長成宜命襲爵爾其集議以聞亨泰遂同翰林院儒臣會議奏言漢諸王薨遣使者立嗣子爲王則玄冠衰經素服以承詔事反喪服又諸侯受天子之命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乃反喪服即位而哭旣合於禮且協人情詔從其議

劉真進擊女直夷人于瑣兒口破其兵復遣張王率兵擊逐北路野人俱各散走

五月劉真引兵自瑣兒口過腦溫江接應宋歲遂殺退虜衆振還遼東

建州腦溫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龍江謂之生女直其地東瀕大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于黑龍江在遼東開原城北江口乃棘靺舊居東

北女直諸夷入貢地面五十八處速溫河 昏地
 迷河 兀兒家車 施伯河 卜魯丹河 勝北
 兒河 木溫 諸車河 可木山 畢讓河
 欽真河 因只河 兀思哈里 古里河 卓兒
 河 撒哈河 亦禿潭河 古里罕河 忽忽八
 河 失木魯河 把兒小河 木倫河 崔哈河
 黑龍江 也今河 那川河 卜忽禿河 弗孫
 河 兀魯溫河 撒只兒河 兀察河 畢刀未
 江 的里木 桶坎 海西 蘇分 失令亦馬
 河咬速已上皆 地面者其有土城者曰哈魯
 曰喜機里 其站地面 別里真 古代替 伏
 答林 別兒真 弗孕河 五速 忽把希 描
 兒賓 黑力亨 石里勒里有 五里河 那
 令大口又有五河 田口兒 必興 鎖失 古
 因溫都魯幹的因東漢為挹婁北魏曰勿吉 金
 曰女直 元曰合蘭府 海西諸夷據其上腦溫
 建州諸夷居其中黑龍江口諸夷處其下南近遼
 東開原腦溫要直夷人嘗為朝鮮王李旦所誘潛
 度鴨綠江擬寇遼東前年以勅諭李旦散破其謀
 乃不果寇及是為宋晟劉真所敗部衆奔散遼東

遂安

召商輸邊中鹽復定淮浙煎鹽工本

時各邊缺糧戶部奏請中納邊米定為則例於是
 出榜召商於缺糧倉分不豫納先編置勘合并底
 簿發該布政司并都司衛分及收糧衛間收掌如
 遇客商完納糧填寫所納糧數并該支引鹽數目
 付客商費各該運司及鹽課司提舉司收掌候中
 鹽客商納米完費執勘合比對硃墨二號相同即
 照數行埕支鹽又令兩浙兩浙運司工本照各場
 領辦鹽數遣監生管運給散山東福建河東止於

官庫內閑領支給

數民戶給養馬匹勿與寡殘疾

先是令飛熊廣武等衛每五戶養馬一匹各領於
 監官至是革去監官命有司提調孳牧江南一十
 戶養馬一匹江北五戶養一匹內丁多之家充為
 馬頭專一養馬余令津貼錢鈔以備倒夾買補之
 用不許輪流有仍輪流及令孤寡殘疾一槩出辦
 發遣衛充軍如馬頭家生畜不旺許令於貼戶家
 看養凡兒馬一匹配騾四匹立為一羣立羣頭一
 人立羣立羣長一人每羣長下選聰明子弟二

人習學醫獸者治馬匹九補領或孳生一歲驛駒
每二年納駒一匹

以曹國公李景隆之弟芳英爲中都留守司番守

六月丙寅遣使冊立秦世子尚炳爲國王

遣前軍都督府都督謝彥通政使來徵奉金冊冕

服持節詣陝西冊尚炳爲秦王冊曰朕惟君天下

者必封建王國使其子孫世世相傳以藩屏堂室

此古昔聖王不易之大法也朕自即位之外遵前

聖分王諸子命爾父模首王子秦已有年矣近以

疾覺逝今爾世子尚炳年已長成特命爾襲封爲

秦王爾其恪勤忠孝親賢愛民永爲藩輔欽哉

乙亥以李景隆整饬陝西屬衛軍馬肅王理其肅

山冊永昌西寧涼州慶王理寧夏延安綏德

二王所理之外其餘衛所除屯糧外馬步軍士悉

聽命訓練以備征調

己丑勅諭文武大臣不許後世奏用內刑立丞相

帝御奉天門諭文武大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

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

中外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

其外加刑憲且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然此

時權宜處置頓挫奸頑非守城之君所用常法後

之嗣君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黔利腴

創閹閹之刑蓋嗣君生長宮中人情善惡未能周

知恐一時所施未當誤傷良善今後世嗣君並不

許用此刑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

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

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

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

府六部都察院都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

下庶務彼此頡頑不敢相廝事皆朝廷總之所以

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

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皇親

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惟謀逆不赦其餘犯輕者

與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

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逮門合議親戚如皇后寡

魏曹信國公西平侯武定侯之家朕皆已著之祖

爾王府六部等衙門以言刊刻揭于官署永爲遵

守

癸巳以翰林院編脩馮京署通政使司事

工科給事中陳洽奏言犯罪大臣不許犯刑本班

治上奏凡大臣犯罪雖蒙恩宥不宜仍列本班
必少加降抑以示勸懲 帝可其奏自是大臣犯
罪蒙宥者不復仍列本班使叙列八品班後

秋七月詔罰工役死免追家屬補役

較定合用刑具

詔刑部將合用獄具俱依法較定給與諸司遵守
敢有不遵者就將非法獄具處置皂隸祇禁鞭便
聽從行使者一體處死獄具如笞杖訊杖枷杻鐵
索鐵鐐各有大小長短尺寸之限杖長三尺五寸
大頭徑五分二釐小頭徑二分二釐以六刺條爲

之削去節目較勘如法毋令觔膠諸物紫釘應夾
者用小頭分受臣按獄具有七其日間所常用者
杖也臣聞唐朝夏楚乃今之杖昔宇文融之子審
爲大理評事以夏楚小大無節始創杖架以高卑
度杖短長又鑄銅爲規齊其巨細今若求其制而
製之則杖之施於人也奸者不得以輕重其手而
人之受杖也亦得以完其軀則其所以係人心而
壽國脉者豈淺哉抑又有聞乃今中外臣民
每有大獄必訊于 午門或因奏疏間有悖例牽
理差錯字畫者發下打杖則用紅棍紅棍金胡所

造內實以鉛或錢外包以竹又椎比以荆杖重五百
倍矣意此乃北狄胡人之法也鉛棍所加爛肉微
骨蓋有杖未畢而身斃幸未斃而肉潰相彼斃者
不可復生情苟註誤心誠愛 主吾何不革其斃
而必欲殺之懷怨難任殺諫不祥縣陳巨禍基於
洩治之死潼關失守則以周子諒之沒於杖也臣
愚不揣爲國遠慮竊欲以宇文審所創杖架及銅
規所齊者速易紅棍俾

朝家多寬大之譽忠直遂敢言之氣事祚綿遠與
天無極不亦越乎尚古君子每云金人以杖折徒
重於肉刑奸賊真犯可決也微過亦然雖至風紀
之臣失糾劾亦以杖決或多致死屠於肉刑不其
然乎此在可革不可以襲也

戊午冊都督戚繼光爲周郡王有勲妃

勅國子生習讀春秋

勅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爲百王執範脩
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
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之惟
今宜加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民
庶乎有本

却道士所獻道書

有道士以書上獻 帝却之侍臣請晉覽觀或有可取者 帝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所需者治世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仁壽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毋為所惑

八月以左軍左都督楊文為征南將軍韓觀宋成為左右副將軍劉真為泰將帥師討龍州趙宗壽及奉議南舟向武都康諸蠻

以楊文為征南將軍佩印充總兵廣西都指揮使韓觀為左副將軍右軍都督僉事宋成為右副將軍劉真為泰政率京衛精壯馬步軍三萬人期至廣西會集各處諸軍以討龍州趙宗壽及奉議等州叛蠻賜文等及從征指揮以下鈔錠有差又御制詩一首持賜文曰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春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勳穴中蟻蟻豈能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慶百勞師將伐龍州及廣西諸蠻脩撰丁頤上疏切諫不聽

遣使恭嶷鎮海濱之神以祐征南之師

祝文曰昔者元運將終英推並起民受兵殃予亦與羣推並驅弱兵保民 上帝默相山川放靈所在必克五年而兵偃民息天下太平今二十有八矣迎者蠻夷酋長趙宗壽及奉議等州不循治化負固殃民故命將討之兵興重事不敢不告所以告者兵行十萬各離父母妻子道途飢飽勞逸山嵐瘴氣染患病者疵之此行之難予之所以為憂也嗚呼大軍經過荆棘生焉民驚且移十萬之衆經過未有不傷者也用是致告于神惟神鑒予誠懇聞于 上帝敕祐三軍使瘴屬之方化煙嵐為清涼之氣即殄渠魁良民安業軍士早還以養父母是其禱

以張玉為北平都指揮使司同知

玉初仕元為知樞密院事以洪武乙丑年歸附以戰功授濟南副千戶又陞安慶衛僉事王自從陞安慶衛指揮僉事之後庚午歲從征永順散毛諸洞辛未歲逐北虜至鴉寒山而還調燕山左護衛癸酉逐虜至黑松林甲戌歲征北路野人等處皆與有功至是陞都指揮同知鎮守北平王字世美生元朝至正辛巳年二月十九日娶院判王執中

之女生子名輔 諭

遣禮部尚書任亨泰如安南以王師致伐龍州毋納
逋匿

時征龍州以其地界安南故命任亨泰監察御史
嚴震奉制書諭之因語亨泰曰龍州之役其師畧
衆然地連安南彼中必疑宜令豫知趙宗壽之罪
且古哲王之令典分茅土者不循王命有征伐之
誅令壽所為必當問罪師行遣人諭安南慎守封
疆毋生納匿之機王若一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
萬全矣亨泰等馳至兵溫先以書與其王陳日焜

曰亨泰等辭闕之日奉旨來諭謂前雲南王以元
之子孫本欲存其宗祀奈何自謀弗靖匿逋逃誘
遣人天討不容所以戒亡今龍州不臣允廷臣議
奏興十萬之師問彼之罪以地界安南五縣人民
若有容納逋逃盡行勦除然猶念前生之篤實憫
嗣王之弱冠復恐國人驚駭故遣亨泰等親詣安
欵諭恩至渥也尋復遣刑部尚書楊靖等亦往其
國徵糧數萬石以供遺儲月焜皆遵奉不違
制令陰陽醫官丁憂者起復就彼復職世襲土官者
在職守制始立軍民戶充吏法

正軍戶有五丁者許充吏四丁不許水馬驛站貼
軍雜犯養馬等項人戶四丁以上者充吏三丁不
許民戶兩丁識字者亦許充吏

信國公湯和卒追封東甌王謚襄武

湯和懲守常州醉後妄言祇奉誥訓兼恭益甚及
是卒年七十 帝輟朝一日遣使弔祭仍命親王
各遣官致祭追封東甌王謚襄武賜墓鳳陽曹山
之原塑像祀于功臣廟和字昂臣長子昂僉前軍
都督次女冊為 曾王妃 和為將行兵不泥古
兵書家畜媵妾百余暮年皆資遣寧家

丙子以戴罪江陰侯吳高安陞侯吳傑領兵從征復
令楊文進兵龍州

勅總兵楊文令調南寧衛兵千人以吳高領之調
柳州衛兵千人以吳傑領之二人先以事獲罪故
俾從征建功以自贖復詔文等如兵至龍州土官
趙宗壽躬親來見其陳常茂已死之由則宥其罪
若復行詐止遣人來即進兵討之

兵部尚書唐鐸還自龍州詔楊文移師奉議州復以
鐸參議軍事

鐸還自龍州入見其言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乞

罷兵勿討遂詔揚文等移兵奉議等處仍命鐸至
軍參議軍事

戊子更定皇太子親王封爵冊寶之制及殿以庶奪
嫡之罪

皇太子親王俱授以金冊金寶太子妃王妃亦授
金冊不用寶皇太子嫡長子為太孫次嫡子并庶
子年十歲皆封郡王授以塗金銀冊銀印親王嫡
長子年十歲授以金冊金寶立為王世子次嫡子
及庶子皆封郡王授以塗金銀冊銀印凡王世子
必有嫡長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為庶人重則流

竄遠方若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為
郡王侍王與正妃五十無嫡子始立庶長子為王
世子若王世子襲封并郡王嫡長子襲封朝廷遣
人行冊命之禮郡王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
軍曾孫授奉國將軍玄孫授鎮國中尉五世孫授
輔國中尉六世孫以下授奉國中尉其有文武材
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考驗陞轉一如常
選如或有犯宗人府取問明白具實奏聞輕則量
罪降罰重則黜為庶人但明賞罰不加刑責者為
令

顧成率兵攻克阿房獅子孔白石崖等砦

成率兵攻克士官阿房等砦擒賊二千三人斬首

三千一百四十六級俘二千一百五十七獲馬二

十四匹糧三千七百三十八石

九月戊戌崇山侯李新有罪伏誅

庚戌頒祖訓條章于内外文武諸司

勅諭曰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度皆在始受

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

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

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外出

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

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

下故日夜精思立法之後永為不刊之典如漢高

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擅改

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為深戒者朕

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

以來勞神焦思定立法制革胡元弊政至於後世

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俾子孫世守之爾禮

部其以朕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

意永為遵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

論無赦

水清左衛龍門東產嘉禾我

成祖遣使以進 御製詩章以賜之

龍門東產嘉禾異莖同穗其三穗相合為一仍三

穗者二三穗合為一仍二穗者六是是歲北平大

熟時我 成祖奉北藩于燕遣使來進羣臣表賀

帝為詩一章以賜首言創業之艱難天命之不弔

除暴禁亂之師撫民治兵之畧中言天賜豐登之

慶史書垂成之嚴明堂極薦之重未示謙冲戒謹

之意為吾不足之誠天矜下民之惠其與民同樂

之心溢於言外蓋不以嘉禾之祥為可矜而以為

德不足致為可懼而思以自勉

庚寅更定親王歲賜祿米裁五萬石為一萬石余各

有差

先是 帝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繁盛原

定親王歲用祿米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

亦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出給以資

軍國之用至是戶部定議凡親王歲給祿米萬石

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

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

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

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

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鄉君及儀賓二百石皇

太子次嫡子并庶子郡王既封必侯出閣然後歲

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侯及嫁然後歲賜

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 帝於是重定祖訓錄名

為皇明祖訓其自仍舊而更其歲戒為祖訓首章

帝以是編之將垂之萬世大書揭于石順門內西

南廊下朝夕詳覽斟酌損益久而後定既而召諸

王至京諭以歲祿之故且以皇明祖訓賜之

顧成引兵攻克都甸衛曹寧長官司亂首鐵梁等

復平潘臺谷勞擾安諸砦

顧成克平鐵梁擾安等砦生擒六百八十六人斬

首五千五百八級選精壯者五百送京師俘男女

四千陸百五十九口稻穀四千陸百九十一石

李信出兵征哨泥河營遂至驢駒曲口海及洽刺黑

松林還鎮開平

臣按李信小將以偏師征哨驢駒黑松林則以開

平為鎮而大寧為之輔也自開平徙入獨石北虜

遂犯宣府自大寧徙入保定而兀良哈遂至喜峯

潮河川追想國初之盛重憫今時之弱悠悠蒼天
職職吾民誰共話之噫

閏九月花茂以牛銘石堅討平崖州千家村安定縣
光螺推木文昌縣白延等處山峒黎賊

瓊州府管下四州十縣而黎民處黎母山八面之
中地方田產與十縣相等瓊山縣村崗一百二十
六處澄邁縣一百三十七處臨高縣二百二十九
處樂會縣五十三處儋州二百九處昌化縣三十
三處萬州九十三處崖州九十二處陵水縣三十
處感化縣四十一處安定縣光螺推木等洞文昌

縣白延等洞其數整千十縣處其外而十崗黎民
居其中十縣濱海固余魚鹽而崗黎處尤多穀粟
黎母之山五峯上聳如人十指屹立四州之中山
脉水源皆由此出安定縣在山之陰其水歷臨高
出澄邁及新安江又經建江徑達瓊山南渡入于
大海中指越臨高澄邁安定而東爲南渡左指出
抱萬鎮州北經我娘吾候爲昌江右指自右龍縱
橫崗出思河北歷多河而東之樂會爲萬全江俱
入大海其牛南白迴崖山溫泉金山諸黎之水自
東北以出者不可勝數蓋黎母山脉自岷山發轉

西南而突出乎此別開大海數千之疆總收中原
百道之脉但縣民見擾於黎無歲無有洪武初儋
州黎首符那欽及平我底落新岸等崗與感恩抱
來等崗崖州多簡等村會同麻白儋千戶蔡斌并
井古鎮州諸崗一時俱反指揮張信牛銘曹源俱
以兵捕平之但黎勢高而我下黎勢內而我外大
海之險與我共之其生黎之返曠者自不爲患而
熱黎之猾強者最是可畏五指之中黎岐實爲諸
黎要領盤據郡邑之中大類腹心之疾由瓊抵岸
不過三千里自儋達萬止容二日程其黎岐散處

鷓鴣啼居休林思河羅活等三十六崗根據五指
南北七百里東西四百里土腴沃而穀粟蕃總計
瓊州一衛一十八所兵卒獎弱焉能敵此千余崗
是以花茂方收奏凱之勲其崗黎又爲蠅蚋之聚
計取黎岐以破散其黨移之衛治而館穀其中誠
爲海南長利

冬十月辛卯朔有事 太廟罷賜百官餼食

禮部奏言百官朝奉賜食實出原恩緣職事衆多
供億爲難請罷賜食從之先是每旦視朝奏事畢
賜百官食 帝御奉天門或華蓋武英等殿公僕

一品官侍坐於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官於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位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寺進膳案後以次設饌食罷百官仍拜叩頭而退自是率以為常至是始罷之時禮部建議官侍郎齊張炳馬克揚文劉真分兵勦向武都康進拔蓮花寨復以岑志綱出兵抵龍英州攻拔都控已龍納龍雷西造等處山砦梟斬叛首黃世鐵

楊文引師向南丹擒莫應臺及斬莫金于分力寨遂城南丹

楊文劉真以師攻克曰谷龍更州連弄影弩益等處山寨殺其土官黃嗣彌進征南丹州土莫金遁走殺其子萬和生擒莫應臺金遁於永州分力寨文追擊其寨執莫金斬之遂成南丹

楊文劉真分勦大藤峽及江南等處徭賊斬其首首陸公光遂置南奉議潯州慶遠軍民指揮使司向武河池懷集賀縣守禦千戶所廣西以寧

是時叛首世鐵莫金雖誅其各處閩隘山砦擁兵屯守者又不可勝計文與劉真悉分兵攻破之其陸公光阻據大藤峽江南等處其峽周圍六百里

柳州府武宣東鄉是峽後門潯州府貴縣龍山是峽右臂峽內水口江地方周冲江口峽山南有大宣江大黃江及靖寧鄉三處隘口峽之中路又有碧雞思隆二險要與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淘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周安風門佛子等處四山環合同扼一險而周安則當諸險之中四方蠻賊所會各山溪路俱能相遇羣蠻潛會府縣衛所巡司無由致詰峽內賊起其府江荔浦古雅古風三都桂林府之七都板塘邊山平樂府之樊家塘梧州府之東安長行肇慶府之西山羅旁潯水石硯奉

潯州之東蘭忻城縣之宜山平田風火馬平縣之山充貴縣之山東里武宣縣之武賴里山勢相連連村相接一呼百應勢雄氣猛而陡澗林菁里道狎熟往時官軍進討軍從北進賊則東走欲真賊又橫出我若不進賊則剽劫軍進賊逃官府不償其所費軍還賊逐人馬充實如平時軍愈進而賊愈多無益於事重困吾民山延不能以兵合圍林茂不可以火燒燹平民長賊移禍不敢為官用悉少利賊余賞或乃與賊通揚文劉真以大軍至盡分兵悉攻破之討前後誅殺一萬八千三百六

十八人燒死四百三十四招諭復業者六百四十八人賊屬男女八千二百八十七口獲銀印五誥命三馬騾五十九四牛二千六百頭糧二千六百九十三石其宋晟亦攻拔岷蒙諸寨誅擒七千余人羣蠻悉定於是乃相地築城開設南丹奉議導州慶遠四處軍民指揮使民向武河池懷集賀縣四處守集千戶所就以軍中所獲牛隻給付新設衛所軍士屯種地方平寧文遂移師湖廣○臣按國家有事廣西諸蠻自揚文始文之殷烈實足警蠻是故不有兵威大挫於前則難以仁恩撫懷于

後然武功一時之譽而仁恩可久之術臣聞羣蠻風俗甚畝富貴其山間所缺止是魚鹽若當周安八會之中特設分憲一治既有八所以爲之翼衛又令兼管柳慶尋梧近峽縣分兵備以嚴其統體仍榜諭各山徭僮蠻酋悉命運致土產收販魚鹽或以椒桂皮張蠟漆或以鐵刀樟楠雜竹順由江流直抵于廣兩相平易罔用權抑貨經周安式示博易之規止用三十稅一而又其子弟穎秀者儲諸芹宮幹敏者授以吏役役滿三歲之後量與本土小官蓋名雖用之其實則質之彼中蠻有異國

自然豫行我告具顧戀物貨自不敢恣睢歆慕爲官而自生忠愛始終無僞惟和惟一將使六百里內推髻變作衣冠村崗化成都園那用微調紛紛相機勦捕以遠大造涵育之仁也即古今物情也相擬以兵戈便起殺心導之以善利便萌敬心撫泊蠻民與其兵戈也寧用善利欲其愛敬也莫如止殺臣見今之處置峽蠻立衛周安商販不通魚鹽踴貴軍無固守之心賊有易凌之勢蓋嘗爲被思量彼此皆不得便遷衛賓州不足以制峽冠移之用安尤不足以護賓州或者以爲鳳化縣后平

衍多田茂林陰翳南連周安西達思恩可耕可守土人熟其里道食軍利其舊產且與思恩上林周安賓州遷江等處近在二日程議欲以南丹衛和移于鳳化仍建守備於周安之地遙相應援此籌爲謀是或一得要之亦有許人暴已之私朱當經措峽蠻之實夫蠻民之欲不多塞欲之情甚易生員吏役我所命也魚鹽物貨彼所致也名器出於我而無窮物貨致於蠻而弗竭我愛乎蠻蠻忠乎我一團和氣如父子親盡不憂於之

癸卯冊光祿寺少卿爲全女爲

皇太孫允炆妃

十有一月癸亥 帝及侍臣講尚書無逸復命儒臣書于殿壁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之篇帝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厲不可少怠以圖厥終成王之時天下晏安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論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當

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為有益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沐英以王俊討斬廣南酋長儂真祐俘斬二千一百

有矣

禮制集要書成詔頒內外臣民

帝謂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來累命儒臣歷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為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姦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為不軌借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文通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床

帳幔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以為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而蘇州府民額當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類類成書申明禁止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用者必寘之刑成造之人如之至是書成其目一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本營本封署押體式服頒布中外

訓練軍馬

以徐輝祖耿炳文往陝西錦衣衛指揮劉智往鎮江

二月辛亥洪武志書成詔刊行之

書中所載遐邇都城山川地里封城沿革宮闕門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建置靡不具載

禮詔刊行之

戊午遣內使趙達朱福如暹祭賜

暹羅國王參列寶昆牙哩哩囉祿死故遣達等祭之其嗣王蘇門邦王昭祿郡膺立賜以文綺四疋羅四疋纓絲布四十疋王妃文綺四疋羅四疋纓絲布十二疋復以勅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于四維歷諸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六

原缺

右秘閣元龜政要不詳作者姓氏閩其書知為閩之漳州人嘉靖時嘗從征安南者按吳朴龍飛紀畧自序云先大夫范常劉辰勛採滁和遺事太祖大見欣納臣於征伐禮樂采而輯之久藏中苟以議處安南為與議者聞於當道流遁致遠提學副使田行文取覽並名為國朝綱目云其中論斷語亦多徵用之則是書疑即朴所作朴字華甫漳州詔安人所謂副使田即吾鄉先達田公汝成叔承也書凡十六冊每冊首頁有曾在李鹿山處圖記李公諱穀亦閩人嘗撫吾浙以事罷去不數年間所藏遂散亡流失良可慨矣又檢諸簿落中惟絳雲樓書目有之冊數與此合而不註明卷數按明太祖以壬辰起兵是書始於丙申太祖在位三十二年是書終於二十八年首尾俱有遺脫丙申甲辰至丁未四年事又失丁巳至己未三年事而行錄點畫之舛誤者不可悉舉是書本既為虞山錢氏舊鈔宜其精善完好而繆若此信乎藏書之難也予方苦足疾兀坐無聊因取高皇文集并實錄諸書參校庶幾十得其五云雍正玖年冬至前二日勿藥記

秘閣元龜政要十六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已稱成祖則嘉靖以後人作也所紀皆明太祖事然起於元順帝至正十六年張士德取常熟終於洪武二十八年首尾皆不完具殆前後各佚一冊今本卷第又傳寫者所改題歟大致與太祖實錄相出入亦無異聞也